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四〇冊目次

東巖周禮訂義八十卷首一卷 （宋）王與之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〇一

東巖周禮訂義八十卷首一卷

（宋）王與之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周禮訂義八十卷內府藏本

宋王與之撰。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祕書省准敕訪求書籍，牒溫州宣取是編。知溫州趙汝騰奏進，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後終於通判泗州。此本首載州狀、都司看詳及敕旨，均錄載卷首，蓋猶宋本之舊。前有眞德秀序，作於紹定五年壬辰，下距進書時十年。又有趙汝騰後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進書時六年。故汝騰奏稱素識其人，又稱德秀歿後與之益刪繁取要，由博得約，其書益精粹無疵也。所采舊說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衆、鄭元、崔靈恩、賈公彥等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搜采，蓋以當代諸儒爲主，古義特附存而已。德秀稱鄭賈諸儒析名物，辯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永嘉王君，其學本於程張云云。蓋以義理爲本，典制爲末，故所取宋人獨多矣。其注考工記，據古文尚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亡，實沿俞庭椿之謬說。汝騰後序亦稱之，殊爲紕謬。然庭椿淆亂五官，厖爲點竄，與之則僅持是論而不敢移掇經文，視庭椿固爲有閒。至其以序官散附諸官，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晉干寶注周禮，雖先有此例，究事由意擬，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爲據也。惟是四十五家之書，今佚其十之八九，僅賴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義，而蒐羅宏富，固亦房審權周易義海之亞矣。又案邱葵周禮補亡序，稱嘉熙間東嘉王次點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今本實無補遺，未審別爲一書，或附此書內而佚之。然憑臆改經之說，正以不存爲最善，固無庸深考也。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卑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諷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脩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沉天官弗私于矣居民有遷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蠧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諱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考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荊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嘗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

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吾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德秀書

編集條例

分序官目録於每職之前欲因爵之尊卑權之輕重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知所職之事安在

諸家說經先後以經文爲序

諸家先訓詁次文義倣朱文公語孟集注例

或諸家說同注疏而注疏不甚分明者只録諸家之說

諸家辨析字義敷演旨意可以補前說者倣呂氏詩記注其下

諸家解文或牽引枝蔓止留其主意餘繁文亦不録

諸家說只取其至當者低正經一字寫其餘說亦可取倣東萊讀詩記注其旁如所說未明經旨雖注疏不録坐辨其不然及自出己見者以愚案爲別

諸說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末或貫說數官本末見於末官之後或總論六十屬大意則各具逐官之末

序周禮興廢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張南軒曰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經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爲無窮之事業也又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其備具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

愚案已上論周公作周禮本旨

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孔氏曰周禮每官言其人之貴賤[illegible]

愚案已上論周公授周禮于成王

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閔元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昭二年○杜預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至魯猶存

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孫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illegible]

按[illegible]豈非實宗[illegible]小民[illegible]唐虞三代[illegible]盛之時非[illegible]戰國以[illegible]何能[illegible]而後知先王經制之備[illegible]書將焉取之

愚案已上見周禮至戰國已亡

賈氏曰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方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遭天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傳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案藝文志成帝時以書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

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總羣書奏七略歆之錄在哀帝時馬融廼云成帝命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成帝時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脩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太中大夫鄭少贛與及子大司農仲師衆故議郎衛次仲宏侍中賈君景伯逵南郡太守馬季長融皆作周禮解詁二鄭同宗大儒明理于典籍惆識皇祖大經居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辯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然周禮起於成帝劉歆成于鄭玄附離者太半故林孝存以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〻林碩之論難以爲訓注使周禮義得通焉

案已上見周禮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

論周禮綱目

程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張氏曰周禮惟太宰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蛇龍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處天下之大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不可徒行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朱氏曰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周禮必是周公意思○李氏[illegible]曰仲長統[illegible]出於一手[illegible]周公親筆作成固不可然大綱卻只是周公意思[illegible]以[illegible]周禮[illegible]禮記[illegible]之傳[illegible]其實[illegible]禮記所記[illegible]有春秋戰國[illegible]事不純[illegible]周[illegible]制[illegible]爲文[illegible]月令[illegible]太[illegible]官[illegible]周禮之純乎周禮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與儀禮禮記不同

朱氏曰周禮好有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illegible]

論五官目錄

陳君舉曰讀周禮須熟讀五官目錄次知所屬有定局更將西漢百官志及歷代官志與今官制參攷但其時須知尊卑貴賤緊慢親疎不同謂如以宰一職乃士人爲之至秦漢時便爲大長秋有大長秋猶存此職東漢以來豈復有此又如醫師食醫等職周官時士爲之至本朝御藥院是和安大夫或承宣使宣徽使領之便見得緊慢尊卑貴賤之意須是以此考校古今識得徹底方可讀

愚案此說所以分目錄於每官之首令學者易見

論天地ヽ時官名

愚案成周所以取名天地四時者非必曰掌天地四時之事上古雲龍鳥火之號固因天道以建官至唐虞推廣是意其職漸分故堯之官亦不止羲和四子舜之官亦非專掌天地四時陳止齋曰自顓項有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之官至堯分爲四職上掌天時下兼人事以書之命辭考之知其猶在王朝預聞政事此天人、、、也至成周此意漸分取義和四職分配於六卿是以虛名加實職求其名官之意皆號云耳

論公孤不列於六職

呂氏曰案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見得公孤之分不同周禮一書惟

三公不見何故自冢宰以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默然無爲坐而論道所謂司萬化之原者不是耳目經歷薄書期會之計非有司繩墨所能制只去本原上整頓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燮何嘗去空虛眇茫處理會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一都一俞論道之間使人、、識本原於此上轉得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而山川草木莫不寧便是三公之職至三孤則弘大三公之化陰陽以氣言天地則有形燮理在其上寅亮在其下公卿之分於是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於孤言之而公之職不與者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尊之至也

論官職ヽ事

王昭禹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又增爲三百六十先王建官或多或寡非矜異也稱事之繁簡帝者之世其事簡故百官足矣王者之世其事繁故夏商倍之至周禮樂大備增而爲三百六十不如是則事繁而不舉官之多寡亦各趨時而已矣

陳及之曰周禮雖以設官三百六十爲額然職事員數不止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三官爲準以小乘多皆以五百人爲額凡三千人其間兼攝者必相半可也何者先王之制因事而命官作史之人因官而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如周禮所云二鄉必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

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呂氏曰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則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源所論非虛道也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可廢其官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略則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事之日多矣軍司馬行司馬與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之亦臨事兼攝爾盟府命士也太公兼之所謂以任盟府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職不可廢故各

設六官職以待智者決擇耳又六卿內治一官外兼一鄉則周官每鄉卿一人每宮卿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齊威公令國子高子各率五鄉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爲僕大夫晉悼公令戎御屬校正司右屬司士皆古人之制也或者以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則周之建官不能遠過夏商與其有兼攝相半亦千五百人矣曰有朝廷官有田野官所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者指在朝者也若總千里之內安能勝其事哉今考六官中大率在朝廷者什之二三耳其他則分散甸稍縣都之內與尚書無甚戾或者又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爲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大抵官吏至二萬三千人如因民之入以賦官祿則十五萬家之人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也殊不知鄉遂之官吏皆土居人其大官如卿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鄉遂人數勢不可得兼者則各置焉

李景齊曰古人自抱關擊柝而上皆以下士爲之無非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人此成周建官之美意

論六官次敘先後

陳君舉曰凡六官敘官之法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內外饔同主造食如此者皆是類聚故連類敘之二則次敘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第故宮正等士官在前內宰等大夫官在後

論六官所屬交互

陳君舉曰周禮設官分職大抵朝廷之事治官掌之邦畿之事教官掌之邦國之事司馬掌之今自朝廷以上纖悉皆歸於大宰自國中以及近郊遠郊小都大都皆屬教官而職方土方撣人凡邦國之事皆屬司馬此其大略也其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若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謂其皆刑獄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甸稍縣都郡國四方一皆聯絡而盡屬諸司寇其他又有不然者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

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用之事自大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祿府史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衞之廩給乃見於地官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不可曉者自漢以來凡禮事皆屬大常兵事皆屬將軍光祿勳中尉刑事皆屬廷尉其分量職守較然不紊然臨事之際反不免遺闕先王設官如此當時不見文移回復職

事俊素之患何也六官之設雖各有司存然錯綜互見
事必相關春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
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輅復命而致
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
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書勳
夫諸侯之國惟三卿耳一人受賜三卿皆與從周法也
後世禮官專治禮刑官專治刑兵官專治兵財官專治
財並不相關雖有遺失他官不得持節而發隙多矣
又曰古之體羣臣者何其均也大祭祀特一事耳大宰贊
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奉玉齍司馬奉馬牲司寇奉明
水火六卿雖事之所及第居則六卿各掌其一不但司
徒出則六軍各掌其一不但司馬至列職授任各司其
局則相須而不相奪其尊於冢宰而朝覲會同必大宗

伯爲上相司徒居四民而軍旅田役之事使其屬受令
於司馬若夫諸子同夏官之屬耳掌國子之倅雖以軍
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司寇莅誓書六官皆受其貳小
司寇登民數雖冢宰制國用亦不過貳之而已蓋由上
公至自欽亦其班爵有差而各脩其業其職掌有小大
而各得行其志故其士傒達展布自盡以奉上而無詘
於形勢約束之患宫師相規不爲隱忍僚友相稱不爲
比黨上有遷德朝有闕政亦皆救於諫諍譏刺而無忌
諱考之於詩祈父作於爪士大東作於譚大夫小弁作
於太子之傅巷伯傷讒之刺寺人孟子能之節無射之
諫伶州鳩能之此與他上待之也均而下報禮重當時
朝廷邦國之間所以遇下亦致其敬令大鄉飲酒與賓
介獻酬矣歸至人必獻工祭既與卿大夫士餕矣雖君

必畀煇庖翟閽故宣王中興吉甫有大功於南征而其
來歸飲御諸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中興功臣
略見於二雅張仲不知爲何官未有著名於世而吉甫
凱還之卒章歸功於仲若曰微斯人無以及此者嗚呼
盛矣
又曰師保內朝之官非直地官之屬司士治朝之官非直
夏官之屬朝士外朝之官非直秋官之屬而分隸於三
卿者何也立政三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事凡莅
事者也牧凡長民者也準凡法令者也治法以言但官非是中外之
官略具是矣而三宅之設准準人常重於他官非號令
之所出則憲章之所存人主成福於是行焉而宅事宅
牧之所受要束承風旨者故王常執掌嘗病於出入風
議之臣陵三宅者覬覦朝廷之從居勢使然先王知其患

將至於偏重而官失其守於是位乎準人布之三朝而
不專鄉於一官冢夫司會以法裁定邦計者也則隸天
官太史以典法則計府史內外史書王命者也則隸春
官至於師保職在內朝若漢諫大夫則地官領之司士
職在治朝若漢殿中御史則夏官領之朝士職在外朝
若漢司隸校尉則秋官領之且冢宰莅百官卿五官皆
司存也其屬或爲史得以辭令道上指意以貫徹其下
或爲師保得以道德勸建其上日正救其過日或爲司
士莅羣臣之朝見或爲朝士莅諸侯之會同是故號令
所出憲章所存五官皆與聞之無偏而不舉之處故三
朝適平而百官正先王之意非徒以是互相伺察迭爲
長伯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故也嘗觀於經周之大
事同召六鄉師氏與焉立政卒篇獨告太史詩人刺卿士

父亦曰冢子內史稱維師氏小司寇敘制國用以內史
司會冢宰並稱文王世子記外朝之政曰司士爲之凡
此皆以準人故特言之假如六官卑卿一卿則宅事宅
牧將爲宂曹而體羣臣之道虧矣他如職方氏以下宜
不隷司馬行人以下宜不隷司寇亦錯置二卿之間大
抵類此自此道不復見凡王意所嚮小臣百司洗擅朝
政若秦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
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且有所謂加官所加或列
侯將軍獨在禁中而公卿不與至於漢有百官以下專
大將軍家奴視丞相亡如者甚矣後世之不師古也

行在秘書省牒温州 錄白

勘會本省準
尚書省劄子節文秘書省備奉
聖旨臣僚奏乞劄令州縣守宰多方詢問寄居官及士庶之
家撰述修纂未進之書備禮求之令所在州軍於係省錢內
支撥收買紙札雇人印寫二本一樣如法裝背申發赴省收
藏內一本用黃帛裝背祗備
御前宣取
右劄付本省照應施行當省今訪問得温州樂清縣王與之
有周禮訂義請照已降
聖旨指揮事理疾速 錢內印造或謄寫各二部裝背
申發前來祗備
御前宣取須至公文
牒請詳牒內備坐
聖旨指揮疾速印造或謄寫裝背申發勿請違滯謹牒
淳祐二年六月 日牒
朝奉郎秘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盧 壯父
奉議郎秘書郎兼宗學博士陳 晉接
奉議郎秘書丞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焦 炳炎
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留 宏迪
秘書監 闕

温州

近準
秘書省牒訪聞本州樂清縣王與之字次點周禮訂義印寫
各二本内一本用黄帛裝背衹備
御前宣取事所準
指揮本州繳印遞宗閣所屬印寫到樂清縣王與之周禮訂
義計五十冊印本二十冊寫本三十冊用黄帛裝背作二函
今專差兵士潘阜賫發見到合具申
聞者
右謹具申
秘書省伏乞
照會謹狀
淳祐二年十一月日承直郎温州軍事推官施　洽　狀
承直郎温州軍事判官周　夢發
承務郎[illegible]趙　與檄
朝奉郎[illegible]趙　良夫
朝散郎[illegible]趙　汝騰

通志堂　余申

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　汝騰

右臣汝騰準
秘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
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貳本繳納訖臣竊詳諸經訓
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
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
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
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爲訓義以行于世與之以山澤臞
儒乃能編管天下前後當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
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真德
秀擊節是書爲之序稱秀發與之益加意删繁取要由博得
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
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
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
評履踐無玷貧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
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
朝適會
秘省取其書臣因致以姓名
聞欲望
聖旨下
秘省索與之訂義以備
乙夜之覽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錄奏

通志堂　余子重

聞伏候

勅旨

淳祐二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權知温州兼管内勸農事趙 汝騰 奏

三年正月初六日奉

聖旨下秘書省宣入十八日奉

聖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

都司擬上

照得温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為精粹與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秘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名與獻書自薦者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

四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王與之勅授賓州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秘書省

周禮訂義序目

永嘉王與之次點集

編類姓氏世次

漢

杜氏（子春凡本經注今作杜氏）

鄭氏（興字少贛河南人見本經注今作鄭大夫）

鄭氏（衆[illegible]本經注今作[illegible]）

鄭氏（玄字康成見本經注今作鄭康成）

唐

賈氏（公彥見本經疏今作賈氏）

崔氏（[illegible]）

國朝

劉氏（[illegible]）

臨川王氏（安石字介甫[illegible]）

南康劉氏（[illegible]）

明道程氏（[illegible]）

伊川程氏（[illegible]）

橫渠張氏（[illegible]）

龜山楊氏（[illegible]）

王氏（[illegible]）

陸氏（[illegible]）

南城李氏（[illegible]）

禮圖說（[illegible]）

禮庫（[illegible]）

建寧胡氏（[illegible]）

五峯胡氏（[illegible]）

陳氏（[illegible]）

劉氏（[illegible]）

方氏（中人今作方氏）
三山林氏（之奇字少穎有全解［illegible］今作林氏）
三山鄭氏（鍔字剛中有全解［illegible］今作鄭鍔）
四明史氏（［illegible］有大地二官講義今作史氏）
建安朱氏（熹字元晦見集中今作朱氏）
東萊呂氏（祖謙字伯恭［illegible］集解內有數說今作呂氏）
永嘉薛氏（季宣字士龍有［illegible］今作薛氏）
永嘉陳氏（傅良字君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今作陳君舉）
永嘉鄭氏（伯熊字景望又有數說今作鄭景望）
劉氏（［illegible］今作劉迎）
王氏（［illegible］）
永嘉楊氏（［illegible］）
永嘉陳氏（［illegible］今作陳及之）

山陰黃氏（度字文叔［illegible］）
永嘉鄭氏（［illegible］）
括蒼項氏（［illegible］）
莆陽李氏（［illegible］）
龍泉葉氏（［illegible］）
長沙易氏（［illegible］）
全華薛氏（［illegible］）
天台陳氏（［illegible］）
鄭氏（［illegible］）
廬陵胡氏（［illegible］）
永嘉曹氏（［illegible］今作曹氏）
永嘉林氏（［illegible］）
金華趙氏（［illegible］工記解今作趙氏）

永嘉陳氏（［illegible］）
永嘉李氏（［illegible］今作李嘉會）
山陰孫氏（［illegible］今作孫氏）

已上共五十一家以氏言者或同姓數人以前說者爲氏（［illegible］）或一姓一人以其姓爲氏（［illegible］）以官名者別前說之出氏別後說之出名字（［illegible］）以字言者別前同姓之已稱氏（［illegible］）以名言者不詳其字（［illegible］）或其名敍著（［illegible］）以號名者共聞其號（［illegible］）以書名者但見其書（［illegible］）其餘散於他書者得一二說者其姓氏而已（［illegible］）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一

天官冢宰

愚案天於萬物無所不覆冢宰於百官無所不統以冢宰而屬之天官俾帥其官以亮天工歟

賈氏曰冢大也○王氏曰爾雅曰山頂曰冢冢於地特高列職於王則冢宰與六卿同謂之大自官總焉則太宰於六卿獨謂之冢

賈氏曰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曰宰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 [illegible]

惟王建國

鄭康成曰建立也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愚案先儒見周公作洛而不還以爲洛邑之作乃朝會諸侯之地嘗攷自古帝王都邑黃帝都涿鹿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堯都冀舜都河內禹都平陽湯都亳多不得天地之中而轉徙無定所周自文王興于岐建都止在豐鎬道化之行僅及江漢汝墳之地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相與營之將以建大中立皇極一民志而定大業也然營之而卒不還意者宅洛之制度未成周公不幸而亡也何以見之周官之作周公方整齊六典爲宅洛計即繼之以周公在豐將沒魯世家亦以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示此意者周公也故垂死一念不忘在洛公死其規模不獲究矣不然自周至洛幾何甲五服諸侯四時朝于天子者不絕當其朝也必見於祖廟射于射宮始之以享繼之以燕其禮甚詳且悉亦使營洛爲朝諸侯之地而成王自都宗周則周之君將奔走之不暇矣

辨方正位

鄭康成曰辨別也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 [illegible]

體國經野

鄭康成曰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 [illegible]

黃氏曰體國以經理田野也王畿方千里周人合東西都爲王畿地形不能正方參長相補以充足之設關於郊關以內爲國自甸以往爲野六官之首皆言此者六卿分主

六鄉

鄭司農曰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 [illegible]

設官分職

王氏曰設官則官府之六屬分職則官府之六職 [illegible]

以爲民極

愚案先儒或以極爲中或以極爲至要知惟中而後能極而極者中之至也猶天之極衆星拱焉猶屋之極衆材萃焉極處未嘗不中所謂中者莫能加毫末於此也王者宅中建國四方輻湊至斯爲極必辨方以爲廟社

朝市之正體國以爲鄉遂田野之經官由是而設職由是而分内外相維小大相濟治教禮政刑事靡不畢舉何往非爲民之極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經以建國爲極也書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又見聖人爲斯道之極也以皇極之道立民極之制其惟成周乎

總論

黃節卿曰周公之序六典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下每終之以民極此特建國之始耳民何以遽取極於此哉曰先王之教天下初無精粗本末之間有如王之立朝后之立市朝之居前市之居後公卿大夫之在朝百工商賈之在市人見其爲辨方正位而已經涂之九軌而野涂之五軌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都之經涂體野涂爲諸侯之經涂體環涂爲人知其爲體國經野而已朝官居朝市官居市卿大夫王后入市則有罰二卿則公一人一鄉則卿一人由此而統六遂由此而倡九牧人知其爲設官分職而已孰知其所以定民之志而爲教之大者固在此耶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好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侔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焉而尺寸不敢踰所以習民於尊卑等殺階級之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志慮不易視聽純一何往而非爲民極哉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鄭節卿曰冢宰一官其屬六十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謂之天官何也曰以虛名而加實職所以寵而尊之也凡論道經邦以轄移人主之心術而搆正天下之萬事者以

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也其誰曰人事之非大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至其責大臣也深

鄭鍔曰治典所治不一非俾屬其執助之然亦在爲之長者有以帥之孔子曰子帥以正使帥其屬欲其躬帥之也

鄭康成曰掌主也○鄭司農曰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

以佐王均邦國

鄭康成曰佐助也○呂氏曰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爲主在所謂之阿衡平之之謂也天之所以立君命相不過欲均平天下之不平者爾四海之内貴者貴賤者賤耕者耕織者織士農工商鰥寡孤獨事事物物咸適其宜是宰相均平天下之道均之一字是宰相之大綱

林氏曰均邦國者舉近以明遠均四海者舉遠以明近

項氏曰小宰之均財政典之均萬民均人之均地政土均之平土地之政皆非均也其所均者小此皆下之所得專也

治官之屬

賈氏曰此一句總與下六十官爲目也

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愚案王者之官公卿大夫士而已自王室衰諸侯僭其後列國之大夫皆僭稱卿故春秋一經無卿字凡傳之稱卿者經皆以大夫言之或者因周官目錄以中大夫爲小宰不見上大夫遂以卿爲上大夫乃引王制諸侯

上大夫卿之說不知王制非周之制或者謂戰國之人爲之又引晏嬰之言爲證不知晏嬰言惟卿爲大夫謂今之大夫古之士也惟今之卿斯爲大夫耳此語甚明注家處與傳犄乃謂其遜辭以答家老此豈平仲之旨若以卿爲大夫則是抑六卿而爲上大夫以實上大夫卿之言耳蓋卿自是卿大夫自是大夫豈可以目錄無上大夫而指卿即是上大夫呂東萊謂周禮書卿了便無上大夫只書中大夫下大夫至春秋如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見得制度壞處

林氏曰冢宰三公之任而命以卿蓋卿爵也冢宰官也其爵則卿其官則三公有以兼之故周公以大師位冢宰召公以大保位冢宰

愚案大宰旣以宰名官小宰宰夫亦以宰名者蓋皆主調和之義但大宰總其大綱小宰貳之宰夫攷之皆推行大宰之治均名以宰何嫌況有曰大曰小曰夫之別乎即小司徒小司馬以後參之可見

鄭康成曰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

賈氏曰自士以上得王簡策命之則爲王臣對下文府史胥徒官長自除辟者非王臣也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府治藏史掌書者胥謂其有才智爲什長

王昭禹曰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號令之事則置徒

有徒則置胥有市賈之事則置賈

王氏詳說曰胥一而徒十府一而史倍此例之常也若夫御史則史多而又在府上者以所掌贊書之數多也角人羽人則有府而無史者以當職文書之數少也賂人之類有徒無胥者以當職事小得徒足矣不假於胥也食醫瘍醫獸醫則府史胥徒並無者以當職事絕少自爲之足矣曰奄曰奚云者以宮中之事當用奄者與官女耳此酒人漿人籩人醢人之類所以曰奄曰奚而以女酒女漿女籩女醢間於其間者此也曰賈人者以其出納之吝當有主市賈而知物價者此庖人太府玉府職幣之類各有賈人而載師亦有所謂賈田者此也

陳君舉曰王金陵論府史胥徒謂成周用人流品不分非也古人用人無他途自公卿大夫之子弟皆養於學宮以備宿衛考其德行而升進之自鄉遂侯國凡占名數而爲民者亦攷察於鄉里以擇其天民之秀異者節級而升之故受命爲士儻不由此者終不得以通籍於仕版故以天子之子猶不得仕者記所謂無生而貴者也至於上之不可以爲士下之不止於爲農則仕以府史之職司士所謂以久食者此也勿須守藏猶見於春秋之世蓋不比胥徒之流更迭爲之而均謂之庶人在官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

胡氏曰太宰所掌而特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鄭鍔曰虞史載堯舜大道之常名其書曰典典言常道也蓋聖人以道制法行於聖人之身則爲道著於天下之治則爲法道載於書傳萬世而不刊法出於道通萬世而可行名曰典如此而已○王昭禹曰六典則治教禮政刑事

之旨也六官雖分職掌六典大宰則合六典之書而建之
蓋治之於教禮刑政事猶道之於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
信皆不離乎道則教禮刑政事皆不離乎治也

以佐王治邦國

愚案大宰雖兼六典然其官則治官職則治職故其佐
王者特治邦國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王昭禹曰楊子曰大作綱小作紀蓋紀者綱之目而係乎
綱者也

楊氏曰諸侯之治邦國有節制焉故治典須其六經而已
庶務得以自治也

禮庫曰治典則官無所不治也其他如邦國官府百官萬
民曰安教擾曰和統諧曰平正均曰詰刑糾曰富任生亦

各就其所掌事上說若是大宰則曰經邦國治官府紀萬
民經是經理之治是平治之紀是紀綱之間與諸卿不同
矣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王昭禹曰上使教則各安其品不遜而國危矣故曰
安邦國

鄭鍔曰官府教之所自出不知設教之意安能教人故言
教官府

鄭康成曰擾猶馴也 [illegible]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呂氏曰禮有自然條目幽而神明而人秩然有序燦然有
經處使是和若非禮則乖爭陵犯上陵下替豈能一日和

黃氏曰統言尊卑上下有所統也 [illegible]

王昭禹曰書於八音言克諧於神人言以和蓋八音清濁
小大其音不同常合而和之故言諧則諧詳於和可知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王昭禹曰物各當其分之謂平○鄭鍔曰諸侯之不平者
或敢憑弱而犯寡或敢暴內而陵外或敢犯令而陵政或
敢負固而不服政典有九伐之法則正之侵之削之杜之
壇之斯有以平之也平如平土地然使無高下之殊

王昭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於百官言正則
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

鄭鍔曰治民無政則役使不均矣賦斂不均矣近者或重
而遠者或輕矣富者或免而貧者或困矣政典有九法施

貢分職以任之皆稽鄉民以用之均守平則以安之斯有
以均之也均如均田然使無多寡之偏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鄭康成曰詰猶禁也書曰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昭禹曰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詰四方則詰者加以威讓
而已則詰於刑為略 [illegible]

鄭鍔曰百官行人之法法之所行當自貴者始官不畏刑
則舞文弄法矣故曰刑百官

王昭禹曰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則糾於刑為詳 [illegible]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愚案事典乃司空之職書言司空居四民時地利所謂事者非止如今考工記之補亡止言百工之事此民各有職職各有事民以其職而治其事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邦國之富實基於此如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馴致國家殷富之福後世急於富國而不知民事若季氏之富於周公其得罪於周典深矣

王昭禹曰因其力之所勝而任之以事故曰任百官

鄭康成曰生猶養也○鄭鍔曰萬民不能以自生上之人教使爲農工商賈以爲衣食之資然後得以仰事俯育而免於溝壑之殍此其所以生之歟

總論六典

賈氏曰治典教典曰官府禮典以下曰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云百官而云官府也六官之屬六十而

得稱百官者舉全數也[illegible]

呂氏曰周禮一部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冢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會要處下面非架把握管籥皆在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繫者至簡也所以調制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司徒自唐虞時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乃是以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敷布之天下之常道惟此五者此古今之達教不可易也宗伯天地人之禮無所不掌正禮記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天下之事有治以均之有教以擾之又以禮以和之其待天下之理亦已盡矣其間或有敗常干紀不循禮法者大則職之司馬小則職之司寇以此見王者之治不倚一偏欲有以開導之又有以警畏之如天地之有雨露必有霜雪有春夏必有秋冬天下之理未嘗不相對何嘗少一件得佐老乃謂德衰然後有刑殊其不識天地陰陽之化矣以如此說司空一官居終何故蓋有前五件了然後民可得其居得其養若無前五事民雖有居何緣得居雖有穀粟無緣得食夫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論精微之原而有所治者也欲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蓋亦之綱也爲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有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帥兵事與故四曰邦政大罪速之原野降此則有有司之法在故五曰

邦刑民之遷善遠罪然後可求其居故六曰邦事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爲治之體上下相維內外交應本末具舉則條縱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天下雖廣會合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也綱固在目之中而目亦豈處綱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冢宰之與六卿並居六職一也

以八灋治官府

鄭鍔曰官府者治之所由出故治官府者不可無法法不行於官府民不可得而治矣周家於此別立八法誠以致治必自此始故也有官必有府官則其所命之名也府則官之所居也[illegible]人衆而事叢非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本數末度各得其理大綱小紀不紊其條何難致治哉此其

别所以有八也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鄭司農曰官屬謂六官其屬六十小宰曰以六屬舉邦治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鄭司農曰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曰以六職辨邦治○王昭禹曰官有職則事各有司存故曰辨辨者因其列職而分之也

三曰官聯(音連)以會官治

鄭司農曰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聯謂聯事通職相佐助小宰曰以六聯合邦治○鄭鍔曰[illegible]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王氏詳說曰官屬則小宰所謂六屬矣官職則小宰所謂六職矣官聯則小宰所謂六聯矣官成則小宰所謂八成矣官法者其小宰之所謂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乎官刑者其小宰之所謂令于百官府曰不聽王命國有常刑乎官計者其小宰之所謂六計弊羣吏之治乎惟官常之名不見於小宰而見於宰夫宰夫八職曰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則是官常者數之謂也如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矣其他常數皆此類也大宰正也故官府之八法皆治之小宰爲貳宰夫爲考分治大宰之事也

[illegible]

五曰官成以經邦國

鄭司農曰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小宰曰以八成經

邦治[illegible]

曰以經邦治

六曰官灋以正邦治

鄭司農曰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小宰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王昭禹曰既曰以八法治官府又曰官法以正邦治者蓋八法者治官府之大法官法者百官各有奉行之法也若大宰垂治象之法司徒垂教象之法六官之屬所承以治事者無非法也以其施之於官故曰官法百官各循法以治事則無侵官之冒無離局之姦治由此而各正於一矣故曰以正邦治[illegible]

[illegible]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鄭康成曰官刑謂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王昭禹曰所以治天下者謂之邦刑所以治官府者謂之官刑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又曰鞭作官刑是以古之在官者必有鞭刑以儆之然古者刑不上大夫則官刑之所施者自士而下故也

八曰官計以弊(必世反)邦治

鄭康成曰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弊斷羣吏之治也○王昭禹曰弊有審斷之意司寇曰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萬民之獄訟以邦法弊之則弊詳於斷矣

總論

王氏曰官常官聯雖六官之通治而各致其一官之治故言官治以别之餘則雖各致一官之治六官相待而成故言邦治以包之

李景齊曰周人責吏治之法既有官屬以舉之復有官職以辨之既有官聯以會之復有官常以聽之既有官成以經之復有官法以正之其詳至此自無不舉之職矣尤必有官刑以糾之有官計以弊之者然後知古人任職雖以其才待吏雖以其誠而所以震厲考察之意尤不敢廢於馭吏之日亦足以見先王設官以為民者如是其拳拳也唐虞考績成湯制官刑即此意

以八則治都鄙

鄭康成曰則亦法也○陳君舉曰典法則皆是一事恐文籍多難辨異其名耳欲辨其為邦國都鄙官府文字○鄭鍔曰都 [illegible]

鄭鍔曰以其有先君之主故曰都○鄭康成曰都之所居曰鄙 [illegible]

鄭康成曰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 [illegible]

陳氏曰先王建都鄙以為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而居畿內焉其外有封疆溝术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别使之朝夕從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之外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在鄉也

易氏曰秋官設都則之職專掌此八則之法然謂之都則而不言家則何也考大宗伯九儀之命惟五命以上然後賜則王之大夫四命雖馭之以八則而未與賜則之數故采邑謂之家而不謂之都若卿以六命為小都公以八命為大都此所以置都則焉由是觀之八則通用於三等采邑而以都為主故總而言之曰治都鄙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鄭康成曰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也○王氏曰凡造都鄙必先立宗廟社稷諸神之祀故八則首曰祭祀以馭其神祭祀以馭其神則其神之所享惟祭祀之從也若夫典祀弗舉淫祠無禁巫祝費財妖[illegible]傷民非所以馭其神也 [illegible]

二曰灋則以馭其官

鄭康成曰法則其官之制度 [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尤氏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則都鄙亦自有官吏矣○八則為都鄙之大則法則者特馭其官之則耳不曰則而曰法則者蓋對言法則法為詳則為略連言法則法亦則則亦法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鄭康成曰廢猶退也退不能者舉賢而置之 [illegible]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鄭康成曰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楊氏曰自鄉論秀士而升之於司徒自司徒升之於學曰造士而後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於司馬曰進士則所謂士者未嘗有祿位也司馬論辨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非修之於鄉升之於司馬則祿位不可得也故以祿位馭之 [illegible]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林氏曰上斂下謂之賦下奉上謂之貢而都鄙之用亦賴此以給故曰貢賦以馭其用○易氏曰賦貢者謂都鄙以

其田賦之什一者取於民而又以稍縣都之十二者輸於
王然後爲之制其用度豐殺之數故曰馭其用（○王氏曰賦貢以馭其用[illegible]之所用惟賦貢[illegible]所以馭其用也）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鄭康成曰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illegible]）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鄭鍔曰刑以馭威而賞亦以馭威者蓋能生能殺則權之
所歸人畏其威矣（[illegible]）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王昭禹曰備之有禮則能者爲之使而足以制爰任之有
義則有力者爲之用而可以集事

王氏詳說曰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羣賈氏謂田役馭其衆則是卿大夫得田獵
引春秋鄭大夫豐卷請田子産不許失之矣都鄙雖爲公
卿大夫采地非内諸侯子賈氏引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
夫之證曾不謂天子之大夫四命自可以出封乎當以天
子之大夫得田役諸侯之大夫不得田役爲正

總論

禮庵曰馭如馭馬之馭凡馬之疾徐行止使之皆一聽惟
馭者之聽楊子云馭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
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且如鬼神
本無聲無形然亦可馭只祭所當祭合於理便馭得如後
世淫祀徼福先自失了如何馭得鬼神便見出來興妖
作此理甚明又如荒於遊畋非時役民如何馭得衆來此
便見事事做得當盡合於理所以謂之馭此便是爲民極（○[illegible]）

黃氏曰都鄙略似邦國而事神治民一皆受命於天子故
謂之御春秋傳曰外諸侯世也内諸侯祿也將有進退故
入則皆自上御之春秋祭以伯見後曰祭公單以伯見後
曰單子此其進退之可見

總論典法則

孫氏曰六典未嘗不具八法所謂八則者亦不出六典之
外禮朝覲宗遇也爲賓主之禮論祠烝嘗約爲奉先之祀
三書之中惟六典爲備大宰大史相與建之司書藏其書
之貳小宰司會存其書之副大宰掌邦治總六官而治之
是亦書可也大史實爲同建焉蓋是書之立天地待以彌
綸人物賴之運留統緒相承非一日之故損益相權非一

人之力大史典籍所司則前後稽驗必有可以廣見聞助
諫議者非斯人誰與建之小宰司會不過各揚厥職以維
持保守是書而已於建立之始無預

東巖周禮句義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

以八柄（兵命反）詔王馭羣臣

鄭康成曰詔告也○王昭禹曰爵祿廢置生殺予奪八者王操之於此而羣臣爲用於彼若器之有柄焉故曰八柄賈山曰富貴人主之操柄其言亦本於此八柄操之在此則羣臣疾徐進退惟我之聽故曰馭羣臣○[illegible]

王氏曰於六典曰佐王治邦國大治王與大宰共之也於八法八則皆曰治官府都鄙小治大宰得專之也於八柄八統曰詔王馭羣臣馭萬民則是獨王之事也大宰以其義詔之而已

一曰爵以馭其貴

王昭禹曰先王制爵以待有德德有小大則爵有尊卑外之爲邦君則有公侯伯子男內之爲王臣則有公卿大夫士五儀之命見於諸侯五等之命見於諸臣皆王之所爵也天下之人苟有之則貴無之則賤此所以馭其貴○[illegible]

二曰祿以馭其富

王昭禹曰祿以待有功功有多寡則祿有厚薄故司勳等其功則王功曰勳終於戰功曰多上自國君下至庶人有授之田有授之食或相倍徙或相什伯皆王所祿也天下之人苟得之則富不得則不富此所以馭其富○[illegible]

三曰予以馭其幸

劉氏曰幸者王所親幸也可賜予之不可爵之者也○楊

氏曰職幣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小用有式法則上所賜予雖變幸無過制也此所以馭其幸王氏謂以私恩施爲非所以馭之也

李景齊曰爵祿者勵世摩鈍之具古人制爵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僥求苟得之心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也今攷之冢宰八柄自爵祿之外又有所謂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所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之意有所不與焉毋乃啓人主之幸心耶有所謂當然之報亦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則人臣所宜得或視以爲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又有所謂特厚之恩以神其機於不測則所以鼓舞變化人心而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八柄予以馭其幸之深意若夫後世人主樂夫人投已之欲以私意而褻名器而妄予於人者亦曰此古人予以馭幸之意誠可悲恨

[illegible]

四曰置以馭其行（下孟反）

劉氏曰置者耆老廢退之人雖當廢退其素行賢明特置之若公族穆子辭疾晉侯使掌公族大夫也

[illegible]

五曰生以馭其福

王昭禹曰管子云擅生殺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盤庚曰劓予制乃短長之命則人稟命而生雖本乎天而所以生之者乃在乎君則此所謂生者王使之生也洪範以壽居五福之先則得生足以爲福矣[illegible]

六曰奪以馭其貧

鄭鍔曰極之別有六而貧居一食君之祿宜不至於貧矣臣有可誅之過奪其廩稍之奉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至於疏食沒齒之類以奪致貧其柄在我所以馭之也

七曰廢以馭其罪

鄭康成曰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易氏曰廢黜官職也以有其罪不可委任故其[illegible]廢棄之故曰馭其罪

八曰誅以馭其過

鄭康成曰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賈氏曰臣有過失非殺爲者則以言語責讓[illegible]

王氏曰誅言其意殺言其事大宰大臣詔王馭羣臣者也以道揆故言其意內史有司詔王治守法而已故言其事

誅又訓責知大宰所謂誅爲殺者以內史見之也

總論

賈氏曰經自五曰以上皆是善事則大善在前小善在後自六曰以下皆是惡事則小惡在前大惡在後○王氏曰先慶賞後刑威於賞先重而後輕於刑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威之意也內史則賞刑雜而莫知後先者主以法守而不預道揆之意也○王氏詳說曰賞有五而刑有三又以見詳於賞而略於刑也

陳宏父曰冢宰既詔王馭羣臣得操富貴予奪之柄則人才之進退專於冢宰可也攷之王制乃選士以司徒造士以樂正論辨官材以司馬何邪曰無傷也冢宰既統百官則三官猶冢宰之屬耳則司徒選之樂正造之司馬辨論之以至於官之爵之祿之而後冢宰統而計之不特取人之法然也而考績之法亦然一歲之終羣臣奏歲事之時也天官之司會以歲會之成質於天子者而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則以其成從司會而執質冢宰齊戒贊王受質而司徒司馬司空則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焉夫司會質成而三公則從司會冢宰贊天子受質而三公則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焉是六卿皆與考績而冢宰則操其柄也謂以冢宰統百官何爲不可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黃氏曰八統即中庸九經也治天下國家綱統在是○鄭鍔曰大宰詔王舉其綱以統之[illegible]於人下而四方咸歸於統之矣○禮庫曰八者是君民共之惟其通上下皆然故曰統然都有本原自人主身上做起

一曰親親

王昭禹曰宗族兄弟天屬也宜致親以親之故先王篤之以恩敘之以禮合之以飲食同之以福祿則親者無失其爲親矣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故堯親九族而黎民於變時雍

二曰敬故

王昭禹曰故舊朋友人屬也易失於慢而不敬先王於是以燕飲致其恩以貨財致其親久要而不忘無故而不棄所以敬之也則故者無失其爲故矣馭以敬故則人莫慢其故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民德歸厚是也

鄭鍔曰民不知親親也君舉親親之統則民從而親其親民不知敬故也君舉敬故之統則民從而敬其故論語所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三曰進賢

鄭康成曰賢有善行也○[illegible]○賈氏曰有賢在下君當

招之民當擧之
四曰使能
鄭康成曰能多才藝者
愚案人各有能用之然後見如伯夷能典禮使作秩宗足以究其典禮之能后夔能典樂使敎胄子足以究其典禮之能君知量能以任使人之有能者孰不欲自效以見其能
禮庫曰古者許多長民之官往往多自民間自推擇且如五家爲比有比長即是五家中自推一人來做朝廷因爵以下士命之爲比長五比爲閭有閭胥亦是二十五家中自推一人來做朝廷因爵以中士命之爲閭胥此豈非進賢使能耶要知人主才進賢使能天下便知賢者之可尊能者之可貴而自勉於善矣

五曰保庸
鄭康成曰保安庸有功者 [illegible] ○禮庫曰保庸全其有功者 [illegible]
六曰尊貴
鄭康成曰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爵曰德曰齒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王昭禹曰爵以馭貴朝廷之所尊也馭以尊貴民知爵命之不可陵
七曰達吏
鄭康成曰達吏察擧勤勞之小吏也 [illegible]
八曰禮賓
禮庫曰賢能是未仕者吏是已仕者

王昭禹曰先王之制五禮賓禮居其一賓者人治之大在所禮矣故聘頫存問食享牢禮凡致於賓者其小大有度多寡有數燦然之文慊然之恩見於相授接之際者凡以禮之也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當以禮
總論
劉氏曰棠棣之詩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棫樸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采薇達吏也鹿鳴禮賓也
總論八柄八統
王氏曰柄言操此而彼爲用統言舉此而彼從焉
以九職任萬民
王昭禹曰任者因其力之所能勝也○陳君舉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而養者能其事而後可以養無事而食衆之

狹也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于事大宰旣授之職閭師又責其功故曰無職事者出夫布也王制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可勝計哉
一曰三農生九穀
愚案三農司農謂平地山澤後鄭謂原隰及平地要知只是上中下三等農夫
王昭禹曰穀有黍稷稻粱秫麥苽麻豆之別故曰九穀 [illegible] 生生不窮其種雖本於天然不能自生實賴乎人故曰三農生九穀
二曰園圃毓草木
鄭康成曰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 [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園圃藪牧舉其地以及其民〇王昭禹曰毓者順其性而養之也
呂氏曰民事在人君固不可緩而於草木鳥獸亦欲其得所者此乃物之至微人君多以爲不足邺而易忽惟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見天地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爲之不安而以爲職之不盡故堯典自厥民析而繼之以鳥獸孳尾舜典時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以此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忘物也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鄭康成曰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

王昭禹曰作與詩選不作人之作同爲而起之之謂也蓋先王於山澤之材非特順其天性而已又加栽培壅溉之人功使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生各適其用夫是謂之作

鄭節卿曰周禮有頒田之法而山澤未嘗頒與民大宰以虞衡作山澤之材則皆畿內山澤亦皆官物特置虞衡掌之所以然者率受百畝山澤之物或有無不均且山澤利多民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趨末衆矣虞衡既掌山澤各自募民治之國家有所輸用則征于山澤之農若角人以下是也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鄭康成曰澤無水曰藪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

王昭禹曰交之以道取之以時不靡卵不殺胎不覆巢使之既生且息既蕃且殖有魚麗盛多之美無魚藻失性之

譏此養蕃之效

鄭鍔曰王政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故攻猛獸驅烏鳶射天鳥各有其官乃任藪牧之養蕃何耶蓋羅氏所羅掌畜所共庖人掌客之禽獻獸人冬夏之狼麋皆禮物尤急者也非養之有素何以供不時之須哉任以養蕃謂此類耳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鄭康成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〇王昭禹曰興事造業之謂工工具器者也故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夫五材而加皮玉設色故曰八材八者雖有自然之質必人工加焉然後可適用故待百工飭化致力以飭之謂之飭因形移易謂之化如致力以飭木則化之而爲舟車之屬致力以飭金則化之而爲鼎量之屬也

愚案曲禮曰天子之六工典制六材此曰八材者曲禮主夏商此主周禮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

鄭康成曰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貨賄欲其有無相資多寡相濟故使之阜通聚之使盈之謂阜遷此就彼之謂通貨賄不阜則其求爲易竭故使之阜而後通與書所謂懋遷有無化居同意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康成曰嬪婦人之美稱也

王昭禹曰八材謂之飭化始乎樸而終乎化化則器成而

可以致功矣故曰飭化絲枲之爲物徒化之而不治則布帛無由而成化絲而治之以爲帛化麻而治之以爲布故謂之化治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鄭康成曰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賈氏曰疏是草之實材是木之實[illegible]

王昭禹曰疏材委人所謂凡疏材是也疏材利之至微者待臣妾而後聚斂

九曰閒(音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愚案成周計民受田餘夫亦及之安有閒民今謂之閒民必其單丁下戶力既不能勝耕又不能從事於園圃虞衡藪牧之地與夫工商嬪婦之業聖人難以强之受職也亦列於九職之終者以八職之中不可無此等人孟子曰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萬室之邑一人陶之則不足商賈之懋遷虞衡之興作草木鳥獸皆生生之具布帛疏材皆適用之物以閒民之無職能補八職之有闕則轉移以協佐其事曷可少哉以閒民係於九職之末以見非無職也特無常職耳豈若後世游手浮食怠惰而不事事者乎至載師民無職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又欲驅之務本也

總論

史氏曰九職任民地官之任大宰掌之何也然大司徒以下能授之職不能任之使不失職使不失職者大宰之責也王能用一大宰使際天所覆極地所載上而三農下而臣妾閒民無不得其所者可謂任職矣古之大臣欲遇大

有爲之君固非求之爵貴祿富也誠以憫天下之民不得其所思輔其君而有爲也

以九賦斂財賄

愚案先儒以周之九賦謂口率出泉夫漢有口賦有筭賦皆仍秦弊令民出泉不知周之泉布所以制百物之低昂上而供邦用則有外府下而通民用則有泉府出入則有法斂散則有權至於制賦之法不過因地之所有而令之如邦中之賦即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是貢其廛里及場圃之所出四郊之賦即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是貢其宅田士田賈田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之所出邦甸家稍縣都之賦即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卿大夫采地田稅之所出關市之賦即司門司市之所入山澤之賦即山虞澤虞之所入幣餘之賦乃官府都鄙與凡執事者給公用而有餘幣餘財之所入然則九賦之斂財賄除關市之外皆非泉布之入而關市之賦亦非口率出泉以賦爲口率出泉則是有賦而又有稅也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所謂粟米之征即成周之田賦也布縷之征即成周山澤之農所貢絺葛草貢之材而成於嬪婦之化治者也山澤所貢以之當邦賦則無田租矣至於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之上下而爲力役之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隋唐之有庸錢也孟子所謂力役之征意當時起役之外又有所取矣成周之法征以粟米老則無布縷之征征以布縷者則無粟米之征至於力役之征只用其力不取其財如凶札之年則又無力征矣宜乎孟子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也

王氏詳說曰自一至六謂平民之賦自七至九謂末作之賦邦中四郊邦甸之民天子之民家稍邦縣邦都之民公卿大夫之民旣以其賦入於王復以其賦入於天子是倍其賦也曰不然家稍邦縣邦都雖曰采地而其餘地爲公邑公邑不可以槩言之此所以卽家稍邦縣邦都爲言也亦猶九職言萬民而又於園圃虞衡藪牧也（[illegible]征矣關市山澤皆[illegible]而亦[illegible]地征[illegible]職即[illegible]地征[illegible]又有[illegible]也又又以[illegible]邦斂謂之賦也）

愚案邦中有場圃卽園圃之職也四郊有牧田卽藪牧之職也邦甸之田皆并授卽三農之職也甸稍縣都之采邑與公邑之田亦皆授於民以耕也關市卽商賈之職山澤卽虞衡之職李叔寶謂九賦繼於九職之後惟有以任之而後可以斂之是也所疑者成周十一之稅

通行乎天下而甸稍縣都則以十二先儒以地遠役簡則賦亦輕釋之不如陸佃以百畝而徹賦民十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如此則公卿大夫之受采者自食其八以其二賦於國其說爲長劉得吏之治於公邑者兼統於遂其居民其制賦皆與遂法同小司徒之井牧其田野及於甸稍縣都必曰任地事今貢賦凡稅斂之事可考也

總論貢賦征稅之名

鄭鍔卿曰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目其別何如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賦稅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卽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爲祿幹私田之賦以爲貢耳請略公田之稅而姑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於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邦中四郊而下凡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於賦實則使民自衛且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用之大有祭祀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謂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卽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廛人收皮毛筋角人斂齒角羽翮廿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賦掌炭掌荼則征灰炭茅荼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五

穀爲主而其終皆以九職之物充貢其始也以五等定經賦而其終皆以年之上下出斂法鄭謂一當其所以致攷於田賦之說者以其未始知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曷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大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是以大宰正其名載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大府謹其待用蓋其終始本末無一毫不經思慮者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貪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納其賦於天子則賦之名變而爲貢始於大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荊之丹銀以至於幷之布帛此卽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於要服之貨物此卽變賦以爲貢也其纖悉委曲則與甸內無一不相應者然禹貢與

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内之賦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爲賦禹貢畿内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爲同也

一曰邦中之賦

賈氏曰邦中謂國中之民也○王昭禹曰國中王所居故曰邦盖千里則合四郊甸稍縣都而言也此言邦中則以外四郊甸稍縣都皆殊也載師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曰園廛二十而一則此所謂邦中之賦

二曰四郊之賦

賈氏曰謂遠郊百里之内民也○王昭禹曰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載師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此明四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

賈氏曰謂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内民也○王昭禹曰四郊之外謂之甸以田法出賦是也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則所謂甸之賦於是乎出矣

四曰家削所教反之賦

王昭禹曰三百里之地大夫所食之采邑祿而不世不得專其地有家而已故謂之家謂之家削以家邑之位削小故也其賦載師所謂以家邑之田任削地○賈氏曰大夫采地賦稅入大夫家采地之外其地爲公邑公邑之民賦入王家

五曰邦縣之賦

賈氏曰四百里地名縣有小都賦入采地之主其中公邑之民賦入王家也○王昭禹曰四百里之地謂之縣小都載師所謂以小都任縣地

六曰邦都之賦

賈氏曰謂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爲公邑民所出賦入王家也○王昭禹曰五百里之地謂之大都夫大都之地即載師所謂疆地是也小都不謂之都而謂之縣大都不謂之疆而謂之都互相備也蓋言家削稍縣

則都爲疆地可知言都則郊甸稍縣爲鄉遂公邑家邑小都亦可知也

愚案家稍邦縣邦都三等采地之餘盡爲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公卿大夫王子弟不得有也此是聖人深意大率三代封建諸侯亦不是連併封去其間自有公邑間其中漢時郡國之制亦有此意蓋郡國相錯於天下使彼此相監也

七曰關市之賦

王昭禹曰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然則關市之賦出於商賈之民也○王氏詳說曰載師云園廛二十而一謂邦中也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謂四郊也甸稍縣都皆不過十二謂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謂山澤也而不及關市與幣餘然則關市幣餘所出之賦其將何如乎蓋周禮重乎民而禁末作故末作賦重關市幣餘之賦亦與山澤之賦等矣不然山澤所出何止於漆林乎

八曰山澤之賦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山澤有虞以度其物有衡以平其政爲之厲以限其妄入爲之禁以止其非法又各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其所取者宜有職矣

九曰幣婢世反餘之賦

劉迎曰幣餘不在常賦之中皆式法所用之餘幣也今考職幣所掌凡用邦財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蓋此幣餘之賦也惟其非常賦故以之待賜予而賜予亦無常故也先儒以幣餘爲占賣國中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賈人倍算矣不知此何等賦邪

以九式均節財用

鄭康成曰式謂財用之節度○王昭禹曰式之所載爲有書所麗爲有數書之所載則有一定之常目數之所麗則有不易之經制以之均財則爲有道以之節用[illegible]爲有禮均財有道則遠近適於均而無有餘不足之患節用有禮則多寡適於當而無過不及之弊

李景齊曰有以斂於民無以節於己則錙銖之積不足以供泥沙之用此九式財用又所以繼於九賦斂財賄之後也

一曰祭祀之式

王昭禹曰祭祀之禮有大小有豐殺多不爲過寡不爲不足者亦有式焉耳 [illegible]

二曰賓客之式

王氏詳說曰掌客之上公饔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illegible]

三曰喪荒之式

王昭禹曰喪之禮有斂葬賻贈以送死者荒之禮有散利施惠以救貧者其用雖甚衆而皆有制焉

四曰羞服之式

王昭禹曰羞則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之類也服則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之類是也

五曰工事之式

賈氏曰工若考工所作器物 [illegible]

六曰幣帛之式

鄭康成曰謂所以贈勞賓客者○賈氏曰若司儀上公一問三勞有束帛也

七曰芻秣之式

王昭禹曰草之謂芻穀之謂秣皆以養牛馬有事則秣無事則芻詩曰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則芻秣也 [illegible]

八曰匪頒之式

鄭司農曰匪分也頒謂頒賜也 [illegible]

九曰好用之式

王昭禹曰因其所好而用之謂之好用玉府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典絲凡上之賜予皆以物授之典枲賜予亦如之蓋好用出於上之私恩惟其時物而已 [illegible]

李景齊曰自祭祀賓客以至幣帛芻秣之費固有司可以裁其出入所謂匪頒好用出於人主之意固宜人主所得自爲也冢宰亦得以九式制之焉然則聖人以身享天下之奉不敢以一毫妄費以至於此財安得而不裕哉

總論

劉執中曰祭祀之式春官掌焉賓客之式大行人司儀掌焉羞服之式膳夫司服掌焉工事之式司空之屬掌焉幣帛之式外府掌焉芻秣之式掌客掌焉匪頒之式大府掌焉好用之式內府掌焉九者遺失均節失宜則大宰掌焉

王昭禹曰先王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九職所以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

陳君舉曰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盡總於冢宰所謂以此取之以此用之未嘗分別秦漢以來人主私意日生創爲條目掌天下之財有大司農掌王之治藏則有少府

掌斂入民財則有水衡都尉而大司農則供邦國經費之用少府則供王玉食奉養之用水衡則供王之私用色目旣煩各私其局征斂搜求富藏于宮前輩嘗論王者除四夷之外不治自外薄四海閭門而視皆一家也今閭門而與子弟爲市雖盡得子弟之財猶不富也

又曰所謂大宰制國用者制其出也古者財用冢宰制出而司徒制入六卿三公皆兼之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爲非己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胡氏曰先王授民以田則責之賦授諸侯以國則責之貢賦者養天子之禮貢者事天子之義 ○[illegible]

鄭[illegible]九貢以致邦國之用是也而貢八州有貢[illegible]內無[illegible]所食[illegible]非[illegible]也

賈氏曰此諸侯歲之常貢小行人云春入貢是也若大行人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乃因朝而貢與此別也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所云貢篚是也

李景齊曰致者使之自至非需欲以求之也用者所貨適於用非貴於遠方之珍異也西旅獻獒因足以侈其君來遠之德而召公評評然以訓武王者以亦珍禽奇獸非服食器用之宜而自以異物爲貨則玩好之心一萌其弊[illegible]可勝言哉此九貢之目自祀貢嬪貢以至於斿貢物貢蓋無不適於用者後世人主汲汲於方物之貢至於鵜鶘名鷹亦遣使以求之何謂

一曰祀貢

鄭司農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 ○王氏曰凡可以供祭祀之物

二曰嬪音頻貢

鄭康成曰嬪貢絲枲 ○王氏曰凡可以供嬪婦之物

三曰器貢

鄭康成曰銀鐵石磬丹漆也 ○黃氏曰[illegible]吳越之器也○王氏曰凡可以爲器之物

四曰幣貢

鄭康成曰玉馬皮帛也 ○王氏詳說曰古人所謂幣者指正幣帛也小行人六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故後鄭以幣爲玉馬皮帛○王氏曰凡可以爲幣之物

五曰材貢

鄭司農曰木材也 ○鄭鍔曰如杞梓[illegible]之類可爲宮室者也○[illegible]之金錫也○王氏曰[illegible]之物

六曰貨貢

鄭康成曰金玉龜貝也 ○王氏曰凡可爲貨之物

七曰服貢

鄭康成曰絺紵也 ○黃氏曰[illegible]○王氏曰凡可爲服之物

八曰斿貢

劉執中曰謂羽毛可注旗旐也 ○[illegible]斿卽龍旂九斿之斿也

九曰物貢

鄭康成曰雜物魚鹽橘柚 ○鄭鍔曰物貢非可名以一物[illegible]之物謂雜物之可貢者也○劉執中曰[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可以致遠[illegible]邦國之用者也

總論

鄭鍔曰或謂邦國之貢萬民之賦皆王國所須以爲用貢賦畢入然後冢宰可以制國用今也列九賦於前以九式處其中乃以九貢列其後何也蓋王國之財自足以充王國之用善治國者有生財之道又奚待於諸侯然後足哉故列九賦之目卽繼以均節之式明生財之道旣有九賦則量入以爲出可也若乃邦國之貢本諸侯奉上之誠意

不急急於教之立法於此俟其自至耳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

以九兩繫(音計)邦國之民

鄭康成曰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連綴也○賈氏曰[illegible]者於邦國之中[illegible]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解散也

愚案民心無常難合易睽非平時眷戀不忍去必非一人名位可得而留惟夫牧以地長以貴生以利吏以治藪以富足以係民之身師以賢儒以道足以係民之心宗以族使知天屬之親不可離友以任使知人道之交不可間然後相安相養相親相遜雖有變故之死靡他後世九兩既廢人心亦離匹夫匹婦不獲所求而樂國樂郊之思發於中而形於言者上之人果何道而服屬其心耶曾子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此之謂也

一曰牧以地得民

鄭康成曰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賈氏曰[illegible]以爲州州有伯則州長也

陳君舉曰古者牧伯更代諸侯世襲如周初荊州之牧則蔡仲其後則申伯豫州之牧則管叔其後則虢公而周公君陝則逃居東郊也漢諸侯王自景武以後若寄居然至唐藩鎭則舉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事而付之世襲其弊始不勝矣

二曰長(丁丈反)以貴得民

鄭康成曰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illegible]

三曰師以賢得民

鄭康成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黃氏曰師掌教之官鄉大夫師氏任此也

○呂氏曰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莫重於儒莫[illegible]於

道至於師而二名皆不至焉師之任易乎哉

四曰儒以道得民

鄭康成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新安王氏曰儒學士之通乎其下[illegible]道德學者

愚案師則德成行尊足以表率斯世故得民以賢儒則發明此道以教詔斯世故得民以道

五曰宗以族得民

李氏曰大宗者其先祖之質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及其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爲大宗百世不遷之族人五世外者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

通志堂

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重宗者尊祖之義也○薛氏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疎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二貴賤有繁而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一族一族如出一家一家如出一人此所以得乎民也○鄭鍔曰大宗則收族故族於喪則必服而冠娶妻者必告其所收者廣雖無服之親亦係屬而不散故以族而得民

呂氏曰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制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爲詐僞之計猶必立宗前此可知左

代晉九宗五正逆晉侯欲理會封建其次便當巨室蓋巨室大宗係國家輕重更相維持以固結人心如晉九宗五正不獨是制度武王分殷之餘民懷姓九宗於晉至春秋見故家猶在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蓋有千乘之國有百乘之家所以互相維持相視如一體

六曰主以利得民

王昭禹曰有國者謂之君有家者謂之主然則主者大夫之治都鄙而不爲長者是也○鄭鍔曰左氏載劉定公言卿之有事民不如事主於民也大夫稱主是也

鄭康成曰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賈氏曰主[illegible]以利得民

[illegible]

七曰吏以治得民

鄭康成曰小吏在鄉邑者[illegible]

八曰友以任得民

通志堂

鄭康成曰友謂同井相合耦耕作者孟子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illegible]

[illegible]

九曰藪以富得民

鄭康成曰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富謂藪中材物○[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川澤之虞山林之衡皆富得民而獨言藪則舉小以見大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

鄭康成曰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劉執中曰正月之

吉陽生陰復其氣始和歲事將興而春令行矣故因其始
和而布治焉
賈氏曰自此以下皆謂施前事條也
愚案治邦國都鄙官府之法固是一定不可易者然時
移事改豈能無少變趣故每歲終必修焉月令季冬有
曰是月也天子乃與公卿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
之宜修之於歲終而後布之於正月
王氏詳說曰典法則之所施言邦國都鄙官府而治之所
布不言官府者蓋布治者官府之事也施法于官府而有
所建立者非官府之事也
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鄭康成曰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
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
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也 王事也 [illegible]

鄭司農曰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賈氏曰周公謂之象魏雉門
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
兩觀災是也云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
鄭司農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王昭禹曰必至
於挾日者蓋近或知之矣遠者猶有未知焉觀之挾日則
使遠近皆徧知故也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
其輔
王氏曰既以治象示人於是乃以所建典法則施于邦國
都鄙官府也

鄭康成曰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
命作牧者 [illegible] 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 [illegible]
[illegible]
參謂卿三人 [illegible]
伍謂大夫五人 [illegible]
殷衆也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
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謂府史庶人在官者
鄭鍔曰牧長正皆以建言之如建國建極之建不可得而
動搖之意 [illegible] 監而貳皆以立言之如有所立不
可得而傾仆之意參伍攷皆謂之設如方設居方之設有
而置之之意猶邦國之伍以傅言之蓋大國既設三卿矣
五大夫則又附於三卿之下使有所依傅之意 [illegible]
[illegible] 殷曰陳也明其衆 [illegible]
[illegible] 輔有尊卑靜有輕重以別之耳 [illegible] 輔曰置謂或也史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鄭康成曰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兩謂兩卿也不言三卿者
不足於諸侯 [illegible]
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
鄭康成曰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 王氏 [illegible]

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王氏曰……攷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太闕其攷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治於邦國之諸侯以其遠於王而有君之道故其官致詳而少損於王朝於都鄙之主以其近於王而有純臣之道故其官致略而少損於邦國官府者六官分職以治事者也是皆王朝之官散而各居其府者也故又略於都鄙其尊卑隆殺不同而官之名亦因以異矣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賈氏曰皆言以者當別有鑄書使人執持施行之○鄭康成曰成八成也

賓禮也

王氏詳說曰官成雖用之於官府然八成所謂政役師田閭里稱責等事無非民事也禮賓雖用之於萬民然大小行人司儀掌客所掌無非邦家之賓客也

愚案大臣之職惟講求典法則之所由出其條目付之有司者治來則應之而已故邦國都鄙官府萬民之治皆下一待字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王氏曰五帝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

劉迎曰誓戒者誓其所當戒者也如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戒百官以所當奉祭之事恐其不敬也○鄭康成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畧也

劉迎曰具脩者供具之所當脩使無闕事也如所謂視滌濯贊牲事贊玉幣爵之事皆百官所當脩具○王昭禹曰具……

鄭鍔曰欲奉祀之人致誠而勿慢必有戒誓焉欲奉祀之物應禮而不闕必有具脩焉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鄭康成曰前所諏之日也○王氏曰記云七日戒三日宿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齊之之謂齊定之之謂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凡十日也

鄭康成曰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齋○王昭禹曰祭祀之禮致其誠而已先王之至誠猶有以達乎鬼神用卜者所以達鬼神之意也古者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下辛不吉則不卜可也魯四卜郊此春秋所以譏之也卜日既定遂戒戒者所以敕其事而使之不敢怠忽也

及執事眡滌濯

賈氏曰及至也儀禮特牲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王昭禹曰執事之別有二凡預祭祀之人謂之執事向祭之辰執事之節亦謂之執事此謂執事蓋及執事之節也○鄭康成曰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

及納亨贊王牲事

鄭康成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鄭康成曰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加其方之

色[illegible]

[illegible]玉亦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illegible]不用玉

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illegible]

於神座親酌以獻尸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考之大宗伯非惟文之先後與此不同而其事之輕重亦不同大宗伯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此則曰祀五帝而繼之以卜日豈非五帝之祀爲重乎大宗伯曰宿眡滌濯此則曰眡滌濯蓋滌濯之事宗伯先期而眡之大宰至期而眡之豈非以滌濯之事爲微乎大宗伯曰省牲鑊此則曰納亨贊王牲事者蓋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是贊其殺牲之事也宗伯則省其鑊而已豈非以贊牲之事爲大乎大宗伯曰涖玉鬯此

則曰贊玉幣爵是贊爵而不贊鬯也蓋玉鬯用之於宗廟此則曰祀五帝則是祭天無祼也豈不以贊爵之重於涖鬯乎大宗伯曰奉玉齍此則止於贊牲是贊牲而不贊齍也蓋祭祀以牲爲大而齍盛次之故小宗伯之職以毛六牲使五官共奉之辨六齍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則牲之大於齍也明矣大宰雖不預於奉牲而特預於贊牲豈不以贊牲之重於奉齍乎大宗伯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此則曰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蓋宗伯禮官也掌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故正而名之大宰特嚴重其事而已初無預於正名之事豈非以大宰之職爲尊

祀大神示祇亦如之享許兩反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鄭康成曰大神示天地也[illegible]

[illegible]

劉氏曰享先王謂宗廟六享也○鄭康成曰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賈氏曰別言贊玉几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几玉爵也

大朝直遙反下文同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鄭康成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助王受此四者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illegible]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illegible]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illegible]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illegible]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

愚案朝覲會同贊導威儀其大者宗伯之事其細者司儀行人之職冢宰與君同體鎮撫諸侯乃其道也而下與交際之禮曰大朝覲會同非周家細事所謂坐明堂以朝諸侯昔者武王克商所未舉也成王新立周公攝政則一切舉行之不特五等諸侯咸在八蠻五戎六狄九貉環列而會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也此一代希濶之典故大宰於此不得視爲微文末節進而贊之所以成天下之大禮尊一王之盛事

大喪贊贈玉含戶暗反玉

鄭康成曰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illegible]

王昭禹曰含禮行於始死之時贈禮行於既窆之後○王氏曰贈玉含玉大喪之大事贈在含後而先言贈者贈比含尤送終之大者以其禮事之大故亦大宰贊之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賈氏曰前已言祀五帝及大神祇祭事戒百官訖此云作大事惟戎事耳鄭引春秋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證此大事是戎事
愚案國家之舉事凡其大者不可不戒飭百官故戒百官則有命命即訓戒之言也大宰贊助王者之出教令若書之多士多方所以誥多士庶邦皆言王若曰是也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鄭康成曰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
愚案聽朝廟門之外皐門之内乃朝士所掌之朝王之所以朝諸侯斷疑獄者在是比治朝則爲外朝以朝于方岳之下非是詳見司士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鄭康成曰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薛氏曰說者謂治之小者八法之治官府八則之治都鄙之類則大宰專而不以佐王然以八法八則論之則官府都鄙之權盡總乎大宰非小事也以此爲小事則何者爲大事乎小宰所謂大事則從其長果以何者爲大事乎此所謂小治即王眡治朝聽朝之小治前言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蓋王者坐廟堂有斧扆以朝諸侯其權甚重其事甚大大宰不敢與其政特贊其聽治而已至朝諸侯之時資糧之費饔飧幣帛之奉以至出入往來之具皆小治也豈可無以應之故王者眡朝於路門之内冢宰有以聽邦之小治王者眡四方之朝冢宰爲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先儒以此爲兩事失之○賈氏曰雖出冢宰之名據

百官總焉故特云冢宰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
鄭康成曰正正處也[illegible]會大計也○王昭禹曰受其一歲功事財用之計
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王昭禹曰受其一歲功事財用之計聽其所致以告于上之事則其吏之治行可知矣於是乎詔王廢置然此非特爲廢置也歲終乎在朔易之時亦欲以知所當調制以待正月之吉布施之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鄭司農曰三歲考績○鄭康成曰事久而論之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易氏曰歲終之致事方嚴則行之以天子之命三歲之致事既審則守之以一定之法司會曰以周知四國之治而詔王及冢宰廢置則廢置之詔王可知也李夫曰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則誅賞之責於大宰可知也[illegible]

總論會計
呂氏曰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又自考其屬正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於其屬入會政致事下至宮正會其行事而自攷其職之所統内宰稽其功事而自攷其職之所統雖醫事之微醫師亦於歲終稽其醫事此各考於其屬上下通察而冢宰實挈其大綱乎於會計之煩又專設一司會以攷察之司會曰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

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考於一職之長而後考於一官之長考於一官之長始盡考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故各考其屬於下則寡而難欺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俱攷於司會則精詳而徧察可以防其隱蔽矣 [illegible]

王昭禹曰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法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之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略其事簡故至於三載考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當周之時其法詳其事繁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誅賞 [illegible]

總論大宰

孫氏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然後爲一相之任今大宰不過從事文書法令之間無以別於五官奚取一相哉蓋古之論道經邦者未嘗離事物而尚清談文書法令莫非道也故大宰事任之重體貌之尊特加冢宰以別之小治得專聽歲會得專受官刑得專決治令得專出好賜之給於內府者有司可得而共廢置之參乎八柄者有司可得而詔邦國待之均平生民賴以經制成周委重一相於斯可見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鄭康成曰宮刑在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 [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凡者總之辭凡宮則王宮后宮總在是矣○鄭康成曰糾猶割也察也 [illegible]

鄭鍔曰周家之制有王宮有后宮后宮則王之北宮王宮則路寢一小寢五是也至尊所居欲其嚴肅必有刑禁以治其政令故使小宰建之然非特治王宮而已凡宮之糾禁皆得以治之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人君雖正身以齊家苟不用刑以威之則或恃恩而無所畏然齊家用刑則傷恩故使大臣馭之以刑也法在大臣恩在人主家其有不齊乎是刑之建宜使大宰今乃使小宰者豈非大宰論道佐王所以正其身而掌刑以治糾禁近於有司之職非所以尊論道之臣故歟然使大宰之貳掌之則察治者豈不尊且嚴哉

陳及之曰太宰於內外事無所不關預小宰宰夫是其屬官也天官中旣有內宰〻大夫治王內之政令矣權豈不足以統宮內而又俾小宰之屬預其事何也蓋自宰夫以下即敘宮正宮伯二官宮正掌宮中徒役及諸官府在內者宮伯掌貴游子弟宿衛王宮者彼二官皆命士耳權輕不足以壓人望故又俾小宰宰夫總之若內宰特治王內之政令以禮儀教王后夫人及九嬪世婦耳而宮中徒役宿衛之事無所干預也漢制雖有周官遺意以衛尉掌兵

衛如周官宮正之職以光祿勳掌郎從宿衛如周官宮伯之職而大司馬以三公都試郎羽林之屬凡兩宮地城門衛北軍兵屬焉近周制宮正宮伯之權統于小宰矣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司農曰貳副也○楊氏曰小宰司會皆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蓋貳大宰之治也司書則掌其書而已逆邦國都鄙之治則不與焉小宰司會皆中大夫司書則上士則小宰司會非司書之副明矣司書如今監制敕庫之類○賈氏曰逆迎受命考之使知功過所在也○[illegible]

劉執中曰大宰施六典八法八則於歲首責邦國官府都鄙以其治者也小宰掌其貳於歲終鉤考其成以會其治之優劣者也故曰以逆其治焉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王昭禹曰九貢九賦九式之書其正在大宰司會而其貳在小宰大府故於小宰言執○史氏曰周之邦財所蓄至於不可勝用豈獨家宰制國用之力小宰固執其法而不變乃能用之不匱也苟執之不固則始均而終必偏始儉而終必侈雖有法將誰與守貢賦之入歲有常數九式之用國有定規彼有餘此不足小宰均之以俾不給則九式不從於其禮矣節邦用者非其式則不之用而王者之欲不節而自中乎禮儀矣

楊氏曰大宰以道揆事王其制國用也惟共王之用如羞服匪頒好賜之類皆得以式均節之故曰均節財用通言則用則邦國在其中矣小宰而下有法守者也量貢賦之入均之以應九式之用則與大宰同而所節則邦之用而已所以共王者不得而與也故以節邦用邦用如祭祀賓客喪紀之類是也司會掌會事而已王及后之服與夫膳禽飲食不會則共王之用者雖多寡之計亦不得而與焉故均節邦之財用而已與小宰之均節亦異也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

鄭康成曰敘秩次也[illegible]

鄭節卿曰敘之六官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以官府之敘宰夫掌百官之召令則有胥以治敘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月終必均其秩敘內史以八枋之法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敘下而鄉師之與里宰凡邦事令作秩敘凡歲時合耦于鋤亦行其秩敘六敘之本末一曰正其位此則始正其舊敘以至於進其治而作其事無非挽之而使前作之而使不怠於是制其食而食有多寡之異聽其情而情有誠僞之不同或陞其次或增其秩而百官府之人雖不待歲終三歲而廢置誅賞可以逆知之矣漢繼周之後有歲終超遷至大中大夫者有一歲而九遷者此皆周人六敘遷轉之遺意也

鄭鍔曰經言羣吏有自大夫以下言之者有自士以下言之者有總六屬之吏言之者如司會言逆羣吏之治則卿以上非司會可得而逆則自大夫以下言之者也宰夫方正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於大夫之下書羣吏則自士以下言之也大宰言大計羣吏之治與此六敘正羣吏則總六屬之吏以言之也蓋大宰所大計者非一官之吏而小宰所正者凡在官府之羣吏也

一曰以敘正其位

王昭禹曰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固有尊卑也位以德興德以位敘因其人之德有小大而授之以位之尊卑則爵以階而升命以等而進矣（訓敘中曰以品秩爲次乃位可正矣）

二曰以敘進其治

賈氏曰卿大夫士有治職功狀文書進于上亦先尊後卑也（王氏曰以其位之敘[illegible]）

三曰以敘作其事

史氏曰有官斯有職有職斯有事至於各共其事而不敢怠忽者有敘以作之也（王昭禹曰[illegible]）黃氏曰以敘進其治未嘗不欲其治也又惡其陵節犯上出位邀功故以敘造之頹靡廢曠不可以不戒也則又以敘而作其事

四曰以敘制其食

王昭禹曰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上農夫食九人中食七人下食五人而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而下士之祿與庶人在官者同則食之多寡厚薄固有常數矣以敘制之而先後得其倫則士無素飡而減裂於其職矣

五曰以敘受其會

賈氏曰歲終進會計文書受之亦先尊後卑也○王昭禹曰功事財用之計謂之會有以會其治者若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是也有以會其事者若宮正歲終則會其行事是也有以會其食者若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是也（史氏曰非有敘以[illegible]之則[illegible]不得其要領矣）

六曰以敘聽其情

鄭康成曰情爭訟之辭也○王氏曰自會以上不得其情而至於訟訟則各以其敘聽之○王昭禹曰不曰聽其訟而曰聽其情聽訟者在於得其情故也

總論

陳君舉曰小宰言六敘在前言六計在後此是考課法中間皆是官府事且尋常人說六敘只作尊卑說殊不知此中有尊卑有先後有緩急以敘正其位是尊卑治者功狀也謂如今日朝諸侯且先還諸侯奏功狀其他不奏在這裏以敘作其事者謂如今日理會朝諸侯事則朝諸侯事便在前其他且後今日理會祭祀便是祭祀事在前其他又後耳制其食亦有緊慢處如聽其情雖是一人聽了一人說須是有體統朝廷上既將六敘去區處百官便有六計去察他廉也今一人善便察見得他是此善又或有能而不正者有正而不善辨者各各察他庶幾天下無遺材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

賈氏曰立長官必當以屬官佐之邦治得舉也

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陳君舉曰六官各六十凡三百六十周天之數也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

六十有六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耳○易氏曰聖人法天
建官天度奇而不齊聖人亦不如是之拘也
鄭康成曰大事則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饔與膳夫共王之
食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則各爲一官也[illegible]
○史氏曰大事雖略所係則重故當從長小事雖煩所係
則輕故當專達[illegible]
[illegible]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
賈氏曰六官各有職若天官治職地官教職其職不同邦
事得有分辨故云以辨邦治也
愚案制爲成書則曰典待人而行則曰職六典以書言
故及於官府百官之職六職以人言故百官府不必言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王氏詳說曰平詳於經均詳於紀
黃氏曰平邦國均萬民之財用不節何可爲也故冢宰
制國用
劉氏曰邦國制度由天官以裁處故以節財用爲職否則
制度崇而力不能供矣○王昭禹曰大宰以道揆之故財
欲均用欲節小宰以法守位但謹其出入而已故以節財
用而不言均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
王昭禹曰教典之爲書教官之爲職同於安邦國而已○
賈氏曰教典云擾萬民此云寧萬民擾爲馴馴則寧義無
異也
王氏曰教官之屬以其職推而行之然後可以寧萬民也

○鄭康成曰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illegible]
[illegible]
劉氏曰邦國人民由地官以安擾故以懷諸侯爲職否則
人民擾而邦國不寧矣○王昭禹曰中庸九經亦終於懷
諸侯
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王氏曰禮典禮職皆以和邦國諧萬民者蓋禮者體也體
定則禮典之爲書禮官之爲職不能有所加損也邦國不
和則無與事其先王萬民不諧則無與致其禋祀故禮職
以和邦國諧萬民而後以事鬼神也[illegible]
[illegible]
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

王昭禹曰政典之爲書止於平邦國而已政官之屬推而
行之然後有以服邦國[illegible]
鄭康成曰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
有[illegible]
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
王昭禹曰刑典刑職皆以詰邦國糾萬民者蓋刑者形也
形成也故刑典之爲書刑官之爲職亦不能加損焉
劉氏曰不以除盜賊爲職則刑罰濫而大寇作矣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王昭禹曰事典之爲書事官之爲職同於富邦國而已事
典之爲書止於生萬民事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有以養
萬民也生則使之蕃息而已未有以相養也

愚案事職多百工事百工飭化八材盡物所有之何以使百物之能生劉氏曰不以生百物爲職則事爲廣而八材枯此乃指考工記補亡書言之非古之事職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百物雖生於土必四民各安其居地利不失其時然後生長繁殖物物皆遂事職之生百物猶三農之生九穀所以言於富邦國養萬民之後

總論

葉氏曰六卿九職各以數字之微使歸統紋一職之內各有條目使就續用充其所行而三材之道無遺憾矣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劉迎曰天下之事無大於賓祭凶荒軍旅田役用人最多分職司取衆所以有聯事而合治○黃氏曰凡官府之相聯

通者聯合之

王昭禹曰八法之官聯以會官治此云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大司徒曰天地之所合也風雨之所會也雨之謂合衆之謂會會官治則所會者衆矣合邦治則所合者官聯與邦治而已

一曰祭祀之聯事

王昭禹曰王幣牲牢之屬酒醴器皿之類所用者非一官大宰贊玉幣爵而小宰亦贊之大宰眡滌濯而大宗伯亦宿視之五官供六牲而小宗伯又毛六牲而頒之于五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小宗伯又辨其名物以待祭祀若此類皆祭祀之聯事

二曰賓客之聯事

王昭禹曰大朝覲會同大宰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而小宰亦贊凡受幣之事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大行人亦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大宗伯朝覲會同爲上相而小行人於將幣則爲承而擯宰夫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陳數而掌客亦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若此類皆賓客之聯事

三曰喪荒之聯事

賈氏曰荒謂年穀不熟○王昭禹曰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而大司徒大喪則率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而小行人若國凶荒令賙委之若此類皆喪荒之聯事

四曰軍旅之聯事

王昭禹曰古者軍將皆命卿而師旅卒長之屬皆下大夫士掌其事大司徒大軍旅以旗致萬民治其徒庶之政令而小司徒令萬民之卒伍而亦帥其衆庶鄉師大軍旅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大司馬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此類皆軍旅之聯事

五曰田役之聯事

王昭禹曰田所以備衆役所以任衆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作田役大司馬有蒐苗獮狩之事而大役則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若此類皆田役之聯事

六曰斂弛式氏反之聯事

王昭禹曰斂民之財謂之斂弛民之力謂之弛式氏反言斂則散利可知也言弛則薄征亦可知也大宰掌九貢九賦而大府司會司書之類亦掌之所謂斂也鄉大夫國中貴者

之類皆舍征而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亦掌之所謂弛也

凡此類皆斂弛之聯事

凡小事皆有聯

王昭禹曰非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六者之大事餘皆小事也若膳夫之官有庖人亨人內外饔之類通職聯事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皆小事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賈氏曰官府中有此八事皆是舊法成事品式依而行之[illegible]以經紀邦國之政治[illegible]○黃氏曰此即大宰八法官成也八法爲屬職聯成計其目皆在小宰大抵小宰治官府最詳八成所以待萬民之治也事莫繁於此大小宰通職小宰任其繁則大宰所治皆要也其曰經邦治治之所由以立也○劉氏曰八成者民物簿書圖籍之事皆有定制而不可亂所以養民之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而爲本民無信雖有禮樂刑政何所措哉[illegible][redacted][illegible][redacted][illegible]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王昭禹曰上之所施謂之政下之所從謂之役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則政者力役也施政于上而與力于下故謂之政役

鄭司農曰比居謂伍籍也[illegible]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王昭禹曰師所以用衆田所以簡衆○鄭司農曰簡稽士卒兵器簿書[illegible]牛馬器械皆具於此

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賈氏曰在六鄉則二十五家爲閭在六遂則二十五家爲里閭里之中有爭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決之○王氏曰[illegible]以版圖決之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illegible]

王昭禹曰舉物以就貸爲稱謂貧不足者也責其所償者爲責謂富有餘者也[illegible]

鄭司農曰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illegible]

劉迎曰傅別乃地之券書質劑乃市之平賈朝士之職曰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此地之有傅也[illegible]又曰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是別者判書此地之有別也[illegible]聽地訟以傅別則曲直分矣不然聽稱責以傅別何以繼之聽閭里版圖之後乎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

王氏曰禮有數命有等祿位視此以制○鄭康成曰禮之九命之差等[illegible]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王氏詳說曰貸而生息謂之稱責貸而不生息謂之取予地官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

之此所謂取予也又云凡民之貸者與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此所謂稱責也

王昭禹曰民之通財不能無取予取予者謂彼有所取而此有所予也利之所在而爭心存則取予者不可無書契載於簡牘謂之書合而驗之謂之契（王氏曰契謂人執其一予者執左取者執右合而驗之也 [illegible]）[redacted]（[illegible]）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

王昭禹曰商賈之阜通貨賄則不能無賣買先王以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防其有爭心焉故大市所以致信也質其事者若今市契立見也劑則爲要書而已二之以質則其人足以驗也正之以劑則其書足以驗也（[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傅別皆有手書而質劑則無手書鄭氏之說似出臆說亦似近人情夫結繩作而有書契以書契爲未足而有質劑以質劑爲未足而有傅別取予輕於賣買賣買輕於稱責此三者所用[redacted]輕重也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illegible]）

鄭司農曰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王昭禹曰出謂給以用入謂振以藏於財之出入而有治焉小則以月計正之大則以歲會正之如此則財之出入無不當者矣（[illegible]）

總論

王氏詳說曰要之八成皆文書也比居簡稽版圖禮命要會文書之用於公者也傅別書契質劑文書之用于民者

也[redacted]（[illegible]）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

鄭康成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illegible]）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愚案廉者猶廉問廉察康成謂六事以廉爲本非也廉特善之小言善則廉在其中而廉非爲善之主後世貪濁者多始以廉潔爲貴周以六計弊吏治先之廉善者問其吏之善否何謂善如詩之淑人君子是也有其善何施而不近厚繼之廉能者問其吏之能否何謂能如孟子之能勝其任也有其能則何事之不立（[illegible]）不欺於事不苟而後謂之敬如或怠忽荒散不得而苟容也問及於正必其持度端方[redacted]勢[redacted]而後謂之正如或起伏險膚不得而避[redacted]以紛更之大綱小紀不可亂也作聰明者或[redacted]如之何而不問事欲其辨是是非非不可[redacted]也歟耳目[redacted]而不能決則吏之能辨與否又如之何而不問以此六者[redacted]則羣吏之治可得而斷矣

李景齊曰後世考課之法即小宰六計之遺意也雖然吏以廉善爲上而能次之故六計必以廉善居其首而以廉能居其次[redacted]廉敬廉正則以其行己之能敬能正也廉法廉辨則以其[redacted]之能守法辨事也

以宰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

鄭康成曰法謂禮法也[illegible]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

鄭伯謙曰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今九式之中不及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飧牽而已此則賓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帛芻秣匪頒工事而已而外府共財用之幣齎委人共委積薪芻司勳掌賞地宮正頒衣裘車人矢人繕人槀人司弓矢司甲兵之類一切皆有式法以給其財此則幣帛芻秣匪頒工事之式也〇王氏詳說曰七事皆六聯也七事不言六聯之敘弛六聯不言七事之朝覲會同者七事之下所謂共其財用非斂乎治其施舍非弛乎六聯所言合邦治而已七事則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財用施舍在朝覲自爲一事會同自爲一事賓客自爲一事不可比而同之此又見周公立法之意也[illegible]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鄭康成曰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illegible]施舍不給役者[illegible]

王氏曰理其事謂之治爭其事謂之訟財用出於官府而施舍加於人民治訟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或以施舍之不治故先言共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後言聽其治訟〇王氏詳說曰財用所共自有大府而令之者小宰也施舍所治自有鄉大夫而令之者小宰也[illegible]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

鄭鍔曰大宰所贊者祀五帝祀大神享先王之時也小宰凡祭祀皆贊之[illegible]〇王氏曰祼謂祼而將瓚也〇鄭康成曰將送也〇陸氏曰商人尊神交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求諸幽故先祼而求諸陰鄭氏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初受而自祼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祼天地大神尊不祼考之禮於典瑞玉人鬯人則祼先王賓客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惟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祼也[illegible]

鄭鍔曰祭祀用玉用幣用爵所以見禮神之文祼將之事所以見求神之實王薦玉幣爵而小宰贊之王酌鬱鬯以祼而小宰將之贊則執以授王使薦獻不失其節將則奉以授尸焉大宰無祼將之事其所贊者主祀五帝言之天神不祼也惟人道宗廟有之然宗廟之祼大宰贊王亦不將送其將者小宰特言祼將之事也

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

賈氏曰凡賓客贊祼者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灌酢之禮也[illegible]〇鄭鍔曰凡此言贊皆贊王也考大宗伯之文曰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薦豆籩徹其下乃言大賓客則攝而載果盖后有酌瑤瓚祼賓之禮偶不與焉宗

伯攝之爲可以此贄祼爲助宗伯受爵謂王受賓客之玉爵受幣謂王受賓客之玉幣凡此二事亦贊王受之先儒以爲助大宰非也○王昭禹曰大宰於幣爵之事無所不贊小宰所贊特受幣受爵而已○王氏詳說曰大宰於幣爵言贊不言受此言受又言凡所以見小宰之治其小也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賈氏曰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荒謂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鄭康成曰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襚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賻委之禮○王氏曰喪荒有幣玉則與賻賵委之物也○賈氏曰大宰不言則此小宰得專受之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

鄭康成曰主每月之小計也○賈氏曰月計曰要每月之終使官府致其簿書之要受之當先尊後卑故言敘歲計曰會助冢宰受一歲之計也○王昭禹曰月成掌於宰夫月要掌於小宰歲會掌於大宰尊卑詳略之敘歲會正掌以大宰小宰者大宰之貳故贊冢宰

歲終則令群吏致事

王昭禹曰歲終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群吏治事必有所致以告于上者焉[illegible]大宰於歲終聽其致事小宰則令群吏致事而已必小宰先令致事然後大宰得以聽之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鄭康成曰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

也○賈氏曰大宰以周之正月始和布之天下至此建寅正歲之正月縣于象魏其小宰亦助大宰帥治官之屬及萬民以觀之[illegible]

鄭康成曰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王昭禹曰垂以治象使有目者皆覩徇以木鐸使有耳者皆聞猶有犯焉宜刑之所致也常刑官刑也○黃氏曰常刑謂國法掌在司寇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王昭禹曰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憲禁于王宮憲謂表而示之使之知禁之所在[illegible]

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王昭禹曰此王宮中之百官府也蓋百官有治事於王宮者既憲禁于王宮又明爲告令使皆知之○鄭康成曰乃猶汝也○王昭禹曰脩乃職令之各脩所治王宮中之職也攷乃法則令攷而奉行之法以爲憲禁也待乃事則其事有待王宮之政令焉故也令以聽王命則欲其疾於聽從故也苟有不共則事上之職怠故告之以國有大刑大刑則非特常刑也故告以大刑以宮刑宜嚴於官府今律宮殿中所坐比常法有加亦是意也費誓於馬牛臣妾越逐不復與夫竊馬牛誘臣妾皆誓之以常刑至於峙乃糗糧峙乃芻茭不逮不多則誓以大刑蓋事之輕則誓以常

刑事之重則皆以大刑與此同[illegible]

總論小宰

陳君擧曰小宰之職蓋貳冢宰以掌邦治而宰夫又所以貳小宰也故冢宰掌其典而小宰率其職冢宰操其柄而小宰治其糾禁凡小宰之所聽所弊所刑雖非冢宰之所自爲而百官之所以聳動警飭而不敢不勉者蓋曰冢宰也夫是以君宰尊嚴朝廷清明百工稱職而不敢易紀律蓋本諸此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治朝在路門之外○黄氏曰掌治朝之法者冢宰掌邦治故王眂治朝則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法以正王及諸臣之位法謂其事當聽於治朝者若今三省取旨軍司引見公事禮部奏進士名三衙進呈軍器之屬是則皆有其法矣王位若今御坐與臨軒也公卿大夫之位其進退升降各有據鄭言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不如儀者非也司士朝儀之位蓋常朝也宰夫治朝之位王眂治當時王者位于此也羣吏府史府主藏史主書將有故亦有位[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之位言公卿大夫必及其孤但治朝以孤爲東面外朝以孤爲西面耳今宰夫掌治朝之法言公卿大夫而不及孤者卿即孤也與命言其卿六命則孤亦六命矣況三孤與六卿合而爲九言卿而不官不必備也若乃羣吏之位則司士謂在路門之左右者也在公卿大夫之後則謂之羣士在公侯伯子男之後則謂之羣吏對文則異散文則否

陸氏曰治朝之位孤卿東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内外之禮異也

總論三朝

孫氏曰案司士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則知皇居之重宿衛之衆皆屬司馬而治之以軍政惟大宰之贊聽治所謂一相在内無所不統者也使其令不行於朝

廷則柤權輕而朝綱紊故不盡委諸司馬必使宰夫出治
朝之法而申以禁令之嚴叙羣吏之治而待其命令復逆
之至然後提綱振領皆歸一相夰走䘵侮各效臣節若夫
燕朝則師氏司之外朝則司寇聽之大宰皆不得而參何
哉蓋燕朝者居宮中之隱非䙝視大臣之地燕安鴆毒乃
游逸淫樂之所從生左右非人則讒諂面諛所必至於是
臨之以師保正之以僕臣友之以史氏詔箴諫惡有箴規
之益左右先後無便辟之私見聞日廣志意日修則大宰
雖不身親乎其列而以人事君莫大於此外朝者其地廣
遠諸侯諸吏之所赴州長百姓得而入皆隷於司寇先王
之時官各有守而不容以相奪地官掌教則六卿皆不違
于司徒宗伯掌禮則朝覲會同為上相夏官掌政則軍旅
之戒令雖地官之屬亦惟司馬之聽爲司寇之職得專行

於外朝又何嫌哉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王昭禹曰次叙羣吏凡有預於賓客之令臣民復逆也[illegible]者皆是楊氏曰禮之於賓客各有司存宰夫以宰使之[illegible]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則所與從事者非一職也不叙羣吏之治以待其令則所以奉賓客者必失其叙矣[illegible]

李景齊曰上有所令而下有所言則謂之復上無所令而下有所言則謂之逆○黃氏曰臣民言事爲令爲復爲逆其當否其可行其不可行而必關於羣吏之治故叙而待之[illegible]

陳及之曰敘羣吏之治至萬民之逆即漢尚書職事令章奏告報是也大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與天子親近執奏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鄭鍔曰自上召下謂之徵自上使下謂之令百官之府皆有徵召然非其職之所統治則雖有所徵而不至雖有所令而不從宰夫掌徵令而辨其八職使各有所統治然後上可以號下而下不敢以違○黃氏曰周禮徵令有二王與冢宰有所徵召之令宰夫百官府之徵令是也征斂稅賦之令司書逆羣吏之徵令是也王召百官府將有所訪問宰夫掌之必辨其八職其凡要在正與師其數目在司與旅其財賄文書在府與史其節次督趣在胥與徒必辨其職則徵召無差忒

愚按大宰八法以出治之叙言之故官常爲先繼之以官成官法宰夫八職以小大之敘言之故官法爲大繼之以官成官常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

王氏曰以其屬之所取正故謂之正[illegible]○王昭禹曰法八法以其用之以治官府故謂之官法○鄭康成曰治要若歲計也[illegible]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

王氏曰師其官屬所受教者[illegible]

王昭禹曰官成則八成也○鄭康成曰治凡若月計也[illegible]

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

王氏曰司各自司其職事者[illegible]

王昭禹曰官法即八法所謂官法以正邦治者也[illegible]

其司之○鄭康成曰治目若今日計也 [illegible]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王氏曰衆有從謂之旅 [illegible]

○王昭禹曰常則八法所陳官常也○鄭康成曰治數每事多少異也 [illegible]

總論以上四者

黃氏曰正師皆是長官也正以糾正爲義師以教師爲義司以司察爲義旅衆也以分職爲義正師之治簡司旅之治詳凡詳於要數密於目鄭氏以大宰爲正小宰宰夫爲師上士中士爲司下士爲旅非也下士爲旅蓋見六卿之屬有旅下士故據之六卿之屬旅下士亦以分職爲義也

此言百官府之八職凡官府不必備此八者以其所以稱正稱師與其他所以名官皆可以類通矣官法官成官常即冢宰所治之八法

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 [illegible]

王昭禹曰府主蓄藏必有要書以爲驗故掌官契契要書也其用以合驗爲主故謂之契藏則凡所蓄聚之物 [illegible]

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王昭禹曰六官之事衆矣載而述之必有書史掌官書則於事無所不贊焉故曰贊治蓋正則治要師則治凡司則治目旅則治數府則治藏史則無所用治掌官書以贊之而已蓋史也者能文而不能實可以贊治 [illegible]

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

賈氏曰胥有才智爲什長當次序官中須人役之 [illegible]

科次其徒故云次序官中也 [illegible]

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王昭禹曰徒給役之賤者能往徵令者也○鄭康成曰徵令趨走給召呼 [illegible]

總論八職

史氏曰傳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自要而總其凡自凡而總其目自目而總其數皆治人者也至於府史胥徒治於人者長貳參佐之執役者也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

賈氏曰宰夫是鈎考之官故以治法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內治功善惡也○鄭鍔曰六官皆有攷各得以攷其屬天官之攷非攷其屬而已又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與夫五官之攷其一官之屬異矣 [illegible]

王昭禹曰大宰出法以治之小宰守法以逆之宰夫循法以攷之

乘其財用之出入

賈氏曰謂上數[illegible]用官物者當乘計其用財之出入知其多少 [illegible] ○鄭康成曰乘猶計也 [illegible] ○王氏曰不言會而言乘者以一二三四計之則謂之乘總會其數則謂之會欲知其總數則宜言會欲知其別數則宜言乘今此欲知其失財用物辟名足

用長財故言秉其出入也○鄭鍔曰利之所在姦僞必萌
人能於財利之際不萌貪欲之心者廉吏也故攷吏治而
以秉財用爲急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
物者賞之
王氏曰失其所藏之貨賄謂之失財[illegible]非所用而用之
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也而謂之失物[illegible]
鄭康成曰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官刑
在司寇五刑第四者○黃氏曰失財用物有過誤有乖違
其罪皆可議惟辟名則必行其誅○賈氏曰有用而能足
財又能長物又能善如此者賞之
李景齊曰財之虧者有誅財之裕者有賞是上之人汲汲
於此課天下之吏則吏急於規君之賞者毋乃於法外以
刻民如後世所謂羨餘之貢者乎不然周之賦民自有
定制彼安得以出法外之餘宰夫所職之意亦以示羣吏
之不敢妄費者矣
孫氏曰周家本治以會財因財而知治故宰夫治官之攷
必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而後秉其財用之
出入使治法無所攷則財用亦不可得而秉之矣司會本
爲邦計設未常及汲於財所掌者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
國都鄙官府之治爲先其參互要會亦以周知四國之治
而已先王又非以財爲不足卟也自昔治之與財常若一
體不可強分故攷治即所以會財也
劉執中曰司會掌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
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宰夫掌治
法以攷百官府羣縣鄙之治而後乘其財用之出入以至

誅之賞之則內外之財用賞罰總於冢宰然則司會之失
財用物辟名者宰夫得以攷之而詔於冢宰矣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
賈氏曰祭祀大小皆有舊法式依而戒敕使共具之○林
氏曰式有多少之數法有制度之節○孫氏曰式者出於
太宰之九式所以制其用財之度也式既定則治事各有
法此所以相依而行先王之時百治並舉而財用不遺者
以有是式法而已大宰出式法者也小宰宰夫執待是式
灋者也又有司會總其大計而爲之主張維綱焉及其頒
財致用也大府既授以式法復從聽歲交之由是散在有
司無不奉式法以從事至會計之際各以式法贊之職幣
又以式法斂其餘焉在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其斯之謂歟[illegible]
戒具以贊大宰宰夫又以贊小宰也
鄭康成曰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也[illegible]○王昭禹曰小宰以法掌
[illegible]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鄭康成曰比校次之[illegible]○王昭禹曰禮事不
一則比敘之者亦非一官府小宰以禮校比其具宰夫又
從而贊之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
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鄭康成曰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
爲一牢
王氏詳說曰牢禮之法旨在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

無非牢禮按聘禮云賓至大夫帥至于館宰夫朝服設飧是賓始至則有飧禮飧小禮又曰聘致饔是賓已至則有饔禮饔大禮先鄭以飧爲夕食非也賈氏以饔餼爲牢禮亦非也夫賓至設飧何待夕乎凡禮皆有牢何必饔乎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掌客行人所掌可攷而知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地官遺人所謂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是委積往來道路間所給用也膳則掌客所謂上公殷膳大牢以及歸侯伯殷膳則無及歸子男又無殷膳矣此之謂膳獻則掌客所謂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子男五十唯上介皆有禽獻飲則行人所謂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所謂飲食則行人所謂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此之謂食賓賜掌客所謂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曰賓賜云者以其賓之故而賜其羣下耳此之謂賓賜飧牽則是自委積以下膳獻飲食賓賜皆有飧牽掌客所謂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此謂飧牽但致積致飧致饔餼致饗食與夫賓賜皆有牢禮必曰飧牽者以客始至之禮爲言耳委積雖不言牢數然積視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鄭氏謂君用脩臣用牢非禮以爲脫誤當矣由是言之委積亦有牢委積往來皆有之此所以先於膳獻飲食也言飧不及饔言牢不及死牢義亦在其中矣

王氏曰陳數則以爵等爲之牢禮所陳之數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鄭康成曰弔事弔諸侯諸臣也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加恩則有賻焉○賈氏曰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幷有賵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總戒令之與幣器財用凡所共者也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鄭康成曰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賈氏曰三公六卿喪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喪家有事之官有司治之大夫喪卑故宰夫不自爲使在巳之旅下士帥有事於喪家之有司而治之陳及之曰鄭氏說治共辦也此不惟共辦而巳古者卿大夫之喪其禮各視其命數所謂諸侯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與夫大斂小斂衣衾棺槨明器之類悉有隆殺有功則升有罪則降王制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大要也春秋猶有此制臧哀伯死葬之加一等共仲孟穆伯則降之范獻子葬魏舒去其柏槨趙孟自誓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其禮必自上制之也然宰夫特案其大要其官府專掌之者固自有職喪也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賈氏曰歲終周之歲終○鄭康成曰正定也○賈氏曰攷其治者會要成總考之也○王昭禹曰宰夫治官之考其職掌贊大宰小宰故歲會月要日成皆使羣吏正之歲會則使入于大宰月要則使入于小宰日成則宰夫受之治

則案所入之計書而攷之先王以時興事治不以時舉則
違時令而失其會罪莫大焉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先王謹時令其嚴如此則違時者法之所必誅也
○王氏曰以告而誅者不待三歲大計而誅之者也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
者而以告于上
鄭司農曰正歲之正月以法戒敕羣吏○林氏曰羣吏在
宮中者○王昭禹曰以法警戒者使之各謹於用法也正
歲小宰旣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令宰夫又警
戒羣吏脩宮中之職事蓋贊小宰而令之也
愚案能者才藝之優長良者器質之粹美宮中官吏與
百司庶府不同凡飮膳酒漿之供幄帟次舍之役非有
能者莫勝其任故先以書其能者彼才能雖優而器質

不美其如姦邪柔佞之行便嬖側媚之人或濫用其間
亦足以蠱惑人主之心衛故繼以書其良者[illegible]
德行則有良者
王昭禹曰書所以識之○王氏曰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
行歲終則會其行事然後宰夫得以攷其會而正歲書其
能者良者以詔于上○鄭康成曰上謂大宰小宰○王昭
禹曰告于上將以賞之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正長也主宮中官之長[illegible]
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王氏曰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令使之有爲禁使之勿
爲[illegible]

王昭禹曰侍衛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不正無以謹近習
況王宮者百官之治事皆會于此天下之治忽實本乎此
不嚴其制何以謹近習而備非常先王擇人以爲之正又
使之掌戒令糾禁焉如是則在宮中者無非公正之士忠
義之人非僻之心無自而啓姦宄之變無自而作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
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鄭鍔曰先儒謂時四時也然宿衛欲嚴頃刻不可無禁安
有四時始一校比之當與時禁之時同義○鄭康成曰比
校次其人之在否宮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內
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也版
其人之名籍待戒令及比也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
者爲其有解惰離部署○鄭司農曰柝戒守者所擊也易

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illegible]
[illegible]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
災乎[illegible]○賈氏曰令宿其比亦如
之亦如夕擊柝已上之事[illegible]○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宿
衛其比之也以時其待之也以版固已詳矣而又夕擊柝
而比之以宿衛於王宮者宜致其嚴故也
陳及之曰胡五峯云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庫門之
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及比宮中之官府次舍
之衆寡又曰去其奇衺之民則是妃嬪與宦史雜處廉陛
不嚴而內外亂矣殊不知宮正所掌者宮中徒役之民與
夫[illegible]功與絲枲染人縫人等官皆上人也皆有宮廬宮
[illegible]在宮中不應與妃嬪雜處漢郎吏舍衛士廬周

匪殿內自後世而褻亦與宮嬪雜處耶稍有改事亦必在節制矣如胡氏之說則凡在外朝者悉士民可也凡在宮中者悉妃嬪可也○[illegible]

辨外內而時禁

易氏曰王宮有內外自雉門內以至燕寢則爲內自雉門外以至外朝則爲外○王昭禹曰王宮之官府與夫次舍之人在外者在內者○劉執中曰[illegible]○史氏曰外之入內之出不可不辨[illegible]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

鄭康成曰稽猶考也計也○王昭禹曰興事造業謂之功功事有倫謂之緒功緒有多寡故稽之德行有邪正故糾之○王氏曰稽之防其怠糾之防其邪○鄭鍔曰治職業者或有既成之功或功未成而已有端緒者從而稽之始見其任官之能謹操脩者或有自得之德或德之成而見於所行者從而糾之始知其修身之美

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王氏曰幾謂微察其出入○愚案宮正所幾乃宮中之庫吏固非士庶子亦非閽人所幾於中門之禁也

王氏曰均平頒之也○鄭康成曰稍食祿廩也○[illegible]

集說○陳君舉曰此見先王廩給之意非若今糧料院使士大夫各持券幇打請所以護養士大夫廉恥多矣伊川先生初赴召居闕下日用窘迫假貸於朝臣當時諸公謂其俸給不足索糧料院文書視之則自赴召以來未嘗打請王以持狀而請非先王養賢之意也先王之時只是各隨之宮長使自均給之

陳及之曰王朝之[illegible]衛宮正均其稍食王宮之內任內宰均其稍食王朝之諸臣宰人共其食○[illegible]

去[illegible]其淫怠與其奇衺[illegible]之民

鄭康成曰淫放濫也怠解慢也奇衺譎觚非常○王昭禹曰奇無常也衺不正也淫怠奇衺不去則淪胥而敗矣凡在宮中之民尚然況吏士乎○鄭鍔曰[illegible]○易氏曰司隸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此宮中之民其四隸之民耶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鄭康成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王氏曰會其人以爲伍會其伍以爲什使之相保然後教以道藝也○王昭禹曰道本藝末也道實藝華也教之道藝欲其本末華實俱得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惟愛人然後可以使之近君惟易使然後可責以守衛教之道藝然不先會其什伍則莫相勸督而務學矣

總論

王氏詳說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所謂道也保氏教之六藝所謂藝也然則師氏保氏分道藝而教之以致其詳宮正合道藝而教之以致其要師氏師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門初未嘗會其什伍也宮正則兼教之道藝且會其什伍矣故以宮正名官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賈氏曰稍食謂宮中官府等月祿○鄭康成曰行事吏職也○王氏曰月終會其食爲小宰受其月要故也歲終會其行事爲大宰受其歲會故也○王昭禹曰稍食必以月會行事必以歲以行而號數不同者蓋養之詳而責之略矣

夫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使人養之詳而責
之略人君之仁也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賈氏曰大事謂祀與戎則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使之皆
在次舍不得去部所守而須有所爲也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
史氏曰火星三月見於辰九月伏於戌脩火禁於宮中必
待春秋順時令也○王氏詳說曰周禮有民火有公火司
爟掌火之政令民火也司烜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公火也
王氏賈氏徒見司爟有季春出火季秋內火之文遂以爲
春秋火禁之證非也蓋宮正脩火禁於宮中而出納火者
民火耳至於司烜中春脩火禁于國中言春而不及秋以
出火爲主耳宮正脩于宮中也司烜脩于國中也宮中非

國中之比故併及其春秋○王氏曰春秋脩火禁若今皇
城四時戒火也
凡邦之事蹕(音畢)宮中廟中則執燭
王昭禹曰蹕則以嚴於禁止爲事執燭則以明於照察爲
事皆衛至尊之道也事鄭氏謂祭事凡邦事孰非事也何
謂祭事而已宮中廟中鄭氏謂祭社稷五祀於宮中祭先
王先公於廟中○史氏曰出入皆蹕禁馳驟而肅喧譁也
祭則執燭禁昏晦而防不虞也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鄭康成曰廬倚廬舍堊室(○賈氏曰倚廬者於中門之外東牆倚 [illegible])親者
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
室○史氏曰禁殺亂而別嫌疑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伯長也
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愚案天子以天下爲家守在四夷公卿大夫之子弟以
天子爲家守在王宮或謂王宮以士庶子守之則可若
虎賁氏在國亦守王宮司隸帥四夷之隸執其邦之兵
亦守王宮何也不知自中門以至路門皆宮也而王宮
之衛自分內外各有其人士庶子之守在路寢之內次
舍之中虎賁翟隸不屬之宮伯此必在寢門外明矣
鄭康成曰士謂適子庶子其支庶(○王昭禹曰 [illegible])○王氏曰非
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
家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王昭禹曰平時教之道
藝以之充宮庭之衛宜也○賈氏曰凡在版者子弟皆有
名籍以擬校比也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
史氏曰凡所施者皆政所稟者皆令○鄭鍔曰秩如常膳
常酒之類所當得之常賜也敘如下士中士之類所當遷
之等級也爲人之子弟未有祿稍以廩之未有列位以昇
之必有敘以進之謂之行者言當推而行之使無留滯壅
遏也說者謂只於宮伯與里宰二官言行其秩敘何也蓋
里宰之秩敘所以勸農夫之力田不行則農不勸此所以
勵士庶子之衛上不行則忠節不立○王氏曰有役焉則
作其徒也(○王昭禹曰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則作其徒者以其太子之役敘也 [illegible])
(故所以一體而與其 [illegible])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鄭康成曰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次其宿
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王氏曰授宿衛之職事也○史

氏曰次舍必以八者環八方以衛寢居如宿之拱極也賤事者嚴更擊柝靜躁無譁以躬其勞也○鄭鍔曰宮正言次舍此言八次八舍何也宮正掌官府之在宮中者則區有直廬矣此乃子弟分以授之或處四角或處四中授以所次之廬所宿之舍使各任徼候之事則與已有職異矣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賈氏曰事亦謂寇戎之事也作起也○易氏曰士庶子之職有當行者有不當行者出而守衛國都如諸子所謂帥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此在所當行而宿衛王宮若宮正所謂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豈所當行者哉令之令無去守而已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

王氏曰秩酒秩膳之類日月有焉故月終則均之勞逸序

易宜以歲時更焉故歲終則均之

王昭禹曰會爲之大計均平頒之而已宮正尊於宮伯故主其會宮伯卑於宮正故主其均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鄭康成曰頒讀曰班班布也衣裘若今賦冬夏衣也○賈氏曰夏時班衣冬時班裘也○易氏曰此誅賞之法即推行宮正戒令糾禁之法者也戒而後令作其爲善糾而後禁止其爲惡此宮正所以列之於始爲善不怠勉之以賞爲惡不悛厲之以誅此宮伯所以敘之於終

李景齊曰稍食所以養之衣裘所以被之食人之食則思所以死人之事被人之衣則思所以懷人之憂先王所以厚之也者亦使之有以充其責而已掌其誅賞者凡以懲勸之而已言誅賞而不言所告則冢宰大臣也廢置誅賞尚以詔王則宮伯可知矣衣裘之頒所以示其仁誅賞之行所以示其義仁以親之義以制之先王所以治國子者固有道矣此所以用之於宿衛則無閒之可乘用之於守固則無患之弗禦安危一心而上下以親休戚一體而內外以察

總論

薛平仲曰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視王朝之官府爲親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以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視宮中之官府爲親矣

陳君舉曰凡環衛有二等其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分置八陬宮伯領之其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是也其一是官府凡在宮庭者徒役錯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周列環衛以周王室宮正領之其職云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此

宮中之官府是也二者皆環列之衛至於人主切身侍御僕從則今掌於大僕故宮伯宮正所掌是總於冢宰春秋猶存此意如楚潘尪爲之師掌環列之尹至漢則宮伯所掌者謂之兵衛屬之衛尉而大僕惟掌天子輿馬及扈從至於羽林次飛之屬乃隸於光祿勳爲天子私人官職分散矣

馬家先王陳設兵衛皆使冢宰統之召伯以西伯爲相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呂伋大司馬之屬亦須命而後行蓋宰臣統宿衛此最有意

鄭伯謙曰宿衛之兵有四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宮正宮伯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所掌是也奉輿馬皆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

有大僕以掌之執其兵器服其兵服以衞王門之外朝大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衞非兵衞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衞王不出亦不行四蹕則以王之出而環衞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衞之別也

又曰宮正宿衞之士統於大宰而虎賁之虎士八百人亦王之親兵乃不統大宰而散諸司馬者何也曰此司馬亦聽命於大宰耳必散諸司馬者內外雖不以相統而彼此不可不相持是以兵衞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周人遺意

陳及之曰王者一身以德爲車以樂爲御禮樂可爲干櫓忠信可爲甲冑其居可以屏環衞其出可以給禁禦夫何變難之有而必如是委曲詳盡者亦爲人主之道不可如是簡率也故其居則有士庶子之環衞諸門則有閽人夷隸之掌守其出則有旅賁八百人條狼氏八人掌舍設梐枑設轅門若有肘腋之變是豈自削弱者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夫食官之長也（○賈氏曰膳夫下有人庖外饔亨人[illegible]至腊人皆供王膳羞飲食之具[illegible]事故大宰掌也）○王氏詳說曰膳人得人則如屠蒯非人則如仲允此膳夫所以次於宮伯也

○禮庫曰宮正宮伯之下即以膳夫掌飲食之官系之古人之意深矣緣此事甚繫利害非惟是養人主氣體專是正君之心防君之欲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此旣是人慾須防閑撙節可也使飲食之共皆得其正君心安有不正乎若下之所共必以之正人主雖欲小肆其欲亦不可得若更無常制而供之者惟求以投其欲好則縱欲不已如唐時貢荔枝置遞銷至死者相屬於道豈不大爲民害若周官所供各有定制又旦一一關涉冢宰冢宰旣得此人則飲食之官安得非正人誰敢以四方珍味私投人主之欲古者格君心皆在此處

掌王之食（音嗣）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鄭康成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illegible]）

賈氏曰云以養王及后世子舉尊者而言其實羣臣及三夫人以下亦養之也○陳君舉曰自膳夫供膳酒正供酒司服供服皆以后世子與王同之此三代之良法王者以天下爲家豈容一家自爲分異王后君之體也世子君之別也故天子[illegible]后曰小君世子曰儲君秦漢以後侈心太過乃以少府自供天子之食中長秋主椒房之食家令主宮中之食如是則不免有私意用而后世子各得以

自侈矣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

鄭康成曰進物於尊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史氏曰饋者儲之一歲之間隨所欲食而進之非謂一日之奉而咸備食前也周公載之若此之富者以饋非常御之物備之未用之時有時而或進之○鄭司農曰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illegible]○鄭康成曰六牲馬牛羊豕犬雞[illegible]○鄭司農曰六清水漿醴醇醫酏[illegible]○鄭康成曰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illegible]

鄭康成曰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illegible]

[illegible]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罋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齏菹醯物六十罋

陳君舉曰王者君臨四海九夷八蠻畢獻方物以供服食器用所謂食用六穀至醬用百二十罋者立其常制無使此心之或過也不如是則墨子菲薄之說行天子身衣弋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矣反是則肆其嗜欲酒池肉林以困苦天下此皆禮分不明故也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鄭康成曰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illegible]

鄭康成曰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也[illegible]

鄭鍔曰其舉也則用鼎十有二其食也取鼎之物而載於俎每鼎之物皆有俎則俎亦十二說者謂鼎俎奇籩豆耦鼎俎以盛牲體牲動物屬陽其數宜奇今用十有二何也攷於禮家之數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所謂正鼎九也又有膷一臐二膮三所謂陪鼎三也或九或三其數皆奇合之以為十二者亦人君之尊宜法天之大數也觀衣之十二章門之十二重馬之十二閑冕之十二旒則鼎俎之奇而以十二為言可知也

鄭康成曰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illegible]

以樂侑食

鄭康成曰侑勸也[illegible]

薛氏曰飯必告飽而告飽必有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導其動有樂以防其心此人而有侑食之禮也況王者之日舉乎然以論語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若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此終食之侑而樂工皆備也此則每舉之侑一工而已又無鍾鼓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賈氏曰凡祭皆祭先造食者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程氏曰古者飲食穀必思始耕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王氏曰授王以所祭之物也○鄭康成曰祭謂刌肺脊也[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古者食必有祭明堂位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商祭肝周祭肺此四代之所尚也月令云春祭先脾夏祭先肺季夏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此四時之

所尚也膳夫授祭本以此然曲禮云殽之序徧祭之老謂
無所不祭但周人以祭肺爲主
鄭康成曰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王氏曰品嘗者
養至尊當謹故也所防者微矣
卒食以樂徹于造
賈氏曰卒終也天子食終作樂以徹器（鄭康成曰造作
也）[illegible]
王昭禹曰王之食必侑以樂及其卒食又徹以樂則其所
養固有道矣如是則無適而不和推而致之大足以位天
地微足以育萬物豈特資一人之養哉
王齊日三舉
賈氏曰謂散齋致齋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鄭

節卿曰王日一舉一大牢也朔日加食一等則二大牢也
齋之日三舉則三大牢也蓋朔之聽政勞於常日於是而
有加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强於禮而交於鬼
神不可以不備其養於是而又有加於朝食所任愈重所
治愈大則所養愈加厚[illegible]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illegible]則不舉天地有烖[illegible]則不
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鄭康成曰大荒凶年大札疫癘天烖日月晦蝕地烖崩動
大故寇戎之事[illegible]○李氏曰荒札烖皆
不舉然則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爲之貶也曲禮曰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食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
飲酒不樂皆自貶損以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爲之順人不
爲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寧未之聞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賈氏曰上文王日一舉鄭以爲朝食燕食謂日中及夕也
○王昭禹曰非若朝舉於禮爲盛故有燕閑之意如燕居
燕朝同○王氏詳說曰燕食謂三飯四飯耳鄭氏以爲奉
朝之餘膳所祭牢肉也王氏謂餕餘不祭王之所膳有魚
人辨物以共王膳掌畜又掌膳獻之鳥祭其魚鳥歟然王
氏之說得矣鄭氏亦未可非也玉藻曰皮弁以日視朝遂
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此謂天子之燕食也又云朝服以
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此謂諸侯之燕食也天
子言餕諸侯言祭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互文見義耳蓋
殽之序徧祭之朝食祭肺則牢肉亦未及祭也豈得爲餘
物乎[illegible]
薛氏曰王舉則授而弗贊燕食則授而贊之者以舉爲禮

之盛王當自致焉燕食則其祭不如舉之盛故膳夫授而
贊之[illegible]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賈氏曰祭祀謂祭宗廟胙俎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
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賓客食
謂王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
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也）鄭鍔曰王當祭祀以祭之胙
肉置之於俎則名曰胙俎與賓客禮食則主人飲食之俎
亦曰胙俎是俎最尊不可褻膳夫親徹之不敢使其屬也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賈氏曰按下經燕飲酒謂大事與臣飲酒則此云王之稍
事是小事而飲酒也故空設薦脯醢若大飲與食則有牲
體矣○王昭禹曰脯臘共於腊人醢人膳夫則設薦之不

已

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鄭司農曰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 [illegible] 不爲主以燕禮輕故君不酌也故爲獻主 〇楊氏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也不然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而廪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〇陳䄵之曰龜山之說固善然楊氏蓋本注疏而有燕義爲證矣二意當兼用以今世論之凡尊長之待卑幼也正席之後或命子弟爲主所以伸其歡然卑不瀆尊之意固存乎中矣

王昭禹曰王之於羣臣其禮有饗有燕饗以訓恭儉則以禮爲尚燕以示慈惠則以恩爲尚致於饗所以示私也服用朝所以示禮也酒行無筭所以親之也登歌鹿鳴所以樂之也間歌魚麗所以備物也王之於燕所以將其厚意者如此羣臣嘉賓胡爲而不盡其心哉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鄭康成曰亦主其饌之數耳 [illegible] 内饔[illegible]王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司農曰脩脯也〇賈氏曰謂王以肉及脩脯頒賜羣臣則膳夫掌之加薑桂鍛治之曰脩無薑桂以鹽乾之曰脯散文言之則脩脯通也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鄭康成曰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 [illegible]

[illegible] 祀致福于國家宗人凡祭祀致福然後祭僕於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然則膳夫之所謂受而膳之者受之於祭僕而膳之於王也

鄭司農曰以羔鴈雉爲贄見者亦受以給王膳〇薛氏曰司士曰掌擯士者膳其摯蓋擯見之時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然後司士於此而膳其摯後鄭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然則膳人之所受者受之司士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鄭康成曰不會計多少優尊者〇王氏詳說曰王天下之父后天下之母世子天下之本膳夫於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於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而不及世子是世子之膳禽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其爲天下之本也會者所以正其繼天下之本也又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也酒正曰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則會外府曰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會其服則無奸潔夭服之失此所以見周公之待世子也〇楊氏曰有司不得拘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而非有司之法故也 [illegible]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 [illegible] 〇宮正疏曰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之類即冬官鄭云以其事名官也

○鄭康成曰賈主市買知物賈

掌共(音恭)六畜(許又反)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鄭康成曰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鄭司農曰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illegible]六禽鴈鶉鷃雉鳩鴿○賈氏曰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雞又見夏官校人)夏官校人羊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總送六畜與庖人六獸六禽即獸人送之庖人得此共與膳夫內外饔故云掌共辨其名物者謂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故辨之○劉氏[illegible]○史氏曰此所謂常珍也若異饌則不可以為常而嗜之必有以口腹累四方萬里之遠者矣

凡其死生鮮(音仙)薧(苦老反)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鄭康成曰凡計數之○鄭司農曰鮮生肉薧乾肉[illegible]史氏曰膳常食也羞庶品也羞出於牲非常御之物時乎進之耳[illegible]○王昭禹曰膳夫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則薦所共設矣庖人共后世子膳羞而不共薦者蓋薦則自后世子之官膳共之

共祭祀之好羞

鄭康成曰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荊州鱃魚青州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illegible]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鄭康成曰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illegible]

[illegible]謂虞祔也禽獻獻於賓客[illegible]

史氏曰禽獻雖出於掌客庖人則授其法而視其出入獻者有而進之也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鄭康成曰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王氏曰掌客聘禮此禽獻之法也令禽獸則以此法授之使知其所獻之物與其數○鄭康成曰出入謂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illegible]○鄭鍔曰賓客乘禽之禮當如其命之數因其舊法存焉今獸人取必以舊法授之則用各有數而無失禮之愆矣其來共也以所授之法而入之其將用也以所授之法而出之吏雖欲為姦胡可得哉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其居反)鱐(所留反)膳膏臊(素刀反)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音仙)羽膳膏羶(失然反)

鄭康成曰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史氏曰羔豚稚豕也方春草生羔豚美故用之腒乾雉也鱐乾魚也方夏暑盛物易腐故用之用犢麛於秋秋時草物實犢麛食之而肥也用鱻羽於冬冬時陽氣大魚潛鴈定而肥也飲食之滋春膳牛脂曰膏香夏膳犬脂曰膏臊秋膳雞脂曰膏腥冬膳羊脂曰膏羶各以其物之所便而調和之也夫膳食唯其所嗜而已必象四時而共之者一則避其物時之孕育一則辨其物性之所宜以是為膳則養王之形體者至矣[illegible]

[illegible]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鄭康成曰膳禽四時所膳禽獻如世子可以會之○王氏詳說見膳夫

内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饔割亨煎和之稱○賈氏曰饔和也孰食曰饔内饔所主在内以其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及宗廟之祭皆事之在内者

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易氏曰割之而亨之以鼎煎之而和之以味左氏載晏子之言曰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豈可輕也哉○鄭康成曰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也[illegible]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也

王昭禹曰庖人共其物於始饔人熟其物於終所以通職聯事故饔人所掌者割亨煎和之事所用之物則共於庖人也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呂氏曰陳設也○鄭康成曰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内外饔言鼎俎亨人言鼎鑊蓋初陳鼎於鑊西故言鼎鑊後陳鼎於阼階下其俎皆陳於鼎西南故云鼎俎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周禮訂義卷六　一　通志堂

鄭康成曰先進食之時常選擇其中御者[illegible]賈氏曰百有二十品是也珍物者謂八珍之類俟待也

王昭禹曰膳夫掌以膳羞養王及后世子則后世子之羞膳亦膳夫掌之也膳夫獨言凡王之饋則后世子之饋非膳夫所進内饔共之而已王之膳羞言饋而后世子言共者降於王也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

賈氏曰按庖人注云腥雞也臊犬也羶羊也香牛也○王昭禹曰腥臊羶香皆天産之物資氣體之養者也所稟之氣一不和則發其味者疾病乘之而至爲害不少故内饔辨其可食者取之其不可食者去之凡以謹於奉至尊也

牛夜鳴則庮音由羊冷音零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早到反臊鳥皫芳表反色而沙鳴貍音鬱豕盲音亡眡音視而交睫音接腥馬黑脊而般音班臂螻音樓

周禮訂義卷六　十一　通志堂

鄭司農曰庮朽木臭也[illegible]○易氏曰牛晝作夜息無故而夜鳴則反常矣其肉必庮○賈氏曰冷毛謂毛長也毳謂毛別聚結者[illegible]赤股股裏無毛非謂肉赤而走又躁疾如此者其肉必臊○鄭康成曰皫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illegible]○王昭禹曰皫色則氣鬱而不達於毛羽沙鳴則氣鬱而不達於聲音其肉氣亦鬱而不可食矣○杜氏曰盲眡當爲望視[illegible]○鄭康成曰腥讀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方氏曰黑脊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黑也般猶疾之有瘢般在前脛故曰般臂[illegible]○鄭司農曰螻螻蛄臭也[illegible]○史氏曰物之形色一受天地譔盬

之氣則駁而不純雜而不精食之不致疾者幾希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賈氏曰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祀○陳君舉曰宗廟之割亨與王之食同掌是供王之食者此官也供宗廟之食亦此官也以見王以生道事親不以神道遠親意○賈氏曰上言掌割亨煎和之事此不言煎和者鬼神尚質不貴褻味凡燕飲食亦如之者謂王及后世子凡燕飲食皆內饔掌割亨之事也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

鄭康成曰共當爲具○賈氏曰具羞[illegible]羞庶羞也（賈氏曰即百二十品是也）脩鍛脯也（○賈氏曰謂加薑桂鍛治之者）刑鉶羹也膴腜肉大臠所以祭者（○賈氏曰[illegible]）○王昭禹曰胖牲半體也○史氏曰骨體之連骨者也鱐魚之已枯者也（[illegible]）

王氏曰此七物有掌之者有共之者各掌其物以待內饔共膳也蓋內饔掌王及后世子之膳則宜選取於羣有司以博珍善故也○史氏曰凡此七物又以共庖人焉故掌共其物以待共膳也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王昭禹曰好賜王以好而賜之出於私恩多寡無常推其所與而已（○史氏曰[illegible]）○王氏曰使內饔則親而私之故也饔人則內饔之屬人也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外饔所主在外○賈氏曰掌外祭祀及邦饗孤子耆老皆在外之事也

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

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

賈氏曰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皆掌其割亨共其脯脩刑膴如上所釋也陳其鼎俎謂若鼎十有二也凡賓客之事謂所陳之數如宰夫所云者皆外饔共之故云亦如之○史氏曰脯脩刑膴凡祭皆用陳其鼎俎兼有魚腊之實者以羣小祀不用牲者或用魚腊也

鄭康成曰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illegible]）

王昭禹曰饗以飲爲主行人所謂饗禮九獻之類是也食以食爲主行人所謂食禮九舉之類是也饗食又王所以待賓客之厚禮也（○[illegible]）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賈氏曰耆老對孤子則耆老者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孤子者謂死王事者之子○程伊川曰外饔酒正皆言饗耆老孤子則有食未嘗偏廢也周官言饗不言食亦以饗未嘗無食也特以食爲下而言老足矣必曰耆老者容老之以六十而上爲率歟以六十養於國故也○陳君舉曰饗耆老孤子掌於王之膳人見古人君民一體不厚己以薄人（○陳及之說見司門職）

鄭康成曰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賈氏曰[illegible]）

○鄭鍔曰養老孤其事在外外饔掌之宜矣士庶子在王宮亦以爲外事何邪蓋王宮官府之吏已有命位士庶子則未有命位或因作宮衆致之太子比之外事宜矣

史氏曰死事之臣忠義之家有親有子饗之致其勸也王宮之宿衛親且近旣巳均其秩敘頒其衣裘餘復饗之致其愛也致其勸則外之公卿大夫期以死而報上有國爾忘家之心非無家也知一死之後家不至於流離也致其愛則內之士庶子期以身而徇主有君爾忘身之心非無身也知此身之生盡出於君上也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賈氏曰謂出師征伐及巡守田獵○王昭禹曰此於勞還犒師酌其長帥所以有獻賜之禮獻以飲之賜以予之外饔則掌其脯肉之事 史氏曰師役用軍旅 [illegible] ○史氏曰小喪紀者一介之士以死勤事者之死喪陳其鼎俎如是爲王之臣孰不知以死爲上乎 ○賈氏曰謂夫人已下之喪 [illegible] 鼎俎

先王之世其饋餉飲食不過此數者平居節用用不過此而能使天下之臣悉歸於忠義功勳之域則飲食之恩不旣大矣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康成曰主爲外內饔煑肉者○鄭鍔曰鼎卦曰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況內外饔所掌上而宗廟下而賓客有王及后世子之羞膳有耆老師役之享賜乎故使下士四人專共鼎鑊之間使沃之以水爨之以薪各得其多少之量而不至於過則亨人雖微所係豈不重哉

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 才細反

鄭康成曰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旣熟乃脀于鼎○易氏曰鼎鑊之 [illegible] ○賈氏曰謂實水於鑊及爨之以火皆有多少之齊 [illegible] ○王昭禹曰 [illegible] ○陳及之曰水有美惡火有新舊無官府以掌其事足以傷生害氣

職外內饔之爨 七亂反 亨煑辨膳羞之物

鄭康成曰職主也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煑物也 ○史氏曰內外 [illegible]

賈氏曰膳羞則牛羊之物也 ○王昭禹曰 [illegible]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鄭康成曰大羹肉湆也 [illegible] ○鄭司農曰鉶羹加鹽菜矣 [illegible]

鄭鍔曰太古茹毛飲血所謂羹者血湆而已中古漸文則加滋味於是有鉶羹之薦去古旣遠人心滋表縱口腹之欲鉶鼎俎之味聖人懼焉故使祭祀之時薦太古之大羹

貴本始也記曰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所以交於神明者非食味之道也反本復古而已有大羹矣則鉶羹之有鉶羹矣乃薦今世之食示不忘其初也使亨人於祭祀共之謂其職亨飪之事不可不知其本也賓客亦共之謂大亨之時也荀子曰大享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使人人知本安有暴殄天物者哉○易氏曰禮之初始諸飲食是以貴之然豈特大羹而已哉醴酒之美而元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尚所以貴五味之本反女工之始亦猶是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鄭康成曰郊外曰甸[illegible]○王昭禹曰田是也○黃氏曰王藉在野故以甸名官有教民之義故曰師鄭氏謂共野物官之長禽獸魚鱉莫非野物而以稼穡先之重本也列於膳庖之後飲血茹毛在黍稷之先故本其所從來也[illegible]○王氏詳說曰王之耕藉其種則獻於六官其穀則藏於神倉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而已然種之所獻則見於天官之內宰穀之所藏則見於地官之倉人者蓋耕藉者雖為天官之事而藉田所在夫豈能外於地官鄉遂之間哉此廩人掌九穀之數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共米物饎人掌祭祀共盛所以同屬於地官

賈氏曰徒三百人特多者天子藉田千畝藉借此三百人耕耨故多也[illegible]

掌帥其屬而耕耨[illegible]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illegible]

鄭康成曰其屬府史胥徒也[illegible]○史氏曰以耒耜地謂之耕以金耘草謂之耨孟子曰深耕易耨是也○鄭康成曰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也[illegible]○王氏曰公田謂之藉以其借民力治之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則亦借民力終之故也王與諸侯各有藉田故甸師所耕耨謂之王藉

賈氏曰以時入之謂麥則夏熟禾黍秋熟則十月穫之送入地官神倉也○鄭康成曰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為長

易氏曰在穀曰齍在器曰盛[illegible]

王昭禹曰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為農者孰不勸於耕以天子所親耕者共齍盛則天下之為子者孰不勸於養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厚龐淳固於是乎成天子親耕藉田厚本之道孰大於是

祭祀共蕭茅

杜氏曰蕭香蒿也○鄭康成曰詩云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illegible]

王昭禹曰易曰藉用白茅是取茅以藉祭也齊桓責楚不貢包茅曰無以縮酒是取茅以縮酒也○王氏曰必用茅者謂其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也[illegible]

易氏曰蕭合黍稷亦以祭脂茅以共葅亦泲酒醴

王昭禹曰必使甸師共之以其出於王藉乃所以盡志也

共野果蓏之薦

易氏曰植生曰果桃李之屬蔓生曰蓏瓜瓞之屬○王氏曰為其非場圃所出故稱野焉薦於王藉共之則盡志而已[illegible]

陳及之曰甸師之徒三百人以耕耨王藉而又共蕭茅及

果蓏安所自出哉蓋古者田時之間無有廢地方禾黍未登疆場未當用者則以樹蕭茅及果蓏之屬故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雖帝藉亦不使荒蕪也

喪事代王受眚烖（眚生領反）

史氏曰人過曰眚天降曰烖國有眚烖王當祗畏以修德引咎以歸己故曰受○鄭景望曰國有大變毋乃粢盛不蠲鬼神弗享歟夫何使至於斯於是時也新王在疚欲請命于神祇而身受譴罰有不可得也故使甸師代行焉非謂使甸師受眚烖於己甸師掌耕王藉共粢盛者也故司其事（○鄭康成曰[illegible]甸人使以[illegible]藉田之神受眚烖[illegible]）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

易氏曰死與刑為二等重罪則死于甸輕罪則刑于甸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謂其罪之重者又曰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謂其罪之輕者○賈氏曰必在甸師者以甸師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為隱處故就而刑焉（[illegible]甸師非獄官以付刑殺）○王昭禹曰同姓有罪不免於死者義也刑而不暴於外者仁也非義無以公天下之法非仁無以顯同姓之恩○黃氏曰同姓死刑于是事人事鬼無二道也詩曰惠于宗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反道敗類近在其族教師之不至忝其先人寧不自愧乎死刑于是蓋自以為事鬼神之未盡怨恫之必不能免也記曰不與國人慮兄弟兄弟之有可慮嚮趾仁厚之化安在哉知此則知冢宰設屬大意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鄭康成曰役為給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鄭鍔曰耕耨之暇則率其三百之徒以採取薪蒸給內外饔之事[illegible]

人薪蒸亦出於甸則斂不及民於耕耨之暇人各採薪則無游手之人矣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愚案鳥獸魚鼈咸若皆其德撫之所致自獸人以下其不以時取之而共其膳亦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輔相萬物之自然非窮口腹之欲暴殄天物也

掌罟（罟音古）田獸辨其名物

鄭康成曰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賈氏曰名物者謂獸皆有名號物色也案夏官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各有一以為主無妨四時兼有罔也○鄭鍔曰辨其名物則取其所當取而無殺胎殀夭之過隨取隨得而無禮物不備之憾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揚謹仲曰䝗謂狼山獸山主聚故狼膏聚而溫麋澤獸澤主銷散故麋膏散而涼案月令仲冬陰極陽生而麋角解仲夏陽極陰生而鹿角解則知狼陽物其性自溫故冬獻之麋陰物其性自凉故夏獻之非必山主聚澤主銷也豈山物皆溫而澤物皆涼耶（○鄭鍔曰[illegible]）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賈氏曰時田謂四時田獵○鄭康成曰守謂備獸觸攫也（○鄭鍔曰[illegible]）

鄭康成曰弊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曰謂春火弊夏車

弊秋羅弊冬徒弊○賈氏曰注謂聚也
主見聚獸而止焉若今之走也○王氏詳說曰王之膳禽賓客之禽獻見於庖
人祭祀之獻禽見於夏官大司馬不有獸人令注于虞中
則何以待此等用乎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

鄭康成曰共其完者○劉
執中曰四時之田所獲生獸則囿人牧之于囿及其將用
獸人取之于囿以共焉其死而未共者則入于腊人

凡獸入于腊人

鄭康成曰當乾之也○史氏曰一爲乾豆入于腊人也

皮毛筋角入于玉府

鄭康成曰入玉府給作器用也
也○鄭鍔曰王者不以一己之私好廢天下之公用司皮
掌裘羽人角人皆須皮毛筋角以供邦用如使盡以入玩
好之府則國家何賴焉故先氏寘氏或言獻其皮角齒須
備或言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皆不言入于玉府蓋以供邦
用也若夫獸人𩡧人皆取於養蓄之地而非取於山林川
澤者惟此可以供王之玩好之用聖人特於三官言入于
玉府蓋以防人君縱私好以妨國用王氏何謂除其害則
不入玉府耶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賈氏曰凡田獵取獸者所有政令獸人掌之以其知田獵
之法故也

𩡧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賈氏曰馬融云徒三百人者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掌以時𩡧爲梁

賈氏曰取魚之法歲有五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
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者二也𩡧人云秋獻龜魚三也
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云陰用事木
葉落獺祭魚是十月得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
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惟夏不
取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諫之以其非時○鄭司
農曰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
藏僖伯諫之不從魯宣夏濫於泗淵里革諫之而止皆以
其非時也先王設𩡧人之官必責其以時者蓋有生之類
皆有孕育之時不欲併傷其生也

春獻王鮪（位軌反）

鄭康成曰王鮪鮪之大者○鄭鍔曰王鮪則
鮪之尤大者非常時所有唯春乃獻周頌之潛曰季冬薦
魚春獻鮪月令於季春言薦鮪于寢廟此𩡧人亦言春獻
王鮪王者皆周人之事宗周在西鮪魚非西周之水所有
前輩謂鮪魚岫居出河南鞏縣至春泝陽乃入西河至漆
沮上龍門以俟變化故周人取以獻新獻所無也觀其字
從有謂不常有

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
鱻薧凡𩡧者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鮮生也薧乾也○賈氏曰共王膳羞者共於膳
夫以供王也祭祀賓客喪紀所共者共於内外饔以膳夫
不掌祭祀之事也政令者凡取魚者所有政令漁人掌之
以其知取之時節及處所也

鄭鍔曰魚之爲物或用其鱻者或用其薨者獻人當辨之以供用事至尊則先事而預辨故言辨而後言供祭祀賓客喪紀則臨事而始供故言共而不言辨漁者取魚史政今於漁人稟命而行則無數罟竭澤之害靈沼於牣圉囿洋洋常有以供禮食而無闕也

凡獻征入于玉府

賈氏曰謂近川澤之民於十月獺祭魚之時其民亦得取魚水族之類其中蠙胥之事堪飾器物者所有征稅漁人主收之送入于王府以當邦賦也○王昭禹曰文王之時澤梁無禁而周公之法則漁人有征蓋方商之季山林川澤宜弛以與民故無禁成王之時民之財用已足苟若無征則民之棄本者衆故征之所以抑末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通志堂

鄭鍔曰鼈龜蜃之類莫不有甲名官特以鼈何也蓋龜主用以卜蜃主用以飾器皆不專主於食有甲之美而食者之衆無如鼈詩曰炰鼈鮮魚曰炰鼈膾鯉莊子言擉鼈於江甘味尤美而食者甚衆獻尊者物宜取其美則其名官宜矣○賈氏曰鼈人腊人之類有徒無胥徒則足不假長帥

掌取互物

鄭司農曰互物謂有甲𦐇胡龜鼈之屬

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

賈氏曰言以時者即下經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王昭禹曰先王之於物愛之而弗仁惟其弗仁故有以取之惟其愛之故取之必以時

鄭司農曰貍物龜鼈之屬○鄭鍔曰貍藏泥中者宜以籍取若魚則游浮水中此亦兼言籍魚者冬寒則魚貍于泥至春乃上水此以籍言之殆取魚於冬也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劉中義曰春獻鼈蜃用之春也陽在內其美可獻而非生育之時也秋獻龜魚用之秋也伏藏之物浮泛在外育生既畢可食矣

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

鄭司農曰蠯蛤也

鄭康成曰蠃螔蝓也杜氏曰蚳蛾子也○賈氏曰按醢人有蠯醢蠃醢蚳醢故以此三者授醢人○王氏詳說曰按宣公濫于泗淵里革諫曰澤不伐夭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蟲舍蚳蝝古之制也說者謂蟻子可以爲醢也然里革以舍蚳爲仁而周公以蚳醢爲禮何邪蓋宣公之夏濫非時也周公以時取何不可之有

史氏曰邦之籍事凡非網罟可取而器之有類於叉可以得魚鼈者皆是也先王設鼈人之官非爲口腹爲先王寢廟籩薦以終曰祭祀而已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腊之言夕也○史氏曰凡腊皆乾肉也田獸之獲或有多寡乾豆之物在所先者故必以爲腊焉

通志堂

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賈氏曰凡乾肉以下並是獸人所共[illegible]

鄭司農曰膴胖肉也○鄭氏曰胖讀爲判[illegible]半體○史氏曰腊有骨脯去骨膴全體胖半體禽獸之形有大有小小而全羹大而半羹取其易乾○王昭禹曰膴胖既掌共於內外饔腊人又掌共之者蓋由獸人入于腊人田腊人入于內外饔也

凡祭祀共豆（音著）脯薦脯膴胖凡腊物

鄭康成曰脯非豆實當爲羞脩之誤也[illegible]

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賈氏曰所共共外內饔也○史氏曰先王之設腊人意若曰吾不困田之所獲以儲待之一有闕焉使之弋獵以求則不勝其擾將人與物俱斃吾之所享幾何而使寰區之內飛潛蠕動不聊其生哉然則儲之以待用所以廣王者好生之德

劉迎曰宰相內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而遂萬物之宜者一動植一蟲魚皆宰相造化中物此伊尹所以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丙吉之於牛喘亦止車而問皆宰相責也膳人獻人安得不屬於大宰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八

天官冢宰下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醫師衆醫之長也[illegible]○陳宏甫曰人之一身之用與天地同有餘則損不足則補天之道也自非達得造化消息盈虛之理如何會知得人身中氣偏之所在此直是絲毫不可差如後世庸儒安能了得此事所以成周以士大夫爲之

薛平仲曰膳夫自庖人至腊人既聯事以共其職矣食醫一官屬焉可也特別而置諸醫者之列固人主護養之道然護養之道人主之所能有也君子之所能效也彼天下之民其孰能知節於此哉不知所以節之則陰陽之寇每易以乘隙而傷其和而疾病見矣先王不忍厚已以忘民也是故先於食醫則有醫師以掌分治民物之疾病後於食醫則疾醫瘍醫獸醫次第而設焉蓋仁出於身而加於民愛乎物實自夫一飲一食之間推之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劉執中曰醫師掌醫之政令則聚其毒藥有州土之宜有采取之候有治煉之方有攻療之制悉預知之然後可以共醫事○鄭鍔曰治病之法亦有用善藥以補治之者不必皆用毒藥說者云巴豆狼牙之類藥之有毒者也人參芎藭之類藥之無毒者也此言聚毒藥蓋謂以毒爲主也愚以爲不然瘍醫云以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則毒與藥二物也藥之毒與夫藥之不毒者皆不可以卒求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則不可不蓄收而預備也

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illegible]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賈氏曰疾病者謂若疾醫所云也兆瘍者謂若瘍醫所云也二者皆造醫師醫師則以疾病者付疾醫兆瘍者付瘍醫〇史氏曰[illegible]

歲終則稽古兮反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王氏曰簿廩稱事然後能者勸而不能者勉〇王氏詳說曰小宰於百官府則以叙制其食宮伯於宮中之官府則均其稍食此曰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皆食功也

鄭康成曰全猶愈也以失四爲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illegible]

史氏曰計其所失爲之殿最則爲醫者惟恐其失之矣

食醫中士二人

賈氏曰宰夫疏曰食醫府史胥徒俱無以其專官行事無所須故也[illegible]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illegible]

賈氏曰六食以下皆膳夫所掌此主調和而已其六食等義非在膳夫[illegible]

陳及之曰食醫醫師之屬其職專和飲食而不治醫事者也蓋人之疾病未有不自飲食致之能防於未病之前則疾鮮矣故有庖人内饔辨鳥獸魚物腥臊之不可食者而食醫又以法調和食飲膳羞之齊亨人給水火之齊内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式之法教九御以時御叙于王所其防微杜漸皆所以謹疾無所致疾故食醫不治醫事也若待其已病然後療之此後世之事非先王之制

凡食齊眂春時羹齊眂夏時醬齊眂秋時飲齊眂冬時

賈氏曰眂猶比也羹若大羹鉶羹等醢人醢人惟有醢醢不言醬即豆醬也公食大夫禮公親設醬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〇方氏曰齊與王制遲速異齊之齊同食齊則黍稷稌粱之類羹齊則雉兔雞犬之類醬齊則醢醢醯菹之類飲齊則水漿醴涼之類食齊視春因以溫爲主然食養物而生之亦春之事羹齊視夏因以熱爲主然羹熱物而化之亦夏之時也醬齊視秋因以涼爲主然醬辨物而成之亦秋之事飲齊視冬因以寒爲主然飲潤物而清之亦冬之事〇史氏曰非謂於四時各供其品言其所宜之氣耳宜溫眂春宜熱眂夏宜涼眂秋宜寒眂冬一食之間具此四氣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易氏曰春爲木味多酸以養肝夏爲火味多苦以養心秋爲金味多辛以養肺冬爲水味多鹹以養腎脾土旺於四季故皆調以滑甘

史氏曰非謂四時各專一味謂之多者就五味中使一味勝焉以養其氣也如春則肝用事用則勞勞則損損則四藏勝而疾生焉尚直作酸唯酸爲主可以引諸味以益肝氣而使適平夏之苦秋之辛冬之鹹莫不皆然調以滑甘者則交和爲五味之本也在五行曰土在五常曰信在五藏曰脾脾養五藏土旺四季而信於四端無不用者若甘之總五味也〇鄭康成曰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内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

王昭禹曰溫熱寒涼天所造以養萬物者也酸苦辛鹹地所化以養萬物者也人之一身常與天地流通則其氣味

之所養又安可違此溫涼寒熱之所御必在順四時之[illegible]
酸苦辛鹹之所節必欲順四時之味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
苽音孤
鄭康成曰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鍔曰膳食各有相宜
者又當會而合之使氣味相成牛土畜也稌稻也澤中所
生與土畜相宜羊火畜也黍高燥所生與火畜相宜豕水
畜也稷北方之穀與水畜相宜犬金獸也粱西方之穀與
金畜相宜鴈陽物也麥秋種而夏熟得陽氣為多與鴈相
宜魚水物也苽者米之生於水者也與魚相宜凡此皆氣
味相宜者也○楊氏曰所以養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凡
此皆衞生之道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君子之食恒放方往反焉
王昭禹曰君子與王貴賤之分不同而養生之理則未嘗
異故膳食所會之宜皆得以放王而自養焉
黃氏曰秦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
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主不
能御吾是以云良臣將死也夫師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
身體冢宰之事也周冢宰必兼三公使其燥濕寒暑之不
戒飲食起居之不節而疾生焉則何以為師保故食藥之
調適飲膳為詳而醫師奉王之事屬於冢宰豈苟而已哉
鄭節卿曰古者史官樂官與醫卜之官皆世其業不兼官
不貳事惟其不精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

惟醫為難精惟疾病不可不謹先王豈敢以一人而兼二
三人之能哉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不兼於治病
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不兼於外證瘍醫之下有獸醫
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必求其精不敢計其冗先王之
仁也
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
賈氏曰疾輕病重論語註疾甚曰病○王昭禹曰安強得
於氣之和疾病由乎氣之乖善醫者審其源亦貴乎成養
氣為本蓋五藏六府之氣均則疾病無自而作一或盈而
有餘一或虧而不足則偏勝而疾病因之以起所謂養者
言之使其氣一於充實而後已下文以五味五穀五藥養
其病是也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illegible]首疾夏時有痒[illegible]反疥音介疾秋時

有瘧[illegible]寒疾冬時有嗽[illegible]反上[illegible]反氣疾
鄭康成曰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首疾頭痛嗽咳上氣
逆喘也
史氏曰四時皆有癘氣人感之者謂之癘疾夫人之一身
沖和之氣彌滿四體一有虧失則內氣必消外邪客氣乘
之以入而癘焉如置杯於水外水得入者內水虧也故疾
醫之職必先於調養其內氣消耎則傷之者衆冬傷於寒
春必為溫夏傷於暑秋必為瘧寒氣蘊伏春溫激之故熱
生焉此疾必先頭痛也暑氣蘊伏秋涼激之故寒生焉瘧
寒者脾寒也言此疾必先寒至也熱之餘毒客於肌膚而
不散故夏必有痒疥之疾寒之餘毒傳於華蓋而上升故冬
有嗽上氣之疾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鄭康成曰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illegible]五穀麻黍稷麥豆○[illegible]五藥草木蟲石穀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也[illegible]

王氏曰素問曰形不足温之以氣精不足補之以味味養精者也穀養形者也藥則療病者也養精為本養形為次療病為末[illegible]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鄭康成曰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聲宮商角徵羽也○[illegible]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illegible]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illegible]

○王昭禹曰素問曰五臟之象可以類推五臟之音可以意識五臟徵驗可以目察○王氏曰望其氣又聽其聲又觀其色以眡其死生不過五以味穀藥養其病亦不過五則以物之更王更廢更囚更死不過五故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賈氏曰此驗其脉候九竅與所眡為兩兩與九藏為參○[illegible]

鄭康成曰陽竅七陰竅二竅之變開閉非常○[illegible]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藏之動謂脉至與不至○賈氏曰正藏五者謂肺心肝脾腎並氣之所藏故得正藏之稱又有謂膀胱大小腸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為九也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膀胱為津液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寫而不實實而不滿若然此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膽為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illegible]

史氏曰九竅在外九藏主之兩之以外證之變動參之以九藏之脉息始能決之

王昭禹曰難經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脉而知之謂之巧望以五氣望而知者也聽以五聲聞而知者也問以五味問而知者也診九藏之動切脉而知者也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賈氏曰以疾醫中士八人各有能故使分治之也[illegible]

鄭康成曰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為後治之戒○[illegible]

瘍醫下士八人

王昭禹曰氣乖不和則為病血壅不行則為瘍病以氣而其傷在藏府瘍以血而其傷在肌膚此疾醫所以治內而瘍醫又有以治外也○鄭鍔曰瘍者疾之至惡治之尤難伯牛有疾說者以為癩孔子曰亡之命矣夫荀偃癉疽生

瘍於頭至於大病目出而死信夫為疾尤惡非他醫所能愈故特設一官

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之六反）藥劀（古八反）殺之齊（才細反）

王氏曰腫瘍聚而不潰潰瘍潰而不聚金瘍刃創未必折骨折瘍折骨未必刃創（[illegible]）

鄭鍔曰王安石謂疾之惡者藥或不能攻則有祝焉乃引素問上古移精變氣祝由之說以為證（[illegible]）

愚攷醫之用祝理或宜然今世有以氣封瘍而從之者正祝由之遺法也祝之不勝於是用藥藥或不能去必劀以刀而去惡血劀而不愈必殺之以藥而食其惡肉凡四法各有淺深之度故言齊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音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鄭康成曰止病曰療攻治也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皆盡出

王氏曰以五氣養之生之也獨於瘍言素問曰形不足溫之以氣瘍之治宜以氣也而以五氣養之反在以毒攻之之後則必先除其惡然後可養也（[illegible]）以五藥療之治之也凡療瘍者五毒五氣五味亦所以療之也而獨言以五藥療之者以藥為主也（[illegible]）鄭康成曰節節成其藥之力也（[illegible]）

史氏曰治療之序五毒攻之利法也自內作者血氣壅滯不利不癒自外受者毒必相資不利不癒利已則腸胃虛以五穀之氣補之以五藥之良調之以五味之中節之則

內和而平外疾去而支膚全矣（[illegible]）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鄭鍔曰先攻以五毒後療以五藥豈其五藥並用而求一物之幸中哉又當視其病之所損者而嘗其味以養之也其有損於骨則以酸養之酸之味由木所作木強能立事可以強其骨有損於筋則以辛養之辛之味由金所作金能鑠合異物可以收其筋有損於脈則以鹹養之鹹之味由水所作水能流行可以柔其脈有損於氣則以苦養之苦之味由火所作火氣炎上可以作其氣有損於肉則以甘養之甘之味由土所作土能含載萬物可以生其肉有損於竅則以滑養之滑石之性能滑物而通之可以利其竅凡此皆療瘍之法也（[illegible]）

史氏曰瘍之作本於壅滯鬱結藥之用專於通利疏導則疾何由而有譬之治國上情下宣下情上達無有壅蔽之患治斯疑矣然則用宣利之藥者瘍醫之大法至於血氣之虛實在乎用藥之多寡如盤走圓貴乎得其意而已

陳及之曰醫官之屬自萬民疾病及禽獸無不治療而王

朝公卿大夫士則不主治之何也蓋卿大夫士權力足以致之財賂足以使之故治不在上之人設官掌之也若萬民之疾病良醫既不肯治非設官以治之則人有死非其命矣

獸醫下士四人

鄭鍔曰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有賴其力用其力而不治其疾則種類浸潰以死何以供用自漢以來如張里以馬醫而擊鍾黃憲乃牛醫之子則獸醫者豈非爲牛馬而設

愚案人爲萬物之靈君仁民而後愛物故人之爲醫二獸之爲醫一

掌療獸病療獸瘍

史氏曰疾與病一也分言之則疾淺而病深俱治之者貴人也至於獸醫則療獸病而已不問其疾彼其口不能言

通志堂

不食水草而將之衰亦先王之所不忍醫固不可無也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以首之

鄭鍔曰獸與人異類不可求於言語痛癢之際故其病爲難知療之之法則先灌藥劑以行之行則知其病之所在然行之不已則其病浸劇又當節以止之蓋先動其脉氣脉氣不發無從用藥因其氣所發動之處從而養之則其病可除若療其瘍亦灌以藥既灌則括其惡肉以發其惡然後外附以藥內養其氣而用芻秣以食之此療獸瘍之法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史氏曰疾醫於人死則書其所以而獸醫於獸死則計其數而已其詳略不同者先人後物之意所謂計其數而後進退之者隨其熟故之有無而予奪其食醫師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是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酒正酒官之長○黃氏曰宮正宮伯之掌宮室居處之正也膳夫庖人之事膳羞飲食之常也酒醬醯醢宜聯膳飲舍次帟幕宜聯宮室離之而在醫師之後其下遂列府藏嬪御之官蓋以爲厚味腊毒游觀怠荒貨賄逐至聲色縱欲皆足以致疾其在典章雖不可已而可節其在人情雖不能免而可戒是皆大宰之所當知自秦以來宰相不復預此凡人主共養盡屬少府乃爲天子私人夫豈惟宰相不得預而醫卜史官加諸吏左右曹則與聞政事矣尚書密掌樞機則權侔宰相矣

薛平仲曰酒以行禮固不能不用而酒以亂德尤不可輕

通志堂

用觀酒誥一篇周公之慮悉矣則設官分職之際豈苟然哉故於酒正之官則以命士而掌政令以式法而授酒材而爲酒爲漿者則以奄官女奚主之蓋酒正以如是之式而畀之酒漿之人爲如是之用以入于酒正之府內不可以妄爲而外有可稽驗事制曲防之意遠矣

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

王昭禹曰酒之爲物以承祭祀以供賓客以養老病以行愛敬之情一事不可遺一禮不可闕先王由是設官以掌之然所謂政令非特釀造供承之事勿豢爲酒非以爲禍而酒之流實生禍故始乎治常卒乎治亂則酒正之掌政令亦所以謹酒也

鄭康成曰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

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illegible]）○鄭司農曰授酒材授酒人以其材也（○賈氏曰酒材卽米麴糵○王昭禹曰[illegible]以爲酒者皆其也）鄭康成曰公酒謂鄉射飮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也（[illegible]）陳及之曰三代無榷酒法酒誥禁羣酒自闘爭甚嚴令酒正酒官不掌禁酒至地官司虣禁飮食于市者秋官有萍氏掌幾酒謹酒蓋先王所以爲酒者爲祭祀賓客設也自酒正之外官府不得私醞每歲給其秩酒惟鄉遂官長有鄉射飮酒之禮則醸未可知矣然酒正內官也以下又皆奄人女奚爲之勢不可以呵禁外事而萍氏刑官之屬司虣市官之屬俾之謹察酒禁則順矣後世專立酒官務在榷酤恐齊民奪其利故禁察酒亦有職先王無此意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音汎）齊二曰醴齊三曰盎（[illegible]）齊四曰緹（音體）齊五曰沈齊

賈氏曰辨者言不自造酒直辨五齊之名但知其清濁而已○王昭禹曰五齊用以祭祀每有祭祀其造作必有量數故曰齊焉

鄭鍔曰太古有明水以爲醴其後乃有元酒元酒之後又有五齊五齊之後乃有三酒至於酒則其味厚矣味之厚者先於薄味之薄者生於元去古益遠則禮文益變然五齊雖生於元酒而五者之中亦自有厚薄之齊自泛之醴自醴之盎自盎之緹自緹之沈非色不同也味亦不同非惟厚薄不同清濁又不同其齊不同則其名不同其名不同則不可以不辨故使酒正辨之蓋元一變始有泛齊成而泛泛然而滓則浮而上泛齊一變始有醴齊成而汁滓相將其體則厚而甜醴齊一變始有盎齊成而滃滃然白味得中（[illegible]）過此以往然後有緹齊其色紅赤（[illegible]）是酒（[illegible]）故名曰緹緹言其是酒也（[illegible]）禮之近人情[illegible]其至也此泛所以處五齊之先而沈所以處五齊之[illegible]皆用以事神記曰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謂承天之祜又曰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醆則盎尒澄則沈尒酒正辨其名然後辨三酒四飮之物因名然後有實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史氏曰三酒而辨其物者謂之形已成兼以共人飮取其能養陽能合歡也○王氏曰五齊言名三酒言物五齊以

祭祭則致其義名者義之所出故也三酒以飮飮則致其實物者實之所效故也○史氏曰事者方有事於糟漉昔者熟之而可久清者澄之而可飮（[illegible]）○王氏詳說曰以昔酒爲久則知事在昔之上爲近而清在昔之下爲尤久也以事爲有事者之酒則昔爲無事者之酒而醆爲諸臣所酢者之酒矣蓋祭祀之禮有行事者有預陪祀而不得行事者事酒昔酒其出於此若夫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蓋九獻之禮王及后皆四而諸臣一王酢以醴后酢以盎諸臣所酢以清白而已是不敢與王之神靈等

辨四飮之物一曰清二曰醫（[illegible]）三曰漿四曰酏（[illegible]）

王昭禹曰飮於三酒爲薄於五齊爲厚亦人所飮者故亦

言辨其物○史氏曰[illegible]鄭
鍔曰清則泲醴而爲之醴至厚而濁泲之則清而可飲[illegible]
則醇粥以爲之比於醴則少清漿則截漿之可飲者[illegible]
[illegible]酏則稀粥之可飲者○王氏[illegible]皆粥也[illegible]○賈氏曰案
漿人有六飲此言四者鄭注漿人云酒正不辨水涼無厚
薄之齊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
其酒

賈氏曰自五齊以下並是酒人漿人所爲故直掌其厚薄
之齊

史氏曰備之三酒副之四飲而饌設之味以之共王則務
耳后及世子酒飲之數未必全共而饌設之味未必全享
○賈氏曰饌謂饌陳其共設之也○王氏曰后世子之飲
與其酒共之而已弗爲之饌○王昭禹曰此不言五齊則
五齊獨用於祭祀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下同中祭再貳
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易氏曰酒正初以式法授酒材及成又以式法共用不可
多不可寡也○賈氏曰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八尊此
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爲十六
尊不言者舉正尊也
賈氏曰先鄭謂大祭天地中祭宗廟下祭五祀其實天地
自有大祭小祭宗廟亦有次小後鄭之說皆據司服六冕
差之也
鄭鍔曰祭祀之禮以神事之則用五齊以人養之則用三
酒其尊有八酒正以法共之其實本以事鬼神三酒之[illegible]

不一始焉以酌獻終焉以酢諸臣貴其有餘而不欲其褻
是故大祭度用一尊則用三尊以爲副貳中祭度用一尊
則用二尊以爲副貳小祭度用一尊則用一尊以爲副貳
祭之大則所酌者多祭之小則所酌者寡此所以爲降等
皆有酌數取足而無乏耳唯尊中所實齊酒專以事神而
不以飲諸臣不用副貳之尊器之大小量之多寡俱有一
定之數蓋五齊雖以致禮之文無實則近於僞而不誠非
所以交神明之道故雖不副貳亦皆有器量乃所以致禮
之實
愚案酒之有貳謂既薦鬼神而後以鬼神之福爵羣臣
所以廣神施也大祭天地用三貳謂天地之施廣而周
中祭宗廟用再貳謂宗廟之設施視天地雖殺而猶廣
小祭山川用一貳謂山川之施爲微大抵皆是廣神之
惠澤以及下記曰祭者澤之大者也上有大澤則惠必
及下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
奉之

王昭禹曰禮酒謂致享于賓客之酒饗以訓恭儉爵盈而
不敢飲爲禮而已
史氏曰后之賓客公卿之妻燕見而飲也○王氏曰建國
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爲祭服
王獻而后亞祼王親牽射牲后親徹豆籩賓客則亦王祼
獻而后亞獻則王致酒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
鄭鍔曰醫與酏則必糟而不泲蓋泲則清而不濁糟則濁
而不清后與王同體故所用之物不無少屈也○易氏曰
酒正以奉王也不以奉王之職奉賓客故使其士○鄭康

成曰士謂酒人槩人奄士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易氏曰燕朝之暇王所與飲酒或與同姓之伯父叔父或異姓之伯舅叔舅或公卿大夫之賢而親也○王昭禹曰饗以訓恭儉燕以共其多寡之計（黃氏曰燕飲無算爵故共其計左傳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三爵[illegible]酣非禮正奉之以共其計也）鄭鍔曰說者謂王者之尊不可拘以有司之法制今既奉其多少之計何也蓋至尊之酒不可以常禮拘至於燕飲則不得不爲之防紂爲長夜之飲後至於喪六百年之業由無節之所致不參計於禮飲而奉於燕飲使王知其過多則自爲之戒其慮遠矣示意惠故燕飲酒取醉而已不若饗之爲有節然當防其過焉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鄭鍔曰饗禮之嚴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所以訓恭儉

而此言共酒無酌數何也蓋此所謂饗非大饗也以饗士庶子之在王宮也有宿衛之忠勤或用酒以飲之所以勞其功耆老之子孤子之父死於王事閔其惸獨無依或用酒以飲之所以念其功其享之也不過以醉爲度示恩意之厚耳（○劉中義曰饗是昌中之禮饗禮凡士之老幼必盡其量而共之）○鄭節卿曰燕羣臣嘉賓所以恩之也享士庶子所以任之也饗耆老孤子所以報之也太拘則懽不洽賓主百拜酒止三行然所以使之醉酒飽德也共其酒無酌數則曲盡其情而極其懽未醉而威儀抑抑既醉而威儀怭怭矣夫外嚴於分而內則懷之以恩生蒙其力而死恤其老幼仁之至義之盡也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易氏曰賜即賜予頒即匪頒皆出於祿秩之外法即大宰九式之法皆以其式法行之則好賜匪頒雖王者非常之恩亦無非天下之常法○鄭司農曰有秩酒者給事中子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于今秩之○王氏曰秩酒有常賜之酒也鄭氏以王制九十日有秩謂有秩酒者老臣也老臣固有秩酒然有秩酒則非特老臣而已授以書者使知其所得之數授以契者使執之以取酒也

史氏曰賜頒者時有所予之橫賜秩酒者月有所給之定數也

劉執中曰酒雖出於酒人莫不關於酒正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鄭康成曰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賈氏曰受用酒是酒人也

愚案一酒至微尤不少置非足督責之察要之一事廢

則一職廢今日之不治他日必有不勝治之嘆故日入其成月入其要經特於酒正見之意者三百六十之職無時不然

王氏曰特謹其出異於其餘物法酒之意也必小宰聽之則可出納之正而正其不如法者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易氏曰日入其成計一日之出月入其要計一月之出小宰聽之計所出而已未計夫入焉至於歲終然後小宰以所入之要而致於大宰大宰乃以初授式法之多寡而會一歲之所共所用蓋將以酒式而行誅賞也

愚案不會者非直縱之飲也王燕飲而必共其計爲嘗不計之有司嚴奉酒之吏乃所以默制人主也

劉執中曰國之儲貳政之本原未可以酒亂其性焉聖人

謹微如此
鄭鍔曰酒正掌酒之政令其始以式法授酒材彼違式而
酒惡不可以無誅如式而酒美又烏得而不賞故曰以酒
式誅賞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王氏曰鄭氏以奄爲精氣閉藏者蓋民之有是疾先王因
擇而用焉與蘧篨戚施直鎛聾聵司火瞽矇脩聲同
若以爲刑人則國君不近況於王乎若刑無罪之人而任
之則宜先王之所不忍
賈氏曰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亦府
史之類
鄭康成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
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賈氏

曰言女酒三十人則女酒與奚爲什長若胥徒也奚三百
人以其造酒故多也
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史氏曰五齊三酒酒正授式法酒材爲者酒人醞釀之也
鄭鍔曰周禮有兩世婦一在春官以卿一人爲之一乃天
官內宰世婦與九嬪爲列者也先儒以此世婦謂宮卿之
官掌女宮之宿戒者殊不知內宰之世婦於祭祀之時當
涖陳其具酒人乃奄人也奄人固宜與內人聯事則其聽
世婦役也宜矣安可以爲春官之卿耶○史氏曰酒非常
用必祭祀之餘因以爲飲周公誥康叔曰祀茲酒則祭祀
方用酒明矣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則因祭祀而爲飲
亦明矣有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其奉酒於內則
受世婦之役而世婦亦惟祭祀用之而已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王氏曰饗酒爲禮而已故謂之禮酒燕以示慈惠故燕酒
謂之飲酒[illegible]
[illegible]也○王昭禹曰非特供其酒又奉其事○黃氏曰酒漿籩
醢皆內事宗廟之祭祀賓客之饗食王后行禮於此世婦
詔之酒正不與故酒人共酒而奉之直致內事鄭言酒正
使之非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后夫人之
職也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鄭鍔曰凡事則不一事也皆共其酒則酒之用亦不一矣
酒之用不一則其費也廣酒正既共其酒必以數入于酒
正之府若酒人不入其數則酒正何以日入其成月入其
要哉入與凡獻征入于玉府皮毛筋骨入于玉府之入同

○鄭康成曰凡祭祀小祭祀也○王氏曰祭祀共酒以往
則自有奉之者往待其令而已○鄭鍔曰祭祀共酒以往
不必自往宮中祭祀聽世婦之役在外之祭祀不必自往
賓客之來于國有歸饔餼之酒所謂上公壺四十皆陳侯
伯三十有二皆陳是也陳則設之於堂東自有掌客往爲
酒人奄者也不當從事於其間[illegible]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王昭禹曰酒漿皆人所飲有酒人又有漿人者蓋其造釀
異法故異職也○鄭康成曰女漿女奴曉漿者
愚案酒漿籩醢醯鹽冪等人皆以奄爲之以此等人只
可給役使不可使入王之燕寢
掌共王之六飲[illegible]醴涼醫酏入于酒府
史氏曰[illegible]四飲[illegible]共王之六飲蓋酒正辨其清

濁醇醨六飲之中唯水爲清冷所以和酒涼爲寒粥所以
授酒隨汲而有隨取而辨厚薄之齊不必辨所以不言○
鄭鍔曰飢食而渴飲人道之常飲以水爲主其水豈可以
常飲哉用米以將之於是而有漿漢人謂之截將言其米
汁相載也自漿而爲醴則稍厚而可飲自醴而爲涼則又
雜糗飯之水以爲飲也曰醫則釀粥爲醴也曰酏則薄粥
也酒正有清而無醴此有醴而無清清與醴一物也醴之
厚泲之則清也○王氏詳說曰醴有清有糟清泲也糟醇
也以可飲言之則曰醴以泲之清言之則曰清醴恬可飲
故五齊六飲皆有醴楚元王爲穆生設醴卽此也○薛氏
曰內則有醴清糟酏漿醷濫而無水涼醫玉藻有水漿酒
醴而無涼醫者清醴之泲也糟醴之濁也酏內則所謂酏
也醴內則所謂黍酏也醫內則所謂醷也涼內則所謂濫

也水涼之末非酒正之所辨故內則無水涼亦以其略而
薄之也漿人六飲始水玉藻五飲亦上水反其本也酒在
飲中非用漿人之法故漿人六飲無酒玉藻五飲有酒異
代之禮古者於五飲六飲醴爲多○王昭禹曰酒以用於
祭祀爲主若漿則主於飲而已故漿人但言共六飲而未
嘗及祭祀○鄭鍔曰必入于酒府者以共王之飲則酒正
職當共奉之故耳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
之

黃氏曰飲常須也以共賓客謂之稍禮常日稍用之非必
備六飲禮飲后夫人致稍禮漿人共不由酒府繼粟繼食
之義○賈氏曰夫人謂三夫人致飲于賓客助王養賓亦
致于客館清醴糟之泲者卽酒正一曰清也醫酏不泲者

此二飲與后同而奉之者亦使漿人奄士奉之○王氏曰
夫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則猶冢宰之有好賜予也蓋上
下內外小大相成爲禮之所以立也○鄭氏曰亦酒正使
之也○賈氏曰以酒正不使其士奉之者也

愚案或疑后之所致有醫有酏夫人所致於醫酏之外
又有醴后所致者精而奉之至夫人所奉於醴則清之
於醫酏則糟之則夫人所致若有加於后何也不思后
之致飲共於酒正之府者在所不必言特醫酏糟皆使
其士奉之士者康成謂酒人漿人奄士若夫人致飲不
可以供后之職奉之凡清之爲醴濁之爲醫酏糟惟漿
人得而奉之矣貴賤之等不待辨而可知

凡飲共之

王昭禹曰膳夫言凡王之饋飲用六清則上文共王之六

飲者乃饋食所共也此言凡飲共之非必饋食○黃氏曰凡飲曰而下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

愚案冰旣是飲食中用故次酒正

薛平仲曰凌人以掌冰爲職於酒漿無關也特屬於酒漿
之末蓋酒所以養陽冰之用所以禦陽也一身之血氣常
流於天地間陰陽節宣之不至則未有不致戾者豈足以
與天地同流故觀凌人之屬於酒漿之末則大宰佐王之
道密矣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鄭節卿曰周雖改正朔亦用夏正故凌人之職正歲十有
二月令斬冰[illegible]獲刈皆夏月也如詩七月流火
九月[illegible]日夏正若周正則不書月一之日二

之日是也○賈氏曰周十二月氷未堅也詩曰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三之日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與此周禮十二月藏氷校一月者幽地寒故納氷可用夏正月也

王昭禹曰斬取以建丑之月納藏以建寅之月蓋陰積而爲冬建丑之月陰雖已退而其氣猶盛陽雖已萌而其氣未浮陰氣有餘而强陽氣不足而弱斬而藏之所以宣助陽氣○鄭鍔曰氷不堅厚則不可取欲取諸氷厚腹堅之時故記則謂之伐詩則謂之鑿此則謂之斬○杜氏曰三其淩三倍其氷 [illegible]

[illegible]

李景齊曰藏氷將以備暑亦所以達陽出氷雖以禦暑亦所以助陰蓋陰陽之氣流行于天地間一氣不至則閉塞而爲災一氣或過則狂瘁而爲疾善防患者養其弱而抑其强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則鑿氷以達陽或損有餘以補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則出氷以禦暑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此也幽詩言王業所致之由而必有及於鑿氷冲冲豐言陰陽之和而無水旱疫癘之災者亦推其本於鑿氷出氷之得其道凌人一職豈非若緩而實急乎

春始治鑑 以著 凡外内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賈氏曰春謂正月也○鄭康成曰鑑如甀大口以盛氷置食物於中以禦温氣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啓氷○鄭鍔曰春分奎星朝見東方蟄蟲始出時將用氷始脩飾盛氷之器以鑑名之者左傳曰美澤可以鑑謂其光澤也

賈氏曰外内饔之膳羞 [illegible] 王及后世子并饗耆老孤子等二月之後皆須鑑以盛氷○鄭康成曰酒漿酒人漿人 [illegible] 酒醴見温氣亦失味○王昭禹曰膳羞感暑氣則易敗酒醴感暑氣則易酸必共氷以寒之也

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

賈氏曰祭祀謂天地宗廟社稷之事皆共氷氷有鑑則氷不消釋食得停久賓客謂諸侯來朝王禮之以饗及饔餼直共氷以往無鑑也

大喪共夷槃氷

鄭康成曰夷之言尸也實氷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王昭禹曰死必臭腐故用氷以寒之夷之言傷也沐槃曰夷槃移尸于堂曰夷堂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皆以哀傷爲主

夏頒氷掌事

賈氏曰頒氷頒賜羣臣也掌事主賜氷之多少合得與不合得之事○王昭禹曰陽氣過盛無以制之非徒有煩縟之患陰陽不和反傷人之形而疾癘作故夏之癢疥以陽氣傷於皮膚故也秋之瘧寒以夏陽之傷於府臟故也先王至是而頒氷者所以禦暑患也○薛氏曰鄭氏引春秋傳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以爲夏頒氷之證非也案左氏傳昭四年大雨雹季氏問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杜預以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是夏三月是時蟄蟲已出有温暑臭穢宜當用氷故以時出之後鄭乃於夏頒氷之言乃以西陸爲四月

立夏之時又引夏頒冰以爲說不知四月立夏則日在實沈之次轉而行南陸何以謂之西陸朝覿不然則左氏何以又曰火出而畢賦火出於辰即夏之三月也若出次必待四月立夏之時則何三月火出而畢賦乎鄭氏之說吾無取焉意者日在西陸火出於辰在夏爲二月是時方出冰夏則取而頒之耳頒非出也若必日在西陸寒氣盛而後頒冰非特不知頒冰之制亦不知西陸日行之度

秋刷

鄭司農曰刷除冰室當更納新冰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九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鄭康成曰籩竹器如豆者女籩女奴之曉籩者

薛平仲曰此數官者又以備膳夫之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十甕者也反覆求之則知周官敘次之意大抵官府之近於君者固其密於供奉之職而官女之密於君者尤其切於供奉之職然庖廚之當遠君子必處於外而酒醴之釀潔籩豆之靜嘉古人當責於內處於外者固宜以命士爲職責於內者亦宜以奄官女奚爲職然外而官府敬君爲有素先言共王而後言祭祀之用所以責其敬而已內而內人朝夕王所者也先言祭祀而後言共王之用所以養其敬也況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則纖悉委曲之誠潔靜精微之意使在內者各有事焉凡便嬖側媚之習不惟不敢且不暇矣○王昭禹曰先王祭祀內盡志以致其內心外盡物以致其外心水草之菹陸產之醢細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一物不可遺則一器不可闕籩豆簠簋禮之器也籩豆之事各有司存此籩人醢人之職所以立

掌四籩之實

鄭康成曰籩其容實皆四升○史氏曰籩以竹爲之所以陳乾物○賈氏曰四籩則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也四籩之實則麷蕡白黑糗餌粉餈是也

朝事之籩其實麷（芳勇反）蕡（扶云反）白黑形鹽膴（火吳反）鮑魚鱐（所九反）

鄭康成曰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

事也

鄭鍔曰宗廟祭祀有朝踐之事所以象事生朝時之所進當其祭之始也王酌鬱鬯祼尸后亞獻於是乎王出迎牲而殺之始行朝踐之事則后薦朝事之籩其籩中所實之物則曰麷曰蕡曰白曰黑曰形鹽曰膴鮑魚鱐也麷熬麥也○鄭康成曰蕡枲實也熬稻而白之熬黍而黑之鹽則築以爲虎之形魚則膴大臠以爲膴史氏曰膴肉爲大臠或擣乾以爲鮑或折乾以爲鱐○王氏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illegible]

王昭禹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蓋籩豆之實物産之雜也其數宜偶故朝事之籩其實麷蕡而下凡八物矣加籩之實菱芡㮚脯皆偶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音栗桃乾藤音老榛側巾反實

王氏曰饋食之籩豆以象食時所進○鄭康成曰乾藤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㮚而小○賈氏曰八籩則棗一㮚二桃三乾藤四榛五[illegible]○鄭鍔曰致女贄不過榛㮚棗脩以驗婦人誠實無僞則饋食之籩所實者皆致禮之實

總論九獻

陳蘊之曰九獻注疏已有成說但雜見於籩人司尊彝與其他官職今取注疏及禮圖之說類聚爲四蓋別而言之謂之九獻合而言之則有四節其一節曰祼凡經中所謂祼者是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二獻也其二節曰薦腥籩人所謂朝事司尊彝所謂朝踐是也后旣祼之後王出迎牲于門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王迎牲入廟麗于碑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爲七體薦于神坐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其三節曰薦熟籩人所謂饋食司尊彝所謂饋獻是也朝踐之後乃體解其犬豕牛羊烹而熟之后於是薦饋食之籩豆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其四節曰酳自饋食之後尸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後又薦加籩豆王以玉爵酌朝踐之醍齊以酳尸此七獻也后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酳尸此八獻也后酳尸後諸臣又以瑤爵酌齊獻尸司尊彝所謂皆有罍諸臣之所酢者以備卒食之三獻此九獻也以上九獻謂之正獻九獻之後遂行玉爵爲旅酬矣鄭氏又有朝獻再獻之說及圖說九獻異於注疏並於司尊彝見之

加籩之實菱音陵芡音儉㮚脯菱芡㮚脯

薛氏曰周禮言加豆籩則加爵之豆籩特牲禮主人主婦旣酳尸然後長兄弟衆賓長爲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鄭氏謂尸旣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誤矣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特牲禮獻用爵加用觚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王氏曰加籩豆以象饋食之有加

鄭康成曰菱芰也芡雞頭也㮚與饋食同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也○鄭鍔曰菱芡之類皆生於水以類推之則取物之深遠者所以致其物之難得也

王氏詳說曰㮚者㮚也能美味也故㮚爲饋食之籩亦爲加籩之實脯爲朝事之豆亦爲加豆之實詩云醓醢以薦

其周人之尚臨歟語曰周人以臬其周人之尚臬歟
羞籩之實糗餌(丘又反)粉餈(疾資反)
鄭康成曰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賈氏曰天子祭祀禮亡故取少牢大夫禮況之此當王酬尸內宰薦之于尸侑等者也
王氏曰羞籩豆則象其養之有羞也○鄭康成曰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粘着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賈氏曰[illegible]
王氏曰糗餌粉餈酏食糝食出於耕耨而用舂治之力爲多非若滇臨之薦可以久所以服其勤而致新也
黃氏曰四籩以司尊彝互考之爲鷹腥鷹熟爲兩節王行禮則加籩羞籩當爲后亞獻行禮故謂之加與羞皆用臬脯餌餈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賈氏曰祭祀言凡謂四時禘祫祭○鄭鍔曰四籩皆王后所薦籩人則實之耳其他祭祀則共籩中可薦可羞之物不共其籩有司自掌其器也○王昭禹曰薦羞皆進也薦羞則所進之物薦羞籩則致滋味爲[illegible]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鄭康成曰喪事謂殷奠時○賈氏以殷大奠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皆謂殷奠時也
王昭禹曰喪事賓客之事皆王之事籩人共其實亦共其籩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鄭康成曰於其飲食以共房中之羞○王氏曰籩人醢人皆曰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乃王及后世子以此共稍事而籩人醢人爲之共之也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官之具凡內羞之物則內羞所共爲祭事矣○鄭鍔曰籩人奄官所以爲王及后世子共之其職主籩又在內也○王昭禹曰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守其數不知其義也籩豆之爲禮皆王之所親行籩豆之爲器則掌於奄人女奚之屬所謂本在上末在下也
醢人(醢呼改反)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王昭禹曰四豆之實皆醢而已故以醢人名官○鄭鍔曰或謂籩豆者禮之器用籩以盛果實必用豆以盛菹醢既列籩人宜有豆人不設豆人而有醢人何也蓋醢必盛於豆而豆人所盛者不一物言醢則豆可知○鄭康成曰女醢女奴曉醢者
掌四豆之實
禮圖曰案考工記旊人爲豆高一尺又鄭注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盛昌本脾析豚拍之菹醯兔鴈之醢韭菁芹筍之菹麋鹿麕之屬
鄭注鄉射說云豆宜濡物○賈氏曰言四豆之實豆與籩並設節數與四籩同時
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他感反)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音卯)菹麇臡
鄭康成曰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史氏曰[illegible]
賈氏曰經云韭菹醓醢以下皆兩兩相配○鄭鍔曰韭也昌本也菁也茆也四物以爲菹醓也麋也鹿也麇也四物以爲醢醢亦謂之臡蓋同一法有骨爲臡無骨爲醢如全物爲菹細切爲齏名不同也○鄭康成曰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

王昭禹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以此薦新則韭亦祭之所貴醓醢以肉汁爲醬 鄭康成曰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

鄭司農曰麋臡麋骭髓醢 ○史氏曰麋似鹿而大○鄭康成曰菁蔓菁也茆鳧葵也

劉執中曰四時之田一爲乾豆共於豆實則醯之醢之餘則醬之皆所以奉祭祀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王昭禹曰葵草之細出者傾心向日則有欲意○鄭康成曰蠃螔蝓○史氏曰蠃蠯蜃蚳皆蛤屬

鄭司農曰脾析牛百葉蠯蛤也○鄭康成曰蜃大蛤蚳蛾子 [illegible] 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膞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

鄭鍔曰葵也脾析也蜃也豚拍也四物以爲菹蠃也蠯也蚳也魚也四物以爲醢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

鄭康成曰芹楚葵深蒲蒲始生水中子 [illegible] 箈箭萌筍竹萌

史氏曰兔醢出於陸故以水產配之魚爲出於水故以陸產配之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鄭康成曰酏餈 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 [illegible] 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一合以爲餌煎之

鄭鍔曰凡此四豆菹之與醢氣味相宜同爲一豆若夫醓醢則朝事之豆於韭菹用之加豆則於深蒲又用之魚醢於饋食之豆用之於加豆則又用之蓋一氣與味苟可以相成不嫌於再薦也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賈氏曰此一節與籩人同已釋於上

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

賈氏曰王舉謂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則醢人共醢六十罋以醢爲主其實有五齊七菹等 禮圖曰罋以盛醯醢高一尺受三斗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五分底徑六寸五分高一尺腹下漸殺六寸

鄭康成曰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麇臡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牒而不切麇爲辟雞兔爲宛脾則牒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齏菹之稱菜肉通 王氏詳說曰鄭氏於少儀釋之曰皆菹類是菹兼肉菜而言今言七菹皆菜類言齏則通肉菜而爲言豈非成周之禮有異於記禮歟

鄭鍔曰合是數者以實六十罋事至尊之禮無所不致其敬也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

賈氏曰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天子致饔餼與之醢也案掌客云禮上公饔餼有百二十罋侯伯百罋子男八十罋此共[illegible]五十罋合醯人所共醯五十罋共爲百罋此據侯

伯而言舉中以見上下

王昭禹曰非特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已凡邦事有用醢者皆共之

史氏曰物以乾養氣以濕養血籩實必乾豆實必濕濕則滋味具而血榮也故養人之血氣者豆實爲重觀鄉飲酒之禮爲養老設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不言籩者所主在濕味也王者養老袒而割牲執醬而饋醬亦醢也其豆之實也醢人之設王者豈私其口腹乎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王氏曰醢以酸爲尚然五齊七菹皆醯物也醢人職之矣醯人復共醯何邪蓋天下之味不過於禽獸魚鼈之屬其肉登俎則腐敗隨之不以鹽醯之其能久乎鹽曰鹹醯故醯之味專於酸鹹非酸不能收故醯不可以無醢此醯人之職所以設而醯之爲用亦不過乎菹醢之間○鄭康成曰女醯女奴曉醯者

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

鄭康成曰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賈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劉執中曰祭祀燕享所用之物酒則尊罍黍稷則簠簋肉則俎薦羞則籩醢醢則豆各有定數至於醯醢鄭氏曰甕或曰豆者甕之可備禮數而特久也豆之則以和齊菹而具膳也是醯人雖備五齊七菹以充豆實而不加之以醯則齊菹不成其味非可以爲備物故其職與醢人爲聯

賓客亦如之

賈氏曰下云賓客之禮據饔餼此云賓客亦如之據享食致之也○鄭鍔曰既言賓客亦如之又言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蓋賓之稍禮之時所共者少而饔餼盛禮則其數當五十此所以別言之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

賈氏曰此六十甕并醢人六十甕即膳夫所謂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史氏曰賓客之禮殺於王故共五十甕醢人共王后世子[illegible]不言齊菹此言齊菹以其與醢人共事義須配故兼醢人爲言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鄭康成曰女鹽女奴曉鹽者

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

劉執中曰鹽人之政令以鹽之産所不同而用異之亦異也故有刮於地而得者有凪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

者有以於井而爲者有積於鹵而結者○史氏曰鹽之政令非獨共鹽而已凡出納煎煉之事皆掌之[illegible]百事之鹽所用非一事所和非一物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

賈氏曰鹽鹽今之顆鹽○鄭康成曰散鹽鬻水爲鹽[illegible]

劉執中曰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於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散波之鹽散取其治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

[illegible]以鹽爲虎形以共食所示服猛也故以待朝覲會

同之賓客而副之散鹽者致物以懷諸侯也

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鄭鍔曰王之膳羞取其味之甜者爲之所以共飴鹽

凡齊事[illegible]鬻鹽以待戒令

鄭康成曰齊事和五味之事○劉執中曰鹽之煉者其色黑或化而爲水用以火煉治之則潔白如初而其味和矣故以待王之齊事和品味焉○鄭鍔曰[illegible]

[illegible]

鄭鍔曰先王於鹽只以待祭祀賓客膳羞之用初不以爲富國之資故周禮一書理財居半鹽獨無賦自管仲以後寖以爲富國之計遂至於官與民爭利豈先王之意哉

冪人[illegible]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鄭康成曰以巾覆物曰冪女冪女奴曉冪者

愚案以巾覆物者其間既有八尊六彝故亦屬酒正

掌共巾冪

賈氏曰巾則下經云王巾皆黼是也冪則冪八尊之類是也[illegible]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

賈氏曰疏布者大功布爲冪覆此八尊[illegible]○史氏曰尊之名止六此曰八尊者案司尊彝春祠夏禴獻象皆兩之秋嘗冬烝著壺兩之四時之間祀大山皆兩之是知每祀大尊皆設而爲二尊各加其一焉故謂之八尊

賈氏曰六彝者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此六者皆盛鬱鬯以畫布冪之[illegible]

王昭禹曰言疏則知疏布之素言畫則知畫布之密

薛氏曰鄭氏謂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以八尊用之天地又謂宗廟尚文以六彝用之宗廟也蓋祭祀惟宗廟有祼鬯人所謂凡祭祀賓客共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司尊彝於祠禴烝嘗閒祀則祼用六彝是六彝固用之於宗廟若夫八尊則司尊彝亦用於宗廟酒正於大祭中祭小祭則以五齊三酒而實之八尊則八尊固用之天地亦用之宗廟何獨曰尚天地之質意者八尊實而不酌示其質也故以疏布六彝用之以祼示其文也故以畫布然司尊彝有六尊六彝此言八尊者何也蓋司尊彝雖言六尊六彝而獨言十二尊六彝者祼用雞彝鳥彝之類是也十二尊者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夫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其朝踐饋食各用兩尊是也假如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犧尊其再獻用兩象尊則是四尊致用其餘八尊則攝而不酌耳烝嘗閒祀亦然

凡王巾皆黼[illegible]

史氏曰非獨冪尊彝凡用帨手覆物者皆是也[illegible]黼者繪以斧形而白黑半之[illegible]也白黑西北乾方之色而斧又有斷制之義皆君象也唯王得以用之所以象乾之剛健斧之斷制用在於進賢退不肖也禮曰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見不肖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慢與過則失其剛健斷制之義矣視黼巾足以知戒也黼巾亦布祭祀既用布則王巾豈敢以他物爲之堯舜飯土熘啜鉶美者以天地宗廟之器未之有改而王之自奉者陶匏所用後世天地宗廟之奉不過金玉文繡也黼巾不用而龍鬚火浣進矣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王昭禹曰宮官之屬有宮正宮伯而又有宮人者蓋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是其所掌及於宮中之官府次舍宿衛之事而宮人之所掌則止於脩治宮寢與凡共王勞褻之事而已○易氏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内衛武以爲荒耽之警子有庭内弗洒弗掃晉昭以不能脩正國之道朝廷内外之肅正君臣上下儆戒之機不然則王宮自奄奚以下如次舍幕帟皆掌之以下士而宮人獨中士意可見矣

薛平仲曰太宰爲人君心術慮自宮正至宮伯自膳夫至膳人自酒正至冪人所以密邇於王者夫皆王宮内人而猶未及於外也宮人掌六寢之脩而及於四方之舍事掌舍而下又皆爲王之會同于國外者設焉則内外出入之際其爲王躬之是保者始悉使大宰能正王宮王内之賤

而防慮猶未周於外則周旋於寢處次舍之間者得無有闕之可乘而大宰於王眡朝則賛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内外不容於有閒也詎謂叙次官屬而申儆之峇有内外之不備哉此宮人已下所以見諸此也

掌王之六寢之脩

王氏曰王朝有三寢有六陰陽之義也○鄭康成曰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人君非一寢明矣○賈氏曰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人君之所居皆曰路[illegible]○王氏詳[illegible]說曰王謂之六寢掌之者宮人后謂之六宮掌之者寺人宮人之職以中士四人爲之寺人之職以王之正内五人爲之鄭氏以正内爲路寢是也

賈氏曰守祧職其廟則有司脩除之此脩亦是掃除也鄭[illegible]

爲其井匽[illegible]除其不蠲[illegible]去[illegible]其惡臭

賈氏曰謂於宮中爲漏井以受穢又爲匽豬使四邊流水入焉井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絜又去其惡臭之物鄭[illegible]

共王之沐浴

鄭康成曰沐浴所以自潔清[illegible]

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

鄭康成曰勞事勞褻之事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史氏曰王巡狩而適四方必有次舍其所掌亦不外是居高明遠濁穢所以養神明而清志慮也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次於此○鄭康成曰舍行所解止之處

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illegible]枑[illegible]再重[illegible]

鄭鍔曰王者之居室壯麗以重天成禁衛九重以備非常諸侯四時入覲國無事於行若夫將有征討之事爲壇於國門之外合諸侯以發四方之禁謂之會或十二歲不巡狩爲壇於國門之外合諸侯以施四方之政謂之同當是時出而在外不可不嚴其衛故隨所舍止之處爲之禁防杜氏曰梐枑行馬○鄭康成曰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内列

鄭鍔曰設以拒絕行人止其外入也設必再重又拒其內出也

賈氏曰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梐枑也則梐枑是周衛之具此梐枑所施惟據下文車宮壝宮止宿而言其帷宮無宮暫止之間未必有此梐枑也

設車宮轅門

鄭鍔曰偶所舍之地或險阻則必環車以外向仰轅以為門車有甲士可備非常轅橈而不直有門之象○黄氏曰車宮壇壝宮皆因會同為之有兵事則為車宮所謂兵車之會今猶稱將幕為轅門

為壇壝[illegible]宮棘門

鄭鍔曰地或平曠則必築壇於其中壝土於其外以為宮地平故增高土曠故為防限其宮則以棘為門或云棘當為戟謂才戟為門禮記云越棘大弓棘字與戟同[illegible]○王氏曰所以待合諸侯而命事

為帷宮設旌門

鄭鍔曰若晝日食息暫展肆焉則張帷以為宮設旌以為門帷以蔽其外旌以表其所而已[illegible]

無宮則共人門

鄭鍔曰非食非息偶有所過而往遊觀則不必為宮第共長大之人以為門今之衛士是也

史氏曰帷宮無宮非舍息之時王之所在雖蹔駐亦當設備也帷宮以綠為之立旌以為門無宮以人衛之亦執干戈以司其出入

王氏曰[illegible]宮棘門則為之而後成車宮轅門旌門無所為也設之而已人門則又不設也共之而已

凡舍事則掌之

鄭康成曰凡舍事王行所舍止○史氏曰凡舍皆掌者非獨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然後為之設舍在易之豫動封也曰利建侯行師明行會同征伐皆非順動也其象則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明凡動皆當謹門以備非常此掌舍所以皆立也

鄭鍔曰先王之制禁衛嚴密一有會同周防若此不敢輕其身以危社稷宗廟也自漢以來為帝王者或為微行遊畋射獵晨出夕返如漢武帝自稱平陽侯而見呵止於鄠杜令豈知先王設掌舍之意哉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幕帷覆上者○陳君舉曰掌舍幕人掌次三職相須而成事者也幕人即綴衣是也

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賈氏曰帷在旁施之象土壁也幕則帷上張之像舍屋也○鄭康成曰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illegible]皆以繒為之○賈氏曰綬條也○鄭康成曰凡四物者皆以綬連繫焉○王昭禹曰幕人非特掌其物又掌其事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

鄭康成曰共之者掌次當以張○賈氏曰此云朝覲會同[illegible]

大喪共帷幕帟綬

鄭康成曰為殯宮帷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illegible]

一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賈氏曰此云三公不云諸侯與孤掌次云諸侯與孤不云三公者三公即是諸侯再重孤與卿大夫同不重○鄭康成曰惟士無帟王有恵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次自脩止之處○鄭鍔曰次與舍一說有掌舍又有掌次何也蓋舍者久留之辭次者暫止之義出而會同則或留之久故有掌舍以爲衛出而祭祀亦暫止而已故有掌次以爲儀觀其設梐枑壇壝之制而嚴爲防限則久留可知觀其設皇邸帟案之儀而多爲容飾則暫止可知左氏曰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次止也言遠次之所止也
掌王次之灋以待張音帳事
王氏詳說曰次禮亦用之於諸侯用之於尸用之於耦然

必言掌王次之法者禮樂自天子出耳○鄭康成曰法大小丈尺也[illegible]
賈氏曰待張事者王出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張之○史氏曰張事次張之設也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王氏詳說曰天神曰祀祀之者又非一而足以所告之事言之則爲類類于上帝是已以所達之氣言之則爲禋克禋克祀是也以非常之禮言之則爲旅大旅上帝是已以備物之禮言之則爲饗享帝于郊是也旅之名又不一而獻旅上帝謂之旅旅五帝亦謂之旅旅泰山亦謂之旅旅四望亦謂之旅[illegible]

[illegible]
鄭康成曰張氈案以氈爲床於幄中○鄭司農曰皇羽覆上邸後版也[illegible]○史氏曰張氈于床以禦寒也設版於屏以障風也○鄭鍔曰張氈爲案設皇于邸氈之爲物無經無緯則不尚乎文非織非紝則無事於功皇之爲物五色俱備則其體有文中律呂音則其聲有度案者王所託用氈以張之見其內之所憑依者皆本純質以爲體邸用皇羽以覆之見其外之所表見者又用文彩以爲儀內質而外文格上帝之道莫過乎是
易氏曰張氈案設皇邸而無大次小次者祀天之禮王乎敬王者不敢自安也[illegible]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鄭司農曰五帝五色之帝[illegible]劉執中曰朝日於東郊迎四時之氣則祀其帝於郊王不宿于外故張大次以俟止息小次以候行禮○鄭康成曰次謂幄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賈氏曰重帟謂於幄中設承塵案則床也謂床上設重席案司几筵繅席次席三重此亦當有三重與重帟不同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不言氈及皇邸亦有可知○史氏曰諸侯合而助祭亦以是待之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賈氏曰師田謂出師征伐及田獵○王昭禹曰田則追逐

舍獸馳驅於山野之中無所用次焉○鄭康成曰不張幄
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察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
賈氏曰與諸侯張之也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覲會
同爲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鄭
康成曰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宫待事之處[illegible]
[illegible]
師田則張幕設案
鄭康成曰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詳說曰王有師田諸侯亦有師田孤卿則爲
內諸侯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史氏曰三孤六卿以公事出境亦張幕設案所以尊王命
[illegible]劉執中曰孤卿將受王命出
使于四方張幕於庭所以藉幣設案爲位王亦於前而投
之命焉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鄭康成曰張帟柩上承塵○劉執中曰諸侯再謂朝覲會
同而卒者所以優賓故不用幕人之共者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鄭康成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
爲之張大幕[illegible]○鄭司農曰尸次祭祀之
尸所居更衣帳[illegible]
射則張耦次
鄭康成曰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illegible]○易氏
[illegible]

曰天子不能獨射也有射必有耦有耦必有次大射曰○
命三耦取弓矢于次此雖諸侯之禮亦以爲天子耦次之
證
掌凡邦之張事
史氏曰謂凡設陳之役○王氏曰掌凡邦之張事則在宫
張事自幕人共之掌次所掌凡在邦而已
史氏曰先王設掌次之官其意若曰帷幕幄帟所用非一
處用羅則徹之而復用其爲費亦小矣後世離宫別館遏
萬家生養之資爲一日巡幸之備嗚呼無惑乎生民息肩
之無日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禮庫曰自大府至内府掌守藏財賦自司會至職歲掌會計財賦故大府爲府藏長以下大夫爲之司會爲會計長以中大夫爲之其權足以相檢括自張蒼羅計相後會計之官皆司農屬官爲之雖有姦弊不敢發也[illegible]○賈氏曰有賈者官府須有市買并須知物貨善惡故也

愚案食貨志以太公爲周立九府師古謂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劉迎去天府泉府職金而入司書司會職幣以爲九謂此九職相聯事天府春官之屬泉府地官之屬職金秋官之屬與冢宰制國用者何關不知有藏則有府志食貨者主泉布則合天府泉府職金言之然冢宰制國用五官當無所不統若以此九職聯屬爲九府恐兼會計財用文書每職亦各有府以治藏師古之説未可爲非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

鄭康成曰九功謂九職[illegible]○鄭鍔曰九貢九賦九職大宰掌之小宰執其貳又使大府掌其貳欲以知其出納之數

愚案大府兼總外内府凡九貢九賦九功之入悉經大府如此項合入外府彼項合入玉府内府大府皆得稽節之

頒其貨于受藏之府[illegible]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賈氏曰大府雖自有府仍分置于衆府貨言藏以其善物賄言用以其賤物其實皆藏皆用耳○王氏詳説曰自然曰貨貨則貴矣人爲曰賄賄則賤矣内府曰貨賄而皆良貨賄也此所以知其爲受藏也外府言邦之小用皆受焉此所以知其爲受用也然藏之未始不用用之未始不藏但以物之貴賤而異其藏用之名[illegible]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賈氏曰官府謂王朝三百六十官有事須用官物者都鄙之吏謂三等采地羣臣有事須取官物者執事爲官執掌之事復有營造合用官物者皆來大府處受財用焉[illegible]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

賈氏曰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此大府須與九式用之但事相因故二處言式法

愚案式法授之一句即是下文爲目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音末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鄭康成曰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illegible]○鄭鍔曰自關市之賦以至萬民之貢其各有所待者非以其物也以其數之多寡而爲所用厚薄之限其有次餘勢不免相移用恐外錯難考故法式見於大宰而定數見於大府移用掌於職内

陳君舉曰王之膳服便取具於關市古者關幾而不廛市廛而不征其歲入視他賦至薄也至不常獲也以富有四

海而一人之奉將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者不常獲者如是足矣而司市之禁曰國君至夫人世子命夫婦過市皆有罰何也關市之征既足爲天子私養而禁防不立後世將有察察於是者今也自君夫人世子厖爲過市之禁則王若后從可知已苟有過用於上則大臣盡規苟有過取於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於無過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易氏曰古者關市雖有征然凶荒札喪則關門無征而作布非常賦也以之待膳服足以見先王薄於自奉（○呂氏曰膳服雖不會[illegible]不出關市之征而已）邦中之賦百物所聚園則共果蓏之物屋則共珍異之物乃常賦也以之待賓客足以見先王厚於待人○王氏曰四郊於國爲近近者可使輸重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illegible]）邦縣於國爲遠遠者可使輸輕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家削邦甸比四郊爲遠

比縣都爲近遂須工事則若出遠近之物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illegible]）邦都者其地尤遠而公卿王子弟所食也王於祭祀欲致遠物且獲親貴者之助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illegible]）喪紀所用葦蒲蜃物茶蔦木材之屬出於山澤爲多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illegible]）○鄭司農曰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illegible]）○王氏曰賜予則用財之餘事（[illegible]）

李氏曰大府以九賦之財給九式王日一舉其膳六牲祀兵朝覲其服有九[illegible]之賦以待膳服諸侯卿大夫來朝致之則有[illegible]有饔食燕飲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馬牛之食其用芻禾車米之數皆賦季禮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功懋之賞以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冬官百工取材非一五庫之量無或不良故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問勞贈賄酬爵侑食皆有篚實將其厚意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大小祭祀事神之禮牲幣玉器不奢不儉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股肱或虧君之所痛贈襚含賻闕一不可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王及冢宰時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須恩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國安財阜非偶然也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鄭康成曰此九貢之財所給（○賈氏曰大府[illegible]）[illegible]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illegible]）

○李氏曰王於諸侯分災救患凶禮五事其費則多故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鄭康成曰此九職之財充猶足也（[illegible]）○李氏曰國家閑暇要在多蓄積府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劉迎曰式者九式貢者九貢也必以九式九貢之餘而共之以見王者不惟不虐取於民亦以防侈心也（[illegible]）○陳及之曰胡五峰云四方貢賦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illegible]私之異大府乃以式貢之餘供

玩好之用不幾於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如漢桓靈私置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之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幾於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是皆未考其故耳夫所謂玩好之用者非以供耳目之玩也宗廟之錯落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于是以其可玩也故曰玩好武王受旅獒而太保作書以諫且曰玩物喪志今以式貢餘財而供玩好之用亦以為天下王不可闕此故耳玉府所掌金玉玩好兵器非王私有之也以待王之好賜予耳若私有而私用於昵近豈無大宰九式之法乎豈無司會九式均節財用之法乎豈無司書用財用之考乎桓靈置私藏而外庭不與知恣意而取恣意而用豈有成周之法內府所掌四方之幣獻金玉革齒是諸侯之土貢也其法有大行人之令有大宰之致然後始入于內府安得以唐羨餘為比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王昭禹曰賦用者以賦之所入而用之也〇賈氏曰上有九貢九賦九功此特言賦明其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〇黄氏曰賦用謂九式之當用邦賦者貢亦與也有餘不足則推移以而必取具焉取具者取足於大府〇劉執中曰取其一歲賦用之具數以為之本然後歲終則以受藏受用之府所入所出會之〇林氏曰會其出入亦以待司會之會

總論

李氏曰周官掌財者雖不一綱統所係實專於一司蓋冢宰非不制國用彼訝道之職特總其凡而斂散出入之權大府實主之故天下財貨之入莫不自大府而受之豈入以給出亦莫不自大府而頒之夫是以利權不分而斂散

得宜使其不專總於一司而分掌於他職出財者惟以給辦為先用財者惟以濟事為功而後之不繼不恤也財如之何而不虧此大府之職所以總天下財貨之入凡頒財於官府都鄙百執事者悉自此而以式法受之出入斂散惟歸於一此所以撙節有方而用度常給故其職曰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豈非邦之賦用悉取具於大府而入出之權不分耶大學論生財之道曰仁以發財蓋仁者之用財必先計其多寡有無而後敢發身而為之不仁者惟恣其己之所欲為而不顧其財之足與否是故欲開邊欲營宮室財多而妄用用已竭則束手無策不過造為百端以取之民如漢武唐德是也彼豈知周之用財固自有方寧如是漫焉無統乎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鄭康成曰工能攻玉者〇賈氏曰賈辨玉之貴賤善惡〇王氏詳說曰有王之玉有國之玉王之玉不過服玉佩玉珠玉食玉盟玉獻玉而已玉府所掌是也國之玉寶器瑞器也寶器藏於天府瑞器藏於典瑞非玉府所掌矣〇陳君舉曰玉府內庫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幣藏之在宮中者而列於太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無異以見王者以天下為家貢賦之入無彼此之殊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經費靈帝作西園萬金堂聚為私藏皆非先王之法屬於大府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司會有廢置誅賞之典夫安得不節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閣之中外人比校不及則傷財害民豈細事哉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王昭禹曰玩則可玩悅之物好則可樂好之物○胡氏曰王府所謂玩好非曰貢賦之入必責之以玩好之獻猶其所產之地如其地之止產此物可以充玩好亦足以使其所貢○王昭禹曰兵則若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之屬器則若赤刀弘璧琬琰之屬良貨賄則其質出於自然而美者也○鄭鍔曰金玉良貨賄固有可玩者也兵器豈可玩之物哉王府亦掌之與金玉同列此殆如禮記所謂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之類歟[illegible]○劉執中曰府之於宮中隨其物之所宜各有匣櫝以防御之故謂之藏○賈氏曰玉府以玉為主外所有美物亦兼掌之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劉迎曰言服玉者王所服之玉若玉鎮王瑹與夫玉璧之類皆服玉也王人之事曰鎮圭長三尺天子服之若此皆謂服玉也[illegible]先儒乃以冠飾玉為服玉蓋珠玉耳今袞冕之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之旒用玉二百一十八無非皆以玉為珠即所謂珠玉也而誤以服玉為珠玉不知珠玉為何物耳○鄭康成曰佩玉者王之所帶也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illegible]○鄭鍔曰珠玉則冕旒所飾十二玉[illegible]

共食玉

王昭禹曰齊則致一以格神也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玉者陽精之純可以助精明之養者故王齊則共食玉○鄭司農曰王齊當食玉屑[illegible]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愚案含玉見大宰○鄭司農曰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太廟至四郊[illegible]○鄭康成曰角枕以枕尸○鄭司農曰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笫凡褻器

鄭康成曰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皆良貨賄所成[illegible]○王昭禹曰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衽則以寢席則以坐○鄭康成曰笫簀也○鄭司農曰褻器清器虎子之屬[illegible]

[illegible]○黃氏曰冕服司服掌之屬宗伯燕衣服玉府掌之屬冢宰格王正事宰相之職王之衣服外府以關市之賦為之而燕衣服則歸于玉府燕衣服衽席床笫皆可為淫靡而與金玉同藏使大府為之長王之用財雖不會大府歲終會貨賄之入出冢宰受焉猶可以察其非度也○劉執中曰以其府近王宮而燕寢之衣服器玩或多珍異故兼掌焉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illegible]

賈氏曰合諸侯謂時見曰會若司儀云為壇十有二尋王與諸侯殺牲歃血而盟則供珠槃玉敦○鄭康成曰敦槃類珠玉以為飾○王昭禹曰珠盤以盛牛耳玉敦以盛血[illegible]○鄭鍔曰左氏

所載哀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問高柴以執牛耳之事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是皆衰世之事周公當成周盛時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而設官使共合諸侯歃血之器何耶聖人防患之意以為盛者有時而衰合者有時而散故盟會歃血之事亦有時而不免然則待衰世慮後患遠矣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音志）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黃氏曰此私獻於王者也鄭氏言百工所作可以獻遺諸侯非也（○林氏曰獻者諸侯獻其國所有之物○劉氏曰獻謂知大夫出聘必告反必有獻於君之獻傳曰穎考叔有獻於公是也○易氏云獻文云藏則以下之所獻於上者若以內府亦有此掌為疑則當其多寡美惡也不同耳）○王昭禹曰文織與書所謂厥篚織文同蓋帛之有文出於織（○鄭康成曰文織畫及繡錦）金玉兵器文織與夫良貨賄之物皆物之美而可用以為獻者故玉府受而藏之以待用受謂受於作治之工而藏於玉府者也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賈氏曰謂王於羣臣有恩好因燕飲而賜之貨賄也（[illegible]）○王氏曰玉府既言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又言凡王及冢宰好賜予則共之者凡王以玉府所受好賜玉府共之以內府所受好賜內府共之

内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

愚案內府非天子私藏之所以其在庫門內耳與後世瓊林大盈庫異矣

史氏曰內府乃官殷私褻亦列大府之下為冢宰之屬與凡治藏者不異何也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財物之在

民閒皆吾府庫以養吾赤子者也不得已而取之於貢賦所以共經費不得已而藏之於內府所以待大用初無內外之限○陳及之曰內府所掌疑於外然內府却共邦之大用外府反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以此知內府不專供內外府不專供外以外內名者所掌有多寡不同耳漢以少府掌天子私藏大農掌國家經費職掌既分官守亦異而縱後世侈心矣（○黃氏曰內府共貨賄則大用也外府共布則小用也內府多隨事度宜非預有法程者適四方使者所受物出好賜予者則可見）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賈氏曰言掌受即大府所云九貢以下頒于受藏之府是也○王昭禹曰玉府掌王之玩好兵器則其兵器皆天下之至精者也凡良兵良器必自玉府揀選其非玉府所藏者內府受而藏之（[illegible]）○李氏曰當安平無事之時一歲之入可以支一歲之出無恙也一方有警而不貲之費將何所給哉此內府所藏之貨賄所以待邦之大用○史氏曰國家大用莫過於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周官乃以是數者著之外府而曰凡邦之大用不知所謂大用者安在哉自商周而論成湯之大用在從亳以從先王居成王之大用在營洛以奠商頑民宣王之大用在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歷代之王雖無一定之論然其存心在此一事必朝夕於斯苟未如欲則一毫之入皆為是積又安敢以貲不給之用乎彼燕遊之奉市買之用賜予之費尤當節約苟當於理而不出於私意雖取之外府可也不然內府亦民之膏血人主可妄用乎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鄭康成曰諸侯朝聘所獻國珍（○王昭禹曰四方貢各合幣以獻玉則[illegible]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獻）

貝也 ○陳及之曰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良貨賄一也必分于二官者蓋玉府所掌皆式貢餘財所作及獸人漁人所入之物專以供王玩好及賜予耳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所掌乃九功九貢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物以待邦之大用所以分于二官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賈氏曰適四方使者謂公卿已下聘問諸侯若大行人閒問省覜等○王昭禹曰四方幣獻既入內府王之所以遺諸侯者亦取足於是焉此施報之禮也 ○鄭鍔曰[illegible]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鄭鍔曰王有好賜予冢宰亦有者冢宰體國而有所頒賜非一己之私用然言王以及之則尊卑之分明矣 [illegible]

陳及之曰大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則是凡官府餘財盡入職幣王之賜予盡掌焉然玉府內府所共者良貨賄金玉兵器之屬職幣所供者幣帛貨泉外府所供幣齎賜予之財以備之耳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賈氏曰泉布本是外物無在內府故對內府為外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鄭鍔曰周之泉布今之錢自其出之有源言之則曰泉自其布散不滯言之則曰布 [illegible]

[illegible] 曰泉直一也 ○黃氏曰外府專以掌邦布貨賄重幣布輕幣布所以通貨賄故貨賄皆在內府而布在外府○鄭康成曰入出謂受之復出之 ○鄭鍔曰[illegible]

鄭康成曰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 ○鄭鍔曰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此其綱領至於王后世子凡衣服之用邦布者則共之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凡幣帛齎財之用邦布者則共之賞賜給勞之用邦布者則又共之此其出入支用固已瑣碎不一而斂滯貨給賖貸所以與民相通者又豈外府之所能兼故係邦之用者外府頒之而其在民者則分於泉府 ○[illegible]

[illegible] ○鄭康成曰有法百官之公用 ○黃氏曰[illegible]

愚案周官一書半爲理財大率多是穀粟布帛出於天之所產人之所成上下所賴以供不窮之用者在是其貨以錢與世交易絕少觀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則台鑄之事有時無後世窮山竭冶以供鼓鑄者矣又司市一屬與民貿易而上下交征利之地布之一字絕無而僅有自司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泉府同貨而斂賖而後廛人有五布之入肆長有總布之斂極而泉府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泉布之行用有數亦無後世領市合廛以取辨於錢者矣故周官自廛人以下

數官掌九穀之入出以待國家之用者姑未暇論而自大府玉府內府而下不知其幾府有下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不知其幾人而大府實爲之長自其受貨賄之入金玉曰貨則頒之于受藏之府布帛曰賄則頒之于受用之府而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入則內府掌之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者則專掌於外府之一官則泉布之藏用有限必無後世貫朽索腐與夫見錢流地上者矣以此知當時之國本在農國計在桑麻穀粟國用在金玉布帛則邦布本以權百物之低昂時出以佐國用之不及是以未嘗不用夫錢也開之以百物之共而制之以有法之嚴此邦布所以流行而不匱變通而不窮苟上之人不能守經常之法泛取而褻用之手頭一開而邦布不給冶鑄一興而邦本始病矣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王氏曰外府所待邦用皆有法王及后世子衣服豈可以非法○鄭鍔曰王者示民以軌則必自身始非先王之法服則不敢服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音咨賜予之財用

鄭鍔曰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所用尤廣非外府泉布所能盡給財用之幣固有共之者外府第供其行道之齎費聘禮所謂問幾月之齎是也○黄氏曰財用幣齎[illegible]其財用有幣齎之齎也[illegible]之謂賚也[illegible]以會其財齎與歸功[illegible]女功之事齎聚人曰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凡齎[illegible]賜予時用有謂有當賞作者內府通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外府共幣齎大用小用可見矣○愚案財用之幣齎謂財用中凡有幣齎也賜予之財用謂匪賜以財用也○王昭禹曰玉府內府所共者貨賄之賜予外府所共者邦布之賜予

易氏曰此即上經所謂待邦之用凡有法者何謂法九式是已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大宰羞服之式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幣賜予之財用則又大宰祭祀賓客喪荒芻秣匪頒好用之式蓋大宰總經國之大計故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外府共其用而已故數者皆行之以式法綱要節目森密如此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鄭康成曰皆來受也○賈氏曰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旣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即取餘府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王昭禹曰王與后服不會則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拘也世子則防其以奢侈而亂法驕佚而敗禮不可以無會與酒正惟王及后之飲不會同意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
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賈氏官正疏曰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皆是專任其事
事由於己故以司言之○陳君舉曰鄭氏以司會若漢之
尚書其實不然漢尚書自是少府屬官當時諸府皆有尚
書所以分爲四曹後漢分爲六曹鄭氏但以尚書爲司書
計之官遂以比司會之職不知漢諸官府各自有會計非
若周之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其職甚隆凡内外府應干財
用皆計於司會漢高帝時獨蕭相國知此領天下之財以
柱下史張蒼爲計相此近周之司會其後諸府各自置府
官以管會計乃其局分之人與周之司會不同如大尉之
金曹自主貨幣鹽鐵倉曹自主倉庫之類是也本朝奉宸

庫乃周之玉府内藏庫乃周之内府左藏庫乃周之外府
渡江以來又置激賞庫今之南庫是也周之三府分爲四
府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於奉宸山澤鹽鐵之賦皆歸於
内藏其他非泛所入一歸於南庫謂之宰相兼制國用至
於天下戶口租入歸之戶部所以今版曹不可爲者正以
分散四出權不歸一○薛平仲曰大府爲諸府之長蓋財
用所自出職不過於下大夫而司會之職既以中大夫二
人居之又以下大夫四人贊之權任之重亞於小宰司書
爲之掌文書之藏職歲職内爲之課出入之數而餘財之
可錄者職幣又從而掌之是何若是之不容簡耶蓋府藏
之官初無與於貨賄之用而貨賄之出入則會計之所宜
盡心也事權均則不足以相臨職守畧則不足以參稽周
官理財之法大抵不患府庫之無餘財惟患出入之無定

用然則司會之職烏得而不重司會之屬又烏得而不備
悉案自大府至掌皮皆掌財賦之官然大府以下大夫
爲之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大府既爲長則司會爲屬乎
夫以大臨小可也以小臨大可乎今列於大府掌皮之
間何也蓋司會一官誠有關乎天下之利害雖無財賦
可掌簿書可職得以持法計天下之財用王后六宮世
子與夫宰相大臣卿大夫士其有用度不當皆得鉤考
舉正之此其所係大矣故其官甚尊非大府比謂之屬
於大府不可也司會一官只成周有自秦漢以下便無
此官蓋緣先王都無毫髮之私故容得這般議論後世
所以不立此官只爲人主不便己耳且如今内庭官者
比之外庭請給數倍若司會一官立便須理會去緣此
所以不肯立大抵掌出納財用者其事至易而持法以

較出入之當否者實艱其人本朝財計總之三司微有
古意然司會止計其用而不治藏三司則用與藏兼主
之又曰度支頗有似司會遺意然不過郎曹與成周之
中大夫相去遠矣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康成曰逆受而鉤考之○劉執中曰司會掌會計而必
掌典法則之貳者聖人謂職會計者不預國政之是非不
度民情之疾弊惟私是積或傷於仁惟節是求或害於禮
非所以存國體也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爲治之大本則
財用可致而有傷乎國有蠹乎民者得以舒卷裁成王道
也○鄭鍔曰司會掌天下之大計而爲計官之長欲括天
下之財用以會其數不可不掌典法則之貳小宰執其貳
以佐大宰之治使人不敢搖動其已成之法而司會則鉤

考之官掌其貳以會天下之財其語雖同其事則異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
鄭鍔曰職在會計雖掌其貳至於生財之術悉稟諸大宰是故邦國之財用則用大宰九貢之法以致之田野之財用則用大宰九賦之法以令之民職之財用則用大宰九功之法以令之節邦之財用則用大宰九式之法以均之賈氏曰九式用九賦大宰均節邦用司會主鈞考校之所以均節也其致也其令也其均也皆用大宰之法此之謂會其貳○孫氏曰周之賦入不過九貢九賦九功而已九貢者諸侯之歲貢還以待邦國弔卹賑救之用而畿內無所仰給也九功者國中及四郊之民所入謂師斂之則以充府庫備緩急而公上亦不賴其用也所謂九賦乃廛里及畺地之有田至於鄙郊者之賦㪇師掌之

以當歲之百需考之司勳可見矣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即㪇師任之於遠郊者也必參分之一食乎公上唯加田然後無國正焉非加田不得而免矣○賈氏曰九賦一以由國中非田野自外所以下[illegible]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賈氏曰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此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在邦中故舉以表之其實官府不出賦○鄭康成曰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去國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賈氏曰此皆依大宰九賦言之百物財用以民之出賦不必皆使出泉以百物當之亦得故大宰亦云斂財賄也○鄭氏曰書謂簿書契最凡也[illegible]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已見小宰
王昭禹曰凡書皆掌於司書又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書契版圖司書掌其正司會掌其副逆謂有所治正有所治正則司會案書契版圖以逆之矣而又聽其會計之書焉會謂歲會計謂月要日成書契版圖掌之於此歲會月要日成錄之於彼以此所掌稽彼所錄則財用之多寡羣吏之實偽昭然若辨黑白矣
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薛氏曰鄭康成以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至王昭禹又以三考之為參以兩考之為互以職內考其入以職歲考其出以職幣考其餘是所謂參也以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職歲以式法贊逆會是所謂互也日成之事少故以職之相參相互者考之二說皆不通周官三

百六十以象當朞之日分職任事皆有日成何獨於三官言之耶蓋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為日合衆日而為凡合衆凡而為要合衆要以為會日則日計謂一日之內錢穀獄訟幾何總而結之曰日凡則旬計謂十日之內錢穀獄訟幾何總而結之曰凡要則月計以三旬而總之會則歲計以十二月而總之司會以天下官府之職一日所涖之事有數總其數而計之有日總十日之數而結之有凡以凡考日以日考數以數考凡是之謂參凡與數相考數與日相考是之謂互不然月成既考以月要歲成既考以歲會則日成亦當攷以日計之數目何獨於日成獨云職歲職內職幣司書之數官乎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鄭康成曰[illegible]　賈氏曰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司會

鈎考之官須知諸侯得失以此治職文書詔王及冢宰[illegible]
宜詔及冢宰者以冢宰副貳王之治事故幷告之[illegible]
侯之國禮樂刑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關知之則歲會時不足而其治有可疑者歲會歲終而其治有可賞者故以詔王及冢宰[illegible]以治爲本
愚案王制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鍔曰司會總天下之大計而鈎考之苟或無書以㩁其不
可得而知故設司書之官專以典司簿書爲職下官有司
財用之數具載於此司會得以案稽而揩考其所以爲司
會之屬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政)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以周知入出百物
王昭禹曰六典八法八則大宰大史之所建小宰司會掌
其副貳之書司書則正掌其書而已〇林氏曰司書自九
貢九賦爲九正而書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蓋古之王
者必正經賦以足經用未必有無名橫斂司書掌府吏之
徵令必使知此意故言正焉[illegible]
[illegible]
王昭禹曰邦中之版則都邑之內籍民數之版也土地之
圖則十有二土五地之圖也司書掌邦中之版則以知夫
家之數土地之圖則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司會掌凡在書
契版圖者之貳而此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司書掌其
正司會掌其貳[illegible]
賈氏曰此官所掌邦之六典已下至入出百物所掌與司
會同者以司會主鈎考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鈎
考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爲九職即司會九功也九正即
司會九賦九貢也九事即司會九式也邦中之版土地之

圖即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物即司會百物財用也
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鄭康成曰敘猶比次也謂鈎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
之簿書〇鄭司農曰受受財幣之簿書〇王昭禹曰以職
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凡用邦財者之幣故入職幣
凡上之用財用必考于司會
鄭鍔曰以天子之尊用天下之財有爲天下之公而用之
者有以一人之私而用之者所用者公固不論也若出於
私而無以稽考之則蕩然無法私慾縱矣司書記錄用財
之數抱其書而往考於司會此豈公用之財哉是必防一
人之私有以縻費乎國計嚴幾會計之臣詔上以節用耳
〇鄭康成曰上謂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illegible]〇王氏詳說曰膳夫言王之
膳不會庖人言王之膳羞不會酒正言王之飲酒不會外
府言王之服不會司書以上之用財用而必考于司會是
王之用財用亦有會乎曰不會者不計其所用必考于司
會者所以知其多少而預爲之備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
家六畜(許又反)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鄭康成曰逆受而鈎考之〇王昭禹曰大宰於三歲大計
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則此所謂大計羣吏之治者亦以贊
成大宰之事而已蓋司書正掌會計之書以佐大宰〇黃
氏曰徵令貢賦之令也小司徒曰以行徵令〇鄭鍔曰凡
民財之數或有或無器械之數或備或闕田野有開闢之
數夫家有衆寡之數六畜之數或有登耗山林川澤之數
或有童涸無所不稽焉考其數而知之所以逆羣吏之徵
令於民者果當否也民足於財而徵令寡則知其有愛民

之心民之於財而政令數則見其無恤民之意不本於

以攷其數將何以逆之哉○史氏曰知民財器械之數是欲使其民居而足食行而足兵也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是欲使其戶口繁富牛羊[illegible]野也知山林川澤之數是欲使其[illegible]材木不可勝用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illegible]非止於賦斂而已○李景齊曰豳詩陳王業之由不出於夫婦耕饁烹葵剝棗之間書之論王道之始亦不過於雞豚狗彘無失其時與夫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之數語大抵古人之於民事有不可緩而張官置吏所以分治于下者莫不以是爲先故周官羣吏之治治此而已三歲之計計此而已吾觀冢宰之職有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意其所計必功過之大者至司書之職有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而後知其所計者但知此耳然則民財器械之備與之田野夫家六畜之治與耗山林川澤之蕃與縮潤與涸皆羣吏之黜陟係焉亦足以見先王之致意於民事如此後世課羣吏者責辦賦稅與夫簿書獄訟之末民生之厚與否里野之闢與否不恤也安識成周計吏之本意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

鄭康成曰法猶數也應當稅者之數○黃氏曰田野穀粟鼓牧六畜山澤各以其物皆民職貢賦攷其足見羸者取之寬也不足者取之隘也司書於是通其有無平其緩急而出其稅斂之法使掌事者受而行之貢賦皆有定制不可易移稅斂雜征故可隨事通融而使考官掌其法事成又入要貳以備考○易氏曰成周財用所出不過九貢九賦九功而已[illegible]外不能明指其名[illegible]以小司徒[illegible]○鄭鍔曰大宰以九賦斂財賄而閭師旅師之

官無非掌稅斂之事者書之所在則法之所在故凡稅斂掌事者俱受法於此則取諸民者不敢取於法之外事畢使之入要貳之書其要將以致諸朝其貳則藏之以爲鈎攷之證○史氏曰要若今之正本貳若今之副本書具則其數不可得而隱○王昭禹曰使入要貳于司書則以知稅斂之多少故也

凡邦治考焉

王昭禹曰凡治於邦者司書則悉正其書以待其來攷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其書藏於司書則司書無所不掌矣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呂氏曰職內主會計邦賦之入

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賈氏曰九職九貢九賦之稅入皆掌之獨云賦入者賦是總名下言賦者皆類此○黃氏曰大府頒財于府藏且以其數于職內職內辨其物等總計而執之○鄭康成曰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史○[illegible]○黃氏曰官府財入謂內府外府之屬凡入貨賄者皆是都鄙財入蓋縣都財賦留其處以待用而其副皆在職內○王昭禹曰大府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蓋官府都鄙之吏有受財用于大府者[illegible]職內則掌其副藏之書○項氏曰賦用即諸侯之貢蓋所貢與九賦九功不同若曰祀曰嬪皆指所用言之大宰亦曰九貢致邦國之用不然則逆賦用當是職歲事何以在職內○黃氏曰邦國用之[illegible]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愚案職內掌入不掌出則鄭氏謂受財於職內以給公用似與職歲相亂所謂凡受財者意有司凡受財之入者其貳令皆職內掌焉○黃氏曰貳令蓋職歲式法與府藏給予之數此其副本也謂之令必稟於上也類聚書之備考閱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鄭康成曰亦參互鉤考之○賈氏曰及會者至歲終會計職歲主出職內主入以已入財之數鉤考職歲出財之數與夫職歲出財與官府所用之數並鉤考也
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黃氏曰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有餘不足可得而知矣則敘之以移用待大府○鄭鍔曰國有大用內府之所共國有[illegible]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史氏曰不謂之職外而曰職歲者以冢宰制國用必在歲之杪推一歲之周乃得而會計故謂之職歲○陳及之曰職內所掌盡會計邦賦之入職歲所掌盡會計邦賦之出職入者以歲所入考其所出職出者以歲所出證其所入互相稽考以防姦僞而總屬於司會鄭氏謂亦掌財用非也○史氏曰職歲之官當視職內以爲低昂彼職內所入定矣職歲乃得以式法而用之其用之多寡職歲固不敢必○陳止齋曰職幣與職歲通職皆有府○愚案有府[illegible]之藏而職歲無賈者以職幣辨物賈錄而書揭之也
掌邦之賦出

通志堂 刻 良公

王昭禹曰自大府而下掌財者固非一人又有職歲者總計一歲用財之數以待歲終之攷校其詳畧周密一至於此雖有姦僞之吏無所肆其貪盜之罪○劉執中曰其入也非職內之令則不受焉其出也非職歲之令則不授焉
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賈氏曰職內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此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出一入皆書其貳共相鉤攷故職內云以逆邦之賦用此云以待會計而攷之其事通也此官所出皆由上令所出故亦書其貳令編存爲案以待會計而考之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
賈氏曰出財用皆爲有事事有舊法用有常職歲出財皆有舊法式在於職歲故須受法於職歲○易氏曰凡頒財大府以九式之法授之職歲[illegible]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
王昭禹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幣餘之官故賜予則以敘與職幣授之○鄭康成曰敘受賜者之尊卑○王氏曰禮記[illegible]
黃氏曰財出無式賜予無敘皆不得行此所以相副貳也凡貳皆所以相參考大府以官府都鄙當受財用之數予職歲職歲據之以授式法府藏憑之以出給若今之幇勘也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賈氏曰司會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此官主式法出財用故以敘助之
黃氏曰贊逆會以其出數逆而知之以贊會計賜予不會

通志堂 刻 良公

職幣之斂不與焉（[illegible]）會而已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掌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故以職幣名官（〇鄭鍔曰古者行禮樂所不用幣以爲若干雖不可以資取者不可以虛拘故以貨幣爲之[illegible]其意益如此）

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愚案鄭氏曰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非也幣未可言餘下文始是餘者蓋職幣掌斂幣振餘二事皆辨物定錄以詔賜予

黃氏曰以式法出之復以式法斂之不苟藏也必使善其物足於用而有長財則爲得也〇林氏曰幣以行禮斂以聚之而已

振掌事者之餘財

鄭康成曰振猶抍也檢也（〇黃氏曰以時與之[illegible]謂之檢）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爲（〇黃氏曰奉王命有所作爲[illegible]）〇王昭禹曰振者以時舉之掌事者之餘財必以時舉之以其既出以給用恐積久或易遺忘故也〇孫氏曰九賦斂財賄其經常之賦八焉而已先王乃於八者之中斂所用之餘以當其賦之一而足成九焉蓋散在官府者雖至寡而聚歸一職則其數亦足用彼之所損者皆有餘之物此之所補者乃可以共賜予之頒與其沉滯而不聚不若振刷以來歸無暴橫之政以殘民也

黃氏曰財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令考之以參互制之以式法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乘人數之則會職內所斂職幣所振雖餘財必加嚴焉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其列反）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鄭康成曰奠定也〇鄭司農曰楬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〇黃氏曰既斂得幣皆當辨其物知其色類及善惡而定其所錄[illegible]謂之楬）〇王昭禹曰皆辨其物則色以別之防其貳以賤貿貴也而奠其錄則定其數防其貳以多爲少也以書楬之則明言而表之〇黃氏曰以書楬之詔上使知已出見餘之數不獨賜予不免時有小用於是取之〇王昭禹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以賜予爲用財之餘事故也然賜予亦非獨取於幣餘而已蓋賜予之物或共於外府內府或取於典絲典枲以幣餘之餘類寡或不足以給其用故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而已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黃氏曰王之用不會獨會其出以知餘見耳其數皆關白司會（〇黃氏曰[illegible]）

陳君舉曰人主逸樂常生於有餘節儉多出於不足漢武帝因貫朽索腐故得以放縱生事唐明皇見大盈庫於是賞賜無極成周職幣之官所以覺察餘財辨其物奠其錄以書詔之歲終則會正恐人主以餘財妄用也（〇[illegible]）

總論

黃氏曰天下財計至浩繁也國之用度至難程也豈惟斂弊之不可攷凡事之緩急先後物之精麤功苦財用之有餘不足幸於一司雖明辨強有力者猶懼不能支周之所以爲善制者其大者爲之九式各有制節不相踰越其小者使百司庶府凡用財有分受之是故大府受貨賄之入以式法頒之於府藏財入之貳在職內賦出之貳在職歲

職歲以式法授掌吏之受財者府藏無職歲式法則財不出若三司憑由勘合也掌吏既受財則以貳令于職內若三司磨勾也官府都鄙之百物財用皆有版圖在司書其貳在司會以行會計之政司書敘其幣餘之財歸於職幣宰夫於是詔辟名之誅善物之賞嗚呼條綱相统脉絡相貫甚煩而有至簡者存甚博而有至要者存後之言理財者烏能易是而爲善制哉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辟平仲曰自外府掌邦布之入出而百用足以如志王者衣服之用且於是乎取之則致美以華其躬將何所不可然則邦用之均節於終者蓋司裘之所成其始也

禮庫曰司裘掌皮既有皮毛齒革亦是財賦所屬而屬大府如今軍器監屬戶部可見

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鄭司農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鄭鍔曰冬至祭天於圜丘王服大裘以黑裘爲之說者謂黑者北方之色以象道也羔之爲物羣而有禮以象禮也格天當以道事天當以禮此所以服黑羔之裘不曰羔裘而曰大裘唯天爲大也○賈氏曰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也○王昭禹曰大裘以簡大爲名[illegible]繪之功嘗攷司服之職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郊特牲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自司服觀之則祀天之時服裘而戴冕自特牲觀之則被袞而戴冕今考是官掌爲大裘以祀天與特牲之文不協然記禮之言衣裘皆爲有衣以爲之裼裼覆也爲其褻故必覆之其說以爲表裘不入公門入公門尚不敢況敢表裘以祀天乎冬至之祀以寒故服裘於裘之上則被袞衣衆被袞則同一冕故司服王之服六而冕有五然則特牲言被袞周禮言大裘雖若不協其實一也記禮者有不敢服裘而被冕之義則大裘不裼之文又有大裘冕無旒之論皆不足據也

中（音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

鄭康成曰良善○賈氏曰謂之良者下文功裘臣所服見人功麤良裘王服人功精[illegible]○王氏曰[illegible]非特致人功[illegible]仲秋鳥獸毛毨因其良時而用之良裘玉藻所謂黼裘[illegible]○鄭司農曰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鄭康成曰羽物小鳥鶉雀之屬○王昭禹曰王乃[illegible]○黃氏曰戒寒候之將至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言寒爲有漸也希革毛毨天地生物之仁民之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王已受裘豈嘗一念忘

此羽物之行頒裘緻之欲公卿大夫皆知此意爲當體也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鄭康成曰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賈氏曰[illegible]○鄭鍔曰詩之七月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此乃獻於季秋之月者蓋九月授衣之候寒氣將至隕霜而裘可具王者襲重裘則思臣下之寒故使先獻於授衣之時待時至則頒之宮伯以時頒其衣裘若後世之賦冬夏衣所須者宮中之士庶子此以待頒賜則不止於宿衛之臣耳○王昭禹曰仲秋[illegible]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古毒反）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史氏曰射有三曰賓射曰大射曰燕射唯大射擇士而與

祭故射義曰射中者得與於祭然必以射擇人者取其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心在焉故也祭之有求於陰其心能若射之取中則神格矣故祭有取乎射（已上見陳及之二射義見射人）○鄭康成曰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射宮（○賈氏曰從王已下至大夫大射各於其西郊[illegible]射宮之中知然者案祭義[illegible]入明王已下皆於郊學也）○陳及之曰大射所以擇與於祭者司裘掌王之事而已畿內諸侯大夫采地無限司裘豈能一一供之○鄭康成曰侯者其所射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𦣝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賈氏曰侯中上下俱有布一幅[illegible]所飾者惟兩傍之側[illegible]以虎豹皮爲之○鄭鍔曰侯以布爲之[illegible]○賈氏曰[illegible]）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illegible]）○王氏曰王及諸侯以正物爲事正物以服猛爲先獨王共虎侯則虎尤猛

故也卿大夫也德則能養人而已不能除患不足以養人鄭康成曰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羣卿大夫已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糝七十豻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梓人職曰天子九十弓[illegible]○賈氏曰[illegible]卿大夫史官已下皆兼有士者射豻侯）

愚案大射儀曰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射器皆入梓人畫物大史侯于中所以聽政司射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蓋凡高大遠皆尊者所宜君之射道獨遠於臣下乃理之當然也至於當射釋獲之時卻又優君故大射儀云司射請釋獲于公公許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是則不必至遠不必中鵠亦自釋獲也學者觀此可以曉得禮意

鄭康成曰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鄭景望曰諸侯卿大夫以下侯道視王每降以二十弓雖曰德之殺亦王所以責已者重而待物者恕也○鄭康成曰侯中之小大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賈氏曰二寸[illegible]中身也弓取二寸以爲侯之身）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亦取鵠之言較較直也射所以直己志○鄭鍔曰禮記射義之說則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謂鵠之言直也射所以直己之志然則諸侯卿大夫謂之皆設其鵠蓋如此也

王氏曰凡射以服猛獸服禽獸然後得其皮以爲裘則共侯者司裘之事○鄭鍔曰侯在梓人飾之以皮設之以鵠則在司裘

大喪廞（許金反）裘飾皮車

賈氏曰周禮稱廞者多故書皆爲淫先鄭皆爲陳後鄭皆

從興者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圉人云廞馬亦如之即是所廞車馬又禮記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理故不從先鄭也廞裘則興象生時裘爲之謂明器中之裘（○王昭禹曰廞裘以廞事何也爲其陳之而無實用[illegible]非所以致生不知於不智凡廞器物者亦[illegible]也）○鄭康成曰皮車遣車之革路○王昭禹曰明器之車以皮飾之事死如事生之意

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王昭禹曰歲終則會者會其一歲用皮之數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所以優至尊不言后者后之服無以皮爲之者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百工之制一歲所用皮革不勝其多如函人爲甲韗人爲鼓輪人爲輪而鞔轂輿人飾車而鞔輿與夫鮑人韋氏裘氏五工之所用無非皮也故立掌皮之官（○王氏詳說曰考工記曰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illegible]今有函人鮑人韗人而韋氏裘氏缺焉[illegible]）

陳君舉曰古之皮幣乃國家所重天府所用甚廣故禮幣皆以皮幣爲主觀當時皮事無所不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故知出入之數極多大較與貨賄相敵此所以亦屬宰府皆司會爲之長

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

史氏曰皮有三始析謂之皮已乾謂之革（○賈氏曰[illegible]）熟謂之韋其實一物○賈氏曰秋斂皮者鳥獸毛毨之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須治用功深故冬斂之○王昭禹曰春則用皮之事於是乎始故春獻之○鄭康成曰皮革踰歲乾久乃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

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

鄭鍔曰以式灋頒于百工當用皮者頒以皮當用革者頒以革用舊式以頒之則多寡爲有度循邦法以頒之則非法所當用者不與之（○史氏曰式法有常[illegible]權其用之所宜而取之多）○賈氏曰既獻其良者於司裘其餘則入百工即冬官裘氏韋氏函人之類用皮者

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

史氏曰毳毛之細縟者縟而爲氈貴其溫（[illegible]）○易氏曰邦事自祭祀以至喪紀無不用故掌皮皆有以待之

歲終則會其財齎

王昭禹曰泉布謂之財行貲謂之齎斂之則用財斂而散之則有行貲（○史氏曰[illegible]）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二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內宰宮中官之長（以其自內小臣以下皆內宰為之長）○賈氏曰內宰治婦人之事對大宰治百官故稱內宰大宰不稱外則兼統內

呂氏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屬之大宰意其治家之道亦權衡審訂於大臣格心之所自出歟

愚案宮中官不過三項宮正宮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宮人掌王寢洒埽次舍之事今之修內司是也至於內宰凡宮中之奄豎與諸嬪御皆在所統則今之入內內侍省都知是也其體甚大其官甚尊其長以下大夫其屬無下士可謂尊矣

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

賈氏曰書謂書其人於版（[illegible]）○鄭康成曰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illegible]）○王昭禹曰王內后宮也○鄭鍔曰小宰所治之王宮乃王之六寢此所治之內宮蓋后夫人所居之宮乃王之北宮夫以王者之尊嚴后夫人之寵貴而中宮之事乃以朝廷下大夫統治而宰制之其意以為第禍既交則情與愛洽頹辭媚聽則公為私奪故雖宮闈之政令一以付之示大公至正以塞險詖私謁之原故名官曰內宰而使掌書版圖之法焉○黃氏曰康成謂政令施閽寺者非均稍食分人民皆為政令不獨施於閽寺

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易氏曰鄭氏謂稍食為吏之廩祿人民為吏之子弟恐非吏與子弟所可得而至胡五峯疑官吏與妃嬪雜處以經攷之自有明文秋官掌戮曰宮者使守內蓋王內之職惟內小臣奄四人為上士其餘皆非命士則知所謂宮者皆人民也以版圖之法治之如某所為宮某所為殿某所為廬舍分以守之故曰分其人民或謂國君不近刑人刀鋸之餘春秋所戒何至后宮之邃嚴而刑餘之錯列歟是不然王內之人民猶王宮之人民司隸帥四翟之隸以守王宮則責之以守而已非近而親之也與後世親內宮而疎外庭者異矣○陳君舉曰分其人民以居之（[illegible]）○鄭鍔曰均其稍食與宮正所均者同分其人民以居之與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同宮正宮伯所均所授者王之宮此所均所分者王之北宮所以不同

以陰禮教六宮

鄭司農曰陰禮婦人之禮（[illegible]）○鄭鍔曰周制后有六宮猶王有六寢正宮一以聽內事燕宮五以息燕其制以一宮為中四宮處四角而正宮一則在前不名曰寢乃曰宮者蓋寢則自燕之義宮則隱蔽之言息燕非婦人所宜言而婦人以隱蔽為自重故王謂之寢而后則名曰宮六宮者指后言之不曰王后而曰六宮不敢斥言王后之尊與王同體不斥言示訓也后為六宮所取正猶教以陰禮者蓋王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治亂因之興亡係焉能知陰禮則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

而不淫其色褻謁不干于朝外言不入諸閨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修矣

以陰禮教九嬪

鄭鍔曰九嬪九人猶朝之九卿經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嬪居九室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祭祀則贊后賓客則從后所任爲尤重不知禮則上[illegible]王后於邪下即九御爲非矣故亦以陰禮教之說者謂均名曰陰禮既言以陰禮教六宮又別言以教九嬪何也蓋有王后之陰禮有九嬪之陰禮教后以配王之陰禮其禮爲大教九嬪以婦人之陰禮異夫王后之所謂陰禮也故別言之以明其異○鄭康成曰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言之也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鄭康成曰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王氏曰婦職之事內以事王及后外以祭祀賓客之職也

九御女御○王氏曰女御八十一人爲九人則亦一類故謂之九御○黃氏曰九御名官曰女其御於王者自有所次而御之○王氏曰使各有屬使屬於九嬪○杜子春曰二事絲枲之事○[illegible]

[illegible]有教也知王以三公爲教則知王后以三夫人爲教矣知諸侯以三卿爲教則知三夫人以九嬪爲教矣以至九卿爲教之以二十七世婦二十七世婦教之以八十一女御[illegible]○黃氏曰九嬪職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illegible]世婦知婦道矣

鄭鍔曰說者謂周制天子六宮自后而下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內宰宜皆在所教也獨教六宮教九嬪教九御上不及夫人下不及世婦何也蓋夫人猶王之三公坐而論道三夫人亦從論婦禮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非明道者不可以處其位然不明婦禮豈可以處三夫人之職故六宮之職尚且教之則三夫人從可知矣

嬪之爲賓也猶朝之九卿爲之而婦則執婦道以事人者也於其尊而有賓道者猶且教之則世婦從可知矣

李氏曰男女之際人所甚重前世備言之矣然而賢妃聖后之不世出亂國亡家者往往皆是蓋婦人之性陰昧而柔弱鮮克正者堯之試二女以嬪于虞以觀厥刑焉堯之二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則不漸以教不摩以禮其不行婦道明矣夫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舉動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爲禍福不可勝言矣並寵則妬不答則怨慢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爲之空刑賞或爲之濫姦邪或爲之昌忠義或爲之盡家嗣或爲之易帷薄爲之不修社稷爲之不食妹喜之殺桀妲己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成周內宰之職王宮之中自王后而下至女御之卑皆受教皆習禮德皆正言

皆順無冶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褻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傳之天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兔罝之莫不好德於此見矣王道安得而不成乎

林之奇曰宮禁之密房闥之事內宰何能教之男女之別正家所先未聞使外官治內事也后夫人以下欲無驕侈嫉妬無讒言私謁在人君正身率之耳豈使內宰教之乎舜以匹夫而妻帝女使執婦道于虞氏書曰嬪于虞蓋以德化之也文王能使太姒之有德亦身率之耳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皆非使人而教之也

正其服禁其奇紀宜反衺似嗟反展其功緒

王氏詳說曰后六服夫人揄翟闕翟九嬪則鞠衣世婦則展衣女御則緣衣此所謂正其服○劉執中曰六服之制不可僭此謂常居之服亦有物色可以辨上[illegible]

[illegible]○鄭鍔曰惡莫大於奇衺奇則怪而不常衺則僻
而不正左道之禍常由是生漢武帝后宮爲方術所誤呪
詛之變與巫蠱之姦起以大逆亡道坐死者前後數萬人
由不禁之於早耳○鄭康成曰展錄也緒業也○鄭鍔曰
旣作二事於前則當省其功緒於後作之而不省則勤者
不見知而怠者以嬉遊廢業
楊氏曰嬪婦內職也而列之天官之屬內宰涖之教以陰
禮婦職之法使各有屬以作二事禁其奇衺展其功緒則
內無曠職而作淫巧以蕩上心者不容於其中矣其進御
以時敘焉則便嬖暱寵之私亦無自而有關雎化行雖曰
后妃之德亦先王治國家中外一體也後世先王之法廢
中外離絕不相統一奇衺無禁功緒不展而婦式之法不
行焉逸居無教言德功容不循正道妬寵相乘而嬖暱之

私得以干其上矣自周衰迄於漢唐女禍無世無之職此
之由不遵先王之成憲而能正家而天下定者未之有也
大祭祀后祼[illegible]獻則贊瑤[illegible]爵亦如之
鄭鍔曰周制王后無祭天之事則大祭祀者祭宗廟也○
王氏詳說曰王以圭瓚酌鬱鬯祼后以璋瓚酌鬱鬯祼王
以玉爵酌醴齊朝獻后亦如之王以玉爵酌盎齊饋獻后
亦如之若夫后所酌瑤爵者謂羨尸時也蓋王之羨尸以
玉爵酌醴齊后之羨尸以瑤爵酌盎齊是九獻之禮后與
王之所以相爲異同也[illegible]
[illegible]()史氏曰瑤玉之次公劉之詩曰維玉及
瑤后之爵降王一等以瑤爲之示次玉也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
鄭鍔曰后之服六而祭祀之服所用不同祭各有位而后
之位所立各異如祭先王則當褘衣祭先公則當揄狄祭
羣小祀則當闕狄是正其服也如君在阼則夫人在房君
西酌犧象則夫人東酌罍尊是正其位也○鄭康成曰薦
徹之禮當與樂相應[illegible]
贊九嬪之禮事
鄭鍔曰當奉祭祀之時九嬪則贊后薦徹豆籩九嬪所舉
應禮則后之所舉得禮矣宜有以贊之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
鄭康成曰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祼之
禮亞王而禮賓[illegible]獻
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
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
王昭禹曰先王承賓猶承神故大饗之禮牲不入牲其他
皆如祭祀是以祭祀后有亞祼亞獻與瑤爵羨尸之禮而
賓客亦如之祼獻則王禮賓客而后亞獻瑤爵則王酬賓
客而后亞王酬賓客()王氏曰不言后以上文祼獻瑤爵
言后從可知也
致后之賓客之禮
鄭康成曰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史氏曰后之賓客[illegible]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賈氏曰喪言凡則王及后世子以下皆是內宰佐后使其

屬宮台外內之命婦○鄭康成曰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曰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illegible]○王昭禹曰凡喪事則外內命婦皆有衰麻之服哭泣之位[illegible]而其事則有治之者后之所使內宰所佐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illegible]制祭之以陰禮

劉執中曰朝以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也市以聚四方之貨故后立之地道也○禮庫曰周制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皆有罰所以別朝市辨義利分貴賤令內宰卻佐后立市市井之令出於房闥之中此斷不可長而況宮中之祕密卻與市井之事其意果安在[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次其官之次則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illegible]敘其地之敘司市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illegible]○鄭康成曰陳處也[illegible]度丈尺量豆區之屬○杜氏曰淳讀為純純謂幅廣制謂疋長[illegible]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illegible]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鄭鍔曰觀祭義之篇曰古者天子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卜夫人世婦之吉者入蠶于蠶室及獻繭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蓋王者以奉宗廟為重以躬致其服為盡孝故王以躬耕之穀為粢盛后以親蠶之絲為祭服然蠶必以時時至而不詔告之則有失時之愆中春者可蠶之候也時則詔后帥外內命婦以共事必於北郊者婦人受陰之義說者謂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而先儒於祭義大昕之注亦以為季春朔日今此仲春詔后何也然以七月之詩攷之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爰求柔桑謂仲春也倉庚以仲春鳴記禮者乃言季春豈季春者蠶事之始歟謂之始蠶意可知矣○李氏曰普天之下蠶者非一女而后猶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耕者非一男而后猶佐天子之耕天下之男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illegible]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王氏曰內人王內之人[illegible]○賈氏曰稽猶計也功事絲枲之事[illegible]○王氏曰既均其稍食歲終則會之既展其功緒歲終則稽之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王昭禹曰典婦以功獻於后內宰則佐后而受之[illegible]

賈氏曰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今言麤不言惡言良不云細者互見其義○王氏曰小大比其制麤良比其功制中度功中程而又善則在所賞制不中度

功不中程而又惡則在所罰

會內宮之財用

鄭康成曰計夫人以下所用財○王氏曰會內宮之財用為大宰歲終受其會故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賈氏曰正歲建寅之月○鄭康成曰均調度○王氏曰稍食歲終既會之矣正歲又均焉功事歲終既稽之矣正歲又施焉

鄭康成曰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王昭禹曰有漢之內宮有罪之北宮言內宮則知王宮為外宮言北宮則知王宮在南）守宿衛者（賈○氏曰謂若宮伯所掌士庶子受其稍食者也）○鄭鍔曰內宰於內人之稍食何其切切耶於每歲之終則必會之於正歲之始則必均之歲終者周人之歲十月也正歲者夏人之歲正月也十月必會者謂一歲之終則一歲之功事已成食一歲之廩稍則宜一歲之功事可稽矣於是之時會之者所以稽其一歲之成効是故佐后受其所獻之功乃比校其小大與其麤良以行賞罰於是時又併與一歲之財用皆會之因一歲之費而責一歲之効如此其嚴正月必均者謂一歲之始則一歲之功事始施始焉不均其廩稍則終焉不敢責其成効於是之時均之者所以施其一歲之功事功事已施於是表揭禁令於北宮又從而糾其所守使無敢遊觀而去守以妨一歲之功事故特指王之北宮言之則因一歲之始而施一歲之事如此其嚴然則切切於內人之稍食豈徒然哉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先種後熟／後種先熟）之種而獻之于王

賈氏曰上春亦謂正歲以其春事將興故云上春○鄭康成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王昭禹曰穀中有種必生於六宮以其有孳之道生生不窮之祥○史氏曰凡種穀之種必藉后宮生之者欲其有知稼穡之艱難不然則后之宜生之司農引詩以六宮之下）○鄭鍔曰經言三農生九穀固不一種獨於種稑之種則三言之司稼辨之而縣于邑閭舍人縣之於歲時內宰生之於上春皆以種稑為言則知種稑非九穀也司農謂先種而後熟則謂之種後種而先熟則謂之稑言生種稑之種則凡九穀之或先種後熟或後種先熟者皆生之也觀詩人有黍稷種稑之言謂黍稷之有先後然則非指種稑為穀明矣

總論

鄭鍔曰后之尊與王同體賓客之來則有禮賓之事祭祀之時則有助祭之事建國則立市共祭服則親蠶耕藉則獻種歲終又受后宮獻種之事則為后者不為無職立內宰之官或佐之或贊之或詔之或正之如是其詳然先王之意不止此耳中宮之貴椒房之寵命下大夫為之宰以治宮中之政令則制以天下之公法實所以杜驕侈之原陳君舉曰嘗讀關雎知三代而上后妃極天下之選矣后妃母儀天下而嗛嗛然有不足配至尊之意當是時夫人嬪若干人世婦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職奉上所以共賓祭著子姓之官備矣后方惻然遐想幽深側陋之間尚有遺賢宜配君子求而不可得則中夜不寐展轉歎息庶幾得之吾當推琴瑟鐘鼓之奉與之偕樂而後慊后德如此則宮掖之政一以聽后之所為奚不可者今內小臣而下凡閹官九嬪而下凡婦官下至於女奴曉視者曉書者曉裁縫者必屬之大臣則夫負數之增損職掌之廢置

祿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稟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内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苟違有司之禁雖天子不得自以爲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内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蓋如此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奄稱士者異其賢（賈氏曰上言人徒八人[illegible]士也用奄者以其所掌在内故也○呂氏曰[illegible]先王防患之意蓋微）○李氏曰周禮之内餘奄皆不命官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或在帷薄之内論其職掌或閽寺之言固不可以詆辱俊乂渾殽男女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

愚案先王之時官者不過數十人内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内豎五人閽人每門四人而已不若後世之多既總於内宰而内宰又屬於冢宰上下相統得以進退用舍之則不賢者自不容於其間後世不然宫中官則皆奄人既不屬宰相所以縱横而莫制

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鄭康成曰命謂使令所爲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王昭禹曰正其服則后之六服所用不同正其位則祭祀賓客喪紀所以爲禮者其位不同○王氏詳說曰有王之服位有后之服位有王之命令有后之命令夏官太僕小臣之於王天官内小臣内豎之於后其職一内小臣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大僕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是大僕之職與内小臣同内豎云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小臣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是小臣之職與内豎同然大者掌其大小者掌其小大僕小臣之所由分則内小臣所掌宜若掌后之小命乃曰掌王后之命至其通令與凡小事則内豎掌之此足以見后之次於王矣況后言命而不言大命王后雖有好令於卿大夫曾何大命之有是知大命皆在於王也周之時后且不預王之大命況其他乎○鄭鍔曰内宰於王之服位則正之而内小臣亦正之内宰正之於大祭祀之時内小臣正之於宫闈之中

后出入則前驅

史氏曰前驅者前訶肅衆（賈氏曰小臣是奄人與后導道）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

賈氏曰祭祀賓客喪紀此三事后皆有事則與后爲擯贊（[illegible]）

詔后之禮事相（[illegible]）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

鄭康成曰詔相正者異尊卑（○賈氏曰詔相正[illegible]）

徹后之俎

鄭康成曰俎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illegible]）○易氏曰膳夫言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胙亦俎也尸與賓之胙王其胙有餕餕皆有俎故謂之胙俎后亞王之祼獻瑤爵則其胙俎一也徹后之俎而不言胙者胙以王爲主后亞王而已（[illegible]）

后有好（[illegible]）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

易氏曰好事則以物問遺於諸侯之親者好令則以言問勞於卿大夫之親者（○史氏曰[illegible]）○陳及之曰胡五峰謂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

內交羣下則將用君哉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王后可乎其疑是矣而未足也先王之政以端本澄源爲先故擇配之際必得賢妃貞女以配君子其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見於關雎尊敬師傅化天下以婦道見於葛覃求賢審官而無險陂之行見於卷耳於是有內宰之官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女御自三夫人以下莫非賢婦人況王后乎若是而外通諸侯之爇親內交卿大夫之賢者不過助天子政治而已古者天子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上公來朝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享大牢侯伯來朝亦如之子男來朝夫人致禮六壺八籩如曰婦人無外事亦甚不可矣是故欲行周禮者當自天子一身始以正心誠意爲之本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則政事無一不善處不然外通諸侯內交羣下

相與連根屈蒂是幽后所以亡周豈周公舊典乎○鄭鍔曰[illegible]

掌王之陰事陰令

鄭康成曰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鄭康成曰閽人司昏晨以啓閉○王昭禹曰[illegible]

愚案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惟雉門耳此言每門者言中門擇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使墨者守○賈氏曰[illegible]或以爲王有五門四面皆有中門故曰每門義亦通

鄭康成曰囿御苑游離宮○黃氏曰游陂池文王靈沼王宮嚴密之地不得不謹囿游之地何必如是此足以見內外一[illegible]皆所以嚴一人之來初不以囿游而少忽也囿游無間於王宮則燕游不足以損德○薛平仲曰閽人專守王宮中門之禁中門蓋治朝之外門於王內若不相關於囿游亦非所及大宰列閽人於內小臣之後且曰囿游亦如之果何意哉蓋嚴於內者當有以防於外而觀游之所尤隙之易以乘閽人於中門之禁凡喪服凶器潛服賊器奇服怪民皆有所不容入則離宮別苑之所御其防閑杜絕無異於中門之禁則外防固已嚴矣彼寺人於此以相道內人女宮之出入內豎於此傳達內外之通令孰有不關於閽人哉今觀閽人於王宮每門凡四人則舉中以見內外其所守於外者甚衆寺人於正內則五人內豎之幼者則始倍寺人之數其所居於內者甚寡守之者衆居之者寡周公經畫之密殆不可以言語盡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鄭康成曰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雉門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史氏曰中門之禁亦密於外門以其過此則是王之宮庭使內官掌之謂之閽人以其所職專在守門若今所謂司門是也○賈氏曰[illegible]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鄭康成曰喪服衰絰凶器明器潛服若衷甲者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尨奇無常怪民狂易○[illegible]○史氏曰王之大內常人尚不得入今此奇服怪民皆指宿衛之士非外人也外朝之宿衛既有宮正

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茲數者復禁而不入王及后者
雖欲見不正之人不可得矣○黃氏曰此守中門者之職
事也爲命夫命婦闢與掃除設燎之事他門亦然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色類反）則幾其出入
史氏曰內人應役之人公器應用之物賓客公卿大夫之
妻應得入見者然無帥者無所將帥非時而入出者也故
必幾察之防其乘閒（[illegible]）○[illegible]所以防○鄭司農曰幾謂無將帥
引之者則苛其出入○王氏曰幾譏察之也
以時啓閉
鄭康成曰時漏盡（○賈氏曰若夏至晝[illegible]）○史氏曰謹其鎖鑰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婢亦反）
鄭康成曰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賈氏曰謂宿衛王宮者對在朝卿大夫爲[illegible]）外命夫外命婦則[illegible]外內命夫之妻內命婦卿三夫人以下辟行人使無干

掌埽門庭
鄭康成曰門庭門相當之地（○賈氏曰[illegible]中門[illegible]相當之地唯中門若然門各有[illegible]門者埽之）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力召反）蹕宮門廟門
鄭康成曰燎地燭（[illegible]）[illegible]云地燭蹕止行者廟在中門外○易氏曰設門燎則設燎於門
以爲明蹕宮門廟門則蹕止行者以致其肅（之事[illegible]明[illegible]禁止者）○王氏曰宮正凡邦[illegible]
凡賓客亦如之
賈氏曰賓客在宮中廟中謂若享食在廟燕在寢○史氏
曰賓客之奉無異宮廟亦宜肅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鄭康成曰寺之言侍詩云寺人孟子（○賈氏曰[illegible]）正內路寢（○賈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內宰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黃氏曰寺人內豎皆奄王之正內五人則他處尚有之經
不出不著員數蓋掌女宮戒令職事爲不可已者已在此
則在他處者未必有職事雖闕之可也
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導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鄭康成曰內人女御女宮刑女之在宮者（○賈氏曰謂男女沒入縣官爲奴者○黃氏曰[illegible]）○史氏曰戒所以飭其怠令所以趣其行○鄭鍔
曰內人或有出入寺人則以身相之以言導之其或不如
法者又從而糾之○鄭氏曰糾猶割察
王氏詳說曰內宰下大夫內小臣上士故內宰正后之服
位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王
內人之禮事若夫寺人初非士不過掌王之內人及女宮
之戒令此貴賤之所以分也卑者不得統尊賤者不得臨
貴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
鄭鍔曰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以供其役使之事鄭康成云
有司者宮卿世婦春官之世婦祭祀賓客喪紀掌女宮之
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故雖刑女以爲役然下文又言佐世
婦治禮事則指以爲二十七世婦愚謂康成指有司爲春
官世婦者蓋[illegible]宮卿世婦以卿爲之又以下大夫貳之
爵位之尊幾與大宰小宰同列謂之有司或幾乎輕上爵
然則有司者乃掌祭祀賓客喪紀之有司耳
佐世婦治禮事
鄭康成曰世婦二十七世婦（○賈氏曰內人世婦自有[illegible]事而寺人佐之故其職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致於有司[illegible]）
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illegible]）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

詔相之

史氏曰前言戒令後言禁令戒者戒於未然禁者禁於已然先後之序[illegible]○鄭康成曰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illegible]○史氏曰內人弔臨于外非寺人帥之而往誰與監臨立於前而詔相之衆安敢不肅[illegible]

內豎倍寺人之數

鄭康成曰豎未冠者之官名[illegible]○劉執中曰內豎奄之小者三代禮樂稱周爲備六寢六宮之奄寺人內豎其衆不過十人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鄭康成曰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illegible]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illegible]內人蹕

鄭康成曰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illegible]○史氏曰蹕所以止行人[illegible]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illegible]車

鄭康成曰喪遷者將葬朝于廟[illegible]褻器振飾頮沐之器[illegible]

史氏曰死者不可復生謂其鬼氣之無不之也故必求其生平所近之人所用之器覬夫冥漠之間苟未忘情庶乎其隨之也故用內豎爲庶幾其以平昔而不忘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三

九嬪

鄭康成曰嬪婦也[illegible]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illegible]○薛平仲曰周官言夫人多矣而夫人曾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又不言其數三公固無官也嬪婦女御之以德進者不徒求以充位也內宰自內豎以上皆所以紀綱王宮之治而九嬪以下所以輔成王內之治者非法不立非人不行內外盖一道所以敘次之別如此

陳君舉曰婦人女子常與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驕蹇自恣無所不至故使之分職於六宮附屬於冢宰而天官內宰春官世婦又得以參檢其事與夫婦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矣漢高之戚夫人子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袁盎却讓夫人坐文帝怒說以人彘乃從使大臣得與內事其如是乎後世一女專恣而公卿附離之不暇尚何冢宰之能率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

賈氏曰婦學之法謂婦人所學之法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illegible]○鄭康成曰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九嬪旣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

女御○賈氏曰九嬪言教九御而不言教世婦則世婦亦必婦德之成者而後為之○史氏曰教九御曰世婦待書內人皆在○劉執中曰一曰婦德以柔順貞潔為本而皆本於德○史氏曰周南之首篇明后妃之德而德之為本固可知也惟其有德則外之為賢君子內之為賢婦人世或未能不害其為賢苟無其德徒有其言則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苟無其德徒有其容則世之蠱媚傾人之國苟無其德徒有其功則伐剝之萌惟家之索何足論哉惟其以德教之於前則二者自外須進故為婦功者今先教之於此也故德二曰婦言者言其心之聲心懷溫柔則言溫柔心懷正順則言正順○鄭鍔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詩以為刺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以為戒婦人之言其可以無出諸口乎教以婦言者欲其肅也三曰婦容者謂用禮以正其容也容見於身則動根於德德以正其心而禮以正其容故能步武成於宮商動靜中於禮樂詩不云乎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鄭鍔曰舍容誨淫易係以為誨盜之招書美而豔孔父所以見殺婦人之容其可以不莊乎教以婦容者欲其有儀也四曰婦功功者德行之實有德行以飾其身而無功實以事其上雖有寵祿不足以自固矣故有宗廟之祭祀簋豆之濯溉不可以不致其潔有王后之奉養膳羞之精傳不可以不盡其心有祭服之玄黃歲功之所施不可以不致其力有粢盛之饋食薦徹之贊佐不可以不盡其禮○鄭康成曰婦功絲枲○鄭鍔曰教以婦功者欲其勤也驕侈之習與性俱成安知四事為不可忽所以有賴於九嬪之教

鄭康成曰教各帥其屬者亦使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叙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後反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賈氏曰謂月初畢者為始望後先者以盡而息之○史氏曰嬪有九三倍之為世婦九倍之為御妻各帥其屬帥其所分教者以時進御於君故曰敘敘者有節而不亂蓋氣血有限而顏色無窮苟無其節則耗憊隨之

凡祭祀贊玉齍音咨贊后薦徹豆籩

賈氏曰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簠簋贊助也助后薦玉齍○鄭康成曰玉齍玉敦受黍稷器○賈氏曰后薦豆籩而不言贊徹明自贊進而已○鄭鍔曰故書以玉齍為王齍王安石用其說乃謂下言贊后則上言贊王言之序也以經攷之大宗伯奉玉齍小宗伯逆齍肆師表齍盛告絜凡此皆贊王也禮官當贊王則九嬪所贊者皆贊后謂為贊王非也○王氏詳說曰大宗伯云奉玉齍小宗伯云辨六齍之名物使六宮之人共奉之是玉齍之事非王后之所奉然共齍者六宮之人奉齍者大宗伯進齍者后贊后之進齍者九嬪若夫籩豆之事雖存於有司而薦徹籩豆者后之事蓋婦人無非無儀惟主中饋況籩豆奉承宗廟得不為后之事乎至大祭祀后不預則大宗伯攝而薦豆籩徹醢人醯人皆以奄與女奚掌之所以知其為后之事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是已

若有賓客則從后

賈氏曰后有事於賓客謂助王享燕時九嬪則從后往○史氏曰九嬪之從后所以佐后也○鄭康成曰當贊后事

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賈氏曰大喪王喪○鄭康成曰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衆之次敘者乃哭○王氏曰大喪外宗敘內外朝暮哭者九嬪亦從后帥之

世婦

王昭禹曰執箕帚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於天子備洒埽婦之事人有廣嗣之義故謂之世婦○鄭節卿曰天

宫世婦以廣嗣爲義春官世婦卿以掌女宫之宿戒名同而官異不得不分内外○鄭康成曰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宫而濯摡[illegible]爲齍盛

鄭康成曰濯溉也摡拭也爲猶差擇[illegible]○鄭鍔曰所用之器則濯摡以致潔所奉粢盛則差擇以致精先王之置世婦豈徒奉左右以爲悅哉其所掌者重矣○王氏[illegible]

及祭之日涖[illegible]陳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

鄭康成曰涖臨也[illegible]内羞房中之羞[illegible]

總論

劉執中曰王與后之祭祀賓客喪紀外有百執事各帥其屬夙夜厥職非不可以備其物致其誠也必使九嬪世婦躬任乃事又俾女御從而觀焉蓋以婦人不事于宗廟賓客喪紀則不知所以事上之道使之豈獨致己之誠哉亦所以役之[illegible]其敬也此關雎之后妃召南之夫人立教於前而周官所以帥而習之於後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曰王使往弔[illegible]○王氏曰世婦視大夫故使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總論

葉氏曰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生則寢之地以教其卑衣之裼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其事既十年則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之三月或教于公宫或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用牲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如此而後備於從人之道況夫王之北宫當貫魚之寵者可以非其人哉後世人主不擇德而以色甚者或取之倡優下賤如漢趙飛燕李夫人之屬是也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宫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其至難至謹如此

女御

鄭康成曰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王昭禹曰[illegible]

掌御敘于王之燕寢

劉執中曰九嬪云以時御敘者朔望尊卑之敘此言御敘于王之燕寢者以九人長少爲敘[illegible]○鄭康成曰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宫息[illegible]○李氏曰女御掌敘于王之燕寢不使九嬪世婦掌之防上之專妬蓋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内無怨女子孫衆多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大傷和氣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于室安得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宫而無進御之路其情之感動如何哉

以歲時獻功事

王昭禹曰歲時者歲終之時典婦功所謂秋獻功是也○鄭康成曰絲枲成功之事[illegible]

凡祭祀贊世婦

王昭禹曰祭祀之事世婦所掌女御預贊之事（鄭康成曰助其帥女宮也）

大喪掌沐浴

鄭康成曰王及后之喪○賈氏曰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始死爲之於南牖下但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王之喪亦使女御浴者案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人今王之喪沐或使婦人而浴未必婦人或亦供給湯物而已亦得謂之掌

后之喪持翣（所甲反）

鄭康成曰翣棺飾持而從柩車（[illegible]）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故云持而從柩車○王氏曰后之喪持翣者女御以蔽飾后爲事

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曰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illegible]）[illegible]之大夫可命世婦從亦四人

女祝四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女祝女奴曉祝事者○鄭鍔曰古者聖王設重祭之官絕地天通人神不相雜擾故無事於巫祝後世官廢神有不安其所而爲妖於人人有不得其安而祈福於神聖人在上因人情而設巫祝之官是故在國祀之禮則有大祝甸祝詛祝之司在王宮則有女祝以女奴曉者四人爲之

薛平仲曰人情莫敬於鬼神而鬼神易以惑其畏於簡書而簡書難以守惟知鬼神之有常禮則所以敬之者不可得而惑惟知簡書之有公法則所以畏之者有可得而守女祝之設所以使之敬鬼神鬼神之禮定矣則妖誕之說果何自而入而巫蠱之禍亦何自而見乎女史之設所以使之畏簡書也簡書之法嚴矣則彤管之煒豈不甚可樂而靜女之刺何自而作乎格其邪心於幽隱之微杜其私心於記錄之遠女祝女史次於女御之後所以爲王內之助者深

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鄭康成曰內祭祀六宮之內竈門戸（[illegible]）禱疾病求瘳祠報福○王昭禹曰[illegible]禱曰祠○鄭鍔曰內祭祀則宮中之祭是事之常也內禱祠則疾病之禱是事之非常也

掌以時招梗（古猛反）禬（古外反）禳（如羊反）之事以除疾殃

賈氏曰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禬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illegible]）此四者皆與人爲疾殃故云除疾殃也○王昭禹曰招梗者施於未然之前禬禳者施於已然之際招梗禬禳顧何施而不可然女祝掌其事亦固有時矣以男巫攷之春招弭以除疾病冬堂贈無方無筭則招梗者必於春之時禬禳者必於冬之時以春爲一歲之始招祥梗災宜於時之始冬爲一歲之終禬福禳禍宜於時之終（[illegible]）

陳君舉曰胡五峰謂宮闈不當有此且曰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中爲厭勝之事耳是蓋未察先王之意古人通天人徹幽明動則有祭故食則祭先飯桑則祭先蠶農則祭先嗇與夫祭行祭門祭竈祭表貉祭先牧祭馬祖等類不一不惟不忘初之意蓋神所在有之故所在祭之皆先王謹微之意所以自盡焉外朝有司巫男巫女巫內朝

有女祝所掌者大抵類後世淫祀祈望非福然先王不以爲不可必設官以掌之者交三才之道也推其意不惟祈福祥求永貞設而必若此者人臣愛上之祠華封之祝堯天保之報上亦其義耳若曰人事既盡此等事一切勿講則非聖人之意後世人主不脩人事祈望非福若秦始皇漢武帝之求神僊梁武帝之奉佛法又非先王事神之本意（[illegible]見女巫後）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黃氏曰鄭曰女祝女奴曉祝事女史女奴曉書者蓋與女酒女漿同也酒人列職故女酒爲女奴曉酒者漿人列職故女漿爲女奴曉漿者可也女祝女史各自列職其事略如春官大祝大史故上聯嬪御與酒漿醯醢不同必非女奴也○劉執中曰女史八人蓋擇嬪御之賢者爲之○張氏曰女史八人今執彤管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以佐治宮女德之善惡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宮女懼而修德○鄭鍔曰古者天子有史官左記言右記動故爲天子者不敢有過舉后與王同體言動不謹則家道不齊無以繫天下之內治故有女史（[illegible]仲說見女祝）

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王昭禹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若祭祀之禮則有薦徹賓客之禮則有獻酬其職女史掌之王后以禮動當以其職告上○鄭康成曰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王氏曰貳內宰之所掌）

逆內宮

鄭康成曰鉤考六宮之計（[illegible]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illegible]鉤考之○王氏曰治正后宮）

書內令

鄭康成曰后之令（○賈氏曰書而從布六宮）

凡后之事以禮從

賈氏曰大史以書協禮事執書以詔王此女史亦執禮書以從后（○王氏曰以禮書從爲詔后故也）○史氏曰施之於事曰治內政攷女宮以計曰逆內宮紀后之命曰書內令繼之以凡后之事以禮從則知后之言動皆當合於禮是故戒謹於所不覩恐懼於所不聞則於禮也庶幾其可書矣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illegible]）○陳君舉曰凡三宮悉用士人先王以此人主奢倫所係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爲之則害國亂政必不得已與內宮相關通如內小臣縫人之類則用宦者耳○賈氏曰有賈四人者以其絲枲有善惡貴賤則須賈也○史氏曰婦人女子嫉妬貪鄙驕奢淫佚皆起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今使之趨作不倦則心之所存日在於此不見異物而遷正有賴於典婦功

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音咨）

王昭禹曰式言所用之式法言所治之法所用之式則多寡之數所治之法則精麤之度知其所爲之法然後可授其爲女功之事齎（○劉執中曰[illegible]）○鄭鍔曰或謂大宰有嬪婦化治絲枲謂之任萬民則指民間之嬪婦言也今此典婦功之官掌授嬪婦女功之事齎鄭康成謂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若如是說則民間嬪婦皆授絲枲於宮然後爲布帛官何給之哉此言嬪即九嬪也言婦即世婦也彼皆擧婦功於宮中宜給以布帛之齎非民間任化治之職者何以知之以其言掌婦式之法以授嬪

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推之可知蓋上言嬪婦下言內人非王宮之嬪婦而誰歟又況所獻之物爲以共王及后之用又須于內府則非民間嬪婦之所化治明矣[illegible]

鄭康成曰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illegible]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音古良比其小大而賈音嫁之物書而楬其列反之

易氏曰鄭氏謂授當爲受非也當爲授字謂授嬪婦功之後及秋獻功耳○鄭司農曰苦讀爲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illegible]

史氏曰辨苦良工有巧拙也比小大功有等差也賈之者估其直之低昂書而楬之者榜其物以見凡目○鄭景望曰典婦功典絲典枲皆楬賈何也其亦日省月試旣廩稱事以勸勵百工之意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黃氏曰典婦功詔典絲典枲共之[illegible]○王昭禹曰頒之於內府者所以待邦之大用共四方使者及好賜之所用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史氏曰天下之絲皆出於蠶一蠶所吐謂之忽五忽謂之絲則一絲之得亦不易矣後世親蠶之禮廢衣服悉備於四方之土貢故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無一分顧惜由其不知所自來典絲之職亦先王恭儉節用之一助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

黃氏曰凡絲皆掌其入是亦爲一府藏也典枲亦然鄭康成以絲入爲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絲枲[illegible]○王氏曰以其賈楬之防其賤買貴[illegible]

鄭康成曰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者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

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黃氏曰外內工九嬪世婦及諸侯夫人大夫妻[illegible]○賈氏曰以物授之若縑帛則授以素絲若文繡則授以絲絲[illegible]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鄭康成曰王以絲物賜人[illegible]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黃氏曰鄭康成改良爲苦非也又曰其良功典婦功受之亦非也典婦功掌授功之政令典絲典枲掌其出入典婦功非府藏之官猶大府之於內外府良功絲功縑帛[illegible]○王昭禹曰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弁師所司之政令[illegible]玉府言王之好賜內府言王及冢宰之好賜予此言上之賜予又非特王及冢宰而

已蓋王后夫人所用皆在是矣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鄭康成曰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薛氏曰天子之巾曰黼巾位曰黼依然非黼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則馬與佩亦用組也然祭祀之用絲者莫急於冕服黼畫則其服也組綬則其冕也在衣而繢在裳而繡黼之於裳則繢矣此曰黼畫者周人以黼爲尚耳詩曰玄袞及黼書曰麻冕黼裳此典絲之所以首黼畫也天子繅斿十有二就就成也曰組就者以組爲就也故典絲言良工者其致美乎黼冕之意歟○史氏曰朱綠元黃止爲祭服而不敢他用知其難得也
喪紀共其絲纊音曠組文之物

鄭康成曰以給線縷著盱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illegible]○王昭禹曰喪紀有用絲以爲線縷有用纊以充衣褥或用組文以爲物之飾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音志絲組焉
鄭康成曰謂茵席屏風之屬[illegible]○王昭禹曰文織以文爲織絲組以絲爲組文織絲組所以爲飾邦器之用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鄭康成曰種別爲計[illegible]○王氏曰典絲典枲歲終各以其物會之防其以賤貿貴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麻之未緝者謂之枲典枲所掌其物非一獨以枲官名蓋麻爲女功之正[illegible]○史氏曰觀葛覃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以其躬歷女功知其物之難成則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固宜然言葛不言布者葛輕布重舉輕以見重此葛覃之詩所以爲后妃之本而典枲之官助先王崇本之治爲多
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音咨
鄭康成曰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illegible]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蕡之屬[illegible]○鄭鍔曰緦者布之細者縷者緩孟子曰有布縷之征自其已成言之則曰布緦縷紵自其本質言之則曰麻與草○賈氏

曰以待時頒功而授齎者典絲注用絲有四時之別此麻草所爲四時皆得也授齎亦如典婦功所注[illegible]○史氏曰計其當用之時授以麻草使爲布緦縷紵
及獻功受苦音古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
鄭鍔曰苦功謂麻草所成之功非謂苦惡也指麻草所成者爲苦以見出於絲者爲良功[illegible]○史氏曰楬其賈者物有等差時頒者衣服賜予之時冬裘夏葛不可紊也[illegible]
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鄭康成曰授之授受班者[illegible]以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服互文
王氏曰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者頒衣服賜予皆以物

授之言賜予而不言上以典絲見之○史氏曰歲終之會各以其物知其出納之數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婦職王后帥之以蠶內宰教之以二事九嬪又從而教之至於婦功則絲枲二物亦皆有官以典之及其獻功則后受之而內宰佐之典婦功又辨其苦良比其小大典絲之屬皆辨其物畀而內人尊而王后皆相率以絲枲之事其詳至於如此天下之務惟本之爲貴男子之務本於農耕女子之務本於絲枲茍不忘其本而先之於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邦之財用所爲足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四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史氏曰春官有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者不得不以內司服別之（○鄭鍔曰司服所掌王之服掌於春官而內司服掌於天官王者出與物接用以禮故外爲之於春官掌禮故也王后[redacted]稱司以王所以內爲在天官掌王內之政令故也）○賈氏曰奄一人者以衣服事多須男子兼掌與婦人同處故用奄○鄭康成曰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賈氏曰此女御是女奴曉進御衣服有故與女酒女醫收史同號故也得與八十一女御同名或身自二十外御有此女御之稱王后御事之使王無淫色之過故曰女御）

辟平仲曰上自王后以蠶事先天下下及命婦內人以絲枲效其功則女功之勤亦至矣人惟患己之不諳其勤也而後服飾之用或過侈而不顧知吾身所歷者爲不易則吾身之所服者其敢易哉

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音遙）狄闕狄鞠衣展衣緣（吐亂反）衣素沙

鄭鍔曰天子之服九王后之服六者蓋天子陽道九者所以取乎陽數之極王后陰道六者所以取於陰數之中天子之九祭服六常服三王后之六祭服三常服三王后無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服止於三或九或六無非取法乎陰陽之義○鄭司農曰褘衣畫衣祭統曰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賈氏曰褘衣亦是翟而不言翟以褘衣是以之會綵之本）○劉執中曰褘衣色玄所以象地而配天子之玄袞天子大裘袞冕以玄爲貴所以配天○鄭康成曰狄當爲翟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鄭鍔曰闕狄與禮記之屈狄之屈同（○王氏曰闕狄謂之屈知其但於褘狄而已）論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以翟爲飾比之褘揄二服刻爲雉

服而闕其數耳於褘衣言衣而不言狄於揄闕言狄而不言衣者蓋褘言衣則知揄闕者亦衣也揄狄闕狄言狄則知褘衣亦狄也上下之文互見

鄭康成曰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搖者闕狄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史氏曰翬與揄皆雉取雉者象德也夫雉者其交有時內之所守者正其羽五色外之所發者文質素而青仁義之全○鄭康成曰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玄[illegible]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

鄭康成曰鞠衣黃桑服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illegible]○鄭司農曰展衣白衣喪大記世婦以襢衣襢與展相似[illegible]

王氏曰褖衣之色黑而緣以纁[illegible]

史氏曰鞠衣黃衣黃者中也親蠶之服欲天下取中也展色純白白者正潔之義以禮見王享賓客時服也謂之展者展禮所用也褖衣純黑黑者至陰之義至陰不動燕居時服也謂之褖衣太質無華以纁緣之也夫天元地黃黃者地道妻道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白者西方之色陰之盛坎再索而得女正北方之卦黑者北方之色女之位凡此皆婦人所用之正色故鞠衣展衣褖衣不獨后服之外內命婦亦服之

鄭康成曰素紗今之白縳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紗穀者名出於此○[illegible]

總論

湯氏曰狄當作翟翟是首飾所謂副也褘揄屈鞠展褖皆衣名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今俗云翟髢是也下文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鄭康成據此知展是白衣然則褖衣黑展衣白鞠衣黃亦三色相次

王氏詳說曰玉藻云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又云君命屈狄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又云惟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從男子鄭氏以意約而解之謂世婦命於奠繭之文宜在夫人揄狄之下蓋前所謂夫人揄狄謂王后夫人下所謂君命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且六服之制王后褘衣夫人而下無復有褘衣矣明堂位謂夫人副褘云者直謂魯設耳晉爲上公之後得用此禮與二王之後禮一同夫人揄狄則內之三夫人與夫諸侯之夫人亦揄狄矣侯伯之夫人揄狄則子男之夫人屈狄矣此所以知君命屈狄爲子男之夫人言也子男之卿再命故其妻鞠衣大夫一命故其妻襢衣其士不命故其妻褖衣等而上之上公之國孤之妻當屈狄卿之妻當鞠衣大夫之妻當襢衣士之妻當褖衣矣侯伯之國上卿之妻當屈狄下卿之妻當鞠衣大夫之妻亦當襢衣士之妻亦當褖衣矣但秦火之後經無正文故說禮者亦無定論要之可以義起

史氏曰詩人以后妃服澣濯之衣爲美今此所用六服之彩繪得無乖戾邪蓋六服者祭祀賓客朝王所用所謂禮服法服至其常御者澣濯之衣可也

鄭鍔曰天子六服有章數之殊備物而尚文王后三服無

章數之異守一而尚質惟其尚文故日月山龍而下有鷩有毳其物十二惟其尚質故純用狄而已以王服之章十二推之則后服亦刻十二以爲飾何則文質雖殊而合體同尊法天之大數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鄭鍔曰內命婦之服惟此三等外命婦之服視其夫之爵其夫孤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則服展衣其夫士則服緣衣或者謂在內之臣有公卿大夫士之殊在外之臣有公侯伯子男之等三等之衣上不及王公之妻外不及諸侯之妻何也竊以爲諸侯之妻從其夫之命數而三公之妻不可以常制論以次而推三公之妻宜服闕狄鄭氏曰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諸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三公出封則爲大國之君以君子偕老之詩觀之衛乃侯爵耳詩人言夫人之服則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也上三衣有翟下三衣有展其下王后一等無褘衣而已三公之妻蓋如是也何則三公在朝屈於王則服子男之服其妻亦屈而服子男之妻闕狄耳出封則宜加禮記有夫人屈狄之文又有夫人副褘之文夫人屈狄者指三夫人言之夫人副褘者指上公之妻或者又謂內命婦之服九嬪則鞠衣世婦則展衣女御則緣衣然九嬪而上有三夫人自夫人以至女御凡四等此所辨者止於三服何也竊以爲三夫人之服亦不可以常制論蓋三夫人之服自褘衣而下凡有二等有時而揄狄亦有時而闕狄也觀禮緯列九嬪世婦女御於內官之列而無三夫人之職蓋尊之也是故中宮有后則夫人之禮屈而服闕狄與三公之妻在朝從子男之妻之服同中宮或闕則夫人之禮伸而服揄狄與侯伯出封其妻則服揄狄之服同

內司服之言辨如此而已然所辨者有三等之殊婦人以純素爲本則一而已故皆素紗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

鄭鍔曰上文言掌言辨此又言共則非特掌之辨之又造衣服以共之○賈氏曰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賓客時○鄭康成曰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賈氏曰自於其家則降見逆尊註○王氏詳說曰命夫之服助祭然王與夫朝覲他則不以命婦之服助祭然后與夫相后見賓客佐則否王策命諸侯元端以祭得以朝覲于諸侯命服不得私用說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其書侯命服不得私用命婦之服其亦如之策特牲曰主婦纚笄綃衣則是士之妻不得衣綃少牢曰主婦髲鬄衣侈袂則是大夫之妻不得衣展衣而衣綃衣此其不服所以見於祭祀賓客之下○賈氏曰喪衰亦如之者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王昭禹曰內司服所掌主以共后故生也共其所服及其死也亦無以異於生凡內具之物則后生時所用紛帨線纊之屬亦共之此事死如事生之意○賈氏曰案內則婦事舅姑衿紛帨之屬故死者入殯亦兼有比數物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王昭禹曰所謂女御八人非王宮八十一女御之數○鄭康成曰女工女奴曉裁縫者○鄭鍔曰詩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女御於王與后之衣服無所不爲則縫人掌縫線之事女御製之縫人縫之爲女御役也然王及后之衣服

固非一種豈二人之奄所能盡縫哉然以掌王宮縫線之文考之竊意只掌縫之線耳蓋衣服之縫自有女御○史氏曰布帛之成可謂難矣苟剪裁不中度則棄爲無用之物而紉縫亦倍費力矣先王知其然立縫人之官以司之使之專其職熟其制則刀尺鍼縷之未施其長短之程度已定於胷中於是役女御以紉縫則布帛不費而衣服具矣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

鄭司農曰線縷也○劉執中曰女御縫王及后之服者奄所以董其工而役之裁縫者也女御所以取其制授之脩短者也王及后至尊非女工可得度量

喪縫棺飾焉

鄭康成曰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王昭禹曰王及后之喪則縫人縫棺飾不言王及后則蒙上文可知

衣(於記反)翣(所甲反)柳之材

賈氏曰鄭喪大記注引漢禮翣方扇以木爲匡廣三尺兩角高二尺四寸柄長五尺以布覆之(王昭禹曰翣如方扇有柄之以故棺柳皆木爲之故曰車謂之)柳車翣以木爲體用綵繒衣之以爲飾故曰衣翣柳之材○鄭康成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

賈氏曰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

上

掌凡內之縫事

史氏曰凡內之縫事悉掌之者知縫人於吉凶衣服之制度無不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伯謙曰鍾氏染羽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內固不可以兼外先王防微杜漸之意

薛平仲曰內司服之與縫人既皆以奄人主之染人亦宜以奄人可也特付之命士何哉蓋縫線雖當便於內而采彰之正豈容使便於內哉此染人所以命下士

掌染絲帛

劉執中曰染絲帛者染而後織者上也織而後染者次也

凡染春暴(步卜反)練

史氏曰凡染事所以設色於布帛線縷以供帷幕幄帟衽席衣服之用故春云暴練欲其白而受采○王昭禹曰[illegible]○賈氏曰春陽時陽氣燥故暴曬之

夏纁(許云反)玄

鄭司農曰纁絳○鄭康成曰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賈氏曰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故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賈氏曰[illegible])(○王氏詳說曰[illegible])○王昭禹曰纁者黃而兼赤色玄者赤而兼黑色(鄭鍔曰纁黃而赤赤陽色陽用事位在南方染纁宜矣)

秋染夏(戶雅反)

鄭康成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羽畎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鷂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淺深之度是以倣而取名(賈氏曰其類有六此丁並爾雅文秋氣少以染五色)○鄭鍔曰秋則氣收而

不散五色此時亦皆受采故分文明之色○王氏詳說曰[illegible] 事有表彰備之文不然則衣人之服○王昭禹曰七月之詩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蓋以是時五色皆可以染然染人以夏纁玄[illegible]者始於夏秋則文籍而成章之時故染五色者備於是時

冬獻功

賈氏曰纁玄與夏總染至冬功成並獻於王

總論

鄭鍔曰禮記言后蠶之事謂及獻功之時則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祭服之色皆後宮所為此專責之染人之官者蓋后宮所染者專以供王之祭祀染人之官則供國家之禮事其染不一種先王立事無所往而不法乎天時況衣服之色取法陰陽以寓不說之意尤欲其色之正此染人之言四時所以為尤備

掌凡染事

易氏曰掌凡染事不特絲帛而已○史氏曰天下之染必因草木土石而成布帛線縷先王取其色以配四時之宜以定上下之分皆所以為禮然先王取色以為禮後世因色以起妄故傳曰五色令人目盲使知所謂色者出於草木土石不足為吾損益則目不盲而視天下之色姑以為禮設耳此周官之意

追丁回反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追治玉石之名詩云追琢其章○王昭禹曰掌后首服而謂之追者以其有追[illegible]衡笄之事而副編次亦有玉以為之飾

薛平仲曰服飾既有以謹諸身矣則俯仰於一身之間者首服服屨尤不可有一之或略嘗疑周官於王之五冕掌之政典之弁師而追師屨人掌王后之首服服屨領於大宰何哉大抵君尊之分固臣下之所易嚴而婦飾之美則人情之所易誘夫上而飾之於首追師有定式下而飾之於足屨人有定制不主於奄人女奚之屬而主於外庭之命士不分屬於政典禮典之官而領於天官大宰之重風化之本所係在是是固纖悉之必謹歟

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illegible]反次追衡笄

賈氏曰掌王后之首服對夏官弁師掌男子之首服也

愚案婦人之副猶比男子之冕婦人之次比男子之弁婦人之纚笄比男子之玄冠婦人之髽比男子之免

鄭鍔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鄭康成曰[illegible] 禮記云君卷古本反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然則身服褘衣首乃戴副也康成謂其遺象若今步繇詩云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謂此副也編者編列其髮以為之如後世之假紒康成謂服之以採桑然則身服鞠衣首戴編也次者次第其髮髢也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正謂此耳康成謂服之以見王然則身服褖衣首則戴次○王昭禹曰[illegible]詩言副言髮而不及編蓋副者飾之上而次者飾之下惟褘衣可配以副惟褖衣可配以次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不以紞垂瑱左傳所謂衡紞詩人所謂玉瑱可也詩人又云副笄六珈者蓋自其冠言之則用衡自其髮言之則用笄衡所以維持其冠而笄則以約束其髮二物皆用玉故必追以為之○史氏曰衡笄維持冠[illegible]

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鄭康成曰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illegible]○賈氏曰以待祭祀賓客亦謂助王后而服之○史氏曰祭祀所以見祖廟賓客所以享所尊故首服用焉以明非祭祀賓客則不用用之夫

必飾○鄭康成曰內外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髮鬄衣侈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侈袂祿衣之袂

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王昭禹曰喪紀則笄而又加之以經其共九嬪外內婦所用亦如祭祀賓客之禮故曰亦如之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史氏曰傳曰屨雖新不加於冠古人賤屨而貴冠所以明上下之分此屨人必在追師之後王有弁師后有追師王有司服后有內司服冠冕衣裳無非各有其司獨於屨人總云者以爲不足煩二官○鄭鍔曰有舄有屨名官特曰屨人者舄止於朝覲祭祀時服之而屨則無時不用也○徐鉶曰屨之方以象地乃列於天官者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屨雖方而陰列於天官是天道可兼於陰陽

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

鄭鍔曰服不同則屨不同屨各隨其服故曰服屨○賈氏曰后三翟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以三等之舄配之玄舄配褘衣則青舄配揄翟赤舄配闕狄○鄭鍔曰王之舄三赤爲上赤者盛陽之色表陽明之義后之舄三以玄爲上玄者正陰之色表幽陰之義王冕服則舄后褘衣則舄王赤舄之下有白黑二舄后玄舄之下有赤青二舄此爲赤舄黑舄特言其尊者耳[illegible]○湯氏曰禪下曰屨複下曰舄凡舄之內必有屨屨外又加以舄故云複也屨之與舄理宜同色亦猶裳之與屨同色也周人衣服大槩三色玄青黑緇之類爲一色白素之類爲一色纁赤黃之類爲一色此三代所尚纁赤周也白素殷也青黑夏也纁赤爲上白素爲中青黑爲下故儀禮爵弁纁裳皮弁素積玄冠玄端三服相次等而上之六曰玄冕五曰絺冕絺文俗本又作希四曰毳冕絺麻衣毳罽衣也詩曰毳衣如璊麻衣如雪三色相次亦可見矣但周人盛服不用白素故舄無白者自漢明帝時諸儒誤讀尚書始爲山龍華蟲十二章之飾而冕服始皆玄衣纁裳故鄭康成謂冕服皆赤舄宜檢周禮注先鄭後鄭不同處仍以後漢輿服志參攷之知漢儒衣服非復周制康成蓋時學耳

赤繶於力反黃繶青句音劬

鄭鍔曰縫中之紃謂之繶屨頭之拘謂之絇赤繶者王之黑舄之飾黃繶者后之玄舄之飾青句者王之白舄之飾知其然者舄之飾如繢之次故也若夫黃屨則白飾白屨則黑飾黑屨則青飾知其然者屨之飾如繡之次故也但言此三者見其他猶有舄互相考也考工記言畫繢之事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相次也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青謂之繡舄屨之飾蓋取諸此[illegible]余嘗攷之天子吉事皆舄上公服冕則舄周公袞衣而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諸侯服冕亦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是也其他則皆屨而已先王正一身以治天下正一家以齊四海一身之所履萬民之所取正一家之所行四海之所隨衣裳之制俱有自然之意義況舄屨致飾於步趨之際可無其義乎故繶之名則取致意應物之義絇之名則取拘制其身之義皆以爲行戒雖步之間皆中禮節則下而臣民敢不取法哉

素屨葛屨

賈氏曰自赤舄以下夏則用葛爲之冬則用皮爲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亦用葛與皮也○黃氏曰王與后皆有六服屨人六屨其下又有葛屨鄭引喪禮冬皮屨夏葛屨其意謂葛屨獨施於凶服耳屨人未言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鄭氏遂云祭祀而有素屨葛屨惟大祥時恐非此正明葛屨之所當用葛屨見於經者多不獨施於凶服六服六屨其言出葛屨似對后服素紗爲當暑之服士喪禮冬皮屨夏葛屨皆有繶純無他義直以寒暑之宜耳然則屨人所謂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者亦爲寒暑之當變故大裘祭天先儒疑施於夏至方澤方澤祭地本不與祭天同姑未暇論然服屨而辨冬夏之宜則大裘恐亦不施於夏祭先王祼會通以行典禮豈有當暑而服寒者若言祭則用赤舄黑舄功屨喪屨散屨此隨事之所宜

王氏詳說曰鄭氏於追師其說皆可取若夫屨人其說繁矣且玉藻所謂享天子諸侯衣服冠佩等制甚詳未嘗及舄屨不過曰在官不俟屨又曰童子不屨絇又曰弁行剡剡起屨又曰退則坐取屨而已鄭氏以士冠禮有黑屨白屨纁屨之文以意解而廣之夫士之冠禮其可爲王后與服屨之禮乎漢儒之禮其可執以爲周公之禮乎謂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六皆赤舄韋弁皮弁則白舄冠弁則黑舄謂后之吉服有六祭服之三褘衣則玄舄揄狄則青舄闕狄則赤舄何祭服之多而舄之少耶何后服之少而舄之多耶謂后之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祿衣黑屨何王之屨絶無而后之屨有許多耶況經有赤舄黑舄而已鄭氏乃有白舄玄舄青舄焉經有素屨葛屨命屨功屨散屨而已

鄭氏乃有黃屨黑屨白屨焉經有赤繶黃繶而已鄭氏乃言繶必有絇純言絇必有繶純三者相將焉又以舄之飾如繢之次以屨之飾如繡之次不知又自畔其說且既曰褘下曰舄褘下曰屨今以白屨黑屨爲屨之飾如繡之次又以纁屨爲舄之飾如繢之次是以纁屨而纁舄又以爵弁爲士之祭服故尊之以爲舄其說愈不可曉

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鄭鍔曰命夫命婦隨其命而有屨謂之命屨當辨其命之數使無越制而亂其序○鄭康成曰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illegible]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内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illegible]○史氏曰功屨以人力爲之若掌皮之功裘是也散屨不加功飾所常御及喪屨也○王氏曰散屨則喪記無絇也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王昭禹曰以宜服之者各隨其時與事之宜而服之若夏則葛屨冬則皮屨此隨時之宜若吉祭用赤舄黑舄功屨喪祭有素屨散屨此隨事之宜

總論

陳君舉曰王及命夫之服司服掌之其冕弁師掌之而皮舄繐屨皆藏於天官既成而頒焉冢宰制其用而宗伯受之以共服御也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費悉出於林林錢不調之大農而齊三服官亦

王作服輸不過十笥其後浸侈齊官至歲費數百萬而東西織室官之費五千萬貢禹奏罷之東都織室不別爲今以其令丞屬御府蓋稍省約此晉宋改御府爲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禮部大常尚無車輿章服之辨況節制自冢宰乎○車服旗常之類大宰得以會計其財物則用度不至於亡藝禮官之屬得以辨其禮儀等級則所謂用器兵革不中度終無有也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王氏曰[illegible]）○夏氏曰夏采記招魂死事故於末言之○鄭鍔曰此事非常有之事專設一官意者有是事然後設其列於此者亦見當屬於天官故耳○黃氏曰夏采掌復無他事也特建一官者生事畫而死事始也曾子曰啓予手啓予足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宋穆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於地人主能保其身至此而冢宰之責盡矣復于四郊必以四人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鄭司農曰復猶始死招魂復魄○劉執中曰王之喪冕生常服之奉享乎大祖之廟者也王之太常生常建諸玉路乘於四郊以奉祀者也及其始喪則用以爲復而冀測其神魂奚往也故或以其服或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暱而常侍者皐而復之庶幾其神之復而可生者也孝子盡愛之道無不至是以夏采復於大廟也復於四郊也祭僕復于小廟也隷僕復于小寢大寢也（[illegible]）

總論冢宰官屬

易氏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此三者統宗會元之地萬化之所從出也今自天官分而論之大宰卿一人而兼之以三公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有以格人主之非心小宰掌建邦之宮刑而正其治於宮闈之間宰夫掌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正其位於朝廷之上以至宮正宮伯所掌之官府士庶子凡在王所固匪正人使之日聞正言見正行皆所以輔成君德而納君於當道是固所以爲人主正心之端也猶以爲未也以人主之尊不以厚其身無以厚天下而護養國家元氣之本正在於護養人主之身故其設官自膳夫而下主膳羞飲食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腊之獻醫師而下主飲食調和之味酒正而下主酒漿醯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宮舍幕帟之儀使人主端居九重心廣體胖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民命國脉始有所恃宜足以享天下之備奉矣而人主之心自視欿然不敢以自安舉天下之財雖曰王之膳服不會而總於大宰者莫不有一定之式玉府掌其器物內府掌其貨賄外府掌其邦布之出入皆有式法以行之及其用之則司會會其財司書掌其書職內以下莫不惟法式之是守使人主不以天下自利而常有以厚天下之利是又所以爲人主脩身之端也猶以爲未也蝬護蟬蛸深嚴邃密親公卿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故王者皆以法制裁之夫人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不著其數以見王者嚴於內官之選初

不過取而輕擇內宰下大夫之外如內小臣典婦功絲枲縫染追屨之官亦皆上士中士下士爲之小夫憸人不得厠迹其間閽寺之徒曾不數十固大異於後世之嗚璫曳組含天憲而握王爵者官壼朝署事均一體而萬物咸理是又所以爲人主齊家之端莫切於人主之心莫親於人主之身莫重於人主之家大宰皆得以道揆之以至宿衛扈從洒埽使令之徒寢處燕息沐浴櫛䤳私褻之事亦莫不皆取正於大宰夫是以政本出於上政權不移於下上下有總攝之政內外無壅隔之勢此大宰佐王之大者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本見於此矣

陳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制御天子身畔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蓋以此等與天子勢狎或用內官或用女奚

他鄉不能誰何所以冢宰盡制御之秦漢以環衛之人分入光祿勳衛尉以供奉之人分入少府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宮中出入侍從使令之人分與大長秋是冢宰之職分爲三四矣

又曰以今世之官論之自玉府內府而下今皆收入內藏庫矣自宮人掌舍而下今皆收入修內司矣自醫師食醫而下今皆收入御藥院矣自膳人庖人以下今皆御前供奉官爲之矣大抵先王所以朝夕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推出至於天子所以自奉養於外朝者稍稍引入誠以通典攷之可得一二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五

地官司徒上

鄭鍔曰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正名之曰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庶之政令故又名之曰司徒[illegible]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項氏曰極無定位隨所在而見稷降播種以爲民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禹治水土以爲民極故書曰惟皇作極此六官之首皆言以爲民極也

鄭康成曰敎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illegible]

愚案安擾不得作兩件說擾馴也因其生而馴擾之使

不失其所性之天斯所謂安擾也且天下之民耕食鑿飲霑體塗足雖有恭敬之端而不知講父子竭作長幼雜處雖有孝悌之性而不知申於是強之以詩書禮樂正之以德行道藝而人心從之也難故辨五地之物生則民以安土重遷而後因五物以施十二教則民以不失其宜而後授之以井地則有常產者有常心聯之以比閭族黨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慈幼養老大化也而託以保息之法則民始以孝悌爲本然師儒朋友大訓也而託以本俗之名則民始以德行爲國有凡此皆安而擾之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illegible]曰先王以分職而掌於教以中大夫為掌教法至於以下大夫為掌其所分鄉之教其贊則中大夫也[illegible]之何哉大抵發政之職其爵位之尊者國人之所望[illegible]人心之所[illegible]親之[illegible]其爵位之卑者國人心之所易親亦人心之所易親其[illegible]鄉師者所以致其尊之謂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鄭康成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王氏曰即天下土地之圖大司徒合而圖之建土地之圖則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可施王國之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建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夫然後可以佐王安擾邦國○楊氏曰合天下乃一圖[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盡[illegible]所以佐王者著其大[illegible]而已若夫民[illegible]為之隔其[illegible]詳焉

孫氏曰地圖之名一也而職掌不同圖亦異用司徒掌教則為之圖者在安擾邦國也司馬掌政則為之圖者在禁暴平亂也在安擾邦國必度疆域之廣狹計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多寡凡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加詳焉自方國各為圖上之司徒則曰天下之圖大司徒因方國所上而建為之圖則曰邦國小司徒用以斷地訟者此也土訓因巡守而道之於王者亦此也司書掌邦之土地之圖則不及畿外矣若夫為禁暴平亂設必記形勢阨塞可以講攻守之宜道涂通阻可以達進退之便凡居重而馭輕避難而就易則加詳焉大而職方有天下之圖小而司險有九州之圖與司徒所掌蓋不侔矣在司徒者天下可得而見在司馬者人不可得而窺也

鄭鍔曰冢宰掌治典序言均邦國經言治邦國宗伯掌禮序言和邦國經言建保邦國司徒則同謂之安擾者蓋治常患於不均不有以均之無自而能治故既曰治又曰均禮典之意則在於和禮之體則非特和而已惟禮出後直曰建邦國保邦國以和言之無以見其能建之效以建言之無以見其能保之實故既曰和又曰建曰保也若夫教典之教民或因其自然之性以教之或拂其不順之性以教之所以不出乎安擾之言也至政典不過乎其不平刑典不過詰其有罪意亦如是故刑典皆曰詰邦國政典皆曰平邦國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古曠反輪之數

鄭氏曰周徧也九州揚荊豫青梁雍幽冀并也○鄭鍔曰馬氏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廣者指其橫言輪者指其從言王制言東西長而南北短惟其長故謂之廣惟其短故謂之輪以圖而攷其廣輪則或千里而遠或千里而近舟車所通人迹所至之地皆可數計矣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鄭鍔曰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合則為五地之名分則為十等之異不辨其名無以別其肥瘠燥濕之殊不辨其物無以知其赤黑黃白之壤不寔是圖何以辨之山林一耳山則包土石之名林則因其竹木而名之水注瀆曰川則流而至海澤則豬而不行詩曰瞻彼阿丘則丘為大又曰在彼中陵則陵為小墳小崖也如詩云遵彼汝墳衍下平也左傳所謂衍沃原高平之地隰下濕之地書曰原隰厎績詩云于彼原隰名不同則物不同辨其名物則知其所宜矣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鄭鍔曰畿外之地可建邦國畿內之地可建都鄙其數則

如王制畿內九十三國畿外一州二百一十國不辨其數則地不足以容其國而地至於不足國不可以居其地而國至於有餘○林氏曰制邦國之畿疆以地理而制之有五百里至百里之別制都鄙之畿疆以室數而別之有上地至下地之別[illegible]

鄭康成曰溝穿地爲阻固也封起土界也[illegible]○史氏曰邦國之數辨矣然後制其畿以限之制其疆以守之深池以爲溝高壘以爲封民受地以居養生喪死之無憾所謂先成民也

愚案此特自王畿推之於侯邦爾凡所都之地謂之畿疆爲溝封使各有限域不得以相侵耳

設其社稷之壝[illegible]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鄭康成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illegible]

愚案祭法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植百穀故祀以爲稷及左傳昭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烈山氏有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杜佑以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至周祀社所以安土而祀以勾龍祀稷所以嘉生而祀以后稷所謂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鄭氏曰壝壇與堳埒也[illegible]

[illegible]○史氏曰不屋而壇○賈氏曰封人云設王之社壝者彼官卑主設大司徒官尊直主其制度而已

鄭氏曰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illegible]○鄭鍔曰國之所以有立者有社稷也農民之所以祈報者有先嗇也故壇壝不可以不設田主不可以不樹

愚案立之田主使鬼神有所依附民心有所歸向此先王係人心處

薛氏曰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言社則稷在其中曰各云者爲邦國都鄙設耳[illegible]○愚案社稷等說見封人

鄭氏曰所宜木謂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

王氏曰各以其野所宜木則新甿欲有所植不謀而知其土壤所宜公上欲有所斂不視而見其木所出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

鄭康成曰會計也○項氏曰總計天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定其數然後分其所生或以爲計土物多寡或以爲計貢稅之法此皆土宜非所謂土會也○鄭景望曰會讀爲會聚之會書序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此正土會之意[illegible]○賈氏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民之所生皆因地氣所感不同故形類有異又民之資生取於動植之物故先言物後言民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

鄭氏曰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

鄭司農曰植物根生之屬皁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皁斗（○史氏曰皁物木實有毛若橡栗之屬）○項氏曰方者堅勁貌山林之人習於風霜艱阻宜其堅勁也（○史氏曰[illegible]）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鄭氏曰鱗物魚龍之屬膏當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屬有櫜韜（[illegible]）○鄭康成曰津潤也（○史氏曰生於川澤得川澤之沈水氣所蒸故黑而潤澤也）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徒丸反）而長

鄭氏曰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李梅之屬專圜也（○史氏曰[illegible]）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古協反）物其民皙（音錫）而瘠

鄭氏曰介物龜鱉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illegible]）○鄭康成曰皙白也瘠臞也（○史氏曰[illegible]）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力果反）物其植物宜叢（才東反）物其民豐肉而庳（音婢）

王氏曰鄭氏以虎豹之屬爲贏物正所謂毛物贏物宜謂蚯蚓之屬然鄭氏所說出於考工不知考工所記何據而然（○史氏曰[illegible]）

鄭康成曰叢物萑葦之屬（○史氏曰[illegible]）豐猶厚也庳短也（○史氏曰生於原隰得原隰之[illegible]）

鄭鍔曰土地各有偏則生物各有宜嘗考五地之所生而參以五行之性知五地之所宜無非五行之所偏勝也山林木也川澤水也丘陵火也墳衍金也原隰土也偏於木

者故動物毛而植物皁皆木氣也民毛而方非木之形乎偏於水者故動物鱗而植物膏皆水氣也民黑而津非水之浸乎丘積土而成而火則生土丘陵之勢皆高峻而上得火之性爲多鳥以羽飛者皆火之騰上木之覈者皆火之就燥民專則火性之圜民長則火形之銳丘陵非火乎哉墳衍近水而非水金之近乎水也土生金而金生水墳衍之地得金之性爲多物以甲生者金之剛物以莢生者金之芒利民皙則金色之白民瘠則金形之薄墳衍非金乎哉至於原隰則積土而高平下濕之地也贏物得土之性故其行重遲其形外見叢物得土之性故其枝繁盛其葉條暢民之豐肉則土之厚民之庳短則土之下土會之法辨爲五等殆亦五行之性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王氏詳說曰上云五地此言五物蓋以形言曰地以地所生言曰物

愚案風土所生山川所孕剛柔輕重緩急隨地之宜習俗不能不異情性不能不偏既曰因其常則不易其俗可也又曰施十有二教何哉自昔聖人以吾之教乘民之俗以吾之理濟俗之偏順其所安而爲之節文焉因其所性而爲之導達焉若陳楚之信巫重祀因而教之以祀禮則俗無淫祀矣秦之專尚勇力因而教以陽禮則俗不鬬很矣衛之俗溺於淫因以陰禮教親則民自不怨魏之俗簡於恩因以樂教和則民自不乖僞詐者導之以辨等之儀輕薄者示之以教安之道推剽者裁之以由中棄背者教之以相恤由其有奢褊之風則以度而教之節順其有[illegible]之風則以世事而教能王制

所謂一道德以同風者推其本實在乎此

鄭鍔曰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嘗疑施教之意正欲移風易俗今乃有不易之言及觀司徒因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然後知所以移易者民風之漸惡所不易者土地之所宜蓋生乎五地見乎五物習以爲常俗者民也不因其所宜而教欲移易以教之適所以擾之設教之意正不然也又曰五地雖不同而教之條目十有二則同焉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賈氏曰祭祀所以追養繼孝事死如事生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鄭鍔曰祀禮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之禮也[illegible]夫祠[illegible]盛服奉承[illegible]其[illegible]也敬[illegible]其[illegible]也敢以覩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加是敬如[illegible]其所祭之人安敢有苟且之心乎

一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鄭鍔曰陽禮鄉飲酒之禮也以賓爲主設賓主以象天地立三賓以象三光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所以致尊讓也彼知是禮尊其所讓之人安敢有爭競之心哉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王昭禹曰陰禮則昏姻之類以其爲內事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先王之教使民樂所願而已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孰有怨哉

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楊氏曰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則樂自有其禮矣無相奪倫所以教和也故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黨族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鄭鍔曰民之乖戾發不中節者由不知和之理也必以樂禮而教之[illegible]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劉執中曰五禮之儀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尊卑之儀立則臣不敢僭於其君親疏之儀立則子不敢違於其父長幼之儀立則弟不敢陵於其兄夫婦之儀立則男女不敢亂於其守○鄭鍔曰民之陵越[illegible]由不知上下之等級耳欲其不越必以儀而辨之[illegible]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命使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爲節[illegible]各視其數而爲之[illegible]則民孰[illegible]乎制度哉

王昭禹曰樂統同禮別異同與天地合其和異與天地合其序以樂禮教和所以爲同也而患於不能別異故儀以辨之也聖人因之以立天下之儀推之以辨天下之等此民之所以不越也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鄭康成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偷謂朝不謀夕○易氏曰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illegible]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鄭鍔曰民之所以肆其凶暴以災害其里閭親族之間者以其不知自歸乎中道也以刑而教之示以五刑之禁以警其所行之不中則安敢爲凶虣之行哉刑所以輔教書言皐陶明刑而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則刑可以教中也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黃氏曰祭祀有誓軍旅有誓恤憂也使亟憂其事也詩曰駪
駪征夫每懷靡及○鄭鍔曰民之所以偷息不勤也人徒雖不煩起而教之者以不知自恤之道也必以誓而敎之 [illegible]
以恤當之義使之死喪必相救疾病必相扶持出入必相友守望必相助死生不背 [illegible]
當時無災難之際憂蹙而往救之矣安敢有忽憂之心哉○史氏曰[illegible]所以警戒而
歸於恤憂則無傷今
致期乎急何由而生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鄭康成曰度謂宮室車服之制○王昭禹曰以度教節則
衣服有制械用有宜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民皆安分而無
覬覦之患所以知足也○鄭鍔曰夫民淫財貨越數以求有不足之欲者以其用財之無節也必以多寡之數為用財之
度有制無過乎禮者莫及乎禮度知多寡之有度安敢無自足之心哉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鄭康成曰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賈氏曰齊語管仲云
士之子常為士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農之子常
為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世事也父祖所為之業子孫
述而行之不失本職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
功

鄭康成曰庸功也○鄭鍔曰賢有小大爵有尊卑以賢而
制爵則賢之大者其爵尊賢之小者其爵卑爵當乎賢民
知以賢而得爵豈不謹脩厥德歟庸有小大祿有厚薄以
庸而制祿則庸之大者其祿厚庸之小者其祿薄祿當乎
庸民知以庸而得祿豈不勉與厥功歟制之得宜則在上
之人而已十事皆言教二者不言教蓋示以教之之意非
教而實教之也說者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以制
為言何也蓋詔告也羣臣已有是德是功宜得是爵是祿
以言詔上而已若夫教民之道隨宜輕重以示勸誘故皆
言制則權歸于上矣十二教之序先祭祀而次以禮樂所

謂先之以敬遜導之以禮樂也終之以爵祿則教成而用
其賢能使民知為善之報歟○史氏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則教成矣
鄭鍔曰舜之時司徒所施者五教而周則十二者蓋非五
品則十二教無所施非十二教亦無以訓五品視契之所
敬敷者實相為表裏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
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育古草木以任土事

鄭鍔曰或曰堯之九州舜肇為十二自夏商而來復為九
州久矣故職方氏所載者九州也土宜之法所辨者十有
二何邪余聞之師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
土王公之所國是故分野之占則星紀為吳越元枵為齊
娵訾為衛降婁為魯大梁為趙實沈為晉鶉首為秦鶉火
為周鶉尾為楚壽星為鄭大火為宋析木為燕司徒之所

辨者殆以分野所係而辨之耳○鄭氏曰十二土陰十二州也州各有所宜 [illegible]
大州多大澤 [illegible] 分十二 [illegible] 民 [illegible] ○王昭禹曰十有二土既
分東西南北之異方則陰陽之氣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偏
勝其形有高下肥瘠之殊其性有美惡之別則土之所宜
固不齊矣因而為之度數焉以計其土是謂土宜之法○
王氏曰名所以命其土則丘陵墳衍原隰之屬物所以色
其土則青黎赤埴黑墳之屬○陽氏曰所謂名者 [illegible] 所謂物凡動植之類

鄭康成曰相占視也阜猶盛也蕃蕃息也育生也任謂就
地所生因民所能

鄭鍔曰物生於土而土性各有所宜因土所宜立為一定
之法則名物皆可得而別土所以居民然民之宅於此土
則有利害之不同所居之利如公劉遷豳民則庶繁願宣
而無永歎所居之害如晉遷新田民則沈溺重腿而有攝

疾辨其名物以相其陰陽知其利使之安土而勿遷知其害使之避害而就利以之阜人民則處其地者阜而蕃以之蕃鳥獸毓草木則生其地者蕃而茂[illegible]以之而任土事則土地所任者得其當[illegible]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鄭康成曰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蓺則言壤壤和緩之貌也[illegible]以有土壤之殊也○賈氏曰分別物之所生而知其所植之種

遂以教民春稼秋穡以樹其木以蓺其黍稷也[illegible]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鄭康成曰均平也○王昭禹曰生出之宜否物產之有無道里之遠近賦貢之多寡非有法以均之則不足以正之此土均之法所由立也[illegible]王昭禹曰以辨五物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所宜皆可知以辨九等則九州之田賦上中下之不同而美惡高下皆可知然後可以制天下之地征[illegible]○王氏曰征者貢賦稅斂之總名

愚案民職即大宰之九職以土均作之則因其職以獻功非所能者不取也地貢即大宰之九貢以土均令之則因其地以致貢非所有者不取也財賦即大宰之九賦以土均斂之則隨其財以充賦非所宜者不取也若民不昏作勞越其罔有黍稷故出於民職者必以作之而後成有地則有貢有財則有賦且令之以使致斂之以使聚然其法立於大宰司徒慮其不平也以土均而均齊之鄭注既以民職爲九職而農九穀已在其中又以地貢爲九穀之貢昭禹復合貢賦爲一以用下供上謂之貢以上斂下謂之賦恐未必然

王氏曰民職地貢財賦則有政矣然遠近多寡之不均先後緩急之不齊非政之善於是乎以均齊天下之政[illegible]

[illegible]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illegible]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史氏曰虞以璿璣玉衡齊七政求天之中周以土圭正日景求地之中中於天地者爲中國先王之建國所以致意焉然必以玉爲之以其溫潤廉絜受天地之中氣以類而求類也

鄭康成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鄭司農曰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illegible]

於表之景[illegible]南方偏乎陽則知其地之多暑自九者北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已與土圭等以北方之表測於表北得一尺六寸之景有過乎土圭之長是其地於日為近北故其景長北方偏乎陰則知其地之多寒以東者東表也晝漏正而中表景少中表之景已跌是其地於日為近東故晝而得夕之景也景則質有東方之偏是其好風則知其地之多風以西者西表也晝漏正而中表景正而西表之景猶未中是其地於日為近西故晝而得朝時之景也景者西方之偏景所好雨故知其地之多陰晦未必由其地之而意也凡此亦偏方一方非建王國之所也

愚案此即發明䟽說考之洛誥但言卜河朔黎水澗水瀍水惟洛食而已未聞置四表於千里之外䟽又謂今潁川陽城縣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不知四方立表之跡果何地乎此未足信也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景晷相過則有可候之理故致日必以冬夏今建國測景只於夏至而不於冬至以冬至景長三尺過於土圭之制未若夏至之日晝漏之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則為地中故於此時植之以表測之以圭假如表北得尺四寸是地於日為近南景短於表南為陽粵地常多暑假如表北得尺六寸是地於日為近北景長於表北為陰胡地常多寒正中時表其景已跌是地於日為近東先夕景也東近海卑下故多颶風正中時表其景未中是地於日為近西猶朝景也西則近山幽陰故多積雪多者不得夫氣之中而偏勝之謂日南日北蓋假借言之以證必如下文地中斯無偏勝之患若以四表而驗中表之正萬一與土圭不協四方相去各千里而遥必非頃刻所能取會苟失其時地中何時而可求耶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王昭禹曰夫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有餘不足皆非天地之中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天地於此乎合土播於四時所以生長收藏萬物一時之氣不至則偏而為害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四時於此而交通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偏於陽則多風偏於陰則多雨惟得天地之中然後陰陽和而風雨以序而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之和不成則反傷夫形惟得天地之中則無衍陽伏陰陰陽以調而不乖合以體言交以序言會以時言和以氣言如此則無乖戾之氣無疵癘之災有生者遂有形者育萬物阜安以之建國適其所矣

鄭鍔曰有天下者必建京畿以為根本然後建邦國造都鄙大司徒之職蓋周公記其作洛邑之制以其掌天下之土地因而載建國之法耳非謂常有建國之事也

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鄭鍔曰不千里不足以受諸侯之朝故制洛邑之畿方千里取法於日中之得圖也○鄭康成曰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史氏曰土圭之法所以測土深正日景前言正日景之法詳矣今此言測土深之法夫地之肥磽正以深淺言也凡穿土至深莫不有沙礫石磧惟土面有膩土則肥土肥則所生之物美好豐腴矣土圭測其深淺而知其肥磽而為公侯伯子男封疆之等差下必曰食者以土之所產言○易氏曰此所謂土其地者特依倣王國之法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為之制其小大廣狹之封如是而已非謂百里至五百里而別測日景之長短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
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陳及之曰王介父以爲孟子據實封言之周官則兼附庸
言之也其說是矣而辨未詳夫諸侯之得附庸必其有大
功者也若成王於魯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宣王錫韓侯
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爲伯於召公曰錫山土田于周
受命而已孔子曰夫顓臾者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
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則是顓臾主東蒙地以附庸
而屬於魯推此而言魯以侯爵得旁近附庸小國地則廣
矣故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然周官所說亦據有附庸者
言之未必五等諸侯皆然也上下其制故分爲五等土耳
若曰凡諸侯受封者悉有附庸則有功無功者無差等矣

然則天下有附庸諸侯少而無者多蓋如是上之政令有
所屬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廢以是言之凡公侯
得附庸者必牧伯也伯子男得附庸者必連帥也天下諸
侯千八百國統之以二伯制之以二牧維之以連帥上以
臨下尊以統卑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此周家之盛
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邾鄫鄭有貴滑宋有蕭滕凡
陳衞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漢之部刺史唐之按察
使本朝轉運使副皆其遺法耳
愚案此說以孟子王制指實封之地周官兼山川附庸
而言之司農東萊陸佃皆同
陳君舉曰所謂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毋過
三等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夏商未之有改大
司馬之法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由此觀之則

周亦三等也而司徒舉四封以言之則侯四百里伯三百
里子二百里而又以益一男之地爲公以待加地之賞損
一男之地爲男以待削地之罰蓋所謂有功者取於閒田
以祿之削地者歸之閒田以傳攷之魯錫附庸而鄭嘗失
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是已然終周之世若公若男往往
設而不封故稱公者一宋是已自齊魯皆侯也虞公虢公
則嘗爲三公之後者耳稱男者二許宿是已自邾莒皆子
也驪戎男則夷狄之長耳今見於注大抵公一位侯伯一
位子男一位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
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敘諸伯則曰如諸侯諸
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贊見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
於下等則周亦三等較然著見矣先儒謂周公斥大九州
更置五等妄也強幹弱枝之道雖聖人不敢廢今天子之

畿方千里謂之萬乘而內諸侯頒食采於其中顧於方五
百里封公可乎職方之制曰凡邦國千里封公則四公男
則百男蓋假設言之以是爲建國之率假如九州州方千
里大之封公不過四國小之封男雖至於百男可也是謂
衆建而小其力苟如先儒之言則漢七國唐藩鎭之禍作
於周久矣先王猶懼三等之勢相差殊而不相睦是故公
貢重食之者半子男貢輕食之者四之一其見於傳大國
若衞猶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又取於相土之東都以
會王之東蒐小國若鄅則無賦於司馬慮之詳矣而說者
不察以爲魯頌奄龜蒙居常許齊管仲記太公之賜履東
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非百里所容
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也而
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魯自東遷滅國不知其幾至

孟子之時而後及此曾謂周公實爲之邪魯頌齊管仲之言則二國嘗爲州伯至其後世常以爲美談也

愚案此說謂司徒舉四封言之其實只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本薛常州之說見職方氏以四方周圍共五百里而一方百二十五里是公之國方百二十五里比王制不遠推而論之則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皆可合於王制惟男之地爲不同蓋如是說則男之地四方周圍共百里而一方止二十五里是男之地止方二十五里又少於王制所以陳止齋又謂益一男之地爲公以待加地之賞也

陳君舉曰侯甸男邦采衛大槩方五百里則封侯然五百里之中亦或封男成周之制亦取其便利非謂封侯之地不可封男截然不亂如書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亦不如是次第整齊

愚案封建里數獨周禮詳言之孔子僅言道千乘之國至孟子時周禮已亡其詳不可得而聞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周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將以抑當時吞并無厭之心漢儒信之故作王制皆祖述其說以爲實事如以爲然千乘之賦豈百里所能容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書言分土惟三安知非井田法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三等以此爲封建諸侯之證恐不可餘見職方氏黃氏說

陳及之曰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當從鄭氏謂地貢輕重之等所以然者以諸公之地方五百里監五百里內附庸其權甚重矣權重則貢當重所以制之也諸男之地方百里監百里附庸其權甚輕矣權輕則貢當輕所以恤之也制之則無驕汰之患恤之則無削弱之憂若以爲小大多寡之別鄭子產何以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不從晉之賦調哉若畿內諸侯則輕重一等故載師曰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子產亦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愚案此作地貢輕重之差說

鄭鍔曰食者半食參之一食四之一者論其可耕之地也觀大司馬云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司勳又言凡頒賞地三之一食皆謂可耕而食之地耳五等之侯封在畿外不能如造都鄙計其一易之地第總計其可耕也如封公以五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半侯伯四百里三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三分之一子男二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四分之一蓋其地或皆山川林麓則不足以養其民然地又不能盡可耕故因其爵之高下而計之德尊者國大而祿厚其人民衆故食與不食之地各半德卑者國小而祿薄其人民寡故三之一則不食者二四之一則不食者三先儒所言有可疑者未敢以爲然也

愚案此作地有美惡之等說

葉氏曰封疆多而食者多地勢則然而鄭衆謂包以附庸鄭玄又謂一易再易必足其國之用而後貢其餘尤妄說也且雖王畿千里亦不過舉封疆言安得盡可食之地哉

陳君舉曰古者子男小國只得聽命於侯伯侯伯以其朝聘貢賦之數歸于天子自周制子男之國不能盡歸之京師而後世乃自判司簿尉盡歸之吏部宜其多事也宣王中興亦只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削方叔在齊周時尚有千八百國如必盡至京師不特不

可行其勢必至頻擾小國何以堪之

林椅曰五等之國計其封疆都鄙計室數五百里其食者半則二百五十里也四百里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百三十里有奇與百里也二百里與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則五十里也此計食者蓋授田之實數猶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也都鄙制以室數而爲之封域其餘夫則授田於遂人五等之君得食其食其外亦猶遂人之餘夫

總論封建

林椅曰竊以大司徒職方所聚圖數乃是以土地民人品量而爲之分守故受田之制見於都鄙都邑之制見於井牧是封建始於井田井田成於封建也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又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則是家有百畮二百畮三百畮獨計

其室數以爲都邑而都邑之大小初不繫其地而繫其室數也至五等之國乃計其封疆言之而其食有差蓋食者猶都邑之定數其封疆之內亦猶遂人之野故遂人有疆予之法而邦國之政亦以田野闢爲功要之田計家而不必井國計四封而不言家其定爲五等之國者所以正司徒之封域其畫爲九畿者所以施司馬之政職分爲九州者所以成九牧之維也其山林川澤不以封在司徒之屬則有虞衡之官在司馬之屬則有山師川師蓋遂師辨其名物而以封邑者惟丘陵墳衍原隰三物故也大要中爲國都外爲縣鄙皆實定而不易者其間聯民以鄉頒田以遂所以爲立法之首使之變通而不亂若其施行之方既有井又有牧與夫[illegible]其利害殆非一法而止也傳曰疆以周索疆以戎索蓋可見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六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音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鄭康成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春秋傳曰還鄭焉而鄙留 [illegible] ○賈氏曰此謂三等采地也載師家邑之田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之田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之田任疆地則三公之采也•親王子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而二十五里

愚案周公言都鄙者甚多當於司徒造都鄙之文著其詳焉蓋據載師言之特謂大夫采地在王國之三百里卿采地在王國之四百里公采地在王國之五百里爾未嘗明言公卿大夫采地各有幾里也小司徒注始總言之賈氏疏遂定為公百里卿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後世說禮者因仍不易若然又與王制所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異矣

王氏詳說曰王制是夏制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之昭武之穆與夫周公之祚嗣有功德者皆以次出封而無功德者亦各以親疎食采畿內借使周之內諸侯與外諸侯之分土一同則雖極禹迹所至之處亦不足以封矣斯衆多之子孫大抵皆有以處之也 [illegible] 大以武王之母弟八人雖曰五叔無官然所謂曰管曰蔡曰成曰霍曰毛者亦其采地也商之三仁箕子微子以爵言而比干特謂之王子比干無可食之采地他可知矣試以縣內九十三國之數明之為百里者九而三公之田與三公之致仕者處其六所以待王子弟者三而已為七十里者二十有一而六卿之田與三孤及六卿之致仕者處其十五其所以待王子弟者六而已為五十里者六十有三而二十七大夫與二十七大夫之致仕者處其五十有四所以待王子弟者九而已知此則知夏商之內諸侯為少而周之內諸侯為多多少不同其數則廣狹不同其封也明矣

愚案此言食采之數本疏五十里二十五里之說

愚案周之建都鄙外有封域溝樹之固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於郊苟必還在采邑之鄙則其列職常往返于數百里之遠而在途之日多在朝之日鮮矣要知都鄙之主則以吏居之如冉求為季氏宰而後采地之封者不過得食其祿此尹氏崔氏春秋所以譏世卿歟

鄭鍔曰造者為而成之之義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史氏曰封之所以止其窺覬溝之所以禁其侵奪然後屋室得以安居焉○鄭康成曰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黃氏曰造都鄙與建邦國不同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知其廣狹遂以制其域居其所當授之民宜必有餘地造都鄙直以其所當授之民室數制其地山川溝涂皆豁除以實地計固不使不足亦不使有餘故其下出易法○陳君舉曰此是制邑之法制非田制 [illegible]

不易一易再易之制田則養人事之

史氏曰不易者土力厚一歲一種再易者土力薄再歲一種三易者土力益瘠率三歲而一種易者更迭而種也再易一倍不易之地三易二倍不易之地而其所出不過同為百畝之穫也〇薛氏曰古之南北一步東西百步六尺為步歲不易者為上田農夫受上田百畝歲一易者為中田農夫受中田二百畝歲再易者為下田農夫受下田三百畝[illegible]矣〇陳君舉曰王制正義農夫受田實有九等萊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為三等則九等地見異議說〇馬氏參左氏[illegible]見小司徒及大司[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illegible]說[illegible]

鄭鍔曰遂人頒田里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以至萊二百畝與此正同然都鄙不易之地無萊者遂地有萊以利上農實遂地以強本也此不論餘夫之地者蓋都鄙之地小於鄉遂造之之法止以授田之家計之而已餘夫非所當計也〇馬氏參錄說見小司徒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

王昭禹曰凡有職於地者皆地職若三農園圃虞衡藪牧之類凡有守於地者皆地守若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〇[illegible]凡有貢於地者皆地貢也若農以耕事貢九穀園以植事貢草木既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則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事頒者以等級分之也〇[illegible]地法則地職地守地貢各有處數存焉故謂之地法頒職事以為地法亦所以待上政令之事

黃氏曰自建國而下至此總敘之見授職奠守制貢之為一法也

鄭鍔曰地職已分地守已定地貢已制則其法立矣乃頒職掌於都鄙之長使之循此以為地法以待王朝之政令〇史氏曰政者上為之章程令者下得以奉行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〇黃氏曰政令凡師役會同賓客喪紀稅斂皆是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鄭康成曰荒凶年也〇鄭鍔曰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歲不可逃所恃以無恐者有救荒之政以聚之則雖荒而不流徙矣〇史氏曰大司徒裂土以封諸侯度地以授萬民宜先於賦斂而首及於荒政聚民之教有以見先王本以民為主

一曰散利

史氏曰民苟離散則財聚何益記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此荒政所以先於散利〇李氏曰夫家之征則薄之山澤之禁則弛之關之譏則去之所以充一歲之入而為國之經費者今皆以子民則已厚矣而又散利果何從給乎吾是以知其所以為荒政之備者其蓄積有素也〇王昭禹曰遺人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後世常平義倉斂散之法美意出於此

二曰薄征

鄭司農曰薄征輕租稅也〇鄭鍔曰賦必取盈則民方艱食固無以輸不取則國有所須將何以給姑從其薄而已

三曰緩刑

鄭鍔曰凶荒則犯禁多憫而不刑則犯者益衆嚴以示禁

則飢民之犯或出於不得已姑緩之可也（易氏曰若朝士所謂凶荒則慮刑貶是也）

四曰弛力

鄭司農曰弛力息繇役也○王氏詳說曰若均人云凶札則無力征是也

五曰舍禁

劉執中曰山澤林麓既不以封於諸侯則設虞衡之禁所以蕃鳥獸毓草木以盡乎萬物之性也民既失食則宜開其禁故舍禁之政行焉

六曰去幾

王氏詳說曰先鄭以為關市不譏誠得其說矣然諸儒惑於司關之文有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曾不謂門關與市蓋異乎司市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去幾者市之去幾也門關所以防姦人之出入不幾得乎況

荒政十有二有可據經為說者有不可據經為說者舍禁之事不見於虞衡殺哀之事不見於宗伯多昏之事不見於媒氏除盜賊之事不見於司寇要之荒政之設為後人設耳

七曰眚禮

鄭鍔曰掌客云凶荒殺禮則眚禮者損夫吉禮也眚與省同○劉執中曰省祭祀之禮所以節財用厚賑恤也

八曰殺哀

鄭康成曰殺哀謂省凶禮○劉執中曰國之哀戚必有重禮以將其誠以斯民之困殍有所不能備則殺哀之政行焉

九曰蕃樂

鄭鍔曰先儒謂蕃樂者蕃當為藩有閉止之義凶荒則宜止樂而不作大司樂於大札則令弛縣其意一也

十曰多昏

劉執中曰昏必用六禮以荒而不可備時雖荒而不可失也故多昏之政行焉（史氏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十有一曰索鬼神

劉執中曰鬼神雖幽能助陰陽以為水旱札瘥者必索而祭之（王氏詳說曰若司巫云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是也）○史氏曰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聞遇災而索鬼神所以祈民福也

十有二曰除盜賊

李景齊曰除盜賊必見於荒政者誠以盜賊於凶年為多盜賊不可不除然使賙救拊存之責未盡而遽欲除之則是罔民而已故散利薄征弛禁去幾凡所以生養吾民無所不盡其至而彼猶為盜賊之歸則不得已而除之故荒

政以除盜賊為末○史氏曰傳曰牧民如牧羊當去其敗類者凶荒而除盜賊防其嘯聚為民害也

總論

呂氏曰荒政十有二其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發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當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政則徹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物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眚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弊無牲之

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群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喚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道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脉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若徧攷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攷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攷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攷司寇士師所掌之刑它莫不然參觀福攷然後可知

以保息六養萬民

史氏曰救荒之政醫者之攻療保息之政醫者之調養既有以救之又有以養之民不相保而蕃息者未之有也易[illegible]○李景齊曰先王之時戶口有版生齒有數其切切然計民數之多寡誠以民生貳耗必其養民之政有所未備者茲所以保息之道有六蓋欲天下無一夫之不獲其所以求民生之蕃息也先王盛時戶口極多者蓋出於此

一曰慈幼

鄭鍔曰保息之道莫先於慈幼人方幼稚如木初萌偶攖而絕之可以絕其類將以養民宜自幼者始王制十四以下不從征役後世之法亦有生子三人則與之母者慈而愛之也

二曰養老

鄭康成曰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粮之屬○鄭鍔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月有所給或[illegible]行復除乃所以養之

三曰振窮

鄭鍔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皆有常餼乃所以振之也

四曰恤貧

鄭康成曰貧無財業廩貸之○劉執中曰不幸而有凶喪禍患陷於貧窶不能自存者則鄉閭有以恤而賙之不得貧困焉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此其一端也

五曰寬疾

鄭鍔曰人有疾者均[illegible]而役之使得以調治或有能生之理見其疾也又從而勞役之不少寬假則以小疾而斃者多矣故特以寬爲言

六曰安富

鄭鍔曰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資其有餘以補其不足苟謂其富厚而賦取無藝富者不安小民亦失所依非國家之福漢武因豪富算緡錢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而海內蕭然蓋不知安富之道○史氏曰大司徒十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illegible]

以本俗六安萬民

[illegible]

鄭康成曰本猶舊也○項氏曰本其俗之所習則民心乃

安○劉執中曰[illegible]俗而可以安萬民使之[illegible]其四閭[illegible]不忍舍之而適于他邦

一曰媺宮室

鄭康成曰媺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劉執中曰謂野廬及邑居之宮室里正以時預飭修治必使牢密媺而不弊詩云上入執宮功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入此室處媺其邑居也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媺其野廬也

二曰族墳墓

鄭康成曰族類也○劉執中曰考妣祖先族而葬之萃于一處則子孫之心有所依慕不忍舍之以適他邦故一其志安於里閭也○鄭鍔曰[illegible]

三曰聯兄弟

鄭康成曰聯合也[illegible]以昏姻相親如路人者以兄弟之不聯也○劉執中曰井田之法民受一夫而兄弟衆多者必使受田同井則手足相應衣食相資父母相接子孫相親亦所以安之而使不能去

四曰聯師儒

鄭康成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劉執中曰百家爲族則同其族室有儒以教之五族爲黨則同其黨庠有師以範之少小同其師儒長立同其道藝情親義合亦有以安之而不忍去[illegible]

五曰聯朋友

劉執中曰道合爲朋志合爲友交相琢磨成其德行則其

義益不可忘亦足以安之而不可去也

六曰同衣服

鄭康成曰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王昭禹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以齊其民而民德歸一則同衣服者本俗所以成終始可謂民德之成也○劉執中曰[illegible]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子協反日而斂之

李景齊曰此亦冢宰垂治象之意夫先以保息養萬民次以本俗安萬民而後繼以垂教象之法蓋所施之次第若此未有以養之安之而遽欲教之則無常產固難責其有常心徒有以養之安之而無以教之則飽食逸居正恐其鄰於禽獸耳此庶富教之序

鄭康成曰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五教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史氏曰其曰教象見乃謂之象也○鄭鍔曰教象之法謂六德六行六藝與夫書攷賓興之法皆國之舊章非每歲更變其舊蓋因歲首示更新之意而已必垂而示之使之孰觀洞曉至於十日然後收而藏之仁民之意深矣

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鄭鍔曰或謂已言布教于邦國都鄙又言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何也蓋有教典有教法布以教典使之知所守施以教法使之知所行教法既布都鄙邦國宣化承流之職各推而行之以教其所治之民

令五家爲比毗志反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音周五州爲

鄉使之相賓

鄭康成曰此所以勸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項氏曰人之生有天屬焉有人屬焉天屬則不待教而相親至於人屬無事則相往來有事則相棄背非上之人有以教之不可也是故先王爲比爲閭則必有以令之相保相受則必有以使之令之則不容於惑遺使之則不容於惑背○鄭康成曰保猶任也○呂氏曰五家爲比其居甚近非特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袤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言

鄭氏曰閭二十五家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王昭禹曰二十五家曰閭如閭居足以有故相使之相受

鄭康成曰族是百家○陳君舉曰百家之中不幸有死者相與辦其葬事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者以百家然後衆輕易舉也○呂氏曰族獨以四爲數欲湊成百人故也○鄭康成曰黨五百家救救凶災也○陳君舉曰大利害大患雖非百家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救○鄭康成曰州二千五百家賙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陳君舉曰水旱凶荒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其地必闊必無皆水皆旱之理庶幾有無可以相通○鄭康成曰鄉萬二千五百家賓賓客其賢者○鄭鍔曰三歲賓興之時彼賢彼能我從而賓之我賢我能彼亦賓乎我故使之相賓○陳君舉曰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賢於五比而已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賢於四閭而已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攷其德行道藝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至於一鄉萬二千五百家所詢衆者必灼然可用使之相賓

王昭禹曰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室而從容若一家體雖異腹而和合若一心司徒以安之則相爲愷悌焉司馬以用之則相爲憂患焉○鄭鍔曰凡此比閭族黨州鄉之制載於地官蓋王國之六鄉而在近郊百里之內也平居使之相保相受如此故有事則用而爲六師余玫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蓋合比閭族黨之民以爲之而不見其制令觀此文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乃知諸侯之邦亦用王畿六鄉之制合爲比閭族黨也蓋上言施法於邦國都鄙下文言使之又言令之則所使所令者乃邦國都鄙之君也以是觀之諸侯之國六鄉之制與王國皆同可知○[illegible]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王昭禹曰頒以九職三事也○王氏曰登言進而成之九職任萬民加三事焉所以進而成之也○鄭鍔曰言用此以進其業也民之常情好逸惡勞自安而不知勉此業所以不能進任以職事使之勉勵赴功乃所以登之矣大宰九職用於王畿之內然邦國都鄙不可無任民之職於是設爲十有二職以頒之使用是以登進之也○劉執中曰大宰主[illegible]

一曰稼穡二曰樹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鄭司農曰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育草木作

材謂虞衡作山澤之財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鍔曰閒民無常職宜不能生材然而轉移執事其材實賴以生）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illegible]）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illegible]）孫氏曰九職之外加以三焉則以三者與九職之民共之使民心服上之教而保其職業者也學藝民材所由興世事民志所由定服事軍旅田役追胥所由習若夫閭師所任者國中四郊之民因以征斂其材賦所謂九功之貨賄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愚案三物八刑皆言鄉者蓋教法始於六鄉故也

鄭康成曰物猶事也○史氏曰無形無名者道也有形有名者物也得之於心爲六德行之於身爲六行習之於事爲六藝是三者有形有名矣故謂之三物○鄭康成曰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旣則獻其書於王矣○李景齊曰成周賓興萬民者不一而足若所謂三物者曰德曰行曰藝是也德不足則取之以行行不足則取之以藝其取之亦廣矣未也所謂德行藝者皆析而六之曰智仁聖義忠和曰孝友睦婣任恤曰禮樂射御書數誠恐難以責其才之全則凡於六德六行六藝之中得其一者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材之恨然則取士之目最廣者蓋莫詳於周而謂其不以科目取士何哉是古非今者類欲屏去後世之科目而復還古人里選之制其所以來天下之才者正欲其科目之廣也若夫才必就於其所養而成於其所教此大司徒所以教以三物而後賓興之歟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鄭鍔曰成於性者德也德則有知仁聖義忠和之別臨事不惑先事而知者知也（○項氏曰知動而事）自博愛而兼愛者仁也（○鄭康成曰明於人以及物）通睿而能化者聖也（史氏曰[illegible]無不通）能制事宜使各得其宜者義也教人以善推誠不欺者忠也（鄭康成曰言以中心）喜怒中節不爲崖異斬絕之行者和也（不剛不柔）鄭康成曰凡此皆成於性而自得者故名之爲德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鄭康成曰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鄭鍔曰能信於朋友者任也）恤振憂貧者（○鄭鍔曰能賙恤患難者恤也）

鄭鍔曰凡此皆見於所行故名之曰行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鄭鍔曰禮者知揖遜之成儀（○史氏曰五禮所以防其僞）樂者達節奏之高下（○史氏曰六樂所以防其情）射則明五射之法（○史氏曰五射[illegible]）御則熟五御之節（○史氏曰五御[illegible]）書則明六書之品（[illegible]）數則知九數之計（○史氏曰九數[illegible]）是皆才之所長故命之爲藝○說者曰射御書數曰藝可也禮樂之妙與天地同流古之所謂賢聖亦由而於此而已名爲一藝用以教人何也通乎天地者禮樂之理也可以教人者禮樂之法也六藝之禮樂如此而已

易氏曰六德蘊於內六行形於外隨所寓而見皆可得而指言之惟道隱於六藝之中不可以指言故總而名之曰道藝所謂六德者非曰六鄉萬民之衆皆可以爲聖知爲仁義爲忠和也取其明而不惑者謂之知公而不私者謂之仁通變能化者謂之聖制變得宜者謂之義誠實不欺

者謂之忠喜怒中節者謂之和此六德爲天下之全德由是推之於六行則自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於朋友恤於鄉閭而皆得乎親踈内外遠近之序是又此德之所發見也若夫五禮六樂之見於玉帛鐘鼓者爲六藝之首五射五御之見於弓矢綏策者爲六藝之次六書九數之見於文字籌筭者爲六藝之末是雖藝成而下實有形而上者之道充之以德行則爲天下全才之士然先王以全才望天下而不以全才律天下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聱之苟有一善之可名無不撫而納諸程度繩墨之中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音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鄭康成曰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 [illegible]

鄭鍔曰教民之三物曰六德六行六藝糾民則止於六行何邪人之性有厚薄昏明之異則德不可以皆同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之別則藝不可以皆能夫六行者日可見之行人人所當勉者也苟不修其行則害于其身禍于其家亂人倫而傷聖治王法所不容人類所不齒是之謂戮民也加之以刑可以無愧矣

鄭康成曰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史氏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故八刑之設以不孝爲首而以其餘次序之若夫造言亂民之罪旣無與於六行大司徒何與哉蓋造言而不禁則風波以起衆人之疑簧鼓以惑衆人之聽亂民而不禁則淫侈之行興澆詐之風熾如是而望教之行不可得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而孔子數少正卯之罪亦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然則造言亂民豈不爲害教之大者乎宜大司徒所終禁也有賓興之禮以勸之於前又有八刑以驅之於後民若何不歸君子長者之途哉○項氏曰賓興則所謂格則承之庸之也繼之以八刑所謂否則威之也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鄭司農曰五禮謂吉凶軍賓嘉 [illegible] 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illegible] ○賈氏曰僞中禮樂二事者化民以禮樂爲急○項氏曰僞則有所作爲中本湛然作則反中矣情常患於流放和貴中節流則非和矣是故以五禮六樂防之禮非能教中也防其僞則中自不失矣樂非能教和也防其情則和自不失矣或謂制其欲以復其性非也禮樂直防之使不作耳非謂情僞已入復從而制之也○鄭鍔曰惟五禮由中而制所以著誠而去僞故可以防其僞惟六樂由和而作所以滌邪心而全正性故可以防其情情僞已去則反其自然之中和何不可之有禮樂之制雖掌於春官用以教民則在司徒而已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鄭康成曰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史氏曰

教而不服則有爭爭而不已則有言于公故曰訟訟而不已則置之㙈犴圜扉以折其憤很之氣須其自怨自艾以服吾之教故曰獄

鄭康成曰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賈氏曰將斷割之時恐其不審故與治民之官共聽而斷之○史氏曰大司徒不[illegible]○黃氏曰司徒教官而預聽訟之事未歸于士猶冀其可教也○項氏曰司徒聽斷止於不服教而有爭訟者爾前所謂孝友睦婣任恤之類凡與於教者是也不與於教而麗于刑者司徒所不當治皆歸于士宜也說者謂司徒與有地治者斷其刑而使士行刑非也

鄭康成曰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曰[illegible]○史氏曰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謹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非大司徒不能也及夫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然後告王而制刑則歸之士者豈得已哉○呂氏曰刑與教對立出彼則入此出此則入彼無非左之右之防閑天下使遷於善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肆託歷反

鄭康成曰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鍔曰[illegible]○鄭司農曰羞進也○史氏曰肆者解其牲體而陳之於俎○鄭康成曰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賈氏曰[illegible]

享先王亦如之

賈氏曰享先王者謂四時并祫禘也亦如之者亦如祀五帝但禘郊之事先全烝後豚解奉牛牲謂全烝獻腥也羞其肆謂體解而進之若宗廟之事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奉其腥獻者豚解也羞其肆者熟獻也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鄭康成曰令令遺人使爲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黃氏曰鄭曰令遺人以遺人掌委積也脩道則非遺人之事矣遂師曰賓客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司徒令遂人遂人令遂師使各於其遂行之遺人掌委積之政守在遂師○鄭鍔曰大賓大客之來往道路以通往來之途委積以共行李之費使賓至如歸亦設教之官脩文德以來遠人之意也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賈氏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故鄭康成云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曰六引謂引喪車索也[illegible]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illegible]○項氏曰引在車所以挽車紼在柩所以弼柩大司徒則檢校六引之事政曰治其政令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賈氏曰凡軍旅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史氏曰軍旅所以用衆大田所以簡衆大役所以任衆衆之所聚政令行焉不有旗表其觀視何所趨向哉○鄭康成曰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民於其下○鄭鍔曰余攷周家之制熊虎爲旗大閱之時師都載之治兵之時軍吏

載之蓋衆之所在以威爲先也大司徒於大軍旅田役則用旗以致萬民既以爲號令且以示威也官尊勢重統而治之彼安得不惟令是從乎

易氏曰大司徒以旗致民致之於比閭族黨州鄉之聯也大司馬以旗致民致之於平列陳之際也○黃氏曰此六鄉之民使用於田中者皆起野役時羣人以差之大旗致若鄉遂民之所訓司馬以大常致衆皆無以別故言萬民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鄭康成曰大故謂王崩及寇兵○史氏曰致民於王門備不虞也○鄭鍔曰姦出於非常故必待有節之時致民守於王門王宮內有宿衛之人鄉遂之民宜守王門之外○鄭康成曰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也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鄭康成曰大荒大凶年也○史氏曰水旱謂之荒大札大疫病也○史氏曰天行疫厲之札移民避灾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劉執中曰凶民可移而豐或不受穀貴可通而賤或閉糴是以移民通財之令出焉○劉氏曰令之急於困窮聖人之大務也

王氏詳說曰荒政十二所以聚萬民然與令邦國則不同且移民通財政之所無而令邦國之所有也自散利至除盜賊之所有而令邦國之所無者天子家天下人中國民吾民也何民之移財吾財也何財之通是移民通財可用於邦國而不可用之於王畿予奪持之於王威福作之於辟禮樂出之於天子邦國何預焉此散利去幾眚禮殺哀等事可用之於天子而不可用之於諸侯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鄭鍔曰歲終周之季冬今之十月正歲夏之正月今之建寅也歲終令致事所以終時王之事正歲聽命則施教自建寅始也

王昭禹曰大司徒所掌者教而已故所令止於教官○鄭康成曰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史氏曰不曰不共而曰不正者以此知先王之教本以正天下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

鄭鍔曰貳謂周之教典建於大宰大司徒則施其教法小司徒地官之貳於教法亦掌建之何也蓋設教而無法則教不行有法而不建則法不立教官之長推其法教官之貳掌建其法所以相成焉大宰則建於朝廷之上以示百官小司徒則建於教官之府使其法不廢不以建爲嫌也

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鄭康成曰稽猶考也○史氏曰國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易氏曰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舉王畿千里言之也不言六鄉六遂邦甸者舉上下以見其中○史氏曰夫謂其身家謂其居如此知其居則土著之民在閭倂寓轉移之民何自知之此夫家所以兼言也○易氏曰夫家上地中地下地注曰一夫所耕八也家所養者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則其目也

愚案比輔也相親比也

黃氏曰九比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也三三比之故曰九比小司徒專掌比法蓋鄉法也非若野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也故其職又曰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致大屋以待政令國中六鄉也四郊六鄉之餘邑也六鄉四閭之吏司馬法閭方百里三萬家四閭十二萬家六鄉爲七萬五千家其餘五萬五千家爲四郊此亦大約也鄉之民雖必比而居之者使各從其類而習其事也邦國都鄙皆本司徒鄉法以教其所治民故小司徒以九比之法稽都鄙夫家之數而邦國則受其比要內外之勢詳略不同○林氏曰九職之民比居之數也

愚案周家比法自五家始故小司徒有九比之數大比之要鄉師有國比之法族師有邦比之法

鄭康成曰貴謂爲卿大夫○黃氏曰賤臣妾也閒民也不登於比閭之籍其賤亦可耻○鄭康成曰廢疾謂癃病也王昭禹曰貴治賤者也賤事貴者也老者在所養幼者在所慈廢疾則不可任事在所寬恤也

愚案疏征謂稅之役謂徭役昭禹因以施惠謂之施舍政役謂之舍不知粟米謂之征力役亦謂之征征役之施舍只是凡征民力以受役者於貴賤老幼廢疾則弛其力而舍之施字依鄭注作弛即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鄭景望曰施猶加也或加之或舍之必辨其實所以息幸民之心

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賈氏曰祭祀謂州祭社黨祭宗族祭步飲食若行鄉飲及族食喪紀謂若四閭爲族相葬之等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史氏曰家之小祭不可無以禁之

鄭景望曰言邦之教法而曰稽國中以下云者則教實行乎其中也貴賤老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老慈幼寬疾之意足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養生喪死之節踰禮越制之誅足以範民矣

陳君舉曰小司徒旣掌建邦之教法矣自此以下不聞設教之意大抵皆是校登民數整頓軍賦何也先王之世寓兵於農眷男以禮以井邑丘甸易部伍之名以蒐田獮狩更戰陣之習教之之意正在於是晉文公入教其民出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故城濮之役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衛靈公問陳孔子荅以俎豆諸葛孔明出

入行陣閒文中子以為可與禮樂殆是意歟若將教民之
事作清談看了最害事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
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王昭禹曰頒比法者頒校比之度數也（據注件曰則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以至於相賙相救者）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其校比則有法矣其比
法則自司徒而頒之鄉大夫則受其法于小司徒而用之
王氏曰登者上其籍也（鄭氏曰登成也成猶定也）○鄭康成曰衆寡民之
多少○賈氏曰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輓行○鄭康成曰
物家中之財（賈氏曰衆辨其家中財物多少）○史氏曰物雖民之物緩急有
用當辨其可用與否○易氏曰六畜以備公家之用車輦
以待師田之役亦且登之以籍而辨其可用之物入其數
則衆寡六畜車輦皆有一定之數○賈氏曰以歲之四時

小司徒而施政教徵索於民及所施政令皆據民物等數
而行之○易氏曰施政教則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行徵
令則據其數而起師田之類（王氏曰政令有常之成令政教必視其登之而為之隆殺徵令必據其有無而為之常恩政入其衆寡六畜車輦之數而後施行之）
王氏曰凡民數有數之者閭胥以時數其衆寡是也有稽
之者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是也數之則以所屬之人
寡稽之則以其所屬之人衆有校而登之者族師以時屬
民而校登其夫家衆寡是也有登而不校者鄉大夫以歲
時登其夫家衆寡是也登之而不校則其登之也因族師
之所校而已○孫氏曰先王之登民數有講其安養之實
者有明其愛敬之義者講安養之實則利見於當時明愛
敬之義則法傳之萬世司徒之登民所以講安養之實司
寇之登民所以明愛敬之義自司徒頒九比之法使各以

時而登之又從而校之故計口而田度力而役鰥寡孤獨
廢疾者有所養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知所舍地足以
容其民民足以治其地此所謂講安養之實也然司徒登
其民而不獻其數司寇獻其數而不掌其藏蓋司寇治刑
之官舉生齒之數悉登而獻之王拜而受之則知民之重
其可輕殺乎天府祖廟之司受民數之登與玉鎮大寶器
並藏之則知國本所繫其可輕視乎君臣上下通知愛敬
爾民愛敬之義明於上則安養之實達於下常相表裏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鄭氏曰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曰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劉執中曰三年則大比謂簡去其老疾不任
役者補其闕落不成伍者○鄭司農曰要謂其簿○黃氏
曰邦國羣吏大比縣師攷之小司徒受其要而已治之略

也來言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
衆寡六畜兵器則詳治之比法不施於六遂鄭曰亦受鄉
遂非也比要在司徒為民籍簡稽在司馬為軍籍○鄭鍔
曰言邦國者指天下諸侯之國以別六鄉之所入也六鄉
內也故入其數邦國外也故受其要受其要者民已分於
諸侯則不責其詳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
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易氏曰會聚也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五兩以至軍師
咸在焉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兵必五數
出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起於五人之伍
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數起於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
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

大陣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

鄭氏曰用謂使民事之○賈氏曰小司徒佐大司徒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須預配卒伍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

鄭康成曰五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鄭鍔曰五家之比即五人之伍五比之閭即五伍之兩四閭之族即四兩之卒五族之黨即五卒之族五黨之州即五族之師五州之鄉即五師之軍也萬二千五百人爲鄉合之以爲一軍王之六軍出於六鄉舉一軍之制則六軍之制皆可得而知

楊氏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也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之主將帥之象也

陳君舉曰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五夫數也五人爲伍則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幟可以別識不待旌旗可以指揮五伍爲兩則以人爲伍以卒爲旅以旅爲師以師爲軍則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幟旌旗用焉故以兩爲卒縱橫皆兩參兩什伍之法定於此其爲軍賦因此而已○鄭鍔曰說者謂五人爲伍則左右前後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則二十五人矣兩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橫皆五何以謂之兩耶蓋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爲卒則橫縱皆兩矣雖卒之橫縱皆兩也其法起於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

朱氏曰出軍之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到第三便着一个四成一百人了又是五川成百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齊處

陳君舉曰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收之擾無廩給之費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也

李景齊曰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六軍大國不過三軍此定制也然嘗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以司馬法不能無疑司馬法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則一乘者七十五人之所容也約而計之兵車一乘則三兩之數（五伍爲兩則二十五人三兩則七十五人）四乘則三卒之數（四兩爲卒則百人三卒則三百人也）百乘則三師之所含（五旅爲師則二千五百人三師則七千五百人）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積而至於千乘則六軍聚焉（六軍七萬五千人）是則六軍之數適足以容千乘以天子之六軍言之則不足於萬乘以諸侯之千乘言之則不應有六軍是何也大抵悉天子之畿內以爲軍則足以容萬乘而所謂六軍者特寓於六鄉乃天子宿衛之兵爾其餘六遂都鄙之兵蓋不與焉悉諸侯之國以爲軍則大國有千乘而所謂不過三軍者僅止於五百乘耳非其不足於千乘也亦可以天子宿衛之兵數約之此周人居重馭輕之法唐人府衛君子謂其得鄉遂之遺者蓋出此

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鄭鍔曰軍制已定則有征伐之時起之以爲軍旅四時之閒作之使趨田役有盜之際比之使作追胥閒暇之時令之使出貢賦無不可也○劉氏曰貢賦制軍須也○黃氏曰鄉之軍制寓於比閭族黨州鄉故會其卒伍而爲伍兩卒旅師軍蓋常自爲六軍也用之於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皆鄉法也軍旅曰起部伍素定由是而起也田役曰作田獵作車少人多役隨事多少車不出皆臨時作之

田雖爲六軍蓋不止七萬五千人矣追胥亦竭作當時比之不使臨事紛錯也野皆不如此不會卒伍大抵鄉車人不相須其用在人而咸竭作故會之於卒伍野車人相得其用在車無竭作之事故合之於五乘此其所以不同也六軍爲車千乘以司馬法三百家共一車約之七萬五千家止得車二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賦也大抵六鄉皆守兵會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軍備其人而已車馬之賦不盡出於民則以公車充之校人有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車鄉賦罰師役之○鄭鍔曰遂人言貢賦師田政役與此先後不同何也蓋小司徒會六鄉之萬民以爲卒伍軍法起於鄉故先言以起軍旅而後及於貢賦遂人治邦之野以佚財用財用出於野爲多故先言頒職作事以令貢賦而後及於師田政役也然會卒伍以爲軍法宜屬之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蓋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司馬至於用兵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不可得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康成曰均平也周猶徧也○賈氏曰均上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而周徧知其人數○鄭鍔曰上文於歲時入數大比受要之後而言乃會萬民之卒伍則民數既定然後軍法可制也軍法已成乃言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何邪蓋會萬民之卒伍者所以起軍旅也此言可任之人數者所以作田役也將作田役必先知其可任之人將以知其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家有七人者必授以上地觀其所受者上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三人矣家有六人者必授以中地觀其所受者中地則知其可任者二家可出五人矣家有五人者必授以下地觀其所受者下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二人矣蓋因其受地之優劣足以知其力之有餘不足也説者謂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爲三等者蓋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賈氏曰案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然言五等此言七五六三等其人不同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至十人爲九等二人三人四人爲下地一等五人六人七人爲中地一等八人九人十人爲上地一等此經惟言七六五者舉中地三等則知上地中地下地一等）余以爲此言六鄉受地之法學禮者見遂人頒田里自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至餘夫亦如之乃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六遂同特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殊不知經之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於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一節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又一節也大司馬言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即是四節攷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爲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

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
當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
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
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強內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
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
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
畝萊百畝萊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齊授之萊
乃所以饒遠而已又以爵位致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
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
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言爲
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
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於九畿之外而今其軍
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於大司馬言之以是觀之謂

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者妄說也
呂氏曰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
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
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
徒數如彼其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
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
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則皆
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他如
魯成作丘甲曹操案戶籍得三十萬衆蘇秦以齊王臨淄
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而曹操謂
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
調發惟諸葛孔明僅有此意一蜀之大其兵多不過十二
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所以強者以

孔明不盡用之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
者不過二萬耳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鄭司農曰羨饒也○王氏曰可任者或家三人二家五人
家二人而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蓋用徒役不必一時皆徧
計所役久近取勞佚均而已不於一役家起二人所以寬
民也○王昭禹曰以其餘爲羨則所用者正卒而已然正
卒又有可代者之備此民所以有餘力而不困於役也○
鄭司農曰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
陳及之曰竭作鄭氏謂盡行非也○程氏曰竭作如世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衆畢皆盡
之也曰獮所以教民習兵事則不可不皆教之及其當田也
今日發某甲明日發某甸亦不一時俱起所以休民力而
互教也至其追胥則不案籍起人其家丁男皆可行矣故

曰竭作若曰盡行不勝其擾也○王氏曰唯田與追胥竭
作則獵取禽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所役近且
不久故也
李景齊曰因地之上中下以處其民因民數之多寡以任
其力此周家均民之良法以司徒之制約之三農八家四
十有八而可任止於二十人者以一家之中老幼常居七
分之四少壯常居五分之貳也平居而耕有故而戰者皆
其家之少壯也曰平居而耕可也有故而戰而少壯者悉
任之則無乃妨農事乎無乃闕於仰事俯育乎蓋家之可
任者雖或二人或三人而凡起役徒無過家一人則農桑
之不廢仰事俯育之無所撓者以其有羨卒不之征也若
夫田獵以習戰追胥以捕盜賊則竭作何也蓋田與追胥
其暫耳則非惡其爲盡征也雖然司徒之制率三農八家

其可任者二十人而又有羨卒之法此其用民力至寛也
以一井八家而任二十人則甸六十四井爲夫一千二百
八十八人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司徒通籍民數如彼其衆而征於司馬不能十之一若曰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以甸計之一井八家則六十四
井爲家五百一十有二宜士徒滋多也而僅止於七十五
人民盡可以爲兵而不盡以爲兵也不特是耳司馬法又
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百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
人此百里之成自甸之外又加三十六井宜其所任者益
多而今特三十人又何耶籍民以爲兵者甚備而至於征
調則不過此耳然則民之可伍者不悉以爲兵而隷之以
爲兵者此征調則又益損焉先王之休民力如此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

易氏曰用衆庶者正之以政導之以教則無殃民之失防
之以戒止之以禁則無視成之暴如是不服而有辭訟則
爲之聽其辭訟用命者有功而不共命者有過又爲之施
其賞罰焉
鄭鍔曰平居無事族師掌其戒令政事黨正掌其政令教
治州長掌其教治政令之法鄉大夫掌其政教禁令鄉師
掌其教與其戒令糾禁非不素明而熟曉矣及起衆庶而
用之小司徒又掌其政教與其戒禁何耶能以政教訓治
之者未必能制馭之能以戒禁制馭之者未必能訓治之
惟位尊爵高者合政教與戒禁而兼掌之則民服而且畏
之矣

誅其犯命者

鄭康成曰命所以誓告之○賈氏曰謂若大门馬群吏聽
誓於陳前司徒北面以誓之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氏曰大事戎事大故災寇○鄭司農曰當徵召會聚百
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鄭鍔曰經文言大事
又言大故者不一以理推之大事乃國之常事特於常事
爲大耳若夫大故則事萌於意外患生於不測其所以處
之宜出於常理之外是故周人設爲致民之法又別爲致
餘子之法民則一家受田之夫也餘子則家之羨卒也常
事之大如田役之類家起一人足矣故止致其平時授田
之夫至於變故之大家出一人不足以禦之故致其餘爲
羨之卒也徒役言起追胥言作此則以致爲言余以爲自
邦法言之則宜曰起曰作自司徒言之則曰致致之爲言
使自至也司徒立大旗於此使之趨令自至蓋均土地稽

人民之法既已素定當供公家之役者則聞令自至非一
一號召之大小司徒俱以致爲言可見矣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黄氏曰此治野之法乃者繼之辭鄉法備又著野法焉必
著野法者貢賦當自司徒出師役則相因矣康成曰造都
鄙釆地井田異於鄉遂其説最乖誤野純農夫故爲公田
九一之法以出租稅爲丘乘四一之法以治車馬○鄭鍔
曰經野則分其田野而井牧之可耕之地則爲井田之制
可畜之地則爲牧養之區左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各相
其地所宜而已
愚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公田處其中而私田包乎外
是之謂井其田野也上地授萊視田半下地授萊視田
倍比中地田萊之相等是之謂牧其田野也

王氏詳說曰愚按此大都三夫受六夫之地上地百畝不易中地二百畝一易則爲二百畝下地百畝再易則爲三百畝通率計之是三夫受六夫之地二牧而當一井○黃氏曰牧居高崖下隰不井今所在猶有牧官牧地鄭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非也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鄭鍔曰井地之法始於一夫之受田百畝積而至於九夫則地方一里凡三百步爲田九百畝是爲一井黃氏曰井者八家共之也百畝其中爲公田是也○王氏曰九夫爲井則九夫之地所謂同井者也積四井三十六夫之田縱橫皆二井則地方二里爲田三千六百畝是爲一邑○王氏曰民以里居四井同邑故也黃氏曰邑合也言民之合於此也積四邑一百四十四夫之田則地方四里爲田一萬四千四百畝是爲一丘○王氏曰民以聚居所謂丘民故也○黃氏曰民以聚居取此也積四丘五百七十六夫之田則地方八里爲田五萬七千六十畝是爲一甸田至於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乃得方十里斯爲一成甸又謂之乘言車乘之法至是始成○王氏曰田邑皆治之田甸以言

田至於一成則四成積爲四百井四氏曰丘乘之法始於此所謂丘乘也以下治井之法也百井三千六百夫則方二十里矣於是爲縣○王氏曰縣本成爲成合縣也陳及之曰一甸之中以五百十有二家爲車而乘於公上者七十五人此七十五人者爲一乘之人也至於田稅則一以井計之至於四縣則方四十里矣於是爲都田衰下於一丘爲之則取賦至於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斯爲一同○王氏曰未成爲關城取名於公卿王子弟所治都也

愚案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鄭氏亦見遂人氏合野雖橫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爲邑

至四縣爲都皆以四數言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爲通至終十爲同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池而言小司徒四丘爲甸即司馬法通十爲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爲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爲山川城郭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氏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陳君舉亦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至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公田不稅王氏詳說復爲之說曰畿內用貢法者以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事於民耳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恐其稅民

無藝耳都鄙雖在畿內然實諸侯此所以用助法鄭伯謙疑此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爲公田而不稅哉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文王爲商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遂變之此皆泥於康成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之說至黃文叔以此爲遂法謂六鄉之民職業不同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不爲井田之法必使備六軍而人徒車輦不相須故不爲丘乘之法大約鄉敎士野敎農鄭言井法備於甸而止於都者食采地者皆四之一蓋以此爲都鄙井田之制其說轉乖司馬法成三百家一車七十五人而副一人也小司徒四甸爲縣爲四車四車亦三百人而調一車一車七十五人亦四而調一也故丘

甸縣都皆自四而登至都止者十六車而謂四車自足爲行列故丘乘之法備於此野法皆四而調一鄉三百家出一車十馬見司馬法野七十五家出一車四馬十二牛見漢志輕重不同鄉役多野役少鄉授田多野授田少大抵先王之制常優内殊不知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内外之異孟子曰鄉田同井則鄉未嘗不以井授也特鄉之地近内多沃壤可耕而放牧者少則有井而無牧至於野外之地不無墽惡肥磽之差豈必如指掌之平碁局之畫惟有井有牧比折而行方是井田活法故小司徒之經田野必兼井牧而言而井牧之法於遂言之爲加詳井以九起數邑以四成之則制地之數可於是通行矣若夫縣都之名偶同於公卿采地之名亦非以此爲采地薛氏之說分明

薛氏曰自九夫之井以至四縣之都特多寡之異名耳丘甸則用之鄉遂及公邑縣都則用之於采地夫鄉遂公邑非無縣都也有縣都之制而民之受地者特一夫之田與夫宅田士田賈田公邑之類未至於縣都也此所以用者止於井邑丘甸而已采地之所受亦非無井邑丘甸也井邑丘甸固在縣都之中惟卿大夫之所受者或四十里或八十里此所以畫爲縣都之制也

總論井田

愚案周家井田之法惟小司徒見之謂八家皆私百畝同種公田百畝此孟子之說也謂八家各耕百十畝以十畝爲公田餘二十畝爲廬舍此漢志之說也今因錄諸家之說于後

王氏曰田畝有類於井而公田之中又鑿井焉故謂之井田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八百畝公田居中亦百畝除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合保城之地二畝半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是也公田八十畝八家耕之是爲助法廬舍居中貴人也私田環列於公田之外蓋衛王之意八家私百畝至於興兵之際乃八陣圖之法○陳及之曰一井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所謂什一而稅通王畿之內至天下諸侯皆然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張橫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相驅無一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衰分之以衰分之數取什一之數而歸諸公是亦一說要之公家但取什一之稅看民如何耕耳或一家耕百十畝亦可或一家合耕八十畝亦可而徵斂稅必視年之豐耗故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愚案此王漢志說爲是

圖說曰漢志引孟子說失其旨由是何休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以爲然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則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於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田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若家取十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二畝半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何得八家皆私百畝

愚案此謂漢志之說非

林氏曰井方一里是謂九夫古者制井之法有以地里名方里爲井是也有以田夫名九夫爲井是也以地里名者所以正地界以田夫名者所以定征賦周時皆用井田凡

田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則是鄉皆用井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是邦國亦用徹法周禮一書皆通率而言所謂互見者以班固之言攷孟子九夫爲井全無虧欠後世爲圖亦以縱横成列不知九夫爲井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則是六百畝又有一易再易之地三分去一則一井地止三百畝若如孟子班固所計則是一井之田皆平地其說皆不通蓋周公之井地特以通率備言之案左氏異議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左傳楚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

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今曰井九百畝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因地之所宜而爲之計度可以知井田之說且知夫天下通行之理若據圖言井九百畝亦徒見其不同耳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三王之初已有井甸田里之法信南山序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其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閒有溝同皋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井閒有澮專達於川同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以貢徹皆天下之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故井田之法始於唐虞以至夏商稍稍葺治大備於周

愚案此說却貫通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鄭鍔曰井邑丘甸縣都之制已立乃以之授民而任以地事令之出貢賦與夫凡稅斂之事俾皆供上之求蓋治地有法則民可得而任民任其事則上可得而取○黄氏曰鄉野皆以軍法令貢賦貢賦皆有定制不容有不供者故以軍法令之野有稅斂雜征薪芻疏材之屬鄉無之委人可攷貢賦稅斂民食必參相得而後其令可行鄭曰地事農牧虞衡地貢九穀山澤之材亦非此自九夫立法則皆爲農事藪牧虞衡視農爲別農定法而後藪牧虞衡皆可立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黄氏曰域界也井邑丘甸縣都各有界域○鄭康成曰守謂虞衡之屬○王昭禹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所以辨山林川澤之守職謂九職○王昭禹曰先王制職以任民若三農園圃虞衡之屬皆因地以有職政稅也○王昭禹曰三農則使之貢九穀園

圃則使之貢草木虞衡則使之貢山澤之物川以地職之政○鄭鍔曰分其地域則曰邑曰丘有邑丘之限曰縣曰都有縣都之殊因其所至而辨其守則不敢以相踰蓋井邑之制在是一亂其守則井地壞矣施其九職則農圃之民有農圃之職工商之民有工商之職施其所職而平其政賦則各適於其宜蓋征賦本出於此一失其平則怨怒生矣康成謂政當作征是也○易氏曰六鄉六遂公邑都鄙之地域皆有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地守既分其域必奠其守然後施之以職王畿如此邦國亦然如是皆以貢賦稅斂令之則遠近輕重各得其均故曰平其政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

黄氏曰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外此大司徒不奉不羞皆小司徒爲之謂之小祭祀自與大

司徒相對爲大小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
享先王亦如之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大宗伯祀大
神享大鬼祭大示卜日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
大號小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皆可具攷此皆
有精意歟以王玄冕所祭爲小祭祀非也

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鄭氏曰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大軍旅帥其衆庶

鄭鍔曰大軍旅則大司徒以旗致民小司徒帥其衆庶以
趨大司徒之所致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黃氏曰役卒役也小雅曰勞還役○賈氏曰小軍旅謂使
臣征伐大軍旅天子親行小功役之事小司徒巡行若大

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鄭鍔曰小軍旅之時人徒雖寡
然戰危事也安得無築軍壘修城塹之役宜有政令以齊
一之小司徒巡行其役而治其政令則人畏威而趨事無
敢慢矣○黃氏曰六鄉不與於司馬之征發有王命起之
則小司徒帥而致之司徒司馬調發郊軍則其吏帥之小
司徒巡察之而治其政令○王氏詳說曰小司徒於大軍
旅帥衆庶而不言治政令於小軍旅言治政令而不言帥
衆庶是衆庶之事小司徒可帥而致於大司徒而不可得
而治也政令之事小司徒可用於小軍旅而不可用於大
軍旅也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鄭康成曰喪役正棺引窆復土○史氏曰興土工以爲因
山之役

黃氏曰對遂人爲野役治其政教愛敬行焉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賈氏曰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配
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鄭
鍔曰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制其畿疆之封矣小司徒又
立之正之蓋地官掌貳權重位尊諸侯受土以置社或爲
之設壝或爲之立祠分土以建國或爲之制封或爲之正
封則權在朝廷而諸侯不敢以自擅矣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賈氏曰民有爭訟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
共正斷之○王氏曰地比者鄰比相保任之民可以爲證也○易氏曰即大宰八成比居之法

地訟以圖正之

鄭氏曰地訟爭疆界者○史氏曰圖者道里疆界之形○

賈氏曰凡量地以制邑初封之時即有地圖在官府於後
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易氏曰即大宰八成版圖之法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鄭康成曰治成治事之計○劉執中曰施其政與政令禁
戒而不躬行刑罰者大司徒宜然也是以屬官之誅賞小
司徒得以專之

黃氏曰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自鄉郊至都鄙有地治
者皆爲屬官地治詳悉事亦多細小故小司徒攷其日成
得自行誅賞月要歲會則致之冢宰治成蓋冢宰所施之
八法也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賈氏曰羣吏謂當職六十官○王昭禹曰凡言吏皆指職者自上以下皆是不特府史胥徒之屬上經
治成據日小成之計此言要會謂月計歲計總爲簿書而

致其事之功狀以待攷也○易氏曰小司徒致事致之於大司徒大司徒致事致之於冢宰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王昭禹曰禁令將使民避行之宜表揭之使知憲之脩法則使各脩其所守之法防虧廢也糾職則使各糾其所治之人防緩散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賈氏曰大比亦三年大按比戶口六鄉四郊之吏謂比長閭胥以上布列在四郊者○王昭禹曰言六鄉而兼四郊乃六鄉之間田縣師所治之地○林氏曰教治者所主在教若十二教之屬 [illegible] 政事者所主在政若土地之政之屬 [illegible]○王氏曰攷夫屋攷其受田之夫居里之屋與其衆屋令其及時乘之以正治其怠惰宜矣 [illegible] 畜兵器則亦以知登耗有無以待征役施舍朱賞之政令 [illegible]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八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王昭禹曰鄉師敎官之長也所以敎其屬故謂之師○易氏曰鄉師下大夫四人則二人共主三鄉故曰各掌其所治鄉之敎

鄭康成曰聽謂平察之○劉執中曰六鄉大夫旣專其鄉之治矣此又聽其治者大事非鄉大夫之可斷者鄉師受而聽其治大司徒審而聽其斷 [illegible]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鄭鍔曰小司徒有九比之法以稽夫家之數謂之比法鄉師用法則謂之國比之法言其法乃國之法而非鄉師之所制也 [illegible]○項氏曰小司徒先貴賤鄉師先老幼蓋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可任爲軍所謂可任者家三人之類戒之使聽令之使行糾之使不肆禁之使勿爲○易氏曰稽其夫家衆寡謂其可任者辨其老幼貴賤癈疾謂其可施舍者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不能無老壯強弱之異亦有可任可施舍者鄉師皆從而辨之 [illegible] 先之以戒令次之以糾禁終之以聽獄訟是固聽其治而非所以爲敎然預折其萌於未爭未有過之始乃所以爲治鄉之敎也○史氏曰凡皆視小司徒但主一鄉之事耳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王昭禹曰大役任衆力役之大者若城郭溝渠之役○史

氏曰未役爲民既役爲徒○鄭康成曰至至作部曲也○王昭禹曰州里州所里也五黨爲州民所居曰里而所役之民出於州里役要役數之要書欲知役數之多寡○鄭氏曰所遣民徒之數○項氏曰司空掌役州里出役即州里所遣役之本數以致司空治役之章程○鄭氏曰[illegible] 則役事可得而鉤考矣

呂氏曰司空營國職在興功司徒治役職在登民苟司徒不致興功之小大而會其民則民必有告病者故鄉師專致司空之辟縣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亦此意也○黃氏曰凡役皆司馬徵發唯六鄉之民則司徒自致故既役則鄉師受州里比要而以致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要與法參互之其事可逆而知其餘則司馬受要而致之者察其事之不攻堅也

凡邦事令作秩敘

王昭禹曰凡有所興治皆謂之事言邦事則非鄉里之自興治者也秩則制其常賜之多寡敘則差其事治之先後作秩敘者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黃氏曰[illegible] ○

鄭鍔曰謂之作則因所役之事始作之量功大小爲之報稱而已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賈氏曰大司徒奉牛牲此羞牛牲佐大司徒也○王昭禹曰言羞不言奉贊其羞不贊其奉也

鄭鍔曰茅可用以縮酒[illegible]亦可用以藉[illegible]甸師言祭祀共蕭茅矣鄉師又共茅蒩司巫則共蒩館蓋甸師共以縮酒鄉師所共以爲藉何以知其然觀甸師言共蕭茅蕭以祭肺茅以縮酒皆求神之所須也共於王藉所以見其誠此言茅蒩蒩藉也藉祭器之所用則多矣故共於六鄉所以致其備司巫則以其多也又爲館以藏之○項氏曰縮酒以達氣故天官主之束蒩以藉形故地官主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

王昭禹曰大軍旅會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鄉師則正治之而已○賈氏曰正治其徒役者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鄭鍔曰不有以正之則所出者或非其夫家衆寡之正數不有以治之則所聚者或違乎會同軍旅之戒禁此鄉師平日掌戒令糾禁之職也

鄭康成曰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藩營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illegible]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易氏曰戮則不特誅之而已小司徒之用衆庶逆人之起野役皆有犯命之誅而鄉師四作之田與此言戮者軍旅會同事大體重以肅衆志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

鄭康成曰治謂監督其事

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illegible]而治役

鄭司農曰翿羽葆幢也爾雅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鄭康成曰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鄉[illegible]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

五百人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

賈氏曰柩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治役亦謂監督役人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鄭司農曰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涖謂臨視也○鄭康成曰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涖之使戒其事

賈氏曰檀弓云公室視豐碑鄭注天子斲大木爲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綍其棺當於壙上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

王氏曰葬而治役正其挽匶之行列故執纛以爲儀已窆而涖匠師則以防匶之傾戲使戒飭焉故執斧以爲威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

黃氏曰四時田法詳在大司馬鄭言人徒及所當有蓋一端也○鄭鍔曰先王四時之田因農隙講事以教民坐作進退之節然田畝之民三時務農安知講武之備鼓鐸旗物久而或弊伍兩卒伍久而或廢一旦集之于田安能無失事之愆田法雖掌於司馬而預以告民則在鄉師故於未田之前出以示民使之簡其已弊者而去之脩其或廢者而新之則鼓鐸旗物無不可用之物伍兩卒伍無有或闕之人觀唐明皇初元幸新豐講武驪山之下召兵二十萬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illegible]其有功不殺以唐紹制軍旅不肅而斬也未嘗不痛紹之無辜而恨明皇之不審也夫以即位之初號令未明紀律未定一旦合二十餘萬不教之兵而閱之遽怒兵容不肅而斬其官此何理也

王昭禹曰鼓鐸以聲衆旗物以麾衆兵器以勝敵簡則閱而選之也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脩則習而治之也簡之則其器械有所完脩之則其行列有所正田雖以獵取禽獸而實以教戰則簡而脩之皆軍法之所寓也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黃氏曰鄉師致衆庶各致其鄉之民也將田先閱於其鄉而以司徒之旗致之使知有所統也○易氏曰大旗鄭氏以爲熊虎之旗據司常所言司徒鄉也鄉當建旜必建旗者蓋九旗之爲用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通

帛爲旜則無所畫熊虎爲旗則有所畫司徒雖鄉其於師田則爲軍吏而有所將矣所以建熊虎之旗而謂之大旗下文辨鄉邑之旗非司徒之旗也鄉即六鄉邑即公邑之屬鄉邑既聚則旗之相類者衆矣衆則揉雜而未易辨故於大旗之外各辨以鄉邑之名或鄉邑各爲之名司常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是也○黃氏曰鄭以陳之以旗物句絕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絕陳列之也陳列之故有先後之屯○鄭康成曰辨別異也○王氏詳說曰旗物之辨有三曰名曰號曰事司馬曰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是以三者分而爲六司常曰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是以六者約而爲三夫帥遂將也縣鄙六遂也家采地也鄉六鄉也野公邑也百官以職事從於王者也司馬之田六

者畢至然則鄉師於司徒之田而以旗物辨鄉邑鄉則六鄉矣而六遂無預焉邑則公邑矣而采地無預焉豈非鄉師之職不出於六鄉歟○鄭康成曰前後屯車徒異部也〇黃氏曰卽大司馬所謂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者也

賈氏曰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

鄭鍔曰及當田之日用司徒大旗以致民於司徒既至則列而陳之慮其鄉邑雜辨則用旗物以別之慮其犯命不率則治其政令刑禁以防之慮其車徒或亂則巡其前後之屯以視之有敢犯命者必又戮以戒懼之及已田得禽或爭所獲則爲之斷其是非曲直始焉戒之有素使民無倉卒失事之罪終焉治之有法使民無紛紜爭鬬之禍其法如此非惟民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而有事於軍爲司馬者亦無失律之愆矣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鄭康成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鄭鍔曰周家春夏秋冬有蒐苗獮狩之事皆徵令鄉遂之民而又有公旬用民之日有屬民讀法之日皆四時之常事臣民習知而素曉者也不煩號令之勞但振木鐸以徇之使聞其所警而自知可謂上素信於其下民習知於其政可以無爲而治○王氏曰市朝衆所聚之地使皆聞而知之也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囏古艱字阨以王命施惠

鄭康成曰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艱阨饑乏也○鄭司農曰賙讀爲周急之周○黃氏曰施惠卽遣人鄉里之委積以恤囏阨鄉法本教其民相救相賙而上之德意當先之故歲時使鄉師賙其囏阨以上命施惠野自甸以往非鄉師所治欲使民皆識此意教法大抵皆自鄉推行之〇黃氏曰以甸爲界之內外言也○鄭鍔曰此施惠與司救同必使之稱王命以施布者明其恩出於天子也蓋民之感恩常在於囏阨之時君之得民常本於賑貸之惠田氏執齊之政有意得民賦粟之際以私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故齊民知有田氏而不知有公齊卒爲田氏所有爲天下國家者詎可使恩出於臣下耶然則以王命施惠言於鄉師又於司徒言之聖人之意微矣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鄭鍔曰非特鄉師考六鄉以詔廢置而已司諫縣師皆言以詔廢置者司諫以時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考鄉里之治以詔廢置則所攷者人才之賢否也

縣師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則所攷者夫家之衆寡也鄉師以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其語同而意異然詔上以行升黜則一而已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鄭鍔曰先王之世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非特用之朝廷又用之閭里民日從事於其閒耳聞而目見之所以知禮樂之意而成粹美之俗竊疑閭里之閒何從有是器而用之及攷鄉師然後知六鄉之民俱合衆財以爲之人衆則財用足財用足則器用備故觀其人所聚之衆寡各因其財力使制其器比五家耳財適足以制吉凶弔祭之二服故比集財爲之而一比共用焉器則未能備也閭二十五家財適

足以制簠簋鼎俎之器故閭集財以爲之而一閭共用焉族之百家財適足以制夷槃軼軸之器故族集財以爲之而一族共用焉（鄭康成曰二者民所以相共也）至於射器則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算詔之有旌節之有鼓有弓有矢有侯有布用財多故合五百家之財而爲之賓器則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有爵有觶有笙有瑟其用尤多故合二千五百家之財而爲之然後共用也（[illegible]）

（[illegible]）吉凶禮樂之器即閭族黨州所共者是已（[illegible]）然止於一閭一族一黨一州之用非可以用於鄉也鄉大夫或有一鄉吉凶禮樂之事不可取諸閭族州黨宜合一鄉之財爲之不惟可足鄉官之用比閭族黨州有故而服器不備則鄉又爲之移用以相補則事無自而廢禮行而

教成矣鄉師稽其器焉慮其財不足而器不備禮樂之事廢而不講故也然必於正歲者豈非以春秋之祭酺祭禜會民而射于序索鬼神而飲酒之類皆用夏人之正故歟後世禮樂之器縉紳大夫尚無能知而况欲民知之而成俗哉○王氏詳說曰鄉器有出於民者有出於公者比之吉凶二服閭之祭器族之喪器此出於民者也黨之射器州之賓器鄉之吉凶禮樂之器此出於公者也何以知其然邪曰以酒正之文約之而知之也蓋酒正有公酒之文夫鄉之鄉飲酒州黨之鄉射皆得用公酒自族而下則春秋祭酺但自爲酒以相酬酢耳夫所飲之酒出於公則所用之器亦出於公家之所爲也所飲之酒出於私則所用之器亦出於私家之所爲也豈非公事之小者私家之所易爲公事之大者私家之所難辦今王昭禹以鄉器皆集民財而爲之則是射也賓也吉凶禮樂也皆爲行禮以教吾民而反取吾民乎又非周公行禮之本心也鄭氏謂比閭族黨之所謂吉凶二服與夫祭祀喪器亦出於比閭族黨之所罰而爲之棄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里布屋粟不輸之於公而復用之於民亦仁政矣此族師閭胥皆以掌其罰爲言者此也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王昭禹曰六鄉之吏各主教其所屬之民或書其敬敏任恤或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若此之屬無非教矣然教之不明也常起於辭之不正辭苟不正則言僞而辯順非而澤飾智以驚愚詭言以惑衆將至於不可禦矣（○易曰[illegible]）（[illegible]）○賈氏曰稽器謂考鄉中

禮樂兵器等（○王昭禹曰[illegible]）

鄭康成曰展猶整具也（○[illegible]）

鄭鍔曰攷教則察其辭稽器則展其事設教而辭不遁理制器而事不廢常是謹守法職而可賞者也教法須於上而爲非聖人之言器用制於鄉而有不舉之禮是違法曠職而可誅者也故以詔上而行誅賞則黜陟幽明又不特詔廢置而已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陳及之曰六鄉之地鄭氏謂在四郊中然秋官鄉士掌六鄉獄而云掌國中以此知不獨在四郊亦有在國中者所以置六鄉者以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於六鄉之中每家出一人以爲定貝供徒役之事故曰凡起役毋過家一人○王氏曰鄉老公也尊之於鄉怠其言行不累以事故

稱老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易氏曰天下達尊三鄉老兼焉故在朝稱公在鄉稱老不列以職故上與天子坐而不爲偪下與百姓相親而不爲褻惟道所在方其在鄉稱老則三年大比乃與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而行賓興賢能之禮則三公北面而州長百姓倂與其列建外朝之位則三公面三槐而州長衆庶亦在其後蓋州長即鄉大夫以下也百姓衆庶即前日賓興所帥之衆寡也道之所在下親乎民上親乎君超衆職之表而能宰制衆職者乎（[illegible]）黃氏曰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比與賢能獻書于王則與焉所謂師也父兄也六鄉三公爲之師書曰周公師保萬民差純實也○鄭氏曰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

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陳君舉曰古者羲和分宅四岳朝有大議必咨焉僉言師錫於是乎取則冢內亦隸所掌夏書六卿出將蓋鄉一卿也周制三公統六卿各治其一以倡九牧故周公畢公以太師保率東郊而召公以太保率西方諸侯蓋二伯兼鄉老者方叔淮中鄉之師則鄉爲鄉大夫者歟春秋傳宋戴師令鄉而司徒令隧管仲爲齊士鄉十五公與高國各率其伍雖損益非古而列國孤卿亦兼鄉事所以中外相維而治出于一○周氏（[illegible]）

陳君舉曰鄉大夫鄉也謂之大夫鄉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人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名之曰鄉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名之曰大夫非卑之也蓋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鄉大夫之職所以異於地官者以此

薛平仲曰先王內諸夏而外夷狄內京師而外諸夏而六鄉實置於國城之中以及於郊焉所以使天下之知所鄉方於此也所以流化之必自近者始故鄉之名所以立則其設官也容可得而易哉是以六官之屬未聞三公之列于官也而於鄉則見之未聞六卿爲之屬者而於鄉則見之以公卿之尊不嫌于下行六鄉之事則教化之務顧不重歟雖然先王以三公爲鄉老所以重教事而不以三公任其職者則道德之尊無非所以爲教先王以六卿而爲鄉大夫所以嚴教事而必以六卿聯其職者則自治而至於禮刑政事皆其所以爲教

陳君舉曰鄉遂官吏皆土居人也其大官如卿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鄉遂之人勢不可

兼者則各置焉

劉執中曰王都之外百里之內爲地四同而畫爲六鄉卑其德行道藝之職則三公也六卿也中大夫三十人也下大夫百五十人也上士七百五十人也中士三千人也下士萬五千人也上下相維禮義之俗成於六鄉而化天下之本立矣○薛平仲曰今見於鄉者下士且萬有八千八百六人焉則推而上之至於大夫祿廩稍餼將若何以共之乎六官之屬莫不各有府史胥徒今見於鄉者曾無一之具此焉則文書調度將何所責之不知鄉大夫於三年之大比所以使民興賢而使之出長使民興能而使之入治則六鄉之大夫士大抵皆取諸此（及前見鄉大夫）夫彼皆受田於六鄉者也則祿廩稍餼果何煩於上哉自鄉大夫受教法而頒之於鄉吏凡羣吏之周旋於鄉以行教事大抵皆身

親之況夫鄉師居於教官之府而鄉吏之治惟其所令則府史胥徒其列之於彼者亦悉矣而文書調度又何煩於其下哉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鄭司農曰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王氏詳說曰案六鄉有正有貳有老皆以職稱如冢宰之職小宰之職宰夫之職是已其他官屬則不以職稱今鄉大夫非正非貳非老而以職稱何邪蓋六鄉之正六命也曰貳與老四命也惟鄉大夫六人皆六命以掌六鄉之事雖爲地官之屬其爵位實與六卿之正同況其上有鄉老又八命之公也每鄉公二人六鄉則三公矣三公無職事而職事預於六鄉若鄉大夫不以職稱而同於六鄉之屬則周公設官分職而尊卑小大之序紊矣

又曰鄉大夫云政教禁令州長云教治政令黨正云政令教治族師云戒令政事閭胥云閭之徵令比長云比之治六鄉之官尊卑不同故周公命官之意其輕重皆一字間也且地官掌邦教大司徒之職又不止於邦教而且及其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至於小司徒則掌建邦之教法矣鄉師則各掌其所治之教而聽其治矣若乃六鄉之吏閭胥比長則於政教之事有所不足稱也初不過掌閭之政令與比之治而已鄉大夫州長則詳於教黨正族師則詳於政此政教之所以異也○呂氏曰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各[illegible]政教非一事也禁令爲上政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爲下比長則於令又有所不足稱也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

賈氏曰教法若大司徒十二教以下其法皆受於司徒已受得教法遂分與州長以下至比長使各教其所治○王昭禹曰六鄉之吏所受之教法出于鄉大夫鄉大夫所受之教法出于司徒司徒所受之教法出于天子上下相承所由者一道所識者一德風俗烏得不同

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林氏曰德行六德六行道藝六藝○王氏曰攷攷知其實察察見其精麤○王昭禹曰攷則稟書而攷之察則審視之察詳於攷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鄭康成曰登成也定也○劉氏曰昔本之籍[illegible]○王昭禹曰族師職卑所統者寡故使之校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職尊所統者衆故登其籍不校其數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其籍於大司徒也

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強而可任以事者也[illegible]○鄭康成曰國中城郭中也○黃氏曰國中[illegible]

黃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瘁尫侏儒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爲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illegible]○王氏曰征之者以其材舍之者以其齒[illegible]○鄭鍔曰征者謂任其力以給繇役也[illegible]

陳及之曰六鄉之民雖有定貫至其征之執役貴者以下皆免非是六等則皆征之以此見六鄉七萬五千家特立

此爲國家武備耳或者見鄉中有師田行役之語遂謂軍役一切調發非矣

愚案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内如有兵事先遣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法先内及外此先王均内外輕重之意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鄭司農曰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劉氏曰貴者自命士以上賢者能者俊造學士○鄭司農曰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illegible]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鄭鍔曰王制謂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則賢能宜舍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則老者宜舍自漢以來宗室及關内侯皆復則貴者舍征之法也八十九十

皆復美卒則老者舍征之法也

以歲時入其書

鄭康成曰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鄭鍔曰繇役至勞民之事有征之者有舍之者不有書以備稽考則吏或以私意爲姦役使必有不均之歎矣小司徒以比法頒之六鄉使登衆寡六畜車輦所比者數也故以歲時入其數鄉大夫所舍所征者則爲書以登載之故以歲時入其書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劉執中曰大比謂比而考其德行道藝○鄭康成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興舉言興謂合衆而尊寵之○王氏詳說曰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其詳且悉耶五家之比比有長仞未有可書之事不過防其奇衺而已五比之閭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悌睦婣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矣五族之黨書其德行道藝然書之而未能攷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攷之而未能賓興之五州之鄉於是而賓興之以見其人材之成也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王昭禹曰周官無三公之職以坐而論道異乎作而行之此所以惟鄉大夫與賢能而三公與之矣蓋務引其君以當道者大人所以事君也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者大人所以治民者也吏謂鄉官衆寡謂鄉民[illegible]鄉官與民皆在明非出於上之私意所謂使民興賢能也○鄭氏曰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鄭司農曰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illegible]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

鄭康成曰厥其也其賓興之明日也○王氏詳說曰鄉學里選之法在三代已不同夏商進士之制自鄉而升之司徒自司徒而升之學自學而升之司馬[illegible]皆以遞推而以身至于天子畿内成周賓興之法初不過賓之於鄉而用之於鄉耳是未嘗遞推也又不過獻其書耳是其身未嘗至於天子之畿内也○鄭康成曰獻進也○鄭鍔曰再拜之禮亦以表先王尊賢重道之意

鄭康成曰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賈氏曰賢能之書亦是寶物故藏於天府

鄭康成曰内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illegible]

呂氏曰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只看賓之一字當時蓋甚尊士試孜前一段本度末數精詳其纍固不必說只看他賓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煉圖如判名若防寇盜然爲士者須深思其故何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當深究之三代時士惟進德脩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須看當時上之於士待之甚重而孜之則甚詳後世乃士求上之爵祿故上之人待之甚輕孜之又畧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繇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以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凡經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得祿其孜之之詳如此成周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授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爲進退蓋有一日之長決取終身之富貴此後之所以異於古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賈氏曰謂獻賢能之書于王退來鄉內○鄭康成曰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鄭司農曰詢謀也問於衆庶以寧復有賢能者

黃氏曰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驕不中不偏也興舞其節比於樂也○薛氏曰五物皆以射爲主則和容之類乃鄉射之五物也射以觀人之德而和爲德之末射以別人之行而容爲行之末射不主皮而主皮爲射之末射之節欲比於禮而和容爲禮之末射之文欲比於樂而與舞爲樂之末皆六藝之中射之一藝也○易氏曰射以觀德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大射猶然則鄉射爲可知今以其禮推之凡射之儀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尊卑雖異而皆發乘矢乘矢四矢也皆有樂以爲之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是已蓋天子騶虞九節則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貍首七節則四節以射三節以聽卿大夫士采蘋采蘩五節則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審矣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及其射也持弓矢審固而以中鵠爲主鵠以皮爲之是之謂主皮乘矢皆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禮樂交作而前之和容備焉是之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舞以爲發揚蹈厲之舉是之謂興舞且射之物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見於未射之時曰主皮曰和容見於射侯之際曰興舞特見於既射之後此射之序以此推鄉射其禮可孜矣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鄭康成曰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賈氏曰賢者德大故還出[illegible] [illegible]○易氏曰賢者在位則

使足以長民居於本所則分勢不足以相臨故出於其鄉以長之所以任其教也能者在職則服采足以治乎民居於他所則事情必至於不相諳故入於其鄉以治之所以任其事成周賓興賢能出於鄉不過賓之於鄉而亦用之於鄉此正所謂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者也[illegible]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鄭康成曰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易氏曰致其要也事其詳也

愚案會政致事各有等級比長則致於閭胥閭胥則致於族師族師則致於黨正黨正則致於州長州長則致於鄉大夫鄉大夫又致於司徒六遂鄉長以上亦如之

鄭鍔曰歲終則羣吏會其所行之政而來致其事者將以攷之而上於長貳故使之先自審也○史氏曰[illegible]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illegible]退而憲於其所治者[illegible]以我所須者或有可疑又使之自往而驗之致事於歲終上奉時王之政也攷法於正歲不失四時之正也○項氏曰必攷之者欲教無異法法無異義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

鄭康成曰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司農曰洪範所謂謀及庶民○王氏曰帥其鄉之衆寡則鄉官咸在焉若州長則所帥衆若閭胥則所帥寡○賈氏曰國有大事必順於民心故與衆庶詢謀則六鄉大夫各帥其衆寡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易氏曰衆庶超出乎利害之外而深察乎是非之理況漸陶乎司徒之教爲有素其詢之也宜矣若小司寇外朝之位而州長百姓亦得與其後百姓即六鄉所帥之衆庶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賈氏曰大故謂災變寇戎之事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鄭康成曰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呂氏曰各守其閭則不擾亂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黃氏曰徵發雖有號令無節不達守法之嚴如此鄉大夫專行攷察行藝以與賢能而令民守閭之事參焉鄉大夫皆卿也是爲軍將○鄭鍔曰令出於口或得以僞爲旌節則有合符之驗大司徒所謂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則使天下皆不得通鄉大夫所不達者特鄉閭之間而已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九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二千五百家爲州○鄭鍔曰[illegible]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則長之名[illegible]家之禁則中大夫一人爲之長如五州之長[illegible]二千五百人之師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擬任以統治之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賈氏曰教謂十二教治政令之法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史氏曰州長非獨使之相賙有教爲所以篤父子睦兄弟欽長上之道詳矣又有治政令之法所以齊不齊正不正驅其不帥教者也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鄭氏曰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也○鄭鍔曰有邦法有教法黨正言正月屬民讀邦法此但言讀法觀下文言正歲則讀教法如初則知此所讀者爲教法（以[illegible]黨正）

李景齊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已有下士一人爲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至於教法之所示則閭胥於聚衆庶之時族師於每月之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法無非導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摩誘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眞賢碩德何以具備於一旦卒然賓興之日故自比長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而攷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所書至於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

有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於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則其賢能之獻悉有以公天下之心先王之於人才其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後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而一旦旁求博取務得眞才亦疎矣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賈氏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惟春秋二時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鄭鍔曰[illegible]公社則歲時不一[illegible]也此云歲時祭社則不一時）（王安石[illegible]以爲[illegible]者則歲一屬而已爲未少數）王昭禹曰因祭社民之所聚而讀法亦無所勞其民矣亦如之亦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林氏曰讀法有因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時之所在易爲知有因於事者若祭祀之類事之所聚易爲力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鄭鍔曰先王教民之法未有不因時以論其意射之爲藝用於朝覲賓燕之時其事爲文用於田獵攻守之時其事爲武故以春秋教之春陽用事所以明其事之爲文秋陰用事又以明其事之爲武因時而教其藝易進因以明義○王昭禹曰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示其有四方之志先王之爲射禮因以習武事焉因以繹志而觀德行焉故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發則無不中矣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學凡以觀德行而已序者州之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且以別其賢否也（[illegible]州以禮會射者謂之序次二千五百家之鄉既有[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四代學名見於王制見於孟子見於學記何其不一學者不可不辨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四代之國學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謂三代諸侯之學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謂商人之鄉遂學且王制言四代學制言養國老固知爲國學矣知孟子所言爲三代諸侯之學者蓋校諸侯之鄉學所謂鄭人欲毁鄉校是已鄭以校名其學本夏之名耳亦猶子產謂鄭伯爲男同義鄭以男名其爵本商之制耳所以知孟子所言爲諸侯之鄉學知學記所言爲商之鄉遂學者蓋周禮於州長言射于州序黨正言飲酒于序今曰黨有庠術有序夫術即遂也周人以序名鄉學商人以序名遂學况學記所言皆引說命爲說所以知學記所言爲商之鄉遂學賈公彥以州黨之學名序則鄉之學名庠故遂引鄉飲酒曰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大之矣黨有庠則六鄉之學皆以庠爲名遂有序則六遂之學皆以序爲名是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商制也非周制也不然則州黨之學既同曰序何鄉之學獨爲庠乎曰黨有庠舉其中以該上下也曰遂有序總而名之也

鄭鍔曰州長有射黨正有飲或飲而不射或射而不飲何也州黨俱未可以謂之鄉至於爲鄉乃有飲射鄉大夫言以禮禮賓之則鄉飲可知又言以鄉射詢之則鄉射可知射義言鄉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則有射有飲乃爲鄉飲州黨之中未可以行鄉飲故但言以禮會以禮屬之而已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鄭康成曰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也涖臨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賈氏曰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

鄭康成曰致之於司徒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

黃氏曰六鄉之軍聽於王主於司徒平居常自爲六軍之教其詳其兵精司馬作軍六鄉不與理勢當如此故六鄉徵發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獨見之於州長州長承其命也帥而致之軍旅致之於小司徒役致之於鄉師小司徒鄉師各以其事總帥之而致於大司徒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鄭康成曰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陳君舉曰五黨爲州州長正月讀法則五黨之民已皆在州而黨正復屬民讀法五族爲黨黨正孟月讀法則五族之民已皆在黨而族師復屬民讀法一日之間既於州長又於黨正又於族師民將奔走之不暇不知當時何以分別

愚案鄉大夫每鄉鄉一人往往是六鄉兼爲之只在朝廷所謂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及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此兩日想若吏若民但聚聽于司徒之府其餘處則不讀鄉吏之首既是州長亦有正月之吉正歲讀法之事者乃是受法于鄉大夫以退而讀之於州

鄉是五州之積想其地亦不甚相遠又次而黨正則四孟之吉與夫正歲想除正月之吉正歲而日就聽于鄉州其三孟之吉則讀之於黨又次而族師則月吉屬民想又除四孟之外其餘八個月吉則讀之於族又次而閭胥既比讀法除月吉讀之外其他無時不讀之於閭遠於民者其讀彌疏近於民者其讀彌數此則先王建置鄉黨分布教條之本旨若讀法日分可以類推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鄭司農曰贊助也○鄭康成曰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王昭禹曰州長鄉官之次也於攷勸糾戒務致其悉故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終之以贊鄉大夫廢興鄉大夫鄉官之長於賓興賢能則以其教之既成也然後賓興之其不可廢則以見鄉教之成人皆有成

才可用而人之過惡與其可廢者不足以言之矣○史氏曰不曰誅賞而曰廢興者鄉大夫之教民興賢能廢惡不肖而已至於誅賞則大司徒王之事也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五百家爲黨○鄭鍔曰周家之制一鄉則二十五黨每黨以下大夫一人爲之則以正一黨之人而爲黨人所取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鄭鍔曰政令以戒防之教治以訓迪之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鄭康成曰以四孟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教彌數○劉執中曰正月在州三時在黨○鄭鍔曰周制治民之具有教法又有邦法民知教法則不違乎理義民知邦法則不

麗乎刑辟法立於上其意不同不使之讀則莫知乎法之意讀不以時則又有擾民之煩矣州長正月之吉讀法其下文言正歲讀教法如初觀如初之言則知所讀者純於教法黨正四時孟月吉日讀邦法其下文言正歲屬民讀法則知其所讀者不止邦法又讀教法雖有教法實以邦法爲先故州長之讀則有勸有戒黨正之讀則有糾戒而無勸蓋卑以邦法從事使民有所畏而疾趨乎善民畏黨正之糾敢不從州長之勸戒也

春秋祭禜亦如之

鄭鍔曰一黨之中必有禜祭左氏所謂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鄭康成曰亦爲壇位如祭社稷○賈氏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禜神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王昭禹曰郊特牲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則索鬼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鄭鍔曰大蜡之名以下某亦章與二言其名者言其義蓋萬物所以生所以成凡人之欲皆有以養之凡人之求皆有以給之孰爲此者其神乎先王於是有報禮焉方其歲功之成則索萬物之神而祭之雖水庸昆蟲有所不遺而況造物之元功乎大宗伯以貍辜祭四方百物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凡皆索鬼神之祭所以報本而反始既蜡而屬民飲酒于序所以休老勞農報本反始於歲功之成休老勞農以正齒位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

黄氏曰社祭酺皆鄉祭惟蜡爲國祭蓋亦命祀也教法禮樂群於鄉者以其士大夫也而使其民學焉鄭言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教之尊長養老非也鄉之教

法非專為農民亦非為農隙而始肄習之春秋祭祀四時田獵正月之吉讀法正歲讀法孟月之吉讀法月吉讀法何嘗一日不教以禮覲遂職則其教農民者可知矣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斯之謂矣

鄭鍔曰行禮雖人之所難飲酒實人之所樂因其所樂寓其所難尊尊之義在是貴貴之義在是孝弟之道自達乎鄉黨矣因蜡祭之時飲酒以正齒位理蓋若此自周而後蜡祭雖存而屬民之禮廢觴酒豆肉而怪民之犯齒衽席之上而怪民之犯貴悲夫（陳氏曰禮曰飲酒于序中以齒序之子亂其大夫一國之人皆狂若狂而酌酒不以齒正之則其序子亂之明矣）○陸佃曰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人則以鄉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卅鄉里者）坐主人於東南僎於東北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此正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正齒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禮黨正一年行鄉飲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賓與黨正行此禮以正齒位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鄭康成曰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陳君舉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又與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

鄭康成曰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賈氏曰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之東房戶之西賓主夾之鄉人謂鄉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法謂之為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朱氏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鄉飲酒於亦不拘膠於一位如今之功位 史氏曰若鄉尚齒升而反鄉雖至王公安得不與士齒耳蓋周之士大夫仕於其鄉故黨正不得不以貴而節文之以仕至三命則不與鄉齒人宜相臨而治之而與少雜居等將何以正色而師弟下此不當然之義）

黃氏曰壹命受職齒于鄉者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再命受服齒于族者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三命而不齒者貴貴之禮也教之長謂其近於兄教之老謂其近於父教之貴謂其近於君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鄭康成曰其黨之民○鄭鍔曰祭祀喪紀冠昏飲酒俯仰揖遜進退周旋尤貴以禮為主於五百家之黨立一黨正之官使民於此五事之中動必以禮從事然禮所得為者不可以不戒禮所不得為者不可以不禁故又掌其戒禁此所以能化民成俗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鄭康成曰亦於軍因為旅帥○鄭鍔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致嚴以馭之不可也以法而治其政事又異乎平日之教以禮事矣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賈氏曰帥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鄭康成曰書記之○鄭鍔曰或謂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與夫春秋之祭有糾戒之讀法歲十二月又有正齒位之飲酒於是時也不書其民德行道藝至於正歲讀法則一書之何也蓋讀法而糾戒之特以勉勵其修為之始大蜡而正齒位特以變革其田野之習正歲始一書者見德行道藝之難能使人終歲修之以俟一朝之見錄非正歲則黨

正不書非修習之已成則正歲不書聚民讀法以書之重難其事如此彼見書之人豈一朝而幸得之哉○王昭禹曰黨正之所書固非一日之積州長所以攷而勸之者亦因黨正之所書而已鄉大夫所以攷而興之者又因州長之所攷而已

以歲時涖校比

鄭氏曰涖臨也（○易氏曰[illegible]臨下謂之涖）○鄭司農曰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之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黃氏曰校而比之○賈氏曰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差失也

及大比亦如之

賈氏曰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王昭禹曰大比三年之比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鄭鍔曰六鄉之官無非掌教獨於族以師名官何也蓋先王之制鄉也合四閭而爲一族環一族而聚百家其意以爲治民者猶治家一家之中受姓爲氏受氏爲族合族既衆儻不率馴教訓則卑陵尊幼犯長而家道不正況百家之聚詎可不先有以教之乎以師爲名乃是合族而教之之意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鄭康成曰政事邦政之事○賈氏曰謂國之征役皆是也○鄭鍔曰族師之官以掌教爲主乃使之各掌其戒令政事不及於教何也嘗以州長黨正攷之長以表率爲義正以董正爲義故二官皆言掌其教治師者人之模範名官曰師則不待言而知其所掌者教矣然設教之道能使人畏服於不言之表則其教必不肅而成是故官以師爲名

而專命以掌其戒令攻事戒以使人勿犯令以使人必從大有政小有事則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人人皆有所畏則師嚴而道尊教化不行者無有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鄭康成曰月吉每月朔日也○王昭禹曰鄉官之讀法與夫書攷民之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每於屬民者非特衆而已亦所以公是非而明好惡每於歲之正月吉日非特謹其始而已亦使之日有所攷月有所化○鄭鍔曰每月之吉聚而教之當使之讀法可也今乃使之讀邦法者蓋常人之情畏拘檢而樂放逸將欲之率教化必先使之識邦法使知邦法爲不可犯則莫不轉而循教法是則每月之讀邦法乃所以驅之使從教法

賈氏曰此云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黃氏曰孝弟睦婣人之姓質皆有之惟學則德進而行成不學無足觀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故書其有學者勸之

王昭禹曰黨正賢於其黨而已其賢不足乎州長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族師賢於其族而已其賢不足乎黨正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春秋祭酺亦如之

鄭康成曰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故書酺或爲步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賈氏曰案州長春秋習射[illegible]）

王昭禹曰祭酺必於族祭禜必於黨祭社必於州者凡以
其祭有大小之不同故即其所聚之衆寡唯爲社事單出
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然則社之祭大矣故祭社於二千
五百家之州禜之祭次之故祭禜於五百家之黨酺之祭
爲小矣故祭酺於百家之族
鄭鍔曰當祭酺之時復書其孝弟睦婣有學之人豈非少
長咸集又得諸公論而知其賢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
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賈氏曰以邦比之法者案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
以案比之○鄭鍔曰比法者小司徒頒于六鄉之比法也
在鄉師則謂之國比言是法本於王國而非臣下之所私
在族師則謂之邦比言是法行於邦中而非特一族之所

專○賈氏曰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二十比吏則閭胥
比長○王昭禹曰校其數而登其籍於鄉大夫○項氏曰
夫以田言家以居言如家七人爲衆家五人爲寡貴賤老
幼癈疾則不任可任六尺以上七尺以上者六畜牛馬羊
豕犬雞車駕輦挽皆辨之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
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以相葬埋
愚案先王旣以伍法比其居不可無什法以聯其居若
伍而不什仍舊人自爲伍家自爲伍彼此締絡藩籬愈
甚不止如疏所謂擬入軍時相幷也
黃氏曰比閭黨州皆以五而登惟閭四族變其中者所以
爲聯法也故五家爲比有聯則閭合四閭爲族有聯則黨

合如是則比閭族黨無不合者居則五家爲比十家爲聯
行則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師曰掌鄉
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是也鄉合非野法
也四閭爲族八閭爲聯八閭二百家軍法雖四而調一要
必以是而起鄭康成注稍人曰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爲
是也大司馬有車有徒故十人爲聯則伍合二伍二百人
爲聯則卒合二卒以二百人計之七十五人共車三伍百
二十五人爲徒兵五伍皆伍也合則皆什也晉荀吳毀車
爲行而曰以伍共車爲先又曰困諸阨又克蓋當險野利
用徒盡合車人而用之故謂之以什共車此本先王微意
荀吳窺見之耳然必素相聯合故倉卒可用
愚案相保是見居者則任之相受是新徙者則受之餘
見大司徒

王昭禹曰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所同惡而無所比慶賞
相及相共則善者所同好而無所蔽○賈氏曰刑罰慶賞相及相共者趙[illegible]
○李
景齊曰古者聯比其民而歡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
法而一有爲不善者則衆庶之所共棄使爲不善者亦或
從而保受之焉則其罪必及之矣此先王驅民而之善之
意故族師相及相共必繼於相保相受之後而比長有罪
相及亦繼於相受相和親之後然先王之時六鄉之民皆
斯於德行道藝之歸而一爲不善則比閭之所不齒而其
身不得以自容斯民安得而不移於善哉聖人善俗之道
其微權實寓於此○項氏曰相保相受[illegible]
王昭禹曰職隨其所能而任之凡邦之民莫不然事隨上

所作惟國中而已○黃氏曰友助葬埋以相葬埋則四閭爲族正以相
葬爲事故也○黃氏曰事益易辦○鄭鍔曰平居如此則有事而在軍
中前日之受邦職者今其敢廢軍政乎前日之以役國事
者今其敢顧私家乎前日之相葬埋者今其敢畏死而不
相救乎然則族師之法實軍政所寓矣
陳氏曰鄉遂雖有内外之別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不異
於鄉鄉之相受相糾不異於遂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
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爲比爲鄰積而上之
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爲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爲伍
爲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又十家爲聯以
聯其居十人爲聯以聯其人鄉則聯之以八閭遂則聯之
以八里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而心同體一矣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

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鄭鍔曰一族之衆居則有比閭之聯而卒伍猶未之合有
耒耜之用而兵器或未之精至於作之而師田行役族師
遂爲一卒之長欲其師行之有統則必合爲卒伍[illegible]
[illegible]欲其攻戰之必勝則必簡其兵器合則使之聯而不散
簡則使之精而無敝又用鼓鐸旗物率之至於師田行役
之所[illegible]猶恐其在軍之不肅後掌其治令
戒禁刑罰既已防之於其前又有以驅之於其後孰敢不
率哉至歲終會其一歲所行之政而致其事於鄉大夫則
一族之政舉矣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王昭禹曰閭二十五家而同其門中有胥以統之○鄭鍔
曰或謂庶人在官者曰胥所謂府史胥徒是也中士爲一

閭之長亦以胥名之不嫌其與胥徒伍耶蓋胥者有才能
之稱取其才智足以長人爵既爲中士固足以自別於庶
人之在官者矣名不嫌其與同
各掌其閭之徵令
史氏曰閭胥於民尤近掌其征令而已異於師也徵令者
下之所言皆是也○鄭鍔曰有所求取於民則曰徵有所
役使於民則曰令閭之政令小司徒行之閭胥掌率一閭
之民以聽之故各掌
易氏曰徵令乃奔走之事屬於庶人在官之徒宰夫所謂
徒掌官令以徵令是也閭胥掌之數其閭之衆寡而辨其
施舍特以贊族師之校登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王昭禹曰二十五家其數寡而可以數計之○鄭鍔曰說

者謂一閭之中不過二十五家其衆寡何難知之有必以
歲時各數之蓋一閭之民有可任者亦有可施舍者彼其
或老或幼苟不知其可舍而一切任之豈恤民之道哉閭
胥之數唯先有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
敏任恤者
鄭康成曰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
黨飲酒也[illegible]喪紀大喪之
事也[illegible]四者及比
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
黃氏曰數謂其事之有數者比謂因其敘而比之居則五
家爲比故讀法下使比而聽之以祭祀聚則讀祭祀之法
以役政聚則讀役政之法以喪紀聚則讀喪紀之法大抵

州黨族名有法則各以其時而讀之閭亦自有法則因其聚而讀之○賈氏曰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於民爲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故云旣比則讀法

黃氏曰任任其事也恤憂其事也任恤必敬敏者於是書焉○鄭鍔曰六行之教曰孝友睦婣任恤而已初未嘗教以敬敏也今乃書其敬敏任恤者蓋世有好名之人以任恤爲能者臨事或慢傲而待人不敬赴事或遲緩而應機不速必視其能敬敏於任恤之事然後書之皆不足以爲高行此與族師書其睦婣有學者意同

賈氏曰閭胥親民吏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王昭禹曰敬敏任恤其事易見其行易知閭胥之賢不足於族師故書其敬敏任恤而已任恤與孝友睦婣同爲六行任恤爲末孝友睦婣爲本故族師書其孝友睦婣閭胥書其任恤而已

凡事掌其比觵古横反撻吐達反罰之事

賈氏曰言凡事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皆須罰之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王昭禹曰閭胥主於聚衆庶而比之則所謂觵撻罰之事者特於比衆庶之時也詩曰兕觥其觩則兕觥罰爵也書曰撻以記之則撻罰朴也

林氏曰事有小大則比之使聚行有不中則觵之使中才有不逮則撻之使逮爲有過失則罰之使恥閭胥致詳於事如此

史氏曰二十五家之失禮疑若不足關於治亂而先王之罰不恕如此固不以二十五家而廢治也

鄭鍔曰旣書其行則不遺片善又罰其過則不容小惡周家之民所以能遷善而遠罪也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史氏曰民之治自族黨州鄉爲附庸爲侯邦爲天下其本則出於此欲治天下必行比法可也是故先王於此尤所致意雖合爲六鄉統爲天下其法亦必以比名之○鄭鍔曰聖人作易地上有水則名卦爲比以水與地至相親也五家可謂親矣故名曰比然其長下士也乃同乎州長之長殆亦以其位卑爵微不足以長人故命名之義不嫌於上同○禮庫曰比長閭胥之屬只民間推擇爲之可以表率五家者爲比長表率二十五家者爲閭胥即非官司案鄉官遂官皆不設局無府史胥徒之屬非官司也後世論

成周設官併鄉遂數之遂疑其太多此不攷之故○楊氏曰先王度地以居民因田以制祿天子之縣凡九十三國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載師有士田則士之受田即祿也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夫五家爲比以一下士長之王畿合六鄉之衆比長以萬計若以受天子賦貢祿之則以財不足爲疑無足怪者王制言王者之制祿者則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之田視伯大夫之田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自三公以下皆以田言之制祿以田明矣故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各有所待而士祿不與則不以賦貢祿之又可知矣

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皋奇衺則相及

楊氏曰奇者常之反衺者正之反○鄭鍔曰相受

則以容言之（○項氏曰相容不相猜也）相和親以情言之（項氏曰相好不相乖離）○王昭禹曰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比長言相受不言相保者蓋分而言之則比相保閭相受合而言之則皆相保受相和則不乖相親則不疎如此則愷悌和樂之風形而爭陵犯之變無由而作矣先王禁民爲非於其微而致察故始於五家之比

史氏曰周之治本於閭門又以比法輔之則五家之家法素嚴矣其相受相和親固然也所慮者奇衺之民忽生其間遂能敗羣亂俗同比之民不能絕其萌相帥於無過之地至於有辠豈不相及乎相及者若今連坐也（○項氏曰五家有辠惡必相及故相察）

鄭鍔曰一比之中如此及合爲一伍則驩愛之心足以相死一伍如此軍政定矣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王昭禹曰孟子曰死徙無出鄉者其常也此言徙于國中及郊于他者其變也○黃氏曰國中即六鄉也鄉大夫曰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舉國中對野則六鄉爲國中可知此舉國中對郊蓋六鄉餘民居于四郊者自郊徙國中自國中徙郊若爲進退陞黜之法者○鄭鍔曰軍政寓於鄉一家遷則一伍廢而軍法壞今乃有徙居之法蓋地有廣狹民有衆寡勢不能無遷（鄭康成曰謂不便其居也）然非民得以自遷爲比長者授之行之則奉上令而遷也○鄭康成曰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

賈氏曰當鄉之內相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若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爲旌節乃行之○陳君舉曰至遷于他所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蓋非甚大不得已則不容其遷不然鄉民盡出遷居則六鄉爲虛矣爲之旌節以防呵問者鄭長謂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亦謂在其遂中至徙之他則亦如是先王於鄉遂中蓋嚴如此（○史氏曰若徙于他則不可○授之于之旌節以爲信與唐得以受之矣何者知其無過也）

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劉迎曰居鄉無授出鄉無節此無根着之人故以圜土內之（鄭康成曰無授無節非有故必其罪人也）豈有罪者耶司圜掌圜土之官其曰收教罷民又曰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圜非獄矣但以土爲圜而立之出入之限先儒謂繫之圜土而考辟之則眞以爲獄也不然其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財非有罪者可知

呂氏曰先王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徙于彼又授之於他徙于他則爲旌節無授無節則是無係屬之民而因之圜土矣閒民無常職但不服職而已有身則有家有家則係於此可知如是則雖有游手機巧之民亦將日漸月化而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法則雖姦雄豪傑且俯首而不敢倡惟其失此法遂至於民無附著而游手機巧徧天下矣

秋坡周禮訂義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聚土曰封謂壝埒及小封疆也）賈氏曰封人與大司徒設社稷之壝相左右故在地官爲職有胥徒多者以畿封事廣故也 鄭鍔曰論語有儀封人左傳有頴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說者皆謂典封疆之官然以經攷之有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有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又有掌疆之官官雖闕而康成以疆爲界則所掌者封疆之界矣此封人若爲掌封疆之官則宜與掌固等並列今列於地官專以設社壝飾牛牲爲職則非典封疆之官明矣 徐鄉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乃列於比長之後者蓋民爲貴社稷次之

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史氏曰封人掌設壇壝唯王有社壝而於國則設社稷之壝也夫壇也壝在中而外爲壝埒故謂之壝舉壝則知有壇矣畿封植其所宜木嚴其界限使無犯 [illegible]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

鄭康成曰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 賈氏曰[illegible] 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

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史氏曰封其四疆爲建國設也封其域爲建都邑設也）

唐氏曰如是則內諸侯之制與外諸侯同也

鄭鍔曰說者謂天子有社稷諸侯受命於天子則有社稷

封人掌設王社壝而不及稷乃爲諸侯兼設社稷之壝何耶余以爲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爲民立社曰大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爲民立社曰國社觀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天子之制有社而稷從之自漢以來謂之大社大稷若夫王自爲立社四方各以其色之土上冒以黃明爲天子之有土是爲土示而稷無預故封人所設之社壝謂地祇所以不立稷也至若諸侯之有功德者天子乃取王社之土各因其方色以白茅使之立社稷是爲侯社封人不爲設壝也惟其爲民立社則必立稷乃爲之設其社稷之壝使之有土穀之神則知務農重穀矣 史氏曰[illegible] 侯社皆不置稷者王與諸侯以貢土地爲任而大社國社有稷者民以食爲天也 ○陳氏曰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稷配以柱商時又易柱以棄其功利足以侔社稷王與諸侯皆三社二稷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位則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主則用石爲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先王之制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秋報歌良耜此祭之常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祭大故大烖之禱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災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齊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此皆因禮樂以致其義

令社稷之職

鄭康成曰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 鄭鍔曰諸侯當守社稷之職又[illegible]

所不祀封人則令其備飾設盛如是則其封之民亦勸於事而[illegible]作爲社祭而共其盛必不敢失其時○李氏曰封人既設其壝令民人[illegible]其壝爲

史氏曰大司徒設屬所以教民者已備然後得以立社稷之壇壝奉社稷之牲牢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然均是神也曷先於社稷蓋有國有家者當以土地爲重孟子言諸侯之寶必以土地居首記亦曰家主中霤國主社豈非國家所重有在於土地乎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楅音福）衡置其絼（絼以待犯）共其水槀（槀古老反）

王昭禹曰飾謂飾以文繡○陳氏曰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飾黃駒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鄭康成曰飾謂刷治潔清之）○鄭康成曰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史氏曰衡第其鼻也）○鄭司農曰絼著牛鼻繩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同名皆謂夕牲時也○鄭康成曰水槀給殺時洗薦牲也（○黃氏曰水以洗牲槀以薦牲）

薛氏曰祭祀以牲爲大故王於命官而養則齋戒沐浴而朝之其於卜日則擇毛吉而育之至於祭之日則親牽牲而入于太廟未入則迎于門既入則執其引以鬼神之所歆享者在是也夫以萬乘之尊而從事於牽牲之禮一毫不備則無以嚴天子之禮飾其牲者崇其儀也設楅衡者防其觸也置其絼以備用也共其水槀以致潔也○王氏曰封人言掌設王之社壝封疆而樹之則以飾土事爲職故使之飾牛牲以牛土畜故也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鄭康成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鄭司農曰[illegible]其牲[illegible]也）毛炮之豚[illegible]去其毛炮之以備八珍○鄭鍔曰說者謂所飾者牛[illegible]歌舞者亦牛牲耳又及毛炮之豚何也八珍之物炮豚居其二其法則聚豚而封之實棗於其腹中爲馬穐決以稻粉調以醯醢然後成祭祀則用薦羞之豆實此致美之尤至安得不歌舞以致之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易氏曰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軍旅共犒牛大盟有載書之牛其牲皆如祭祀之飾敬其事也○鄭鍔曰夫牲取可以爲禮足矣乃毎毎致飾然後用何哉蓋文有餘而物不足失之僞物有餘而文不足失之野欲華實相副則飾不可闕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陳君舉曰鼓人舞師不隸宗伯而隸司徒蓋亦野用之也凡野事則爲之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鄭康成曰音聲五聲合和者○賈氏曰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史氏曰鼓專於陽金爲西方之物有陰之義凡進皆鼓凡節皆金陰陽之義不可偏廢也○鄭鍔曰此教六鼓四金則不止於鼗又況小師掌教鼓鼗瞽矇亦掌播鼗注專指爲教眡瞭不可也若教眡瞭亦不過奏樂之際可節聲樂耳乃若軍旅田役安用彼爲哉○賈氏曰節聲樂者雷鼓靈鼓路鼓晉鼓也和軍旅者即鼖鼓鼓軍事也正田役者鼛鼓鼓役事也○史氏曰聲樂之作緩兆舒疾以是節之軍旅之起坐作進退以是和之田役之與往來甘苦以是正之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

鄭鍔曰能知聲者或不能爲器能制器者或未必能知聲

鼓人知聲者也韗人爲鼓者也爲鼓者大小長短儻不中度則知聲者欲其聲不爽可得哉故上言教擊鼓之法此言教爲鼓而用之之法然則教爲鼓者教韗人爲之先儒謂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則失之矣○易氏曰以六鼓聲用攷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鼖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至冥氏則用之以敺猛獸矣路鼓用於鬼享至大司馬則用之於教戰大僕則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之鼖鼓維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又鼖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要之聲用各有所主所以不容不辨

以雷鼓鼓神祀

鄭康成曰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劉執中曰按大司樂當以雷鼓禮天神是鼓神祀也○鄭鍔曰天神變化無方雷者天之聲故名雷者以鼓神祀則宜

以靈鼓鼓社祭

鄭康成曰靈鼓六面鼓也○劉執中曰按大司樂靈鼓禮地示是鼓社祭也○鄭鍔曰地道有形可見而靈者神之降而有驗故名靈者以鼓社祭則宜言鼓神祀鼓鬼享不言地示乃曰鼓社祭何也記曰社祭土而主地蓋社者地神之尤貴言社則地示見矣觀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亦只言以血祭祭社稷意蓋類此

以路鼓鼓鬼享

鄭康成曰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劉執中曰按大司樂路鼓以禮人鬼是鼓鬼享也鄭鍔曰先王之道大而無所不通而路者道之大故名路者以鼓鬼享則宜

史氏曰天神之祀用雷鼓雷固無形主乎陽后土之祀用靈鼓靈固異神主乎陰宗廟之祀用路鼓路固爲大主乎祖

以鼖鼓鼓軍事

鄭鍔曰國之大事莫大於戎鼖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其聲尤大鼖大也○史氏曰軍事與衆共鬬也字或爲賁賁亦大也故宜用以鼓軍○易氏曰大司馬所謂諸侯執賁鼓是也

以鼛鼓鼓役事

鄭鍔曰用民之力宜緩不宜急鼛鼓長尋有四尺倨句磬折其聲尤緩字或爲皋皋亦緩也○史氏曰鼛高也役事亦欲與衆共鬬也故宜用以鼓役事○賈氏曰詩云鼛鼓弗勝起役止役皆用鼛鼓也

以晉鼓鼓金奏

鄭鍔曰金奏者西方之聲陰之屬也陰以退爲主陽氣導之乃進晉鼓長六尺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其名曰晉晉進也以進爲義故宜用以鼓

金奏○史氏曰金奏編鍾以是發之樂之始作進而未已也○賈氏曰作樂則先擊鍾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云先擊鍾次擊鼓則是擊鍾後即擊鼓故曰以晉鼓鼓金奏

王氏詳說曰路鼓用之於人鬼至司馬教戰則王執路鼓矣晉鼓用之於金奏至司馬教戰則軍將執晉鼓矣鼖鼓用之於軍事至辟雍作樂則鼖鼓維鏞矣靈鼓用之於社祭至大司樂用之於祭地示是又不止於社祭也路鼓既用之於人鬼又用之於教戰至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是又不止於人鬼與教戰學者當知六鼓之爲用不必知六鼓之爲制

以金錞音淳和鼓以金鐲直角反節鼓以金鐃女交反止鼓以金鐸待洛反通鼓

王氏詳說曰四金之名三見於大司馬惟錞之名不見於經內見於漢之太子樂

鄭康成曰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陳氏曰國語曰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鍾鼓丁寧錞于振鐸則兵法固用錞矣○王昭禹曰以金錞和鼓鼓唱而和之

鄭康成曰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鼓行鳴鐲○賈氏曰按詩鉦人伐鼓鄭注以爲軍行所用與此不同者以其動靜俱用故也○王昭禹曰以金鐲節鼓鼓行而節之

鄭康成曰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賈氏曰按左傳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鐃○王昭禹曰以金鐃止鼓鼓退而止之

鄭康成曰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賈氏曰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羣行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王昭禹曰以金鐸通鼓鼓作而通之

項氏曰四金惟金錞用於樂餘皆軍事此以大小序錞大於鐲其形圜鐲小如鍾鐲無舌鐸有舌

鄭鍔曰古人之制有鼓以作樂必有金以止之其說以爲鼓之擊也無以和之則其聲單出而無鏗鏘之美必和之以金錞鼓之鳴也無以節之則其聲大長而無節奏之次必節之以金鐲鼓有時欲其止鐃鳴則擊者必休息而不作鼓有時欲其通鐸鳴則以者必急疾而不徐四金用於六鼓猶陰之於陽水之於火相齊相成說者謂錞有淳和之意故可以和鼓鐲有獨立之意故可以節鼓鐃有堯然而高之意故可以止鼓鐸有絡繹不絕之意故可以通鼓理或然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音拂）舞者

黃氏曰祭祀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鄭鍔曰或謂祭祀用舞固不止於兵帗此所鼓者二舞何也天神地示人鬼皆鼓人所當鼓而不及百物之神彼其神之小者有用兵舞帗舞之時雖止於二舞鼓人亦當鳴鼓以作之也神之小者或能爲人捍患故用兵舞或能爲人除去不祥故用帗舞兵舞本用於山川帗舞本用於社稷小神之功或近似之所以得而用焉○易氏曰舞師言凡小祭祀則不興舞今以兵帗而用於百物之神何歟苟有功於民載於祀典則非小祭祀也

凡軍旅夜鼓鼜

鄭康成曰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鄭鍔曰軍旅所止尤以防夜爲急鼓人之鼓鼜所以警之也其鳴之鼜所以致其發戍之意（○薛氏曰鼓鼜發者在鼓此鼜其解也）

軍動則鼓其衆

賈氏曰軍動謂行前向陳時○項氏曰鼓其衆作士氣也

經曰鼓人皆三鼓曹劌曰一鼓作氣

田役亦如之

賈氏曰田獵習合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大司馬云鼓遂圍禁

史氏曰所以作士氣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

項氏曰日爲月勝故食於朔月不受日光故食於望是皆陽爲陰所勝故鼓以救之助陽氣也王親鼓之鼓人詔之耳○賈氏曰大僕云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亦如之按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戒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王昭禹曰日月之薄蝕陰陽之進退人事何與其間哉而古人有救日月之禮蓋其以裁成輔相爲事則陰陽之運有不由其道日月之明有不用其行必反之裁成輔相之事焉王之於日春朝不廢朝王之於月秋暮不廢夕則其於救日月而鼓之固王之事有司特詔之而已

大喪則詔大僕鼓

鄭康成曰始崩及窆時

王昭禹曰自雷鼓至通鼓則鼓人之所辨自凡祭祀至亦如之則鼓人之所鼓自救日月至大僕鼓則鼓人之所詔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爲之○賈氏曰掌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樂師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學樂必須合於禮故入春官也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賈氏曰掌教野人國有祭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往舞○王昭禹曰兵舞干舞也山川爲國阻固故以干舞之干之言扞也○史氏曰帗舞執五采繒如帗○王昭禹曰社稷土穀之神所以生養人者欲其無災害之厲民而有帗除之功帗有祓除之義也故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鄭

通志堂

康成曰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四方祭祀謂四望○王昭禹曰四方爲國翼蔽故以羽舞之羽有翼蔽也○黄氏曰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爲四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於鄉官者以此○鄭康成曰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史氏曰皇舞執五色羽如帗也）○鄭康成曰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鍔曰旱暵出於非常故不言祭祀而言事偶有是事則槃羽爲鳳皇之形以舞焉不象鳳者鳳雄而皇雌所以召陰而却陽也（○易氏曰皇舞承救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義）○鄭康成曰帗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陸佃曰有山川阻固然後可以保社稷有社稷然後可以有事于四方有事于四方然後可以待變事此舞師之舞先後爲序也○賈氏曰按樂師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以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王氏詳說曰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干云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賓饗是不止於山川也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云掌羽舞及於賓客饗食是不止於四方也此鼓人亦云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亦所以見其用之不一也但此見於地官以地事與民事爲主故耳山川社稷四方地事也旱暵民事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鄭康成曰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易氏曰教之備鄉遂之舞所以待國事○鄭鍔曰四十人學舞之外有野人學

通志堂

舞者亦當教之以待闕人則用之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黃氏曰蜡祭百神與山林社稷四方有舞自餘防瀆表畷之屬不舞旱而祭其神舞祭百辟卿士不舞州祭社舞黨祭禜族祭酺不舞故曰凡小祭祀不興舞鄭曰王玄冕所祭非也王祭不使舞徒舞〇易氏曰鼓人於祭祀百物之神教兵舞帗舞此言不興舞者謂其神雖在祀典而功不足以形容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曰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〇賈氏曰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亦是地事故在此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鄭康成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illegible]）〇史氏曰祭祀之牲貴於牧養阜蕃者不以瘠薄待神祇祖考聖人之孝心也〇鄭鍔曰非徒責以阜蕃又欲阜蕃其物蓋物者毛色之稱校人職曰種馬一物戎馬一物無羊詩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皆指毛色爲物〇鄭司農曰牷純也（[illegible]）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史氏曰凡祀分陰陽者以天地則天陽而地陰以日月則日陽而月陰以宗廟則昭陽而穆陰〇易氏曰騂者赤色之盛（[illegible]）黝者黑色之微〇鄭鍔曰用騂豈徒色之赤哉必其毛純乎赤用黝豈徒色之黑哉必欲其毛純乎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〇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黃不以黝蓋陽祀以騂爲主不必皆騂陰祀以黝爲主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〇鄭鍔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牴牾也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瘞埋於泰折祭地其文則俱用騂犢又與此用騂用黝之文不合余以爲此乃爲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犢之文連上讀之其說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耳安有天地異位騂黝異色而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之學此類多矣（[illegible]）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鄭康成曰望祀五嶽四鎮四瀆〇鄭鍔曰各倣其方之色豈徒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哉必欲其毛之純乎青白赤黑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

黃氏曰時祀之牲總結上陽祀陰祀望祀皆四時所常祀山川四方百物包於其中矣此特見或騂或黝或各以其方之色皆用純對下文外祭毀事用尨耳〇易氏曰養牲爲有素故必用牷物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鄭康成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illegible]）

通志堂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illegible]）毀謂副辜侯
禳毀除殃咎之屬○杜氏曰尨謂雜色不純
鄭鍔曰四時常祀牲必用牷祀既有常則物可預備外祭
毀事牲或用尨事出非常則物或難得然牲以牷爲貴用
尨出於不得已故亦僅可而已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鄭鍔曰上既謂之牷物此又謂之犧牲蓋牷全也犧亦全
也牷之爲全者謂色之純犧之爲全者謂體之具（[illegible]）
（[illegible]曰雞憚其爲犧）犧體具矣色或不純牷則體全而色亦
全也四時常祀用牷則不止於色之必純其體亦必全也
凡祭祀之犧則體具而毛或不純亦無害此其語所以不
同○鄭康成曰授充人者當殊養之（[illegible]）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五百十四
鄭康成曰謂非時而祭祀者（賈氏曰[illegible]）○王氏曰共奉
之則非特共其牲又奉其事○史氏曰非時之祀共奉之
而已不暇繫於充人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
人
鄭康成曰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犉者九十其餘多矣○賈氏曰鄭引詩者證經牛多故徒
有二百人牧之也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鄭鍔曰周制有公家之牛有私家之牛祭祀以爲犧牲者
公牛也車輦出於鄉遂之民者私牛也（○黃氏曰[illegible]）
（公牛以[illegible]別於民）○史氏曰祭祀之物牛曰一元大武以六牲之中牛
最大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以

牛者無所不用○王昭禹曰六牲之奉屬於五官羊人犬
人雞人止言共以有牧人養之也牛人養之而又共之未
成牲謂之牛而牛人之所養不特以爲牲故自享牛求牛
牢禮積膳膳羞之牛皆以牛言之○賈氏曰政令則諸侯
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史氏曰政令凡祭祀所用無所不當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康成曰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史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
神非一處○鄭鍔曰求索也記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
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是故祭之
明日則索祭之亦謂之繹祭祭亦用牲則求牛爲索祭之
牛明矣（[illegible]）○鄭節卿曰牛有卜
六百九十三
而後用者有用而不必卜者享牛卜而後用求牛用而不
卜○黃氏曰職如字不必改充人司門各共其職牧人備
言之矣此省文耳（[illegible]）
鄭康成曰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鄭康成曰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
主國五積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牢○史氏
曰既以生饋之又以熟進之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史氏曰饗食賓射講禮之時用也○賈氏曰饗者亨大牢
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
舉亦依命數無酒爵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射

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也膳羞之牛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王氏詳說曰既曰積膳之牛又曰膳羞之牛積膳謂共賓也膳羞謂獻賓也○鄭康成曰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膳羞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

軍事共其犒牛

鄭司農曰犒師之牛（○史氏曰若鄭商以牛十二犒秦師）

喪事共其奠牛

鄭康成曰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賈氏曰喪中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亦有馬牲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

黃氏曰兵車革車也○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軍旅之賦取具於民矣此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則公牛也馬牛車輦取具於民者乃私牛也○鄭康成曰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徬曰徬任猶用也（○史氏曰未詳義任字未詳毋以詩用也）黃氏曰載公任器則私任器出於民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鄭司農曰互謂楅衡之屬（○鄭氏曰互若今屠家縣肉格○黃氏曰始後如禮未聞之時楅于互）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易氏曰以待事則或刲或亨或肆或胹皆待之爲有素

史氏曰觀周官牛人所共非祭祀則賓客燕享軍旅初非爲食用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所謂故其祭祀之時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劉執中曰牧人雖掌六牲猶牧之草野以適其性乃克阜蕃然未之芻也迨將用以爲牲而係之于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鄭康成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史氏曰繫于牢者充人所躬親也○易氏曰充人受牛人牧人所授者而繫之也

鄭康成曰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王昭禹曰記曰三月繫又曰帝牲必在滌三月傳曰芻豢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旬浹在三月繫于牢之時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鄭康成曰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王昭禹曰五

帝之祀先王之享宗廟人鬼之大者謂之正祭祀則非是謂之散祭祀宜矣猶舞非正舞則謂之散舞車非正車則謂之散車○鄭康成曰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曰使守門者養之○王氏詳說曰詩曰爾牧來思以薪以蒸是以牧人兼芻豢之事也此繫于國門使養之且使守門之人而兼牧人之事此所以見隆古盛時之無閒事也且其閒於牧人尤其閒於守門之人以其閒而復役以他事而不以侵官離局爲嫌者意有在矣

展牲則告牷

王昭禹曰展察視之也告牷告其色之純也肆師言祭祀展犧牲則展牲者肆師也充人則告牷而已

碩牲則贊

王昭禹曰碩大也所以告其體之充若左傳奉牲以告曰

博碩肥腯是已蓋君牽牲宗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饋食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則碩牲爲贊宗人明矣

王氏詳說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則有視牲之禮矣擇其毛而卜之則有卜牲之禮矣吉然後養之則有養牲之禮矣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則有巡牲之禮矣至於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之所寓贊牲者太宰毛牲者宗伯奉牲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何特於充人而疑之知此則知祭禮之重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一

地官司徒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鄭鍔曰周制王畿之地不過千里可爲井田者則授之鄉遂之民內自國中外至畺地不可爲井田之所量土所宜又爲十有一等之田田或多寡而地有廣狹因其土之所能任而制爲之法使地足以容田田足以出賦是故名官曰載師載如舟爲輕重畢載苟不量所載舟必溺如車爲輕重皆任苟不勝其任車必折

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賈氏曰任土即下文廛里任國中已下是也○薛氏曰載師掌任土之法則大而都鄙之長次而公邑之吏下而遠郊之所授又其下而場圃廛里之所居皆所以爲任土之法苟以爲任民之法則十一之征井田之良法何至於二十而一與夫二十而五哉○鄭鍔曰載師之所任者十有一等之田法必因其土之廣狹使地足以容其田田制定而賦亦定矣故先言任田之地乃言任土之賦（王昭禹曰土有肥磽墝埆之不同則其所產亦不能無多寡有無之異宜因其有無多寡而爲之度數焉是任土之法也如大宰之任萬民焉任其才之所能如禹貢之任土作貢焉因其土之所有各從其所宜而非以強之也）○易氏曰有土斯有物或宜於九穀或宜於果蓏或宜於鳥獸之類凡所謂地事者以此物之（○鄭康成曰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王氏詳說曰物地之占見於載師又見於草人蓋載師物地以任其田草人物地以糞其種）有事斯有職或職以耕事或職以收養之事凡所謂地職者以此授之○黃氏曰待政令待稅斂之政令也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其他政令非載師之職也（易氏曰以待其令則令其所有如閭里二十而一之類以待其政則正其所爲如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之類）

以下經疏之則此上可效

通志堂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張氏曰廛域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薛氏曰在市之屋曰廛在里之屋曰里其里受地視廛則所謂廛里者必聚廬托處於其肆者故曰任國中之地（○鄭鍔曰廛以居商賈之人里以居民庶之居○黃氏曰氓相關受一廛而爲氓此廛蓋民居矣遂人曰五家爲鄰五比爲閭故曰郭里在郊則曰郊里一也○賈氏曰廛里即孟子云五畝之宅者）

以場圃任園地

薛平仲曰田不可種植妨五穀之生惟室廬之傍有園圃以蘇草木於此則樹果蓏也常時則闢場爲圃而種植九月則築圃以爲場而納禾稼此則場圃同出於園地（○鄭鍔曰場以登禾黍之入圃以爲果蓏之區）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黃氏曰宅田居於城郭之外者之宅地也書曰表厥宅里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不獨民也有士大夫有服公事者民曰廛士大夫曰宅通則皆曰宅廛有征而宅無征城郭中不能容則居於外鄭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非也仕者世祿雖死祿猶及其子孫況老而致仕者固當給祿矣謂之宅田則非也鄭引宅者在邦在野止謂其家之所在耳豈凡稱宅者皆致仕者哉（○陳及之曰宅田卿大夫之圭田）○鄭康成曰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黃氏曰士田士之祿田也以其所入什一之稅給也……）○鄭司農曰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王氏……）○黃氏曰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蓋謂農民既藝黍稷穀有餘則賣之易其所無者非謂且耕且賈也○杜氏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王昭禹曰致仕者以備國之訪問士受職於朝賈列肆於市其田皆宜近故任以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鄭司農曰官田公家所耕田○王氏詳說曰藉田千畝甸師耕之正公家所耕之田後鄭以此爲庶人在官之田則公邑之田何所用乎甸稍縣正欲以祿府史胥徒也王氏詳說曰先鄭牛田牧田說是也牛人養國之公牛牧人掌牧六牲無田何所取給乎後鄭以爲畜牧者之家所受田非也牧人下士牛人中士三百六十之屬中士下士多矣何皆無田而獨於牛牧之家乎

鄭司農曰賞田賞賜之田（○賈氏曰即司勳之賞田也○黃氏曰公卿大夫士庶人有功應賞皆得有之）

薛氏曰官田公家之田惟近則易以供不時之需賞田有功之田惟近則易以給非常之賜牛田牧田則養公牛畜惟近則易以供祭之用故曰任遠郊之地

陳君舉曰廛里不特國中有也而國中爲多宅田士田賈田分散在甸稍縣都隨其所在給之不獨近郊有也而近郊爲多官田牛田牧田賞田不獨遠郊有也而遠郊爲多凡以上曰不以井爲限所須多寡而載師徵其材賦故獨任之而民田不與焉鄭氏之說不足采且以一端言之謂士田在近郊官田在遠郊夫官府遍王畿之內若在五百里之間豈可受田於近郊遠郊乎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黃氏曰郊外四甸之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盡以爲公邑自此至畿疆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之○圖說曰特於甸地言者言公邑始於此○陳及之曰公邑之田謂在官之田未須與人者（○黃氏曰公邑……）

長人邑中之政相贊則所謂邑者乃參行於鄰里之中而六遂之地十二同止能容七萬五千家非若六鄉有餘民別而爲四郊也其曰公邑以其屬天子也司馬法二百里爲州者言其居民如鄉之州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居民反

黃氏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家邑大夫之食邑也其在畿外則爲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食邑非謂盡食其地蓋亦使取公田之稅而食之有大夫士有府史胥徒皆當有祿盡取給於此而歸其餘於王故謂之稍專以廩祿爲義也司馬法三百里曰野言其居民授田悉與甸同也甸爲公邑稍爲家邑公邑合而聽於遂人家邑離而聽於家大夫費郈武城莒父小都大夫之都鄭以爲卿之采地非也卿受地視伯謂之縣者著野法也必著野法者見都鄙之猶有王田也大都公卿之都也公百里州公祭公伯七十里不言七十里者合之於百里凡伯曰我居圉卒荒芮伯曰孔棘我圉圉畺也其曰畺者言爲天子守封畺也又謂之都甸稍縣都猶縣之爲縣也甸法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載師小都曰縣大都名皆互通都鄙之外一以丘甸之法治之故其名通稍不爲邑縣畺不爲都天子使吏治之而屬乎遂人遂人曰以達于畿是也鄭於遂人曰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非也官限於此○王昭禹曰自家邑至大都以官之尊卑有與王子弟之親疏爲外內其說[illegible]陸氏曰王制所謂縣內舉中言之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元士於此受可知凡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

蓋有通法存焉雖鄉或在畺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易氏曰惟內諸侯以祿爲主故所任之地與郊甸同謂之田○陳君舉曰古者采地未嘗世守若溫原攢茅之田周武王嘗以封蘇忿生矣周襄王嘗以賜晉文公矣狐氏陽氏復受命於晉以處之蓋更狐陽而後至郤氏郤氏而爭其田故單劉二公所以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此言一出足以破郤氏之貪於是晉侯俾勿爭若已議其機準是一事則知采地無世守也明矣

圖說曰四郊地居四同甸居十二同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共計百同之地此王畿所以爲千里○陳君舉曰[illegible]

陳君舉曰或問載師凡地以何人耕曰只是使食公田之稅耳且如古人以公田養士大夫之家仕官於朝則有常祿祿食如漢餐錢之類漢雖關內侯亦未嘗有地如二千石以下皆受穀於司農掌金穀之淵唐室無賦祿之制但令以房廊錢自給當時雖有促錢令史終唐之世賦祿不能定其實封有戶者亦不過幾人至太祖始立祿格如俸錢供給錢者皆王介甫始制此事殿是然其無收處却令州縣供給錢仰給於公使庫公使庫不能辨此其勢只得

將軍資庫錢制而用之如此立法是敎天下之人將軍資公使庫合而爲一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司農曰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林氏曰載師任土有任其地之所居者有任其地之所征者自廛里至大都此任其地之所居者有遠近也自國宅至漆林此任其征之所出者有輕重也

鄭司農曰國宅城中宅也○鄭鍔曰民爲國本本固則邦寧則國中所居蠲其賦而無征宜矣 ○[illegible]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劉氏曰[illegible] 此二地即上文廛里在國中宅者上文[illegible]征矣此但覆解上文自國至[illegible]征稅之差[illegible]

賈氏曰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即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廛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爲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也○黃氏曰廛稅有夫布以夫一廛爲名與里布雜征居二十之一里布以里居爲名蓋給閭里雜用共服器之屬孟子不欲以室廬蠶桑之稅病民故欲去之 ○鄭鍔曰[illegible]居貨之所[illegible]二十而取一[illegible]之余以爲[illegible]國宅無征[illegible]商賈有門關之稅[illegible]國廛亦之[illegible]

黃氏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役多稅輕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去國益遠役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自甸而往通行公田九一之法蓋井雜徵爲十二自郊至都役賦相乘除而通平然猶必優內也

陸氏曰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畝而徵賦民什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歸公上大略如此

賈氏曰漆林之稅特重以其非人力所能作○鄭鍔曰漆之爲物特爲用之飾舜造漆器羣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王富民之道可不禁其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

陳君舉曰周制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而載師立法多寡不均蓋參之前文而得其說近郊十一則圭田之稅商賈之田稅所以輕者蓋圭田以當祿奉祭祀商賈既有關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者之田賞田之稅畜牧之田稅所以比田稅差重者抑閒民及豪強之家也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公邑之田稅卿大夫采地之田稅蓋貢什之二而有其八是亦優於畿外諸侯矣以上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取若井田則什一而稅智者不能易此說 ○又曰此九等之賦皆以公卿大夫所封之地在乎邑者[illegible]

薛氏曰載師之法非取民之法乃任地之法耳國有宮室吏所治也故無征場圃者果蓏珍異之所出廛里者貨賄財利之所聚其利甚微而不可以厚斂故園廛二十而一宅則退攻於朝士則列職於朝賈則服役於朝朝廷之所深卹者也雖受田不可以無稅而所取不可以過厚故近郊十一官田者公家所耕之田賞田者賞賜所予之田牛田牧田牛牧所給之田彼皆得於在官之田雖斂之以稍厚不爲過故遠郊二十而三至於六遂之餘地則公邑所受者爲都縣家邑小都大都之所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則受田者爲尤當斂之雖加厚而亦不爲刻故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若夫事漆林之末作而掌山澤者尤當抑末作

而阨之以重斂故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其首曰凡任地則知其爲凡任地者之賦也

陳君舉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以其一爲畿内畿内之地方百里者百以其一爲郊内鄉遂在焉此天子所自有也而近郊有宅田士田賈田遠郊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郊田亦或賦之諸臣而不皆治於天子之吏郊外唯公邑謂之甸所謂閒田也其餘以爲家邑謂之稍大夫受之以爲小都謂之縣卿受之以爲大都謂之畺公受之凡此皆封君也各衣食其租稅以歲時頗有入於王府則近郊十共其一遠郊二十共其三稍甸縣都皆十共二是謂九賦蓋輸公上者厪厪如此由此觀之以方千里者九而天子所自有其一誠非自封殖以縱其欲徒以具百官成六軍受四方會朝焉耳等而下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而其君毋過十卿祿卿一旅之田大夫一卒之田而又都城過百雉伐冰之家畜牛羊則於禮爲大禁大抵大小相維而不相殊絶是之謂均苟不均則自天子逮諸侯不得專有之是故山澤不以朌采地之内有漆林焉則倍蓰其征虞衡雖王官然其歲入非表紀勿用以經費之九州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而詩不以圃田繫鄭春秋不以沙鹿繫晉略可覩矣周季諸侯始擅不朌之利齊斡山海桃林之塞虢畋之地晉實私之僭侈滋甚往往稱霸甚者至周歲貢百二十金於魏以易溫圍秦人痛懲之罷侯置守以養千八百國之君者養一人而山澤陂池之入特爲禁錢屬少府由是人主獨富強而郡縣單弱天下之禍初起於匹夫然後知周過其曆秦不及期非但仁義之澤不同亦制度之異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黄氏曰里布出於蠶桑宅雖不毛猶出里布屋粟出於蓺植田雖不耕猶出屋粟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復有此稅以夫屋爲名所以給施散若今之義倉歟民無宅則無里布無田則無屋粟然必出夫家之征在國則出十一之貢在野則出九一之賦一夫百畝之所任家征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視其貴賤爲之數○王氏詳說曰里者方里而井之里但以以爲一十五家爲里布者布里也何以以口賦出泉爲布且此世吉凶一驗是里布所罰以爲吉凶二服有宅田有宅征有田與夫家則有田夫家之說雖困而罰之但屋粟與夫家之征爲常未知里布爲非常夫故屋粟夫賞之征言小而里布言有有者不宜有也復世以里布爲常時斂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民皆願爲之氓審時事法有家則布爲而使之出情夫成周未意適矣

薛氏曰學者爲之辭曰抑末作也敺游手也抑不思彼無生息蕃養之源而遽之以刻剝之政民將何所出乎且閭

師於不植者無椁而已載師則使出二十五家之布閭師於不耕者祭無盛而已載師則使出三夫之稅閭師無職者出夫布而已載師則使出夫家之征何同情而異罰乎所謂宅不毛田不耕與夫民無職事者非爲民而言爲任地者言耳謂夫都家之長公邑之吏近郊遠郊之所授皆任地者也彼既任是地則當墾闢田野教督耕桑可也今都鄙郊甸之中猶有不毛之宅不耕之田無職事之民則是上忘於職而忽於政故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有屋粟之罰民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夫家之征夫然後爲君者不虐於誅斂任地者不困於供輸何者謂所生足以給所取也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在諸侯如此則其於郊甸都鄙者可知

○鄭君舉曰閭師之賦自戶以及夫家而責徵之其有官職之閒民亦責中常書賈田之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商賈之田畜牧之田而民在官之田何以罰之待其不有官者恬勢處情給以田而不耕投之宅而不毛則利丁於上多矣使人在官而不知耕則積聚必微多矣商賈之家而牧之家有田而不知耕則遊利甚矣凡此皆先王所甚惡故罰之特重也

以時徵其賦

易氏曰徵其賦者謂任地之正賦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當時不常有故不立為一定之法○鄭鍔曰徵之必以時取上不病國下不病民陳君舉曰冢宰制國用而財計萃於地官所謂九功者六鄉之中農圃工商山澤之賦閭師掌之九賦者廛里及甸上之有田至於都鄙者之賦載師掌之其市征廛人掌之其野斂縣師旅師掌之徵至於薪芻角羽茶炭之斂各有其人而其歲入泉在泉府穀在倉廩人委積之守在遺人皆司徒之屬而天官大府之所受特市事貨賄之入然後知冢宰制國用者非但二三府區區出內蓋兼總貢賦功

之入而以九式出之以中大夫二人為司會治其最凡焉而以萬目付有司要其財守則固地官之職也周之大計富藏天下不盡歸之公上自九職九貢既皆不領於朝廷之經費而以九賦當歲之百須雖天子不得以意增損於其間者則以其藏在羣有司其節在大臣故也藏在羣有司雖大臣不能侵官以順適其上節在大臣雖羣有司之積若丘山而不敢專輒於下然則分隸二卿示公共防踰越而冢宰所以為獨制國用也歟周之大政令每如此今見於詩書周公召公並相成王而洛師之役召公先相宅及周公位卜而後丕作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宮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為司馬而整六師者大師皇父也是謂一相處內無所不統不但理財然也秦兼天下山海池澤之稅屬於少府以給共養謂之禁錢

其屬自為尚書蓋周司會之官則是自會其所司不隸丞相漢文帝問丞相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陳平對以責治粟內史內史今大農也而不及少府則少府為天子私藏雖丞相有不得與聞者而利權始分矣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陳及之曰閭師徵國中及四郊之稅縣師徵野之稅皆民田什一而稅者也○鄭鍔曰或謂六鄉之中二十五家同一閭各設閭胥以統治之矣又有閭師之官何也蓋閭胥所掌者一閭之征令閭師則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此其職之所以不同也然六鄉有比閭族黨之名獨取閭以名官者康成謂征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其說恐未盡何則比閭族黨之官無非親民者不獨

閭為近民之官而已嘗以縣師觀之有四甸之縣有五鄙之縣有小都之縣而掌征邑之貢賦者則以縣師名之謂其在四百里之地四甸五鄙小都之縣俱可總於是故也若夫五比之家則合而為一閭閭之百家則合而為一族族之五百家則合而為一黨小而一比則未成為閭大而族黨則各同出一閭欲知民數以任其力而征其賦必當出入乎閭巷之間然後知之為甚悉名閭之意殆由此爾閭師之任既為匪輕故雖以中士為之而命名曰師宜矣○鄭[illegible]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賈氏曰閭師徵斂百里内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

鄭鍔曰内而國中遠而四郊有人民焉為邦之本有六畜焉為家之資當悉知其多寡之數然後可量其力之所能任○易氏曰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illegible]則知其力之所有餘而足任[illegible]貢以至山澤之貢皆其力之所出量其地然後任以事任以事然後可以待上之政令而責其出賦以供在上者為無愧在民者乃無怨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鄭康成曰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易氏曰大宰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職閭師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貢惟閭師以貢而論則山澤之職無慮數萬此所以列虞衡為二○鄭鍔曰山澤[illegible]疏材之利毫末而已此所以不言臣妾[illegible]然九職以虞衡為次此以虞衡為後亦山澤之利與民共之

黃氏曰凡任民國中九職雜居與野不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皆使什一自賦園牧工賈則皆視農夫百畝各足以致其一夫之力而什貢其一畿内無貢謂之貢者言下之所以奉其上也國中貢即賦也什一自賦其實夏法

鄭鍔曰或謂龍子以為治地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以為樂歲寡取凶年取盈周人用徹法今乃有閭師之貢何也余攷康成之說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攷儒者之說謂大宰任三農之法是助法其法籍而不稅載師任地之法是貢法其法稅而不籍畿内自有貢法助法不然則閭師之於國中四郊何以有貢耶余謂貢法用於餘地不耕田之處助法用於鄉遂為井田之處

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鍔曰所謂無職則指閑民為臣妾耳臣妾者八職之所役閑民者八職之所恃初無可貢者特使之出一夫之布蓋使出一夫算口之泉與里布夫家之征異矣然此布非罰布也亦以出為言者既謂之無職殆亦不宜出者也不宜出而出之亦勉之使勵勤耳○易氏曰大宰九職九曰閑民[illegible]

[illegible]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鄭鍔曰先王使民植桑種麻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者使之養生喪死無憾然人之情好逸惡勞欲其不惰於本業非有以罰之則有所不勉蓋庶人之家五母雞二母彘畜以為牲不畜則使其祭不得用牲耕以供粢盛不耕則使其祭不得用盛[illegible]不種植則使其死也有棺而不得用椁[illegible]不蠶桑則使其衣不得衣帛不績其麻則使其喪不得衣衰凡皆所以恥之○易氏曰[illegible]

○鄭景望曰老不帛死不椁喪不衰祭不牲不盛

民之所以養生喪死厚終追遠情之所甚不忍咸無焉則罰而懲之不亦甚哉夫然後各致其力而野無曠土各率其職而國無游民衣食足於下貢賦裕於上夫先王之政本以養民因資其力以養國故凡一予一奪一勸一懲皆以豐其原培其本後世任民無政勵民無術予奪勸懲一皆爲取民而設民生無以養死無所葬水旱飢饉枕藉溝壑莫之問而取民之法顧日益苛牧民之吏顧日益急不亦異乎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賈氏曰縣師縣官也而掌天下地域人民六畜車輦之數及稍野之貢賦稍以內境外也以縣爲掌取四甸爲縣之義丘乘之制貢獻之事於是縣焉○王氏詳說曰此天子所以謂之縣官○鄭鍔曰耕牧之地有名縣者四甸爲縣是也六遂之地有名縣者五鄙爲縣是也采邑之地有名縣者小都之田

任縣地是也此縣師之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亦名曰縣與上所言三縣之名則同其實則異何以言之王國百里之外爲六遂又其外爲小都大都尚有餘地不以封人者則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焉其官名曰縣師則近而四甸之縣遠而五鄙之縣又遠而小都之縣凡所謂公邑者皆總統於是鄭司農謂四百里曰縣者正謂是也○陳君舉曰周制以載師專管在官人祿地租賦以閭師專管農田租賦至縣師又通管軍政及野賦甸稍縣都大率皆是受分地人其中閒田則領於王官亦以鄉遂之法治之至於鄉遂只是邦畿之內分擘智師所本此師所里管仲三分國之法正是鄉遂法五鄙之法正是甸稍縣都法但其制頗有圖併以規利整促以便用兵處非先王立法之意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賈氏曰稽計所計之數皆知之

呂氏曰先王自封建諸侯外有閒田散在諸侯之國或謂諸侯有罪則削其地以爲閒田若有功則以閒田增封之天子平時各命王官以掌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兼天下之閒田以總其目此皆古人封建相維之意○鄭鍔曰邦國者畿外之諸侯都鄙者畿內之小都大都稍者大夫之家邑邑者六鄉之井地郊里則自國中以至六鄉其地域不爲不廣賈氏曰郊門郊里以外○項氏曰知里大夫其夫家人民○王氏曰人民在夫家六畜之中則是民之籍也賈人亦謂人民同處○項氏曰如一家九夫自敘采五十畝之類○鄭氏曰萊休不耕者田萊之數不爲不多○項氏曰如田其畜車輦不爲不衆如使縣師盡得而掌之又從而拼之從而稽之非司徒而何然其所掌者止於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則知其不同於司徒矣○史

氏曰夫家人民之增損田萊之荒闢六畜之登耗車輦之備之必待三年大比而稽攷於是羣吏始從而廢置則其法略於官府鄉遂矣○鄭鍔曰遠而邦國近而都鄙與夫稍甸郊里之地俱有公邑則俱有羣吏吏有勤有怠則宜有廢有置以勸激之詎可以爲餘地而不攷之哉縣師於大比之年從而攷之知其勤則詔王以置之知其怠則詔王以廢之夫如是孰敢不留意於王事哉說者以爲鄉師之職歲終考六鄉之治以詔誅賞異爲縣師獨於大比則以詔廢置而不及誅賞無乃公邑之法獨異於六鄉乎余以廢置視誅賞爲輕誅賞視廢置爲重鄉師爲六鄉之老而鄉師乃公邑之官縣師上於卑治公邑而鄉師於事無所不攷縣師亦鄉師所稽故縣師於廢置之輕者可得而詔若夫誅賞之重有不得而與焉縣師於大比詔其輕鄉

師於大比詔其重職有尊卑理亦宜然孰謂公邑之羣吏
獨無誅賞以馭之哉

黃氏曰此天下軍籍也其序自外及內者其爲一法也調發多用外兵止及郊里六鄉之軍司馬不得而徵發之也六鄉之軍專衛王大比小司徒已攷四郊之吏縣師亦攷之者小司徒掌教縣師掌斂其賦各行其職必攷察之而役其事嚴整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易氏曰戒者戒其豫備○黃氏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於天下必有縣師賜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爲兵而主民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作起也起其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

法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都野法車人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爲卒伍故於此皆以司馬之法會之五人爲伍百人爲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百人爲卒鄉爲四閭野爲四里車徒異部多少稱事○王氏曰車有車之卒伍若司右所謂合車之卒伍是也人有人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是也○鄭鍔曰周制以軍旅會同田役爲國之大事不惟須衆庶以爲用而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不得以不備不惟取於六鄉之民亦有時用公邑之民六鄉之吏帥之而至以聽司徒之政令公邑之民爲司馬者得而用之縣師閒有是戒則往受其法以作公邑之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之卒伍又會其人之卒伍有旗以爲之指麾有鼓以爲之號令有弓矢殳矛戈戟以爲之擊刺使之各備其物然後帥之以至○王氏曰郊兵其吏帥之野兵行人帥之邦國鄉鄙各從其主先儒謂鄉師以旗致萬民則帥而至者謂致於鄉師也余以爲六鄉之民鄉師之所統治則民宜致於鄉師若夫公邑之民非鄉師之所統治而用民之法本受於司馬則此所謂帥而至者宜致於司馬若受法於此而致民於彼則調發之多少孰從而知之哉嘗攷稍人之職掌令丘乘之政令者也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以聽於司馬夫以稍人受法於縣師縣師受法於司馬上下相統出於一律安有受司馬之法乃帥而至於鄉師乎先儒之說陋於是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賈氏曰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王昭禹曰縣師掌閒田之地內自郊里外及邦國凡餘地皆在所掌則凡造都邑者合天下閒田言之○鄭鍔曰大司徒言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此又言造都邑量其地辨

其物而制其域何也司徒所造者畿內三等之采地縣師所造者公邑之地造都邑將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惡可不量其地之廣狹五地之物所生異宜惡可不辨其物之名色○黃度曰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家邑之里二十五小都五十大都百里可不制其域之小大封都邑者必有定制故皆以制其域爲言○王昭禹曰制其域爲之疆界大小之限若夫大司徒言以室數制之即此所謂量其地言以土宜之法辨其名物即此所謂辨其物造之之法則同所造之地則不同所以各言之○王氏曰凡造都鄙縣鄙卒伍令賦邑野未立乘令賦與其稅斂皆當用之材皆可盡而不使其地有餘不足量其地知其所能容辨其物知其所不易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鄭鍔曰貢賦之出於野者必當以時征之不先時以困民所無不後時以失民所有乃所以惠吾民也說者謂載師閭師皆言以時征其賦此稱言以時征野之貢賦何也載

師所征者任地之賦閭師所征者國中四郊之賦縣師征公邑之賦貢其地乃公邑之閒田故特言野以別之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掌施惠以振救故以遺人名官○薛平仲曰耳之於民而不知所以予之則施報之義乖予之於民而不知所以均之則公平之義泯遺人必繼於此者先王所以示施報之義均人又繼於後者先王所以示公平之義夫風俗之不善不由於施報之義乖則原於公平之義泯先王設官以寓教而動化風俗之機每形於不言之表則亦何往而非教哉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王昭禹曰言邦之委積以別於諸侯國也○賈氏曰此與下爲總目○鄭鍔曰先王仁政務在利人而已憫其不足

必施惠以予之又謂用物不足則惠有時而窮欲其不窮則其積也宜厚故立遺人之官使掌邦之委積欲其積之有素然積於此者有限待事之來也不一以一方之積將以施無窮之惠不可也故所積各有地因其地之物以待其地之事則物不匱而惠不竭故自鄉里而下各有委積以待事○黃氏曰鄭謂餘法用非也廩人匪頒賙賜未有所指投儲之以待故可謂之餘法用穀不足則可止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不可已者如郊里委積以待賓客豈餘法用邪又縣委以待凶荒今亦以穀不足而不出可歟大抵司徒教民相賙相救民力之所不能任與其所當任老孤羇旅國皆自當任之本文王惠鮮鰥寡之政國用之不可已者常時給養之一旦以穀不足而止則皆當爲餓莩此遺人委積廩人匪頒賙賜皆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之大略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遺人所當用者亦必皆有餘蓄雖凶荒穀不足不得止也遺人與閭師縣師爲聯閭師徵鄉賦縣師徵野賦其事相關郊外曰野五鄙爲鄙委人以甸聚待羇旅野鄙即甸也稍無委積稍賦專給廩祿宜無餘也凡委積道遠則移用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鄭康成曰鄉里鄉所居也○賈氏曰鄉里謂國中○鄭康成曰囏阨猶困乏○鄭鍔曰鄉里之委積出於農民之力農有囏阨則取以賑恤之出於民還以與民○史氏曰方其囏阨宜賙遠然即其居而予之取其近也○王氏曰恤民之囏阨則司救所謂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内及郊野以鄉里爲中故恤民之囏阨但以鄉里之委積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賈氏曰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

孤○鄭鍔曰門關之委積出於商旅之利父老死於王事而其子孤子死於王事而其父老皆死義之家也取諸此以養之使民知利不勝義所以激天下之大義也

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

王昭禹曰近郊五十里六鄉在焉遠郊百里六遂在焉謂之郊里則異於鄉里以在鄉遂之間言之○賈氏曰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以待賓客其賓客至郊與王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鄭鍔曰芻薪禾米賓客道路之所須而郊勞之禮實在乎此故積於郊里以待之○王昭禹曰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野謂郊里之地言之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

賈氏曰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王昭禹曰遂中田野之野合五鄙而爲鄙則野鄙爲遂地明矣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亦可兼公邑在甸地者鄭鍔曰康成謂羇旅爲過行寄止者以經攷之乃旅師之

所謂新甿蓋羇旅無定名此乃自遠方新徙而來至於六
遂未授田之人如王制所謂自諸侯來徙於家者也田雖
未授身留於此則用野鄙之委積待之宜矣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賈氏曰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
以兼之特於此三處言凶荒者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
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卽通給解之○鄭鍔曰凶荒日□離入關者多矣故積於縣都以待之如漢時饑民入關中仰食之類也附近上以賙恤之不來集於京師○李景齊曰司徒荒政所以散利者取具於此歟

史氏曰郊里則遠井邑矣賓客不常至野鄙則遠廛市矣
羇旅不常有縣都則遠鄉遂矣凶荒不常見皆俟時而予
之故云待也

劉氏曰恤者非恤不可行曰養者直以充其生待者必
有以待之皆互文以相見

鄭鍔曰凡此五地委積出於民耶出於官耶以司門觀之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則關門
之委積由此若夫其他余以謂三年九年耕所餘之粟皆
積於此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
有候館候館有積

賈氏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此經委積據會同師役
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
有飲食及委○王昭禹曰衆之所至必有所須故道路皆有委積以待之○鄭鍔曰賓客之往來
會同之畢至師役之竭作其人衆矣道塗之所須寢食之
不便其何以行之哉遺人之官自國門之外野中之道十
里以至三十里三十里以至五十里近則有廬○鄭康成曰廬若今野候也有舍也○王氏曰廬小室十里可以飲食而息焉○史氏曰勞其飢渴也遠則有宿○鄭康成曰宿可以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王氏曰三十里則可以宿焉故爲大室○史氏曰備其憊也又遠有市廬則具飲食以待之宿有路室路室
則有委以待之市有候館○王氏曰五十里則四實者可以日中至焉故有市也可以候賓客而館之焉○王昭禹曰先言廬後言館則廬小而館大候館則有積以待之如是則日無飢渴之憂夜
有寢處之便適千里者無宿舂糧之勞亦不至於暴露而
芟舍則孰憚於從王事哉然必以三十五十里爲率者正
師行不過三十里吉行不過五十里之法以五十里計之
則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三廬各爲飲食蓋所給者賓客
會同師役之主將

黃氏曰國中賓客禮積有司供見大行人軍旅糧食廩人
供自甸而往其廬有路室有候館自國野達于天下

薛氏曰成周封建之制自諸侯祿地及祿士之外其間田
之歸於公上者雖領於王官皆藏於天下故自都達境十

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凡糗糧芻茭具焉以
待軍旅故周禮一書經國之用具於九式而軍旅無與蓋
所以藏富於民而不明民以用武攻之於詩疆埸有積倉
之具徵申伯土疆以峙其糧而左氏亦云衛取於相土之
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夫倉積於幽糧峙於由會蒐之備達
於衛境天下之賦藏略可觀矣下至春秋猶有存者齊侯
之師僖四年陳鄭共其資糧屝屨晉入楚境輒得館穀奈何王
綱解紐官守曠索諸侯遂得以私治其財自用其兵至於
京師之饑告飢於列國之晉先王之政掃地矣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鄭鍔曰巡而比之則所積常有其物○王昭禹曰以校數其多寡○史氏曰不使易數又以
時頒之則施惠不失其時○王昭禹曰保備其所須則物足以給其求而無乏事矣由此觀之周
人豈欲多藏爲富國之計哉後世頭會箕斂損下益上錢

貫朽粟紅腐陳陳相因者固不無也水旱凶荒老孤流離死溝壑者不少以遺人之官廢故也余觀左氏載單襄公假道陳以聘楚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謂其滅先王之官必有大咎則賓客館宿之廢又非一日矣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王昭禹曰謂之均人則無所不均與土均異矣均人所均以人爲主土均所均以地爲主○史氏曰先王立均人所以均人民人民所食者在乎地故地政地守地職皆由此均焉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賈氏曰均人所均地政以下總均畿內鄉遂及公邑○鄭鍔曰地政欲取於地者均也政或爲正或爲征此均地政均力政宜依康成爲征蓋玫下公旬用民之日知此政當爲征地守欲制其域者均也○賈氏曰謂畿內川衡山虞澤虞皆是其地之人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地職欲於任其事者均也○賈氏曰若農圃之屬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欲用其力者均也○鄭康成曰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黃氏曰均人掌均力政自國中推行之於天下猶閭師之民職縣師之軍賦遺人之委積也周禮地職必聯地守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地其政本通而虞衡之地必常辨之不使與民雜因其地之多寡磽惡而均之必使一夫之所受皆足以食其一家不使有餘不足相懸絕是故地政均則地守地職可均矣民之作業不同必使皆得自盡其力而後任公家之事爲之程等與貢稅相補除不使輕重勞逸不相倖是故地守地職均而後力役可均矣力政力役之政令不必改字○王氏曰地政上所以正下地守地職下所以供上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則征於地守地職之人而已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鄭康成曰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爲中歲人食二鬴爲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劉執中曰旬猶周徧也謂均其民力周徧皆用其三日焉○鄭鍔曰或謂周禮一經於徒役之事以爲用民之力事之至大故屢言之今觀均人視歲上下爲用民之節不過一日二日三日之差矣爲其然余嘗論之是說自前漢始文帝集諸儒刺六經作王制以爲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自是學者不敢違鄭康成覺其不通遂改旬爲均曰公事均用三日余嘗笑其鑿古者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昬正而栽日南至而畢故衛文公楚宮之作仰占定星之中詩人以謂得其時制則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十月之候營室之中也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矣年豐則食有餘多用其力不爲虐也一旬而二日則一月六日計冬之三月則十八日矣中年食少數減豐年三分之一也一旬一日則一月三日計冬之三月則九日矣無年而力役不作減三分之二如以爲一歲不過三日矣必諄複作經屢言役事之爲大乎

陳及之曰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之事師旅行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能以歲三日爲斷或謂此非師旅行役則人主用民力荒矣殊不知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就使有之則其調發自有定制東征之師三年而歸采薇首尾一年何謂三日審如是說則無年公旬用一日苟有門庭之寇如東郊之患涇陽之患一日惡可集事是皆書生之說也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

或則力征豈不與戎事異乎陳君舉則曰古者民年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其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爲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征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軍事不得以時日爲斷雖愚者亦知其說鄉大夫云國中二十而征野十五而征夫年十五而使之力役非人情矣當以二十爲斷六十而免在官者四十年林勛本政書曰凡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爲聯歲輪一人祗役一月周而復始凡執役在官則其九人各於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如此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番之冗公私各得其所周禮所謂五人爲伍十人爲聯者也想先王用民大要如是若每人役其三日煩擾爲甚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賈氏曰凶札即廪人不能人二鬴之歲 ○王昭禹曰荒政所謂弛力

鄭康成曰無財賦恤其乏用也財賦九賦也 ○王氏曰荒政所謂薄征○李嘉會曰民[illegible]

[illegible]

鄭康成曰不收山澤及地税 ○王氏曰荒政所謂散利也○李嘉會曰有地守地職則有貢矣不收則不責其貢 亦不平計地税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税乃均之耳 ○李嘉會曰有財賦地守地職[illegible]事則必有政不均地政即[illegible]

黃氏曰特言無財賦者國中九職蓋有不授地而出征賦者如百工商賈閒民夫布皆是凶札無財賦其見於經者關市不征是也均人掌均力政凶札舍力役是其職也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無預於均人其言此者蓋爲均地政凶札最先舍力政甚則弛財賦又甚則不收山澤及地税至此則不均地政每歲均之其中不免常有小小變易則亦常常均之凶札未至於不收地守地職則亦均之不均者不擾動之也力税役賦皆免地政不均可也

李景齊曰一歲之入國國用所由以給今以凶札而悉弛之則何以供一歲之入是以見先王之備凶荒者畜積有素矣

三年大比則大均

鄭鍔曰上文凶札之故而不均特權時之變耳久而不修則法寖以壞故於三年大比時則大均不以一時之變廢萬世之常此紀綱所以不壞也 ○鄭康成曰有年無年大平計之若久不修則數歲矣○劉執中曰謂國之力役事寡而民之力政尚多一年用民而猶有未役者故大比之年之外取其未役者役之所以能均[illegible] ○黃氏曰大均因於大比大比不可移易大均亦不可移易古者大均有禮今制三歲占籍名曰推排歲旱則免雖古法其大意則甚失之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二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職人主所以承天之寄以善天下之民有一未善先王以爲由己致之師保之官特設於教典之中尊之中大夫下大夫之爵貴之長善救失之任使人主無動不善所以善天下之本

楊謹仲曰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蓋周公之所位者也冢宰卿之職也以其爲百官之長是以周公或謂冢宰以公任卿之職今師氏保氏乃中大夫下大夫之職司徒之屬官雖職兼詔王媺諫王惡實以教國子爲事其徒至百二十人則職至煩冗矣安得以爲周召之師保哉○鄭鍔曰三代之教世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師氏保氏教世

子之官其職掌以媺詔王繼言教國子之事蓋其進則詔王以媺退則掌國子之教故以師名官言其足以爲人之範模也○程氏曰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氏以成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後世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

陳君舉曰師氏以教詔傳道爲名其所與宜尊嚴而其職宜責求之於書則與虎賁綴衣同稱詩人亦以趣馬膳夫並列於雅夫虎賁綴衣趣馬膳夫皆賤有司也皆人之所狎而玩者也皆不可與啓沃贊襄者也今以教詔傳道之官錯舉而混置之無乃輕乎是不然人主之自治非其廣廷聽決之爲難而其深居宴佚之足患非其公卿大夫夾輔之爲難而其作御僕從順適其意之易惰也人主之心惟平時爲易縱人臣之言惟卑者爲易入

陳及之曰師氏以道教國子以媺詔王而其徒百二十人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帥四夷之隷以守王門其徒不得不多也

掌以媺詔王

鄭鍔曰不曰美而曰媺蓋告王爲善不待已著然後言於其尚微以告焉使王即微而爲之

愚按媺與美同凡人主一言一行之善師氏指其所以善者而詔告之進之於廣大高明之域如所謂將順其美者也

呂氏曰程伊川謂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所以正君之惡者未嘗不設若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則闕焉師氏以媺詔王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焉故二

官皆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德不使有一毫之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正君之邪心不使有一事之違使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以二者不可偏廢

以三德教國子

呂氏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此又以從容和緩以媺詔王之師氏教國子古人教國子之意如此○鄭康成曰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王氏詳說周禮所謂國子有并言太子者有不及王太子者嘗經爲解學者不可不辨以三處攷之皇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此以王太子并言之也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時此以王太子異言之也夫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之所謂國子者并皆兼太子也大胥小胥所謂學士皆不及王太子也且大胥言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王太子不預可知矣小胥言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以王太子之貴非小胥所得而責之也又可知矣諸子言掌國子而不及太子則是以國子與太子異也又可知矣○王昭禹曰上則詔王下則敎國之子弟皆出於師氏君臣上下所以同德而無異道

陳彥羣曰古者國子之教極嚴蓋其以父兄之任爲官與未命之士不同苟教之無素而一日用於朝廷宗廟之間與庸人何異漢人不知教國子而朝廷宗廟之間又率皆以父兄保任爲郎其後遂欲除任子之令不知任子之不得人由教養之未至耳先王賞延於世未嘗以官授不才之子弟今之國子監正爲教國子設故太學補選先於國子其爲法則優而教養異於古矣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鄭康成曰德行内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黄氏曰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微顯纖延非其至也德至而後可以盡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呂氏曰至德者精粹不可名之謂道者溥博淵泉無聲無臭惟至德以爲道本故有所據依（○朱氏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

二曰敏德以爲行本

呂氏曰既有至德以爲道本又須見之於所行方可敏者不息之謂○朱氏曰敏德云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王昭禹曰不則敏德蓋德不敏則爲於暫而廢於久始於勤而終於怠亦無由而至矣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鄭康成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朱氏曰孝德云者強志力行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呂氏曰前言道本行本此言知逆惡自非實有孝德於己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惟實有行德能免此（○黄氏曰孝親之道無不知愛其親然至於爲惡逆者也不知其性固不能有諸己矣是故逆惡乘閒而作亦莫能知之夫謂之孝德則無逆惡者陷溺之深雖聖賢無其身不能已也故曰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所謂知逆惡者不待彰著而後知愛親本有之性少有差殊則知之矣此盡心知性之學德未有不本於事親故三德乎歸於孝德三行自事親推之孝尊賢尊師無本不立）

總論

朱氏曰此三德者雖各以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可以爲成人者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所統同不免乎篤學力行有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德又無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

教三行

朱氏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必以三行繼之雖其至末至粗而無所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三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非教者所得而與言唯孝德則其事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教之以爲學者雖誠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則進於德而無待加勉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

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明而詳矣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呂氏曰前言孝德此又言孝行實有諸己謂之德見之行事謂之行既實有孝德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而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矣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呂氏曰必盡子弟之職以供洒掃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王昭禹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者相助也吾以友賢良則賢良所以友行而助我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呂氏曰所謂賢良者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爲甚久其條目爲甚煩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悌方可○王昭禹曰師以德行敎人者也長以齒位臨我者也

荀子曰師然而然則是知若師也此以順行事師之謂記曰悌長而無遺此以順事長之謂

總論

黃氏曰六德三德同此德也六德擧其成德之可名者也三德原始要終使之所由入也六行三行同此行也孝悌而已矣司徒以此教萬民而賓興之師保以此教國子而推擇之國之賢能皆出於此師氏教國子而掌以媺詔王者君正莫不正也師氏將順保氏正救皆引之以當道也國子成德而後萬民有所觀法故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此其所以列于教官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皆列于其下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李景齊曰虎門路寢也畫虎以示威武之象至於中門爲雉門亦畫雉以象文明外文明而內威武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之意文明著于外威武潛乎內則王之威亦德威而已○朱氏曰正義謂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蓋路寢朝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外朝作事門之外兩有大事詢衆庶則在此非常朝也每日常朝王立于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王又先揖羣臣就位王使入揖有所高下不同如天揖同姓是也自唐仲甫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去周制之不如此

○鄭鍔曰居門左者左尊而右卑師道尊故也言居門左則保氏居門右可知矣

鄭康成曰司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黃氏曰司王朝爲屬王朝者皆得察之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鄭康成曰中中禮者失失禮者○杜氏曰詔君得失若春秋是也教之者使識舊事○鄭鍔曰國朝典故人有所不知者必以是而教之爲○陳君擧曰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故國政之中者教之以爲法不中者教之以爲戒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流則他日皆良公卿也

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黃氏曰國子又曰國子弟弟繫之於其兄也貴游子弟其父兄之爵尊者也游鄭謂無官司者也司士曰以能任事此蓋不任之以事者與諸子游倅之游同義游倅非適不必貴貴游子弟兼適庶必貴者蓋常與王居者故國中失之事皆使學焉

李景齊曰周自有教國子之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今攷其職教國子者尤詳焉乃所以廣於詔王之道非有二事也何者國子所賴以宿衛王宮最於王爲近且密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而以媺詔王則王之所聞者善言所知者正道固可以格其非心然退而寘之者衆則此心易搖故

必詳於敎國子使之皆善則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無非賢居州王誰與爲不善古之人臣所以納君於善而古之人君所以自置其身於無過者莫急於此保氏之職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者蓋亦是意後世之君非無所謂諫諍輔拂之臣而深居退處所對不過宦官女子則君心之易蠱宜矣

陳君擧曰古者取士先國子次俊造夫國子非但王人之謂也記曰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諸侯子在其中矣今見於經師氏居虎門敎國子則宿衛王宮之士庶子宮伯所領者也大司樂成均敎國子是謂胄子則常在學者也其餘不常在學特名在學士之版則歲春秋之一合諸學其籍在諸子其敎則大胥小胥由此觀之列國之子與在周行者同衛王宮同入成均同隷學士

之版於斯取才焉而用之曾何內外之辨傳言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而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樊穆仲以魯侯對咨可覩矣猶以爲未廣也則鄉黨有賓賢邦國有貢士是謂俊造蓋以三百六十官待來四方之彦而博極一時之選是故天下無遺才而王室亦無世官之弊故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周衰世卿爲政姻婭膴仕而諸侯子不在敎育選擧之科小雅刺之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言仕京師者輒得志下國之士塞於上聞甚則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簡兮之卒章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風人以是爲宜承事王者而困窮至此先王之澤熄矣漢設左官之律凡仕於諸侯者皆左選也且不許宿衛大樂律曰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關內侯到五大夫以爲舞人而諸侯子弟不與焉國子之分內外於是始何示人不廣乎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擧則從聽治亦如之

鄭康成曰擧猶行也○賈氏曰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以美道故也○鄭康成曰聽治謂王擧於野外以聽朝○賈氏曰上數事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曰亦如之

王氏曰師氏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擧則從聽治亦如之則是詔爈諫惡之官無適而非從夫然後王無一嬉之弗爲無一惡之弗去○鄭景望曰王之出入起居無不與知隨事而將順正救之則達善於萌止惡於微過宜寡而德易成

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音畢

賈氏曰屬即序官上士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

隷若秋官蠻隷等○王氏詳說曰司隷云掌帥四翟之隷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是司隷帥之矣師氏之屬又從而帥之○鄭康成曰兵服旃布弓劒不同○賈氏曰東方南方旃布其兵[illegible]西方北方其[illegible]兵弓矢○鄭氏曰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陳君擧曰天子中門之外下有兵衛上有鄉大夫子弟之衛今也不設於此而使四夷之隷爲衛若以服遠人爲美觀則先王慮患疑不如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脫有他禍萌於輦轂之下又豈止美觀而已○王氏曰王[illegible]惡而有[illegible]四夷服而爲侯可責以守衛也○孫氏曰師氏以[illegible]王所[illegible]其[illegible]有之服而[illegible]貢[illegible]荒之[illegible]成周[illegible]式師[illegible]五隷人衆矣曰其在王宮者曰其守王宮者則亦擇而使之非謂盡使也○易氏曰四翟之民即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爲有其[illegible]非西戎北狄北蓋夷自文王之世而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惟東南之地王化先及以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惟屈于王化之所始南方[illegible]要服有蠻貢之[illegible]以待諸侯之使東夷之學曰[illegible]則有隷師之職以爲宗[illegible]之衆[illegible]也四翟之隷司隷亦略之以備王室之守也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鄭鍔曰非特在國可使之守若朝在野外雖使之守藩盾之内列亦可大抵詔王以媺使吾王之德足以服人則雖無城郭溝池亦足以爲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文王世子曰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〇史氏曰王者之行美惡而已既有師氏以詔媺又有保氏以諫惡此所以善日加益而不自知孔子語事君之道必曰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此保氏不可不立如此

掌諫王惡

王氏曰師氏未有媺而詔之故曰掌以媺詔王保氏有惡而後諫故曰掌諫王惡〇鄭鍔曰或謂聖賢之君不免有過自非桀紂孰肯爲惡今設官以諫王惡何耶余以爲王者正身以正天下故有詔媺之官導之於善人不可無敢諫之臣以諫止其非媺則詔之於微若夫惡則必須力陳其非而去之人君未必肯爲惡特保氏之官以諫惡爲職職在諫惡故能保王之身輔翼之而歸諸道

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史氏曰師氏之德行既根諸内而保氏所養養此而已夫有諸内必形諸外則藝也儀也人孰患其不習哉〇鄭鍔曰說者謂教以德行則不言養教以藝儀先言養之以道何也余以爲藝則一能之可稱儀則容止之可觀養之以道然後教之中有所主表裏相符華實相副矣養則涵養其心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

王氏曰道與之才先王達之以爲藝道與之貌先王制之

以爲儀

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鄭康成曰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三曰五射

鄭司農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〇賈氏曰先鄭云五射已下無正文或別有所見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

四曰五馭

鄭司農曰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〇賈氏曰[illegible]

五曰六書

鄭司農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〇賈氏曰[illegible]

六曰九數

鄭司農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〇賈氏曰[illegible]

王昭禹曰養國子以道然後此之所教彼之所學相得以

意發於心應於手見於面盎於背不待言而後喻其能禮樂也非特鐘鼓玉帛而已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彼之所及也其能射御也非特主皮執轡而已至於射以觀德行而武可習御不詭其遇而馳必正彼之所及也其能書數也非特記今昔計乘算而已至於書足以文道德性命之情數足以致高天星辰之遠彼之所及也六藝之所致理不在乎粗而在乎精則何適而非道乎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鄭鍔曰儀者德性之表見於動容周旋之際者也祭祀有祼獻薦徹之儀其容欲穆穆皇皇([illegible])賓客有拜迎揖遜之儀其容欲嚴恪矜莊([illegible])朝廷則踧踖如也鞠躬如也其容欲其濟濟蹌蹌([illegible])喪紀則有臨喪之容([illegible])軍旅則有介胄不拜之容([illegible])車馬則有不內顧不視相之容([illegible])國子異時從事於宗廟朝廷之上詎可不素教之故單子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叔向以爲不無守氣晉侯視遠足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單子以爲不能久古之人視威儀省禍福則教國子以容儀誠不可緩然皆以道通之然後教之則褻儀皆道之所寓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鄭鍔曰闈者宮中巷門([illegible])深宮雖非人所可知然自古史氏所書幽隱之事未有不彰聞於外者諫惡之官尤當自宮闈始○史氏曰使其屬守王闈所以伐其出入從而諫也○王氏曰師氏保氏皆使其屬守則亦有保之名爲守事非其身之所任矣

黃氏曰保氏守王闈則益迫近矣師氏有四夷之隸故在門外然保氏掌諫王惡則其察之當益詳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鄭鍔曰官以諫爲名乃諫王之職周家保氏諫王惡乃爲萬民立司諫何耶余以爲王者處心不在一身而在天下己之德已成而無過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爲民設司諫猶已有詔救之師爲民設司牧猶己有諫惡之保

愚按司諫之職即今之提學官而設於教官之屬以德行道藝之教皆自鄉而行之興賢與能之事皆自鄉而推之萬一鄉里之間好惡不一而學術之或偏毀譽不公而選舉之失實則深弊孰從而禦之先王所以寄耳目於司諫而巡問觀察將以扶植正學而維持公論者實在乎此觀糾正辨攷之辭便見有檢察核實之意

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呂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非三代之盛誰能理會民德

鄭康成曰朋友相切磋以善道○朱氏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非有朋友以責善輔仁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係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甚親其事若小而所職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非強附乎四者之間也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朋友之倫廢闕尤甚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至於

侍者也由夫朋友之義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四者又安能獨盡而久存哉

鄭康成曰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

鄭鍔曰掌糾萬民之德知其所修者德則勸之使親近朋友以自輔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修德於內行見於外慮其矯偽怪奇則正其行使歸於中庸又強以道藝使不至於鄙樸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鄭康成曰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鄭鍔曰巡而問之觀而察之見其德行道藝可書者則以時書之其或才能過人穎脫於倫輩之中他日可任國家之事者又別白而條具之

呂氏曰鄉官一屬特立一司諫專掌民事甚有意司諫以前若鄉大夫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閭胥書其敬敏任恤到司諫却又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如此詳盡方始以時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彼此各有一簿書互相參攷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鄭康成曰巡問勸強萬民而攷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王氏曰知吏之實故可以詔廢置知民之實故可以行赦宥○鄭鍔曰廢置以馭吏赦宥以寬民民之不善非民之罪吏之過先王責吏不責民故吏不能教民則罪之而民之德行道藝未至乃教之未至也如己爲過惡能從吾之諫而改之吏則可廢置而民則可赦宥也○鄭

景望曰司諫以萬民德行道藝之能否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凡曰鄉州族黨閭比之吏孰敢罔民而欺上

王昭禹曰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固鄉師之事先王懼鄉師之職攷之或有未盡故使司諫巡問而觀察之有以知吏之教治之實此所以亦委以攷其治而詔廢置也然鄉師言歲終司諫不言則司諫所以攷而詔之者不必歲終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illegible]以止其惡也○鄭鍔曰易繫辭言小人以小善無益而弗爲小惡無傷而弗去是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先王設司救之官救其惡於細微使不至於滅身乃所以救之也

○史氏曰民之有司諫司救猶王之有師氏保氏所以使之歸[illegible]改惡後世師氏保氏不立而以司諫兼司救之職爲王補闕而拾遺民有衺惡過失不知以感誅讓之以禮防禁之而一於刑辟先王之意失矣

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項氏曰邪與正反惡與善反過則非故失則非悔邪惡雖未麗於法然作於其心害於其事故不可以不救過失雖麗於法然猶未盡刑焉故亦救之而已[illegible]王昭禹曰衺惡在心過失在事衺惡雖故犯而未麗於[illegible]黃氏曰誅責之以法使之知悔而不爲防禁之以禮使之自克而不犯皆所以救之於未甚○史氏曰誅與讓不同防與禁亦異心之愧恥因辱而生辱之則追悔其已往身之犯法因困而改困之則思底於自新

易氏曰如鄉飲鄉射祭社祭祭酺之類無非救之以禮

而納之於善

凡民之有裒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史氏曰讓者切責之罰者撻擊之士司寇之屬○鄭鍔曰裒惡出於故爲雖未麗於法害已加於人讓之至於再三乃有不愧畏焉則加以撻罰宜矣撻罰之加又至於三而不改是則怙終之人歸諸士師之官去其冠飾而書其罪惡之狀著之背以明示諸人而恥之可也坐諸嘉石視其罪之輕重定其坐日之久近坐日已滿則使司空役以勞辱之事則裒惡之心自消矣○鄭康成曰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之司空使事官之作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

鄭景望曰司諫既糾民之德矣裒惡過失又有司救一官

救止於將然防禁於未然而誅讓於已然讓之三而後罰之罰之三而後刑之喻之也悉警之也至待之也久書所謂左右有民師保萬民其在是乎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鄭康成曰圜土獄城○楊氏曰歸圜土之刑人不虧體罰人不虧財是亦教之以書非盡之以刑

鄭鍔曰過失雖非故爲原其過誤讓之可也安有至三皆誤耶故亦三讓而罰不悛晝則任以事夜則歸以圜土視爲囚徒也無知之民宜用刑禁以馭之恥之役之俟其改過自新委曲至此蓋重於用刑耳○王昭禹曰先王明人之知慮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且以勞苦鍊其志體乃所以救其志氣是亦救也以圜土平之以嘉石之年之任在官之役先其勞苦以伸之刑之有明刑以恥之以桎梏則其所辱以救之

黄氏曰司救圜土與司寇圜土輕重不同司寇圜土鄉官斷獄麗罪爲當役司刺詳於臣民以爲過失而宥之者也此非司救讓罰之所得行於其初發有司直執而治之卒乃寘之圜土司救圜土即鄭所謂酗營好訟抽拔兵器誤傷害人雖有罪本其爲無意者也是故讓罰行焉不改而納之圜土此其輕重之等不同司救圜土先嘉石司寇嘉石先圜土

總論

黄氏曰裒惡雖未麗於罪而誅其意故讓罰不改坐諸嘉石罪之則無其法也過失雖麗於罪而原其意故讓罰不改內諸圜土本以待過失之當宥者是猶以本法治之凡司救調人當行之事皆稟之於司徒與其地治者聽之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史氏曰天患菑害民病札瘥也以旌節表之使民知施惠出於王命也○黄氏曰施惠懼其養之不給而或陷於罪○鄭鍔曰鄉師言以王命施惠而不持節此乃持節者蓋

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賙民艱阨乃歲之常也此則天患民病遣行巡視一時之恩故執節以爲信漢唐以來遣使持節以賑民凶荒其基於此二官持節與否雖或不同以王命施惠欲恩歸於王則一而已

楊氏曰裒惡過失非天患民病之類蓋司救以救民爲職故凡歲時有天患民病而以王命施惠所以振救之○鄭鍔曰秉以救民爲職也夫爲防患民之過惡而立官以施惠特兼之豈不以民裒惡過失重於災害也此亦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意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調猶和合也○史氏曰凡人之心方其有觸則忿忿則爭爭則鼎鑊在前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被執退省其身已無生路追念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不悔悟而恨旁人之不我救止先王灼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於始使不至於此地忠厚之至也

掌司萬民之難（乃旦反下同）而諧和之

項氏曰難相與仇讎凡民之難常起於有己有物己與物偶不能無愛惡愛惡相攻則忮心生故有以一日之忿而爲終身之仇讎眦睚必報雖死無恨此其爲難豈勝言哉先王於是命調人諧和之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

鄭康成曰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鍔曰過誤殺傷在此無可讎之理在彼有必讎之義調人合鄉里之民立爲證佐共明其非本意以平其怨怒之心亦省刑罰之一端○劉執中[illegible]○鄭景望曰故殺故傷斷以正刑無所復議過非本意而報以正刑聖人所不忍周家之法五刑之疑雖大辟皆有赦有罰司刑者原情定法則如此

鳥獸亦如之

鄭康成曰過失殺傷人之畜産者○項氏曰[illegible]

凡和難父之讎辟（音避下同）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音視）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史氏曰凡怨讎蓄積於心不見則已見則不可已故和之之法亦在於弗使之見此謂之辟○項氏曰和難者非能止忠臣孝子之心和之使勿讎也亦不過勸之使辟焉爾○鄭康成曰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鄭鍔曰[illegible]瑞節玉節之剡圭[illegible]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也○劉氏曰[illegible]

賈氏曰父之讎已下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殺之未殺之間雖以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illegible]趙商問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之市朝不反兵而鬬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項氏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凡四海之遠雖有至孝之心不能往矣故辟之海外兄弟之讎不反兵然千里之外足矣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同國則必報君與父同師長與兄弟同主友從兄弟同○史氏曰海外遠矣千里之外次之不同國又次之親疏之義豈無等差

黃氏曰殺人者罪不至死非其子弟之心故爲辟讎之法上之人行法原情故過誤殺傷許和解至於子弟之心豈能忘故又使相避而後其難可和不然各奮私義怨讎滋多民不和矣○鄭景望曰子弟之心視其父兄見殺見傷

而從末減也則有所不能忍聖人又忍其情使殺人之父兄者辟之遠方異地以伸夫爲子弟之情弗辟則論其違令之罪而拘置之于其地於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避讎之法苟在四海之內在千里之內與之同國而不報焉非臣子也故得而報之者臣子之志獲伸而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以慰其志矣此調人之官所以謂之和難也

王氏詳說曰復讎之人本爲父兄子弟設交遊師長主友之家則何預於外人哉賈氏以無子爲言得之矣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

賈氏曰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己爲敵而害己故鄭云欲除害弱敵其殺人者或逃向鄰國所之之國得則讎之也（○史氏曰殺人者死王已報之矣家復思報焉非邦國之事也○鄭鍔曰以義有司以法殺人有赦論而殺之者其所殺者雖有可[illegible]原其[illegible]）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劉氏曰殺人而合於義爲隱誅禍惡之未發而能先事殺之朝士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是也遷其子孫使居異國（[illegible]）項氏曰殺人而義則彼必不義也然猶使之不同國先王不忍使人臣子與殺其君父者同處然既義而不同國則不可讎矣讎之必死以伸義也

愚按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檀弓子夏問孔子居父母昆弟之讎意亦類此然後知復讎一事其重如此周官調人之職乃使其父兄師長之讎皆有所辟然則禮經豈教人殺人

調人豈縱惡容姦者乎蓋禮記所言主爲復讎之人言周禮所言主爲人讎之人設且調人之和難乃過殺人者耳非過殺人者自許以復讎也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謂如爲衆殺之得其宜[illegible]不當讎故亦勿讎朝士曰凡殺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此仇讎謂所當殺者然後書于士無罪不書是有過也如此則調人之職甚明其所和者在於過而其所不讎者在於義使謂之縱惡也瞽瞍殺人臯陶爲士則執之法之所在雖天子不得庇其父豈有人君立法又汲汲於和其難哉吾以是知調其過與義者乃所以順其情也故公羊子曰父不當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是爲子之道此雖論有司之事與調人之職語異而意同其讎之可復與不可復亦視其當殺與不可殺耳

唐元宗時殿中御史楊萬頃殺張審素二子手殺萬頃繫表於斧言父冤狀議者多言當宥元宗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求何有紀極遂杖殺之使其父果有冤死烏得行一切之意至憲宗時韓愈因梁悅事作復讎狀以爲據禮經則義不同天考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政之大端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是觀其當誅則用調人交讎之義觀其不當誅則用調人復讎之說

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鄭康成曰鬭怒辯訟者也○史氏曰鬭怒平之則不至於爭不受平者爲籍以紀使其不可以再犯先動者誅則雖有怒者不敢先發以罹于罪此皆息怨息訟之要術也（○王昭禹

曰紂男獨很將亡其身以及其親必有以成之使彼此各無憾焉苟其不可成亦強爲而不可疑者也故必書以識其事將又先動所謂怙終賊刑則必誅之
陳及之曰胡五峰曰昔先王盛時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天下風動無一不得其所令行禁止天下無寃民今司徒之屬有調人者掌諧和萬民之難有辟讎之法有交讎之令有成鬪怒之書此下陵上替攻令不行之明驗周公經世之典顧如是哉嗚呼周公之法令豈特爲當時計哉爲當時計則成王之爲君周召之爲臣其百執事有司皆賢大夫也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固不當有如調人者可也若以周公身致太平此等官不必置是相率爲苟安之計一日周公死後人無所倚仗矣且司市之法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帟夫設罰以禁過市者爲其燕遊無度也以成王之君夫人世子豈至於燕遊無度哉設法以防之爲後世也凡此等可以類推

）鄭鍔曰調人之法不以復讎爲重乃許以辟免職國遂有借交報仇以成閭里之俠如郭解之徒皆報私怨儒者之論復讎如韓愈柳宗元紛紛不一調人之法果可行於後世乎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麩曰媒

賈氏曰媒氏在此者集名云配儷男女取地道生息故也

薛氏曰人之至情室家子孫之望無以繫縻其志則爲善之心有不可得而固於是有媒人焉掌萬民之判而合之故凡男女之無夫家者上之人實爲之制禮而會合之使夫内有室家保守之安下有子孫長久之望則教可得而致矣

掌萬民之判

鄭鍔曰魯哀娶吴爲同姓謂之吴孟子陳司敗譏其不知禮蓋婚姻合二姓之好當辨氏别族有百世而不可通者周人立媒氏之官慮萬民之愚不知其别乃爲之掌其判使男女者知其别然後可以通婚鄭康成以謂判者半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余以爲判别也謂男女之别知其族類之所由别則無同姓爲婚之失也）史氏曰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别也蓋有判則有合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呂氏曰成名者案内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不復重民之生此制廢闕久矣〇史氏曰昔魯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是也〇鄭鍔曰男女始生一月父名之然必記於版則知其二十三十可以嫁娶之時歟

今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鄭康成曰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賈氏曰王肅以家語孔子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婚矣爲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書其極法耳

李氏曰婚姻之禮要在及時國無鰥民則桃夭之詠作喪其配耦則有狐之刺興彼室家而繫之以王者之風爲人主者不可不察孟子對齊宣曰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誠哉是言也人主知好色而不知下無室家知逞欲而不知下有怨曠其可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上得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故設官主判合之禮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鍔曰娶妻者若媒氏書之而判妻入子亦書之者蓋判之爲言分別而去也民有夫妻反目至於仳離已判而去書之於版記其離合之由也入者不宜入者也已無嗣子或入同宗之子以爲嗣如今世之立嗣入其所不宜入苟不記之則他日之婚姻無別矣司農以入子爲嫁女康成謂媵姪娣不聘之者甚失入子之義矣[illegible]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鄭康成曰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王氏詳說曰王子雍執孫卿之言以爲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遂別家語以爲說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又曰冬合男女且疑仲春之月遂非婚姻之期曾不謂詩之所言大率以春爲正如曰有女懷春如曰春日遲遲女心傷悲如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皆以春爲正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鄭鍔曰或謂是時令會男女之當嫁娶者使得以及時則奔者且禁反不禁之鄭康成以謂重天時權許之是否余以爲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至今牢不可破可勝嘆哉周人立法之本意言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與令律文言若之若同若之爲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令者俱有罰耳奈何以爲重天時權許之耶[illegible]

○鄭景望曰罰者罰其父母兄弟尸婚嫁之責也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康成曰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鄭康成曰純實緇字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王氏曰[illegible]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王氏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爲之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鄭鍔曰記言男女無幣不交不親昏禮必用幣幣以將厚意亦禮之所寓也純帛五兩富者無過乎此貧者亦可以及焉禮之中制也然娶妻入幣而嫁子亦入幣者蓋嫁女則彼當入幣入於女家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鄭康成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亦是亂人倫也○史氏曰男女生爲夫婦死則同穴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不經之甚以此坊民後世猶有簽舒而合葬者[illegible]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鄭鍔曰男女陰訟言不可道也豈可宣露於人哉勝國之社國亡則社存奄其上棧其下不受霜露之氣陰閉無所通陰訟聽於此隱而不露儒者相傳云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余嘗笑其不考行露甘棠二詩甘棠美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而行露乃聽訟詩耳召伯若於甘棠之下聽男女之訟聞周公勝國之社之說寧不愧耶

王氏曰社陰故於茲聽陰訟神所在也明當敬而不褻

鄭康成曰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夫婦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次則財利之所交先王既爲之設媒氏以遂人之大欲矣而就利之心容可不致其規畫哉方其致民而交易人情固易詐也非有位尊權重者以鎮之則情僞紛紛殆有不可得而遏者故司市必以下大夫爲之長而質人之質其成廛人之斂其布亦各士爲之其大綱固已舉矣而猶慮夫情僞之不勝窮而耳目之不足以盡防也彼其市肆之間固有深知其情僞而足以爲耳目之用者於是自胥師至肆長夫皆居之廛次而譆於市道者必使司市辟之故精於伺察者則以

爲胥師善於物價者則以爲賈師司虣以禁鬪嚻司稽以執盜賊胥以襲其不正肆長以平其名實凡市治之所當曲防者莫不各庀其司爲彼其徒既樂於上之用矣其有榷於廛市者曾不得苟容於其間則雖使五尺之童入市而莫之或欺矣及其市治之可行也其所謂商賈者能無淹沮之憂乎所謂齊民者能無倉卒之須乎於其後也則有泉府之官以廛人之征布而制斂散之權焉用以濟市政之窮四民之相須者於是有定志矣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劉氏曰治謂正萬民交易之法（賈氏曰卽下文云大治小治）教謂使三市信義不欺（賈氏曰卽下文以次敘分地之等肯致之使賈物也）政謂平百物輕重之價（賈氏曰卽下文政令禁物靡等）刑謂制盜賊姦僞之民（賈氏曰卽下文以刑罰禁虣）量謂執五量以定斂米之斗度謂謹五度以定布帛之制（賈氏曰卽下文量度成賈者）禁謂壞法

亂俗之物不償於市令謂宣敎立政之事必憲於民（賈氏曰卽下文賈民禁僞是也）八事者司市之大經○王昭禹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懋遷有無阜通貨賄者莫大於市苟無官以司之則智詐愚勇怯暴攘奪誕謾決性命之情以爭無所不至矣先王由是設官以司之治以理之敎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以量多寡則有量以度長短則有度止使勿爲則有禁敕使爲之則有令治敎者本政刑者末量度者所以輔治敎之器禁令者所以輔政刑之具八者既立防制曲備雖有智者不能逞其姦雖有勇者不敢肆其暴

鄭景望曰孜有司治市之法乃善俗之政也天下之亂積於人心之趨利利之所聚莫甚於廛市於此致詳焉是亦所以正人心而遏亂源也養之必有以敎之利之必有以防之細大畢舉無有偏枯罅漏之處斯其爲王政歟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

鄭鍔曰治市雖有上八者之法將以經理之使井井有條則又當有九法

鄭康成曰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王昭禹曰敘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劉執中曰謂司市一十有八人各以其所居之次爲序分其地掌其肆）○鄭康成曰經界也○賈氏曰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昭禹曰物所聚當陳之使買者易見辨之而使不雜則貨賄各以類聚無混淆之患此市所以平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鄭司農曰靡侈靡也○王昭禹曰物之侈靡易[illegible]售[illegible]民將貴異物而賤用物故以政令禁之則物無異尚人無異[illegible]好市適於均而無不平之患矣

以商賈[illegible]阜貨而行布

鄭康成曰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盛也○鄭司農曰布謂泉也

王昭禹曰貨資商賈而後阜布資貨物而後行蓋布者所以權百物而通之貨苟不阜則布無所通故必以商賈阜貨而行之

以量度成賈[illegible]而徵價[illegible]

鄭康成曰徵召也[illegible]價買也[illegible]○王昭禹曰量以量多少度以度長短旣以度量而平之則物價之高下旣定然後可以召價價賣也

以質劑[illegible]結信而止訟

愚案質劑見小宰

史氏曰質以人證劑以書約信要立則市無爭訟矣[illegible]

以賈民禁僞而除詐

鄭康成曰賈民胥師賈師之屬○鄭鍔曰以僞飾貨民被其欺則詐不可除用賈民以爲市胥知物情僞則詐可除矣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

鄭康成曰刑罰憲徇扑○項氏曰以強害人謂之虣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王昭禹曰利之所在強梁者或不能無[illegible]者或不能無盜不懲之以威則不能禁而去之故大[illegible]以刑小[illegible]以罰

以泉府同貨而斂賖

鄭康成曰同共也○王昭禹曰凡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於民用者則以其價買之此所以斂之也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而予之此所以賖之也斂之則民無賤價之患賖予之則民無貴買之患如此則開闔斂散出於一人盈虛有無通乎上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

大市日昃[illegible]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illegible]夫販婦爲主

鄭康成曰日昃昳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鄭司農曰百族百姓也○賈氏曰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言百族爲主則兼有商賈販夫販婦商賈爲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販夫販婦爲主則兼有百族商賈

鄭鍔曰百族殆市之豪族大姓以財雄之人與商賈阜通不通視其財之多寡豪族大姓獨饒於財盡合商賈之財貨而有之於日昃之時繼商賈之後靡物不聚則其市大於商賈矣言於朝市之前謂其市之爲甚大[illegible]販夫販婦所得纖微至夕而罷故夕爲主[illegible]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illegible]賈上[illegible]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鄭鍔曰先儒之說謂市在一院之內則宜有門市者以時入門市胥執鞭度以守之市之羣吏上旌以令之市師是時入于思次[illegible]胥師賈師入于介次[illegible]有訟則聽之所謂平旦側肩而入者

敢冒法慢吏而罔市利哉鞭度者無刃之殳繫鞘于上則爲鞭因其長刻尺寸則爲度爭門者則執鞭以威之爭長短者則執度以齊之物一而用二又因以禁戢爲羣吏則自胥師以下各平其劑肆使有分界而不爭展省其貨之成否使中度而不罔利（○王氏曰器中度布帛精麤中數不中度此所謂罔利也）肆定物成乃奠價之高下而揭析羽之旌於思次以令市使人望而知其當市也利之所在皆有貪得之心上旌之次其名曰思使之見利而思義耳市師（○鄭康成曰市師司市也）涖此所以聽大治大訟則亦宜先致思歟若夫胥師賈師雖市小吏而小治小訟亦於介次而聽之言介則知思之爲大言思則知介者思之次也市師聽治訟之大胥師賈師聽其小豈非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

王昭禹曰期于市者謂有賣買要約于市也○賈氏曰凡萬民之期于市者有此已下三事

黃氏曰辟法也布泉也四方之布雜至必於是致法非法不用賈誼曰錢法不立鄭曰致貿諸泉入其意當如是（○王氏曰辟布者布之所謂失辟用物辟名之辟亦謂有存亦貿之也○王昭禹曰辟布者謂從法所罰之布）

黃氏曰度量者官爲之式揭以示民使民爲斗斛丈尺者取法於此也鄭言若今㪺斗斛及丈尺恐亦以此（○賈氏[illegible]斗斛或買於[illegible]）

賈氏曰敘則諸物行肆之所（○王昭禹曰敘則肆所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者也○劉執中曰辟布者也質于司市所謂以布者以爲行罰則布之于馬肆以量得罪則量之於衆之肆以度得罪則亦必以布泉之肆其刑戮而尸於市皆亦有常也不失其敘者所以令衆而懲其惡[illegible]）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鄭康成曰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沒入官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鄭鍔曰貨賄之爲用六畜之爲養珍異之爲玩懋遷其有無雖資於商賈作法以低昂實本公上○鄭司農曰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鄭康成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微之使亡使微抑其賈卻之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王昭禹曰物之靡者特強以抑之使微而已）○李景齊曰先王因物之盈虛善否適時而爲之低昂不惟使之有無相通亦習俗所係不可不正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黃氏曰璽節掌於司關貨出入皆司關受之入達于市出達于其所至此市政也故見於司市職貨之出內必有司關之關節王之司市邦國之司市不自爲出內鄭言非也○王昭禹曰貨賄用璽節以防其欺出自市達於門關入自門關達于市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鍔曰凶荒札喪之際民方困阨苟市有征則物貴而民重困故市無征當是時民困於財錢不足則民蘇故宜鑄作布泉也周景王時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卒鑄大錢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然則凶荒札喪而作布乃救患之一術○陳及之曰市既無征則物聚多物多則錢重錢重則物反輕非所以便商賈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獲其利則來者多矣

凡市[illegible]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

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鍔曰市者姦僞淵藪利之所在有禁以禁之則不敢爲有刑以刑之則不敢犯禁莫先於僞飾蓋姦人欺民以罔利眩僞以爲眞能禁其僞飾則人不受其欺矣○王昭禹曰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周官司市所謂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十有二乃此類也凡此之類其數有二十四在工不得作在民不得畜在商不得賓在賈不得粥別而言之故各有十二蓋圭璧一金璋二命服三命車四宗廟之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車八姦色九錦文十珠十一玉十二凡此在工不得作也犧牲一布二帛三衣服四飲五食六五穀七果實八木九禽十獸十一魚鼈十二凡此在民不得畜者也商則賓此而通之者也賈則因此而粥之者也故分而言之亦皆十有二○劉執中曰僞飾之禁十有二而四民共當其罰刑無敢犯之者所以立制度而厚風俗也○陳君舉曰豈惟慮民之欺亦不使之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鄭鍔曰司寇五刑如國刑如野刑之類而無市刑今有三等之刑又有歸于士之刑者蓋衆之所聚不可以常刑治而爭訟於市以犯有司者皆姦民之雄少縱不治則市不肅後其已甚斷於士師則無及故隨其犯之輕重而用三等之刑非五刑之刑小刑已決罰必表憲其所犯之由中刑則行而徇路使人見其鞭笞之狀大刑不決罰於官府往就其地扑以示之使其知司市而不可犯也三刑之外有犯五刑者則歸于士師司市不敢專司徒於萬民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民男女之陰訟與此皆言附于刑者歸于士蓋謂用五刑而已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鄭康成曰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施惠以爲說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而使之出罰異尊卑也○鄭鍔曰不言天子公卿乃言國君以下過市之事者[illegible]○劉迎曰先王之立法防人欲於未然之前不待其已然而禁之夫市者不特利之所在天下奇技淫巧之物聚焉一或過市則所見異於前奇衺淫侈之物得以蕩其心而變所守於內矣故以赦市之刑人愧之所以制其心於未然而不敢爲過市之舉也至於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皆不期而驕侈者故罰其帷幕帟蓋正所以責其無以自蔽而見淫侈之物也國君而下尚然況天子何求而不獲者乎○王氏曰過市非所以明遠利也市人犯刑以利而已國君近利則市人何誅焉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所謂刑人亦憲徇扑三者而已幕也帟也蓋也皆庇下之物爲上近利則無以庇下矣○黃氏曰匪王與后而不見以爲攷禮正[illegible]有此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鄭康成曰市司司市○賈氏曰市司帥而從以其知物賈者也

[illegible]氏曰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所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社亦有市矣有市則有賣價之事而當時未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總之惟會同師役之時則市師帥賈師而從之是以國市之官而分任其事○王昭禹曰如此則師衆所聚無賤價貴買以傷民財之患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四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質平也○鄭鍔曰物有不齊之價人有爭利之心買欲賤賣欲貴價若不平則爭競之端起周家立質人以中士二人爲之主平定物價既治其質劑又治[illegible]矣息爭競也

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鄭康成曰成平也○王昭禹曰物有美惡直有貴賤人有好惡二三而不齊苟使買價之人自相爲市無所質而自化居庶物有無相濟豈可得哉此質人所以掌成其買賣爲成者使彼此皆成而無虧也

項氏曰貨賄財物也○鄭鍔曰人民奴隸之稱耳粥於市者豈良人哉○項氏曰兵器弓矢戈戟也○王氏詳說曰王制云戎器不粥於市謂私粥也若官爲粥之而平其價何不可之有不然六鄉六遂之間以歲時簡其兵器者當資之於何人耶孟子曰農夫以其粟易器械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是兵器非鄉遂之農所自爲也明矣○鄭鍔曰王制謂戎器不粥於[illegible]

鄭康成曰珍異四時食物○項氏曰珍異文味王也

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楊氏曰質謂牙保劑謂賣買交納○鄭鍔曰誕謾欺詐之心常由利起不有以結其信則爭訟多刑獄煩故凡賣價者必使立質大市則物與錢俱多則用質質則立見以爲證小市則物與錢俱寡故用劑劑則立文約以齊之不必立見也說者謂大曰質小曰劑質則所期者遠劑則所期者近故又有長曰質短曰劑之說康成謂人民牛馬爲大

市兵器珍異爲小市何其說之不通耶
掌稽市之書契
鄭康成曰稽攷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易氏曰契之爲物人執其一予者執左見其予之仁取者執右見其取之之義合之以爲驗示其取予之信而已
同其度量壹其淳（音準）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王昭禹曰同其度則齊其長短同其量則齊其淺深壹其淳則齊其布帛之幅廣壹其制則齊其布帛之匹長既同而壹之又巡行而考校之（○項氏曰巡攷其物不中於度量不合於淳制）其或犯禁則舉其貨罰其人如此則詐僞者無所容其間矣賈人言犯禁者舉而罰之而不言凡財物司門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而不言罰者蓋言舉而罰之則凡財物可知矣司門所舉

未及交利也故舉之而已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朞內聽期外不聽
鄭康成曰謂齎契券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
王氏曰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久而後辨則證逮或已死亡其事易以生僞故期外不聽亦所以省煩擾（○史氏曰市之交易本無可貴其詐貨者必且信焉以爲先故必券以質之其質期而不償者爲力屈而經所出實使官爲替其爲期之訟則稽年以質之不勝其煩而民有詞矣期外不聽先王教民以折券之責）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廛民居區域之稱○鄭鍔曰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說者以爲貨物貯藏於市中而不租稅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然則廛人之官掌市中之區域者蓋有授田夫一廛之廛有市肆居貨之廛則市中可藏貨物之地故設廛人之官○王昭禹曰掌斂市五布而名官曰廛人以其布出於市廛之中也○李景齊曰先王爲治市而設官者有十所以掌其征者僅一廛人其餘惟在於防民之姦與夫治其有無相通之政輕重之意可槩見
掌斂市絘（音次）布緫（音揔又音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鄭康成曰布泉也○王昭禹曰所斂之泉謂之布所入之府謂之泉蓋布言布利於外泉言利出於一孔
思案絘布胥師所取其在次之布也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布也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布也罰布司市所

舉犯市令者之布也方貨入于市胥師賈師各居其次辨物經市其間有詐僞者罰之以布出於次謂之絘布貨入于肆肆長隨其所貨之物收其稅總而計之其數非一謂之總布質人賣儥之質劑如今田宅牛馬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質布司市於辟布等有犯于市令舉而罰之謂之罰布廛人正掌市廛之地凡諸物邸舍之稅廛人得以斂之然廛人本斂廛布亦兼斂五布者欲使之知取以任地者不可取其物之稅取其物之稅者不得取其地之稅廛人所斂必入于泉府又將斂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於民者雖取之實予之豈若後世罔之以奪民之利哉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賈氏曰謂屠殺牛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因其屠即取皮

角筋骨堪飾器物者使入玉府以當邦賦（○王氏曰[illegible]以爲利皮角筋骨即其餘）財斂而入之于玉府則買王府所取非民正利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鄭鍔曰膳府以供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乃用其滯而不售者蓋物之珍者其價必增高市人不之市則其物滯者言其售之不速也官爲斂之非徒有以供貴者之膳亦使物不臭腐而商販不絶

史氏曰皮角筋骨非食物也故斂而入于玉府所以資百工之器用也食物之有珍異屠者資以爲生而有滯焉將腐敗而不可食斂而入于膳府則民不失財官得實用所謂兩利

總說

陳君舉曰王荆公嘗謂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自有周禮以來劉歆輔王莽專爲理財至荆公熙寧亦專理財所以先儒多疑於周禮今細考之亦誠有可疑者且以廛人一官論之所謂絘布者鄭氏謂列肆之稅即今之房廊錢所謂廛布者鄭氏謂諸物邸舍之稅即今之白地錢又有罰布者貴賈不平之罰質布者質人巡考犯禁之罰即今之搭地錢又有總布者子春謂無肆立持之稅若熙寧罰不係行錢人凡屠者斂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即今所謂納筋骨者斂珍異之滯者入于膳府則以供一人之玩好者德宗宮市之弊其初只敎官與百姓交易後乃用宦者爲使買之多不償其本錢熙寧不係行錢鄭俠奏議謂負水拾髮擔粥提茶皆有免行然則廛人之弊安得不至於此其他自山虞以至澤虞自丱人以至掌炭又有上項征稅如此其奉至市肆者在川則有川禁澤則有澤禁金玉鉛錫則有禁齒革羽毛則有禁絺綌薪炭則有禁所以取民亦無一不備與夫司門犯禁之財司關舉貨之罰巾車之車折則入齎馬質之馬死則物更先王所以不與民爭利者全不見於此書所以王莽用周禮遂有五均六斡列肆里區無不征之制公用周禮遂有坊場河渡白地房廊搭罰六色免行市例之類無所不有至使周禮之書後人不得嘗試夫周家之法果如是耶抑用之者失其實耶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鄭康成曰自胥師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胥及肆長市中給徭役者（賈氏曰自胥師至司稽皆是府史之類非命士也上胥及肆長亦是徒行）

劉執中曰市肆設官如此之繁非以爲利也市肆之民日

趨於小人之域者未必不由乎利故肆立一長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虣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而總之以廛人涖之以司市防乎利之溺斯民於詐僞也（○[illegible]按肆詳見司市）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

賈氏曰序官胥師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

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王昭禹曰貨賄之價騰則傷泉低則傷物胥師爲之平焉故不得擅爲高下也○鄭康成曰憲表縣之○賈氏曰刑謂市中之刑憲徇扑者○王昭禹曰憲禁則僞飾之禁在民在工在商在賈者是也○易氏曰憲刑禁使之知所趨避

察其詐僞飾行（下孟反）儥慝（上音育下他得反）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

鄭司農曰儥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王昭禹曰詐謂人詐偽謂物偽詐以飾行偽以儥慝（[illegible]）○王昭禹曰小治小訟胥師各即其次斷之大者則之市師所以省煩擾去留滯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音定）其賈然後令市

鄭康成曰賈師定物賈○史氏曰賈之有師賈之所取法也各掌其次則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其曰貨賄之治言所治無非貨賄之事○鄭鍔曰在肆之物美惡混殽賈人所能辨況爲賈師尤精別其善否故使之辨其物○史氏曰既辨其物而使均平既展其成而使賈定則民之交易無可議於是而令市孰有受其飾行儥慝者哉（[illegible]）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

鄭康成曰恒常也謂若[illegible]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史氏曰物價翔踊不可禁禁之則深藏而不出求者多則買不得不貴雖有智巧何以弭之先王之市已先知其貨賄多寡有無之所在故能使其必儥而市價可使不貳故曰使有常價後世無法以馭徒肆其刑威以禁之雖日撻而求其價之有常不可得已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鄭康成曰爲宗廟之物○賈氏曰珍異亦是富人賤時預儲而貴時賣之○王昭禹曰四時之珍異乘其好僻而貴之禁其貴儥則珍異少抑民之所好正矣

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鄭司農曰謂官有所斥賣賈師帥其屬吏（[illegible]）相代直月爲官賣之均勞逸○史氏曰嗣掌其月者今所謂番直也

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賈氏曰此亦從行所在當直爲官賣買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嚻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

鄭康成曰司虣禁暴亂（[illegible]）

鄭康成曰嚻讙也○王昭禹曰鬬以力爭嚻以口競○易氏曰虣則以強虐物亂則以私違理出入相陵犯則縱惡害人者以屬遊飲食于市則恣情以亂俗者（[illegible]）

鄭鍔曰爲治之道凶暴不去無以安善良強梁不逐無以保柔弱古人有牧羊去敗羣之說市者利之所在而凶強之所聚也周人將以安善良保柔弱使市不擾乃於十肆立司虣一人專以察強暴爲事憲禁令於市以禁之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鄭鍔曰以上皆不待教而誅者何待禁之不可而後搏耶蓋王者之刑皆不得已然後用禁之不可然後搏而戮之仁恕之道也

史氏曰先王有心於愛民故設吏以禁虣後世有心於取利故設吏以爲虣民有一物吏思得之既不可以自取必藉姦民以爲囊橐彼或不從則鬬嚻虣亂陵犯無所不至民不得已而予之吏既受矣姦民於是愈肆吏方拱手聽命、又搏而戮之乎是以欲行禁暴當先擇吏之良者以

虣於上而下之姦民自化矣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鄭康成曰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鄭鍔曰周家於五肆則立司稽一人使之微伺而陰察之非審察之久何以見其實名官曰稽義如此

王昭禹曰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不言各掌與胥師賈師之屬異者蓋司虣司稽以肆之數制其負而所掌則通一市焉[illegible]○項氏曰犯禁則凡犯市之禁者○史氏曰不物不正之物奇器淫巧凡不適於用者皆是也

項氏曰搏伺而擒之

胥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賈氏曰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此掌執市之盜賊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王昭禹曰執盜賊徇且刑之使衆知畏而不敢犯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

鄭鍔曰玫之序官凡官府必有胥徒而胥者才智之稱蓋有才智之人為之市之有胥二肆則一人隸於胥師以給使令後世五百之徒耳比之胥師又微乎微者也乃使之各分所治之地而掌其政者蓋執丈二無刃之戈可為威以慴姦人亦可為度以訂尺十故也○王昭禹曰司市言執鞭度守門胥言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蓋方入則守門巳入則巡其前雖不同而執鞭度則一○鄭鍔曰又使之巡市肆之前凡坐者坐行者行出者出入者入各有職業不為遊手者知其趨市之人其行坐出入不正者則掩其不

備襲而捕之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鄭鍔曰若有罪則撻而戮之又從而罰之○易氏曰撻以示威戮以示辱是固惡夫罔利而陷於罪戾也○鄭康成曰罰之使出布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鄭鍔曰肆者商賈所陳貨賄之區貨賄雜陳名實相亂貴賤相懸則有受其欺者每肆立一長掌其次玫令使陳貨賄者各為之區別[illegible]名相近而實不同者使之相遠[illegible]則不得以名而眩實實相近而名不同者使之相邇[illegible]則名雖非而不失實平其價正其物物不失實價得其當肆之政令無出於此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易氏曰總布乃別肆之稅凡商旅之貿易賣價或以斗斛受之或以權度受之總而名之曰總布[illegible]○王昭禹曰斂其總布者肆長斂而輸於廛人也故廛人之斂五布而總布與居其一焉○黃氏曰戒禁蓋立持賣者之戒禁也　史氏曰斂布之戒禁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呂氏曰自泉府而上凡貨事係之鄉師自廛人而下凡穀事係之遂人以此見古賦錢於市賦粟於野故里布屋粟固所有也○易氏曰泉府宜列於天官今乃列於地官司徒之屬者以其掌市之征布故爾○鄭鍔曰考其名錢之

意曰泉者謂出於一孔曰布者謂其布散於天下泉府所藏者錢布不名布而名泉蓋輕重斂散之權出於公上如泉之源當出一孔故耳

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音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賈氏曰征布卽廛人紋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藏之○鄭鍔曰謂之征布謂以正取而得之也○薛氏曰斂市不售貨滯於民用者用貨則斂不然則否○鄭司農曰物楬而書之物物爲揃書其賈楬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楊氏曰泉府之法非以取利也斂市之不售所以便商賈使無滯貨不爲其賤而買之也以待不時而買者所以便民使無乏用不爲其貴故賣之也○陳君擧曰天之生物不自用用之者人人有財不自用用之者君焉薛

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君不理則權在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民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十百可矣民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楬書之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代生皆所以緩貧窶而抑兼幷管仲平輕重李悝平糴壽昌常平皆古意也

陳及之曰熙寧閒置市易務且謂成周之市法內帑出錢數百萬以爲本市易司遣人於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富商之利原其意爲利耳豈泉府之法哉

買者各從其抵音帝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鄭康成曰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賈氏曰謂本主所屬之吏乃付之卽都鄙從其主之類是也○劉執中曰卽下文所謂賒者各從其民有如六鄉六遂之人買者則本比長鄉吏保任之如都鄙之民買者則本其食采邑之主采地者保任之也已上皆謂買者從其主貨有司保任之也○鄭司農曰抵故賈也

黃氏曰主者別治大夫也釋謂以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擾之輩天子都鄙蓋亦然○賈氏曰都鄙可兼大小都及家邑國人謂住在國城之內卽六鄉之民郊人卽遠郊之外六遂之民○易氏曰有司則從其鄉遂之官

陳及之曰民買物於泉府必從其主從其有司何也蓋非時買物或置不急之務非官府爲之節制則害財破家若此類其細已甚

陳君擧曰此特濟民之急權其出於販鬻則不可繼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鄭司農曰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王氏曰賒謂之賒則不印人其價也○劉執中曰以上皆賒也故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

謂吉事不廢業故旬日可償喪事無過三月凶事廢業容其運爲以償者也○鄭鍔曰一月天時一周禮者九月賒者亦庶可以償矣○史氏曰民之急莫急於喪祭闕則貧者號呼乞貸而無所令也官給其物以應之立其期使償之初無息取息於喪祭之家非仁政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鄭司農曰貸者謂從官借本○鄭康成曰有司其所屬吏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價以與之

愚案國服陳止齋讀服如服公事之服謂民之貸者還本之後更以服役公家幾日爲息徐牧齋讀服如侯甸服之服謂民之貸者以其服之所出來輸彼此價直必不等除得本之外餘皆爲息二說俱勝注疏至李叔寶欲矯賞償出息之說以廛人所征之布貨之於民使因其所服之業爲生生之計如農服田野之事嬪婦服絲

泉之事息者亦如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所以保之使
生息非責其利此説固好恐非泉府之所能繼蓋泉府
所征之布將以斂商賈之滯貨不時而買者旣揭以元
賈有息而賒者復償以元直至於民之稱貸又以財生
息之則其法窮矣不如陳及之之説曰立法不惟以便
下苟下得其利而官失其物則非法也泉府藏物多矣
不貯貸與人則必至弊壞歲月旣久不可用除貸與民
民轉徙於他所旣得其利異時以元物入官各責所有
爲息則官府亦得其便矣不特是也周禮凡商賈悉有
稅今市泉府物而貸之則免其稅旣免其稅而責息焉
何不可之有然必與有司辨而授之者防民之僞也世
之奸猾無行者巧僞由説至官府而賒貸官府不知其
姦而與之則異日未必能償與其有司辨則不復有此
患凡此等制得賢而後可行否則不勝其弊王荆公吕
嘉問爲市易官掊克細民聚斂滋甚豪商大賈怨咨盈
道及人有言則曰泉府嗚呼吾不知先王之法使人怨
咨而尚不顧哉
鄭鍔曰後世靑苗取息名曰利之適以禍之非周家立法
之意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賈氏曰國事謂有司爲國家之事與作用財物者皆來問
泉府取財爲具焉○楊氏曰泉府斂市之征布其所得幾
何説者謂先王所以變通天下之財者在此不知關市待之
膳服以下皆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
泉府所謂國事之財用者特內外府之待與夫經費之外
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者亦可知矣○鄭鍔曰泉府所入者
皆財也故國之財用可以取具亦猶大府所入者皆賦也
故國之賦用取具焉
鄭康成曰會計也納入也○賈氏曰出謂出府會計用財
入謂於廛人斂取絘布已下納其餘者若國家來取財不
盡而有餘則納與天官職幣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
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
徒四人
鄭康成曰司門主王城十二門（賈氏曰知王城有十二門者案匠人國方九里旁三門一面四面各三門是謂十二門）若今城門校尉（○賈氏曰案續漢書每門下士二人故在門閤者州司門是也司於十二門官故舉漢者見之）
愚案門關次於市官之後以關於門市常相聯設官以
司之將以禦姦盜禁奇貨後世反恃此爲征商之利孟
子曰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今之爲關將以爲暴

掌授管鍵（鍵其展反）以啓閉國門
鄭鍔曰大府宗社之重宮禁之嚴四方之人畢趨焉則門
之啓閉尤當謹而嚴故用下大夫掌授之以管鍵或謂籥
搏鍵器也則又謂鍵爲牡蓋以入者爲牡容者爲牝謂用
管籥以啓門用鍵牡以閉門王安石謂授鍵則以司門總
統諸門故掌授之以啓門也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愚案正故書爲征如中度中數中量皆正也不物者旣
於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賄皆可得而正矣
王昭禹曰不物有所幾而後害者亡廢者彼貨賄有所正
而後亡者有利者阜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陳及之曰所謂犯禁者卽司市僞飾之法在民商賈工者

十有二是也

王氏詳說曰質人云犯禁者舉而罰之司門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而罰其人三者亦相爲異同蓋司關之所舉者舉其不出於關之貨自内而出者由市及門由門及關自外而入者由關及門由門及市是關爲内外之要津故人之貨必出於關不出於關則舉而罰之若夫司門質人之所舉者特舉其犯禁之貨言犯禁則不出於關者罰有所不及言不出於關則犯禁者罰必有所兼行然質人司關舉而罰之至司門則舉而不罰蓋舉之在司關罰之在質人而以其財歸司門耳不然一犯禁之物質人罰之司關又罰之何其酷耶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陳氏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敎

天下之孝慈況出身勤力而死於王事者上有父祖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相報養不以禮不足以不勸春養孤子以象陽之至秋享耆老以象陰之成而外饔酒正司門槀人各共其職事家人之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無以示義不養無以示仁春秋時齊將殺鄭屬孤子三日朝以乘車而繫兩邑爲召顏涿聚之子晉曰温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魏文侯於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漢有孤兒兵皆有所爲而然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古銜反門養之

賈氏曰祭祀之牛牲即充人云散祭祀之牲○易氏曰此則受之於充人者也故充人則責之司門而司門則責之監門○王昭禹曰有司門又有監門者蓋司門以下大夫二人爲之其屬則有二十八士凡以總管王城十二門而已至於十二門又各有士二人乃所謂監門也○王氏曰必使監門養牲則爲其於郊於國各有所近便於共取夙夜啓閉未嘗乏使便於養視且衆所出入其養視不謹易以覺察故也然而祀五帝享先王不係之門則其致嚴又異於此矣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賈氏曰四時之祭門非一故云凡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又有爲水祈禱若左傳莊二十五年大水用牲于門之事○易氏曰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

凡四方之賓客造七到反焉則以告

鄭康成曰造猶至也○賈氏曰四方諸侯來朝覲至關關

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遣人往迎之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關界上之門[illegible]○王昭禹曰在國曰門在境曰關[illegible]

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黄氏曰關在郊故曰郊關貨行於關門之内故稱國鄭謂商所發司市之璽節非也不惟市無節而貨方自外入安得璽發節於司市凡節皆掌節守之璽節付之司關使通貨賄聯謂與門市爲聯

鄭景望曰商賈貿貨待時而貴債困患以阨民亦王政所甚惡也以聯關市則貨無所隱泄必以時雖欲壟利以病人不可得也

司貨賄之出入者

黃氏曰貨入司關乎節乃得入門而達于市

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王昭禹曰有以治而理之則貨賄之高下美惡無混殽之患有以禁而止之則貨賄之靡害不物無交通之弊[illegible]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劉迎曰掌其所治之禁則無不物之王制謂關執以幾正此云治禁

史氏曰掌其征權與其廛積○易氏曰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說者謂或賦其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廛則坐賈之所輸征則行商之所出故廛人掌斂市之廛布而入於泉府泉府又以市之征布而斂不售之貨是市有征布又有廛布若關則無廛布而有征布何者司關掌貨賄出入是有行商之征布關無市官之法安得有市宅之廛布然此所謂征廛者是辨其合征合廛者而關白焉故司關征之又五百里至於國門國門雖有不物之幾而無貨賄之征蓋市則行商有征布坐賈有廛布此司關所以掌其征斂而聯門市也○張沂公曰王制曰古者關幾而不征稱商之時也商以前國用少不征猶得周以後國用彌廣不征不得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陳及之曰鄭氏謂從私道辟稅非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立法關有關稅廛有廛稅蓋以商賈利多於農苟不征之則末作多而務本者少然既稅之關則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不稅之關取之甚優何至於辟稅哉蓋不出於關必僞飾之物司市所禁以罔民利者故必舉其貨焉○王昭禹曰凡貨不出於關者則[illegible]故舉其貨罰其人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illegible]出之

鄭康成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王昭禹曰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鄭鍔曰既授以節又爲之傳使所至無留礙

黃氏曰節傳非司關所得爲凡所達貨賄雖不自市來由門至關不由門徑造關司關皆以節傳出之達之于其所至入無傳出有傳掌節所謂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者也

國凶札[illegible]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鄭司農曰凶謂凶年饑荒札謂疾疫死亡無關市之征者出入無租稅○王昭禹曰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則關門固亦有幾矣今以荒札之時宜去幾矣然而不已焉故曰猶幾春秋傳曰猶可以已而不已之辭禍故多藏於細微發於人之所忽故雖凶札之時猶幾

凡四方之賓客敂音叩關則爲之告

鄭康成曰謂朝聘者敂關猶謁關人也○鄭鍔曰四方賓客敂關求入朝暴客不可不防賓客不可不迓故爲之告定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候不出疆司空不視塗單子歸告王曰陳侯必有大咎國必亡周之秩官有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司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司理授館由是言之門吏之告禮賓防姦之意兩存焉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賈氏曰外之送令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關人以節及傳內之至王內之送令者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鄭鍔曰[illegible]○王昭禹曰節所以爲驗傳以輔節所

以防姦也
陳君舉曰先王之制寢室有閭閻里有閈出有軌梐居有郛郭以達門關皆納民於軌而禁其非義自畿而達之外國與之節而掌於王官其不同者則不達而天下如一是以諸侯無私會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各土著周衰國自爲政魯廢六關秦人焚節壁馬假道戍人掌管惟馳車是利無所稟命蓋王官之守不行於外服矣漢文又去關禁當時矯僞而出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斂無敢如何奉創七國之變後復用乘武帝增至三輔都尉譏察至有諸侯以關入免者綱紀太密東都有關都尉矣
鄭景望曰說者以聯門市參相聯比檢猾商也貨不出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没其財而撻其人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没入官凡此與後

世州縣征稅之場欄檢要遮刻剝農賈何以異曰否王政之所禁爲夫末勝而本益微姦欺得志而移俗習故夫檢商之政示篤本而正民志也夫負販之民貿易之際欺者得利則信實者安得不易慮而爲欺姦者得利則純直者安得不相休而爲姦故門市以參聯之璽節以出入之舉其貨罰其人以懲畏之此非以爲征利也設防於趨利之民養其信實純直之心出入不物幾奇衺也財物犯禁惡逐末也用犯禁之財物養死政之老孤示先義也先王道民非有物以與之第窒其趨惡之路使欺不得設姦不得行此立法建官之意與後世專於殖利者可同年而語哉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呂氏曰案春秋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即此謂府二人者也古者必有府人藏此節所以效於府人○賈氏曰節達於門市故亦連類在此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王氏詳說曰邦節者下文所謂王節角節用之於內外諸侯虎節龍節人節用之於邦國使者符節璽節用之於司門司關司市及鄉遂之間總而言之皆邦節也鄭氏以典瑞之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爲邦節且掌節自掌節典瑞自典瑞焉可以珍圭牙璋之類而爲節乎
黃氏曰掌節在關取予便也節皆邦節有守節有行節王節邦國守之角節都鄙守之是謂守節使節及門關道路之節皆行節也必自掌節出鄭言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爲節如此則雜主掌節何以設專職哉○鄭康成曰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鄭鍔曰命出於一人無敢不

信而矯誣以作命者殆或有之故王雖有命必用節輔之以爲信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鄭康成曰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易氏曰玉則美在其中而暢達於外諸侯之象角則致力於內而捍禦於外公卿大夫之象守則守節之義○鄭鍔曰命爲諸侯使守邦國者用玉節以輔之玉所以比德凡出封而爲邦國之君者皆有君子之德命爲君長使守都鄙者用角節以輔之角之爲物上窮而善觸都鄙之長職當外禦其侮內蕃王室也康成謂諸侯於其國中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有節以輔之故用王節用角節似失之矣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

也以英蕩反輔之
鄭鍔曰王者遣使行乎天下何所往而不通然無節以爲信則詐心或萌於所遣之人而疑心或起於所至之國故必持節然後行前言玉節角節則王命之守此言虎節人節龍節則使者執行以爲信所往之國有平地山澤之不同鑄金爲節各爲虎龍人之象山國多虎澤國多龍平土之地則人之所聚如晉楚之多山吳越之多水陳鄭之平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明其所往之邦孰敢矯誣以妄適哉○王昭禹曰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不言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所謂邦國之使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掌節不言都鄙之使節則使都鄙者無節以旌節行之而已

鄭鍔曰節皆用金取其寒暑燥濕不能變也使者執節亦欲不更所守故有取於金焉輔節必以英蕩所以護其外蕩竹也所謂瑤琨篠蕩是也以蕩爲函畫爲文彩使其英華外著內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重使華也○王昭禹曰詩曰二矛重英又曰朱英綠縢則英之爲飾明矣○易氏曰金以爲之鑄象有堅而不變之義蕩而加以英飾有儀文相接之禮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鄭康成曰門關司門司關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入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爲之節雖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貨於民家爲變鄉遂

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璽節者今印章旌節今使者所持節也○王氏曰門關則以符合之貨賄則以璽驗之道路則以旌表之○黃氏曰節皆自掌節出符節付之門關之官璽節專之司關旌節付之道路之官鄭曰鄉遂大夫是也此專爲民徙及有徵令者此使隨事用之王使旌節掌節予民之自外來者皆當有路節由都鄙者都鄙予由甸稍者甸稍予至關司關留之則予符節而入至門著出入之日出關反符節司關還其所留節而出入之自內出者於其所由予路節有傳節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是也蓋關門之內常往來者也有期反節不獨民與商雖門關道路之官亦有期而反之反而復予弊則更爲邦國都鄙使節反必有時守節易世而反反則復予此

皆掌節并行之職○鄭康成曰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適
薛氏曰龍節虎節人節以金爲之輔之以英蕩至於符璽旌三節不言輔者以下文有以傳輔之言凡則六節皆輔之以傳矣但以金爲者既輔之以英蕩又輔之以傳以竹爲者不過以傳輔之春秋之時所謂龍節者輔以玉而不輔以英蕩昭二十九年公在鄆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說者以爲龍輔玉者名所以取之輔龍節者矣至西漢時有銅虎符是龍節之屬皆以金爲之竹使符是旌節之屬皆以竹爲之周制行於漢而不行於春秋悲矣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鄭康成曰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鄭鍔曰通達於天下非止於一鄉一州可不與之節乎雖有節以

爲信必有傳以爲輔傳者所以書其事二者相依而行是
以有輔之之義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鄭康成曰圖土納之

孫氏曰先王之防範斯世使循循然入于矩度之內而無
敢放意肆行自陷於顛越不恭之域以有此具也夫制爲
之節達之天下同其法則居邦國都鄙守之以爲重適郊
野四方者執之以示信命令假之而行貨賄待之而通故
浮朋比德不得逞其私合黨締交不果遂其志夫一物之
微所係人心之操舍國勢之安危若是其切豈非先王
馭天下機要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遂人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六遂之地自遠郊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
大都○陳及之曰鄭氏說六遂之地距王城百里以外至
二百里若然則在郊甸中矣然秋官鄉士掌國中遂士掌
四郊則六遂之地亦有在四郊者蓋六鄉取國中之民作
之不足則及四郊而鄉士掌六鄉之獄治在國中也六遂
取四郊六鄉餘地作之不足則及郊甸而遂士掌六遂之
獄治在四郊也所謂遂者正五家爲鄰至五縣爲遂必地
里相連民居相接然後始成保伍可以相保相受相糾若
分散別在他處則何以相管屬耶

王氏詳說曰六遂之官與六鄉之官一同六遂之法與六
鄉之法一同但六遂之官卑於六鄉一等六遂之法與六
鄉相爲異同耳且以鄉遂之官言之六鄉有大司徒在六
遂則爲遂人六鄉有小司徒在六遂則爲遂師六鄉有鄉
大夫在六遂則爲遂大夫六鄉有州長在六遂則爲縣正
鄙師即黨正也酇長即族師也里宰即閭胥也鄰長即比
長也然大司徒六命之卿而遂人不過中大夫小司徒中
大夫而遂師不過下大夫此六遂之閭長貳也鄉大夫六
命之卿而遂大夫不過中大夫州長中大夫而縣正不過
下大夫等而下之皆卑一命故六鄉之下士一命而六遂
之下士不命此鄉遂之官異也且以鄉遂之法言之六鄉
上地無萊畝而六遂上地則有萊五十畝矣六鄉以一人
爲正卒其餘爲羨卒六遂則以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
其餘爲餘夫矣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六遂
所言溝洫澮川詳於田制然軍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

始無軍要之互文見義也他如遂大夫所謂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即鄉大夫所謂賓興賢能之法鄙師所謂祭祀若黨正所謂祭禜酇長所謂祭祀即族師所謂祭酺里宰所謂召斂即閭胥所謂召令鄰長所謂從于他邑從而授之即比長所謂從于國中及郊從而授之也然五物之詢德行道藝之攷見於鄉而不見於遂豈六遂無此等人耶○薛平仲曰鄉民之居于國中及郊者先王爲之興賢能而使之出長入治以爲之成市交易而使之各得其所夫然後務本尚實之風始有以轉移斯民之趨向遂居六鄉之外去王城百里之遠斯民朝夕之從事無非耕桑隴畝之務錢鎛耒耜之用如使其心䣛然有惡勞好逸之念亦何能一日自安於田里是以先王居民於野自五家而積之雖無所異於鄉總而名之曰遂焉所以使之自遂於其間不然吾能救之以稼穡而遂民武至於飽食暖衣而逸居焉豈非先王所懼哉[illegible]

[illegible]

掌邦之野

鄭康成曰郊外曰野謂甸稍縣都○黃氏曰遂人因六遂而爲名六遂在甸則所掌者甸地而已而曰掌邦之野蓋合稍縣都鄙法之當行者通掌之稍縣都鄙居民廛里授田溝洫治地皆野法與甸同其法悉自遂人出稍爲邑縣鄙爲都則各繫於其主非遂人之所屬也遂人中大夫秩比小司徒涖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隨民衆寡而爲之甸稍縣都居民皆如此皆甸則合縣爲遂○曹氏曰遂人之職惟以算邦之野爲言終六遂之政令刑禁與稽民授田簡兵數與令賦起役之事無非本於六鄉之成式遂人以下特其文互見而言之稍略耳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illegible]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

王昭禹曰土地之圖大司徒所建之國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則以所建之國爲井牧溝涂田萊之類而經之也○鄭康成曰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illegible]○易氏曰小不曰鄰言鄙之成則鄰之成可知[illegible]曰遂言縣之成則遂之成在其中言縣鄙則舉中以[illegible]上下項氏曰比則親之至鄰則始相鄰近閭則同門里則同居族則族葬酇則相贊助而已鄙之名卑於黨縣之名小於州凡遂之制皆放於鄉[illegible]○王氏曰比相保則鄰亦相保閭相受則里亦相受族相葬則酇亦相葬矣黨相救則鄙亦相救矣州相賙則縣亦相賙矣鄉相賓則遂亦相賓矣[illegible]

愚案以五起數以四成之四里則百家乃是數之小成陳宏甫曰周鄉遂之法至百起無不以五起數蓋百人是二隊不百人不足以爲甲更謂起發不得

愚案遂之鄰里酇鄙縣遂與鄉之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無異然司徒於鄉不說經田野者以國中民廛接比行保伍之法易故不必經與造民野處四散保伍之法難行復用經田野造縣鄙成然後可定民居若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田野一句乃是制井田起軍賦與制保伍以定民居不同井邑自四井以下則以四起數造縣鄙自五家以下則以五起數井天下之田用丘甸法比天下之居用保伍法故曰地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

總論

曹氏曰鄉遂王政之本皆以室數制之不容增減自鄭氏參以里數欲求强合始拓若干里爲鄉若干里爲遂旣室數與里數不合於是積筭王畿千里之地去若干里爲山林川澤又去若干里爲不易一易再易之數然終有抵牾安有采地之制異於鄉遂之說旁加廣狹之說周家簡易之制未免汨沒於異同之論

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鄭鍔曰皆有地域以爲之疆溝之以水樹之以木有限域之周圍有溝樹之阻固建官設吏以治之使各掌其所治之政令刑禁民可得而治矣○易氏曰上言形體之法度地居民之法此言各掌其政令刑禁則命六遂之吏因縣鄙之法而推行井地之法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賈氏曰授之田野若下夫一廛百畝簡其兵器若族師旗鼓兵革

黃氏曰鄉以州黨居民會其卒伍卽爲軍法故常自爲六軍而田與追胥皆揚作遂雖以縣鄙居民而其軍賦在丘乘軍師田役皆有司馬之法作其衆庶而後會其車人之卒伍或多或少不可預定是則正卒猶不盡起況羨卒乎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謂之鄉合則非野法也常常比之使之相安相受故倉卒可用遂未嘗比安能臨時盡起而用之乎故以爲鄭之說未盡然也惟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似是然野之制軍一甸七十五家耕之共一車則一家一人自有定制是則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仍爲鄉

法耳六遂民數與六鄉同權力相併事體略等先王成有深意也地之等不同人之多寡亦異常有進退故以歲時稽而授之皆農民也故惟教之自衞力穡之事授之田野益度衡歟○王昭禹曰兵器不簡則稼穡不可得而教必先衞其地域而有之然後斯能致力於稼穡不然雖有粟不可得而食

凡治野

黃氏曰治野言凡通乎邦國都鄙

以下劑致甿

王昭禹曰劑約劑所謂要者與甿約以征役用下地爲率所以致之也○黃氏曰致甿此事在旅師○鄭康成曰變民言甿異內外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曹氏曰六鄉授田分上地中地下地爲任民多寡之數而此則不復差別一以下地每家止任二人爲率蓋六遂既比鄉爲差遠而在野之地爲最實宜優其役而厚其力使之受地多而征調少庶民皆願爲之甿欲耕於王之野以滋生齒以實遂地○陳君舉曰此指授田之夫言之者從役皆以下劑致甿豈有饒遠之間

以田里安甿

賈氏曰田則百畝之田里則五畝之宅○王昭禹曰出則耕作於田入則休息於里故

以樂昏擾甿 [illegible]

鄭康成曰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擾順也○黃氏曰男女人之

以土宜教甿稼穡 [illegible]

王昭禹曰十二土名物不同稼穡之所宜亦異甿不能皆知故以土宜教之大司徒教稼穡植藝是也

以興耡利甿

杜氏曰助謂起人民令相佐助（[illegible]）○王氏曰孟子曰唯助爲有公田許愼釋耡以商人七十而耡則助耡一也興之以助公田則甿得所私焉所以利之

以時器勸甿

鄭康成曰時器鑄作耒耜鎡錤之屬○王氏曰善其器則以勸謂之時器則器之用各有時若耜以耕鎛以穫

以彊予任甿

鄭康成曰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illegible]）

總論

曹氏曰生有常產居有常室而甿之安逸可知婚姻相通禮文相樂而甿之順擾可知壞物之辨則甿知稼穡之宜耡耦之興則甿享共耕之利農具有常器則因其時而勸之丁壯有餘力則加其田而任之咸使之有固志而休養生息無餘憾矣

以土均平政

黄氏曰鄉民合士與農而教之故授田少役多每月讀法四時田獵春秋祭祀征役喪紀會聚多貢稅輕野皆農民專以稼穡任之故授田多役簡貢稅重以土均平政政如字政役不平而後人機巧避利或遜逃其業利均則政平上均之職可致（[illegible]）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愚案鄭鍔說見大司徒造都鄙及小司徒均土地之下

鄭康成曰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鄭司農曰廛居也揚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畮之居）萊謂休不耕者○項氏曰里以廛計田以晦計田有汚萊里無上下故里皆一廛而田有多寡○鄭康成曰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illegible]）

曹氏曰鄉不言夫一廛惟言受田而遂之上地中地下地皆言夫一廛鄉不言餘夫而遂之上地中地下地皆言餘夫亦如之者蓋鄉去王城密邇遂在鄉之外地有遠近勢有重輕赴愬有易難恤察有詳略特示優厚於六遂非以薄六鄉也亦不泄邇忘遠之深指其爲均一也

薛氏曰先儒謂父祖子孫不可分者爲餘夫未知授田之制則何以也曰司徒言均土地而稽其人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今此田萊固有定制爲子孫蕃盛家有十人必以五人爲正夫受下地之田五人爲餘夫受田亦如下地夫之數家十一人以六人爲中地正夫而五人爲下地餘夫家十有二人則六人爲中地正夫而六人爲中地餘夫家十有三人則七人爲上地正夫六人爲中地餘夫家十有四人則七人爲上地正夫七人爲中地餘夫至於家十有五人則五人爲下地正夫其十人則分爲兩下地餘夫從此推之雖百口之家亦可分若家止九人則將何爲孟子曰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彼以此七人而受上地之田則田萊之廣且美豈不能贍九人耶（[illegible]）

圖說曰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畮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詩所謂侯彊侯以經所謂以彊予任甿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旣

受田百畮又以百畝與之則彼力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之曰如正農也鄭氏之說不與孟子合賈氏又從而釋之此附會之論也）劉氏曰亦如之者亦如其萊也餘夫未與夫婦未嘗受田如其萊而已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畮（[illegible]）大約不過二十五畝未合孟子之說

黃氏曰里即其廛之所在上中下地亦以其人之多寡授之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鄉田同井則鄉法也遂人上中下地田萊餘夫如正夫之數野法也所謂讓予也一夫百畝以今畝計之爲四十畝臣愚謂民移用野法一句六十四井七十五家耕之上地當授田三百九十九夫田萊公

田皆計餘百九十七夫中地當授田四百二十二夫餘百五十四夫下地當授田四百五十夫餘七十六夫上地餘最多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小司徒咸上二等自七人爲則上地當容此二等也故增一百十五夫而登矣二家增三人中地二家五人蓋與上下相進退也二家五人則一家三人一家二人故增六十五夫而登矣下地餘少增二十五夫而止耳然其下有食四人者有食三人者可任者未必皆二人也要之當使有餘以待增不使當增而不足先王制事無不如此鄭謂六遂之民奇受一廛不謂民居郭已受宅又奇受一廛於野其說誤而疏云又謂餘夫奇別更受廛備離居之法益疏矣（[illegible]）

（[illegible]）

易氏曰或曰上地人數之損則將遷之中地下地乎下地人數之增亦將遷之上地中地乎中地之增損亦然曰非遷其人也因其人之損益爲田之進退而已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以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然後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正爲是也

禮庫曰司徒是造都鄙法遂人是頒田里法不容相類

陳宏甫曰蓋都鄙受田之制與邦國同六遂受田之制與六鄉同互見其義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之忍反）百夫有洫（況域反）洫上有涂千夫有澮（古外反）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康成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鄭鍔曰田必資水水欲通於川行必由路路欲達於畿自一夫之田至千夫之田爲遂溝洫澮所

以通水於川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爲徑畛涂道路所以通達于畿廣深各二尺曰遂言水自是而之他也廣深倍遂曰溝言十百相交而水相往來也廣深倍溝曰洫言水相流通如人血脈也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言衆水皆會乎此也至於川則集衆流而無所不通宜至于海矣通水以此則旱有所資而水亦無浸淫之患遂上有徑可容牛馬溝上有畛可容大車洫上有涂可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可容乘車二軌則川上有路可容乘車三軌通道以此則車與徒無所往而不達凡此五溝五涂之制自禹以來至是始備（[illegible]）

（[illegible]）

陸佃曰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閒有溝自井地言之遂人十夫有溝自涂言之然遂人百夫有洫而

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非一同之間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同地之廣者也洫又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者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二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爲故匠人不爲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

槩則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陳氏曰遂人所[illegible]

愚案遂人自十夫起數匠人自九夫起數井田之法惟九夫共井未有十夫共者此鄭氏所以謂遂人法與匠人不同也必欲合其說宜以大約計之不可拘也遂人所謂夫間有遂即匠人廣二尺深二尺之遂也遂人十夫爲溝即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之溝也匠人謂九夫而遂人乃云十夫者蓋溝以十夫之地約之耳而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計一成之地乃是百井九百夫之地方有洫而遂人言

百夫有洫蓋止言百夫之同始共一洫而成間有洫則總一成之內九百夫之田凡九洫矣匠人言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計一同之地乃是萬井九萬夫之地而遂人言千夫爲澮蓋止言千夫之田始共一澮而同間有澮則總一同九萬夫之田凡九十澮矣人力所爲止於澮此外則自然之川故遂人萬夫有川而匠人一同九萬夫之外亦曰專達於川要知一同之內自澮而達者已有川矣此皆以大約言之

黄氏曰此與匠人一法鄉不爲溝洫夫屋九比遂野法也溝洫之制詳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溝洫不獨治田且設固焉自甸達于畿皆野法也故曰凡治野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而井實得九夫之地也案司馬法一同萬井九萬

夫則雖鄉一井亦謂十夫之地爲遂溝與野同不爲洫澮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蓋一里十夫容九百畝於其中非謂方一里只得九百畝也治地郊與野異者郊居百里四同之地無多山陵林麓其地之高者爲城郭廬園平者爲田負郭之田多膏腴下者爲藪牧其閒水澤足以灌溉亦必爲溝畎以行之但不爲洫澮涂路經緯之形如治野耳觀載師郊田則當時因土之宜可見遂溝兼徑畛不能爲一夫寬饒之使有餘地也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皆寬饒之地疆場其界域也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洫環之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除其一爲百井九百夫洫經緯其中而澮環之同方百里十萬夫之地十除其一爲萬井九萬夫澮經緯其中而川環之遂人言百夫有洫者謂積方百夫而洫居其外也匠人言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謂之

洫者開方十里而洫居其中也方十里則爲百夫者卜述
人言千夫有澮者亦積方千夫有澮在其外也匠人言方
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謂之澮者亦開方百里而澮居其
中也方百里則爲千夫者十故曰其法一也遂人言萬夫
有川通地勢而著經界之法也匠人言專達於川因地勢
以見非人力之所爲也然則川形未必正方其旁又華離
之地皆不井書曰濬畎澮距川川蓋山澤自然之位故匠
人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疏家言此川亦
人造跡甚鄭康成小司徒注成方十里其中八里爲甸六
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爲一成十里三十
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積而至四都八十里旁加十
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
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

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乖誤
甚矣自十夫積而至十萬夫皆十除其一者九夫共得一
夫之地以治遂溝徑畛且有寬餘之地矣其餘洫澮涂路
爲地可計百夫之洫爲地十七畝有奇涂如之積而爲一
成十里爲方百夫者十洫涂之地三夫半而已安用三百
二十四夫哉千夫之會三十五畝有奇路加澮十一畝有
奇通爲四十六畝積而爲同百里爲方十夫者十涂路之
地四十六夫而已又安用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
哉一同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洫涂三百四十夫鄭言一同
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大抵遂人展地匠人制形一同
之地定爲萬井溝洫裁布於是以小司徒丘乘之法比之
自井爲邑爲丘而爲甸七十五家耕之出車一乘又爲縣
爲都其法備矣一同而井九萬夫六千四百井出稅賦車

百乘其餘二千六百井爲山林川澤邑里縣鄙爲洫澮涂
路溝畛不計猶有餘則爲閒田遂人下劑致甿固當常有
地以待之六遂賦車千乘而爲六軍十二同一同未必盡
平地能爲九萬夫不足則兼取班孟堅漢書曰同方百里
提封萬井除山川淳函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雖大約言之且其說未必盡合周禮
然其論井地則精於鄭矣鄭康成注小司徒曰九夫爲井
方一里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其說是矣
惟不悟遂人匠人本一法因見遂人以十夫起數則曰此
溝洫法也匠人以九夫起數則曰此井田法也兩說旣離
乃欲合遂人於司馬法以爲鄉遂皆無公田皆稅夫又欲
合小司徒於匠人則以爲畿內不爲井田而小司徒丘甸
實井田也乃曰此爲造都鄙法及見孟子八家皆私百畝

其中爲公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初稅畝傳言穀
出不過籍有若對魯哀公盍徹皆井田也則又欲合之於
周禮乃以爲周制王畿用夏貢法邦國用殷助法鄉遂公
邑之吏役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一國貪暴無藝
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夫豈獨紛錯無統而矯誣先王失
建邦設土樹后王君公之大體矣司馬法鄉法也不獨不
爲公田溝洫之制亦略故以夫屋比地而一同萬井三萬
家與小司徒夫屋爲合是爲鄉法遂人野法也溝澮距川
與小司徒井牧爲合是爲野法經鄉野異條鄭謂之同制
何據哉司徒施敎法于都鄙比閭族黨鄉州與王國同故
以室數制其域不使山川溝洫妨其實地正不爲井田而
康成反以丘甸爲造都鄙法何據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一使自賦孟子敎滕文公使復先王舊法則諸侯有野與

王國同矣康成知邦國用遂法合於孟子而不知什一自賦亦孟子之言乃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則又何哉
曹氏曰因授田而思至於治溝洫因溝洫而思至於治涂路必使縱橫參錯曲折而後進不得以率意而直達人以爲此特定田制耳此特通水利耳不知先王寓兵於農藏丘乘於井牧而禦外侮防衝突之意已潛寓於其間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

鄭康成曰登成也猶定也(○毛晃曰登上其籍)夫家猶言男女也○王氏曰遂人既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遂師又以時登則遂師登之于遂人遂人登之于小司徒(○鄭鍔曰小司徒[illegible])鄉之衆寡則通於六遂亦可知也○鄭康成曰施讀爲弛([illegible])

易氏曰知夫家衆寡之數則上地任三人而舍其四下地任二人而舍其三凡父祖子孫之不可分而兄弟夫婦之交相養者舉在是知六畜車輦之數則老得以食肉祭得以用牲車得以供服乘輦得以載任器者舉在是至於辨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則敬老慈幼與夫養萬民之疾病祿庶人之在官者又非一端而已○曹氏曰校登必以歲時蓋前歲之已登者逮于今則增損不同矣一時之已登者越三時則耗亡不等矣民自生齒以上皆登于版耕稼起於一夫而王畿千里之民無不各任其力調兵起於伍長而六軍七萬五千之衆無不各稟其令雖車輦器械之瑣細牛馬六畜之猥冗無不素具于籍一旦有事隨取而足蓋其凡目可稽而儲備有實此功用在乎素講所謂事前定則不困者此也

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鄭康成曰職謂九職分其農牧虞衡之職使民爲其事也載師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貢九貢賦九賦政役出徒役○易氏曰先職事貢賦而後及於師田政役無非因其財力而用之先王豈徒用其財力哉處養斯民於是乎在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

賈氏曰起野役若小司徒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鄭康成[illegible])令各帥其民而至者謂縣正已下縣正云若將用野民則帥而至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

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鄭康成曰遂之大旗熊虎([illegible])○王氏曰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遂人所謂大旗亦司徒之大旗於是建焉於遂言遂之大旗則鄉可知於鄉言司徒之大旗則遂亦可知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鄭康成曰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賈氏曰野職薪炭之屬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委人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易氏曰遂人掌邦之野故此數節皆謂之野牲曰野牲以六牲出於野共而入於牧人職曰野職以薪芻疏材木材出於野而令委人斂之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

鄭康成曰委積於廬宿市○賈氏曰大司徒令野脩道委積謂總令遺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之故注云是亦令遺人

黃氏曰大司徒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

野脩道委積遂人凡賓客令野脩道而委積遺人委積以待賓客獨軍旅無所見軍旅急與王師所至得輒發是宜有成法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

鄭康成曰役給墓上事及窆也○賈氏曰窆謂穿壙之等○黃氏曰帥六遂之役致之鄭云致於司徒恐未然致之於稍人遂人不直致於司徒也稍人曰大喪帥屋車與其役以至以聽於司徒綍舉棺索[illegible]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illegible]

賈氏曰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爲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屬六綍則六遂爲終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爲始至壙窆下棺則還使六遂爲終○黃氏曰及葬大司徒親帥鄉役屬六引遂亦帥野役屬六綍及窆陳列之使皆碑引綍司徒皆御制之司徒御制野役見於經者獨此事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王昭禹曰言事而又言師田則事乃力政之事○鄭鍔曰國有功役之事又有師田之事功役則用當役之人師田則衆民竭作故於事言野役於師田言野民當役之人則致之使自至衆力竭作則其事之大有以作而起之遂人帥而至掌政治禁令以齊一之則衆雖繁不亂矣○黃氏曰事謂司空事與師而致於稍人稍人帥而聽於司馬

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劉執中曰遂大夫各居其遂以施政教遂師則贊遂人居司徒之府以治六遂之政令猶鄉師贊小司徒居于內以治六鄉

愚案劉氏之說推之蓋司徒主六鄉遂人主六遂鄉師爲司徒之佐遂師爲遂人之佐鄉師居司徒府固無可疑遂人遂師亦必居朝以總六遂之事自鄉遂大夫以下至比鄰之長則各居其所治矣但鄉大夫既曰鄉則必朝之六鄉兼之以其地在百里之內故其官可居于朝若六遂在二百里則遂大夫必各居其所治之遂可也

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

賈氏曰遂師所掌如鄉師亦二人共主三遂

易氏曰政若領職作事以起政役之類令若令野職野賦令野脩道之類戒與禁則轄此而已

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王昭禹曰登其稽於遂人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遂師登而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

鄭鍔曰經言施舍多矣或以施爲弛或只讀如本字此辨其施舍繼以與其可任則施當讀爲弛蓋對可任而言○項氏曰民有貴賤老幼廢疾賢能所施舍其可任者又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異故辨之以知民力○劉迎曰遂師之辨施舍與可任將以井牧其田野

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以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鄭康成曰經牧制田界與井也[illegible]○王氏曰猶小司徒所謂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不言井則以下言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也○鄭鍔曰辨其田之

可耕則耕之野之可畜則牧之○鄭康成曰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劉中義曰一易之田間一歲而可食再易之田間二歲而可食〕○易氏曰遂之三地有田皆有萊爲萊則不耕爲田則可以耕而食辨其可食而後可以周知井牧田野之數旣知其數然後可以頒地任民○曹氏曰遂民授田雖有上中下三等之殊其間或係於天時人事之不齊則地力所出亦不可以定法而槩論固有上地稍薄亦可以爲中者有中地稍薄亦可以爲下者倘恃吾定數不加精察則財征役事不爲民病者幾希

鄭康成曰財征賦稅之事○易氏曰取其財謂之財征用其力謂之役事二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征不病民財役不傷民力征不均則有治治不服則有訟遂師聽之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王昭禹曰稼穡之時不可緩民之札喪爲無常苟困於札

喪而力不逮則時事於是乎廢先王乃移用其民以救之○易氏曰水溢旱乾非一遂之民所能勝故移用他民以救之亦如五黨相救之法然則與大司徒之移民何別曰大司徒移民者移之使有餘財遂師移用其民者移之使有餘力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王氏詳說曰案大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云涖誓百官戒于百族祀大事也誓戒又祀事之大也大宰掌之所以致其謹大司寇涖之所以防其犯六鄕司徒之官遠在二百里之中誓戒之事固無預焉但審之而已審其誓戒即共其野牲矣是以先期而辨事蓋大司徒預於國之大祭祀小司徒預於國之小祭祀皆奉其牛牲而羞其肆遂官遠矣遂師之共野牲者共於遂人遂人之共野牲者共於牧人六遂何誓戒之有鄭氏斷然無說而以審爲聽誤矣○王昭禹曰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遂師又共野牲則贊遂人共牲入于牧人也以逆師登六畜牧其田野故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鄭康成曰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王氏詳說曰六遂之地民曰野民牲曰野牲道曰野道役曰野役職曰野職無適而非野職九職賦九賦大府內府之所掌其所以入于玉府者特式貢之餘財耳今六遂之民而以九職九賦得入于玉府者何耶蓋玉府掌玩好之物成周之制使民各任其所賦若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掌葛以時徵絺綌之

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野職野賦之得入于玉府者其是歟○黃氏曰虞衡本自爲一官府而屬於遂以其有農當授地頒職作事通於遂政而遂師徵財征故其當入玉府者由遂師專達其餘則與凡賦入于有司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匹亦反〕其委積

鄭康成曰巡其道脩行治道路○鄭司農曰庀具也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音歷〕共丘籠〔力董反〕及蜃〔市軫反〕車之役

鄭康成曰幄帟先所以爲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使以幄帟先者太宰也其餘司徒也○王氏曰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今此幄帟非幕人所共矣道野役帥以至墓〔黃氏曰謂道之墓之居先備綏至用之〕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賈氏曰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綍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執綍之人皆碑〕

負引而遂行護柩輴挽之名事焉 丘龍之役窆復土也其器曰龍屋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屋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說更復載龍輴○賈氏曰四輪迫地而行卽蜃車以二軸貫四輪四輪卽從丈去無輻曰輇是也○王氏曰屋車載闇壙之屋者○王昭禹曰遂師則共屋車之役人也

曹氏曰凡取於野之物供朝廷以成禮者勢力號令所驅在後世常有旁科雜擾之患今惟一遂師專之政不出於多門吏不至於並緣而六遂之民亦免於苛征倍役矣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易氏曰如大司馬侍田之禮誅中後有犯者之

比敘其事而賞罰

賈氏曰比敘者校比次敘其行伍而行賞罰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六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賈氏曰遂大夫各主一遂如鄉大夫各主一鄉但其官皆卑於鄉官命數皆減一等是以遂大夫中大夫一人不使鄉差次至鄰長則是不命之士爲之其鄉之比長則下士○薛平仲曰六鄉之民旣環居於國城之內外則公卿大夫實易以從容於其閒先王因勢之便以分其職則爵秩之隆所以加於六遂一等者其理則然非固厚於六鄉彼爲遂之民者旣閒居於甸稍縣都之中而所謂王子弟之親與夫公卿大夫之尊又皆食邑於其內則其統臨而鎭撫之者蓋亦至矣而遂復設官以從而敎治之則爵位之殺所以降於六鄉一等者蓋所重在彼抑豈有薄於六遂者哉

又曰六遂中大夫六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百五十人中士七百五十人下士三千人鄰長不命萬二千五百人恩○

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賈氏曰此與遂師職意同○王昭禹曰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遂大夫不登以遂人登之蓋鄉之官莫尊於鄉大夫遂之官莫尊於遂人○李嘉會曰鄉師曰登鄉大夫曰稽遂大夫稽如之於下實師登之於上易氏曰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遂大夫所謂可任者猶是鄉大夫言其可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遂大夫所謂可施舍者亦猶是

以敎稼穡以稽功事

易氏曰黍稌高下種稑先後以教稼穡有如此者田萊之荒治牧畜之登耗以稽功事有如此者鄭康成曰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爲功業

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易氏曰掌其政令戒禁則制之於未然聽其治訟則決之於已然此雖鄉大夫之所不言然六鄉有井牧之制卒伍之制有貢賦稅斂之事舉此可以見彼○王氏詳說曰遂師遂大夫言政令戒禁至於縣正鄙師酇長里宰則特言政令而戒禁無與鄰長於政令又無與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鄭康成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鄉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曹氏曰[illegible]

○易氏曰爲邑之吏有政有事一歲之政歲終必會一歲之事歲終必致吏之勤怠善否皆可於歲終攷之○曹氏曰歲終會政[illegible]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

鄭康成曰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易氏曰簡之脩之於正歲之始先期而爲之具也○曹氏曰此亦教甿者

三歲大比[illegible]則帥其吏而興甿

鄭康成曰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興猶舉也劉[illegible]○黃氏曰鄉之所謂賢者皆以德能者皆以道遂未嘗以此教安得以此興之甿即遂人下劑致之田里安之樂昏擾之也七萬五千家幾二萬人必當有傑異聰慧者於是乎興之○李景齊曰六遂以耕爲主遂大夫所掌要不過教民稼穡之事賓與何與焉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繼以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則教之施於六遂亦可知也田野之中其非可取之才有遂大夫從而興之固不至老於巖穴谷之下而不獲進矣[illegible]外故以耕爲主前後有其實一也○易氏曰小雅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得非六遂興甿之遺意○曹氏曰教養之本在於井田耕農之中鄉遂之有司所以察其民者固非一端而公論之所稱者固非一日則興於井田者決無虛僞趨競之人於是取而用之其賢而有德者可以儀表於民庶之上觀感而化而風俗厚矣其能而有才者可以圖回於事爲之間綱舉目張而治績著矣[illegible]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黃氏曰遂大夫專以教稼穡爲職而里宰合耦于耡酇長趨其耕耨無非農事者故興甿明其有功者亦惟田功而已雖然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雖在畎畝不敢廢也故漢舉孝弟力田有三代遺意屬其地治者謂有黜陟廢興治地之官當有闕絕於是以新興之甿聯屬之與賢能曰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與甿曰屬其地治者各因其平日之所服習者而官之故曰興士於庠序與農於畎畝[illegible]○曹氏曰明有功非不及德也其服勤於田畝而有功者即其實德也屬地治非不及教也其聯屬於地治而無曠者即其實教也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易氏曰六遂之所稽者功事功事則農事之著於功者也爲邑者以四達而戒之所以見王政之公通行於天下四達即所謂四達而不悖爲公邑者四達於邦甸之地爲家邑者四達於家削之地爲都邑者四達於小都大都之地四達而戒其功事則民無不趨於事事無不若於功行之以誅賞廢興則功事之戒無非教矣○黃氏曰四達謂達之于四畺凡爲邑者皆得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事即所謂以稽功事者也○鄭康成曰四達者治民之事大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器也○賈疏申曰告教其民有四事可以上達于王一曰食達有以御衆二曰兵達有以治軍旅三曰賢達有以補教也四曰能達有以成政令事實是四者可達于王則受上賞○鄭鍔曰里宰鄰長之吏位卑職微其由自達于上令戒之以勉立功事以求達大夫嘗遂以達人達人達之司徒以待達也于王服其小吏勤稼于下得以賢名最徹于上安得不自勉○王氏曰凡國之政令自王達之于大司徒自大司徒達之于遂人自遂人達之於遂大夫自遂大夫達之于爲邑者此之所以達

鄭鍔曰有以戒之於其先則視其勤惰以行誅賞廢興誅賞廢興非遂大夫所得而專亦達于王而已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王氏曰遂官各降鄉一等其官各亦降焉故州謂之長縣與黨同謂之正鄙與族同謂之師

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賈氏曰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等○黃氏曰徵徵斂也謂之政令徵比比而徵之小司徒井邑丘甸令貢賦稅斂之事是也

鄭鍔曰或徵其賦役或比其衆寡非有政令何以治哉

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項氏曰頒田里謂一廛百畝之類○賈氏曰分職事者即九職之功事也○鄭鍔曰民事不可緩稼事伊始則趨之使趨時

易氏曰頒田里所以安民也分以職事聽其治獄亦所以安之而已然人情安則狃於故常而不知勉故爲之趨其稼事而賞罰行焉賞罰雖不可詳先王之時入其疆而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而土地荒蕪則有讓賞罰之行於上也耕耨者有秩敘之賜不耕者有祭無盛之恥賞罰之行於下也然急於勸民而作之以不自已則民無不舉之職事○鄭鍔曰民之好逸惡勞古今則一何古之農民不憚[illegible]而今之民不憚作勞至於舍其耒耜而去於[illegible]是無他古者[illegible]勸以爲先其在爲吏者得用賞罰以與之從事勸於三時[illegible]賞以教勸於稼事者則有賞[illegible]而刑之之法信於家之大勸民有術矣[illegible]民爲力於其事世力田者[illegible]一級[illegible]也[illegible]頒田里分職事[illegible]不得其事於是[illegible]其事以有勸惰之分故有賞罰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王氏曰移執事若遂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也○易氏曰衆之所集多寡不等則移民以執事

治其政令所以用之簡之任之也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劉執中曰稽考其功程會其羣吏所集之事職否而正其誅賞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

黃氏曰亦考察之如鄉師

鄭鍔曰敎法行於六鄉而六遂無書攷德行道藝之事三歲興甿何耶鄙師猶鄉之黨正名謂之師非有敎法何以爲師乎

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黃氏曰遂之祭祀見於此所以教敬也鄭以鄉黨祭禜遂鄙視黨然鄉州祭社野縣不祭社又禜之名不出疑野祭法略皆不立名或社或禜皆得祭於此豈非里社者歟○

鄭鍔曰鄙師掌其祭祀則祭祀之時亦如黨正教其禮事明矣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鄭康成曰作民謂起役○易氏曰戒令所以肅衆志軍法以百家應調發之數故酇長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至五百家爲一小陣然後鄙師爲之掌其戒令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

鄭康成曰時四時也○黃氏曰數衆庶稽其在不也媺惡其人之善良奇衺也自遂師至鄙師皆行誅賞與鄉不同鄉之誅賞必告于上○易氏曰周官校登稽比之政皆言衆寡鄙師獨言衆庶蓋至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以同禦斯可以言庶矣衆至於庶則有媺有惡鄙師以時而數之又從而察之媺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與之非有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於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孰謂遂官專於耕而非教耶

項氏曰縣正稽功會事審其功也鄙師察其媺惡審其行也在外則縣正誅賞之在內則鄙師誅賞之蓋有容其姦矣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李嘉會曰鄙管五酇職衆事夥宜於此會其政而致事於縣正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

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

鄭康成曰校猶數也○王昭禹曰族師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鄉師統其事酇長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遂師統其事

王氏詳說曰小司徒與鄉大夫言登夫家之衆寡至族師則曰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遂師言登夫家之衆寡遂大夫言稽夫家之衆寡至酇長則曰校登其衆寡曰校登者登之而致其審矣蓋族百家也酇亦百家也惟百家然後爲可校况上自遂大夫縣正鄙師下自里宰鄰長皆不言喪紀之事惟酇長言喪紀猶六鄉之官上下不言葬埋惟族師言葬埋然則四閭爲族使之相葬則四里爲酇亦使之相葬等而上之黨相救州相賙鄉相賓愚以爲在鄙在縣在遂理或然也等而下之閭相受比相保愚以爲在里在鄰理或然也不然鄰長何以曰掌相糾相受與比長所謂相受相和親者同乎又何以曰徙于他邑則從而受之與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者同乎

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賈氏曰喪紀民之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祭祀謂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鄙師酇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六鄉互見其義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易氏曰先王寓兵於民而其器亦出於民無事則藏之器無不完有事則出之器無不利蓋至於百家而後兵器始備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族師以旗鼓兵器帥而至酇長亦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蓋以是帥之以是用之所謂不教而殃民者無有矣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鄭康成曰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

鄭鍔曰有戒令躬往聽之歸而告戒一鄰爲之長者職當然也 賈氏曰鄰長中士雖承受令人已下之事不得專斷聽鄰知縣則受辭而行之

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賈氏曰鄰長猶親民故趨其耕耨并稽攷女功之事○鄭康成曰女功絲枲之事○李嘉會曰男耕女桑俱其職也故鄰長以稽之

鄭鍔曰遂大夫以教稼穡爲職縣正則趨其稼事鄰長里宰則趨其耕耨何也春耕而夏耨皆稼穡之事非縣正只趨耕於春而鄰長只趨耨於夏里宰之兼趨其耕耨也遂之官以勸農爲職則凡稼穡三時之務皆當督之使疾趨時若夫女功之事遂官皆所當稽獨使鄰長稽之豈惟一鄰有女功耶亦互見之義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鄭鍔曰六鄉之長謂之宰至治一里者猶鄉也閭胥亦以宰爲名何耶宰取其能裁制耳一里之衆苟無宰制之能何以治之職之卑者於尊無嫌所以同夫宰之稱○黃氏曰一車七十五人二十五人一人爲甲長謂之甲士即里宰也四丘爲甸三甲七十五人春秋作丘甲蓋一丘二十五人起義卒矣

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鄭康成曰邑猶里也○鄭鍔曰治一里之政令宜以里爲言乃曰邑者蓋有以五家而稱邑者如鄰長言邑是也有以十家而稱邑者孔子言十室之邑是也有以四井爲邑者小司徒所言是也有總六遂皆名曰邑者遂大夫言凡爲邑者是也二十五家亦謂之邑蓋邑者聚居之義衆之所聚皆可以通稱也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

鄭鍔曰一里之家相與耦耕宜自配合何待里宰余以爲耦耕之法一耜之廣者五寸二耜爲耦廣深一尺故合二耜則須兩人共發之人有老幼力有强弱爲耦者未必通耕則耕者廢里宰歲時往即耡室爲合其耦使人人適均斯無廢耕之事耡之爲言助也○易氏曰耡非公田也周之井田皆爲長畝其長百步其廣一步中間爲畎不可易之地一畝一畎一易之地一畝二畎再易之地一畝一甽甽廣一尺深一尺一人各發其耜而共發之合二人之耜以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下合一甽之地於是之所以合與一兩兩相助謂以兩家之民合耡兩夫之田十夫百夫亦然 里宰合耦之所教爲治所之名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蓋於此室計之所謂歲時者其季冬歟爲合耦以治稼穡乃趨其耕耨使無失時然有以耰之無以勸之無益也行其秩序所以勸之歟宮伯言行其秩叙說者謂秩者祿廩之常叙者遷進之次此農民耳所謂秩序者何也余謂此乃力田之賞也漢自高后置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勵天下使之務本文帝又置力田賞負以是知秩叙者爵一級爵二級之數里宰推而行之則庶幾有遷進之漸以激勸之也 賈氏曰[illegible]○曹氏曰里宰合耕于耡[illegible]爲井田以民力之要指耦者謂兩人相與耕[illegible]同力相與佐助之義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illegible]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illegible]合耦之[illegible]非止一[illegible]十[illegible]使民均其耕[illegible]之利自東作而成[illegible]黃氏曰鄰長[illegible]亦得以[illegible]及[illegible]寡孤獨之民[illegible]行其耕使有祿所謂祿是以代其耕[illegible]時[illegible]以其小[illegible]行其序有序則有秩[illegible]定[illegible]有後有先[illegible]皆所[illegible]禮凡其[illegible]敬不[illegible]相[illegible]者[illegible]皆秩叙宮伯[illegible]均秩叙鄉師邦事作秩叙是也

總論

李景齊曰周家以農事開國誠知夫執耕耒耘露體塗足人所甚勞激昂振勵不可不極其至故教稼穡則有遂人巡稼穡則有遂師以簡稼器脩稼政則有遂大夫既教之

又迎之稼器稼政又無不曲致其意則民宜不敢不勉矣猶未也至於合耦而勸與夫趨其耕耨鄰長里宰復有以盡其職縣正之官又有以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以旌其勤而抶其不勉者則知先王設官以爲農者如此其詳而官與民日周旋乎禨稷耒耜之中其情可爲無間所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之風亦可想矣後世以勸農爲職者足不至田畝口不問菽麥常率一遊要不過具文而已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易氏曰前言治其政令里宰之所以措乎下後言待有司之政令里宰之所以聽乎上蓋邑之衆寡與夫六畜兵器皆里宰所掌故政令可得而治焉若財賦之事則遂人既已令之遂師又從而征之非里宰所專所以必待有司之政令又見先王取民之有制也[illegible]

鄰長五家則一人

掌相糾相受

賈氏曰使五家各相糾察[illegible]宅舍有故又相容受也○王昭禹曰比長言相及則鄰亦相及矣鄰長言相糾則比亦相糾矣比長言相和親而此言相贊者相贊則欲其相和親也鄰相贊則比亦相贊也比相和親則鄰亦相和親矣

曹氏曰相糾相受乃使五家之鄰長得以專之蓋比屋而居五家之勢爲至近朝夕出處五家之情爲易知其閒姦實而朴厚與懷姦而飾詐者皆不逃於耳目之頃以之相糾可使有所警而不爲非以之相受可使有所勸而必爲善變化其氣質消其邪心所謂舉賢與能皆由此乎其之不然民散處於遂者其善惡豈一人所能盡究哉○李[illegible]

云六鄉之民居近郊近則易和比長以和親言之遂之民散居田野則遠此曰相糾而不及和親

凡邑中之政相贊

劉執中曰邑中之政謂里宰也

鄭鍔曰不獨治其一邑之政彼有政焉此其助之此有政焉彼亦我贊則鄰里相通短長相補庶無一政之或曠○易氏曰相贊則左右之使得就利而去害之有貢賦稅斂焉五家相與推其財有助曰行役焉五家相與共其力此上之政令所以爲易從也五家如此先王之政術而達之之天下矣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鄭康成曰從猶隨也授猶付也○鄭鍔曰卒伍之法起於五家之鄰一鄰徙則一伍廢鄰不可徒徙必有故○黃氏曰徙不惟不[illegible]徙于他邑則隨而付之明其人自官而徙非私遷也與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同然比言國中及郊此言他邑者遂中地廣以下劑致甿詎可容之遠徙聊徙于旁邑或可也所謂邑者殆指里宰之里中爲邑○博[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比長言徙于他而鄰長言徙于他邑蓋六鄉無邑公邑采邑皆在六遂比長言爲之旌節鄰長不言鄰長之於六遂旣非國中及郊所以從而授之無旌節以行之

總論里宰鄰長

曹氏曰縣正而下如鄙師酇長雖各有職掌大抵皆趨耕稼稽民數謹征役治喪祭戒令誅賞往往略同惟耦耕徙居最爲重事乃不列於縣鄙酇之官獨見於二十五家之里宰五家之鄰長者蓋鄰長雖微能糾察其善惡使民無遁情里宰雖微能協此耕耦使民有餘力等而上之有百家之酇長五百家之鄙師又有二千五百家之縣正次第

而考覈之申明而勸勉之六遂之內宜皆良民而無惰農
也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鍔曰旅猶處也然孔子於易則曰旅不處也惟其不處
是以名旅○易氏曰旅如羇旅商旅之類皆託宿于外未
安其居新甿亦然故以旅名○孫氏曰先王之民入有保
受出有節傳豈容浮游旅寄於四方今民以羇旅爲名官
以新甿爲職豈非自狹徙寛移偏聚之民於闊曠之野上
之人當勞來安集之乎
易氏曰或謂旅師之新甿繼於鄰長之後即民之徙于他
邑而爲之授者然他邑居亦六遂之邑乃遂人以下制致
甿之法非旅師以質劑致民之法觀旅師一職言平頒興
積以至使無征役始末皆凶荒補助之政大司徒之荒政

十有二不言移民之事若食不能人二鬴有非荒政所能
聚者然後遂人爲之移民就穀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
或受廛爲甿則謂之新甿此所以有旅師之法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鄭康成曰野謂遠郊之外○鄭鍔曰康成謂耡粟者民相
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夫民旣相助作何名又
出稅粟恐無此理耡粟者合耦于耡而不趨合耦之令者
罰使出粟○[illegible]屋粟者有田不耕載師
所罰之粟[illegible]閒粟
[illegible]
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illegible]○曹氏曰此三等之粟在農民常賦

之外旅師之所專掌
愚案鄭氏改而爲若最無義王氏連上讀之爲是
王氏曰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者聚此三粟而
用以頒以施以散
鄭康成曰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王昭禹曰
縣師以時徵其賦則耡粟屋粟閒粟皆在焉閭師以時徵
其野之賦貢亦耡粟之類耳旅師於無事則徵焉聚而用
之而已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
孫氏曰遂人以下劑致甿旅師以質劑致民皆別爲籍以
稽之○項氏曰以治地之約契寄民數而致之則其頒之
也平且無所肆欺也[illegible]
鄭康成曰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illegible]平頒之不

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陳君
舉曰此乃頒其積乎其與謂頒我所積以平其價之與也
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平其興正是旅師之義
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鄭康成曰以賙衣食曰惠[illegible]○鄭鍔曰遺人
掌邦之委積待施惠野鄙之委積待羇旅矣此旅師又聚
三等之粟以施惠以待羇旅何耶遺人與旅師施惠則同
其所用則異王制言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比長有徙
于國中及郊之文又有徙于他爲之旌節而行之之文然
則旅師所施惠者皆爲新甿之羇旅於野而未有所授之
地也與遺人之待羇旅不同何以知之名官曰旅而言凡
新甿之治皆聽之則知之也
鄭康成曰以作事業曰利[illegible]

易氏曰行之以王命則謂之施惠行之以有司之常法則謂之散利無多寡不均之患故謂之均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民也○曹氏曰慮其名籍之不定則爲質劑以致之慮其物價之與踊則須此積粟以平之賙其囏阨則施之以實惠助其畜本則散之以實利其曰政令之均蓋均是數者無一夫不遂其所欲耳欲其可不使滯所者致附專權常平平糴之法也

總論

陳及之曰周家之爲民慮至矣歲有凶荒則有補助之政旅師實掌其事平其所與徵者須其所積聚者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蓋無有偏黨不均之患矣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民而大司徒十有二教之所謂散利也鄭氏乃以均其政令爲使之出息夫豈有補助之政而俾之出息乎介甫青苗之法遂取以爲證又以平頒爲不問其所欲否而槩與之殊不知旅師之法特救荒政耳意在救民苟樂歲粒米狼戾則民自有餘何至貸於官府哉青苗之法每歲再行取二分之息意謂貸者必窮民否則大姦猾而富足之家則不願取夫貸於窮民及姦猾則未必能出息故爲無問其所欲否而槩與之說則富足之家亦强使貸矣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易氏曰春頒者平頒其興積秋斂者聚野之耡粟屋粟而用之蓋凶荒之歲秋雖不熟尚有餘積或可移用及春作之始苟非上之人爲之補助則將有救死不贍之患此先王所以鼻立春頒之法漢之春和議賑貸正與同意[illegible]於鄉[illegible]大夫歲知振貸非之正[illegible]李[illegible]所曰頒之以春取[illegible]

孫氏曰先王之恤囏阨養老幼有予之而不復取惟新甿則春時所頒秋時必斂亦以新甿之轉徙不一苟予而不取既非可繼之道又長游惰之習必定爲斂散之法然後可持久不替人情亦將自勉乎職業不徒仰食于官府矣曹氏曰其頒之也不謂於常[illegible]之也亦不施於常[illegible]惟新甿得用之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

鄭康成曰新甿新徙來者也○曹氏曰新甿上復於此者治謂有所求乞○劉如中曰化甘擭食須買田宅等求如安業之日所以聽其治使無征役復之也○黃氏曰等復除之等鄭謂以其人之多寡授上中下地非也授地之法常法也遂人已見此言使無征役則爲復除之等明矣易氏曰或謂新甿之治與遂人下劑致甿之說同是不然遂人致甿以下地而此之授地則以媺惡爲之等不止乎下地也鄭氏以下劑爲家取二人而此則使人之無征役

併與二人亦不役也是知遂人乃致甿之常法旅師乃凶荒補助之法使無征役非盡使之無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朞不從政則從於遂者亦可知要必限以歲月之期然後以地之媺惡爲之等媺謂不易之上地惡謂再易之下地以三地爲輕重之等至期則征役行之

孫氏曰新甿雖無征役久之亦不能免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薛平仲曰六鄉之法則曰國中以及郊六遂之法則凡曰爲邑者蓋國以容六鄉邑以容六遂甸稍縣都皆其邑之所積則稍人之職得不繼於遂官之後乎○鄭康成曰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黃氏曰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甸稍一法舉稍以包甸都鄙鄉法不爲丘乘之制其餘則野法而

曰掌令丘乘之政令蓋不爲丘乘者非其所當令也

掌令丘乘之政令

薛平仲曰前乎縣師之作衆庶旣以其係於公邑者而總之矣此言稍人之令丘乘則以其出於公邑者而征之矣蓋遂地車賦之正法也○易氏曰丘即四邑爲丘乘即四丘爲甸之所出總名之曰丘乘軍制之始也[illegible]世之言軍制者曰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鄉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爲千乘王畿十倍其數則七十五萬人爲萬乘是每乘當用七十五人今以丘乘推之四丘爲甸甸之爲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爲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以五百七十六夫而使之共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軍制亦止於用七十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爲正卒此徒役之大數何出革車

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illegible]是知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者非盡發此六鄉之人合諸乘之丘共爲一軍也或曰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即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今合諸乘共爲一軍而亦有伍兩卒旅師軍者何也曰居鄉則寓兵之制出軍則部伍之數古者軍國異容不明言之六遂之間旣以伍兩卒旅師軍爲萬二千五百人之聯及其用也亦以諸乘萬二千五百人而統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使其戰陣行列之際無異乎平時統率之義此丘乘之制政令於是乎出○王氏曰丘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馬所掌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耳丘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丘地也所謂徒役輂輦廞車則乘賦也其作而帥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司徒則所謂令丘乘之政令也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王氏詳說曰縣旣受法于司馬矣稍人又聽於司馬者縣師所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稍人所掌丘乘之政令是縣師之掌遍於王畿之間稍人之掌止於三等之采地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又從而受司馬之法於縣師以見小大之相維也[illegible]

鄭鍔曰先儒謂同徒者司馬所謂之同余以謂一甸增二里二里乃爲一成積至於百里乃爲一同出車千乘至於一同則人徒車輦可足用故謂之同徒非司馬所謂之同[illegible]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鄭康成曰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旣夕禮曰旣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賈氏曰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司徒地官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黃氏曰此掌上以縣師之法作之稍人帥而聽於司徒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委人主斂野賦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亦與徵斂

之官連類在此○項氏曰路室有委畜聚之小者○王氏詳說曰多曰積少曰委積則及於牢米薪芻委則止於薪芻地官有遺人又有委人取其予之之義則名官曰遺取其聚之之義則名官曰委言遺則可以兼委積言委則積有所不足故遺人言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皆以委積爲言委人言祭祀賓客喪紀則特曰薪芻與夫木材至於言軍旅則又曰共其委積薪芻者謂軍旅委積之薪芻非委積也

薛平仲曰薪芻之所聚曰委蓋地利之至末也視稍人之丘乘其輕重有間矣然稍人以下士爲之而委人之官既畀以中士又輔以下士何其於至微且末者顧重其職哉蓋丘乘之當共稍人令之足矣所謂薪芻者其責之於民則常病於細而用之於上則不勝其廣先王必以中士掌

之于以示地利之在所愛惜也此斯民野賦之共胥不以細而不堪命歟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鄭康成曰野謂遠郊以外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

王昭禹曰薪以給外內饔爨亨之用芻以給馬牛之用委人掌斂之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鄭康成曰凡疏材草木有實者○王昭禹曰疏材臣妾之所聚木材虞衡之所作凡言疏材木材則其材非一色○鄭鍔曰九職任萬民從臣妾聚斂疏材今乃設一官以斂之何也此乃委積之所須者所宜至廣則所積宜至多矣非九職任民之比故專設一官以聚之

鄭康成曰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凡聚畜之物非

凡薪芻疏材木材畜聚之物皆在地賦外委人於斂野賦之下而兼掌之則所賦之內必有可以通融者又然其斂於民虐矣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

鄭康成曰聚凡畜聚之物○王氏曰稍聚者所聚稍給之物甸聚者所聚甸賦之物○劉執中曰稍聚去王城三百里賓客有時故以待之甸聚去王城二百里而羇旅無時故以待之 ○項氏曰稍廣故以其所聚待賓客可以備禮○黄氏曰遺人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委人以甸聚待羇旅王之政不使一人有乏絶之患

鄭鍔曰遺人以野鄙之委積待羇旅蓋遺人之待者米粟之待而委人之待薪芻木材疏材而已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鄭康成曰余當爲餘聲之誤餘謂縣都畜聚之物○賈氏

曰上已云甸稍此餘聚是縣都中畜聚之物○王氏曰余聚者所聚經用之餘物頒則用財之餘事故以余聚待之 ○項氏曰其餘則待往來之頒賜有在賓客有在軍旅有出遺之給人此以委人餘聚待之至遺人不以頒賜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

鄭康成曰式法故事之多少○易氏曰薪芻疏材木材之類賓祭祀賓客喪紀軍旅之切於用者物雖至微無非大宰之式法

鄭康成曰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 ○賈氏曰掌次云大次小次及帝並用木材故以給張事

鄭鍔曰賓客共芻薪軍旅言共其委積薪芻者蓋軍旅之

所共不一此特共其委積之薪芻(薪芻兩)○賈氏曰疏材是百
草根實可以助禾粟以供馬牛
鄭康成曰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賈氏曰委積之中有
薪芻在野故曰野委其六鄉之廬宿委積薪芻自六鄉共
之兵器承野委之下明與野委同為賓客所用故知是守
衛賓客陳兵之器○[illegible]
鄭康成曰野囿之財用者苑囿藩籬之材[illegible]
[illegible]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賈氏曰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謂之軍旅之賓客○黃
氏曰凡會師者不入關故軍旅賓客館於此使委人館之
者就薪芻也
四百八十
鄭康成曰館舍也○曹氏曰國事莫重於兵則委人之所[illegible]
總論
曹氏曰薪芻材木皆麤惡而瑣細者取之於野而斂不及
於民聚之於臣委而力不妨於農備之於素暇而憂不形
於倉猝儲蓄有餘給使無乏取者不病於求之難與者常
見其供之易故賓至如歸師行宿飽脫有號召有會同則
上作下應求得欲從人無不辦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七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令○呂氏曰此所以用[illegible]○賈
氏曰土均草人稻人皆土地之事
薛平仲曰自稍人之令丘乘則民知國事之當力委人之
斂薪芻則民知野賦之當備然使均齊之政不行則民將
以厲己為怨孰知聽命之為義是則土均所由設也○王
氏詳說曰均人所掌非止於土政之政有力政存焉土均
所掌則止於土而已故均人云地職土均則曰地事均人
云力政土均則曰地貢[illegible]
[illegible]
掌平土地之政
王氏曰均人無所不均故曰均地政土均雖有及乎地征
然以土為主未及乎均人故言平土地之政○鄭康成曰政讀為征所平之征○[illegible]
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易氏曰此即閭師任民之職而均之也自農圃至藪牧皆
謂之地守[illegible]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
地事[illegible]自九穀草木鳥獸至山澤之材皆
謂之地貢均之則高下燬惡重輕適其平
黃氏曰均地貢自甸始推而行之於天下然其本必起於
均地政地政均則地事地守皆可均蓋與均人一法均人
所以不均地貢者以中九賦中之法無不均矣[illegible]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曹氏曰先王雖有均平天下之政不至於和未免一於任法則前日均平之政將以齊民反以戾民政令刑禁施舍皆朝廷已定之法也法可守也而其間法之所不能盡者得無猶有未便於人情乎猶有未盡於地力乎猶有未宜於風俗乎是必察夫土地纖悉之異宜者而平之凡禮文之異同見於古先之已行者不必遽易沿襲之積久見於習俗之便安者不必輒變凡施之於喪紀祭祀者皆不敢盡決於朝廷之法更以地之媺惡爲其厚薄輕重之節而後可以使人各適其適斯其所謂和也○項氏曰和之如何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政令之緩急刑禁之寬猛施舍之宜否禮俗之因革喪祭之豐約宜者今之不宜者禁之使之適於和而已和則中節之謂也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者○[illegible]

總論

呂氏曰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土地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井牧其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爲之防然一鄉之間其土又有肥瘠厚薄錯綜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均之職其位正可以入出阡陌周旋井里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惟是土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其地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媺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王者所須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須其他細微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媺惡爲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且如大司徒施十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說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草除草也○易氏曰掌土化之法而名官以草人者草乃所以爲化也

薛平仲曰均一之政既行則斯民之從事於耕稼者是雖有地利之難致且將爲之致力所謂土化之法下地之稼孰不各與其事而使地之無遺利哉此固草人稻人列於土均之後也

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王昭禹曰移瘠而肥移惡而美夫是之謂土化土化者因形移易之也○劉執中曰既相其地高下之宜種之九穀又取[illegible]獸之糞以化其土然後播之非特用其糞以令其民薙[illegible]灰也以和其糞則地有可化之理故月令季夏

大刊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若欲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今之農民莫不如是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音低)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鹹潟(音昔)用貆(呼丸反)勃壤用狐埴(時力反)壚(音盧)用豕彊㯺用蕡輕
㶆(匹妙反)用犬
項氏曰夫土不能皆美以形質則有肥磽以地利則有厚
薄於此必致人功焉化薄而厚化磽而肥非糞種不可然
地各有宜故草人物色其地宜相而爲之糞種糞種者積
壅穢以培毓之今南方田皆然鄭司農以爲以獸骨汁漬
其種失矣○鄭鍔曰地之色有騂赤而性剛者有既赤而
又爲縓緹之色者(○項氏[illegible])有墳起而又壤解之者(○鄭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有舊爲澤而今則渴竭者有本鹹苦而
又潟鹵者有勃壤則粉解而粘者有埴壚則粘疏而不墳

者(○胡氏[illegible])有彊㯺則堅強而不和柔者有輕㶆
則輕脆而不厚重者凡此九等物其色知其性將以化之
則隨其所宜或用牛或用羊或用麋鹿或用貆狐或用豕
犬或用麻蕡者([illegible])
([illegible])皆可以變惡而美易瘠而肥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
徒百人
薛平仲曰以三農生九穀言之則九穀之種皆民職之當
事何獨於稻人而命官哉蓋下地之卑水之所鍾水之勢
不達則稻之利不興徐導其壅滯之勢以致其稼穡之利
夫蓋有難爲功者矣是又稻人之所特設必以上士居之
掌稼下地
易氏曰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皆有所宜之穀惟稻一種獨
宜於荆揚蓋荆揚二州厥土惟塗泥乃沮洳下濕之地故
言其穀宜稻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李嘉會曰稼下地必先治水而後治草蓋草生則地不見[illegible])
以豬畜(敕六反)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
寫水
易氏曰稻稼下地宜於水而已然水所以養稼亦所以害
稼使水之往來不窮而下地無旱潦之憂亦恃吾之所以
治水者有其道耳○鄭鍔曰地之下者水之所聚當先爲
豬以畜水左傳云規偃豬禹貢云彭蠡既豬謂畜水使不
流(王氏[illegible])水內有所豬而外焉無防以止水之來無益也故
又當爲防以止之(○王氏曰[illegible])將以動蕩餘水使之行則爲廣深
四尺之溝(○項氏曰[illegible])將均
受其平地之水則爲廣深二尺之遂(○項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將以聚水而去之則爲小列而舍(○[illegible])
東則爲廣二尋深二仞之澮以寫之使歸於川(○項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黄氏曰水或蓄泄掌在稻
人則以稻之所急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王昭禹曰毀草爲芟○鄭康成曰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
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黄氏曰草芟則復生故[illegible])
(以涉揚之草死田肥故曰作田)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
鄭康成曰殄絕也(○鄭司農[illegible])○鄭鍔曰稼於下地以去水
爲先若夫稼澤則法又不同澤者草之所生所以去草爲
先藏夏水熱交之災之以水殄之草不生則地可稼○王

氏曰夏以水殄草則以夏水如湯利以殺草也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賈氏曰水鍾曰澤有水及鹹鹵皆不生草即不得芒種故云草所生[illegible]○易氏曰芒種稻之有芒者

旱暵共其雩斂

項氏曰旱暵則共雩祭之所斂以稻所急水者也

愚案雩祭所斂必是下地所產卑濕之物須稻人以共

喪紀共其葦事

鄭康成曰葦以闉壙禦濕之物[illegible]○王氏曰喪紀共其葦事葦生下地故也○曹氏曰澤宜於芒則有芒種之種旱急於雨則有雩祭之斂澤宜於葦則有喪紀之供古人於下地無一而有棄物矣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爰自草人稻人之官設而治地之事畢矣土訓之地圖誦訓之方志凡其載九州之所有土物之所生風氣之所宜於是乎爲王訓之以廣其見聞然後制其賦而各因其有識其教而不易其俗其所關蓋甚大也雖然二官皆以訓爲名明辨而啓迪之開陳而敷宣之之謂也山川土田之宜風俗美惡之尚古今封域之所更歷代聖賢之所迹彼其岸谷高深之異變封壤離合之異勢先後之相禪盛衰之相代其必有故矣訓之以圖而事有可鑒訓之以志而事有可稽則一人之所以奄方輿撫圖籍於民上者其將兢業於此乎○曹氏曰土訓誦訓皆以訓名官則其開廣王心啓沃君德其所關至不少也況當天子省方之時二官夾王車以從行于以備顧問進諷諫覽今而思古即舊見而訂新聞涉歷愈深觀省愈的天下之利[illegible]愈審斯其爲訓也豈尋常誦說之謂乎

易氏曰此二官爲王巡守設也且地圖掌於司徒方志掌於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今土訓總言天下之地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以詔觀事之媺惡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四方雖萬乘之尊儀衛嚴備無不順適其所欲至於五方異氣寒燠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苟不爲之精察其利害媺惡則非臣子愛君之道故土訓於詔地事之後爲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者此以膳羞奉養爲主也誦訓於詔觀事之後爲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者此以次舍居處爲主也二者既詔其慝則能精察其利害媺惡然後膳夫庖人得以別其品掌次掌舍得以辨其宜二官實左右之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鄭康成曰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

王昭禹曰其地異宜其民異數其穀異種王將制其職貢巡其封域而物之有無事之利害莫不知之則土訓道地圖詔地事與有力焉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劉執中曰慝惡也惡風惡氣惡水惡獸惡山惡路惡川皆爲地慝而辨其所產之物有害於人者以豫詔於王○鄭康成曰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圖以詔地[illegible]以地形告使知地事之所宜

道地慝以辨地物則以地氣告使知地物之有毒厚其[illegible]
以詔地求則以地利告使知地物之所產○曹氏曰凡地
慝地物地求三者皆於訓說之開而敷陳之則利害知所
避就取予知所防閑
王巡守則夾王車
鄭康成曰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
愚案必使土訓夾王於巡守之時以其知四方土地之
利害歟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爲久時事○林
氏曰土訓之所訓者土地之圖誦訓之所訓者方志之書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鄭鍔曰方志如宋有宋志鄭有鄭志一方之志載其一方

之事則凡一方之可觀者具載於書道其方志則王有游
如少昊之墟如大庭之庫如殽之二陵相之帝丘之類王
可問而知
劉執中曰四方地里山川人物皆有其書以志之掌誦其
書訓其義從王有所觀睹而未知本末者則以其志誦訓
以詔之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項氏曰方慝其方言語動作所惡者以詔人君辟忌而勿
言之勿爲之恐惑人瞻聽且不苟於言行也詔之者知是
則地俗皆可知矣或曰方慝五方之氣能使邪以病人者
詔其起居飲食毋犯其所忌也然此說近於土事非方志
也
陸氏曰李巡曰兗信也徐舒也揚軫也荆強也豫舒也雍

一產也冀近也[illegible]其論方俗之情性大槩如此蓋民生
天地之間剛柔緩急係水土謂之風好惡趨舍隨君之情
欲謂之俗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崆峒
之人武秦人尚氣力先徵射燕人少思慮多輕薄此皆風
使之然也吳楚之信巫重祀鄭衛之亟會流淫魏之少恩
生分周之高富下仕韓之推剽燕之輕急齊之僞詐不情
吳越之好劍輕死齒貴正信而尚禮器魯重廉恥而尚禮
義宋多君子而多稼凡此皆俗使之然也地高者宜黍稷
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
皮先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施政山者不使居
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鱉爲禮居澤者不以
鹿豕爲禮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不以牛然
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無偏弊之患此大司徒土

均載師土方土訓誦訓所以有功於天下也○曹氏曰凡
方慝辟忌地俗三者皆於訓說之間而敷陳之則醇厚之
風可回而奇衺之俗可易
王巡守則夾王車
王昭禹曰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王嘗聞之矣巡守夾
王車備王或質所聞王且見而知之矣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
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山林皆土地之事故在此
愚案大者曰虞故山虞澤虞皆中士小者曰衡故林衡
川衡皆下士然大山大澤大藪徒八十人小者皆徒二
十人此等皆山澤之民有斬伐之事則共其役事已則

遠受職於山澤何嘗有厚禄以養之王氏以山川林藪澤藪所出之富足以禄此徒非也

薛平仲曰山澤天地之藏財用之淵國家之所資者厚民生之所賴者衆如使括而歸之於上適以開斯民競利之心縱而委之於下重以啓斯民忘本之念是以先王爲之虞焉以虞度之以嚴其法也爲之衡焉以權衡之以平其政也民知利之爲可資而不知利之爲可餌則土物愛而厥心臧教化之端孰切於此

陳及之曰周禮有須田法而山澤未嘗須之民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乃有虞衡以作山澤之材則知畿内山澤皆官物也特置虞衡之官以掌之分山林川澤爲上中下三等而設官有多少之異卻令山澤之農以時入山林川澤入山林者供薪蒸木材入川澤者共川澤之眞以當邦賦然則周制何以不須之民而乃設官以掌之民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趨末者衆矣今也設官以掌使旁近之民以時而入又俾各供所有以當邦賦則上之政令有制而下之取有節

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賈氏曰案下文林自有衡官掌之彼是竹木生平地者此是山内之林也○易氏曰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以林衡受法于山虞也所受之法即所守之厲禁○林氏曰爲之厲則別其地以爲之限爲之守則命其人以爲之守爲之禁則設其法以爲之禁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禮則貪殘之民不得以暴天物矣

李景齊曰利之出於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之而周禮皆有禁焉何也蓋利之所在人所競趨官不爲之守禁則紛爭力奪何時而已雖山林川澤各置虞衡之官而有以示其禁焉則兼并者不得逞而其利可以均及於民矣○王昭禹曰文王之[illegible]澤梁無禁[illegible]之末世偏於年也人荒政除之而已成王周公之時有不禁之謂之無政矣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鄭康成曰陽木在山南者陰木在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賈氏曰日之所生木必堅耳可用故仲冬斬木爲材者必相生山之南北

王氏曰考工記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所謂陽木則稹理而堅者也所謂陰木則疏理而柔者也疏理而柔宜以火養則斬以仲夏使盛陽暴之與火養同意陰木知此則陽木斬以仲冬宜矣○王昭禹曰斬陽木以仲冬以水之氣養其堅剛者若其陰也斬陰木以仲夏以火之氣養其柔以齊諸其陽也如此則堅者不失於強柔者不失於弱矣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賈氏曰服謂牝服即車平較皆有鑿孔以軫子貫之所以謂之牝服耜謂耒耜隨曲長六尺六寸車人所造二者皆須堅刃故斬季材少木爲之○王氏曰季材稚也時即上文仲冬仲夏之時○王昭禹曰[illegible]貴用其材而[illegible]冬斬陽木以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illegible]因天時以養材且天材以時不得地氣也故以仲[illegible]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鄭康成曰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王昭禹曰草木入山林[illegible]以時又期之以日[illegible]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賈氏曰邦工朝廷之梓匠○鄭康成曰掄猶擇也○賈氏曰上文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堅刃之極時但國家須材不在冬夏故此邦工入山林不禁又不言時節須即取足之故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賈氏曰上文據國家使工擇木故非冬夏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林春秋斬木不入禁斬四野之木可也雖斬四野未至於三月亦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伐桑柘（曹氏曰[illegible]材雖不禁而春秋之不可斬者則因有禁也）

凡竊木者有刑罰

鄭康成曰竊盜也○劉執中曰謂厲禁之內○王昭禹曰竊木者有刑罰然後厲守禁令莫敢犯焉（曹氏曰天之生物[illegible]人之用物[illegible]）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

鄭康成曰爲主主辨護之（賈氏曰[illegible]○項氏曰山虞山神之所依也故使之主祭焉）脩除治道路場壇（[illegible]）○王氏曰蹕止人犯其祭虞主山林掌其政令且爲之厲禁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illegible]反）焉

鄭康成曰萊除其草萊（賈氏曰[illegible]）弊田田止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賈氏曰[illegible]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知獲數也（賈氏曰以[illegible]在以[illegible]取左耳也）

易氏曰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則聯於大司馬之職弊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禽注于虞中是已致禽而珥珥如小子珥于社稷之類田畢而祭也鄭氏謂珥當爲䎶取其左耳以効功故曰䎶蓋取字之偏旁以爲左耳其說未爲不善如肆師小子羊人言祈珥鄭氏亦曰珥當爲䎶羽牲曰䎶且引雜記之言成廟則衅之與此効功之言不同人取左耳爲毛牲謂羽牲曰䎶之文自相背馳況大司馬言致禽以祀祊致禽饁獸于郊皆行祭禮於致禽之後不應致禽之後方取左耳以効功劉執中釋肆師之職曰珥當爲弭字之誤也弭謂小祝之弭兵災蓋田獵所以訓兵弭兵裁正田獵之事肆師於狩之日涖卜來歲之戒亦弭兵裁之意義見肆師祈珥說

曹氏曰祭祀田獵凡有關於山林者皆使山虞掌之旣身爲之王以示神之所依又脩除且蹕以肅其壇墠之所旣萊其田以開其可陣之地又植旗須禽以示其田獵之當止一則以敬鬼神之森列凡一木斬伐不敢分幽明爲異覲一則以蒐獮爲不得已故於驅馳逐利之際不敢使衆欲無所限節先王於林木一物其謹重如此非仁矣乎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鄭康成曰衡平也（曹氏曰[illegible]）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賈氏曰山虞尊使中士爲官首下士爲之佐林衡卑故下士爲官首胥徒多於山虞者以林麓在平地盜竊材木者多故須巡行者衆（○劉執中曰[illegible]）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項氏曰山虞掌其政令衡巡察之而已（○王氏曰[illegible]）則林衡正[illegible]巡之則知其守而均平之使各得其宜

鄭康成曰平其守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

王氏曰澤虞言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而林衡不言林衡言平其守而澤虞不言互見也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項氏曰以時會計林麓之蕃耗而賞罰守者

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賈氏曰山虞官尊故設之林衡若斬木材期於虞邊受焉○王昭禹曰山林之政令林衡不得掌之其斬木材之政令而已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斬木之法也服邦斬季材萬民時斬材斬材之法也○賈氏曰山虞以時斬材而林衡則受法于山虞以厳其成○有不平者計其守者之功過而賞罰之矣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賈氏曰官及胥徒多者以其川路長遠巡行勞役故也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鄭康成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illegible]

劉執中曰犯禁謂以數罟入於汙池非時取魚鼈者也

王氏曰澤亦必如此而不言亦互見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鄭康成曰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王氏曰共川奠共川物之奠也不言物以澤虞見之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鄭康成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有八藪

賈氏曰案鄭詩云叔在藪火烈具擧藪明知無水又爾雅藪在釋地篇故知大希曰藪若職方澤藪曰具區之類及毛傳云藪澤皆爲一者以其有水則爲澤無水則爲藪元是一物

又曰用中士尊於川衡者以澤中之所出物多也

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賈氏曰案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又有不同皆互見○[illegible]

王氏曰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illegible]所以澤雖大莫或害其養蕃

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黃氏曰國澤爲有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故以時入于玉府而頒其餘

鄭康成曰入之以當邦賦○劉執中曰時取之有時澤藪之利非民田之正税故入于玉府以供王之好賜然王府有常數也

王氏曰山林川澤皆有財物惟澤入于玉府者澤物最小也所以自養取薄所以養人從厚夫是之謂王德又須其餘于萬民則雖澤物亦不盡利○黃氏曰蒍芡葦蒲與民共之○[illegible]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 [illegible]

鄭康成曰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

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鄭康成曰葦以闉壙蒲以爲席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王氏曰澤野所謂藪也

鄭康成曰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王氏

昭禹曰山虞以旗熊虎山物也澤虞以旌屬禽則鳥羽澤物也

賈氏曰云屬禽者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毎禽取三十焉若然則致禽與屬禽不同而鄭云屬禽猶致禽者鄭互見爲義○王氏曰山虞言致禽此言屬禽川皆致而屬之不言明以山虞見之

總論

易氏曰有政令有禁令禁令即政令之所禁者也山林之政令山虞專掌之國澤之政令澤虞專掌之林衡川衡特巡山林川澤之禁令而已是林衡正於山虞川衡正於虞衡然林衡列於山虞之後川衡列於澤虞之前者以山林川澤爲序也山虞物爲之厲而爲守禁澤虞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林衡川衡之所謂平其守者平此者也山虞以時入木材而令萬民時斬材而林衡之斬木材則受山虞之法澤虞以時入財物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而川衡則以時舍其守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林衡正於山虞故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正於澤虞故犯禁者執而誅罰之平其守者之守其禁也若夫大田獵之日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此山虞澤虞之職林衡川衡無與焉山虞以旌致禽而澤虞以旌屬禽者以熊虎之象宜於山而鳥羽之飾宜於澤也茲其辨爾

陳君舉曰古者金玉之所出皆掌之王官侯國不得擅而有也關譏所禁皆歸之公上侯國不得擅而私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諸侯畿內不以頒祿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賦諸侯自食稅田之外餘不敢過而問焉蓋先王不以予諸侯之意所以抑制其強而防閑其侈心也考之周禮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

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待邦用九州之川浸山藪職方掌收天下之圖而諸侯無所隷焉至於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固異恩而非可以例觀也人謂周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疑若專利於上而無遺利在民矣考之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未嘗不與民共之而有司特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則實爲民守之王官特以其賦入於玉府而推本先王領於王官之意蓋使侯國不得以障管云爾非不知與民共財也周德既衰凡王國所恃者諸侯皆得專利之齊斡山海之藏晏子告之以山澤各有所守不可爲也是猶知守先王之法至於桃林之塞古函谷也晉守之郇瑕之地古解池也晉實有之凡天子之塞邑皆不領於王官而惟私意是取春秋之作於鄭不系虎牢於衛不系楚丘其類非一蓋所以別天下之重處侯國擅而兼之也自秦殫天下之財賦歸之公上凡山澤陂池之賦皆爲天子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養天子然初制疏闊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武帝之時凡五嶽盡在天子之郡而不隸諸侯而郡國亦置鹽鐵官以隷司農湖官雲夢官凡郡有山澤之處皆使置吏掌之諸侯惟食租稅而已雖曰抑制諸侯之強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之意蕩然無復存矣

迹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掌邦田之政亦是地事故在此○王氏曰名曰迹人以迹知禽獸之處而後可得田而取矣

薛平仲曰自虞衡有以司山澤之藏則山澤所出非民生日用之常者先王蓋不以輕動斯民之心非國家經用之

宜者先王亦不以强抑斯民之心故從禽可欲也而田獵之禁則有迹人以掌之寶貨可欲也而金玉錫石之禁則有丱人以掌之夫然後自角人至于掌蜃其取諸山澤之農者皆以當邦賦之政令夫自大宰之九職言之其所以任山澤之農者蓋如彼而所以取山澤之賦者則如此旣已使民之不貪而又使民之易從此先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居渚者居中原而弗徹也其教化則流行乎中矣

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鄭康成曰田之地若今苑也○賈氏曰迹人主跡禽獸之處有禽獸處則爲苑囿以林木爲藩羅使其地之人遮厲守之

王氏曰邦田無地則鳥獸無所生有地而無政則其生不能蕃息雖有攷不爲厲禁以守之則侵地盜物所以干有司者衆矣雖爲厲禁以守之然雉兔者往焉亦弗禁也

易氏曰邦田常田也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以戰陳之事天子爲之乘革路建太常見於司馬者是也其次牧畜于囿設囿游之禁以時取其獸而不廢乎祭祀賓客之用天子爲之載旃車之旌見於囿人者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囿人所禁之囿亦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鳥獸之所萃者謂之迹人迹人掌其地政則爲之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爲之載木路巾車言木路以田是也[illegible]

曹氏曰大宰九職任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養蕃之任有二祭祀賓客之供囿人掌之其曰囿游之獸禁又曰牧百獸則牧是也蒐苗獮狩之所取迹人掌之其曰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則藪是也獸而可牧不過羊豕六畜之類取於囿足以供矣若田獵之獸非可以常獸牧之其地之廣將以備教兵之用不可以比於囿其獸之多非林藪之深茂不能養蕃於其中不爲之厲禁則獸之奔軼四出不能遂其蕃息之性他日無以供田獵之取則於教戰之典爲有闕矣故凡邦田之地盡使迹人大爲之防而爲之厲禁爲而後蹤迹以取之非若囿而牧之可以隨取而得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

鄭康成曰令謂時與處也○項氏曰令之以所取之法○賈氏曰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illegible]

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劉迎曰麛卵庶禽之胎也皆不中殺之物毒矢毒弓矢以射獸也所謂餧獸之藥先王仁及禽獸豈專以生之爲事故取之而中於用則何惡於取殺之而得其死則何害於殺[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迹人所謂禁麛卵與毒矢者一年之中未始不禁月令禁麛卵於孟春非孟春則不禁矣禁餧獸於季春非季春則不禁矣是三百六旬之中禽獸之得幸免者三十日耳則知周之與秦法意遠矣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金玉出於地故在此○鄭康成曰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易氏曰金玉之函於石者謂之丱取玉則破丱而取金則煅丱而成怪石黃金非丱所出總名以丱人者取其類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

鄭鍔曰寶貨所在不設官以守則豪族巨室擅發地藏而利權不歸於公上後世坑冶之官原起於此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鄭康成曰錫鈏也○賈氏曰爲之厲禁亦謂使其地之民遮護守之[illegible]○易氏曰天地之寶生於山澤金玉錫石之貴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不盡以予民設之官爲厲禁以守之非私之也上以資邦用下以使斯民之棄末厚本而已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王昭禹曰天之財地之利盛衰消息不能常齊取之者適其盛衰消息之時也○鄭康成曰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illegible]授之教取者之處[illegible]○曹氏曰物其地者乃示所當取之處不使之廣肆其鋤鑿也圖而授之者乃示以所宜取之品色不使之縱意旁搜也

巡其禁令

鄭康成曰行其禁明其令○易氏曰利孔所在姦弊百出既禁之又令之又從而巡之[illegible]然後非人取之而入于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所以待邦之大用玉府所以共王之玩好者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二十七

後學　戚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八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賈氏曰角人至掌蜃亦是徵斂之官故在此○鄭鍔曰齒者象之牙骨則麋鹿骨之類獨以角名官何耶以弓人爲弓攷之角也者以爲疾也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一弓之用角如此其多則比之齒骨宜不同也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鄭康成曰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小者麋鹿○陳氏曰齒角骨物玉府縉人等皆用之[illegible]陳及之曰自此下凡所謂山農澤農蓋平時以射田獵取[illegible]絺綌及染草爲業者非此則不徵○呂氏曰角人征齒角於山澤之農羽人征羽翮於山澤之農皆以當邦賦之政令蓋各隨其所產以當其賦視後世以錢爲賦責民之所無者異矣○曹氏曰有山之農有澤之農有平地之農田平地之田使供十一之稅是謂平地之農山澤之利亦各據其土地所產所入而賦之是謂山澤之農其曰以當邦賦蓋以山澤所宜有者略倣十一之制以輸於公上亦如平地之農輸穀粟十一之租於公上也○[illegible]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鄭鍔曰官之受之欲其尺寸之中度其他齒骨之類不可以尺寸度者必量其多寡故以度量受之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鄭鍔曰車服旌旗則用以爲旆矢則用以爲括物之資羽多矣

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鄭康成曰翮羽本也○賈氏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

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古本反）

鄭康成曰審摶縳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鄭鍔曰審言察其數之詳摶言束百枚而可執縳言其數多則卷而束之衆物之數未嘗無名獨羽之名見於此亦猶詩載五紽五緎五總以記絲之數也○易氏曰以度受之則知其物之長短以量受之則知其物之多寡以權受之則知其物之輕重其或不可受之以權以度以量者則爲審爲摶爲縳無非參酌其數以當邦賦之政則所用有補於國所賦不加於民緩急可以相資有無可以相通賦用兩得於是爲至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王昭禹曰詩言葛之覃兮施之是刈是穫爲絺爲綌則絺綌皆葛也言其物則曰葛言其服治之功則曰絺綌精者爲絺麄者爲綌

鄭康成曰草貢出澤萯紵之屬可緝績者（[illegible]）

以權度受之

鄭康成曰以知輕重長短也○賈氏曰角人齒角不須稱直言度量此經葛草不須量故以權度受之使知斤兩長短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賈氏曰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

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項氏曰春秋草生成之時故斂染草待時而須之則夏纁玄秋染夏之時（[illegible]）

王氏曰掌染草至掌蜃所徵亦必當邦賦之政令而不言者則以角人羽人掌葛見之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鄭康成曰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illegible]）○王昭禹曰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則纁玄之物須以夏染夏之物須以秋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

鄭康成曰皆山澤之農所出也（[illegible]）

王昭禹曰掌葛掌染草莫不有徵斂之時掌灰炭之政令但曰以時入之何也蓋角羽草葛其生成有時非時則其物未成而不中用故徵斂皆有其時若夫炭灰則無時而不有故亦無時而不徵特以時入之而已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鄭康成曰荼茅莠也

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鄭康成曰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曰茵著用荼（[illegible]）

[illegible]○鄭鍔曰荼
以禦濕非常用之物設官以聚之豈豫凶事哉孝子所盡
心雖過求何害

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鄭康成曰荼茅莠疏材之類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入
於委人（賈氏曰以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疏材等故也）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蜃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

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

劉氏曰互物龜鼈屬（[illegible]）蜃物蠯蛤屬○鄭康成曰闉
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illegible]）○王氏曰用蜃以御溼除貍
蟲○鄭司農曰春秋傳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

祭祀共蜃器之蜃

鄭司農曰蜃可以白器令色白（[illegible]）
愚案祭有酒器有肉器亦皆有以蜃爲飾者鬯人云凡
山川四方用蜃是酒器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
弟之國是肉器也

共白盛之蜃

鄭康成曰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今東萊用蛤謂之
叉灰云（[illegible]）
易氏曰四者徵物而用不可缺故設官以掌

總論

陳及之曰凡此皆民業以自利者也先王之時凡民於田
稅之外至有趨末作者一切徵其物大意欲抑末重本然
寧開京師市井凡販賣小民雖拾髮鬻薪提茶等類悉出
免行錢不出者毋得販鬻市道其意亦曰抑末作游手之
民然不知先王之世民無不受田者雖商賈家亦受田特
減於農民抑其末作使反其本則退有可耕之田不至失
業饑寒自井田既壞小民亡立錐之地勢不免販賣以自
贍今而曰抑之歸農則退豈有可耕之地哉故重稅適所
以啓其怨咨之心儆僥之患而曰使之務本惡在其爲政
也介甫常曰周禮一書理財者幾半周公豈好利者哉觀
此言若非爲利然安在其不爲利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囿今之苑○薛平仲曰遂自虞衡之官極而掌
蓏之微莫不有職君子所以治野人者悉矣而天子之囿
游始見諸此謂之囿游信非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耒
食者比也

掌囿游之獸禁

項氏曰囿游苑囿游牧之獸或曰燕游處也禁者其蕃衛
之禁
劉迎曰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皆所以備祭祀
賓客之須囿人之牧百獸以爲死獸生獸之共耳其曰囿
游之獸禁則囿游如芻蕘雉兔之往是也謂之禁則不得
侵取之非謂爲囿游以爲行樂焉或者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焉夫靈臺靈沼之樂其有麋鹿魚鼈則先王豈無囿游
哉先儒以傷心待先王謂以囿游備行樂卒以開人君盤
游之樂而離宮別館未必不自此啓也

牧百獸

鄭康成曰備養衆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

狐狸鳧鶴備焉[illegible]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王氏曰獸人共生獸死獸囿人共生獸死獸之物者獸人所共田獵所得囿人所共囿游所牧共其物若麋鹿熊羆之類○劉執中曰物者所共有名件也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場築地爲墠季秋除圃中爲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薛平仲曰囿人以掌天子之囿圃示民以其所同樂也然可樂之事易流則當務之急者易緩此場人之官又以列于此也夫以場人掌國之場圃而場人之官且曰每場下士二人府史各一人徒二十人則場圃之在國中者意亦多由是觀之先王始終於農事者固於此乎見場圃隨在而有者抑於此乎見地利蓋無遺於國中矣

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王昭禹曰載師以場圃任園地所謂國之場圃則屬於公者場人之所掌也所謂民之場圃則屬於私者閭師之所任也[illegible]○鄭康成曰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illegible]珍異蒲桃枇杷之屬○王昭禹曰先王之時徑行必有桑疆場必有瓜所以盡地力而無遺利方物之生則爾場圃所以種植及物之成則築圃爲場所以收穫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鄭康成曰享納牲也　賈氏曰此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迎牲納之於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中有果蓏之物故云享亦如之

易氏曰珍異果蓏物之至微而場人專掌之者以祭祀賓客之奉皆於此乎出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薛平仲曰場人既已爲登穀之備矣則倉廩之官當有以爲儲蓄之備也先儒以廩爲藏米以倉爲藏穀[illegible]故廩人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illegible]自穀而舂揄以爲米則米之爲用所當貴重愛惜者而官其可輕畀哉是以廩人爲之長而倉人以中士爲之屬焉然廩人之後必繼之以舍人倉人之後必繼之以司祿不爲無意蓋舍人之職其主宮中官府之次舍者也而宮中官府之稍食又非穀祿比於此焉不汲汲以均之則所以爲養廉恬恥之本者得無有虧於自公退食之際而請謁行於私昵之間其弊有不可勝慮矣是則舍人所以次之也若夫穀祿之制自公卿大夫以至庶人之代其耕者多寡高下固有定數矣彼其以田賦祿而征其租上以共王賦下以享宗廟給私奉業子孫又非一時稍食者之比於此焉不知所以裁之則無功受祿者特未免有伐檀之刺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者亦豈無自而致哉是則司祿所以次之也是蓋先王務農重穀之教故叙次其設官如此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鄭鍔曰廩人掌穀謂米出於穀故耳○易氏曰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知九穀之數專掌於司祿今復見於廩人何也賈氏謂廩人掌米倉人掌穀其義誠然蓋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則掌穀可知

廩如御廩常廩之類則皆米也不然明堂位何以曰米廩有虞氏之庠釋者以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今藏粢盛之委焉非米而何以廩名官所掌者米而云掌九穀之數者兼掌九穀之數也[illegible]是知倉人掌穀司祿掌九穀之數廩人即其九穀之數以知廩米之數

凡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而已

鄭康成曰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illegible]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illegible]稍食祿廩[illegible]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

項氏曰歲言其成歲年言其收成若歲終定時成歲皆以成歲言若有年大有年皆以收成言制國用者必於歲之終穀粟之旣入故曰以歲之上下數邦用斂穀粟必於秋之成穀粟之始熟故曰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禮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也

易氏曰年之有凶豐歲之所以有上下○鄭康成曰數猶計也

項氏曰以歲之升降得穀之多少計國之所用多則足少則否乃詔在上用穀之隆殺以治年之凶豐故年遇豐雖粒米狼戾不傷於有餘年遇凶雖饑饉薦臻不苦於不足則以有治之之術也易於革言用大牲於升言利用禴是也○易氏曰制其財之多寡權其禮之增損非廩人之事特以邦用之足否詔之於上凡以治年之凶豐而已年之凶豐天也所以治之者人也治之則權其多寡增損而爲之開闔斂散其於豐也不爲妄費以盡其用其於凶也不爲過取以害民[illegible]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賈氏曰萬民食食者謂民食國家糧食者上謂大豐年中謂常年下謂少儉年此雖列三等以中年是其常法○鄭康成曰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illegible]

王氏曰民之食可以鬴計者校登夫家貴賤老幼廢疾之數觀稼省斂稽此時物其法詳也[illegible]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易氏曰冢宰制國用其穀之所積皆有定所凡荒政所不能聚者均其遠近之所就穀而已○鄭康成曰殺猶減也○王氏詳說曰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爲外諸侯設也廩人云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爲內諸侯設也蓋鄉遂公邑但移用其民而已郤非移民通財與移民就穀也鄉遂公邑同爲天子之民若夫都鄙則各從其王矣鄭氏釋此以爲就穀都鄙之有者誠得其說○鄭鍔曰梁惠王移民就粟孟子譏之何耶蓋周官之民有田以耕其饑偶出於天時之水旱而已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凶歲則移民是爲無政○劉氏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猶設廩人就穀之法則患未至而預爲之防[illegible]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王昭禹曰治者量遠近爲之節○鄭康成曰行道曰糧謂

糈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鍔曰會同師役有遠近之異則曰糧曰食亦宜不同遠則治其糧莊子言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則治其食詩云朝食于株左氏云食時而至蓋言近也

易氏曰糧乃會同師役之所急者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會同師役之式小宰之七事有所謂會同軍旅田役之戒具共其財用然會同所用者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餼牽則有賓客之式矣軍旅田役所用者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之數者則有工事之式幣帛之式芻秣之式匪頒之式矣惟最急之糧食乃無式焉蓋式法出於九賦之中乃國家之經費冢宰制國用則以邦國之貢待弔用萬民之貢充府庫二者之外隨處而積以待邦之大用則會同師役之類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於此不然

倉人共道路之穀積飲食之具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若非前二者之積將何所從出然特道路之所費而已若廩人之治其糧與其食又兼在道之費及止居之費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鄭康成曰接讀為壹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 [illegible]

鄭康成曰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

總論

陳及之曰廩人至倉人凡九穀出入盡掌之而不會計何也以司會考之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則是官府與府藏財賦無不係焉而廩人以出入之大計聽之司會矣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賈氏曰舍人主米穀故與廩人倉人連類在此

掌平宮中之政

鄭康成曰政謂用穀之政○賈氏曰舍人總王給米之事而掌平王宮中之政謂平其給米多少 [illegible]

易氏曰有王宮有后宮王宮之宮正為之均其稍食后宮之宮內宰為之均其稍食所以平宮中之政則舍人也 [illegible]

黃氏曰舍人猶詩言室人於內者也耕者勞於外食者逸於內先王存廉耻之戒焉故以其職曰掌平宮中之政以至掌其出入既無事而食而其政不平出入不以法不其甚歟

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賈氏曰財即米也喪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黃氏曰守謂積聚米給予也 [illegible] ○鄭康成曰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行出於廩人其有宮開則計之還入 [illegible]

易氏曰出之於廩人入之於宮中皆有法存焉廩人不妄供宮中不妄取所謂平其政者莫先於此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鄭康成曰方曰簠員曰簋○賈氏曰孝經云陳其簠簋注謂內員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簋而言若簠則內方外員族人云爲簋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鄭鍔曰用簠以盛稻粱用簋以盛黍稷○王昭禹曰實之以言其物陳之以言其數（○王氏曰謂共簠簋之器又以餼人所共之實實之陳之也）

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

鄭康成曰禮致饔餼之禮○賈氏曰聘禮曰致饔餼使卿韋弁歸饔餼米百筥設于中庭車米三十車陳于門外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又掌客上公米百有二十筥車米四十車禾五十車芻薪倍禾侯伯米百筥車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子男米八十筥車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二㠯陳是其所陳多少之數（○鄭鍔曰車米以車載也筥米以筥盛之也）○林氏曰掌客掌其禮而舍人共其物

喪紀共飯米熬穀

鄭康成曰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賈氏曰喪大記文）皆四升實者唯盈（賈氏曰亦喪大記文）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賈氏曰蚍蜉大蟻 [illegible]）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鄭康成曰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鄭司農曰春王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種見內宰職○賈氏曰內宰上春后獻種且助王耕事此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即縣之以至春獻之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鄭康成曰九穀六米別爲書（○賈氏曰九穀之名已見太宰注六米者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苽大豆六者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

歲終則會計其政

鄭康成曰政用穀之多少○王昭禹曰宮正月終會稍食歲終會行事內宰歲終會內人稍食舍人掌米粟之出入而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亦所以通職聯事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項氏曰倉人掌藏粟者

掌粟入之藏

鄭康成曰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賈氏曰月令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記首種謂稷也即種粟是五穀之長下文九穀此云粟是以粟爲主（○李嘉會曰歲所收粟則先執藏中間之地宰多種粟蓋粟耐藏之早不至大失比九穀之 [illegible]）

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項氏曰穀各有所宜用故辨其物以待用○鄭鍔曰邦之用穀也有匪頒賙賜稍食之殊則其精粗亦異故宜辨其色焉

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鄭康成曰止猶殺

王氏曰法式所用有數不足不可以已者有待有餘然後用者所謂餘法用則待有餘而餘用者（○愚案 [illegible]）易氏曰大府所謂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委人所謂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止餘法用止此者歟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見樂歲則取之於民凶年則遂以頒之於民取之不以爲虐頒之乃所以爲利無非充裕民之仁政

民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王昭禹曰大事則戎祀之類蓋戎以出征而祀亦有在郊者故倉人共道路穀積食飲之具若戎祀之外則非所共也〇黃氏曰大事大師役也其小者遺人委積自足共之其大者倉人共其穀積食飲之具食糗糒飲漿酏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劉迎曰司祿者司穀祿先儒誤為爵祿矣不然何以與倉人司稼同列耶〇易氏曰司祿逸篇弗可攷矣此經猶存其官之名者以序見之不待見之序官而已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祿為文昌第六星祿之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者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民之職蓋民之損益關乎天穀之豐耗係乎民此司民及三年大比則以萬

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祿之於穀數亦然則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其類同其義可推矣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種曰稼如嫁女有所生〇薛平仲曰以廩人倉人之藏而制為舍人司祿之用其數固有權度矣然不知稼事之為勸怠徒取諸彼以予此則民得不以為厲已哉舍農事而權末作無生養而就游惰是又先王之所甚懼於是司祿之官復有以繼於後誠以夫取稼事之已成者人知祿食之所當得勸之於稼事之方興者不知民力之為甚至司稼則因天之時察地之利軫念民勞而督趨之上之厚於民者如此則民之奉於上者當如何耶
掌巡邦野之稼
王昭禹曰種曰稼穫曰穡先王既有以教之又觀之巡之則有時治之則有法而此又有巡稼之官者蓋稼事而成穡則穡事亦以成穡故致詳於稼事以作其始則穡事之所以成終可知矣
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于邑閭
鄭康成曰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為法也
易氏曰所謂法者周自后稷播種百穀以為鄉師天以其粒食生民國其子孫千有餘年而後王業始大南宮括以躬稼有天下而歸之於稷原其始也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六君子可謂不替其業者周公作六典舉前日播種之法而備見於大司徒即以其法而責於司稼之官司稼復以其法而縣於邑閭使稼者取法焉播種之法明

為稼之教者當時所以善其始者有道矣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陳君舉曰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司稼之職為貢法設豈知司稼不是這法是預前觀其稼而後上下其出斂之法若不預前觀稼如何上下其法得劉晏正傳此法每四方水旱則先知之然後為賑救收斂之政
愚案周行井田借民力以耕非復有所謂斂則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者蓋年之上則為民斂而藏之於年之下則為民出而賑之倉人所謂有餘則藏之則斂之之謂所謂以待凶年而頒之則出之之謂常平義倉之法豈不見於此哉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鄭康成曰均謂度其多少賙賑其艱阨〇李嘉會曰司稼尤近民故賙急平興以先之又不

民穀數之事

愚案平其興亦當如旅師謂平均其所與聚之粟以給之

黃氏曰司稼巡稼知歲之豐凶民之寬急爲最切故通掌其事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賈氏曰舂人有奄者以與女奴同處故也○鄭康成曰女舂抌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杼臼也詩曰或舂或抌○黃氏曰舂人饎人槀人皆宮中之事以用穀故屬地官舂抌炊爨因祭祀賓客使內人皆識其勞苦煩辱不止稼穡之艱難

掌共米物

鄭康成曰米物言非一米

祭祀共其齍盛之米

賈氏曰器實曰齍則黍稷稻粱是也在器曰盛則簠簋是也[illegible]○鄭鍔曰祭祀共齍盛之米共之饎人

陳氏曰楚語云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又曰天子親耕禘之事王后必舂其粢穀梁曰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蓋祭祀貴於出力以致養而後可以交於神明則舂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籍不過三推則舂盛之禮蓋亦如此然後舂人卒其事以共之

賓客共其牢禮之米

賈氏曰下別言饗食則此言牢禮謂饔餼之米鄭氏謂筐筥知非車米者以其公車米四十等非舂人所共故也然則車米出於稅爲貢五百里米是也

王昭禹曰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則以共饎人簠簋之實牢禮之米多矣必共其饎人簠簋之實者[illegible]則以賓客車米筐米自舍人所共故也

凡饗食共其食米

鄭康成曰饗有食米則饗食皆兼與食

掌凡米事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故書作䭃○鄭司農曰饎人主炊官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饎爨

賈氏曰祭祀共盛共王后六食不在天官者以其因舂人又因地道之成故在此

掌凡祭祀共盛

鄭康成曰炊而共之

共王及后之六食

鄭康成曰六食六穀之[illegible]

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

鄭康成曰謂致飧饔

饗食亦如之

王氏曰舂人舂穀以爲米饎人炊米以爲食其職事相成故舂人祭祀共齍盛之米饎人祭祀共盛舂人賓客共牢禮之米而饎人共其簠簋之實饎人共王及后之六食饗食亦共簠簋之實而舂人不言其米則以言祭祀賓客從可知也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

鄭司農曰槀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賈氏曰與廩人連類在此[illegible]

陳君舉曰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冢宰至於共外内朝冗食者反不領於冢宰顧見於地官之槀人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於共奉天子飲食而必掌之外朝之士大夫者蓋恐内官奄人求巧於飲食之中而彌縫其意以導諛納諂故使外朝之士大夫掌之而太宰實領之者誠以檢防踰侈遏絶僥倖所以正人主之心術者在此也至於内外朝冗食者之食見於槀人之職而主之奄人竟者猶後世之所謂賜食焉而或取之内廚者是也頴考叔爲頴谷封人有獻於鄭莊公而公賜之食以此類推之所以示其隆禮愛賢之義而槀人共冗食者之食其猶漢世之所謂主熟食者乎至若内外朝之俸禄廩給則所以掌之者固有其人非盡出於一奄人之手也

掌共外内朝冗食者之食

易氏曰外朝庫門外之朝内朝路門外之朝○鄭鍔曰天子有三朝此特言内朝外朝而不及路寢之朝非冗吏治文書之所也

賈氏曰冗散也外内朝上直諸吏謂之冗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食槀人共之因名冗食者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鄭康成曰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宫者

掌共祭祀之犬

鄭康成曰豢犬豕曰豢不於餼人言者其共至尊雖其潘瀾戔餘不可褻也 [illegible]

鄭鍔曰祭祀之牛牲繫於監門而犬則豢於槀人各有以處之職雖卑者所繫亦不輕矣

總論司徒官屬

陳君舉曰周禮六官大宗伯治禮司寇治刑司馬治兵司空治事而天官治典最難攷然其職無非切於王后焉夫綱紀出治之所猶可説也至於地官掌教則又難曉焉以屬官考之自鄉老至比長自遂人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萵人皆畺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皆掌財賦征役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井自司門至掌節皆掌門關自旅師草人稻人虞衡以至掌染草炭荼蜃極於場人圃人無非山林川澤田疇之官幾於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調人司救皷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頓田疇分擘郊里征斂財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説者謂司徒典教止五六人而已其如鄉遂關市山澤之官蓋分托焉而非專於教事是以教官爲後世治文墨語言誦授者設也殊不知先王教民自經界始八八爲井五五爲軍市有廛居里有聯比無非習民於正而寓之以道德之意俾之分定而慮不易事同而心臧生厚而德優易直而淳龐以服從上令是曰教典師保諫救調媒之官則其導燠恐訓禮刑判合昬冠者也而豈徒謂是哉豳詩述風化之所由孟子言王道之本無非田圃之事誠知本者後世政教殊軌疆理之問不登於廟堂往往大臣能設學置博士弟子員則曰是有志於教化者何以納民於善也○呂氏曰司徒之職皆是均土受民不見所謂掌教者蓋生養便是教既富能教貧富能訓使他衣食足各保其生方教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義穀粟如水火而後民興於仁制其田里使養其老聖賢之論富民未有不及於教所謂富而教之者也或曰唐虞三代學校與後世大段不同只學官一事可見在舜

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欲得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深入其心這一个所在不是官司自秦漢以後把做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迥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把教做政看學者但當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不過是國子然當時所謂鄉遂所謂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官之內並存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庠略見於周禮然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何如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且如周禮設官下至於射夭鳥至微至纖之事而皆具載豈於

興賢能國之大教反不見其明文蓋凡領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只緣學校不是官司作簿書期會之事故不領於六官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校設官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國子是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至其所以教養之意均非簿書期會之可領學者當識先王之意可也蓋先王設教雖非六官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只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國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

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不率教考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見體用本末無窮處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致

愚案司徒所掌大抵田賦等事似與大宰九貢九賦太府以下等官相類細考之則大宰官屬所掌皆門之財賦而司徒所掌皆教之田野之事所以謂之教官後世謂六部如六官故謂戶部如司徒抑不知今戶部所掌乃大宰屬官太府等事初無與乎掌教之職矣

黃氏曰右地官鄉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十五人上士四十八人中士一百三十人下士二百八十八人王之門閽十二下士各二人則又四十八人府一百三十人史二百十九人賈八人胥二百二人徒二千四百五十六人又舞徒四十人奄十二人女舂抌二人女饎八人女槀十六

人奚八十五人是皆著於數者也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場人皆中下士[illegible]府史胥徒又司市立胥徒又司市立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皆不能計其數者也鄉老皆公即三公鄉大夫皆卿即六卿六鄉三十州州長皆中大夫州五黨黨正皆下大夫黨五族為七百五十族族師皆上士族四閭為三千閭閭胥皆中士閭五比為萬五千比比長皆下士六遂大夫亦中大夫六遂之縣視州鄙視黨酇視族里視閭其餘各下於六鄉之一等六鄉之餘民居四郊其官為四郊之吏稍不為邑縣都不為都有吏主之皆不可以數計也

呂氏曰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有奇府史胥徒不在數虞衡遂人等亦不在數采縣內之也似難容得許多官司畿內戶口數供許多官須考[illegible]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九

春官宗伯上

項氏曰春官以治教之始在於禮象天地之化始於春○鄭鍔曰自舜命伯夷典三禮其官曰秩宗周人因名曰宗伯說者謂宗尊也伯長也天下所宗者惟宗於禮此禮所以爲尊也近世王安石云宗典祀禮者也宗伯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故謂之宗然宗伯所主何獨祭祀之禮哉自四方言之東者歲之始自四時言之春者時之始宗伯於四時之官獨爲長故以伯稱之春秋之際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人蓋周之舊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鄭康成曰禮謂曲禮五吉凶軍賓嘉其別三十有六○鄭鍔曰禮經[illegible]

項氏曰禮之用以和爲貴民生有欲而無分則爭爭則乖先王制禮爲之節文以事其鬼神示袁其憂賓以親之軍以同之粲然有文足以相接則乖爭之患何自而作故曰和○[illegible]

呂氏曰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場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失其禮則僭亂謟妄而瀆乎神乖爭陵犯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成周萃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後世禮樂廢壞治人者不過簿書期會

之末至於祀典尤爲不經間有一二僅存不過曰使先王文物不廢乎吾世而已所謂治人者漫不知其語矣

愚案六卿自冢宰以下皆以有司言獨宗伯不言司四官皆言垂象獨宗伯不言象以見禮樂法而不說而致中和之用足以爲參贊化育之功非可以有司比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禮有小大有本末大者經小者紀本者義末者數經既立則紀不可以偏廢故大宗伯之貳有小宗伯焉義既明則數不可以不具故宗伯之屬有所謂肆師焉肆之爲言陳也郊特牲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失其義而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

下也然則有宗伯以明其義又有肆師以陳其數則周之禮可不謂之大備乎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鄭康成曰建立也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以吉禮事邦國者和其情也建保邦國則各安其分守矣天神人鬼地示各安其分推以化民治國特舉事言

唐氏曰虞書巡守脩五禮舉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三禮事神之禮也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所謂典三禮次之以吉以軍賓嘉則五禮也

鄭康成曰保安也○王昭禹曰合五禮而言則曰佐王和邦國別三禮而言則曰佐王建保邦國蓋有國則須祀此之謂建祭則受福此之謂保[illegible]

[illegible]○賈氏曰上單言邦據王爲言以佐王建保邦國則兼侯國言之矣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黄氏曰吉禮居其首禮主敬敬莫著乎祭○鄭鍔曰祭祀之交於神明有受福之道故以吉名之○鄭康成曰吉禮之別十有二事

王氏曰謂之建則禮當自王出謂之事則非特王國而已

王氏詳說曰或言鬼神示或言神示鬼何曰此所以爲秩宗之官也以上下秩之則曰神鬼示以內外秩之則曰鬼神示以尊卑秩之則曰神示鬼

孫氏曰先王明於天地之故察於人之理知所以接三才者即吾保邦之實政不容外三才而自任其私智也故天以氣覆物吾則用禋祀實柴槱燎以祀之地以形載物吾

則用血祭貍沈疈辜以祭之至於人鬼之奉則立之尸以人道饗焉凡此者皆實致其義實當其情求之於心驗之於事一有違於天有悖乎地有愧乎先則爲不克祀不克祭不克享矣惟聖人能享帝孝子能享親此之謂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愚案自此至雨師皆祀天神

張氏曰鄭注禋祀則變禋爲煙取其尚臭據洛誥曰明禋又國語曰精意以享曰禋徧觀書傳皆言禋是精潔致祭之名凡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煙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實柴祭天禮重故取禋敬之名以別之鄭不明此意改禋爲煙謬哉書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鄭鍔曰謂之禋祀明在乎致其心齋精明誠一爲主而已

陳及之曰祀昊天上帝總言祭天耳昊天猶言蒼天也○程氏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也帝言其主也在郊則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於負丘而配以祖陶匏藁鞂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物成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廟之禮享之[illegible]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項氏曰日司晝月司夜星辰司次十有二辰二十有八星[illegible]）鄭司農曰實柴實牛柴上也○鄭鍔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而在祀典者必以氣臭而達之故用實柴實牲燔柴則氣臭上達矣[illegible]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鄭康成曰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王氏曰柴而實牲然後槱燎天祀之所同也或言實柴或云槱燎相備而已

賈氏曰先鄭以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今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故後鄭不從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

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又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illegible]春秋緯云月離乎箕風必揚沙是風師箕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崔氏曰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謂隨其類祭之所以然者[illegible]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愚案自此至百物祭地示也

鄭康成曰陰祀自血起○項氏曰血毛告幽全之物又曰血祭盛氣也則以地道有幽陰之義而求之以血也[illegible]

陸氏曰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祭社必及稷以其全功均利以養人也祭必有配社配以勾龍共工氏子稷配以柱烈山氏子商之時又易柱以棄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

鄭節卿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雜出於史傳多矣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爲重該脩熙黎勾龍之五官[illegible]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范曄高堂隆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氏家語之說釋小子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門戶人所資以出入中霤人所資以居竈井人所資以飲食[illegible]

竈人也夏祀之皆五行之小神在此者故其祭亦自血始也謂天子七祀此祭其五何也今以爲中霤屬以祀之矣○王氏詳說曰此即王氏之說雖本於月令然乃宮中之小祀豈可與社稷五嶽同科左氏傳載魏獻子問於蔡墨以爲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其說甚明

鄭康成曰五嶽東岱宗南衡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嵩高山不見四瀆者或省文○黃氏曰鄭謂四瀆五嶽之匹非四瀆川祭四望則四瀆在焉○鄭鍔曰五山爲國重鎮者國所賴以鎮則神皆託於土故此二者同於血祭[illegible]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鄭鍔曰山林有功於貍藏川澤有功於涵容祭山林之牲則埋之祭川澤之牲則沈之各象其德○張南軒曰古者祭山川以其能雲雨澤潤萬物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祠之實而交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封其地則失之矣○崔氏曰祭之法各當其時山林于壇川澤于坎故禮記云四坎壇祭四方[illegible]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王昭禹曰疈者疈而磔之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異體疈而不全故祭以疈百物異用制而不變故祭以辜亦各以其物宜[illegible]

總論

胡仁仲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王者繼天爲子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上不可以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云方澤或云方丘負丘爲母齊襄期不敢亢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乎是故兆於南郊埽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社祭土所以神地道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四方之所據依也五祀者土與水火金木人所日用不是之報將誰報焉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是故王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極則謂之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鄭鍔曰廟祭之序始者王以王瓚酌鬱鬯獻尸是爲祼獻既祼於是迎牲而殺乃行朝踐之事朝踐禮畢乃行饋獻之事則薦以今世之食以其序推之則肆饋獻也獻朝踐也祼始祼也謂之肆者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剝者解牲體肆者解而陳之俎也始而祼以求之中而薦腥則以神事之終而薦熟則以人養之此經乃以肆獻祼爲序何耶余攷鄭康成之說云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著有黍稷互相備王安石以謂薦其肆而酌獻焉則以祼享先王其祼也猶事生之有享焉薦其熟而饋食焉則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也然祫以合食爲主未嘗無食禘以審禘昭穆爲主未嘗不祼祼主於敬食主於愛二者亦互見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之享時祭之名也禮不豐不殺所以稱時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多爲貴者夏以苞苗而奉祭祀時物方生可

獻者嘗故春以詞爲主夏以樂爲主而已尚詞者爲物不足以言詞道意也尚樂者陽氣浸盛樂由陽來也此所謂以少爲貴也秋冬以彌衍而奉祭祀百物既登可獻者衆故秋以嘗新爲主冬以備物爲主焉嘗者物初成始可嘗於是而薦新也烝者物畢皆可烝於是而備物也此以多爲貴者也○上帝尊以玉帛牛羊黍稷衆物畢矣其貴小物不足之具是陸產之無有定品且備美物也三牲之備入其之貴在焉耳畢在焉其備豐物也草木之實在焉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以薦者其不盛在此其所以爲盛數

陳君舉曰祠禴嘗烝此四時孟月王親祭于祖廟之禮肆獻祼饋食四時孟月吉皆用此二禮注謂爲六亯祭名不是○陳及之曰爾雅曰禘大祭也蓋天子四時之祭曰祠禴嘗烝而三年大祭曰禘其祖之所自出爲東鄉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皆爲禘也喪服小記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后稷皆謂三年大祭祭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亦四時有祭而三年之祭曰祫合食於祖廟而食大夫亦有時而祭而三年之祭曰殷春秋傳謂殷以少牢鄭氏所引魯禮則非魯不當有禘孔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孔子於春秋欲貶而不勝書故因事而貶若吉禘莊公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已此大宗伯所謂肆獻祼及饋食者謂祭之禮有此四等也而必兩言之者明宗廟有祼嘗禮既灌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自禘及四時祭皆然

總論

王氏詳說曰天神之祀以煙爲歆神之始地祇之祭以血爲歆神之始人鬼之享以祼爲歆神之始其實天神同於煙地示同於血人鬼同於祼且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書曰柴望大告武成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今以日月星辰爲實柴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槱燎然則祀昊天上帝非柴非燎何以爲煙乎是禋祀云者取其歆神之始耳記曰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熟夫郊天也大享祫也三獻社稷也一獻羣小祀也用血者未始不熟用熟者未始無血此所以謂腥其俎熟其殽也今以社稷五祀五嶽爲血祭則貍沈疈辜何以爲非血乎是血祭云者取其歆神之始耳司尊彝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今以肆獻言祼而饋食與四時之享何以爲不用祼乎是肆獻祼者取其歆神之始耳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鄭康成曰哀謂救患分災凶禮之別有五○鄭鍔曰天子之於諸侯任雖君臣情則父子未有子疾病痛苦父不爲之憂者故邦國有憂則有凶禮以哀之

暑寒盛衰消長天之道也聖人不患其凶患無其備故以是備繼於吉禮之後

以喪禮哀死亡

鄭康成曰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鄭鍔曰隱公之時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文公之時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

以荒禮哀凶札

鄭康成曰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札讀爲截謂疫癘

以弔禮哀禍烖
鄭康成曰禍烖謂遭水火宋大火魯莊公使人弔焉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易氏曰由所出下謂之禍天所毁謂之烖

以禬禮哀圍敗
易氏曰國之見圍謂之圍師之敗績謂之敗以禬禮哀之於是合財以補其乏若澶淵之會諸侯謀歸宋財是也○賈氏曰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

以恤禮哀寇亂
鄭康成曰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内爲亂○鄭鍔曰左傳言救邪之事曰簡書同恤禮有相救之道隱公亦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則恤禮者問之勞之見天子憂恤之意○王昭禹曰恤以[illegible]
王氏曰喪禮凶禮以被喪荒哀之也弔禮禬禮以我弔禬恤哀之也

以賓禮親邦國
鄭康成曰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八○黃氏曰賓禮皆王之所以禮荅諸侯朝覲宗遇會同諸侯脩王事王皆以禮見之也
鄭鍔曰天子之於諸侯以分言之則君臣以情言之則賓主故先王不待以純臣之義而以賓禮親之我有以親之彼安得不吾親哉○易氏曰臣道以尊天子主賓道以相諸侯爲主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鄭康成曰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易氏曰朝如日出如賓之朝而朝于天子宗尊也欲其尊王○易氏曰宗如萬物之宗于東方其猶皆本而宗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易氏曰覲如萬物成之時各勤其實以報其上遇偶也欲其若不期偶至○易氏曰萬物閉藏之時其相遇也如不期[illegible]
鄭鍔曰朝宗則在朝時則用春夏其位則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說者以爲萬物交際之時以象生氣之文人君則於堂下而見之所以通上下之情覲遇則在廟時則用秋冬其位則諸侯一於北面說者以爲萬物分辨之時以象殺氣之質也人君則於堂上而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記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蓋朝廷出迎賓則下堂覲禮不迎賓則不下堂也朝則天子當宁而立宁者門屏之間以象陽之出布散於外覲則天子當扆而立扆者戶牖之間以象陰之入收藏於内此又朝覲之別也○王昭禹曰[illegible]
陳及之曰大宗伯曰春見曰朝至冬見曰遇大行人曰春

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而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司馬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謨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協同慮時以禮會諸侯發同禁殷以禮同諸侯施同政鄭康成以六服之内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賈公彥從而廣之曰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秋則西方盡來冬則北方盡來以余論之皆未允以爲春則東方諸侯盡來耶則比功之禮未嘗施之矣以爲夏則南方諸侯盡來耶則協慮之禮未嘗施之矣若圖事專以待東方諸侯比功專以待西方諸侯陳謨專以待南協慮專以待北則王政豈無偏黨

之患哉案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嶽諸侯各朝于方嶽又案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然則四方諸侯六年惟一朝耳若然以春來則曰朝以夏來則曰宗以秋來則曰覲以冬來則曰遇耳猶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吳王濞春不朝使人爲秋請是也又尚書康王初即位太保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則是康王初即位四方諸侯以朝適皆在京師又安有春則東方來夏則南方來秋則西方來冬則北方來耶其所謂周天下之事等語作禮者之詞而司馬又承之也而其有可疑者大行人謂六服諸侯朝有疎數之節六年而畢近世蘇東坡說書亦以一朝爲畢朝未約其實也當從識者論之

愚案古人封建諸侯有人民有社稷焉若以春則東方諸侯皆來夏則南方諸侯皆來卒不幸有乘間而起如昆夷獫狁之難孰從而折衝禦侮之乎其一方同時畢集斷無此理苟縱其自便不朝京師萬一有專擅難制之事如唐之藩鎮又何以爲制馭諸侯之權要知王者欲覲諸侯必設爲可覲之禮或不能朝於春則可以宗於夏或不能覲於秋則可以遇於冬但六年之內不可不一次來王不然衆本南方國東伯來朝何以曰朝韓本北國韓侯入覲何以曰覲不曰遇要知古人立爲朝覲宗遇之禮於春夏秋冬之間以見四時皆來王之日而禮非有所輕重於其間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鄭康成曰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是也○鄭鍔曰以有事而會則時見者因有事之時而來見其會之有時故謂之會

鄭康成曰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方分來終歲則徧○[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時會則事出非常故無常時殷同則有常時亦如常朝之歲但會同於[illegible]朝[illegible]之故又曰大朝覲

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王昭禹曰時聘殷覜王人之所以賓於諸侯時聘施於時見之後以恩問之故時聘曰問○[illegible]殷覜施於殷見之後以事有所察治故殷覜曰視

鄭鍔曰聘以財爲禮其名曰問有問遺之意覜以見爲禮其名曰視有省視之意故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此乃王見諸侯之文繫以爲諸侯聘乎天子則謂行人之文又合與以爲王者之禮則又與大宗伯諸侯見王之文不合合二官攷之蓋聘覜之禮上與諸侯交用之何以言之時聘曰問殷覜曰視繼於春見曰朝夏見曰宗之下則曰問曰視者爲諸侯問視乎王之禮也若以行人結好除慝之文例之則又是王者聘以結諸侯之好覜以除邦國之慝也人徒見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皆臣聘乎君遂謂君無聘乎臣之理殊不知小行人有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則王有見禮於諸侯明矣其所以令諸侯行之則曰問若天子行之則曰除慝結好天

子之覲見於小行人三代之制若夫聘禮則無傳春秋之

時王臣來聘于魯者八亦可以爲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

以軍禮同邦國

王昭禹曰先王以賓禮一天下有不帥則軍禮於是乎用

○鄭康成曰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别有五（○賈氏曰僭差若所行非其宮殺自枝朱干設錫之類皆謂僭差也）○鄭鍔曰凡此五禮天子用之侯國亦用之所以謂之同（賈氏曰此言軍師六伍入兩卜引方旨一致也故大同之者無以異於大均之禮大田之禮無以異於大役之禮惟封亦然用田役師均封雖若不同其所以爲軍禮未始嘗欲同然可之不以禮無異于不同故必以禮同之）

愚案軍禮之設謂之同邦國者以見戢姦慝平暴亂王者未嘗不與人同必若鰥寡之有辭于苗而後大師之禮因衆所共惡者以用衆必若庶民樂有靈臺而後大役之禮因衆所同欲者以任衆賦役欲其均於是有大均以協乎衆車馬在所簡於是有大田以簡夫衆以至民心所恃以爲固者在邦國之封域則行大田之禮以

合夫相保之心舍此數者曷嘗勞民動衆以從一己之欲易之師曰師衆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觀師之義則知王者之制軍禮将以合人心於大同故每事以衆言之從衆則同不從衆則異其義可見

易氏曰軍禮統六師大師之禮而已大均大田大封大役何以亦謂之軍禮蓋軍有常勝之道有幸勝之道幸勝之道求勝在敵常勝之道求勝在我先王所以有征無戰以在我有是五者之禮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

鄭鍔曰五軍以爲師以師統軍以軍統旅以旅統卒以卒統兩以兩統伍上下相統聞鼓進聞金止此大師之禮以用衆故欲其同

楊氏曰先王行師其坐作進退以鼓鐸鐲鐃爲之節而不

可亂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則刑誅隨之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勇者不敢先怯者不敢後所謂大師之禮用衆以此

大均之禮恤衆也

王昭禹曰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以恤其事○鄭鍔曰[illegible]此大均之禮也以恤衆故其同

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康成曰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王昭禹曰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鄭鍔曰[illegible]此大田之禮也以簡衆故其同

大役之禮任衆也

黃氏曰大役之禮如召誥命庶殷丕作是也○王昭禹曰大役則帥其民而至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所以任其力○鄭鍔曰[illegible]此大役之禮也以任衆故曰其同

大封之禮合衆也

鄭康成曰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黃氏曰如康誥[illegible]○王氏曰合衆者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其志也○鄭鍔曰封人之封[illegible]或一百里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或四百里各有封域以爲阻固此大封之禮也以合衆故其同

以嘉禮親萬民

鄭康成曰嘉善也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五

王昭禹曰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美之至則爲嘉兄弟之義男女之情朋友之信故舊之愛賓客之好善之實也無以文之不能充善而至於美充美而至於嘉○鄭鍔曰[illegible]

黃氏曰嘉禮所以教民相親也飲食昏冠自天子達於庶民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王昭禹曰飲食之禮所謂族食族燕之禮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王昭禹曰昏冠之禮謂昏禮冠禮○鄭康成曰親其恩成其性[illegible]以成男女之德也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鄭康成曰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illegible]○鄭鍔曰特以賓禮而與之射見人君不忘故舊之情不棄朋友之好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鄭鍔曰諸侯來朝曰賓諸侯之臣曰客待以享燕之禮所以示隆厚之情享在朝燕在寢享則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燕則脫屨升堂行無算爵以醉爲度以示慈惠說者見定王謂公當享卿當燕謂禮各有所施余以爲行人於諸侯上公則三享三燕侯伯則再享再燕子男則一享一燕其實諸侯與其臣朝聘有享又有燕彼定王之言特示公卿之別爾如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大夫亦享也湛露之詩天子所以燕諸侯則諸侯亦燕也故以四方賓客總言之

王氏詳說曰行人言享不及燕掌客并言享燕然行人言

享者言其獻數掌客言享者言其數踈之數享終乃燕雖不言燕燕在其中

王氏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也四方賓客則有燕享之禮致其敬也[illegible]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薛氏曰腥曰脤[illegible]熟曰膰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膰兄弟之國親也故兼脤膰以賜之諸侯之國疏也故歸脤而已故脤膰以親兄弟之國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愚案鄭鍔以祭社稷曰脤祭宗廟曰膰是矣薛氏以腥曰脤謂社稷用腥以熟曰膰謂宗廟主熟親如兄弟若祭社稷之脤祭宗廟之膰皆當及之踈如異姓歸脤而不及膰則所及者止於社稷之肉或者見公羊穀梁有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遂以肉欲不壞盛以脤器乃助祭執事皆賜膰以爲胙不知兄弟之國分處於外未必皆與乎祭而熟肉亦不可以至遠特於以祀以享之際不欲以己專其福思與兄弟共之當有牲以折其俎然必曰脤膰者爲此乃脤膰之胙以示其致享致愛之道然也劉氏謂其廣祚胙而嗣祖先得之然非兄弟之國至二王後及異姓爲王所特尊者亦得與焉如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膰焉又所以廣其福也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鄭鍔曰情之親者因物以示恩情之踈者託言以見意異姓之國情之踈者[illegible]必有文辭以見意故有可賀之事則以言賀之有可慶之事則以言慶之若夫賀慶之別則賀或有財而慶則專以言而已觀行人言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而總謂之諸侯則同姓之邦非無慶賀要以待異姓爲主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鄭鍔曰出於人君有貴賤之殊者命也見於文物有隆殺之別者儀也列於表著有高下之等者位也命有貴賤故儀有隆殺儀有隆殺故位有高下欲正其位必先辨其儀欲辨其儀必先定其命諸侯之國旣分列於四方其位不

可得而序惟以九儀之命正之則位之高下無不當矣項氏曰此皆自王國言[illegible]○王昭禹曰命以德定其數儀以命制其節位以儀辨其分車旗衣服之數此所謂五儀職服位器之類此所謂九儀職服位器之類苟無王命以行之則下不得以聽上不得以使是故九儀有命然後職足以莅事服足以稱德位足以臨人器足以行禮則足以治官足以使國足以守牧足以分州伯足以分方然後邦國之位先後有序高下有等謂之邦國指侯國言之[illegible]李嘉會曰有命則有儀今曰九儀之命知命之所以貴者以有儀也知儀之有別則知命之所由辨然不曰正羣臣之位而曰

邦國則諸侯五等之爵卿大夫士四等之序舉別之

壹命受職

王氏詳說曰一命者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卿一命是已天子之下士一命雖不見於典命然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若士則爲六卿之屬矣豈有不命者爲之乎一命受職則此三等歟○王昭禹曰所治謂之職未命之士非無職然非受於王至一命則所受之職受於上矣○鄭康成曰始見命爲正吏（○王昭禹曰子男之士不命則此或加子男之士爲之）

再命受服

王氏詳說曰再命者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是已天子之中士亦再命以下士而知也卿大夫服元冕（[illegible]）士服爵弁（[illegible]）再命受服則此三等歟○王昭禹曰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皆再命固已受服矣以公侯伯之士與子男之大夫皆一命則此或加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爲之

三命受位

王氏詳說曰三命者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是已王之上士三命以中士而知也蓋公侯伯之卿無非命於天子之卿者三命也始有列位於王朝者曲禮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大夫即卿也是與天子之上士等也三命受位則此二等歟（[illegible]）

四命受器

王氏詳說曰四命者典命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是已曲禮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卿以下必有圭田是大夫之有田祿也四命受器則此二等歟（[illegible]）

黃氏曰四命王之下大夫食采於稍地始得祭其有功德者受地於小都是爲中大夫公之孤亦四命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未受地也○陳及之曰祭器凡籩豆之類命士雖有之而不具爲大夫則始具祭器不假於人是爲受器○王昭禹曰公之孤固已受器矣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則或加公侯伯之卿爲之

五命賜則

鄭鍔曰竊意公侯伯之孤四命矣加以五命爲子男之君賜以此八則使比王畿都鄙之長蓋外爲子男之君校其爵等正與畿內都鄙之長同也（[illegible]）

六命賜官

鄭鍔曰王朝之卿六命若封於大都小都之地得自置臣屬治其家邑如諸侯故得賜官蓋大夫不得具官有地而得置官者設一官以兼攝衆事耳故管仲官事不攝孔子譏之惟六命之卿得以具官及其出封則爲侯伯故晉侯之臣荀偃自稱曰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彼爲侯伯有官臣即在朝六命而具官者爾（[illegible]）

七命賜國

易氏曰子男未足爲成國之稱至侯伯然後可以言國或以王之卿而出封或以子男有功而加封皆得以有其國（[illegible]）

八命作牧

鄭鍔曰七命之侯伯有功德者加以八命則爲諸侯之長謂之牧大宰所謂建其牧是也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伯即牧也商謂之伯虞夏與周則謂之牧故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illegible]

九命作伯

鄭康成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illegible]

陳及之曰所謂命爲天子所命也其出於地則恩出於上不可爲常例也命諸侯則大宗伯擯命卿大夫則小宗伯擯其策文則内史作之書文侯之命冏命之類是也其禮儀衣服車旗宮室國家各視其命之數與夫命圭藻藉建常樊纓貳車牢禮之數一一有隆殺當攷典命及大行人之官

總論

鄭鍔曰職服器位皆曰受者自下言之命出於上臣之微者受之而已則與官國皆曰賜自上言之非天子之賜則人臣不得而有也牧與伯皆曰作者其權重其勢逼其位尊非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不可得而作也王安石云九儀之命皆加命也其説是矣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劉氏曰舜涉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則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班瑞于羣后是玉作六瑞古有之矣○鄭康成曰等猶齊等也○鄭鍔曰君臣不可無辨故執瑞玉以辨等降之差俱以玉爲之以比其有德之義名曰瑞則以爲合符之驗也觀其所執有以知尊卑之等今乃王執鎮圭與公侯伯子男並列何以謂之等邦國耶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平居無事守之以鎮國未嘗執至諸侯之朝或執圭或執璧天子則執鎮圭以臨之諸侯所執者九寸七寸五寸而天子執尺有二寸之圭以受其朝不患其無別也

王執鎮圭

鄭鍔曰鎮圭則琢以四鎮之山以爲飾山安靜不動明王者能鎮安天下職方氏九州各有鎮山皆琢於此[illegible]

王氏詳説曰王之圭不止於鎮大圭搢之以朝日冒圭受之以朝諸侯至於鎮圭則所用廣矣小行人以見諸侯典瑞以徵守以恤凶荒故言六瑞必特曰鎮圭[illegible]

公執桓圭

鄭康成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賈氏曰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賈氏曰桓謂若屋之桓楹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注云四植謂之桓彼據桓之竪而言則有四稜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著圭不見惟有上二稜故以雙言宮室在上須桓楹乃安天子在上須諸侯乃安[illegible]○鄭鍔曰[illegible]上公爲二伯者執之見爲砥柱之義

王昭禹曰公執桓圭則人三公執璧者蓋方其在朝爲三

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則致君之體而不致其用故執璧

及其在外為上公則遠於王而有所伸則有為君之位而致其用故執桓圭[illegible]

[illegible]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鄭鍔曰鄭說侯信圭琢人身之伸者以為飾伯躬圭琢人身之曲者以為飾陸佃云圭形直者為信圭曲者為躬圭不作人屈伸之狀蓋為侯則其勢伸伯之於侯其勢猶屈也[illegible]鄭敬仲曰侯視伯為尊尊者其道伸伯視侯為卑卑者其道屈

崔氏曰執圭亦取圭潔之理明其潔以奉上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鄭鍔曰子男百里二百里未成國之君說者謂子有字人之德故其璧則琢穀以為飾以穀能養人也穀又訓善以善養人也男以安人為事故其璧則琢蒲以為飾蒲之為席人所安也又取蒲以柔從之義記曰柔從若蒲葦是也

○崔氏曰[illegible]

總論

鄭鍔曰圭之制下方上圓取象天地而刻其上以象運用之無不利自王至伯皆君道也既得天地之體又盡天地之用故所執皆圭肉有孔謂之好好有玉謂之肉肉倍好謂之璧璧之肉倍乎好其形圓明有體而無用也子男有君之體而用未足焉故所執皆璧○[illegible]

胡氏曰男蒲子穀遠取諸物者侯信伯躬近取諸身者公桓則以若作室家璧之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鄭鍔曰古之始見君者必有贄摯之為言至也執物以表其至誠之心也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用贄焉非特見君為然下而婦人童子亦莫不有摯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林之奇曰禮諸侯所執者玉而已幣帛禽鳥皆非所執也彼據周官有執之之文孔氏注書正自周官誤之大宗伯言執皮帛執羔執鴈至於工商執雞春秋書曰大夫宗婦覿用幣不聞執幣也惟左氏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蓋因玉連文其實執玉奠帛也若以帛可執則皮亦可執乎執皮帛猶可也羔鴈雉其可執乎臣之見君鞠躬屏氣而乃手執羔鴈為禮容乎至尊之前羔鴈工物不知如何拜起俯伏乎至於執死雉以見君豈其宜也[illegible]蓋古者君臣始相見必具土地所有為摯見之禮首以一玉者不敢自有其寶也其餘則以為庭實也○呂氏曰上者以禽為摯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物也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illegible]孤執皮帛諸侯執圭[illegible]璧孤與諸侯之貴執摯亦以禽則偏於下矣皮帛可制以衣裘圭璧則寶貨因以比德焉所以異於諸侯而為之等也婦人無外事惟酒食是議故摯用棗栗腶脩不用玉帛[illegible]天子無容禮無所用其摯唯告於鬼神用之以為摯[illegible]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三帛二生一死贄[illegible]孤卿大夫士庶人之贄也[illegible]

分言夕鼓六等夕王謂之瑞大宗伯之等明以[illegible]曲所
言雖廣夕孤之皮帛子男雖又[illegible]一禮所以不下也

孤執皮帛

鄭鍔曰三孤貳公洪化寅亮天地以弼一人其名曰孤蓋三公之下六卿之上位漸進乎上矣孤當特立無朋然後足以稱其位有天子之孤有諸侯之孤非有衣被人之德與夫炳蔚之文著見乎外者不可以當此選（王氏曰執虎豹之皮者義取有文而能服猛）故執以皮帛蓋束帛爲摯飾之以虎皮實於庭而執帛以見也天子之孤以虎諸侯之孤以豹帛之色孔安國於書之三帛以爲纁元黃則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執之鄭康成以爲赤白黑則高陽高辛之後與其餘諸侯執之周家三孤之帛其色有別固可知第於經無攷耳

王昭禹曰三公三孤與王坐而論道燮理陰陽則其道大同於物故公之摯則執璧璧之爲物其形圓也孤則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而已於道則不足於物則未能大同於德則不羣於物爲能無朋故其摯執皮帛（劉迎曰羣臣之見天子莫不各有所摯[illegible]）

卿執羔

鄭康成曰羔小羊○鄭鍔曰羔羣而不黨跪乳而有禮六卿分職各率屬以佐王輔弼之臣不可從諛故欲其羣而不黨循禮恭遜則民不爭故欲其致恭以有禮此所以執羔也（易氏曰以純厚禮信爲德業而[illegible]故執羔）

大夫執鴈

鄭鍔曰鴈來往順時行列有序爲大夫者術道以進視義而去就欲如鴈之知時而行不失序此所以執鴈也（易氏曰鴈時而行風夜不上而不懈者大夫之道也故執鴈）

呂氏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周禮盡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且困晉卿大夫方知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雖魯且如此也夫魯之禮周公所傳想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正是帝王巡守之所脩五禮三帛二生一死贄在虞則五載一巡狩所脩在周則十二年巡狩所脩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別等差魯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東遷後巡狩之禮久不講故耳

士執雉

鄭鍔曰雉耿介而守死五色皆備而成章爲元士者欲其備文以相質又欲其耿介守節而不屈執雉宜矣

易氏曰自士以下不用飾士於諸臣爲卑也庶人工商則尤其卑者也此其等差皆其分守存焉

崔氏曰雉用死者爲不可生服也

庶人執鶩

鄭康成曰鶩取其不飛遷○王昭禹曰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則庶人非特府史而已凡民在野或聯於鄉遂相資以生或聯於官府相須以行欲其不散遷故執鶩

工商執雞

鄭康成曰雞取其守時而動○王昭禹曰工興事造業以利其上商懋遷有無以利其上欲其趨時而動故執雞

鄭鍔曰古之工商亦有見君之理如工執藝事以諫鄭商人以乘韋先牛犒師匠慶伶州鳩之徒皆工商之得以見君者也工制器商貿遷皆欲其不違乎時其摯以雞宜矣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卿致其德大夫致其智士效其節庶

人工商效其職其才有餘不敢過其分其實不足不得執其物

賈氏曰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數不同但爵稱孤皆執皮帛爵稱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士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及爵皆執鶩○易氏曰孤卿大夫士諸臣也庶人工商未爲臣亦謂之諸臣以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苟有以自致於天子之庭皆得以執摯

總論六瑞六摯

王昭禹曰君道一故六瑞一以玉爲之玉陽物也有君道焉此玉所以爲瑞天子受而復賓之也臣道二故六摯以衆禽爲之禽者制馭於人者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己此禽所以爲之摯天子受而不復臣之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一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鄭鍔曰能通三靈交之者莫如陽精之純故禮神有玉祀神又有玉（崔氏曰[illegible]）以玉作六器者所以禮神也或象其體或象其色或象其形或象其義皆以禮之而已禮者薦於告神之始也○鄭康成曰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illegible]）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愚案鄭氏以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典瑞無之而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至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而圭所禮者神州之神其說甚誕已於典瑞見之

鄭康成曰禮神者必象其類○賈氏曰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是璧圜也（劉氏曰璧圜中虛象天也）○鄭鍔曰天圓而運乎上故璧圜以象其體天之蒼蒼其正色也故璧蒼以象其色色用蒼以壯陽發散之色求之地方而奠乎下故琮方以象其體黃者地之中色故琮黃以象其色用黃者以極陰之盛色求之說者又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黃典瑞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余以爲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之玉所謂植璧也典瑞所云祀神之玉所謂秉圭也○鄭（[illegible]）林氏曰天以始事爲功故以蒼地以終功爲事故以黃

鄭康成曰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太昊句芒食焉圭銳（賈氏曰雜記贊大行云圭[illegible]）象春物初生○易氏曰圭銳而首出其色以青象物出乎春而[illegible]物生

東方之義也

鄭康成曰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炎帝祝融食焉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illegible]○鄭鍔曰陰生於午終於子午者南方之正位陽方用事而陰已生則夏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圭見陰功居其半不言祀中央者熊氏以為中央黃帝亦用赤璋然以類求神中央土色宜用黃孔氏以為當用黃琮然則土與地一類故不言

鄭康成曰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少昊蓐收食焉琥猛象秋嚴[illegible]

鄭康成曰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顓頊玄冥食焉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illegible]

鄭鍔曰陽生於子終於午子者北方之正位陰方用事而陽已生則冬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璧見陽功居其半也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鄭鍔曰六器之色有蒼黃赤青白玄之異牲之與幣各從其類蓋求神之道貴乎純一也或謂六器牲幣各放方色牧人之官所謂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何也余以為禮有降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大宗伯器幣各放其色者禮神以降之只宜象其類至於祀神以盡其道則因其陰陽以告[illegible]大宗伯放其色即牛人所謂求牛也牧人言[illegible]知牛人所謂享牛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愚案天產地產其說頗多今取其近似者敘之然後併述所見以待智者辨焉

薛氏曰或者謂陰德柔德也柔德易至於委弛故以天產作之天產者天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委弛之氣又以中禮防之蓋禮所以治心養性約而節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陽德剛德也剛德易至[illegible]度故以地產作之地產者地之所積習俗而成之者[illegible]其所積習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蓋樂所[illegible]風易俗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和也○孫氏曰天[illegible]

愚案以上說天產地產為人之稟賦於天地者而防之以禮樂與司徒以禮樂防民相似恐大宗伯之職不然

鄭康成曰天產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養○王昭禹曰六牲之屬皆味存焉謂之天產五穀之屬皆氣存焉謂之地產[illegible]

愚案以上說天產地產作動物植物以陰德陽德就人身陰陽之氣解之

呂氏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一元統天天之產也資始之初形氣方萌隱而未見有而未成此陰德之作也聖人以人心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天產之作陰德同故

以中禮而防民之失其中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一元行於地地之産也資生之後形氣已成顯而可知彰而可見此陽德之作也聖人以人心有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與地産作陽德者同故以和樂防民之失其和中和合於禮樂而還以正夫人心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故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無往而不在於中和也天産作陰德天之中也地産作陽德地之和也以中禮和樂防之以人之中和而同於天地也

愚案此說天産地産作法天地生物之德爲禮樂防民之用亦只說得大司徒敎民以中和之事

薛氏曰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德者人心同然固有之性而非外鑠我也喜怒哀樂未發

通志堂

謂之中此中德也在人心所存者神而未嘗有陰德之名喜怒哀樂之中節謂之和此和德也在人心所過者化而未嘗有陽德之名殆夫判情僞爲兩塗岐動靜爲二理倚於靜者湮没而不復振世始名之以陰德倚於動者矜暴而不可遏世始名之以陽德有名則有偏有偏則有累謂之陰德則其身知入而不知出知收而不知縱如聚土如積塵如槁木泯泯然而日微矣謂之陽德則其心知出而不知入知縱而不知收如奔走如搖旌如驚濤顛然而日露矣靜者愈靜而至於忘動者愈動而至於助長聖人於此其可無術之之術乎自是靜而爲陰德則作之以天産之樂動而爲陽德則作之以地産之禮記曰樂由天作則樂爲天産又曰禮由地制則禮爲地産作之以天産之樂則斯民有鼓舞動蕩之志而向之湮没不振者有所作矣作之以地産之禮則斯民有齊莊中正之心而向之矜暴不可遏者有所作矣聖人猶以爲未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彼其狃於偏勝而過於有所激未有不至於蕩而無統乖而或離也故樂之勝者以中禮防之約而歸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禮之勝者以和樂防之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中節之和中和有以相濟禮樂有以相資渾渾乎其爲懿德也哉

愚案此說天産地産爲禮樂蓋以經有樂由天作禮由地制之語其於産字自說不出

易氏曰樂記凡言禮樂者無非以天地爲本如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禮樂豈玉帛鍾鼓云乎哉其說正有合乎天産地産之義蓋天之所産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爲主即樂

通志堂

記所謂著不息者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爲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爲之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地之所以産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爲主即樂記所謂著不動者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重厚或至於不和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會然交暢爲造化至和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爲之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大宗伯之言陰陽所以明禮樂之各有其體樂記之言動靜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爲用知一動一靜於天地之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産作陰德地産作陽德者實禮樂之本也此下經復言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不然三産字一也世儒二之何

耶

愚案此說得之而未徹

愚案天產者日月風雲雨露雷霆霜雪凡屬乎天者皆天之產然聖人以爲天產所作之德謂之陰者以其發隱然難見若日月之暖雨露之滋萬物賚之以生所以生者莫得而測皆天產所作之陰德也天產之作易於或過如愆陽伏陰淒風苦雨與非時雷霆過時雪霜所不能免聖人必以禮爲之防蓋禮由陰作謂之中者有所止之謂禮以中止有以裁成其過而歸之中則天產不至於過作而暴地產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凡屬乎地者皆地之產然聖人以爲地產所作之德謂之陽者以其德顯然易見若山起於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水起於勺水之多及其不測魚鼈

生焉貨財殖焉皆地產所作之陽德也地產之作易偏而不及如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甚至山童澤竭若動若植無所容山崩海溲若寶藏若貨財無所聚聖人必作樂以爲之防蓋樂由陽來謂之和者有所諧之謂樂以和諧有以埤補其不及而歸之和則地產不至於不及而亂如是則禮樂之用可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與司徒教民之事大不同近世說者不知宗伯所掌之禮樂關於參天地贊化育之功拘於司徒五禮教中六樂教和之說釋之始失其旨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易氏曰上言禮樂之所從出故中和所寓有天地陰陽之異體此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高卑上下之際渾乎其爲一致不知孰爲天地耶孰爲陰陽耶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又皆不出乎天地陰陽之妙而中和實有以感發之孰謂禮樂爲形氣之末哉

王昭禹曰天以陽生地以陰成陰陽相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冬無愆陽夏無伏陰寒暑雨暘各適其中則天地之化是謂大和百物賚天之陽以生賚地之陰以成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則百物之產是亦天地之委和而已先王之作禮樂一本於中和則其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亦以其自然之和也夫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合生氣之和道五行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其至也極乎天蟠乎地上下與天地同和節則禮樂之大和也其施於物也感動其善心移易其邪行無悖逆詐

僞之心無淫佚作亂之事天地訢合陰陽相得覆育萬物以至於萌區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則禮樂之委和也記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惟其爲天地之和序故能合天地之化又曰和故萬物皆化序故萬物皆別惟其能化則羣物故能合百物之產惟其和氣以通乎幽則鬼神之無形可得而事矣以治乎明則萬民之至愚可得而諧矣以格乎物則百物之有知可得而致矣○鄭鍔曰合者會聚其氣使渾然不虧交通成和也夫禮樂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窮高極遠不測深厚如此故幽焉以事鬼神則天地神示人鬼可得而禮明焉以諧萬民則發於朝廷形乎閨門行乎道路至乎州巷能使人心至於極和而一一致焉以致百物則以此之中和導彼之中和凡

稟中和之氣者不期至而自至致猶以土圭致日月四時之致記曰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則知禮樂之功用深妙如此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

揚氏曰所謂人鬼大鬼非止先王而已凡在祀典如句龍共工之類皆是故通謂之鬼若帥執事卜日至相王大禮惟大神示大鬼爲然其餘小祀則大宗伯不與故不言先王而曰大鬼所以別小祀若肆獻祼饋食禴祠烝嘗則祀於宗廟故皆稱先王

鄭康成曰執事諸有事於祭者○鄭鍔曰大宰總百官大宗伯亦爲其所帥宗伯禮官之長帥禮官之屬以從大宰

鄭康成曰宿申戒也[illegible]滌濯溉祭器

也

鄭司農曰涖視也○王昭禹曰玉以禮神鬯以求神皆宿眡而臨涖之○賈氏曰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然宗廟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illegible]

鄭康成曰鑊亨牲器也[illegible]○鄭鍔曰亦躬省焉懼其不潔而鬼神不享

鄭鍔曰黍稷謂之齍以玉器盛之謂之玉齍康成分玉與齍以爲二物非是也[illegible]

鄭康成曰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illegible]

王昭禹曰以牲幣齍奉鬼神示以鬼神示建保邦國而不爲名號以尊大其美以辨名其類則其盡志也略其盡物

也瀆矣

易氏曰大宰云祀五帝止享先王亦如之非特文之先後與此不合而事之輕重亦不能不異大宰於祀五帝而卜日此則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豈非鬼神示之大禮大宗伯之所專掌而大宰嫌於偪故止及於五帝之祀乎大宰言及執事眡滌濯而此則曰宿眡滌濯豈非大宗伯先期而眡之大宰則至期而眡之乎大宰言贊玉幣爵之事而此則曰涖玉鬯蓋玉用之於天地而鬯獨用之於宗廟大宰之祀五帝無祼豈非涖鬯之輕於贊王幣爵之事乎大宰言及納亨贊王牲事而此則曰省牲鑊蓋君親而迎牲卿大夫贊君是大宰贊殺牲之事大宗伯省牲鑊而已豈非省牲鑊之輕於贊牲事乎大宰贊牲而此則奉齍蓋祭祀以牲爲貴齍次之小宗伯言五官奉六牲六宮之人奉六齍則齍之次於牲明矣大宗伯言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而此則言祀大神祭大示享大鬼且及於大號大禮始終皆以大禮爲言以其職之所專故正其名大宰嫌於偪故大神大示大鬼之禮特見於祀五帝之後茲所以不同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王昭禹曰治其大禮凡禮事之大者詔相王之大禮王禮之大者

鄭鍔曰始爲治之則次序其先後之倫簡習其進退之節使有條而不亂[illegible]行事則詔王又以相王使王不失其行禮之節[illegible]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黃氏曰王有三年之喪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至祭祀則宗伯攝其意爲可知矣○鄭鍔曰禮官之長掌建祭祀之禮故使之得以攝祭位

王氏詳說曰祭祀大事也見於天官大宰又見於春官宗伯是以二卿皆得以攝行其事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宗伯之明文大宰攝祭不見於常職而見於量人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是大宰攝祭之事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王昭禹曰豆籩有薦謂正祭祀時豆籩有徹謂祭祀方畢

鄭康成曰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易氏曰宗廟六享王與后同祼獻后親薦八籩八豆九嬪贊其薦又贊其徹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之又從而徹之是大宗伯所攝之禮於王則見於祭祀之常者於后則見於祭祀之大者凡以節文乎是禮者也○鄭鍔曰王后不與亦出於一時之故后既不與九嬪亦不涖事故自始至終無不兼攝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劉執中曰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禮誤矣○鄭鍔曰后亞王禮賓故亦有祼獻之禮當后之亞祼也內宰贊之故內宰之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若后有故而不與祼賓之事則大宗伯攝而載祼載之爲言承之以往也言酌鬱鬯載於瑤瓚往而禮賓也后於賓客固無親相授受之禮其禮也雖親酌之實盛載以往大宗伯之攝取王后待賓客之義亦以載爲言此承上文王后不與之下當爲攝王后祼賓客耳○[illegible]詳具前如此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

王氏詳說曰小行人曰爲承而擯此則曰爲上相者何耶夫擯相一也司儀曰掌擯相之禮是已但出接客曰擯入詔禮曰相○王氏曰相者相王擯者接諸侯因其事而異其名耳成周重賓禮故朝覲會同使宗伯爲上相使行人爲承擯在宗伯言相在行人言擯出入異辭也然小行人既爲承擯矣而肆師又云大朝覲佐擯又何耶蓋佐亦承也小行人於常朝覲爲承擯肆師於大朝覲則爲承擯大宗伯於凡朝覲皆爲上相矣擯者五人卿爲上相宗伯卿也○鄭鍔曰擯相一耳分而言之不同[illegible]相也[illegible]

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哭諸侯也爵弁絰緇衣○胡康侯曰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緦麻衰大夫爲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

王命諸侯則擯

賈氏曰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鄭康成曰擯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易氏曰王命諸侯則擯是以接賓客之禮待之也○胡康侯曰凡封國大宗伯擯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焉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鄭鍔曰旅非常祭也如禹貢言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後而合祭也五帝因變故而有禱焉則合五帝與四望之山川旅而祭之不如常時之祭以

事出於一時之變故不能如禮也
鄭康成曰上帝五帝也○薛氏曰典禮所載羣神之祀各有底定獨於四望未有名言以四望爲天神耶舜典望秩山川則爲地以四望爲地示耶此四望列于五帝則爲天故嘗謂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實兼上下之神故時邁之詩言巡守告祭柴望且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不及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聖人望而祀之明矣鄭司農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太山鄭玄謂五嶽四鎮四瀆是各以一說爲證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賈氏曰大封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爲采邑者爲小封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劉氏曰王封諸侯取大社之土苞之以白茅而授之爲其將取是土故大宗伯先告焉敬其事也○黃氏曰注疏說后土非也古人常以后土對皇天春秋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五行之神后土黎所食者稱號同耳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周禮大封告后土謂將裂土而封之不曰社而曰后土社主物后土主土祈告因其事類而稱之五行之神后土四時分王與黃帝祭於南方建國非其事類故武成告于皇天后土孔傳曰告于天社是也大封宗伯告后土建

邦國大祝告后土○易氏曰以大封之意告大示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鄭康成曰頒謂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陳及之曰鄭說是也天子祭天地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不特此也凡其境內之山川悉祭之若顓臾祀東蒙須句祀有濟其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亦祭之先王之世祀事悉舉人鬼不相殺亂蓋知其所憑依也實沈臺駘之祟於晉相之奪衛享是鬼神無所依也其所不須則不得祭春秋時季氏祭泰山楚人祀江漢雖[illegible]杞夏郊則此禮不行久矣易氏曰都家即三等采地亦有先君及社稷五祀之禮鄉邑即六鄉六遂亦有祭社及祭禜祭酺索鬼神之禮雖小大異等必以王命而後舉所以繼於須祀邦國之後○王昭禹曰諸侯之國其制地有都家有鄉邑祭社之禮皆有等降則典祀所須尤以爲重揚子曰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先王於此尤致其詳其所防豈不至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王昭禹曰大宗伯之所建者禮也小宗伯所以佐大宗伯者特禮之物[illegible]○易氏曰別而言之天神獨謂之神合而言之人鬼地示皆神

鄭康成曰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illegible]

王昭禹曰右陰也而地道尊右社稷地類也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尚君子於其親事死如事生故左宗廟

鄭鍔曰匠人云左祖右社匠人所掌者營作之事小宗伯所主者辨其方位也

兆五帝於四郊

鄭康成曰兆為壇之營域○鄭鍔曰兆始也求神之道始於此地也求神各從其類故蒼帝東赤帝南白帝西黑帝北各於其郊四郊為四帝之兆黃帝之位學者之論不一余以月令攷之中央土位於季夏之後夏火也火生土其相生也乃所以相繼也然則黃帝之兆其同位於南郊乎說者謂玉用黃琮不用赤璋其位乃同南郊何耶余以為祭之玉當放其色求之之方各因其位

王昭禹曰昊天之有上帝猶國之有君五精之君猶四方之諸侯諸侯有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道故皆謂之帝又大宰解曰別而言之謂之五帝合而言之亦謂之上帝[illegible]

[illegible]

四望四類亦如之

鄭鍔曰魯有三望之祭或以為分野星及國中山川或以為日月星海攷之書云望于山川惟山川則望而祭之故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即是論之則四望之為五嶽四鎮四瀆明矣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而禮下於天子故望止於三天子有天下祭及於四方故凡名山大川在四方者皆望而祭之四望之祭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為之兆也先儒以四類為日月星辰攷之書云類于上帝惟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日出於東月始乎西其類宜於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於南雨師水也其類宜於北先儒以風師亦在西郊恐不然也五行箕星好風箕東方之宿也西則違其方位豈理哉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鄭康成曰順其所在○鄭鍔曰五嶽四瀆神之最尊者也此言山川則祭法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之山川耳不為兆域惟因其所在之方為其卑也[illegible]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鄭司農曰五禮吉凶軍賓嘉○易氏曰以吉禮言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淫祀無福逆祀有罰此其所禁也天子祭天地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此其所令也以賓禮言之覲禮易樂為不從改制度衣服為畔此其所禁也朝覲宗遇會同為君之禮存覜省聘問為臣之禮此其所令也以軍禮言之非賜弓矢不得征非賜斧鉞不

得殺此其所禁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令也以嘉禮言之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昏姻不通此其所禁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爲之會男女此其所令也以凶禮言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或短喪而朞或朝祥暮歌此其所禁也歠粥而深墨顔色之戚哭泣之哀此其所令也禁令施於五禮者不一而足大略如此先言禁令後言用等待禁令而後辨云耳用等即輕重隆殺之等見於九儀之命者是也○鄭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鄭鍔曰禁令用等見於形名度數之間小宗伯掌爲其所不當爲者則禁之其所得用者則令之如此則上不得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上下之分定矣○[illegible]

[illegible]

廟祧之昭穆

黄氏曰太祖一祧二親廟四是爲七廟言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廟與祧凡七后稷大祖不遷二祧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親廟親盡則遷孔安國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此據周公制禮之時必欲備七廟以立天子之制其說是矣鄭康成以文武爲二祧此據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遂以爲二祧其說亦是而說進退爲七廟耳

愚案鄭氏之說自爲王肅所非先儒多非之已見於傳但王肅以下謂文武二廟不毀其說是矣而謂七廟之外更有文武二廟恐未必然鄭氏謂文武爲祧亦不無所謂蓋祭法謂七廟之制太祖與親廟四皆月祭而二祧享嘗乃止此常禮也太祖爲始自太祖而下二昭三穆共爲七廟至八世則遷去其始爲昭者九世則遷去其始爲穆者若周以文武之故而不遷且以共王之時論之自穆王上至昭王康王成王爲四親廟則文武正在二祧之位至懿王時則文王當遷又至孝王時則武王當遷然二廟不可去故存於二祧之位卻自成王遷去又再遷則去康王以次皆然謂文武二廟爲祧者正以居祧位而不可毀故以文武以下遷主藏乎此也若文武以上皆文武之父祖故宜遷藏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之人不可越文武之廟而入后稷之廟則宜遷于文武之廟以人情論之恐其如此恐不應七廟之外又有文武二廟蓋是累世之後但以文武居七廟之數此則王肅所謂文武之廟不遷者也

薛氏曰父以明察下曰昭子以敬事上曰穆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則毀昭廟始死者

穆則毀穆廟昭與昭爲列而不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爲列而不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子與祖齒而不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不嫌乎等者後猶之主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而立此昭穆之序不可易矣[illegible]

陸佃曰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左傳曰文王之昭王季之穆又曰文之昭武之穆此宗廟序之昭穆不可得而易也禮記曰祔必以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冢人掌墓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左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

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仲尼燕居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左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富辰曰管蔡郕霍文之昭邘晉應韓武之穆晉侯曰曹叔振鐸文之昭先君唐叔武之穆

鄭鍔曰宗廟世遠而無辨則昭或為穆穆或為昭而其序亂矣守祧則守廟祧而已小史則掌辨昭穆之書而已至於廟中之昭穆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當辨之也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鄭鍔曰吉服之五者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凶服之五者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辨其吉服則當服三章者不當僭五當服七章者不敢用九尊卑之序所以明辨其凶服則當斬衰者不敢以錫當緦衰者不敢以疑親疏之情所以當○易氏曰自衮冕至希冕皆所以彖其德自斬衰至疑衰皆所以稱其情與命言其命數此則禁其踰於命數（李嘉會曰五服及車旗宮室者五服已飾已之尊卑以服而顯在國之飾非中與宮室[illegible]）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王昭禹曰人之生上親父下親子而已與之為三以父而親祖以子而親孫是之謂以三為五以祖親曾高祖以孫親曾玄孫是之謂以五為九

薛氏曰堯親九族此特掌三族何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

賈氏曰辨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至緦麻重服曰親輕服曰疏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illegible]）○王氏詳說曰春秋有公族餘子公行以親疏為言詩有公子公姓公族以久近為言此言門子者以嫡庶為言古人重立嫡天子曰太子諸侯曰世子皆以嫡立三族之別亦皆有嫡子在曲禮則曰孫[illegible]當室是以當室名其嫡在文王世子則曰世室守大廟是以世室名其嫡此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深矣

黃氏曰諸子政官故掌役守之事宗伯禮官所掌宗法而已（鄭鍔曰別親疏明嫡[illegible]）○程氏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鉅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鄭康成曰毛擇毛也○鄭鍔曰牧人於陰陽之祀用騂黝之牲皆毛之小宗伯又毛之者蓋牧人於未用之前擇之以待用小宗伯於欲用之時又毛之以待頒

賈氏曰辨其名物者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犬豕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等是也（[illegible]）

鄭鍔曰牛地產則頒于地官雞東方則頒于春官馬羊南方則頒于夏官犬西方則頒于司寇豕北方則頒于司空各從其類以致其義不可以不辨辨其名則春官主木不使奉南方之牲司寇主金不使奉北方之畜辨其物則當用黝者不使用騂當用蒼者不使用黃若夫冢宰至尊不當從卑褻之役故特頒于五官不及冢宰

賈氏曰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鄭康成曰齍讀為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賈氏曰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鄭鍔曰三農之所生

者九穀用以爲齍者止於黍稷稻粱麥苽故六者辨之使
用當其物物稱其儀也然六牲使五官六齍乃使六宮之
人者五官助王六宮之人助后王親牽牲故五官之人共
奉其牲后親爲齍盛故六宮之人共奉其齍牲屬乎陽五
官亦陽齍盛屬乎陰六宮亦陰也陰陽之義各有所主故
共奉之人亦從其類詩言大夫妻可以共祭祀又言可以
奉祭祀指物言之則謂之共指事言之則謂之奉此言共
奉非惟共其物又奉其事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

鄭康成曰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項氏曰
名六者之名物所實之物○鄭鍔曰鬱人言祭祀賓客和
鬱鬯以實彝則六彝之盛鬱鬯蓋將以祼也○王昭禹曰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尊彝之
名物既不同故所用亦異小宗伯所以辨其名物以待用
也[illegible]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鄭司農曰六尊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鄭鍔曰
司尊彝言朝獻饋獻用尊則六尊之盛齊酒蓋將以獻也
鄭康成曰待者有事則給之○鄭鍔曰司尊彝辨其用矣
小宗伯又辨之蓋尊酌以獻彝酌以祼名既不同物亦各
異司尊彝辨於方用之前小宗伯辨之以待行事之用
賈氏曰案司尊彝唯祭祀陳彝尊不見爲賓客陳尊此蓋
在廟享賓客時也又鬱人掌祭祀賓客之祼則六彝亦爲
祭祀賓客而上文不言者舉下明上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鄭鍔曰旌人之功者各從其類是故能安民者賜以車馬
能富民者賜以衣服能使民和者賜以朱戶
易氏曰衣服車旗宮室此皆定制固諸侯之所當得小宗
伯爲之掌其賞賜者蓋賜國賜則賜官必待王命而後行
之否則諸侯有所不敢專書曰車服以庸是衣服以旌有
功又言惟衣裳在笥則有不可妄予者焉詩曰王錫韓侯
淑旂綏章序詩者以爲能錫命諸侯則是車旗不可以妄
予也詩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序詩者以爲能褒賞申
伯是宮室不可以妄予也宜小宗伯之掌其嚴如此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鄭鍔曰四時各有祭祀於祭祀之時又有先後所當行之
事如卜日而後齋戒既祼而後出迎牲之類皆事之序○鄭
康成曰序事卜日省牲視[illegible]於序事之中又莫不有禮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王昭禹曰謂以事之大者而卜以貞之○鄭司農曰謂[illegible]以問知
吉凶大卜曰凡國大貞天府曰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
惡
鄭鍔曰卜大事必用玉帛以禮神詔大祝使爲玉幣之美
名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備其物嘉其名致誠盡禮於神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

易氏曰省牲則預擇其純○[illegible]眡滌濯則預致其
潔○[illegible]○賈氏曰省牲眡滌濯省鑊與大
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

祭之日逆齍省鑊

鄭鍔曰祭祀之齍盛其始饎人炊之舍人實之及其祭則
小宗伯逆之於廟門之外授大宗伯大宗伯授內人內人
授王后○鄭康成曰省鑊視亨腥熟○[illegible]

項氏曰牲與滌濯皆備於將祭之先奮與鑊亨乃見於臨祭之日所以有先後之閒

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鄭鍔曰告王以行禮之時行禮有早晚時至則當行事及行禮時畢乃告王以行禮之備禮以時爲大殷人祭其闇周人祭其陽季氏之逮闇而祭則失禮矣以雞人之呼旦觀之則祭之時宜早可不告王以其時乎樂師告備則告樂備爲樂事之終肆師告備則告備爲器陳之具此言告備當是告行禮之畢也

易氏曰用玉與眡禮之大惟大宗伯得涖其事告時告備禮之煩乃小宗伯之專職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

鄭康成曰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王氏詳說曰鄭氏謂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可謂深達禮意矣昭禹所引皆失也且大宰所謂贊玉幣爵者祀五帝也祀五帝則不用祼所謂朝覲之贊王爵者祼用玉瓚飲用玉爵君有飲臣之禮無祼臣之禮所以再祼一祼皆大宗伯攝而代之況大宰所贊初無祼瓚二字而强以玉爵爲祼瓚是踈於禮學也且內宰之所謂后祼獻則贊與夫賓客之祼獻皆贊者蓋內宰以下大夫爲之后宮官之長也后之祼獻自有內宰贊之若后不與則又有大宗伯攝之何預於小宗伯哉況其上文云告時于王告備于王繼之以時祼瓚亦初無后一字而强以爲授后是踈於禮學也不可不辨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鄭鍔曰祭祀有小大於祭祀之中所行之禮又有小大禮之小者小宗伯詔相之禮之大者大宗伯專之故特佐助焉賈公彥以爲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爲小禮余以爲其說亦非經言詔相祭祀之小禮則非以羣臣攝祭爲小禮

黃氏曰宗伯詔相大禮如卜日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皆是其他則小禮如逆齍省鑊告時告備之屬

易氏曰大宗伯言詔相大禮者見於省牲鑊奉玉齍之後則此文亦當繼於告時告備之下以至下經言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亦當繼於此文之下如此方見禮官之次序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鄭康成曰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鄭鍔曰古人賜爵者必於廟示不敢專也將賜以爵必儐而進之使受策命於前○陳君舉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王昭禹曰大宗伯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以至詔大號小祭祀小宗伯之所掌故其事亦如之○鄭鍔曰小宗伯所掌之事皆倣於大宗伯以爲式蓋祭有小大禮之次序則一而已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鄭鍔曰賓客見王必用束帛加璧以爲禮是謂將幣行人

之官所謂將幣者三享是也享多儀儀不及物君子以爲不享故有見王之幣及有將幣之齎齎財也各奉國之所有者以爲庭實故齎所有之物以將其幣諸侯奉之以效享上之誠天子受之以見兼容之德小宗伯辨尊彝以待之將瓚祼以禮之典司賓禮其施之既盡則受其所報宜矣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鄭鍔曰古者大師則先有事於社與廟然後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不用命戮于社故載社主將以行戮用命賞于祖故載遷廟之主將以行賞小宗伯掌社稷宗廟之禮宜載以行乃言立者蓋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立者出於一時之故廟主爲尊載之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奉以言其肅欽之至帥有司者蓋帥大祝也大祝職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故知此所謂有司爲大祝明矣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鄭司農曰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鄭鍔曰軍將有事則與祭者主帥奉祭小宗伯以職當立之奉之故當與也小宗伯已與祭於軍中則四望之祭必遣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理之宜也先鄭知此意故讀與祭以上爲絶句康成以與祭連有司以下讀之恐不成文理戰必禱於神欲氣勢之增倍而四望又山川之尤大者國家所賴以爲阻固是以將戰則禱焉欲其爲兵之捍蔽○黄氏曰春秋有事于大廟有事大也非特有事謂將以帥有事于四望神也祭所司主祭禱者也與知[illegible]有事者小宗伯[illegible]軍事重將事于四望謂將其事以往也而將事於人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鄭康成曰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

鄭鍔曰有司一而已大師言帥有司大甸亦帥有司乃別言之蓋大師之帥者大祝也以軍社及主車大祝所立奉故也左傳云軍行祓釁鼓祝奉以從是也大甸之帥者司馬之屬以司馬言徒弊致禽饁獸于郊至於有司將事于四望繼於軍將有事之下則其有司亦指大祝明矣易氏曰大甸者黄氏以爲四時之田獨非也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私獻之文所謂饁獸頒禽[illegible]而田[illegible]大閱且田[illegible]於禽獲爲甚多[illegible]四時之中[illegible]四[illegible]四時之[illegible]

王昭禹曰獸於禽爲大故饁之禽於獸爲小故頒之蓋餉謂之饁頒則分之而已且田以簡衆則衆所不欲田以獲取禽獸爲得言則衆所同欲先王以所不欲者寓之於所欲於其田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上殺者以爲乾豆次殺者以爲賓客下殺者以充君庖而面傷翦毛羽不成其爲禽者不以獻還舍于郊饁獸出而頒禽與獸皆不以獻者也以此簡衆則得其所同欲而輕其所不欲○鄭康成曰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鄭鍔曰獻神則用其大頒人則用其小尊神之義也既饁獸于神乃頒之於人則又先神而後人也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鄭康成曰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曰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

鄭司農曰大肆大浴也○賈氏曰死者人所惡故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鄭康成曰執事大祝之屬泣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
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
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踐者可以相助
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鄭康成曰制色宜齊同○黃氏曰喪服輕重宗法著爲故
小宗伯掌之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
鄭康成曰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
獻成皆於殯門外○賈氏曰以用器須以官事故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素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
鄭康成曰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賈氏曰獻明器之時小
宗伯哭之哀其生死異也○王昭禹曰反而亡焉始於此
其生也以禮詔相之故其葬也則感而哭焉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鄭康成曰兆墓塋域甫始也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
壙也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王昭禹曰既葬而祭謂之虞虞死者精神無所歸而祭之
也虞祭既畢明日祔于祖父故有祔祭祔者以祔祖廟于
廟也
成葬而祭墓爲位
鄭康成曰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
位也先祖形體托於此也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
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易氏曰小宗伯大喪之禮詳於大宗伯大宗伯春官之長
大喪則爲上相而已其禮文次序專屬於小宗伯以建國

神位之官而掌此數者之事則其禮嚴矣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
鄭康成曰肄習也○賈氏曰禱祠皆須豫習威儀當習儀
之時則小宗伯爲位○鄭鍔曰吉凶悔吝皆生乎動會同
軍旅甸役之時雖至尊之行百神受職亦必有禱祠蓋以
其動也將以交神不可不肅故必習肄其儀而又爲王位
以習之○易氏曰爲位者因之神位會同軍旅甸役禱祠乃國家不常之事故肄儀而後爲位天地大烖而類社稷宗廟則有常儀也爲位而已
國有禍烖則亦如之
王昭禹曰禍烖禱祠亦肄儀爲位也
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王昭禹曰大烖若日月食山冢崒崩皆非常之變則合聚社
稷宗廟之神而禱祠焉故曰類○鄭鍔曰天神曰類而社
稷宗廟亦曰類者蓋當變故之祭依倣其正禮聚一處以

禱祠故以類言之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賈氏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爲之小禮者羣臣攝爲之○鄭
鍔曰國之大禮大宗伯之所掌小宗伯姑佐之而已至於
小禮則專掌焉其事雖小揖遜周旋之儀則未嘗不同故
如大宗伯之儀謂之禮又謂之儀者蓋禮本也儀末也左
傳趙簡子問於大叔大叔云是儀也非禮也謂其不同故
耳○易氏曰上經言大禮獨謂祀天地之禮而已此獨言禮則總錄之以五禮之大小者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肆師之職

鄭康成曰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鄭鍔曰肆師禮官之致所陳者皆祭祀之儀物禮官之屬皆取法於是故以下大夫爲之以師名之○王昭禹曰禮之義微而難知禮之數粗而可陳大宗伯掌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得於微而難知之義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則明於粗而可陳之數所以謂之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鄭康成曰佐助也○鄭鍔曰大宗伯言其禮之所當用肆師備其物以致用故皆謂之立言祀禮以此而立○王昭禹曰伸位[illegible]後國祀之禮可立大宗伯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illegible]而已又有其帛牲牷之物[illegible]然後其禮立焉故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劉氏曰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各有三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則祀典立矣○鄭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鄭康成曰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illegible]爲大小之等○鄭鍔曰祀必以玉者取陽精之純以禮神也[illegible]必以帛者取人功之勤以交神也[illegible]必有牲者取天産之精所以事神也○易氏曰牲色之純者謂之牷上言牲牷下特言牲則其色之不必純也幣帛一也自其質言之謂之帛自其用之謂之幣玉則陽精之貴者大祀貴精純而尚質故用玉帛牲牷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illegible]

[illegible]然大宗伯六器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則大祀無幣典瑞言圭璧璋邸射之類與牧人言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則次祀小祀非無玉與牲肆師立國祀之禮禮者體也上下小大有一定之體所用之物不容不辨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鄭康成曰序第次其先後大小○鄭鍔曰一歲祭祀各因其時以舉其禮序其先後不以其大先不以其小後

易氏曰小子職曰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正與肆師之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刉珥奉犬牲若以祈爲刉則肆師之文爲非後鄭皆改祈爲刉謂毛牲曰刉羽牲曰珥且以珥之字當從血爲衈取其以血爲釁之義引雜記言曰成廟則釁之謂宮兆始成則有釁禮其說非無所據然羊人小子亦有言釁積釁邦器釁軍器之事茲數者皆直謂之釁不應宮兆始成之釁而獨謂之祈珥況祈珥見於經者三不應以三出之祈盡改爲刉又羽牲曰珥如司約言珥而辟藏者固曰以血塗户至山虞職言致禽而珥則又曰取左耳以効功言効功則與釁禮不同言取左耳則與毛牲曰刉羽牲曰弭之文自相背馳何耶案劉中義云珥當爲弭字之誤也祈謂小祝之祈福祥弭謂小祝之弭兵烖然則社稷五祀曰祈曰弭山川曰侯曰禳落成曰釁各有倫類其說今存之義見山虞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鄭康成曰展省閱也○王昭禹曰牲之純者謂之牷牲之完者謂之犧春秋魯郊牛口傷周景王時雄雞自斷其尾不可謂之犧大祭祀肆師展犧牲視其完也○鄭鍔曰充人展牲則告牷而肆[illegible]

[illegible]

鄭康成曰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王昭禹曰牛[illegible]）

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

鄭康成曰宿先卜祭之夕○賈氏曰凡祭前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若然卜日吉則齋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以明旦爲期（[illegible]）詔相禮謂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齋戒之禮

眡滌濯亦如之

王昭禹曰宿爲期卜前之夕也眡滌濯祭前之夕也○李嘉會曰滌濯若事之微者大宰眡之大宗伯小宗伯又眡之今肆師不獨眡之且曰詔相其禮蓋內而六宮外而有司其滌濯概拭之類小大次第之節不可紊也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鄭康成曰故書表爲剽剽皆謂徽識黍稷六穀也在器曰盛○鄭鍔曰祭祀之齍盛共於甸師舂於舂人然後饎人炊之舍人實之小宗伯逆之大宗伯奉之而肆師表之者蓋其物不一各爲徽識以表之庶幾六宮之人共奉之各得其當（[illegible]）○易氏曰黍稷稻粱謂之接盛必肆師告潔而後用（[illegible]）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氏曰展器陳者則器及陳皆展之禮有告其有告備其有所不備者備則非特具而已○鄭鍔曰一器不備一禮必闕已陳列之則以備告小宗伯告備于王則此所告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于王也

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

鄭鍔曰祼必用鬯以鬱金和之鬱金必築煮然後用鬱人和之肆師主其築煮之事○賈氏曰果築煮謂宗廟有祼鬱人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也鄭鍔曰自犧牲粢盛以至於器用之陳列築煮之微細無所不掌則禮官之致其預於祭祀之禮者可謂纖悉畢知之矣故苟有不虔不恭之人皆得而誅罰之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鄭康成曰兆壇塋域（王昭禹曰兆爲宗伯祀五帝于四郊者）○賈氏曰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干犯神位七廟亦然○劉氏曰兆中廟中執事者衆欲其行事致肅故有禁令○項氏曰神則有兆鬼則於廟禁則禁其所不得爲令則令其所當爲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王氏曰事畢於禮成故禮成則告事畢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

鄭康成曰此王所以禮賓客○王昭禹曰几筵設之肆師則臨而觀之

贊果將

鄭康成曰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鄭鍔曰鬱鬯鬱人共之肆師築煮以和之其祼也小宗伯將之肆師贊之先儒謂此爲贊小宰余以爲小宰之職言凡賓客贊祼者爲贊王言小宗伯言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肆師言贊祼安得

爲贊小宰贊小宗伯明矣

大朝覲佐儐

鄭康成曰爲承儐○王昭禹曰儐所以接賓之人有上儐中儐末儐佐儐者上儐之佐則中儐是也所以佐宗伯爲大宗伯會同朝覲爲上相則肆師爲佐儐乃佐小宗伯小行人將幣爲承而儐則末儐其小行人歟

共設匪罋之禮

王昭禹曰匪以實幣罋以實醯醢其物其事掌客造人等共之其所設之禮肆師共之（鄭康成曰設于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罋簋實實于匪其筐字之誤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賈氏曰肆師不掌飲食而共設匪罋者依禮使掌客諸官共設之

鄭鍔曰賓客朝覲俱爲見王之諸侯然謂之大賓客則以客禮而見天子者謂之大朝覲則以臣禮而見天子者惟其爲賓故有筵几裸將之禮惟其爲臣故有匪罋饔食之禮

饗食授祭

鄭康成曰授賓祭肺（○賈氏曰祭肺祭先進食者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故知祭者祭肺）也○王氏詳說曰享用大牢食用大牢鄭氏以授祭爲祭肺惜其說不廣也既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殺之敘徧祭之所謂夕祭牢肉是已

鄭鍔曰侍以享食之盛禮賓客當祭肆師授之以所祭之品王食則膳夫授祭享食賓客則使肆師授之爲佐儐以侍賓客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

鄭鍔曰王者公天下以爲心不祈福於一己欲銷變於四方以爲有不祥則有侯禳禱祠之事侯之爲言候嘉慶祈福祥也禳之爲言卻災變除禍咎也畿五百里畺百里曰遠郊五十里曰近郊侯禳必在疆境欲災害遠去之意也肆師與小祝俱往以行侯禳之祭蓋所掌者祭祀祈珥之事小祝則掌侯禳禱祠之祝號耳○易氏曰小祝實王侯禳之官肆師與之偕往以見國祀之立雖侯禳之小祀不廢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

鄭康成曰築香草煑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令外内命婦序哭

賈氏曰外内命婦即下文注内外命女是也○鄭康成曰序使相次秩（○賈氏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然同内命婦于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居後也）

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

鄭康成曰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内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内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illegible]）○賈氏曰外内男女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三夫人已下爲王正服斬衰衰三升（○鄭康成曰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王昭禹曰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則衰法固已示之矣若不中法者肆師又從而禁之

鄭司農曰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杖文（○賈氏曰外内男及内命女爲王斬衰皆有杖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此曰且不定之義）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易氏曰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鄭鍔曰大甸獵之甸乃四時蒐苗獮狩之

田師甸則大用師以對敵之時何以明之以所祭之神知之用師則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此用牲于社宗大戰則類造于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此有類造封祭之事豈四時之田所宜有耶故知以師甸言社者主也宗者遷廟之主不曰祖曰宗者宗繼祖者也載主而行不在國之常位而祭不可以無位無位則鬼神無所依故爲位然後祭小宗伯於軍旅甸後禱祠爲位則止爲位於肆儀之時肆師於用牲以祭時則爲位者蓋所掌者立祀用牲之禮故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鄭鍔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曰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兼言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祭也 爲墓○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則無累土爲壇以封崇之禮 [illegible] 兵之所在必增高以祭之非頓兵之山川則無類禡之祭兵之所在則宜有祭 [illegible]

[illegible] 凡此三者非常祭故皆爲之位蓋肆師主立國祀之禮耳○易氏曰以上皆軍祭之禮肆師爲之位無非依神以爲之助而欲民之用命以有功○王昭禹曰亦如之肆師爲之位亦如師甸用牲于社宗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鄭鍔曰勝敗乃兵家之常王者之師亦有時而不勝而謂之 [illegible] 不功戰所以全宗社不功而失乎主車是失宗社肆師掌爲位以祭社宗爲職大司馬於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肆師爲大司馬之助而已 [illegible]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

鄭康成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 [illegible]

[illegible] 易氏曰二者皆肆師爲之位以肆師立國祀故耳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

鄭康成曰芟芟草除田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illegible]

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

鄭康成曰秋田爲獮始習兵 [illegible] 戒不虞也卜者問

後歲兵寇之備 [illegible]

陳及之曰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先王之時必預戒來歲之事者欲先事爲備也春秋時鄭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則是卜不吉必修德而豫戒然後爲治世之事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鄭康成曰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鄭鍔曰詩人言大田多稼曰以社以方故知稼爲田苗之事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社非春祈者以嘗與獮無非秋事知此爲秋報祭之社也

易氏曰三者之卜凡陳龜貞龜命龜眡高作龜使卜師卜人等爲之肆師特涖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鄭康成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賈氏曰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六遂亦然是國人所祭之事○鄭鍔曰國有大變故不止肆師涖卜又令舉國之人皆祭所謂靡神不舉

王昭禹曰令之祭故略于神者不得不祭今然後祭故徧于神者不得數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賈氏曰歲時之常祭也亦命國人祭也○鄭鍔曰因大故而令之祭出於一時之非常四時而令之祭本於一歲之常禮一歲之常禮又令之使祭蓋民未必能知遵其常月令於仲春必命民社謂此耳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鄭康成曰相其適子○王昭禹曰相其家人如今民間非相其家禮但相其國之事如今[illegible]之者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鄭康成曰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易氏曰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則專於佐大宗伯凡國之大事而言佐宗伯凡國之小事言掌事如宗伯之禮者兼大小宗伯而言故於佐宗伯則謂之事於佐大宗伯則謂之禮○鄭鍔曰小宗伯所佐無非禮肆師所佐無非事豈事之外別有禮禮之外別有事哉蓋以其官之尊卑別言其所掌之本末而已言禮者舉其本言事者舉其末皆禮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灌之為義先王所以致精神之交敬淵𩔖而貫冥漠也故灌用鬱鬯者草木之芬香者也鬯者酒味之暢達者也和鬱以為灌言芬香之交暢於上下也周人先求諸陰故既灌而後迎牲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精誠所交唯灌為至此鬱人鬯人所以首見於此○賈氏曰鬯人所掌是秬黍為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裸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與鬱人鬱人得之以鬱金築煮之以和鬯酒所謂之鬱鬯也

王昭禹曰築而煮之肆師也掌共秬鬯者鬯人也鬱人則和鬱鬯用之於祼

王氏詳說曰有秬鬯有鬱鬯鬱鬯用之於宗廟秬鬯用之於天地社稷等祀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祭天不用祼然亦用秬鬯鬯人之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是社祭等祀亦用秬鬯但鬱鬯求諸陰用之於宗廟

掌祼器

鄭康成曰祼器謂彝及舟與瓚○鄭鍔曰典瑞於祼圭有瓚特辨其名物司尊彝於彝舟特詔其爵辨其用蓋不掌其器鬱人取所築以煮之鬱金以和秬鬯實之於六彝故并祼器掌之

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鍔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言祭祀謂祭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祼以求神而出之賓客亦有祼事者以待神明之道待賓客尊之至也

鄭康成曰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賈氏曰鬯人所造者○鄭司農曰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

王昭禹曰必用鬱者明其德之香○鄭鍔曰王之祼鬯必和以鬱金取其芬芳也王度記曰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illegible]○李嘉會曰諸侯未賜圭瓚[illegible]非天子不得用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鄭康成曰祼玉謂圭瓚璋瓚○賈氏曰祭宗廟用圭瓚大宗伯用璋瓚鄭云大宗伯亞祼夫人有故攝焉然則王

鄭鍔曰記禮所謂祼以圭璋用玉器也正謂是耳
王昭禹曰濯之所以致潔陳之所以備用於用祼則又因
以贊其事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鄭鍔曰詔告以祼將之儀與夫多少之節[illegible]
[illegible]○鄭鍔曰小宗伯
贊祼將小宰贊祼肆師亦贊祼將鬱人詔之以其儀節而
已
凡祼事沃盥
賈氏曰凡祼事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易氏曰
凡此皆鬱人周旋祼禮之次序
大喪之湎共其肆器

鄭康成曰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
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笫有枕此之謂
肆器天子亦用夷盤[illegible]
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鄭康成曰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
此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鄭司農曰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曰殷以斝周
以爵
王氏曰斝者先王之爵惟王禮用焉卒爵若儀禮所謂皇
尸卒爵是也[illegible]○鄭鍔曰嘗得陸佃
之說曰宗廟之祭始祼之時尸入於室王與后既祼獻矣
及殺牲迎尸於堂王仰以幵洗鬱齊而潘之制祭於主前

於此之時尸既即席祝乃詔之使安坐王以玉角酌玄酒
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
舉斝角詔妥尸當此節也鬱人贊祼量人制從獻之脯膰
時相及事相成故受舉斝之卒爵酌而飲之[illegible]
其福也以康成之說攷之舉斝角詔妥尸之時無鬱人量人
受酌爵飲之法惟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illegible]
[illegible]故康成改斝爲嘏然有改字之嫌陸佃之說雖
不改字以理攷之方其祭之始獻而妥尸薦腥爲熟之禮
尚未及行而鬱人量人先已得飲卒爵豈合人情也耶
王氏詳說曰記曰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
與境內樂之夫樂以天下豈終日之祭而執爵款炙者不
樂其福乎此鬱人量人所以欲舉斝之卒爵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秬如黑黍一稃
二米[illegible]
鄭鍔曰以秬爲鬯以鬱和之分爲二官何耶蓋祼者祭之
始禮之尤重者故使鬱人掌其器鬯人掌共秬鬯而爲器
之飾重其事故分二官以主之或謂鬱鬯專用以祼表其
德之馨香足以感神秬鬯專用以祀表其德之中和足以
事神其義各有所主故二官分掌豈其然乎
掌共秬鬯而飾之
王昭禹曰鬱人所和者乃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則不和
鬱者用之以陳而已然鬯之有秬鬯亦猶三酒五齊之有
玄酒也此亦反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
鄭鍔曰鄭以設巾爲飾非也攷下文祼器有用脩者有用

罍者有用概者皆以盛秬鬯鬯人所飾者乃此器耳內從
其物故鬯必用秬外致其美故器必用飾○易氏曰鬯人共秬鬯而不言祭祀天地所用
是天地之祀鬯皆用外事而無事乎文采焉餘朱色有飾焉祭社于廟亦此大器
若其乎反尊然以尚質矣又因其尊之有餘者皆取乎宗門而用斷壽若其飾
飾而力不豐以為豐則豐尊之有餘者皆用俗者加同尊其凡豆陳剜亡之屬
則人力損之而維器者也凡山川四方用蜃者加蜃之和以蜃為之飾蜃其又以蜃
物為飾者也凡祼事用概者畫以朱帶幅漆尊而播散以為飾者也凡疈
事用散者謂散尊雖無疏刻而尚以為飾者也亦各因其宜而已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鄭鍔曰社壝者社之外委土為壝埒其中為壇○王昭禹曰社壝則封人所設王之社壝王社之示比於天地之神為近人情則宜交之以人道故有秬鬯言於人道則非鬼故不加鬱而不祼

鄭康成曰大罍瓦罍○鄭鍔曰社祭土以瓦器出於土器雖出於土然非用人工以陶冶器無自而成祭祀社壝則用大罍以盛秬鬯以見土者人所用功而社神有功於土

禜門用瓢齎

鄭康成曰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王昭禹曰禜則禜之義也以禜之見也○鄭鍔曰禜祭必於國門意以災害也塞人事有所不通門者人所出入往來交通之所盛秬鬯則用瓢齎

蓋瓢齎者取出瓠割去其柢以齎為尊質略無文之器夫雪霜風雨水旱疫癘之變良由政失於此變見於彼茲其為過也大矣君子有過則謝以質故用瓢以齎以表其純質之義禜之於門以冀其通變之意王安石云雩禜所以除害門所以禦暴除害禦暴皆所以養人甘瓠則有養人之美道以之為瓢又中虛為善容亦有門之象易以艮為門闕八音以艮為瓢爵之意無乃穿鑿之甚觀祭天用瓦

泰瓦甒又用瓢爵記禮言器用陶瓢以象天地之性物莫足以稱天地之德故貴全素而用陶瓠此所謂大罍則瓦甒之類用瓢齎則瓠之類皆質而已

廟用脩

鄭鍔曰致宗廟之中尊盛五齊三酒不盛秬鬯凡此所言祼器非廟中之彝改字為卣非也王安石以脩為飾之義是○王昭禹曰用脩則增飾之以色彩廟以享人鬼人道尚文○黃氏表記稱之脩言也術以文明義曰脩言細數

凡山川四方用蜃

鄭鍔曰四方山川則用漆尊而畫為蜃形先儒謂為蚌蛤一名含漿則是容酒之類余謂此乃海上能吐氣為樓臺者非蚌蛤之比四方山川為國捍蔽通氣乎天地之間蜃之為物外堅有阻固扞蔽之義且能一闔一闢其通亦有時焉故四方山川之祼尊則畫以為飾

凡祼事用概

鄭鍔曰祼事用雞鳥六彝見於司尊彝之官鬱人亦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祼事不用概明矣大宗伯有貍沈疈辜之祭此丁有疈事用散之文則此祼字為埋字無疑矣○黃氏曰鄭讀祼為埋說祭山川之名也指言山川用蜃語凡祼事則不獨祭也知宕客亨宗廟之社凡用祼自宜以漆爲也

鄭鍔曰祼事用概概亦漆尊也上下黑漆以朱落其腹為飾猶橫概然山林川澤材用百物之所出人所取足而為之神者初無私焉其功利及物可謂平矣○王昭禹曰凡祼之和鬱鬯以爲皮事以其無飾又無帶焉飾而樸故名散以散名勝非平物故也

凡疈事用散

王昭禹曰疈辜以祭四方百物言疈則辜可知○鄭鍔曰

祭四方百物則疈辜牲體其尊用散取其散在四方各以羣分之意○王昭禹曰自概以上皆有飾惟疈事之罍無飾故謂之散與樂之散者謂之散樂車之散者謂之散車同意

鄭鍔曰上文所謂四方山川者五嶽四瀆下文所謂埋則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四望之下又有兆山川丘陵之文則知山林川澤與四方不同

陸氏表記解曰罍以盛鬯瓢以酌之脩以獻之社壝言用大罍禜門言用瓢齎廟言用脩相備也社壝禜門廟言變山川四方埋事疈事言常亦互相備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

鄭康成曰斗所以沃尸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賈氏曰鬯酒非如[illegible]一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浴使之香美）

王氏曰共其釁鬯既以鬯渳又以釁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鄭鍔曰王之齊事將以致敬於鬼神秬鬯者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共以給王之浴而已內以致其精明之德外則用其芬芳之物內精明外芬芳宜其馨香之至可以交於神明

凡王弔臨共介鬯

鄭康成曰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鍔曰禮記所謂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是也王或親弔諸臣之喪或適四方舍於諸侯祖廟之時雖曰至尊於人之祖先神明有所不敢忽使介執鬯以禮之鬯人共介鬯王亦未嘗親摯所謂天子無摯也（[illegible]非惟安諸侯之[illegible]神亦以警人君之不可妄動）

陳氏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鬯爲摯共介鬯則以介致之而已觀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守之灌以璋瓚則摯鬯之禮蓋圭璋也天子之摯不特鬯耳其摯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摯瑞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於二十八宿屬昴[illegible]反列於春官蓋雞之爲物向陰伏向陽鳴王於司晨日之晨猶歲之春則雞東方之畜余以易之八卦觀之巽爲雞巽東南也五行東方之木爲皃皃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時則有雞禍蓋雞有冠距文武之皃故不爲威儀皃氣毀則木不曲直雞禍應之此雞爲東方之畜列於春官（劉氏曰大宗伯主雞牲雞牲屬物至微而以官名者蓋祭祀必涌吉養之）○薛平仲曰古之事親者每日雞初鳴咸盥漱蓋人於此時旦晝之所爲未交夜氣之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而無間者也況夫一人行灌事於先而百官嚴祀事於下雞人警之於呼旦之時者人心當何如哉是以雞人次乎此

掌共雞牲辨其物

鄭康成曰物謂毛色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嘂古弔反）百官

鄭康成曰夜夜漏未盡雞鳴時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

鄭鍔曰賓客會同軍旅喪紀皆不可後期而晏起既呼旦以嘂之又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雖惰慢廢弛之人詎可安枕哉○鄭康成曰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賈氏曰東方詩東方未明序[illegible]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illegible]）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王昭禹曰禳以卻災禍面禳所禳非一方古者諸侯禳於疆及郊於四方皆有禳焉釁以厭妖怪

鄭康成曰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用雞〇鄭鍔曰釁以除去不祥

鄭鍔曰二者之祭用雞為牲掌共雞牲又言於此者以面禳釁之用出於非常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二十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四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鬱鬯所以實尊彝而陳之則尊彝不可以不備鬱鬯所以浴几筵而灌之則几筵不可以不設此二者各有司存然鬱鬯之和人為之功雞人呼旦人事之警誡敬於是乎至矣彼六尊六彝有定用五几五筵有定制名物用事隨其宜而共奉之是亦足矣故前之三職則曰人而此之二職則曰司而命名之義著矣

鄭鍔曰祭祀之禮用鬯以祼用秬酒以獻是以用尊彝之器尊以盛五齊三酒彝以盛鬱鬯尊則非惟宗廟用以獻且上及於天故名曰尊彝則常用以祼故名曰彝彝之為言常也〇鄭康成曰彝法也言為尊之法也祼在室而求諸陰獻在堂而求諸陽其器雖殊而可陳其義雖微而難知司尊彝之官司其器而已〇鄭鍔曰先儒謂尊實五斗彝實一斗此雖無所經見然彝祼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繁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歟

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王昭禹曰六尊自獻尊至山尊六彝自雞彝至蜼彝

鄭康成曰位所陳之處〇黃氏曰若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之類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〇鄭鍔曰辨其所用之宜則尊之所盛者用以獻彝之所盛者用以祼實鬱及醴齊之屬〇鄭鍔曰其實則所實之物則鬱鬯以實彝齊酒以實尊不可實於彝

王昭禹曰先言掌六尊後言掌六彝尊卑之序也至於祠禴烝嘗追享朝享皆先彝後尊則所用之序〇鄭鍔曰此言六彝六尊幕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若五尊盛五齊則一尊常無用若以罍盛三酒則不應謂之八尊蓋尊與罍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謂之尊耳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

鄭康成曰祼用圭瓚以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

亞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
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也○賈氏曰鄭引
郊特牲者祼以鬱鬯之用圭璋也又上既灌然後迎牲謂后亞王祼後王乃迎牲也此注云后亞祼後王乃迎牲與內宰注不同由事取王事自相亞其實以司尊彝為正
鄭鍔曰祼獻必用彝尊非苟以為盛鬯齊之器而已各因
時而用之時不同則器不同各因時以明義也鬯必盛以
彝春祠之彝則飾以雞雞東方之畜歲起於東於時為春
也○王昭禹曰春者時之始而雞以其司晨而木之屬故用雞彝夏禴之彝則飾以鳥鳥鳳也書曰
我則鳴鳥不聞指鳥為鳳夏為文明而鳳具五色文明之
禽也○王昭禹曰夏於五行為火而鳥火屬也故用鳥彝王祼矣后亞之故用二彝王酌其
一后酌其一

皆有舟

鄭康成曰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
同○鄭鍔曰尊之有罍備齊酒之乏彝之有酒豈不備鬯

之乏乎舟之制陸佃謂如今世酒船之類酒船喻舟其義
甚著○鄭司農云舟若今時承槃但今宗廟中尊罍無此制度耳○易氏曰
攷之禮制彝受三升尊受五升罍受一石鄭氏謂舟為尊
下臺故禮家不言所受此不必論大槩舟之為物量其所
受有濟物之利受過其量有沈溺之害罍之為物應時而
動有澤物之利動不以時有浸淫之患知舟罍之戒則知
先王設尊罍之意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愚案此即九獻之禮已見籩人

薛氏曰祼者所以求神於陰而禮之也二祼之後有朝事
饋食與夫卒食所以備九獻而二祼則不與焉朝踐以薦
腥為主王酌醴齊而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朝踐之三
獻饋食以薦熟為主王酌盎齊以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
此饋食之三獻饋食之後尸有獻酒之禮此人道之終於
是有美尸卒食之事王以玉爵后以瑤爵為一獻諸臣亦
一獻此九獻

王氏曰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踐籩豆詩所謂籩
豆有踐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食以朝事為初獻則饋
食為再獻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
曰獻相備也饋獻即再獻也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
則曰饋亦相備而已○王昭禹曰祭祀以祼為始而饋食乃在於朝踐之後是以禮曰既灌然後出迎牲又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然後朝踐以薦血腥禮所謂腥其俎孰其殽者是已朝踐而後饋食焉以熟為所謂熟其殽者是也腥者未煎盛在室中而書所謂王入太室祼是也朝踐者陽饋食者陰為陽方所以妙氣味之真故其薦腥在於堂而禮所謂坐尸于堂又曰設祭于堂是也凡人之生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朝踐者用氣報氣而事之以天道饋食者用味報形事之以人道今特牲少牢之禮自饋食從而尸有飲食之禮此先王之事其親制之以死生之閒者也○李嘉會曰秋冬不曰朝踐乃曰朝獻不曰饋食乃曰饋獻春夏屬陽生長之時以氣為王秋冬屬陰物成之時以味為主故秋冬曰朝獻曰饋獻
鄭鍔曰獻字本戲字誤轉為獻毛詩傳謂之犧尊犧與戲

字同音桑何康成讀犧為素何切鑿為之說曰畫為牛形
婆娑然甚無理春而耕耕必資牛故春之尊為犧牛之形
夏用象尊者象南方之獸其形絕大時至於夏萬物豐大
故夏之尊為象形既祼出迎牲而入殺牲而獻血腥始行朝
踐之事用兩獻尊盛醴齊及薦熟之時謂之再獻用兩象
尊盛盎齊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陳及之曰
一彝盛明水一彝盛鬱鬯一獻尊盛齊酒一獻尊盛玄酒
所以祼用雞彝鳥彝朝踐再獻必兩尊○李嘉會曰經文既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春夏而各用其一明矣至其一曰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春用獻尊夏用象尊每尊各兩者以盛酒則特兩耳秋冬所用每尊一尊用兩而亦然各隨時以彝盛非神與牲享月於春而夏兼各鳥彝雞彝象尊其於夏而春兼之紛雜而無辨也明水之用則常禮也所不以論酒正以實人尊則有玄酒明水合之而為八耳
愚案此說祼彝備好至說用尊處有礙經言朝踐用兩
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共為四尊每獻王與后各酌其一朝
踐再獻二共用四尊可供四獻如所言春用獻尊兩

夏用象尊兩何以湊成九獻之禮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鄭鍔曰罍則爲雲雷之飾○陳祥道曰罍也者佇酒而給於尊者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則罍之爲器大謂之罍者有雷之象益雷出以時則利於物反之則爲交器之爲罍者警之而已記曰終日飲酒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用以避酒禍也尊者取其止而安○[illegible]

鄭鍔曰自初祼以至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共爲八獻諸臣乃酢尸蓋不敢與王同尊故酌三酒以酢之共爲九獻鄭謂諸臣酌以自酢豈有此理昨者酢也飲酒之禮百拜三行曰獻酬酢而已酢者送也故其字亦爲昨有送往之義蓋酢以送尸耳何名自飲乎○薛氏曰九獻之後禮節備矣[illegible]

愚案祭祀有九獻今止曰祼曰朝踐曰再獻而不及醑尸與諸臣爲賓之獻者王羨尸則酌朝踐之尊醴齊后羨尸則酌再獻之尊盎齊諸侯爲賓邪酌盎齊外無異尊故不必言

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

鄭鍔曰康成讀斝爲稼以明秋者萬物揫斂之時禾稼西成故祼用斝彝以明農事之成○[illegible]黃彝者畫爲黃目也人目未嘗黃龜目則黃氣之清明未有如龜者故記曰黃者中也目者清明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冬者[illegible]物歸根復命之時祼用黃彝言明於外而欲以觀其

復[illegible]

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鄭鍔曰秋之時物傷於末將反其本已斂其華將取其實故其獻也用著地無足之尊○王昭禹曰萬物於秋爲入[illegible]冬之時人功已成可勞享之而飲酒矣故其獻也用酒壺之尊名曰壺者收藏畜聚之義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則知王與后不共尊兹其所以皆兩也

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

易氏曰司農以追享爲追及其祖之所出與大宗伯之饋食同謂之禘以朝享爲三年喪畢而朝於廟與大宗伯之肆獻祼同謂之祫然饋食肆獻祼列於四時之首閒祀列於其後豈得謂之祫禘又五年一禘三年一祫乃宗廟大禮豈得爲四時之閒祀考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釋者謂享嘗爲四時之祭時祭之外親近者爲祖爲考每月朔朝於廟是之謂朝享親遠者爲遷廟之主有禱則追祭之是之謂追享二者爲四時閒祀列於祠禴烝嘗之後○鄭鍔曰先儒謂虎者西方之義獸蜼似獮猴而大其鼻上句雨則自垂於樹以尾塞鼻○[illegible]蓋獸之智也追享及遷廟之主世既遠矣猶不忘祭是謂尊尊尊尊至於遠祖可以謂之義彝刻以虎以其義也朝享行於祖考之廟親爲近矣每月祭焉是謂親親親親不忘乎月祭可以謂之智彝刻以蜼以其智也○黃氏曰亦畫蜼爲飾也虎彝則畫虎也

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王昭禹曰大尊太古之瓦尊有反本復始之意禘以義追及其祖之所自出亦以仁而反本復始故用大尊山尊嘗爲山形山則以仁而興利致養之意祫以養死者之所歸合食於祖廟亦以仁而興利致養故用山尊（○鄭鍔曰再用之祭所以安祖考之神靈故尊刻以山取其安以復養之意）

易氏曰四時閒祀爲非常之禮始以人道求之主動終以神道事之主靜（○王昭禹曰春夏動之時故象以動物秋冬靜之時故象以靜物禘祫有四時之義故一以靜物一以動物）○易氏曰成周功成治定兼用四代之禮樂四代之樂見於大司樂之職四代之禮於此見之嘗攷虎蜼有虞氏之宗彝黍爲有虞之尊山罍爲夏后氏之尊又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以著周以犧象以黃目以罍壺今於六享之閒兼用之

凡六彝六尊之酌

賈氏曰六彝與鬱齊爲目六尊與醴齊盎齊爲目下有凡酒而上不言罍者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李嘉會曰司尊彝所言皆酌酒之事[illegible]）

鬱齊獻酌

鄭鍔曰鬱鬯固非齊名曰鬱齊者泲鬱必以齊然後可酌以祼獻言用齊者明其不可用酒蓋鬱爲最尊泲之以酒則近乎溧泲之以齊乃所以尊之康成讀獻爲莎獻即祼獻之獻何必改字○劉執中曰鬱齊惟祼用之於獻最重故曰獻酌○王昭禹曰九獻之禮始於鬱齊故曰獻酌（[illegible]）

醴齊縮酌

賈氏曰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使可酌故爲明酌（○[illegible]）

盎齊涚酌

鄭康成曰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賈氏曰[illegible]）○王昭禹曰記曰凡涚新之也又曰醆酒涚于清以盎其色葱白而尤清故涚以酒（○鄭司農曰涚酌者涚拭勺而酌也）

凡酒脩酌

王昭禹曰三酒則人所飲故曰凡酒用以美尸而尸飲焉則尤宜脩治之以致其味故曰脩酌（[illegible]）（鄭康成曰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鄭司農曰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

易氏曰以脩視涚則凡酒爲味以涚視縮則盎酒爲清以縮視獻則醴齊爲淳盎宗廟之中始以人道求之終以神道事之愈近則愈褻故爾○鄭康成曰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王昭禹曰獻用五齊此言醴盎二齊者蓋泛齊從醴齊用於朝踐緹齊沈齊從盎齊用於饋食祭用五齊三酒者五齊最薄所以致其義三酒致味所以效其實以神事爲故用五齊以人養爲故用三酒

黃氏曰案司尊彝掌器耳鬱人和而實之則五齊三酒之當泲者皆酒人共奉之司尊彝明其器用使世婦掌之

大喪存奠彝

王昭禹曰朝奠夕徹不即去焉故謂之存○鄭景望曰不知神之所享弗忍徹也（[illegible]）○賈氏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祖廟厥明將向壙爲大遣奠時有之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

夕眞至朝乃徹大遣亦然

大旅亦如之

王昭禹曰有大故而祭亦以喪禮悲哀祈於神故亦存之不即徹○鄭景望曰若曰侯神之荅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易氏曰名官以几筵而所掌者几席舉一可以例其一○王氏詳說曰筵鋪於下席加於上（○陳祥道曰[illegible]）而几則立而設之所以待尊者養老有几筵行葦詩所謂肆筵設席與夫授几者是已禮賓客有几筵肆師所謂大賓客涖筵几是已曰几筵以尊卑爲序曰筵几以先後爲序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鄭康成曰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繅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黃氏曰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玉几之席蒲筵繢純加蒲席紛純彫几之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彤几之席熊席漆几之席萑席素几之席萑席黼純同於素几此五几五席之名物疏家謂萑不入數

鄭鍔曰几席之用不同義各有所主名以物之命以別之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祭祀朝覲則位於廟牖之閒大射則位於虞庠之中祀先王之席在廟之堂奧受胙之席[illegible]之西南用不同各因物明義故專設一官司而辨之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鄭鍔曰論國家之禮事之至大者曰大朝覲大享射大封建命諸侯大朝覲非四時之常朝（○黃氏曰[illegible]）大享射行大享之禮又與諸侯大射（○黃氏曰[illegible]）者也大射[illegible]宮之射也大封建則割裂土宇而使之有國命諸侯則臨告列國之君而命之以事凡此皆大禮故儀亦異

賈氏曰爾雅牖戶之閒曰扆扆之處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爲斧形此斧以大版爲邸即掌次所云皇邸彼鄭注云邸後版以此斧版置於扆即以黼扆爲總名據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言之若據繡於物上則爲今斧文近刃白近金黑取金斧割斷之義（○陳氏[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以黼依爲斧斤之斧字者取其所畫之物言之此云黼依爲黼黻之黼字取其所畫之色言之諸侯雖有黼衆用之於誓省雖有黼裳用之於助祭然初無黼依之制此所以天子之席三重有次序黼純而諸侯無之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鄭鍔曰王位設之依依前必南鄉設莞筵而用紛以純之加繅席而用畫以純之加次席而用黼以純之既設玉几於左又設玉几於右無非所以明義於扆設黼以表王者之威斷依前必南鄉以表王者之繼明（○易氏曰[illegible]）所設之席則莞筵莞之爲物叢生水中（○王昭禹曰[illegible]）表其德之純全用紛以爲純（○王昭禹曰[illegible]）紛加綬有文而狹表其文采之繢紛於莞筵之上加以繅席繅者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表其有華藻之文用畫以爲純畫以雲氣表其[illegible]也於繅席之上又加以次席次者比列桃枝之竹以爲之（○鄭司農曰[illegible]）表其行事有次序之節用黼以爲純又以表其威

斷莞筵紛純以全體爲之質繅席畫純以文采爲之文次
席黼純以斧形爲之斷有質爲本有文爲飾文質備於内
然後以斷行之於外故莞席在下繅席在中次席黼純在
上朝覲享射封國命諸侯之時其位之所設者若是孰敢
不俯伏聽命一德以尊天子乎
陳氏曰席有純猶衣有緣也○鄭鍔曰以書致之其設席
皆以數重席爲言莞筵在地不重者也繅席次席加於筵
上蓋皆重焉與莞筵爲五重則與禮記之說合矣天子之
席重而爲五則下文諸侯之亦重可知○賈氏曰依前南面以下席[illegible]
左右玉几
鄭鍔曰左右皆設玉几表其持德以爲安○項氏曰玉則

其質渾
陳氏曰几之所憑以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
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
負斧扆而立非有所憑也然必設几者鄭氏釋大宰謂立
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奔走堂下
伻非所傳聞者異歟○鄭司農曰顧命云成王將崩命太
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薛氏曰[illegible]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鄭康成曰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醑
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内后諸
臣致爵乃設席○易氏曰[illegible]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

鄭鍔曰諸侯祭祀席蒲爲筵則繢紂帛以爲純以莞席加
於其上而設彫刻爲文之几於其右蒲以見其柔從之意
[illegible]繢以四方相對爲文守土一方而以
柔從居下[illegible]外著然後能受命建國保有社稷以傳其
子孫故祭祀之席則然○王昭禹曰有言繢純有言畫純
者蓋分布采色則曰繢萃成物體則曰畫致工曰青與白
相次赤與黑相次若此所謂繢又曰山以章水以龍若此
所謂畫○易氏曰天子有次席黼純而不用於諸侯者以
諸侯不可尚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制之義也諸侯有蒲筵
繢純而不用於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繢不若畫之工
項氏曰蒲柔而繢采莞堅而粉潔不莞加繅者王之所下
諸侯之所上也
薛氏曰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陰事也故

右之賓客陽事故左之鄭氏注士虞禮謂主人陽長左鬼
神陰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不必皆鬼神故甸役亦右
易氏曰天子設几於左右諸侯則陰事尚右陽事尚左亦
尊卑之辨一几席之間而大分存焉
凡以甸役陰事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鄭康成曰昨亦讀曰酢○鄭鍔曰尸酢之席莞筵以尚其
質繅席以表其文惟人質兼備所以能受神之福○王氏
詳說曰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
天子至尊可與鬼神同其席諸侯則否亦猶天子之昨酒
用醴齊與鬼神同其尊諸臣之昨酒用罍與鬼神異其尊
昨席昨酒不同如此然去昨席則無几祭祀其人馮几乎
[illegible]

[illegible]○劉執中曰几則神右而人左席
則降王一等而變於神
黄氏曰特爲國賓設位於此先鄭曰禮記國賓老臣是即
掌客諸侯長歟後鄭曰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皆得用
之不幾於無章乎○鄭鍔曰鄭國孤卿大夫來聘是謂國
賓主人在阼階則賓在戶牖之間如受酢之席表國賓彬
彬之意○鄭司農曰爲布筵席於牖前
王氏詳說曰王氏以諸侯左彤几爲祭祀之時下筵國賓
則不設几曾不知鬼神之几居右人道之几居左如以左
彤几以待鬼神則上文之諸侯祭祀右彤几如以左彤几
爲諸神之所句憑而用於祭祀之間是非所以禮鬼神然
則彤几用之於筵賓者正所以待賓也○鄭鍔曰設彤几
於席之左以表國賓有文明之意○項氏曰彤則赤色以
示文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鄭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illegible]
鄭鍔曰田簡衆役任衆必果毅爲先故席以熊皮爲之熊
猛獸之毅而可畏者ㄟ王昭禹曰以熊皮飾席或[illegible]
易氏曰几用漆飾示正固也漆几右之陰事也[illegible]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
敦一几
鄭康成曰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曰柏
席掐地之席葦居其上○項氏曰柏敦皆未得其說恐是
器若玉敦之類敦以盛黍稷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此說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鄭康成曰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
易几神事文示新之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illegible]
[illegible]○王昭禹曰吉事尚文凶事尚質變几以文爲尚仍几
以質爲尚
賈氏曰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
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李嘉會曰筵席之間短
不過身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
不過縉布卷之也必自末奉之也如橋衡歎必請向升必
由下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王者所有之天下無一物之非天寶鎮之重則先
祖受天命而後傳生民之數則天之所付五穀之數則天
之所生治中以察吏治則奉天意而行賞罰之法其所藏
之府皆名曰天大府雖九府之長不過掌財用而已安得
而同哉
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國之寶器也然豈止於玉哉官府
鄉州都鄙之治中民數穀數賢能之書皆國之寶是知成
周之時以政事爲寶以人民爲寶以民食爲寶以賢能爲
寶非特寶珠玉而已
薛平仲曰禮寓於灌既足以格於幽冥而無歎則是禮之
維持於天下者蓋可得而恃矣此天府已下之官皆有以
見是禮維持之功歟是故國之玉鎮寶器承之於祖而守
藏於廟者也夫使是禮之不足以維持天下則僭於天之

分者蓋有盜而竊之矣是以天府之官首於此雖有守藏之不一而國之玉鎮寶器實先焉蓋是禮維持之大者府而名之曰天其大可知及夫以玉而制爲五瑞所以志天寵因瑞而別爲五命所以定天瑞因命而異爲五服所以彰天命禮足以保天府之所藏則五瑞五命五服皆由是禮以嚴其分禮之功用固如此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鄭康成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

易氏曰王者之業傳之先祖而後受天之命以有天下凡歷代之玉鎮大寶器皆得以有而藏之掌祖廟之守藏是先王之器守與其禁令則王者以道守其器○易氏曰其所守東人其所藏寶物○鄭鍔曰守藏於此必有禁令以爲防守之具然後可保而不墜而人不敢萌覬覦竊取之心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鄭鍔曰玉之美者可以爲國之鎮如洪璧琬琰天球夷玉夏后氏之璜之類器之大者爲歷代所寶如崇鼎貫鼎大貝鼖鼓和之弓垂之竹矢封父之繁弱之類康成以爲玉瑞玉器之美者藏於此典瑞豈專掌其不美者歟祖廟之守藏則先祖所傳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則國之至寶可與祖物俱傳者亦藏於此大祭之時出而陳之以昭其祖先傳此以及後陳之者所以昭其功大喪陳之所以昭其能守此以克終康成謂陳之以華國恐不止於華國既事則又從而藏之傳其所寶守其所傳將以爲萬世之榮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鄭鍔曰康成之說以治中爲治職簿書之要以理攷之治道中法可爲楷式者天府以守寶藏爲職故凡內而官府近而鄉州遠而都鄙羣吏之治有中法者受而藏之○賈氏曰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文略庶幾可用以詔王用此以察羣吏之治使視其中法者以爲準式彼簿書之要何預耶○易氏曰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玉鎮大寶器同藏於天府者民亦國之寶也吏尤親於民者也先王蓋深致意焉如登賢能之書于天府而教得其中登民數之數于天府而政得其中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治中之書○劉執中曰治中者治典也所建天下之中故謂之[illegible]天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則吏道益謹民心益固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玉鎮大寶器爲可守矣

鄭鍔曰說者謂可會攷日成月成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大宰聽百官之致事而詔王廢置尚何假於守藏之吏受治中以詔王耶今以爲此乃先王保有神器防微杜漸之意也姦宄所以敢萌窺竊之心者良由上之人不能灼見其邪止上之人所以不能灼見之者良由無法以攷察之上下廢弛馴致大壞有問鼎之楚子有竊玉之陽虎此聖人所以命天府受治中以詔王蓋守之之術歟[illegible]官必天府詔王者以其祖宗之意[illegible]史治物史中將安在直史以重祖宗之盛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鄭康成曰上春孟春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鍔曰凡寶之所在必有神者主之故殺牲以釁之所以禳却不祥也然必用上春者以明守之不失至歲首而更新新之又新至於無窮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鄭康成曰吉事四時祭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illegible]

大祭祀天府盥小宗大祭祀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則天府為之執燭為明[illegible]師云祀五帝大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

鄭鍔曰吉凶之事王與群臣或有事於祖廟掌沃盥以致潔又掌執燭以為明祖廟之守藏惟明智然後能守而不失春秋定八年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蓋因祀太廟而盜得以竊之是知寶鎮寶器皆藏於祖廟以明是器由祖先之功德有之而子孫始有亦本於先祖苟非明智何以守之此所以使之執燭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鄭司農曰貞問也○鄭鍔曰先王防患遠憂民深故每長慮卻顧以為災害之防嘗之日卜芟獮之日卜戒社之日卜稼猶以為未足以知來歲之休咎又於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星窮于紀歲且更始之時而預卜之方其問龜則天

府之官陳玉以禮神玉之為物陽精之純將以交三靈而通之故必用玉也問龜者大卜之職天府掌出玉而陳之

若遷寶則奉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賈氏曰遷寶謂王者遷都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鄭鍔曰遷則奉之與寶俱行先王豈以為寶而愛之誠以世守不敢失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鍔曰攷小司寇之職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祭司民獻民數小司寇之職春官司祿之職缺其祭司祿之神或同司民之祭歟司民軒轅之角星司祿文昌宮之星又云下台為司祿祿之言穀也○易氏曰[illegible]

民為軒轅角有大民小民司祿文昌之第六星天有是星先王以是而名官又使之以民[illegible]數而登之於天府蓋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出民數穀數之登所以[illegible]手掌[illegible]司祿也

故穀數則司祿之官掌之小司寇獻之王

受之而登於天府天府受而藏之守寶鎮之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天所付穀數天所生以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藏於天府宜矣必祭司民司祿然後獻蓋司民者致司命死生之神司祿者主年穀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登下穀數多寡皆已可知於是登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數天府之官藏之謂夫自是而後有民以守邦有穀以養民祖廟之守藏可謂守而不失矣○林氏曰歲登民數穀數[illegible]

[illegible]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之道則猶不足以守曰賢書能書曰民數穀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是器也不

知任賢使能孰與先治其國不知憂民足食孰與冀獻厥位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所以挈持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以維持是器之具皆於天府登之使與玉鎮大寶並藏庶乎繼體守成之君知所守在此不徒擁虛器以為安矣

○鄭[illegible]曰[illegible]鄉大夫賢能之書獻之天王王登於天府不言[illegible]此何邪[illegible]民穀者所[illegible]以為守實鎮之具而賢能之書[illegible]之以[illegible]非所以為守之之具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典瑞若今符璽郎○鄭鍔曰瑞器也俱用玉以爲之同掌於此名官特曰典瑞者蓋器以禮神不曼至下擅改作惟瑞以爲合符之驗天子以是而驗諸侯以知下從違諸侯以是而合乎天子以見其臣服非祭器之比其典之者尤當致嚴故特以瑞名官

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鄭康成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鄭鍔曰玉瑞者王與諸侯所執之圭璧使者所執之瑞節玉器者祀天祭地祼先王致四時之圭璧璋瓚也或圭或璧其名不同其色亦異故當辨其名物及其用之也或祀天或祭地或朝日或覜聘或治德或結好或和難故又當辨其用事設繅藉以爲之飾者內有實以體之外有文以章之然後禮可觀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鄭司農曰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劒也○賈氏曰凡帶有二大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帶之內故曰紳帶之間玉人職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楊氏曰大圭不琢象天道之質朝日次於祀天故晉之鎮圭用以朝日故執之○馬氏鎮圭說已見大宗伯下日爲衆陽之宗上有以參天地之神故用大圭鎮圭繅藉以朝日
陳氏曰曲禮曰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鞛鄭氏謂繅所以薦玉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廣袤如其玉之小大蓋玉之藉以藻而繅之長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子男大夫聘玉皆二采者禮窮則同繅或作藻冕藻織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爲之無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辟繅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平王再拜皆厭璧紐是也○賈氏曰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而爲一就又云一采就者以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爲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匝二行爲二就就即等也故聘禮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曰三色爲再就即六等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亦就據單行言之也○曲禮疏曰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一行爲一就故五就二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等故二就二采二就者亦不別二行爲一就故再就一采一就者以卿大夫用采齊則惟一行共爲一就雜記及聘禮云三采六等故知天下諸侯采爲二等也○王昭禹曰設色者采藍以爲青采沙以爲朱五采藍沙之類也采色一成謂之一就五就則五色皆成也

鄭康成曰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黃氏曰覲禮載朝日之禮蓋時會殷同王既揖諸侯於壇乘龍載大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所謂大朝覲也常朝春朝之日諸侯有脩事而朝者王亦帥之而出祇國語大采朝日蓋日朝焉○王氏詳說曰經籍有言日不言月者有并言日月者且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見於馮相氏而堯典於仲夏則曰欽致而已上圭以致四時日月見於典瑞而玉人於上圭則曰致日而已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未有祭天不及地未有祭日不及月并言日月者備陰陽之義言日不及月者尊陽而卑陰之義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則郊之朝於天又可知矣言祀天地之圭而不言朝天地之圭豈其亦大圭鎮圭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易氏曰此圭璧繅於鎮圭之後即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然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躬圭七寸子男五命故穀璧蒲璧五寸此命數也若桓圭信圭躬圭繅藉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之繅藉皆二采再就非命數也用以藉圭璧而隆殺寓焉○鄭鍔曰天子受瑞於天故朝日則薦之諸侯受瑞於天子故朝覲宗遇會同則薦之玉以比德而薦之以柔順之繅藉所以明下事上之道也

鄭康成曰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

鄭司農曰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

諸侯相見亦如之

鄭鍔曰非特見王之時其薦玉之藉若此諸侯自相見亦然因其三采二采之別以知其爵之高下國之小大且以

明其邦國交際之禮無非本於文明柔順之道○鄭司農曰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

鄭司農曰瑑有圻鄂瑑起○易氏曰此諸侯遣臣聘覜於天子者然公侯伯以圭而其臣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亦以璧不特此而已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臣非可以踰乎君其用異也鄭氏謂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學者遂因以推圭璋之文殊不知玉人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夫人又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所謂瑑圭璋璧琮者與圭璋璧琮固自不同五等諸侯以桓及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瑑之五等諸侯或三采三就或二采再就而其臣特二采一就此所以為尊卑之分（林氏曰禮於執[illegible]以[illegible]聘是也若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illegible]所謂諸侯以享天子是也）

鄭鍔曰薦玉之繅藉皆朱綠二采一就二采所以成文一就所以見純一之義○鄭康成曰大夫衆來曰覜（黄氏曰鄭殷覜曰視）寡來曰聘（黄氏曰時聘曰問）○黄氏曰時聘殷覜皆用之聘公侯伯以瑑圭璋聘子男以瑑璧琮

愚案鄭注以此為諸侯遣使於天子黄氏以此為天子遣使於邦國要知王與諸侯之臣通用以覜聘餘見玉人之事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鍔曰邸本也朝宿之邑謂之邸旅者所宿亦謂之邸邸有託宿之義四圭有邸者以璧為邸四面合瑑出一圭託於是也璧以為邸以象天之體四圭邸於璧以象天由體以致用必用四圭者象天道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

意（易氏曰[illegible]）○劉氏曰天以一氣為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邸象四時本出於一氣五帝而本自於一天也○王昭禹曰祀天謂員丘之祀大神也旅上帝則五帝在焉以其及衆神故謂之旅（鄭氏曰國有故則旅衆者合昊天與五帝並祀也）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鄭鍔曰以琮為邸兩面各瑑出一圭託於是也邸於琮以象地之體圭之兩也言地道之利用不足於天亦以見地數二之義（[illegible]）○王昭禹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大示也旅四望則五岳四瀆在焉

陳及之曰宗伯所謂蒼璧黄琮與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璧黄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以此推之凡夏正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若祀天則冬至員丘用四圭之蒼璧

祭地則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黄琮祭天地之處則止於貟丘方澤安有天帝之別崐崘神州之異哉鄭氏以宗伯蒼璧所禮爲貟丘郊天皇天帝典瑞四圭所禮爲祭感生之帝其説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凡王者受命必感五行之氣以生則祭其所生之帝若周以木德而王則祭青帝靈威仰於火德而王則祭赤帝赤熛怒其學蓋自後漢光武好讖當時士大夫相承傳之康成最爲精於緯書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者非郊天也○易氏曰大宗伯之六器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大司樂之職冬日至則禮天於貟丘夏日至則禮地於方澤謂之禮則禮之常若夫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用之於祀亦用以旅然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後稱旅乃與祀天地同其五祀豈禮之常者

乎是不然辟貟象天而四圭以象天道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之偶託之於邸用以祀天地則亦禮之常者旅特通用之而已蓋以上帝四望爲主而謂之大旅則天神地示以下皆與於祭此所以兼用禮天地之玉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鄭鍔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其制如槃（○鄭康成曰[illegible]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illegible]尺）然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爲龍口之形所以挹鬯以祼神與賓客也説者謂祀先王謂之肆於賓客則以祼爲言何耶康成謂以祀先王者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余以爲既祼然後解牲體今名祼爲肆非其序也肆陳也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皆謂肆爲陳圭瓚陳於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先儒以爲肆者灌祭先王行賓如事神然故其禮有祼所謂上公再祼之類是也嫌賓客人也不當祼故特以祼言之（○陳氏曰唯天地之神無所用祼故典瑞祼圭止於先王[illegible]）○易氏曰賓客亦有祼（○鄭康成曰爵行[illegible]）祼即大行人所謂王禮再祼一祼之節賓客亦有肆即大行人所謂享禮九獻七獻五獻之序先王言肆賓客言祼互文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鄭鍔曰以圭邸於璧之上琢出一圭也日月星辰麗乎天其用各圭乎一故用一圭其體則託乎天故以一圭而邸璧○易氏曰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璧貟固所以象天一圭所邸則於天道爲不足故以之祀日月星辰○王氏詳説曰朝日以大圭鎮圭祀日月以圭璧是朝與祀異矣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鄭鍔曰半圭曰璋射者琰而出也半圭之璋邸於琮而從下向上皆邪卻而琰出故謂之射（○鄭康成曰璋有邸而射[illegible]）[illegible]璋以象陰之盛事又從而耶殺之如矢之射見通贄之義以此祀山川則小宗伯所謂兆山川丘陵墳衍皆是也賓客之至以此致稍餼賓客之還以此致贈賄（[illegible]）所用與山川同者山川爲國之扞蔽賓客之來亦以禮相接以扞蔽其國家故也○易氏曰琮方固所以象地半圭所邸於地道爲不足於以祀山川造贈賓客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鄭康成曰土地猶度地也○鄭鍔曰土圭尺有五寸上可

以度天時下可以測地理欲知天時則植之以觀春夏秋
冬之景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
長尺有五寸則日之行可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
而負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而負
於婁下弦於東井則月之行可知謂之致者植土圭於此
使景自至於此則以致乎四時之日月者欲知地理則植
之以觀東西南北之景以一寸之景知千里之遠以一分
之景知百里之近封建諸侯則以此度其地
王昭禹曰玉人言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言致日
不言月蓋主成歲而言成歲者陽而已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易氏曰珍有貴重之義○鄭鍔曰攷玉人之職不言珍圭
杜氏謂珍當爲鎮康成謂爲王使之瑞節俱制大小當與

琬琰相依不以爲鎮圭者人君守之以鎮安天下之圭安
可付之使者執以出使乎然諸侯守土王欲徵之凶荒之
際王欲恤之遣使以往詎可無所執此所以作珍圭惜其
尺寸不傳今無所攷非鎮圭斷可知矣杜子春言諸侯爲
一國之鎮凶荒民有遠志欲鎮安之其說則然改字以從
己意不可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鄭鍔曰半圭曰璋長七寸琢爲齒牙之形取牙齒之剛利
能噬齧兵之象故執以起軍旅若屯兵於外守要害之地
有不卒紀律者[illegible]以治之○李嘉會曰兵者服人之難
服如牙之[illegible]以今而後止故以之起軍旅所以治外以之
治兵守所以啓大牙[illegible]軍旅之大者用之中璋則軍旅
之小者用之[illegible]

牙但牙璋大儀多故得牙名而先言春秋之時宋司馬請瑞以
令其徒攻桓氏雖有兵符蓋有銅虎符發郡國兵皆此類也○禮庫曰古
者五侯九伯二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輕
出以周禮司馬法參攷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於四
方曰某國不道征之以某月某日師至於某國小宰掌其
戒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則畿兵不遠出也在易未濟高
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
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在皆成六師劉文公平丘
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則雖王人
涖師無過十乘以爲先行宣王復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
東遷以王人戍申甫揚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時桓王伐
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年閒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
嘗見車之出唯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璧羡以起度

李嘉會曰注以羨者不員之貌本徑九寸傍減一寸以益
上下故高一尺橫徑八寸夫璧員九寸好三寸肉倍之羨
而長之則十寸而傍減爲八寸十寸尺也八寸亦尺也十
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
尺爲尋倍尋爲常如是則九寸之璧一縱一橫皆可以爲
尺蓋通變之權也蓋必因九寸而羨之九天數也可以變
通矣○鄭鍔曰先王爲度之意正以量長短然慮後世度
苟不存則欲制作者將無所攷故廣爲之制以存之有黃
鍾之長以爲之度則其度起於九十有璧羨之長以爲之
度則其度數起於一尺自九寸而積之所謂律呂以作樂
者有所攷自一尺而廣之所謂器用以行禮者有所攷樂
之數必起於九以九者陽數而樂由陽來禮之數必起於
十以十者陰數而禮由陰作○王氏曰度之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在禮則起於璧羨先王以爲皆度之不存者

[illegible]又爲表飾則尺寸不可務矣又文飾琮則[illegible]不可數矣則[illegible]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賈氏曰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故云以組穿聯之○王氏曰六物皆爲渠眉璧琮又疏焉

鄭康成曰斂尸於大斂加之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賈氏曰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青圭禮東方等文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illegible]○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故其斂也以禮天地四方之玉器爲之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鄭康成曰穀圭亦王使之瑞節○易氏曰穀善也若天子遣人和諸侯之難及遣人聘女於諸侯皆以穀圭行之可

以釋諸侯之怨惡可以圖諸侯之交好所謂善者取此○鄭鍔曰圭之長七寸而爲文如穀粟者名曰穀圭蓋與穀之文同也穀粟之爲物充實而能養人王者於諸侯欲使之協比而已苟有難焉不相協和則遣使執穀圭以和之欲使之信實相與且安其生生之福故曰以和難[illegible]昏禮有六其五用鴈獨納徵不用鴈以其束帛可執故納幣用元纁天子加以穀圭欲其信實相親且以生生而不絕故曰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鄭康成曰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陳用之玉人解曰琬圭貟其銳使宛而不剡琰圭銳其末使剡而不宛○鄭鍔曰圭長九寸不銳而貟者名曰琬圭琬猶貟也圭之形皆銳其上以表其用之利此則貟之凡物尖則逆貟則順故不銳而貟者所以見柔仁而無所不順之意惟其仁柔而順故諸侯於德有所不順者則執此以治之使去凶德而修其吉德○黄氏曰凡諸侯之有其善德者天子遣人以琬圭褒之又諸侯使其臣來聘亦執此以命事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是也諸侯於好有所未講者則執此以結之使之去仇怨而結其和好欲其仁柔婉順歡愛相從也○易氏曰交好本於執德之不回故治德爲大結好次之

鄭鍔曰此謂之治德玉人謂之象德蓋中和柔仁者德之體故貟其圭以象之自其制作而言故玉人謂之象與瑞則自王遣使而言故謂之治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鄭康成曰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鍔曰司農謂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然攷玉人之制未嘗有鋒芒故禮圖謂鋒芒之言有違判規之義皆經取法惟得圭名琰

圭亦九寸玉人謂之判圭判者半凡圭皆琰其上寸半而已此則琰其半以上又半爲瑑飾之文其半規以象仁其半琰以象義仁義各居其半而不純乎用兵諸侯所行有不善執此以責諭之使之改易焉治民之政有慝惡執此以戒諭之使之除去焉行人謂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此除慝者謂殷覜之所執蓋諸侯政慝未至於可誅故責之使改行除惡所謂愛之以仁必有譴責之辭所謂責之以義○黄氏曰易行其惡未著使遷善慝則其惡成矣除惡謂其罪

林氏曰圜而宛之仁故以治德以結好剡而有鋒義故以易行以除慝

總論

黄氏曰時聘無非結好使者執瑑圭璋璧琮以行禮又執

琬圭褒賞有德亦執之殷頫無非除慝使者亦執琫圭璋
璧琮以行權又執琰圭焉戒敎過行亦如之是則聘頫禮
同而事異故以究著其義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鄭康成曰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鄭鍔曰大祭祀天地
宗廟之祭大旅旅上帝及四望賓客所用者祼圭也祭祀
所用者四圭兩圭之類典瑞共其器又奉承以往也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鄭康成曰飯玉碎玉以雜米（賈氏曰以下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引此明嘗乃五飯用米貝不以食道不食者亦米貝是也）含玉柱左右顚及在口中者（賈氏曰含玉有數有形制天子大夫以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者說不見時徵以其同用貝故也同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同時行之）贈玉
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賈氏曰贈玉者蓋以璧從帛入壙時八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器贈井）

王
物

賈氏曰按玉府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玉府主作之此
官王其成事而共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黃氏曰出對藏不用藏之用則出之出則固當共奉之王
所賜出玉府內府典瑞不與鄭說非也○易氏曰共者共
其物奉者奉其事此職皆言玉瑞玉器之名物用事而於
職末言共奉之者重其事也
鄭鍔曰上言共其玉器而奉之主於祭祀賓客嫌其他事
之時或不共奉故言凡玉器出則共奉之見其無往而不
共奉
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以為國之寶典瑞所藏以為國之
用故天府言若遷寶則奉之而典瑞特言凡玉器出則共
奉之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項氏曰萬物制命於天臣制命於王故謂之典命○鄭鍔
曰觀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公命詩人美宣王能爵命諸
侯則命出於人君之所錫也然自一命以至九命有等降
之差視命數之差則可以定隆殺之儀是則儀出於命矣
典命之官以中士二人為之掌臣下命數之書所以紀實
而傳信也所掌者儀與命而特以典命名官者蓋無是命
則無是儀○賈氏曰典命遷秋羣臣亦是禮事又爵命屬
陽故在此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鄭康成曰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
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鄭鍔曰諸
侯有儀必本於命諸侯有命亦必有儀於諸侯特言儀於

諸臣特言命何也蓋諸臣之命為卑其於儀未必有僭越
之差所先辨者莫急於命諸侯之命為尊其於儀也有覬
覦之嫌所先辨者莫急於儀（易氏曰諸侯不言典命以儀為實亦自未嘗無儀以命為節故也）然大
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則是命有九此言諸侯五
儀諸臣五命者蓋典命所掌者羣臣遷秩命數之書大宗
伯則合九等之命所用之儀以正位於朝廷不數不命之
士以其卑而無列於朝也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
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王昭禹曰上公有功德者命為二伯二伯雖同於九命九
命者未必皆為伯也公其爵也伯其職也若自陝以東周
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王制所謂八伯各以其屬

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以天下爲左右曰二伯是也○王氏詳說曰爲伯者稱公則終其身而二王之後稱公者則及其子孫周公封魯不之魯太公封齊不之齊所以稱公者終於其身而已而其後世不過曰齊侯魯侯而已宋自微子以來庸建于上公終春秋之世未嘗不曰宋公蓋二王之後及其子孫得稱公者所以備三統三公之後其子孫不得稱公者所以旌有德○鄭康成曰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鄭鍔曰先儒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謂周天子之城則宜十二里疑匠人爲夏商之法余以爲匠人據天子中城言非異代之制上公之外城比天子之中城以九里爲節宮室則方九百步車旗則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衣服則冕服九章其他禮儀皆以九爲節則桓圭九寸繅藉九寸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之類是也

王昭禹曰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禮文之數即其命而制之王制曰三公一命衮若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亦若此○鄭鍔曰公卿大夫則以八以六以四公侯伯子男則以九以七以五者蓋内而爲王臣其位之尊雖爲三公亦臣道也外而爲諸侯其國之小雖爲子男亦君道也君道南面取法乎陽故公侯伯子男之數皆奇臣道北面取法乎陰故公卿大夫士之數皆偶義各有所取也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鄭鍔曰此皆言在朝之命數也卿即上大夫耳大夫則指中大夫下大夫而言自上士中士下士一命再命三命據而上之則中大夫下大夫同於四命其五命不以命在朝之臣故卿六命其七命亦不以命在朝之臣故三公八命其數皆偶然三公與卿大夫在朝未嘗無畿内之封[王昌鄭康成曰出畿内封於八州之中○賈氏曰畿内諸侯封同方之出封]及其就封畿外然後加一等之命以褒崇寵異之故八命之三公加一命則爲侯伯四命之大夫加一命則爲子男命數既加則國家宮室之類亦從其命數而加之明其内而近君則其勢屈其禮宜殺外而遠君則其勢伸其禮宜隆故也[陳君舉曰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則此其有異恩如加田無過一等者有不當一意若當時都侯其分了一旦被斷國征有以襃賜一觔皆是人何以待之才王之深意也]李氏曰古之立王朝者無九命之公後世人臣寵命之極隆如所謂位上公加九錫者失周家之禮意甚矣○陳君舉曰典命之大夫無中下之別案序官有中下大夫則曰

命大夫自分爲中下似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則有高下不同士以三命爲差但典命直言公卿大夫之命者欲見有出封之事故曰其出封皆加一等士爵卑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也彼士之命數既不言加三命以下者正見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典命除六命四命無三命二命一命鄭則約之上士爲三命中士爲再命下士爲一命若然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爲陰爵以待出封爲諸侯乃爲陽爵九命七命五命士既不得出封故在王朝有三命一命亦爲陽爵無嫌[鄭鍔曰典命不言天子士之命數獨言諸侯國之士蓋近而在朝者分職遠而列國者其嫌故防嫌使一國爲九命自士已防之辨而上可知]

易氏曰成周之制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者齊魯晉衛也有以諸侯入爲天子之公卿大夫者芮伯彤伯衛侯毛公是也以出或入乃成爲内外相權大制○孫氏曰在外者

數隆在內者數殺上齊以爲先王欲抑內重外輕之漸歟於乎故於命數致意焉余攷之內重外輕此後世之弊先王之世未之聞也諸侯之中擇其材賢入爲王官者臣之中勳名已著則出封邦國書記六卿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在焉皆自諸侯爲王官者下至呂伋爲虎賁氏滕侯爲卜正先王豈以人情所樂而求以抑之哉及太公封齊召公封燕周公封魯皆因三方未定輟以鎭之周公卒不就國伯禽嗣焉又豈以人情所不樂而以褒之哉內則俛首而爲臣不致其殺無以絕僭上之階外則南面而爲君不致其隆將無以全君臨之體更出迭入特於車旗衣服禮儀之間示損益初非欲平內外輕重之勢○王氏詳說曰毛氏之說以爲出加入減先鄭之說以爲出加入亦加且毛氏見無衣之篇有豈曰無衣六兮之語遂謂爲晉武

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減也先鄭見宗伯之職有六命賜官之語遂謂子男五命入而爲卿是入亦加也然無衣之篇詩人之意欲武公入爲天子卿士雖六命之衣亦自有所願爲也毛氏失詩人之意矣宗伯之職謂內而卿士之有官人者非謂子男之入爲卿士而賜官也先鄭失禮家之意矣出加入不加當從鄭說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鄭康成曰誓猶命也明天子旣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賈氏曰以其君有疾不能親而使其世子攝者也謂之攝位也○王昭禹曰已成其爲君之嗣故攝以行禮則降一等焉以其攝君之上也○鄭康成曰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易氏曰諸侯得以世爵象賢也世必以嫡正分也於是父死則嫡子繼之嫡子死則嫡孫繼之杜僭亂之源定上下之志其先於此然使諸侯自以嫡繼而不稟王命則何以奔走天下故周之王者雖不廢萬世之定分亦未嘗無輕重隆殺之權凡世子受命於王則有文告之辭申戒飭之意故謂之誓已誓者攝其君而至其待之之禮降其君之禮一等若未誓則未有嗣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而無正禮所以尊天子之命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定萬世之分而政行矣

王氏詳說曰三帛之制尚矣舜典所載先儒以爲孤執皮帛與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以皮

帛眂小國之君是已與命所言但諸侯之適子未誓者及公之孤而已初不言天子之孤宗伯言孤執皮帛其天子之孤歟天子之孤六命此雖不言孤然言其卿六命則孤在其中皮帛者以束帛加虎豹之皮也天子之孤六命上公之孤四命六命之孤所執者虎皮也四命之孤所執者豹皮也若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繼子男亦不純乎子男也公之孤視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此又見周公制法之意春秋成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以爲賓之以上卿爲禮是不純乎子男明矣行人之職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賓廟中無相以酒禮之是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明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

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鄭鍔曰上公爲至尊其國得以立孤孤所以相之猶漢時所立諸侯王之相自一命之士推而上之士惟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故孤四命四命蓋比天子之大夫名同天子之孤位比天子之大夫名雖同而位不同此所以有天子諸侯之臣之別也執皮帛者見其德足以衣被乎人而文足以炳蔚乎外其禮儀則如子男者天子之大夫出封則爲子男公之孤比天子之大夫故得以視子男之君左傳謂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正謂是[illegible]○易氏曰公之孤四命則上同乎天子之大夫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則又上同乎天子之孤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虎皮大國之孤執帛而加豹皮此其辨[illegible]

[illegible]小國之君[illegible]

王昭禹曰上公九命則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命之半故孤四命而已卿次於孤故三命大夫次於卿故再命士又次於大夫故一命侯伯之君與公異命其卿大夫士之命與公同者蓋自其君之命數爲之降數公九命而有四命之孤侯伯不得設孤故進其三命之卿與上公之卿同焉以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命之半則進侯伯之臣與公之卿大夫士同命亦可致其勸而無嫌矣[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王制次國之[illegible]大國之卿異今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蓋王制所言夏商制夏商上國無孤其卿不得不與次國異周之上國有孤次國無孤是降於大國一等矣卿大夫士之命一同者亦無復嫌於其間也

鄭鍔曰其卿三命比天子之上士其大夫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其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宮室車旗衣服之類各從其命數爲之等降以其未有國家故不言國家侯伯之國無孤惟有卿大夫其命與其禮儀之類皆視其命數爲之制小國之卿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大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其士不命則其君所自辟除說者謂再命之卿一命之大夫其宮室車旗之類固有可眡之命乃若不命之士將安所眡耶余謂其君所辟除亦得比附一命之士以爲之儀而略減殺也蓋不依一命之士則宮室車旗之類無所取法殆將與庶人未仕者等矣先王之制命數視其國之小大而已

總論

林椅曰諸侯有五儀而命數止有九五七三等諸臣五等而八六四二一乃有六等蓋公侯伯子男皆命爲之非蠱其命而得至焉者若士至大夫則有累其命而爲之者矣故諸臣言等自五命以上則同於子男矣故侯伯子男各言儀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六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陳君擧曰司服掌王及命夫之服弁師掌其弁冕而典枲絲屨皆藏於天府之屬既成而頒蓋冢宰制國用宗伯受之以共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費悉出於禁錢不以調大司農齊三服官亦主作服輸不過十笥其後寖侈

又曰典瑞典命司服凡士六人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凡大夫二人士四十二人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以表尊卑而寓之數皆典禮之大者秦制車乘主於太僕符璽屬於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襚衣服車旗之章亦多依成事務使利便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悉闊畧不講其存者非文具則徒法也非所以爲禮漢因不改於是數者分於有司而太常特爲儀官不與政通矣自北齊置主爵後爲司封則秩命歸於吏部自魏晉置駕部則車輿歸於兵部自隋置中監尚輦又别領於內省至此併漢失之奚暇治禮耶

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鄭鍔曰王之吉服九自大裘至玄冕冕服六自韋弁至冠弁弁服三所謂皮弁素積玄衣素裳緇衣玄端總而言之皆曰吉服自服弁服至弁絰是之謂凶服吉則以文飾爲主凶則以質素爲尚皆欲其稱事稱情而已司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或以祭或以朝或以甸或以弔非徒以尊身爲觀美也其被服以行禮則有不說之意人之觀之也亦知其尊卑之差此所以貴其辨○易氏曰自王以下皆有吉凶衣服者禮自王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鄭鍔曰祭祀以致福福者事之至吉六冕之服謂之吉蓋專服以祭也

愚案天帝義已見大宗伯

鄭鍔曰羔裘無經緯之文而有純一之質無繡繪之巧而有自然之體其色純乎黑則以象道其物能制恭則以象禮不謂之羔裘而謂之大者惟天體爲甚大故以名祀天之裘所以象其體也惟大裘之上襲之以袞故記袞謂之被言被之於其上且祀天宜尚質反被以袞蓋闕黻藻稍貴丘埽地雖主乎質鎮圭之繅以藉龍旗之日月四圭有邸六變之樂又主乎文內盡質外盡文以盡事天之道○陸氏曰先王祀天以象至尊之服取正幅者又服之本也若取大裘以名之黼黻衣之上未有畫無衣而衣之下未有不純裳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俛後方後仰前俛飾之以布上玄下朱負其前而俛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物藏之義上玄以象天道之升下纁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當俛以致恭之意

易氏曰王之吉服六自袞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章是以黑羔皮爲之冕即元冠無旒之冕○愚案此乃陸佃圖說或以服依同冕豈曰無旒冕與裘之尚乎質也然司裘以大裘爲祀天之服此則言祀昊天上帝而兼及五帝者天道尚質其用一而已若袞冕以下之五冕則人道以文爲貴○鄭鍔曰五帝雖天之佐而與天同體故祀之服亦可得而同四圭有邸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其玉其樂皆同其服何疑之有

享先王則袞冕

鄭司農曰袞卷龍衣也○鄭鍔曰袞之爲言卷也畫升降二龍龍之爲物變化卷舒無常王者之德造化如之故服

之以致享然袞服自龍始其章九[illegible]
不用十二章享之何耶蓋凡奉祭之服從尸之所服周之
先王追王也其尸服袞故王亦服袞以享之
劉執中曰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
服汝明舜而欲觀乎古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
之禮樂因於虞夏者衆矣鄭康成見司常之職云日月爲
常則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
山登火於宗彝非也且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
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蜼矣何獨日月爲常而去衣章
日月星辰乎案周禮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
天子袞冕十有二章明矣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上

公之服也日月之合爲朔十有二朔而歲成天之道也天
子代天以施德生物故衣裳旂常皆有十二爲數日以象
其陽德發生萬物月以象其陰德養成萬物星辰以象其
經緯以象四時龍以象其變化以配天山以象其生植以
配地雉以象其耿介文明之美火以象其光輝化物之功
[illegible]宗彝
以象其芬芳事上之誠藻以象其仁物達於幽潛粉米以
象其粒民福於天下黼以象其斷割以建中黻以象其背
拂於非義[illegible]續於衣者六德
[illegible]
隱於外而心不有其功繡於裳者六行根於中而進退不
違忘公侯而下其[illegible]致降殺以兩天子之德猶天之覆物
無以[illegible]月星辰三[illegible]道在上非人臣之可及也玄冕者

言以爲衣與王衣同而無衣飾也裳則刺黻而已王祀昊
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至敬無文以事天享
先王則袞冕者繼先王之志者必有爲以嗣其德不可以
言達作十有二章以象其德服以事之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陳君舉曰袞冕自龍而下九章之服享先王則服之鷩冕
自華蟲以下七章之服享先公饗射則服之毳冕自宗彝
以下五章之服祀四望山川則服之絺冕自粉米而下三
章之服祭社稷五祀則服之玄冕則黼而已一章之服祭
羣小祀則服之夫衣服之間既又貴乎文矣而降殺以兩
凡以爲尊卑之等也尊卑之等既見於所服以祭祀則章
天下之有德者亦不可不爲之等故公之服侯伯之服推

之至卿大夫士莫不各視其命之數者凡以辨之○賈氏
曰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鄭康成曰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王
昭禹曰以周之祖廟考之先公尊於先王而所服止於鷩
冕祭亦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王服袞以臨之非所以
爲敬故不敢
愚案經中既說王之吉服下面開說六冕則知尸既服
此王亦當服此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鄭康成曰享射享食賓客與諸侯射也[illegible]鷩畫以雉謂華蟲也
[illegible]其衣三章
裳四章凡七○鄭鍔曰鷩冕無山龍其服自華蟲以下以

爲章則曰華蟲以名服則曰鷩冕蓋皆取其五采之[illegible]
即實以名之也享射接以粲然之文所以取於[illegible]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鄭康成曰毳畫虎蜼謂宗彝[illegible]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鄭鍔曰毳冕虎蜼二物不可以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毳虎西方之義獸蜼遇雨則以其尾塞鼻獸之有智者二者皆山林之物故服之以祭四望山川而祀四瀆亦服之者以山川通氣故也○王氏詳說曰四望山川國之阻固以扞禦於外者故以虎蜼之服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鄭康成曰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鄭鍔曰希冕唯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爲字故其字用希本又作絺字粉米兩物共爲一章言粉其米以爲章其在裳則當繡及爲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衣不可繡也[illegible]粉米養人之物社稷者土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平五行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同服[illegible]或謂絺爲細葛布上刺繡布豈可繡哉或謂其字音黹黹者紩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玄冕惟有黻之一章刺於裳而已其衣無章但見其玄色

黃氏曰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序四望山川先於社稷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爲序地祭以社稷見不別出則方丘不服大裘矣諸儒紛紛蓋未嘗攷先王制祀之義[illegible]

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鍔曰羣小祀者以天神言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以地神言之則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類玄者至幽之色其理則妙而不可知小神在天地間固有功矣亦不可一一而指名之故服玄冕以祀衣既無章裳乃有黻取其兩已相背之形有萬物分辨之義[illegible]

鄭康成曰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illegible]

愚案四望以下等祀其服若是分辨者蓋王者不以尊服臨卑將敬神以安其心也

鄭[redacted]曰嘗聞諸儒之論以爲章服之中羔也龍也鷩也虎也蜼也皆取諸物羔爲大裘不名曰羔蓋大裘以道言之尊天神鷩言其名則袞宜曰龍毳宜曰虎蜼而皆不言者蓋龍變化無方没其名者所以見神虎蜼二物不可以偏名也然虎蜼曰毳則鷩宜曰羽龍宜曰鱗亦不言者蓋鱗物不止於龍羽物不止於鷩虎蜼俱爲毳物故也若夫宗廟彝器有雞有鳥有斝有黃獨取虎蜼爲說先儒諒必有所得

凡兵事韋弁服

王氏詳說曰王吉服九其六用於祭祀其三用於兵田眡朝六服不同同於用冕三服不同同於用弁所以尊首飾

鄭鍔曰韋弁服者爵弁也康成引左氏韎韋之跗注爲證韎者染赤色以赤色之韋爲弁亦服赤色之衣裳[illegible]禮圖畫爵弁其制如冕但無旒爲異陸佃以謂弁如兩手相合冕而俛則弁之首舉矣王安石曰韋弁違物性而制之質而已其染赤爲之則以宣布著盡爲義儒者皆

以爲赤色多矣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正謂兵服赤色
兵事之弁用韋則皮之已熟者其性柔順師衆以順爲武
也赤者南方色火烈不可向邇其威赫然故以赤爲服也

眡朝則皮弁服

鄭鍔曰皮弁服用白鹿皮以爲弁言皮則其毛存也上古
未有布帛衣其羽皮毛有文皮其質視朝之禮以文質兩
全爲尚鹿之爲物能求其類〔○李嘉會曰[illegible]〕以是爲服見君臣類聚之意其服則十五升白布積素
以爲裳色白以存太古之質先儒謂弁服三其一皮弁素
積天子有三朝外朝二內朝一皆用皮弁〔○王氏[illegible]〕說者謂緇衣羔裘此朝
服之衣羔裘玄冠不以弔此朝服之冠皮弁素積又爲視
朝之服何也余聞諸儒之說皮弁素積者天子視朝之服

如紛冠云必朝服而朝東首加朝服朝服立阼階皆非皮
弁服也故既夕禮云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玉藻云天
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
以日視朝於內又朝服以食蓋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
禮畢而後改服以朝羣臣羣臣亦朝服以朝之是皆緇衣
玄冠之朝服皮弁之朝服天子視朝之服爲諸侯聽朔之
服諸侯聽朔之服爲天子田獵之服降殺之禮宜然天子
之皮弁視朝之服以白布其後大夫僭之故玉藻云朝服
之以縞自季康子始然天子之皮弁與朝服對言之則曰
皮弁若離而言之亦謂之朝服可也陸佃云皮弁一名綦
弁皮言物綦言色

凡甸冠弁服

鄭康成曰甸田獵○鄭鍔曰田不言韋不言皮但曰冠蓋
承皮弁之下以皮爲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
布衣冠弁緇布衣此其別也〔○李嘉會曰甸亦兵事也不服韋弁而服冠[illegible]〕冠弁服者康成以爲委貌即玄冠也〔[illegible]〕
以形言曰委貌以色言曰玄冠禮圖謂朝服之玄冠與士
之玄端大夫之玄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天子委貌形
制相同其服則緇衣布衣亦積素以爲裳〔[illegible]○賈氏曰士冠[illegible]〕此即諸侯視朝之服而王
於田獵則服之豈非以田者習武事而未用戰陸佃謂冠
弁服者亦玄弁也左傳衛獻公射鴻于囿孫子甯惠子從
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又云皮冠以招虞人此田事服弁
服之證說者又以爲皮冠乃冠弁也○王氏詳說曰郊特
牲曰委貌周道也章甫商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
即元端也元冠則冠弁也元冠朱組纓爲天子之冠元冠

丹組纓爲諸侯之齊冠元冠綦組纓爲士之齊冠元冠之
用廣矣此冠弁用於田獵者其元冠緇衣素積歟
易氏曰兵田之弁有時用之惟皮弁乃日視朝之禮故夏
官弁師專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此王之皮
弁韋弁冠弁雖弁師不載考其制與皮弁微有損益知皮
弁朝服素積以爲裳則冠弁韋弁之服可推〔[illegible]〕

凡凶事服弁服

鄭康成曰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

凡弔事弁絰服

鄭康成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弁絰者如爵弁而素
加環絰〔[illegible]〕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

易氏曰經書天王惟於此喪事一見之與春秋書天王崩同意謹終之義也天王有父道王后有母道諸侯羣臣爲服亦猶人子之爲父母服也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

鄭康成曰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曰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illegible]）事鐵其布者皆以水濯去其垢也

鄭康成曰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賈氏曰擬於吉者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

易氏曰父母於子亦有服故王於諸侯羣臣則有錫衰緦衰疑衰之差然至尊不可以服言其首服皆加弁絰既葬除之

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鄭康成曰大札疫病大荒饑饉大烖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易氏曰素服如喪禮恐懼修省之意與膳夫言不舉之意同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王昭禹曰凡諸侯之服各眡其命之數○鄭鍔曰上公九命服袞其章九王亦被袞何爲公與王同余謂學經者當因經文求先王之制不當信傳注以害先王之制日月星辰登於旂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者其說出於鄭康成六經無見也自後諸儒莫敢辨正今以此經文質之其理自明且子男之服自三章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五章之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袞冕可知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則其上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袞冕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若夫同服九章非惟君臣無別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且天子之尊國十二門旗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冕十二旒禮物十二牢其所以取濃於天之大數者非一何獨於祭則執尺二寸之圭垂十二旒之王而衣九章之服以臨之必不然矣○林椅曰九服者上得通乎下下不得僭乎上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鄭鍔曰天子之孤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此言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其服則三章是指諸侯之孤四命之服三章蓋其冕四斿繅四就則從其命數也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卿與孤同大夫與諸侯之孤同三章此言卿大夫玄冕則指諸侯之卿大夫故服一章之冕玄衣纁裳蓋大國卿雖三命大夫雖再命惟與王之上士中士同爾（[illegible]）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鄭康成曰喪服天子諸侯齊斬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

鄭鍔曰天子諸侯自旁期以上皆絕而不服蓋位尊勢重彼固不敢以戚戚於君此亦以義而斷恩惟卿大夫加以此則自孤而上不服大功小功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鄭鍔曰玄冕下有爵弁又有皮弁王之上士玄冕中士爵弁下士皮弁故諸侯之士自皮弁爲首欲其引類聚朝又欲文質相須之意自皮弁下更有玄冠服與大夫同

王昭禹曰公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然典命不言王之士以理推之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則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三命再命之士其服當同於一章之玄冕則一命之士亦服皮弁矣

其凶服亦如之

鄭鍔曰亦有大功小功也○黄氏曰大夫凶服有大功小功無緦與喪服經傳不同或曰喪服經傳孔氏禮也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鄭鍔曰自公之服以下皆言其助祭與朝王之服此則言其齊服自公以下至士之齊服吉齊則玄端凶齊則素端吉以玄衣凶以素衣皆謂之端言其幅之正也自公而下與士皆同蓋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其袪一尺二寸大夫以上則侈之而已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一尺八寸此所以異焉祭祀以交於鬼神玄北方之色幽陰之極而道之所存也惟極乎至幽而交之以道則神可得而事故齊用玄端衣幅之端則心之端見於衣○陳氏曰[illegible]

公曰[illegible]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王昭禹曰共王以衣服又奉其事也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賈氏曰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雜記云復者升屋西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大夫士亦依命數

鄭康成曰奠衣服今坐上魂衣○賈氏曰[illegible]

序上此[illegible]衣服也

王昭禹曰所陳衣服皆有先後之序司服則掌其所陳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天地神示之位則兆于四郊宗廟昭穆之列有祧於外廟者兆于四郊者其壇壝之地人情之所易忽祧于外廟者其世數之疎人情之所易畧有典祀以掌外祀之兆守有守祧以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外焉兆守謹於四郊内焉廟祧謹於宗廟禮之大本在是

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

王昭禹曰外祀國外之祀若小宗伯所謂祀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也兆謂之壇兆守謂守其兆域凡國外之祀爲之兆守者皆有塋域故也○鄭鍔曰其兆之外皆有塋域典祀則掌其禁制禁令若求神於此而不嚴爲之禁則人或敢渫神不顧享矣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

鄭鍔曰言祭言祀尊者當祀卑者當祭

鄭康成曰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埽之徵召也○李嘉會曰外祀不在四郊之[illegible]役之作使之○鄭鍔曰當祭祀之時則脩除其兆之壇域草之荒寒帥其屬之下士二人共掌而所役之人則徵諸秋官之司隸蓋司隸有徒二百人以給勞辱之事○李嘉會曰役於司隸則不勞民崇祀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鄭鍔曰及祭始人君躬出郊而有事於兆域之時乎○王昭禹曰厲禁謂藩厲禁止之地蹕所以止行者將祭帥其屬則以脩治爲事而致其潔及祭帥其屬則以禁止爲事而致其嚴此先王所以事天地神示之義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愚案祧字見小宗伯

張氏曰周有百世不毁之祖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一昭一穆○賈氏曰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奄八人○王昭禹曰遠廟爲祧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言祧則廟可知[illegible]其神已遠[illegible]而去也○陳氏曰廟所以象生之有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宋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所不變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illegible]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項氏曰廟謂太祖及三昭三穆之廟祧則遠主先公則祧于后稷之廟[illegible]○鄭康成曰遺衣服大斂之餘

王昭禹曰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餘衣服藏焉豈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爲不可褻而忘亦所以示其體物不遺之意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王氏曰其遺衣服藏於廟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所以依神

王昭禹曰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驚冕所謂各以其服授尸蓋以其所服各有稱也○鄭康成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程氏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意人之魂氣既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心齊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鄭康成曰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王昭禹曰廟則近而親祧則遠而疏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享嘗乃止故守祧黝堊之而已○孫氏曰先王之禮降殺有漸其間五廟則有司脩除之即隷僕掌五寢埽除糞洒之事屬乎夏官者二祧之禮殺矣委之守祧黝堊而已○李嘉會曰[illegible]

鄭司農曰黝讀爲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鄭康成曰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常主脩除守祧常主黝堊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鄭康成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賈氏曰案特牲少牢[illegible]○王昭禹曰其隋則埋以藏之○易氏曰[illegible]其服則藏於廟祧亦以明神所依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愚案世婦在天官者是內命婦即二十七世婦之數在春官者是外命婦乃在朝六卿之妻或謂以卿爲世婦非也既以婦言安得以卿爲之然每宮卿二人者婦人無爵從其夫之爵其夫曰卿其妻爲世婦者亦以卿之爵稱之觀其職曰凡內事有逆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必是因王后有祭祀賓客之禮事在外者非內人之所可與臨時而設此職王此禮耳所以屬於禮官

薛平仲曰春官世婦則王六宮之禮者也宮以世婦名蓋禮行於六宮之世婦則世婦以贊九嬪九嬪以贊夫人夫人以贊王后事固有所由始故其官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以主其禮於外而奔走往來於其間始有關於六宮之人是以女府女史女奚有非府史胥徒之比

世儒謂皆奄人居之若內小臣之奄上士殆不然先王於內小臣之用奄如將棨謂之奄恐後世無復以德選如將直謂之上士又恐後世以外官充之命曰奄上士必奄人有上士之德者其爲後世之防嚴矣況爲卿爲大夫而可以奄人居之乎特未攷夫主禮於外不能不以奄人爲解

○王氏詳說曰后宮之官內宰以下大夫爲之視王之宰夫世婦以卿爲之視王之小宰列內宰於天官列世婦於春官者以世婦所掌不止后宮之事而及於內外宗耳

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鄭康成曰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齋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溉及粢盛之爨○鄭鍔曰天官世婦

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涖陳在彼而校比之在此也

詔王后之禮事

鄭康成曰薦徹之節○鄭鍔曰世婦詔之於外內小臣詔之於內詔告之以其時之早晚○王昭禹曰內宰詔后禮樂之儀見於周旋動容者也世婦詔王后之禮事則詳略爲之節也非特儀而已內小臣所詔后之禮事其節蓋於世婦則內小臣又從而備焉

帥六宮之人共齍盛

王氏詳說曰齍盛之奉雖出於帝籍獻其種者六宮之人帥女宮而濯溉爲粢盛者又二十七世婦之事則其共之者非六宮之人其誰歟

王昭禹曰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小宗伯世婦則帥之而已○鄭鍔曰天官世婦言帥女宮濯溉爲齍盛所帥者刑女耳爲之於未共之前此所帥者六宮之人共之於正祭之日

相外內宗之禮事

鄭鍔曰皆佐后於奉祭之時世婦相之使無失禮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賈氏曰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禮故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鄭鍔曰比之帥之詔之相之皆如祭祀爲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王昭禹曰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世婦則比其已哭者○鄭康成曰苛譴也

凡王后有㩳事於婦人則詔相

黃氏曰王於諸臣有拜王后於婦人亦有當拜者世婦詔相恐失其容○王昭禹曰王后有㩳事於婦人唯大喪而已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世婦則以告詔之以事相之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鄭康成曰主通之使相共授○鄭鍔曰世婦朝臣也兼統內官之事故可以通內外之令內事與外官相聯而外官所當供備者則世婦爲之傳達○黃氏曰世婦掌之蓋得糾正之也后事則授內小臣使達之

王氏詳說曰婦人不預外政而內豎掌內外之通令世婦內事有達於外官蓋不能無好事於四方亦不能無好令於卿大夫但女謁不行耳

總論

鄭鍔曰先王於六官之人既有小宰又有內宰又立世婦之官掌之如是其嚴蓋小宰內宰治其政以整齊於內世婦掌其禮以詔相於外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鄭鍔曰內宗無數凡內女之有爵者皆謂之內宗以其與王同宗故掌宗廟之祭祀○陳君舉曰富貴驕人自然之勢女子生於王族乘勢以輕其家者多矣故以內女爲內宗外女爲外宗列於禮官之屬其職在禮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乎舅姑觀后之享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家人觀后之亞王裸獻則知所以從其夫矣召南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詩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王同姓姑姊妹之女子乎所以爲王化之基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賈氏曰尸既食后亞獻尸爲加此時薦之即醢人饋人加豆加籩之實○鄭鍔曰謂之加者加於九獻之外九獻爲正獻其他爲之加爵故所薦之籩豆謂之加以象生時饋之有加其掌之也以助王之致孝享

劉執中曰九嬪贊豆籩之薦徹內宗又贊九嬪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鄭康成曰佐傳佐外宗○王昭禹曰卒食之禮以樂徹于造方其以樂徹豆籩則后傳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遞相佐也○鄭鍔曰凡祭之始終皆用樂以致神示之歡心周頌禘大祖歌雍以徹既祭而徹王后之職后徹而傳之內宗佐之也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王昭禹曰徹豆亦如祭祀○鄭鍔曰其薦其佐皆然也

王后有事則從

王昭禹曰王后有事則從者則吉凶之事皆在焉

大喪序哭者

鄭康成曰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王昭禹曰與宮中之哭者

哭諸侯亦如之

賈氏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緦衰者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謂薨於本國王遙哭之則婦人不哭婦人無外事

王昭禹曰內宗亦爲之序哭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鄭康成曰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王氏曰世婦言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則王或使焉乃往內宗言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則凡喪皆往亦同族故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鄭康成曰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易氏曰王異姓之女爵者

陳君舉曰集內外宗之人數恐是祭時旋立之官非常有

也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賈氏曰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鄭鍔曰內宗言加則外宗所佐者乃朝踐饋食之節非惟佐王后薦之又當眡其實蓋豆人籩人共之內宗又臨視之及以樂徹則亦佐后○項氏曰外宗異姓之女疏於內宗故佐薦而已又掌眡豆籩之實其事詳也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
鄭康成曰贊猶佐也○賈氏曰羞進也齍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贊者亦佐后進之○鄭鍔曰以樂羞齍與祼獻亞獻之時皆佐后○劉執中曰佐亦就也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鄭康成曰獻獻酒於尸○劉執中曰謂朝踐饋食醑食后亞王爲獻也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康成曰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王昭禹曰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與則攝而薦豆籩[illegible]○劉氏曰贊之如贊后之禮
小祭祀掌事
鄭康成曰小祭祀謂在宮中○賈氏曰宮中小祭祀則祭祀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霤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項氏曰宮中之祀與饗皆掌事
賓客之事亦如之
王昭禹曰內宗賓客之享食佐后傳豆籩外宗賓客掌事如小祭祀之事則非特傳豆籩之事凡賓客之事皆贊后
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內內外宗及外命婦○賈氏曰若內命婦則九嬪叙之
王氏曰內宗大喪序哭者則與宮中之哭者叙焉外宗叙內外朝莫哭者則叙內女外婦之序哭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冢封土爲丘壠象冢而爲之
薛平仲曰先王立禮經世使生有所養死有所藏而至於有所藏則禮道竭而人道畢矣故冢以嚴其丘封之制冢人則以施之諸侯卿大夫之貴墓以寓其哀慕之思墓大夫則以施之國人之衆禮之所重莫加於此則以下大夫二人掌之然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此又職喪之所由設也禮莫嚴於始尤嚴於終此又三官見於典禮之末也

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王昭禹曰謂之公墓之地則其地屬於公而非私有之也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冢人則掌焉○易氏曰君臣分守雖嚴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鄭康成曰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壠所處而藏之○王昭禹曰葬者則世葬族之地也
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呂氏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祔于文武從周公之兆域也○劉執中曰廟雖已毀而墓之昭穆不可遷也○王昭禹曰先王制爲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至於死皆使之以類相從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鄭康成曰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

昭穆

賈氏曰諸侯卿大夫士謂上文先王子孫爲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爲先王是昭則子爲穆居右父是穆則子爲昭居左爲卿大夫居後亦然但昭穆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後左右並有也各以其族者謂次第假令同昭穆兄當近王墓弟則遠王墓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各以其族互相通也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鄭康成曰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王昭禹曰死政者旣養其老孤而又享之所以勸之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所以絀之

凡有功者居前

鄭康成曰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易氏曰旣入兆域又居前列示勸而已（○黃氏曰諸侯居左右以前列大夫居後有功者居其前）

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鄭康成曰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賈氏曰[illegible]文故鄭以漢法況之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王昭禹曰以昭穆爲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列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尚貴也蓋先王之所以治死者如此

大喪旣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鄭司農曰旣有日旣有葬日也○鄭康成曰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illegible]）○鄭司農曰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王氏曰凡祭爲尸皆取所祭之類故宗廟之尸則以其昭穆之同山林之尸則以山虞竁墓之尸則以冢人

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

鄭康成曰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賈氏曰左傳晉文公請隧不許則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illegible]）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賈氏曰[illegible]）

及葬言鸞車象人

鄭康成曰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賈氏曰先鄭以象人謂以芻爲人後鄭不從者以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illegible]）○鄭康成曰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劉執中曰[illegible]）

及窆執斧以涖

鄭康成曰臨下棺也○賈氏曰鄉師職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臨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也

遂入藏凶器

鄭康成曰凶器明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賈氏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爲左右是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即上文兆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王氏曰若卿大夫之兆域也○鄭康成曰禁所以爲塋限○賈氏曰謂禁制不得漫入○王氏曰若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凡祭墓爲尸

鄭司農曰爲尸冢人爲尸（○[illegible]）○王昭禹曰凡祭墓爲尸非特甫竁爲之尸○張氏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

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之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然攷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之盛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抑精矣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賈氏曰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摠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王氏曰授之兆則使之自窆均其禁則均其地守焉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一百人

鄭康成曰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賈氏曰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言其墓所葬地○陳君舉曰墓大夫徒二百人豈不多哉然邦墓地域禁令度數皆掌焉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與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富則僭而不忌貧則窘而無所葬掘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絕於有司利害煩省異矣

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

鄭康成曰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族葬各從其親○黃氏曰司徒本俗聯墳墓此獨國民耳

劉執中曰民逃其私而害先王喪凶之禮者豈有禁令

正其位[illegible]

鄭康成曰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易氏曰度數多寡也○賈氏曰鄭見有爵者謂命爲庶人故墓其有子孫爲命大夫士則得葬不別以相

使皆有私地域

鄭康成曰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

鄭康成曰爭墓地相侵區域○易氏曰聽其爭則族葬不至相犯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賈氏曰屬者墓大夫帥下屬官也○鄭康成曰厲塋限遮列處○賈氏曰墓大夫帥其屬巡行遮列之處○鄭司農曰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賈氏曰萬民墓地族葬中央爲室備民各自守之

劉執中曰聖人父母其民生則富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死則爲之地域而守其丘樹則爲子孫者有不忠乎君而不服其教者乎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王氏曰職喪上言諸侯下言卿大夫士又言凡有爵者包三公矣○鄭康成曰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劉執中曰凶喪之禮下達萬民苟無主執以涖其事則有過中而僭於上者有不及於中而遺其禮者是以職喪掌之五服有制尊卑異儀衣衾斂虞祔祭襚含賵皆有定數不可過不可不及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鄭康成曰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劉執中曰詔贊主人以禮拜命也
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
鄭康成曰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賈氏曰先鄭以號為諡號小宗伯云小喪賜諡諡號謂諸侯不在此數後鄭不從○愚謂若牲牷少牢云柔毛剛鬣之類[illegible]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鄭康成曰令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易氏曰凡公有司之所共者此謂在卿大夫之有司共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喪以其制令之
愚案治其喪已見宰夫此則趣其事而已

百七　周禮訂義卷三十七　十二　通志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八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大司樂樂官之長○王氏詳說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傳於孝文之時孝文時得魏文侯好古樂之人竇公獻其書乃今之大宗伯之大司樂章若夫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儒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薛平仲曰司樂則總其樂之大者樂師則總其樂之小者自其大者言之由律同聲音六舞之合足以默交於隱顯之間非探索於樂理之至者不能也則司樂之官可不以中大夫居之乎自其小者言之由步武疾徐之儀足以致養其和平之德非研窮於樂之微者不能也則樂師之官可不以下大夫居之乎彼胥也者隨事之小大而致察焉然上下相承而不容缺則又二官所以繼於後也○陳及之曰大司樂之官今之國子監祭酒而其下樂師大胥小胥今之司業博士

五百七八　周禮訂義卷三十八　一　通志堂

鄭鍔曰周人立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為成均水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惟天子承師問道及養老更之類乃就辟雍以陳氏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天下[illegible]和之以道故大戴禮有帝入東學尚學西學北學太學之文蓋周人立四代之學禮記云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又云瞽宗商學也○崔氏曰宗尊也瞽無見之稱[illegible]無所識為[illegible]之津人瞽宗者樂官教國子弟樂誦道[illegible]以為學

名（○鄭氏曰以樂祖在焉曰瞽宗）然上庠下庠虞也東序西序夏也（○陳氏曰以習射事曰序）左學右學商也（○陳氏曰右學西曰右學）東膠虞庠周也（○陳氏曰以□□行□□）不見成均爲何代之學獨董仲舒謂五帝學康成從之然無所見或者以成均爲辟雍豈其然歟名曰成均者蓋德不能無虧性不能皆平樂之爲教所以成之均之（○易氏曰成其虧均其過不及 ○陳氏曰[illegible]）[illegible]○王氏詳說曰三王之學各異其名所謂東序與韓宗是已但五帝之學名失其傳所傳者總名耳世子篇曰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夫郊人云者郊之小學所謂養老於虞庠是已成均云者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於上庠是已鄭氏以成均爲虞庠失之矣蓋命

周禮訂義卷三十八　二　通志堂

夔典樂教胄子其制詳於有虞此周之學名必取於虞氏之庠總名必取於五帝之成均得無意乎（○陳氏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illegible]天子[illegible]）陳蘊之曰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舊灋以立國之學政合聚國子弟焉以此教之○鄭鍔曰凡建國必立學學必有攷政皆教之養之勸之沮之之術必掌成均之灋以治之者蓋大司樂所掌者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舞樂語則成均乃習樂之所大司樂所掌者樂官之灋以治學政則於他學之灋無損可知○呂氏曰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是以典樂之官兼攷導之事漢太常典樂兼教胄之任亦此意歟（○瓊厓曰[illegible]）

總論教國子官屬

孫氏曰均之爲國子弟也而有嫡庶貴賤之別士庶子入衛王宮出守城郭奔走於會同軍旅祭祀賓客之事惟貴遊之子弟不預焉其衛王宮版在宮伯而教之屬於師氏以師氏之尊且嚴故貴遊子弟雖無宿衛之役亦從而學焉大司樂掌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蓋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常在學者（○愚案周禮全不說太子惟諸子說一句其他只說國子庶子子弟蓋古者太子入學則以齒故大司樂但說教太子官）其餘不常在學則籍在諸子而教在大胥小胥不過春秋合之而已先王之於國子何所不用其教哉推貴遊有國子則賤不至於妨貴諸子有別乎適子則庶不至於奪適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陳蘊之曰司樂一項官專教子弟意極深先王思慮最遠國子弟與國家相爲終始既與他父兄共維持天下子弟

周禮訂義卷三十八　三　通志堂

若見得後日子孫天下必治若不善便見得後日天下不會治血脈關節常相聯絡不可不早思慮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李景齊曰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則保氏養國子以道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也教國子之官雖不一而成均之灋特見於大司樂以樂爲主耳人而未至於樂不足以語學之成故古之教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蓋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所以和平其善心蕩滌其邪志者莫急於此

[redacted]氏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有德者使之教國子也以後世私心觀之既設掌樂之官却不専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以此見古人立心至公規模廣大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

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鄭鍔曰謂之樂祖者謂其通達樂德樂語樂舞之意以覺後覺如人之祖周人作樂之詩名曰有瞽有瞽而瞽矇乃樂官之屬明乎樂者然後爲瞽矇之所宗瞽宗之中而祭之使後世知其爲明樂之師儒（賈氏曰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〇王昭禹曰古人於田則祭田祖於馬則祭先牧於食則祭先炊於學則祭先聖先師皆以示其不忘本也又況以道德而教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所以示其不忘所教歟）○呂氏曰祭於瞽宗不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設教有如時雨之化人自不能忘祭於瞽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者不同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呂氏曰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而已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中和祗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以教和何故兼中言之樂雖主在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如坤固是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皆以中爲忠才改一字便看不得中和分明一個中字其義無窮祗敬之謂庸流通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者皆所謂樂之德論中和固是樂之本所謂祗庸孝友就樂中說其端亦可見一箇節奏各有條理使之肅然祗敬祗之端條暢流通庸之端易直子諒之心從入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之端此謂樂之德（[illegible]）

鄭鍔曰教萬民以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六行曰孝友睦

婣任恤獨教國子則取六德之下取六行之上者而教之子祗庸二德則萬民無預焉蓋教民之道責以六德或不責其行責以六行或不責其德國子德行欲其兩全故成之以樂謂之樂德六德之下者能之其上可知六行之首者能之其下亦可知祗庸所以進乎德行惟祗則於德行不敢忽惟庸則於德行不敢斁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鄭鍔曰樂語非特語樂者歌詩章凡是教導言語之間以樂教之便謂之樂語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便是感發人處謂之興（[illegible]）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illegible]）從容和緩中和教導之意謂之諷所謂倍文曰諷（[illegible]）以聲節之曰頌（[illegible]）抑揚高下使自得之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謂之言獨說是教者自言學者無所答問（[illegible]）○鄭鍔曰國子他時公卿大夫則奉命周旋出入專對之人故以樂而教之語則出言之際和而不暴矣黃氏曰詩之所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蓋發於中和祗庸孝友故謂之樂語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易氏曰此六者使之涵泳浸漬自然感發而中和祗庸孝友之念有不可禦者與后夔典樂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同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呂氏曰樂舞所以舒其情性○王昭禹曰舞有大小者蓋古之教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則樂師所教者小舞也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則大司

樂之所發成人也
鄭鍔曰國子者將使之奉祭祀待賓客揖遜升降以行禮
者容儀之際尤不可不中節故以樂而教之舞黃帝之樂
名曰雲門大卷言德能覆物物由之以出如門〔○陳祥道曰雲門為天之氣門者[illegible]萬物之所資以出入者〕卷聚也又言其明民共財使有族類之聚也堯
之樂名曰咸池咸言其德之感民池言其潤澤之久〔○鄭康成曰堯[illegible]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
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鄭康成曰禹治水敷土[illegible]其德能大中國也[illegible]〕
大濩湯樂以能護民也〔○鄭康成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
樂以武定天下也〔○鄭康成曰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以樂而教之舞形容六
聖之德則舞應樂節而可觀矣○薛平仲曰周所以用六
代之樂者存三恪與二代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二代謂
夏商之後樂記曰封黃帝之後於薊以下是也周人既慶
其澤故兼用其樂〔○李嘉會曰自黃帝至周非無他樂必取此六者以其舉此足以見其備也〕

總論

鄭鍔曰德所以成己語所以接人舞所以事神先能成己
然後可以接人而事神教之之序如此○王昭禹曰國子
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賢將進之以位貴將授之以職德不
足則不可與有為言不足則不可與有應容不足則不可
與有接則大司樂之教其可緩乎以樂成其德謂之樂德
以樂達其語謂之樂語以樂節其舞謂之樂舞○陳氏曰
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
言學者之事始于書立于禮成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
大司樂言樂德樂語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終於皐
舞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

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鄭康成曰六律合陽聲六同合陰聲此十二者以銅為管
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
一分下生者去一〔○王昭禹曰[illegible]以其本天地自然之氣而[illegible]故謂之六律以其[illegible]〕○鄭康成注大
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曰以合
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
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蔟
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
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
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
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
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
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
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
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之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
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
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
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
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
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
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illegible]〕
楊謹仲曰鄭氏謂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其
說未然蓋以此論律自黃鍾九寸損之為六寸林鍾益之

爲八寸自此以後愈損而律管愈短雖有益而不加長則自九而六自六而八可見矣積六下生五上生至仲呂而管極短不可勝吹殊不知陽中之陽則下生而損一分至陰中之陽則下生者反當益陰中之陰則上生而益一分至陽中之陰則下生者反當損而後十二管之長短乃均今攷鄭氏所言管之長短則旣均矣自與前言不應不可不辨何者應鍾上生蕤賓固已益矣自蕤賓而生大呂雖下生蕤賓乃陰中之陽其數已不足又當益之故蕤賓之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復三分而益一以下生大呂乃得大呂之管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前配黃鍾之九寸故與太蔟之八寸處其中而適均若拘下生當損之則損蕤賓之一分以下生大呂則大呂之管止長四寸二分有奇與前後不均惟自蕤賓而後下生者

反益之上生者反損之積而至仲呂乃得十二管之長短均論此上下相生損益之義不同鄭未得之故不得不辨若十二管長短之數鄭之所述已得之

愚案鄭氏損一益一之說律呂長短之數已得之但必以損者爲下生益者爲上生未然蓋上下二字乃係於律呂之陰陽凡陽律生呂皆爲下生陰呂生律皆爲上生損益二字不係於上下故律生呂雖皆損一而亦有益一以下生呂者若蕤賓陽律反益以生大呂故大呂之管比蕤賓爲長其生則止曰下生其呂生律雖皆益一而有損一以上生呂者若大呂陰律反損以生夷則故夷則之管比大呂爲短而其生止曰上生耳若漢志謂律皆損以下生呂呂皆益以上生律則長短之數不合

鄭康成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王氏曰六律六同以考五聲五聲以成八音八音以節六舞六舞以大合樂[illegible]所謂六律六同[illegible]八音[illegible]以大合樂[illegible]○李嘉會曰八音八方之氣也一有偏勝而八方之風爲之不順左氏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者也○鄭康成曰大合樂謂徧作六代之樂○賈氏曰大合樂者爲曜之後合樂之

時用之此所合樂即下云六變八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然合樂在下神後而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樂事重故進之在上○王氏詳說曰大司樂謂天地[illegible]○鄭康成曰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羽蠃之屬虞書曰夔所言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王昭禹曰先王作樂所以導和其和至矣則大同於物故奏之郊廟則幽而鬼神由此致陽之諸侯則明而邦國由此和或奏之鄉射或奏之鄉飲則內而萬民由此諧或奏之燕或奏之享則外而賓客由此安夷蠻閩貉戎狄之君其來朝也與之燕而樂以此作則遠足以悅遠人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則羸之族鱗毛介之類所謂動物其祭之也樂由此作則微足以作動物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王氏詳說曰自以六律六同六舞大合樂以下爲一節謂天地人之大祭祀薦神之時爲言自乃分樂而序之以下爲一節謂天地人之次祭祀爲言自凡六樂者以下爲一節謂四方百物之小祭祀爲言自凡樂圜鍾爲宮以下爲一節謂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樂爲言○鄭康成曰分謂各用一代之樂○王氏曰分律而序之自黃鍾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至大武○易氏曰六律以左旋爲序六同以右轉爲序六舞以歷代之先後爲序[illegible]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薛平仲曰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以六代之樂分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者還取

一陰一陽相對爲之合奏者堂上四縣鍾磬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律爲調升歌者常以陰呂爲聲欲其相配
鄭鍔曰黃鍾者建子之律一陽所起六律之根本大呂雖非六呂之首然其位在丑子與丑相合之辰也故奏黃鍾必歌大呂之調取其合也○易氏曰雲以象天之施黃帝之樂黃帝德與天合故雲門之樂起於黃鍾之子應以大呂之丑是黃鍾爲六呂之首大呂爲六同之首雲門爲六舞之首以祀天神類也○陳緼之曰此天神當用三陽爻生之月萬物出地之時
劉迎曰天神則樂六變而皆降之神鄭既以祀天神爲五帝及日月星辰又謂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不知受命之帝何所據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鄭鍔曰大蔟者建寅之律陽聲之第二應鍾雖非陰聲之第二然其位在亥寅與亥相合之辰故奏大蔟必歌應鍾之調取其合也
易氏曰池以象地之澤唐堯氏之樂唐堯氏德與地合故咸池之樂起於大蔟之寅應以應鍾之亥是大蔟爲六律之次應鍾爲六同之次咸池爲六舞之次以祭地示類也○陳緼之曰此地示當用二陰爻生之月萬物秀實之時
劉迎曰地示即樂八變而出者鄭既謂地示則主崑崙又謂祭神州之神及社稷不知神州崑崙何所據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鄭鍔曰姑洗者建辰之律陽聲之第三者也南呂雖非陰聲之第三其位在酉辰與酉相合之辰故奏姑洗必歌南

呂取其合也
陸佃曰南呂則陰之所成者事
易氏曰磬紹也言舜之繼堯而能紹其道也故大磬之樂起於姑洗之辰而應以南呂之酉以舜之柴望於方嶽而四嶽四鎮四海四瀆之神咸秩以祀四望亦其類也[illegible]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鄭鍔曰蕤賓者建午之律陽聲之第四者也函鍾非陰聲之第四然其位在未午與未相合之辰故奏蕤賓必歌函鍾取其合之義[illegible]
易氏曰夏大也言禹之治水而能大中國也故大夏之樂起於蕤賓之午應以函鍾之未以禹之奠高山大川而懷

襄瞽埶之患始息以祀山川亦其類也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鄭鍔曰夷則者建申之律陽聲之第五者也小呂雖非陰聲之第五然其辰在巳申與巳相合之辰故奏夷則必歌小呂取其合也○鄭康成曰小呂一名中呂○陸[illegible]

易氏曰濩養也言成湯弔伐養天下也故大濩之樂起於夷則之申應以小呂之巳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蓋主乎姜嫄而先后與焉謂子孫之養皆原於此亦其類也

○鄭康成曰先妣姜嫄也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鄭鍔曰無射者建戌之律陽聲之第六者夾鍾雖非陰呂之第六然其辰在卯戌與卯相合之辰也故奏無射必歌夾鍾取其合也○[illegible]

易氏曰武功也言武王偃武而卒其伐功故大武之樂起於無射之戌應以夾鍾之卯以享先祖而序於先妣之下蓋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實基於此亦其類也○劉氏曰周之先祖惟后稷詩之雝言禘大祖生民言尊祖而謂后稷生於姜嫄則凡言祖者皆后稷鄭乃以先祖爲先王先公蓋先公自公劉而下先王自王季而下非始祖矣天作言祀先王先公司服言祀先王則袞冕祀先公則鷩冕以明指先王先公言之今享先妣既云姜嫄知先祖爲后稷昭然

項氏曰奏者播之於器歌者詠之於聲舞者動之於容

王氏詳說曰司服所以依於王其尊卑先親而後疏司樂所以薦於神其尊卑先外而後內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劉執中曰六代之樂雖不同皆用五聲旋相爲宮以成其文也假此八物之音以播旋相之文則樂成矣○鄭鍔曰以五聲文之使節奏次序如錦繡之成文欲其聲之交錯以八音播揚之播[illegible]使音調疏暢如農者播穀之播欲其音之發散蓋六樂之奏象其類稱其德因其數著其義至於作樂則必須五聲八音以文之播之然後樂成而可觀聽也○李嘉會曰八者之聲無以文之則金自金石自石矣○王昭禹曰五聲所以成八音故先五聲後八音 [illegible]見大師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謂四方百物之祭也○鄭康成曰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王昭禹曰節奏俱備謂之成備而更謂之變 [illegible]

劉氏曰六樂而文之五聲播之八音其爲樂亦大矣非祭天地宗廟不用先儒止見其致羽物臝物之屬謂大蜡索百物之祭不知大蜡止息老物樂田夫而已六樂豈用於此乎 [illegible]

鄭康成曰土示原隰及平地之神 [illegible]

劉氏曰象物蓋日月星辰之屬易言天垂象垂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是日月星辰亦可謂之物保章氏謂凡此五物
[illegible]
蓋云日月星辰星上敦云有象而非物乎 [illegible]
鄭鍔曰致者使之自至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必至哉亦意其來格而已樂止於六變者蓋蜡祭之樂六變而祭畢 ○王昭禹曰 [illegible]
易氏曰分樂之序則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祭地祇與末神之樂大同小異其言大濩以祀先妣大武以祀先祖則與九磬九德一用於宗廟不同天地有一定之體故樂不容於或異人鬼有宗廟有祧廟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皆月祭之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宗廟則七廟也先妣先祖則廟與祧皆異玆其樂所以不同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樂

禺案禮記謂十二律旋相爲宮何此獨用三者爲宮學者疑之

鄭康成曰圜鍾夾鍾也 [illegible] ○王氏曰圜鍾正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天無不覆求天神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帝所出之方故以圜鍾 [illegible] ○薛氏曰大道著乎東而本統起乎北易曰帝出乎震震寅方也故祭天神用寅卯辰之律曰大蔟貞鍾姑洗是也然不可遺其本統也黃鍾爲天統故兼取北方之律而以黃鍾爲角 [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宮角徵羽以清濁爲先後之序且如貞鍾爲宮宮數八十一黃鍾爲角角數六十四大蔟爲徵徵數五十四姑洗爲羽羽數四十八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亦如其數此所謂宮角徵羽者以清濁爲先後之序也律歷志所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相生爲先後之序也○薛氏曰五聲有商而祭與佩玉無商者鄭康成曰祭尚柔商堅剛楊收曰周祭天地不用商者以商聲剛而木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趙慎曰商聲金周家木德金能剋木作者去之或曰五音相生宮徵居前角羽居後商實在中人位也祭祀而去人聲示盡心於鬼神又曰聲不用商惡殺聲也以數說攷之則不用人聲者爲當商中聲也降與上下之神則虛其中聲中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嘗以十二律旋相爲宮之瀆求之一律合五音則十二律皆有商聲若黃鍾爲宮正也以無射爲旋宮則黃鍾爲無射之商若大蔟爲旋宮則姑洗爲大蔟之商此旋相之瀆

鄭司農曰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 [illegible] ○鄭鍔曰管用特生之竹取陽數之奇雲和先儒以爲山名於此取材爲琴瑟將以召乎至和故有取也六代之樂雲門 [illegible] 首天神最尊故用之○王昭禹曰言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之屬莫不以類而畢降○鄭鍔曰樂用貞鍾鼓取天 [illegible] 琴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

丘之體又象天之員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
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而不降此所以可得而
禮○易氏曰凡樂有本有用有變自圜鍾爲宮止姑洗爲
羽此樂之本自雷鼓雷鼗至員丘奏之此樂之用六變而
天神降此樂之變三者舉而樂之終始備矣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吕爲羽靈鼓靈鼗孫
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王氏曰函鍾西南方之律萬物於是致養乎地求地示而
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物致養之方故以函鍾
薛氏曰林鍾丑之衝爲地統與其他之律皆相生之次而
用地靜而不變以生爲本故以相生爲用不與員丘宗廟

同○王氏詳說曰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吕南吕上
生姑洗然先姑洗而後南吕以姑洗數多而南吕數少耳
相生者地之功故於地言之
鄭司農曰靈鼓靈鼗四面○鄭鍔曰天神而地靈
故以靈名其鼓與鼗○鄭康成曰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
空桑山名○王昭禹曰言
地示則大示社稷五祀五岳四瀆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
屬莫不以類而畢出○劉執中曰陰生而祭地以助乎坤
元資生之德○[illegible]曰陰以方爲體性靜地陰而靜故爲
方丘在國[illegible]之澤以知之亦各從其類
鄭鍔曰樂[illegible]言地爲[illegible]之君終於南吕象其作成
萬物之[illegible]其德之[illegible]管象其生之衆空桑言其道

無所不容咸池言其澤無所不徧而丘之體又象地之方
祭之日用夏至一陰始生之日以類求類如此安有神之
不出乎
凡樂黃鍾爲宮大吕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
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
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王氏曰黃鍾正北方之律萬物於是藏焉死者之所首也
鬼無乎不之求人鬼而禮之其樂之宮宜以死者所首之
方故以黃鍾
薛氏曰人道終乎北而本統在乎東北方玄武虛危有宗
廟之象故享人鬼用亥子丑之律黃鍾大吕應鍾是已然
不可違其本統也大蔟爲人統故兼取東方之律而以大
蔟爲徵

鄭司農曰路鼓路鼗兩面○鄭鍔曰路大也以路
名鼓以象先王之功大也○鄭康成曰陰竹生於山北者
龍門山名○鄭鍔曰龍門之山取材爲琴瑟以
象先王之德變無方
鄭司農曰九德之歌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
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德之功皆可
歌也謂之九歌
鄭鍔曰磬舞次於咸池亦能繼紹之意○王昭禹曰九德
九磬以人之所致美乎內外而盡善盡美者也
賈氏曰宗廟不言[illegible]合祭也但殷人祫於三時周禮

帷用孟秋之月爲之
易氏曰享人鬼者以路鼓路鼗作之於始然後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間歌於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舜九磬之舞節樂於堂下蓋以路爲人道之大九磬九德言后稷基於舜禹之世而奏之於宗廟者所以象王業之始也
賈氏曰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面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變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

通志堂

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強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薛圖曰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爲終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用八變而止皆用其數爲終然則凡十二調而作者各用本數爲樂終非謂本數爲三也
葉水心曰古人皆指其實不想象而云人鬼不言出鬼固依於人古人不以致神祇爲難而以天地神明得其所安爲難
劉氏曰祀天圜丘祀天神也祭地方澤祭地示也享人鬼於宗廟后稷已下先王先公也先儒言三者皆禘大祭夫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天神地示謂之皆禘大祭可乎又言天神主北辰地示主崑崙貝是祀天又非昊天上帝祭地又非地示既言人鬼主后稷又援祭法禘嚳而郊稷祀天圜丘以帝嚳配則是夫子郊祀后稷以配天詩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之說皆不足信多自背戾如此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欽定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九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王昭禹曰宿縣祭前之夕列之於筍虡○鄭鍔曰作樂之時樂縣之位正於小胥既掌辨其聲矣大司樂又宿縣遂以聲展之蓋鐘磬之屬縣於筍虡固可以作樂前期之夕樂官之長視之又扣擊其聲而展省之者欲知其宮商不爽金石諧和厭其奏可以格神祇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鄭鍔曰祭祀之節有王出入之時有尸出入之時有牲出入之時皆當奏夏夏之名有九此所奏者三夏夏大也樂章之大者也王始祭入廟門祭訖出廟門皆奏王夏蓋歌王者之德爲其大始迎尸而入終送尸而出皆奏肆夏尸者祖先之象肆遂也安也或說祖先有功德故國遂大至於爲天子而有天下也 [illegible] 二祼之後王出迎牲入而告牲乃出而殺之皆奏昭夏昭明也明祖先有碩大之德故用是牲 [illegible] 說者以肆夏爲時邁所謂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是也王夏昭夏則無所攷矣

王氏詳說曰九夏之名見於鐘師此特言三夏以三夏爲九夏之大奏九夏者鐘師也今鐘師而奏三夏者大司樂也自納夏而下則鐘師自奏矣○鄭鍔曰此所令奏者時祭也

帥國子而舞

鄭鍔曰奏夏之時又帥國子而舞以形容之○易氏曰舞所以宣導其和○王昭禹曰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故

凡樂事用舞則帥國子而舞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鄭鍔曰祫祭先王饗五帝於明堂饗來朝之諸侯皆謂之大饗此所謂大饗饗來朝之諸侯也祭祀迎牲入廟而始殺饗賓則殺牲於門外鼎而後入故不迎牲不奏昭夏惟此與祭祀不同祭有入牲之禮者告博碩肥腯又以告幽全也賓客之來隨命數以致禮在主人不當告於賓客故先王待賓客如待神明故其他皆得而同○鄭康成曰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 [illegible]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賈氏曰大射謂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鄭康成曰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爲節○鄭鍔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則奏於未射之時及射令奏騶虞則奏於發矢之際 [illegible]

詔諸侯以弓矢舞

賈氏曰諸侯來朝將助祭須天子大射之時○鄭鍔曰又詔待射諸侯執弓挾矢揖遜進退屈手舞足蹈之容者諸侯雖尊入而侍王當執臣子之禮○黃氏曰舞所以飾敬也 [illegible]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

王昭禹曰大食大牢非常食也玉藻曰天子日食少牢而朔月大牢所謂大食者其朔月之食乎夫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侑之以樂所以和其心志而致氣體之養焉況天下無事無大荒無大札無大災無大故而王可以樂之時所以大食之三侑大司樂皆令奏鐘鼓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

燕作食此謂常日之禮至於王齋日三舉亦大食之禮○鄭康成曰宥猶勸也○鄭鍔曰食則三宥勸之至于三加牲而用大牢謂之大食奏鍾鼓用樂之盛也 [illegible]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易氏曰凡師之出宜乎社造乎祖各載其主以行及其有功則皆獻之以愷樂皆大司樂有以令其奏

王昭禹曰愷者喜之屬南風謂之愷風者天地之怒氣散焉王師大獻奏愷樂者人之怒氣釋焉 [illegible] 樂師於大獻奏愷歌遂倡之謂師若大獻則鼓其愷樂然則大司樂所令者令其屬而已 [illegible]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

鄭康成曰四鎮謂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五嶽岱在兗衡在荊嵩在豫華在雍恒在并傀猶怪也大怪異烖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也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鄭康成曰札疫癘也凶凶年也烖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鄭鍔曰王者作樂以導和於天下王朝所作者雖本乎雅正苟侯國或為淫哇何以一天下於至和哉故於建國之際杜其淫過凶慢之聲諸侯繫一國之風不謹於聲樂之際鼓淫放蕩流入邪淫國亦因以亡矣始建國必禁焉防於未然之前 [illegible]

鄭康成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也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也慢聲惰慢不恭也

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鄭康成曰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樂器也興謂作之也

易氏曰藏瘞也大司樂涖之敬其事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鄭康成曰謂以年幼小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illegible]

黃氏曰凡稱國子餘適庶也故王世子亦在文王世子曰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帗羽皇旄干人等舞則為小舞

自其小時教之大司樂六舞則合之羽旄干戚備焉 [illegible]

李嘉會曰教國子以舞使之委蛇曲折動容貌習威儀就其抑揚進退之節以銷其驕淫矜誇之習此教國子之善處小舞既習而後六代之舞可習矣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鄭司農曰帗舞者全羽 [illegible]

鄭鍔曰羽則析白羽 [illegible] 皇則用五采羽為鳳凰之形皆執之以舞 [illegible]

鄭司農曰旄舞氂牛之尾 [illegible]

鄭鍔曰干執干楯以舞 [illegible]

鄭司農曰人舞者手舞 [illegible]

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

以干星辰以人
鄭鍔曰社稷之舞執帗有帗除之意言社稷生養乎人而除其災害四方之舞執羽有羽翼之意言四方爲國翼蔽如鳥之有羽旱暵之舞以皇皇鳳之雌也爲羣陰之長旱暵陽勝陰舞以皇所以召陰而郤陽也旄即旄人所教之舞也夷樂散樂賓客之燕樂用之或謂辟雍用旄無所考人舞則宗廟用之八佾六佾皆以人爲主地官之屬所用者止繫於民事舞師言兵舞此言干舞蓋干言兵實一而已○易氏曰地官舞師之四舞不及旄舞人舞者教其所當用非國子之小舞若舞師先教兵舞則以祭祀大小爲先後樂師先教帗舞則以所教之序爲先後以人舞非舞之正故列於數者之末○[illegible]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鄭鍔曰承上文教國子又教之奏樂以爲王行步之儀
王昭禹曰樂師所教教作樂者堂上之行而肆夏作門外之趨而采薺作一行一趨有其儀與樂節相應不可不豫教焉[illegible]行則緩緩則有自而自遂之意故奏肆夏趨則疾疾則欲齊而整肅焉故奏采薺[illegible]
鄭康成曰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王昭禹曰王出行趨既然車之疾徐亦如此故曰車亦如之且王於賓客饗食則在廟其燕則在寢或步或乘出入皆有儀王之進退豈苟乎哉○[illegible]
賈氏曰先言行後言趨又云環拜從內向外而言是出時也玉藻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先言趨後言行從外向內是入時也○王氏詳說曰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此又行以肆夏不奏王夏者何耶蓋司樂出入謂廟中時此謂出迎賓客及升車時肆夏所用亦廣王出入則奏之大司樂樂師是已享元侯則奏之晉穆叔所謂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是也告祭柴望則奏之時邁所謂肆于時夏是已送賓則奏之禮器所謂其出也肆夏以送之是已鄭氏於禮器以肆夏當爲陔夏是徒知賓出入則奏陔夏不知肆夏之用爲廣也
黃氏曰祭祀朝會師甸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其步趨之節責大馭爲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猶吾於堂下循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猶吾於門外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馭與有力

環拜以鍾鼓爲節

鄭司農曰環猶旋也○[illegible]
羣衆環拜羣臣環王而拜祭天地祭宗廟朝日之類俱有拜王拜于中羣臣環列而拜於下外則謂之環拜
鄭鍔曰環乃回環之義羣臣環外而拜天子拜者衆恐其不齊故奏鍾鼓爲節使聞鼓而拜聞鍾而止
易氏曰行趨者接賓之儀環拜者賓拜之儀樂師於是教國子之樂儀欲君臣上下無非禮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是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齊侯曰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是王者有車出迎賓之禮亦因車之行趨爲之歌肆夏采薺蓋肆夏之樂其聲舒以緩采薺之樂其聲數以疾此王者接賓之樂儀至於朝會諸侯於外朝之位與夫合

諸侯於國門外方明壇之位則有環拜之禮雖不詳見而賈氏於方明壇之位則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此禮之大者必以鍾鼓節之爲作止之節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

鄭鍔曰凡射則大射燕射賓射之時皆奏此詩○薛氏曰先鄭釋此以爲騶虞聖獸鄭氏釋騶虞之詩亦以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知彼何所見吾觀騶虞者天子之官記曰樂官備又曰天子以備官爲節[illegible]蓋騶者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記於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則騶者田獵之官經於大閱則虞人萊所田之野謂山虞於大田獵萊山田之野澤虞於大田獵萊澤野則虞者山澤之官而與於田獵者騶虞掌田獵之官宜以殺獸爲事乃一發止於取五豝其仁如此天子取之以爲射節者此也[illegible]

諸侯以貍首爲節

鄭鍔曰諸侯三節以聽四節以射詩則貍首也詩之辭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蓋言諸侯不敢寧處惟朝于天子則享安譽也貍之爲言不來也貍首言射乎不來者之首爲諸侯者必當朝王不朝則射之將以爲不朝者之戒[illegible]

大夫以采蘋爲節

呂氏曰采蘋詩言大夫妻能循濩度采蘋采藻盛之湘之奠之皆在家所習教成之祭之事大夫妻已嫁能循在家姆教之濩度乃可以承先祖共祭祀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乃可以與國政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爲節

士以采蘩爲節

呂氏曰采蘩詩言夫人不失職所謂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惟敬以從事是爲不失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敬恭朝夕事事而已然後盡士之職而不愧故士之射以此爲節○鄭鍔曰采蘩詩言于沼于沚于澗之中無以異乎采蘋之詩序言可以奉祭祀不失職亦無以異乎采蘋之循濩度之語詩人列采蘋於采蘩後今之射節先采蘋後采蘩士之歌用前大夫之歌用後余甚疑所歌之義恐此二篇歌奏之時有遲速不同故分爲大夫士之射節

總論

呂氏曰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繼天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事君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濩先王守道也士之德莫大於敬事死命也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立無暴亂之禍矣

薛氏曰夫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且歌射節所以爲聽也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五節不間尊卑皆用乘矢矢之所發四節作矣是天子未射先歌者五諸侯未射先歌者三大夫未射先歌者一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所以優尊者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賈氏曰掌其序事謂陳列樂器及作樂之次第[illegible]
治其樂政者謂治理樂聲得其正不淫放也[illegible]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鄭康成曰小事小祭祀之事[illegible]○王昭禹曰令奏鍾鼓則令其屬也小事樂師令之大事大司樂所令也

凡樂成則告備

易氏曰樂所奏一竟爲一成不特天神大示大鬼之樂爲然據大司樂言凡天神皆六成凡地示皆八成凡人鬼皆九成每一成則樂師皆爲之告其備皆有辭以節其樂○鄭鍔曰小宗伯告備于王告禮之備也肆師禮成則告備告禮事之畢也事畢言禮已畢此則告樂之備爾

王氏詳說曰案大射禮曰大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此命奏者樂師而非樂正也案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歌備此告備者樂師非大師也蓋諸侯之射禮燕禮與天子不同此所以命奏者在於樂師告備者在於樂師是樂師畢於樂正而導於太師也

詔來瞽皋舞

鄭康成曰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王昭禹曰瞽無目非可顧視故詔其來舞有節非可速故詔其緩皋緩也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鄭司農注大胥曰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王昭禹曰以其父兄有爵列於國故謂之國子以其衆言謂之諸子以其教於學謂之學士○賈氏曰此謂祭末至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所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鄭鍔曰祭將畢恐其不敬故歌詩以見其敬以周頌攷之雍禘太祖也此所歌以徹者其雍詩乎○王昭禹曰歌雍學士也樂師則帥之而已

令相

鄭司農曰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illegible]

鄭鍔曰祭之始詔使扶之而來其終也相之以往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王昭禹曰饗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鄭鍔曰孔子語魯大師以樂則知樂之有序蓋如此故曰掌其序事若夫饗食諸侯則奏樂之際序其作樂之事故令奏鍾鼓以爲節樂終則令相瞽矇以退皆如祭祀之儀惟不入牲之事異而已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王昭禹曰燕射謂王與羣臣燕而行射禮○鄭康成曰射夫衆耦也[illegible]

王昭禹曰帥其耦而治之者射人也帥之使舞者樂師也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諸侯尊也樂師帥射夫射夫卑也飲燕之間必用射皆特爲禮以觀德抑又爲有事之備

鼜出入令奏鐘鼓

易氏曰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此三夏皆瞽所歌之詩有歌必有笙有笙必有舞如此之類皆樂之出入令奏鐘鼓以節之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鄭鍔曰王師大獻令奏愷樂則王親征之師故大司樂令之軍大獻教愷歌遣將出軍而歸故樂師教之又倡之異尊卑○王昭禹曰歌出於人聲有倡有和故樂師倡之使所教之瞽矇和焉 [illegible]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賈氏曰樂器即明器若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 [illegible] ○賈氏曰樂官笙師鎛師之屬 [illegible] ○鄭康成曰帥樂官往陳之

及序哭亦如之

王昭禹曰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樂師又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榮之相仍舞用夔亦此意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鄭鍔曰掌其政令所以統治之其有爭訟則爲斷其曲直此所以名爲之師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

鄭鍔曰閭胥以胥名之謂其才智足以長人樂官名胥胥者相也惟有才智然後能相人大胥相樂官之樂政其所相者於諸胥爲大

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王氏詳說曰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是學士者國子之謂以其父兄有爵於國者言之則曰國子以其衆言之則曰諸子以其教言之則曰學士周之時喬木有世臣棠華有賢者之後夫豈無自哉

鄭司農曰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 [illegible] ○鄭鍔曰宮伯掌士庶子凡在版者司士掌羣臣之版此所謂學士之版皆書名於版以待有用則致之使自至 [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大胥既待致諸子夏官復以諸子名官何耶蓋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若有車甲之事則授之車甲是教之以兵也此教之以樂 [illegible]

春入學舍采合舞

鄭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賈氏曰舍即釋采即菜也

鄭鍔曰禮有釋奠有釋菜奠厚於釋奠薄於釋菜蓋釋奠則有迎牲有酌獻有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釋采則不舞不授器不殺牲但以蘋蘩藻之類告虔於先師而已 [illegible] ○藍氏曰釋采禮之至簡者皆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而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釋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學記云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鄭康成曰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黃氏曰樂師教舞牧羽干旄皇人未嘗合也大胥春始入學合而教之

秋頒學合聲

鄭鍔曰月令春入學合舞秋入學習吹學無二義皆學宮也蓋周家建五學其中謂之辟雍水南曰成均水北曰上庠水東曰東序水西曰瞽宗春令學士始入學所入者辟雍也總聚於此以觀其能至秋則所觀者已久知其所宜矣於是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語者處之成均非惟不分學字以為二義又合周家立學之制 [illegible]

鄭康成曰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王氏曰樂之聲以言為本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鄭鍔曰合舞必以春合聲必以秋蓋春陽用事德在木木曰曲直而主乎貌舞見於形貌之間或俯或仰木之象也故合舞以春所以順乎陽秋陰用事德在金金曰從革而主乎言聲見於辭氣之間或抑或揚金之象也故合聲以秋所以順乎陰

王氏詳說曰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是春未嘗不學聲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是秋未嘗不學舞此言合舞以春合聲以秋蓋大合舞大合聲與平日之學舞學聲異記所言者主教國子此言者主合國子平日所教所以不同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易氏曰合舞合聲教之序也此教之成也故言六樂之會

鄭鍔曰及教以舞則以六樂之會正其舞之位方其分樂而各奏不患其舞位之不正及會合而並奏其人多其列衆位始不正矣於是焉必正其位如雲門大咸不可以處後大濩大武不可以居前之類其位已正乃序當舞之人已舞者出未舞者入使先後不失其倫

劉執中曰六樂之節舒徐不同六舞之位遠近不一故立表以會其節與其位自南表而舞至北表者再表為一成則六成矣自北舞而南者一故舞為九成而樂為九變則表為六樂之會者歟出入其表以就八佾者皆以長少為序

比樂官

鄭康成曰比猶校也○鄭鍔曰比校作樂之官欲無一樂之不備（杜氏曰次比樂官也）

展樂器

鄭康成曰展謂陳數之○鄭鍔曰展省作樂之器欲無一樂之或缺大司樂展其聲此則展其器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鄭康成曰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衆○王昭禹曰召之使興舞也

序宮中之事

王昭禹曰宮中之事謂序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而學道藝者春秋之所學各有其序如大胥之所掌是宮正言比宮中之衆寡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大胥序宮中之事者如此（[illegible]）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

王昭禹曰徵則召之使來令則使之有爲比則校其多寡之數使之類聚而羣分○賈氏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召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爲徵令校比之攷其在否

觵其不敬者

鄭康成曰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觵罰爵也詩云兕觵其觩○劉氏曰罰以示媿恥焉

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鄭康成曰撻猶抶也抶以荊扑○鄭鍔曰八人爲列左右前後各以其序苟立於其列有怠慢不謹者必撻以記之○王氏曰肆師誅其怠慢則祭以懲慢爲先小胥撻其怠慢則學以懲慢爲急祭言誅之政也學言撻之教也○易氏曰比之而不敬然後有所謂觵觵之而怠慢然後有所謂撻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

鄭康成曰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王氏詳說曰凡樂縣有鍾磬鼓鎛此所謂金石之樂也然磬則無所不縣鍾與鼓鎛則有所謂縣者有所謂不縣者蓋周人縣鼓與鎛惟縣一而已是故鎛有不縣者磬師云擊磬擊編鍾磬則磬師擊之不編鍾則鍾師奏之是鍾有不縣者此磬所以謂衆聲之首也

鄭司農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縣（[illegible]）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illegible]）

鄭鍔曰既正其縣又辨別其聲欲其節奏之不爽（[illegible]）又正其堵肆之名以見其等降之不同聲不爽則樂必和名不同則禮不僭官曰小胥其所掌豈小哉

李嘉會曰樂縣不同豈諸侯大夫在國之時其縣則然亦豈朝聘之時王燕享之而所縣之樂若是也蓋在國與朝王所用之樂皆然

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薛氏曰杜氏以鍾十六枚爲一肆則堵者八枚矣此說然也而鄭氏以各十六枚爲一堵鍾一簴磬一簴爲肆宜不

春秋傳曰歌鍾二肆是三十有二枚矣故編鍾十有六然後一簴之鍾全編磬十有六然後一簴之磬全一簴之所垂者鍾磬各止於八然後謂之堵鄭氏以鍾一簴磬一簴爲肆其半者其或有鍾而無磬有磬而無鍾乎其說固不通矣又曰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其說未是但泥於十六枚爲一堵之說不知八枚爲一堵之器至論其士之特縣則曰天子之士垂磬而已不知鄭氏何所見而言有磬而無鍾不知果何以和樂吾固謂天子之士鍾磬各十六枚爲一肆諸侯之士鍾磬各十八枚故爲堵○鄭鍔曰編鍾八編磬八共十六枚同在一簴名謂之堵堵如墻堵謂其半也十六編鍾爲一簴十六編磬爲一簴則謂之肆肆如市肆之肆謂其全也左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又觀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晉諸侯可當三面之軒縣并得二肆之半分爲左右歟（易氏曰天子宮縣[illegible]）

大　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或曰大師之職專在和合樂聲故夫子語大師樂非善知音聲何能職此哉○薛平仲曰自司樂至小胥所掌皆樂之事則樂事之或奏或歌要必有所屬是故奏歌其樂者瞽矇也所以相瞽而奏歌者則眡瞭也以奏歌而教瞽矇者小師也所以使瞽矇之有所取正者則大師也是以大師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賈氏曰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三百人○李嘉會曰瞽矇祭祀所用不若是多也而數之多至三百人先王以待天下之瞽[illegible]）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愚案六律六同詳見大司樂

胡氏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鍾者中之色爲六氣之元始於子在十一月二日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五日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姑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四日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於五月五日夷則則灋也言陽氣正灋度而使陰氣夷當陽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六日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呂者一曰大旅旅旅也言陰大呂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二日夾鍾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三日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四日林鍾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五日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六日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該種也位於亥在十月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愚案文之播之詳見大司樂

王昭禹曰大主曰聲生於日律生於夜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不能盡故一律之中其不

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五變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鍾爲宮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而去一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又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多者濁少者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其配則土火木金水其象則君臣民事物

易氏曰五聲寓於八音八音實直乎八卦金鍾也屬兌石磬也屬乾土塤也屬坤革鼓鼗也屬坎絲琴瑟也屬離木柷敔也屬巽匏笙簧也屬艮竹簫管也屬震（○薛氏曰以方言之[illegible]）

鄭鍔曰文之以五聲足以相生未足以爲樂必以八音播之則樂成而可聽矣播言播而散之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樂之所以成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鄭鍔曰大師掌吹陰陽之管以和樂又教六詩夫詩之六義彼人安能通知以教人耶康成以爲教瞽矇彼爲瞽矇者安能有六德以爲本耶愚謂是說康成之失也以理推之蓋教國子以歌六詩耳彼疑國子不當學詩於樂工殊不知古者作樂必歌詩以爲音風賦比興雅頌皆所歌之音知音調之高下惟大師耳國子不學於大師而誰學耶大司樂能教之以其義大師能教之以其音故曰教六詩○王昭禹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鄭康成曰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鄭康成曰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鄭康成曰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風出於德性雅出於禮度頌出於功業三者詩之體也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鄭康成曰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以其所類而況之謂之比（○鄭康成曰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以其所感發而比之謂之興（○鄭康成曰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之）三者詩之用也即其章言之則曰六詩即其理言之則曰六義大師教之以樂章故曰六詩

以六德爲之本

鄭鍔曰此六德乃大司樂所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若以爲教瞽矇則彼賤工詎可責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德哉○王昭禹曰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空言要之本於德而已

以六律爲之音

鄭鍔曰六德爲之本所以成其性六律爲之音所以和其

聲大司樂之教施於前然後大師之教行於後康成又謂以律視其人爲之音乃引子貢問師乙以已宜歌之事爲證子貢所論者人之性非論六律爲音之義亦康成之失○黃氏曰聲成文謂之音不以六律音不可得而正也王氏曰以六德爲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爲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王昭禹曰言以六德爲之本則知所謂音者末也言以六律爲之音則知所謂本者性也教六詩雖以六德爲之本然非播之於音則其聲無所發非和之以律則其音無所正（○楊氏曰以六德爲之本故可以興可以怨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以六律爲之音故可以美教化移風俗）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鄭司農曰登歌歌者在堂登歌下管貴人聲也（○賈氏曰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云作樂時大師帥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

王昭禹曰擊拊即書云擊石拊石此堂上之樂也○黃氏曰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登歌則擊磬戛擊琴瑟戛擊搏拊皆擊義玉磬琴瑟皆有擊拊之名○鄭司農曰樂或當擊或當拊是也○鄭康成曰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賈氏曰拊[illegible]

王昭禹曰小師云登歌擊拊則擊拊者小師而大師令奏之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㮄

賈氏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illegible]○鄭康成曰特言管貴人氣也○賈氏曰聲出曰播謂播揚其聲奏即播也○黃氏曰播以樂器播詩也樂器鼓柷敔塤簫管也[illegible]

鄭鍔曰康成謂鼓㮄管乃作蓋以鼓爲考擊之義外經文既言奏不當又言鼓則令奏鼓㮄者令樂工奏大鼓與小鼓也鼓爲衆樂之號令故欲播樂器必奏鼓將奏鼓必奏㮄以爲之引也[illegible]

易氏曰奏擊拊以導歌而後詩者歌爲奏鼓㮄以導管而後樂器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

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所以敬諸侯亦如祭祀之禮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鄭鍔曰帥瞽矇而歌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詩以爲射節[illegible]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鄭康成曰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易氏曰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即陰陽以候其氣則葭灰一動而八風從律以十二律應十二風而後可以察天地之和大師以是而聽軍聲宜其吉凶應焉[illegible]

易氏曰古軍旅之勝者無過於天時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亦以同律之所聽者可信不誣故耳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諡

王昭禹曰死則陳儀物於庭序以興觀者欽則謂之廞[illegible]考列其德行而誄之以言則謂之諡於大喪之廞則帥瞽而作匶諡以瞽矇禁王德成於樂諡則成德之名也

凡國之瞽矇正焉

鄭康成曰從大師之政教[illegible]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鄭康成曰教教瞽矇也[illegible]○鄭鍔曰此言鼓如孟子所謂今王鼓樂於此之鼓瞽矇受教於小師其所播者鼓也柷也敔也塤也簫也管也弦也歌也而不言鼗則知此鼓爲鼓樂之鼓矣鄭謂出音曰鼓是也

鄭康成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司農曰柷如漆筩中有椎[illegible]敔木虎也[illegible]

聶崇義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謂之雅塤[illegible]爾雅注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謂之頌塤凡六孔上一前三後二又笙師掌吹塤世本云暴辛

公作塤圍五寸半長三寸四分○鄭康成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illegible]○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illegible]○項氏曰弦琴瑟也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周天之度廣六寸象六合七弦象七星瑟長八尺一寸九九之數廣一尺八寸二九也二十七弦三九也○鄭康成曰歌依詠詩也○易氏曰有堂上之樂有堂下之樂有上下兼用而不可缺者弦歌用之於堂上鼗鼓塤簫用之於堂下柷敔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爲作止之節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戛擊柷敔用之以節堂上之樂者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用之以節堂下之樂者也堂上言聲堂下言器若大師所言登歌下管則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此不易之定制而小師以弦歌列於塤簫之下者小師所言者敎樂之序而大師所言者用樂之序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

鄭仲師曰拊革鼓也樂以登歌爲貴凡以詠者舉堂上之樂[illegible]○易氏曰登歌則瞽矇擊拊則小師大師令其奏而已

下管擊應鼓

鄭康成曰應鼙也應與朄及朔皆小鼓所用別未聞○賈氏曰鼙鼓者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鼙在東朔鼙在北[illegible]○鄭鍔曰及下管則擊應鼓大師令奏鼓朄小師則擊應鼓不鼓朄蓋朄者所以引衆鼓而應則以爲衆鼓之應也周頌所謂應朄縣鼓正謂是[illegible]

徹歌

鄭康成曰於有司徹而歌雍○李嘉會曰徹歌無大師之命而自歌者乃其職也

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說見大師○陸氏曰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天子之禮康周公故以賜魯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下管貴人聲也歌清廟示德也象管示事也小師大祭祀大饗登歌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祀不與舞也

大喪與廞

鄭康成曰從大師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

鄭康成曰如大師○黃氏曰小祭祀不當擊雷鼓靈鼓則擊朄舞師不鼓四方旱暵之舞是也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鄭鍔曰六代之樂並作慮其聲音或失之過旣掌其節又掌其和先儒以和爲錞于謂以金錞和鼓然小師不掌錞于詎一和字指爲錞于何所據竊謂當爲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而後和之之和掌其音節使一人倡之衆工從而和之乃所以爲節耳[illegible]○李嘉會曰職專於是則所責亦在是故特表而出之

瞽矇

鄭司農曰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illegible]

[illegible]○鄭鍔曰王者作樂欲審音以知
政必使瞽矇者謂其收視於内不惑於外聽必審也然人
而無見乃廢疾也使其疾而見廢則先王之所不忍是故
使之司聽絃又不忍棄人之仁也

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鄭康成曰播謂發揚其音○賈氏曰此八者皆小師教此
瞽矇令於作樂之時播揚以出聲也

李嘉會曰瞽矇播之小師教之止見於八音而已若磬師
之鍾磬縵樂燕樂縵樂眡瞭之頌磬笙磬笙師之竽笙應
雅則皆不與何故蓋大師小師瞽矇所掌皆宗廟祭祀之
樂及大饗大射大師之樂也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劉執中曰諷誦詩而不言六詩者因大師作匱誄而諷誦

先王平生功德之詩○鄭鍔曰或謂諷誦詩所以知古人之
興衰又誦其奠繫小史掌奠世繫謂爲史官當定公卿大
夫與夫帝王之世繫今此瞽矇又安知世奠繫之事乎愚
攷先儒之說以奠爲帝謂世帝繫者乃古書之紀述帝王
之本繫又嘗攷國語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
戒勸之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心
以春秋對世言則知世如世本之類使之諷誦乎詩與世
又定其所傳之繫以諷誦使人君知古之傳世者有德則
子孫綿遠而世繫不衰無德則子孫之傳不遠所言者不
定則其聞也不信故必奠而後諷誦之鄭康成云世之而
奠其繫謂當讀諷誦詩世一句奠繫爲一句

[illegible]

思宗誦詩而及於世奠繫者如商頌五篇作於商高宗
之世周頌風雅合九十篇作於成王之世既知世之所
尚則奠樂以繫焉定那樂章係之祀成湯定清廟樂章
係之祀文王誦詠之以五聲弦歌之以琴瑟將以歌之
播於樂章而奏諸祭享之時若小史之奠繫世是奠其
所出之世系非誦詩之世奠繫也

鄭鍔曰先王使公卿大夫士各致其規諫作不足以問道
彼賤而樂工乃使之諷誦古詩及世繫何邪得於言則其
聽也未必審得於樂則其聞也入必深情之所樂者在是
則耳之所聞者必詳因悅樂之時得規諫之益其效捷於
公卿士大夫之諫當諷誦之詩則鼓琴瑟所以和平人君
之心心和平則聞規戒之言不惟不怒且樂而無倦黃氏曰諷誦[illegible]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陳蕴之曰九德用於大祭大祭師瞽登歌是也六詩用於
大射大射帥瞽歌射節是也[illegible]

鄭康成曰役爲之使

眡瞭

鄭鍔曰孟子曰智中正則眸子瞭焉眡瞭之職皆明目者
爲之蓋樂工用瞽矇三百人故用眡瞭亦三百人扶之其
視明瞭又明樂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王昭禹曰瞽矇掌播鼗而眡瞭亦播鼗二者皆受教於小
師故小師曰掌教鼗鼓[illegible]

薛氏曰磬之應鏞者曰頌磬頌即鏞也磬之益笙者曰笙
磬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是應笙之磬
也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應鏞之磬鏞尚金則土類

也西凝之方也古人作樂金石土列於西方故磬頌在乎西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古人作樂匏竹木列於東方故笙磬生乎東若鄭氏以東方之磬曰頌則詩所謂笙磬同音書所謂笙鏞以間者何異義乎一說謂鍾磬之應歌者曰頌磬其應笙曰笙鍾笙磬春秋傳有歌鍾二肆與頌鍾磬之義同周禮有鍾笙之樂與笙磬之義同近之矣

升歌而擊頌磬笙歌則擊笙磬

掌大師之縣

鄭康成曰大師當縣則爲之○賈氏曰大師無縣樂之事案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聲音審本職雖不言縣樂器文寄於此明縣之可知眡瞭爲之者以有目也

凡樂事相替

鄭康成曰相謂扶工○王昭禹曰替無相倀倀然其何之哉眡瞭之設正謂是也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

賈氏曰樂器謂明器司干疏云眡瞭所廞謂鼓與磬鍾師不云廞則鍾亦眡瞭廞之瞽矇大師小師皆不云廞者以其無目瞽矇所云柷敔等皆眡瞭廞之也不云奉而藏之文不具也○黃氏曰廞與陳義本同而廞則有感動悲戚之意陳則陳列之而已鄭康成廞皆爲興廞爲興訓則當爲興起之興所謂感動悲戚也鄭以爲興作或爲興造如大喪明器皆可言作大旅廞樂器乃以爲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則何義耶大旅有災故而樂不作眡瞭祭祀正樂故廞之見憂戚之意笙師樂器惟笙用於祭非其盛者陳之而已○王昭禹曰大喪廞樂器則陳樂器於庭序也大旅有大故而祭亦陳樂器而不作故亦如之

賓射皆奏其鍾鼓

黃氏曰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瞽歌眡瞭奏其鍾鼓○鄭康成曰鼓輮以奏之其登歌大師自奏之

鼜愷獻亦如之

杜氏曰鼜戒守鼓也○王氏詳說曰鼓軍事者鼜鼓也鼜鼓其聲也案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㫴此三鼜也○鄭康成曰愷獻獻功愷樂也

黃氏曰愷獻有歌鼜亦或有歌鼜歌令警場有歌自大師至眡瞭其設職皆以升歌聯下管而射愷獻愷有歌故眡瞭通掌之獨不掌九夏謂之金奏鍾師專職

周禮訂義卷第四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自大師至眡瞭旣以掌奏歌之節則夫因其聲之所合達其聲之所寓度數齊量要必有托而可考此典同巳下之官所以繼此也雖然樂器之制效之於六律六同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者也律同不可偏廢而官特曰典同何哉蓋樂以統同爲貴十有二律之相配必分其六以爲同取諸陰陽之合也陰陽合則生生之理爲不息故典同掌其和以爲樂器先用以爲十有二辰之鍾次用以爲十有二辰之鎛度數齊量定於此而後樂器從之然以磬爲樂固衆聲之所依也而金奏有所不可缺則鍾次之笙之爲聲固下管之所先也所以鼓其金奏者有所不可廢則以鎛鍾次之笙磬遽發於樂作之時鍾鎛交鳴於作樂之際此鼓鍾必曰笙磬同音韶樂必曰笙鏞以間節奏相承有自來矣

通志堂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鄭康成曰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爲作也故書同作銅

黃氏曰先鄭陰律以銅爲管陽律以竹爲管後鄭皆以爲之案晨志云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吹之以聽鳳之聲其雄鳴六爲律雌鳴六爲呂是則制律之始本以竹一律有五聲清爲陽聲而爲陰聲是爲六十四調〕劉執中曰律同之和謂其長短厚薄所容中度得陰陽之和氣故律同中度則中氣之至而灰飛氣至則聲和所以日月會於十二次而不差則天之陽聲順於上陰陽合於十二辰而不繆則地之陰聲順於下故黃鍾之長用之以起五度則樂器修廣之所資黃鍾之容用之以起五量則樂器深閎之所賴黃鍾之重用之以起五權則樂器輕重之所出黃鍾之積用之以起五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黃鍾之氣用之以起五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五法循環而相受則天地陰陽之中聲雖失於此或存於彼是以爲樂器者必以律同爲之本故曰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孫氏曰古人本同律以作樂又能審聲而知樂律之數度易定聲之難辨使不能辨其聲而知其如是爲宮商如是爲角徵〕雖有同律之數何自而和故不能審聲和樂而徒較數而長此後世之議樂者常如聚訟而莫能斷其作也

通志堂

王昭禹曰大師掌六律則曰以合陰陽之聲而典同則曰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者蓋典同掌其聲以作樂器欲其度數齊量之不亂故其詳有及於天地四方之位大師用其聲以施於樂故合十有二聲欲其高下清濁之克諧其合之也則兩之以陰陽而已

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鄭鍔曰器莫大於鍾於是言鍾之病〇王昭禹曰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高則鳧氏所謂鍾小而長小而長其形高其聲尚藏衰然如裏則其發也舒正則上下直其形不高不下而適於正其聲緩而不遠下則鳧氏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其形下其聲發散疾而短聞〕鄭康成曰陂讀爲險陂之陂陂謂偏侈陂則

磬韶散也險謂偏弇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少韽聲小不成也[illegible]回謂其形微圜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侈則聲侈迫筰出去疾也[illegible]弇謂中央寬弇則聲鬱勃不出也甄猶掉鐘微薄則聲掉[illegible]鐘大厚則如石扣之無聲

劉執中曰以鳧氏之法為鐘則無病於聲中於律同而協天地四方陰陽之和矣

薛氏曰碩聲生於高為天之陽肆聲生於丁為地之陰謂天蓋高而下者高之配也故碩聲為陽而肆聲為陰石生於厚而為地之陽甄生於薄而為地之陰謂地蓋厚而薄者厚之配也故石聲為陽而甄聲為陰鸁為東方之陽而衍為東方之陰蓋作於春而萌者盡達則將復還其所達

此達所以主陽而回所以主陰也緩為南方之陽而韽為南方之陰蓋陽盛於夏而重明以麗乎正則陰微進而韽此正所以主陽而險所以主陰也以筰為陽而鬱為陰則西方之聲也夫陽於南為正過乎西則侈矣陽雖尚侈然陰已斂質而負故侈與弇之聲則主於西方斂為陰而散為陽則北方之聲也夫陰至西而伏於北則已斂矣陰雖斂然陽已潛動而施矣故險與陂之聲則主於北方

[illegible]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鄭鍔曰既言聲之病於是又言為器之法為樂器者用十有二律以為度數則長短多寡由此而生用十二聲以為齊量則小大輕重由此而準

王氏曰數本起於黃鐘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其長短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數度碩聲生於高肆聲生於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薄厚之所為所制則有齊矣鸁聲生於達衍聲生於回筰聲生於侈鬱聲生於弇達回侈弇之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為樂器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

黃氏曰鄭謂調其故器非也其數度齊量皆合則聲可和

鄭鍔曰和樂之法亦出乎此為樂制之於未成之初和

樂調之於已成之後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先儒謂磬為西方之音又以磬音象萬物之成蓋立秋之音至清惟清故難調變特以擊石拊石百獸乃率舞詩人作樂特曰依我磬聲此所以設磬師之官教擊之之法

掌教擊磬擊編鐘

黃氏曰視瞭掌擊頌磬笙磬故鄭謂磬師以教視瞭然視瞭所擊磬有定名頌磬笙磬之外他磬不擊縵樂燕樂亦有鐘磬視瞭職不掌縵樂燕樂劉氏曰宮縣有特磬十二鎛鐘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編磬編鐘各十有六共為一簴磬師之職掌教眡瞭擊特磬與編磬又教視瞭擊編鐘鄭康成曰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不

縮不縮者鍾師擊之（[illegible]）杜氏曰編讀爲編書之編○賈氏曰史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illegible]（[illegible]亦編二十六枚在一簴）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

鄭康成曰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illegible]）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illegible]）二樂皆教其鍾磬○黃氏曰磬師掌編鍾無編磬未詳磬師不掌鍾而曰教縵樂燕樂之鍾磬者磬從鍾也

凡祭祀奏縵樂

鄭鍔曰三宮之樂以禮神也分樂以祭以享以祀寧神將以交神祇之歡心故奏縵樂雖非正聲亦有時而用故教之○易氏曰祭祀奏縵樂亦取其和而已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金奏

鄭康成曰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illegible]）○王昭禹曰鼓人曰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金奏名官曰鍾師樂雖用鼓而以金爲主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裓夏驁夏

賈氏曰鍾師擊鍾而兼言鼓者凡作樂先擊鍾次擊鼓見先後次第故兼言之鍾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鍾鼓應之故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鄭鍔曰鍾師併與鼓言蓋奏九夏必用鍾鼓非謂鍾師擊鍾又擊鼓也夏者頌之旅類夏大也歌之大者有九夏於頌爲最大中國謂之夏五色謂之夏南方謂之夏則夏爲樂之大者其詩之體爲大矣王出入所奏之夏名曰王夏以明人臣不得而用尸出入所奏之夏曰肆夏而享諸侯亦奏爲肆之言安也尸以象神於祭者于行也子坐而父立恐其不安於位故出入奏之所以安之也諸侯亦用者左氏記晉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穆叔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君尊臣卑不敢安肆乃若元侯受享於王可以與之安肆矣禮記云大夫之用肆夏由趙文子始然則諸侯用之可也至於大夫用之則爲僭矣先儒以肆夏繁遏渠爲三夏謂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夫以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指爲時邁猶爲有說若以執競降福穰穰爲遏思文配天爲渠皆爲二夏則恐不可牽合也牲出入所奏者昭夏昭明也昭明神德之大故得以用此牲也四方賓來所奏者納夏言人君之德如海之納所以能容受四方朝聘之賓也臣有功所奏者曰章夏惟有大功得奏是所以章表而別異之也夫人助祭所奏者齊夏致齊者婦人之難事欲去其驕侈之習以致精明之德故特以齊名也族人侍燕所奏者族夏言王者合族之恩也客醉而出所奏者裓夏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故奏樂以裓切之使勿失禮也或作陔陔切也戒也詩云南陔相戒以養是也公出入所奏者驁夏爵爲上公位尊而勢隆慮其自大而傲慢故以驁夏謹飭之也驁又音傲所以戒其驕傲也（[illegible]）○黃氏曰九夏書傳之可攷者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其餘諸儒附會之說未可信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易氏曰燕以示慈祭禮主乎敬享禮主乎肅祭祀饗食何以奏燕樂王與諸侯行享食之禮若享元侯則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與諸侯則升歌大雅頌合小雅享同乎燕故謂之燕樂其禮在廟故與祭祀同其樂尤足以見先王之仁鬼神仁賓客也[illegible]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易氏曰凡射則大射燕射賓射樂師皆言以騶虞貍首采蘋采蘩爲之節大師則帥瞽而歌射節鍾師乃掌此四詩之奏蓋歌則人聲也奏則鍾鼓也鍾師言奏不言節主其節者樂師也
掌鼙鼓縵樂
鄭康成曰鼓讀如莊王鼓之鼓○鄭鍔曰雜弄之樂謂之縵樂樂之細也將作縵樂則擊鼙鼓以作之鼙鼓之小者也以至小之鼙鼓雜弄之樂事之宜也○王昭禹曰磬師奏縵樂鍾師擊鼙以和之而已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王昭禹曰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而獨以笙師名官笙東方之樂有始事之意故也○鄭鍔曰笙常繼於閒歌之後觀鄉飲燕禮閒歌之後即笙由庚笙崇丘笙由儀則笙者繼人聲之後爲最貴故特名官
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鄭鍔曰竽三十六管笙十三管竽宮聲在中笙宮聲在左籥三孔其中則中聲其上下二孔則聲之清濁所由生篪七孔管六孔篴笛也笙師皆教以龡之之法又舂牘應雅教瞽矇與視瞭以作祴樂於客醉而出之時康成謂小師所教爲教瞽矇笙師所教爲教視瞭於經皆無所據彼蓋疑小師既教之此又教之遂分彼爲教瞽矇此爲教視瞭殊不知小師教之以鼓作之節此教之以龡牘以竹爲之長者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舂於地以作聲其名曰牘牘之爲言瀆也賓醉恐有瀆乎禮故以牘名之應亦以竹爲之長六尺五寸中有椎亦舂於地其名曰應賓歸恐其不應禮欲其行與樂聲相應也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是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亦舂於地其名曰雅賓醉而出恐其失禮欲其雅正也三器在庭皆舂於地以爲聲故謂之舂以兩手築地舂之也[illegible]○王昭禹曰竽笙塤籥簫篪篴管皆樂之所用而舂牘應雅三者特用於教祴樂以爲行節○黃氏曰小師掌教塤簫管笙師又教龡塤簫皆小師用於下管故以教鼗瞽謂之播笙師用於凡樂謂之龡但龡之無詩也鄭謂教視瞭不龡笙竽教則當教瞽矇也案瞽矇視瞭皆屬大師自大司樂而下至視瞭皆祭祀饗射之樂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自爲一列司有祭饗之樂又有縵樂燕樂縵樂司樂不掌固當是亦不掌燕樂先王之意嚴矣是故瞽矇不龡竽笙籥篪篴視瞭不奏九夏鐘鼓必皆有所以或曰磬師笙師分大師瞽矇視瞭而教之而不著於其職者不使毀雜大師歌詩之事恐或當是然燕樂亦有歌詩雜當掌之磬師笙師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鄭康成曰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illegible]○黃氏曰[illegible]曰笙鏞以閒蓋笙與歌閒作歌則以鎛節之獨出祭祀饗射其他不出鍾笙鍾從笙也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鄭康成曰廞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也○黃氏曰視瞭廞而不藏笙師藏之職可見

大旅則陳之

鄭康成曰陳於饌處而已不涖其縣○賈氏曰其臨縣者大司樂故大司樂云廞樂器注云臨笙師鎛師之屬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鎛小鐘也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尚大也大鈞有鎛無鐘尚細也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鎛師者舉小以見大也與典律同謂之典同守廟祧謂之守祧同

掌金奏之鼓

鄭鍔曰鎛師掌鎛而言掌金奏之鼓鼓金奏之樂鼓愷樂以至於鼓鼜守鼜豈為鎛師又擊鼓乎觀鼓人言以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鼓者考擊以作之之義也當金奏之時鼓人以鼓作之鎛師則以鎛作之故皆以鼓言軍旅之夜三鼜皆鼓之是鎛師皆擊鎛而鼓之也鎛師固宜掌鎛今略無擊鎛之文皆言鼓則鼓為鼓作之意明矣先儒之說謂鎛師不自擊使視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乃晉鼓也其意謂鼓人之職以晉鼓鼓金奏也若如是說全非鎛師之本意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愚案金鍾聲也鼓者所以擊其鐘也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王氏曰鼓愷樂掌於鎛師者鎛師掌金奏之鼓其所掌樂以金為主軍以金止既勝矣欲戢兵之意

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王昭禹曰三鼜夜戒之鼓司馬法所言者○王氏詳說曰鼓人之鼓鼜謂軍已發行在郊也鎛師之鼓鼜謂軍未發行在國軍已發行因猶不廢守此鎛師所以又有守鼜後世用軍行師京師戒嚴者本此

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所廞謂作晉鼓鼓以其當職所擊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自司樂之掌樂事大師之教樂事與同之為樂器雅樂備矣納蠻夷之樂於祭祀燕享之用豈非悅遠人之極功乎抑疑韎師旄人鞮鞻氏之設皆以教夷樂然韎師旄人之後必繼之籥師籥章鞮鞻氏之後必繼之典庸器司干何歟夫遠人之服由文德以來也自其慕德而來莫不自見其舞歌舞蹈之節周人因之以備樂載之官府而不廢復籥之為樂自其執羽而歌則文舞於是乎寓由其擊土鼓以和則武事於是乎形夫皆以象文德也則以次於韎師旄人之後至於鞮鞻氏合四夷之樂以歌之則德化流遠典庸器之所以表其功者於是為比矣然先王長慮却顧文事必有武備則司干之設於後者所以教之以武舞歟若夫韎師舞東夷之樂故其人可得而定旄人舞散樂夷樂故其人不可得而定然後四方之有能於此者皆得以自見其藝則先王因之以觀四方之風豈不在是乎○鄭鍔曰作四夷之樂當從其國不變其俗故韎師所服者亦宜示不變其所服旄人所執者牛尾示不變其所執也鞮鞻氏所履者革屨示不變其所履

陸氏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
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掌教韎樂

鄭鍔曰四夷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
禁此特設官以掌東夷之樂竊疑三方之樂不存於祭祀
大享之時而東夷樂猶近正孔子之所欲居且爲箕子之
國則其樂有中國之風可知明堂位韎作昧詩韎韐有奭
左傳韎韋之跗注皆以韎爲赤色之韋樂名曰韎意舞者
衣赤色之韋也○李景齊曰禮記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
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所以廣魯於天下
也成周所以用夷樂意蓋謂是○陳氏曰[illegible]

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鄭康成曰舞東夷之舞○王昭禹曰其屬則十六人○劉
執中曰舞韎之位在門外祭祀大饗皆用之示四夷來王
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鄭康成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王昭禹曰四夷
之民有執旄以舞者先王因立官以教焉○黃氏曰韎東
夷之樂特置一官其徒四十人其樂亦盛也舞者十六人
則有定員旄人蓋雜四夷之舞舞者衆寡無數或多或少
皆可合四夷之舞與散樂而其徒二十人比韎爲微可知
○陳君舉曰旄舞非中國之樂因得四夷之懽心使鼓舞
焉以承祭祀以共饗燕君子所樂也豈拘於數哉[illegible]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鄭鍔曰散樂野人之樂節奏疏散而非六代之舞夷樂四
夷之樂而非中國之法舞有可用者旄人教之皆執旄以
舞○賈氏曰旄人教樂而不掌鞮鞻氏掌樂而不教互相
統耳○王氏詳說曰鞮鞻氏所掌專於夷樂旄人所教不
止於夷樂況鞮鞻之於夷樂吹而歌耳初未嘗舞也然則
旄人云四方以舞仕者屬焉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旄人
之所教人者衆矣不必如樂師之教國子有旄舞旄人之
所用於舞者亦廣矣不必如二鄭之說旄舞之用於辟雍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鄭鍔曰四方之人有能通知樂舞而欲仕於王官者不足
隷大司樂也使屬旄人以其所教者散樂故也○賈氏曰四方[illegible]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賈氏曰饗燕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黃氏
曰韎樂祭祀賓饗必舞之散樂夷樂祭祀賓客則舞其燕
樂不用燕樂則不舞是則韎猶近雅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籥舞者所吹春秋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
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陳氏曰明堂位
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命之曰籥以秦籥之法在是故也
羽籥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

掌教國子舞羽歈籥

鄭鍔曰執羽所以爲容籥所以爲聲○王氏曰籥如篴三
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於是乎生○易氏曰成周樂舞之
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司干掌

之然文舞未嘗無干故舞兼取乎干羽武舞未嘗無羽故
詩言萬舞及於執籥秉翟是知文舞干不勝羽武舞羽不
勝干此籥師之教國子所以專言舞羽歙籥歟 ○王氏詳說曰[illegible]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鄭鍔曰於祭祀賓客之時鼓而作其羽籥之舞故曰鼓○
賈氏曰祭祀先作樂下神及合樂之時使國子舞鼓動以
羽籥之舞與樂師相應使不相奪倫故鄭云鼓之者恒為
之節
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所廞惟羽籥而已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籥章吹籥以為詩章○鄭鍔曰春秋迎寒暑為
農而祈有年蜡祭而息老物古之詩皆無不可用乃專用
豳人之歌豳國之籥而名官曰籥章此周王之事也周之
先公開國於豳教民稼穡與夫為寒暑之備皆載於七月
之詩謂之豳風至於成王王業大備念其祖先務農之勤
教民之悉凡四時所行者皆以豳詩從事故用豳籥而以
籥名官以籥而歙豳詩之章也
掌土鼓豳籥
王氏曰土鼓禮記所謂蕢桴土鼓○[illegible]
杜豳籥豳國之籥[illegible]王業之起本於豳樂之作本
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以本始民事息老物則
息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歙者豳籥其章用豳詩
焉[illegible]豳籥亦不忘本而已
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易氏曰民事終始實關天時之消長故必先之以迎寒逆
暑逆如逆女之義自外而入於內以我為主謂陽常居大
夏而主歲功迎如迎賓之義自內而出於外以彼為客謂
陰常居大冬時出而佐陽中春為歲之中晝為日陽之
中如是而逆暑與堯典所謂日中星鳥寅賓出日同意中
秋為歲陰之中夜為宵陰之中如是而迎寒與堯典所謂
宵中星虛寅餞納日同意萬物生於土反於土則土者物
之終始也逆暑迎寒所以皆擊土鼓焉○横渠曰當春之
晝吾方逆暑則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蓋有以逆其氣
當秋之夜吾方迎寒則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蓋有以
迎其氣[illegible]

孫氏曰周自后稷教民稼穡至公劉于豳斯館大王肇基
王迹皆推本后稷之意享先農桑土之業故陶土為鼓豳竹
為籥歌豳詩以勸相其民今七月之詩是也周公相成王
懼後世不知先君王之舊於是命籥章之官逆暑迎寒歌
之祈年祭蜡歌之又兼以雅頌雅若生民之歌頌若豐年
之類皆本七月而有益於風化者無逸欲知稼穡之艱難
誠以此也周先公出入田里撫摩其民無勢分之間曰殆
及公子同歸為公子裳為公子裘獻豜于公入執宮功躋
彼公堂皆室家婦子感其恩者深愛其君者切序曰陳王
業見王業所由興而已後人乃益以周公遭變故陳后稷
先公風化所由遂指為周公作水心先生曰周公方制作
禮樂雅頌以昭先王先公之功德而自作土風之詩使籥

章掌之可乎○賈氏曰祈年田祖逆暑迎寒並不言祀事旣告神當有祀不過如祭法埋少牢之類耳

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鄭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王昭禹曰豐年雖本於天時順而祈之亦成乎人事爾○鄭康成曰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王氏曰田祖禮記所謂先嗇 王昭禹曰先嗇神農也以其始教天下耕稼故祈之

王氏曰豳雅豳頌謂之雅頌則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 [illegible]

陳及之曰田畯田大夫古有功於農事者 [illegible] 成周之時春祈年于上帝田祖田畯皆祭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先王蓋以田祖田畯其生也有功於農事今農事將興舉而祭之不惟示重農之意亦所以勸農之力田者況大如上帝則祈之次如社稷則祈之則祈田祖田畯尚何疑乎及夫歲事旣成又息老物所謂一日之蜡百日之澤亦忠厚之意不忘其初耳○賈氏曰田祖田畯所祈當同日但位別禮殊樂則同

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杜氏曰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旣蜡而收民息已也○鄭康成曰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王氏曰逆暑迎寒不言國而祈年息老物言國則祈年息老物通乎下役言國以別之○王昭禹曰逆暑迎寒召其氣之和聲和則

通志堂

氣和故先言擊土鼓以聲爲主祈則以言通其意蜡則美其成功故先言頌以詞爲主

李景齊曰豳詩曰豳雅先儒以爲七月之詩備風雅頌三體非也籥章所謂豳籥者蓋以豳吹爲籥以豳籥而吹詩與雅頌皆以豳名夫逆暑迎寒而吹豳詩者此則七月之詩蓋如授衣鑿冰之屬皆先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而吹豳雅祭蜡而吹豳頌蓋雅者言王政之所由廢興頌者以其成功告神明祈年之禮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而蜡祭之設所以荅鬼神之功故宜歌頌詩之小雅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所謂祈年而吹豳雅者毋乃在是詩周頌豐年之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神所謂祭蜡吹豳頌者毋乃在是乎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鞮革也鞻屨也以革爲屨夷樂者之所屨作其樂歌之時則屨是屨以爲容唐之燕樂有髙昌部用赤鞾有扶南樂舞用赤皮鞋周鞮鞻之類○易氏曰鞮鞻者樂工所屨之屨名官以鞮鞻使之掌四夷之樂言其際天所覆薄海内外凡有足所屨無不至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愚案四夷之樂已見韎師

薛氏曰四夷樂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韎是也聲音侏離是也餘不可考 [illegible] 韎人之樂施於祭祀大饗旄人鞮鞻氏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夷於四夷爲長饗於燕爲重韎師曰師而序於前旄人鞮鞻氏曰人曰氏而序於後然則東夷之樂蓋 [illegible] ○李嘉會曰先王多用夷樂

通志堂

不用夷禮者其禮非先王法度而其樂則可樂也若夫箕子封於朝鮮其禮亦可尚者有古意歟

祭祀則歠而歌之燕亦如之

黃氏曰鞮鞻夷樂器歟祭祀吹而歌之鄭謂以管籥爲之聲亦非必自有吹者○王昭禹曰祭祀與燕吹其聲倡其歌以明得其歡心而服吾中國之役也○易氏曰旄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是旄人掌舞而鞮鞻氏之職乃以聲音節之而已

陳祥道曰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燕夷狄則有蓼蕭於太僕則見王所以燕者於內朝之地故云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者有多寡之數故曰共其計若鞮鞻氏之燕則凡有燕樂皆掌聲歌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庸功也○鄭司農曰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掌藏樂器庸器

黃氏曰鄭謂伐國所獲之器其說是而以爲崇鼎貫鼎非也司農以爲魯伐齊以所獲兵器鑄林鍾則比於樂矣庸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若崇之舞衣密須氏之鼓是也

易氏曰周自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之後所獲玉鎮大寶器皆足以昭先王之功天府藏之而典庸器藏其器物之可以備聲樂之飾者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

杜氏曰橫爲筍從爲鐻○易氏曰樂器即梓人之筍虡所以縣鐘磬之屬橫曰筍植曰虡上以板謂之業亦所以[illegible]

先王之業未有無其業而可以作樂者○鄭鍔曰祭祀之時則帥其八十人之屬以設筍虡小胥視瞭自當縣樂器此但爲之設筍虡所當陳者庸器而已陳之於祭祀之時以表先王之有功能得此器子孫能守以奉祀○李嘉會曰聖人於作樂之具必寓其警戒之義俾知庸器始他人爲之今陳設於此因歡樂而知警懼則所以自勉者深矣樂記所謂思武臣思將帥之臣由聞鐘鼓之音而思也其意深矣

饗食賓射亦如之

鄭鍔曰陳於饗食賓客之時以彰先王之功可服諸侯且以爲國之華

大喪廞筍虡

鄭康成曰廞興也興謂作之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鄭鍔曰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人武舞亦執干以爲容武舞雖用羽而以干爲主故名官曰司干蓋用武以自扞蔽爲先干能扞蔽人身也

掌舞器

鄭鍔曰所掌之舞器即謂干楯耳干之爲器有用兵之時所用者有當舞時所用者當舞時所用之干則與用兵所用者異先儒以爲羽籥之屬非矣安有籥師教舞羽吹籥而所執之物乃掌於武舞之司干乎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鄭康成曰既已也受取藏之○鄭鍔曰祭祀之時俟舞人綴兆行列已定則授之以干至於舞畢則受而藏之

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云干盾及羽籥及其所廞廞干盾而已其羽籥則籥師廞之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二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薛平仲曰禮運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極至於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然則王之所以賴於左右前後者其關於禮樂甚大也卜祝巫史不列於此當何屬哉卜象也筮數也先筮以觀其從後卜以驗其合故大卜之於卜卜師贊之卜人又贊之掌龜既專之一官雖龜又專之一官至於眡吉凶詁中否以驗於大卜則又有占人而筮人屬之於末而已筮短龜長固以從長此大卜必以下大夫二人而長之也

鄭鍔曰三皇以來已有卜筮人之於事不能無心若夫龜筮則何心之有取決於此欲托於無心而已

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易氏曰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卜占謂之兆三兆之法專掌於大卜占龜故也○鄭鍔曰三兆之書其作者不可攷杜子春以玉兆爲顓帝之兆瓦兆爲帝堯之兆原兆爲有周之兆近世說者謂爲三代之兆然無所攷也儒者相傳謂名玉兆者言兆之璺罅如玉瑜瑕不相掩玉陽精之純也兆如玉色則事之屬乎陽者也瓦兆者言兆之璺罅如瓦之孽暴解散瓦生於土兆如瓦解則事之屬乎陰者也原兆者言兆之璺罅如原田之坼裂章達不斷則陰陽之相雜者也

[illegible]

尚書精義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者道之成也故卜用三兆筮用三易取其成法也曲禮曰卜筮不過三儀禮曰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蓋曲禮言其法儀禮言其人人各掌一法金縢所謂卜三龜一習吉則筮用三也可知矣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賈氏曰經兆者龜之正經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名體為經[illegible]

鄭鍔曰經兆之體者謂三兆所卜之正體一體而五色應五行也五行之變無窮自其墨色坼裂分而配之一色別為二十四體故五行之兆分為百有二十一體十頌所以發明其吉凶推演其禍福故百二十體而有千二百之頌須者卦繇之辭三兆不同皆各異世而體也頌也其數乃無異如此竊意其書之數雖不異其所占則不得而同不然何以為玉瓦原之別乎

易氏曰自百有二十以至千有二百則以十日十二辰之數與夫四時五行休王相乘之法推之三易三夢之占倣此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易氏曰兼及於三易三夢者易與夢亦占也其屬有簭人占夢大卜為之長故兼掌其法〇鄭康成曰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

鄭鍔曰連山以艮為首夏人之易其卦艮上艮下故曰連山言如山之相連也[illegible]以坤為首商人之易其卦坤上坤下故曰歸藏言如地道之包含萬物所歸而藏也[illegible]周易以乾為首周人之易其卦乾上乾下名曰周言如大易無不周而變易無窮也[illegible]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鄭鍔曰正卦皆八自八相生別而重之八八所以皆六十四卦也然三代之易名異而卦不異蓋卦雖同而所占者異也周易以九六為占而連山歸藏以七八為占周易占其變者連山歸藏占其不變者〇易氏曰傳記所載文王重易為六十四卦今此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則是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illegible]易大傳十三卦言包犧氏之取諸離黃帝堯舜氏取諸乾坤此故經卦之名曰益曰噬嗑曰隨曰豫曰渙曰小過曰睽曰大壯曰大過曰夬此即重卦之名是知上古已有六十四卦之別但夏殷之易以七八不變者為占周易以六九之變為占襄九年左氏傳所載東宮之筮遇艮之八即艮之六二為隨杜氏以為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是連山歸藏已有隨卦之義此夏殷六十四卦之證或曰伏羲氏畫八卦因而重之[illegible]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

鄭康成曰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〇王昭禹曰形接為事神遇為夢神凝者想夢自消夢者精神之運也人之精神往來常與陰陽流通而禍福吉凶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則由其夢以占之周官所以有占夢之官而大卜掌三

夢之法八(鄭鍔曰有心而夢出於方所因故曰致夢[illegible])夢周公行道而致也晉侯之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將戰而致也(王昭禹曰致者有所使而至非自至也○鄭康成曰致夢夏后氏作)觭寤從角從奇蓋角出奇異所謂怪異之夢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楚子王夢泣而珠盈懷其怪異之夢歟([illegible])鄭康[illegible]無心感物謂之咸升子宥至不謂之陟咸陟言無心所感精神升降有所致[illegible]若文王之夢九齡高宗之夢傅說其精神所感之夢歟([illegible])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王氏曰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則所謂經運蓋歲時日月星辰之運([illegible])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鄭鍔曰國之大事有八必問諸龜以決吉凶問之之辭謂之命大卜作其辭命

鄭司農曰征謂征伐人([illegible])象謂災變雲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illegible])○鄭鍔曰與者將合人以共事([illegible])謀者始創議以立事也([illegible])果者進退未決之際而求其決([illegible])至者爲師卜([illegible])雨者爲農祈([illegible])瘳者以身求瘳者爲疾禱

賈氏曰此八者皆大事故命龜而決若小事則入於九筮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鄭鍔曰作八命特以問龜非能定吉凶吉凶大抵占於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此特贊其占(王昭禹曰作八命非特占之於龜亦驗之於筮詢之於夢○黃氏曰三易三夢各有占者大卜與其事而贊之占有異同則決之)○鄭康成曰贊佐也○鄭鍔曰贊謂以此辭演出其意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李景齊曰大卜合龜筮與夢之占觀夫國家之吉凶而預詔王修政以救之知其失而救之則禍可轉而福

愚案大卜一官專在詔救政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既於卜筮前知宜使人君預爲修省之道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鄭司農曰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illegible])○王昭禹曰謂以大事卜於龜而正之

鄭康成曰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illegible])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公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王昭禹曰大封以封疆[illegible])眡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大事宗伯涖卜用龜之腹骨近足者其部高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士喪禮曰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鄭司農曰作龜謂鑿龜令可爇)

黃氏曰卜師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是則凡卜卜師作龜惟大貞則大卜作龜

大祭祀則眡高命龜

鄭康成曰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大祭祀輕於大貞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

凡小事涖卜

鄭康成曰代宗伯○張沂公曰表記曰小事無時日有筮
周禮曰凡小事涖卜小事用筮又何涖卜邪曰有事於小
神無常時日臨有事則筮之是小事用筮也如大卜職當
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此小事對於大祭是祭
中小事非謂小神也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鄭康成曰正龜於卜位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燋先奠龜
西面是也又不親命龜亦輕於大祭祀○黃氏曰大祭祀
命龜與凡小事涖卜皆大卜專職䟽注差次涖卜以下皆
未必然貞龜與大貞之貞一也大貞合三兆三易三夢而
占之立君大封旣卜又協之於易夢謂之大貞大封非正
封疆正封疆何用大貞大封在司馬爲軍禮詩頌有樂章
賚是也先王不輕爲之國於天地與有立焉何敢輕哉遭[illegible]

國用事事雖不小貞龜而已詩曰宅是鎬京惟龜正之武
王成之周公曰朕過敢違卜
凡旅陳龜
黃氏曰水旱兵烖皆旅旅事不一故陳其龜隨事用之○
易氏曰凡旅非大旅陳龜則輕於貞龜○鄭康成曰陳龜
於饌處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王氏[illegible]而不言與陳皆爲同
凡喪事命龜
鄭康成曰重喪禮次大祭祀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
葬兆
易氏曰凡喪非大喪爲之命龜則輕於眡高命龜○黃氏
曰亦大卜專職
鄭鍔曰卜龜之法有陳龜有貞龜有涖卜有命龜有眡高
有作龜凡六節事逸者尊者爲之事勞者卑者任之○陳氏曰大卜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其事不一喪祭輕於大貞則命龜大遷大師輕於喪祭則貞龜凡旅則陳龜而已然以儀禮卜人陳龜[illegible]及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然則大卜於大祭祀凡喪事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也大貞作之而不命則命者宗伯也貞龜則正之於卜位而不從命也陳龜則陳之於饌所而不卜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
兆
鄭康成曰開開出其占書經兆百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
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其云
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鄭鍔曰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
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illegible]功兆者占
立功之事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
師繼之尚大克之吉非立功之事乎[illegible]
義兆者占行義之事南蒯筮衍黃裳元吉惠伯曰忠信之[illegible]

事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illegible]
弓兆者弓有射意故後世有覆射之法東方朔射守宮有
蹤跡緣壁之語非爲覆射之事乎[illegible]
○黃氏曰卜師揚火作龜開龜之四兆正謂灼龜其兆有
四方功義弓樂坼之象龜策傳首足俯仰開路蓋其餘法
或曰注䟽家謂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春灼後
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故四時之四兆然不知方
功義弓其義當何如開占書疑若爲占人之職辨龜以上
下左右陰陽鄭說非每龜皆有左右陰陽持龜必當順其
體
凡卜事眡高
鄭鍔曰凡卜必以龜骨可灼之高處眡於涖卜之人○王
昭禹曰太卜尊於卜師故國大貞大祭祀眡高卜師卑於

大卜故凡卜事視高以尊者其事略卑者其事繁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王昭禹曰揚如火烈具揚之揚謂熾其火○李嘉會曰揚其火爇灼之以明其兆墨謂兆廣之大小○賈氏曰案占人注云墨兆廣也墨大坼明則逢吉坼稱明墨稱大令鄭云爇灼之明其兆以解墨者彼各偏據一邊而言其實墨坼大兼明乃可得吉故以明解墨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鄭康成曰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上仰者下俯者左左倪右右倪陰後弇陽前弇

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項氏曰凡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不同即後六龜辨其名物各從其所當用以授命龜之人又詔相其命辭及其禮○鄭鍔曰命龜之人各因其所卜之辭詔之以言辭相其禮儀辭必正禮必誠自求於鬼神而吉凶審矣

龜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工取龜攻龜

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項氏曰物色也色即物體即俯仰之形狀○李嘉會曰龜不一類以類言之則曰屬其屬既辨而名物可察○鄭鍔曰龜以決疑而天地四方所生各有名有物苟不知其名其色以別異之則卜師何從辨之以授命龜者乎六龜之

名曰靈曰繹曰果曰靁曰獵曰若攷先儒說謂行而首俯者曰天龜首仰者曰地龜甲長前弇者曰果後弇者曰靁首之左倪者曰南右倪者曰北至論其名有所屬之意則不得而攷以理推之天龜曰靈以見降而文乎地道之意地龜曰繹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以見繼續不絕之意果或以為羸露之名其形前長而後羸東方物始生決於進也故有果決之意獵或以為田獵之義謂自後而逐為獵南方物寖長故有獵等之意靁陰物而動乎陽西方陰也其龜宜從乎陰首左倪則去陰從陽故爾雅以左倪之龜為不類謂其陰而不類乎陰若順也北方陰其龜右則尚乎陰以陰向陰可謂順之至凡此六龜上下四方其色不同天玄而地黃東青而西白南赤而北黑非謂其身之色也記曰青黑緣天子之寶龜也公羊曰龜青純何休以為龜甲䫉青也千歲之龜青髯然則六龜之色蓋亦視其䫉而已乃若其體不同則有俯有仰有左有右有前有後也曰俯仰左右者以其首言之曰前曰後者以其甲言之曰玄黃青赤白黑者以其䫉言之非龜人孰能辨之哉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

鄭康成曰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鄭鍔曰龜以甲為用甲不堅則無以受鑽灼之火秋則陰用事而堅於是時而取之其甲堅矣脫其筒則不能無傷生之害春則陽用事而物解於是時而取之其甲坼矣順時而取之可以為鑽灼之用順時而攻之又以存不忍之心

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賈氏曰物色也
鄭鍔曰六龜所藏宜各異室攻其甲矣各入于室以俟異用不可雜也○李嘉會曰如卜立君當用天龜卜大封當用地龜四時小事之卜順時而各用其龜宜也
賈氏曰以著龜歲易秋取春攻說即欲易去前龜也若夫寶龜非常用之龜不歲易
上春釁龜
鄭康成曰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大史釁龜筴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鄭鍔曰至寶之物神或憑依及上春則殺牲以血塗之既以祓其不祥且以神之也天府上春釁寶器及寶鎮寶龜必用上春者亦視爲國寶也
祭祀先卜

鄭鍔曰釁龜之時追報古先首爲龜卜之事以教人者而祭祀之民不知避凶趨吉以祀於患害者多矣有智者出因神物而教之使前知吉凶其仁遠矣烏可忘其功而不報乎然地曰祭天曰祀兼稱祭祀以龜卜之事通天地蓋尊之也祭先牧祭先嗇皆不兼言祀意可知也○鄭司農曰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鄭氏曰先卜謂始用卜者○李嘉會曰先卜所以一人心於至誠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所當於卜○鄭鍔曰若有祭祀與大旅之事莫不有卜或卜日或卜牲皆奉龜而往以待用也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燋焌用荆菙之類○鄭鍔曰燋契之狀如棰故名曰菙氏棰與菙一也

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王昭禹曰燋即莊子所謂爝火之爝灼龜之木也契即詩所謂爰契我龜之契開龜之鑿也卜則用燋以灼龜鑿以開龜菙人則共之以待事也○鄭鍔曰燋契者合眾荆以爲火炬之名○王東巖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注云楚焞即契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歈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杜氏曰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
王昭禹曰火生於木緣物爲氣古人或取於榆柳或取於棗杏或取於槐檀或取於桑柘隨所取而得之非不明也然非明之至非不潔也然非潔之至唯日爲陽精之純取於陽精則爲至明於精之純則爲至潔唯其明潔之至然後可以鑽精倚神相知休咎爇燒也用所取之明火以燒灼龜之木契之銳頭謂之焌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蓋以

契之銳頭火吹之其頭若戈鐏焉故曰遂吹其焌契焌契既燃乃授卜師揚火作龜以致其墨菙氏因而贊相其事爲卜師之所役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占蓍龜之卦兆吉凶
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
易氏曰龜有頌筮有故八卦即上經三易之體○李嘉會曰六十四卦皆本於乾坤艮巽坎離兌震之八卦故曰八卦八頌即上經八命之頌八故即上經八事之故以筮占頌以卦占筮然後兩眡其從違而斷吉凶
鄭鍔曰卜筮各立一官占人專掌占龜筮人專掌占筮各不相干獻公立驪姬卜人知其不可從長之言有謂而發宜曰專以龜爲斷以八筮占八頌事有先以著而筮者又占之於龜兆之頌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事有先用龜以

卜者又占之於筮之辭也筮有九此言八筮蓋所筮之八故事曰征象與謀果至雨瘳謂之八筮亦謂之八故此因八事之故乃有此八筮乃占於頌頌有千二百以八頌爲占蓋所筮之八事有偶與八頌相符者則從而占於千有二百中之八至於用龜以卜既成八卦又參之於筮以占之其所占者乃此八故舍此八故之外不參以筮故曰以八卦占筮之八故然則占人既用卜又參用筮

愚案頌者命龜之辭故者命筮之辭總言之即邦事作龜八命之事古者國大事先筮後卜既卜之八筮復與己筮之數斷之以龜則曰頌既得之於龜復與龜所應之卦參酌夫初焉之筮始之以數終之以理此龜筮通占之說若夫筮自有九筮則是從筮而不卜之事與此不同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賈氏曰此已下皆據卜言兼云筮者凡卜皆先筮故連言之○項氏曰凡卜筮者既筮而後卜見卜其所筮 [illegible]

鄭康成曰體兆象也○賈氏曰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兆之墨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凡卜欲作墨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illegible]

鄭康成曰色兆氣也○[illegible]墨兆廣也[illegible]坼兆璺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不斷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

劉執中曰四者共一卦○鄭鍔曰凡卜君與大夫卜史共涖其事左傳載齊將伐魯宣公卜之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以是知君與大夫卜史俱在然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其所占者宜有小大詳略君占其大臣占其小禮所當然所以各占其一而君視其大體周公爲武王卜曰體王其罔害是也昔漢文帝自代來卜得大橫繇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大橫者龜文之正橫是其體也橫爲土文帝有土之象然則君占體亦君之吉凶係於其體色則兆之氣色有體然後有色大夫次君宜視墨之色史又次於大夫故占其墨卜人又次於史故占其坼太史之職大祭祀與執事卜曰先儒謂當卜者君與大夫親臨之史掌書卜人掌作龜故雖卜他事而君與大夫史卜皆與其休咎觀齊將伐魯之事宣公卜之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將不及期君亦不見令龜有咎卜齊伐魯知先公之死惠伯之有咎則是職主其占其身之吉凶亦係乎是然用龜以占有坼有墨有色有體可用以爲占若夫筮則用蓍安得有此乃言凡卜筮者蓋筮既成卦則有卦體可占經每言卜必兼筮以爲言殆指此而已[illegible]

王氏曰作龜之而坼坼而後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吉凶事之序也先言占體則以尊卑之序言之

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

鄭鍔曰卜筮必有幣以禮神必有辭以命龜卜筮已畢則

取禮神之幣書其占繫之於書[illegible]

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鄭鍔曰俟歲終計會其所占之中否而進退占人蓋卜之所占驗與否常在後故俟歲終計之[illegible]

[illegible]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問著曰筮其占易○鄭鍔曰天地鬼神之妙不逃乎數聖人通乎幽明之故謂夫可以數知故以百歲神著四十九莖揲之以四因所得之多少以爲陰陽之爻名之以卦以斷吉凶筮人者專掌揲著之事

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王昭禹曰易以卦言筮以數言定數然後成卦筮定數於始卦成體於終繫辭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著始於數數無定名卦成於爻爻有定體

鄭鍔曰大事先筮後卜筮不吉則止而不卜小事用筮不用卜蓋尊龜而不敢瀆也大事問於龜則有八命小事問於筮則有九筮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易書也筮事也所筮之事必有其名更咸式目易比祠參環是謂九筮也或謂聖人作三易之書首艮者曰連山首坤者曰歸藏首乾者曰周易書名不同同於九筮何邪蓋天下之事不勝其衆其事之當筮者然後決之以著所當決者不出乎九事是則萬世之所同何獨三代則同邪更與更化之更同國事有可更張此所以簭更[illegible]莊子曰周徧曰咸則咸之義爲皆易咸卦言感人心則咸之義爲感也國家欲有所爲將以感人心使之皆然此所以筮咸將有所制作而新其法式此所以筮式目謂事目欲有所爲未知事目所當用此所以筮目易謂變易也如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如諸侯不朝易置其人之類更者更舊也易則有所變此所以簭易[illegible]比謂與人相親比易曰外比於賢又曰比之匪人不知其人果可於比否此所以筮比祠謂祭祀之時日有吉凶犧牲可用與否此所以筮祠車之參乘或可爲御或可爲右其人可與參乘否此所以筮參環謂致師將戰必使勇者挑之僖十五年秦與晉戰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宣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此所以筮環[illegible]

黃氏曰九筮占法也猶龜之四兆如鄭康成說則與大卜八命何異大卜以八命贊筮兆之占占人以八筮占八頌國之占卜不出此八事者大卜通掌之矣筮人不應重出且其職曰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則九筮出於三易其爲筮法無疑矣蓍法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爲一爻三三九變爲內卦又九變爲外卦此所謂九筮但每變置名當有其義雖然亦不敢謂必如此[illegible]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呂氏曰卜筮不相襲者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也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者也若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洪範謀及卜筮晉納襄王得黃帝戰于

陬原之北又筮之則遇大有之睽皆龜筮並用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〇黃氏曰以卜筮協不以筮協卜[illegible]

上春相簭

鄭康成曰相謂更選擇其蓍蓍龜歲易者與[illegible]

凡國事共簭

鄭鍔曰國有事而筮則筮人共蓍以筮故曰共筮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賈氏曰夢是精神所感并日月星辰等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裹及之曰設官以占夢疑若不急於政事而先王不廢蓋六夢之證於事不有以占之則休咎不能知欲先事爲備不可得雖然占夢者史官之一事當以他官占之未必特置也

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鄭鍔曰大卜掌三夢之法占夢所占者六夢以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之者蓋所占人君之夢故設官以三夢之書占六夢非此六者之夢則不占〇易氏曰歲十二歲時每歲之四時天地之會謂建厭之所會陰陽之氣謂五行生死休王之氣[illegible]〇薛氏曰天地之會即日月之會日行遲一日行一度則一月而三十度月行速日行十三度有奇計二十七日後而周天又以二日餘而行十三度則與日合宿而爲日月會故月建子則日月會於元枵月建丑則日月會於星紀之類是也占夢者以其十二歲十二時觀之日月所會之辰因其升降往來之度而合其吉凶休咎之證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所以知其入郢之期者以庚日有變而庚辰日在鶉尾可即日在鶉尾而知之知其必入郢者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可即日之變氣而占之又知其在六年者以辛亥爲水水數生於一而成於六數之成者在六年又知其弗克者以午火庚金火勝金故也其入郢而夢見於晉者以晉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其說若近乎附會然皆以日月星辰參諸天地之會陰陽之氣必成周占夢之遺法尚可以此考其大略[illegible]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鄭康成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〇劉執中曰聖人之性王性也其所謂中者乎聖人之情性其情也其所謂和者乎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感而有夢正夢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孼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之謂正[illegible]〇杜氏曰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illegible]〇王昭禹曰思夢心有思而後夢[illegible]

鄭康成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illegible]

[illegible]淮之上天痛而悸之[illegible]陽乃生男[illegible]丁再弄之璋

喜夢喜悅而夢 ○王昭禹曰謂因有所喜而後夢○劉執中曰若夢吉詩所言吉夢維何維[illegible] 懼夢恐懼而夢 ○王昭禹曰謂有恐懼而夢○劉執中曰懼夢者光武夢乘龍登天心動悸[illegible]

李嘉會曰古者生養有道人有常心而精神夢寐與天地陰陽流通而無間夢熊羆爲男之祥夢虺虵爲女之祥魚爲歲豐之兆旟爲室家之兆後世人以情遷而正噩思寤喜懼之念不本於正膠擾於生理之不足事物之不經感歎歎戚日不足而夜且叢起不可得而占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 音釋 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鄭鍔曰先儒之說於理不通安有一歲之夢當其時則不占至於季冬始聘而問王焉季冬始問始贈何補於一歲之吉凶惡夢不善至於是時雖贈亦無及矣聘問也如聘女之聘聘而來也贈送也如贈行之贈贈之使往也季冬之月歲旦更始迎新送舊之時也欲王新歲常得吉夢故聘之欲王新歲常無惡夢故贈之如謂人臣有吉夢獻於天子天子拜受亦無是理蓋亦迎新之際聘其吉者欲其來故獻于王者曰自今以後夢皆吉而無凶矣王乃拜受亦迎受福之意也舍萌謂取菜之始萌者而祭也夢者禍福之萌用菜萌以祭示去其萌芽之義 [illegible]

遂令始難毆疫

鄭康成曰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 [illegible] ○李嘉會曰季春仲秋季冬皆有儺令曰始儺者蓋在上始行儺禮則諸侯萬民斯可儺也

王昭禹曰舍萌贈惡夢內無累然後自外至者可索而

毆也 ○鄭鍔曰毆者已去小不使病鬼或乘隙而來凡爲厲者一切皆逐則惡夢無自而生矣○易氏曰始儺所以迎和氣毆疫所以逐厲氣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鍔曰祲者陰陽之氣相侵日者人君之表以大明之能照臨下土若爲陰陽之氣所侵其明晦矣明君忌之故設官以視其祲 ○鄭康成曰[illegible]

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鄭司農曰煇謂日光氣也 ○王昭禹曰十煇皆日旁之氣而其狀貌不同而妖祥吉凶所繫不可不辨 ○鄭鍔曰[illegible]

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鐫 [illegible] 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 [illegible] 十曰想

鄭鍔曰案二鄭解十煇之說其同者六其異者四今取隋書天文志之說以爲據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形氣成形象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 [illegible] 三曰鐫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鐫 [illegible] 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 [illegible] 五曰闇謂日月食或曰光脫也 [illegible] 六曰瞢不光明也 [illegible] 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八曰敘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疊次序在于日旁 [illegible] 九曰隮謂暈氣 [illegible] 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爲人獸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 [illegible] 自周之時已有十名漢儒談災異悉本諸此故隋史載之

掌安宅敘降

鄭康成曰宅居降下也 ○鄭鍔曰[illegible]

丁下十揮以辯妖祥本乎天所生天降災祥則下民有不安其居者○王氏曰人不安宅則眂祲掌以其未為之安宅 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禨移之（項氏曰安宅謂有覩妖祥而不安者則眂其吉者而安之其凶者以敘移避書曰降丘宅土則降謂居一曰下安人之所居上敘天之所降（劉執中曰卜[illegible]各有次舍而十二州有所占是故事安宅其災次敘所降之州但無驚擾保章所謂以詔救政訪序事者是也

正歲則行事

鄭鍔曰眂祲掌於正歲行安宅敘降之事敘述降災之故為禨除之語以去之○王昭禹曰以豫告于下（劉執中曰行其[illegible]以占事圖

歲終則弊其事

鄭鍔曰正歲行之歲終弊之又以驗禨除之有效否弊斷也斷其然否所以驗之也（李嘉會曰[illegible]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二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三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鄭康成曰太祝祝官之長○黃氏曰卜祝秩皆高（鄭鍔曰曲禮言天子建天官先六大以大祝為天官之屬則大祝周之大宰同列者商人之制也周則爲祝史而已）

薛平仲曰卜也者先王所以求諸幽以決吾心之疑祝者先王所以告諸幽以薦吾心之信此敘官之相為先後歟太祝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輔之以小祝以見其辭之不可輕褻必有祝訶必有祝盟詛以結好又有祝作言語以質鬼神其所關者如此則夫降與上下之神以驗其昭格之實司巫之職又相與聯事於此也自太卜之職修而眂祲之官共又為推測之應自太祝之職修而男女之巫皆足以為昭告之據

（胡仁仲曰[illegible]）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鄭鍔曰宗伯以吉禮事天神地示人鬼大祝又以事鬼神示為職蓋宗伯所掌者禮也大祝以薦信為事用辭而已故掌六祝之辭所祝雖六其要不過祈福祥求永貞○賈氏曰此六辭皆祈禱之辭說以告神其事有六祈福祥即吉祝是也（[illegible]）求永貞即年祝是也（鄭康成曰求永貞也）（貞正也[illegible]）特取二事為總目欲見餘四者亦有福祥永貞之事）鄭鍔曰六祝之求非為己之私要使天下均受多福均保正命漢文帝知祠官祝釐專為朕躬而不為民故

詛𥕻之豈先王爲己計哉○項氏曰六祝所以求福六祈所以禬禍○李嘉會曰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號九祭九拜事至不一而以作六祝之辭爲先者大祝陳辭於鬼神當以誠信先之此事鬼神之本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劉執中曰先儒咸以小祝小祭祀候禳之事以解六辭非也大祝所以祝大事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大享則用之○鄭鍔曰六祝曰順曰年曰吉曰化曰瑞曰筴見於小祝則有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之目宜用以參相發明可也 一曰順祝謂祈三才協順四海和同[illegible] 二曰年祝謂所祈去氣時若常大有年[illegible] 三曰吉祝[illegible]謂所祈斂時五福敷錫庶民[illegible] 四曰化祝謂祈休徵化被六極以爲豐[illegible] 五曰瑞祝謂所順氣成象[illegible]天之[illegible]地出醴泉[illegible] 六曰筴祝謂祈鬼神寵筮不違于人大同而卦吉六者皆王者內蘊誠明之德達于天民而天地合德故祝因郊祀各有其辭以祈報應[illegible]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劉執中曰六祝因祭享祀祝之此六祈者特爲因事祭而祈之黃氏曰皆非常事各有[illegible] 鄭鍔曰鬼神依人而行好惡未嘗不與人同然亦有時不同人惡疾癘疾𤸇或至人惡災害災害或生師欲有功或不功年欲順成或不順成未必其心皆同故以六祈祈其同○項氏曰神人一理使其理當於人則雖無所祈可也一或不合變故生焉故必有類造以求之禬禜以告之攻說以責之使神人之情通然福可致禍可讓不曰通而曰同者以神人不同也然而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之其有道矣○李嘉會曰鬼神亦如何曰同六者之祭不可混雜別之於祈則可責鬼神不之同於報我矣

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鄭司農曰皆祭名也○鄭鍔曰上帝之尊欲其同也因出師之時以事類而祈之曰類[illegible] 先祖之神欲其同也因出師之時則造廟而祈之曰造舜類于上帝雖因攝位以事告天然大抵類造爲師祭之名詩云是類是禡說者以爲師祭四時有常享不名曰造非有兵事不敢造焉○項氏曰司馬法[illegible]

鄭鍔曰禬則祓災而會福之祭玄巫所謂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illegible] 蓋禳則禳去其災禬則會聚其福

鄭司農曰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鄭鍔曰攻者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然而旱乾水溢災變不已是神之罪故以辭攻而責之如小子鳴鼓而攻之之攻[illegible]

劉執中曰說謂以論說祈求若湯之旱告於雩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六者自責以說天[illegible]

項氏曰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illegible]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

劉執中曰王者欲保寧邦國興大利除大害天地鬼神羣臣兆姓未諭其意情有不通乃因六事以作六辭用通其

情[illegible]

皆何辭以通上下以位言親疏以前言遠近以勢言

李嘉會曰作六辭是掌代王言之人合在太史內史小史之屬今以太祝作之蓋六辭者多於廟中發之其辭無媿於神則上下親疏遠近之情可通

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劉執中曰祠謂祠享先王於廟祝受尸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奠爵再拜稽首受持黍稷懷之實于左袂（有卦[illegible]）○黃氏曰祠用於祭祀明以交接鬼神者皆常祭也○鄭康成曰祠[illegible]鄭之辭也

鄭鍔曰命者述其意以命神如命龜之命蓋有指使之言如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乃所以命之也（○鄭司農曰命[illegible]）

黃氏曰古者大誥命發於廟臨之以鬼神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命之于廟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誥之于廟史逸作冊實祝冊史官兼祝官歟（○鄭司農曰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以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

鄭康成曰會謂會同盟誓之辭（[illegible]）

鄭司農曰禱謂禱于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也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若此之屬

鄭司農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黃氏曰凡此皆所以詔告鬼神可以通人情能使上下親疏遠近無所壅隔也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斯之謂矣先鄭引盤庚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其意是也上下親疏遠近間隔不通甚者則有盟詛盟詛亦有辭雖非先王所貴猶足以救衰世故使詛祝掌之然則大祝之職任可知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鄭鍔曰神示百物各有其名以名染則失於褻易其名而爲之美稱所以致敬以尊神明見其肅敬之意大祝掌辨而爲之

鄭康成曰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祇○鄭司農曰牲號爲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齍號謂黍稷皆有名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音延）祭三曰炮（白交反）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而主反）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鄭鍔曰食必有祭示不忘先宗廟之中尸祭有九大祝辨之非賓主飲食之祭而康成皆引賓主之食以言不可不

辨○王昭禹曰飲食必有祭先王所以仁鬼神蓋飲食人之大欲上古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非所以養生也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而食之其實始乎此先王重忘其本哉命祭若曾子問師行無遷廟之主則何如孔子曰主命以皮幣告禰載命以行每舍奠焉貴命也是謂命祭鄭引玉藻君命使祭之禮非大祝所辨也衍者餘也尸之餘也下佐食取尸祭之餘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授主人主人以祭是謂衍祭鄭引曲禮主人延客之禮非大祝所辨者炮不煩改字封人云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蓋尸取所炮之豚以祭祀是謂炮祭周亦非曲禮徧祭先鄭謂四面為坐以祭百神是謂周祭振祭擩祭二祭本同所以異者尸未食之前以俎擩于醢祭于豆間是謂擩祭蓋擩則祭之[illegible]尸將食之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肵俎是謂振祭蓋振者先擩復振而擩祭則不振絕祭繚

祭二祭亦本同所以異者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此所以為異共祭豈膳夫所共乎廟中則大祝授王以當祭者也

辨九𢷬音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𢷬六曰凶𢷬七曰奇𢷬八曰褒𢷬九曰肅𢷬以享右祭祀

黃氏曰九𢷬專施於祭祀餘禮亦有拜不備九拜故太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拜致敬也敬莫著乎祭九拜各有所施施不失節而後禮可觀為能事鬼神太祝辨九拜教敬也[illegible]

鄭鍔曰稽之為言久也拜頭至地其留甚久此拜之最重者也頓之為言暫也頭雖叩地頓而便起不久留焉此稍重者也空首頭略至手其中空闊頭手不相容通其禮輕矣臣之於君則稽首故魯人告吳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之也蓋避天子耳然以魯成公如晉而稽首晉人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焉季武子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惟君是賴敢不稽首此又謬為恭敬非禮之常也頓首自敵己以下用之秦嬴頓首於宣子之前是也空首君用於臣也振動者或云以兩手相擊振動其身今緩人之拜如此有所肅敬變動悚慄而下拜也[illegible]吉拜則自凶向吉所謂拜而後稽顙凶拜則純乎凶所謂稽顙而後拜陽數奇陰數耦則奇者一拜褒拜則既拜矣又報一拜所謂再拜[illegible]推手曰揖引手曰肅[illegible]不下拜俯下其手而復引之見其肅敬之至此軍禮所當用故

曰介冑之士不拜郤至於戰三肅楚使而退是也王於廟中亦有時而當肅鄭康成云肅拜今之揖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賈氏曰九拜中四種是正拜稽首頓首空首婦人肅拜其餘五者逐事生名依四種正拜而為之振動凶拜褒拜並附稽首吉拜附頓首奇拜附空首○陳氏曰大祝言禮之重者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頓首振動禮之漸殺者褒拜肅拜禮之尤殺○鄭康成曰享獻謂朝獻饋獻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賈氏曰九拜不專為祭祀以祭事重故舉而言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劉氏曰大禋祀祀天肆享宗廟大祫祭示祭地方澤

三者禮最大故特言

鄭康成曰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鄭鍔曰大祝號之以號祝號爲之美名又從而告之蓋言主人之明絜若此水火者也

王昭禹曰神鬼示之號則尊神而致之牲盛幣之號則敬神而致之禋祀肆享祭示皆禮之大者其事特嚴先期於致鬼神示後以祝通其意故先號後祝若夫小祝甸祝詛祝類皆言祝號者蓋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皆事小者故先祝後號小祝大師掌釁祈之號祝亦先號後祝者蓋大師亦國之大事故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易氏曰隋謂尸祭之餘釁謂薦血之事二者以誠爲主故亦取乎明水火之用先儒以隋釁在逆牲逆尸之前既未

逆尸安得有尸祭之餘既未逆牲安得有薦血之事遂謂凡血祭曰釁謂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且小祝於大祭祀逆齍盛逆牲逆尸沃盥贊隋贊徹贊奠無非所以佐大祝者豈有小祝施於大祭祀而大祝乃施於血祭等禮乎是知隋釁繼號祝之文逆牲逆尸以後方言祭祀之禮○王昭禹曰逆牲則以二祼之後王出廟門而迎牲逆尸則向祭之晨王出廟門而迎尸

王昭禹曰隋釁逆牲逆尸皆以鍾鼓爲節大祝則令鍾鼓

鄭鍔曰侑食之時亦令擊鍾鼓故曰亦如之右當爲侑鄭氏謂勸侑尸食

來瞽令皋舞

鄭康成曰皋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王氏曰來瞽則樂師詔之大祝來之皋舞則樂師詔之大祝令之○鄭鍔曰樂師詔大祝而大祝乃來之令之

相尸禮

鄭康成曰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既祭令徹

賈氏曰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王昭禹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然則大祝令徹者令九嬪之屬大宗伯曰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蓋后雖不與九嬪之屬亦與徹事焉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

鄭康成曰肆鬯所謂陳尸設鬯○鄭司農曰渳尸以鬯浴尸

賈氏曰相飯者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不言相含者太宰

贊含玉贊斂者小斂十九稱在戶內大斂百二十稱在阼階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徹奠者小祝注云奠爵也謂正祭時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爲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

言甸人讀禱

鄭康成曰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大祝爲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王氏曰甸人讀禱則大祝言於隱使知焉

付練祥掌國事

鄭康成曰付當爲祔

賈氏曰祔謂虞卒哭後祔祭於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此三者皆國事大祝掌之○易氏曰付訂國字其義非國事鄭康成曰掌國事辨護之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鄭康成曰大故兵寇天烖疫癘水旱彌猶徧也徧祀社稷

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鄭鍔曰國有災故祀社稷之神以弭息之始禱祈終報祠皆掌之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鍔曰大師必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故有宜社造祖之祭祭社曰宜蓋以事宜而祭之非春秋之所報祭祖曰造蓋特造至而祭之非四時之常享此二者國內之禮及軍之所在必設軍中之社於其地以事類而告上帝此二者國外之禮小宗伯所謂師有司而立軍社謂此也國有事于四望則將戰地之四望與夫軍有功歸而獻于社凡此二事大祝與前告神故曰前祝 [illegible]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賈氏曰王與諸侯時見殷見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

鄭康成曰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

賈氏曰反行還祭七廟非時而祭曰奠○鄭鍔曰舍奠之禮所以告至 [illegible] 鄭康成曰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李嘉會曰大師先社後廟會同先廟後社大師屬陰會同屬陽故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王昭禹曰大宗伯言大封告后土今此言建邦國則建邦國爲大封矣○鄭康成曰后土社神也○鄭鍔曰先告后土然後分封亦不敢專也大宗伯掌其禮大祝則掌告也告之之時其事用牲其禮用幣以爲割裂土宇故用盛禮焉○王昭禹曰大宗伯不言用牲幣以大祝見之然必於大祝言之以大祝辨牲幣之號也

禁督逆祀命者

王昭禹曰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之祀而弗祀則在所督 [illegible] 凡邦國都鄙之祀皆命於王故命之祀而弗祀非所命而祀皆謂之逆祀命

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鄭康成曰祭號六號○王氏曰頒其所得用之祭號○王昭禹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名號者先王所以命其實故天子所用者諸侯不得僭諸侯所用者大夫士不得僭所以嚴其分也

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鄭鍔曰大祝小祝薦信則一分小大以別尊卑可矣大祝則用下大夫小祝乃用中士等降奄絕如是何也余以爲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大祝亦以事鬼神示爲職凡所以事鬼神祇者皆其所掌小祝雖亦以祝爲職然不過侯禳禱祠之事雖中士爲之足矣

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王昭禹曰非祝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皆祭祀之小者侯以候福之將至○鄭康成曰侯之言候嘉慶禳以却禍之方來者禱以先事而求之○賈氏曰求福謂之禱祠以後事報之○賈氏曰報賽謂之祠言小祭祀將事而繼之以侯禳禱祠之祝號則小祭祀所奉事者亦祝號而已故并侯禳禱祠言之○賈氏曰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

者皆是侯〔[illegible]〕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三者即是禳
〔○項氏曰是三者侯與禳之所用也〕
劉執中曰有年矣又順萬民爲之祭報以祈來歲之豐故
曰順豐年
鄭康成曰逆迎也○鄭鍔曰農民之望甘雨欲以時而至
故逆之而來
劉氏曰寧風旱謂恒風恒暘皆反休而爲咎故祭以寧之
〔○鄭鍔曰彌之俾來旱之爲災曾人所畏故寧之使不作〕
鄭康成曰彌讀曰敉敉安也○王昭禹曰災天患也兵人
難也故彌以止之〔○劉執中曰有兵亦有祭禹以見王者不得已而用兵〕
王昭禹曰辠自貽之毒也疾癘氣之作也故遠以避之〔○劉執中
曰辠疾謂天降辠戾札瘥其民爲災者之所以謹故敎祭禳以遠之〕
鄭鍔曰災兵人所畏故欲其彌辠疾人所患故欲其遠〔[illegible]〕

黃氏曰所謂祈順逆寧彌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
所掌皆小祭祀不爲辭掌其祝號而已〔[illegible]
曰一曰祈以下小祝爲單祭則掌其事事之來不常不可以先後序故書其事也〕
王昭禹曰祝者陳信於鬼神而無愧辭者也於是六者豈
徒尚其虛拘之文哉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王昭禹曰齍盛所以親耕而自致者在是故大祭祀小祝
則逆之所以尊之也五官奉牲而六宮之人奉齍則牲專
尊於齍矣故大祝逆牲而小祝逆齍盛○賈氏曰逆齍盛
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之外迎饎人
之齍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送逆尸者爲始祭迎
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
〔○王昭禹曰大者事略小者事詳故大祝逆尸小祝[illegible]〕沃尸盥者尸尊

盥不就洗按特牲少牢尸入于廟門外盥於盤其時小祝
沃水〔○易氏曰大祝相尸禮小祝沃尸盥大僕小臣相禮也〕○鄭康成曰隋尸之祭○賈氏曰
贊隋者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擩于
醢以祭於豆間小祝其時贊尸授之〔○王昭禹曰隋則大祝所謂隋釁而小祝則贊之〕贊
徹者大祝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鄭康成
曰奠奠爵也○賈氏曰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鉶南郊特
牲注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鄭康成曰祭
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以佐大祝非一也

凡事佐大祝

鄭康成曰惟大祝所有事

大喪贊渳

杜氏曰渳謂浴尸○王昭禹曰王始崩大祝以肆鬯渳尸
小祝贊之

設熬置銘

杜氏曰熬謂重也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
重焉
賈氏曰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
杜氏曰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
之
賈氏曰置銘者銘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階西上以
表柩

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鄭康成曰齎猶送送道之奠謂遣奠分其牲體以祭五祀
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興祭祀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
厲平生出入不以告○劉執中曰既設道齎之奠又分禱
五祀以告王喪之行

大師掌釁祈號祝

王昭禹曰蓋軍行殺牲以血釁鼓以禦妖釁求其所斷焉故謂之釁祈小祝則號致焉而後祝○鄭鍔曰祓社釁鼓以除去不祥祈軍有功大祝掌宜社造祖之事小祝掌其釁祈之祝號[illegible]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鄭鍔曰有寇戎則事出不虞兵自外作則出而保郊四郊兆域皆神之所馭人心不安神或失所依小祝事神者也故就其所保而守之以安神也社在國內但祀以弭烖兵可也鄭康成以保郊祀于社爲一句其說不可用○黃氏曰郊非有司所當祀也直保之祀社而已○王昭禹曰保郊以防患祀社以弭兵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賈氏曰司服注小祭祀謂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其內小祭祀謂宮中七祀之等小喪紀者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諸侯遣臣來王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者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此數事皆小祝專掌其事○易氏曰此皆謂祝號之事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大喪勸防之事

易氏曰勸謂執纛居匶前以勸導六引防謂執披居旁以防傾側

及辟令啓

鄭司農曰辟謂除菆塗椁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檀弓曰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illegible]

[illegible]

及朝御匶乃奠

鄭司農曰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illegible]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賈氏曰御柩者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

鄭康成曰乃奠朝廟奠[illegible]

王氏曰朝朝廟也奠奠柩也以祝御匶則象其生時

及祖飾棺乃載遂御

鄭司農曰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illegible]

鄭康成曰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爲節度

及葬御匶出宮乃代

鄭康成曰喪祝二人相與更也[illegible]

及壙說載除飾

鄭司農曰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翣

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
小喪亦如之
易氏曰小喪謂王后及世子以下之喪亦如其殯葬次第
掌喪祭祝號
鄭康成曰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
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易氏
曰以虞易奠皆有祝號
王弔則與巫前
鄭司農曰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臣
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曰楚
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illegible]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劉執中曰周勝於商取其社以祭之故曰勝焉奄上以絕
天之陽也棧下以絕地之生也北其牖而祭之爲其國亡
也故使喪祝掌其祀事[illegible]○陳君舉曰不止
是也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日陳垂和之器古人如此皆
有深意如詩云有客白馬助祭于廟皆是此意若曰商之
聖賢六七作豈謂其處此哉皆警戒修省之意作夏社與
此同意○王氏曰勝國邑之社稷喪之類故喪祝掌其事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賈氏曰言掌事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兼主斂
事故總云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鄭鍔曰王田必於甸

故田獵之祭名祝爲甸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氏曰貉讀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
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是類是禡爾雅曰師祭也○鄭
康成曰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
獲○劉執中曰田以習兵故以禡祭禱而後乃田故亦禱焉○鄭鍔曰肆師掌爲位甸祝掌其祝
號而已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鄭康成曰舍讀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鍔
曰將出田必行釋奠之禮以告于廟乃載遷廟之主以行
其載以祖爲主故舍奠于祖廟○鄭司農曰禰父廟○鄭
鍔曰禰則但祭而不載言亦如之謂其舍奠也○李嘉會
曰四時之田亦近邦耳必舍奠于祖禰者爲人君出入不
可不謹重也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
鄭康成曰師甸謂起大衆以田也○王氏曰凡言師田師
不必田田不必師今此言師甸其事皆甸又甸祝所掌是
用師以田而已
鄭鍔曰田畢虞人植旌旗於所表之處令獲者各致禽其
中甸祝則會而屬之使禽獸以類相從○王昭禹曰致禽
屬禽山澤之虞也
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
鄭康成曰饁饋也以所獲獸饋于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
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王昭禹曰饁獸者司馬
鄭康成曰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項氏曰[illegible]○王氏
曰小宗伯言頒禽此言斂禽相備

鄭鍔曰此小宗伯大司馬之事甸祝則爲之祝也

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劉執中曰禂禱也禱牲禱馬者又因斂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腯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六閑四種孔阜奕奕詩云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其此之謂乎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鄭康成曰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賈氏曰按秋官自有司盟之官此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

易氏曰歃血以詔明神謂之盟渝盟則詔明神以殛之謂之詛○[illegible]春秋諸侯皆以一時之事言不相信故盟以結之耳然亦有詛焉如鄭伯使出豭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非詛乎鄭以大事用盟小事用詛非也盟也詛也類也造也攻也說也禬也禜也凡此八事皆掌告神之祝號其六則大祝之六祈也祝號乃掌於此蓋盟詛之時用此六祈則掌之也○賈氏曰類造以下即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爲祝號○王氏曰於人也盟詛以要之於鬼神也類造攻說禬禜以求之民之所不能免也先王與同患焉因爲典禮置官以掌之弭亂救災於是乎在矣

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鄭康成曰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黃氏曰[illegible]○賈氏曰人多無信故爲要誓之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叙國之信用[illegible]

[illegible]之有先後之序焉

鄭康成曰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劉執中曰劑謂盟約之載謂彼不信而渝盟以質于神故敘國之信以詛之于神用以質邦國之劑信俾明神信其劑而降禍於渝者則天下無敢持不信以事其君無敢渝盟以事不信[illegible]

易氏曰王者以信待人故天下不期信而自信焉用是歃血之盟與夫渝盟之詛哉先施於民者信而已然後以盟詛輔之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黃氏曰卜祝巫史皆世官巫秩中士巫咸人王家大史下大夫大史司祝蘇公皆爲公卿先王取士可見○鄭鍔曰爲信於鬼神固不可以無祝史既有大小祝又設司巫與羣巫何耶蓋巫與祝異祝則以辭告神巫則神所降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故國家用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分而言之有覡巫之異合而言之皆謂之巫巫既多故立司巫以統之

陳蘊之曰先王之時安有巫詛之事今特設巫祝一項官千餘員周公豈好誣者正是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相似重黎雖不是巫亦是此意到漢無此一項官淫祀諂祭無所不有遂有巫蠱之事看漢如此瀆雜方知周公之意思深長

掌羣巫之政令

王昭禹曰司巫爲羣巫之長故掌羣巫政令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王氏曰帥女巫也不言女以女巫見之

鄭康成曰雩旱祭也○賈氏曰春秋緯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

王昭禹曰陽亢在上阻陰而旱帥巫而舞雩所以助達陰中之陽

鄭康成曰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illegible]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

杜氏曰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劉執中曰恒常也謂鬼神皆有恒德人而事之不以常道則爲災故造巫恒者收得自新作巫之常道以弭災患于四方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通志堂

黃氏曰鄭謂當按視所施爲在按視之非造也蓋事當從宜不必盡用故謂之造○鄭鍔曰巫者藏[illegible]之術難以一定言故曰造巫恒言造爲其所恒行之術[illegible]

祭祀則共匰（音丹）主及道布及蒩館

杜氏曰匰以器名主謂木主○[illegible]道布新布三尺○鄭康成曰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illegible]○鄭鍔曰[illegible]

鄭康成曰租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若今筐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illegible]王先匰藉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藉以筐大祝取其主藉陳之器則退也○鄭鍔曰三者皆司巫所共以其與神交

凡祭事守瘞

鄭康成曰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鄭鍔曰祭有瘞埋牲玉之禮禮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不止地示宗廟之中亦有瘞繒之類祭而瘞埋祭之終也司巫守之俟禮畢乃去見欽神之至也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鄭康成曰降下也[illegible]○王氏曰巫神所降故喪事有巫降之禮爲盡愛之道也

黃氏曰其禮雖亡其意猶可知先王之於鬼神察矣故曰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知鬼神之情狀

男巫無數

通志堂

鄭康成曰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王昭禹曰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通而言之皆巫矣楚語之言則是謂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誤矣神降之然後在男曰巫在女曰覡故男巫女巫皆不豫爲員數

掌望祀望衍授號

王昭禹曰祝與巫皆事神者故巫所以佐祝凡祝所掌之祀禮巫則掌降其神焉此所以掌望祀望衍也望祀謂凡祝所祀之神男巫則望而降之望衍謂尸祭之餘尊而祭之凡祭之衍祭是也男巫於衍祭亦望而降其神○黃氏曰望祀四望[illegible]

杜氏曰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illegible]

鄭康成曰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説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

旁招以茅

鄭鍔曰用茅以招之神來無方其招亦非一方也故曰旁招茅之爲物柔順潔白惟潔白可以見誠敬之心惟柔順可以致懷柔之禮

劉執中曰男巫掌侯禳之小祭游魂浪祟失位無依而爲厲於人者則望其方而祀之黍稷藉腯兼衍而祭亦以不祥無名之祟倏忽爲禍者則望其所而衍祭之其有名有依不安其所而耀其虛怪以病乎人者則因其所歸而祭之以授其名號旁招以茅謂將祭於三者則於偏旁幽僻之地束茅以招之然後望授焉

冬堂贈無方無筭

鄭鍔曰冬則贈送不祥與季冬贈惡夢之贈同[illegible]凡送行必自堂始自内而外故於堂上行贈送禮以送之其送也無定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其路則無筭數或千里或萬里欲其去之之遠[illegible]

春招弭以除疾病

鄭康成曰招招福也弭讀爲敉字之誤也敉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

劉執中曰春陽既來則亦祭以招吉祥以弭去邪祟則疾病可得而除今之男巫尚有然者豈古之遺法歟

鄭鍔曰冬則日星窮而歲終故行堂贈之禮春則歲事之初禍福所由始行招弭之事

王弔則與祝前

鄭康成曰巫祝前王也○賈氏曰喪祝云王弔則與巫前二官俱在王前也[illegible]

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節卿曰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故在内則女祝在外則有司巫而男巫女巫又各有別内外不敢互用也

掌歲時祓除釁浴

鄭康成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illegible]○鄭鍔曰每歲以時祓除釁浴其宮中之事乎[illegible]

李嘉會曰既曰歲時非止上巳意宗廟之神主以香薰草藥沐浴之也及宮人有疾病則祓除之後世祖行之以爲上巳之禮耳

旱暵則舞雩

賈氏曰此謂五月以後脩雩故有旱暵之事暵熱氣也○劉執中曰常暘則大旱矣師女巫而舞助陰氣也[illegible]

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鄭康成曰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illegible]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王氏曰歌以致神哭以祈哀○鄭康成曰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illegible]

孫氏曰祠祀禬禳本於人心之不能免者聖人既因之以爲節文鬼神巫覡出乎天道之不可測者聖人亦存之以銷怪妄後世儒生學士乃欲一切絕之不知其不容絕也

夫大祝小祝用之宗廟朝廷亦宮省巽密之地亦有女祝以供祭祀之役先王不慮其褻慢於鬼何哉蓋命之爲祝而領之天官乃可以盡奉祀之誠而習禮法之正凡非其鬼而祭之者不容入矣男巫女巫凡以神士者皆不限其數而錄用於官府蓋必神降之而後在男爲巫在女爲覡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亦本於天象而狀其神位者也鄭氏曰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故聖人用之夫聚之官府而不散於鄉黨水旱疾疫爲民以祈而鬼神盼饗乃見先王慮事之周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四十四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鄭康成曰大史史官之長○林椅曰巫史卜祝宜以鬼神爲類彼六典八法八則八柄皆治職事類也顧列于此者謂宗廟之典祏歟[illegible]

愚案史官公道所係清議所出君相有一過舉史氏直書此所以權重宰相列之春官雖大宰不得統攝之

鄭鍔曰禮記言天子建六官先六大曰大史大祝今大祝大史皆以下大夫二人爲之無乃祝史之史曰不然昔季梁謂隨侯曰祝史矯舉以祭子木言武子之祝史陳信無愧辭而禮記又云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是乃祝史之史今此官掌典法則掌約劑掌正歲年頒告朔掌祭祀卜日讀禮書掌朝覲執書以詔王掌大師抱天時掌大遷國抱法掌射飾中正左傳所謂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者也[illegible]日官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是乃大史之職昔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秦時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漢司馬遷之祖本出重黎之後掌天官遷之父談稱大史公遷亦稱大史以天官治太初之曆與此大史所掌無異雖與大祝同爲下大夫非其倫也[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禮記玉藻有左史書動右史書言是記有左右史然以左傳考之左史即大史右史即內史襄二十五年傳載大史書崔杼之事非書動乎僖二十八年載王命內史策命晉侯之事非書言乎書曰大史友內史友是之

謂也

禮庫曰古者史官不易業不兼官不貳事如周之史佚魯之史克晉之史蘇史黯史趙史墨皆世世掌之後來亦略有此意如大史談之後有遷班叔皮之後有孟堅劉知幾之後有劉餗近日乃百官遷轉之地古人惟史官之流不易業卜官樂工亦世世掌之此其所以精歟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愚案典法則字說見大宰逆字說見小宰

王昭禹曰建者作而立之也大宰以道揆者也大史以法守者也以道揆則所建者法之所自出以法守則所建者書之所自成史以掌官書爲事所謂建特作而立其書以貢制法有不與也[illegible]

李嘉會曰六典曰建法則不曰建何也如大宰之建六典蓋攷賦以隨凶豐刑典以隨亂平故曰建今大史所掌者年歲尤當隨年歲以爲設施所以必建也若八法八則有常法矣守之可也[illegible]

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鄭康成曰謂邦國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易氏曰刑之以司約之法而刑之○王昭禹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皆藏於大史不辟焉則使辨於大史而攷之不信者是謂非法其刑之宜矣

林椅曰五官具見之法多有其目而無其數蓋周公宅百揆總其綱於上其數在有司故也若大史辨法者攷焉六官之法當盡在是矣

愚案三代之時有議論而無誹謗有匡辨而無腹非朝廷法度至使天下之懷疑者得以致辨而上之人又反覆考正之當是時下無撓法之心求質其所未安上無恃法之心求釋其所未信辨者既明攷者既當起信險膚者猶肆其利口以阻亂吾之法則焉得不絕之然則未信者吾與之開導反覆不信者然後刑之則古人之忠厚可見矣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

黃氏曰劑不獨券書詛祝質邦國之劑信凡有約者皆有劑司約所謂大約劑小約劑是也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亦謂有劑可質

鄭康成曰貳猶副也○賈氏曰以貳六官者六官各有一通大史亦副寫一通也六官之所登者約劑相續不絕在後六官更有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大史以藏之[illegible]○王氏曰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蓋六官所藏約劑有登于司約而藏焉者大史又藏焉則以貳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參之攷之故也

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黃氏曰辟之爲言正也大史掌邦法若約劑紛亂抵冒不可攷則以法正之[illegible]

易氏曰刑之與上經同

鄭鍔曰邦國都鄙之君與所治之民上下相臨猶有待約

剸為信玆左傳鄭定公與商人世有盟誓相信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然則國君與民有時而用約劑也藏於大史者蓋彼以聞於王朝之六官六官以登於大史其藏也所以貳六官備遺忘若此等約劑邦國都鄙有之六官有之大史亦有之時移世變久而或亂君民相疑入而質證於王朝則大史辟啓舊藏觀其所登辟法以示之猶有不信者非不信吾法是終欲亂其約劑也可不待以刑哉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

賈氏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數一名中氣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帀則為歲朔氣帀則為年假令十

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帀此是中數曰歲中朔大小不齊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須置閏以補之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矣

愚案此以歲年作朔數中數說

鄭鍔曰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歲則讀法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之類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大史正歲與年而次序其事頒于官府都鄙使以次舉先後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併與歲而皆正也

愚案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說極是爾雅云周曰年夏曰歲經所謂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讀法朝會

等事用之而歲則便於事功然有合用周時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敘其事也豳風七月一詩稱一之日二之日與夫七月八月即此義孔子作春秋亦兩存之書四時而兼月用時王之正則建子書四時而不月則行夏之時而建寅如書二月無冰以夏正論之二月春煖無冰亦是時之常不知此二月乃用周正夏之十二月

王昭禹曰王國之事時定矣然後可以及邦國故繼之以頒告朔于邦國

頒告朔于邦國

鄭司農曰頒讀為班班布也○鄭康成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鍔曰[illegible]其下告也故不曰頒正朔而謂之告朔

王昭禹曰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吉月必朝服而朝則古人重朔如此文公四不視朔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賈氏曰此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傳謂之視朔視者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胡伸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天度之一故歲則周天月小餘之一故歲復減六積三歲未周之度與所減之日乃置閏

鄭鍔曰治曆明時非置閏則四時無自而能定閏雖可以定四時然斗指兩辰之間天無是月也大史則詔王居門何邪以月令攷之王者之位春則青陽之左右个夏則明堂之左右个秋則總章之左右个冬則元室之左右个閏

月非常月也大史詔王居路寢之門其意以爲門者往來不窮之地閏乃天道所由以變通也王者終月聽政於此示變通之意也[illegible]○李嘉會曰十二月天子各有所居者月令之說月令呂不韋集諸儒而作三代無明文今曰詔者得非閏月不常大史詔王居門以應之以順上天裁成制度之義其餘則有常居不在所詔矣

王昭禹曰王之居門凡以應天而已終月者所以成其事也大史則詔王而已

易氏曰於正歲年而言序事則知官府都鄙以敬民爲主於頒而言告朔則知邦國以敬王爲主於詔王居門而言終月則知王者以敬天爲主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鄭康成曰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易氏曰大祭祀之禮有所謂羣執事此言與執事卜日則卜日之執事而已大宰大宗伯則涖卜之執事所謂大夫占色是也大卜卜師占人等則卜龜之執事所謂卜人占坼是也大史以下大夫爲春官之屬不敢言帥而言與者史與之占墨故也若六官以下皆有事於祭祀則謂之羣執事

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賈氏曰戒謂散齋七日宿謂致齋三日當此日與羣執事

秩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王昭禹曰祭之事繁矣具載於禮書之文故讀禮書按其文而協其事之所當共也○鄭康成曰協合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易氏曰祭之日羣執事之位亦不一矣亦皆見於禮書之所載大史執書以辨其位故曰次位常[illegible]

鄭鍔曰有受誓之時有宿齋之時合羣有司讀禮書以示之使無事不協至祭之日執前日所讀之書以次序其祭位所常行之事而已

辯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鄭康成曰謂抵冒其職事○鄭鍔曰有來辨其事者用舊書以攷之有不信者誅之告之有素則誅責之所謂國有常刑也

王昭禹曰法者上之所以制下辨而不信其罪重故刑之事者下之所以事上辨而不信其罪輕故誅之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

鄭鍔曰大朝覲會同列因君臣咸在有大國之人有小國之人合五等之國案禮書以示之使無國不協○鄭康成曰亦先習錄之也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賈氏曰將送也幣謂璧帛之等王者與諸侯行禮之時大史執禮書以告王使不錯誤

李嘉會曰讀書則與衆同讀參所見以共協其事也執書則執書之常然以定其位常之不可易也以書則即禮儀之等級品物之高下一皆聽之於書而已如是既定然後

執書以詔王在上者不可得而私在下者不可得而竊君臣上下一由乎規矩典常之內此書者史之所掌也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〇[illegible]得天時者

鄭鍔曰用兵之際欲卜勝負則上觀天時下聽軍聲大史主曆數者大師主吹同律者其職雖異其事則相須必使大史抱天時之式與大師同車共載庶上觀天時以參所聽之聲既審且達勝負立決也[illegible]

大遷國抱灋以前

鄭康成曰法司空營國之法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〇鄭鍔曰國或大遷如盤庚遷亳成王宅洛之類抱遷國之法以前蓋相其陰陽而定宗廟社稷之位不可無故常之法

大喪執灋以涖勸防

易氏曰法者六引六綍之法〇鄭司農曰勸防引六綍〇王昭禹曰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大史執法以涖之而已

遣弃戰反之日讀誄

鄭康成曰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illegible]〇黃氏曰瞽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凡喪事攷焉

鄭康成曰爲有得失

小喪賜謚

黃氏曰小喪王子弟之喪鄭謂卿大夫非也卿大夫賜謚讀誄小史掌之[illegible]

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賈氏曰飾中者謂飾治使潔淨也〇項氏曰中以盛筭筭以記中筭多則勝方射之時設筭於中大夫兕中士鹿中皆取服猛之義[illegible]

鄭鍔曰諸侯之制射於國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

虎中中盛以筭其制尺有二寸則知天子之射中或以皮樹或以閭虎射中則釋筭以記其中之數舍釋也大史釋之者職當記注故以記其中之數也疏謂射之禮事者射之先則燕禮也余以爲言執其禮事則非特燕禮可知凡射時之升降揖遜皆禮事也書掌於此則禮事宜執於此守而勿失者謂之執

黃氏曰射人與大史數射中射人主皮大史治禮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邦國之志奠音定繫戶計反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鄭鍔曰或謂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司農謂邦國之志乃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康成謂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邦國與四方

初無以異分爲二官之所掌二鄭亦分爲二說何邪曰不然四方之志乃周志鄭志之類若夫邦國之志非雜記邦國之事乃志諸侯所出之世繫與其廟祧昭穆之志如魯出於周公鄭出於桓公晉出於叔虞世繫綿遠傳序浸多昭穆久而或亂王朝亦有志以記之小史掌其志奠其本繫之所出與世數之遠近[illegible]又辨其昭穆若其國有事則詔告之以王朝之忌諱使無犯[illegible]所謂邦國之志如此說者疑所奠之繫世所辨之昭穆非諸侯國之事殊不知王之繫世與昭穆非小史之所能掌以經攷之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又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則王朝屬籍所付不輕矣後世立宗正一司以掌玉牒此豈小史事今云掌邦國之志又云詔王之忌諱王豈廣不知有忌之時始以詔王此何理哉[illegible]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賈氏曰此大祭祀唯謂祭宗廟二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序昭穆俎簋也○鄭鍔曰大祭祀大史讀禮書矣小史則讀禮法以戒百官也禮書者祭祀之典故禮法者祭祀之戒令與法則令其官八人以禮書敘次昭穆之俎簋以盛黍稷俎以載牲體昭穆有尊卑俎簋之數有多寡案與故以敘之[illegible]

黃氏曰大史之屬史八人史掌書以書敘昭穆之俎簋此史也小史主定繫世辨昭穆故并史事敘於此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

鄭鍔曰賓客會同之事則爲大史之佐小事禮法者已得專達之

卿大夫之喪賜謐讀誄

鄭康成曰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謐爲節事相成也

馮（音憑 相息亮反）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illegible]

鄭鍔曰質之堯典四時平秩之文此馮相氏乃羲和之職然只用中士爲之疑其職卑其實不然帝堯之世止羲和四子耳周家正歲年頒吉朔有大史以下大夫二人爲之又有馮相氏又有保章氏殆不一職官尤詳備若此奚可以尊卑論邪

掌十有二歲

鄭康成曰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在斗曰星紀在女曰元枵在危曰娵訾在奎曰降婁在胃曰大梁在畢曰實沈在井曰鶉首在柳曰鶉火在軫曰鶉尾在氐曰壽星在心曰大火在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鄂

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左行者謂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右行者謂自北而西自西而南自南而東至於日月之行循是也天道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故日行北陸爲冬西陸爲春南陸爲夏東陸爲秋然歲星行天一歲移一辰率百四十四歲而跳一辰若再跳則曆又改矣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者以此

十有二月

賈氏曰十有二月者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鄭鍔曰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是謂十二月之位

十有二辰

賈氏曰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等○劉執中曰謂斗所會之次在天爲次在地爲辰

十日

賈氏曰十日謂甲乙丙丁等

二十有八星之位

賈氏曰二十八星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之等位者總五者皆有位處五者皆依四方四面十二辰而見

辨其序事以會天位

鄭鍔曰歲月辰日星在天之定位各推其所在欲人之行事不違乃辨其先後之序以會之如春則平秩東作欲合乎日中星鳥之時夏則平秩南訛欲合乎日永星火之時以至民之析因夷隩國之寅賓寅餞凡事之敘皆求合乎天是之謂會先與之平秩所以謂之辨秩者正此所謂辨其序事王氏詳說曰伶州鳩對景王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此所謂五位案武王伐商以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故曰鶉火房爲駟月行至房故曰天駟日行至箕故曰析木戊子後三日爲周正月朔日月會於斗故曰斗柄是月辰星始見於元枵故曰天元元枵一名天元歲日月星辰此五位也以會天位亦猶是歟

黃氏曰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曆推其數象占其行大史掌曆馮相氏象之日月星辰皆動也雖有常度而不免或贏或縮其差常在毫釐眇忽之間積而愈遠故古人有曆則有象隨而正之歲星大約一歲歷一次十二歲而小周故以位定歲歲十二月日與月合於十二辰是爲朔相直爲望此月之位故以定十二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一度自甲至癸爲十日天運一日一周二十八星每月更迭昏旦中日日而差積十日爲一旬積三旬爲一月積十二月爲一歲此日之位故以定十日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馮相氏於此乎辨之以合於歲月日之位而知曆之精疏中否此其大法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王昭禹曰日爲陽而實故致於長短極之時月爲陰而闕故致於長短不極之時○鄭康成曰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陸佃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高閎曰夏至日去極百十五度則晷短而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高閎曰冬至日去極六十七度則晷長而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中而表景七尺三寸夫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升故爲溫爲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則爲涼爲寒若日失節於南則晷

過而長爲常寒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爲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冬冬至北旋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逸臣旁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威損與君異勢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光盛近日則光缺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足信也○劉迎曰馮相氏但言十二月十日一十有八星之位而無[illegible]之文此以[illegible]長短之極[illegible]分之中而致日月可不[illegible]以謂以土圭致日景也

以辨四時之敘

鄭鍔曰辨字本亦作辯說者謂見景之至否可以辯說其[illegible]

晷刻以正閏餘使四時之敘無有差忒○黃氏曰夏至日景極長冬至日景極短春秋分平日景平則日亦平致言長短與平各至其數四時之氣定矣於是而置閏所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黃氏曰推步雖精星辰日月之動晷度從違吉凶之證若弓則又設官以觀占之名曰保章氏保安也章明也占天象以詔救政務在保安時變章明天意不爲推誕詭幻[illegible]

劉氏曰馮相氏考諸曆數以知天道者保章氏占於天象以察時變者也○鄭鍔曰二官俱以氏爲名意以爲天象固非常人所能知必天文之家父祖子孫世守其職始知其詳也名官曰氏欲世守之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王昭禹曰掌天與星所謂日月之變動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天也所謂星辰分星者皆星也○劉執中曰掌天星謂占眡之志者記載其變動之順逆以知天下之遷易而辨其吉凶之小大淺深以詔於爲國者也○鄭康成曰星謂五星有贏縮圜角[illegible]辰日月所會[illegible]日有薄食暈珥[illegible]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illegible]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

黃氏曰二十八星十二辰遶天左旋日月星辰右運天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觀諸天星而星辰日月之動爲可志矣堯典日中宵中日永日短蓋以其星志之不曰天之動而

曰星辰之動天之動不可見也不言五星日月五星爲七政從可知也星辰日月之動有疾徐贏縮循軌不循軌日月薄蝕五星陵犯皆於此乎占之天下之遷遷變也變則其占不可常辨慎論字曰夏數得天火作宋衛陳鄭當之占歲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蛇乘龍宋鄭必饑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星孛大辰而占在宋衛陳鄭失次在星紀而占在宋鄭周楚是皆所謂遷也[illegible]其後崔浩占熒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當入秦此猶得古人遺法循軌爲吉不循軌爲凶又有時變如當食不食當陵犯不陵犯爲吉暈珥朓匿負角失色皆非晷度之變爲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illegible]

鄭康成曰星土星所主土封猶界也○劉執中曰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荊州○薛氏曰星土之說不明旹矣有爲北斗之說者以謂七星主九州若雍屬魁星冀屬樞星兖青屬機星徐揚屬權星荊屬衡星梁屬開星豫屬搖星之類是也有爲五行之說者以爲十二次主九州若降婁元枵主於岱歲星位焉鶉首實沈主於華太白位焉之類是也以今攷之則不然星土蓋分星之十二次分屬九州十二次雖分十二然合而言之爲九州而已成周盛時諸侯封域綦布九州大者百里次者七十里小者五十里附庸小國又不能五十里者固不容皆有分星之次大率所封之分星皆以九州舉之自春秋之時不明九州之星土即分星

之所次至韓趙魏三家分晉而堪輿之說起初分十二諸侯上配天文十二次彼戰國時強者陵弱大者并小其分疆錯壞雖連亘數千里然侵奪去取初無定論果能盡合於天文之度乎況星紀於天文在東北乃以當東南之吳越鶉首於天文在東南乃以當西北之廱秦向都關河天地之中而鶉火則南方之次齊都營丘實負東海而元枵則北方之次止分十二國猶不當天地之度況乎國千八百欲盡以天文分星槩之邪[illegible]先儒謂九州中諸國分星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謂堪輿非古數是也謂亡其分星之書則未之思矣豈知諸國之分星即分其九州之星土其爲分星乎吾固謂十二次之星麗於九州則爲星土分於天下諸侯則爲分星何則青州之星土則元枵也齊之分星屬焉

揚州之星土則星紀也而吳越之分星屬焉以至兖之壽星荊之鶉尾皆星土而爲鄭與楚之分星雍之鶉首冀之大梁皆星土而爲秦與趙之分星若夫梁州之實沈其地入於雍豫則星土亦分於雍豫而爲豫之分星徐州之降婁其地入於青兖則星土亦分於青兖而爲魯之分星今以傳論之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帝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釋云顓帝之墟謂元枵也則知元枵爲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晉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云歲在星紀故知星紀爲越之分星揚州之星土也爾雅云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釋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爲燕分而幽之星土也左傳襄公九年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

大火而火紀時焉故商主大火宋爲商之後故知大火爲宋分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公十七年星孛于大辰及漢梓愼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此娵訾爲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襄公二十八年梓愼曰歲在星紀淫于元枵蛇乘龍龍宋鄭之星故知壽星爲鄭分而豫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黎爲高辛氏火正則知鶉尾爲楚之分左傳昭元年鄭子產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知實沈爲晉分而并州之星土也皆分星之見於書傳可攷也然諸國之封域旣列於九州之內則諸國之分星即九州之星土尚何泥於北斗五行之說乎

以觀妖祥

黃氏曰日月五星其動者二十八星不動者二十八星各

有所主後鄭言古數之存者十二次之分而已唐僧一行分星度豈非堪輿遺學歟其鑿亦甚日月五星占其動故言觀天下之遷二十八星占其不動故言九州之地皆有分星鄭云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恐非彗孛五星之變則其動者常星自有變當占○王昭禹曰以觀妖祥則分星所主在地者妖祥兆於天以所主之分星觀之則九州之妖祥灼然可見矣

以十有二歲之相（息亮反）觀天下之妖祥

愚案十二歲說見馮相氏

鄭鍔曰歲星之行十二歲而周天是謂十二歲色欲明光潤澤赤而角則其國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故其占色相色相變異則天下之妖祥皆可得而知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春秋之際越得歲而吳伐之遂受其凶左傳言歲在娵訾之虛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視其相則又觀其有妖星也 [illegible]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

鄭康成曰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鄭司農曰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

降豐荒之祲象

鄭康成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李嘉會曰氣爲祲形爲象

王昭禹曰言降豐荒之祲象則與眡祲所謂敘降同矣蓋下其說於國使民知之焉故謂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備患未生而使之防先王所以仁民也可謂厚矣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王昭禹曰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天地六氣合以生風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兌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八風本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謂此也四維之風兼於其月故艮爲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爲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爲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爲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也 [illegible]

鄭鍔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從律而不姦則氣和可知風氣不應由陰陽不和不和爲乖不應爲別見其乖別可以命其妖祥○王昭禹曰命以告人使之知所備○王氏曰乖別在人妖祥先見於風亦人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故也豐荒之祲象言降乖別之妖祥言命皆命而降之命謂名言之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賈氏曰五物謂掌天星以下○王氏曰詔以詔上訪以訪下○鄭康成曰訪謀也見其象則當豫爲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星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 [illegible]

矣

鄭鍔曰占辨於方萌之始詔人君以救災應變之道而已救災者必貴乎有政應變者不可以無事以政而救災者王之職也故行應變之事當先後之序必詢訪然後知○易氏曰政者國之大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脩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序事於下則人臣知儆戒之意[illegible]政詔於上序事訪於下五物之變可以感悟君上之心而盡臣下欲言之情後世因災異以求直言近之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五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內史一屬所以次於大史之後者事固有所由始造命之地則一人風化之所由出命令之達則四方觀聽之所由歸左右夾輔之助則一人心腹耳目之所由寄內史之官既以中大夫一人又以下大夫二人輔之蓋端本澄源於內者既有可紀之實然後付諸大史以脩之而待後世之有攷○孫氏曰史官[illegible]非博士通今古不能勝其任也

黃氏曰內史掌八枋之法與冢宰同地愈親任愈重故其爵秩高而置員廣皆先王精意自漢始以尚書總朝事其後離而爲中書又離而爲門下而朝廷日以卑非成周建官之意

掌王之八枋彼病反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鄭康成曰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鄭鍔曰大宰權之所在內史書之所在用其權可以馭羣臣案其書可以詔王治詔王雖同權與書不侔矣大宰謂之柄取能執之意字從丙丙者嚮明而執之故於詔王馭羣臣言之枋則取刻制之義字從方方者義執矩之所同故於詔王治言之曰殺不曰誅內史法之所在有罪則當殺耳

愚案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史官者公論之所出權柄有一不公史氏得直筆以書之㦣乎其可畏也屬諸禮官其選清矣而得參稽乎朝廷爵祿之事豈惟足以制冢宰之自專而廟堂進退亦將日與儒者參訂矣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
鄭康成曰國法六典八法八則○王氏曰上以道制之下守以爲法上以命使之下禀以爲令○鄭鍔曰國有一定之法又有一時之令掌其法書其令各有官守内史皆執其貳而已[illegible]
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王昭禹曰以攷政事則所主在治以逆會計則所主在財用○鄭鍔曰與大宰司會更相參稽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鄭康成曰敘六敘也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王昭禹曰其法之所掌皆先尊而後卑先貴而後賤先上而後下先大而後小所以謂掌敘事之法○葉氏曰有事斯有法軍旅之事則有軍旅之法田役之事則有田役之法以至祭祀喪紀會同之事莫不皆然内史所掌敘事之法者法有便於民先王不恃法以爲便不任己以爲明故必納訪於民而使内史受焉其所便者因之其所不便者革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納訪然後詔王聽治
鄭鍔曰王者有所咨詢謂之訪臣下有所復白謂之納[illegible]其所納亦不一矣内史掌敘事之法以納訪之事先後有倫不相雜糅乃詔王而聽其治非他史職比[illegible]
黄氏曰龍之於舜仲山甫之於宣王蓋其職也今自内出者中書受之自外入者通進銀臺司受之職久分矣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通志堂

項氏曰諸侯有土之君孤卿大夫在朝之臣皆書爵於策以命之[illegible]
愚案典命四命大夫加一等出封爲子男故命大夫則作策命士則不作策以其爵猶卑未可以出封也
王氏詳說曰言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爲出封者設爾蓋策命非常命也書曰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曰康王命作册畢左氏曰王命内史叔興父命晉侯爲侯伯後世有内制其古之策命歟
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
賈氏曰諸侯凡事有書奏白於王内史讀示王[illegible]
黄氏曰今門下書讀猶存古意四方事書即外史所謂以書使于四方者王制其令内史讀之外史書之[illegible]或曰四方事書無所不具命内史以讀之者蓋格物窮理之端參之朝夕事爲之際所謂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者
王制祿則贊爲之
鄭康成曰王制云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贊爲之爲之辭[illegible]
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
鄭司農曰以方版書而出之[illegible]○黄氏曰制祿之方司祿受之賞賜之方職歲受之是皆考之八枋之法不可得而濫也○項氏曰賞賜或以土田或以車服或以器

通志堂

物皆賛其等書之於方出而命之
鄭鍔曰行爵出祿無非人君之命或以策或以方其別也蓋命以爵者必有德之人爲策命之所以述其德與以祿者必義所當與之人用方出之所以著其義策者簡牘之辭方版也其制方方言其義內史既掌爲策命以言其人之德及其人治四方之事以書來上則使讀之所以驗前日策命之言不爲溢美若夫賞賜出於一時之喜亦出以方見其合義然後予亦非人君之私既賛爲之又以方出之則王命合義矣可書之以爲後世法又藏其貳則他日有所攷春秋之世城濮之役晉侯有功襄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之爲侯伯則周之家法猶有可攷晉之克齊使鞏朔獻捷定王使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又私賄鞏伯使相告之勿籍則賞賜之非義而內史不書又可知矣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鄭康成曰副寫藏之○項氏曰凡有王命既書以出遂藏其貳皆史所當載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陳君舉曰內史猶今內制翰林也外史猶今外制舍人也凡策命之出皆黜陟予奪大小臣工爵祿之事其與人主圖之者固冢宰也而上意之然否師言之叶否亦有文墨議論之士講求參酌或不當於功罪雖當功罪而褒貶爲損之文或作於好惡往往傷於言之體於是以二史屬春官而冢宰詔王大宗伯之屬得以陳說補過於其間是故號令罔不臧而賞罰公亦三公所以輯衆美昭令聞也其見於傳襄王使召武公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則二史從公之事觀其道天子諸侯德誼文辭甚美雖東周尚如此亦足以觀史氏之典刑矣自秦變古寖失此意辭令在尚書郎則尚書重在中書舍人則中書重方漢重尚書至號喉舌之官事歸臺閣三公失職則尚書遂擅天下魏晉重中書則並掌職務至有中書監遂尚書令自謂有奪鳳池之恨而中書亦擅天下兩省相傾至今並置最後開元別置學士院白麻獨在學士爲天子私人稱內相矣以一辭令之官所鄉輒偏重權傾君相而朝廷不尊然後知周家以冢宰建六典實掌六卿而二史分隸宗伯道揆在上權綱歸一而無專遂之私法守在下衆職交修而無詭隨之患所謂周道如砥者以此

掌書外令
項氏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則上出之爲命下稟之爲令故內史書內謂之命外史書外謂之令○王氏曰命後世所謂制也故內史書之令後世所謂敕也故外史書之外令國令也外史掌書之而內史掌其書之內令○王昭禹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因事而言者令也○李嘉會曰不曰作而曰書者如行人子羽脩飾之而後書可以達諸王國之外○黃氏曰凡王命內史書而出之外史受而書行之今中書舍人書行蓋合而爲一內史留抵遂以爲國令之貳

掌四方之志
鄭康成曰志記也○劉執中曰四方之志謂九州列國四海百蠻世系之所自出封建之所由與朝貢之斷續政教之違從禮樂之更革俗尚之醜好若土均土訓誦訓之所職皆爲志以藏之以待王之顧問孔安國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序此書其此

之類歟○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在○黃氏曰爲有四方之事當攷故實也

陳君舉曰古者諸侯無私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者諸侯各有國史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天子又時巡以察之有二伯以詢之內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亦西顧周室論史記舊聞具於魯而次於春秋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今攷晉史自殤叔時始有之楚自武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月魯之春秋乃自隱公始則諸侯私史亦東周以來有之非西周之制也不特諸侯之史藏之周室而列國圖志亦藏之故以春秋之時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以鼎象九州之山川形勢得周鼎亦可以識天下矣

掌三皇五帝之書

鄭康成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illegible]○王昭禹曰上以攷古昔之所行○黃氏曰必掌皇帝書者凡王之命皆當聯失於尚書也漢御史掌蘭臺秘書其遺意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

鄭康成曰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黃氏曰皇帝書名在四方久矣[illegible]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王昭禹曰以書使于四方外史書其令則掌外令故也○黃氏曰令猶今言制敕也書猶今言制書敕書也○易氏曰亦所以明王政之所從出[illegible]

愚案古者邦國之書皆錫於王其國已有此書惟達其名使天下知一人所重者在此其國未有此書若遣使以頒之必書其令使天下知一人所錫者在此於是邦國無私書天下無異學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

愚案周之諸史皆是王者之史獨御史一官無王字所輔者是冢宰所攷者是百官大槩是簿書期會之所從出所以御史之史至百二十人秦重刀筆見得其事權稍重挈而列之於冢宰之下百官之上至漢遂與大臣爭衡並列爲三公

呂氏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又掌記事糾察之任也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

王昭禹曰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所謂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官成以待萬民其法則冢宰以道治之其命則御史掌之故以贊冢宰爲職○鄭鍔曰出治令者王也推王命令而行之者冢宰也掌書治令爲冢宰之助者御史也所掌如此故凡邦國都鄙萬民有所當治之事皆於此受法令蓋書寫傳播本於此故也

王昭禹曰九職九貢九式九兩之類有其法也御史掌其令而治之法令皆書於此凡治者即是而受也

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王昭禹曰凡則如師掌官成以治凡之凡同數則如旅掌官常以治數之數同[illegible]凡數從政者謂以凡以數而從政者御史皆掌而考校之則以凡與數皆載於書故也蓋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之在官莫非從政者不可以不知其登下多寡之計故有凡數[illegible]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劉迎曰巾猶衣也衣以巾覆車所以障其塵垢冪人掌共巾冪則以巾冪尊彝巾車則以巾覆車不特職於出而又職於藏今巾之藏者謂之巾箱巾笥則巾車之爲藏可識矣[illegible]○薛平仲曰車而蒙之以巾則車爲尊掌車而必以大夫則車爲重[illegible]其屬則有工百人則車之制作云備

又曰自宗伯辨車旗之禁掌車旗之賞賜典命以命數而定諸侯諸臣之節則車旗之制亦嚴矣使即其敘次而論則巾車一屬當在典命司服之後今特次之史官之末大抵先王之制禮樂所以爲扶持三綱五常之具而史官之寄褒貶又以爲扶持禮樂之用固有以嚴後世變禮易樂之防矣巾車一屬又列於史官之後豈不曰器之藏禮莫大於車周人所上者莫先於車苟知僭者之可畏將於此而敢僭乎

王氏詳說曰有車必有馬有馬必有僕有僕必有右曰馬曰僕曰右皆見於夏官而五路獨見於春官所以爲禮夏官所以爲兵車屬於禮馬僕與右屬於兵

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鄭康成曰公猶官也[illegible]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大常以下等敘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illegible]○鄭鍔曰掌政令以治其出入凡公車之數與其新故成毀無不周知之

李嘉會曰用車之時尊卑並至何以辨之旗物以爲之別耳等敘不同所用亦異出入之際誠不可不謹而治之也

王之五路

賈氏曰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路大也王之所在以大爲名諸侯亦然[illegible]

一曰玉路鍚[illegible]樊[illegible]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illegible]以祀

鄭康成曰玉路以玉飾諸末[illegible]○鄭鍔曰玉者陽精之純可以交三靈故以玉飾路則乘以祀天○鄭康成曰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illegible]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鄭司農曰纓謂當胷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illegible]三匝也○鄭康成曰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縿斿則屬焉○[illegible]

項氏曰玉路以玉爲飾溫潤而澤見於仁縝密以栗見於

智垂之如隊叩之清越見於禮樂瑜瑕不揜孚尹旁達見於忠信備德之美也大常以三辰爲飾日月麗天以象重明日月久照以象久於其道相代而成晝夜相推而成歲時體道之常備道全德可以事神故以祀○鄭鍔曰所駕之馬錫以昭其聲樊纓十有再就以昭其文所建者大常象天之明斿十有二合天之大數祀天則乘所以極其尊也○李嘉會曰大常之旗非獨祀則用之仲秋治兵王則建之會同戎路王則建之見人君之德同乎天地撫世應俗與日月同運此日月所以爲君之旗而名之以常也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鄭康成曰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illegible]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

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illegible]

項氏曰金路以金爲飾蓋其形堅剛義也其性從革和也方之爲方圓之爲圓惟冶之所鑄大之則大小之則小惟物之所感皆主於和也大旂繢交龍龍德施物主於恩上下交感主於通既通且和則以講纓旅之禮賓之而弗臣宜矣封同姓之國親之而弗疏亦宜矣○[illegible]

王昭禹曰路車以王所乘爲主其賜諸侯以路車者所以爲王也厚恩故許有路車乘馬之錫[illegible]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illegible]異姓以封

鄭康成曰象路以象飾諸末○王昭禹曰以象飾[illegible]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illegible]以朝以日視朝[illegible]異姓王甥舅

項氏曰象南方離文明之方也其質堅強而不撓皆明辨之義○李嘉會曰[illegible]以朱飾勒以赤爲旗皆南方之義故以之視朝則君臣上下之禮明以封異姓則考禮正刑之義辨[illegible]

林椅曰五路行人建常樊纓有公侯伯子男之別而巾車止有同姓異姓之分蓋巾車所辨乃分器耳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illegible]

鄭康成曰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illegible]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illegible]條讀爲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絛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illegible]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

鄭鍔曰革之爲物革物而固之堅而不可解以象信也上三路用罽以文爲貴此以條爲纓則欲其固而已其纓之就以五土之數也所建者大白以信爲主也王即戎事則乘之諸侯守衛中國者則以此封之用兵貴其堅守而守衛中國之諸侯則以信固結之[illegible]

木路前(子賤反)樊鵠(戶篤反)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鄭康成曰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緇翦之翦淺黑也

鄭鍔曰木路至質無文以淺黑色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蓋此實三就爾見其質也[illegible]所建者大麾以黑色主殺爲事[illegible]王出田則乘之[illegible]蕃國之君則以此封之[illegible]田則主殺待蕃夷之君則亦至質而無文也

總論

鄭鍔曰玉路一曰大路金路一曰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諸路之後故曰綴路方其以多爲貴則玉路樊纓十有二就金路九象路七革路五木路三不言木路三以上四路推而知之方其以少爲貴則大路樊纓一就先路三次路五與七綴路九禮記不言綴路九就亦以上四路推而知之禮器曰大路一就次路七就此以少爲貴郊特牲曰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以少爲貴且言於郊特牲郊血之間則以少爲貴蓋祀天之時也凡車上之材皆飾其末革路無他飾故正名曰革木路則木上無革故正名曰木

陳君舉曰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又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乘此言商制也所謂大路即素車而周官所謂木路也商以大路爲尊次路爲下其樊纓自一推至於五則爲禮之殺蓋尊其樸貴其質而已周以玉路爲先木路爲後其樊纓十二損而至於五則爲禮之殺蓋尊其飾貴其文而已

通志堂

易氏曰周人尚輿玉路實備於四代蓋自陶唐氏以形車而乘白馬其制略矣有虞氏則因形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則因鸞車而制鉤車殷人則因鉤車而制大路周人則因大路而制乘路是五路之制惟周爲盛自以祀至以田則上得以兼乎下自同姓以封至以封四衛則下不得以擬乎上然同姓如魯衛未至乎九命何取乎金路之九數異姓如宋杞不止乎七命何取乎象路之七數四衛亦有五等之侯國又何拘乎革路之五數蕃國夷狄雖大曰子何爲木路獨不言數蓋以是爲王朝出封之儀與命所言在國車旗之數也若夫王者兼用五路宜若必玉路而後建大常必金路而後建大旂必象路而後建大赤必革路而後建大白必木路而後建大麾然以大司馬考之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是以革路載大常司常亦曰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先儒亦謂兵車之會則以戎路建大常賓客會同則以金路建大常是知五路之建大常者天子之制而此四旗不言旂者兼諸侯之制亦猶王之五服兼用袞鷩希毳而有大章焉有小章焉

賈氏曰凡五等諸侯所得路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覲館禮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旂以朝

王后之五路

鄭鍔曰王有祀有朝有賓有即戎有四時之田故所乘之路有五王后有從王祀先王先公之禮有從王見賓客之禮有朝王之時有採桑之時有宮中乘行之時此五者皆當乘路故路亦有五以其與王同尊故亦稱路然不以路名車曰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又見其次於王也[illegible]

通志堂

[illegible]

重翟錫面朱總 [illegible]

鄭康成曰重翟重翟雉之羽 [illegible]

鄭鍔曰從王祀先王先公之所乘

鄭司農曰錫馬面錫 [illegible] 總著馬勒直兩

耳與兩鑣 [illegible]

鄭鍔曰以朱爲總取陽明之義見其於宮中有君道也

厭翟勒面繢總

鄭康成曰厭翟次其羽使相迫○鄭鍔曰飾以翟羽相厭

次焉示其厭降故不復重從王見賓客則乘之

鄭康成曰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 [illegible]

[illegible] 畫文也 [illegible]

安車彫面鷖總 [illegible]

鄭鍔曰安車則飾不用翟漆之而已婦人坐乘獨此車名

安朝王所乘取安處之義 [illegible] 彫面謂刻革爲馬面

之飾不龍其勒○鄭司農曰鷖讀如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

色以繒爲之

皆有容蓋

鄭司農曰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 [illegible]

[illegible]○鄭康成曰蓋如今小車蓋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鄭康成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鄭鍔曰揉

桑則乘之○鄭康成曰貝面貝飾勒之當面 [illegible]

[illegible]

于闐馬曰組總以織組爲總 [illegible]

[illegible]○鄭鍔曰有幄者謂之帷幕以爲幄有幄則無容蓋

[illegible]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鄭康成曰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

爲輇輪人輓之以行 [illegible]

[illegible]○鄭鍔曰以組爲輓○鄭康成曰有翣所以禦風塵

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

總論

易氏曰重翟之錫面朱總亦玉路之錫樊纓也厭翟之勒

面繢總亦金路之鉤樊纓也安車之彫面鷖總亦象路之

朱樊纓也翟車之貝面組總亦革路之龍勒條纓輦車以

人輓之而已蓋擬木路而其制略自安車以上皆有容蓋

自翟車以上皆有握自輦車以上皆有翣羽蓋五路之等

如此○鄭鍔曰衣褘衣則乘重翟衣揄狄闕狄則乘厭翟

衣展衣則乘安車衣鞠衣則乘翟車衣褖衣則乘輦車

王之喪車五乘 [illegible] 木車蒲蔽犬䄙 [illegible] 尾櫜 [illegible] 疏飾小服皆疏

鄭康成曰木車不漆者○鄭司農曰蒲蔽謂藩蔽車以蒲

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 [illegible] 犬䄙以犬皮爲

覆笭 [illegible]○黃氏曰康成

以尾櫜以犬尾爲戈戟之韜小服刀劒短兵之服始遭喪

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未必然疏家引禮喪事無等

亦恐未盡此言王之喪車五等則非諸臣之制鄭自始遭

喪至練次五等恐當如此或曰喪車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尾末也車之大木末皆布韜之以爲飾小木則皆布之

素車棼蔽犬䄙素飾小服皆素

鄭康成曰素車以白土堊車棼讀爲薠薠麻以爲蔽其䄙

服以素繒爲緣○王氏曰素車蔽衼服皆素則少變而飾以素不皆疏矣蓋後車變而彌吉以至於喪除○鄭康成曰此卒哭所乘

黃氏曰素車素飾不言尾櫜因上文且言小服皆素則尾櫜可知漢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其制至漢猶在漢車以下不言小服則如常車莋革駹車反漸漆矣

藻[illegible]車藻蔽鹿淺衼革飾

杜氏曰藻讀爲華藻之藻○鄭康成曰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鹿淺衼以鹿夏皮爲覆笭[illegible]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王氏曰革不言色蓋如素車用素○鄭康成曰此既練所乘

駹車萑蔽然衼髹飾[illegible]

鄭康成曰駹車邊側有漆飾也[illegible]萑細葦席

也以爲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illegible]髹赤多黑少之色韋[illegible]○王氏曰髹與萑不言物蓋如漢車用革

鄭康成曰此大祥所乘

漆車藩蔽豻[illegible]衼雀飾

鄭康成曰漆車黑車[illegible]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豻胡犬[illegible]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

總論

李嘉會曰喪車五乘必有蒲蔽藻萑藩爲之蔽者居喪衣服麤惡形貌毀瘠不可見人人亦不可見已故有蔽以自遮也又用犬鹿然豻之皮以爲旗者蓋喪服之中雖不治人事而防身之道不可不謹獸之害人以其皮而爲之防亦示服猛之義然喪車既無他飾而戈戟之殺與小服刀劍短兵之類必言之者自衛其身不可不謹與書曰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者是也又喪車五乘貴賤皆同者惟喪不辨貴賤自天子達于庶人皆終三年之喪故有官者必曰解官持服與無官同

劉執中曰三年之喪皆乘惡車謂木車也齊衰之喪皆乘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駹車服緦者乘漆車[illegible]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illegible]卿乘夏縵[illegible]大夫乘墨車士乘棧[illegible]車庶人乘役車

鄭康成曰服車服事者之車夏篆五采畫轂約也[illegible]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

王氏曰墨車墨而不采○鄭鍔曰以革鞔而漆之者[illegible]

賈氏曰棧車不革鞔而漆之者此則冬官棧車欲弇恐有坼壞也[illegible]

鄭康成曰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illegible]○項氏曰以庶人主役故名役車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illegible]

鄭鍔曰貴者乘車賤者徒行古之制也此言服車五乘上不及三公下乃及庶人蓋三公非不乘車坐而論道不可以服事言孤卿大夫有爵雖貴亦當作而行事乃自孤卿所乘者言之庶人則指府史胥徒在官者非在官之庶人亦徒行耳胡爲掌其車耶五色謂之夏染人所謂染夏是也孤之車轂盡以五采而篆之卿車雖五色則縵而不篆篆以見其文之著縵以言其文不足也孤尊矣宜別異於卿[illegible]又宜異於大夫大夫乘墨車[illegible]之以皮而漆焉又

不及於夏縵之文大夫又宜異於士士乘棧車則不苦[illegible]漆又不及於墨車之飾士又宜異於庶人故乘役車爲方箱以載任器又不及於棧車之純素尊卑之分上下之等皆卽乘車見之

王氏詳說曰周禮有言公而不及孤有言孤而不及公有併言公孤與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此言公而不及孤巾車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此言孤而不及公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三公執璧孤執皮帛此併言公孤人臣受君之命莫大於車服何王之三公八命所乘之車不見於巾車所衣之服不見於司服蓋周制外而五等諸侯其車服有常制內而五等諸臣其車服無常制豈非以諸侯遠王而諸臣近王近王而無常制者正所以別嫌使八命六命四命皆從其所命之車服得無嫌乎詳攷公卿大夫之制大宰相爲異同司服無三公之服者服下同於孤巾車無三公之車者車下同於孤三公下同於孤而大夫亦上同於卿蓋卿大夫同於西面又同於元冕者以此○劉執中曰[illegible]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賈氏曰良車散車不在服車五乘之等列精作爲功則曰良[illegible]麤作爲沽則曰散○王昭禹曰[illegible]散惟所用而已[illegible]

○王氏曰自役車以上皆有等者其用固有常餘或良或[illegible]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賈氏曰出謂出給官用入謂用罷歸官於當時錄爲簿[illegible]

至歲終則總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

凡賜闕之

鄭鍔曰君於有功之臣則車服以庸有用以賜臣下者不必會計闕之可也○王昭禹曰凡賜無常惟上所用故闕而不會不可以有司之法制之

毀折入齎[音咨]于職幣

杜氏曰齎讀爲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illegible]○鄭鍔曰爲職幣掌餘財故爾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

賈氏曰遣車言飾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粗小爲之耳[illegible]○鄭康成曰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王氏曰廞之於官行之以適墓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鄭康成曰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賈氏曰執旌在柩車之前[illegible]

及墓嘑啓關陳車[illegible]

鄭康成曰關墓門車貳車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賈氏曰[illegible]

小喪共匶路與其飾

鄭康成曰柩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

杜氏曰更續更受新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鄭鍔曰物之弊若不有以續之則無以繼每歲以時更而續之則車不闕於用材之尚可用者不可以盡棄車雖已弊亦共於車人則工不闕於材已弊之車猶且擇其可用者而用

之古人爲國愛材如此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鄭康成曰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 ○項氏曰鈴和鈴也謂和鈴失次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用和鈴主用故大祭祀不呼旦以鈴應之鈴在旂升以將巾玉路以行禮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六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路王所乘車 ○王昭禹曰巾車謂之車則上下所乘車與路謂之路則主於王車

賈氏曰巾車已主王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冬官造車訖以授巾車飾以金玉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

薛平仲曰玉路之大復有典路以掌之戎車之倅復有車僕以掌之至於旗常之建司常又纖悉而明辨之成周之君亦豈略冕服之用而特致意於此哉前乎史官則冕服蓋有職矣後乎史官而車旗未之掌焉先王錯綜於敘官之際申嚴於禮典之防尤當於此而有攷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說書如字

項氏曰典路專達王與后之駕說故曰路○鄭鍔曰辨其名物當乘金玉者不可以乘象木當用以祀賓者不可用以朝以田○鄭康成曰用謂將有朝祀之事駕之○鄭司農曰說謂舍車春秋傳曰日中而說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賈氏曰巾車云玉路以祀此大祭祀則出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玉路 鄭氏曰王之五路然唯乘一車耳 ○王氏曰出路者或乘之或陳之○項氏曰駕登車說舍車○鄭鍔曰大祭祀大賓客或乘玉路或乘金路駕之說之僕與趣馬之職此則贊之使各有其節 [illegible]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王昭禹曰大喪出路非乘車也出所陳之路焉○鄭司農曰書顧命曰成王崩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

上計律陳厲車於庭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王昭禹曰亦贊駕說

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才用反）

鄭康成曰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賈氏曰惟王路祭祀之車尊不出）○鄭鍔曰攷之巾車以朝以賓以祀以即戎以田不見乘路以弔之文學者疑之○易氏曰謂因會同賓客而行弔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黃氏曰僕主也以僕名官以其主戎萃古主射之官名僕射

鄭鍔曰乘車必用僕以爲御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僕馭王之路者屬於夏官而車僕獨列於此蓋戎僕馭戎路此則掌戎路之萃萃者副貳之名五路皆有貳貳之數不過十有二爾戎路乘以即戎之車戎者國之大事尤事之危進而無繼則是以將卒與敵故戎車副貳尤衆欲其散則可以圍敵而聚則可以自固是故有廣車而廣車有萃有闕車而闕車有萃有苹車而苹車有萃有輕車而輕車有萃萃車旣多別設車僕不列於夏官見其不屬於司馬

掌戎路之萃（七內反下同）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輕遣政反）

鄭康成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illegible]）○黃氏曰萃副也有萃則有元典路掌之象路木路亦有副惟戎車則置官掌之蓋其旂於戎事者不止一車獨曰路者尊王也（[illegible]）

鄭康成曰廣車橫陳之車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illegible]）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illegible]）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孫子八陣有苹車之陳（[illegible]）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illegible]）

黃氏曰廣闕屏輕其名不同其用亦異鄭康成雖出於意料然考其名義則或是是皆在中軍蓋兵家之握機不用則爲王之衛故楚有王族二廣晉有公行齊有二廣啓牢之名皆在中軍○王氏曰此五車皆戎車故各有萃萃隊也各以其萃以其車之卒伍睦焉（[illegible]）○賈氏曰此車僕惟掌五戎之萃其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巾車雖掌正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亦掌之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王昭禹曰凡師共革車則師之所用者其車皆以革鞔之（[illegible]）○鄭鍔曰革車亦各有萃所以爲不可敗之策

黃氏曰車僕掌萃車共革車則典路之職萃則車僕共之五戎制度雖異皆革車也愚攷六鄉六軍不能備千乘車鄉軍出則以公車充之故車僕掌五戎之萃皆以副王爲名居中軍其卒皆鄉兵而乘之者皆官府州鄉之吏射人曰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是也五戎之元典路掌之王所乘康成謂倅尊者所乘其說是王雖以戎路即戎及其在軍則無常乘也意容

會同亦如之

鄭鍔曰會同雖乘金路亦共革車文事必有武備也

大喪廞革車

鄭康成曰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車皆有

焉。賈氏曰王之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

大射共三乏

賈氏曰乏一名容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以其爲革車用皮乏亦用皮故因使爲之若然直云大射共乏至於賓射燕射之等亦使共乏矣舉大射尊者而言先鄭讀乏爲匱乏之乏者以其矢於侯匱乏不去故也○鄭鍔曰王之大射必張三侯每侯之後必用一乏使持旌告獲之人用此自庇車僕掌車之萃使臨敵者得以自蔽之乏亦使矢之所及者足以自蔽爾因所職掌以明其義猶巾車鳴鈴之義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司常主王旌旗○鄭鍔曰九旗之名不同大常九旗之一耳不名官曰司旗獨以常名何也旗可以謂之

旂亦可以謂之常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此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旂豈非旗可以謂之旂乎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先儒皆言天子之旌曳地此亦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旌豈非旗亦可以謂之旌乎覲禮曰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旗而立月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春之青者宜曰旂夏之赤者宜曰旟秋之白者宜曰旗冬之玄者宜曰旐不謂之旗旟旐而謂之旂豈非旗皆可以謂之旂乎行人曰建常九斿建常七斿建常五斿旂則九斿旟則七斿旗則五斿不謂之旂旟旗而謂之常豈非此亦可謂之常乎掌九旗之官特名曰常以行人質之意可知矣昭禹謂王載大常名官曰司常謂取九旗之尊者名之爾然不曰大常而曰司常則知其非指大常言之也

掌九旗之物名

王氏曰旗之物則通帛雜帛之屬[illegible]旗之名則旃常旜物之屬自常以下凡九物而旗居其一謂之九旗猶公侯伯子男謂之諸侯也

各有屬以待國事

黃氏曰司常掌其物名其旗各屬於其官府師都州里而藏之有國事則出而張之不待給歲時共其更旌而已鄭謂屬綴識非王亦爲徽識乎○王昭禹曰國有祭祀師田賓客之事自王而下皆有所建之旗司常掌其物名使其屬視而知所從則以待其所用也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胡伸曰大常王之旗也周以日月爲常日往月來未嘗以止惟其無常可以爲常者道也物者事也王所事者道事所事者事故王所建曰常東所建曰物也[illegible]

[illegible]

鄭鍔曰九旗各畫物因物以立名胡爲日月熊虎鳥隼龜蛇皆取二物交龍則取一物而通雜帛又皆不取一物然嘗讀鄭陽之號觀交龍曠首之言竊以爲交者蛟也若謂畫龍一升一降則交龍曠首之言非矣以龜蛇鳥隼例而推之交龍宜作蛟龍亦是二物也通用帛全用帛析其羽全其羽皆不二物又無取於畫也不用畫則因物以明義而已

鄭康成曰通帛謂周大赤從周正色無飾[illegible]鄭鍔曰以帛相雜者名曰物

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唯雜衆色故文物爲可觀鄭謂以帛素飾其側白者殷之正色也徒取殷白色以爲言一色之白何足謂之物而彼謂之白素飾側者蓋有疑於用絳之說亦失之矣 黄氏曰通帛以象明德而守正也雜帛以象事物之交雜也

項氏曰熊虎西方之獸能毅猛師都謂鄉遂大夫統衆而爲軍將者也以其在國都而成師焉鳥隼南方之物剽銳而俟擊 鄭康成曰鳥隼象其勇捷也 州里則六鄉之羣吏所建也龜蛇北方之物龜智而蛇果 鄭康成曰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 縣鄙則六遂之羣吏所建也以其同居故謂之里以其在國之鄙故謂之鄙○李嘉會曰此三物師都鄉遂之官所建以蕃屏扞衛于王

易氏曰王之視朝無非道焉道貴乎渾全故以五采全羽飾之王之於田無非事焉事貴乎辨析以五采析羽飾之○鄭康成曰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 [illegible]

鄭鍔曰命旗之名儒者以爲有取於制字之意蓋日月者名曰常常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王者之道萬世有常而不易也畫交龍者名曰旂旂之爲義取諸斤也斤之絕物不忌所畏无爲有辨旂者諸侯所建出則有君道入則有臣道爲有辨也全用帛者名曰旜旜之爲義取諸亶誠之意孤卿在朝赤心事主以誠信爲先也畫以熊虎者名曰旗旗之爲義取諸其也其者指物之辭惟威足以服物及可以指物而使之 [illegible] 畫鳥隼者名曰旟旟之爲義取諸與也動有禮文趨事急疾人孰不我與哉畫龜蛇者名曰旐旐之爲義取諸兆也兆者事之所始也公邑閒田民衆至多而軍伍之法實兆於此也旞不用帛猶取於鳥羽全而用之名曰旞析而用之名曰旌旞之爲義有取於遂旌之爲義有取於生全羽者道車之所載王以朝夕燕出入由道而行也析羽者木路之所載王以田以鄙有所旌別也立名不一故取義不同

陳君舉曰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即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四方之所建也日月爲常則居中以指麾之故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矣乃知五花陣從古而然八陣圖之四魁八尾亦此法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

鄭康成曰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王昭禹曰辨旗物之用王掌於治兵之官而司常無所用贊至於大閱其事繁矣辨鼓鐸之用則如振旅辨號名之用則如茇舍辨旗物之用則如治兵故司常贊司馬以頒之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

鄭康成曰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

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

黄氏曰孤四命卿六命言孤卿自中大夫以上皆建旜 [illegible] ○鄭康成曰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 [illegible] 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 [illegible]

黃氏曰司常國容司馬軍容軍容不免少有屈伸恐其遂以厭國容也故使司常贊司馬於其入也盡反其舊焉九旗以爵秩尊卑職守內外爲序謂之建常所建也師都六鄉六遂長官也大司徒遂人致民皆有旗鄉二千五百人爲師故謂之師遂自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井法成焉故遂謂之都五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曰軍而曰師遂官皆下於鄉官一等鄭謂鄉遂大夫非也鄉遂大夫皆不與於軍師之事其職可攷鄉自州而登爲鄉故州里別見遂自縣而登爲遂故縣鄙別見道車象路斿車木路巾車樂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王行於道乘象路則載旞有所遊觀則載旌皆非其所常建也故謂之載凡此皆國容也

鄭鍔曰軍旅之中所以一人之目者旗物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或須之或辯之職雖不同所以一軍旅之目則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大常與旂至於旜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建之矣軍吏又載之旟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旐則縣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變易不常何以一人之目邪余以爲司常所須者冬之大閱也司馬所辯者秋之治兵也秋冬所教各不同則旗物所用宜不一蓋兵事多變應變不一則教之之術不可以不多變故秋而治兵用旗物則異乎冬冬而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使民於秋已知其一於冬又知其一秋冬所用各不同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上有徽識被於身旗物不同則徽識不同仰視其旗俯觀其徽雖百戰而不亂奚患其不知所從乎又曰秋冬異教則旗物異用凡有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載之官吏互不一其說果可攷乎余以爲凡教民者欲其易知耳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攷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爲孤卿有事則命爲軍將所謂軍將者非軍吏乎在朝爲孤卿食采皆在師都所謂師都者非孤卿乎孤卿可以謂之軍吏又可以謂之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旜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旜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不過皆孤卿耳人習知其孤卿豈不易知哉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曰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其實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爲之爲大夫士者乃所謂官也故所互建者物也旗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旟也或曰鄉遂或曰州里或曰百官不過皆大夫士耳人習知其爲大夫士豈不易知哉郊里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言之名曰縣鄙夫公邑閒田之地既名郊野又名縣鄙何也蓋是田邑也有在六遂之縣者有在采地之縣者康成所謂一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者謂此地爾故所互建者旐也所迭載者亦旐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不過皆公邑之吏耳人習知其公邑之吏豈不易知哉且夫周禮王畿之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仰視其旗雖異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

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

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賈氏曰道車巾車象路也以朝朝所以行道故以象路爲道車但在朝則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建旞也斿車巾車木路以田是斿樂之所故以斿車爲木路但正田獵建大麾今小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旌也○鄭康成曰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王氏曰旌旞言載在車故也自旞以上言建則凡祭祀會同賓客建焉不必在車覲禮所謂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皆就其旂而立是也

賈氏曰此九旗總爲大閱而言其道車斿車非爲軍事也○鄭鍔曰大閱之時王乘戎路而建大常象路木路從焉所載者旞旌與旌當是之時王路金路不出於此但言道車斿車也[illegible]

五百五十二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賈氏曰上言旌旗之大此下曰其細者○鄭鍔曰或謂上言九旗皆有爲此言皆畫其象何耶余以爲象言徽識之象徽識謂之屬所以題別衆臣使之知所繫屬而不散也蓋畫象之說皆謂交龍龜蛇鳥隼熊虎凡著於旗者皆有畫也既畫於旗之上以爲指麾又畫於人之身以爲徽識也若夫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形可畫也事與名號如之何其畫耶官府州里與家各畫其物之形乃書其事與名號若曰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

杜子春云畫當爲書其說可取

鄭康成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覲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王昭禹曰官府則畫六官象其所掌之事而書之[illegible]州里則畫州里之名象其官名而書之[illegible]家則象其家邑之官象其美稱之號而書之○項氏曰[illegible]事以其所治言民以其所命言號以其名之美稱言○王氏曰官府異事所畫象其事則足以相別州里及家無異事故於畫象其名號以別之

薛氏曰司馬辨號名之用有六而此所言者有三司馬分言之司常總言之耳且司馬謂帥以門名又曰百官各象其事即此所謂官府各象其事家以號名即此所謂家各象其號都鄙各以其名縣以州名野以邑名即此所謂州里各象其名也

凡祭祀各建其旗

項氏曰凡祭祀各建其旗所以屬衆王則建大常諸侯助祭者百官執事皆各有之[illegible]

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illegible]

鄭康成曰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建大常○王氏曰會同賓客各建其旗皆衆之所會使各見旗而知所從焉[illegible]

易氏曰祭祀在郊廟無事乎旌門之置會同賓客在國外及方岳之下則旌門之置乃所以爲王者營衛之儀掌舍云爲帷宮設旌門設旌於帷宮之門則會同賓客之在外者可知也[illegible]○王氏曰置旌門則置之而已於是掌舍受而設焉

大喪共銘旌

鄭康成曰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

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賈氏曰在廟陳時以𣃘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入壙亦建之[illegible]○易氏曰巾車飾其車而司常建其旌也[illegible]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illegible]

賈氏曰當大司馬致衆之時司常建之此言為及致而設也○王氏曰置者植之弊者仆之○鄭鍔曰軍旅之事用旌旗以指麾則掌建之始焉置之以致民使來終焉弊之以誅後至皆司常所掌也

甸亦如之

鄭鍔曰田獵無異軍旅或置或弊宜不異矣

凡射共獲旌

鄭康成曰獲旌獲者所持旌[illegible]

鄭鍔曰射必用獲以旌明其中

歲時共更旌

賈氏曰受宮旌旗用之者歲之四時來換易則司常取彼之舊與此之新○易氏曰與巾車歲時更續之義同○鄭鍔曰不曰旗而曰旌近而言之旌旗一而已矣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王氏詳說曰三等采地或謂之都鄙即大宰所司以八則待都鄙之治是已或謂之稍縣都即載師所謂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是已或謂之師都即司常所謂師都載旜是已或謂之家即司常所謂家各象其號是已或謂之都家即此所謂都宗人家宗人是已

易氏曰凡典禮者謂之宗在虞氏則秩宗在周人則為大

小宗伯皆所以典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也天子有宗伯諸侯有宗人春秋躋僖公而夏父弗忌為宗人此諸侯之宗人而都家謂之內諸侯亦有宗人焉都宗人家宗人是已[illegible]

陳君舉曰案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禮都司馬家司馬令都家之衆都士家士治都家之獄凡此者以地理隔絕去王城甚遠故特設此官於縣都之中以統臨之而屬於內官非謂此為采地之官與鄉遂異制也[illegible]

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鄭鍔曰大都小都不出王畿之內其所封者乃王之子弟與公卿也其地域有山川及因國無主後者為之長者所當祭也況又立其祖所自出之廟則其祭禮尤嚴立都家人以掌其都之祭祀之禮使有其舉之不敢廢也非所當祭者不敢僭也大宰有八則以馭之曰祭祀以馭其神又專立一官以掌其禮彼安敢有僭差哉

王氏詳說曰致福之事見於天官膳夫又見於祭僕都家宗人夫膳夫祭僕既云致福而此又言者蓋祭祀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上賜禽于下則下致福于上然致福者宗人也展宗人之致福而受之於膳夫者祭僕也受祭僕之致福而獻之於王者膳夫也[illegible]

正都禮與其服

王昭禹曰禮以定尊卑別貴賤辨親疏而明分守而僭亂

之生其微常起於衣服之間則正都禮與其服不可緩也[illegible]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

鄭鍔曰郊有羣神之兆則有壇壝之制國有寇戎之變固所當保也○鄭康成曰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王氏曰以其掌都祭祀之禮故使與小祝保神壝之在外者小祝言保郊此言保神之壝相備也[illegible]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

賈氏曰都宗人是王家之官王命使禱祠是都内之事令令都内之有司有事於神者

既祭反命于國

鄭康成曰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王昭禹曰祭之命上所出既祭反命于國則逆祀命者無有也[illegible]

[illegible]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鄭康成曰家謂大夫所食采邑

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鄭康成曰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鄭康成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賈氏曰禱祠反命則與都宗人既祭反命同祭亦如之是禱祠訖王更命祭祭訖亦反命都宗人亦有此法文不具耳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鄭康成曰掌亦正也○鄭鍔曰都宗人不言宮室車旗之禁令獨此言之者大宰有八則以馭都鄙有家之大夫官室車旗之從其命數非八則之所馭不可以不正也

易氏曰揚雄曰節莫大於僭僭莫大於祭先王設都家宗人之官杜僭亂之原別嫌疑之漸其制禮之深意實寓乎此也[illegible]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劉執中曰神士謂明神理而仕者○薛平仲曰六典敘官未有無所命名而列之於數者特禮官之末有所謂凡以神士者以官爲謂之神士者不出於巫祝之間先王何爲特諱復於此哉嘗觀周家五禮之制以事鬼神示爲先六樂之作亦以事鬼神示爲首先王之敬鬼神示者如是人之有能以致天神人鬼地示者要必選掄搜訪其藝必有以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者然後居之則仕進之貴賤而藝能之疎密可攷矣[illegible]

鄭康成曰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王昭禹曰所謂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皆以其精於藝者爲之也

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鄭康成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示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illegible]○薛氏曰日月星辰謂之三辰日陽也月陰也星辰亦有陰陽焉陰陽之氣有消息盈虛之

理而三辰之法未嘗不由之三辰之數有升降出入往來之變而鬼神示之居未嘗不從之推陰陽而致三辰觀三辰以居鬼神示非知幽明之故不能也傳曰大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故知三統之合於三辰也日合於天統則天神可得而猶其居月合於地統則地示可得而猶其居星辰合於人統則人鬼可得而猶其居[illegible]猶之之法則神仕者之所掌其法雖不可見大要壇墠廟社左右前後各從其類而已故小宗伯位宗廟於陽之左猶日之生於東也位社稷於陰之右猶月之生於西也兆五帝四望四類各於其郊猶星辰之躔次也神仕者特能三辰之法猶其居而已建其位非宗伯不可也[illegible]

〇王昭禹曰鬼神示雖幽深然皆麗乎陰陽不能無所居也辨其名則所命之名也辨其物則其色之物也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illegible]

鄭康成曰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鬽所以順其人與物也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魅魍魎[illegible]〇薛氏曰致天神而人王與之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而祭之是已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鬽宜矣鄭氏謂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無據〇黃氏曰是必有推候之法可暗之實至漢郊祀猶候神先下天子望拜則司樂六變天神降八變地示出九變人鬼格非無其事

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杜氏曰禬除也〇王昭禹曰致天神人鬼地示物鬽而祭之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故也禬所以會之則欲在天者攘凶荒在人者無札喪

總論宗伯官屬

易氏曰春官設屬最有統紀所典之禮五禮爲先五禮之中吉禮爲本是蓋天秩天敘自然之理觀大宗伯其用亦博矣實以天神人鬼地示爲主然後小宗伯爲之建國之神位肆師爲之立國祀之禮而五禮從之自其設屬而言雖五禮之用爲不同莫先於祭祀之禮於是因禮事之緩急而爲職掌之先後祭祀始於祼而告時告備之禮行焉故鬱人先之鬯人次之雞人次之司尊彝几筵典瑞王命服之官又次之以至內外祭祀無不畢舉而凶禮爲謹終之事此冢慕職表所以居五禮之末掌禮之職至此詳且備矣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自大司樂以至司干凡二十職皆列於禮官之次蓋聖人制禮所以檢柅人心而歸之於中使之周旋鼓舞於聲容之間而至敬存焉是樂之爲用皆所以輔成乎是禮者也然禮者理也所以經理斯世者苟有一毫之不盡亦不足以爲禮之至又自大卜而下皆卜筮之事大祝而下皆筮祝之事大史而下皆紀策書之事是雖文爲制度之末而天秩天敘實寓其間聖人率是而行之始於宮庭達於天下其道甚大自物不廢復以神仕者終焉寧非皆禮爲五禮之本乎

陳及之曰六官中惟春官典禮職事無可疑者然司服掌外朝之服當與內司服並建在天官典瑞玉器之藏當與掌節並建在地官司常巾車典路亦當在夏官今並列於

春官者以禮儀等級降殺升降所係故典禮者亦併掌之

總論春官典禮樂之職

黃氏曰右春官之屬凡七十自大宗伯至職喪爲一節自大司樂至司干爲一節自大卜至御史爲一節自巾車至凡以神士者爲一節其脉理之聯絡固已詳言於前矣或曰先王於禮樂至矣然要其分職師屬之意猶有斯民不與焉者何哉嘗觀諸教官之屬分爲鄉遂而鄉遂之民凡關於禮樂之事者莫不纖悉以及之則禮樂因民達之天下矣及夫見諸朝廷行諸郊社宗廟百官有司之奉承典章文物之藻飾固有嚴之於上者而安上治民之功移風易俗之本則已借乎興運於事物之表矣不然宗伯司樂何爲皆以詔萬民爲功而正月之吉特不垂象者豈非感化之妙在彼而不在此耶

鄉大夫士總數五百九十有四人

卿十有三人　中大夫五人　下大夫四十有八人

上士四十有九人　中士二百有六人　下士二百七十有六人

周有六鄉兼三孤而爲九此言周官卿數之定論也今攷於經六鄉既各分職矣而國之六鄉且有六焉后之六宮則又倍焉蓋周之鄉於是乎凡二十有四人矣夫爲鄉若是之衆而言者則曰六鄉九鄉何哉蓋係之六典則曰六鄉居於九室則曰九鄉然事固有非數者之所能盡間見於六鄉六宮者不可得而略焉是皆屬乎六典之中矣先王任人之道亦豈拘拘焉限於其數而不本以集天下之治哉宜鄉不嫌於衆矣見鄉老下

府史胥徒工之數二千五百十有四人

府百有八人　史二百七十有八人　胥百九十有一人

徒千八百有四十人　工百有四人

周官府史之數凡府一人而史必倍之此其例也惟春官之府史則有不然者或府之人多於史之數而史之數或等於府之人大略爲史者實簡焉此其故何哉意者先王禮樂之具固府藏之所當謹而禮樂之妙非文史之所能載故文書調度之可及者殆非制作之深意法而不說之精微固有在彼而不在此也彼御史之史百有二十人而史又居於府之上者此變例也蓋所以掌贊書者有非一端

女奚之數百有二十人

女二十有四人　不命之官凡四

守祧奄八人　男巫無數　女巫無數

凡以神士者無數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夏官司馬上

薛平仲曰春官掌禮所以爲厚天下之仁禮不足而後政及之所以爲正天下之義仁以起天下不忍不由禮之心義以制天下不敢不由禮之心政典所以有法於夏○鄭鍔[illegible]南方之時萬物相見[illegible]賈氏曰夏整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

王昭禹曰馬者甲兵之具王政所重故自夏官卿一人至中士十有六人皆以司馬名官[illegible]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鄭鍔曰注謂政者正也上之所以正下也夏官獨謂政官司馬有九法九伐之制所以正其不正斯可謂之政矣王者之於邦國欲使各得其平司馬佐之以政則平也易矣然政以平邦國治職亦以平邦國何也治出於大宰則平之以道政掌於司馬則平之以政治典則平於貢治之前政典則平於叛逆之後○呂氏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擧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皆矣國之大事何者非政獨以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政之所從出天下有事聚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王者用師之本旨特爲邦國之不平者設耳

孫氏曰不曰掌邦兵而曰掌邦政政脩則兵可不試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

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黃氏曰司馬置屬與五官稍異小司馬而下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軍司馬如天官宰夫地官鄉師以軍名官其職可知○易氏曰[illegible]○李嘉會曰自小司馬以下皆不見其職掌豈用兵之時他官兼權故職不見邪抑兵事尚密不當載之書邪二者皆是也先王不以兵機示天下五官治教禮刑事法無不著惟兵法不傳後世司馬法與孫吳尉繚等兼著皆先王所未有○陳君舉曰儀禮闕軍禮蓋司馬法即古軍禮也古者百五十五篇今亡其百五十篇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者所能爲也而謂之司馬穰苴兵法非也

賈氏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獨此言史胥徒多者司馬大總軍事事尙嚴特須監察故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薛平仲曰周官序官之例未嘗有序事之法惟司馬所載制軍之事爲詳而後官屬之緩急始次第而擧豈非兵者國之大事政典所用以平邦國者其規畫固當蚤正歟自調民之法立民之從事於軍者勞逸出入之相權而力常

有餘矣於是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有不容損益者自制軍之數立國之有軍者内外輕重之相制而勢可得合矣於是王六軍以至小國一軍有降殺之踰陪焉軍有定制帥其軍者非咸合素孚不行也於是大爲之將而將皆命卿小爲之長而長皆上士有以定尊卑上下之志焉軍有師則文移之往来政令之征召有不可略於是一軍則二府六史十胥百徒有以爲文書調度之備焉蓋軍政之要莫先斯四者先王規畫實爲之井井繩繩而不紊觀敘事之法可攷

黄氏曰凡制軍謂有征行之事則制之縣師所謂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然後各爲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取於鄉或取於遂或取於都鄙或徵兵諸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多則増隸益津之會諸侯八百猶六師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乎居民籍足充其數非天子命伐有司馬之法未嘗作軍也魯作三軍春秋譏之侯伯卑徵兵諸侯亦分屬于其軍城濮之戰楚爲二軍陳蔡屬右軍御屬左軍蓋古法自軍將以下爵秩與鄉官同諸儒遂謂皆六鄉之吏非也伍兩卒旅師軍於鄉爲比閭族黨州鄉於遂爲鄰里酇鄙縣遂遂之爵秩遞降於鄉一等邦國都鄙亦有鄉有遂其爵秩亦皆有高下及在軍皆試之使與六鄉等大抵軍吏無小大皆在號令當使其人尊敬之二十五人之長爵中士豈可乏蓋相階級之法與三代時合伍皆有長不必盡有爵以此見不皆爲六鄉比長疏謂衆多官卑略而不言非也五人之長號令狹雖無爵可也衆多不置則或然官卑略而不言不

李嘉會曰先王兵制自五人以上必用命士一人爲之長至二千五百人則用中大夫故一軍之間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既是士大夫命士如此之多故各自愛不致冒昧邀功以自傷所以古者兵敗止曰敗績不至甚斬首也後世止以首級爲貴可傷也伍皆有長不曰下士而曰長長則功罪皆有所歸

薛平仲曰軍將命卿其來尚矣啓於甘之戰乃召六卿常武之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皆以卿而帥軍也經謂軍將命卿說者以爲天地四時六官之六卿今攷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互見六官然特爲治事條目云耳初非爲軍將鄉大夫掌六鄉之政教禁令序官則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亦謂之卿先王於六鄉之中設爲六卿亦於六軍之中設爲六將無事之時然萬二千五百家爲之長有事之際又總萬二千五百人爲之將帥此六軍之將則六鄉之卿非特此也以六鄉言之自五家之比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以六軍言之自五人之伍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之軍亦特是耳五家比長以下士爲之五人之伍其長亦下士則伍長者即向之比長二十五家閭胥以中士爲之二十五人之兩其司馬亦中士則兩司馬即向之閭胥百家之族師以上士百人之卒其長亦上士百家之黨正爲下大夫五百人之旅師亦下大夫二千五百家之州長爲中大夫二千五百人之師帥亦中大夫然則軍將之命卿即向之鄉大夫明矣惟鄉之政教禁令素行於無事之時而斯民之觀感甚深服從甚久一旦起而爲軍而將軍者

又前日之職大夫見前日觀感服從之人皆爲今日死節犯難之事鄭氏謂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使兼官焉謂六鄉之吏兼官可也何爲復曰置選於六官彼蓋無一定之見豈知成周之時六鄉六軍之無異官乎晉悼公時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乘注以爲軍將皆命卿猶有先王之遺意

愚按此說以軍將爲鄉之卿固然謂命卿非王朝之卿恐未然古者畿兵不出境若以王朝六卿兼掌六鄉之軍何害至邦國之軍王制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經以二卿皆命於君者注以爲誤則命卿者非是命卿不使之將欲爲將者皆出於天子所命之卿以見兵制雖備於邦國兵權不屬於私人此是聖人統御諸侯防患之深意

總論調兵

愚按天子諸侯兵制已見司馬序官惟周家起民爲兵之制散見於經傳周禮亦無明說說家注解雜見於司徒司馬今倂類聚于司馬序官云其一小司徒大司馬所謂可任者家三人二人者也其二小司徒所謂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其三漢志司馬法所謂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其四鄭氏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十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者

陳君舉曰司馬法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出馬一匹牛三頭是爲匹馬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

然則小司徒所制大約民數以中家計之二家有十二人可任用者五人一井八家四十八人可任用者二十人司馬法謂甸出七十五人者蓋於一甸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家之內一千二百八十人可任用者擇七十五人備征伐籍於司馬○陳氏曰班固志謂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是爲萬乘之主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夫耕者五百一十二萬家以此夫家之衆而出馬牛之賦五十七家賦一兵則是甸出十十五人亦七家賦一兵如司馬法之言賦封國之數符同此數

王氏詳說曰車一乘合士卒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凡三卒四乘三旅爲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而車千乘此車人參兩以相糾聯之法

愚按司馬法天子地方千里出車萬乘今六鄉之車已及千乘總王畿之內可具萬乘而有都鄙采地天子六軍出於六鄉故千乘因是推之諸侯三軍止及三萬七千五百人有車五百乘司馬法云千乘者亦此意也故說者謂五百乘三鄉所出千乘閭境所出

陳君舉曰司馬法又曰井十爲通通爲疋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與前數差錯者前言總籍民兵今言調發民兵前言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今言井十爲通促密就整以什起數耳田制以八家爲井起算兵制以十人爲什起算各從其宜前四丘爲甸爲六十四井五百十有二家其籍於司馬者七十五人今通十爲成加三十六井二百八十八家則一成之中百井八百家調發者止三十人以中家計之百井八百家約爲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籍於

司馬者四百人有奇四分當兵之數發其一分之强故入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常五百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

○陳友仁曰司馬法言一丁則十成成者亦倂其地言之於一成百井中一分去一只有六十四井成出四旬何以明之左氏記少康在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然旅五百人一成之田百井可以此收三分去二而合其一則可耕只二十一井井九百畝除宮舍百畝而十六家耕之孟子謂為八家[illegible]以頃田以為率畝為制如此出二十之井凡耕者五百一十八人家各賦一人[illegible]其公數而用有衆一旅[illegible]則四十為成者亦併其地言之若然周制於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家之內每七家賦一人凡七十五人故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蓋調發從車則十七家而出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出十人賦一十人[illegible]行者二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調也蓋五百十二家止出百家餘百十一家[illegible]以衛侯知是則兵籍甚衆行者益少所以壯國勢休民力及其侯王制[illegible]七十五人者盡調[illegible]食而[illegible]道路不得[illegible]事者七十萬家是一人行而七家奉之或者見此以為先王之制則失之

陳君舉曰周制每一車七十五人今甸出長轂一乘而止發三十人無乃車多而人少乎曰古者軍行凡革車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重車一乘載衣糧之屬其士卒則有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炊子家十人凡二十五人與正車爲百人又備副車爲補闕是車不得不多以一同之地論之車百乘士二千人爲革車一乘重車一乘通百人則三千人凡用車六十乘餘四五百人今依司馬法籍者七千五百人調者三千人若是羨外何也曰大國三軍蓋天子六鄉之地每家賦一人以足三軍之數取其近地爲之以爲國家武備若其調發則依司馬法之制

又曰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案詩文王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尚下大東漸漸之石爲東勞西恐而有不遑朝夕之歎更以周官司馬法參考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日師至於某國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奉書以使發之時常武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時爲司馬然則畿兵不遠征故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率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至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而楊之水始刺之矣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之兵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王師之出惟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譏焉至戰國時京師益弱諸侯强大往往猶畏之西周武公告楚猶曰一周當二十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或過實而事情亦略可據赧王伐秦尚從鋭師以此知畿兵不用其力尚寛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賈氏曰此九灋以下皆言邦國以施於諸侯爲王○鄭鍔曰九灋皆佐王平邦國之典然建牧立監大宰之事設儀辨位大宗伯之事制畿封國大司徒之事大司馬之所謂建者特明其法以布告之○鄭康成曰平成也正也

易氏曰言佐王以統御諸侯之權實天子之所自出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陳君舉曰九畿九服周制也要之法度所及止於六服書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其制貢盡如禮止於五服書云六年五服一朝是也○鄭康成曰封謂立封於疆爲界○鄭鍔曰制畿封國者下文所謂侯畿甸畿男畿以下是也既制爲九畿之域乃於其中或封爲五百里之公或封爲四百里之侯或封爲三百里之伯或封爲二百里一百里之子男唯畿有定域國有定制則遠近不相侵小大各相比邦國可正

以儀辨位以等邦國

鄭康成曰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別也別尊卑之位○鄭鍔曰設儀者自上公九命以至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或以九或以七或以五爲節是也既設爲九等之儀因其儀而爲之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以至子男同一位儀見於設飾之間而有隆殺位見於著定之際而有高下其法已定則等差以明名分以敘邦國可等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鄭康成曰興猶舉也作起也○王昭禹曰作[illegible]○鄭鍔曰見於德行之謂賢見於事業之謂功賢可尊也受七命者進爲八命之牧受八命者進爲九命之伯功可錄也或加之以地或進之以律進其賢者則不賢者自礪興其功者則無功者知奮邦國可作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鄭康成曰此即大宰建其牧立其監[illegible]○王昭禹曰九州之牧建之於上使有所統諸侯之監一國者立之於下使有所承則萬國由此而相比維與詩所謂綿綿維之同[illegible]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鄭康成曰詰猶窮治也糾猶正也○賈氏曰制軍上文大國三軍等是也詰禁者士師有五禁天子禮諸侯亦當有○王昭禹曰詰禁或施於國或施於軍或施於刑或施於誓隨事以言詰之○[illegible]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王昭禹曰貢以物言施貢則各以其所有職以事言分職則各以其所能施貢以任其財分職以任其力此之謂任邦國[illegible]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王昭禹曰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以處民也簡選也稽攷也簡其強弱稽其多寡然後衆可用[illegible]故曰以用邦國[illegible]○黃氏曰邦國民籍皆在司徒軍籍皆在司馬鄉民其精兵也即其籍稽而用之三代中外皆有精兵無過防偏失之患所恃者其兵皆知仁義禮樂之訓不可與爲亂而已[illegible]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鄭鍔曰城郭溝池任其萬民使其守禦無使國大而所守者狹國小而所守者廣王人達法則以匡邦國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無使職貢宜輕者或過乎則宜重者或不及平則守均則力不困則平則心不疑而邦國可安[illegible]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鄭康成曰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鄭鍔曰大國恃其強足以吞併小國忘其微敢於陵強使大者不[illegible]

總論

孫氏曰天官經理邦國者也故司治夏官董正邦國者也故曰政司馬統六師則九伐之法莫先焉先王姑使之首欲建邦國之九法何也蓋九法皆政之大者所當脩明於國家閒暇之時九法常明諸侯皆歸於康樂和親之域奚以九伐為九伐特不得已而用之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

鄭鍔曰諸侯有罪輕重不一至用兵以誅討之必聲其罪左氏曰有鍾鼓曰伐言聲其罪也○賈氏曰下文惟賊賢害民言伐此總言伐者皆以兵加其境

馮（皮冰反）弱犯寡則眚（所景反）之

鄭康成曰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鄭鍔曰王氏本注說眚字謂詘其爵命削其土地使强更弱衆更寡若人之眚瘦然未免與下文削之相似眚宜如易有眚災之眚用兵治之使若眚災然不能逃其患也

賊賢害民則伐之

鄭鍔曰伐如伐木之伐去其根本勿使再生之理賢足以長民賊之是不義民者邦所恃害之是不仁聲罪而伐翦夷去之

暴內陵外則壇（音善）之

鄭鍔曰暴內則為惡於國中陵外則肆侮於四鄰不可以為君宜除而去之如除地為墠之壇（鄭康成曰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

野荒民散則削之

鄭鍔曰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為諸侯者有田野不能治至於荒蕪有人民不能聚至□□故則不能保有其大也故削之使小如漢削諸侯王郡是也○郡張氏曰先王知禮義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於農事常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臣工之詩因其歸而戒以農事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之攻先王之意可知矣

負固不服則侵之

鄭康成曰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為固也不服不事大也○鄭鍔曰侵如侵十之疆之侵說者以為粗曰侵又云淺曰侵謂略以兵加之蓋恃險者必坐而困敵因攻險者必至於多殺人侵之以兵使知險之不足恃乃控制負固之良策

賊殺其親則正之

鄭康成曰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鄭鍔曰正者正也親親之道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賊之殺之則是不知有人倫者也正者明其尊卑之序定其昭穆之等執而殺之可也衛侯殺其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京師蓋以正賊殺其親之罪也而徒用醫衍酖之失先王正之之法矣

放弒其君則殘之

鄭康成曰放逐也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

犯令陵政則杜之

鄭康成曰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

外內亂鳥獸行[illegible]則滅之

鄭康成曰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劉執中曰滅者斷盡其根使不生

總論

鄭鍔曰當其盛時制爲九等之名以治輕重之罪其數若此

李嘉會曰九法九伐必曰九取陽剛而不屈也

林椅曰邦國之事不屬之司馬則屬之司寇如九法九伐職方氏之類見於夏官掌客司儀行人之類見於秋官者[illegible]以施邦國之政職司寇之詰邦國無非糾而合之也若上無政刑雖曰封建其能安且治乎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鄭康成曰以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illegible]

易氏曰政謂九法九伐之類布於邦國都鄙可也萬民何與焉聖人惟能合民之情內外遠近通行無間而後可以言政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鄭康成曰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之[illegible]○王昭禹曰九畿又謂九服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鄭康成曰籍謂差之書○黃氏曰政職司馬政典所當奉行者也其主在兵故令賦在其下○鄭鍔曰政職者歲事之常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政職之施本於大宰乃使大司馬以九畿之籍而施之者先王之意以爲列天下爲九畿載於籍以爲典故施之以職使奉承而無替不可不使長王朝之盛也德以懷之故大宰九貢可使之自至威以服之故司馬九籍可使之不違

賈氏曰侯候也爲天子伺候非常[illegible]○王昭禹曰[illegible]甸者爲天子治田以出賦貢[illegible]男者任也任天子之職事[illegible]○[illegible]采者采取美物以共天子[illegible]衛者爲天子衛守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以政教[illegible]自此已上六服是中國之九州自此以外是夷狄之諸侯

此蠻服與大司徒要服亦一也要者要束以文教也夷者以夷狄而稱也[illegible]鎮者去中國稍遠理須鎮守也[illegible]稱此三者總號蕃服故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王昭禹曰自侯畿至衛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夷所謂疆以戎索也[illegible]○王氏曰方千里曰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其外侯畿甸畿禹貢所謂侯服也又其外男畿采畿禹貢所謂綏服也又其外衛畿蠻畿禹貢所謂要服也又其外夷畿鎮畿禹貢所謂荒服也又其外蕃畿在禹貢五服之外○易氏曰此言外方五百里則以方言之非言面也以方言之是每面二百五十里而面之方爲五百里自侯畿至蕃畿通爲二千五百五十里兩

以衛距邇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或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地未嘗增也○陳及之曰周九州之閒雖方七千里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之地不如是廣也然必兼夷狄言者以見當時王化所被者廣九州之閒悉同貫和悉奉正朔朝貢與內諸侯無異故職方氏并言之或者泥大行人之說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自要服以上朝覲有常飭貢賦有常職爲內諸侯無疑也不知大行人亦要言之耳非必九州之內皆諸侯九州之外皆夷以王制考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

實其閒亦有戎狄錯居其閒如魯徐戎之類是又荊楚之地在江漢之閒自楚以南悉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內邪推一邊而言則四旁可知矣○唐氏曰先王畿次內中夏外夷狄雖一視同仁必篤近而舉遠至畫爲九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所以止亂華之階遏猾夏之禍自堯舜三代所不廢也（已上並餘說見職方氏）林椅曰司馬制軍而建國之法具焉蓋文王演易箕子明疇其營國營軍同一法也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知周禮之在魯且以七萬五千人隨方圓曲銳可以應畝而不亂則分爲九州輪爲九畿自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分宜無不齊則兵者政之所自出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李嘉會曰司馬令賦必兼地與食言之酌民之力而後令之也故曰可用之數○黃氏曰軍賦小司徒令之大司馬又令小司徒掌民事通于軍賦大司馬掌兵而軍賦所出不可以不知言凡自鄉遂達于邦國都鄙矣康成獨言令邦國之賦非也六鄉亦以地之媺惡人之多寡授田鄭鍔曰如遂亦非也國野賦稅異制而百畝之利必均上中下地媺惡雖不等而以易田均其力故其歲入多寡亦不甚較據百畝計之上地入雖多而食者衆故爲三之二中地食者少故爲半下地食者益少故爲三之一令賦必先使民食不闕而後共賦先足其食而後餘用取具焉故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司馬主賦而民食先之異乎後世之爲兵矣○鄭鍔曰說者謂上地中地下地

非上農夫下農夫也以中等寄明上下之義耳上地者中地之上中地者中地之中下地者中地之下家八口以上則授上地上地乃有田百畝萊五十畝故得以食其半一人爲家長可任者當二家五人此云上地食者三之二旣非八口之上地矣又家出可用者三人又非八口共出七人之數故說者言用中等以寄明上下之義以爲諸侯之國其制然也司徒言可任者以力役爲主此言可用者以用兵爲主

劉氏曰小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蓋與此同而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則司馬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竭作其羨于四時之田也或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人皆所以敎之戰也伍兩卒旅師軍爲正兵者鄉遂十有五萬人而羨卒在外

郊野都鄙之兵又在其外莫不軍制其師師制其旅旅制其卒卒制其兩兩制其伍而大司馬總其軍而律以爲用也旣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騁之而隊伍周差發刺之而進退用命爲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而精强可獲矣軍無闕數職無敗事由敎之者衆而用之者寡焉聖人之慮精密如此此司馬所以肅諸侯而正邦國也乃因四時之田以敎戰也

林椅曰制軍與令賦自是二事制軍以夫家衆寡爲之務舍令賦視其地之可任之數且如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通以上地豐年計之役之三月而畢計當可任者一百十二萬二千人蓋力政則政自是二事故也嘗疑王畿千里故天子六軍千里之地以封公者四而大國三軍是十有二軍也況小大之國參錯而居則以一州之兵不啻倍天子之軍則封建爲不利於王也又國益小而賦役益繁則封建爲不利於民也然當時行之後世頌之何哉蓋制軍以命卿命卿所以簡習其民耳上地可任者家三人豐年公旬用三日是一百十二萬二千人之賦可役萬有二千五百人三月而畢故侯國之兵不自用亦不足用也五伯之盛非得列國之兵則不能成兵車之會至其盛者亦不過成師以出其受伐者則有叅境內之兵以應之者矣是列國之兵可以守而不可用以行也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與夫三軍六軍之數亦數賦而約言之耳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八

中(音仲下同)春敎振旅

鄭康成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敎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王氏曰春陽用事非兵時也鄭鍔曰是時兵當藏也)

王昭禹曰振如振領之振振而整之也方其出則治之以行陳之事均服同食以一衆心無暇整其儀飾及其入焉明尊卑辨貴賤此所以整之也○黃氏曰四時之田先敎振旅王者之兵出於萬全○李嘉會曰一歲之功必因春之興作發生而後萬物成振旅必於春亦一勞而永逸也

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直覲反下同)如戰之陳

鄭康成曰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賈氏曰熊虎之旗○鄭鍔曰司馬於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六鄉之民遂人於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六遂之民民之目熟於熊虎之狀久矣及是時鄉遂之官致之而來司馬亦以旗致之因民之所習熟者使之易知爾

王昭禹曰田獵所習與非軍事故平列陳如戰之陳平者高下如一之謂○易氏曰合其衆以成列陳其列以爲陳

辨鼓鐸(音濁)鐲(直角反)鐃(女交反)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扶云反)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音啼)旅帥執鼙(步兮反)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

王氏曰春夏秋各敎其一必春辨鼓鐸者○鄭鍔曰春陽用事而出地於卦爲豫而雷人冒鼓必以啓蟄之日敎以此時從其類也○黃氏曰有節制而後能勝合鼓所以節制也故於敎振旅辨之王雖親征六卿分將凡帥居中

城濮陳有古法

鄭鍔曰路鼓四面之鼓王於軍中自鼓軍事宜執路鼓乃使諸侯執之自執路鼓何邪王道之大無所不通以道統衆不必自執軍中之事（李嘉會曰路鼓不預大小軍事所宜用蓋軍人皆聽鼓四門達而無閒）諸侯從王欲使軍將以下皆聽命故尚之於諸侯○王昭禹曰鼓之大謂之鼖諸侯以敵王愾爲事則執賁鼓○鄭鍔曰軍將者卿六各爲一軍之將○王昭禹曰晉以進爲義將以統衆而役敵有進而已故執晉鼓○鄭司農曰提謂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謂之提（賈氏曰）提鼓之有柄者○鄭鍔曰使師帥執之者五百人之衆左提右挈在掌握之意○陳氏曰鼙應鼙也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鄭鍔曰旅帥視師帥爲卑故執旅者鼓之小而卑者也（賈氏曰鼙以令鼓故於帥後之）

王昭禹曰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以非旅不足以指麾

故也自旅而上然後有鼓以非旅不足以令衆故也

黃氏曰進則患怯退則患紛軍將執晉鼓以銳其進卒長執鐃以肅其退

鄭鍔曰百人之卒長知其當止則止故使執鐃以止鼓二十五人之兩司馬知其當進則進故使執鐸以通鼓五人之長曰公司馬卑制自五人始人之寡不能節制則衆皆無節矣故使執鐲以節鼓其職至卑其名乃同於司馬欲重其權以服人也○王氏曰謂之公以別於私亦稱司馬所謂家司馬是也○王氏曰鼓陽也尊者執之金陰也卑者執之鐃以止鼓與鐸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作陽而作之則兩司馬公司馬執之○李嘉會曰負鼓晉鼓以鐸鐃鐲之器考之鼓人或和鼓或節鼓或止鼓相雜成音以起其歡喜鼓舞之心而寓其進退作止之節勇以感動而知所防範此金鼓相閒而作之意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音朔下同）之節

鄭康成曰習戰法○賈氏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大閱具言於此略說○黃氏曰鄉民自爲六軍以衛天子出則從其教之也不惟四時田獵坐作進退鼓鐸旗物而仁義禮樂之訓行焉故三代之兵皆士也所謂干城腹心非虛語也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教其所治民比閭族黨州鄉一用鄉法教之三代教兵必如此而後可用○李嘉會曰兵事寧尚威武敵捷必以進退疾徐疏數教民者觀武王伐商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兵在於結陳之固進退之齊武侯八陣進則皆進止則皆止所以不可破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終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者由此而已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貉音陌）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王昭禹曰攻鬬而冒矢石人情之所不欲馳騁而逐禽獸人情之所同欲以情之所不欲者寓於所同欲之閒此人情樂爲之用而四時教戰所以皆寓於田

愚按鳥獸之害人者必然後人得平土而耕之獵獸於田亦見害去而利可興之意

項氏曰春田謂之蒐蒐擇也春恐害物故擇而取之不盡不殺胎不夭夭不覆巢不取麛卵是蒐也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暴天物者不以禮蒐而取之敬且有禮矣（曰大閱賈氏）○鄭鍔曰將田之初有司行表貉之祭司馬以軍法誓民所謂有司者肆師甸祝也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此二官明矣鄭康成以爲大司徒考大司徒無表貉事其說

非也○鄭司農曰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
鄭康成曰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薛平仲曰表貉而後誓
可以肅衆○鄭康成曰誓民誓以
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
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
○鄭鍔曰雖敎之有素一旦出田野臨干戈安得不三
令五申之此司馬所以誓之也○賈氏曰誓民卽大閱羣
吏聽誓於陳前鼓者卽中軍以鼙令鼓鼓人三鼓以下○
鄭康成曰萊者虞衡守禽之厲禁旣誓令鼓而圍之遂蒐
田
也○鄭康成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
皆殺而火止獻

周禮訂義卷四十八　四

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
私其豵獻肩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　王氏曰
社者土示也○賈氏曰此祭社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
祭社也

中夏敎茇(蒲末反)舍如振旅之陳

鄭鍔曰詩曰召伯所茇又左傳云晉大夫茇舍從之凡言
茇者皆草舍也敎茇舍者敎以草止之法軍行
而草止未有營壘之所草止之地防患尤嚴防患之道夜
事尤急敎之無素則是以衆予敵矣敎茇舍獨於中夏以
月令考之孟春草木萌動季春生氣方盛惟夏之時生於
春者至是益長長於春者至是益茂軍屯其中患生不虞
又況莫夜之時

羣吏撰(仕轉反)車徒讀書契

賈氏曰羣吏謂軍將至伍長各有部分皆選擇其甲士步
卒之等
鄭鍔曰晝而戰目足以相識至於夜則惟以耳相聞苟不
辨其號名則無以爲別故命羣吏各撰述其車徒之數以
知多寡之目又讀誦其書契之文以辨名號之用軍中之
書契如後世所謂尺籍伍符先儒謂師田之簡稽疑簡稽
不可謂之書契撰者述陳之義語曰異夫三子者之撰謂
述陳爲撰也先儒讀曰筭然有改字之嫌讀其簿書之籍
使知其或用名或用號以爲別目見耳聞名已習熟則草
舍雖在深叢翳薈之中聞其號名皆知其爲某人

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
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

周禮訂義卷四十八　五

賈氏曰辨名者此帥以門名已下是也○黃氏曰號名爲
夜事今軍夜有號康成以爲徽識拔之以備死事夫徽識
綴於膊上夜事將何以辨
鄭鍔曰帥爲六軍之帥公邑閒田謂之縣小
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
野六遂也或以門或以號或以邑或各
以其名皆有一定之稱爲主將者名號若此爲卒伍者從
而稱之耳聞而心知心存而意屬莫夜之間亦識所從矣
帥以門名蓋門者人之所由以出入帥者人所由以進
退取象猶門也縣與鄙一爲天子之吏一爲公卿王子弟
故各以其名所以別異其爲某縣某鄙之人大夫用號者
則爲美稱也鄭謂公卿大夫其身在朝其臣在采地若公

山弗擾之類是以家號爲名也（項氏曰若費若成○易氏曰以見平日訓治之素）六鄉有六州長鄉之軍法至州而成故以其州之名名之言某州之師也（鄭康成曰鄉則有鄉射東郊[illegible]人是也○賈氏曰鄭司農人皆當時鄉名）六遂於鄰長言邑中之政於里宰言掌比其邑之衆寡於遂大夫言凡爲邑者此六遂爲邑之證也故言其邑之師○黃氏曰縣鄙遂兵州六鄉餘兵居四郊者比閭族黨州猶鄉法也獨不爲鄉耳故稱州焉甸稍縣都皆野也甸以縣鄙見稍以家見稍不爲家縣都不爲鄙則亦爲邑天子使吏治之而通稱爲野王畿之兵盡在此矣都鄙自有主者○鄭康成曰百官以其職從王者○黃氏曰百官有軍事在軍者各象其事以爲號名○鄭康成曰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謹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

愚按茇舍之教乃下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假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也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徵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爲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諜亍事先儒不知夜事與夜戰不同多以管仲內政之作使之晝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引證司馬夜事在於休兵管仲夜戰所以用兵豈可同日語

其他皆如振旅

王昭禹曰若平列陳與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然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餘若反）

王昭禹曰夏苗在田如草而已爲苗除禽獸之害故也如蒐之法則其他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之類皆與蒐同○鄭康成曰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取物希皆殺而車止（賈氏曰[illegible]故取獸少）○王昭禹曰夏田以車爲主以物生於春長於夏以車驅逐而取之其利密於春之用火矣以東山之詩攷之其言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茇舍夜事宜用車矣○鄭康成曰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賈氏曰[illegible]）○王昭禹曰享礿則所謂以禴夏享先王○鄭鍔曰礿以飲爲主四時之享皆用焉此中夏而享礿非常祭也蓋因田而享也田已得禽則歸而享祀猶戰而得隽則歸而告廟也然四時之田春秋祭社與祊惟冬夏享廟何邪春田爲民祈秋田爲民報田以民事爲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

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崔氏曰中秋陰氣始肅在於殺物故用治兵爲稱○王昭禹曰旗物以作戰也故於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鄭鍔曰九旗曰常曰旂曰旜曰物之類其義不一自王而下以至於百官分而載之各寓意義於其間非苟然也得天而久照者日月之常治兵載大常所以見王者有常德而立武事之至八旗之畫皆二物旂獨畫龍相交非也文與蛟同諸侯於國有君道龍之象也入朝有臣道蛟之象也所以載交龍之旂熊虎之猛百獸畏之軍吏皆六軍之帥當以入爲先載熊虎之旗使將卒見之成而[illegible]不[illegible]物純而不雜也師都則公卿大夫王子弟之有都鄙者也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illegible]帛之旜此言

鄉遂又言郊野則師當爲都鄙之吏明矣雜帛爲物則雜
而不一也鄉之分而爲六其民散而爲比閭族黨之名遂
之分而爲六其民散而爲鄰里都鄙之號可謂雜而不一
矣所以載雜帛之物雖有甲以自衛蛇有螫以毒人皆北
方之屬也天地之氣始於北方幽隱之所聚而龜蛇者至
幽陰之物畫之於旐以示夫殺氣之所始也先能自衛者
然後可以殺敵所以載龜蛇之旐書曰我則鳴鳥不聞謂
鳳也隼之物爲摯宮而貪殘之鳥也詩云鴥彼飛隼其飛
戾天易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彼乃鷹鸇之類安可與
鳳爲伍邪此言鳥隼說者皆以爲鳳及隼疑當爲鷹隼也
與隼共文不可謂之鳳明矣交龍取其能變化熊虎取其
有威龜蛇取其能自衛則鷹隼取其勁疾矣百官者六鄉
之屬欲其臨事之勁疾所以載鳥隼之旟凡行左青龍而

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謂此四者然軍法正成於鄉遂
而鄉遂大夫乃不預四旗之列而載物者說者謂其衆已
屬於軍吏已無所將故也凡旗皆謂之載者言載之於車
上也既有旌旗又有小徽識之上各書其事與號以爲別
識也〇鄭康成曰[illegible]司常謂之畫此謂之書王安石謂書
詳於畫既書又畫使人易辨而已余以爲司常指大閱而
言此指治兵而言大閱畫治兵書各有所主不一法也
薛氏曰大閱閱軍實而已治兵則軍法在焉軍法行前朱
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諸侯載交龍之旂於左軍吏
載熊虎之旗於右百官載鳥隼之旟於前郊野載龜蛇之
旐於後鄉遂師都載旜與物於其旁然後王載大常於其
中而加高焉故曰招搖在上此治軍所以有軍法也大閱
則閱軍實而已孤卿建旜孤卿之常及治兵之際向之孤

卿即謂之師都故師都亦載旜大夫士建物大夫士之常
及治兵之際向之士大夫即謂鄉遂大夫士之師衆者矣
故鄉遂亦載物大閱之師都建旗治兵之軍吏載旗者蓋
師都軍吏皆以孤卿爲之所以皆有取乎旗大閱之州里
建旗治兵之百官載旟者蓋州里之長即爲軍中之百官
所以皆有取乎旟至大閱則縣鄙建旐治兵則郊野載旐
蓋田役軍旅皆王之事雖命服不同而同於四旂其所辨
者有名號存耳若夫大閱有師都而無軍吏治兵有軍吏
又有師都蓋師都所以治徒者也軍吏所以將卒伍者也
大閱以治徒役爲主特有師都而已治兵以將卒伍爲主
亦治徒役者也故軍吏師都並立焉大閱師都之所建治
兵軍吏之所載皆熊虎之旗則大閱所以威衆者師都也
治兵所以威衆者軍吏也皆以孤卿爲之故其序在州里
鄉遂之上謂之吏則任以事也謂之師則帥其衆也謂之

都自采地言之也
王氏詳說曰九旗之用凡有所將者有所畫則日月交龍
熊虎鳥隼龜蛇是也無所將者無所畫通帛雜帛全羽析
羽是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夫六鄉六遂三等采地
之大夫咸在師都將都鄙之兵州里縣鄙將鄉遂之兵此
師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旟縣鄙所以
有龜蛇之旐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此所以建旜建物也
治兵之時孤卿大夫士不必盡出所以從王者百官也命
鄉之爲軍吏者三等采地及鄉遂之兵皆屬於命卿矣雖
師都不過載通帛之旜鄉遂不過載雜帛之物至於郊野
雖有龜蛇之旐邑外曰郊郊外曰野特四等公邑之大夫
將四等公邑之兵以四等公邑之兵不屬乎命卿故耳是

以司徒於軍旅田役以旗致萬民鄉師於四時之田以司徒之旗致衆庶而鄭氏皆以爲熊虎之旗且司徒卿也鄉當建旜而必建旗以其於師田則爲軍吏矣此熊虎之旗在司常則列於旜物之下在司馬則列於旜物之上豈非以所將爲王乎

總論

鄭鍔曰司常之大閲自王與諸侯而下有孤卿有大夫士有師都有州里有縣鄙先儒之說曰師都者六鄉六遂之大夫也州里縣鄙者鄉遂之官互見約而言之也且大閲之時内而國中外而鄉遂而都鄙公邑之兵宜無不在安有朝之孤卿大夫盡出而下則六鄉六遂之大夫不出焉又其下則止於鄉遂之官而已矣鄉遂大夫與鄉遂之官不過皆鄉遂之吏既曰師都又曰州里又曰縣鄙寧非

雜而無辨乎大司馬之茇舍自帥而下有縣鄙有家有鄉有野有百官先儒之說曰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之臣鄉謂州長至比長野謂公邑大夫且自内而外則六鄉也六遂也家邑也都鄙也是其序矣今先言六遂之縣鄙後及大夫之家邑又其後乃及六鄉又其後乃及野之公邑又其後乃及百官而都鄙不與焉又所謂縣鄙者不謂六遂之屬耳特言各衆其名家也野也百官也人非不衆反不以名言之豈非雜而無辨歟大司馬治兵自王與諸侯而下有軍吏有師都有鄉遂有郊野有百官先儒之說曰師都者遂大夫也鄉遂者鄉大夫也郊者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者公邑之大夫也且師都之名一耳於大閲以爲六鄉六遂大夫至是又專指爲遂大夫何也六鄉有鄉大夫經之明文也至是又以鄉遂皆爲

鄉大夫何也鄉遂可謂之郊野公邑閒田亦可謂之郊野至是分郊以爲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分野以爲公邑大夫何也豈非雜而無辨歟蓋成周法制如織有經司常之大閲王也諸侯也孤卿也大夫士也不言可知若所謂師都者都鄙之長耳所謂州里者六鄉之吏耳所謂縣鄙者六遂之吏耳何以謂師都爲都鄙之長蓋四百里之小都五百里之大都皆衆之所聚也自其有先君之主言之曰都自其人民爲甚衆言之曰師則師都者非六鄉六遂大夫明矣何以謂州里爲六鄉之吏蓋一鄉者五州之積里者即民所居之稱州長言大攷州里鄉師言受州里之役要皆指六鄉言之則州里非遂之官明矣何以謂縣鄙爲六遂之吏蓋一遂者五縣之積遂有縣正有鄙師故通以縣鄙稱之遂爲縣鄙猶稱州里知其爲鄉也則縣鄙者非

鄉之官又明矣大閲之際内而六鄉外而六遂遠而都鄙皆以兵從其爲法制甚不亂也今謂師都爲六鄉六遂大夫安得不雜而無辨歟雖然大閲有縣鄙茇舍亦有縣鄙其名則同其人則異夫茇舍與大閲法制如一所謂師都即孤卿耳百官即大夫士耳鄉以州名即六鄉耳野以邑名即六遂耳家即大夫之有采地者耳若夫縣鄙則公卿王子弟所治之地與大閲之縣鄙異也蓋稱縣鄙固有二說以六遂之中有縣正有鄙師故舉縣鄙以名六遂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而大都在王之鄙故公卿王子弟所治之地亦以縣鄙名之是其名則同其人則異今攷大閲之縣都知其爲公卿王子弟之所治者以其序在家鄉野之上由小大之序知之非特小大之序可知觀經言各衆其名亦可以見何則遂之縣都統於一遂不當以各言之惟都

鄙然後可以謂之各蓋各象其名則知所謂縣者自是小都所謂鄙者自是大都也非特芟舍與大閱法制如一乃若治兵之制亦然何則治兵所謂軍吏即大閱之孤卿與芟舍之帥也所謂百官即大閱之大夫士與芟舍之百官也所謂師都即大閱之師都與芟舍之縣鄙也所謂鄉遂即大閱之州里縣鄙與芟舍之鄉及野也若夫郊野則指公邑閒田之吏而已與鄉遂之郊野異矣蓋內而鄉遂外而都鄙皆有閒田天子使吏治之謂之公邑縣師六官所謂甸稍郊里之地域是也其地皆在郊野故總而名之耳然於大閱於芟舍皆不預者非在此不用其兵在彼不聽乎役也蓋內而鄉遂外而都鄙衆無所不起則公邑之師理無不起而經俱不言者舉內外以包之也由是言之周家之制可指而數未嘗雜而無辨[illegible]

遂以彌田如蒐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音方]

鄭康成曰秋田爲獮獮殺也[○鄭鍔曰秋氣肅殺故田以殺爲主]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illegible]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illegible]

中冬教大閱

鄭鍔曰春秋凡書大蒐大事大閱皆謂事之尤大也左氏爲之說曰大閱簡車徒也以大司馬觀之春教以鐃鼓夏教以號名秋教以旗物至冬農隙則合三時所教者大習之故名曰大閱矣止簡車徒而已[illegible]

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

鄭康成曰羣吏鄉師以下、鄭鍔曰戰必有法法不修則廢未閱之前先戒之使修其法如鄉師四時之田前期簡鼓鐸旗物修其卒伍之類是也戰法既修然後合衆庶以出田

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

鄭司農曰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田卒汚萊○易氏曰表以步度之步長六尺百步則一爲三表是三表相去二百步又五十步爲一表則四表爲二百五十步矣大閱必用四表所以寓王者節制之師而大武之四表實象之蓋周都西南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北出矣振之而駟伐則有振鐸作旗之義歷二表三表而至四表則再始以著往者也商都東北四表在北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復亂以飭歸則有鼓退鳴鐃且卻之義歷三表二表而復於一表則樂終而德尊者也大閱亦然賈氏乃謂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與樂記之言不合樂記言大武則周家一代寓兵之良法當以樂記爲正武謂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閱之衆若以開方論其勢誠窄若據虞人萊所田之野則迥野左右何有紀極鄭氏謂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未聞則六軍分行左右開張取其容六軍之衆不以步數拘也如此則地勢廣袤豈止容六軍而已[illegible]

鄭鍔曰凡此萊野立表仆旗聽誓鼓行以至於擊刺如戰
之陳皆四時敎戰之常法不於振旅茇舍治兵述之獨詳
具於此蓋以明其爲大閱故也
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
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李嘉會曰四表止於二百五十步坐作進退步行趨驟爲
力不勞執範易習民之左右顧瞻皆其鄉黨鄰里自然情
親勢一敵不可乘此古人結陳堅固也○易氏曰及田之
日司馬建熊虎六斿之旗於虞人所設後表之中據樂記
舞而言則後表當是在南一表於是羣吏如鄉師以下以
其旗物及鼓鐸鐲鐃等各帥其民而致於大司馬○鄭康
成曰質正也弊仆也○易氏曰質明仆旗猶有後至者是
慢令也○王昭禹曰前期既戒衆庶矣又後至焉故必誅

軍法後期者斬而此言誅則方致民也下文言不用命者
斬則知言誅未遽以死殺之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田之所
習無非戰法故車徒之所陳皆如戰之陳焉○鄭康成曰
皆坐當聽誓也
黃氏曰自此以前皆司馬主之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鄭康成曰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易氏曰衆
庶已集命之皆坐於在南之一表羣吏聽誓則自軍帥而
下皆南面向表誓于陳前○王昭禹曰以小司徒致之乃
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特掌其戒禁
而已未嘗掌誓記月令者謂司徒搢扑北面以誓誤矣士
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軍旅則誓衆者士師也
○黃氏曰戡誓書所謂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蓋自

此始以軍法用人之死
鄭鍔曰坐而聽誓斬牲以徇所謂三令五申也今見於司
馬法曰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其慮也商誓於軍門之
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車
徒皆坐使羣吏聽誓者羣吏各帥其衆有誓而羣吏聽之
則傳達於所統之衆簡而易知無敢不從矣○鄭康成曰
斬牲者小子也○王氏曰使民以其死刑誅不如是之嚴
則民弗爲使矣然前期戒衆庶而後至可誅既陳而誓然
後不用命者可斬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
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音鹿）鐸羣吏弊旗車徒
皆坐
鄭康成曰作起也

愚案中軍自注以爲中軍之將後之說者以大將之車
將自居中所謂居鼓之將自擊此鼓節制三軍雖王親
征亦自擊鼓漾引左傳郤克傷於矢援枹而鼓之趙簡
子伏弢嘔血鼓音不衰爲證至鼓人指爲軍將師帥旅
帥不思軍將自執晉鼓不執鼙而執鼙自是旅帥所以
易氏謂旅帥居軍師之中故曰中軍若以中軍不可指
爲旅帥只云中軍之將雖執晉而晉以鼙爲令者蓋晉
以進爲義軍將鼓其晉孰敢不進度未敢進而鼓動寧
免拂乎人情旅帥爲百人之長下察人情知其可進以
鼙令鼓然後中軍執鼓之人三鼓以進之則車徒皆作
可使之同心同力勇進而不怯矣
易氏曰中軍以鼙令鼓則旅帥執鼙者也以旅帥居卒伍
軍師之中故曰中軍鼓人皆三鼓則軍將之執晉鼓者也

司馬振鐸則兩司馬之執鐸者也鼓行鳴鐲則公司馬之執鐲者也（鄭康成曰伍長一曰公司馬）當是時旅帥以鞞令鼓故軍將三鼓而作之兩司馬振鐸以通之可以作矣故羣吏作旗車徒皆作既作矣軍將又鼓以行之公司馬又以鐲而節之可以行矣故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既止矣軍三鼓以警之兩司馬摝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此謂自南表以至向北之二表所以象武始而北出觀兵於盟津之時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鄭康成曰趨者赴敵尚疾之漸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易氏曰言驟趨則士卒赴敵之心固勇於車徒之行者矣然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而軍將三鼓以警

之兩司馬又摝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曰坐作如初此謂自二表以至向北之三表所以象再成而滅商戰勝於牧野之時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易氏曰於是軍將又鼓以作之則車爲之馳徒爲之走（王昭禹曰[illegible]）言馳與走則士卒赴敵之心尤勇於車驟徒趨者矣然亦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則教習已備而無事于坐作之節但止之而已此謂自三表以至向北之四表所以象三成而南克殷有餘力功成而反者也

鼓戒三闋（苦穴反）車三發徒三刺

鄭康成曰鼓戒戒攻敵○王昭禹曰鼓聲止謂之闋○易氏曰至此則鼓已三闋車已三發徒已三刺於此皆戒焉

○鄭鍔曰每鼓一闋則車一發而徒一刺至三而止是謂節制之兵三發即書所謂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三刺即書所謂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之意（○易氏曰公二鼓不在於二則所謂之正也故大閱之數表爲三表鼓車以三發徒以三刺坐作以三而爲之止皆三之爲節也）

乃鼓退鳴鐃且郤（起略反）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鄭康成曰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爲止之也○易氏曰謂至北之四表軍將即令鼓以退之公司馬復鳴鐃以郤之於是軍吏士卒回身向南而立復行至表皆爲之止坐作如初此又謂自北之四表以至三表二表而復於向南之一表皆如上文之坐作其異者廢鐲鳴鐃而已所以象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者也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

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

賈氏曰遂以狩田已下總論教戰訖入防田獵之事○鄭康成曰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王昭禹曰以大獸公之以人[illegible]取之大者以[illegible]）○賈氏曰六軍分三軍各處東西爲左右各一門（[illegible]）○鄭鍔曰軍中用轅以爲門此乃用旌爲和門何也以車爲藩則仰轅以爲門蓋軍行偶有所止則然也設爲和門者田而教戰欲使衆心之和一也

愚按門分左右則人分彼此相勝相爭由此而生名門皆曰和欲其進退由禮心無所爭則和矣

鄭康成曰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王昭禹曰敘者前後之倫也出以先後之倫則行者有敘而不亂矣然不先正其左右之行列將欲敘之有不可得故先分左右以陳

其車徒又使有司平之使各當其分然後由左右而出者其行列皆正矣有司鄉師也以鄉師正掌田法而修其卒伍故平其左右之行列屬於鄉師也[illegible]○王昭禹曰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蓋旅師所建之旗也四兩爲卒五卒爲旅此旅師所建之旗所以居於卒間以分地而調其部曲也[illegible]○鄭鍔曰司馬以旗分地爲二必以百步爲準者近則七卒無所騁其能遠則首尾不相應也[illegible]○鄭康成曰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illegible]

險野人爲主易以豉反野車爲主

黃氏曰大抵兵分合爲難分合有奇正而以野之險易其宜然則一車三十人定法也增減進退其法默存乎其間鄭居前之說未必盡然[illegible]○陳氏曰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齎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偏則車也伍二十五人伍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illegible]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易氏曰驅謂驅禽獸使趨於圍逆謂逆禽獸使不出圍[illegible]○王昭禹曰既陳則行列

正矣然後可田焉故設驅逆之車者田僕也校人則帥之而已故校人曰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則將田矣於是禱祭焉故有司表貉于陳前即甸祝掌表貉之祝號是也○李嘉會曰表貉者警人而欲其無慢心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易氏曰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如習戰之時則師田之法一焉○鄭康成曰羣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進行也○鄭司農曰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肩于公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illegible]獲得也

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illegible]

及所弊鼓皆駴胡楷反車徒皆譟素報反

鄭康成曰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illegible]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䥶譟亦謂喜也[illegible]

徒乃弊致禽饁[illegible]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王昭禹曰冬物成而多可取者衆故以徒爲主凡田用火用車用羅非不用徒也特所主者有異耳○鄭康成曰徒乃弊徒止也○黃氏曰徒取禽車列陣不動雖戰亦然至此徒止遂獻禽○鄭康成曰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易氏曰春社夏礿秋祊不言入獻禽而冬烝獨言

之者以外行致禽饁郊之禮然後獻禽於宗廟故謂之入○鄭鍔曰此戰勝而歸獻捷於廟社之意也郊言饁獸烝言獻禽豈用大於郊而用小於廟列而言之則禽獸有大小之殊合而言之獸亦可謂之禽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田法大率詳於冬狩以文意攷之亦四時所並用也請以蒐田明之其曰執鼓執鐲而繼之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者即冬狩所謂中軍以鼙令鼓以下爲一節及三鼓以下爲一節坐作如初乃鼓以下爲一節是也其曰有司表貉者即冬狩所謂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又曰有司表貉于陳前是也其曰誓民者即冬狩所謂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徇是也其曰鼓遂圍禁者即冬狩所謂中軍以鼙令

鼓車徒皆作繳之以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鼓遂圍禁是也苗田獮田一如蒐田但大閱之禮其徒車爲甚備耳

陳及之曰四時教習遠如都鄙皆調發之大都之地去王城五百里則一年四次習於國內比屋竭作歲歲如是而民不亦勞乎大司馬欲盡辨旗物號名之用故併師都鄙野言之其實司馬所教者止鄉遂之人也而又便則之亦不一時俱起王畿之内鄉黨之間皆有習射之地歲時因民聚會而教之則民無道路之苦國家無煩擾之政而民皆精練矣詩云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則周制田獵或盡習於東都也蓋宣王以王城之內東去王城遠甚恐民有來往之苦遂大會于東都所謂因田獵而選車徒也

楊氏曰春秋大閱一蒐五治兵一狩二得禮乎曰何禮哉先王於閒暇無事之日修其軍禮所謂振旅芟舍治兵大閱之政講焉鼓鐸旗物名號戰法之用熟焉禽獸之害物者與其時之可殺者得焉得之之道又有節焉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得不敢先享必獻於鬼神焉是則先王之時田禮一舉而有六善豈徒好兵而禽獸之獲哉今魯之大閱與治兵蒐狩之舉是未嘗求先王之善意縣師曰掌邦國田役之戒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大宗伯曰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魯之治兵不掌於縣師不受於司馬不同於宗伯此春秋所以不與也

林椅曰周家因祭祀而用田因田而教戰王與諸侯軍將之旗鼓特建之以教戰陳之法王與諸侯不必親亦不必成軍也如今教習必立六纛五方旗之類又司馬百步爲

一表爲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爲一表則三百五十步耳步兵前後左右各二步車易戰之法五車爲屯十車爲列前後相去三十步左右十六步險戰之法十車爲聚十二爲列前後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皆半之又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度百步一表則可教者僅一旅鄉師出田法于州里遂師審其誓戒都司馬家司馬以國法掌其政學則是一旅以上隨處自講可也至大軍旅則合而用之所謂及師大合軍是矣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易氏曰及者繼事之辭未有師也謂時田以習戰以爲用師之備而已○王昭禹曰及師大合軍謂命將或王親征之時○鄭鍔曰大合軍旅非以肆暴也以行禁令所以申明乎九法也以救無辜所以明王者之仁也以伐有罪所

以明王者之義也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易氏曰若有強梗弗率者負固弗服者與夫侵犯王略而自干天誅者天子於是親帥六師方伯連帥從焉謂之大師大司馬掌其戒令則方伯連帥以至軍將師帥莫不受戒令焉[illegible]〇鄭康成曰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illegible]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illegible]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illegible]〇李嘉會曰涖大卜釁主及軍器惟大師則有之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鄭司農曰致謂聚衆也〇黃氏曰致於王也故建大常比軍衆謂各以其黨相聯合也鄭謂鄉師致民於司馬非鄉師致六鄉之民於司徒此當有邦國都鄙何稍之民稍人受法于縣師作其同徒輦輂帥而至者[illegible]〇鄭康成曰比校次之也[illegible]〇鄭鍔曰誅後至[illegible]後其不率而後期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
易氏曰及其成陳而戰也巡其陳之隊伍疏數與夫車徒旗鼓之出入莫不眡之[illegible]〇鄭康成曰事謂戰功也〇王昭禹曰眡其鼓鐸鐲鐃旗物車徒坐作進退之事有功者賞逆命者罰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鄭康成曰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〇鄭鍔曰軍行必聽同律而鉞者大將所執也有功則執律者示師出以律而取勝也陽六爲律左陽也故左執之鉞所以主殺陰也右亦陰也故右秉之[illegible]〇鄭康成曰先猶道也〇易氏曰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illegible]〇賈氏曰趙商問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獻于祖與此異鄭荅曰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illegible]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鄭司農曰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敗於殽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illegible]〇鄭鍔曰無功非王之故也司馬不能致果以殺敵也故自厭損明己之威令不伸以致然也不言無功見王師無敗績之理[illegible]社[illegible]〇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王歸於廟與〇黃氏曰司馬教戰有功無功皆其任也執律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先王有其事而無其心厭而奉主車先王有其禮而無其事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鄭康成曰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illegible]〇王氏詳說曰成周之時其

待士庶子也至有功則飲之食之有不幸之事則弔之勞之外饔云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是饗之以食也酒正曰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是饗之以飲也此曰弔曰勞直謂車甲間有不幸之事

大役與（音預）慮事屬（音燭）其植（直吏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

劉氏曰若國有城邑之大役司徒司空計慮其事則與焉〇鄭鍔曰觀左傳宣十一年蔿艾獵城沂昭三十二年士彌牟營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凡大工役不可不先慮其事也大司馬與慮於未興工之前及興工則屬其植工已畢則受其要始焉慮之既已計其工役之用終焉不可不會計其致也司農謂植爲部曲將吏引左傳云宋城華元爲植（[illegible]）而康成謂植爲築城楨榦執是蓋以木之植者謂之植則植者楨榦之木可植於地以築者也築者以植爲主未嘗聞部曲將吏其名曰植者也（[illegible]）始焉慮其事中焉屬其植（[illegible]）終焉受其要（[illegible]）則本末纖悉無不周知然後可以待致功而行誅賞焉（[illegible]）違者有誅勞者有賞言賞而後誅大役既事行賞爲先不得已而後有誅也〇王氏曰大司馬於大役與慮事欲知其故之可否屬其植欲知人之多寡受其要欲知其功之等差事成而致之以行誅賞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帥師以從王〇王昭禹曰諸子之職曰若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在司馬也（[illegible]）

（[illegible]）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鄭康成曰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〇鄭鍔曰賓燕之射用鄉大夫爲耦惟大射用諸侯以其射禮之尤大故也觀禮樂者必以射射而有耦則揖遜而進威儀可觀而射之能否亦易辨也大射六耦皆用諸侯使之同心一德以尊天子合謀并力以敵王愾也二人爲耦二耦同射一侯則十二人也射人掌以六耦射三侯合其耦者乃在司馬以其掌九法足以馭諸侯故也

大祭祀饗食（音嗣）羞牲魚授其祭

易氏曰大祭祀謂廟享之禮饗食則禮公侯等於廟〇鄭康成曰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illegible]）〇鄭鍔曰先儒謂司馬授之司馬夏官陰氣所起魚水物亦陰類故也竊謂魚者沉潛深渺之物夏官之政足以及深遠則雖沉潛隱伏者可得而制之（[illegible]）〇劉迎曰魚者易潰之物而不可擾也魚擾之則潰民擾之則離大司馬之於民作其徒役而用之於師田易以擾之故耳此祭饗所以命羞魚牲者不擾之意默寓於中

大喪平士大夫

易氏曰平則正喪禮之職與其位也（[illegible]）

喪祭奉詔馬牲

鄭康成曰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鄭鍔曰馬則夏官所掌故喪祭奉其牲以詔告乎神

小司馬之職掌

鄭康成曰此下字脫滅札爛又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賈氏曰小祭祀已下皆蒙此小字對大司馬大祭祀之等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易氏曰已上官闕而列於司馬之後者以序官知之也義見序官[illegible]

愚案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於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九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軍以賞爲先故司勳列職在前〇鄭司農曰勳功也此官主功賞[illegible]

陳君舉曰六功戰居一焉而司勳隸政官何也軍政賞不踰時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復而壅底之患生況有害功者乎

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鄭康成曰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〇[illegible]等猶差也〇鄭鍔曰功有小大地有美惡須之之法以功爲差而已觀羣臣之功有爲王而立者有爲國而立者有爲民而立者有興事者有致治者有力戰者隨其功而目之因以第其高下而爲之等然後須以地爲謂之等其功

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鄭鍔曰王功者輔成王業勤勞王室輔幼孤以嗣王者之緒明王道以成王者之治即是功而謂之勳勳有薰烝之義謂其功之大薰烝宇宙上達于王也周公之有大勳勞是已國功者國爾忘家盡瘁事國凡所施爲無非爲國計者即是功而謂之功功者事有成效之義[illegible]獨此名曰功蓋人臣立功正以保[illegible]王國爲主進而上名以勳功不足道也抑而下則曰勞曰力之類皆不足正名其功也惟爲國而有成者正可謂之

功如九旗皆旗獨熊虎則正名曰旗五侯皆侯獨侯服則正名曰侯之類民功者害爲民除之利爲民興之或便於昔而不便於今則爲民革之或興於前而廢於後則爲民舉之即是功而謂之庸庸者用也用者通變之義治民者貴能通變以盡利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能通變者斯可以爲民功也事功者或從王事或任國事或有所營爲或有所創制黽勉從之不畏其適我也即是功而謂之勞勞有經營艱苦之意也詩人於從王事則歎其賢勞於遠行從政則閔其勤勞任其勞者斯可以爲事功治功者或平水土或辟草萊或任土地或疏導溝洫即是功而謂之力力謂其用力以作爲也記曰小孝用力傳曰小人勞力孟子曰或勞心或勞力極其力者斯可以爲治功矣○王氏曰[illegible]盡力[illegible]定也戰功者戰以伐謀爲上而以伐兵爲下以正合以奇

勝執俘折馘斬將搴旗奏愷而旋者是也即是功而謂之多多者算數過人之義人算其一我算其十人算其百我算其千出奇無窮人莫能測以多算勝者斯可以爲戰功矣多之爲義惟戰功可稱周平王錫晉文侯曰爾多修扞我于艱史書周勃之功曰至城下爲多當馳道爲多皆指言其戰功而已[illegible]凡是六功各正其名隨名頒賞賞典重輕自然各適其當別而言之有六者之殊合而言之總以功名之可也[illegible]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鄭康成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illegible]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王氏曰大烝冬之大享當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鄭鍔曰大常之書司常之職也大烝之祭大宗伯之職也司勳知立功之人當銘則詔之使銘當祭則詔之使祭銘於大常使與日月同其久也祭於大烝使與祖宗之神同享乎盛祭也可以見其報之之厚○王昭禹曰必使司勳詔之則以有大功者其貳藏于司勳故也

大功司勳藏其貳

鄭康成曰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鄭鍔曰秋官司約掌治功之約六功之約宜司約之所藏也先王之心猶慮夫約之或亂則失報功之心故凡六功之貳皆藏于司勳苟司約亡之其貳可攷於此則記功之心不替也藏其貳以爲賞功之據

通志堂

掌賞地之政令

易氏曰賞之輕重眡其功此所以爲賞地之政令○鄭鍔曰賞之以地治其職役之征以授之故掌其政令

凡賞無常輕重眡功

鄭鍔曰賞典之行何常有一定之制或輕或重視其功之大小而已此頒地之法所以盡至公也○王氏曰事勞若一時有劇易戰多若一敵有強弱若此屬不可爲常故輕重眡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

鄭康成曰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王氏詳說曰周禮所謂三之一者見於大司徒又見於大司馬其說有二初不可槩論夫司馬所謂下地者參之一謂下地授田百畝萊二百畝一年耕之二年休之此一[illegible]鄭鍔曰賞地非田也田無不可耕之理也有可[illegible]也有不可皆二分而一可食則一分可耕之[illegible]也大司徒言諸侯之地

四百里諸伯之地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謂諸伯受其二而以一歸之天子此又一說也此所謂頒賞地參之一食當以大司徒所載之說先鄭謂不以美田爲采邑失之矣有功之臣賜之以下地豈成周重功臣之本意哉大抵先王之制外而五等所封之土亦以其餘入於天子公之五百里其所入者半侯伯所入者三之一子男所入者四之一內而二等所食之采地亦以其餘入於天子百里之地凡四都所入者一都五十里之地凡四縣所入者一縣二十五里之地凡四甸所入者一甸此無他尺地莫非王土耳

惟加田無國正征音

鄭鍔曰若有大功旣賞以地又有加賜之田則無國征凡賦役皆免所以優有功而厚報之也蓋賞地在遠郊遠郊二十而三固有征也加田則出於常制之外不敢取其征非有大功者不足以預此○王昭禹曰[illegible]之家受田百畝征之則有常法矣加田所以優其功也又何征之有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illegible]

薛平仲曰賞典所以振士氣故司勳之官不可緩馬材所以謹戎備故馬質之官亦不敢後先王於歲時稽鄉遂之牛馬以辨其可任之物馬之在民固無不足之慮而公馬之備闕不以責乎民而取材於公以給之是以有馬質以視其材之高下任之能否賈之多寡由之以別用之緩急由之以定而馬固各適於用矣然馬質宜校人之屬今以中士之卑特先於校人中大夫之尊者蓋掌主馬之政而詳及於六馬者校人之官固在所當重量三馬之材惟急於戎馬者馬質之官實在所當先先儒謂司馬主軍法序官前後不以尊卑爲據直取其事急者居前事緩者居後其有見於此

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illegible]

易氏曰此言市馬之政○王昭禹曰戎馬謂共戎事之馬田馬謂共田事之馬駑馬者馬之賤而共冗事者也[illegible]○易氏曰物云者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其用各有等其材各有宜故皆以三物量之有物則有價故謂之賈○鄭鍔曰校人所掌者六馬質人以質馬爲職只量三物何邪蓋種馬齊馬道馬欲其上善則育其種於國戎也田也駑也三馬所用爲甚衆買於民以供用馬質所買者買於民也故旣視其三等之物又從而量其尺寸以知其所宜用或可任以戎者或止爲駑以供雜用者量其高下又因以知其價[illegible]

綱惡馬

易氏曰此言養馬之政○王氏曰綱謂以縻索維之所以制其奔踶也[illegible]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賈氏曰所受之馬謂給公家之使○王昭禹曰書其齒者書其齒之數書其毛者書其毛之色書其賈者書其賈之直將以防其養視之不謹使以其物償之也[illegible]

鄭司農曰更謂償也○李嘉會曰受馬於官未及旬而死安知非前之所養者失其職必欲後之所受者備償其色

不得無難乎蓋前者失其養則後者不當受旣受而馬死必後者失職也責其備吏則授受之時致養之際必不苟矣若夫旬之外死止以物色相類者入焉至於二旬之外惟入馬而不拘以物色矣馬質云者如今之馬博士善曉馬病善療馬疾醫治巳久知非所養者罪也

鄭康成曰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 [illegible]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黃氏曰此亦頒馬之政○鄭鍔曰馬之駕車欲其如一我事欲其齊力國事欲其齊足於能行之初則用物以齊之因其所任之輕重以別識其強弱蓋不先以任而齊其行則駕車之際強弱不等矣

若有馬訟則聽之

易氏曰聽馬訟則養馬市馬之政皆得其平 [illegible]

禁原蠶者

鄭康成曰原再也○王昭禹曰物有異類而同乎一氣相爲消長相爲盈虛其勢不能兩盛也以天文致之午馬爲綠蠶則馬與蠶其氣同屬於午也辰爲龍馬爲龍之類蠶爲龍之精則馬蠶又同資氣於辰也一歲之中苟再蠶焉則蠶盛而馬衰故原蠶者有禁自非深通乎性命之理者烏能及此 [illegible]

圉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薛平仲曰有司勲以勵戰士有馬質以謹戰備當陳師鞠旅以俟戰也而軍旅所聚不可不量地之所容以嚴其規畫也於是有量人以量之則節制名分之定而人情譁囂之禁蓋有截然不可干者然不寧惟軍事爲然平時申嚴建國之規使內外有定分人心有定守者大抵然也

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鄭康成曰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王昭禹曰掌建國之法則以王國爲主也○黃氏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三三比之是爲方三千里也於是分建侯國畫爲九州牧伯之制詳焉其界域則必因其名山大川○鄭鍔曰九州之制其來尚矣量人分而爲九此主爲建邦國

造都邑而言之司空掌度地以居民欲使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匠人掌營國爲溝涂之制則掌其營造之役乃若量人專主其丈尺廣狹之法以此法分國爲九州使廣狹各適平則於其中可以容建侯國故也建國則外焉營王國之城郭內焉營王后之六宮又量其前以爲朝量其後以爲市使往來有道閭里有巷出入有門通利有渠也市朝之地則一夫道巷則或九軌七軌門則或九雉七雉渠則理孫以行水法皆出於此上言分國爲九州指天下爲國也下言營國城郭指王城爲國也量地廣狹以爲之制此國之常也或謂建國而營城郭不言營王之寢乃言營后宮何耶蓋君治外則有朝后治內則有宮宮與朝雖有內外其尊則均也康成謂后者王與諸侯其說失之造都邑亦有城郭道巷但制度則小耳其說亦然蓋裁酌其制以

授之也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王昭禹曰壘謂軍壁舍謂軍舍○劉氏曰六軍之行則營其所次之壘每軍必有市有朝每州一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各有涂道[illegible]而軍社則有常居之里[illegible]皆是量人制其廣狹也[illegible]○鄭鍔曰營軍之壘舍非徒欲廣狹足以相容又以社主為重所居之處欲其不褻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鄭康成曰書地謂方國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鄭鍔曰王者中天下而立欲通道於四方則邦國之地與天下道路所通之涂數凡有支湊之遠近不可不知也

通志堂

必書而藏於此者以夏官掌九畿之籍而職方氏屬司量人掌其量度之法宜有其書也

王昭禹曰營之則以制其分域量之則以知其所容書而藏之則以備其攷察所謂建國之法如此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鄭鍔曰獻之禮始於祼獻王即以肝洗於鬱鬯而燔之制祭於主前以王爵酌元酒以獻尸后亞獻是之謂從獻在朝事之前祼事之後祭之末有加獻故祭之始有從獻以明祭之終始有隆而無殺然九獻之中不以從獻脯數者與加獻同意也脯者薄析肉為之也燔者加於火而炙之也[illegible]數者多少之目也量者長短之制也[illegible]儀禮所謂脯十脡各長尺二寸是脯之制也燔則不可攷[illegible]祭祀饗賓皆有從獻之禮所用脯膳有數量存焉使量人制之者先王建官有專而用之亦有因而命之如巾車掌路路有鸞之聲因使之鳴鈴以應雞人車僕等萃車以為屏蔽因使之大射共三乏則量人制脯膳之數量者因其掌尺寸量度之法故也

掌喪祭奠竁昌絹反之俎實

王昭禹曰奠謂遣奠竁謂穿土為壙其祭皆有俎實亦必量人掌之者以其制數量故也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illegible]歷而皆飲之

鄭鍔曰祭祀之時又有宰制之禮量人掌量數亦得以飲福記曰宗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夫人薦幣而後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諸侯之禮也陸佃推制祭之節謂諸侯有享牛無求牛故制祭在迎牲之後天子有二牛故祼獻則

通志堂

制祭諸侯之制祭則謂之制天子之制祭則謂之宰異其文者所以別尊卑也其義一耳當宰制之時尸既即席祝乃取斝角詔妥尸詔事則量人與鬱人受舉斝之餘瀝而皆飲之所以受神之福也鬱人之言與此同鬱人掌鬯以求神交神以德也量人制其脯數事神以禮也事之如此其受福也宜均故同飲其斝歷焉者無餘之意以見其受福之盡也先儒與王安石皆以宰為冢宰失之遠矣[illegible]○王氏詳說曰案少牢饋食之禮主人受嘏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量人受斝其亦出房之時歟以嗇黍受祝以爵受鬱人量人況助祭乎記曰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illegible]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量人旣量地以集師旅之衆當其將戰所以必其用命者要必有托以申警之故大司馬則曰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而小子亦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蓋誓羣吏者司馬斬其牲者則小子也斬牲者小子共其牲者則羊人也是以小子羊人次於此焉或曰小子羊人之職皆以祭祀爲首非專取乎軍事不思小子所謂祭祀者必先之以珥乎社稷羊人之掌羊牲亦曰凡祈珥共其羊牲蓋用師之際量人當致壘於軍社之所里矣凡軍之不用命者實於是乎戮之此固二官有托於誓師之先也或者又曰牲之可斬以徇陳者若不特於羊二職必以羊牲者果何意邪羊之爲性嗜死而不爾人之當戰亦欲見危而授命誓師之際豈不切於

通志堂

用哉夫有司勲以謹戰功之賞人心蓋知勸於先矣而斬牲以戒其不用命小子又次之於後焉人心於此孰不樂其賞而畏其戚哉命官曰小子或[illegible]師者之所稱如曰予小子非但以小事爲名也當從識者問之

掌祭祀羞羊肆他歷反羊殽肉豆

鄭司農曰羞進也○鄭鍔曰羊肆者肆解牲體而進之也羊殽者體解折節而進之也肉豆者以羊肉爲醢醢之屬置於豆中者也[illegible]先儒云羊肆體薦全烝也或謂祭宗廟不得有全烝謂肆者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初朝踐則有豚解及饋獻則有體解餕尸乃有熟正禮運所謂腥其俎熟其殽者宗廟之祭不得全烝故謂肆爲[illegible]者解也小子所羞者如此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愚案珥當爲弭如小祝所謂弭兵裁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釁事也易氏說見肆師

黃氏曰社稷五祀皆人所依以生者故皆有禱祈之事祭法聯序與宗伯小子同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二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皆上下通得祭者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雖五耳月令四時祀戶竈門行中霤是也[illegible]

凡沈辜侯禳[illegible]反飾其牲

鄭司農曰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沈浮辜謂磔牲以祭

通志堂

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illegible]○易氏曰飾其牲被之以文繡謂羊牲也○黃氏曰飾之以歆神

釁邦器及軍器

鄭康成曰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王昭禹曰軍器五兵鼓鐸之屬[illegible]○鄭鍔曰凡物之用釁者皆謂始成之時也器始成則殺牲以血釁焉小子掌用羊血以釁也鄭康成引雜記器成釁以豭豚謂此小子之職所釁者亦用豭豚不知此職所主者羊非豭豚也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鄭康成曰示犯誓必殺之○鄭鍔曰師田有徇陳之事誅其不用命者也不用命者皆狠而不率之人今小子斬羊以示之羊者至狠之物宋義曰狠如羊強不可制者皆斬

之此類是也

祭祀贊羞受徹焉

賈氏曰贊羞若司馬羞魚牲之等此官即贊之受徹謂祭畢諸宰君婦廢徹之時此官受之（黄氏曰受徹歸胙而分之）○鄭鍔曰祭祀之事始則有羞終則有徹羊牲之羞司馬事也始焉羞則小子贊之終焉徹則小子受之皆職之所掌也故始終皆任其事○王昭禹曰必使小子以所掌皆事之小故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王昭禹曰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而夏官掌共馬與羊羊之用於禮爲多此掌羊牲所以立羊人之官也

掌羊牲凡祭祀飾羔

易氏曰羊人之共羊牲如牛人共牛牲雞人共雞牲犬人共犬牲類也未爲牲也數官擇其純者而取之於牧人然後命牧人卜其爲牲者共之於充人至充人然後謂之牲此言共羊牲以其共而爲牲

鄭康成曰羔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賈氏曰凡牲皆用成牲今言飾羔則非正祭是以鄭引詩爲證夏二月開冰之時）○王氏曰飾羔若禮所謂飾羔鴈者以繢也○王昭禹曰羊人於凡祭祀飾其羊牲而已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鄭康成曰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於室（賈氏曰[illegible]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報陽也首爲陽也三牲之首俱升此羊人所升故此言羊）

凡祈珥共其羊牲

鄭康成曰共猶給也

賓客共其灋羊

王氏曰法羊謂牢禮之法所用也（[illegible]）

（[illegible]）

凡沈辜侯禳釁積（[illegible]）共其羊牲

劉迎曰先儒釋侯禳禱祠之祝號則以侯爲候嘉慶如祈福祥之屬禳爲卻凶咎如寧風旱之屬則侯與禳蓋祭矣至釋此沈辜侯禳釁積謂侯四時惡氣而禳去之是以侯禳爲一祭也攷之羊人沈則沈貍以祭山川辜則疈辜以祭四方釁則釁邦器軍器積則積燔積燎（[illegible]）以是而推則侯禳用牲而侯禳去凶者也非二祭乎（）

王昭禹曰沈辜侯禳及釁小子掌其事羊人共其牲而已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鄭康成曰布泉也○王昭禹曰羊於禮之用爲多故牧人或至於無牲則受其賈牲之布于司馬使其賈買而共之以羊人之屬有賈二人能知物價者也○鄭鍔曰或謂牲皆繫于牢芻之三月繫于國門然後可用使賈買之何以致其誠耶不思牧于牧人者共大祭祀固有國之常典賈牲而共者特沈辜侯禳釁積之事他則不可也（[illegible]）

司爟（古亂反）下士二人徒六人

薛平仲曰司爟之職特掌行火之政令以救時疾序官必次于此何哉觀韓詩外傳有曰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知司馬之政蓋通于天道矣○鄭鍔曰或謂秋官有司烜之職夏官有司爟之職俱掌火也何以分爲二蓋司烜之取火也以夫燧用金錫爲之西方之物也故屬於秋官司爟之行火也觀大火之星出没以示民使民觀出内之時而用火夏令行於南方盛德

在火尤爲可見故屬于夏官此其所以異[illegible]

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鄭康成曰行猶用也○鄭鍔曰政令或因時而用因時而藏○鄭康成曰變猶易也○鄭鍔曰火久而不變則炎赫暴熇陽過乎亢以生癘疾隨四時而更變之變之之法則鑽燧而改之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四時各鑽一木時運而往火變而新用諸烹飪之間使之資以養生故疾不作[illegible]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鄭鍔曰東方七宿心爲大火出於夏之三月其位在辰伏於夏之九月其位在戌戌爲火伏之位辰爲火出之方古之火正或食於味以出內火其或出或內皆視天之大火伏見以爲節[illegible]

時則施火令

易氏曰施火令謂施四時變國火之令○鄭鍔曰官正司烜皆謂之修火禁此謂之施火令者修則修其舊法使不廢施則施其新令使人從也

凡祭祀則祭爟

賈氏曰祭爟祭老婦也則此祭爟謂祭先出火之人○王氏曰學火[illegible]故祭焉○鄭鍔曰先王於有功之人未嘗忘報如先農先蠶先卜皆有祭也而況鑽木出火以教人者乎

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鄭鍔曰國中失火則有延燒比屋之憂野中焚萊則有焚及山林之害大則有刑小則有罰亦權罪之輕重而加之耳或謂春田則焚萊而司爟有焚萊之禁何也先儒謂春田用火之後擅放火則有禁罰吾以爲焚萊者國蒐田之時野焚萊則民無故而自焚不得不爲之禁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固國所依阻者也○鄭鍔曰記言城郭溝池以為固易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固一耳既設掌固又有司險蓋在野謂之險在國謂之固野之險則山川自然之形國之固則人所捍築以為防者也鄭康成云國曰固野曰險觀掌固所掌乃城郭溝池樹渠是知王國之中人以為固矣

愚案掌固司險不列於地官而屬於司馬不統於職方特專於一職者蓋司馬所以統軍旅之重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必有所守則邊境無空虛之患

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劉執中曰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為郭也溝也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渠以增高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之設固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illegible]○鄭鍔曰城郭本於築者有時而傾溝池本於鑿者有時而塞樹則所植以為阻塞之木也渠則所導以通不行之水也渠有時而淺涸樹有時而枯槁則吾所依以為固者不足恃矣故掌固脩之蓋治壞之名也

須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

鄭鍔曰有以脩之無以守之無益也於是須其士庶子與衆庶以守焉○王氏曰士者公卿大夫之適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國子之倅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遞守者也夫士庶子所使帥衆庶而須其守則遠近均焉勞逸更焉○鄭鍔曰士庶子宿衛王宮之人使外與掌固之事

者蓋以所親信者守之[illegible]

設其飾器

鄭鍔曰守必有器如矛戟之類器加以飾所以為觀美之容[illegible]則鼓固之地斬杜而附矣如今門戟之類

分其財用均其稍食

王氏曰分其財用以給守事均其稍食以養守者○劉執中曰財用曰分隨地守之所用也稍食曰均計功力之所當也[illegible]

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鄭鍔曰萬民近地之民居近則宜任其責[illegible]材則近地所出之財用[illegible]器則土人所使畚築之具[illegible]○[illegible]守其地則用其材又用其器取之近地不勞於輸將出於民則人各便其習而不患其扞格如是則固可以長守矣

易氏曰周人守禦大槩以民為固以人心為本設其飾器所以聳動觀聽之具而又分其財用則隨其地守之所當得均其稍食則計其功力之所當乎凡此皆奮發人心於平時之素也若夫城郭之所以為固者亦不過任萬民而用其材器使其地之人自為守而已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黃氏曰凡守者皆受法于掌固故得通守政○鄭康成曰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他非是不得委離部署○毛昭禹

曰甲兵有時而不足用則無以扞患力役有時而不足供則無以即工財用有時而不足給則無以同事以其有餘者移之以足一時之所須不亦可乎若守者則不可移故曰唯是得通〇易氏曰與國有司帥之則非掌固之所敢專帥之於掌中掌役掌財用之有司亦以貸其甲役財用之不足者〇鄭康成曰贊佐也[illegible]劉執中曰受法于掌固必通其守政不可執一隅而死其所守也與國有司帥其所移之物以贊其不足者此之謂通守政焉

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illegible]以號戒

易氏曰此掌固所設之法非其自巡也晝三巡則察其部伍之失次者[illegible]夜事尤謹故亦如之〇劉執中曰此其守者受法於掌固也夜則不見其三巡故以鼜及號爲信也[illegible]易氏曰每巡必鼓鼜鼓鼜即鼓軍事之鼜鼓也鼜其聲也號則呼其所守者之名[illegible]戒則警其所守者之事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

王昭禹曰上文所言皆王國之守固也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則都鄙之事〇鄭康成曰都邑亦爲城郭〇黃氏曰戒曰鄙或曰畺守法詳焉

凡國都之竟[illegible]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

鄭康成曰竟界也〇鄭鍔曰外爲國都置竟之上[illegible]則爲之溝池種植樹木以爲固四郊之内鄉遂之民所居也亦爲之溝樹焉[illegible]蓋外爲環而守之則中邦可無意外之患

民皆有[illegible]焉

鄭康成曰職謂守與任〇鄭鍔曰國中也都邑也國郊之竟也近地之民各有職於所守之地非惟各愛護其國亦不患其力之不給〇劉執中曰[illegible]

若有山川則因之

鄭康成曰山川若殽阜河漢[illegible]王昭禹曰因之以爲阻固也夫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其高下自然之勢以爲之阻固則用力不勞而爲備也易矣〇[illegible]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掌固所以先其在國司險所以詳其在野自國而野自野而疆遠近勢異今也先其國中之固而及諸野外之險則險固可恃而内外之勢立矣[illegible]

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鄭康成曰周猶徧也〇王昭禹曰九州之圖山林川澤之阻若職方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〇鄭鍔曰易之坎指山川丘陵爲地之險則險者地勢自然之阻非人所爲固也九州之地各有險王者制御諸侯不可以不周知也使司險之官案圖以周知凡水絕壞斷之處山高水深之所皆欲知之無遺也〇鄭康成曰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賈氏曰此五溝五涂而言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非遂人田間五溝五涂也此溝涂所作隨大小爲之皆準約

田間五溝五涂溝上亦皆有道路以相湊之故以五溝五
涂言之○劉執中曰[illegible]○鄭
康成曰樹之林作藩落也○項氏曰以備不虞
楊氏曰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者達其阻以爲道
路也達其道路而不設溝涂林木以爲阻固非王公守國
之義爲之阻固而無守禁則湮茀而不治姦宄者往焉其
弊有不可勝言者雖有阻固不足恃矣又皆有守禁而達
其道路○項氏曰[illegible]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
鄭康成曰有故喪災及兵也○易氏曰守以道路爲急阻
以道路而後險爲可恃使內外無禁往來不察而姦僞者
邪慝者物之犯禁者人之有異奇衺者或得乘間而入雖
險猶無險也故司險於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

鄭鍔曰已藩塞阻路則使其徒四十人守之○[illegible]
[illegible]惟有節者則達焉而無旌節
者不使得通也鄉大夫於國有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旌
節輔令則達之者所掌止於六鄉之中也掌節凡通達於
天下者必有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所掌及於天下也此
指王國險要之地而已○楊氏曰惟國有故時爲然以備
不虞非設險爲國之常法也
鄭鍔曰周家始都豐鎬其後周公有雒陽之卜以爲後世
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周公所恃以安周者不專於宅
險也然設法守禦如此其備信夫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雖
聖人亦不能已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康成曰疆界也○易氏曰千里王畿之境謂之疆載

師所言大都之田任畺地是已而邦國都鄙亦有畿疆之
制大司徒所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逸而以
司險推之則掌王國之疆以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審矣○
賈氏曰守疆界亦禁戒之事故在此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候候迎賓客之來者○鄭鍔曰讀候人之詩言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其官可謂卑矣詩人以爲歌詠何也
蓋曹之共公不能用賢所謂賢人君子俱充何戈役之役
以送迎賓客而三百赤芾者乃皆服芾之小人也周人乃
以上士六人爲之蓋待賓客之來往治其禮事亦所以懷
遠人之道○黃氏曰其職各掌其方之道治其官上士六
人則四方分爲六鄉
愚案掌疆候人之職徒役特多古人於邊備嚴矣

賈氏曰亦是武事故在此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鄭鍔曰境必有候所候不一處故曰各掌其方之道治○鄭
[illegible]○王昭禹曰道治道路之治治謂出入迎送
治其事也禁謂止其所犯若傳所謂壞其館垣之類是也
令謂令使爲之若傳所謂教其不知恤其不足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鄭康成曰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方各設其人以候有方治者致
之送之
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illegible]及歸送之于竟
鄭鍔曰或各以其方之事來質正於王朝以求治者則帥
而致之於朝去則衛而送之於竟迎其往來之使致其勤
也如是而春秋之世晉欒盈奔楚道周周西鄙掠之至[illegible]

訊諸朝王乃使候出諸轘轅此諸侯所以不朝而王室卒
至於陵遲定王使單襄公聘楚假道于陳候不在竟單子
知其必亡是又不知先王設候人意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黃氏曰以環名官取巡邏周匝之義○王昭禹曰環之爲
物內好一其肉好皆旋之而不可窮也環人之官巡察內
外若環之終始相循而不窮○鄭鍔曰夏官環人掌軍中
循環往來無所不察之事而秋官環人則掌送逆賓客循
環往來之事皆以循環往來爲義軍中之環人有賊攻之
事則置之非如秋官掌送迎之職 [illegible]

[illegible]

掌致師 [illegible]

王昭禹曰兵法曰善戰致人而不致於人矣我衆兵無動
而致敵使來以逸待勞宜勝之矣 [illegible]

察軍慝 他得反

鄭康成曰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爲慝者則執之 [illegible]

環四方之故

鄭鍔曰若外爲有締交之人將攻于我師無以環之則變
生於外四面並至矣故又環送而巡之所以折衝而禦侮
也

易氏曰察軍慝則察其在我者環四方之故則環其在人
者

巡邦國搏諜賊 [illegible]

王氏曰自此以下皆環人巡邦國之事○鄭鍔曰徧巡四
方而無不知有諜賊則反間或行焉又當巡邦國而搏其
諜則無以窺我師者矣 [illegible]

訟敵國

鄭鍔曰諸侯之國力足相敵不爲辨其紛爭之訟則有相
攻擊之患以分我師之勢矣鄭康成謂敵國兵來則往與
之訟曲直引齊國佐如晉論蕭同叔子事以爲證環人仗
王朝之威何爲往與之訟耶蓋訟敵國者往爲決兩國之
爭 [illegible]

揚軍旅

鄭鍔曰有不服之國已圍其邑不肯揚王國之威武以降
之必至於多殺其人民此皆環人之職鄭康成引尚父鷹

揚彼言揚者揚威武以待敵耳如環人又安能鷹揚哉以
叔向乎丘會觀之謂魯人曰寡君有車四千乘在牛雖瘠
僨於豚上其畏不死乎環人宜揚國威殆此類也

降圍邑 [illegible]

鄭康成曰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傳曰齊人降鄣○
黃氏曰環人掌致師志於戰也而以降圍邑終焉不殺之
仁也雖然受降如受敵斯亦當察故環人掌之

易氏曰此六者非其徒十有二人之所能及必環人纂之
而後與此所以繼於致師之後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挈讀如絜髮之絜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
爲漏 [illegible]

錄文見於知分以與息見與夏官亦當互相參差○鄭鍔曰或謂挈壺氏司漏刻以分陰陽晝夜宜與保章馮相同列乃列於夏官何耶以齊國風致之襄公之時朝廷興居無節東方未明而召羣臣至使之顛倒衣裳不顧時之早晚爲挈壺氏者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若是類正司晝夜之事若夫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此行師用兵之時舉以示師徒安得不列爲司馬之屬哉

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畚音本)以令糧

鄭鍔曰軍之所聚不可無井穿井及水則舉壺示人使見壺者知其地有井蓋壺者所以盛水故也乘車馬者必執轡止則解焉軍之所至或當舍止則舉轡示人使見轡者知當解鞍息馬蓋舍則不執轡故也無糧者必用畚軍於其地或當廩給則舉畚以示人使見畚者知其下有糧蓋畚者盛糧之器故也是三者非挈壺氏之職皆有取於挈壺之義蓋軍旅所屯號令難於相聞各以其物表之於事便於力省也○易氏曰飲食居處人之大欲存焉故因其令軍井而兼以令之是三者皆挈於竿首而表之雖軍衆不齊莫不目擊而心會鄭氏所謂省煩趨疾是已

凡軍事縣(音玄)壺以序聚㯻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王昭禹曰縣壺以盛水分刻漏也○鄭康成曰擊㯻兩木相敲行夜時也○鄭鍔曰軍中之守尤嚴於夜故行夜者必聚而擊㯻以戒非常必更代而次序之使之適平縣壺爲漏時不同代先後有倫非惟無獨賢之歎且使擊㯻者不倦而事益嚴也野廬氏於賓客至則令其地之人聚㯻之修閭氏掌比國中之互㯻者秋官環人賓客所舍則令聚㯻宮正於宮中則擊柝而比之防患之術尤戒於夜況軍中乎○鄭康成曰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易氏曰守之以水則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火則知其漏箭之還易

鄭康成曰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時間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賈氏曰此據漢法而言以器盛四十八箭各百刻以壺盛水則以箭上亦而下之水浸則則爲一刻四十八箭者取倍二十四氣也)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鄭司農曰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薛氏曰以火爨鼎使之不凝以火守壺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守禦施之於喪事所以嚴凶哀朝廷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爲節然春官雞人卜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此復特掌之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平仲曰險國之守必有其本射人之屬是固王政之本務歟夫射者男子之事弧矢之利其爲威天下也久矣先王於大祭祀則有射於賓客則有射於燕飲則有射當君臣相寧於禮文之交而不忘武事於弓矢之用此射人必以下大夫二人爲之長者所以重其本也○賈氏曰射武事故在此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黃氏曰此即司士朝儀之位射人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故知其爲初命始見也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見則士初命始見亦有摯矣此日

視朝之朝所謂治朝也[illegible]聽治于此則曰治朝射于此則曰射朝康成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將射始入見君其位或當如此而何用摯哉經文自此以上未有射事是其設職不專爲射也諸侯來朝國有吉凶慶弔之事即亦於此[illegible]朝覲法見畢有所請治亦於此[illegible]故總稱之曰諸侯在朝使射人專詔相之異於諸臣也大抵射人本掌選擇卿大夫故在國則使正其位等其摯[illegible]同朝覲則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賓客則卿大夫從戒大史與大夫介大師則於此選將焉將在車則主射故使治射儀以射名官此建官之本意也鄭徒見以射名官遂謂其職皆射事若以射名官其職獨爲射而已則建官之意淺矣夫君射人師扶左僕人師扶右是亦爲射乎

賈氏曰三公北面者君南面答陽臣北面答君三公臣中

最尊故居之使北面答君之義孤東面者西方賓位孤無職而賓客之也[illegible]卿大夫西面者皆有職故在東近君居主位也[illegible]○劉氏曰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朝廷之序以右爲尊〻鄭鍔曰或謂宰夫言正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司士又正朝儀之位王南面三公北面孤東面射人又正之何耶蓋治朝之位王日視朝司士掌之而宰夫治其不法者以肅其儀爾射人專夫賓射之位然君南面三公孤卿或北面或東西面不以爲賓之故而亂之也

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

王氏曰三公執璧則以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illegible]

[illegible]○王昭禹曰三公事道也王之所承有弗敢臣也宗伯之摯不序於其職而射人以主賓射爲先則三公之摯言於此亦以見賓而弗敢臣之意〻易氏曰孤執皮帛以其有衣被文采之義卿執羔則羣而不失其類大夫鴈則夙夜奉上而不懈其義〻黃氏曰司士朝儀之位亦無士王與諸侯賓射士位卑而不獲預故無位於朝禮記所謂朝不坐燕不預是也[illegible]

賈氏曰儀禮諸侯有燕朝及射朝不見王朝周禮天子有射朝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名自同故鄭引儀禮互見爲義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illegible]其灋

鄭康成曰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劉氏曰三公朝將之長諸侯方州之長故皆北面以正臣禮[illegible]○賈氏曰法謂在朝進退周旋拱揖之儀[illegible]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

鄭鍔曰賓射之時或有國事掌其戒令以諭告之使致其嚴矣又從而詔相其事慮其出封之久或不知國事之始末也[illegible]

掌其治達

鄭鍔曰若有所治之事將以上達于王則掌爲之達之慮其自外而來朝左右之臣或壅蔽之使其情不得以上通也[illegible]

也○王氏曰射之爲道利以直達有括則不至治達如之故掌治達者在射人也

以射灋治射儀

黃氏曰自此以下則射事也射法自王而下各有其法故以射法治射儀射法必自射人出故射人雖不掌士而士之法儀具焉 [illegible]

鄭康成曰治射儀謂肄之也

總論三射

陳及之曰射有三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所謂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於射宮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士可以與於祭者而與之祭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

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云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梓人云張皮侯則春以功凡此皆大射也所謂賓射者謂諸侯來朝王與之射以燕樂之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眡瞭云賓射則奏鍾鼓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凡此皆賓射也所謂燕射者王與羣臣燕飲而射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謂燕射也 [illegible]

王以六耦

賈氏曰古之射者行同能耦則別之以射而勝者則飲不勝者此射之所以有耦○易氏曰大射則大司馬合諸侯之六耦 [illegible] 若賓射則諸侯與王射而合卿大夫以爲六耦以至諸侯之四耦卿大夫士之三耦亦各以等殺而辨

射（食亦反下同）三侯

王氏詳說曰荊公以司裘之虎侯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三侯司裘之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二侯司裘之麋侯即射人之一侯陸農師謂王射三侯於侯內以五采畫正諸侯二侯以二采畫正卿大夫一侯以二采畫正其說皆失之司裘所言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賓射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大射之侯也又曰張五采之侯則賓射之侯也又曰張獸侯則燕射之侯也司裘言侯而及鵠射人言侯而及正 [illegible] 射人所謂三侯當如康成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諸侯二侯即三正二正之侯

也卿大夫一侯則二正而已若以司裘之熊侯豹侯而降殺之則梓人所謂皮侯與五采之侯何別乎若謂天子之侯皆五正則是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射而同其侯矣臣下與天子角勝負可乎當從康成之說謂異其侯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也○陳君舉曰王大射張三侯乃是養人主不爭之德以萬乘之尊下與諸侯羣臣射射有中否則有勝負使人主有爭勝負之意則不可故特設三侯於侯道九十弓之地一侯高一侯其侯又廣其弓又良又有相助之者則易爲中雖以優至尊乃是養其不爭之德諸侯二侯亦此意謂諸侯於其國大射不張三侯

三獲三容

鄭鍔曰射必有人執旌以告獲每侯用一人故三侯而三獲其名曰獲獲者得之雖謂中侯難也射必有容其制如

身風一名曰乏矢力竭於此告獲容身於此以爲隱蔽也每一侯用一容故三侯而三容○易氏曰獲即數中之旌服不氏執之以待獲也容即蔽身之乏服不氏待獲而居之也

樂以騶虞九節五正（音征）

鄭鍔曰樂用騶虞天子之射雖志於中然以仁心愛物爲主故也○[illegible]又見樂師　鄭康成曰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賈氏曰九節者先道九十弓七節者先道七十弓五節者先道五十弓

鄭司農曰正所射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鄭康成曰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illegible]○鄭

鍔曰或謂大射名曰鵠賓射名曰正何耶蓋大射擇士故取於鵠鵠之言直也所以直己之志人君中之可以爲君鵠人父中之可以爲父鵠以直其志爲義若夫賓射取於尚文德以懷賓客故以五采爲之所尚者文而已故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五旦反）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鄭鍔曰諸侯在國賓射則四耦而射二侯熊豹也樂用貍首之詩以會天子爲義也三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玄黃而用三色也孤卿大夫自與其賓射則三耦而射一侯麋侯也樂用采蘋以能循法度爲貴也一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白蒼而畫以朱綠也豻胡犬也犬之能守者莫如胡犬之良士以守節事君爲義故射豻侯或謂司裘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侯而不及士射人乃有射豻侯之法何也蓋司裘所言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賓射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故於正特言豻侯以有賓射而言也其侯則用二采以爲正與孤卿大夫同樂用采蘩以能守職爲貴也侯不同而正與節皆同蓋士之位去卿大夫爲不遠其禮可以與之同○孫氏曰自諸侯卿大夫等而下之莫不有別而所歌之詩亦使之各諭其志而安其守然後雍容禮遜之交脩乖爭陵犯之不作信可以觀德矣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鄭鍔曰射之侯梓人爲之司裘共之射人張之其張也必用貍步爲法射人主賓射嫌於張大射之侯不貍步也故併言及之大射如此則賓燕之侯可以類推○鄭司農曰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illegible]

鄭康成曰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illegible]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illegible]

黃氏曰自此至佐司馬治射正皆掌大射射人雖主射法無賓燕射文大射射法故射人掌之射人典法之官也侯正樂節通乎賓燕貍步張侯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太史數射中司馬治射正官具物備足爲射法賓燕略於此矣小臣職曰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則賓射大僕亦不掌也

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

鄭司農曰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後（賈氏曰負侯之人服不氏也）○鄭鍔曰射已張侯獲者執旌以負之不使去侯以避矢則有誤殺傷人之過○鄭司農曰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鄭康成曰射以中爲[illegible]王不知其中否）○王昭禹曰射畢令射鳥氏取矢也故射鳥氏曰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祭侯則爲位

鄭鍔曰射既設侯則祭其神司馬實爵以獻服不氏既受獻則於侯所北面而祭之（[illegible]）射人主爲之位者以其知儀位故也○王氏曰侯而祭之則神無不在而君子無所不用其至○易氏曰梓人祭侯之禮其辭則欲諸侯之寧侯也

與大史數射中

鄭康成曰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筭也大射曰司射（[illegible]）[illegible]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

賈氏曰大史數筭射人但視之耳○王昭禹曰必與大史則以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執[illegible]故也（[illegible]）○鄭鍔曰射人與之共數蓋專掌射法故也

佐司馬治射正

鄭鍔曰射必有正梓人張之大司馬治之射人則掌其事司馬合諸侯之六耦射人則掌其五正三正之法故也（[illegible]正猶政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illegible]司馬則司馬主射故也○鄭氏曰射正射人屬[illegible]○賈氏曰若令去侯命取矢乘矢之等皆當佐之治者[illegible]之也）

易氏曰於大史言與於司馬言佐尊卑之序

王氏詳說曰天子有射人諸侯有司射皆所以治其射儀也負侯者服不氏令之者射人也取矢者射鳥氏令之者射人也祭侯服不氏爲之位者射人也數射中者有大史在而射人又與焉治射正者有司馬在而射人又佐焉知此又知射人之官爲尊故以下大夫爲之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易氏曰祭祀之禮以牲爲重視牲分牲養牲巡牲見於未祭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者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已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爲之（[illegible]）方其迎牲於門則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至於君親射牲而孤卿大夫咸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以其掌射法治射儀故也○鄭鍔曰射人贊之謂贊之以射禮也當射牲之時孤卿大夫從王以射明其射法又相其射儀所謂以射法治射儀也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賈氏曰作使也（[illegible]氏曰作與起之）○鄭康成曰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鄭鍔曰王出而會同諸侯來而朝覲王使公卿有事焉當用大夫以爲上介其凡有爵者以爲衆介射人則作之○易氏曰射人則以法儀而作之

黃氏曰自此以下至大喪作卿大夫掌事皆因事定其材等以待進退（李嘉會曰凡此數端事之州人爵於司馬所以辨論官材）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七內反）車

鄭康成曰倅車戎車之副○易氏曰大師王乘戎路其廣闕苹輕之倅不可虛位故以有爵命士以上乘其倅（[illegible]甲不[illegible]方特卑）

鄭鍔曰或作之又或令之良由於賓射之時掌孤卿大夫之位故耳

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才用反）

鄭康成曰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

戒大史及大夫介

鄭康成曰戒其當行者覲禮曰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illegible]）鄭鍔曰卿大夫從王以見諸侯則射人作之公卿有事於諸侯而介以大史及大夫則射人戒之重賓客之禮也

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毗志反）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鄭康成曰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黃氏曰射人大僕皆[illegible]）○易氏曰卿大夫掌朝位之事則射人作之○賈氏曰比其廬掌比其本服親疎及貴賤○鄭康成曰苛謂詰問之

鄭鍔曰此言作大夫介作卿大夫從作卿大夫掌事皆以作爲言蓋命之使行者王也射人則作之謂作而起之也會同朝覲賓客大師大喪之禮初無與於射而掌於射人取其射之法儀而已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物之不易服者莫如猛獸設官以服之名服不氏言能服其不服所以示王朝之威無所不能服也○黃氏曰射人與司士諸子聯職而以服不氏以下參其間終射義也○李嘉會曰夏南方也南方屬鳥故自服不氏以下數官繼於射人之後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鄭康成曰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鄭鍔曰徒能養之不能教擾之使馴則傷人而爲害矣教者教以服習進退之節擾者所以擾馴其心

陳及之曰鳥獸在山澤則適其性爲人所養則失其所教擾之使不至於夭閼與腥臊羶香之病則可以奉祭祀供肴羞矣若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亦其類焉充人養碩牲牷師亦省牲皆始也阜蕃教擾之不失其牲則奉以告神的無媿詞也（王昭禹曰鳥獸草木無不[illegible]然後爲政之至故[illegible]命[illegible]與虞則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養猛獸而教擾不爲過矣）

凡祭祀共猛獸

鄭鍔曰祭祀欲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獸雖至猛苟中膳羞者無不共焉如獸人冬獻狼之類是也養之者所以待用爾故於祭祀之時則共之以其養之有素故也

賓客之事則抗皮

鄭鍔曰賓客以虎豹之皮爲庭實必布於庭服不氏則抗舉其皮以示王朝之威虎豹之爲物雖則猛不可制吾猶得而舉之先儒引聘禮有司二人（賈氏曰二人即服不氏）舉皮以東者以證抗之爲舉也（鄭司農[illegible]服不氏主舉[illegible]）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鄭司農曰贊佐也大射禮命量人巾車張三侯○王昭禹

以凡射侯共於司裘張於射人服不氏贊射人張之也
鄭鍔曰使服不氏贊之者以其力足以服不服故雖熊虎豹之物皆能張之也
杜氏曰乏讀爲匱乏之乏待獲者所蔽○鄭鍔曰執旌所以爲表識居乏所以自隱蔽執旌居乏待射者之中則舉旌以唱獲
王氏曰抗皮贊張侯待獲皆服不服之意故服不氏掌之

射（食亦反）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賈氏曰射鳥亦武事故在此○黄氏曰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各因其類

掌射鳥
鄭康成曰鳥謂中膳羞者鳧鴈鴇鴞之屬○王昭禹曰掌畜共膳獻之鳥則射鳥氏掌射鳥亦以共膳獻之用然掌畜以養鳥而共之射鳥氏以射鳥而共之

陳及之曰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鳥鳥所以備祭祀肴羞之用二官非冗也不特此庖人之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膳夫之饋羞用百有二十品悉取于是

祭祀以弓矢敺（反）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鄭鍔曰射鳥氏之設又非爲供膳羞之用及祭祀賓客軍旅會同之時用弓矢以敺之其所敺者特烏鳶而已蓋烏鳶之爲物翔於野外而下食烏能汙人鳶善鈔物於人所聚之地祭祀之兆域在郊野之外吾將致潔乎鬼神而彼敢來便攫挐或以不潔汙之則吾事神之禮不謹矣詎可不敺而遠之若夫賓客會同軍旅之時非惟有殺牲告神之以其汙也亦以爲衆之所聚防其不潔也

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鄭司農曰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鍼箭具夾讀爲甲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薛氏曰儀禮大射則取矢以小臣鄉射則取矢以子弟周官必以射鳥氏以其視高者審歟
王氏曰先王置官大抵兼職射鳥氏雖無所兼其所射以共賓祭膳獻亦足以償祿矣使敺烏鳶以并夾取矢雖若不急然上下無乏事則以事爲之制故也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能以羅網搏鳥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
鄭鍔曰烏鳶鳥之類其物則同所用以取之物則異鳥鵲之卑飛者則爲羅以取之其高舉不可以羅者則射之也○賈氏曰羅鳥亦武事故在此

掌羅烏鳥
鄭康成曰烏謂卑居鵲之屬○王昭禹曰烏以羣集雖人所惡亦可取而備用於羅氏掌羅烏鳥而掌畜掌養鳥則羅氏取之而掌畜養之也

蜡則作羅襦（女俱反）
鄭康成曰作猶用也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薛氏曰漢史六人皆一襦吾獨五襦晉史云先且作襦後當作袴舊襦褶婦人之飾也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四方諸侯草笠而至大羅氏天子掌鳥獸之官致鹿與

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然以禮屬民而飲酒存國家之大體豈可真致鹿與女哉以鹿不可致故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作襦以示之耳鄭鍔曰致鹿與女非必用鹿與女也蓋以皮鹿之與襦人之帽襦而已用羅鳩以示之者羅以戒其好田也襦以戒其好女也多使羅氏作之而已先儒以羅鳩爲一物始末之悖矣李嘉會曰鳩獨羅之羅非以鄉則共之

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音仲

易氏曰中春蒐田非羅弊之時故以火弊而搜取其物之不字乳者此言羅春鳥何也以奉至尊爲主而已其次則獻鳩以養國老又其次則頒群臣而謂之行羽物此外一毫不可以輕取○鄭鍔曰射鳥氏泛言掌射鳥而下乃言毆鳥爲此指言羅鳥又言獻鳩鳩固禮物之所須也須羅而後得

陳及之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胄貴謂之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記之所言四代養老是也而又有死政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畜謂斂而養之○鄭鍔曰射鳥氏射其高舉之鳧鴈羅氏羅其卑飛之鳥鵲此則畜其可以畜養者如鵝如鶩之類皆是也

掌養鳥而蕃阜教擾之

鄭康成曰阜猶盛○鄭鍔曰養之欲其阜大而蕃多教之使之服習而馴擾如雞之可以爲牲鳧鴈之可以爲羞鶩之羽可以爲旐翟之羽可以爲旌旗之飾鳩之可以養老其小小羽物仲春仲秋用以賜臣下行邦國所須而不可闕者安得不畜之以待不時之須乎掌畜之設殆若此

祭祀共卵鳥

鄭鍔曰共其生卵者以卵亦可薦故也○劉氏曰鵝鶩雞鴨皆有卵之鳥○王氏曰共卵及鳥

歲時貢鳥物

王氏曰物與獸同義舉皆羽翮之屬是也○鄭鍔曰因時而獻新

共膳獻之鳥

鄭康成曰雉及鶉鴽之屬○王昭禹曰王之膳羞賓客之禽獻之類皆掌共之

總論

鄭鍔曰先王置官欲其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烏鵲或養畜鳥蓋一官可以兼數職也今物有其官意謂禮不可以簡而廢茲四官者其事固微然所掌者供鬼神之祭祀有之供人君之膳羞有之供賓客之禽獻有之設官以備物物備而禮舉凡以嚴國體而尊天王也孰爲冗且濫耶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一

夏官司馬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劉執中曰凡以道藝仕於國不以貴賤總謂之士始附于版者士也故曰司士（○王昭禹曰自公至士皆事人者事事合而言之謂之司士○鄭鍔曰以序官攷之朝之上士二百五人六鄉之鄉師每鄉上士二人則七百一十人鄭師每鄉上士一人則一百二十人何止於八十一元士哉中士以千計之數盈千下士以萬計之數且焉其數之衆如是故雖公卿大夫咸繫於版而特以司士名官也）

王氏詳說曰今之六部古之六卿也攷其職則天官冢宰為尚書令非吏部也司士掌羣臣之版其吏部歟○黃氏曰自大夫以上屬射人猶今吏部尚書選也士屬司士猶今吏部侍郎選也今之兩選絕不相知尚選常病其濫侍選常患其壅周之羣臣版籍盡在司士而詔爵詔祿必由之蓋有負則置無負則不事出於一而本末舉

賈氏曰其職掌詔爵詔祿與司馬進賢與功同故在此

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

鄭司農曰版名籍也（○黃氏曰今版籍也）○賈氏曰羣臣之版謂鄉內朝廷及鄉遂都鄙羣臣名籍也○王昭禹曰治其政令即損益之數與辨其年歲貴賤之等是也○鄭鍔曰自朝廷而數至於羣臣不勝其衆苟非政令何以治之少而壯者方入仕而益老而衰者或已死而損（○鄭康成曰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黃氏曰不獨黜陟死者致仕者皆在其數）官年之久近高歲之老少位之尊而貴職之卑而賤（○王昭禹曰貴謂大夫以上賤謂士以下○黃氏曰五十以上爵大夫以下為士也）莫不書於版每歲登之下之以知其人之損益又從而辨其年齒則異其貴賤之等

總論世臣

胡安國曰帝王不以私害公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必以其賢使之必以其能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上世有自躬耕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後相大戊太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見囚仲為卿士亦不以父故廢之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當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傾衆咸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之不亡幸耳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仲友遂皆志其非禮也

思案世臣之說自古有之但古者有世臣無世官始曰象賢濟美皆一世之選伊尹之後有伊陟巫咸之後有巫賢太公之後有呂伋所以扶持國家者未嘗不賴之也至春秋時世臣之說遂變為世官是以三家世為魯卿六卿世將晉軍田氏專齊甯氏專衛自春秋以來所以治世官者甚嚴叔向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瑕禽所謂七姓從王今皆為蓽門圭竇世臣淪喪一至於此此無他世官之禍熾故世臣之說廢也加以三家併魯六卿分晉田氏併齊時君世主力戒此事所用皆雜進傾巧朝廷所藉以扶持國家者殆無其人甚者相他國之人如秦張儀相楚齊孟嘗相秦國不自信其臣而取之他國之人范雎蔡澤獵取秦相世臣淪喪至此極矣豈非懲世官之弊而遂廢世臣耶孟子親見

當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之禍自夫人觀之豈敢復以世臣爲論然告宣王乃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謹歟孟子意以爲不得已而用疏遠之人當詳其賢否若傾巧相奪者宜勿用也不特此也如論君不當視其臣如犬馬草芥其意可見惜乎孟子之說不行

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王昭禹曰邦國者諸侯也都家謂大都小都家邑○鄭康成曰縣鄙鄉遂之屬（○黃氏曰縣鄙遂官耳於鄉而見鄉爲國中）○賈氏曰士庶子亦如宮伯卿大夫之子謂適子庶子其支庶宿衛王宮者也○黃氏曰必知此數而後其員闕爲可知有卿大夫有士庶子獨無士士其所掌治也鄉闕選於大夫大夫闕選於士庶子士闕固不專取於士庶子陞進其法著於此士庶子其秩視士而猶繫於其父兄未命也士庶子有常員

以詔王治

項氏曰詔其任用進退也○劉執中曰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治事而詔王廢置此又詔王治者大宰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之於論定之始也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則司士者司馬之屬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音定）食

項氏曰此謂試官始進者其有德者則試之以爵待其有功乃授之以正祿此以待賢者也能者先試之以事待其久而事成乃定其稍食此以待能者也（○鄭鍔曰有某德者詔王以某爵有曰三公曰孤曰九卿曰大夫之等有某功者詔王酬以某祿有三大夫倍以士有上士倍中上之別有能者詔之以某事如知禮者命以典禮知樂者命以典樂皆是官也已久如來氏之類則定食於小吕使子材爲氏也○黃氏曰以能仕事且官以才選使之給事祿使有能者乘之之位矣賜問營事遣使皆是也鄭而稍久亦當定其食共工工官掌之土之事而賜特衆治水則其大者也）

易氏曰爵有高下皆以德詔祿有豐殺皆以功詔此爲公卿大夫士之受命而爲王臣者設也然當時之士亦有不命者焉鄭氏謂府史爲官長所自辟除又謂胥徒爲民之給繇役者凡此皆服役於公上不以因能而詔以事矣惟其不命故以久奠食而不言詔奠其食則未爲祿也校人曰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宮中則師圉府史以及胥徒者所以言食馭夫則僕夫趣馬等之爲大夫士者所以言祿蓋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如宮正則月終會其稍食醫師則歲終稽其醫事而制其食稾人則乘其事試其弓弩而下上其食凡此皆奠其食於任事既久之後者也賈氏不曰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定以稍食其能堪用乃後亦詔授之以正爵祿其序如此○陳蘊之曰爵祿事皆稱詔惟奠食不言詔者則知爵祿事皆有去取進退惟上之特命而奠食乃其常俸所當得之稍食故不言詔也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所當食之俸若書稱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位事惟能皆此理也

陳及之曰後世但以官府煩多疑周官不知當時以事之多寡而損益其員數觀鄉士之賢能而爲爵祿之予奪則位無虛設祿無虛受官安得至於冗長哉

惟賜無常

王氏曰賜出於王之恩恩有厚薄則賜有多寡又何常之有且賜而有常則辟無以作福矣（○王氏曰惠可上以詔王治之則亦有可常者矣）○鄭鍔曰司勳曰凡賞無常此曰唯賜無常何也蓋賞者因有功可賞則賞之其無常者特以功爲輕重賜則出於人君

之恩其無常者乃以君命從事此其所以異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許亮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音泰下同）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鄭康成曰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黃氏曰王日視朝羣臣朝焉蓋常朝也司士與射人聯官故其所掌皆法度儀制治朝治軍無二道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故使掌朝儀之位（○鄭鍔曰宰夫射人與司士皆有正位之事司士又掌正朝儀之位者射人所掌賓射之位朝士所掌外朝之位宰夫司士皆治朝也司士正位而辨其等宰夫則察其不如儀者也）

鄭鍔曰朝必有儀儀本於位有以正之則其儀不亂爵各有等等所以別貴賤有以辨之則其等不差茲朝儀所以肅○黃氏曰辨其貴賤之等將擯王揖○易氏曰位著雖有貴賤而布置所向無非尊王○王氏曰鄉明以聽天下者王也故南鄉面王而答之者公也故北面孤佐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故南面順王所向焉三公東上則北面以左為右故也自孤以下皆以近尊為上○鄭鍔曰孤東面則處王之右賓之也卿大夫西面則處王之左任事之責也北面者東上東向者北上西向者亦北上皆以近王為上王族之故士親則王之族而爵則故為士而晚退者也（○李嘉會曰王族故士故爲士者皆以宿衞必有宗族者來往雖王族不留王宮也○葉氏曰王族故士王族之常爲上者戶老之有爵者使同朝鄭鍔謂尊賢敬老其義一也故鄉大夫宜亦有位）虎士則虎賁之宿衛者（○陸氏解曰故士之有謀者虎士之有勇者）在路門之右備非常也大僕則出入前驅者大右則羣右之長也大僕從者則凡祭僕御僕隸僕皆是也（○賈氏曰所謂上者皆據近王爲上不據陰陽左右也）在路門之左備駕乘也（○易氏曰以其居王之後不嫌於南面）或南面東上或南面西上同王所嚮而在路門之外亦以近王為上也

（○劉執中曰位於路門左右且南面者居王之後故王還則左右揖之）○王氏曰公以下皆言面王獨言嚮不斥其體尊故也○易氏曰一位著之次而尊王之意已著見於左右前後之列朝儀之不苟如此

王昭禹曰朝士掌外朝之法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與此不同者朝士所掌者外朝聽獄弊訟詢衆庶之朝也羣士則公卿大夫之屬官故在公卿大夫之後

司士擯

鄭鍔曰位已正則王出視朝司士乃擯王出揖羣臣接下恩恭欲羣臣自盡以奉上所以致體貌之隆小宗伯於命諸侯賜卿大夫爵之時則儐其字為儐此司士擯其字為擯蓋儐之為義進也擯之為義相也臣下儐之則敢進故於賜爵用之人君之出則擯而相其禮故於視朝用之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

鄭鍔曰三孤貳三公洪化九卿列職佐王皆在所尊禮也故特揖焉特謂一一揖之也大夫作而行事之臣有中大夫有下大夫同其爵之等則旅揖焉旅衆也總一等之爵則衆同一揖也○黃氏曰士無位士卑不常朝也今大中大夫以上始常朝然士旁三揖則士亦有位於此矣今大朝會陛朝官皆赴蓋若是歟士不著位而以揖見從可知也鄭康成言羣士東面約外朝而言也然經言士旁三揖則東西皆有士矣鄭又言公卿大夫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未必然經文自公以下位皆定而後司士擯之揖與鄭說異士三揖者猶以其等也

易氏曰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皆南鄉而在王之後故還而揖之○鄭鍔曰在王門左右者皆順王所嚮故王將以揖之則必還

揖還者謂回而嚮之乃揖也

鄭鍔曰觀周人之詩於天保之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玫此特揖旅揖三揖之儀則周之盛王可謂能下下矣衮冕巍巍尊無與二而視朝之際徧揖羣臣然後大僕正位無乃大過乎漢諸侯羣臣朝正月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之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嚮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嚮鴻臚設九賓臚句傳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帝乃知皇帝之貴亦異於周人之禮矣司士之揖豈可行於後世乎

大僕前

鄭鍔曰既揖矣大僕自門左之列進而前正視朝之位

王入内朝皆退

黄氏曰大僕前導王入也王入内朝句絶王入内朝即路寢之庭燕朝也（鄭康成曰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氏詳說曰天子有三朝外朝治朝燕朝是也庫門之外為外朝則路門外與路寢門内之朝皆為内朝矣但以日眡事則曰治朝退適路寢之庭聽政則曰燕朝内外之朝本無定名以燕朝為内朝則治朝為外朝矣庫門之朝為外朝則治朝又為内朝矣玉藻曰朝服以日眡朝於内朝退適路寢云退適路寢者是内朝之内又有内朝也是燕朝也文王世子曰其朝于公内朝則東面北上以盡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夫司士所掌之朝治朝也玉藻以路寢之外為内朝而文王世子又以司士所掌之朝為外朝治朝可以兼内外之名也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

易氏曰國中之士治謂士之在國中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非公卿大夫以下之總號歟（黃氏曰國中自郊關以內治有所謂治也自閭以往各有所屬）

鄭鍔曰周制有國中之士有邦國之士有異姓之士國中之士王朝之士也王朝之士其數至多司士掌其治所謂損益之登下之與夫年歲貴賤之辨是也平居治之有素矣及夫用之則有戒以飭之使畏有令以督之使行其人雖衆安得不從吾治哉○項氏曰若今吏部掌黜陟擇士進退也

掌擯士者膳其摯

賈氏曰擯士謂初得命為卿大夫士執摯見於王司士擯之使見王也○鄭康成曰膳者入於王之膳人○鄭司農曰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易氏曰諸臣之六摯猶諸侯之五瑞五瑞用以享故三璧則受之而復之書所謂如五器卒乃復是也六摯不用享故三帛二生一死則受之而不復各適其宜而已三帛則共王之服二生一死則共王之膳以示納用其德也○黄氏曰庶人工商皆有摯賤不通

孫氏曰周家三載賓興雖曰出長入治莫玫爵命之詳獨於司士掌擯士者膳其贄古者不為臣不見見而有贄則入仕之初也蓋先王待新進之禮常厚而律新進之法常嚴禮所以養其自重難進之風法所以勵其趨事赴功之操方賓興之始有三公六卿以涖於上有羣吏衆庶以賛於下待以鄉飲酒之禮而獻其書于王王者既再拜而受登於天府之籍内史文從而貳之以為異時爵禄之階待之之禮可謂厚矣及擯見於王委贄為臣也乃屬諸司馬而詔爵詔禄詔事一惟司士之聽王制云升之司馬亦不為無據蓋新進乍起草茱故役之祭祀賓客會同之事使

知登降揖遜動容周旋之節律以軍旅之法而警懼其苟且怠惰之心斯皆爲有用之材而不病於見聞之陋矣若夫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亦於司士隸屬焉三歲則稽士任之得失而進退諸侯之爵祿庶幾四方之彥皆獲仕於王朝而無敢鹵莽應選者矣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息亮反）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易氏曰祭祀之時羣臣羣有司與焉或助其禮或執其事此所謂士則同姓之士也（[illegible]）掌士之戒令則卜日以後之戒令也詔相其法事則凡祼獻之法事也（○王昭禹曰[illegible]　○黃氏曰[illegible]）○鄭康成曰賜爵神惠及下也○鄭鍔曰王之族爲士而助祭故序以昭穆於祖行爲昭者立於昭位於父行爲穆者立於穆位祭末旅酬之時呼以昭穆而賜以爵○薛氏曰宗廟之禮所以辨昭穆三昭三穆則設於室中之昭穆羣昭羣穆則與於祭者之昭穆室中之昭穆則教化天下而使皆知尊祖之道祭者之昭穆則教化天下而使皆知長幼之序○黃氏曰尊爲同姓大夫以上則燕士賤賜爵而已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易氏曰此繼宗廟祭祀而言當在賜爵之前今乃言於後重其事故特言之○鄭康成曰割牲制體也（[illegible]）○鄭鍔曰使司士帥其屬割之又羞而進何耶蓋割牲者欲得其正而俎豆者行禮之器凡元士皆習於禮者然後爲之割之正也非知禮者不能也○易氏曰司士言割牲則割其牲之體諸子正六牲之體則正牲之全體禮之輕重不同而職之先後或異所謂聯事也

黃氏曰射人贊射牲司士割牲相終始也

凡會同作士從（才用反）賓客亦如之

鄭康成曰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薛平仲曰作之云者[illegible]○鄭鍔曰會同士則當從司士選其同行者也會同朝覲之時射人則作大夫介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司士掌士治故所作者皆士也詩人之詠文王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人必用士以爲輔無所往而不從然師保二官會同之際王舉則從不待於作若士則非師保之比作之則從不作則不從其當從者司士作之也

作士適四方使（色吏反）爲介

鄭鍔曰若王遣使傳命於四方而奉使之人用士以爲介者亦司士作之虎賁氏有適四方使之文然考之左傳適

四方爲使有專用士以往者亦使卿大夫往而爲之介者如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蓋專用士爲使也說者又謂司士作其適四方爲使者亦使作其適四方爲介者其說亦可用○賈氏曰聘禮大夫爲大介餘皆士介天子使大夫下聘諸侯亦使士爲介若使卿大夫則射人作之故射人云作卿大夫從（王氏[illegible]）

大喪作士掌事

鄭康成曰事謂奠斂之屬

易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而總謂之士是以掌三者作士之事會同賓客作士從謂卿大夫之可使從於王者也此

士適四方使爲介謂天子使卿適四方則大夫爲介使大夫適四方則元士爲介也大喪作士掌事如賔遣之類

作六軍之士執披（方寄切）

鄭康成曰作猶使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賈氏曰 [illegible]）○黃氏曰皆有爵者也比長以上鄉役屬引而使其長執披司徒曰役司士曰軍事任可知○賈氏曰六軍之士即六鄉之民但天子喪用千人而此云六軍者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 [illegible]）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去音 [illegible]）

鄭康成曰守官不可空也（○易氏曰不以喪而廢其職）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鄭康成曰故非喪則兵災（○易氏曰亦以故而 [illegible]）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易氏曰上經言士者總公卿大夫士而言之此言邦國則諸侯之卿大夫士亦總曰士也○鄭康成曰任其所掌治○王昭禹曰邦國之士皆命於王其任有勤惰有功過而爵祿有進退者則司士於三歲而稽攷之此黜陟勸沮之法所以皆本於王朝而國無異政歟春秋列國之君爵位名號皆自己出或祿或繼皆非王命孔子所以譏之

愚案此是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賞罰周禮諸侯貢士一項不見他官想司士得兼其稽攷進退之權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司農曰燕義曰古者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

王昭禹曰掌國子之倅而名官謂之諸子者蓋公卿大夫士之子自其衆而言之○陳君舉曰諸子隷於司馬何也古者大夫士國子皆從金革之事而不征於司馬無非其官之長素稟命焉一旦用之將有不如今者捨之則不能以正衆遽用法亦難乎爲上矣俾之屬以傳軍正用之則其官自爲帥其徒自爲伍所以整衆亦所以全恩也○李嘉會曰諸子不屬之司士主公卿大夫士之子或曰庶子亦如宮伯所掌不屬之宮正也在此者與司士等皆是辨論官材之事

掌國子之倅（七內反）

黃氏曰燕義曰周有庶子官諸子即庶子也國子適庶兼稱倅副貳也庶子副貳適子故曰國子之倅周官適子爲

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適子承襲庶子有才則諸子進而爵秩之故與司士聯職而獨掌其倅（○易氏曰 [illegible]）○鄭鍔曰人君於功臣之類賢者之世欲與之共治天下旣教其適又治其庶他日人才源源不窮矣故設官以掌之如此○呂芸閣曰古之爲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太子雖未爲君也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材已備則先王之慮後世者不

不豫也
掌其戒令與其敎治辨其等正其位
方氏曰戒之使勿怠令之使有爲敎之以其藝治之以其事知其戒令而後可以敎治也則所主在乎戒令然後及敎治焉故於戒令言掌於敎治言與（鄭康成曰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敎治脩德學道 鄭鍔曰既有戒令又有敎治則敎以道德而治其事焉）○劉氏曰辨其等以其父之爵爲之等（鄭鍔曰別其爲卿爲大夫之倅使有等○賈氏曰明大數高下等級也○方氏曰經言以致其藝而豈是之以等則有上下矣等之等則尹子之官亦自有敎宜別其詳）○呂氏曰正其位謂在朝廷則尚爵在學校則尚齒也（○劉氏曰位謂朝大子時依父爵高下爲列○鄭鍔曰其父之爵尊者其位在前使之不亂有序○方氏曰國子皆卿大夫之子則人君之所先故宜正其位）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子忽反）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
呂氏曰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

（王氏曰事則大事謂祭祀之）○黃氏曰諸子不掌適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適庶咸在太子居則監國出則撫軍皆大事也故諸子盡帥國子而致之（○鄭鍔曰公卿大夫之子太子所以用也）（父之子用其子以衛太子唯太子之命而後用之）
李氏曰王者之師非直與之閭里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富貴之相承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德行道藝之素習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干賞蹈利庸徒鬻賣者有間矣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今日之遊倅安知不爲嗣王之將帥哉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豈天下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呂氏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在學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宮中天子行其父而兵於外其子弟佐太子守宮其內此見內外相維不敢之理大太子在此諸侯之子弟朝夕相親故使與諸侯之子）

（立爲諸侯時事太子爲君此正其封建諸侯之本平日在學時必得其能爲諸侯則他日立爲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如國語孟子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與韓公曰晉侯與叔向論事行則必聞於遺訓而肖於故實王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此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 叔子年晉侯與魯太公子役作事成王亦可以見太子與諸侯子弟相親此其證可以驗矣見於春秋鄭太子忽任周皆有此意）
鄭鍔曰或有甲兵之事國子隸於太子其捍患也不可無車甲其在師也不可無卒伍諸子授之以車使得以載乘授之以甲使得以自衛又合之使爲卒伍各相連屬（○鄭康成曰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又爲之置軍中之有司亦如司馬之類得以統攝之（○王昭禹曰若伍之有長卒之有長）一切以軍法從事（○王昭禹曰其從於事之事而已）蓋膏腴之習有所恃而不用軍令者治以軍法則人知所畏矣上言掌國子之倅下言自帥國子而下皆言國子而不及倅豈非無事之時國子隸於師保惟有事與用兵諸子兼將而統之歟○李嘉會曰太子之職在於侍膳問安朝夕侍君父者今合國子自成一軍得無任之重乎其賢耶固可

無慮不賢耶能無可慮乎是不然也如漢太子監兵必有子房爲少傅叔孫通爲大傅況周家太子師傅之官最所謹重苟不任師傅寧不別有人乎所可慮者國子多與太子同學人情密孰或以情撓法則將奈何此所以責乎以軍法治之也
司馬弗正（音征下同）凡國正弗及
鄭康成曰弗不也○王氏曰司馬弗正國正弗及則是諸子正之太子用之而已○鄭鍔曰六軍之衆司馬得而治之國子隸于太子雖司馬掌征伐之權其有軍賦亦不得而正之正謂軍賦也此與爲俊造之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事異而意同○黃氏曰不惟兵甲之事凡國征賦皆弗及所謂貴者賢者皆舍後世亦然春秋楚有東宮六卒至唐遂置太子六率（○劉迎曰國之俊造之士尚弗征矣）

司徒司馬寧有國子乃公卿之子弟致於太子而與太子所用者諸子則工之事
法而復正於司馬與正於國乎先儒謂工為征言司馬有事則出征為戰矣
至後世宰相之子不免從征皆以侍之不知國子於太子既失其職而左右皆無相侍
使之日為君心腹股肱皆是人耳所以合於太子惟諸子正之故大都司馬亦有
掌之之主庶子中馬兵甲之戒令而以國法掌其政學矣哉所國一日之下正之封
都出司都司馬掌之其為車馬甲兵之事一也○劉執中曰諸人防衛其國之根本使
諸大夫之一分人子之材者而於王也司馬帝王正者政也司馬之職正其
卿士之子不得施於諸子之率伍也則國之根本不可得以動搖矣凡國
王非及之所以工大宮䆮諸侍也彼弟從子許子則太子得以為主之而
心而可以御之人閒公之利防微內本傍及於此而後代反以為備者蓋無三代之
以後大中道也是以先王之治必先學校者以議
正人心而教其忠義於君父也文王世子其教者可見矣

易氏曰治之以軍法與司馬之所以用其民者同不以貴者而廢乎法公其法也不正於司馬之賦亦不與司徒之力役不以有司之法而律貴者重其事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鄭康成曰正謂體載之○鄭鍔曰祭祀凡牲在鼎一人以匕出之一人載之於俎司士割之而使諸子正之蓋割不正不食況祭祀之事神乎○劉執中曰諸子學禮樂詩書將世其父而本之用者割牲薦俎豆則已仕者爲之而司士掌爲諸子則從而觀之朝踐而豚解必腥以獻也饋尸而體折必熟以獻之至於犬豕牛羊升首爲血六牲之體必敘以獻而中乎禮樂之節皆有司爲之也苟失其敘有不中禮則諸子得以正而敘之故曰正六牲之體習之以其行也○黃氏曰六牲六官之所奉也司士割之諸子正其體敘之爲有漸矣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鄭康成曰位佾處○賈氏曰樂有舞之處皆使正舞人八八六十四人之位并授其舞之器文舞則羽籥武舞則干鍼○王昭禹曰正舞位謂國子之在舞位者授舞器謂國子之受舞器者蓋先王之教國子成之以樂而大司樂教之以樂故凡樂事則帥之而舞而諸子所正之授之者如此○黃氏曰大胥合舞致諸子故諸子於此正舞位授舞器○李嘉會曰正之授之於未入大胥之日者諸子也故大胥以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者此也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

黃氏曰羣子庶子也喪之服位庶子不得與適子蓋特言羣子著其別也○賈氏曰服謂公卿大夫之子爲王斬衰與父同位謂殯宮外內哭位

易氏曰樂事則舞有出入之位亦有文武之器大喪則有親疏貴賤之服亦有親疏貴賤之居授[illegible]之皆諸子之責

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鄭鍔曰從非必盡從也作其當從者耳○黃氏曰會同賓客當從王則選行者其餘則與適子俱侍太子漢舊何議此意○李嘉會曰從曰羣子又非推諸子所掌之游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鄭鍔曰先儒謂政事者繇役之事國子存遊倅者言有事之時此國子存游暇無事之倅中使脩德學道竊疑存字之義未通近世王安石謂國子服政故事之遊倅弗服政故存之而已以凡國之政爲一句事國子爲一句存遊倅爲一句穿鑿尤甚要知爲國家其政事之時爲國子者當有事焉或唯太子之命是從或授甲車以從軍國子於是時不得以自暇也若夫未仕之庶子則不與事矣其爲學不可以或廢也於國子中存其遊倅使之脩德學道也遊倅者未仕之倅遊如遨遊之遊見其無事之意○黃氏曰國子與王子弟共學國有政事國子雖盡有職任而必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學校不可一日廢也一人元良萬邦

以正先王所務莫上焉道言其無職任也○易氏曰使之脩德即師氏所謂三德教國子者使之學道即保氏所謂養國子以道而教以六藝者德原於性故謂之脩道公乎人故謂之學○鄭鍔曰德本於一性之所自得在我修焉而已道出於聖人之所傳非學則不知德既使之修道既使之學苟無以考校之則勤者亦怠矣故春則合諸學秋則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焉學謂東序在王宮之左者射謂射宮虞庠之在西郊者其爲學則一也以其合之以考道藝故以學言之以考射故以射言之[illegible]道藝文事也文學屬乎陽故春合之射武事也武事屬乎陰故秋合之先王於國子教之以文欲其德行道藝足以

表人教之以武欲其有事之際能任甲兵之事又欲其功之易成故因時順氣以合之大胥之教國子也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所專主者教以樂舞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所專主者造以四術也諸子既教以文又教以武先王之世非惟爲國子者有文武之才凡爲遊倅者亦教之有素也[illegible]

○王昭禹曰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教之於宿衛之時諸子春秋合之於大學之時考其藝而進退之則能者在所進不肖者在所退也○易氏曰進者任以國事而退者亦有以勉其所未至[illegible]學子又不變屏之遠方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貴而國子賤而萬民其教之也文德武事無乎不備況公卿大夫治職於外者其子弟宿衛於王宮治職於內者其子弟守固於邊鄙則諸子掌其教治如此不亦宜乎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illegible]○王昭禹曰羣右之長所以謂之司右○劉氏曰司右羣屬車之右若王之五路右其玉路金路者下大夫也右其象路者上士也右其戎路木路者中大夫也故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八十人者皆羣屬車之右也

黃氏曰左主射右待車故司右與射人聯職而虎賁以下扈從王者列於其下朝儀之位大右大僕虎士列於路門右右皆主衛從也羣右列於甲兵戈盾弓矢官之下不聯大右甲兵嚴飭而後戎車駕事之序當如此司右雖主羣右之政令而其秩卑於僕御御射固高於右也戎右中大

夫其事重也

掌羣右之政令

鄭鍔曰戎謂乘車之路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勇力之士在右車必有右況王之五路乎今考之經有道右有齊右有戎右而玉路田路俱無右先儒謂齊右兼玉路之右戎右兼田路之右然則玉路以祀金路以賓皆文事之容戎路以即戎田路以田以鄙皆武事之容故獨以兼之司右乃衆右之長羣右皆其所統治也[illegible]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illegible]屬其右

鄭鍔曰王有軍旅會同之事以車從車之卒伍亦如萬民之卒伍司右令之使相聯屬也[illegible]比其乘使車皆有行列屬其右

使車右皆有統攝（王氏曰只其乘則以其親之愚使者力等其右則屬之皆屬之司右主車故獨合車之卒伍古法五人爲伍百人○黃氏曰凡乘王從車者皆比之而其人爲車右後世兵法有以七十五人將車合一車而爲百人○）鄭康成曰合比屬
謂次第相安習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鄭鍔曰爲車右者勇力之士皆用五兵者也五兵非人之所能用而勇力過人者尤非易得幸而有焉選百得十選十得一凡國中之有斯人則使之屬於司右庶得選擇以爲用也何則有車上之五兵有步卒之五兵戈也殳也戟也酋矛也夷矛也是謂車上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是謂步卒之五兵非勇力之士則不能用屬於司右非惟選之以待用亦掌其政令使強有力者無所肆其暴矣

王氏曰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戰又屬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使掌其政令則軍旅之事有選鋒以待敵齊民得免死焉無事之時武夫皆寓於官府無所奮其私鬭矣（王昭禹曰唐之時也一日有警而宿衛之士皆不足以仗用又焉知成周之法）

虎賁（音奔）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薛平仲曰虎言其有力如虎也旅言其旅力方剛也虎賁有虎士八百人用之以先後王而趨非部分之嚴節制之素難乎爲衛矣故虎賁氏則以下大夫二人爲之（黃氏曰虎賁氏有所主帥且爲近衛故高其爵）鄭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易氏曰此言虎士八百人與牧誓言虎賁三百人其數若不同蓋此以備至尊而前後可以備儀衛）

陳及之曰虎賁八百人蓋天子親兵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士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

非舊制矣○胡康侯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奭命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呂東萊曰周公戒成王何故以虎賁與任人牧人準人同一般說此最是周公養成君德深厚處大抵外朝之臣人君臨朝方得入覲而人君見其望高德厚待之爲嚴不敢褻近侍衛僕御朝夕親比若得正人動作起居默移陰化須到聖賢地位故虎賁綴衣任最賤職最親所以亦須要得人○鄭節卿曰宮正宿衛之士統於大宰而虎賁之虎士八百人亦王之親兵而屬諸司馬此司馬亦聽命於大宰耳必散諸司馬者內外雖不

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掌於虎賁與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周人之遺意

掌先（悉薦反）後（戶豆反）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

鄭鍔曰王出則或居王前以爲之先或居王後以爲之後其先後也欲嚴以肅故皆趨其趨也必以卒伍如軍法焉（黃氏曰雖軍旅亦不離其卒伍可嚴以嚴肅也）不特國中爲然王者有軍旅會同之事皆然

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王所止舍之處設梐枑再重以爲閑則守乎其外王在國雖處宮禁之嚴又守乎其內（易氏曰入而在國則王寢次舍以爲宮）若有大

故其所防者尤當致嚴又守王門資之以衛至尊（易氏曰五門出入[illegible]）
必繇○鄭康成曰非常之難要在門如是則八百人之衆不足恃也
及葬從（才用反）遣車而哭
鄭康成曰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賈氏曰[illegible]）
（遣魄所依）
適四方使（所吏反下同）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微事則奉書以
使於四方
鄭鍔曰王朝或遣使於四方所遣者士大夫也必從以虎
賁（[illegible]從之使王命也）多難之世寇攘姦宄或爲患於道路道路
不通王命壅遏或有徵召於諸侯虎賁氏奉王之書以從
於其國惟其武勇故使之犯難而往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旅如旅力方剛之旅旅有力之意故人之背旅謂

之膂以其有力故也（○賈氏曰[illegible]）或謂有虎賁氏八百人矣
又有旅賁氏十六人何耶蓋八百人分爲卒伍而趨於王
之前後則既衛其前又衛其後也旅賁氏之十六人則夾
車而趨或防其左或防其右此其所以異○李嘉會曰大
夫不可徒行故旅賁氏止用中士不使大夫
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鄭康成曰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
帥○鄭鍔曰夾王之車執戈所以擊刺執盾所以捍衛左
右必皆八人人主上法乎天而左右之衛亦取象於八卦
故數皆八也車之運行其勢疾矣及其止也餘力未定慮
其運而不止故持其輪而止之自非旅力過人安能然也
（○王氏曰持輪所以爲安也○李嘉會曰王止則亦止而衛王）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鄭鍔曰祭祀賓客會同王則吉服旅賁亦以服而從先儒
以爲王袞冕則旅賁齊服服玄端竊以爲不然言服而趨
者謂常時夾王車或以介祭祀會同賓客則無用介惟服
其所當服之服而已（○王昭禹曰服而趨者其服亦如王所服者賓客之服）何以明之下文言
軍旅則被甲而趨蓋能自保衛然後可以衛至尊有兵甲
之事尤不可不先自備或使之介其介也亦以重天子之
威
喪紀則衰（七雷反）葛執戈盾
鄭康成曰葛葛絰武士尚輕（○賈氏曰[illegible]以武士尚輕）
軍旅則介而趨
鄭康成曰介被甲○王氏曰旅賁則王衛之尤親者王吉
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亦與王
同其憂樂也○易氏曰祭祀會同賓客喪紀軍旅各以吉
凶之服衛于王軍國之容有足觀者矣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黄氏曰其服袞冕名之曰節以著别也○鄭鍔曰或謂春
官有司服掌王之衣服宜可得而節此官所言初無撙節
之意何以爲上節王之衣服耶夫王之袞冕裘冕固非臣
下所可服然有時而服之亦以行禮之故爾行禮則服之
事已則止其服也固有節矣此序官節服之意
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
鄭鍔曰祭祀朝覲王乘玉路建大常服袞冕此禮之至文
而盛也又使節服氏六人與王同服以維持大常之旒蓋
大常十有二旒其長曳地必用人以維持之維者以纓綴
連之義每旁三人則法陽數之成而以象天陽俾服袞冕
同工之服以尊天之象（○易氏曰[illegible]）

人君亦服袞冕若是何以爲別曰是乃所以爲別也君服之去則不嫌於同賤以其有節存焉是賤者與朝其位亦當與王接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亦南鄉且尊卑有以辨別位同乎南鄉從王於後也服同乎袞冕從王於右也皆有前後左右之節矣則何害服飾尸尊至尊而士之服亦何嫌於同

愚案此便是顧命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戣相似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賈氏曰禮緯天子旌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齊較士三仞三旒齊首彼或異代法故旒不依命數周諸侯之旌皆交龍爲之上公九旒侯伯七子男五今總云四人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二人分而維之耳○鄭鍔曰諸侯交龍之旂亦謂之旂常用四人以維之其服皆諸侯旂同王六人諸侯四人維以兩又四者降六之數諸侯非有君事而服天子則自也故取象也數異

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鄭鍔曰祀必有尸雖郊祀亦有尸士師言祀五帝則沃尸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此言郊祀送逆尸則是郊亦有尸也郊祀王服大裘而冕王服大裘則尸亦服大裘尸服大裘故節服氏送逆尸亦服大裘事至尊之神以類求類欲其純一而不雜如此節服氏八人六人維大常故二人送逆尸也然亦惟郊祀則有裘冕執戈之禮他祀則不用也始焉逆之終焉送之皆從尸所乘之車事尊神者其禮當致其謹也或謂王服袞冕節服氏亦袞冕近於無等差先王制禮必有毫釐之辨何爲至尊之袞冕與臣下同耶蓋祀天之禮內服大裘則外被冕故曰袞冕又曰裘冕司裘言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不言袞司服言祀天則袞冕而不言裘王服袞則曰袞冕王服裘故云裘冕郊祀以維大常而送逆尸之故乃分而二之使節服氏八人各服其一大常以文爲主故服以袞送逆尸以質爲主故服以裘服袞者無裘服裘者無袞豈不有毫釐之辨哉

王之奉祀也以內則盡質以外則盡文故兼論乎裘袞又以見名官曰節服氏之意

方相氏狂夫四人

王昭禹曰方相氏者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於季冬命有司大儺則曰旁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鄭鍔曰或謂每歲有時儺之事所謂季春命國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見於月令者是也三時有儺夏則無之方相氏乃爲夏官之屬何耶蓋方相氏以狂夫爲之康成謂方相猶放想可畏怖之貌義無所攷殆猖狂之意也別四方而驅疫必狂夫爲之蓋陽勝則爲狂陰慝則爲疫狂夫陽之太過者也夏則陽盛而火王陽盛而太過則爲狂矣使之索陰慝之鬼亦厭勝之術○賈氏曰執戈揚盾亦武事故在此

總論

薛平仲曰四官之設先王必使世其官者合庶士以衛至尊其事至難使爲之長者或更進迭用而非世守之舊則人心渙散不屬所關甚大此虎賁旅賁必以氏爲名節服氏以袞冕維太常其職與旅賁氏相關非世其官不足以明禮典之宜方相氏以索室驅疫非世其官不能明鬼神之故此節服方相亦以氏爲名也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乃多反）以索室毆疫

鄭康成曰蒙冒也○鄭鍔曰熊之爲物猛而有威百獸畏之蒙熊皮所以爲威也金陽剛而有制用爲四目以見剛明能視四方疫癘所在無不見也玄者北方之色天事之武也朱者南方之色地事之文也以玄爲衣所上者武以

朱爲裳輔之以文（以黃爲[illegible]玄衣朱裳皆象陽氣以抑陰氣）執戈擊刺揚盾自衛（○黃氏曰執戈揚盾所以自衛[illegible]）帥百隸以爲之（○王昭禹曰帥百隸之屬）賤者之職也○王昭禹曰時儺以時而儺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是也（○鄭鍔曰[illegible]仲秋之儺有國之儺庶人不得爲季冬之儺謂之大儺孔子於鄉人儺則朝服而立[illegible]以安室神謂季冬之儺大儺驅索室中而逐一歲之疫以安祖先之神爾○）鄭康成曰索廋也○王昭禹曰室者陰慝之所藏

大喪先匶

鄭康成曰葬使之道○劉執中曰凶事多邪慝乘之

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方音罔良音兩）

鄭康成曰壙穿地中也天子之槨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方良罔兩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鄭鍔曰葬則用木石木石久而變怪生故始葬則敺之亦厭勝之術○易（氏曰古喪[illegible]今始難[illegible]則今此而已）鄭鍔曰喪則使之爲前驅以辟凶邪葬則使之入壙擊罔兩所以安神靈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二

大僕下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鄭鍔曰公卿大臣輔王於朝其見王爲有時若夫左右僕從於王尤親暱苟褻近小人無以聞正論故先王以下大夫爲之所以重其任也（○陳君舉曰六官皆有[illegible]之臣如地官師氏保氏春官大史內史夏官射人大僕是也書曰太史及史友記曰射人師僕[illegible]）○薛平仲曰上而正君心於周旋密勿之間下而通人情於勢分難通之際大僕以之師其僚庶僚以之佐其長上下交乎內外無壅天下之政此其本也○陳君舉曰屬之司馬不惟宮中部署肅給亦以通遠令也不然則有逗留怠於傳命之患

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項氏曰王之吉服有六大僕正之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王之眡朝有位正之則出入起居罔有（○黃氏曰此[illegible]服非[illegible]服則[illegible]服也[illegible]服小臣正也）不欽

王昭禹曰出王之大命則宣之于外入王之大命則納之于內（○鄭康成曰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鄭鍔曰王之大命[illegible]）大僕之出入王之大命特以其在王之左右爲王之侍御掌趨走奉行之事而已若書言龍作內言詩言仲山甫出納王命則異於是

掌諸侯之復逆

鄭鍔曰諸侯之復上有詢乎諸侯而諸侯反報之諸侯之逆諸侯自出所見以告乎上皆掌受之以上達則無壅遏或謂羣吏之逆庶民之復御僕掌之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宰夫掌之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小臣掌之獨大僕掌諸侯之復逆何也蓋臣民復逆王所日聞故內焉御僕小臣達

之外爲宰夫達之事之常也若諸侯復逆則非常矣○陳
及之曰掌復逆者受羣下書奏也漢之公車司馬今之登
聞檢院皆掌天下章奏乃一官耳大僕掌諸侯復逆小臣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而宰夫又掌諸臣之復萬民之
逆不亦多乎蓋官府有尊卑爵祿有高下大僕下大夫也則
下掌吏民之復逆御僕下士也苟上掌諸侯及公孤之復
逆則情意不相通官高則此不肯受官卑則此不肯授於
是上下之勢懸隔而天下之事壅於上聞今大僕掌諸侯
小臣掌孤卿大夫御僕掌吏民則勢敵情通不敢逗留壹
奏矣外其事所係甚大於是復俾大宰之屬掌之則當以
所言告之冢宰與王謀議其事而行不特是也秦章邯奏
事而趙高爲丞相留司馬門不進則是與章奏者非王之
近臣也若夫大僕小臣御僕皆王之侍御僕從也受章奏
而達於王無所關決而大臣亦不得自便矣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王氏曰王眡朝眡治朝○易氏曰此經正與司士一職互
文見義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則王之位也雖言王位
而非正王位之職所正者羣臣之位其曰三公北面東上
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
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
羣臣既正其位矣然後大僕自路門之左立於王前故曰
大僕前所以正王位又言王入內朝皆退鄭氏引玉藻之
言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
適路寢聽政謂諸侯也言諸侯則天子亦然謂王入路門
聽政於路寢則羣臣各退向治事之處若據司士所言皆
退疑若大僕亦隨羣臣而退今攷此經文意則大僕實未
嘗退所言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乃是退立於路門之本
位以俟朝畢及王入路門而聽政路寢則羣臣雖退而大
僕復入正路寢之位司士不及此者以其所正者羣臣之
位朝畢則退而已大僕掌正王位則無往不從故出入亦
如之詳略不同亦各其職云

呂氏曰如漢成帝臨朝之時尊嚴如神及退朝與張放等
所說皆淫辟邪侈之事人君到此不是見得有力如何會
到罔有不欽田地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
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王昭禹曰路鼓王鼓也必建路鼓示欲四方無所不達○
鄭鍔曰路鼓王之所執者也大寢王聽政之所也建路鼓
於大寢之門外使窮寃失職者擊焉上急變者擊焉欲其

近乎王而聲必聞事必達也○李氏曰天子有五門外曰
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大寢蓋在
路門之內也考之周禮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則是雉門
已有禁矣而路鼓在路門外窮民安得入也蓋朝士之職
以肺石達窮民而肺石乃在外朝外朝在皐門之內庫門
之外則是窮民得至於庫門之外而朝士乃爲之達於路
門耳然則大僕之所待者乃待朝士之所達也○黃氏曰
鄭謂政鼓節與早晏非也經之建鼓所待者達窮與遽令
而已如御僕直事鼓所大僕聞鼓速逆皆其政也窮與遽
令皆應而報故不待眡朝擊鼓而奏之吏始張夫人曰帝
方與我飲乃以此時奏事抵破案於是百官不敢奏事○
王氏曰先窮者欲速達甚於遽令○鄭康成曰御僕御庶
子直事鼓所者○黃氏曰御僕與御庶子各有之通掌其事御庶子士庶侍也御侍于王所者也此於士庶子最爲親近御僕掌王燕令○

鄭鍔曰御僕與御庶子受窮民之訴與遽令之事將以上達使太僕不迎而受之欲上達之速亦不可得聞鼓聲則速逆之言迎而受之速以上達

孫氏曰命令復逆雖均之爲急未若遽令所係於軍事者尤急故不領於他官而領於司馬既領之司馬復敘於小宰何也一相在內無所不統使侍御僕從不由小宰以敘次而紛亂離襲一相不預聞焉則事權分而君聽惑故達以御僕而後上下之情通敘於小宰而後內外之體一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

王昭禹曰祭祀吉禮之事賓客賓禮之事喪紀凶禮之事事既不同王之服位亦異○易氏曰王者祭祀之服六司服之六服是也賓客之服二司服所言鄉射則皮弁眡朝皮弁服是也喪紀之服一司服所言凶事服弁服是也其位則隨事而立無非大僕之所正○鄭鍔曰大僕既正王之服位又再言之何也蓋上所言者王視朝之時乃若祭祀賓客喪紀之服位苟不正之則事神接人之際失其當矣既已正之又詔之以法使王動皆中度詔之以儀使王行而合禮○鄭康成曰詔告也○王昭禹曰法見於度數者儀見於動容者皆大僕以言告之○鄭康成曰牲事殺割匕載之屬賈氏曰言殺謂祭祀之時殺牲自射牲也司弓矢云共王射牲之弓矢者即此射牲割謂解牲體匕謂以匕出牲體載謂載於俎也人君於祭祀之禮匕牲爲主也○王氏曰王之牲事以事鬼神苟外不能治其人內不能治其身雖日用牲祭鬼神猶弗享也大臣衆矣所與治其人莫尊於大宰近臣衆矣所與正其身莫親於大僕故贊牲事以此兩官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易氏曰不敢自右以周人尚右尊君也○王氏詳說曰夏官以僕名官者有八大僕祭僕馭僕隸僕僕於王之左右也道僕齊僕田僕戎僕四者僕於車之左右也乘車之僕見於曲禮詳矣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車之有僕所以兼車右事也效車則奮衣由右車驅則顧命車右此大僕初非預於乘車之僕特爲王前驅而已驅者在塗御者在車驅不復御爲有并爲之乎今曰自左馭而前驅是王未乘車而乘君之乘車者不敢曠左是左馭者乃乘車之僕在大僕前驅自馭者之左行而馭耳鄭氏以爲居左自馭失之矣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

鄭鍔曰軍旅田役王親執路鼓路鼓四面王自擊其一大僕擊其一戎右擊其一故二官皆言贊王鼓助王擊之以用衆也○黃氏曰鼓所令止作也大僕贊王鼓亦左馭居前歟○易氏曰大司馬蒐田之禮王執路鼓此言司馬職之而復大僕贊之鼓人於救日月則詔王鼓又待鼓人詔之而大僕贊之王自爲之親鼓焉其義見於司馬及鼓人

救日月亦如之

鄭康成曰日月食時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鄭鍔曰日食陰侵陽伐鼓以助陽月食陽侵陰亦擊鼓者以陽太盛擊助陰之鼓也鼓人言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雷鼓祀天之鼓屬乎陽日食所擊者也月食宜擊靈鼓歟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彼驗反亦如之

鄭司農曰窆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塴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

易氏曰始崩及窆擊鼓以戒衆人且傳達于四方使四方知喪禮也

縣(音玄)喪首服之灋于宮門

鄭康成曰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易氏曰小宗伯旣已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此復縣首服之法于宮門者首服則婦人之服衰冠則男子之服○黃氏曰必使大僕掌之者大僕侍御之官王之起居所當知也漢武帝崩燕王使幸臣王孺之長安問帝崩所病執金吾郭廣意言待詔五柞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於是爲反謀故人主左右與中外共信之臣及平時無法度可使與臣民相關通緩急之際姦軌遂得安有窺伺周官王出則大僕前驅居則贊相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大喪始崩戒鼓遂出喪首服法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力報反)

鄭康成曰王使往○鄭鍔曰王於公卿有弔之之禮以致其哀戚之情有勞之之禮以示其閔勞之意三公孤卿近臣之重故遣僕臣以往見其恩厚也

王燕飲則相(息亮反)其灋

鄭鍔曰王有燕飲臣下之禮以示慈惠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其燕皆在寢如主人酌賓賓酬主人之類皆有法也大僕侍王左右故相其法燕而有法則無廢禮之愆幽王荒廢飲酒無度以其無法故歟大僕相其法此其所以用吉士而不敢用便辟側媚之人

王射則贊弓矢

鄭康成曰贊謂授之受之○鄭鍔曰射有挾弓執矢之法文承燕飲之下則知因燕而射也先儒以爲大射恐不然射以觀德而王者之射尤諸侯臣下之所取法故令大僕贊之後世委任華重漸至於執政而名官以僕射其原蓋起於此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

鄭康成曰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鄭鍔曰上言正王之服位又言祭祀賓客則正位此又言正位者燕朝之位也王有三朝而燕朝乃安燕之地親族所聚正其位而且擯之相之則王之見之也以禮而宗人之見王也不敢恃恩以犯分

王昭禹曰擯則相賓相則助王皆大僕掌之

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鄭鍔曰一日二日萬幾王者不可一日不眡朝王不眡朝是必有故以辭諭諸大臣使知其不視之故若以安燕而廢朝當論諫以箴過於未萌三公孤卿大臣也與國共休戚宜以辭告之

總論

李嘉會曰大僕與王最親無一事不正乎王無一動不贊其禮不惟正眡朝之服位至入于燕朝亦如之不惟正賓祭喪紀之服位而位在燕朝者亦正之王有牲事則贊法儀王有燕飲則相其法師田則贊王鼓王射則贊弓矢穆王以此職命伯冏謂其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其見大僕有關於王身者如此其重

小臣上士四人

黃氏曰地愈近則事愈褻而職愈卑故名大僕曰大小臣

曰小

鄭鍔曰小臣掌傳王之小命王有所行則詔相其法儀之小者疑若卑褻以上士爲之何耶蓋所謂士者以德行道藝考選而進者在王左右必不導王爲非矣故穆王命伯景謹簡乃僚其惟吉士正謂此也春官之内小臣掌王后之小事者尚以奄上士爲之况事王乎否則近而不遜遂至假命擅權奉使四方則光𢿱殷殷用事宫中則廢立皆出其手强藩悍鎮出其門下如唐末之禍

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

鄭康成曰小命時事所勑問○王昭禹曰大僕言出入王之大命小則小臣掌王之小命蓋出入亦可知法儀趨行拱揖之容（王昭禹曰小法若行以肆夏趨以采薺之類天府同此時揖與趨是也之類小臣以詔法儀則大僕所詔者其大者也大僕言詔而小臣言詔相非特詔以言又相以力也）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鄭鍔曰諸侯之復逆大僕掌之爲其入朝則有賓道也三公孤卿日以事聞乎王以其亟也故小臣掌之非有所輕重也

正王之燕服位

鄭鍔曰王自路寢聽朝而退適小寢則正其燕居之服位大僕正於外小臣正於内此所以無適不正也○王氏詳説曰案玉藻天子以龍衮祭以元冕聽朔以皮弁眂朝以元端燕居諸侯以元冕祭以裨冕朝以皮弁聽朔以朝服眂朝以元端燕居夕深衣祭牢肉天子諸侯雖燕居同於元端然天子初無夕深衣也是諸侯適小寢釋服而元端與天子同夕深衣又與天子異

王之燕出入則前驅

鄭鍔曰燕出入若今遊於諸觀苑○又曰朝覲會同祭祀軍旅之時大駕雷動百司駿奔儀衛無所不備若夫燕游之觀不備百司則小臣掌前驅之儀蓋雖燕遊亦不可以不正王體也

大祭祀朝覲沃王盥

王氏詳説曰鬱人云凡祼事沃盥此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者蓋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九獻七獻五獻皆須盥也鬱人之沃盥但於盥獻事耳其朝覲饋獻卒食之獻所以沃盥者小臣也

鄭鍔曰事神待賓其法則同第所掌有小大耳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

鄭康成曰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黄氏曰大僕王射則贊弓矢此外不見掌事之法是則賓射小臣贊弓矢也○鄭鍔曰雖掌其小而法如大僕也

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鄭鍔曰掌小事故掌弔勞于士大夫凡有大事則爲大僕之佐而已

總論

易氏曰小臣佐大僕者也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此則言辭告語之末故掌王之小命大僕詔王之法儀此則趨行拱揖之容故詔相王之小法儀大僕於眂朝及禮之大者正其服位此則正王之燕服位大僕於王之大禮路車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此於王燕出入則前驅以至大僕掌諸侯之復逆而此則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而此則掌士大夫之弔勞凡此無非大僕掌其大而小臣掌其小也小臣所得而專者大祭祀沃王盥而已然先王設小臣之職亦猶后之有内小臣而内小臣所

掌反同於大僕何也大僕正王之服位而內小臣亦正后之服位大僕出入王之大命而內小臣亦掌王后之命大僕於王之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內小臣於后之出入亦前驅大僕於祭祀賓客喪紀則詔法儀於眡燕朝則掌擯相內小臣亦擯詔后之禮事蓋內小臣之於大僕則內外之辨小臣之於大僕則大小之辨

祭僕中士六人

黃氏曰僕本燕閑之官祭尊燕褻不敢以褻干尊故專設官

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

王昭禹曰前期有戒既戒供具有糾焉所以約其緩散鄭康成曰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鄭鍔曰小宗伯而下專主祭祀之事又設祭祀官親受王命以視祭祀何耶蓋人君爲神民之主禮

重於祭苟祭不親非所以事神此所眡之祭祀乃王所當躬臨者也王偶有故不獲躬親必命有司攝事故特設祭僕之職使掌察眡之事受命而臨觀之又以言而警戒之有不戒不具者皆得而糾舉之則祭事益嚴無以異於王之躬親矣○劉執中曰王之於祭祀也[illegible]備于禮文矣而有不能一切王不可得以躬親之也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使代王躬眡其事也

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鄭鍔曰祭畢則帥羣有司而反命乃以王命勞其勤者而誅其不敬者則羣有司知所懲勸矣○王氏曰肆師誅其慢慢謂不肅也祭祀誅其不敬則非不肅之謂也

大喪復于小廟

賈氏曰大喪王喪也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祭僕復小廟夏采復大廟隸僕復大寢小寢也○黃氏曰夏采復于大祖不曰大廟然則總謂之太廟猶大社大稷也故夏采復于大祖不言廟祭僕復于小廟避夏采大祖之文高祖以上猶有二祧○王氏曰祭僕掌受命于上以眡祭祀隸僕掌五寢埽除糞洒之事王皆以故習而親焉故也既置夏采掌復復正事又以二僕參焉復盡愛之道求所以生之不以方而已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與音預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黃氏曰祭王之所不與者山川在畿內地遠王不行公卿百辟之有功德於民者秩卑王不行然皆國之命祀故賜之禽王昭禹曰賜之禽所以出於王命故也都家祭祀皆命於國王不親祭各使其主者祭之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鄭鍔曰諸臣之祭致胙於王謂之致福必受而膳之然胙

自外來將以奉王詎可輕焉必度而省之知其非可疑然後致膳先儒謂展其牲之體數大牢則牛左肩九个少牢則羊左肩七个之類則所展者曷止此觀晉申生歸胙而驪姬毒以獻其事有不可不防者展而受之之意豈止於體數而已哉○易氏曰凡祭祀受胙謂之受福言神錫之福而君受之也都宗人家宗人與國之祭祀有司皆致其福于王祭僕則展而受之膳人則受而膳之則祭祀之誠至矣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大僕至御僕四官列職同官故同府史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易氏曰御僕所掌復逆視大僕小臣有尊卑小大之異視宰夫有甚不同者此謂庶民非萬民之衆所謂羣吏則府

史胥徒之在官者亦非諸臣也諸臣則諸侯羣臣咸與非御僕所得而並言然宰夫於諸臣言復此於庶民言復宰夫於萬民言逆此於羣吏言逆所謂復逆者蓋通上下言之○王氏曰庶民之復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者故大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

李嘉會曰羣吏庶民安有弔勞觀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漢征民宿衛及其去也天子親享之羣吏庶民或有弔勞宜也

鄭鍔曰於吏民有哀則弔有勞則勞未嘗以其賤而遺也使御僕掌弔勞見恩意之厚○易氏曰以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推之此亦羣吏之弔勞也

大祭祀相盥而登

鄭鍔曰祭祀以匕登牲體於俎王盥手乃登之○王氏曰王盥而登御僕相之○王昭禹曰相盥非承也若儀禮所謂奉盤授巾是也

大喪持翣

鄭康成曰翣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易氏曰此喪祭之冗事故御僕掌令

掌王之燕令

鄭鍔曰燕居之令非視朝時所出羣臣不預聞故掌其傳導也

以序守路鼓

鄭康成曰序更也○王昭禹曰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以序更守路鼓以待達窮民與遽令○李嘉會曰不言御庶子者升而爲士則非御庶子矣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左傳曰輿臣皁皁臣隸隸臣之尤賤者名官以此蓋五寢者神之所依當埽除糞洒以致潔清乃皁隸所當爲以是名官使知僕隸之役不敢廢事也○黃氏曰隸僕職任愈褻故雖屬大僕而別置府史胥徒羣僕皆御于王所○孫氏曰隸僕之屬夏官法嚴而儀肅不容狎視漢法事關宗廟必置重辟亦此意

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黃氏曰寢之爲五何如或曰五當爲王祭祀脩寢爲王將齊故脩治潔清之寢廟惟月令有之自漢以來原廟置寢於諸經未見廟有寢者然漢廟有寢亦死事耳○劉氏曰五寢夫人以下所居也王后所居謂之正內諸侯不掌自有寺人守之醫也鄭玄謂明五寢廟之寢非也隸僕乃掌洗乘石蹕宮中之事古者刑人不褻宗廟職宗廟何緣役之於宮中而外役乎○鄭康成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

祭祀脩寢

劉氏曰脩讀爲滌祭祀則齊齊則大滌五寢使之消潔不犯禁也

愚案注疏引爾雅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也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不知寢廟脩除於守祧自屬禮官今掌之隸僕則於僕從之後必非寢廟之寢況經中只言五寢又不曾及廟字黃氏劉氏之說是矣

王行洗乘石

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鄭鍔曰王所踐履猶致其潔如此則事至尊之禮嚴

掌蹕蹕音畢宮中之事

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儆蹕○鄭康成曰宮中有事則蹕○易氏曰於宮中爲之蹕致其肅也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劉氏曰大寢內寢小寢燕寢正內春秋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黃氏曰復於其平生所有事之所小寢大寢王所與居也鄭說皆非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賈氏曰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弁則弁亦冕也即是六冕皆得稱弁（○鄭康成曰弁者古冠之大稱委貌緇布曰冠）○王昭禹曰冕上服以臨下弁下服以事上人君服以冕亦服弁者以上得兼下也此掌五冕之官所以名之曰弁師

鄭鍔曰王之冕弁宜在禮官今乃列之夏官繼大僕羣僕之後在司戈盾司弓矢之前俱非其類疑其失次○徐鄉曰弁者所以見諸侯夏則於卦爲離萬物相見之時故弁師屬焉

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早音）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鄭鍔曰五冕制度冕與弁異攷之皆可疑今隨文釋之冕之長短廣狹經無文漢儒謂用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布衣之上玄下纁名謂之冕冕者俛也後高前下有俯俛之形故以名焉在高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之意然王之吉服六每服一冕則宜六冕今止五冕者禮圖以大裘之冕無旒陸佃云大裘襲袞則戴冕繅十有二旒大裘與袞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此說得之

李嘉會曰五冕不及大裘大裘天子服也今說五冕則公卿大夫士之服也然必曰王之五冕者惟天子則五冕可具也（○王昭禹曰服者下之飾陰也故有六陰數也冕上之飾陽也故止於五陽數也）○賈氏曰皆玄冕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於冕之上下○鄭鍔曰玄冕朱裏說者以玄在上者升而與物辨以象道之妙朱在下者降而與物接以象禮之文上玄之版謂之延取其長也垂之以旒謂之邃取其深也紐（○鄭康成曰紐小鼻也）綴於冕之傍垂之以武傍孔相當以笄貫之欲其牢固也有延以爲覆有紐以爲固文以五采爲繅（○鄭康成曰繅雜文之名）繩垂於前後故曰五采繅有十二也就皆五采玉十有二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賈氏曰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於一旒之上以青赤黃白黑五色玉貫於藻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鄭康成曰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玉笄以玉爲笄以貫之也朱紘以朱色之紐爲綬而屬結之也（○鄭康成曰紘一條屬兩端於武○黃氏曰紘以組爲之先屬一頭於左傍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傍笄上繞之○劉氏曰朱紘下繞笄之兩傍助其固也）○王氏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就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玉笄貫其上以象德也○李嘉會曰五冕五采必五者象仁義禮智信五者無

一不備○黃氏曰康成以繅不言皆有不皆者非也又以十二句絕就字下屬亦非五采繅十有二就掌上玄冕朱裏延紐皆字十有二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二玉也冕制於經無所考注疏家所言皆約漢制未可信康成又采摭禮記儀禮殘闕不全之說牽合爲證亦難信者然則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繅斿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玉笄朱紘是則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以著其同也大裘之冕不數自見其爲異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他練反）玉笄

鄭鍔曰近世陸佃論此云諸侯九斿則上公十二斿可知公袞冕十二斿侯伯鷩冕九斿則毳冕七斿希冕五斿玄冕三斿可知舊圖謂侯伯之服鷩冕七斿子男毳冕五斿

公之孤希冕四斿則以上迫於上公衮冕九斿又迫於玄冕三斿爲之説也一曰凡冕天子皆十二旒諸侯皆九斿故記曰天子十有二旒諸侯九而弁師云諸侯九就諸侯蓋通稱繅即禮記所謂藻也易藻爲繅繅雜文之名取其義之著也斿即禮記所謂旒也易旒爲斿謂其垂於前後如旌旗之斿也諸侯九就蓋自公而推之以九以七以五皆可見矣瑉玉者石之似玉子貢所謂君子貴玉而賤瑉爲玉之寡而瑉之多者是也天子之德全故其玉用全諸侯之德殺於天子故用瑉玉天子用五采之玉所以表其德之全諸侯德不及天子故用三采之玉其餘如王之事則玄朱延紐朱紘之類皆同乎王也所以可同乎王者以其有人君之道故耳然言其餘如王之事則特笄紐之類（○黄氏曰其餘如王之事言公衮冕其餘如王以事同者詳答也射宴所當用也○王氏曰延紐非也）經不言玉

之數則每旒之玉皆十二與王同亦可知也其異於王者殺其斿與其采而已不如是殺玉彌寡其垂有不可及目者詎足以示蔽明之義哉繅斿皆就言玉旣三采則繅斿之就皆三采也（○易氏曰繅斿皆就又復言侯伯子男之冕侯伯七命則七就也子男五命則五就也）○鄭康成曰玉瑱塞耳者○鄭鍔曰前旒蔽明以見其收視於内玉瑱塞耳以見其反聽於無聲○黄氏曰王不言玉瑱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元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李嘉會曰王瑱玉不言之言王旣能反聽不待于瑱而知也）

王之皮弁會（古外反）五采玉璂（音其）象邸（丁禮反）玉笄

易氏曰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之於眡朝韋弁用之於兵事冠弁用之於田獵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者也皮弁眡朝則日眡朝之禮其用數矣此弁師所以特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璂者詩謂會弁如星言縫中飾之以玉璂璂而處狀似星也又曰其弁伊綦言其文也詩又作騏騏馬青驪文也（○李嘉會曰璂綦也結也詩云會弁如星結五采五十二以爲飾謂之綦○鄭鍔曰璂言綦亦綦木之證玉以比德言用德以爲基也）象邸者以象骨飾弁内項上之邸以明託宿之義（○鄭鍔曰象以比禮言用禮以爲主）而貫之以玉笄者也○（鄭鍔曰王之冕諸侯之冕與夫王之皮弁言笄見其皆天子以爲固也）此所謂皮弁之制若夫韋弁即爵弁也所謂爵弁經紂衣是已冠弁即元端也所謂元衣素裳是已二弁與皮弁素積相似微有損益言皮弁則韋弁冠弁在其間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

鄭康成曰弁經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經者大如緦之麻經纏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經服（○黄氏曰環經之一股經則兩股此以一股纏之不糾）○李嘉會曰弁經五服之輕者王弔乃五服之外故約言之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

其禁令

鄭鍔曰上言天子之冕弁其九就者上公之冕也若夫侯伯以至孤卿大夫則視其爵等而爲之降殺（○易氏曰上言上公王繅之數而兼言諸侯之冕斿皆就矣又言冕王一采此經言諸侯之冕弁而兼及卿大夫冕弁之制蓋侯伯之冕七就用玉九十八而繅皆三采子男之冕五就用玉五十而繅皆二采以至孤卿執用玉二十二命之卿二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一就用玉八采等而已其韋弁皮弁目侯伯璂飾七而王皆三采子男璂飾五而下皆二采孤則璂飾以四三命之卿璂飾以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以二卞可摽而已弁経雖無飾亦有等殺此不言士者司服所謂士之服自皮弁而下目士弁亦士服也）○王氏詳説曰韋弁鄭氏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引左氏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釋聘禮謂韎布以爲衣而素裳旣曰韎爲衣又曰韎布爲衣旣曰韎布爲裳又曰素裳蓋以軍國之容不同故也韋弁或謂乃爵弁爲士之祭服而王之服者哭諸侯即服之○鄭鍔曰司服有韋弁皮弁冠弁服弁經此官惟有皮弁韋弁弁經鄭康成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

無等而陸佃云韋弁爵弁也故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也冠弁服弁皆皮弁也故弁師有皮弁而無冠弁服弁康成之說誤矣○李嘉會曰皮弁用以眡朝故言之特詳韋弁用之於兵事冠弁用之於田獵韋弁即爵弁冠弁即元端也所謂元衣素裳是也二弁與皮弁相似而微有損益○黃氏曰王不叙韋弁諸臣則叙之皆微意也天子親將本非帝王之盛節必大不得已而後行之

鄭鍔曰冕弁之制而尊卑貴賤各有其等弁師爲之掌其禁令則禮行於六服矣○鄭康成曰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李嘉會曰不言天子之卿大夫者諸侯卿大夫之制既明則天子之卿大夫士可見亦以命數推之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三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闕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此兵甲弓矢戈盾之類爲之有工而司之有官

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王昭禹曰五盾則授兵舞者之盾貳車之盾乘車之盾旅賁虎士之盾藩盾凡五○李嘉會曰兵有五宜也盾亦有五者先王害人之意少而自衛之意多故有五兵必有五盾○鄭鍔曰物色也各辨其物色使以類相從等者所制之長短小大○鄭康成曰等謂功沽上下各辨其等使與人相宜也辨之有素以待有事用則有之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鄭鍔曰司兵授之以兵則從司馬之法多乎其數則踰國之守備寡乎其數則乏軍之用器軍之行也從其法而頒之○劉執中曰一旅之衆車徒毀役也兵皆之器能也弓矢四兵職也則司馬之法存焉及其還也受其所輸亦當如始者所頒之法苟有亡失遺鐵之事亦如之矣康成謂用兵者出給守衛之兵上言頒兵從司馬法此又言用兵則知非軍旅所用明矣守衛之人亦司馬之所統治故亦從其法而頒之

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凡兵甲盾戈旗物鼓鐸悉備焉在農則四時田獵合其卒伍治其徒役簡其兵器與夫旗物鼓鐸一一治之其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然司兵所頒者須諸卿大夫士從軍旅會同者也是以司兵者曰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諸官府既畢事則又

歸之若民兵自藏之民間耳（[illegible]甲必取於駟而後授之兵者國之重事也必告於廟歸亦必斂藏以見其不敢輕舉之意如出命有事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此意非特公羽斂兵於大宮魯莊公治兵于廟楚武王授師孑焉之類此見春秋[illegible]其制猶存）

祭祀授舞者兵

鄭康成曰授以朱干玉戚之屬（[illegible]祭祀[illegible]王戚以舞大武）○李嘉會曰不令樂官舞師等掌之而掌於司兵者兵器不可妄委之他人也

大喪廞五兵

鄭康成曰廞興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鄭鍔曰軍旅之車上必建五兵出先刃入後刃也會同王乘車則亦建焉皆以示威也（○易氏曰如考工之六建與夫廬人之建[illegible]不建也以備軍旅會同之用）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黃氏曰司兵掌五兵五盾戈盾用稍多故別設官其實司兵之支屬

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鄭鍔曰五兵之便於用者戈而已戈柲六尺有六寸其便用者柲短而易持其胡其援廣而易入可以捺可以刺可以擊可以鉤觀左傳所載富父終甥以戈摏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皙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便於用可知凡戰伐戡殘之字皆從戈謂此也盾干也用以自衛也如書云敿乃干詩云龍盾之合蒙伐有苑伐中干也又云干戈戚揚五兵之用長以衛短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有之書云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矣司兵掌五盾又有司戈盾之官者蓋司兵掌辨之司戈盾止掌其物而頒之○劉執中曰物者時其脩全俾

適於用然後頒之○易氏曰頒之以給祭祀軍旅會同之用

黃氏曰凡戈盾頒之授之輸之皆有司馬之法其文不備因司馬爲可知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鄭康成曰亦頒之也○鄭鍔曰殳長尋有四尺如杖而無刃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又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祋即殳也○王昭禹曰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此言祭祀受旅賁殳者蓋執戈盾而趨者謂軍旅會同之時也若祭祀則執殳而已○鄭康成曰故士王族故士與旅賁當事則衛王○鄭鍔曰祭祀之時王親出郊故嚴其守衛之備旅賁當執殳王族故士當執戈盾隨其所當執而授之以物也○黃氏曰旅賁職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至此執殳故士不執兵至此執戈盾皆非其常必有司馬之法故曰云云舞者不曰戈盾而曰兵當是五盾皆有五兵制亡雖先儒亦不能言○鄭鍔曰舞者執戈盾未嘗執殳所謂亦如之者亦如授故士以戈盾也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鄭康成曰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鄭鍔曰貳車言授則授之於其人貳車所以衛王故必人自執之（[illegible]）乘車所以爲節故特建之於車較及輿也○劉執中曰旅賁夾王車左右而虎士趨王車後先合則守王閑則殳與戈盾戒備之尤急者也非其有屛蔽之用乎（○黃氏曰虎賁在國不執兵於此執戈盾）

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鄭康成曰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

鄭鍔曰王之所舍設柸柾再重以為藩又於柸柾之外設藩盾欲以為衛故行則斂而藏之○易氏曰皆所以衛至尊尚崇嚴也

鄭[illegible]曰言授言建言設皆不同知五盾各異用故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李嘉會曰司弓矢用大夫而為弁師下士之屬先王重其所職不以爵之尊卑為間

鄭康成曰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易氏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勾之然後殳者擊之戈戟刺之此司兵掌五兵司戈盾之掌戈盾司弓矢之掌六弓四弩八矢相為先後者也

鄭鍔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則弓矢之制其來尚矣後世

有事則用之於戰無事則用之以行禮所以擇士者在是觀德者亦在是故設官以掌之為弓矢之制見於考工記者詳矣其法實掌於此

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illegible]藏[illegible]與其出入

鄭康成曰法曲直長短之數○鄭鍔曰曰王曰弧曰夾曰庾曰唐曰大[illegible]其名也形弓赤盧弓黑天子之弓形與[illegible]質其物也○王昭禹曰守之則有人藏之則有府出則頒之入則受之司弓矢於其名物則辨之於其守藏出入則掌之○鄭鍔[illegible]

中[illegible]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服音

鄭鍔曰弓必有韜矢必有箙箙之長短視矢而為之籠用竹而箙用皮詩曰象弭魚服陸機云東海魚獸宜為弓[illegible]服[illegible]以獸皮為之書曰垂之竹矢考工記曰妢胡之笴家語曰南山之竹羽而鏃之○王昭禹曰中春則陽氣方和之時中秋則陰氣將堅之時○薛氏曰鄭氏謂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夫弓弩矢箙其用一也烏有弓弩取其和而不取其堅矢箙取其堅而不取其和弓人為弓曰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鄭氏謂恭歲乃可用是弓弩之制必以春而成何獨於此而言其和槀人曰春獻素秋獻成鄭氏亦謂矢箙春作秋成是矢箙之制必以秋而成何獨於此而言其堅[illegible]

[illegible]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illegible]甲革椹[illegible]質者夾[illegible]弓庾弓以授射豻音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

者

鄭鍔曰弓有強弱事有難易而射有遠近須與人射宜各因事而量其所當用則人與弓相得射可以必中何則弓有王有弧有夾有庾有唐有大六者不同有射甲革椹質者有射豻侯鳥獸者有學射者使者勞者事既難易則所射有遠近詎可以苟須乎攷之攷工記謂往體寡來體多者曰王弓弧弓其弓往體寡則反而曲來體多則正而長名曰王其為天子之所用也名曰弧其法天之弧星也其弓至強以射堅可也故頒之以授射甲革椹質者甲革說者謂即革車也然左傳曰楚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為禮記曰貫革之射息康成於此注謂為革甲又於弓人注曰革謂干盾國語亦有三革之制則甲革者甲與革也質正也椹以為射正荀子曰質的張而弓

矢至焉圍師云射則充椹質甲革椹質堅而難入必用強弓以射之然此下文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非射於澤宮不用椹質矣澤宮者將祭而擇士先習射於此也試弓習武宜用至強之弓而射至堅之物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庾字師儒相傳讀爲庾攷工記作庾○夾則能衛人待之而後保庾則能濟人待之而後藏王安石云謂之夾以其射至弱必夾而輔之然後可用謂之庾如露積之庾須臾而爲稟非可以爲久也此皆取庾稟之義似失之鑿然師儒相傳爲夾庾者豈非以其弱必夾而後用以其不可久必庾易而用歟庾有庾易之義如千日之庚庚有變意易所謂先庚後庚是也夾庾往體多則弓反而直來體少則弓正而短合五而成規者也豻侯士所射之侯所謂千五十者是也豻侯五十步可謂近矣射鳥獸亦近而後得故止用弱弓而已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強弱適中之弓合七而成規也惟強弱適中故學射者用之初學用中而後習強弱皆可也使者奉君命而行有或遠或近之差勞者從國事而有功有或難或易之效故授之以此取其中也以彤弓形弓盧弓推之則王弧者彤弓也唐大者形弓也夾庾者盧弓也惟唐大可以頒之使者勞者故詩以彤弓錫有功諸侯平王以彤弓錫晉文侯襄王以彤弓賜晉文公則唐大之爲彤弓可知矣士用夾庾而荀卿曰大夫黑弓則夾庾之黑爲盧弓可知矣○易氏曰或謂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宜爲弱弓何謂之強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宜爲強弓何謂之弱賈氏曰往寡來多者弛之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往多來寡者張之五寸弛之一尺五寸往來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其理可信故王弧授射甲革椹質者皆射堅者也非強而何夾庾授射豻侯鳥獸者則皆射近者也非弱而何唐大往來均則強弱中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蓋用強弱之中則遠近焉可也

崔氏曰或問鄭注司弓矢云豻侯五十步近射用弱弓當用夾庾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則列國之君得張三侯及其射時當用何弓若君用王弧卿用唐大則諸侯僭君非禮也君用唐大卿用夾庾則弱而不及亦非其義而畿外諸侯之射又用何弓答云弓之名制本非有定班授諸侯遠近之名既非所定則不得言僭列國諸侯禮自得伸侯同天子既云應等則卿用唐大亦有何嫌是以鄭注六弓但云近者用弱弓則射大侯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亦不云天子用王弧諸侯用唐大大夫士用夾庾所以通之於外土諸侯也

其矢箙皆從其弓

鄭康成曰從弓數也○鄭鍔曰頒弓之際一弓而百矢百矢而一箙也○賈氏曰書文侯之命及左傳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鄭鍔曰夾庾至弱利用攻守者守城以近自保攻城以近追人惟近然後發故用其弱者則疾也唐大至強利於車戰野戰蓋車戰則遠而馳駈野戰則望而進退惟遠而發故用其強者則力大也○賈氏曰車戰平原兩陣相當也野戰謂山澤險阻而戰也多使兵公夫車戰未合野戰弩便則用之

○鄭康成曰弩無王弧常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賈氏曰凡弓用則服弦不用則弛惟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更不弛故云常服弦弓弱者以其強弓久而不弛則就弦弱則隨弱不就弦也又王弧往體少使之常服弦則矢不疾故不用也

凡矢枉紆往反矢絜胡結反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音候矢用諸近射田獵矰音增矢茀扶弗反矢用諸弋射恒矢庳方一反矢用諸散

鄭鍔曰弓以强弱論矢以輕重論五分而二在前三在後其達遠其行疾是名枉矢絜矢三分而一在前二在後不能及遠而行遲是名殺矢鍭矢七分而三在前四在後最輕而及遠是名茀矢矰矢八分而四在前四在後其行平而得中是名常矢庳矢凡此皆以輕重論也若命名之義則枉矢取其變星以爲名天之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絜則有結約之義二矢皆結火以射故用諸守城車戰殺矢最重中則必死故曰殺鍭之言候也可以候問其近者而中之故曰鍭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言可結繳之矢也矰高也茀矢亦結繳之矢可以刜羅飛鳥也茀刜也微輕可以及高故用諸弋射孔子曰弋不射宿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皆弋射也恒矢常用之矢也庳矢卑下平等之矢也故或習射或禮射之類皆用之鄭康成曰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

王氏詳說曰弩之爲用不若弓之爲用廣夾庾之弓用之於射豻侯鳥獸而夾庾之弩用之攻守而已唐大之弓用之於學射者使者勞者而唐大之弩用之車戰野戰而已弓有王弧而弩無王弧鄭氏以王弧之制爲弩不疾此弩之所以無王弧也然上文云四弩之用於攻守與戰下文以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是以二矢而當四弩之用明矣二矢旣當四弩其餘六矢當六弓之用豈不曉然經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甲革椹質軍射也殺矢鍭矢用於田獵之射也田獵所以治兵講武則軍射田射一事也故考工記矢人之兵矢田矢亦同其制則以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經曰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而考工記曰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今繒矢茀矢用諸弋射則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若夫唐弓大弓即形弓旅弓恒矢庳矢即形矢旅矢形旅以色言之唐大恒庳以名言之唐大之弓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即散射也今恒矢庳矢用於散射則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〇李嘉會曰矢鏃在前多者則矢重中者必深而不可以及遠矢鏃在前則中者其行疾而中者必成矢鏃在前者小其行則低而中者亦輕弓弩强者用重矢弱者用輕矢近者用重矢遠者用輕矢此在隨宜而用之以先爲之比至則尚矣先王之制不得不言其大體制而用之則在乎人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婢世反弓

王昭禹曰規者正圓之器謂之規則圓之至也〇鄭鍔曰方爲矩而主義圓爲規而主仁於其弓弛而未張則合以取圓雖已見弓之體而實寓其仁而不殺之意天子之弓王弧也長而且直數至於九合之乃圓此則射大侯之九十步也諸侯之弓唐大也短長得中曲直適正數至於七合之乃圓此則射糝侯之七十步也士之弓與大夫同射豻侯五十步也謂之合三成規者先儒云實無合三之弓記之耳合三之弓可謂至句曲矣是謂弊惡之弓差等之義如此其實合三而圓之弓何以射〇王昭禹曰以其體曲而可以句物者謂之句耳句者曲也弓以弱爲上以强爲下則直者善而句者爲惡矣〇黄氏曰康成以爲弓體往來之衰若然天子之弓皆王弧諸侯之弓皆唐大大夫之弓皆夾庾也恐不如此王弧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凡射甲革椹質者皆得用天子之弓矣夾庾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凡射鳥獸者皆得用諸侯之弓矣恐亦不如此大抵弓六物三等强弱中之異也合九合七合五長短曲直之形制也强弱不同優尊者也鄭合而言之故抵牾〇李嘉會曰此皆角弓反張不被絃而合之者也大抵天子不當勢屈故其體直

諸侯不得不屈故其體俛大夫與士其勢轉卑則倍屈而
俛沉也○鄭敬仲曰剛徤者乾之德君之道也柔順者坤
之德臣之道也合多而成規者其弓剛合少而成規者其
弓柔○易氏曰弓之强弱因人之形體志慮血氣不可以尊卑言經必以尊卑言者設此以辨分而已六弓之制雖係乎分而弓之用實關乎力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
鄭康成曰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爲可國
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薛平仲曰祭之日王親牽牲于姓谷之中大夫從之樂工奏韶夏封人從而歌舞之及詔於庭而麗於碑卿大夫割而王親割刀以封爲大事大僕贊王事封人共其水槀牛人共其互與盆簝語曰郊禘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則此之凡祭祀者言禘郊備矣
鄭鍔曰或謂六弓八矢俱掌於此則事至而必共又於射
牲椹質別言其所共者蓋天子之弓王弧也若射牲亦用
王弧非所以爲事神之禮何以言之以田獵射禽觀之自
左膘而射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
中腸胞而死遲則不以充庖況射牲以享宗廟備王射之
禮非用九十弓以示威之射也則所共弓矢宜不必以王
弧可知茲所以別言至澤中之射則將祭於澤宮而射澤
與祭之人試弓習武故射椹質椹質至堅非强弓不足以
中則所共之弓矢宜不同乎射鳥獸之類
澤共射椹質之弓矢
薛氏曰有習大射之所有正大射之所射義曰天子將祭
必先習射於澤○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澤而後射於射宮射宮之射正大射也澤之射習大射者
也大射選士將以求其可用也試於澤而知其有勝堅之
力然後察其有可用之實故司弓矢必爲之共射椹質之
弓矢上云王弓弧弓以授甲革椹質鄭曰質正也椹質以
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射椹質必以王弓弧弓者

蓋以强弓而後入也凡椹質必以圍師者以所習而使共
也是皆取其堅也試射之時既知其有勝堅之才則大射
之時豈不能察其有可用之實乎○王氏詳說曰上云甲革椹質下云澤宮椹質當爲二事而甲革椹質軍射也澤宮椹質習射也記曰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左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是所謂甲革也甲革之射非澤宮習射之椹質也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黃氏曰此無賓射有燕射小臣有賓射無燕射意者賓射
即燕射○鄭鍔曰大射燕射之名有耦弓矢當如人數而
共之且併共其并夾詩曰四矢反兮然則如數者一人四
矢也并夾取箭之具○王昭禹曰并夾所以取矢矢之高者射鳥氏所謂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是也司弓矢共之射鳥氏取矢
大喪共明弓矢
鄭康成曰弓矢明器之用器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
鄭鍔曰師役用兵之時會同行禮之時事異禮異故各以
其所當用之物而頒之○鄭康成曰物弓弩矢箙之屬○
王昭禹曰各以其物則弓有六弩有四各以其物而共之
從授甲兵之儀凡頒弓弩其多寡之數一視兵甲之儀而
已
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
王昭禹曰籠與箙皆所以盛矢籠以竹爲之箙以革爲之
詩曰象弭魚服田弋之時則共矢以其矢充實於籠之中○鄭鍔曰充之欲其滿足而無闕
鄭康成曰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鄭鍔曰矰矢有絲繳非籠箙之物故別言之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音庚

鄭康成曰更償也○鄭鍔曰射而亡矢不當償也惟不用於射而亡則使之償故曰弗用則更更與馬質以其物更之更同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繕之言勁也善也○鄭鍔曰觀詩人有繕甲治兵之言謂甲必脩治之極其善美爲貴耳弓弩也矢箙也矰矢也抉拾也皆供王射之物苟非脩治其善美不可以奉至尊故名官曰繕人

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

賈氏曰司弓矢選擇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用也○易氏曰箙所以盛矢詩所謂魚服是也矰則矢之有繳者用之於弋詩所謂弋鳧與鴈是也○王昭禹曰抉著右手巨指拾著左臂裹以韋爲之所謂韝扞也

掌詔王射

鄭康成曰告王當射之節○賈氏曰王射乃行燕禮以大夫爲賓與王爲耦所告之事亦如大射禮大

贊王弓矢之事

鄭康成曰授之受之○賈氏曰大僕已授受弓矢此又爲者大僕贊時此官助其也○鄭鍔曰此因擇其等異者以奉王射

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

賈氏曰充實也○王昭禹曰乘車王乘之車也充其籠箙則以矢實籠箙之中也載其弓弩則載之於車也

既射則斂之

鄭康成曰斂藏也詩云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無會計

鄭康成曰亡敗多少不計○鄭鍔曰至尊所用不敢制以

有司之法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此官掌以財給弓矢之工而以槀名官先儒云箭幹謂之槀其字當作笴而音舸此槀字音杲乃禾稈也王安石云木高則氣澤不至而槀弓矢之材以木之槀者爲之其說求之太過今欲從先儒箭幹之義以舸音讀之

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

鄭鍔曰作弓矢必有工工而無齎則弓矢無自而成槀人取財以齎工必於職金者秋官職金掌以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蓋取其所罰之金貨以供甲兵之用槀人於職金受財以爲下直之資彼之罰也以義而取之此則用之以爲利國之器是亦以義爲利之意○鄭康成曰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黃氏曰凡工皆屬事官而司馬置弓矢之工故有齎給與勞之事○劉執中曰兵器不用國之正賦

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黃氏曰三等即強弱中也鄭引弓人上中下制非也弓人以人長短不同故弓各稱其身而服之若以爲六物三等四物三等當如何說○易氏曰弓凡六物皆視其身之長短而爲三等弩四物亦一等又視其弓之長短而爲之差

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

賈氏曰案司弓矢注弓弩各有四矢應作四等而言三等蓋據長短爲三等法○易氏曰矢人爲矢曰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注謂羽者六寸則知矢長三尺是恒庳矰茀枉絜殺鍭之矢凡八物皆視其弓弩之勢以三尺增減其長短而爲三等之制箙以盛矢亦爲三等又視矢之長短而爲之

春獻素秋獻成

鄭鍔曰春則歲事之始百工造事亦於是始故始定其素則獻之見其功之所自始秋則萬寶之成百工造事亦於是成故飭治已畢則獻之

易氏曰此經繼於弓弩矢箙之下即弓弩矢箙皆春獻素秋獻成也鄭氏釋之則曰矢箙春作秋成而不及弓弩者蓋以弓人爲弓之制自冬析幹春液角以至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合於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之說故不及弓弩而專言矢箙玫此文意則矢箙取乎秋之獻其成而弓弩亦未嘗不同其獻然司弓矢之說與槀人之說何其不同耶蓋槀人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故工以時而獻其器春爲始事則獻素秋爲既事則獻成乃入功於司弓矢焉然後司弓矢取槀人之所已成者爲中春中秋之獻故上言獻而已與槀人所謂獻素獻成者各有次第不相侵紊豈可牽强而求合乎弓人爲弓之說要之弓人爲弓之制未必皆槀人之法鄭說類乎鑿

書其等以饗工

鄭司農曰書工巧拙高下之等○鄭康成曰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賈氏曰下文自有上下其食此饗燕以酒肴饗之也鄭以爲饗食非也○王昭禹曰工事雖賤先王資以制器亦不可忘其勞無勸沮之義故饗之亦有厚薄之差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鄭司農曰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王昭禹曰試謂試其良窳○易氏曰饗固足以示其恩未足以示勸懲之方必因其工事而乘之乘與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同謂計其所作之事而試其所作之藝試之既審則巧拙良窳皆有不可掩善者爲之上其食不特上食而已其尤善者必有賞不善者爲之下其食不特下其食而已其尤不善者必有誅

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鄭康成曰功成也○王昭禹曰入功于司弓矢以待頒也○王氏曰入于繕人則共王用也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王昭禹曰槀人藏受財以齎其工財之出入必有數焉具載於書以待會計而攷之則操之以爲驗○鄭鍔曰攷之知所用之財幾何所成之弓矢若干○鄭康成曰闕猶除也弓弩矢箙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李嘉會曰亡者謂之[illegible]弓矢也此[illegible]以矢從[illegible]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鄭康成曰右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賈氏曰[illegible]

○易氏曰戎車革路也王於軍事乘革路則用勇力之士爲右乃以中大夫爲之君有常尊兵革重事故也○黃氏曰自射人以下[illegible]○陳君舉曰諸右自戎右而外諸馭自戎僕而外皆用之平居而隸於司馬何也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一以師律之○賈氏曰戎右以下僕馭皆[illegible]

李嘉會曰自戎右而下止說大夫士而無府史胥徒等人是皆臨時差攝無特置胥徒也

掌戎車之兵革使

黃氏曰掌戎車之兵革使蓋戰事也戰重戎右專使事也鄭引左氏萊駒斬囚事其小者耳○王氏曰戎右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非常并充兵中役使故云掌之○李嘉會曰主通上下之情以審處其謀

詔贊王鼓

鄭康成曰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其餘面○黃氏曰軍

之進止在是

傳王命于陳直覲反中

鄭康成曰爲王大言之○王昭禹曰以軍衆所在讙譁其有不聞故也○易氏曰傳於大
司馬而達於軍中○鄭鍔曰傳達於陳中則戎右傳之非
勇士之力則命有時而不通

會同充革車

黃氏曰會同五戎皆從行充猶備也革路戎右固爲右自
左御是戎僕耶
愚案會同雖以乘車會而革路亦爲從車故充革路之
右者戎右也鄭見曲禮有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之言
遂以充之者爲居左始失之

盟則以玉敦音對辟盟遂役之

鄭司農曰敦器名○鄭鍔曰會同或盟其不協者用血以

爲歃戎右則執其玉敦而開盟載之書遂充盟事之役取
其勇足以禦侮使不協者有所畏玉府言若合諸侯則共
珠盤玉敦盤盛牛耳而敦以盛血以玉敦而辟盟者奉血
以告神乃辟開盟載之書也○鄭康成曰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大
史有辟法之文言開辟以覲法也○黃氏曰辟盟先辟之是大史職所謂不信者刑之盟而不信
然後有戰爭然則辟盟者開辟盟載之書也○鄭康成曰役之者
傳敦血授當歃者

贊牛耳桃茢音列

鄭康成曰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
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也○鄭鍔曰
盟雖歃血必有尸盟者執牛耳又用桃與茢以掃去不祥
牛牲至順用牛耳者取其順從以聽命也桃之爲物百鬼
所畏而茢可以掃除也左傳哀公同齊侯盟于蒙孟武
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
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蓋盟則小國
尸盟則牛耳者小國所執矣襄公在楚楚喪公弔使巫以
桃茢先拂殯則桃茢者凶事所用矣盟則殺牲而要諸鬼
神事之凶者也故有用桃茢之禮戎右贊其事而已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四

齊(側皆反)右下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充王路金路之右○賈氏曰案巾車王路有五下文僕亦有五惟此戎右已下有三不見玉路以祀之右又不見木路以田之右故以田戎相類齊祀相因以類相兼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祀右也(以鄭鍔曰也天之時皆不特置玉路之右以金路之右兼之)○王氏曰金路以賓而謂之齊車者王敬賓事如祭故也(○鄭鍔曰金路以承賓而右曰齊右蓋嚴齊之無不在也象路以朝而曰道右因出入之無非道也其所以為名者要皆以衛王為重則齊右又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道右亦以上士二人也)

王氏詳說曰周之時虎賁旅賁皆欲得人車右之右必取其賢而有力者至春秋時卜右慶鄭可見不然虞景之時使刀鋸之人參乘何以謂天子所與共輿者皆天下英豪乎如曰有力而已則宋之羊斟皆可得而為矣與其羊斟之非人不若乘駒之失戈也

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鄭康成曰前云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賈氏曰曲禮曰僕御執策立於馬前已駕是也行謂王乘時此亦未乘之時)○王昭禹曰荀卿曰馬駭輿君子不安輿乘則持馬亦所以備駭輿之患○鄭康成曰陪乘參乘謂車右也○賈氏曰王與僕及車右參乘也○易氏曰所以嚴翼衛也

王氏曰齊右王弗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而行則陪乘

凡有牲事則前馬

鄭康成曰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賈氏曰今曲禮云式宗廟下齊牛此所引不同者宗廟尊宜下恐經誤也鄭從之)○鄭鍔曰當其式時前視馬尾端拱而立懼馬或驚故亦立其前也惟其如是車無駭輿之馬王有安輿之心齊戒之誠不動乎中(易氏曰是齊右于齊車之事非一不敢以祭祀會同賓客之事皆行矣)

道右上士二人

鄭康成曰充象路之右○鄭鍔曰象路名曰道車其右謂之道右蓋象路以朝又以朝夕燕出入王能體道可以臣天下而朝之至於朝夕出入俱合乎道可以為臣下之矜式使人君因名以求其義也

賈氏曰上四事簡故兼職此道右日日視朝行事繁故不兼其事卑於齊戎故官卑也

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

王氏曰三者皆與齊右同○黃氏曰司常有道車有游車道車謂出入在道乘之

自車上諭命於從車

鄭康成曰自由也○鄭鍔曰若王有命令欲達于貳車則自車上而告諭之(○黃氏曰在道有命令當傳達乎有司者也)○賈氏曰馭夫掌馭貳

車從車彼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此所論從車即彼之貳車與彼從車別同名耳

詔王之車儀

鄭鍔曰掌詔告王以乘車之儀不違乎道也○王昭禹曰朝有朝儀射有射儀祭祀燕饗以儀而行賓客昏冠以儀而立王之在車其儀獨可後乎記曰不廣欬口之儀也不妄指手之儀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目之儀也顧不過轂首之儀也以至升車必正立而執綏不疾言不內顧無非車之儀也如是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無非禮之動以詔其安佚道右之詔豈小補哉

三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鄭鍔曰王下車則執蓋以從所以表尊(○黃氏曰蓋有二種一者御雨二者表尊此表尊之蓋也)易氏曰道右在車則為右下車則為從左右前後無乎

不在雖下車之際亦未嘗不以儀而輔乎王也然道右言
下車以蓋從而齊車不言者齊以敬神爲主道以尊君爲
主各有所寓焉爾
鄭鍔曰蓋從不言於齊右者朝夕燕出入有時而下車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馭之至尊○王氏詳說曰不以僕名而以馭名
所以重玉路也孔安國傳書以大僕正爲大馭得之矣然
下而視則曰馭登而左執轡則曰僕僕與馭亦通稱矣○
薛平仲曰右者在車之右以用五兵僕者在車之左以節
馬力蓋乘車之禮君居車左右居車右僕居車中而實以
侍王焉所謂馭者卽僕也然一車之中非右則君無所賴
其力非僕則右無所用其力此大馭雖掌馭玉路以祀然
因馬以制其進退犯軷以禩其險阻其法儀固戎僕之不
可違也故大馭以中大夫二人居之戎僕亦以中大夫二
人居之繼之以齊車又繼之以道車又繼之以田車而僕
之所任在齊車則下大夫二人在道車田車皆以上士十
有二人而馬力之進退一皆有法有儀矣若夫戎路則有
倅車道路則有貳車田路則有佐車所謂從車使車也其
用旣繁其馬亦衆則分公馬以駕治之要非一人所能任
此馭夫之官旣畀以中士二十人又輔之下士四十人也
雖然車右車僕任中大夫下大夫者必二人任上士者非
二人必十有二人彼一車之中各一人居之耳顧若是之
備何哉車右車僕皆所以奉至尊惟人才有餘而後備用
之無虧彼府史胥徒不列於屬者僕之與右固以身任其
責也
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蒲末反王自左馭馭下祝之又反登受轡犯軷
遂驅之
鄭鍔曰乘玉路以祀天則行犯軷之禮以其出郊故也鄭康成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易氏曰軷爲祭道以南郊之祀在國門八里之外○賈氏曰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爲軷壇厚三寸廣五尺此道祭亦宜然也
大馭下車祀禱乎神旣祀矣乃登車而受王所自執之轡
而執之乃犯所祭之軷遂驅車而行也○李嘉會曰犯軷
惟玉路戎路則有之其他則無蓋玉路則出郊而祭戎路
則踰國境二者不可不先厭勝以安君心不曰僕而曰馭
者祀重事也非餘可比○易氏曰王非所以爲馭而自馭
者以敬己之道敬神也大馭非所以爲祝而使之祝者以
事人之道事神也王者行郊祀之禮其動靜出處與天爲
一然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出郊而僕馭有
事非必於神也致謹於禮而已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音紙祭軌音犯乃飲
鄭鍔曰軹者車之兩轄是謂轂末又謂之軓軓車軾也軓
者車軾之前字音范字或亦爲範又爲範字也其祭軷之
時使人酌酒以飲僕僕併轡執於左手以右手持酒而祭
兩軹與軓以爲車行必賴兩轄之力王式必賴軓以爲固
車有神以爲之助也左執轡者言執轡非己之力也左者
無爲之儀右祭軹與軓者言車之行皆係於軹與軓也右
者用力之地旣祭乃飮受神之福也王安石乃謂僕大僕
祭祀則贊牲事旣祭王使馭酌焉明與之並受福也不知
四路皆有僕此無玉路之僕而有大馭則所謂僕者玉路
之僕故先儒云僕卽大馭也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鄭康成曰凡馭路謂玉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賈氏曰

樂師亦有此二句彼下有車亦如之則上云行趨者據步
迎賓客法此既馭路亦云行趨者雖馭路行趨遲疾惟步
迎賓客爲法故雖車亦行趨也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
之趨行雖在堂亦令行由堂始故發堂至門皆謂之行（○鄭康成曰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王昭禹曰行欲其舒則歌肆夏所以節
其行趨欲其齊則歌采薺所以節其趨（○薛氏曰肆夏之詩樂不可見肆之爲義取其舒緩而不迫采薺之詩雖不可見薺之爲義取其齊遫而不亂）樂師教樂工而歌其詩大馭馭車而應
其節此二官所以皆言之也

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鄭康成曰路儀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
○薛氏曰大馭先言馭路後言馭路之儀者豈和鸞爲儀
肆夏采薺獨不謂之儀乎蓋儀必上下相應前後相成周
旋進退無不中節今肆夏以節其行何由而知其爲車之
行采薺以節其趨何由而知其爲車之趨乎是肆夏采薺
之所節亦未足以爲儀也故儀必見於和鸞之節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鸞在衡而唱於先和在軾
而應於後一唱一應一徐一疾皆秩然而不紊馭路之儀
始見於此故和鸞之聲舒緩而不迫吾知其爲車之行歌
肆夏則有以節其舒緩之儀和鸞之聲齊肅而不亂吾知
其爲車之趨歌采薺則有以節其齊肅之儀車之行趨視
肆夏采薺爲之正肆夏采薺視鸞和爲之節而鸞和之聲
又因車之行趨以爲之應鸞和不間雖有肆夏采薺無益
也尚何足以爲儀乎故鸞和言儀而肆夏采薺不言儀和
鸞言節而肆夏采薺不言節此其意也○王昭禹曰王之
行趨有環佩之聲鏘鳴于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
相應乎衡軾是以倫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

戎僕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王昭禹曰自戎僕以下不曰馭者皆非王路也）
黃氏曰射人今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戎僕掌王倅車之政
必曰王倅車者皆親兵也倅車車僕所掌闕車廣車苹車
輕車之萃也皆從其元在中軍臨時隨事用之戎僕掌其
政故戎右與戎僕秩皆高

掌馭戎車

鄭康成曰戎車革路也○鄭鍔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與紂
戰于牧野王自將則乘戎路戎僕爲之馭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鄭鍔曰戎路之貳謂之倅象路之貳謂之貳田路之貳謂
之佐倅貳皆副佐之名以其所用者異故異其名耳曰佐
者爲之助耳田獵非對敵之時後車助之可也王制云大
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王氏曰[illegible]）曰貳
者所以兩之也如小祭一貳之貳朝夕燕出入文物之飾
欲其大備故亦謂之從車道右云自車上諭命于從車是
也（○王氏曰[illegible]其父有故乃攝而代之）曰倅者言其爲副也即戎之事爲大而
左右前後所以相援者不可以無副也如國子之倅所以
副其適故車僕於廣車闕車苹車輕車皆謂之萃萃即倅
也戎車所賴於倅爲尤多（○劉執中曰倅副之也戎陳之事不[illegible]）○黃氏曰玉路金路無副表尊也○鄭鍔曰
正其所衣之服以戎事之服異乎乘車之服乘車之服主
於文而戎事以武爲主則皆服皮弁（○黃氏曰服韋弁倅所謂韋服也）國容不
可以入軍容當一以戎衣從事不可以不正也（○易氏曰王下軍事服韋弁[illegible]）

愚案王服韋弁而下同副乘將以疑敵於境外副乘韋
弁眡王有等差所以辨分於軍中
祀軷如玉路之儀
王昭禹曰王以兵出故有祀軷之儀田路不言祀軷則以
戎路見之
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鄭鍔曰出國門則跋履山川故行祀軷之祭乘玉路以祀
天則出郊即戎則適遠臨危巡守則適四方兵車之會雖
非戰伐然提兵於外則危道也故祀軷以求助於神其祀
軷之儀則一而已○王昭禹曰凡巡守則戎車以焉兵車之會亦乘戎路異于乘車之會陳金路矣
掌凡戎車之儀
易氏曰上文言馭戎車則王之革路此言凡戎車則衆之
兵車也○項氏曰廣闕輕車之類武王戎車三百兩其進退之節不愆于六

步七步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則戎車之
儀可知至大司馬於蒐田之時亦有所謂坐作進退疾徐
疏數之節戎僕所以掌其儀者此也○鄭鍔曰非特掌祀軷之儀又掌戎車之儀君子雖服其服而無其容以甲冑而乘戎車貴有不可犯之色見于面顏可不嚴歟○李嘉會曰儀非獨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如呼氏曰車馬之容以前數官致之馭路尤以儀爲重
齊僕下大夫二人
王昭禹曰僕以馭車不可兼職故齊右兼祭祀賓客之事
而馭則異官○鄭鍔曰玉路以祀祀必齊以致其誠則宜
名齊金路以賓乃名齊車齊右言祭祀會同前齊車玉路
止於祀天而已其他祭祀皆乘金路以其致齊之多言之
曰齊車宜矣
掌馭金路以賓
鄭康成曰以待賓客
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鄭鍔曰諸侯之朝也有享王之禮春夏受之於朝秋冬受
之於廟雖名不同至於朝畢而饗食則同也朝覲宗遇饗
食皆乘金路金西方之義制諸侯者以義爲主其禮制與
其禮儀各視諸侯爵等之尊卑而爲車送逆之節上公九
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或以車逆或以車送初不
以意而爲輕重茲所以爲制諸侯之義致周家之法春夏
受贄於朝無迎賓之禮受享則迎之秋冬朝享皆受於廟
則俱不迎此則朝覲宗遇之下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
節豈秋冬之時亦有送逆乎果有送逆則郊特牲謂覲禮
下堂而見諸侯爲天子之失禮自夷王始何以識之○方氏曰天子十年諸侯朝而下堂一覲而下堂則失禮矣蓋春夏主出而與物交秋冬出而與物相朝覲之禮不可如此周官齊僕名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此郊特牲下堂而見諸侯之而降乃有覲而下堂之很豈非失禮乎切謂此文傳寫饗食設當朝覲宗遇之時王
有饗食之禮饗在廟則有送逆故先儒謂因此朝覲宗遇

而行享食則有迎賓之法也○易氏曰大行人上公曰賓主車介步數皆曰朝位儐知非特謂朝之禮見經言于朝覲宗遇之儀見是數者皆有送逆之法明矣詳見大行人及崇師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賈氏曰朝夕在朝往來駕稅雖而且煩故人最多
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
鄭鍔曰朝夕者早晚朝見之名也早朝曰朝暮朝曰夕左
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又曰右尹子革夕國語曰朝曰
夕月凡此皆謂早晚之朝王之早晚朝見羣臣皆乘此路
閒暇燕遊而出入亦乘是路以道名之使人君知所警也
道僕馭之其法儀皆如齊車謂其禮同○王昭禹曰其法儀如齊車者則朝夕也燕出入也
掌貳車之政令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爲之節也
鄭康成曰貳亦副也○鄭鍔曰貳車之出入亦欲其由道

也非大路與齊車無貳車也以爲燕出入尤當謹其後車故特以掌其政令言之（ㄱ易氏曰木車猶掌其政令則道車之用微矣）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賈氏曰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園囿遊獵及取鮮獸之等亦事煩故也

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鄭康成曰田路木路也○鄭鍔曰王田必乘木路者蓋木德盛於東方仁也王者之田不合圍仁也然謂以田以鄙者或以爲都鄙王者亦無循行縣鄙親自省耕之理然則或田於三田之地或田於縣鄙之地王者循行縣鄙不專用田車與田僕而已

掌佐車之政

鄭康成曰佐亦副（ㄱ李嘉會曰道僕曰貳車田僕曰佐車曰貳曰佐各有異義佐則所以佐之也）○王昭禹曰記曰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則佐車於田獵可知矣（ㄱ劉氏說見戎僕）○鄭鍔曰田必有佐車掌其政令使當田者則田當止者則止所以全人君之仁

設驅逆之車

鄭鍔曰田必設驅逆車自後驅禽使之就獲自前逆禽使不出圍

令獲者植旌

鄭康成曰以告獲也植樹也（ㄱ）鄭鍔曰獲者植旌使人望其旌而知其獲禽不獨爲己有也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爲屬禽設此則令獲禽自植以告獲也

及獻比禽

鄭鍔曰及田者獻禽校次而比之則大小各從其類然後大獸可得而公小禽可得而私

民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鄭鍔曰田之日天子親乘木路駕馬於所田之處諸侯大夫皆從焉爲田僕者當有以號令乎諸侯大夫使知馭馬以從王之禮王者提馬而走則諸侯當晉諸侯之馬旣晉則大夫當馳提者挈舉之義言提馬首以走則馬疾馳而前諸侯惡可不進乎易之晉卦云晉進也以進爲主有進而無退也諸侯已進大夫烏可以不馳乎詩云載馳載驅言其速也又非特進而已此三者皆行馬之節然後尊卑之分定矣田獵雖從禽之樂君臣不可並驅必有先後遲速之等乃所以爲田禮先儒以爲提遲於馳皆取尊者體促之義深知經者也○王氏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戚速（ㄱ劉執中曰田路有與以趨禽而射之也故諸侯則進其節大夫則馳之皆以尊卑致僕于王也詩曰方叔以率大子）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王昭禹曰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其車旣衆非多其員則有所不給故馭夫以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爲之（ㄱ李嘉會曰戎副曰倅田副曰佐其馭與右皆不當任備貳車從車使車則皆設故連使六十人承之與）○賈氏曰馭夫總六十人案校人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則馬三十六疋一馭夫計馬二千一百六十匹則六十馭夫又駑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主駑四百三十二疋駑共千二百九十六疋則馭夫三人并前爲六十三人與此不合者此序官脫三人也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

王氏曰貳車副車從車謂屬車也使車謂使者所乘之車○王氏詳說曰嘗攷巾車五路之外而道右有從車戎僕

有倅車田僕有佐車又有驅逆之車此曰貳車從車使車以經攷之初不相重複也曰從車者謂駕玉路則餘路爲從若駕金路等路則玉路不復出此與路所謂以路從是已曰倅車者倅戎車之倅有五與從車之四則屬車九乘矣此車僕所謂戎車之倅闕車之倅苹車之倅是已曰佐車者田車之佐也少儀所謂乘貳車則貳佐車則否是已曰驅逆之車乃逐獸之車大司馬所謂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是已曰使車則宮中給繇役之車巾車所謂良車散車者是已大革公車從車之外天子朝祀之副車曰貳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諸侯田車戎車之副則倂曰佐矣若大夫又以驅逆之車爲佐車王制所謂大夫殺則止佐車是已鄭氏以貳車爲象路之副以從車爲戎路田路之副以使車爲驅逆之副失之

分公馬而駕治之

鄭鍔曰五路之馬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所駕有定法此三等之車凡在官之馬皆可駕也馭夫分而駕之且治其害焉 [illegible]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五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鍔曰用木相交爲圈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者謂之校校人掌馬官之長制馬必以校字從木不從才從才則音敎或謂校比其數非也

薛平仲曰自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掌五路之車自校人至圉人凡七職掌五路之馬先王時國馬足以共軍公馬足以稱賦周制六軍所謂馬牛車輦者皆因歲時以數之若校人而下所謂頒馬者非分頒於民頒之鄉大夫之從軍旅也是以王馬之政校人必以中大夫而較視之趣馬則趣走以養乘之乘馬則相醫而攻治之阜蓄於牧師計數於廋人圉師旣敎圉人以養馬矣圉人則役圉師以敎事焉馬有駑良之不齊人有多寡之不一官有崇卑之不同事有詳密之不類其養之也至其敎之也悉此馬政之在周爲不可及也

總論馬政

呂氏曰自黃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乘馬自此馬始爲用攷三代之制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國制賦之法莫不以馬爲本所以乘馬之法在古今最爲精密然大而天子次而諸侯下而大夫乘馬之數多寡不同細攷當時之數所謂牧養之馬有養之於官有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匹之類皆是藏之於民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召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馬此是養之於官者舉此一件論之便可見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

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衞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國未及論如何便及成周全盛乘馬之數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衞文公所謂騋牝三千舉通數言之又以當時春秋戰國論之如鄭西宮之亂子國爲盜所殺子產以車十七乘出討賊子產當時謂之百乘之家若是徵求馬於郊野之間盜賊卒至如何便得集所謂十七乘之馬乃是育之於家者以此數事論之三代馬政固有在官者必有在民者數之多者在民平時無芻秣之費數之少者在官征伐無不至之虞當時法度最爲詳備到漢家所謂三十苑之馬亦是官司所養之馬若是其他郡國民間養馬雖多亦是養之於民如衞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則其制尚存到後周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閑廄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馬若是不過衆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府兵之法漸壞府兵貧不足以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壞如此

掌王馬之政

孫氏曰車曰公車馬曰王馬以別其在民者先王寓兵於農隱武於國凡征行調發車馬器械所至必具縣師受法於司馬作而赴之不待仰給於官然散於閭里未易猝集蓄之官府當爲豫防蓋不特祭祀賓客之須使命出入君恩賜予之用校人等馭夫之祿且曰宮中之稍食則十二閑在宮中矣○鄭鍔曰校人所掌自天子而下有邦國之閑有大夫之閑特以掌王馬之政爲言足見尊王之義○鄭鍔曰王馬之多必有政以治之辨其物色使之勿雜而養之必有其所乘之必有其人是之謂政○鄭康成曰政謂差擇養乘之數月令曰班馬政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鄭康成曰種謂上善似母者○鄭鍔曰種馬皆出於良以爲其種非必生之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鄭鍔曰王戎齊道田則以車名馬獨玉路之馬不名則種馬者所以特言之見其最尊非可以常時名也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鄭鍔曰馬有良有駑駑者馬之卑下者也以供凡吏役之任不可與良馬比○王昭禹曰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司馬法曰宗廟齊毫尚純也田事齊足尚疾也戎事齊力尚彊也此其物不可不辨○鄭鍔曰馬之屬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鄭康成曰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王昭禹曰頒良馬則頒之于圉師圉人趣馬馭夫僕夫也○鄭鍔曰養之冀其繁盛乘之冀其調良乘馬一師而四圉之則牧馬之僕也師則教圉以養乘之法也四馬爲一圉則養之必專四圉爲一師則教之必審合三乘爲十二匹則同一皁傳曰牛騋同皁皁言皁隸之所掌也○王氏曰趣馬下士皁一人○鄭鍔曰合三皁而三十六匹則同一繫繫則繫屬於此而不散之義○王氏曰繫一馭夫則中士一人○賈氏曰等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鄭鍔曰合六繫而二百一十六匹則同一廄則數至於此而已終既也先儒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於易乾爲馬天子之馬應爻之策其數盡於此故以廄名之○易氏曰鄭以僕夫爲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戎

僕也總而名之爲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爲上士大馭戎馭爲中大夫齊僕爲下大夫豈皆上士乎不然則良馬五種旣以駕五路所謂僕夫者非五路之僕而何○鄭鍔曰合六廏而成一校而六廏又分爲左右則十二閑矣○劉氏曰以中大夫二人爲校人是謂馬六種十二閑○易氏曰六廏成校則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校有左右則二校爲十二廏凡馬之數當計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鄭氏謂校變言爲成者明六馬各一廏而王馬少備也由此觀之則良馬五種分爲十廏駑馬一種分爲二廏一廏之馬凡二百一十六匹則二廏之馬爲四百三十二匹矣以良馬一種而在二廏者四百三十二匹則五種十廏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外二廏爲駑馬一種當四百三十二匹正合十二廏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之數

鄭鍔曰自圉師而上則有趣馬有馭夫有僕夫有校人各掌其養馬之事○黃氏曰康成謂六馬各一廏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蓋欲牽就詩之騋牝三千非也馬官列職圉師趣馬馭夫僕夫僕夫蓋自田僕而上至大馭是也良馬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大馭戎僕齊僕各二人道僕田僕各十二人通三十人六繫馬二百十六匹三十僕夫則六千四百八十匹也種戎齊品貴難得通六廏耳然六廏成校校有左右則一僕兼二廏也良馬合左右校爲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匹左右各五校也戎僕二人則戎馬四廏矣戎馬不止四廏此蓋選馬材力絕品以駕王路者○薛氏曰駑馬三良馬之數則二校之馬獨有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六種十二閑而其數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此駑馬之在廏者亦

三倍於良馬之在廏者也何者良馬駕五路之馬養之不可不專故二廏之數雖止乎四百三十二而不爲寡駑馬其用甚微故二廏之數雖極於一千二百九十六而不爲多（黃氏曰良馬之數因僕之秩官而可計也馬二匹爲[illegible]駑馬一馭夫良馬當二百五十馭夫而秩官止十八蓋以[illegible]役車使車合六十乘故以六十人副駑其餘則[illegible]圉師因馬而計其數乃可見也）○鄭鍔曰必三其數者蓋駑力之所駕服者其事不一惟多然後於事不乏

黃氏曰駑馬八麗八師八趣馬鄭皆改爲六未必然自八麗積而爲一馭夫爲馬一千二十四匹三十八馭夫則三萬八千九百十二匹三良馬之數多三十二匹耳良馬共王駑馬給乘國馬者與輦輓駑馬無僕僕御王也廏養馬之府閑置廏處若今監牧也良駑分居十二閑其或多或寡不可知而良駑必異處良馬占地狹是爲可知者此皆據經文不改字於義爲安

王昭禹曰良馬自圉師至於校人則以中大夫爲之其官爲稍尊駑馬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於良馬故掌養乘之者兼其數而掌其事則官至於中士之馭夫而已然八趣馬則一馭夫掌之亦兼總於校人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鄭鍔曰閑防也不曰防防以防其外入閑以閑其內出防馬者使之無自內而逸出耳、鄭康成曰凡馬每廏爲一閑○易氏曰天子有十二閑謂六廏成校而校有左右故十二也邦國六閑家四閑直謂一廟不分左右耳邦國六閑馬四種者謂良馬三閑爲齊馬道馬田馬（○黃氏曰四種鄭謂齊道田駑非謂同姓之國異姓象路何用齊馬四衛革路何用道馬）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三閑良馬爲六百四十八匹三閑駑馬亦六百四十八匹總六閑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家四閑馬二種者謂良馬一

閑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一閑良馬爲二百一十六匹三閑駑馬爲六百四十八匹總四閑爲八百六十四匹

鄭鍔曰周制自上而下禮之降殺各以兩獨諸侯之於天子不止於兩而已天子六軍諸侯則三軍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則六閑而已其降殺不止於兩者爲其地近而嫌也故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則馬之閑半乎天子豈不宜哉天子法天之大數故馬六種分爲十二閑每一種而分兩閑故也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四種分爲六閑半天子之制也大夫有田馬駑馬二種分爲四閑又半諸侯也趙商以爲十二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六閑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四閑千七百二十八匹以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疋長轂一乘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供王其餘三

甸纔有馬十二匹謂與校人之職甚異康成以爲司馬法爲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余以其說攷之古者天子有國馬有民賦之馬民馬出於井田之賦如所謂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者是也若乃國馬則國所自養牧以待用者即此校人以下所云是也蓋養於國者爲車路之備出於民者爲用兵之防此所以各足其事而不相傷也、陳氏曰周制天子十二閑閑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春秋時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彼衛之騋牝三千齊之有馬千駟三千近於十二閑之數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踰禮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

鄭鍔曰說者謂特爲牡馬也詩曰實爲我特又曰百夫之特則特者雄而特立之義四馬而特居其一蓋三牝則育必多一特則氣必同如是而育馬其性必相似矣○陳氏曰此言春時若驗言駕之時牝牡雜則不可御矣

春祭馬祖執駒

鄭鍔曰馬未嘗有祖此言馬祖者賈氏謂天駟也以天文考之天駟房星也房爲龍馬馬之生者其氣實本諸此則馬祖爲天駟可知於春則祭春者萬物始生之時駒始生之馬血氣未定不可遇淫順春祭祖之時則執而維縶之以有其始生之氣、鄭司農曰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鄭鍔曰先始教人以放牧者也○鄭康成曰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草方茂馬皆出而就牧思其始教以養牧之法故祭於夏夏者放牧之時可以就牧故頒而牧養之夏火方盛馬者火畜又況馬之特乎至夏而氣益盛不可制畜故祭先牧之時則攻而治之使皆調伏○王氏曰攻特者駒之不可習者度人攻之矣及成焉而不可習則校人攻之○鄭康成曰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

秋祭馬社臧僕

王昭禹曰馬社廄中之土示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廄之時故祭馬社○[illegible]○王昭禹曰僕御五路之僕○王氏曰臧僕則簡馭者簡其臧亦簡其或不臧○鄭司農曰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鄭鍔曰簡僕夫以待他日之用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鄭康成曰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鄭鍔曰寒氣總乎馬方在廄必存其神使不爲災唐人之頌曰冬祭馬步存神也○王昭禹曰馬步爲馬降行冬則大閑之時故祭馬步○賈氏曰馬神稱步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布酺字異音同義○鄭鍔曰及冬之時自春所養乘者至是皆見其良矣乃擇其良者以獻于王如物至冬成而可獻也於是之時則講馭夫謂

講論其知馭車之法能與不能也與臧僕之意同講必以冬馭夫則主馭者將使之馭使車貳車佐車之人五馭必有法安可不講其藝乎於冬講之一年之事也○黃氏曰馭夫貟多於是講習而選之○劉執中曰講馭夫一歲之功過而上下之焉

鄭鍔曰馬之難育也必祈諸神以爲之助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四時各有所祭之神順其時各有蕃馬之法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

鄭康成曰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之○[illegible]○鄭鍔曰王者非特養馬以爲乘駕及其用各稱事而頒之祭祀朝覲會同以文爲主馬欲其色之純而可觀故毛馬所以爲文軍旅以力爲主馬欲其足之齊而並進故物馬所以爲力或謂宗廟齊毫尚純而朝覲會同亦毛馬而後頒何也賓客之來尤以華國爲先○[illegible]

飾幣馬執扑而從之

鄭鍔曰天子之於諸侯亦有以馬爲禮而賜之者謂之幣馬加文飾以致其華美○[illegible]執箠扑以馭其奔逸

凡賓客受其幣馬

鄭鍔曰賓客行朝享之禮有庭實之馬以爲幣亦謂之幣馬則受而養乘以待用

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鄭康成曰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賈氏曰[illegible]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

鄭康成曰帥猶將也○鄭鍔曰統御長以進退○黃氏曰田習[illegible]可用○賈氏曰驅逆之車田僕設之校人帥領田僕而已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鄭鍔曰若有祭事於四海山川則必擇黃色之駒加文飾以將事焉此皆校人之職或謂大宗伯以沈貍祭川澤而祭祀之牲各放其色四海山川乃均用黃駒何耶以玉人之職攷之王巡守過大山川所用之璋不同然皆以黃金勺前馬則知均用黃駒者海與山川均爲地道黃者地之中色若夫用駒則以巡守而行四方駒有千里之足而行地莫如馬駒雖馬之小者禮以小爲貴飾黃駒乃郊用犢之意○[illegible]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

賈氏曰王使之下聘諸侯王行禮後更以此幣馬私與主君相見謂之私覿聘禮私覿是也○[illegible]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鄭康成曰物馬齊其力○[illegible]以齊足爲主

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馬四匹則是馬亦民自備也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者亦頒於官府共軍事者耳不然校人六廏凡三千四百匹安能及庶民乎自井田既壞凡征戰則國家賦馬與民漢所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養馬二十萬頭武帝時天下亭亭有馬自是以來未嘗俾民自養馬也雖唐府兵之制有井田遺意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十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之熙寧間介甫罷祖宗馬監令民自養馬每一都限馬十五匹十五年而足謂之保馬郡縣苟阿上意不二三年

而足於是天下騷然病矣

等馭夫之祿

黃氏曰馭夫中士趣馬下士良馬三百八十馭夫列貟者六十其餘蓋選趣馬攝之馬有良有駑於良駑之中又有等馬故其祿不同使校人等之亦足見古人陞選之法未嘗不各因其事○鄭康成曰馭夫于趣馬猶侯爲中士中見上下

宮中之稍食

鄭鍔曰養天子馬於宮苑之中者亦當爲之等其稍食嫌其特厚於宮中牧圉故特言等其稍食於馭夫之下○鄭康成曰師圉府史以下○項氏曰廄庫皆近王宮一云馬有養于内非也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趣馬以下士爲之馬十二匹爲皁每皁一趣馬而爵之卑則下士其職之微則養馬而已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與任人準人牧夫皆言之大夫之刺幽王與司徒卿士師氏内史連言之其微如此而所係反重以其近王故也

李嘉會曰自趣馬而下至圉人不曰下士止曰人數皆官長所除然必特置官名何也蓋不可以胥徒爲之懼其太卑亦不以命士爲之懼其大褻特立官名使其上自辟除之職有所統矣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

鄭康成曰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鄭鍔曰良馬所以駕玉路然駕玉路之種馬不可以駕田戎之車駕田戎者不可以爲齊道之用校人雖辨之猶恐其不正趣馬又贊而正之○項氏曰贊正者贊校人之政駕路雖不同而飲食不可不齊或摧之或秣之摧之所以養之也○劉執中曰養之使無飢留之也○

鄭康成曰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爲六等○王昭禹曰所以閑之分十二閑六種之等也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以養而閑之如此○劉執中曰目以知其駟之不驚口以知其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弊鼻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衰蹄以知其行之不險六者簡馬之大節也節同然後信爲良馬

掌駕說之頌說始銳反

王昭禹曰駕以行說以止有勞佚之節○鄭鍔曰使久勞者必逸久息者必行故以敘而頌之○劉執中曰馬雖良而駕御不得其方或勞者非其任然也故頌其敘于三圉師十二圉人馬所以蕃息其財也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鄭康成曰居謂牧庌所處○賈氏曰牧庌者放牧之處皆有庌廡以蔭馬二月以前八月以後在廄二月以後八月以前在牧故云四時○鄭鍔曰四時所居自日中而入之後所居者閑廄日中而出之後所居者牧庌執駒攻特之事則春夏治之臧僕獻馬之事則秋冬治之皆不可以不辨○王昭禹曰以聽馭夫惟馭夫之所役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李嘉會曰馬有疾醫可也而曰巫何哉巫則知馬出不也相與醫攻疾則兼問巫以醫巫必兼言之兇王受福之心與受人眚○賈氏曰有賈者治馬死生須知馬價故有賈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息亮反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音嫁粥音育之入其布于校人

王昭禹曰馬疾不可以乘用故養之然疾之所在爲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可驗而療故乘治之若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已○鄭鍔曰馬有疾必養之乃乘之治之蓋以見其疾乘以發其病養而不乘無以知疾之所在不可治也馬醫四人賈二人與巫同官雖掌馬病之正用藥爲治疾之本爲巫者特相助之而已攻謂擊而治之藥不足療者乃用攻焉猶瘍醫所謂五毒攻之○鄭鍔曰醫馬之財宜有所自使藥物之資常足用而無窮故馬死使賈人粥之其財入于校人則所以醫馬者其財蓋本諸此○李嘉會曰受財于校人吏取財在而

易以及物○鄭司農曰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辨賈也○鄭康成曰布泉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主牧放馬而養之○鄭鍔曰地官有牧人掌牧六牲則馬亦在牧又有牧師者蓋牧人所牧以共祭祀之牲牷非以備駕車之用此牧師正掌牧馬之地不與牧人之官相通

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

鄭鍔曰水草繁多之地可以放牧馬之就牧者甚衆而官之所掌各有數之多寡故頒之以地（○鄭康成曰頒馬授圉者○王氏曰頒其地于牧人）必為厲禁然後計地以較焉可以責其蕃息也○賈氏曰厲禁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民輒放牛馬

陳君舉曰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地所謂牧馬是也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為牧地如華山之陽牧于坰野皆是牧馬既在民雖小國亦有官以掌之少康所謂牧正者大抵皆寓兵於農之意但農事勿擾則馬政日修故詩人稱馬政者必歸之農定之方中言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于坰野故脩農政則馬政自脩馬既在民特設官以掌之

孟春焚牧

鄭鍔曰孟春草將生焚去地之陳根使發生新芽則馬食而充肥

中春通淫

鄭康成曰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凉

萬物後動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鄭康成曰焚萊者山澤之虞○劉執中曰虞人焚萊而牧師贊之所以護牧地弗盡萊之也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觀孔子言人焉廋哉廋為隱藏之義天子十二閑皆馬之所在掌事於閑中其名曰廋取其隱藏也先儒以廋為數不可攷（○李嘉會曰一閑下士二人廋其隱惡者而治之如其職之所言非一端而止也）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王氏曰政以正之教以導之○鄭康成曰九者皆有政教○鄭鍔曰攷此文二及字之義當為七事耳廋人職卑安得主馬祖之祭於校人祭馬祖之時巳則祭閑之先牧於校人命執駒之時巳則散馬耳圉馬源二及之文當為七事可也馬欲其蕃盛其阜之固有法（○鄭康成曰阜盛也○李曰四牡孔阜）特者馬之雄其佚之必以時一特三牝所以阜之也安其血氣以時通淫所以佚之也佚者使之安佚不勞也（○鄭康成曰用之使不甚勞○黃氏曰佚特者一匹也特曰[illegible]）三歲曰駣可以任載乘則教以進退之節（○黃氏曰攻駒止乳不使其母傷之）二歲曰駒氣盛而未調也則攻以治其蹄齧之性（○王氏曰阜馬者養馬而阜之既阜矣又佚特以蕃之既蕃矣又教駣以成之攻駒則可以執者又其末驟攻之也）祭校人夏祭先牧適祭夫始教牧馬之人此祭閑之先牧則祭始作閑以牧馬之神（○黃氏曰閑各有先牧執駒為血氣未定使勿佚也）先儒謂散馬耳者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也然謂之散者豈非以其踈散而不知畏故聒其耳歟圉猶禁圉之圉蓋禁而制之使不得以近母○王氏曰圉馬則成馬而圉之圉馬以校人執駒為節也

正校人員選

鄭康成曰校人謂師圉也○賈氏曰凡言正者以尊正卑自趣馬以上非庾人所正故知所正者師圉○黃氏曰校人馬官之長庾人得正校人之員選者庾人掌十二閑之政教以阜馬所謂執駒攻特祭馬祖先牧等與校人通職是則庾人專習馬蓋馬師也校人非其人則校人合稱不得其道理矣故使庾人正校人之員選○王氏曰正其員使員稱馬數正其選使選惟其能○李嘉會曰圉馬而定其員數因人而別其能否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王氏曰小大異名使各從其類以待乘須及以爲種○鄭鍔曰八尺絕高矣出乎其類追奔電逐遺風一去千里故以龍名之○易氏曰以象天知爲易蒼龍少星之是其象也大曰異者惟天子有備乘路之驅月令言駕蒼龍是也七尺以上亦異乎其類矣不謂之馬而謂之騋意其由種而生既高且大有所自來矣豈種馬之子孫乎○易氏曰以騋之此體壯宜是其色三七異者天子諸侯皆以爲用詩于衛文公言騋牝三千是也六尺以上則正名曰馬蓋馬之高者正以六尺爲常也或謂校人掌王馬辨六馬之屬則馬之名龍名騋者當辨也庾人之職其卑如是乃於此言龍騋之尺寸何耶蓋十二閑之廣二千五百餘匹之多馬有超然卓異藏乎其中人所不見自非主者表而出之則神駿之才逐電之足誰其知之故特於庾人言之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養馬曰圉四馬爲乘○王昭禹曰以教圉人養馬故圉師名官○曹氏曰圉師即校人二師四圉者也

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音辱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

鄭鍔曰春馬出而就牧廄中虛矣蓐者所寢之籍也久則穢惡而不潔故因其出而除之馬廄於廄神者主之釁者以血所以除不祥故因其出而釁之○王昭禹曰日中而出謂春分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也故春始牧夏庌馬也○鄭康成曰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鄭鍔曰夏暑將熱而馬亦畏熱必爲廡以涼之○項氏曰冬則所產之馬成矣故獻之

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鄭康成曰充猶居也○易氏曰充乃居官皆武之居○鄭鍔曰充如充龍廄之充皆習弓矢武之事取足其數也劉執中曰共椹質盤草以伐侯也○王昭禹曰司弓矢共其弓矢圉師則充椹質也○李嘉會曰椹質謂以木爲之非乃東其矢射焉如今射的○鄭康成曰茨蓋也闔苫也○王氏曰以草謂之茨以苫謂之闔以草覆苫○易氏曰翦之以茨牆也○鄭鍔曰蓋牆必用闔闔與左傳戎子駒支所謂苫蓋之蓋同茨牆之時必使圉師以翦其闔皆以其坐斬馬草熟於其事也○易氏曰二者皆圉人所習故圉師因而使之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鄭康成曰良善也麗耦也○黃氏曰趣馬阜一人圉師乘一人良馬設員不可兼取駑馬亦有趣馬有圉師而設員不著趣馬兼取於圉師八師一趣馬也圉師兼取於圉人八麗一師也至圉人則不可兼取矣故良駑各著其員

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王昭禹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鄭康成曰役者圉師使令焉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廄馬亦如之

鄭康成曰賓客之馬王所賜之者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賈氏曰喪紀謂將葬朝廟時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廄馬遣車之馬人捧以行因廟陳此明器○易氏曰賓客之時陳馬於館喪紀而葬陳馬於廟遣車明器之時則陳之於壙以圉人養馬故使之牽而陳之

總論馬政

鄭鍔曰周之馬政掌之有官牧之有地出入有時禱祈有祭教之有法養之有人其詳若此不聞蕃息之數如何文

公之騋牝二千何耶蓋經之所載皆成王特盈守成之際用以駕車路錫諸侯華國以爲文飾幣以爲禮而已至宣王中興南征北伐吉日庚午之詩國馬之盛莫不有自來其後馬政隨廢秦并海内六萬騎之國盡得而有之漢興天子不能具騶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厩後發易占之謂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名曰天馬而奉使者爭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遂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至發卒十八萬與天下七科適以征之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以宛馬爲天馬以馬之故天下蕭然耗矣唐興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從之隴右遂立監牧之制領以大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總十二閑爲二廄曰祥麟曰鳳苑大僕張萬歲領群牧自正觀至麟德四十年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四千三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馬多地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處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皆有左右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自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其後卒能弱西北蕃其所立之制髣髴周家遺法較於西漢過之遠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六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

陳君舉曰職方掌天下之圖而隸司馬者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闚周室則可案圖籍以爭天下故蕭何入秦獨收圖籍以此自漢守之司空寖以泄布當時如江都淮南諸王皆案輿地謀變而王鳳亦云大史公書有地形阸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圖志雖司徒掌之而藏在司馬秘不得見先王所以弭姦消患者其慮遠哉

李嘉會曰職方無上士下士所掌五夷八蠻與天下侯國之衆職大且尊如漢典屬國也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亡巾反)九貉(孟白反)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許六反下同)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氏曰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所掌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鄭鍔曰職方所掌地圖與大司徒天下土地之圖一也然大司徒所掌者王朝之圖要知中國及九州可以建國分封之地且將以辨土宜而施教也職方所掌則兼中國要知其上之所有不止國中分封之地而已大司馬將以施九畿之政職必本是圖故不屬於大司徒而屬於司馬後世所謂司空輿地圖光武嘗披之以問鄧禹者是也○易氏曰言邦國則王畿之外五等諸侯之國言都鄙則王畿之内三等食采之地此二者舉中國言之○鄭鍔曰四八七九五六者其種類分別多矣周之所服者

其數止此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而周明堂位有九夷八蠻五狄六戎之國各列於門外其數與此或差者意當時版圖入於職方者如此耳○王氏詳說曰明堂位言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與職方不同以爾雅攷之明堂位[illegible]○陳君舉曰周天下方七千里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也以王制攷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如魯徐戎之類是也又荆楚之地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爲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内耶舉一隅則四海可知[illegible]

鄭鍔曰辨其民則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飲食異宜器械異用[illegible]辨其財用則以布帛財貨所資者不同[illegible]辨其九穀則以土之所生者或四種五種所宜各不同辨其六畜則以物之所產者或四擾三擾所性各不同故也○易氏曰此數者職方氏皆以圖而攷其數○王昭禹曰數則一二三四之數謂以數而計之復以數而總其要○王昭禹曰要[illegible]之計又以數要而周知其利害利如土宜土化之類凡利於民者○鄭鍔曰物之所產如金錫竹箭之屬害如地慝之類凡害於民者職方氏旣已周知而歷數然後大司馬以九畿之籍而施邦國之政職使九州之國各共其職以任其政無有不同之貫利此其官所以列於大司馬之屬而謂之職方氏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鄭鍔曰自中國以至夷狄兼舉而周知之矣乃若國之有

九州爲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王者所治之區域也必使貫無不同則九州共貫利無不同則四海蒙利○王昭禹[illegible]○劉執中曰四方人民好惡之不同則其風俗有善惡矣四方財用有無之不等則其衣食有厚薄矣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善惡之相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享其利焉故曰使同貫利

東南曰揚州

賈氏曰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爲三道先從南起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荆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爲一道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兖州次正西曰雍州爲二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内曰冀州次正北曰并州爲三道○易氏曰禹貢揚州之域東距海北據淮故曰淮海惟揚州殷人以淮入徐故揚州止謂之江南周人復以淮入揚而循禹之舊不言淮海而曰東南者變禹貢之文也然禹貢以帝都所在故首言冀州周都鎬京在雍州之域而乃以揚州爲先焉周人建國東南先服王化之始故以東南爲首稱而正南次之亦猶禹之治水旣載壺口則以冀州爲首記其功之所自始不特帝都而已

其山鎮曰會[illegible]稽

王昭禹曰九州之山皆言其山鎮者蓋國主山川而保之山之大者可以鎮安其地也○鄭康成曰凡九州及山鎮[illegible]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易氏曰稽計也吳越春秋曰禹巡守天下會計修國之道以會稽名山漢志屬會稽之山陰縣唐爲越州會稽縣山在州東南二十里今州爲紹興府

其澤藪曰具區

王昭禹曰水所鍾曰澤澤草所生曰藪○鄭康成曰大澤曰藪○[illegible]曰[illegible]澤又曰藪者水益曰澤水乾曰藪○易氏曰孔安國會稽郡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太湖名唐屬蘇州今爲平江府○黃氏曰在今平江吳江縣

其川三江

王昭禹曰以達水者謂之川○易氏曰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堯時洪水泛濫有此水勢與周之職方不同而孔安國乃云江至彭蠡分爲三入于震澤是求合乎禹貢之說以矣然書以江漢所匯之處爲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縣界江至湖口合三爲一未聞其分一爲三也又太湖在蘇湖常三州之間自不與江水相通彭蠡所匯之江何從而入之耶班固知大江與震澤不相通又附會爲之說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羡入海北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毗陵今常州也今以大江之在毗陵北東者以當北江正與書合者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非經之所謂南江矣又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羡以爲中江其失爲特甚陽羡今常州宜興也與建康之溧陽接境兩境中高水皆東西分流其東流而下陽羡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北向以入于江初非上陽羡也其爲誤有如此者至桑欽所言北江與固同其敘南江中江則其謬滋甚史記正義又曰太湖旁有三水遂以爲三江之證皆非禹之所謂三江也然則經之三江將孰從乎以經證經自有明文漢水出於嶓冢者爲北江江水出於岷山者爲中江既有北江又有中江則必有南江近代儒者謂南江自豫章而入于彭蠡此說誠可信據此則三江已合於荊揚之間至揚州末流復言三江豈果

分爲三乎揚瀕海爲支川之下流必言三江所以紀水之所入也知此則知三江震澤之說○黃氏曰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爲三江大概閩浙去海近水各自爲道入海皆指爲江[illegible]卜水非禹貢職方之三江酈道元所謂其稱相亂者也[illegible]清[illegible]乎[illegible]三江見郭景純說備近之蓋岷江自彭蠡而下合[illegible]其北於江合[illegible]蘇[illegible]諸州水爲其中浙江合[illegible]婺饒[illegible]諸州水在其南[illegible]吳地域也禹貢職方言江爲揚州川蓋江[illegible]彭蠡之已合者也江漢彭蠡已合而猶曰三江者同流各派不相雜亂皆能自達于海

其浸五湖

王昭禹曰以水浸田謂之浸自揚之五湖以至并之淶易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也○王氏曰如洪範之類後世更引以灌溉則民之利固有先王未之爲者要而通之在乎民時而已○黃氏曰五湖又多異說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今湖旁港瀆不止於五其說非也韋昭曰五湖今太湖方圓五百里故爲五湖具區以其號爲澤藪而又以其方圓里數爲浸亦非也○易氏曰具區是[illegible]爲[illegible]是[illegible]張守節曰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曰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其說或然今蘇常間陂湖與太湖連接者尚多何止五也酈道元因水經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河口乃謂江東注具區謂之五湖口既甚謬誤又引郭景純江賦謂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太湖觀其所指五湖雖不可盡知而隔湖在今毗陵與岷江不通則所謂經緯五湖者皆不然也酈本漢志與水經故謂南江東注具區今饒歙諸州自彭蠡右出直抵江其西爲池太平宣建康其東爲湖蘇常間西水皆入江東水皆入太湖江豈能越山而注太湖乎大抵職方川則其地自高而下水之所流行也浸則地勢平衍水之所停滀也地有浸則肥美播種所宜而又沮洳足爲險固揚州自古爲澤國湖雖必當有五者應此數自舊說多如此則是失其傳久矣不必强牽合也○易氏曰實致經意既謂五湖則不止一湖今如丹陽彭蠡皆以湖名者豈必悉在古揚州[illegible]于五湖之名但遭世明文不可臆說○李圖曰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

…山曰五湖大湖湖州洮陽湖楚州青草湖岳州丹陽湖潤州洞庭湖洪州國語越語曰戰于五湖注曰今太湖也

其利金錫竹箭

鄭康成曰錫鑞也箭篠也〇易氏曰考工記曰吳越之金錫爾雅曰會稽之竹箭禹貢於揚州亦曰惟金三品又言瑤琨篠簜信乎爲揚州之地利

其民二男五女

愚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及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則知二男五女與一男二女二男三女之差是職方總九州之圖而辨其人民當時版籍通以一州計之大約爲此數及世變既久不無升降損益也或以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故揚乃多女若然則幽并在北陰方也何女之多於男乎

其畜宜鳥獸

鄭康成曰鳥獸孔雀鸞鵁犀象之屬〇易氏曰此等畜多產於南方亦時見有之

其穀宜稻

易氏曰稻生於水澤之地經言稼下地是已揚州居東南之極及支川下流之所歸厥土爲塗泥爲沮洳故其穀宜稻

正南曰荆州

易氏曰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殷之荆州南不言衡陽猶禹之舊也其北境則曰漢南以地志攷之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即今荆門軍當陽縣之地漢水又在其北正屬襄陽言漢南則殷之荆州實跨荆山之北至周復以荆門之北屬豫復禹封域以荆及衡陽爲荆州荆山即南條衡山即南嶽皆在正南之地故曰正南

其山鎮曰衡山

易氏曰漢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唐屬衡州衡陽縣本酃縣地要之衡山連亘數邑凡酃縣之東北以至湘南縣之東南則皆衡山也

其澤藪曰雲瞢

易氏曰漢志華容縣有雲瞢澤在南〇鄭氏曰地理志曰今雲夢澤在安陸縣然司馬相如言雲夢澤方八九百里則雲夢非止一澤隨所在而爲之名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知在江之北者爲雲又昭公三年楚子鄭伯田江南之夢則知在江之南者爲夢禹貢言雲土夢作乂蓋南北高下不等故江北之雲方見土而江南之夢已作乂其勢然也〇黃氏曰雲夢跨江南北今郢南岳州界

其川江漢

黃氏曰江水自夷陵而下爲州界東流會于彭蠡漢水自房陵以下爲州界東南至漢陽入江〇易氏曰漢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今茂州[illegible]元和志曰岷山在茂州汶山縣西北江源出兩[illegible]在松州之[illegible]松州交川縣江源鎮江水之遠始于此[illegible]南至[illegible]縣又南至茂州文山縣汶山即岷山禹導江始之地又南至[illegible]至成都府[illegible]縣又南至江原縣又東至[illegible]州又東至[illegible]縣又東至[illegible]州[illegible]至峽州[illegible]縣又東至[illegible]州[illegible]州[illegible]縣[illegible]東至[illegible]縣又東至[illegible]州[illegible]縣又東至江陵府[illegible]又東至[illegible]州[illegible]界即禹貢東至于豐[illegible]州巴陵縣[illegible]洞庭湖即禹貢九江[illegible]又東[illegible]九江在長沙下雋[illegible]地也又東至[illegible]即巴陵之[illegible]至此[illegible]東而北[illegible]又東至[illegible]州[illegible]又東北[illegible]至[illegible]州[illegible]也[illegible]又東北[illegible]至[illegible]州[illegible]陽[illegible]江[illegible]府北[illegible]揚州[illegible]也州[illegible]今[illegible]鎮江府[illegible]入海[illegible]漢志[illegible]東至[illegible]江[illegible]禹貢[illegible]漢水所出東流至[illegible]州[illegible]漢[illegible]至[illegible]金州[illegible]縣又東至[illegible]州[illegible]陽[illegible]陽府[illegible]又東[illegible]至[illegible]陽[illegible]有大別山即禹貢至于大別以入于江[illegible]漢[illegible]源[illegible]州[illegible]故至荆州[illegible]漢江[illegible]下之[illegible]以至鄂州之武昌縣凡一千四百餘里漢江合今均州之[illegible]州[illegible]凡[illegible]四百[illegible]里[illegible]荆州之地江漢[illegible]至[illegible]合流[illegible]入[illegible]漢[illegible]荆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

其浸潁湛（[illegible]）

黃氏曰桑今潁水出河南登封陽乾山東南流至潁州潁上縣入淮鄭言宜屬豫者據禹貢也然周人畫地當有所更革矣又桑酈道元注水經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春秋楚公子格與晉戰于湛阪是也湛水東入汝周禮荊浸潁湛康成云未聞偶不照此酈氏之所考據也桑今汝州魯山縣漢犨縣魚齒山在龍興縣連接梁縣界是則周荊州界自隨包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分界而荊牧治宛宣王封申伯（○易氏曰左氏傳昭元年[illegible]）

（[illegible]）

其利丹銀齒革

鄭康成曰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易氏曰禹貢荊州言

礪砥砮丹惟金三品羽毛齒革其地利古今然也然荊州亦言金與簬楛則未嘗無金錫竹箭揚州亦言齒革及惟金三品則未嘗無丹銀齒革特以其地產之多者言之

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

易氏曰禹貢荊河惟豫州其封在大河之南南條荊山之北故曰荊河殺之豫州則南境距漢北境接河故曰河南周人於豫州亦曰河南而南境則仍禹貢之舊不曰荊河互文以見也

其山鎮曰華山

易氏曰漢志京兆尹華陰縣大華山在南後漢華陰屬弘農郡唐及今爲華陽縣

其澤藪曰圃田

易氏曰漢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唐以縣屬鄭州今屬開封府圃田澤一名原圃（○黃氏曰今鄭州管城縣）

其川滎（[illegible]）洛

易氏曰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厥後濟不溢河滎澤遂枯漢志河南郡雖有滎澤縣而不言滎澤唐元和志於鄭州滎陽縣云縣西北四里有故瀆恐未必然蓋水北爲陽縣當在澤北不應澤在縣北也漢志弘農郡上洛縣洛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又盧氏縣熊耳山在東禹導洛始此而洛水實出於上洛之冢嶺山今攷之唐商州洛南縣冢嶺山在縣南七十里洛水所出也又東流至本州之上洛縣又東流至虢州盧氏縣界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至河南府之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以入于河

其浸波溠（音詐）

易氏曰鄭康成曰波讀爲播孔安國言禹貢有播水無波水音與播同古字從山從番讀爲嶓冢之嶓康成誠有所見而然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度其地其盧氏鞏縣之間即今商虢州河南府之地（[illegible]）左氏傳莊四年楚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杜氏以爲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義陽即今信陽軍之西去隨甚近唐志隨州隨縣溠水出縣西四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鄭康成乃謂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蓋漢人誤以南陽郡爲荊州不知古荊在荊山之南康成徇漢地志之說誤矣○黃（[illegible]）

其利林漆絲枲

鄭康成曰林竹木也○王昭禹曰禹貢豫之厥貢漆絲絺紵則林漆絲枲固豫之所産也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鄭康成曰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李嘉會曰豫州土地平曠故宜六擾五種非無他畜穀不足稱也

正東曰青州

易氏曰禹貢有青有兖有徐殷并青於徐而徐兼揚州之淮故江南曰揚州周復以淮歸揚而并徐於青正在畿東故曰正東

其山鎭曰沂山

易氏曰唐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屬瑯琊郡沂山在縣北一百二十四里○黄氏曰公玉帶所謂東泰山也○賈氏曰地志沂水出大山蓋縣禹貢沂水在徐州在青州者周以禹貢徐州地爲

青故也

其澤藪曰望諸

黄氏曰望諸孟諸也在應天府虞城縣淮水流至今宿泗間爲青界東至楚州鹽城縣入海禹貢徐揚以淮爲界北徐南揚泗水出兖州泗水出奉符新泰縣界之艾山南至淮陽下邳縣入泗沭水出沂山東南流至宿遷縣入泗淮沂沭禹貢皆屬徐州周廢徐入青故皆屬青孟諸屬豫州青又斗入豫界矣周齊爲青牧大公始都營丘故城在今濰州昌樂縣宣王時齊遷臨淄悉氏詩仲山甫徂齊城彼東方是也○易氏曰唐宋州虞城縣漢屬梁國今屬南京應天府孟諸澤在西北十里俗號盟諸澤書謂之孟諸周禮謂之望諸漢志謂之明都史記謂之盟都其實一也

其川淮泗

易氏曰禹貢導淮自桐柏漢志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唐以其地爲桐柏縣屬唐州淮水所出東流至蔡州之眞陽流至申州之義陽縣今爲信陽軍信陽縣又東流至光州主城縣又東北流至濠州招信縣今屬泗州本漢臨淮郡淮陵縣地乃古徐州之域即漢志所謂淮至淮陵入海者也又東北經楚州之盱眙縣今爲盱眙軍與泗州隔淮相對又至楚州山陽縣入海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此孔安國引以證禹貢者漢乘氏屬濟陰郡唐以郡爲曹州今爲興仁府縣屬焉睢陵即今泗州招信縣之北境然漢志所載自有兩泗水其一即自此乘氏至睢陵入淮者又一泗水出魯國辯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唐元和志辯與方與皆在兖州今襲慶府泗水縣東陪尾山泗水出焉其源有四西南流至本州曲阜縣北分爲二流北爲洙南爲泗其間即夫子設敎之地又西

南三十五里至本州瑕丘縣西二十五里洙復與泗合又南流至本州魚臺縣界縣本漢方與地屬山陽郡即所謂自方與入沛者也又東南流經徐州沛縣漢屬沛郡即所謂自沛入淮者也又東南經徐州彭城縣又至泗州以入于淮徐兖泗皆古徐州之境周并於青

其浸沂沭述音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縣在唐及今皆兖州之境下邳唐屬泗州今爲淮陽軍沂水經下邳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又一水經城東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漢志琅琊郡東莞縣沭水南下邳入泗案唐志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地沭水所出東南至泗州下邳縣又東北流至泗州漣水縣今爲漣水軍至此與泗合而入淮○鄭司農曰沭或爲洙

其利蒲魚
易氏曰禹貢於徐州言淮夷蠙珠暨魚周并徐於青其餘皆兼此二州而言
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
易氏曰夏殷皆言濟河惟兗州謂東河之東濟水之北也周人以青兼徐而兗州又得越乎濟之東南故徐之岱山職方以爲兗之所鎭徐之大野職方以爲兗之澤藪是也故曰河東
其山鎭曰岱山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博縣泰山在西北博在唐爲乾封屬兗州今爲襲慶府奉符縣泰山一曰岱山禹貢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是青州在岱山東北徐州在岱山東南周并徐入青而不以岱屬青州兗在西北實兼有其地

其澤藪曰大野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鉅野縣大野澤在縣北唐以縣屬鄆州今屬濟州案禹貢徐州言大野既豬周無徐州故以屬兗
其川河泲
易氏曰禹貢言導河積石案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有唐及今爲積石軍然禹之導河始於積石其實河源遠而西塞之外漢張騫班固及水經山海經等皆不知其地唐穆宗長慶元年劉元鼎使吐蕃歸踰湟水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其地蓋劒南之西虜曰悶摩黎山河源其間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自此東北直莫賀延磧尾入吐谷渾以至積石東北流至鄯州龍天縣界又東流至河州枹罕縣界又東流至蘭州五泉縣又東北流至會州會寧縣又東北流至靈州迴樂縣又東北流至三受降城又東迤南至朔州之鄯陽縣又南流至嵐州合阿縣又南流至石州臨泉縣又南流至隰州永和縣又南流至慈州吉昌縣又南流至絳州龍門縣今以縣屬河中府乃龍門口即禹貢所謂至于龍門者也又南流至陜州陜州對河爲華州華陰縣大華山在縣八里河經大華之北故曰華陰即禹貢所謂南至于華陰也至此方自南迤東至陜州陜右縣今爲陜縣有底柱山在黃河中禹貢所謂東至于底柱也又東流至河南府之王屋縣又東流經本府之河陽縣今爲孟州有孟津禹貢所謂東至于孟津是也又東流經本府之鞏縣有洛水入河禹貢所謂東過洛汭是也又東流至衞州汲縣其黎陽縣有黎山即禹貢所謂至于大伾

是也又東北流至相州臨河縣又東北流至澶州頓丘縣又北流至魏州貴鄉縣今省入大名府之元城縣又東北流至貝州經城縣今省入大名之宗城縣又東北流至冀州南宮縣禹貢降水亦入海以禹河東徙故自入海而不入于河洚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禹貢所謂北過洚水是也又冀州西北接邢趙深三州三州皆有大陸澤禹貢所謂至于大陸是也又東北流至滄州饒安縣即禹貢北播于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之地大抵河行萬餘里豈獨爲兗州之川禹貢濟河爲兗州即其地攷之自魏至滄凡一千三百餘里其河之東境皆兗州之域○黃氏曰職方曰河東曰兗州蓋自黎陽北東兗冀分河爲界兗東而冀西泲水在經及漢志皆以此字從水從市案說文從水從朿注出兗州之川惟禹貢從水從齊又案漢志從水

從齊其水出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乃別是一水名則此二字音同實異後世雖例以從水從齊者爲兗州之川其實乃字之誤當以古文爲正案禹貢道沇水東流爲濟泆之則在河東郡之王屋縣王屋山在縣北沇水所出伏流至河内郡之軹縣唐爲濟源縣以濟水出平地有二源故名濟源南流入于河禹貢入河復截河而南溢爲滎滎在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北實受溢河之濟水濟水自春秋後不復截河而入於滎矣今雖有滎澤而故瀆堙塞不可攷又東至汴州又東北至曹州爲陶丘又東北至菏澤在廣濟軍之東北自河至此凡七百餘里皆古濟所經之地今不復有濟水但存其名而已又菏澤雖不受濟水亦自有源仍舊東流世俗因其舊名亦以濟名之然東南流至兗州金鄉魚臺入徐州沛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又一派禹貢濟水至菏澤即東北會于汶汶水出兗州乾符縣今龔慶府奉符縣凡北流至鄆州須昌縣又東北流至齊州臨邑縣又東北流至淄州高苑縣又東北流至青州博昌縣以入乎海自汶水源至此皆古濟之地實古兗州之域

其浸盧維（盧音雷　維于葵反）

易氏曰鄭康成曰盧維當爲雷雍蓋濮川雷澤縣雷夏澤在北又灉沮二水源俱出雷夏澤正兗州之境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非也唐以盧縣屬鄆州今廢入陽穀（○黄氏曰維水出密州莒縣維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盧水定當本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維朴作通典云水在兗州陽盧縣因水而名盧陽今屬東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禹貢兗雍慶府濟陽徐維兗屬青州非兗所宜皆入兗州當爲兗故此仍盧都曲阜）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

李嘉會曰蒲魚蒲蘆葦及魚也○易氏曰利與青州同民畜與豫州同

其穀宜四種

鄭康成曰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

易氏曰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爲正西而雍爲西北殷周皆省梁入雍故雍州爲正西

其山鎮曰嶽山

易氏曰漢志有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然案唐隴州汧源縣而岍山北與隴山接禹貢導岍是也此正岍山非所謂吳山吳山同在隴州御自有吳山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吳山又在縣西南五十里周都五嶽之外以此特近故爲嶽山秦都咸陽亦爲西嶽唐爲國之西鎮山謂之西吳

其澤藪曰弦蒲（鄭司農曰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易氏曰漢志有扶風汧縣北有蒲谷鄉有弦中谷雍州藪今屬隴州汧源縣

其川涇汭

易氏曰漢志安定郡涇陽縣开頭山在西涇水所出唐以涇陽原爲平凉屬原州今屬渭州又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又東北流至京兆府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汭水者非禹貢所謂汭也禹貢言汭皆水北之汭此所謂汭者雍州之川名漢志右扶風汧縣汭水出西北東入涇此正公劉居豳之地詩所謂芮鞫之即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其國城在邠州東北二十九里三水縣界古豳城是也正與公劉詩合又唐志涇州臨涇縣有汭水西自隴州華亭縣流入一名宜祿川然涇隴二州在邠州之西則非邠

州之汭要皆雍州之川也（○黃氏曰汭水出原州隴山至邠州宜祿縣爲宜祿水入涇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同穴山東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

其浸渭洛

易氏曰漢志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唐省首陽入渭源後省今置渭源堡屬熙州鳥鼠山在縣西渭水有三源正東微南流至本州之襄武縣又東流五十里至鞏州之隴西縣又東流至秦州上邽縣又東流至隴州南田縣今省入吴山又東流至鳳翔府岐山縣又東流至京兆府萬年縣又東流至華州華陰縣東北入于河謂之渭口禹貢所謂汭是也洛水別是雍州一浸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鄭康成曰洛出懷德釋者引詩之瞻彼洛矣爲證案漢志左馮翊懷德縣即彊梁原之洛水懷德即京兆府之富平縣今縣屬耀州即漢左馮翊之地北條荊山在縣西正漢志洛水之源也孔安國注禹貢東會漆沮之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孔穎達引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正與漢志合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在唐京兆之西北五百餘里（○黃氏曰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今名安邑山至同州白水縣入渭雍周爲王都發源州入渭）致之地志非一源案唐志慶州洛源縣本漢歸德縣地屬北地郡有於向山在縣北三十里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流至鄜州洛交縣又東南流至京兆府雲陽縣之東境又經同州澄城縣之西境此去富平之懷德亦甚近不應言兩洛水以其異源而下流同入于渭故皆以洛水名之如冀之清漳濁漳青之大沂小沂徐亦有兩泗水以其同入不害其爲名稱之同

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易氏曰於貢於雍州言厥貢球琳琅玕孔氏謂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鄭鍔曰即藍田出玉也畜穀略與冀州同

東北曰幽州

易氏曰舜十二州本有幽州水土既平以冀爲帝都省幽入冀殷人南都河南之亳復舜幽州之名周人又以幽州兼殷之營州實禹貢青州隅海東北之境故曰東北

其山鎮曰醫無閭

易氏曰後漢志遼東郡無慮縣有醫無閭山唐地志營平乃漢遼西郡則其山又在營平之東北

其澤藪曰貕養

易氏曰漢志琅琊郡長廣縣（○黃氏曰此志長廣屬青州）貕養澤在西唐萊州昌陽縣本漢縣屬東萊郡今爲萊陽縣貕養澤在縣東北四十里蓋此澤介乎東萊琅琊兩郡之間也

其川河泲

易氏曰經於兗州言其川河泲蓋兗州北距河而南據泲禹貢言濟河惟兗州則惟兗州之川宜也幽州遠在東北於河泲何與蓋幽州雖跨有遼水爲東北而實西南越海兼有青州之東北境所以琅琊郡之貕養澤泰山郡之淄水千乘郡之時水皆在幽州之域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是知幽州實可以有青州王璜張揖云九河陷海中是九河未陷之前凡登萊海岸及濱滄二州之東境皆在幽州之地與兗州東西分界故其川同於河泲（○王昭禹曰幽之川亦與兗同者蓋兗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泲也禹貢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道兗水東流爲濟則幽兗皆可承所經之地）

其浸菑時

黃氏曰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博興縣入濟（○易氏曰濟志）

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後魏地記云萊蕪縣故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原山淄水所出其地即今之泰山郡東北流入淄州淄川縣界又東北流經臨淄縣東又東北過利津縣又東北入于海西漢志乃同入泲當入泲乃禹之迹舊自濟之流既絕故淄水入海時水在臨淄縣齊城西
平地出泉南北二十五里亦謂之源水東北至千乘縣入
淄青淄萊禹貢屬青古河自今滄景間入海滄景禹貢屬
兗職方分冀置幽居河濟下流其地得今滄景德棣分淄
萊跨河距濟與青兗分界北包營平周燕為幽牧都薊封
召公王氏曰冀之千乘郡時水東北至鉅定縣入馬車瀆乃今青州之境青州臨淄縣有時水本漢千乘郡之地

其利魚鹽

易氏曰幽州跨海有魚鹽之利

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鄭康成曰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

河內曰冀州

易氏曰舜十有二州有幽有并有冀禹土既平之後以冀

為堯都省十有二州之幽并入焉以餘州準之則知禹貢
冀州東西南之三面距河南而北境則越乎常山今之燕
雲營平諸州皆其地也殷人復以冀州北境復舜之幽州
而東西南皆禹迹之舊蓋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
也故曰兩河間周人又分冀而復舜之并州故曰河內而
已王氏曰冀州禹貢其地皆都也不可以分置加廣舜為冀州封康叔都朝歌

其山鎮曰霍山

易氏曰漢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唐及今晉州霍邑
本漢彘縣霍山一名太岳在縣東三十里

其澤藪曰楊紆紆於于反

易氏曰鄭康成曰楊紆所在未聞顏師古引爾雅云秦有楊
紆李巡又以為在扶風而此乃以為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

其川漳

王昭禹曰其川漳禹貢冀州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是
也○易氏曰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
至鄴入清漳又沾縣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
大河是二漳皆出於上黨也唐志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
本漢縣有發鳩山濁漳水所出東北流至本州所理之上
黨縣又東北流至本州之潞城縣漳水一名潞水又東北
經本州之垣縣黎城縣又東流至相州之鄴縣又東北流
至磁州滏陽縣又東北流經洺州之洺水縣有衡漳故瀆
俗名阿難渠則知合清漳而謂之衡漳清漳出太原府之
樂平縣本漢沾縣少山在縣西南清漳所出東南流至儀
州之和順縣又東南流至潞州黎城縣之東北又東北流
至洺州之洺水縣又東北與濁漳合而至貝州之㝢城縣
又東北流至德州之長河縣乃漳之南岸其北岸即瀛州
之平舒縣自此東北入于海

其浸汾扶文反潞音路

黃氏曰汾水出嵐州靜樂縣南流至河中府榮河縣入河
康成曰潞出歸德縣今慶州華池縣無潞水杜佑曰潞出
密雲郡密雲縣密雲今檀州水經鮑丘水從塞外來經密
雲戍過幽州潞縣西酈道元曰鮑丘水入潞通得潞稱俗
曰東潞此殆杜佑所謂密雲之潞也是在幽界非冀浸矣
案闞駰十三州記曰上黨潞縣有潞水為冀浸即漳水也
王猛與慕容評相遇於潞川障固山泉軍人匹絹斛水二
石酈道元曰他大川無可為浸者巨浪長湍惟漳水耳又
案今潞城縣春秋赤翟潞子嬰兒之國是則潞之得名已
久漳水至潞為川可以灌溉或當是也○易氏曰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
至汾陽入河唐嵐州靜樂縣今汾陽縣之地汾水東南流入太原府之交城陽曲太原清源文水平遙縣又東南流至汾州孝義介休靈石汾西四縣又東南流

入晉州之霍邑趙城洪洞臨汾四縣又東南流至絳州之正平稷山龍門三縣又南流至河中府寶鼎縣北入于河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郡漳水一名潞水在縣北隋開皇以潞水在縣北為冀州界即漳水也蓋周以前或以濁漳為潞

其利松柏

易氏曰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禹貢冀州厥木惟條條長也其利松柏宜矣

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李嘉會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不曰馬而止曰牛羊馬多出於隴西正雍州地

黃氏曰九州獨雍冀不宜稻何也自鄭國引涇為渠西門豹引漳為陂後人轉相師用大抵稻田徧二州矣禹之治水非獨除害瀦映澮距川蓋興利也而二州獨不為稻田至後人始為之豈禹之智不及國豹之徒哉是必害有甚於利者禹不敢為至于商周皆因之後世但務興利始發

棊決防利囙可喜害曾不䘏漢末諸家治河之策張戎獨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當春夏少水乾燥時引河渭水溉田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而多水暴至則溢決國家數隄塞之稍高於平地猶築堤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患夫水不使灌溉而失藝植之利不智者皆能知之然其識微見遠實合大禹規模由漢以來冀豫徐兗河患竭國力匱民財漂沒墊溺救患不給灌溉之利誠不足言矣雍上流冀下流以形勢論之雍本無害然雍亦不以灌溉何耶決涇渭灞滻諸水使盡入河上流甚駛疾而下流猶[redacted]其停緩若分別諸水上流已下決下流遂淺淤何疑哉孟子曰禹以四海為壑此說至漢猶有能知者今千餘年其學遂絕滅矣攷工記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古人治水法理精詳師授的確其肯以一槩之見而使利害不足相補除哉

正北曰并州

易氏曰舜有并州禹貢以并入冀州殷因之周復分冀復舜并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冀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西河之西并州介乎雍冀之間故曰正北

其山鎮曰恒山

易氏曰漢志恒山郡上曲陽縣常山谷在西北接唐定州恒陽縣有北嶽今改為中山府縣為曲陽即漢之舊也

其澤藪曰昭餘祁

黃氏曰昭餘祁在汾州介休縣注水經曰汾水於大陵縣左迤為鄔澤引廣雅水自汾出為汾陂陂南接鄔地理志

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昭又侯甲水逕大谷謂之大谷水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謂祁藪樂史寰宇記昭餘祁俗名鄔城泊祁屬太原漢故縣也

其川虖呼胡反池徒多反嘔烏侯反夷

易氏曰漢志代郡鹵城縣虖池河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此言參合則屬高柳縣漢高柳縣隸代郡唐正觀以後為默啜所破州縣俱廢開元十年改定襄為雲中有高柳故城則鹵城又當在高柳之北虖池河源未之詳其河自鴈門縣西南流入崞與唐林二縣又西南流至圻州秀容縣又西南流入定襄縣又南流至太原府盂縣又東流至恒州之靈壽真定九門藁城毅城五縣又東流至定州無極縣又東流入深州之饒陽鹿城安平三縣又東南流入瀛州之高陽河間二縣又東流入莫州之唐興及莫縣

以至任丘文安縣即漢志所謂至文安入海者也康成曰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唐蔚州興唐縣本代郡地嘔夷一名滱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北流至興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流入于河○黃氏曰虖池出代州繁畤縣泰戲山嘔夷在蔚州靈丘縣[illegible]水經曰嘔夷之水出[illegible]高氏山東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涞水即巨馬河[illegible]飛狐縣[illegible]山東至瀛州南入于虖池也同入海

其浸淶易

黃氏曰易水有三皆出易州易縣寰宇記北易一名安國河出縣西北窮獨山注水經濡水也中易出閻鄉城寬中谷東南流至古易京城與北易合流入巨馬河注水經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南易出縣東南即山燕王仙臺東石虎罡東流與雹河合又東至霸州容城縣南流入高陽縣合滱水注水經又曰易水至文安縣與虖池合班固闞駰皆以斯水為南易文安今霸州縣并之東界至此○易又曰[illegible]

又曰案詩韓奕韓侯為并牧今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此并西界也并地最延袤橫亘冀北以制戎夷故詩曰奄受北國其追其貊荆兗并韓其國都皆近京師定衛武關以制楚韓杅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故宣王中興特著二詩焉大抵周人幽據全燕以制齊據海岱以制徐兗冀豫據洛陽并荆控扼咸雍此天下全勢也觀九州山川險要之處與其建牧規模而經略大體可見矣

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鄭康成曰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總論

鄭鍔曰自揚州而下以至於并州是謂九州之國所以正其東西南北者皆以王畿為主天子面南故自南而辨之則四方各正矣每州各言鎮山記其為一州之鎮也各言澤藪記其一州水之所聚也各言川記其水入海之道也各言浸記其衆田灌溉之利也各言男女或二或三或五記其地氣之偏而陰陽之不齊也各言穀之所宜記其土壤之高下而所種之不同也各言利之所宜記其山林之竦密而所產之不同也○薛氏曰凡九州之土高者[illegible]

總論分州之異

易氏曰九州之說其來尚矣孔安國以禹貢九州為帝堯之制遂謂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餘乃堯舊非也攷之舜典其說甚明始言肇十有二州次言咨十有二牧然後命禹平水土是則平水土之命與夫十有二州之建其先後次第自有可攷而不誣者禹別九州書以貢名在治水之後禹貢於逐州之下雖各列隨山濬川之說然皆追求其治水蹤迹而後辨山川之險易量道理之遠近以定賦貢之高下不得以舜之十二州為後也善乎班固之言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既平更別九州列五服其先後次序正所以發明當時置州之意○薛氏曰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荆徐此爾雅之九州也揚荆豫青兗雍冀幽并此職方之九州也禹貢九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州并州分青為

營州至夏則復爲禹貢之九州矣爾雅九州商之制也職方九州周之制也是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郭璞以爾雅之九州爲商制然爾雅有九州之名而無九州之界禹貢職方有其界而不能不相侵入者且職方九州冀小於禹貢以分冀爲幽并如舜時則一分而三也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間是也雖無梁州而雍豫之間是也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是徐之南及淮也又曰大野既豬是徐州之大野也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是梁州之南據華山之南也又曰厥貢璆鐵銀鏤砮磬是梁州之玉石也今職方豫州之地華山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也職方既以青兗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而兗州又多入禹貢之青禹貢豫州被孟豬而

職方青州有其澤望諸望諸即孟豬也茲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而職方兗州有其利蒲魚蒲魚即海物也茲非兗之入青乎職方既有冀而又有幽并矣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而冀多入禹貢之雍且幽州其山醫無閭其澤曰貕養其浸菑時醫無閭在遼東光武時以遼東屬青州後又屬幽州茲非幽之入青乎貕養在長廣菑出萊蕪地理志以長廣屬徐州瑯琊有萊山茲非幽之入徐乎冀州曰其澤楊紆而爾雅曰秦有楊紆李巡又以爲右扶風顏師古注漢地志以爲即楊紆茲非冀之入雍乎大抵周以夏之冀爲三以餘八州爲六其勢不能如禹貢之舊也然杜氏二鄭不改職方之字而必改職方之意後鄭謂潁在陽城宜爲豫今屬荊非也以潩在楚隨之間宜屬荊今屬豫非也不知青幽梁雍兗豫尚多侵入況相

距之州乎是改職方之意也先鄭以青州之淮字當爲睢沭字當爲洙直謂宋有汶睢而魯有洙泗曾不謂青之包徐也以雍州之弦字當爲汧蒲字當爲浦直謂雍有汧水耳曾不謂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也至於杜氏以經之湛字當爲淮後鄭以兗之盧維爲雷雍曾不謂湛與盧雍之名無所經見是改職方之字也

鄭鍔曰周之九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間曰兗州齊曰營州詩譜雍梁荊豫徐揚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似商法說者云爾雅職方不同先儒以爾雅所言爲商制理或然也至於周官無徐梁者蓋徐去淮爲近而其地或爲徐戎淮夷之所有梁去洛爲遠而其地或爲王畿

郡鄙之所據也爾雅有幽州而周官有幽并者民有盈耗故州有損益冀之在商其民是以離而爲二故有冀而有幽在周又離而爲三故有冀又有幽并舜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周無徐州蓋其地爲淮夷徐奄所有周公之時命伯禽之魯而徐戎淮夷並興此其證也其後成王伐淮夷宣王征徐方僖公征淮夷而周官以征伐所獲者爲隸獨於蠻閩夷貊有之而戎狄則闕則知其服東南爲難矣○李嘉會曰周之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時都雍不可不廣梁山多險阻故合梁雍爲一州徐地狹隘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地壤最闊今之廣境各在其內且帝都所寓人民阜繁至周亦然故冀州分爲幽并

總論序州之次

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始

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遠近之序治水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化自北而南以南爲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爲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德化所及以遠爲至故也始於揚州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則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則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七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鍔曰職方氏掌版圖以制其貢諸侯供貢以服事天子故以服言之欲其服職事上而已（○鄭康成曰詩云侯服于周）○黃氏曰司馬曰九畿畿界域也或曰畿封皆界域也司馬施政職而以界域爲名見王政之行無遠近一也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九州各以其山川畫界而九畿自王畿出四面畫之地形不能整方九服闊狹相補而足侯國居其中有司所當辨也故晉爲甸侯鄭爲男伯（○惠案曾說見大司馬）

陳君舉曰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敘諸侯之助祭各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鄭康成曰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柳氏曰非實此國之件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也）○黃氏曰凡邦國千里據一州之地而言也一州之地方千里故爲九州而建九牧一州千里封公以五百里則四公猶曰封公足五百里則可容其四也方四百里則六侯猶曰封侯足四百里則可容其六也方三百里則十一伯猶曰封伯足三百里

則可容十一也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猶曰封子足二百里則可容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猶曰封男足百里則可容百男也出入千里之數而進退之以見九州之地一州必千里也諸侯雖有加地未必盡登此數是故皆縣法也康成曰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其說是也但謂周九州界方七千里周公攺殷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一州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合附庸爲二百一十國則强牽合矣王制二百一十國蓋言分土爲三而一州之地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可容二百一十而猶有餘也職方言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蓋言元侯大封而一州之地盡登五百里則容四四百里則容六三百里則容十一二百里則容二十五百里則容百而適足也是皆懸設之言也封國三等元

侯亦三等故五百里四百里爲大國不五百里四百里則不能爲三軍次國必三百里不三百里則不能爲二軍小國必二百里不二百里則不能爲一軍男雖加地至百里猶不能爲一軍此其事實而其制參見於司馬職方者也周之公國魯宋而已九州之地封國不盡則爲閒田古說周國八百而春秋經傳古國存滅其可見者不過百餘未入春秋法制猶在諸侯未敢大放恣至春秋時猶以滅國爲重則古國之不可見者必非盡并滅之不知其何故也見大司徒○退軒餘論薛氏曰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五百里之國爲百里者二十五四个方百里者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公也又云方四百里則六侯則是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个方百里者十六則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四又

云方三百里則十一伯則是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以十一个方百里之國爲百里者九十九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一又云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以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則二十五个方二百里用千里之方一百男則百里而已此封國之定制也其餘爲附庸山川者固見於大司徒建邦國之制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爲封公侯伯子男之地失之矣鄭氏之見以開方言之殊不知井田之地畫爲井形四圍左右皆有定制故可以開方言之若夫先王定九州之制分疆析壤各以千里爲州非如井田之法周圍貫通可以開方計之若曰成周之制爲方千里者四十九何成王周公斥地之廣耶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豈復開

而爲千里之六耶或曰王制商制也夫何商周之大異也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如此則知鄭氏之失

凡邦國小大相維

鄭康成曰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

王設其牧

項氏曰諸侯皆世襲惟牧爲王所設○鄭鍔曰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十五國爲連連有率三十國爲州州有正雖足以相制而未足以兼制之大國無小國之助則無以爲强小國無大國之依則不能以自固王於是而爲之設八命之牧以爲二百一十國之長統臨而牧理之然後小大之國各有所畏○易氏曰其要專在建牧一事周制九牧寔舜之咨十有二牧之遺制皆所以統天下之邦國使之攷

禮正刑以尊天子○思案陳君舉說見大宰九兩下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黃氏曰牧下有正卒達乎諸侯故曰制○鄭鍔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論所能而制以職如牧監參伍之職方伯連率
之職必觀其才力之所能任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賈氏曰即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及禹貢貢篚是也○林
椅曰行人制貢厚薄遠里歲月遠近爲之節制職方各以其所有乃適味也然九州九牧王居其一九職九賦自大司徒之所有掌皆之所論推之是以一州爲以畫中入者○黃氏曰諸公食者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也有非[illegible]貢有[illegible]歲曰制其九州有常貢務非當減則無庸制也春秋傳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此其節也制職制貢牧皆參焉
鄭鍔曰地各有所生有所不生論其所有而制貢如荆有
齒革不責以揚之竹箭雍有玉石不責以冀之松柏因其
所有則其求易供○林椅曰職方言設牧而繼之以制職制

貢則當時職貢亦總州牧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
戒國有大刑
王昭禹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戒于四方○鄭康成曰乃猶女也
守則諸侯所守之地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事天子適
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故戒以脩平乃守脩則使
之治其壞也平則使各當其分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述職也者述所職也故戒以攷乃職事職則慮其有曠職
事則慮其有廢事○鄭鍔曰因巡守之年儆戒之使脩正
其疆界攷察其職業以俟王之時巡告戒之有素及其不
率然後待之以誅夷寘殛之罪可以無愧矣○李嘉會曰於先警戒而後巡守者不欲衆其不備幾于不戒而殺也必先警戒則刑可施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

鄭康成曰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
○鄭鍔曰及王之所行先用所[illegible]之方國巡其前所布之戒令預攷其事與不事也
王殷國亦如之
賈氏曰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爲之或向
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黃氏曰宗伯殷見
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巡守本爲殷國也屬
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達瑞節同度
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皆所以正不正也故謂之殷國
職方巡狩謂不因殷國而有會同之事如成王作洛宣
王車攻皆不至方岳故獨以天子適諸侯爲名其曰殷國
正謂時巡朝諸侯于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言巡狩則
不殷國言殷國則巡狩可知故掌客兼言之六年五服一
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皆定禮王有故不出非常也今年有

故不出明年亦當出先王未嘗豫設非常不出之禮使人
主怠惰也漢武帝歲出[illegible]不出貢[illegible]皆未論鄭又言王不巡
守其戒四方與巡守同夫王出則戒以平守攷職將以待
黜陟也王行將至則又巡戒焉不出何戒之有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
人
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息亮反宅而建邦國都鄙
項氏曰土方者主土度四方之地○賈氏曰主四方邦國
之事與職方連類在此以下至形方並同
黃氏曰地形廣遠不可度量故有土圭之法今九章猶有
鉤股存焉○鄭鍔曰冬夏至潁川陽城晝漏半立八尺之
表夏至於表北得尺五寸之景冬至於表北得丈三尺之
景皆爲地中此建國所用也若建諸侯國則不用此何則

景一寸差千里一分則百里封侯國之大者不過五百里
何取於土圭之寸耶亦取其分而已若建小國又取其分
以爲小分也一分百里男國也亦大都也二分二百里子
國也若小都五十里則爲小分五分大夫二十五里則爲
小分二分半所謂建邦國都鄙也○鄭康成曰土地猶度
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李嘉會曰知其風土以相國書居民之所宅蓋宅里所居必陰陽納藏風氣合聚如禹貢所云四隩既宅是也
鄭鍔曰土方氏所掌與大司徒以土圭正日景馮相氏之
致日致月不同大司徒建王國而用土圭以測土深求天
地之中馮相氏欲知四時之氣土方氏專建諸侯之國不
過用土圭以度其地之遠近廣狹而已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黃氏曰所謂景短多寒景長多暑景朝多陰景夕多風土

宜土化由是而有其法焉○鄭康成曰土宜謂九穀植稺
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鄭氏可謂授其地以任之耕種者
鄭鍔曰大司徒有土宜之法草人有土化之法用是法以
授夫任地之人則非特治王畿千里之地有法而治諸侯
之地亦有法何患職貢之不供哉
王昭禹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土方氏則輔成司徒建國之
事而已大司徒掌土宜之法而土方氏亦辨土宜土化之
法則輔相司徒草人任土糞種之事而已司徒草人所掌
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及於四方
王巡守則樹王舍
易氏曰樹植也立也王巡守則有四方之舍土方氏旣爲

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爲之設梐枑再
重爲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而土方氏植立之焉○鄭康成曰爲
之若○黃氏曰草舍樹背左右猶有其法○鄭鍔曰所舍上亦當相其宜而爲之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鄭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方以成掌蓋言化者聖王之事也遠人旣來則懷方氏掌其送逆通路之給而開之以中國道德仁義之化故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方陳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大盛之以致神祇遂生殖之美使之心悅誠服暢喙于兩間而不知自已者也
陳及之曰遠人之來亦不旦旦有之今也懷方氏中士八
人府史胥徒凡五十二人是冗長也必也待其來以他官
從事焉耳凡周家之制官府之設有非欲常常用者皆臨
時俾官府兼之○李嘉會曰旣懷來諸侯而此合之且兼
之以道訓宜也必各立一官何故懷其所未來合其所未
一然後因方而訓道之三官宜不同也而後形方氏可修

其職也○黃氏曰賓客屬秋官民屬夏官其事異也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陳及之曰鄭氏謂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廷譽以來
之若然則是漢武使張騫輩說諭西域之比當時設官之
意謂遠方之民苟其歸附者懷方氏爲之如大小行人之待
諸侯也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非設官爲之主則言
語不知其故飲食不知其好遠人失其所矣豈所以來遠
方之民乎○王昭禹曰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世一見
各以其所貴寶爲贄也○鄭鍔曰謂其方所當以爲貢者遠方有所獻之物猶
六服諸侯之獻國珍也○黃氏曰遠物貿易者也飲食器用利貨幣貨或不至先王以爲此不能然而設
官作之自台邊事多因互市○鄭鍔曰遠物非所當貢蓋其貴寶異常之物貢以致其臣子之禮獻以達其
享上之誠四夷旣不可責之以方貢使爲歲事之常又不
可貴其所出珍異之物以爲已玩好之具要在有以致之

使之自至而已其來則逆之其去則送之厚之以禮也其貨物則以璽節達之使道路無壅阻示之以信也○鄭康成曰達民以旌節達貨物以璽節

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王昭禹曰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鄭康成曰備其往來○鄭鍔曰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此遺人所掌懷方氏爲之治其事蓋結之以恩也

王氏曰逆送之以爲之禮達之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以懷之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王者之心未嘗不欲四海無異俗九州皆共貫然道路或陷絕財利或不相通器用或不齊人各私其所好而異其所惡故命官曰合方氏以合其不合者焉賈人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則所同者一市之中行人云同度量同數器則同於十一歲也合方氏舉天下而皆同之王者大一統於天下實本諸此

掌達天下之道路

鄭康成曰津梁相湊不得陷絕○王昭禹曰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道路所以通往來達之則往來有不窮之通

通其財利

王昭禹曰財利出於土地所生而有無多寡常不能以相貲通之則有無懋遷而多寡相濟矣

同其數器

鄭康成曰權衡不得有輕重○王昭禹曰十百千萬也所計謂之數古以禮樂之所用謂之器○鄭鍔曰數同則以九以七以五爲節者舉天下皆同而不敢過器同則曰稱曰彝曰俎曰豆者舉天下皆同而不敢變

壹其度量

鄭鍔曰分寸尺丈引之度皆使之一則無長短之差龠合升斗斛之量皆使之一則無多少之異

除其怨惡

王昭禹曰生於心而有所憚者怨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有以除之則惡將有所改而遷善怨不妄作而當理矣○鄭鍔曰怨惡除使無積怨以生害

同其好呼報反善

王昭禹曰情之所樂謂之好性之所欲謂之善苟役物以爲好則好失之僻雜道以爲善則善失之奇故必有以同之先王不貴異物不寶遠物是以敎而同其好也作奇技者誅被異服者禁此以法而同其好也聯之以朋友此以敎同其善也不率不悌不信不治則糾之以入刑此以法而同其善也同、、如是道德美患其不一風俗美患其不同

總論

易氏曰道路達財利通此合方之事也未及夫政焉同數器而九儀之命皆有定守一度量而五則之制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敎焉至於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修睦無有異志合方之爲敎也大矣

陳及之曰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則封內諸侯津梁相通聘好往來有無相補患難相救無有壅蔽之患矣然先王恐其私相連衡以叛上及姦人往來而莫之禁於是爲之溝池樹渠之固以防之爲之節制以謹之所謂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所以禁絕姦人之往來也每歲相問每世相朝告終易代有送葬之禮有慶賀

之禮凶荒災患有弔恤之禮有致禬之禮此諸侯之邦交
也非是而私相連結附下罔上恃强并小則大司馬有九
伐之法方伯連帥奉辭伐罪所以絶其萌芽杜其呑併也
春秋以來姦人不得志於中國則如意而往無所疑忌雖
弑君之賊往往藏匿以爲已用則關梁呵問之法不行矣
喜則朝聘無虛月怒則爭戰歷歲年而不已則方伯連帥
之職不修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行矣若是而曰達天下之
道路是啓姦詐而長背叛耳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訓道也主教導四方之民○鄭鍔曰設教者聖人所以通其化之道使民俗相移無背于[illegible]方氏之官設官曰訓方氏者取其事之可以言傳者申訓四方○易氏曰合方氏之同好善因人心之善還以道之而已至此一職專以訓方爲事亦非於人心好善之外別有所謂訓也道四方之政事則政事固有良而平者矣與其上下之志則志固有醇而正者矣誦四方之傳道今之事亦有格言大訓可以爲法者矣此皆人心自有之善訓方從而訓道之也

王氏詳說曰地官有土訓誦訓此又有訓方氏蓋土訓所掌在於道地圖詔地事誦訓所掌在於道方志詔觀事四方志與上下之志又異矣

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爲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鄭鍔曰政事謂諸侯之所施設也志謂諸侯君民上下之趨向也

誦四方之傳道

王昭禹曰誦與孟子爲王誦之同意訓方氏所誦皆以告之也

鄭鍔曰傳道謂四方之人口之所傳說稱道者○鄭康成曰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爲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盛矣○王昭禹曰傳則或出于衆人之所傳說道則或出于一人之所道誦四方之傳道則將以來之至乎推而行之然後可以爲道矣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鄭鍔曰道其政事與其上下之志則達其說於王使王知之誦其傳道非特誦之而已取其可以爲訓者作爲戒書於建寅之月布之以誦四方使知其善者可行惡者可改也布於正歲則順時之始與之更新矣又觀四方之新物則因夫一歲之始察民之所好時新者如何道之訓之以俟他時之布○項氏曰物即事也即上所誦道之三物也新歲觀之又將以爲來歲之訓○王昭禹曰新物謂新所用之物觀新物特以觀民之好惡者正歲者民物之所尚以一歲之始而物民情之所向將以訓其志在好時也○陳[illegible]之曰新物如舊者于俗或殊惟新時者若非其人命維新作新民亦以新子之國先知其變○新先因其厚視殷易昏爲明易惡爲善是變氣質如蚊蛹之自蟬蛻○甚是事此又是一說○黃氏曰布而訓四方使述其舊美也觀新物察風俗之變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易氏曰形猶人之形有相屬之義○鄭康成曰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讀爲瓜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鄭鍔曰地域掌於大司徒版圖掌於職方特其名數也形方氏則制之如制衣之制因形裁割使各得其宜也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疆各有所正制其地域而正之使析者不至於相絶屬者不至於相離故曰無有華離○賈氏曰地有低邪離絶與相侵入不正故正之狄者兩頭寬中狹邪者一頭寬一頭狹析而不絶者爲華王安石云華與天子副瓜者華之華同義地雖分析亦當連亘不絶爲一國之界故不可華絶而不屬者爲離一國之地當自爲封疆若有國在此而地斗絶在彼則不能相統攝矣故不可離其所以使地不華離者蓋使小國近大國事之以自立大

國近小國比之以自固然非形方氏制其地形使各相聯屬雖欲使小大相事相比不相侵其疆場亦不可得也○鄭康成曰比猶親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王氏曰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以侵人各有土守可以無爭矣

劉氏曰大司馬建邦國之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矣若形方氏正之弗從然後詔之司馬而九伐之法行焉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此山師及下川原等皆是遙掌畿外邦國之內山川原隰之等使出稅珍異以供王家○陳及之曰古者山林之所產川澤之所出某物利於人某物害於人其版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辨其物之利害而頒之則諸侯知取其利避其害使致其珍異之物則不得欺其上矣

李嘉會曰山川必曰師何也以其有珍異之物當主名以貢於上有土宜之物當播種以道乎下

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山林之名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王氏曰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所謂利有如此者非特中人用而已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所謂害有如此者非特毒物及螫噬之蟲獸而已黃○氏曰吳即山鑄錢煮海爲鹽無禁徂限何皆利害也

李嘉會曰地官山林川澤各有三等所守有厲禁所收有財物然行之王畿不及天下今天下之山林川澤各有其物不辨別之以示天下天下何由而知所趨各有珍異不分辨之以致於上天下何由知所貢如是則吳之鹽鐵斯不得以擅其利齊之鹽筴亦可以專其征矣

愚案山澤之官屬之司徒者只是會其財物而不能制其邦國司馬專主諸侯得以兼制邦國之事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川澤之名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萑蒲

邍(音原)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邍地之廣平者

李嘉會曰地官山澤有虞林川有衡今乃有邍師者以其知地宜之美惡種植之善否以教導民故曰師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扶云反)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鄭鍔曰高平曰原四方之地廣平之處地有丘陵之名有墳衍之名有原隰之名辨其名物相其陰陽度其水泉則可以爲封建諸侯之所不辨其名無以知其或平或陂或燥或濕不辨其物無以知其或肥或瘠或美或惡以爲封邑則民病而不安於使邍師辨之先儒讀物之可以封邑者爲句其說謂物之者相其土之物色也余謂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爲封邑者當爲一句

黃氏曰都邑必居平地商人避河患遷邢盤庚曰適于山用降我凶德是也然其民蕩析離居不暨作勞不服田畝不可施井邑之法故復遷亳○劉執中曰此謂五等封國

之餘地未有邑以管其民者不爾則諸侯吞之矣亦可以
贊司馬正邦國之封疆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薛平仲曰職方之屬自合方氏至達師所以防閑邦國者可謂密矣然邦國之土地諸侯之所世守邦國之人民諸侯之所世治王官之所制者能幾而彼則帖然退聽者何哉亦惟其服天下者有以並行而不悖也匡人達法則以匡諸侯反側之私撢人誦王志以動邦民面王之意諸侯知有王而不私於一國斯民知有王而不私於諸侯天下孰不環向而固結哉九伐之法司馬蓋具之而不設矣
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鄭鍔曰諸侯擅壤土之大恃甲兵之强有違法度而不正

設匡人之官以法則而正之法則者王之所以治官府都鄙也○鄭康成曰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内外雖有異勢然王者之心初無異治故用其治官府都鄙之法則而正其不正者○王昭禹曰大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所以正其地之大小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所以正其惡之輕重也若夫使之皆遵王制一德以尊天子必有法則以正之從而觀其慝易氏曰人之不善隱蔽而未露者謂之慝如土訓之道地慝誦訓之道方慝皆隱微之謂使其邪慝未萌猶有八法八則何所正此所以先觀其慝正人見其爲慝必繩之以法則使人無敢反而不順側而不正惟王命是聽焉茲其所以名官曰匡人也此旣達之矣行人十有一歲則修法則焉修其所達者使浸多歷年而法則不廢墜也○劉執中曰如是則諸侯之犯政陵令者暴内陵外者不陷於九伐矣
撢他南反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劉執中曰撢與探同言探王之志及道國之政事以語於諸侯及四方之人

李氏曰天下之情欲上達故訓方氏之職設人主之志欲下通故撢人之職設古者君民一體上下交孚而無壅遏之患如此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鄭鍔曰王者處九重之中志雖在民民何自知哉國之政事行於王國天下邦國在王畿之外遠而不聞撢人巡行天下誦之道之以告語乎其民言王志如此王之政事如此使民聞聞吾君之志與其政事之善
使萬民和說悅音而正王面
鄭鍔曰民皆心悅誠服延領舉首嚮仰乎王不敢背違謂之正王面面者嚮也王之所在皆仰而嚮之也蓋民未嘗無嚮君之心其所以有背違者以其萬里之遠不及知耳

撢人能言其所以然彼安得而不和悅乎
愚案撢人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則王之作於心而見於治者明白洞達安得不使民和悅而内嚮歟公圖伯恐諸侯不從令管仲以游士八千游揚說談齊氏之美布於諸侯豈撢人誦道之意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司馬主其軍賦○賈氏曰此王自以臣爲司馬遥掌都内○薛平仲曰都家之說嘗於宗伯之序官論之矣然禮之或僭其事猶有漸而至政之或弛其勢一決而隳況都家之環于王畿責之以固吾圉也制之以地域分之以人民子之以貨賄其體固甚尊矣使王朝不制其兵柄於上或者繕甲治兵如太

叔將誰馭之哉故先王設官以爲都司馬者必每都以上士二人居之倍之以中士又倍之以下士夫以王制攷之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卽周官所謂都家之地也司馬之設其官守若是之衆先王之慮蓋可知矣彼家之司馬雖亦王朝之所特置必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其權亦莫不有歸也夫莫大於四方之邦國而都家之爲小莫遠於四方之邦國而都家之爲近王政自近以及遠由小以制大規摹蓋自是始矣此都家司馬所以爲政典之終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鄭康成曰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李嘉會曰此曰公司馬而都司馬謂曰國司馬者蓋不必司馬之司馬上之所並以將兵者皆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下文注曰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 昭二十五年 ○陳及之曰春秋時楚子與莫敖氏戰于皐滸鄭子張徵役攻子產與夫晉之六卿宋之華向魯之三桓其誦發戒禁悉自主之而國家弗敢問安得不與上抗乎都公卿之采地也其權勢重故王朝爲之置司馬則大夫元士也俾自置焉以聽命于上

賈氏曰都宗人家宗人都士家士皆使王臣爲之者都家宗人有祖宗之廟王所常祭都家之士獄訟刑罪王政之重非王臣不決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鄭鍔曰都之公卿大夫子弟之適子皆曰士其支子皆曰庶○王昭禹曰衆庶凡在都之人民皆是也○鄭鍔曰其民所出以備軍旅之具則車馬甲兵别設都司馬以掌其政教戒號令焉○賈氏曰若王家有軍事徵兵于采地都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有此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士庶子受而行之

以國灋掌其政學

王昭禹曰國法則師氏保氏大司樂所以教國子之法項氏曰保諸子教國子之庶○鄭鍔曰所以會其車甲卒伍財賦者皆政也所以教其士庶子修德學道者皆學也○易氏曰政卽都家車馬兵甲之戒令也學卽學其戒令而肄習于都家之學者也政以任國子之已命者經所謂士是已學以待國子之未命者經所謂庶子是已政屬子所以守衛而戒令同乎衆庶且立法公兵數以書家之政學而掌之以國法所以一天下○王昭禹曰政學則以其學而後從政也

愚案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受教於師保氏入而宿衛有宮伯案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衛有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乎其間非若後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庠序之教又爲具文

以聽國司馬

鄭康成曰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賈氏曰國司馬不云大則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皆得前監之令

劉執中曰采地之卿大夫仕於王朝士庶子則以國教胄子之法教之於其都之學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以士庶子作其衆庶車馬兵甲而都司馬掌其戒令以聽於國之司馬奉其節制以爲進退攻討焉

家司馬亦如之

鄭鍔曰大夫有家家之地亦有兵賦又命家自設司馬以掌之而家司馬亦如都司馬之隸於大司馬也其與大司馬同者以兵賦所掌焉故耳

李嘉會曰國有司馬都有司馬家有司馬自國及家兵甲

戒令欲其如一不獨一之於政令亦必一之於學術此所以無異政無殊俗也

總論司馬官屬

陳及之曰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與者半自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槀人自校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界者也自服不氏至掌畜則掌鳥獸者也自太僕至僕隸則左右侍御僕從者也自職方氏至撢人掌輿地及四方諸侯外夷者也小子掌祭祀則係焉司爟掌行火則係焉候人掌賓客則係焉挈壺氏掌司夜則係焉司士掌朝儀則係焉弁師掌冠弁則係焉與夫齊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焉夫既曰典軍政而官府錯居先王設官分職不必類聚彼此聯事互相關係不特是也司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掌咸有職事冢宰徵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自今觀之凡徵師凡致民凡軍禮凡涖戮皆軍之大政也宜皆司馬之事而分之四官掌焉此先王深思遠慮之至胡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冢臣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冢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而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此周官之制見諸行事者也

又曰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卒七十二人宜以稍人縣師等官領之而屬司馬今屬於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

車輦宜以鄉遂官領之而屬司馬今亦領之教官三代之時兵滿天下而無將驕卒惰之變兵藏於民弗謂之兵將藏於學士大夫弗謂之將以蒐苗獮狩而易其習戰之名以比閭族黨而易其行陣之名國容之制軍容不亂焉養勇以禮積威以義是以不見其强而無敵於天下者如此

薛平仲曰右夏官之屬凡六十有九始之以司馬終之以司馬固足以見兵政之密矣然攷之周官之例凡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自大司馬至軍司馬而已若上士中士初未嘗命官也今惟大司馬之上士命曰輿司馬中士命曰行司馬二者不見於經先儒繫以文簡殘缺而委之夫以例而求則小司馬軍司馬不見於經謂之殘缺可也輿司馬行司馬不見於經謂之殘缺可乎意者周官行師之時凡領於大司馬之屬者必各有職以涖其事是以在官府則曰上士曰中士在軍旅則曰輿司馬曰行司馬亦因事而制名非有掌守而不可缺者不然制軍之法二十五人之爲兩而兩司馬者亦未嘗列之官屬也謂之闕可乎若夫虞衡之官司徒蓋領之以掌山林川澤矣而山川遠野之有師司馬又從而領之周官類若重複然彼以之掌于王國此以之掌于四方是又政典所以平邦國之大權在是也由前之説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嚴由後之説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大將從識者參之

卿大夫士之數六百九十有一人

卿一人　中大夫十有二人

下大夫十有四人　上士六十有九人師之上士不計

中士百五十有四人都之中士不計　下士四百四十有一人節之下士

又記○趣馬言下士皁一人以校人之職致之二乘爲皁皁一趣馬積三皁以爲繫繫積六繫以爲廄廄積六廄以成校校分牧以爲左右則爲下士者有二百下

六人總計實而計之四百四十有一人也

右夏官卿大夫士之數若以制軍之法計之其數爲甚衆不止於是然司馬特以敘制軍之法而已非夏官師屬之常職也惟士之見於夏官間有異於五官之例蓋周之命士或一人或二人或倍之而爲四人又倍之而爲八積而至於十有二人十有六人三十有二人而止未聞有以五人居之者而土方氏則以五人爲未聞有以十人而輔之者土方氏則以十人焉豈非土方氏之爲職以土圭土其地而建邦國都鄙者也以土圭而求土地之中而土之數則五故土方氏特以五人而居之彼將究心於推測之際矣不然周官之掌司土地者曰土均曰土訓固嘗以土而命名矣爲士之數不見於彼而見於此信乎其有取於求地之中也

府史胥徒工賈醫之數四千一百五十二人

府七十有四人（都之府不計） 史百八十有五人（都之史不計）

胥二百四十有五人（都之胥不計） 徒三千六百三十有四人（都之徒不計○趣馬之徒以左右校計之當得八百六十有四人總諸官得上數）

工四人

賈八人 醫二人

右夏官之府史與胥其數特少其間有史而無府有徒而無胥有無府史與胥徒者凡二十餘官若大僕祭僕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之官又府史胥徒之俱無者也嘗疑先王之正典其大綱小紀之具舉凡書契之所藏文移之所贊而敘次之所治者將有多於他官可也顧若是之簡寡何哉及觀先王制軍之法一軍之間則二府六史胥十徒百而已夫其寄於軍政而文書調度其不爲繁重者若此此固人情之所便安而軍政之所易行也特其官令之微召不容於不備者故其徒視府史與胥則加焉然先王之於政典之意大略可致彼虎賁氏之虎士八百人若非所以爲徒也先儒謂徒之選有勇力者充之愚故併而計之於徒之數焉亦不可以掌官令者例論矣

不命之官凡四

方相氏狂夫四人 圉師乘一人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秋官司寇上

鄭鍔曰秋者天地嚴凝之氣肅殺萬物之時刑者人君所以肅天下之不肅故掌刑之官屬乎秋言刑之用如秋氣之肅殺

易氏曰刑以弼教寇則敗其教之成者故掌刑者謂之司寇○李嘉會曰讀以寇者害也蒙上九曰利禦寇上下順也司寇凡有害而總禁之此秋官體上天肅萬物之意後世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懲敗類○賈氏曰獄官之名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晉皆有司寇至衰世隨意所造故衛有士榮爲大士楚有司敗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鄭康成曰禁所以防姦者刑正人之法○劉迎曰大司寇帥屬宜以掌邦刑爲職如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可也

今所掌止於邦禁佐王始正其職以刑邦國聖人設司寇之意常欲禁於未然果不可禁然後以刑見其愛惜保護斯民恐陷於罪戾○陳氏曰不曰掌邦刑而曰掌邦禁禁明則刑可不用○鄭鍔曰掌邦禁言刑之本佐王刑邦國言用刑之事然刑非大司寇之所敢專作威者人君之權此特佐之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

陳宏甫曰先王設官分職最當詳玩其錯綜互見不可偷類又有截然不可易者如大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都鄙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凡此類皆獄訟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如甸稍縣都外而邦國一皆聯絡而盡屬諸司寇

鄭康成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起吉反四方

鄭康成曰典法也○易氏曰典常也謂有常之道由指於天下故謂之典○劉執中曰民失其常則立法以正之使復其常乃謂之典諸侯用治之以三典萬民則治之以五刑○王昭禹曰三典即大宰刑典合而言之故曰刑典別而言之則刑有三等○鄭康成曰詰謹也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鄭鍔曰四方與邦國一耳○王昭禹曰邦國謂中國也四方謂四夷也言刑又言詰何也諸侯之邦有不率者刑得而加之至四方之遠殊俗異域或羈縻而處之或不得而盡臣之於其不率詰責之有文告之辭詰之不改然後臨以甲兵之大刑或謂大宰言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何也大宰掌其典以御邦國者總其綱尚寬故言詰治內者欲其詳而尚嚴故言刑詰之寬也刑之嚴也又與刑官之事異○呂氏曰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禁姦慝曰詰奇衺隱慝刑暴亂暴悍強梁而難知者詰而求其情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罪惡雖萬狀變不出於隱顯之兩端曰詰曰刑皆有以待之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鄭鍔曰國之新者或乘衰亂之後廢故而立新或闢荒遠之地新立君以懷輯其民○黃氏曰新辟地立君固有之始封初從之國如申伯封謝齊侯路寢皆新立也教化未洽習俗未一苟有麗于刑辟用輕刑以治之慣其爲未化之民○陳及之曰若周公告康叔以殷民可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國之平者教化已明習俗已成人心安和風俗醇美苟有麗乎刑辟用中典以治之懲其有過中之民可也○易氏曰若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之意○陳及之曰平國之民素閑政教苟有罪不可赦也故三宥三赦自有國家之常法亦不得廢乎是惟中而已所謂民協于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中典者一定而不可易國之亂者叛逆篡弑之國其民頑暴不率訓典非嚴刑峻法以御之未有能勝其兇暴之習故用重典以治之蓋處之常法之外○黃氏曰不聽不訊一切行是蓋軍法歟○陳及之曰凡在官在宮者殺無赦以中典爲三千五百之刑重典爲三千之刑非也然制刑雖有一定之制及觀其所宜而用猶醫之用藥隨病輕重而加減要之使適於安而已○王氏曰用輕典以柔又之用中典以

正直乂之用重典以剛乂之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氏曰以聖人之意推之輕典所以導其善重典所以懲其惡中典所以爲中也

以五刑糾萬民

鄭康成曰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賈氏曰此五刑與墨劓等正刑別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音狩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音願糾暴

賈氏曰言野則國外若鄉大夫野自六尺之類○王氏詳說曰野刑之於六遂鄉刑之於六鄉是也然以軍刑間於鄉遂之間者以鄉遂之間軍之所在也其曰官刑謂在官者設也其曰國刑謂王畿之内九十三國者設也又非三典所以刑邦國之國○鄭康成曰功農功力勤力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德六德善事父母爲孝能能其事職職事修理愿慤謹暴當爲恭字之誤○易氏曰上者各有所上也糾者糾其渙散也蓋渙散非用刑之時而刑之所糾期於無渙散而已○王氏曰野刑爲事故上功糾力力所以致功軍刑爲政故上命糾守守所以致命鄉刑爲教故上德糾孝孝所以致德官刑爲治故上能糾職職所以致能國刑刑也故上愿糾暴失愿而暴刑所取也○劉執中曰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爲民極也是故六卿各職其官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用野刑焉農耕也溝洫也隄防也井邑也宮城也百工也凡役民以作其事而奉國家者以成功爲上以不致力爲糾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法焉振旅也茇舍也治兵

也大閲也伐國也戍疆也凡役民以立其政而尊國家者以用命爲上以不死守爲糾則夏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教典佐王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用鄉刑焉六德也六行也六藝也五禮也五品也凡役民以行其教而佐邦國者以成德爲上以不致孝爲糾則地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治典佐王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者用官刑焉六官六屬百官府史也凡役民以立其治而造國家者以賢能爲上以不稱職爲糾則天官之治待之而後立焉乃建禮典佐王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用國刑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家國也祭祀也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爲上以不致其恭爲糾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矣五者國之大典聖人建極於天下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待之以成焉然非刑典之正莫得以成之不曰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乎

[illegible]

以圜土聚教罷音皮民凡害人者寘之豉反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鄭康成曰圜土獄城也○鄭鍔曰天之體圜而大德曰生

獄城必圜主於仁而已民爲不善有致死之道聖人之心常欲生之（[illegible]）○鄭康成曰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illegible]善之民言其狎于中也）

鄭鍔曰民不能自強於爲善者謂之罷民夜納之圜土而晝則施以職事何以謂之教蓋民有過失者其害人之罪雖匪故爲然其罪已著夜寘於圜土以囚之晝施職事以役之明書其所犯之罪於大方版加諸背而恥之（曰書其罪）○劉執中（[illegible]於人是明刑也）使之猶有人之心焉則變惡爲善殆不旋踵是乃以不教教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賈氏曰能改謂在圜土不出自思己過也○鄭康成曰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

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易氏曰鄉里謂之中國者周以圜土代五流之法有絕於中國之義於是反于中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爲善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也州長屬民而讀法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序年運而往亦既久矣昔之不善固將自化然後齒之倫類不爲幸民（○鄭鍔曰其能改過則得反于中國[illegible]必釋之也）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鄭鍔曰既不能遷善又逃遁而出于圜土不畏甚矣如斯人者殺之而已○李氏曰先王之時雖用肉刑然人之麗刑者實未嘗遽用之故司寇以圜土教罷民其害人也實法之所當誅而先王之心有所不忍憫其不能自強於爲善無以開其改過自新之路則人道絕矣是以凡害人者姑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所以役使勞苦之使知所自強以明刑恥之所以書其罪惡而汙辱之使知所自好彼其能改則釋之可也其不能改則誅之未晚先王用刑其委曲至此

以兩造（七報反）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造至也使訟者兩至（○賈氏曰訟謂以貨財相告者必使兩人皆至於公庭）○王氏曰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易氏[illegible]）○鄭康成曰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則百个與詩曰其直如矢必入矢者取其直也○鄭鍔曰訟以直爲主入矢所以自明其直也不入矢是自服不直矣入矢而辭屈又因而沒入於官以罰之如是可以致民於無訟

以兩劑（子隨反）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鄭鍔曰以罪相證必兩者皆有契券然後可用一有而一無則無以斷其獄矣無兩劑則不聽是乃所以禁之書曰無簡不聽惟有簡書然後聽也

王昭禹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訟訟而不已必獄（[illegible]）○劉迎曰鈞金三十斤銅也金百鍰三百鍰則罰於赦刑之後鈞金三十斤蓋入於未聽之前若今先立罪賞以信其辭使不敢輕犯所謂禁民獄也（[illegible]可致民於無獄）○王氏曰必三日而後聽者重致民於獄

黃氏曰兩造禁訟兩劑禁獄其廉恥之素行乎故入束矢鈞金而後聽之欲其自悔也小曰訟大曰獄鄭謂以貨財相告爲訟非也貨財固亦有獄士師職曰凡以財獄訟者

案小司寇上服下服若今杖以下爲輕罪徒以上爲重罪此獄訟之別○鄭鍔曰罰其矢以爲武備罰其金以足國用旣以止獄訟又以利乎國

愚案井田之民財入有限儻非理直而辭堅必不肯廢財以好爭聽民獄訟先使入束矢與鈞金此亦禁止之一端至於不可得而禁而甘入于官必其情之大不得已然後上之人不容不聽其情至齊威患無兵器管仲使民之訟者入束矢以爲兵始失先王之意

以嘉石平罷民

鄭康成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賈氏曰嘉善也有文乃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自改悔）平成也成之使善○易氏曰上經罷民害人而罷於法者此則未麗於法而不可以法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寘圜土若舍而弗治亦有害於州里之善俗於是平之以嘉石謂石雖嘉而抑之於外朝之左所以恥之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音質）梏（古毒反）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鄭康成曰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麗附也未附著於法也（[illegible]）木在足曰桎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illegible]）

鄭鍔曰罷民以爲可罪耶其罪未麗於法以爲可恕耶然所爲之罪過又有害於州里是故加以手足之桎梏使坐嘉石以恥之坐日已滿又役諸司空以勞之所以激其爲善之心（○王氏曰[illegible]）

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鄭鍔曰重罪十二日坐役之朞年其次或九日或七日或五日或三日役則或九月或七月或五月或三月隨其輕重爲五等而又久近焉役訖而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州里不任是鄉人所不容苟或捨之又將爲害於州里任則舍之乃使州里相安（賈氏曰州里任之者[illegible]）○鄭康成曰宥寬也

李氏曰萬民有罪過及害于州里者宜法所不貸今不過桎梏而坐諸嘉石以恥之雖罪之重者不過旬有三日而去矣役諸司空以疲之雖罪之重者不過一朞而去矣五刑蓋未之及也何以懲一而戒百哉嗚呼此萬民之有罪過又曰未麗于法蓋其罪之輕者吾觀已麗于法而寘諸圜土者猶姑惟敎之而未遽加以刑況未麗于法而坐諸嘉石者豈不尚在可敎之域

以肺石達窮民

鄭康成曰肺石赤石也（賈氏曰[illegible]）○鄭鍔曰人之氣由肺而通石之形似肺而色赤者使窮而無告之民立於其上寃抑之氣由此而通（[illegible]）或謂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大司寇又以肺石置於外朝門之右以達窮民窮民有告于朝其事一耳孰宜擊鼓孰當坐肺石耶以二官攷之路鼓掌於大僕大僕政官也肺石掌於司寇司寇刑官也窮民之擊鼓者豈以政之不善之故而坐肺石者無乃以刑之寃枉歟先儒以爲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奚爲哉

凡遠近惸（其營反）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丁丈反）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賈氏曰言遠近者無問畿內畿外○鄭康成曰無兄弟曰

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上謂王與六卿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鄭鍔曰惸獨老幼欲告愬于上長吏不以上聞其立也必及三日之久士師聽其辭以告于朝而罪其長吏蓋君門萬里不有肺石之達則無告之民無由知不俟三日之久則非誠實無告者或妄得以瀆朝廷立法如是此先王之世所以無窮民○易氏曰大僕建路鼓以待達窮者遽令此則三日而後達何也爲罪非長者設也 [illegible]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王昭禹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宜無所加損亦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爲是故也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使民觀象者凡使之知所避而已○易氏曰布之使民有遠罪之心斂之使民無褻刑之心聖人重刑尤有甚於治教與政也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鄭康成曰涖臨也○賈氏曰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 [illegible] 以盟書爲重而不及乎約以司約大史見之 ○鄭康成曰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官貳副也○鄭鍔曰大盟約所以結諸侯之信司盟掌其書刑官不親涖之則人無所畏涖其盟要於天地鬼神乃登而藏於天府與賢能之書民穀之數同大史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待逆者也內史掌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也司會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逆治者也六官六卿之長皆使受盟書之貳重其事故藏之也謹備其失墜故貳之者衆○王氏曰大史內史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者各以其事爲非特備失亡而已○黃氏曰大史內史史官也受盟約之貳 [illegible]

[illegible] 司會六官俱受其貳 [illegible] 曰司寇所涖天府所登大史內史司會六官所受皆大盟約也非大盟約則不若是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弊必世反）

劉迎曰諸侯之獄訟定之以邦典蓋有輕典中典重典之不同以此三典定其罪也卿大夫之獄訟斷之以八法蓋八辟之麗邦法有議親議故議賢之不同以此八法斷其罪也萬民之獄訟弊之八成蓋有邦汋邦賊邦諜之不同以此八成弊其罪也先儒以邦典爲邦之六典以邦法爲官府之八法以邦成爲萬民之八成此蓋冢宰之治法非司寇刑官之所得與不知大司寇自有邦之三典以刑邦國非此邦典而何小司寇自有八辟以麗邦法非此邦法而何士師自有士之八成非此邦成而何惜乎先儒不致誤以冢宰之六典八法八成爲會之○王昭禹曰弊詳於斷斷詳於定諸侯尊於卿大夫故言定卿大夫貴於庶民故言斷萬民卑賤其治之爲愈詳故言弊 鄭鍔曰 [illegible] ○賈氏曰大宰有八則治都鄙此不言者都鄙獄訟都家之士告于方士治之

大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鄭鍔曰六官奉牛牲各因其類以明其義犬之爲物全性而能守西方之畜司寇秋官西方之義也故祭祀奉犬牲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項氏曰禋者精意以享祀五帝○王氏曰於天地二官不言禋則所以佐王事上帝者在於此

鄭鍔曰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而卜日此謂戒之日則旣

得吉卜而戒以齋戒不敬將待以刑○王氏詳說曰郊特
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獻命庫門
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百官云者百執事也
百族云者王之族姓也族姓之與於祭爲重於百官矣故
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百姓於太廟之內正所以辨親
疎之義○王昭禹曰百官凡官府之執事者百族凡百官之族姓與祭者○陳氏曰庫門之內衆所聚之所于此戒百官矣此所以誓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
祭之前期十日而有誓有戒誓則重於戒也大宰
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小宰云以法掌祭
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言具而不及脩則誓爲重
於戒明矣夫祭莫重於齋齋又莫重於誓戒誓百官者大
宰也涖其誓者大司寇也大司寇涖百官之聽誓於大宰
云爾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涖大宰遂以爲大宰掌其誓而
誓者餘小官是有見於大宰而無見於大祭祀也百官言

誓百族言戒又知百族無預於執事有預於從祭此所以
聽戒而不聽誓也王氏謂互文見義又失之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賈氏曰納亨致牲謂將祭之晨祭之日謂旦明也此二者
大司寇爲王引道故云亦如之○鄭鍔曰納亨將祭之時是時大宰贊王牲事司寇則前王以刑禁先焉則人知畏禁而自入於禮
易氏曰大司寇以刑官前王禮也尊天子之威儀一臣下
之志慮而已
奉其明水火
劉執中曰以陽燧得火於日謂之明火以陰鑑得水於月
謂之明水陰陽之精義以見聖人精意於鬼神示也○賈
氏曰明水火司烜氏所掌者水以酌鬱鬯與五齊火以給
爨亨○鄭鍔曰明者潔也言主人明潔故成水火也刑官

以清而察獄訟之辭必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之奉之以
明其義○王昭禹曰書曰明清于單辭此亦刑官明清之事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朝覲會同賓客所在刑官先焉然後人知尊王○
鄭康成曰大喪所前或嗣王
易氏曰納亨及祭尚嚴也朝覲會同尚肅也大喪之事尚
哀也此前王之禮所係爲甚重然明水火之奉與否者朝
覲會同喪紀以人道言之祭祀之禮以神道言之各當於
禮而已
大軍旅涖戮于社
鄭康成曰社謂社主在軍者○鄭司農曰書曰用命賞于
祖不用命戮于社○王氏曰涖戮刑官之事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蹕止行也○劉執中曰邦之大事
役民衆矣難以致其肅使刑官之屬蹕之則罔不肅○黃氏曰不肅不清道褻禮故蹕行刑所使爲蹕與前王一義
王氏曰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在國中而已大
司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之所在通國野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

愚案天子諸侯有三朝說已見司士此外朝即朝士所掌乃在庫門之外鄭謂雉門外非也

王氏詳說曰三朝之制有掌其位者有掌其政者朝士掌外朝之位掌其政者小司寇司士掌治朝之位掌其政者大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而大宰云王眡治朝則贊治是也外朝言政而治朝言治豈非大宰尊於司寇而治尊於政乎但燕朝正其服位大僕也出入王之大命亦大僕也知此則知三朝之制有降殺矣○鄭鍔曰小司寇刑官之貳宜以掌刑爲先今首言掌外朝詢萬民之政所謂聽獄訟之事乃列乎後豈不以邦之大事未有過於三事之詢民當詢民之詐掌擯民而敘進以對人君之問必列於前以重其事

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劉迎曰於此詢萬民亦古總章衢室之遺意○鄭司農曰致聚萬民也詢謀也○鄭康成曰國危謂有兵寇之難[illegible]鍔曰當難已迫危而不安問民以國安之計若襄元年吳入楚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illegible]若周公之詩[illegible]是也○鄭鍔曰國遷則都邑不寧將去故即新問民以遷居之利害盤庚之都亳殷是也○鄭康成曰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illegible]鄭鍔曰[illegible]賢將立支庶問民以取[illegible]衛人立晉[illegible]王昭禹曰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是也○劉執中曰三者國之大政皆順民而爲之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之者州長也黨正也族師也閭胥也比長也而二公爲之師以六鄉爲之帥備六鄉之官而百職舉焉謹六鄉之教而三物脩焉行大比之禮而賢能出焉周之致萬民其道如是故有大政大疑大謀則必詢之乃能輔王之志而弊王之謀[illegible]與公卿並列於王朝之上亦足以見古者盛時公道大明而下情上達

其位王南鄉許亮反三公及州長丁丈反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王氏曰三公鄉老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鄉百皆在矣上言萬民下言百姓則相備也愚案百姓以族姓言萬民以人衆言

鄭鍔曰詢民正以民爲主三公答王而北面是其常也今鄉之州長與百姓皆北面者得以答君羣臣卿大夫也在東而西面羣吏府史胥徒也在西而東面則左右以輔相之爾王公而下府史皆在而王之所詢者民爾民非有位於朝者及詢之得以北面於此見民爲貴[illegible]

鄭康成曰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賈氏曰案[illegible]

小司寇擯必刃反以敘進而問焉

鄭康成曰擯謂揖之使前○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擯者司士也所謂司士擯是已大僕掌燕朝擯者大僕也所謂王眡燕朝掌擯相是已惟朝士掌外朝不爲擯而小司寇擯蓋非常朝也詢萬民耳萬民而造天子之庭其不熟朝儀也必矣朝士既掌其位又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正所以禁其錯立族談者何暇及於爲擯乎此小司寇之所以爲擯也然司士大僕以下大夫而爲治朝燕朝之擯小司寇以中大夫反爲外朝之擯又所以見周家之擯多以命之尊者爲之古人重擯相之官介其次也擯即相也入

而詔禮則以相名之出而接賓則以擯名之且朝覲會同大宗伯爲上相而肆師不過佐擯而已諸侯入朝郊勞眡館將幣亦大宗伯爲上擯而小行人不過爲承儐而已夫小行人與肆師皆下大夫尚爲佐擯與承擯何獨於小司寇爲擯於外朝而疑之哉

以衆輔志而弊謀

鄭鍔曰凡大事人君之志固當先有所欲謀亦有所稽其所以詢民者蓋詢衆人之言以衆人之見而輔吾志然後合衆人所見以斷其謀志先定而取衆人之言以佐其決而已[illegible]○王氏曰以王志爲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爲稽而弊之於王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

王昭禹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刖殺也○鄭鍔曰刑止於五而獄訟不一彼雖不一吾所以聽之者不可以出乎五刑之外惟用五刑於此以聽其辭於彼○黃氏曰皆聽于朝鄉士以下所謂司寇聽之者也○鄭康成曰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鄭鍔曰聽其辭矣知其罪之所麗可附於某等之刑又慮彼雖服而事未必然也又用吾之情以訊之以情度情庶幾可以得其眞情也王制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用情之語可以見君子盡心之意矣訊已得實又至于旬乃斷之其斷則先讀鞫間之書使囚聞之知其所犯之實然後用法焉蓋至于旬則我思之審讀其書則彼知其詳[illegible]乃若成王之誥康叔至於旬時丕蔽要囚蓋以旬爲率者一定之常也成王使之至于旬時亦詰戒之切而已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鄭康成曰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鄭鍔曰獄訟之人必對辯曲直玆其常也命夫命婦不躬坐使左右代焉貴之也有罪者殺之市朝與衆共弃之亦其常也王之同姓則不殺諸市親之也禮記曰公族有罪刑于隱者不與国人慮兄弟也甸師氏言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是也一以責廉恥一以重國體夫爲我所以貴之親之者如此彼敢恃親與貴而犯禁撓法乎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鄭鍔曰人心險於山川況獄訟之際詎肯吐其情乎聽以

五聲玆乃求其情之術凡此五者皆以辭爲主故皆曰聽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項氏曰心者形之君辭者心之聲聲發於中不能揜於外其辭信則色定氣舒耳目不亂其辭僞則色變氣索耳目皆惑以此聽之人焉廋哉五者雖異要皆因辭而後見○鄭康成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

王昭禹曰聽其辭因察其色以色著乎顏而爲心之表故也彼脅肩諂笑者有愧於心其色赧然則察其色固足以得其心矣○鄭康成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以色爲未足又察其氣以氣充於體而爲心之運故也彼行有不慊於心氣爲之餒則察其氣亦足以得其心矣○鄭康成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目者心之樞機心之情僞寓於耳目視聽之際察其視聽亦足以得其心矣○鄭鍔曰心有不直則耳所聽者必疑而不自目所視者必[illegible]○黃氏曰康成謂言

不直則煩而下是其一端也強怯柔很明闇體役五者之
動皆足以知之皆謂之聽猶以發於聲者參之也故曰以
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此在事狀之外能言與不言其情發
見與隱伏皆於是求之非有司之事也故聽之于朝將行
剌宥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

鄭康成曰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黃氏曰麗邦法以
其本罪附于邦法而議之應宥應剌應輕應重著於刑罰
之所當施者議亦非常法○鄭鍔曰先王制刑一定不易
有罪者必麗於刑書而犯刑之人或有不可加以刑如茲
八者與衆議之以示至公可也茲所以有八辟之議八辟
以待八議之人俟其議定已麗於邦法乃附之於刑罰是
謂無一定之制也辟法也不謂之法而謂之辟者制法謂

之辟八辟蓋近於法而未麗於法自是然後制焉耳

一曰議親之辟

鄭鍔曰親者王之族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傷親親之
恩（鄭司農曰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

鄭鍔曰故者王之故舊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失故舊
之好

三曰議賢之辟

鄭康成曰賢有德行者○鄭鍔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
人爲鄉大夫所與之賢（鄭司農曰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四曰議能之辟

鄭康成曰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鄭鍔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人爲鄉大夫所舉之能

五曰議功之辟

鄭康成曰謂有大勳力立功者○鄭鍔曰凡有司勳所謂
六功之人刑之則無以報其功

六曰議貴之辟

賈氏曰周時大夫以上皆貴也（鄭司農曰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鄭鍔曰
凡有爵之人刑之無以尊其貴

七曰議勤之辟

鄭鍔曰勤勞王事之人刑之是忘其勞

八曰議賓之辟

鄭康成曰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王昭禹曰賓謂四方之賓客）○鄭
鍔曰刑之無以尊三代之後○賈氏曰自議勤以上七者
雖以王爲主諸侯亦有之惟八曰議賓據王者言之耳

總論

劉執中曰議親者敎天下之愛其親議故者敎天下之厚
其故議賢者敎天下之慕其賢議能者敎天下之礪其能
議功者敎天下之懋其功議勤者敎天下之勸其勤議貴
者敎天下之忠其君議賓者敎天下存亡繼絕而不弃先
王之德八者天下之大敎非天子私親故而撓其法將以
行之敎天下用中於民爲人倫之美莫斯爲大孟軻以舜
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而不禁舜棄天下而
終身焉豈知所以敎天下之愛其親乎（王氏曰謂之議則有辟有宥未定也故以皋陶爲士瞽瞍殺人舜不敢赦其義之可知矣）

愚案皋陶以公而守天下之法舜以私而伸人子之情
彼此輕重各得其宜如王氏以法之不可撓於己私是
申商刑名之學劉氏謂當以親故宥之又幾於任情而

廢法皆知有一而不知有二故王族有罪不免于刑者法也刑于甸師不與衆同者情也後世待宗族之恩薄至殺人反不加罪是未嘗以己恩厚其親徒以人命私其親也其悖先王之情與法甚矣

以三刺斷（丁亂反）庶民獄訟之中

鄭鍔曰獄訟之情所患不得其中耳已得其中從而斷之胡爲不可聖人猶未審以爲果中否又爲三訊之法以刺取衆人之意果以爲中然後斷之凡言刺有二義刺取也殺也如春秋刺公子偃之刺則刺者殺也此云三刺則有探取之義刺取臣民之意皆以爲可殺然後斷其中而殺之所謂國人殺之也○王昭禹曰中者事實之書與天府謂之治中告天謂之升中同意○賈氏曰庶民以上皆應有刺直言庶民者賤者尚刺則已上可知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鄭鍔曰人之深情不可臆度將以刺取其意必先設辭以訊之故三刺之法則有三訊訊問也（鄭康成曰訊言也）問之以刺取其意耳或謂訊者或訊於公卿大夫之羣臣或訊於府史胥徒之羣吏或訊於比閭族黨之萬民而特聽民之所刺所宥然後施刑何也竊以爲此所欲斷者庶民獄訟之中故也雖訊官吏而實以民爲主而訊官吏者能達萬民之情而致於上故也（黃氏曰求理雖未必羣臣知之故則可問羣吏知之人情臣伏萬民知也事有不當以爲可殺則有不敢輒殺之）民以爲可刺則宜施上服之刑民以爲可宥則宜施下服之刑上服之說先儒以爲上服劓墨施於面者也下服宮刖施於下體者也然書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者謂上服服上刑下服服下刑也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若以爲墨劓施於面爲上服宮刖施於下爲下服則呂刑所謂適輕適重與五刑有服之說爲無用矣

愚案三刺之斷不敢自決而訊及於三此必罪大惡極或輕或重關於風教上服下服係於人心雖則已麗於刑必待三訊而後斷也民以爲可刺則服上刑無可說者民以爲可宥亦非全然宥之特服下刑比上刑爲輕耳

黃氏曰小司寇前訊纔詢外朝之政今訊纔議刑獄之序大司寇不獨宥也圜土聚教而遂免之小司寇上服下服猶施刑焉於此可見命官制職之意

及大比（毗志反）登民數自生齒以上（時掌反）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王昭禹曰三年之久民之生死登下亦已多矣故及大比登民數焉○鄭康成曰人生齒而體備謂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易氏曰王之爲王以得乎丘民而已故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欲周知其數○王氏詳說曰天府以天爲名尊之至也賢能之書登于此盟約之書登于此獄訟之書登于此民數之書登于此王所以重其事但天府曰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之官缺矣必知穀數亦登于此爲司祿之所掌是已然書之所藏有不書其貳者民數也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登其書於天府其爲重則一初不可以書之貳與否及所書貳多少之數爲輕重但觀其事之所施行耳○易氏曰攷司民登萬民之數及大比以詔司寇是司寇亦受其數於司民於孟冬祀司民星之時乃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刑官致重於民數如此冢宰於司會登民數之

後又爲之貳其數而制國用焉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冢宰以三十年通制國用而大比之制國用實所以爲三十年盈虛斂散之儲內史於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書司會於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事二官畢而列於始冢宰算而繼於後非以統百官之任而統其成者與由是觀之民之盛衰係乎刑故司寇登民數於地官大比之時財之豐耗由於民故冢宰制國用於刑官登民數之後數官聯事而合治皆所以重乎民也 [illegible]

愚案古者只計民數則知國賦後世色目既多不可只

以民數計

小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故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鄭鍔曰職有尊卑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劉執中曰實鑊以滌牲納亨以煮牲○鄭鍔曰禋祀五帝今實鑊水納牲於鑊以亨則亦如之者蓋惟清與潔然後可以事上帝而用刑之官克明清于獄訟之辭故足以合上帝之心鑊之實水卑者之職而使司寇主之此鑊也此水也必清潔斯可以祀上帝爲刑官者詎可以汙穢而不清潔乎

大賓客前王而辟

鄭司農曰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今街奉引○賈氏曰爲王辟亦謂於宮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則非特前王又爲王闢道也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賈氏曰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爲王辟也

小師涖戮

鄭康成曰小師王不自出之師○王昭禹曰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故小司寇小師涖戮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賈氏曰國之大事即士師云諸侯爲賓是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故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言邦則通邑都焉言國則王於國中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鄭鍔曰軒轅之角有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主民說者謂春官祭之然春官天府但受其數耳司民之官言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則司民之祀正司寇之所主明矣先王以爲民之登耗必有神主之故每歲孟冬物成之時使司寇祀之亦以刑者所以馭民而民之多寡皆本乎刑之繁省故也司民已祀則獻民數於王見其奉天以用刑而刑不至於殘民故其生成之數如此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以民之登耗知斂之豐殺由是而進退所用之物 [illegible] 民多賦足則進之而備禮民少賦乏則退而殺禮上言以制國用此言以圖國用者制其有無者有司之職圖則所謀者天下之大 [illegible] 是乃王者之權故言於王拜受之之後也 [illegible]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賈氏曰羣士謂鄉士遂士以下○王昭禹曰計獄者計其多寡之數弊訟者察其情而斷之爲有疑也計非不弊弊非不計各有攸當而已○王氏曰中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鄭鍔曰天府之職掌受中也登於天府則寶之至又以見允合乎天心之義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

李嘉會曰刑象既布木鐸既徇羣士猶然不見不聞而不用法者此常刑之不恕○王昭禹曰令羣士則令于士師鄉士以下使之稟法故也與小宰帥其屬觀治象同意○鄭鍔曰六十屬爲衆矣所視以效法者在吾之羣士使近而羣士能率法不越則彼遠而外者詎有不恤於刑乎故先言帥屬乃言令羣士也

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鄭康成曰宣徧也○王昭禹曰宣布于四方則非一國○鄭康成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

林椅曰刑所以行法故布法觀法司寇獨備焉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項氏曰乃命其屬不獨羣士凡秋官之屬皆入計（○本字作會曰入會會其徵報之歲多少之數）乃令致之於王○易氏曰王氏謂餘官以歲終入其會獨司寇以正歲入之所以謹其始非也乃者繼事之辭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以歲終期之至大宰受會之時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所以紀小司寇一職之終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

士師下大夫四人

鄭鍔曰虞舜命皐陶作士自是名刑官爲士士察也欲其能察也士師又爲羣士之所師法故名官曰師柳下惠爲士師○李嘉會曰士師以下不曰寇而曰士者各專掌刑之職治獄斷罪皆欲其當故曰士自古刑人之官曰士○薛平仲曰事固有病於過察者惟刑則貴於加察此士師所以爲司寇之攷又以教羣士之必察也是以內自國中之鄉以達於四郊之遂自遂以達於公邑之縣自縣以達於四方之都家以訝於四方之邦國其地各置其官其官各名曰士凡內外之有獄訟者皆非地治之所可專而一歸之王國之士焉及緦而聽之於朝士之外朝王與公卿大夫以議於上羣吏與衆庶之卑以參於下刑於是乎定矣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音佐）右（音又）刑罰

王昭禹曰禁之爲仁刑罰之爲義禁之不止而猶犯然後加之以刑罰○鄭康成曰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鄭鍔曰明罰於已爲之後先王之意欲人無犯故用五禁之法禁於未爲之先是乃所以左右之也人之一身有手足爲左以佐之右以佑之則身無[illegible]矣五禁左右刑罰亦如是）○易氏曰古者有五刑無五罰五罰自周穆王始古所謂罰刑之輕也舜之象以典刑則常刑也以常刑爲重故以五流之法宥之猶以爲重又設爲三等之輕刑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贖刑即後世所謂罰而其輕又居三等輕刑之下至周人設刑官之職初無五罰之法而司圜所謂罰人不虧財則知舜之贖刑即此所謂虧財者也輕亦甚矣攷之士師則成王周公之心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無罰故左右刑罰則有五禁先後刑罰則

有五戒凡以此而已後世人情日薄而抵冒滋衆穆王於是作五刑之法以損五刑之舊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穆王之三千以校數之雖增於前然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惟其禁戒不立而左右先後之無術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鄭康成曰宮王宮也（○鄭鍔曰閽人所掌不入宮者是也○鄭鍔曰鄉刑糾禁本於宰家故曰宮禁亦謂之禁也）官官府也（○鄭鍔曰無故入官府者是也）國城中也（而閭無故入國者是也）○鄭鍔曰野禁亦今之田律野中之禁軍禁讙囂夜行軍中之禁五禁見於經今之刑統律令是其類也大司寇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謂之五刑此謂之五禁蓋士師揭示五禁禁之不從至於犯刑則大司寇待之以刑實相爲表裏或謂此有宮禁大司寇何以無宮刑竊以爲小宰掌邦之宮刑則王宮之事天官掌之非大司寇所得預也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音玄）于門閭

賈氏曰爾雅云巷門謂之閎則縣于處處巷門使知之○鄭鍔曰以木鐸徇之于朝所以示貴者書而縣于閭巷之門所以示賤者貴賤皆知禁刑將措而無用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王昭禹曰禁止使勿爲施於未然之前戒勑其怠忽施於事爲之際（○李嘉會曰禁則防其出戒則戒其防禁而知所）○鄭鍔曰五禁謂之左右五戒謂之先後五禁則揭諸書而示之以文五戒則形諸口而告之以言以刑罰爲正而五禁左右之以刑罰爲中而五戒先後之左右以言其佐助也先後以言其誘掖也先王不欲人之犯刑既書之以使之觀又諄諄然誥誡之先謂未犯之前既有以教之後謂已犯之後復有以懲之或先或後叮嚀切至不欲使民麗於罪也（○王氏曰先後之若解庚一篇目以詔先之也然盤庚不篇則以誥後之也○劉氏曰在盤庚中一篇後中二日在盤庚先庚二日後庚三日夫五戒者先事戒之使毋罹于刑罰）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鄭鍔曰用兵然後有誓誓者折之以言使斷然必信湯誓泰誓作於用兵之時是也諸侯畢會王將有爲則作爲文誥之辭以誥之使知其所以然也大誥作於洛邑四方和會之時是也師田行役兵衆所聚人或肆行則殘暴天物故其戒謂之禁城邑之中姦盜得以並容不有以糾之則不及知故其戒謂之糾（王昭禹曰糾謂糾察其民）都鄙不出王畿之域其所當行者皆視王朝以爲法故其戒謂之憲言當憲法於王朝也雖然此特別而言之爾若通而言之宮糾禁無所

不用如小宰言凡宮中之糾禁憲禁于王宮之類是也誓誥於書可見而此三者則久而無傳名雖不用所以戒民則一故總曰五戒（○王昭禹曰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誥之所用非特會同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也而以田役爲主）（宮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誥也禁也憲也亦皆是而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康成曰鄉合鄉所合也○王昭禹曰六鄉之內比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合州黨族閭比者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人民之什伍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而士師又掌之使之相安相受故也（○王氏詳說曰大司徒族師比長皆言相受未言有相安也今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之聯而云相安者正所謂赤亂民以容民也此所以爲刑官之設）○易氏曰人有罪過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去之則不善者遠而善者得以

相安上罪者役以至下罪三月役任於州里者捨之則不善者反而善者得以相受相安相受是與衆同欲也與衆同欲則與衆同惡也以比追胥之事（劉執中曰追襲逆也胥猶春秋追戎于濟西胥伺候也相衆使宿以伺盜賊之謂○賈氏曰以比追胥以比什伍使追胥之事也）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是有利存焉以施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同所勸罰一人而同所戒是有義存焉（○王昭禹曰麗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此士師所以掌鄉而弼六鄉之教也○鄭鍔曰此皆小司徒與族師之職乃使士師掌之者蓋司徒官屬專治其事而刑官之屬以刑助之教以誘之於先刑以鞭之於後則民知所畏而六鄉之政成矣

李嘉會曰士師所聯比而用之者亦止追胥刑罰慶賞之事若有大於此者則司徒司馬當任之曰相安相受者使斯民知聯比之合在諸刑官自然相安相保不然刑官得以責罰之矣

掌官中之政令

劉執中曰官中攻令謂秋官之屬所行政令○鄭鍔曰上文言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嫌於侵官以爲司徒之官府而政令皆出於此也故又言掌官中之政令見其專掌司寇之官府不可以侵官

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易氏曰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其辭於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獄弊訟獄訟旣審合於邦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於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聯事精察如此此獄所以得其中

李嘉會曰必察獄訟之詞情理若何詔諸司寇而斟酌之然後方可以致邦令（○鄭鍔曰司寇議令於朝士師承之以達於外○王氏曰掌官中之政令其政令施於官府之中而已致邦令於邦國都鄙也）○王昭禹曰政令邦令必使士師掌而致之以達令則刑之所取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上音酌反）二曰邦賊三曰邦諜（音牒）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音矯）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賈氏曰士即士師以下○鄭司農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鄭鍔曰成者舊例品式前世所立可依據以爲比者是也小宰八成皆治民之成法故大宰以待萬民之治此八成則專以治士以經攷之中士以千計者幾五千下士以萬計者幾二萬其多如此雖其興也本於鄉大夫書攷之詳不幸有姦邪者出乎其間非專立成法以馭之士師何以治之哉汋如斟酌之酌酌取也陰有包藏欲爲嚮背而未決乃探聽國家機密斟酌其事以爲姦究是謂邦汋左傳云蓋酌之也意亦如此賊如寇賊之賊陰爲不仁不義以毒王民生亂階是謂邦賊諜則反閒之人陰爲諸侯刺探國事是謂邦諜（小字[illegible]）上有令而下弗從逆也邦有成令故違犯之是廢格法令之人故曰犯邦令（○鄭康成曰犯令者干冒王教令者）撟如撟制之撟上無是令輒出己意撟而爲之是有無上之心故曰撟邦令盜民財國貨以自封殖如陽虎竊寶玉大弓之類是爲邦盜（○易氏曰[illegible]）相與交結唱和雷同如漢唐之時羣小朋黨共爲傾邪之類是爲邦朋（私黨以背民○王昭禹曰[illegible]）是者誣以爲非曲者誣以爲直變亂黑白使事無不失實是爲邦誣（○王昭禹曰造言以惑衆）凡茲八者亂之階也八成之法專以馭士意豈淺哉（此八者士師皆有成[illegible]）○黃氏曰先王患夫姦人所以爲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俟其類至從而治之則制治保邦所以防其芽蘖者

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音貶)之灋治之

劉迎曰荒辯之法所以別其荒歲之輕重而知其中年凶年無年欲爲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備使凶札而無辯安知食二鬴與不能人二鬴者哉二鬴則發上年之粟中饑則發中年之粟下饑則發下年之粟未必不自荒辯之法知之先儒既以辯爲別([illegible])又改爲貶而援刑貶爲證則荒辯豈特緩刑之一乎([illegible])○劉執中曰不辯其荒而槩施([illegible])救政則僥倖之民出矣故士師治以荒辯之法([illegible])

今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王昭禹曰移民若梁惠王移其民於河東([illegible])通財若晉饑秦輸之粟糾守則糾四封之守以防寇警緩刑則刑雖不可去亦緩之而不急

王氏詳說曰大曰邦小曰國此鄭氏之說也邦爲王者之邦國爲諸侯之國正以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豈非邦爲天子之事乎惟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言邦及國兼諸侯而言耳此周禮之法言也然邦爲王者之邦亦爲諸侯之邦也且移民通財非王者之事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未嘗言移民通財也大司徒下大夫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是移民通財所以待諸侯也此云令移民通財而繼之於若邦凶荒之後是邦又爲諸侯之邦也然則邦國字無定說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易氏曰傅謂地傅以爲之保別謂判書以爲之合約謂書其期約者劑爲之要書者○鄭鍔曰因爭財而有獄訟必以傅別約劑正之小宰八成所謂聽稱責與賣買者是也稱責之財則傅之以約束別而爲兩人執其一買賣之財則立爲限約而有劑券以身執故以財致訟者操此以爲決則加之以刑無愧矣([illegible])○林椅曰當其稱責已有傅別是制治於未亂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鄭鍔曰勝國國爲吾所勝也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之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絕祀是以祭之([illegible])○易氏曰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言亳社則勝國之社也亳社以陰爲主而刑乃陰之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於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爲之尸亦類也([illegible])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易氏曰自治朝而退居於內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於寢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illegible])士師前驅而辟則王者燕閒之際蓋無一節之不謹車謂之道車者其意亦可推矣

鄭鍔曰使刑官驅辟則人畏刑而無敢犯([illegible])

([illegible])

總論

王氏詳說曰夏官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此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蓋成周之時萬乘至尊其爲衛至矣以經考之有前馬有前車有前王有前驅有前王而辟有前驅而辟初不可混爲一說前車者謂車已駕而王未乘之時如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以王乘而繼前車之後非前車爲未乘之時乎前馬者謂車已行而王憑式之時如道右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以王下而繼於王式之後非前馬爲已行之時乎前王者謂王之在廟而步行之時也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及納亨前王以前王而繼於納亨之後非前王爲在廟步行之時乎前驅者謂車之或行或趨之時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以前驅而繼於王出入之後非或行或趨之時乎然前王一也有前王而辟者

有前王而不辟者前驅一也有前驅而辟者有前驅而不辟者大司寇尊矣故前王而不辟前王而辟其小司寇歟然大司寇前王於納亨小司寇前王於大賓客抑亦宗廟之中無有辟止行人之理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於王出入則前驅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故燕出入則前驅皆前驅而不辟也士師以刑官之考不避者刑之此所以前驅而辟與小司寇之辟不避者刑之則同但小司寇前王而士師前驅耳若夫辟之之外又有蹕焉見於經者又皆可攷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鄉士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此又不可不辨也宮正掌王宮故以邦事言隸僕掌五寢故以宮中之事言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故以邦之大事言小司寇掌國之五禁故以國之大事言士師無預於邦國之大事故以諸侯爲賓而蹕於王宮言鄉士掌六鄉王之祭祀軍旅賓客有出入於六鄉者故以夾道而蹕言然宮正掌王宮而言蹕邦之事與士師蹕於王宮相爲異同者蓋宮正言凡邦之事則王宮之祭祀等事無所不蹕士師特蹕於諸侯爲賓之時而已曰辟曰蹕皆以刑官主其事正所以重萬乘之勢也若乃王之三公六卿大夫出入於鄉遂公邑之間亦有辟禮而無蹕禮外諸侯入於王國則有辟禮居於客館則有蹕禮鄉士云三公遂士云六卿縣士云若大夫皆言爲之前驅而辟是知三公六卿大夫之有辟禮而無蹕禮也訝士云邦有賓客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是知外諸侯有辟禮而又有蹕禮也然三公六

卿大夫在鄉遂公邑之間則辟在王城之內則否以邦事則辟非邦事則否諸侯自有其國而且辟於王之國蹕於客之館在國得用此禮也明矣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鄭鍔曰祀五帝必有尸（李嘉會曰五帝五人帝也[illegible]）尸之尊如天帝然固無就洗之理其入門也以盤匜盥水則士師沃之王有獻尸之事必就洗以致潔士師亦沃之鑊水本小司寇所實士師則洎而增之凡此皆取其明清於用刑使之沃使之洎也洎猶暨暨及也故有增之之義（[illegible]）○王昭禹曰小司寇實鑊水士師續司寇之事而終之也○賈氏曰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小祝則沃尸盥小臣沃王盥也褻人凡祼事沃盥惟在宗廟爲祼時

凡刉〈音幾〉珥〈而志反〉則奉犬牲
鄭鍔曰刉珥二事總謂釁禮羊人及肆師皆作刉珥刉謂
封割也以釁成廟之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
血流於前乃降刉字與封同義用犬爲牲大小祭祀以司
寇奉之士師則奉於所釁之時珥當爲弭與小祝彌裁兵
之意同注謂珥當爲衈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不知此
奉大牲犬豈有羽哉〈釁詳見肆師〉
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或謂諸侯爲賓行禮事然也蹕王宮何耶蓋饗在
廟燕在寢帥屬蹕王宮則在寢時也○易氏曰帥其屬而
蹕王宮所以肅朝廷之儀○李嘉會曰大喪有廬舍之居
亦當蹕宮以備非常
王昭禹曰大司寇小司寇言使帥其屬非必親帥之也士
師言帥其屬則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
士師蹕王宮而已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鍔曰王師所過而敢有沮遏或所須而有不從令者軍
中之禁而輒敢干犯則不循軍法之人也安可不戮耶晉
魏絳將與狄人戰于太原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則斬之
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正謂
是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行其戮所以正軍旅之法凡此
皆以刑官之士師任其職重其事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
鄭鍔曰令刑官之屬爾○易氏曰小司寇於正歲命其屬
入會乃致事者入此歲終所正之要會也〈○鄭康成曰定計簿〉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鄭康成曰去國百里曰郊郊外謂之野○鄭鍔曰小司寇
所宣布者及四方之遠士師憲其近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一

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司農曰鄉士主六鄉之獄○鄭鍔曰鄉之刑官最多蓋六鄉之人民至衆而小人[illegible]者多也非特刑官之衆史胥共二十四人而徒則百有二十人亦豈非六鄉之廣追遠之多故歟

掌國中

黃氏曰六鄉之民王所自治故其獄在國中六鄉教之詳矣其刑亦不同故司徒曰鄉八刑司寇曰鄉刑是也百官之獄亦聽於此○王昭禹曰鄉之獄訟不聽於鄉而聽於國遂之獄訟不聽於遂而聽於郊縣之獄訟不聽於縣而聽於野以其所掌遠而察之欲其近也

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鄭康成曰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各主二鄉王氏曰鄉士自掌國中而分治其鄉也○鄭鍔曰鄉民之數教官掌之此又掌其數者蓋欲行糾戒非正治其數也○黃氏曰糾戒之恐其昏迷抵誤而陷於法也然六鄉四郊郊獄或別主郊刑恐亦有與鄉不同○易氏曰聖人於刑獄非得已而用分職降典而後折民惟刑相我受民而後能和其庶獄則夫戒之糾之令之毋使罪麗於民聖人之本心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

鄭康成曰察審也○鄭鍔曰聽其獄訟而不察其辭則曲直失當情無由伸○王昭禹曰獄訟以辭爲主書曰師聽五辭又曰察辭于差以盡其情而已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鄭鍔曰惟審辭已知其詳乃從而辨之注以辯爲辨別之辨今本字皆作辯是辨論其獄與其訟之情狀也其有死罪者則別異其文書使與不死之刑異不有以辯之又安能異之耶○賈氏曰異其死刑之罪者死與四刑輕重不同文書分異○王氏曰死刑之罪定而又要之若今責伏辨矣○鄭鍔曰罪之要辭謂之要書可要[illegible]不擊要囚[illegible]謂罪人所犯之辭論也○賈氏曰雖得要實之辭罪定仍至十日乃復以斷刑之職聽斷于外朝恐因虛承其罪十日不翻即是其實然後向外朝對衆吏詢乃與之罪○鄭鍔曰入聽於朝必待一旬非在已所思者欲審察囚者亦得以反覆也○黃氏曰職聽謂與其獄者與聽

易氏曰外朝之位羣臣羣士西面諸侯羣吏東面而三公北面州長衆庶在其後職聽於此則將以盡人之情[illegible]有聽于朝司寇親蒞之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

王昭禹曰司寇聽之者以司寇正刑明辟也弊其訟於朝則無所容其私○賈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陳及之曰自方士以上凡獄訟輕者得自斷必死刑然後職聽於朝司寇不敢專也自春秋以來凡死刑必請于上然後殺晉祈擅殺其家臣而晉人殺之趙鞅擅殺趙午而晉人以爲始亂猶舊制也至於諸侯猶自專之故訶士得諭刑罪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耳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

賈氏曰呂刑之師聽五辭是也恐專有濫故衆獄官共聽之易氏曰又欲盡羣士司刑之情○鄭康成曰麗附也各附致其法以成議王氏曰若司刑掌五刑之法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illegible]○鄭鍔曰當聽獄之時羣士司刑皆在各出所見引法以爲證致其人所犯之罪而附麗於法共評議之使罪與法相應也

愚案議之如何王制曰凡聽五刑之法必原父子之親

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
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足以想見當時之
所議

王氏詳說曰鄉遂縣方皆云職聽于朝司寇聽之羣士司
刑皆在而不及三公參聽羣士司刑皆在則是三公亦在
但周公設官之意不欲使卑有臨尊舉卑以見尊耳

獄訟成士師受中

王昭禹曰獄訟成謂獄訟之辭成而無虧○鄭鍔曰及議
已定然後士師受中成者議已定而不變也中者所斷之
得中無過不及也○呂氏曰書謂之中若書所謂成中有佐小司寇所謂登中於天府蓋獄訟至於中則無不當焉○王昭禹曰士師受中謂受其事實之書

協日刑殺

鄭司農曰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
也○賈氏曰子丑等是支甲乙等是幹○鄭鍔曰擇其可殺之日然後行刑刑欲期
無刑故擇其支干皆利之日

肆之三日

賈氏曰肆陳也殺訖陳尸○鄭司農曰肆陳尸而殺春秋傳曰三日弃疾請尸○鄭鍔曰遂
三日之久使人共知然後弃之○王昭禹曰所以示衆

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鄭康成曰免猶赦也○劉執中曰死刑而欲免之用八議
也○鄭康成曰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
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

陳及之曰縣士以上三官皆云若欲免之則會其期夫人
苟犯吾法既委之司寇且羣士司刑皆在議刺赦宥之已
詳而又欲免之亦不忍之心存焉耳雖然苟其罪不可赦
亦從有司之議焉○李嘉會曰一人有罪王與三公羣臣盡心協力以議其罪果不可免人亦何辭

王氏詳說曰王制有三宥文王世子三宥之外又有必赦
書曰宥而不曰三宥又有所謂辟者焉鄉士遂士縣士則
曰免而又不曰三宥又有所謂會其期者書爲商頑民設
也故曰宥不曰三宥又曰在辟文王世子爲公族設也故
又云走出致刑于甸人而又有必赦之語此不曰三宥者
三宥已見於司刺矣若欲免之且會其期豈有不至三乎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
夾道而蹕

賈氏曰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即於四郊大喪紀當葬
所經道大軍旅王出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
由方而入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鄭康
成曰屬中士以下

王昭禹曰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之大者與邦之大事大役
掌其禁令而蹕則以獄官掌之欲無敢犯而其所掌則有
尊卑故也

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

賈氏曰三公有邦事須親自入鄉則鄉士爲公作前驅引
道而辟止行人○鄭鍔曰使致大府○王昭禹曰公卿大夫敎治政事
之所自出非刑官先而辟焉則有所不行故也

其喪亦如之

賈氏曰公卿大夫之喪死於此者及葬爲之前驅而辟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賈氏曰謂征伐田獵之大事故有犯命刑戮之事○鄭鍔
曰民雖鄉官所治刑戮則在鄉士○黃氏曰權時之法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

鄭鍔曰考遂士以中士十有二人爲之先儒謂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所以鄉士使上士官尊而人少遂士使中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國遠故官卑以六遂在遠郊外兼主公邑地廣人衆故官多今考鄉士之官雖用上士止於八人然又有中士十有六人又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然則鄉之官多於遂矣先儒殆弗深考

掌四郊

鄭康成曰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賈氏曰亦右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在城中○王氏曰所謂四郊非郊地所謂野北遂地並公邑之在郊野者

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鄭康成曰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分主一遂○王氏曰鄉士言糾戒之而遂士言糾其戒令者鄉治詳故鄉士不特糾之而已又戒焉縣遂治略無所戒也違其戒令則糾之而已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

賈氏曰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王氏曰鄉士一旬而職聽于朝謂用刑也遂士以二旬縣士以三旬則遠故也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

鄭康成曰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涖之如鄉士爲之矣○賈氏曰鄉士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去郊差遠故云就郊也六鄉之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之獄分在四郊之外故須言各也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鄭康成曰令猶命也王欲赦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王昭禹曰鄉之獄則王親會之遂之獄則王令三公會之縣之獄則王令六卿會之所以聽而議之以遠近爲之差也

王氏曰士師爲王前驅鄉士爲三公前驅遂士爲六卿前驅縣士爲大夫前驅今鄉士以王會其期遂士以三公會其期縣士以六卿會其期至於大夫則不復會其期此所會之期以尊者爲先可知也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

黃氏曰大事卽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也鄉舉其目遂舉其凡不必言王所親也邦之大事遂未必盡與政令及之則聚其衆庶遂士掌其禁令賈氏曰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也入所經二者有聚衆庶之事故總云大事略其然目

賈氏曰此雖不言夾道亦當夾道蹕也

六鄉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賈氏曰六鄉近則使三公六遂差遠使六卿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黃氏曰其事在郊有犯命者遂士專戮之遂獄在郊也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黃氏曰縣士所掌野獄自三百里至五百里稱縣都之餘邑王自使人治之者也家都之獄方士治之稍不爲家縣都則爲餘邑其獄縣士治之謂之縣士鄉法成於州野法成於縣稍縣都餘邑皆行縣法如遂總稱之曰野各掌其縣之民數合稍縣都之餘邑分爲三十二而各主其民數

也康成之說是

掌野

王氏詳說曰鄉士上士八人鄭氏以爲四人分主三鄉是二分治其六鄉之獄遂士中士十二人鄭氏以爲二人分主一遂是六分治其六遂之獄縣士中士三十二人賈氏以爲三百里之稍地地狹人寡以十人治其公邑之獄四百里之縣地五百里之都地地廣人多以十一人分治公邑之獄方士十有六人鄭氏以爲四人主一方是四人分治其三等采地之獄然縣士之說賈氏失之賈氏亦本鄭氏之意而爲是說也縣之名不一而足大司徒四甸爲縣是二十里之縣也遂人五鄙爲縣是二千五百家之縣也載師小都之田任縣地是四百里之縣也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夫外而邦國內而郊里繫之縣師者是天下亦得謂之縣也中而都鄙稍甸繫之縣師者是四等公邑亦得謂之縣也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知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矣惟六鄉無公邑之田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在是矣先鄭鄉士遂士之說謂百里二百里與後鄭同而以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非也以四百里至五百里爲方亦非也後鄭鄉遂縣方之說最合於經但以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爲都縣野之獄焉其意以爲四等公邑而二百里之甸所有公邑之獄遂士兼之故止於三等公邑也殊不知遂士之不可兼治公邑猶鄉之不可兼治六遂況縣士三十有二人則是以八人主一等公邑是四分治公邑之獄設官之數豈不曉然乎鄭氏得之於縣師而失之於縣士學者所未喻

各掌其縣之民數

賈氏曰序官縣士三十二人縣獄既有三處蓋三百里地狹人少當十人四百里五百里地廣民多當各十一人故云各掌

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

賈氏曰去王又遠故加至三旬○林椅曰鄉遂縣士糾其民數而戒之當其未犯有司之時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至矣所謂民訟以地比正之蓋有獄訟則鄉遂都家之長同聽之麗于刑則歸之士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

鄭康成曰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

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鄭康成曰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賈氏曰以其差遠不使三公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賈氏曰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屬而蹕則非王行征伐之事謂起人役使民衆故直言各掌縣之禁令而已○黃氏曰自稍以往惟共邦役

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鄭康成曰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黃氏曰野有大事謂其事在野者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

有六十人

易氏曰掌都家之獄訟者謂之都士家士獄訟成則告于

方士方士掌都家亦以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

掌都家

鄭康成曰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賈氏曰縣士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且縣士親掌之若方士遥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

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易氏曰聽都士家士所告之辭又辨其一死四刑輕重之書言上于國而不言聽于朝蓋鄉士遂士縣士自以其職而列於九棘下故曰職聽于朝方士掌都家不必職聽上獄訟于國而已○王昭禹曰三月而後上於國者則以其所掌又遠其待之又宜久也

通志堂

鄭康成曰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黃氏曰[illegible]謂異於鄉遂縣士等

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

鄭康成曰成平也○鄭司農曰春秋傳曰[illegible]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賈氏曰上三與言司寇聽之此獨云聽其成成謂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亦異於上也

獄訟成士師受中

王氏曰又言獄訟成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

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鄭康成曰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王昭禹曰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犯之罪書其聽獄訟之人[illegible]○黃氏曰書其成以與都家之聽獄訟者蓋都士家士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鄭康成曰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其方以王之事動衆則爲班禁令焉

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鄭康成曰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黃氏曰[illegible]

通志堂

[illegible]○鄭鍔曰彼既不屬鄉遂慮其法易以廢壞歲終將巡省之以行誅賞則不可不以時使之脩也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易氏曰都士家士上所治之獄方士主之以上於國○黃氏曰都家後鄭說是言民不純屬王非司徒教法須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教之不至而入于罪戾治之者當任其咎故其民數其長各主之獨上其獄訟于國而羣士議法則冢宰所謂刑以馭其威畿內當有統也○又曰罪與法疑而讞者也訝士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鄭謂之讞此乃謂之小事不附罪何耶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黃氏曰案其職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故鄭遂以爲

逆迓之迓與掌迓同掌迓固爲迓賓客也訝士獄官而送逆賓客者蓋有前驅辟蹕與司寇以下分其事賓客自外至則使迓士主之至其稱訝士者本爲迎受四方之獄云爾〇李嘉會曰訝迎也王與易氏皆不以言逆人謂之訝有賓客與行人送逆則訝也而掌諸侯之獄者罪刑所當論亂獄當往成亦以言爲上也〇大體以迎候[illegible]待賓客爲急之義[illegible]細及五禁亦言也

掌四方之獄訟

鄭司農曰四方諸侯之獄訟

諭罪刑于邦國

鄭鍔曰諭其人所坐之罪與王朝行刑之意于邦國使四方知王朝所以斷此事者意如此也〇黃氏曰罪[illegible]有輕重[illegible]其民+獄亦故曰論罪刑于邦國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鄭鍔曰四方獄事有疑者來治于王朝之士師則先造于訝士訝士乃爲之通于士師使其事無不達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鄭鍔曰亂獄其國之臣下奸名犯分彼內自亂無自致其事以上達之理則奉王命以往而成之謂斷定其非常之罪〇鄭康成曰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〇王昭禹曰成者使兩議皆成而莫之虧也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

鄭康成曰送逆謂始來及去也〇鄭鍔曰邦有賓客至則與行人之官送逆之行人掌其禮而訝士治其刑使人畏也賓入國爲之前驅而辟在野亦然以刑先焉使人不暴客也客已入館則環其外而蹕止行人〇易氏曰行人以禮言訝士以刑言亦以肅其禮而已

誅戮暴客者

王昭禹曰客者國之所禮而暴客則刑之所取也故誅戮之

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

鄭康成曰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〇鄭鍔曰客之出入恐人得而犯故道而引之有事當治於王朝則贊而相之此所以名官曰訝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賈氏曰大事者自是在國征伐之等聚衆庶非諸侯之事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〇王昭禹曰誓禁皆所以施於衆庶而已非掌之也必使訝士讀之[illegible]亦犯誓禁則施刑故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二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賈氏曰其職掌外朝之法左右九棘之事主詢衆庶讞疑獄故屬秋官

掌建邦外朝之灋

鄭鍔曰天子有三朝一曰治朝司士所掌是也二曰內朝大僕所掌是也三曰外朝朝士掌之其官謂之朝士蓋天子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外朝在庫門外嫌其非朝故名官特曰朝士法立則位正而儀肅然後君臣上下可以議獄斷訟於此矣或謂宰夫掌治朝之法不言建司士正朝儀之位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而不言建其法獨朝士言掌建邦外朝之法何耶蓋治朝乃日日所視之朝其法素明不待建而後立燕朝

大僕正王之服位而詔其法儀亦不待建也惟外朝聚衆庶凡厥臣民咸造王庭事非常有欲其勿褻尤慮其體之不嚴此外朝之法所以特謂之建焉○王昭禹曰外朝詢衆庶聽獄訟之朝其位有左右有前後不得以相踰越所謂法也○易氏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而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者政所以正其法者也小司寇主於詢天下之政故其位止於公卿大夫庶民而已若朝士專掌外朝之法則諸侯以至羣士羣吏咸在焉欲肅其儀所以必建其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鄭鍔曰左右皆植九棘者三孤六卿其數九公侯伯子男其服九棘之爲物其心赤其刺外向其華白欲孤卿諸侯忠赤誠實以事上而以潔白爲義又欲其外示威儀使人無敢犯也槐之三公上公三人也槐之爲物其華黃其實玄其文在中坤大臣之位以黃裳爲元吉故取其黃論道佐王欲其入道之妙故取其玄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無成而代有終故有取於文在其中○易氏曰孤卿大夫待之以臣道故列其位於九棘之左公侯伯子男待之以賓道故列其位於九棘之右（○李嘉會曰孤卿大夫諸侯皆臣王者故居左右○鄭鍔曰賓主之禮左爲主右爲客公侯伯子男其爵雖有爲君之道入在王朝則皆以主人爲先列公卿大夫於左則左爲主矣羣士亦在左焉左少所以尊之也羣吏乃在乎右右之以見其卑爾）三公北面則以答王爲義故列其位於三槐之前以至羣吏州長衆庶之徒皆所以斷庶民獄訟之中故亦各以位序而列於後所謂外朝之法其嚴蓋如此○鄭鍔曰或謂自士師以下名曰士者皆羣士也或以謂上士中士下士之總名羣吏則府史胥徒是也衆庶則六鄉之民是也三公面王爲最尊矣乃使州長帥六鄉之民在其後亦得同三公

之尊何耶蓋外朝之設正爲詢衆庶也王將詢之則三公引之以前而正王面王得以親問焉其在三公之後宜矣以鄉老觀之二鄉則公一人公在前而衆庶從其後亦其宜也獨使州長帥之蓋其平日屬民讀法而勸戒之有素民所聽從而不敢咈者也若夫羣士在孤卿大夫之後者乃上士中士下士而非士師以下之官明矣王朝之官上有孤卿大夫下有元士其常也安有士師得預其後而元士反不在列之理元士在孤卿大夫之後則府史胥徒在諸侯之後亦其理也○易氏曰諸侯羣臣之並列於位者外朝之法斷獄弊訟於九棘之下者外朝之位初不必諸侯羣臣之咸集而後聽之也（○黃氏曰外朝詢民訊獄諸侯朝覲乃會朝則謝焉小司寇羣臣西面詢訊不必備諸侯也惟外朝則其位在此面民及之由是臣爲一等歟）

總論

陳君舉曰內重外輕之患自古然矣滕薛兩君爭長於魯滕侯曰我周之卜正卜正無足道焉者而夸大言之五叔無官則蔡不得以高年先衛人情重內雖聖人不能禦此周人所以汲汲致意也外朝之法以王官位左棘之下以諸侯位右棘之下使若敵然不以朝廷臨寰外至於賓射則諸侯在朝與三公皆北面雖朝士位著有不設者矣至於燕則諸侯以齒敍雖射人之位著有不設者矣至於饗唯諸侯具十有二牢而諸侯之長獨得用十有再獻是則王禮之數何其過厚也又不徒爲是文具止也典命之法雖天子之二公毋過八命而九命必以待州伯鄉大夫苟出封也皆加一等放之於傳蔡仲周公之鄉士也而封蔡虞遏父爲陶正而封陳亦甚寵矣宣王之時申伯徂申韓侯徂韓爲之賦詩悅其就國之意撫綏慰勞及其私人及

其諸娣而雅頌諸詩自鹿鳴至彤弓自臣工至有容皆爲下國來者作也夫然後內外之勢一而士無觖望所謂不泄邇不忘遠者如此若夫王臣過國君則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卿之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皆以爵爲差蓋卿不得踰上公大夫不得踰諸侯伯孔子作春秋王人雖微必序乎諸侯之上始不以爵爲差凡以尊王非周之舊典也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王昭禹曰地道尊右而卑左嘉石必在外朝之左者卑之而示其辱焉肺石必在外朝之右者佑之而欲其伸也○項氏曰左嘉石抑罷民也右肺石伸窮民也平者平治之平也○李嘉會曰人之有病欲平焉物平則焉安然和也

鄭鍔曰或謂嘉石與肺石其一以恥罷倦不能自强之人其一以通下情使窮困無告之民得以上達必設於外朝者蓋自雉門而內則有禁其出入者矣惟外朝得入而至焉庶使坐者有恥於其類窮者得至而無壅遏也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賈氏曰帥其屬當是徒六十人爲之○鄭康成曰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王氏曰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使趨戒以威也辟則使人避焉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鄭鍔曰野衆庶羣至於外朝之地則有路塞而不知避所尊者矣必示以威乃知畏也彼其生長於田野之間不知有朝儀則慢而不敬矣未嘗有班序之列不知所當立之地則錯而不定矣未嘗識朝廷之人則就其族類相與私語而談時事矣不有以禁之於未然至其有犯而加誅焉豈忍爲之哉此所以帥其屬執鞭以威之又從而辟之又從而禁之也

易氏曰王朝有三皆所以聽政此言外朝之政特詳於治

朝燕朝蓋不特諸侯羣臣之咸在雖州長衆庶與夫窮民罷民之類皆得羣至於左右前後之列其可忽乎朝士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之趨於位也且爲之辟則使人避焉而止其位也位定然後爲之禁其慢朝者錯立者族談者尊君故也

陳及之曰朝士司寇之屬蓋法官也而掌朝儀位著蓋法官佐司寇議獄訟詰邦國刑四方其風采足以肅百僚振紀綱以之典朝儀則可以儀刑百辟矣漢侍御史中丞外總部刺史領侍御史舉劾百官自丞相以下舉法無所避每朝會則禁彈不肅者亦先王舊制哉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王昭禹曰彼失而我有之之謂得伺度而得之之謂獲○鄭

康成曰得而取之曰獲故易曰得難曰獲左傳所謂得器曰得得人曰獲春秋書獲麟得寶玉大弓凡此皆難易之辨○易氏曰古者建國面朝後市市近利而朝近義惟義可以正天下之利蓋人民有常業而或至於亡逸者○鄭鍔曰謂奴婢之逃亡者也[illegible]貨賄六畜有常守而或至於遺失者於是凡得獲者則委於聽獄訟之朝告於議訟之士而不敢私焉以待其人而反之不使人之見利而忘義也至于旬亦既久矣物不可反亦不可棄於是舉之大者入於公小者歸于庶民之私是又以上下輕重而制其義也若司市言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而舉之與此異者市民之所集其亡易得其求宜速故三日而舉若外朝之所委則求者或遠亡不易得待之宜緩故必至于旬而後舉各當於義而已○鄭鍔曰外朝人所萃至旬必十日而後舉市之所聚者[illegible]以予民而[illegible]之以入官以其物人之所自失非得者之功此大者公之小者與民亦以勞其能得獲之勞不忘人功之意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黃氏曰凡士謂自鄉士已下治謂獄有過誤各以其期理于朝則聽之

鄭鍔曰外朝正爲聽斷獄訟耳苟不爲之期非所當聽者亦爲之聽欲使民無訟不可得也故立爲期日國中一旬謂鄉士也郊二旬謂遂士也野三旬謂縣士也邦國朞謂訝士也地有遠近故期有寬迫過期則不爲受理所以省煩息訟也或謂外朝正以聽訟踰期而不聽無乃不能使民伸其枉乎不知事之抑而不直者彼固不能久安也若過期然後反覆是其變詐或生於意外又爲之聽則其詿遝所及擾民多矣此其所以不聽歟質人之官謂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朞外不聽所以省市中之文書息民之好訟先王之治所以措於無事之域者蓋如此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鄭鍔曰責如今之理欠也然必有判書可爲證驗則聽其事判書謂兩書一札一書所與之數一書所償之數人各執其半者也苟無判書則不聽小宰所謂聽稱責以傳別是也○劉執中曰所以養信而省訟○李嘉會曰以治者先經所屬如鄉遂縣士而後致朝士由是而觀亦不許越訴明矣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鄭司農曰同貨財謂合錢共賈者也○王昭禹曰司關曰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所謂國法也若二人同則一人犯令則并舉其貨財而刑罰施於犯令者一人而已○鄭康成曰謂同貨財者富人蓄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王昭禹曰屬責謂以己之財屬之於人而使責也○王氏曰以責屬人必使有傅傅必有地著其相抵冒而訟以其地傅來乃爲之聽治屬責而無傅有傅而無地著不知所在不可追證則弗聽也○李嘉會曰地傅者皆土著之人當時爲傳別者若今牙保也得責於人有地傅爲之證[illegible]其辭不理之○黃氏曰屬責以貨財相委屬[illegible]官者[illegible]以傳別[illegible]地傅[illegible]蓋五家相受所能共知○鄭鍔曰屬[illegible]蓋有不同[illegible]書而[illegible]之者及其有責而相訟不可以其外[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故[illegible]不能[illegible]相容[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直[illegible]至於傳[illegible]故於上下[illegible]以其[illegible]相[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爲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人有[illegible]事實則不能矣○[illegible]以小宰[illegible]稱責以傳別之言不[illegible]

黃氏曰有責治以判書同貨行以國法屬責聽以地傅皆肴聽訟之法也皆細事也無不得上達則民情無壅矣然敎化素行民訟簡少畿外委之諸侯畿內委之家都朝士所治者甚寡朝廷雖尊而事勢常與民接故其法可行非

後世所能爲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鄭鍔曰軍謂屯爲軍旅以攻圍人也盜賊或羣輩軍屯於鄉邑至於犯及家人其爲如此凡能殺之者皆無罪王安石乃以爲攻圍鄉邑及家則人得殺之其意謂既圍鄉邑矣又及吾之私家故人殺之無罪然與下殺之無罪爲不叶良由考之不詳强爲之説（易氏曰此殺聖人之所禁凡盜賊結集徒黨已成軍伍而害及鄉邑及家人者於法固宜殺勢將循彌而不可禦一殺之無罪夫人一夕之害也）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鄭康成曰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於士○賈氏曰士即朝士也○鄭鍔曰報仇者必告於士已書於士而士得之則以刑而論其罪已書於士而士不得其人苟是人後自得而殺之則無罪謂已告於公故也許之以報仇讎所以伸人之私恩必使先告於公然後得以行其事所以杜人之專殺也既書于士矣及其既報則不論以罪蓋非私殺也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賈氏曰縣鄙謂六遂不言六鄉者舉遂則鄉在其中○劉迎曰刑之貶而以朝士慮之者蓋凶荒札喪寇戎之際法不寬減則民滋不安而盜賊之變起正朝士所當慮而令邦國都家縣鄙議刑貶也先鄭以減用爲慮貶朝士何與於減用哉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林椅曰外朝有司民猶司士之在治朝○鄭鍔曰天子爲天牧民則民者天子之所司官曰司民蓋天子司其牧養之事司民司其多寡之數而登之耳○王氏詳説曰天府云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祭之同其時掌之異其屬司祿爲地官之屬固然矣司民不屬地官而屬秋官者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爲好生耳（陳君舉曰司徒處爲後不時教化不至征賦不均則民犯法者衆故於刑官中設司民之官知其多寡與司徒相關今之戶部刑部不相關）○薛平仲曰五刑皆賊民者也知所以愛其民則知所以謹其刑此司民所以列於司刑之上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鄭康成曰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鄭鍔曰生齒則能食能食則成人戶口之所由始也）版今戶籍也○賈氏曰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地及其郊野者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是徧畿內矣○鄭鍔曰不辨其國中都鄙郊野無以知其地之人數辨之使不相雜則其地之戶口衆寡皆可見不異其男女無以知其生之種類異之而各從其類則他日嫁娶之年高下皆可知也每歲有死者則下之有生者則登之以知其存沒也（呂氏曰案周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之閭府其一獻之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重民之生也秦始皇令男子書年此特欲民避征役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鄭鍔曰司寇刑官也宜無預於民數大比之年則以戶口之數詔之何也以刑之繁簡民之息耗繫焉所以告之者使省刑而已司寇既得其數俟至孟冬祀天司民之日則獻于王以爲民之所以生者屬乎天亦隱有神者相之而其權在王王能恤天之所生則已得以省刑矣司民天之星也王者以名官所以法之也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

數于王蓋小司寇每歲祀司民則獻每歲之數此則大比
之歲於祀司民之時乃獻三年之大數也○王氏詳說曰
司祿爲文昌三能之第六星司民爲軒轅角蓋軒轅十七
星兩角有大民小民天文志所載明矣先鄭以司祿司民
爲文星何所經見○鄭康成曰天府主祖廟之藏者○擇民曰天府受民數穀數少藏司寇獻民數而不及穀數以國用少則穀數乏與民數俱上司祿與司民非同祭也蓋民數自生齒以上俱登之不待穀數之實則國用亦無所待矣
○賈氏曰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重此民數民爲邦本故
也
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鄭康成曰贊佐也○賈氏曰內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大
計冢宰貳王治事皆掌大事故皆寫一通副貳民數藏之
所以贊助王之治民也○鄭鍔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
見民非特王之事而爲大臣者不可不任其責小司寇貳

之以制國用此言貳之以贊王治者司寇刑官也民至於
犯刑以其貧窮而抵冒觸故言制國用意欲使三官知爲
民富之術不至使之犯刑也司民掌民數之官耳民之貧
而犯刑非已所得而知也以爲民者王所當治民有登耗
則爲公卿大臣者當據是數佐王以治之使之繁庶而已
故曰以贊王治易氏曰此言貳之以贊王治小司寇言貳之以制國用者蓋財之所出由于民民之數關係于刑小司寇所以刑以爲生民之本故司寇貳以制國用司民事掌萬民之數故以贊王治而已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刑者民命所係大小司寇司之而士師以下行之
非中士二人所獨得而私也名曰司刑者使掌五刑之書
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
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鄭鍔曰刑當與罪相應掌其刑書於此因其罪而附麗之

則國法不濫而民亦無冤矣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其至輕
者墨刑也劓重於墨宮重於劓刖重於宮○鄭康成曰墨
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
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
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
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
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
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
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
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
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王氏詳說曰此言掌五刑之法案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
曰昔周公作誓命曰在九刑不忘鄭氏以正刑五流宥贖

扑贖刑之四者爲九刑賈服以爲五刑一與八議爲九刑
二說皆非也從鄭氏之說則是虞舜之世已有九刑矣不
必周公時也從賈服之說則八議非刑矣況五刑之外不
止八議如士師之五禁五戒司刺之三刺三宥三赦如大
司徒之鄉八刑大司寇之三典與夫糾萬民之五刑又非
墨劓刖宮大辟之五刑果若是刑與司刑之五刑又不止
於九刑也且以叔向之言明之叔向云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
叔世也九當爲甫聲之誤也既曰禹刑湯刑以當代名其
刑則穆王訓夏贖刑呂刑即甫刑也甫聲訛爲九也明矣
周之甫刑與周公之五刑自不同周公之五刑其屬二千
五百大辟小辟每刑各五百也穆王之甫刑其屬三千又
以五等輕重而爲屬之多寡輕者屬多如墨劓之屬各千

是也重者屬少如宮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是巳則是周公之重刑入重而穆王之重刑入輕矣又況穆王之刑贖刑也訓夏后氏之肉辟三千而作世輕世重其是之謂歟

○陳及之曰春秋傳叔向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然則周刑之屬以二千五百[illegible]非周公之舊典其九刑之書乎[illegible]

林椅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然司刑五刑之屬各五百則三刺三宥八議之餘不必盡用也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鄭鍔曰若司寇斷獄弊訟之時則執五刑之法往而詔之以刑罰之等而以辨人罪之輕重使輕不至於失其罪重不至於濫無辜一以書爲斷而已用刑書如伯州犂之欲上下其手張湯之欲輕重其心胡可得哉○王[illegible]

法其[illegible]之也而以[illegible]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三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劉迎曰名官司刺而掌三刺三宥三赦刺蓋刺擧之刺也刺史謂之刺以其掌刺擧故耳訊羣臣謂之刺訊羣吏訊萬民亦謂之刺旣曰訊矣而又曰刺猶三覆五覆而問之訊其果無罪則刺擧於上而行赦宥也○李嘉會曰小司寇既有三刺三宥司刺加以三赦

而以刺名官事至刺取人情之當否而後施上下所服之刑蹟曰下士二人聖人審刑之意詳矣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鄭鍔曰刺取其實然後殺之無愧矣以萬民得其罪已正臣吏民皆以爲當殺則殺之故謂之三刺以刺名官以訊爲職先王之意可見康成曰訊而有罪則殺之非也○鄭康成曰宥寬也赦舍也

王昭禹曰人之犯罪重者有至於殺故有三刺之法其罪有被之以五刑爲巳重加之鞭扑爲巳輕則宥以寬之故有三宥之法至於其情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赦之故有三赦之法此三者皆有法而所謂法者內以求民情外以斷民中而巳司刺以是法贊司寇聽獄訟也小司寇所謂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以至於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也司寇不言赦言刺宥則赦可知矣舜典言欽恤五刑先眚災肆赦而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有好生之德周官司刺先三刺而後三宥三赦先重而後輕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上有好生之仁則知所以恤民焉有司有執法之堅則民莫之敢犯仁之至義之盡也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劉執中曰訊問也掌以司寇巳成之獄訟問於衆人○鄭鍔曰先王非有心於用刑大抵以赦宥爲心三刺一則先訊羣臣詢諸公卿之尊者也二則訊羣吏詢諸府史之卑

者也以爲左右及諸大夫皆曰可殺爲未足信三則訊萬民萬民以爲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鄭司農曰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黃氏曰謂不知其罪也 賈氏曰愚民安知市買 [illegible] 長矣中而文吏繩以爲 [illegible] 違離乎）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鄭康成曰若舉刃欲斫伐而誤中人者）遺忘若閒帷薄忘其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昭禹曰若律在宮殿中作羅而不出之類也）○鄭鍔曰罪雖可刺又以三宥之法求以寬之豈其人之所不知識乎豈其人之過誤乎豈其人之遺失偶忘之乎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王昭禹曰幼弱則幼而又弱也記所謂七年曰悼是也（○鄭 [illegible] 幼弱者安得犯刑 意其違生之人尤爲可憫故赦則先之）老旄則老而又旄也記所謂八十九十曰旄是也（○鄭司農曰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鄭鍔曰惷愚者癡騃而不辨菽麥之人也惷而又愚則無知甚矣故亦可赦然比老旄又宜次之○王氏曰幼而不弱老而不旄惷而非惷則不在所赦○賈氏曰三赦與前三宥所以異者上三宥不識過失遺忘非是故心過誤所作雖非故爲比三赦爲重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爲輕全放爲贖

李氏曰古之所謂赦宥如斯而已大赦之與郊赦自漢唐以來見之（○胡氏曰 [illegible]）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王昭禹曰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則情盡於内而辭孚於外矣情重者上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得其罪而無疑也（○鄭康成曰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刖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通志堂

鄭康成曰約言語之約束○薛平仲曰或以司約司盟非盛世之事遂因以疑周官之書風氣之開久矣使天下或私相爲約私相爲盟以紛紛於下孰若設官於上以司之使不可逾乎盟約不逾則獄訟可息獄訟可息則刑法可措甚矣先王之不得已也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

鄭康成曰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鄭鍔曰約者以言而書其約者以劑劑如質劑之劑蓋兩書一札同而別之買賣之約長曰質短曰劑此則名曰約劑蓋亦兩書一札也先王之於臣民以爲一時之言雖相與以無疑萬世之後或無所質證故爲之約而設官以司之

治神之約爲上

易氏曰六者大約劑也其中又有輕重存焉○鄭康成曰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劉迎曰神約若盟詛載誓是也（○劉執中曰周先王創有基 [illegible] 公旦封之大國約以 [illegible] 世 [illegible] 其約不可渝 [illegible] 易氏曰宗廟有性山川有城有社稷 [illegible] 至於非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命之者以爲約若 [illegible]）

治民之約次之

劉迎曰民約若誥誓訓祝是也鄭以征稅遷移仇讎諧和爲民約非（○易氏曰分職以 [illegible] 所以容民者不待約矣 [illegible] 之者以爲約若分爲以 [illegible] 民七族分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民六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是也）

治地之約次之

劉迎曰地約則傳別契券之屬鄭以經界田萊之比爲地約非（○鄭 [illegible]）

通志堂

劉執中曰諸侯伯子男所封之地各有定制而川瀆之存不可以大而侵小用強以陵弱吞併其地也

治功之約次之

劉迎曰功約則銘誓帶礪之屬鄭以王功國功之爵賞為功約非 ○黃氏曰功約水土之功隱十一年公羊說引春秋時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即此功也今民間役溝洫橋梁先後小大之差亦有約但其事固不可指非而大槩如此

愚案功約不必專為水土之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也

治器之約次之

鄭康成曰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 ○鄭鍔曰如魯得用四代之服器六瑚四璉崇牙八羽之類 ○劉執中曰明著諸侯之有勳勞彤弓矢斧鉞秬鬯之賜亦於後世不可以渝之也

治摯之約次之

項氏曰摯約謂玉帛禽鳥相往來凡曰姻之屬也若公孫黑使強委禽焉 ○劉執中曰治摯之約謂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先王以之設諸侯分其職而不使其厚薄高下以為之贄也

鄭鍔曰自神而民自地而功曰器曰摯上許之下承之或為上或為次以事之大小輕重為次序耳 ○易氏曰凡大以指小萬民之約劑亦可知矣

王氏曰凡此諸治皆有許與之約焉不信而訟則司約掌之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鄭康成曰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此豈舊典之遺言 ○王昭禹曰自治神至治摯其事皆有大有小大則書於宗彝以明示神小則書於丹圖以書之而其已明且示其信而著之為無隱也

劉迎曰約劑之設信之不足故也此所以書于宗彝丹圖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

鄭康成曰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 ○鄭鍔曰如諸侯萬民有因此而訟者當用舊約劑以質證之故為之珥而辟藏視諸故府也珥者殺雞取血以釁塗其戶所以祓去不祥也 ○鄭康成曰珥讀曰衈 ○黃氏曰謂爭約劑不决者則以血塗戶乃開辟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 ○王氏曰珥而辟藏重其事也 已見故府之文而尚不信則昏墨甚矣故服墨刑以示其昏墨無識之意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王昭禹曰有訟則辨訟而已大亂則僭忒而變先王之政刑 ○鄭康成曰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 ○鄭鍔曰大史言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但其約之差錯而已故言辟法而刑其不信者此則為大亂而辟藏非特約劑之亂而已僭禮犯分為亂已大不可不殺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涖牲曰盟

鄭鍔曰說者見春秋書盟謂為衰世之事其說出於禮記所謂盟詛不及三王也考之書載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五帝之世已有是事第苗民覆之故數之以為罪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謂不可盟謂其盟之屢而無信學者不察以周官太平之書胡為王府有珠盤玉敦之事戎右有贊牛耳桃茢之文於此又設司盟之官遂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不考之於詩書爾古者結繩足以示信盟詛雖有而未必用去古稍遠淳厚一散世未嘗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善良而無寇賊此司盟之官所由設 ○王昭禹曰盛世之治也人以心相與家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也知敬於神而不敢慢也先王因其有畏敬鬼神之心而示信畏以先之而因以覆詛盟為大糾至其成俗亦明盟邦國之不協者萬民之犯命而明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詛盟詛猶亂日豈小補哉

掌盟載之灋

鄭康成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加書於

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痤與楚客盟（易氏曰以法行之謂之盟載之法盟而加之以約又謂之盟約之載）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鄭康成曰有疑不協也○鄭鍔曰此謂合諸侯而盟將與之有所作爲而未知其心之同否此所以有疑必有會同會同必有盟盟則司盟掌其占與禮儀焉○王昭禹曰禮其物儀其容也

北面詔明神

鄭康成曰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鄭鍔曰神之明者吉凶禍福必察神向幽以神爲幽而南面人將告幽故北面也詔之者使神察背盟之人是誅是殛也（○陳君舉曰詔之者請於神讀書以告之也）

王昭禹曰幽則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爲也明則盡諸人而約者人之所爲也盟詛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

既盟則貳之

鄭鍔曰左傳襄十一年載亳盟之文甚悉而可考已盟則司盟藏其貳蓋諸侯各受其盟誓之辭而此有副貳以爲異日之證

王昭禹曰其正則藏於天府司盟則藏其貳也大司寇曰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藏其貳者非特司盟而已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鄭鍔曰此謂合萬民而盟民有犯禁令者既待之以刑矣又慮有敢效而爲之者於是盟其犯分之人蓋與其盟戒以無或如彼犯命者所爲也左傳魯人盟臧紇曰無或如臧紇犯門斬關以出是其類也萬民有不信者謂向已結言而今背之無復信義則與衆共詛之詛者詋之以言欲使背信之人必蒙其禍也盟與詛異盟者戒其未然詛者懲其已往左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雞犬以詛射潁考叔者謂已射之後故追詛之也盟詛雖異禮儀皆北面以詔明神故曰亦如之（黃氏曰犯命不信皆當刑鄭引臧紇犯門斬關當連坐而衆不可勝刑故乃盟臧紇氏又引鄭伯詛射考叔者射考叔者子都耳以不罪子都使其而情不然故詛之[illegible]也）

王昭禹曰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者貴者之盟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賤者之盟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鄭鍔曰民之有約劑書於丹圖司約掌之此則藏其貳以備遺失（○黃氏曰此謂司約[illegible]司盟）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鄭鍔曰有約劑而不信至於獄訟者使之詛盟則中有所愧者不敢聽而獄訟自息矣此乃省刑獄之術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鄭鍔曰民有盟詛則鄉里當共其牲既使衆庶共賁之而鄉里共牲之人必能詰責之者彼將知愧而自悔也（○黃氏曰使衆人共牲酒脯等以詔告于神明亦不[illegible]人皆見之矣）已盟又與之盟共酒脯以祈神祈其盟之必驗也神之小者用酒脯故祭侯之禮以酒脯醢也考經之所載竊疑周家之於獄訟者先使之盟詛已訖乃使之入矢鈞金既入金矢乃爲之受理而聽之然則刑措之術本諸此乎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鄭鍔曰金玉石錫皆國家之用物而名特以金者玩好之至貴者莫如玉故玉府雖有金玉特以玉名府國之所用而用金爲尤多五行皆金也故職金雖掌金玉錫石而以金名職○黃氏曰職金屬司寇金行殺戮也矛戟弓矢斧鉞〻〻鏃其用一也玉石丹青其類也故兼主之是亦一府藏也〻金以上皆聽斷其下則施刑

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鄭康成曰青空青也○鄭鍔曰前職言丹[illegible]有曾青丹干注云曾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亦出蜀山越巂所[illegible]青者始此類耳○賈氏曰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總主其戒令然地官卝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取此官主藏也○陳中仲曰金玉錫石之利皆人情易於[illegible]者也司使盡於卝人以掌其[illegible]禁令[illegible]征焉[illegible]之所自出而有官以職之則下不敢[illegible]其[illegible]利之私上有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利之[illegible]大下難爲有○鄭鍔曰戒則欲其物之不苟取令則欲其入之司之犯哉以時

受其入征者

鄭司農曰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鄭鍔曰受其入則取諸地而官所自入者受其征則取諸民而官所斂者○王昭禹曰取於有地者之征而已上以政取謂之征

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

鄭鍔曰辨其美惡以知其精麤辨其數量以知其多少楬以表之璽以封之○鄭司農曰璽者印也所〻〻謹其藏

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

鄭鍔曰卝人則掌其所產之地此則掌其入焉金錫可以爲兵器而玉石丹青可以爲器用修飾之資故所入之府各異也○王昭禹曰金錫則入於槀人玉石丹青則入于玉府○王氏詳說曰有兵器之府又有爲兵器之府玉府云掌兵器內府云掌兵器[illegible]兵器之府[illegible]今曰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又曰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守藏之府玉府內府是也知爲兵器之府非兵器之府也考工記曰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所謂爲兵器之府其此歟要知職金一官與天地夏冬之官並相爲聯事其曰守藏之府是與天官通其曰爲兵器之府是與冬官通受其金於卝人是與地官通入其金于司兵是與夏官通職金如此他可知也

入其要

鄭康成曰要凡數也○鄭鍔曰既須入之則入其會計之要職金爲刑官之屬則要當入于司寇非入太府○李嘉會曰物之與書各有所司不相混雜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黃氏曰金罰即民入鈞金而理曲遂罰之貨罰司關所謂舉其貨也鄭說非舜有贖刑周於經無所見其後穆王始訓夏贖刑舜穆王贖刑不同舜漸輕之穆王漸重之此關世變○鄭鍔曰士有過而[illegible]罰[illegible]○項氏曰金罰貨罰皆士官掌之士入于職金職金入于司兵○鄭康成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陳及之曰齊管仲令有罪者以甲兵贖自此始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項氏曰金版蓋皇邸之飾爲後版屏風者金以示依於義饗諸侯亦如之承賓如承祭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賈氏曰用金石者云大故正謂寇戎爲禦捍之器有用金石者也○鄭康成曰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鄭康成曰主其取之令也○鄭鍔曰大故則非常時所用或有須於金石多寡輕重出於常數之外不可以無法度也故掌其令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鍔曰厲凶暴之名司厲所以察凶惡暴戾之人○王昭禹曰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盜賊之屬於人猶鬼之厲也故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謂之司厲○薛平仲曰鬼物之病民者謂之厲則厲蓋人之所共惡令以官之治盜賊者命曰司厲則惡而絕之殆亦甚矣

掌盜賊之任器貨賄

易氏曰非其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因盜而肆害於人者謂之賊

鄭鍔曰任器者所用以傷害人之器也貨賄者殺越人而劫剽其所有之財物也

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

劉執中曰盜賊之器與物入于司兵非數莫知其多少非量莫知其短長非賈莫知其貴賤楬是三者則物與器常存而不可移易○鄭鍔曰入于司兵使以其物充兵器之用取諸盜賊以為除盜賊之具而已○鄭司農云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士有罪而罰之取其金貨以入于司兵者義也盜賊有罪而罰之取其任器貨財以入于司兵者亦義也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鄭鍔曰古者父子罪不相及然罰之大者則有孥戮之法既服刑矣其從坐之人有不可加以刑者則沒入官為奴男子入于罪隸使為隸以役於百官府女子入于地官之舂人槀人使共舂抌飲食之事所入不同其名曰奴則一也○劉執中曰罪惡之重雖沒其身未足償也又奴其男女而隸役舂槀皆有常養以存其生焉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

鄭康成曰有爵者謂命士以上齔毀齒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鄭鍔曰有爵而不為奴貴貴也七十不為奴老老也未齔不為奴慈幼也盜賊之罪宜加以無餘刑故凡親戚皆從其家有爵者有老幼者特免為奴而已○易氏曰先王之於天下固有殺未足以懲惡亦有不刑可以勸善者此之謂夫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鄭鍔曰犬金畜也其性皆守屬乎義也故犬人屬於秋官○黃氏曰犬屬金故以犬人次司厲六牲之官皆以義類相從如雞人掌雞牲而以時占序於春官之位

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

鄭鍔曰司寇祭祀奉犬牲犬人則掌共其可以為牲者牲必用純牷之色貴純一也○鄭司農曰牷純也牷色也王行乘車則有祀軷之禮用犬伏於車下以車轢之而去謂之伏○賈氏曰伏謂王將祭而出國軷道之祭取犬服而云者但軷時大羊但得祭牛民牲云取以軷祭地必瘞○鄭康成曰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祀軷祭地皆禮之盛者亦貴純全故亦如之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

易氏曰幾祈也珥衈也○王昭禹曰幾珥士師所謂釁珥則奉犬牲是也沈以祭川辜以磔門○鄭司農曰大宗伯職曰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四者用牷正也無則以駹代之亦可也○鄭司農曰駹謂不純色也○王昭禹曰用駹不若用牷之為善故曰可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賈氏曰犬有三種一田犬二吠犬三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瘠故皆相之牽犬謂呈見之少儀云犬則執緤是也○鄭鍔曰牽則不失其左右之防皆不以無故也○王昭禹曰相犬者屬焉以其屬有賈四人牽謂用則係而導之以其屬有徒十有六人也○王氏曰掌其政治則并掌田犬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司農曰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土也○鄭鍔曰圜屬西方規屬東方規之圜屬東而主仁也先王之於獄所以生之故為獄則圜其城用仁心為主也○薛平仲曰獄為圜則圜者天道之所以仁也夫以罷民之害人也是為圜土以收教之則人心轉移之間而善遷者悔矣

掌收教罷民

鄭鍔曰拘之圜土而役之所以收之也勞之苦之使其善心自生所以教之也○劉執中曰嘉石平罷民其罪輕不入于圜土也圜土教罷民其罪重其役之日月深日則役之夜則收之俾民改情而復性然後舍之為教亦大矣故曰收教焉故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六十人分

部而收教之也○項氏曰司寇掌者大故曰教司圜掌者小故曰收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鄭司農曰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故曰凡害人者○鄭康成曰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賈氏曰上罪十三年[illegible]中罪[illegible]下罪[illegible]○鄭鍔曰彼既害人則不知恥矣故弗使冠飾而被辱明書其罪於背所以告人使知其以是罪而至於如此也夜收之圜土晝任以勞役是收而教之仁也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雖量罪之輕重為久近之期而舍之又必待其能改過自新為良民然後舍也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則殺之不能改過又自竄焉其殺宜也雖年滿而出者猶不齒三年甚辱之也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鄭康成曰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鄭鍔曰圜土之刑只加以明刑恥之故不至於虧體圜土之罰只加以職事勞之故不至於虧財○易氏曰二者雖曰刑罰而非刑罰之正乃所以止刑罰者也司刑言刑虧其體者也職金言罰虧其財者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

掌守盜賊凡囚者

鄭鍔曰此官拘繫當刑殺之人然特言掌守盜賊者蓋囚雖在所掌而盜賊為難馭於羣囚之中又當守之其事尤嚴故也○鄭康成曰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

上罪梏古毒反拲羑奉反而桎中罪桎之實反梏下罪梏

賈氏曰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圜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王氏曰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梏在脰明矣○劉氏曰梏者梏也在頭曰梏謂之梏者以其在首梏生者○鄭鍔曰凡囚有上中下之罪凡刑有梏拲桎之殊罪有輕重故三木或備或不備上罪三者皆全中罪二下罪一亦理之宜也

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鄭鍔曰王之同族有罪者親親之恩以輕為貴故但拲其手而已有爵者宜次於王族故加之以桎也拲則兩手共一木桎梏兩手各一木故桎比拲為稍重然罪未斷之前皆不可去其拲與桎待斷然後去故曰以待弊罪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

鄭康成曰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

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刑在小辟○鄭鍔曰適朝士者蓋以朝士掌外朝王與公卿聽獄訟之所恐或又得而審詳焉重人命之至也適朝士矣以爲無可疑則加以明梏於梏上明書其所犯使見者咸知其罪適於市而殺之所以與衆棄之也注謂奉而適朝然後朝士加明梏以士字屬下讀以又考之適朝士與適甸師之文相對則疑其不當下屬○劉執中曰士士師也○鄭康成曰士加士也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鄭鍔曰適甸師氏者蓋以甸師掌耕藉田以事宗廟藏殺之所隱也既適甸師則以待刑殺之官來於此行刑殺之事不梏而適市乃所以隱之也有爵者隱之所以尊國體王族亦隱之所謂不與國人慮兄弟此尊尊親親之道也

七五〇九

李氏曰先王之待同族尊有爵其[illegible]當治之民無異者天子所出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爲君者私其親也有罪者從之而不刑殺是爲近者私其身也君親其親臣親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州之民二千五百爲民之厚貴則貴君弃得一刑其罰自賤者無當上不惧於下下不畏上上宜其之道所以王者不脩親諒不罪莫貴一夫於此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爲其不恥毋使人見之也文王世子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

掌斬殺賊諜而搏之

鄭鍔曰爲之諜者則與賊竊伺乎國家之隙以圖危社稷其罪不可赦也故大者斬之小者殺之○鄭康成曰斬以鈇鉞若今要斬殺以刀刃若今棄市○王昭禹曰斬殺皆弃人之刑各殊其罪且從而搏之搏與膊同謂磔裂其尸以示人也觀左傳載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殺而膊諸城上是磔裂爲膊也○劉執中曰爲賊諜而情有重輕故或斬或殺雖有斬殺而又搏而磔之於城上

以厲其未獲者然則賊害於國者情與反間同非盜於財而殺人民者也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鄭鍔曰凡殺其五服之親者不復知有親親之恩夷狄則然也故焚其尸視之如夷狄焉殺王之親者不復知有尊尊之義禽獸則然也故辜其尸視之如禽獸焉○王昭禹曰焚以火者不存其形○鄭康成曰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辜以磔者不全其體○鄭康成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凡殺人者踣蒲北反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

黃氏曰凡殺人者今所謂謀故鬪殺○鄭康成曰踣僵尸也○劉氏曰謂暴露而不掩覆也肆猶申也陳也○賈氏曰除上三者之外皆陳尸於市肆之凡三日也

鄭鍔曰盜則不然死罪踣之於市或劓或刖或墨亦皆就市刑之使人知盜之不可爲而不敢爲也○王氏曰人之犯刑皆以趨利犯焉唯盜而已故盜言刑于市

五〇廿七

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

黃氏曰謂犯他法宮刖劓墨皆刑於市也揭盜于上鄭言罪惡莫大焉是也○鄭鍔曰罪之附麗於法法所當刑則亦行法於市使衆見之故曰亦如之

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

王昭禹曰此句既言於掌囚此復言之者掌囚奉其有罪者適甸師氏而待刑殺掌戮正以殺之爲事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黃氏曰軍旅戮于社而王之同族與有爵者亦於屏處鄭以戮爲膊焚辜肆非也即下所謂髡者全其體而戮辱之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鄭鍔曰軍旅田役衆庶所聚不可以嚴則必無所畏故或斬殺或刑戮亦有焚之辜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苦門反者使守積子賜反

鄭鍔曰先王於人雖有罪已刑苟有可用未嘗終棄之墨者但黥其額劓者但截其鼻何妨於禁禦耶故或使守門或使守關關門境上之十二門王城之門也劓比墨爲重而截鼻則貌醜亦以其罪之輕重故墨者近而劓者遠也宮則人道絕故使守內○賈氏曰此即寺人之類守正內五人之等也刖者不良能行囿游之獸監視芻食不欲其奔逸故使之守囿也五刑之中無髡刑此有髡者康成謂公族無宮刑爲翦其類髡其頭而已公族之有死刑者隱之於甸師氏則其髡者亦可恥宜用於至隱之處所以使守積積謂委積之物其積亦在隱處故也司農謂髡當作完言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或謂公家不畜刑人觀此則刑人未嘗不見畜特爲君者不近之而已閽弑吳子餘祭春秋譏其近刑人非謂不畜之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鍔曰羣隸之別有五曰罪隸閩隸蠻隸夷隸貉隸也除罪隸之外四夷皆夷翟之人故又謂之四翟之隸有盜賊則搏之國中有辱事則役之百官所任之器則積之囚執人之事則囚之執之祭祀賓客喪紀有煩辱之事則役之無乃後世廟軍之類歟古者取之罪人夷狄以用之惡其聚羣而無統也故設司隸之官以掌其法辨其服色之物而掌其政令以統治之宜矣然王宮之嚴則使之守王舍於野外則守其厲禁又使之各服其邦之服而執其邦之兵以爲守衛則其人雖賤而所用爲甚重矣此司隸之權所以尤重焉故由漢而後遂置司隸校尉掌刺舉之任武帝使之持節捕巫蠱督大姦稍其重至於專道而行專席而坐秩比二千石其任雄劇權辱宰相有如絕宣者蓋始於此五隸各百二十人此其正員也○薛平仲曰五隸之員皆百有二十人而司隸之徒則二百人豈君令出於司隸其徒不能以不繫力役責之司隸其員不可以不定○鄭節卿曰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周人之遺意

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帥其民而搏盜賊

鄭康成曰民五隸之民○賈氏曰序官五隸皆百二十人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鄭鍔曰盜竊之徒間有作而力不能搏則合其民以共搏之○王昭禹曰未獲者則司隸帥民搏之

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王昭禹曰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共其事○鄭司農曰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爲積聚之也○鄭康成曰任猶用也○李嘉會曰囚執人之事若今牢獄之兵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鄭康成曰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廁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鄭鍔曰翟與狄同東西南北之夷名雖不同總而言之皆

夷狄耳○賈氏曰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者若東方南
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氊裘執弓矢〇王昭禹曰四夷各有制服其服者其器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
黃氏曰四翟守王宮與牧誓羌髳庸微盧彭濮同意○鄭
康成曰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例也○鄭鍔曰王在宮
與出在野皆使四翟之隸守之不使罪隸罪隸吾民之有
罪者耳使四翟之人見其德足服四夷司隸正掌其事而
師氏又使其屬董之而已〇劉執中曰彼其死而復生又從而衣之食之盡其所能而役之故用之守王宮與厲禁而盟之以爲腹心之衞也
愚案四翟之民南方之蠻而閩乃東南之別種東方之
夷而貉乃東北之聚落獨不見西戎北狄之隸者蓋周
自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而道化先被
于南雖海隅出日之地德亦不冒至武王通道于九夷

八蠻所獲之民其服屬有素故師而爲隸其在王宮之
守衞則宮正掌之其在野舍則師氏掌之不特此爾南
方曰象則有象胥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韎則有
韎師以爲宗廟之樂皆此意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

鄭鍔曰有罪者之家人從坐則沒爲奴隸百官與凡有職
守者皆得而使令之乃以百二十人爲率蓋官拘而用者
以此數爲率耳○薛平仲曰罪而至於隸辱之甚者以罪
言之斥之遠方誠足爲王者之義以情言之處之近地亦
不足病王者之仁故師之師氏者先王敎化之功而師之
司隸者先王用刑之極功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鄭康成曰役給其小役○鄭鍔曰使令皆家役之小事耳

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

鄭司農曰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爲牽
徬此官主爲送致之也〇鄭康成曰牛助國以牛助轉徙
也罪隸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〇賈氏曰車轅內一牛前牽一牛二隸前者牽前牛旁者御當車之牛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守王宮與其厲禁事則與蠻隸同皆執兵以爲營
衞也然罪隸乃中國之人因親屬有罪而沒入在官與四
夷之人不同故不使掌牛馬鳥獸之事

易氏曰五隸皆隸也蠻夷閩貉之隸則賓服之民罪隸則
沒入爲奴之民其民不同其用亦異罪隸則任使令牽徬
之冗事四翟之隸則養之而已雖蠻隸掌役校人養馬之
類閩隸掌役畜養鳥之類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之類貉

隸掌役服不氏養獸之類皆因其俗之所習而使之

蠻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南夷所獲〇愚案說見司隸○李嘉會曰先王必有蠻
閩夷貉之隸想欲知其風俗耳然有無亦存其數云耳無
則闕之

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
則守厲禁

賈氏曰爲校人所役使以養馬葉校人不見隸者蓋是雜
役之中〇王昭禹曰校人其徒八十人有不足以給其役故蠻隸兼役其事也
陳蘊之曰古之宿衞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
虎士有司隸之五隸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
大事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虎士
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必使四翟之隸以王者

所守在四夷也
閩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閩南蠻之别
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王氏曰役則役於掌畜也○王昭禹曰阜蕃教擾之與掌畜同事
掌子則取隸焉
王昭禹曰子謂鳥所生者閩隸掌阜蕃其物則養之而使取隸於已者也因致其義焉鳥之無知飲啄鼓舞而唯閩隸之是從則閩隸之隸於中國豈異於是言掌子則取隸而不言守王宮與厲禁以司隸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可知
夷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東夷所獲
掌役牧人養牛馬
賈氏曰爲牧人所役使牧牛牲
與鳥言
鄭司農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牲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王昭禹曰鳥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以鳥能鳴以求其友非其言而然乎使夷隸與鳥言非不爲怪矣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陳祥之曰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爲遠尤貴其來也故掌四夷之官名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
貉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東北夷所獲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
王昭禹曰以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故也○王氏曰不言阜蕃猛獸非所阜蕃之物
掌與獸言
王昭禹曰先王必使夷貉之隸與獸言者以鳥獸之無知尚可與言矧夷蠻之民哉此乃先王之微意、鄭鍔曰蠻人知養馬故以役校人貉人知養獸故以役服不氏各因其能而用之也人之性或能通知異類之語者非人之所能也使夷貉之人與禽獸言不使閩蠻之人者不強其所不能也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秋官司寇下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布以敷施之憲以表示之○鄭鍔曰國朝自淳化三年始置諸路刑獄事乃周家布憲之意然不止於二人而已今謂之憲臺原於此歟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

鄭康成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

鄭鍔曰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鄙又縣刑象以示萬民小司寇於正歲帥屬觀刑象及宣布于四方憲刑禁矣布憲復掌之者蓋大司寇布之者舉其綱也小司寇

宣之者行於朝也四方萬里或未之知布憲執旌節適四方而宣布之所至之處又從而表縣之無有不明刑禁之爲不可犯也

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鄭康成曰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李嘉會曰表示其刑禁于四方及乎四海苟犯刑禁則從而詰之俾不至於太甚也

易氏曰先王之治有刑必有禁知禁而自止則不至於罪知罪而自反則不至於刑此宣布而憲之有不容已者所謂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者蓋無此疆爾界之異凡遠近同而上下察也○劉執中曰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正月而必聞其刑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宜憲于民以達於州伯州伯以達於卒正卒正以達於連帥連帥以達於屬長屬長以達於諸侯諸侯以達於其國之都鄙而要服以達於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於四方詰其違於禁令者庶乎其可及也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賈氏曰征伐巡守田獵皆大事合衆庶也以其是布刑禁之官故使以刑禁號令○王氏曰謂衆合而當聞此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將以刑禁號令焉○項氏曰刑以懲惡禁以輔刑發以警戒之謂之號命之謹守之謂之令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鍔曰天下有不逞之人強陵弱衆暴寡善良陰被其禍先王設官以禁抑殺戮爲職謂夫爲天吏則可以殺人

愚案自禁殺戮至脩閭氏八職皆幾防盜賊姦宄者歟

防嚴則姦宄無淸刑之原也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康成曰司猶察也○鄭鍔曰將以禁之必專司之禁之者法也司之者專伺候乎是也司其私相斬相戮者及傷人見血而里閭擁遏不以告于有司者○黃氏曰傷人不禁必至於殺矣暴而未至三者傷人及盜抵罪不以告私相和也將以罪相證於獄而攘奪其所證之人使不得同至於獄者○黃氏曰或曰赴獄而攘奪之若篡囚也將以罰訟於官而恃勢力以止遏之使不得以上訴者皆以告于有司而誅之然所司察者四事也特以殺戮名官蓋四者之罪莫大於擅殺故也○劉執中曰謂不惟斬殺戮也有傷殺之者隱其所傷之而不告者攘其獄攘之而不治者憚訟也以遏之而不聽者當察四者以告於司寇而誅之所謂以關此德者也不誅之則以達于下民○李嘉會曰斬殺戮之人上所置以懲惡也或以財賄交結而免枉者中有如下四者皆告於上而誅之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黄氏曰禁殺戮禁暴氏皆閭里禁令○鄭鍔曰詩曰亂是用暴又曰州吁用兵暴亂凡言暴者皆謂爲惡之凶暴也苟無以禁之民蒙其害可勝數耶此乃設爲禁暴氏之職以正之也○王昭禹曰以刑教中則民不㤠者教官之書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教施於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相爲終始而已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居表反）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李嘉會曰前者在公行法之人此者在民害治之人○王昭禹曰逆理害治者謂之亂（[illegible]）悖強虐物者謂之暴（[illegible]）惟亂惟暴乃以力而正之人之力有所不敵敵則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也（○[illegible]）此則召亂之萌安可不禁之哉○鄭鍔曰撟則矯稱上之命令誣則誣人以無有之事惟撟惟誣敢犯士師之五禁造爲浮言以相恐動其言不實乃能鼓惑人心凡此皆禁之使不敢爲若敢爲者則告於有司而誅之所以息其暴亂之漸○李嘉會曰禁暴所禁以告司寇而誅之也○劉執中曰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以其出於情邪而無補於中道又從而害於風俗殺之宜矣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易氏曰前五者之禁爲庶民設也此於聚衆庶則人情雜遝其暴尤甚故必戮其犯禁者以徇（○鄭鍔曰國家有事大集衆庶之際一人犯禁則千萬人觀而效之[illegible]不可禁矣[illegible]以徇衆焉）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易氏曰奚謂女奴之爲奚者隸謂男奴之爲隸者既以罪役故必司牧其出入教養也（[illegible]）或有犯禁從而戮之則非不教之誅是二者亦所以禁其暴也

總論

陳及之曰考比閭族黨之法凡所以爲政之道纖悉備矣二官所禁大抵暴橫足以侮上陵下鄉官或未能禁止之也於是王朝爲之立官以遏絶之所幾鄉遂之官長得以從政焉然周公之時天下安有此是亦先事爲備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王昭禹曰野道之小室謂之廬所以待行旅也公劉之詩始曰于時廬旅終曰于豳斯館則館大而廬小先王設官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之類故名官以野廬氏

黄氏曰野廬氏掌通達道路其下蜡氏至庶氏皆道途事類次第相從

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鄭康成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絶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

王昭禹曰達國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也謂之四畿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遂人既治野之道路而野廬氏必掌達其道路凡以輔成遂人之事而已而司險又掌達其道路則非特王畿之道路而已凡九州山林川澤之阻者也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

鄭康成曰比猶校也（[illegible]）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illegible]）○鄭鍔曰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欲夫行者至有所止也

合方氏所達者四方之途也遂人所治者田閒之道路也欲其無所陷絶自國之郊及郊外之野所通行之路皆有宿息井樹夜可以寢晝可以憩有井以備飲食有樹以爲藩蔽野廬氏專掌之則行者之至如歸矣孰不願出於王之途乎

易氏曰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隷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此晉之所以霸若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道無列樹國無寄寓野無施舍此所以知陳之將亡則野廬氏達國之道路比及野之道路宿息者所以爲先王之制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涂地皆有人以爲之守有賓客則令

其人聚而擊柝所以待暴客也

有相翔者則誅之

王昭禹曰語翔而後集彼翔而觀何有欲習爲寇盜之意故誅之所以禁姦也○鄭鍔曰如是安有凡伯見伐之禍

凡道路之舟車擊(音計)互者敘而行之

鄭鍔曰擊者相值而礙也互者交互而不行也推車於陸行舟於水阻隘之地偶相值而有擊互之阻(○鄭康成曰車有轘轅坻閡舟有砥柱之)爲人有爭先之心必無相遜之理因其先後至之敘以次而行之(○劉執中曰掌其先後貴賤老幼往來以爲其行之敘而道之故有爵有節者得以辟之而不滯也)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

鄭鍔曰執節而來者奉王命之使有爵之人皆王朝之臣王於其地則爲之辟旣以尊王臣之來又以見貴貴之理○王昭禹曰有節者至則欲達之而無留難有爵者至則在所承而無敢慢故皆爲之辟行人使避焉然則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其徒爲之辟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鄭鍔曰田野之中有町畦焉皆禾稼之地苟或橫行則踐人之田而害其穡事有隄渠焉皆防水之處苟或徑踰則決人之水而壞其隄防此爭端之所由起不可以不禁○鄭(康成曰皆爲防寇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

賈氏曰大事謂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道路及脩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王昭禹曰治其壞謂之脩去其穢謂之除有脩除道路者野廬氏則比較其人之數所以防患也(○鄭鍔曰道路圮壞則車馬不通所有脩除之人此則校而比之使無圮弊之虞)

掌凡道禁

鄭鍔曰道必有禁此則掌其犯禁者則王國大事肅然而無譁矣(○王昭禹曰若脩閭氏所謂以兵守趨行者與騁於國中者是也然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道脩閭氏所禁者在國之道)

邦之有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王氏曰言國之大事在國中而已邦之大事則通國野焉○王昭禹曰令埽道路所以致潔○鄭鍔曰國大用師道路之行欲無荒穢不祥之事苟於是時不當行而行不當作而作失蚤晚之時非所當衣而衣之非所當操而操之非其物而有異常之狀皆姦人之爲寇盜者也微伺而幾察之以防變也周之制於田野之道十里之遠設官以治其廬舍禁止姦盜如此之嚴則道不拾遺豈不宜哉後世十里有亭亭必有長其法亦出於此惜夫不復脩也

蜡(清預反)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

官之職

掌除骴

劉執中曰枯骨曰骼肉腐曰骴人獸皆同職掌掩而埋之不令暴露於溝壑道路也○鄭鍔曰王政行於天下生者有養死者有歸安有枯骨遺棄而不收尚待設官以除之耶然月令亦有掩骼埋骴之文太平之世雖無饑莩然死於道路而無主後者亦未必無也有是事而不爲之收掩則傷人君之仁無是事而省是官則仁於枯骨之意亦形於天下矣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王昭禹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隱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凶服則在所可哀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郊特牲言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亦謂此也

鄭康成曰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絜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爲不欲見人所穢惡也○王氏曰大賓客則承事如祭有齊敬之心焉○李嘉會曰大師大賓俱尚清淨不令所可惡者亂其目也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楬音揭)焉書其日月焉縣(縣音玄)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

鄭鍔曰若行者出王之塗不幸而死則埋而置楬書其日月縣其衣服與夫所執任之器以俟其家人來則收葬之如是則無腐敗之骴矣○鄭康成曰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賈氏曰[illegible])

掌凡國之骴禁

鄭康成曰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鄭鍔曰骴與胔同然其字乃與蜡祭之蜡字同昭禹謂蜡祭百物昔之羽蠃鮮毛介之物畢致焉蜡祭所致者神蜡氏所治者形形神相聚而爲生相離而爲死二者實相待焉故其字同然蜡者索也無乃索朽腐之骨肉而除之者乎

雍(於勇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隄防止水之官乃名曰雍氏蓋所慮者尤莫大於雍塞以止之故也

陳及之曰其職掌事頗重而命官止下士二人徒八人而已蓋循格令於民間使民戶知之勸農重穀之意

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

鄭鍔曰水相交通謂之溝竇水而行之謂之瀆會水而聚之謂之澮畜水而止之謂之池池以止水溝澮瀆以行水

皆有禁焉行者不得擅塞止者不得擅行非所當行而行非所當止而止大爲則害於國小爲則害於稼此所以設官以掌其禁也([illegible])既掌溝瀆澮池之禁又掌凡害於國稼者謂禽獸也禽獸害稼如春多麋之類禮記曰鼠田豕之類([illegible])

春令爲阱(才性反)擭(胡化反)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

鄭康成曰阱穿地爲塹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賈氏曰柞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鄭鍔曰春農就田禽獸或出而爲害水利或有通塞則爲阱擭爲溝瀆皆以是時也然五溝五涂以通灌漑之水至春又爲溝瀆何耶蓋五溝者五野之中一定之制不待至春乃爲之此乃里閭之間春雨水集

萍會皆盈水去不速不可不通之也然附援設於冰可也秋豫巳登苟或常設禽獸亦無以遂其生故至秋塞之此先王愛物之心也然不言秋塞萍責者因利民而為之則無時而可塞故也[illegible]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鄭鍔曰苑囿之設則為禁禦環繞以防人之入耳若夫與民共利之山藪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詎可以設禁禦乎[illegible]魚鱉所生之澤鱗者介者藏焉遊焉詎可沈毒藥乎人君囿游囿有苑矣民庶為苑則是借上無法矧可以即山以為苑乎漁人取魚固有餌矣下毒於水則是竭澤而漁人之食將有中其毒者矣其設禁也宜哉[illegible]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illegible]陳及之曰其職掌水禁及幾酒謹酒特下士二人徒八人而已夫及不足以幾禁之耶曰是特國中人耳近而鄉遂遠而都鄙委之其官掌焉

愚案酒正內官自酒人以下皆奄奚為之勢不可呵禁外事萍氏刑官之屬掌之宜矣

掌國之水禁

王昭禹曰水雖有潤澤灌溉之利而犯之則濡溺之則死故水之險惡能害人之所與夫不時入水而捕魚鱉者一切禁之乃所以為仁政之周也[illegible]

幾酒謹酒

黃氏曰幾酒苛察之也宜若絕之謹酒為其不能不用也萍氏掌水禁而使禁酒亦水之害人者也故為之設禁焉

[illegible]陳蘊之曰或謂酒誥謂西土之人承先王教朝夕祀茲酒而已其他未嘗群飲也何俟幾察之曰立政以垂將來豈以今日之故而廢之耶

總論

呂氏曰周公作酒誥一篇其刑之重矣至於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是最初謹酒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至於周官之禁酒皆此意及漢文帝為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酺酒蓋恐耗糜米穀民食不足此猶有重本抑末之意及弘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敢擅利公家卻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禁川游者

鄭鍔曰大川之逝雖烏獲之力有所不能止又況可游乎游謂游浮而行禁之宜哉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昭禹曰寤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其漏刻之蚤晚哉所以名官謂之司寤氏

掌夜時

鄭鍔曰專掌夜時則所主欲於夜而覺寤以察時之蚤晚[illegible]

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鄭鍔曰夜雖有時其分則以昏晚而見星則為夜蚤而星沒則非夜仰觀天星之沒見以分之不分以月者月出有蚤晚唯星麗乎天至夜必見故也○易氏曰此謂施於國中者蓋國中有啟閉之候國事有朝夕之禮以星分夜則星見為夜星沒為晝朝夕啟閉於是乎在以是詔夜守之士[illegible]嚴夜禁之法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鄭鍔曰姦盜常發於莫夜之間是以尤謹夜行之禁或禦之使勿行或禁之使不敢行皆以防姦盜也先明謂之晨晨言時之尚蚤（王昭禹曰日出爲晨[illegible]昧爽之前而日未出也）中夜謂之宵宵陰凌而陽生通夕謂之夜夜言日之昏而暝左傳言晨往寢門闢是詩言夜向晨則知晨見明也詩曰肅肅宵征熠燿宵行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經言夜呼旦以詔百官以辨軍之夜事則宵與夜固異矣晨行則未當行而行故禦而止之若夫中宵固不可行夜豈遊遨之時故曰禁所以不同（中○劉執中曰晨行以夜而行者蓋使宵有行者不可測其姦非也夜而游遨者姦所由也故皆禁也）

司烜（烜音毀）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易氏曰掌明水火而其官謂之司烜者取大易日以烜之之義蓋萬物形成

於地精成於天月遡日之光其本皆出於日故也○王氏詳說曰司爟司烜皆掌火一事而二官何也曰有國火有民火司爟所掌謂民咸從之其民火歟司烜所掌以共祭祀明燭其國火歟然行於民未嘗不本於國故司爟曰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之於國未嘗不用之於民故司烜曰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

鄭司農曰夫發聲（陸氏曰夫音扶[illegible]）○鄭康成曰夫遂陽遂也（[illegible]以取火於日名陽燧[illegible]）鑒鏡屬取水者也世謂之方諸（[illegible]取明水於月者謂之鑒亦謂之方諸[illegible]也○陸氏曰夫遂以其言之[illegible]以鑒言者[illegible]也）○鄭鍔曰水生於坎之陽而爲陽中之陰火雖生於離之陰而爲陰中之陽王者向明而治皆以陽爲主故尊明火爲先○易氏曰日陽之精月陰之精離爲日爲火爲電者火之氣也坎爲月爲水爲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遂可以召陽而爲火鑒可以召陰而爲水所以謂之明水火言取於日月而非人力之所能致明之至也○鄭鍔曰或謂鑒遂之齊同用金錫之半可以取水亦可以取火何也蓋金錫半者陰陽之雜用諸晝則陽氣應之而爲火用諸夜則陰氣應之而爲水

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

鄭鍔曰明水火所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及明水也用是水以滫齍盛則曰明齍用是火以照燭則曰明燭五齊三酒所尚者明水取於月中之水以共之記曰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謂此耳○王氏詳說曰凶事所用之物謂之明所謂明器明弓矢是也吉事所用之物亦謂之明所謂明水明火是也先鄭失於明水之説後鄭亦

失之郊特牲曰明水者神明之也謂主人之絜著此水也著成也主人之潔則此水乃成矣以陰鏡取水於月之中其可多得乎且祭有明水又有元酒元酒取於潢汙行潦之水而爲之則是降於明水矣鬱齊配以明水二酒配以元酒此郊特牲所謂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是知明水所用止於斯二者而已先鄭以爲明水滫滌粢盛黍稷是不讀泂酌之詩也泂酌之詩曰可以濯罍可以餴饎夫豈明水哉後鄭謂明水以爲元酒是不讀禮運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夫豈明水之爲元酒哉共明水火者司烜也執明水火而號祝者大祝也奉明水火者大司寇也共而後祝之祝而後奉之其序如此○王昭禹曰祭祀必取明水火者以物言之則得陰陽之潔氣也以道言之則潔而清明乃可以承祭祀也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扶云反 力召反）

鄭司農曰蕡燭麻燭也○鄭康成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樹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賈氏曰樹於門外者非人所執也詩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依禮不樹於地門內在廟殿之庭故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主云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飴蜜灌之若今蠟燭其者或百根一處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荊燋為之故燭抱燋出禮[illegible]見此是也）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

鄭鍔曰中春大火之星見於辰季春出火司烜先修火禁警以木鐸使無不聞則除去故火以待新火也（王昭禹曰季春將出火先事而戒也）

鄭康成曰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易氏曰司烜氏修火禁於國中而已宮正修火禁乃宮中之事詳於國此所以為內外之辨

軍旅修火禁

鄭鍔曰衆之所聚器甲資糧勝敗所係則火禁不可不謹也

邦若屋誅則為明竁（昌銳反）焉

鄭鍔曰司農謂夫三為屋屋誅夷三族也康成以為若其刑屋之屋謂所殺於甸師氏者余謂屋誅合一家而盡誅之邾婁定公所斷之獄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者屋誅也人有罪大無俾遺育故舉一屋而誅之罪人夜葬故為明竁欲人知其罪也如設楬加明刑之類○易氏曰竁謂壙埋之地楬其罪於竁上而屬於司烜氏以明為義故爾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鍔曰狼之為物貪且狠故世有不率教化不遵檢押之人謂之狼戾條狼氏掌執鞭以禦不率之人故名曰條狼言滌去其狼戾如逐豺狼也條當為滌器之滌蕩滌而去之使潔清也（黃氏曰則以條為滌亦通但其官主趨辟不主滌除○易氏曰凡世之弗率教化如狼貪狠故先王設官以治之使之整整有條故曰條狼氏）

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王昭禹曰以王與賓客之出入宜致肅焉故也

鄭康成曰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王昭禹曰執鞭以威衆）○劉執中曰掌執鞭趨以辟道路之穢惡及車馬人物之壅塞而不通者○王昭禹曰趨則走而致肅辟則所以使人辟也條狼氏所以衛上者如此條狼氏以下士六人為之而其徒有六十人則帥其徒以趨辟與朝士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同意然朝士主在朝之事而條狼氏所掌在道路而已○鄭鍔曰自王用八人而下公用六人侯伯用四人子男用二人亦以禮有隆殺不可僭用也（賈氏曰序官條狼氏下士六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者充也）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戶串反）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易氏曰上執鞭以趨辟重主威也此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重軍事也○黃氏曰因其執鞭辟行人遂使命誓大抵主警肅也

鄭鍔曰誓用之于軍旅祭祀亦有誓故言凡誓○賈氏曰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為之大言使衆聞知故云且命之（鄭鍔曰有司也誓辭則條狼氏必命以罰無赦之辭此又言僕右及馭以下則專指軍旅中誓以為言）○易氏曰軍中之羣吏犯難赴敵於是乎在其聽誓於陳前者不得不嚴其告戒之言車莫先於僕右謂其右於戎車者勇力之士或不用命則勇力無所施揚

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是也故誓僕右曰殺（賈氏曰僕大僕也王同車謂王敵）車尤聽命於其馭馭者驅馳不及則車之進退無所用其力晉使張骼輔躒救鄭近楚師其馭不告而馳之幾以不免是馭能危之也故誓馭曰車轘○王氏詳說曰刑不上大夫此云轘五百王氏以爲誓其大夫之屬鄭氏以爲誓大夫以文攷之何大夫之屬之有然鄭氏以爲誓者出軍及將祭祀之時但師與大史小史主禮樂之事謂祭祀時耳曾不謂皆誓之於軍也大師職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是軍之有大師也大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是軍之有大史也小史云大軍旅佐大史是軍之有小史也僕右與馭數者亦以大夫爲之案戎僕中大夫也戎右亦中大夫也大師下大夫也大史亦下大夫也六誓之中惟小史爲中士五以職名一以官名者謂大夫之銜

命出使以官不以職也故以下大夫命之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甘誓可見矣軍國異容非祭祀之誓祭祀之誓大宰掌之大司寇涖之何與條狼氏

易氏曰墨輕於鞭鞭輕於殺所謂殺寘之死而已若轘則不止於殺輕重不同何也車之進退主於馭馭不職則敗國事其罪所以最重僕掌侍衛之事右掌擊刺之事大史掌占驗之事一或不職皆足以誤軍事此其罪所以亦重至於大夫銜命而失其職其罪次之大師聽軍聲而失其職其罪又次之小史官卑而聽不專其失職之罪又次之輕重不同各有攸當使羣吏之聽誓者各以其職而共王命此軍旅之所以無不勝（黄氏曰觀條狼之官如車右馭人大史皆誓之……則馭下可知矣）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王昭禹曰里門謂之閭里有閭所以通往來扞制內外○鄭鍔曰六鄉之法二十五家爲閭一門而入自有閭胥主之又設脩閭氏之官者蓋總其脩治之事使無廢壞也

掌比（音毗）國中宿互欜（音託）者與其國粥（音育）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易氏曰比謂檢視夜士之守宿者○鄭康成曰國中城中也

鄭司農曰宿謂宿衞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欜謂行夜擊欜（賈氏曰宿互欜者宿者於互守欜復擊欜持更也）○鄭鍔曰閭之門以爲往來者之防故命國中之人宿守其互欜或有姦盜之變當用人以追胥而守閭之人不可以往則使國粥之人任其追胥之事鄭康成謂粥養也國所粥養謂羨卒也正卒守閭而不動則羨卒之行亦其宜也（王氏曰……故脩閭氏比之）每

閭各有互柝以防寇盜脩閭氏掌比校其人使先後相代又校羨卒追胥之事（鄭康成曰……）以賞罰待之（劉執中曰……）一閭之政無不舉而人自安於里閭矣○

王昭禹曰脩閭氏校比者止於國中若邦野則弗預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鄭鍔曰每閭各有防限敢有徑越以從便者（……）苟以兵甲趨行與夫躍馬馳騁則人相恐動或因以亂也（……）故皆禁焉鄉之閭亦如此則遂可知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音譏）

賈氏曰有故謂大喪寇戎等恐有姦非則命各守閭閻巷門（……）○劉執中曰各守閭而互之以斷出入而考其不在者○易氏曰守閭雖以防非常惟執節

者不幾又深辨乎往來緩急之所在國中之禁其嚴如此○賈氏曰懼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訶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六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揚子曰適埴索塗冥行而已又曰冥行騎路皆謂闇而無所見也故日入之後謂之晦冥冥氏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欲其不知而陷入其中故有取於晦冥無所見之義

薛平仲曰自脩閭氏而上達於布憲之官凡十有一皆先王所以盡乎人也自冥氏以下至於庭氏之官凡十有二人又先王所以盡乎物夫大而人之爲民害者旣革微而物之爲民害者已消則先王之用刑通乎天地之心矣

掌設弧張

鄭康成曰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賈氏曰弧弓也謂張弓以取猛獸云罿罦之屬者許叔重云罿覆車罦覆車罿罦皆取禽獸之物○劉執中曰弧張謂機弩也

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

鄭鍔曰旣設弧張又爲阱擭蓋獸之猛者非弧張所能取故爲阱擭以攻之言攻則知其用力之難如攻戰之攻也○李嘉會曰止曰攻也不使獲之必獲恐猛虎傷人也旣爲阱擭乃以靈鼓敺之使來○鄭康成曰敺之使驚趣阱擭靈鼓者社祭之鼓也意者猛獸之爲物藏於山藪乎穴神實司之故用鼓社祭之鼓異其神靈有以敺之而至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鄭鍔曰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須也皆備獻焉不可闕一將以供國家器用之資鄭以備爲爪未之前聞○李嘉會曰得之則獻不欲遺留以起人爭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或謂庶與蛀同字乃作庶何耶嘗聞南方之人養

蠱毒之家合衆蠱之有毒者共爲一處使自相啗食已盡其一存者乃爲蠱毒然則蠱者合衆庶之蠱以爲之也然則毒能殺人殺人有漸陰食其肉久然後死如蛀物之蠱然能蛀壞物也故其音則與蛀同或謂人所以不警庶者蠱爲之害也故名官曰庶氏豈其然乎（○鄭康成曰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劉執中曰毒蠱之病人非一種而下士一人者掌其方書治禁之法

掌除毒蠱以攻說禬（音薈）之嘉艸（音草）攻之

鄭鍔曰左氏曰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皆謂其腐壞也蠱能腐壞人之心腹其除之之法謂其有神也則以攻說禬之（○劉執中曰周巫醫以咒禁止之）所以責其神謂其有毒也則以嘉艸攻之（攻之謂燻之）所以勝其毒六祈之有攻說皆以辭責神也此曰攻曰說又曰禬非六祈之所謂禬當如注家讀如

潰癰之潰謂以辭責之使其毒潰散也嘉草藥名可以攻蠱惜夫後世不知爲何物○李嘉會曰毒蠱以嘉草藥物燻去之足矣必曰攻說攻者若韓文公之去鱷魚則可見矣○王昭禹曰用祝則治於未然之前用藥則治於已然之後

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王昭禹曰其徒有四人則令使爲之校以比之皆其徒也○鄭鍔曰蠱非人之所能毆也令者謂使人之能毆者毆之（○劉執中曰凡能毆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者則令呼之）已則校比其事於以知其果能去否也（黄氏曰令之以毆去令之比之使其斬伍相覺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王昭禹曰冥氏攻猛獸之趨走而害人者至於藏伏而害人者未去非仁政之周故掌攻蟄獸者謂之穴氏○黄氏曰冥氏何出穴氏攻蟄皆爲其能害物也與獸人供腊獸不同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鄭康成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王氏曰其攻之也以其所嗜誘之以火燻而出之）○鄭鍔曰魚龍有淵鳥獸有山林窟穴是其所藏之地先王欲其不敢逼人驅而遠之可也乃特設一官攻而取之火其所嗜之物誘之使出毋乃暴乎蓋除害者不待其害已及人然後除也恐其爲一旦之害必先索而除之可也蟄於穴之獸如熊與羆之屬或時出而害人不可使之藏於窟穴以俟人之怠則設穴氏以攻蟄獸未爲過矣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鄭鍔曰若其獸之身可以備珍異之羞如熊掌之類則必

獻以爲膳羞其皮與革可以爲器用之須則亦獻之以爲國家之用然獻必以時則不常攻之矣

翨（音翅）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司農曰翨讀爲翅翼之翅○王昭禹曰鳥所以飛者在翨攻猛鳥者必攻其翨然後可獲故名官謂之翨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居綺反）之

鄭鍔曰鳥有鷙者而已安得有猛先儒謂鷹隼之屬然鷹隼雖猛不過搏擊飛禽之小者彼當立秋始擊或鳩化而爲之或立於高墉之上先視其始擊之時以正時令又畫於旌旗之上以爲軍號何嘗欲其無遺類耶今乃設一官專以攻之爲職又用物爲媒以致之則非鷹隼而已必其性之鷙害而甚猛能爲人之害者矣故曰掌攻猛鳥知其猛與猛獸之猛同其攻之法以其類爲媒以誘之（○劉執中曰各以其

物有隨其性之所宜非一物也故以鳩狀之難致以匹類但可推撲其法多矣

以時獻其羽翮

鄭鍔曰若其羽翮可爲器用者亦以時獻焉不常貢也○今嘉會曰羽翮可以爲兩羽者

總論

王昭禹曰獸人皮毛筋角入於王府以足王之燕私玩好之欲而冥氏穴氏翨氏攻鳥獸之猛而其所獻皆不入於玉府者蓋此特除其害而已獸人則所脩之利衆所除之害悉仁施及人於是爲大以其所施者大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

柞劉百反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賈氏曰經作柞[illegible]除木之名者[illegible]載芟載柞皆是除草柞是除木○陳及之曰柞氏攻木薙氏攻草皆主苑囿之官若畿内之山林自有虞衡等官提其大要而已

掌攻草木及林麓

鄭鍔曰攻如攻城之攻草木林麓根固蟠結不可削除則用力爲尤多故曰攻○賈氏曰柞氏攻木兼言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易氏曰木生於山而曰及林麓者林則積木者麓則山之足也○鄭鍔曰先王於草木設虞衡之官以作之固欲其條暢碩大以備掄材之用於此又設柞氏以攻之者嘗考皇矣之詩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則雖至美之材亦刊而除之以爲居民之地柞氏所攻殆是類歟○王昭禹曰草木所生林麓之地苟可以宅民稼穡者大司徒圖書所十有二土以相民宅矣辨十有二壤以知其種柞氏因司徒之所辨者以攻之而已

夏日至令刊苦干反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鄭鍔曰攻之之法夏至日則刊陽木而令熇燎以火冬至日則剝陰木而令浸漬以水木之生於山南者爲陽不夏日至則陽氣之極又況火之炎陽乎於是時則刊陽木而火之彼將不勝乎陽而死矣生於山北者爲陰木冬日至則陰之極又況水之凝陰乎於是時則剝陰木而水之彼將不勝乎陰而死矣蓋陰陽相濟則沖氣以爲和此物之所以生陰陽偏勝則乖沴而爲疾此物之所以死陽木言刊陰木言剝先儒以爲互言余以爲刊除也與隨山刊木之刊同陽木堅而難除故以刊言之剝剝也與易柔變剛之剝同陰木柔而易去故以剝言之刊剝者除草木而空其地或居民或作室未必欲爲耕種之地○劉執中曰山南之木曰陽木者以其稟陽而生者稟氣之不足也山北之木曰陰木者以其稟陰而生者陽氣之不足也陽不足者木之則多瘠陰不足者火之則多瘠聖人以火養其瘠者可使之乎焉以水養其寧者可使之瘠爲天官所謂百工飭化八材者柳其有餘以補其不足以補相天地而成其化者也欲輸人之職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其柞氏之於職于故漬其木乃林衡者選材以資木工也夏至日陰生也取於其陽木之陰以去其氣之不足者既作而後以火養其所刊可以齊於陽也冬至日陽生也剝於其陰木之陽以去其氣之不足者既作而後以水養其所剝可使齊者陰也

陳及之曰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頒其格令於民間使民知禁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也大要如是而已若曰設虞衡以養蓄設柞氏以刊剝之則其細已甚且不勝其勞矣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鄭康成曰化猶生也○鄭鍔曰若欲用爲耕地而冀其能化生嘉穀則於春秋之時變其冬夏所用之水火夏用火矣春則水之冬用水矣秋則火之前日所用水火一切反易而變更之則水火相濟而其土和美自能化生嘉穀也○王氏曰其變冬夏之陰陽相合之氣化而爲土矣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除木有時○鄭鍔曰木或當刊或當剝或宜水

或宜火與夫春秋冬夏之時各有政令也
薙（他計反）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鄭鍔曰考月令於季夏之月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則除草謂之薙也然非所當生之地而生非其有用之物而有大則害百稼小則穢塗徑安得不殺之乎故名官曰薙專以薙而殺之爲職
掌殺草
王昭禹曰凡物以陽生以陰死唯草之爲物其茇則陰不能死薙草者必有以殺之然後其茇不復生（○易氏曰傳所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而蘊崇之此殺草之法）
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音孕）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鄭鍔曰殺草之法其去必有漸春始生之初則薙其萌萌而去之根尚在也未能不生夏日至則陽極而熱於時則薙而夷之夷傷也蓋因盛陽之炎陽以鈎鎌迫地傷之也然夷則但傷之而已未死也傷而未死者猶或能繩繩與孕同謂含實也於其含實而繩育之時則芟刈而蘊崇之及冬日已至陰極而凍於時則以耜而剗之（○曹氏曰耜屬耒下謂耒頭金剗）覆其根凍死於冬則來春不能萌然則一年之事也或謂草可踩躪而死薙用一年何耶殊不知除惡務本本根難盡去之有漸（○曹氏曰薙氏所掌十分之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復年乃可種）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王昭禹曰欲其化而爲土則以火燒其所芟夷之本末又從而加之以水則其蕰於陰陽相沴之氣而草化爲土矣月令所謂燒薙行水也
黃氏曰鳥獸昆蟲草木之害人者皆務去之此與制刑之意一也先王無一物而不愛斧斤以時入山林愛心之所加也草自始生而萌之又夷之繩而芟之又耜之既又以水火變之蓋消化之也鄭言土化美非也設官之意與稻人不同
掌氏殺草之政令
鄭鍔曰殺草政令謂春夏秋冬萌夷芟耜自有先後之序薙氏則掌之觀談苑記江南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則殺之之法不必一年矣
硩（丑列反）蔟（倉木反）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王昭禹曰人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凡凶者皆在所去故設官掌覆天鳥之巢而謂之硩蔟氏硩言擿也蔟言巢也擿其巢而去之則天鳥不復至矣（賈○擿曰硩與擿同蔟若鳥之爲巢蔟眾木以爲之）
掌覆天鳥之巢
鄭康成曰覆猶毀也○鄭鍔曰王政仁及飛鳥不毀卵不覆巢今乃設官以硩去之何耶此乃覆天鳥之巢先儒謂惡鳴之鳥若鴞鵩之類且鳥之惡鳴者固人之所惡何必専設一官以去之觀韓退之之詩言有鳥夜飛名曰訓狐然則設官而去之者殆此類歟唐子西云吾少時讀硩蔟氏庭氏未嘗不竊笑以爲不急之務後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因以無辜名之狀如五藉是以知天鳥之害有如此者非獨如康成所謂鴞鵩之類力去使國中潔清而已驅出四海之外而不得以爲害周公之所建置不可謂不切於事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音玄）其巢上則去之

鄭康成曰方版也○鄭鍔曰硩蔟雖掌覆巢有不待覆巢而去之之法以方板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彼見其號將自去焉鄭康成以爲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余嘗考之鵲忌庚燕避戊己鷹逢申日則過街鵲作巢則避太歲類從亦曰燕識戊己不啣泥狐潛上伏不越渡阡陌又曰狐狼知虛實虎豹知衝破然則鳥知避此五者亦或有之蓋夭鳥者物之妖也五者之號天地之正也正之去妖理之必然也寅月爲陬卯月爲如辰月爲病巳月爲會午月爲皐未月爲且申月爲相酉月爲壯戌月爲元亥月爲陽子月爲辜丑月爲涂此十二月之號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十二歲之

號也自甲至癸十日之號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之號也自角亢至翼軫二十八星之號也○王氏曰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號焉可以勝天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翦斷滅之言主除蟲蠹者詩云實始翦商○鄭鍔曰除蠹之法與庶氏除蠱事同而義異蠱則合庶毒以爲之官曰庶氏本其致毒之由以詔後世也蠹比蠱爲害甚輕名官曰翦教人以翦而去之之法也

掌除蠹物

鄭康成曰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鄭鍔曰書內有白魚及白蟫食書之類然考之傳有曰木將蠹蟲生之則蠹爲木之害也

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

鄭康成曰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鄭鍔曰莽草蟲之所畏也謂其有神則以攻禜而攻之謂其有形則以莽草而熏之

劉執中曰翦者飛蝗之翦斷禾穗者也蠹者螟蟊之蠹禾根者也蠱者蠹蟲之食苗心者也凡庶蠱者蟊蝻螟賊之害稼者皆是也故以攻禜之法祭而攻除之又焚莽草熏燒之除苗害也

凡庶蠱之事

鄭鍔曰又言凡庶蠱之事者庶氏自掌除毒蠱然蠱爲難除除之不得或亦用翦氏之法○賈氏曰翦氏下除蠹物其蠱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蠱者即翦氏兼左右掌之

赤犮音拔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鍔曰蟲豸藏埋於牆屋之隈除去爲難當用物以捇拔而去之故名曰赤犮

掌除牆屋

劉執中曰牆屋隙罅之間有蟲有豸皆螫人而毒入四支

至於迷悶痛絕不可救者蠼螋蝎蠆蜘蛛蜈蚣之類皆是也○鄭鍔曰文王仁及昆蟲伏藏埋蟄於牆屋之下乃設官捜求以除之何耶此殆爲王居也至尊所處固當致嚴牆屋之下人跡罕至苟有能致害之物藏焉不可不去也

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所買反毒之

鄭康成曰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王昭禹曰以蜃炭攻之則以火之毒氣使出也洒灑也淳之以洒之則死○劉執中曰古者以蜃炭攻之又以灰汁沃之今之爲方非獨此也而用蜃炭塗壁牆壁亦赤犮之遺法歟

凡隙屋除其貍蟲莫拜反

鄭鍔曰隙屋則離宮別館希御幸之地無所不除之矣○賈氏曰埋藏之蟲在屋孔穴之中故以隙屋言之○鄭康成曰貍蟲䗪肌蛷之屬○王氏曰貍蟲亦有害人者故除之

蟈(音馘)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司農曰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云螻蟈鳴

掌去鼃(音蛙)黽(莫幸反)

鄭康成曰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〇鄭鍔曰天下之蛙蟈爲不少矣疑此所去者亦爲王宮耳蟈之字從虫從國非特野有之雖國中亦有之故晉惠帝聞其鳴詢左右以爲公爲私則宮禁之中未嘗無也鼃黽二者尤能怒鳴王庭肅(音肅)雝所不容況有齋戒之時凡物之可以昏瞶王之志意者皆去之豈容此物聒聒乎其側耶

焚牡蘜(音菊)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鄭鍔曰牡蘜謂菊之不華者能治鼃黽蓋物有相制者不可以理詰也焚牡蘜爲灰以洒之順風勢被之以煙爲灰

所毒者則死不爲灰所毒者得煙亦無聲焉〇杜氏可[illegible]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壺(音胡)涿(音卓)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壺謂瓦鼓涿擊之也〇王昭禹曰擊瓦鼓以敺水蟲故名官謂之壺涿氏

掌除水蟲

鄭康成曰水蟲狐蜮之屬〇鄭鍔曰水蟲之能爲人害者如春秋書有蜮之類謂於水中含沙射人影爲災故也

以炮(步交反)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

鄭康成曰炮土之鼓瓦鼓也〇鄭鍔曰壺涿氏敺之以炮土之鼓爲瓦鼓以火炮之其狀如壺可以涿擊水蟲以濁其水舊書以涿爲濁(〇王昭禹曰以土能勝水石制水也)敺之不去又以焚石使執投於水中如以熱湯以火制水也(以鄭康成曰焚石投之使驚〇王昭禹曰攻之以火氣使蟲[illegible])

坐陽[illegible]之氣而死

劉執中曰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矣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音枯)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鄭康成曰神謂水神龍罔象〇鄭鍔曰若爲害之蟲敺之不去意有神者主之欲殺其神使之死欲塞其淵使其蟲無所[illegible]必有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橭木名所謂山榆也〇賈氏曰象齒象之牙也取山榆之牡者十字交午貫穿象牙[illegible]以沈乎水中則可以殺水蟲之神且使水淵而淵塞化爲丘陵物有能相制相治者固不可以理詰也[illegible]古之聖人達萬物之理得其好用以爲除害之術除壹物則用莽草除貍蟲則用蜃炭除蠹黽則用牡蘜除水蟲則用牡橭

天地間物皆爲天地間用然非明哲有所不知〇王昭禹曰凡[illegible]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鍔曰鄭以庭氏主射夭鳥令國中潔清如庭疑其不然古有大庭氏其所行之事久遠無傳竊疑用致日月之弓矢以射夭鳥自大庭氏始也致賜老者以杖之官名曰伊耆氏則取古天子之號以爲名不爲無證

總論

易氏曰上經四官言四物之害則有形可求也故以力勝之此六官言六物之害則無形可求也故以智勝之夫六物至微各設一官以去其害類不憚煩者蓋萬乘所至或在苑囿或齋宿於郊廟之內或臨御於朝廷之上一物不

去則誶衛至尊爲有闕所以專設六職以除妖怪微伏之
物今觀翦氏以莽草熏器用之蠹赤犮氏以蜃炭而灑牆
屋之毒蝎氏以牡蘜之灰與其煙以去鼃黽之聒固可信
也若夫壺涿氏以炮土焚石而除水蟲又以牡橭午貫象
齒以殺其神硩蔟氏書歲月日辰之號以𪘲夭鳥之巢庭
氏又以大陰救日月之弓與救日月之枉矢以射其神聖
人精察乎萬物之理必能通乎變化之道後世巫家猶有
禳厭之術醫家猶有攻治之法獨可以是而疑周官乎○
王氏曰詳觀周禮所載道路溝澮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
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地官秋官之職分矣凡所興利以
地官主之凡所除害以秋官主之

掌射（食亦反）國中之夭鳥

王昭禹曰夭鳥謂呼鳴而爲怪者先王因人情之所惡故
在國中者皆庭氏射之○賈氏曰城郭人聚之處不宜有夭鳥故射之○鄭鍔曰言國中
之夭鳥則是夭鳥也舊所無有偶自遠而至此也如鸜鵒
來巢魯舊無今有之故春秋書其異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鄭康成曰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
劉執中曰鳥獸爲夭者夜中聞其聲而不見其形被其害
而不見其迹者也救日之弓者乘日食時所造陽乘於陰
之器也太陰之弓月食時所造陰勝陽所成也以陰陽至
盛之氣攻暗昧不明之夭罔不克矣○鄭鍔曰夜射之弓矢曾用以救日月或足以制太陰而勝之或足以制太陽而勝之則其神異所憑豈不足以威不正之妖物哉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鄭康成曰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太廟譆譆出出
者

鄭鍔曰此言太陰枉矢則非救日月之弓矢也太陰之弓
謂其弓純屬乎陰司弓矢言枉矢利火射說者謂象天枉
矢之星則枉矢者純屬乎陽可知若夫太陰之弓而先儒
謂恒矢用此太陰之弓與枉矢豈其陰陽之正足以威服
百神歟○王昭禹曰以此射之亦以日月之精氣勝其夭也昔歐陽脩作鬼車詩中謂昔者
周公夜呼庭氏率屬彎弧逐出九州之外射之三發不中
天遣天狗投空囓之落其一頭淸血常流以晝藏夜伏陰
黑則飛見火光則驚墮血點汚人家其家必破由此言之
不設官以射之爲害豈小哉○王氏曰鳥獸言夜射則神以晝射

總論

陳及之曰古之王者鍾鼓管絃以養其內威儀文物以養
其外其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出則有虎賁氏夾道而趨居
則有士庶子之掌守其居止行幸未嘗一日忘武備自書

生論之以爲無他事矣先王猶謂猛獸之隱伏毒蠱之竊
發貍蟲之潛隱水蟲之巧伺皆足以害人身夭鳥之聲鼃
黽之音亦足以亂人心一物不去於治身養心爲有缺則
是九官者非得已而不已也豕突乘輿熊當御坐雖當時
簡忽所致亦王制有不足耳所謂方書十日十二辰十有
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以去夭鳥攻禜以攻蠹
汾蜃炭以攻貍蟲牡蘜以去鼃黽炮土之鼓以去水蟲救
月之矢以射夭鳥皆明於庶物精義入神所能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横銜之爲之繣
結於項

掌司囂

鄭康成曰察囂讙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鄭康成曰令令主祭祀者○王昭禹曰祭祀貴靜而肅大祭祀尤致嚴焉故令禁囂孔子於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亦所以戒囂也楚茨言君婦莫莫以言承祭祀者靜而不譁

軍旅田役令銜枚

鄭康成曰爲其言語以相誤○王昭禹曰軍旅田役大衆所聚惡譁而尊靜故令銜枚大祭祀止於令禁無囂者承祭祀者不若軍旅田役之衆

禁嘂(音叫)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劉執中曰聲微而衆曰嘂聲大而急曰嘂聲高而緩曰呼聲怨而嗟曰歎聲悲而傷曰嗚聲過於樂曰歌聲過於哀曰哭○王昭禹曰人之樂不能不歌人之哀不能無哭聖人曷嘗抑之使無歌哭哉於所居可也行而歌哭於國中之道爲其感動人心故禁之(○鄭鍔曰亦禁其爲妖妄之聲以惑衆耳)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鍔曰先王篤養老之禮爲其氣體已衰年德彌尊設爲賜杖之制以優之自七十者杖於國至八十者杖於朝取伊耆息老之義以名官且取耆艾之義○陸氏曰禮記曰伊耆氏始爲蜡爲伊耆氏掌共王之齒杖以耆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有功於耆老者也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爲其制鼓籥又始爲蜡於是以爲古王者號然隷首造數容成造曆蒼頡造書之類豈爲古王者哉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不宜列於銜枚氏之後而以下士之官名之○黃氏曰刑官終於伊耆氏杖所以扶老者安之也道德之威中外肅穆而人各得長老慈幼所謂堯舜行德而民仁壽也

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鄭康成曰咸讀爲函○王昭禹曰咸盛杖之器○鄭鍔曰杖之有咸猶節之有英蕩爾老臣雖杖於朝至於祭祀之時以敬爲主雖老而不敢杖伊耆氏共其函以盛之旣事乃授之所以尊神也

軍旅授有爵者杖

黃氏曰有爵者皆有統率在軍見王見帥宜當執杖今三衛兵官常朝亦執杖也(○鄭鍔曰軍中以斧鉞爲威將帥所執固若有爵者在其中然非杖紙之將又匪將校之列宜有以表異之故授以杖見其爵位之尊○劉執中曰尊其爵以御衆不必老焉古之杖皆授於君而有等制不可以私作矣)

共王之齒杖

鄭鍔曰國老年齒已高在禮宜杖是之謂齒杖以齒論之雖可以杖必出於王之所賜然後杖伊耆氏之職則共之於王而王用以賜也周家之杖有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在鄉在家在國在朝之異此所共者其在朝在國者乎漢之哀帝賜孔光以靈壽杖其有周舊典歟

王昭禹曰軍旅授有爵者杖貴貴也共王之齒杖老老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

唐氏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司儀行人之官必屬司寇此古者禮刑相表裏之意○陳及之曰大小行人司儀掌客皆屬春官而乃屬秋官者以六服諸侯之朝貢王之所以撫存親省覲守亦邦禁所係也

薛平仲曰五禮固不止於賓客而達於天下之相親者惟賓禮爲至是以掌禮之官必命曰行人因其事宜以致其小大之稱故賓行人以中大夫二人掌禮之綱小行人以下大夫四人掌禮之籍威儀煩縟屬之司儀小事纖悉達之行夫衛其行李以送逆之責之環人及夫五服之外若蕃國之入見雖不能盡同於中國之禮先王待之又特建夫象胥之官無所往而不接於禮天下亦何事於刑禁之防哉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鄭鍔曰奉一人之命供行李之役以往來于諸侯之邦者行人也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則以別乎其小者也六服羣辟謂之大賓則外近乎蕃夷者其君謂之小賓矣諸侯之孤卿謂之大客其大夫士來謂之小客矣大宗伯曰以賓禮親邦國蓋等降浸邈人情隔疎待以賓客且有禮儀使歡欣交通乃所以親之也於賓曰禮於客曰儀禮本也儀末也語其體則曰禮見於揖遜周旋則曰儀行禮未嘗不見於威儀威儀未嘗不本於禮大賓爲尊故以禮言大客爲卑故以儀言耳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則諸侯之尊何嘗不貴於有儀乎小行人言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且言君之禮也臣之禮也諸侯之臣何嘗不貴於有禮乎其所以異言者別尊卑耳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毗志反）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賈氏曰此有考績之事故以王見諸侯爲文大宗伯無事相見故以諸侯見王爲文○鄭鍔曰王者之於諸侯當其朝覲宗遇之時凡天下之事無不與之圖非止春朝則圖之邦國之功無不比非止秋覲則比之天下之謨無不使之陳何止於夏宗諸侯之慮無不使之協何止於冬遇此蓋因四時之朝分四等之名因時以明義而已蓋一歲之計在於春春者始事之時也故春言圖事謂春爲造事之始耳秋者物成之時人之立事自春而圖之積功至秋亦可以成矣故秋言比功謂秋爲萬物之成耳夏者文明之時謨欲其明顯然著於耳目故取文明之時以陳之冬者收藏之時慮欲其隱故取收藏之時以協之謨欲衆共知故言陳慮恐人人異志故言協王者因諸侯之來而屈禮以接之欲與之經營圖回者如此三時不言諸侯則省文於事與謨言天下則非一國之事一國之謀可知至於比功特言邦國協慮特言諸侯若校其功之高下非合衆國比之何以見其優劣若夫謀慮則恐諸侯之心不與天子協言諸侯者對天子之言也○易氏曰所謂春朝而圖事者若王制言諸侯之朝而考禮正刑是也然事作于先者功必成于後又必秋覲而比之所以考其禮刑之成一者見於春秋之時故因春朝秋覲之禮而行之所謂夏宗而陳謀者辭與言善居之謂而曰數奏以言是也然謀之見于外者必定於內又於冬遇而協之所以核其數奏之實二者見于冬夏之時故因夏宗冬遇之禮而行之○王昭禹曰先事後功功以成事故也先謨後慮終則有始故也獨春朝不言以者春爲朝禮之正非適爲圖事也

愚案朝於春而圖事以謹其事之肇端覲於秋以比功以述其功之告成二禮特重故序朝覲於夏宗之先宗

則名其禮之知所尊遇則名其禮之適相合非其所忘故夏宗有謨則陳無則已也冬遇慮事則協否則已也故二禮不為重王者將以順適諸侯之情不得不立為四時之禮

黃氏曰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於德達志慮則道之使知度量法則則諭之使同好惡巳一於心用舍巳一於事及其入王又會而圖之以四海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蓋如此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鄭鍔曰四時之朝常朝也時會者其會有時非一定之時蓋諸侯有不奉王命而王將有征討之事於是時則會諸侯於國門之外殷同者其同甚衆非一國之至蓋天子於十二歲或未行巡守之事於是時則六服羣辟同見於天子之朝○黃氏曰殷正也使天下同歸於王政謂之巡守殷國 此二者非常朝也乃發四方之禁乃施天下之政各視其事之宜士師有五禁之法用以左右刑罰耳非所以為四方之禁大司馬九伐之法以正邦國是謂四方之禁必以時會之時發之者蓋諸侯有馮弱犯寡賊賢害民等事不遵法禁王將有征討焉則會諸侯而發以示之使承命往伐茲其事之不常固有時而發矣地官有均齊天下之政然用於治內地爾非所以為天下之政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是謂天下之政必於殷同之時施之者蓋諸侯有當各朝之年雖示之以政職未必信其為均不均也於九畿並朝之年則合而為一施布以命之使同見其所貢之等茲其政之無私故於同而施之也○黃氏曰禁暴亂之四方禮俗人情有不同不可得而一也政繫之天下四方內外不容其或異也政卽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

易氏曰此六者即大宗伯所謂賓禮也大宗伯詳其賓禮之名大行人又以詳其命諸侯之實然宗遇會同亦或總以朝覲名者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夏宗依春此圖事陳謨皆所以責其始冬遇依秋此比功協慮皆所以致其終故曲禮言朝覲而經亦多以朝覲為主至於會同之發禁施政又因朝覲之時而行其禮故經亦謂之大朝覲此朝覲宗遇之名雖異先王行禮之意一也

王氏詳說曰大宗伯大司馬法與大行人載此各相為異同宗伯言朝覲之禮行人言朝覲之事至於司馬法謂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謨覲遇會同亦如其說言朝而必言禮言事而必言同事蓋同者有同與不同之義焉此所以為司馬法○愚按餘說見大宗伯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呼報反殷覜他弔反以除邦國之慝

鄭鍔曰諸侯之事天子則有時聘殷覜之文大宗伯所謂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是也天子之於諸侯亦有以報其禮故此行時聘殷覜之禮以荅之但天子遣行人以往則曰結好除慝此所以不同也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矣王又以時遣人聘之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redacted]是也聘則有財以為禮所以結好於諸侯先儒謂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遣之所以結其恩好考其文意似非是也諸侯於一服朝之歲皆使卿以聘禮來覜是也覜省視也王者省視其所為慮其有相惡之慝慝者怨惡之匿乎心也積怨不除至於相吞滅者有之為之講解使銷除焉合方氏所謂除其怨惡殆此類也先儒謂諸侯使卿來覜天子命以政禁除其惡行亦非也

黃氏曰鄭見宗伯序聘覜於朝覲宗遇會同之下故皆以
爲王見諸侯之臣然大行人閒問歸脤賀慶致禬與殷覜
聯文不知何以分之又鄭注典瑞瑑圭則曰王使之瑞
節至此乃以爲王見諸侯之臣蓋自叛其說矣大抵存覜
省聘問小行人所謂臣禮者存覜省王撫諸侯王臣行之
聘問諸侯邦交諸侯之君行之諸侯固有當朝而偶有故
不能朝者於經則有世子攝君之文未見諸侯使卿大夫
聘王之名或者有故未有世子則如之何曰寧賜毋朝不
使臣代其君禮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
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

鄭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鄭鍔曰諸侯之
於天子有時聘之問天子間一歲亦一問之是謂閒問蓋

諸侯之衆未必皆能通曉吾志之所在者閒歲問之告之
以言語書名使其心曉然知王朝之意下文所謂七歲諭
言語九歲諭書名是也諸侯之於天子有致福之禮天子
之祭亦歸之以胙是謂歸胙蓋諸侯以福致之王王祭畢
亦取胙肉以歸之乃所以交其福凡此時聘殷覜閒問歸
脤固有一定之期若夫賀慶致禬遇時則舉初無常數之
拘以物賀者曰賀與禮記賀娶妻之賀同以言慶者曰慶
慶與左傳諸侯皆慶寡人之慶同所以贊其可喜也○鄭康成曰賻
賻也○王昭禹曰所以與之同其樂若夫禬禮諸侯之國爲災害所困則會財以
與之以補其闕與孟子所謂補不足之補同○鄭康成曰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
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王昭禹曰所以與之同其患然大宗伯有禬禮以哀圍敗之
言故學者專指圍敗爲說余以爲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皆
當賑恤之不特國爲人所圍敗然後會財以補之也大宗

伯分而言之大行人合而言之

黃氏曰閒問王自以日月闊踈恐情意隔絕則閒遣使而
諭之漢中山靖王來朝天子置酒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具
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宗伯無閒問朝覲宗遇會
同歸脤賀慶致禬皆已見大行人又見宗伯典籍之所存
也大行人上下所由以交際也故宗伯總其綱目大行人
明其事義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矣大行人列於刑官之
屬漢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藏於理官固爲略知此意而
本末不相副卑欲倚法而行卒之法家不傳而臣民莫有
言者

總論

王氏詳說曰宗伯賓禮皆言諸侯於天子之事不言天子
於諸侯之事至於饗燕之親四方脤膰之親兄弟慶賀之

親異姓反見於嘉禮蓋賓禮爲諸侯而設嘉禮爲萬民而
設以諸侯歸脤慶賀之事與萬民同其禮所以正君臣之
分使諸侯不得與天子分庭抗禮也此周公制禮之深意
然宗伯以歸脤慶賀分同姓異姓而大行人槩以爲諸侯
蓋宗伯言其定制行人言其通用也不然齊爲異姓宰孔
何有加勞一級之語宋爲二王後皇武子何以有天子有
事膰焉之語乎況歸脤以交諸侯天子歸脤於諸侯諸侯
亦歸脤於天子都宗人謂致福於國者此也然則凡言諸
侯者不以同姓異姓爲義例也若夫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皆凶禮之五者是也凶禮之別曰喪禮荒禮弔禮禬禮恤
禮皆以哀爲文是同其事也可知鄭氏以致禬爲凶禮之
弔禮禬禮賈氏以致禬爲凶禮之弔禮鄭氏之意但謂弔
禮哀禍烖禬禮哀圍敗而此曰致禬補諸侯之烖也賈氏

之意謂襘禮用之於圍敗非用之於禍裁遂以此惟言弔禮餘四者非行人之事也從鄭氏之說則一句不容有二名從賈氏之說則二字不容合而爲一句二說皆失之嗟乎春秋之時天子待諸侯之禮雖存諸侯待天子之禮已廢書諸侯之朝于魯者三十有四而魯之朝于天子也不過僖二十八年兩書公朝于王所而已初非來朝也書天王之來聘於魯者有八來錫於魯者有三(莊元文元成八)來求於魯者有二(桓十九文九)來歸脤於魯者有一(定十四年)初不聞魯之來聘來錫來求來歸脤於天王也魯之懿親能秉周禮者且如此他可知也

王昭禹曰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於王也時聘殷見閒問歸脤賀慶致襘六者王致愛於諸侯也諸侯以禮致其勤王以仁致其愛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鄭康成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

鄭鍔曰有命本由有爵諸侯之命爲尊不止於爵而已故以命言有爵未嘗無命諸臣之命爲微命不足道也故以爵言典命言諸臣五等之命則諸臣未嘗不以命爲別書言列爵惟五則諸侯未嘗不以爵爲主此各因其盛者言之命言辨爵言等命之尊者以五以七以九爲節數至於繁則[illegible]亂以辨爲言欲其數之有別也若夫爵則不然同爲士也而有小大次國之士同爲大夫也而有小大次國之大夫同爲孤卿也而有小大次國之孤卿此所以爲難齊是故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上大夫小國

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各因其國之小大以齊之不然小大無等待之之禮無時而可同矣

易氏曰爵命不同如此而曰同邦國之禮者非謂舉其倍蓰不同者而同之也命同於上公皆以九爲節命同於侯伯皆以七爲節命同於子男皆以五爲節以至爵同於孤則皆以四爲節爵同於卿大夫而有大國次國小國之異命則亦各眡其命之數而爲節以此待賓客則大行人之所掌有定籍而其爵命之上下隆殺各當於禮而舉不敢踰其分其爲同也至矣(鄭鍔曰王朝之禮如此亦欲邦國知其如此苟王朝用之邦國不同何以待賓客之禮歸于一哉有辨其命等其爵斯可得而同矣九儀以辨其君之命等其臣之爵命同者其禮以爵而同如是則內外共知禮之無二矣)

上公之禮

王氏曰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謂之上公○鄭鍔曰周封魯以上公之地是同姓之爲上公也建微子以爲上公是異姓之爲上公也公視侯伯固已尊矣而曰上公尊而又尊之辭

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

賈氏曰執桓圭九寸者以桓楹爲飾繅藉九寸者所以藉玉○(鄭康成曰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鄭鍔曰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法之陽之極數過於九而必亢以九而止故上公法之圭之寸服之章常之斿樊纓之就車之乘介之人皆以九爲節所以法陽數之極以明人臣之位極於此矣

冕服九章建常九斿

鄭康成曰冕服着冕所服之衣九章者自山龍以下○鄭鍔曰上公所建交龍之旂爾至於日月之常王所建也今曰建常者蓋別而言之指畫日月者爲常總而言之凡爵

命之尊所得而建之旗皆可謂之常謂其常得而用之也○王氏曰謂之建常以象其道也非有取於日月爲常之義此所以稱王之所建者爲大常言大者以明於旗之中爲最大○鄭康成曰斿其屬幓垂者○賈氏曰爾雅云纁帛縿練旒九正幅爲縿之幅也其下屬於旒故云屬幓垂者也鄭鍔曰凡此皆諸侯命數所當用

樊纓九就貳車九乘樊音盤乘繩證反

鄭康成曰樊纓馬飾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貳副也○鄭鍔曰貳副也副之車

介九人禮九牢

鄭康成曰介輔己行禮者○王昭禹曰以相禮曰介以介者輔所以傳辭○賈氏曰介九人者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北陳之○鄭鍔曰禮九牢以下則朝享之時王朝所以待之之禮也禮則掌客所言饔餼之大禮也三牲備爲一牢王朝禮賓之禮莫盛於此然其禮常致於既朝享之後○賈氏曰饔餼大禮卿享擯乃陳於館今乃敍於介九人之下爲非其敍蓋述禮者因其數之用九故併列之耳○愚按賓擯詳見使擯者五人

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

鄭鍔曰凡諸侯之來朝春夏則受其贄於朝乃受其享於廟所以象陽氣之布散秋冬則受贄受享一於廟中而已所以象陰氣之收斂春夏之分也以明賓主秋冬之合也以正君臣此言朝位賓主之閒步數者指春夏之言也蓋春夏於朝受贄王不迎賓已受贄訖乃受享於廟王於是有迎賓之法其朝見之位分爲賓主相去九十步者王與上公相遠之數○鄭康成曰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易氏曰於是王行四十五步以近賓賓行四十五步以朝王○陳君舉曰賓主立禮公九十步主人使合前四十五步各相揖以下使降殺此恐四時佳記以朝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與王以下此漢儀之間今不取之

立當車軹

鄭鍔曰惟其爲賓主故諸侯得用上服乘所得乘之車而至及門下車當車軹而立軹車轂之末○賈氏曰車轅北面向在西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東西相望當轂末車有二軹一是轂末一在軓前此謂轂末之軹○鄭康成曰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賈氏曰王立當軫差約少向後爲尊故也

擯者五人

賈氏曰擯五人者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嗇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也○鄭鍔曰前言介此言擯者賓自用人以輔己行禮則名曰介王朝用以相禮賓而進之者則名曰擯大宗伯王命諸侯則擯孔子謂君召使擯是也

廟中將幣三享

鄭康成曰廟受命祖之廟○鄭鍔曰既擯而入廟王受其享享必用幣上公將送幣以享王其享也必至於三則禮成於三矣

鄭司農曰三享三獻也○鄭康成曰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以禮不以幣有幣也

薛氏曰多儀不及物爲不成享此所以貴乎將幣恭敬者幣之未將君子不可以貨取此所以貴乎廟中也廟中者昭穆之所序祖考之所安諸侯於此以其物陳其幣蓋以王者之所以事祖考者事其君也其將幣不敢以受王也治官之尊者受之大宰贊王幣小宰凡受幣之事是也又以禮官之尊者受之小宗伯受其將幣之齋是也清廟曰駿奔走在廟則朝諸侯而受享也○鄭鍔曰公侯伯子男

所以將幣享主者同以三而成禮故皆曰將幣三享爲下之道不可以有二也

王禮再祼而酢

賈氏曰王禮者自是已下○鄭司農曰祼讀爲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鄭鍔曰賓主之道報施爲先賓既致禮於主主當致禮於賓故受享已訖王乃禮賓其禮也再祼而酢祭祀之有祼酌鬱祼以求神也王之事賓如事神尊之之至故王既祼之后又祼之是爲再祼再祼之後賓乃酢王所以報王尊已之誠然康成說王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以爲非王與后親爲之也嘗考小宰之職曰凡賓客贊祼謂贊王也若宗伯攝酌豈可以天官小宰贊之乎內宰之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謂贊后也若宗伯攝酌何用內宰以贊之乎康成之說蓋因大宗伯言大賓客則攝而載果遂失之耳大宗伯於王后不與之下而有是說此則王與上公分爲賓主親自迎之其禮如是其恭何獨於祼爲待賓之至乃使人攝行其禮乎康成誤矣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賈氏曰饗禮九獻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享○鄭鍔曰饗禮者設盛禮以飲賓也有房烝以成其禮有體薦以示其儉有備物以象其德設几而不倚立飲也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所以定禮儀其禮則九獻蓋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之後更入獻而禮畢猶宗廟之九獻見其禮之至也

鄭司農曰舉舉樂也○鄭康成曰九舉舉牲體九飯也○鄭鍔曰食禮者大牢以食賓設酒不飲以食爲主也以樂侑食賓九舉牲體而九飯樂亦九奏也掌客云三饗三食三燕此言饗食而不及燕蓋饗食在廟燕在寢此方言朝享之禮賓主之儀在廟中之事故不及寢中之事蓋饗以酒爲禮食以食爲禮而燕則脫屨升堂坐飲至醉以示慈惠而已非朝享之正也

出入五積

鄭康成曰出入謂從來訖去也○鄭鍔曰出入從來有禾米芻薪以供其僕從車馬之費亦用牢禮以致之謂之積五十里有市市有積積言委積之多也賓自外而入謂始至也自內而出謂將歸也或來或去其積皆五以爲僕從車馬之費不可一日闕焉以五爲節天地之中數也○鄭康成曰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禹按賈氏已見掌客文

三問三勞

鄭鍔曰問者問其不恙勞者勞其勤苦以三爲節禮成於三也觀諸公之臣爲國客之禮出及中門之外有問君之禮曰君不恙乎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則上公之來其問之也可知然諸臣所問問於既見之後此三問在三勞之上則不俟面見然後問也蓋間闊之久聞其來則使卿大夫致其問之禮既問矣及境則一勞至遠郊則一勞至近郊則又一勞勞者勞其跋履山川行道之勞也○鄭康成曰問勞皆有禮以幣致之○賈氏曰三問者按司儀諸公相爲賓云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主云問聞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若然天子於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則亦有禮以致也所行三勞亦當與三勞同與之二勞者按小行人逆勞於畿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之亦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皆言饗禮非朝禮也皆主在廟非主在朝也且朝禮皮弁此云冕服按覲禮云侯氏裨冕在廟

覲天子是知非在朝也明矣朝禮乘墨車此云樊纓按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是知非在朝也明矣朝禮無下堂見諸侯之禮雖覲於廟亦無下堂見諸侯之理此云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按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是知非在朝也明矣且諸侯朝王始勞于畿使小行人往小行人之明文也三勞于近郊使王人往覲禮之明文也但勞于遠郊而禮無明文其亦使王人歟至於國天子館之前朝皆受命於朝前朝者即庫門外之外朝也以其右九棘爲五等諸侯之位耳惟朝禮則受贄於朝覲禮則受贄受享一皆於廟享之日次於朝覲之日也二鄭說此相爲異同然後鄭之說皆約儀禮而爲之說也按聘禮在大門外去門有立位陳介之所後鄭以朝位爲在大門外是約儀禮之聘禮而爲說也按聘禮受朝聘於先君之祧後鄭以廟中將幣爲受命祖之廟是亦約儀禮之聘禮而爲說也按覲禮行享皆有庭實後鄭以三享爲束帛加璧庭實是約儀禮之覲禮而爲說也按覲禮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是問勞皆有幣矣後鄭以問勞皆有禮以幣致之是約儀禮之覲禮而爲說也然三享在祖廟饗食在禰廟燕在寢此言廟中是不及燕也雖不及燕左傳云饗終乃燕燕可知矣飧五牢則饔餼九牢飧四牢則饔餼七牢飧三牢則饔餼五牢此言禮九牢七牢五牢是不及飧也雖不及飧掌客云積視飧牽曰問曰積飧可知矣○易氏曰皮弁曰眡朝而已至將曰祼冕以朝[illegible]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乃冕服之制如此則知命于五等以至緇[illegible]冕服之三等升朝禮也偏駕不入王門王門之外而已疑[illegible]一詩曰君子至止鸞旂將將是君子諸侯將將覲禮乃摟觀之制知此則知建常矣[illegible]以至乘車之數凡三等皆朝禮也經言[illegible]曰朝覲宗遇享命皆乘金路其生儀多以其旗有車送逆之節注謂迎勞送逆之[illegible]近之類知此則知朝位賓主之間步立之位皆朝禮也上公之禮其位相去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後鄭雖不得其說止曰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皆賓主以爲在朝乃有此也孝之法經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賓之法矣朝禮即

說然後於但歷而受享之禮於將幣三享以至王禮一祼謂侯伯之酢又至於享禮食禮皆廟中之禮此廟與朝禮其別如此豈可强爲之說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

鄭康成曰七章者自華蟲以下○鄭鍔曰信圭繅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及牢禮賓主之步享食之禮在侯所當用者以七爲節在王所以待之者亦以七爲節其視上公降殺以兩而然也

立當前疾

鄭鍔曰其立則當前疾蓋又進而在軹之前也司農謂前疾爲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蓋輈人之輈深四尺七寸其軾前之曲中者名曰前疾進而立前疾則比之車軹爲稍近矣

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

鄭康成曰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

鄭鍔曰擯者四人出入四積再問再勞皆視上公而減殺也

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鄭鍔曰禮如諸侯所異執躬圭而已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

鄭康成曰五章者自宗彝以下○鄭鍔曰穀璧繅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及牢禮賓主之步享食之禮在子所當用者皆以五爲節在王所以待之者亦以五爲節其視侯伯降殺以兩而然也

立當車衡

王昭禹曰車衡謂在輈下軶兩服之領前是也○鄭鍔曰公侯伯子男以臣事主其禮一耳今其待主之迎或立乎軹有止意或立乎前疾有速意或立乎車衡有平意卑者前而尊者後小者近而大者遠何耶蓋尊者大者其體隆故其文縟所以遲而後則其趨而進也舒而緩卑者小者其體卑故其文殺所以進而前則其趨而進也蹙以速

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

鄭康成曰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賓禮是與

總論

鄭鍔曰王於上公再祼而酢則王與后皆祼之於侯伯子男則皆一祼蓋后不祼待之之禮不敢同於上公矣均於一祼幾乎無等故侯伯受一祼則不酢酢雖一也猶有賓主之禮不酢則非賓也此所以別小國之君不敢純以賓道自居但王禮之以爲賓而已王所以賓之者有大小國之異

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鄭鍔曰諸男之禮皆與諸子同所以異者執蒲璧而已○劉執中曰其地等者其禮必同其命殊者其數亦異分六服所以齊其遠邇當朝者不敢不至矣封五等所以齊其大小當朝者不敢不行矣至於圭玉繅藉冕服旂常纓就車乘介牢朝位步立前後幣享等差祼酢獻舉積數問勞莫不爲之降殺一其禮儀者所以辨上下定諸侯之志能使人之安於其位樂於其職不敢僭上以作其好不敢陵

下以作其慼適主之道以建其極凡長民者舉皆如是用中之道行乎四方矣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

鄭康成曰此以君命來聘也○賈氏曰若行正聘則執瑑圭璋八寸不得執皮帛也但侯伯以下臣無此更見法惟大國孤尊故天子別見之○易氏曰經言執皮帛者三大宗伯言孤執皮帛則汝子之孤也典命言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又言公之孤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此言大國之孤則爲上公之孤大國之孤執皮帛而上同乎天子之孤者天子六命之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之以虎皮也上公四命之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之以豹皮也若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不純乎子男也以公之孤執皮帛繼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鄭鍔曰此等諸臣小爵以同其禮也大國之孤公之孤也所執者皮帛若以君命來聘其位在子男之後子男行朝覲之禮畢乃繼其後而進也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言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故言眡與此下文其他皆眡小國之君之意同此言進見天子之敘故言繼與典命言諸侯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意同

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息亮反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

鄭鍔曰出入之積問勞之禮視子男而降殺其朝位則當車前愈卑則進而近君也愈蹙以速也其傳辭則不使介交于王之擯必親自對擯[illegible]行聘享於廟之時亦不用相禮之人[illegible]王禮之一用酒而已不知饗食其他如貳

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稞酢享食之禮皆與子男同○易氏曰昭二十三年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此所謂眡小國之君者也眡之爲言較重不同皆做其禮則不純乎小國之君明矣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黃氏曰鄭謂此以君命來聘者非引聘義諸侯邦交之禮也孤卿大夫士從其君來朝當見入貢獻功以事特來亦當見孤視小國之君卿下其君二等即小行人禮籍也臣工諸侯來朝遣于廟之詩而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遣其君而戒其臣古人之意深矣

鄭鍔曰凡諸侯之卿有公之卿有侯伯之卿有子男之卿或三命或再命之不同然王朝禮之也各視其國之君而降二等謂介與朝位賓主之步降二等也其餘各以其爵爲若夫其下之士大夫又降其君二等故曰皆如之公以九其卿則降而以七其大夫士則降而以五以侯伯言之侯伯以七其卿則降而以五其大夫士則降而以三以子男言之子男以五其卿則降而以三其大夫士則降而以一故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正謂是也士雖無介與步數所降者牢禮之等也

王氏詳說曰臧宣叔有言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王制皆如臧宣叔所言但加一位字然臧宣叔言卿大夫而不言士王制言卿大夫而又言士所謂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二家之言皆以次國小國之卿大夫士視大國而降一等二等也此言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及其大夫士者蓋以本國之卿大夫士視本國之君而各降二等正與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同矣然大國之孤繼小國

之君即子男是也子男以五爲節故凡禮皆五今上公之卿七介是孤爲降於卿矣曰止正周公制禮之深意也其曰孤執皮帛繼小國之君則小國之君受贄于朝而孤亦得受贄于朝卿雖七介但不過受享於廟則是天子待上國之孤其禮二而待上國之卿其禮一而已然舜典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連文旹直謂從諸侯而見天子耳非因聘而自見也宗伯所謂以禽作六贄者又直謂作之以等諸臣爾非因聘而得受之於朝也且諸侯之臣從其君以見天子得執其贄從其君以見外國之君亦得執其贄如定八年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執鴈是也若夫初仕見己君亦得執其贄士相見禮云卿初仕見己君皆見以羔是也況大國之孤與次國之卿來聘其行享亦異其日如成三年臧宣叔之言以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是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易氏曰邦畿言畿而六服言服內外大小之辨也周之邦畿即禹貢之甸服周之侯服甸服即禹貢之侯服周之男服采服即禹貢之綏服周之衛服蠻服即禹貢之要服○胡中曰謂之要服者則要之而已故不殺其詳制不設其徽使無卑屈以爲中國舊又曰要則約之而已非必[illegible]之以周之夷服鎮服即禹貢之荒服是禹貢之與周制其九州之地皆五千里無可疑者職方氏所載雖時有損益而皆不改乎禹貢之舊

致謂其廣地於禹貢九州之外耶然而夷服鎮服不列於六服者以其爲禹貢之荒服非天子巡守之地然在九州之内則其待之也實與要服同其禮惟此六服朝畢十二年王乃巡守則是王巡守之禮止及六服故也

王昭禹曰書言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采衛言之方是時限朝止於五服而已〔〇陳君舉曰武成被諸侯大助祭各隨[illegible]以來會止言五服〕又言六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之蓋近中國之夷狄承德矣行人六服則要服非特及德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制禮以致太平此其極也

鄭鍔曰此言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來見之歲與所貢之物康成謂六服隨服來朝六年一徧孔安國據左傳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之文以爲諸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

盟是周之正朝法其大行人依服數見者是諸侯遣使貢獻而見耳今考此文言歲一見二歲一見三歲一見則正言諸侯來朝之歲數大宗伯云春朝夏宗秋覲冬遇與夫時見殷見者皆言諸侯見王之名知此所言非指遣使明矣諸儒所以紛紛者正以見而貢物疑之耳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王朝所以仰給者諸侯之貢爲多若一歲來者始貢祀物二歲來者始貢嬪物以至六歲來者始貢貨物則王朝所須無時而可具又況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爲每歲之常安有如此之希闊乎先儒謂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因有貢物與大宰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余以爲先王制貢之法初無異也顧讀經者不深考耳竊謂此行人言見與貢自是二事非聯之也侯服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祀物甸服二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嬪物男服三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器物采服四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服物衛服五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材物朝見固有歲數之不同若貢物則是其服每歲之常安可以爲來朝始有貢乎見者自其君之親來貢則每歲或遣使而入耳說者合而爲一茲所以紛紛也侯貢祀甸貢嬪男貢器采貢服衛貢材要貢貨者亦以内外遠近爲之緩急輕重也内而近者宜貢其物之急而重者用物之尤急則欲其致之速凡重而大者取諸近則力所能致也故祀物嬪物器物使侯甸男貢之祀者奉祭祀之物包茅之屬是也〔〇鄭康成[illegible]犧牲之屬〕嬪則嬪婦所化治之物絲枲是也器則祭祀之器宗廟樽彝之類是也〔〇王氏詳說曰鄭氏於九貢以器物爲銀鐵石磬丹[illegible]以此貢器物爲尊彝之屬[illegible]一事而兩說蓋天官九貢歲之常貢也行人六貢因朝而貢也歲之貢不容俱貢以器所以[illegible]因朝而貢異也古者天子班彝器於諸侯所以鎮撫其社稷也諸侯爲彝器於天子所以錄其王室也昭十五年晉荀躒如周籍談爲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是其其不能爲彝器也然則因朝而貢器物其彝器歟此鄭氏所以兩立其說〕

其用急其物重責於内而近者宜矣外而遠方宜貢之緩而輕者用物之尤緩則不欲其致之速凡輕而小者取諸遠亦量其力之所能致也故服物材物貨物則使采衛要貢之服則織纘纖縞之類材則珠象金玉之類〔〇鄭康成曰材物八材也〕貨物則物之輕而可寶者龜貝之類其用緩其物輕責於外而遠者宜矣然九貢所致有幣貢有斿貢有物貢不見於此六服之外誰貢之哉蓋王所責於諸侯者惟服食器用之物而已若夫燕游之所須雜物之無名幣帛以將意皆不可立爲定名以責之也諸侯自有享上之誠欲自致于王則可也大宰言致亦使之自致耳此言貢使以爲歲事之常故所致之敘與此不同則知行人爲一定之制而大宰非一定之制矣〇唐氏曰禹貢九州貢物各以其所有東西

南北異處產物不同廣行人言土貢四面如一先儒不能
明也而信之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有九貢廣行人姑整
齊言之不復別某國貢某物也楚於周非侯服而包茅不
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言蓋亦互見
耳非以爲限也○黃氏曰九服職方已見此又見朝覲貢
物著於此違禮則刑不王則誅六官所以合治也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易氏曰夷鎭二服實在九州之內蓋先王以其荒遠非巡
守所至使不列於六服鄭氏徒見此二服不列於六服遂
槩以爲九州之外曰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也經止言
蕃服鄭氏乃加之以夷鎭二服非也且猶成五服至于五
千乃舜之十二州禹治水成功別爲九州塗山之會執玉
帛者萬國則亦九州內之五服在周則夷服蠻服以上是

也若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即周之所謂蕃服者當時雖
不言所貢之遠物而言五長則有職必有貢故也至周人
始詳其制天子巡守止於六服而夷鎭二服在九州之內
則其朝貢繼於要服之後九州外之蕃國雖列於九服之
末然世一見則不責以中國之禮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則
不強於中國之物如武王克殷而西旅貢獒肅謹氏貢其
楛矢以其所貴寶爲贄也故明堂位朝諸侯于明堂而四
夷皆在四門之外以成王之嗣位也世一見明矣○鄭康
成曰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
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則蕃國之君無
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所貴寶見傳者
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〇賈氏曰周書與尚書作
六贄之贄同林書貢也○王昭禹曰自要服以上所貢有常物而蕃國則

各以其所貴寶爲贄者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也○唐氏
曰夷服鎭服尚在九州之內行人不言者見贄與蕃國同
也言蕃雖以面言五百里爲率通曰九州之外無道里之
限矣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
鄭康成曰撫猶安也○鄭鍔曰諸侯事上既以盡其禮王
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凡以致其恩也故言撫撫必遣使
自巡守之明歲以爲首閒一歲則覜之又閒一歲則省之又
閒一歲則屬其象胥又閒一歲則遣行人達瑞節同度量
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然後王乃巡守不巡守則殷國皆
所以撫之也〇易氏曰撫諸侯而言撫國諸侯者非獨厚其君也凡先王所以建君公后辟上以蕃王國下以解百姓而已使其於百姓而不能推其德意於王室而不能守其政刑每曰撫之作所以撫之也
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

鄭康成曰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存覜省者王使臣
於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王昭禹曰存者問而存之也
以劉執中曰存物其安否覜者問而視之也〇劉氏曰覜視其治功也省者巡而察之也〇劉氏曰省察其
風俗覜則詳於存省則詳於覜○鄭鍔曰愈久則愈致其勤
此五歲閒問其名各異○黃氏曰存覜省其爲禮宜有不
同時聘上已見此又出上舉其節此疏其當行之事歲月
詳焉存覜省皆閒一歲侯國衆實二歲而徧也侯甸采衛
皆然無降殺其惠均也存覜省五歲而周也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鄭康成曰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閒歲徧省○鄭司農曰
象胥譯官也○鄭康成曰胥讀爲諝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
爲象者周始有越裳重譯而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諝謂象之有才知者○劉執中曰以其象胥屬王
之象胥則言語可諭於其俗辭命可協於其民○鄭鍔曰

諭言語曉之使知○鄭康成曰辭命六辭之命○鄭鍔曰爲國之制必出辭命或以文鄰國慮其所作體制不同故協而合之（○王昭禹曰賓主不交無辭不相接求民之無辭樂也協辭命所以使之交也）○易氏曰通五方之言語合九等之辭命皆象胥之職○鄭康成曰瞽樂師（瞽○鄭鍔曰瞽掌樂之官）史大史小史（○鄭鍔曰史掌書之官）○劉執中曰以其瞽史屬王之瞽史則六書可諭也而書名爲先六樂可聽而聲音爲本○鄭康成曰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易氏曰達六書之文察五音之和皆瞽史之職

鄭鍔曰自七歲而下皆可謂之省者不止於視之察之而已又有以敎之焉患其言語辭命之異也則會象胥以敎告之患其書名聲音之異也則會其瞽史以敎告之患其法度之廢壞而或變革也則遣行人往焉其省之也如是各有事焉不徒省爾○李嘉會曰必召象胥以諭言語協

辭令聚瞽史而諭書名聽聲音者無非通內外上下之情而知其好惡嗜慾也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

鄭康成曰達同成脩皆齊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王昭禹曰瑞六瑞也節六節也達瑞節所以達四方而交之（○鄭鍔曰瑞者所執之玉有璧有圭節者所用之節有金有竹達之使無不通）○鄭康成曰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

鄭鍔曰量有小大度有長短同之使無或異○鄭康成曰成平也○鄭鍔曰享禮之用牢或九或七或五恐其或異成之使彼此所用各適於平無有僭踰之過數器者（○鄭康成曰銓衡也）禮制之所寓名分之所等合方氏之所同者也恐其多寡小大之不齊於是一之法則八法八則也法則者王朝所施於邦國都鄙而匡人之所達者也恐其久而或廢脩者治之也使數器之法復歸乎正無有廢壞之時

易氏曰至十有一歲然後爲之察諸侯之政刑瑞節見於小行人之官從而達之牢禮見於掌客之官從而成之法則正於匡人之官從而脩之度量數器一於合方氏之官從而同之凡此皆所以待王之巡守也○李嘉會曰王將巡守必告戒之於先苟或不然則幾於不戒視成謂之暴矣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鄭鍔曰至十二歲王乃巡其所守變禮易樂者可以知其畔革制度者可以知其逆或討或流於是行焉若或有故而不巡守則合天下諸侯皆來朝王於京師考其制度焉是謂殷國殷者衆也言合衆國而皆至也○呂氏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政治攝提人心聖人運量天下妙處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有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

王氏詳說曰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虞舜巡守之制也王制曰命大師陳詩命市納賈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此夏商巡守之制也書與王制所載亦與此屬象胥瞽史達瑞節同度量等事無以異也但虞夏商行巡守而後行之周則巳行而後巡守此所以十二歲而一巡守亦不爲踈也況周禮所言巡守必及殷國殷國者衆見曰同之謂也謂王不巡守耳按襄十三年鄭石㚖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是知王不巡守者亦爲卜征五年之不習其祥爾然則聖人以順動其可輕乎○楊氏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於巡守也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爲數成周之世其事繁其人衆其於巡守也兵衛多征求重故

行之十二歲不爲蹤○呂氏曰康成以五歲一巡守周初十二年當周時又以已成禮文制作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賈氏曰王事謂諸侯朝王之事○鄭鍔曰左氏云宋公不王謂不朝王也朝王無非事者行人則辨其位如朝士所謂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之位○賈氏曰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如司儀所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之等○賈氏曰謂冕服旗旅車之類皆有等級所立之位則辨之所次之等則正之又恐其拱揖不齊進退失節則協其禮使相合如一○賈氏曰謂牢禮積膳之禮然後賓而見之使得以進見乎天子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鄭康成曰詔相左右教告之也○賈氏曰諸侯爲天子斬其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也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鄭康成曰四方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易氏曰文二年秦伯使乞術聘魯且言將伐晉襄仲辭主客曰不腆幣器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此用幣以告用兵之證諸侯相告如此而況告於天子乎然行人之官乃以此待小客蓋小客不交擯受其幣而聽其辭宜也此言大事則非小客不交擯之比鄭氏乃引聘禮曰若有言則束帛如享禮所謂有言者蓋因聘而有所請於王言則天子聽之束帛則天子受之非大行人所得而與若援此以證必加享禮則緩不及事大行人受其幣而聽其辭爲諸侯之告急者設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王昭禹曰邦交謂鄰國之往來○賈氏曰聘禮云小聘曰問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鄭鍔曰問則問其不恙以言爲禮○王昭禹曰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歲相問則比年之小聘也殷相聘則三年之大聘也大聘施於小聘之中歲故曰殷殷中也○黄氏曰殷亦爲衆○鄭鍔曰殷在二年五年之中聘則遺之以物以財爲禮也左氏昭九年傳子如齊殷聘禮也杜預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禮也○鄭康成曰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鍔曰嗣君新即位出相與所以繼好息民也文元年公孫敖如齊聘左氏以爲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成十八年公如晉朝嗣君也襄元年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氏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胡氏曰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征而不納以歸無合於殷聘世朝之制矣

程伊川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理也然不安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王氏詳說曰春秋之時晉叔向以爲明王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三歲一朝也鄭子太叔又以爲五歲一朝然比之世相朝則與子太叔之言異與叔向之言大異叔向爲晉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故以三歲爲言子太叔爲鄭地則欲諸侯朝數之疏故以五歲爲言其去周禮遠矣若夫禮記王制與聘義戴記一家又自爲異同之說聘禮曰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是以諸侯之自爲聘爲文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

是以諸侯之朝聘天子爲文也聘禮之言比年小聘合於周禮之歲相問言三年大聘異於周禮之殷相聘蓋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初無年歲之限如孟僖子如齊殷聘服氏以爲殷中也自襄之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知殷聘雖爲大聘然即非所謂三年也此聘義之所以與周禮異王制言小聘大聘其年數雖與聘義同然其意則與聘義異抑以聘義謂諸侯之相聘而王制謂諸侯之聘天子耳聘天子猶可也以五年而後一朝天子可乎使居衞服而五年一朝爲得禮矣若侯甸男采謂之得禮乎知此則知王制之言雖紀夫四代亦雜於春秋之制鄭氏以王制所言五年一朝爲晉文公霸時制雖未必然亦有所近似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八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劉執中曰禮籍所以載五等諸侯及其孤卿上下大夫四等入覲之禮隨其爵命爲之降殺大行人用之以同邦國之禮者皆書于此籍也○鄭鍔曰賓客之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固有籍以記之大行人掌其禮儀小行人掌其禮籍則案其名位尊卑之書以待之也掌禮儀尊者之事掌籍卑者之職此其官小大之別歟易氏曰禮有在王官者在諸侯者周[illegible]籍諸[illegible]昔加萬國諸[illegible]自爲[illegible]國各一典籍故以籍氏諸侯自爲籍如此則掌之王官者爲可知小行人使之四方協九儀賓客之儀蓋以王官所掌之籍而合諸侯所以之書故小行人以此佐大行[illegible]大行小行人以此[illegible]四[illegible]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

賈氏曰貢即大宰九貢○鄭康成曰功考績之功○鄭鍔曰諸侯每歲有常貢必以春入則因四時之始以供王一歲之用也諸侯任事有成功必以秋獻則因萬物之成以明圖事之効也小行人令之使不爽春秋之期而已○黄氏曰諸侯春秋遣使貢獻是爲述事故晉仲曰若節存材字不忘命是也

愚案王者封建諸侯使之知有天子之尊者惟春秋貢獻不絕于王所而已入貢獻功此正是把握諸侯處令之以時受之必親公卿大夫皆不得與以見其在天子諸侯安敢不惟命是承既受之後王者方賦國籍以還其禮數

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王昭禹曰國有小大其禮有等差皆載之於籍也○王氏曰各以其國之籍禮則當以所禮之國名籍爲以爲故常左氏傳曰非禮也勿籍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

鄭司農曰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

王昭禹曰諸侯之入王以其在道塗之勞則必有以勞之

逆勞于畿始至而勞之於外也○鄭鍔曰掌[illegible]境之勞

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

王氏詳說曰逆勞于畿小行人也及郊勞則非小行人蓋小行人於郊勞之時眡館而已賈氏謂勞于郊爲大行人事其說雖不見于經然亦有可采者案聘義言諸侯之禮云君使士迎於境大夫郊勞大夫尊於士則郊勞重於逆勞于畿矣案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稱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迎于郊然世子郊勞夏法也周法則不使世子使大行人然有近郊勞有遠郊勞覲禮云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氏以爲近郊蓋近郊則用皮弁故也

言使人即王人王人即行人也賈氏謂近郊使大行人遠郊亦使大行人得矣○鄭鍔曰三勞之禮初至則逆于境及至近郊遠郊又有郊勞之禮致館於賓又有眡館之禮○黃氏曰環人會則授館小行人眡之耳○易氏曰小行人至郊勞之前又先爲之眡館蓋賓至國天子館之前朝享朝者廟門外之朝右九棘之位也朝享之時則有將幣之禮皆王遣公卿以示其誠意之厚非小行人事小行人但爲承而擯蓋爲次擯而已承者繼之之辭有上擯矣○李嘉會曰大宗伯爲上擯此則承而繼其後也○黃氏曰不備嫌也將幣擯者非一小行人既奉且擯之○易氏曰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出入異辭也小行人既爲承擯矣而肆師又曰大朝覲佐擯此爲大朝覲設若常朝覲則小行人爲承擯而已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易氏曰大客謂諸侯之使者凡時聘殷覜皆於廟中行享禮擯而見之與諸侯同但旅擯不交擯耳交擯者傳辭於卜擯示不敢與天子抗諸侯之禮若旅擯者王使人與之言其享禮皆有圭璋受幣聽辭天子也非行人也若小客則蕃國使者不可直達於天子故行人爲之受其幣聽其辭○鄭鍔曰若諸侯遣臣而來大國之臣非己所得專必擯之而見王使自言其所圖之事若小國之臣來則爵位卑矣受其幣而聽其辭可也○鄭康成曰受其幣者受之以告其所爲來之事○黃氏曰此以事特來者也王有見有不見與朝享不同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

鄭康成曰適之也協合也○易氏說協字見前傳頒下○鄭鍔曰五等之侯四等之臣皆以時入王朝爲賓客者也衆國不一則其禮或不協小行人又掌爲使而之適于四方先協而同之使彼知夫朝覲宗遇會同爲君禮存覜省聘問爲臣禮俾其習之有素行之有常其君所行不下迫於臣其臣所行不上僭於君則名分明而禮典正矣

黃氏曰朝覲宗遇會同諸侯所以尊天子也而通乎兩君之相朝是則皆君禮也存覜省天子所以撫諸侯也聘問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是則皆臣禮也此見于經經無其文注疏家自以意言者多誤

達天下之六節

鄭康成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鄭鍔曰掌節言八節此言六節何也蓋八節有玉有角有虎有龍有人有旌有符有管此言虎節人節龍節皆用金則與掌節之文同言旌節言符節言璽節不言用竹則與掌節之文異蓋彼言所守以爲用則制度之所自出此則主於達之天下使無不通而已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
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項氏曰達節則齎六節之法徃四方齊等之使皆有定式
可以通達○鄭康成曰諸侯使臣行覜聘則以金節授之
以爲行道之信虎人龍者自其國象○王氏詳說曰天子
使者聘於諸侯諸侯使者聘於天子其爲節則一而已此
虎節龍節人節之所以不同○王氏曰圭璋守邦國非兵所達
鄭康成曰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來入由國
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
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
有期以反節○王氏詳說曰天子未數也自路門關傳諸侯之道路門關將一而已注謂六節之互以同薛氏曰析
木爲符全木爲管○王氏詳說曰王畿有都鄙邦國亦有
都鄙王畿都鄙天子公卿所食之采地也邦國都鄙諸侯

之卿大夫所食采地也如左氏所謂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都與夫西鄙北鄙是也○鄭鍔曰掌節言守都鄙之角節
守則制度不可變行人言達都鄙之管節達則無所不通
○薛氏曰天子公卿大夫之采地用角節所以役於諸侯之民卿大夫之采地用管節所以役其天子之臣○賈氏曰掌節云
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此無璽節諸侯使者入時非有貨賄一事
此所以不言璽節司關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節既相聯則
同用符節可知矣
鄭鍔曰凡此六節者有國者君道欲其守而不變故用金
道路門關都鄙皆臣道欲其有自然之節故用竹○王氏曰此
無夫節如已竝以竹爲之達之者欲通天下而無不用也
王氏曰邦節先門關後道路則以自內達外言之天下之
節先道路後門關則以自外達內言之
成六瑞王用瑱音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音伸圭伯用躬圭子用
穀璧男用蒲璧
鄭康成曰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王昭禹
曰以質言之謂之玉以形言之謂之器以合驗言之謂之
瑞上有以合驗乎下下有以合驗乎上則瑞成矣○鄭鍔
曰六瑞者王與五等之君所執之圭璧以爲合符之驗是
故以瑞名之使均用以爲驗是之謂成成如成牢禮之成
亦彼此皆用而終始無斂也○王昭禹曰大宗伯制其度
數故皆言執行人奉其成事故皆言用執之以成禮用之
以合符行禮者事之大合符者事之小此其辨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
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鄭康成曰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賈氏曰對上文六者
是朝時所用也此六者之中有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

幣云六幣者二者雖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
○鄭鍔曰幣所以將其禮玉所以彰其德有是德故有是
幣然後足以見其誠圭也璋也與夫璧琮琥璜皆玉也所
以比德馬也皮也與夫帛錦繡黼皆物也所以行禮用之
之際各欲相協然後有以明其物各有所宜也用玉比所
尊者之德用物以示在我之誠合者兩兩相配之義其合
之也各有義存焉圭者東方之玉帝出乎震陽氣用事物
於是生故有君德之用者宜享以圭必用馬以合之蓋乾
爲馬而震爲善鳴之馬坎爲美脊之馬皆陽之象也馬象
陽之剛有行地無疆之材足以配乎君德之用也圭用於東方
乃有乾事也義而馬爲天駟馬辰之始方東方之象故合圭以馬璋者禮南方之玉萬物相見文明
著見之地故有文德之著者宜享以璋必用皮以合之蓋
皮者虎豹之皮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

也皆文之生乎自然者也是以配乎文德之著也〇易氏曰璋用於南方皆也有紋飾之義而皮用虎豹有自然之飾亦南方之象故合璋以皮璧者禮天之玉天辟乎上萬物無以稱其德故用圜玉以象其體而已象其體而無琢削之文者事之以質也故有天德而尚質者斯享以璧必用帛以合之蓋帛者純素之物不如繢繡之巧而其體則純乎質足以配乎有天德而尚質者也琮者禮地之玉地之道合六子之功而成之故爲物之所宗刻其玉而八方之見其德衆功而皆成也故有地德而可宗者斯享以琮必用錦以合之蓋錦者兼衆體然後成集衆美然後就足以配乎地德之大成者也〇易氏曰琮用中央也而比事而文錦爲衆物之物并以文爲貴故合琮以錦琥者禮西方之玉物至秋則揫斂陰功於此而備西方爲肅殺之義惟殺故能有威故其德至於有威者所享以琥必用繡以合之蓋畫繢之事雜五色而繡爲五采之備繢上而繡下

號爲陰功之全足以配乎威德之兼備也〇易氏曰琥用於西方萬物之成五采畢備之繡則有物成之象故合琥以繡璜者禮北方之玉物至冬則歸根復命萬物於此而辨北方爲天事之武惟辨故能有斷故德能有斷者斯享以璜必用黼以合之蓋黼爲斧形王位黼依王巾皆黼之類皆取其斷而已足以配乎辨德之能斷者也〇薛氏曰[illegible]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所交萬物於此故合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小行人用此以和合乎諸侯交好之故蓋情不可見因物而見物既有以彰其德又有以行其禮則歡欣交愛之情備形於此〇王昭禹曰凡此六幣皆諸侯以享王爲主以其有以通其情而[illegible]之好以其有以固其事而來則導之故行人爲之合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不使之不弊而已鄭鍔曰六幣皆以和諸侯之好其用幣未嘗無辨故圭璋者二王之後用之璧琮琥璜者五等諸侯用之玉人之事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又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典瑞又曰瑑圭璋

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享天子者九寸不瑑享夫人者八寸必瑑皆諸侯所躬行享禮之物也圭璋璧琮俱同於八寸而皆瑑者遣卿大夫覜聘所用之物也二王之後尊而不臣故享用圭璋記曰圭璋特唯有皮馬無束帛可知故曰特特者尊之也以禮天之序觀之則圭璋宜在璧琮之下今列於璧琮之上則其尊可知尊而特之則非五等之臣所用可知若夫五等之侯則聘天子用圭而享天子用璧聘夫人用璋而享后用琮玉人但言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而知享后用琮者琮以象地非享天子之玉故也其爲國客自相享則享國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玉人但言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而知享國君用璧者蓋覿用琮以享夫人則知其必用璧以享君舉卑以見尊之義也諸侯自相享所用如此則二王後用以享諸侯者亦如此也所用圭璋者特享天子則用之耳若夫琥璜則子男享諸侯所用也〇易氏曰璧琮琥璜則施之於帛錦繡黼也圭以馬璋以皮則[illegible]何以知一以侯伯所用知之也侯伯執圭者也其相享以璧琮則下其瑞一等矣子男執璧者享諸侯亦以璧則爲不下其瑞以此知其用琥璜也知其不用琥璜以享天子者蓋五等諸侯通用璧琮以享王與后故也馬所以貴於皮而配圭者以太王事狄觀之先事之以皮帛乃事之以犬馬乃事之以珠玉則馬貴於皮矣聘禮言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西馬車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則用馬可知服不氏言賓客之事則抗皮儀禮言賓入門揖遜升致命張皮則用皮

可知帛所以貴於錦而配璧者以昏禮覿之納徵以束帛享贈送者以束錦以聘禮覿之享君夫人以束帛覿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償之束錦以食禮覿之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則帛貴於錦矣繡所以貴於黼而配琥者以畫繪之事襍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而五采備乃爲繡白與黑二色乃爲黼則繡之功多於黼也繡使人見之有肅心焉而黼特以斧形爲之以示斷此繡之所以貴於黼歟其天子酬諸侯則用琥璜知其爲酬諸侯之幣者以禮記曰琥璜爵琥璜非爵名而云琥璜爵明以送爵也謂享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此所合之王與大宗伯祭天地四方之序不同蓋彼所以禮神禮神者必象其類此言用以和好比其德而用其禮所用者有尊卑差等也○

黃氏曰圭馬璋皮璧帛琮錦琥繡璜黼幣之合也行禮必有物以將之而皆有常過則侈不及則陋失禮相責望閒隙生而其好睽矣故司儀曰凡諸侯之邦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是也小行人合之以定其則注疏家引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引覲禮享天子束帛加璧皆有據但禮逸已多以其一而通其餘頗爲牽合如所謂二王後用圭璋唯有皮馬無束帛二王自相享退用璧琮子男自有相享退用琥璜皆斷闕不完難信

總論

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門關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摯享之誠然後禮樂行焉燕享舉焉諸侯之和好出焉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苦老反）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王昭禹曰病疾爲札札而死曰喪札喪則在所賻補以利傳之謂之賻助其不足謂之補（[illegible]此禮謂財物請其不足也）穀不熟爲凶凶甚而爲荒凶荒則在所賙委以利周之謂之賙以聚與之謂之委（[illegible]）有兵寇則謂之師會衆以與功則謂之役師役則在所犒禬犒其勞而稾之則謂之犒（[illegible]）會衆財以與之則謂之禬（[illegible]）○賈氏曰凶禮有五唯不見恤禮以義差之當於師役中兼之○王昭禹曰福事則在所慶賀大宗伯所謂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是也（[illegible]）禍烖則在所哀弔大宗伯所謂弔禮哀禍烖是也（[illegible]）○賈氏曰吉禮軍禮賓禮並不言者天子須之

非通行之事也

李嘉會曰凡此五物者大宗伯雖已具是法小行人則令行是法諸侯不得自相往來小行人所以令之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諸侯分土而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非吾民使之守吾土必與之同保其土使之治吾民必與之同安其民則治雖有遠近勢雖有內外而利害休戚實吾一家此賻補賙委犒禬慶賀哀弔之禮所以掌於行人之官凡以治其事故而已所作謂之事所逢謂之故札喪凶荒禍烖則出於所逢者也師役福事或出於所作焉（[illegible]）

掌交之等使大行人慶賀[illegible]猶天子之於諸侯者已見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音洛)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賈氏曰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錄別爲一書以報上也此五者上二條條別善惡俱有故利害逆順並言其悖逆一條專陳姦寇之事其札喪一條專陳凶禍之事其康樂一條專陳安泰之事○鄭鍔曰職方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其利害其知也以圖此則載之以書案圖所以知其形案書所以知其事也禮俗也政事也教治也刑禁也諸侯之所行者或有逆順謂於王國之法或從或違也不爲一書無以知其叛服之事悖逆也暴亂也作慝也犯令也過惡之已著也不爲一書無以知罪惡之輕重猶圖也謂將有犯令之謀也然猶有二義已如此而猶如此也曾犯令矣今猶犯令爲與圖謀之義不同札喪也凶荒也厄貧也諸侯所遭之故也不爲一書無以知遠民之憂也康樂謂民之樂和親謂鄰國之交歡安平謂其國之寧靜不爲一書無以知侯國之治○李嘉會曰反命于王旣已周知天下之故王必有以處此矣○易氏曰上經以其五物治其事故謂其事皆有故也從其故而治之則五者之事無不舉此特言周知天下之故則非若上五物之有事可治也從其本爲者治之而已五物者爲故雖不同而其本皆在乎民(李嘉會曰苦樂必求其原苦樂知其所以然也)鄭鍔曰大司徒土會之五物則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言之保章氏救政之五物則以天星星土十二歲五雲

十二風言之此以賻補賙委犒禬慶賀哀弔爲五物又以五書爲五物蓋不麗於物者無方無體不可得而執據是之謂道若夫可以揉執而見於用事則可名以物一也故皆謂之五物

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掌九儀之賓客擯相(去聲)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賈氏曰九儀卽大行人九儀○鄭鍔曰人道之交貴乎有禮行禮之際貴乎有儀儀者俯仰揖遜進退周旋之容也保氏教國子以六儀二曰賓客之容正謂是儀耳○李嘉會曰儀者禮文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雖夫子亦從周之文則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於儀文尤急故曰周尚文此儀旣設人情委曲行乎揖遜儀容之節自然有士君子之行司儀之職特司之而已

鄭康成曰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賈氏曰擯卽下文交擯者相卽下文陛上相入者是也○鄭鍔曰日明曰擯者在門外主擯者也相在廟中贊行禮也)○王昭禹曰公侯伯子男之爲賓孤卿大夫士之爲客大行人則辨其命等其爵而待之以禮司儀則掌其擯相之禮而已○鄭康成曰以詔者以禮告王○鄭鍔曰行禮之際司儀掌擯相之禮以詔王儀容辭令揖遜之節使動容中禮爲盛德之至儀容以形貌言辭令以出語言揖遜以交接言

總論

孫氏曰所謂賓客者非列國之君卽其卿大夫也彼皆來享來王於我者而先王與之講賓客之禮若敵己然自今觀六服之君各以歲時趨朝覲宗遇之會而陪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飧牽以行之郊勞燕饗以寵之送逆必於其禮而不憚其煩存頫必以其時而不厭於數先

王之治天下國家豈無急政要務而且費國力於此哉水心曰學者徒謂其揖遜周旋之美不知周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參以詩書所紀則唐虞三代之爲國家豈有毫髮不盡於人心者哉蓋其得之未嘗以智力其守之未嘗不以禮義此意至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於天下故謂之小器孟子攷之不詳因亦併廢管仲或未之思也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鄭康成曰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王氏詳說曰古者天子巡守諸侯入朝一皆爲壇於國門之外加方明焉天子祀之蓋以爲盟尸也方明之制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

璧東圭南璋西琥北璜然不用蒼璧黃琮者以祀日月之神爲主耳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也案觀禮爲壇各因其方春則帥諸侯朝日於東郊爲壇於國東夏秋冬亦如其方是覲禮之有壇也案朝事儀天子冕而執鎮圭搢大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退而朝諸侯是朝禮之有壇也此云合諸侯者謂大會同耳巡守之制亦如其會同但會同爲壇於國門之外而巡守爲壇於方岳之下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壇之所作也其制爲壇三成即觀禮所謂深四尺者是也蓋從下向上爲深發地一尺上有三成則總四尺矣鄭司農曰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昆侖丘此謂三重○賈氏曰深四尺爲壇一成者謂今封人爲壇亦成一王氏曰爲壇三成則爲王等爲所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宮旁一門即觀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是也蓋壝土爲壇壇外爲宮每旁一門則四門矣鄭○鄭曰王之所殺所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而入者從四門○黃也朝覲皆有壇而此言於合諸侯者蓋

合諸侯之禮大而壇之禮特以行將幣之禮耳若夫聘禮之壇則未入境爲壝而無宮亦無尺數惟其比而已比聘禮所謂入境一肆爲壝無宮者是已春秋之時合諸侯之禮不在天子而在諸侯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而椒舉引六王二公之事以爲證其僭甚矣爲壇之禮不朝於天子而朝於諸侯襄二十八年鄭伯如楚舍不爲壇而子產以爲大適小則爲壇有五美焉是用作壇以昭其功小適大有五惡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是知春秋諸侯之壇又非祀方明之壇比也但春秋諸侯作壇以爲舍而已其去司儀之禮意愈遠矣故杜氏注云諸侯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鄭康成曰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

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此賈氏曰皆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之禮○黃氏曰所謂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蓋此時也諸侯旅見不爲賓主春秋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可見於此鄭謂四時之朝皆如是則不然今觀禮自天子爲宮以前皆秋覲也無禮山川丘陵事又鄭言既祀方明王升壇見諸侯亦與觀禮不同疏家謂王降壇揖諸侯尤誤朝禮自至郊王使人用璧勞秋覲也自將觀幣于天子未有時會殷同也鄭康亦然○賈氏曰詔告也謂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降壇南面見諸侯乃揖之鄭○鄭曰乃詔王則無時而不揖御○鄭康成曰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鄭司農曰土揖不舉手揖之時揖則略舉手起而後至地天揖則高舉手起而後至地○王昭禹曰庶姓諸侯異姓同姓則王之親

也異姓于郷於庭如同姓親矣姓故其揖之儀有降殺如此○鄭鍔曰諸侯之中有庶姓有異姓有同姓王揖之儀欲適中故有土揖時揖天揖之殊土揖者猶今人俯而致恭其手至地也時揖者不高不下適乎中正如天道之運平分而爲四時也天揖者天位乎上舉手揖之舉而上也土揖者卑而致恭也時揖者得禮之中天揖者尊而不屈也○劉執中曰土揖庶姓納恭于賢也時揖異姓平見明候也天揖同姓親庶其宗也土所以卷首也時所以生我也天所以益昌之王者接下思恭禮一而已今於庶姓則土揖而俯身於異姓則時揖而直身同姓則天揖而仰其身揖以成禮而有三等之殊恐非待下之道先儒謂此司儀詔王降壇揖諸侯直據揖之儀容從下至高耳由此言之三成之壇三姓之位而有王三揖之殊殆因壇之高下而爲此上下之節歟司士治朝之儀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者待羣臣之禮也此則待諸侯於壇坫之上各辨其等故與之異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鄭康成曰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中等下等者所謂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歟○賈氏曰上二丈四尺爲堂王所立之處并旁方明之所○王氏詳說曰每等兩廂各丈二尺以爲諸侯奠玉之所共九十六尺矣 諸侯各以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賈氏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 王氏詳說曰此以爵之尊卑而爲之等殺也會同受贄受享一皆於壇○黄氏曰此行朝覲禮即以執玉而見王是也覲禮四傳擯蓋王升壇諸侯位在壇下王揖四方傳擯無所爲也此則各有所爲賓主故曰及其擯之及此時也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蓋不獨擯會合諸侯時當於在國朝享饗食通字之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擯者五人四人二人是爲上中下等鄭言擯之義恐非

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鄭康成曰將幣享也○鄭鍔曰既奠玉則拜而獻其國之所有以爲幣其獻也亦於其等故曰亦如之已將幣則王裸以鬱鬯其裸而禮之亦各於其等故曰亦如之○黄氏曰三享再裸一裸附不嫌已見大行人大行人享其禮言司儀掌擯相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而已亦如之言擯者各以其禮亦如上三等也鄭言將幣三享隔壇三成恐非親家遺語成之將幣當時在廟此所謂享也始合升壇見未從謂之親王行朝享之禮雖其拜不可至若壇三成爲三等以不可少蓋時在廟其禮亦二寺

王燕則諸侯毛 鄭鍔曰朝享之畢王燕之以示慈惠則擇髮鬚之白者坐乎上所以明貴老之禮朝禮尊尊行人言享禮會禮而不及燕此特言燕者蓋國之正禮有享有食則有燕可知此則會於國外之襄以示恩也燕禮親親上齒而言毛者血氣衰則毛髮變貴老之禮宜以齒爲高下今以燕而尚恩故唯以老而髮之變異者爲上人亦有早衰而髮先白者亦有年高而髮尚黑者若只取其毛髮之變者而尊之則早衰而髮白年尚未及者或在年長者之上矣余以爲諸侯之毛亦以齒爲上

黄氏曰當諸侯之入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爲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爲天下之達尊而仁於天下也尤不可食頃廢焉故四代之燕或貴爵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其所貴而加之然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爲之序者序齒而已尚齒仁也尚老又其仁之至也

凡諸公相爲賓

鄭鍔曰此記諸侯國之禮儀也諸公相爲賓客者謂其爵同爲公者相與交際而爲賓主也

主國五積（音賓）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鄭鍔曰積以供其費用其數五（○鄭康成曰積所傳出謂積○賈氏曰少必進入云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問以問其間闊其數三此二禮皆三辭（○易氏曰示不敢當也○鄭康成曰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然後拜受欽其供給之惠與欽其問訊之禮（○鄭康成曰積問不答者以受之於庭不登堂也）○鄭康成曰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爲（○賈氏曰此鄭以旅賓擯交擯同之後辭不以者此臣禮云旅擯下文主君郊勞交擯二辭明其別於直擯 [illegible] 介人傳辭命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鄭鍔曰致積致問之際賓主皆旅擯之禮旅擯者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不交擯也兩君相見則交擯此方使卿大夫致之臣道卑直對之可也○

賈氏曰再勞者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爲之也（○王氏詳說曰諸侯於天子小行人逆勞于畿大行人勞于遠郊及近郊至天子館之而已至於諸侯之相爲賓則再勞 [illegible]）鄭康成曰三揖謂庭中時也

鄭鍔曰三揖者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登登堂也拜受受其勞也（[illegible]）拜送送其使還也○王昭禹曰勞禮重於問禮非特拜受而已於使臣之旋也又從而拜送之○易氏曰重主君之命○鄭康成曰此從來至去之數如此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

鄭鍔曰賓至近郊則主君親出郊而勞之於是有交擯之禮（○賈氏曰交擯者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陳九介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不陳兵擯者 [illegible]）賓陳九介主君於門外陳五擯上擯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謂之交擯（[illegible]）擯已傳辭乃三辭其君之勞而不受（○賈氏曰賓辭者辭其以禮來於外也）辭不獲已賓乃乘車出門以逆主君拜主君之辱而臨已

賈氏曰三揖即聘禮入門當曲當碑爲三揖○鄭康成曰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升堂

王昭禹曰三揖所以致恭三辭所以致讓然後拜受幣也（○賈氏曰拜受賓再拜乃受幣也主君亦當拜送不言文省也）○鄭鍔曰受勞訖乃出車以送主君三還而辭之乃再拜而別（○賈氏曰車送者賓車出門就主君 [illegible]）○鄭康成曰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

致館亦如之

鄭康成曰館舍也○鄭鍔曰客至而後館君又以禮親致之其禮亦如郊勞也○王氏詳說曰諸侯之於天子其館之也初無所致賜舍而已至諸侯之相爲賓則有致館之禮焉案覲禮云賜伯父舍賈氏以爲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所使者司空歟但使人以命致之初無束帛而侯氏受館猶償使者用束帛乘馬所以尊王使也致命以館者司空也既館者又小行人也此司儀云致館亦如之繼於主君郊勞之後是知其君親致也然鄭氏必知其大夫授之者以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之耳但聘禮以大夫授館於臣此諸侯相賓既親致館則其授館當使卿也明矣此館之所以少異也

致饔如致積之禮

鄭康成曰饔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鄭鍔曰賓已入館乃致小禮謂之飧飧夕食也言其微而寡也其禮與始來致五積之禮同蓋遣大夫故三𠉀拜受旅擯而已○王氏詳說曰鄭氏以知其致積致饔使大夫者以聘禮使卿大夫歸饔餼而積此致饔則以聘禮以大夫致積致饔於其臣此諸侯相爲君禮致饔餼與夫送其饔積使卿也卿矣此致之所以少異也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

賈氏曰幣即圭璋也○王昭禹曰將幣賓享主君也○鄭鍔曰及廟中將幣必交擯主君三辭其將幣之禮乃出車而逆之拜其辱賓車進而荅拜君之逆已也○賈氏曰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此並在主君大門外○王氏詳說曰主君郊勞之時有車逆拜辱之事將幣之時又有車逆拜辱之事車送拜辱其字雖同其理亦異此又所以見賓與主君之迭爲賓主也方其勞於郊則賓爲主人而主君爲賓矣是賓以主人之禮車逆主君而拜其辱者辱其主君之遠出耳及其將幣於廟則主君爲主人而賓爲賓矣是主君以主人之禮車逆其賓而拜其辱者辱其賓之遠來耳

三揖三讓

項氏曰主君三揖賓三逆○楊謹仲曰公朝於天子之禮去門九十步今司儀乃諸公相爲賓而注言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則是君臣之分非敵國之禮也既言車逆拜辱賓拜荅拜則賓主相拜不應在九十步之外蓋三揖者讓行也三讓讓入門也及廟後三揖者讓分左右也

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

鄭康成曰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

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鄭鍔曰每門至一門則止止謂絕行在後至祖廟則唯上相入以其詔相禮事不可止也○賈氏曰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廻面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爲之則有二門門傍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相有每門也上相入者以上擯上介上介謂君之與大夫士介無應行於後知不全入而爲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

王氏曰每門止一相則爲將致敬于廟及廟唯上相入則致敬故也

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

賈氏曰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云三讓登者至階主君讓賓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也○楊謹仲曰此三揖讓分左右也主人入門而左客入門而右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比所以至於三揖也三揖則讓登也曰登而先言再拜受幣後言賓拜送幣則是三讓之後主人先登而賓後登可知矣○黄氏曰賓讓讓不敢登若將於堂下成禮爲既登主人再拜拜賓至賓始授幣主人受賓乃拜送幣言賓拜者見上爲主人拜也鄭改授爲受不必○王昭禹曰不曰受而曰授者以主爲於賓授幣則拜而受之○賈氏曰賓拜送幣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王昭禹曰主君拜授幣尊其所享賓拜送幣致敬於所享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五積三問言三辭而不言三揖再勞郊勞言三揖而不言三逆及將幣言三辭於車逆拜辱之時言三揖三逆於每門止一相之時又言三揖三逆於登再拜受幣之時鄭氏以前所謂三揖者謂相去九十步之間揖之使前賈氏以後所謂三揖者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三

家之說最得禮意矣蓋車逆之後則是未入廟門也其所以爲揖者在賓主朝位之閒耳得不以揖之使前爲說乎是此三揖謂揖之數有三也得揖使前之後則是已入廟門也其所以爲揖者在門在曲在碑之閒耳得不以揖之使入爲說乎是此三揖謂揖之處有三也是字雖同而理則異也事異則曰辭事同則曰遜於每門止一相而言遜者謂同乎入門而必遜也於登再拜受幣而言三遜者謂同乎升堂而必遜也豈非事同而曰遜乎乃若五積三問則曰三辭謂辭其積之與問也再勞則曰三辭謂辭其勞之致幣也主君則曰三辭謂辭其以禮來於郊也拜受則曰三辭謂辭其升堂受勞也將幣則曰三辭謂辭其以車逆於廟門之外也車送則曰三辭謂辭其以車送於廟門之外也辭遜兩字對文則然散文則否記曰不辭遜而對

非禮也

每事如初

鄭鍔曰賓送幣於主君則再拜而送之每送幣其禮皆同謂之每事者蓋有王事故也○黃氏曰衆介皆逆不云每事如初之儀聘享禮皆當出而復入擯亦然春秋傳晉侯出入三數王事禮命之常其節審如此故言每事如初正謂事也○鄭康成曰謂享及有

賓音擯亦如之

黃氏曰鄭以賓當爲擯國客賓使者亦爲擯上於下爲禮敵爲擯此謂灌恐是然賓以賓客之禮相待遇爲義如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也雖不改字亦通○王氏詳說曰諸侯於天子再擯而辭所以禮於上公也一擯而辭所以禮於侯伯也一擯不辭所以禮於子男也其擯之也只以揖爲之相爲揖也一也則以揖爲言蓋於主曰擯於賓曰介揖於君前則亦以賓也此擯之所以少異也○鄭鍔曰賓亦三揖三讓○易氏曰謂儀容辭令揖遜之節皆如將幣之禮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音避

鄭鍔曰及朝享畢而出主君以車送賓則三請於賓請留而勿行也一說請賓登車已以車送也賓不敢留主君一進進至於三則賓出亦遠矣乃再拜而送之賓見主君之一請則一迴車而辭之三辭告辟言已當去不敢留也○王昭禹曰凡言三讓三辭三避者有所不敢進則讓有所不敢受則辭有所不敢當則避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王昭禹曰熟食謂之饔可食之物生氣存焉謂之餼○鄭鍔曰致饔餼者盛禮也餼一牢腥二牢餼二牢則親往致之○王昭禹曰還圭謂賓享主君用圭以將意畢則還其圭於賓也○鄭康成曰瑑以朝聘也享以璧琮也已聘而還圭璋則向事儀○鄭司農曰介不受幣反望饗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致贈謂賓去而贈以財也郊送謂主君躬送賓至于郊也其逆送揖讓辭受之節皆如將幣之儀

鄭康成曰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賓爲主人主人爲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

王氏詳說曰諸侯之於天子致積致飧則使大夫致饔餼還圭與夫致贈郊送則使卿諸侯之相爲賓則致飧致積使大夫致之而已其致饔餼與夫還圭贈送則皆親往焉案聘禮云君使卿歸饔餼又云君使卿還圭于館夫遣卿歸饔餼還玉於諸侯之臣則於其君必親往矣此司儀以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如將幣之儀此所以見其有三辭三揖之禮豈非親往乎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

鄭司農曰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所當拜者

拜饗餼拜饗食○鄭鍔曰主君致禮其盛有六賓所以謝之者唯謝其至重之禮而已饔餼饗食皆爲禮之盛賓將去則謝此三禮耳其餘還圭致贈之類不必謝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鄭鍔曰先鄭以繼爲復主君之禮康成以主人禮費既多非賓所能復改繼爲償償者報也擯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致贈郊送之時主君親至賓爲主人主人爲賓故必償之也謂報爲償者畝者曰償故也償之之禮與主國同欲無加於主人而已然有改字之嫌不必改可也○易氏曰先王制禮有施有報而施報亦有輕重之辨惟其有施有報此賓所以有繼主君之禮惟其施報之欲稱此賓之報不能如主君之禮特如王國之禮蓋主君使卿勞賓于竟必爲致幣故有拜受之禮其致幣雖無明文以覲

禮考之賓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此天子勞賓之禮則知諸侯勞賓亦以幣此所謂主國之禮豈有往來交際而復其禮費如市道之交者耶○鄭康成曰禮者謂玉帛皮馬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鄭鍔曰侯伯子男相爲賓各以其禮從其命數之高下因其國之小大所用之物不與諸公同（○賈氏曰[illegible]）若夫揖遜辭受之儀無以異焉蓋禮以定名分儀者交際之容而已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

鄭康成曰謂相聘也○鄭鍔曰此記諸侯之國諸臣之禮儀也公國之臣來聘公國相與爲客故曰相爲國客君尊故以賓言之而曰相爲賓臣卑故以客言之而曰相爲客○王氏詳說曰上言諸公此言諸公之臣皆舉公以見諸侯伯子男耳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舉上公之臣耳上公以九爲節而臣降其一舉其上以及其中下也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

王昭禹曰諸侯五積其臣下其君二等故三積（○賈氏曰三積謂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有束帛致之）○鄭鍔曰客始至則三積皆三辭然後拜而受之不言登受者受之於庭也（○賈氏曰知受之於庭者上諸公即云登受謂登堂此不云登故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諸公之臣爲客與諸公爲賓其勞其問其積其享其食其牢禮其朝位賓主之步又有大異上公言積言問而此言積不言問非不問也主君於將幣之後而問

聘者之君及其大夫耳案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是已故此下文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蓋廟有中門有大門中門之外卽大門之內也若夫侯伯之臣則又不致積矣以其聘禮主侯伯之臣爲言而初無積事也夫豈無禾米薪芻但無以束帛致之耳侯伯之臣如此子男可知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

賈氏曰案聘禮此亦近郊勞之也○王氏詳說曰上公於再勞言主國於郊勞言主君此言大夫郊勞若蓋上公竟勞遠郊勞皆使卿大夫諸公之臣則使大夫及士耳案聘義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則是主君不親勞也上公之臣如此侯伯可知○鄭鍔曰及遣大夫來而郊勞則行旅擯之禮（[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詳說曰上公於積問言旅擯
於將幣言交擯於郊勞將幣皆言旅擯而積又不言擯者
又所以見其禮之殺也然案聘義介紹而傳命則是交擯
乎曰非也謂賓來至末介下對上儐傳本君之命也非謂
得傳其己之辭也上公之臣如此侯伯可知○鄭鍔曰三
辭不敢受勞而拜其辱也○賈氏曰[illegible]使者屈命來於外也○王昭禹曰[illegible]
故臣賓拜辱而不以車
賈氏曰三讓讓升堂也登堂聽使者傳主君勞問之命○
王昭禹曰聽命既畢於是下堂而拜然後登堂而受主君
之命○鄭鍔曰又登而受其郊勞之幣也聽命受幣而皆登堂尊王者之命而致敬也○王氏詳說曰上公言再
勞三辭三揖登拜受而此言登聽命下拜登受者蓋上公
受勞於堂而拜受於堂上公之臣受勞於堂聽命之後下

拜於庭然後登而受之若夫侯伯之臣則又受勞於庭矣
案聘禮賓揖至門內勞者致命則不受勞於堂也侯伯之
臣如此子男可知矣

賓音殯使音去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鄭康成曰賓當爲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賈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鄭鍔曰使者退而去則客拜
而送之

致館如初之儀

易氏曰案聘禮賓至使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其旅擯以至
登受亦如郊勞之禮
王氏詳說曰上公言致飧如致積此不言致積者蓋上公
之臣三積夫豈不致積哉但積視飧牽上言致積所以見
其致飧也上公之臣則不復致飧矣非無飧也但設而不
以東帛致之耳案聘禮宰夫朝服設飧又云飧不致賓不
拜不致則不拜矣言侯伯之臣飧不致舉其中以見上下
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
入

賈氏曰將幣亦謂圭璋也[illegible]旅擯三辭亦謂於主
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也○鄭鍔曰客臣也故不交擯不敢[illegible]
主君也三辭者辭毛君以大客禮當己也拜逆客辟者主君遣
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賓其○鄭鍔曰三辭將幣之[illegible]
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逡巡辟君拜也○鄭[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上公言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此言拜逆客
辟者蓋上公有車逆之禮上公之臣則拜逆而已上公有

答拜之禮上公之臣則辟而不答拜不敢當主君之尊也
案聘義君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
辱是拜聘君也非拜使者也故拜逆拜受拜問君拜問大
夫皆辟而不答拜者亦猶聘禮賓再拜勞不答拜與禮無
不答拜者不同

賈氏曰三揖者亦揖之使前○鄭鍔曰客進而入門則三
揖賓主各有介每門各止一相及行禮則唯主君之介入
客之相者不入所以然者客臣故也既以臣道自處故不
敢用相嫌與兩君相敵也
王氏詳說曰上公言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此言每
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者蓋上公九命上公之臣則七
介上公之上介使卿上公之臣上介使大夫上相卽上介
也案王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鄭氏謂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大夫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如之唯君相入則是己之上相不鴈行而入也

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賈氏曰三讓客登者主君與客俱登此據客而言之也拜客三辟者主君於阼階上北面拜賓喜至此并拜受幣客三退負序不敢當君拜也○王昭禹曰三辟主君之拜然後以君命授幣於主君也授幣既畢則下堂而出○易氏曰所以異於諸公之拜送幣者不敢當王君也○鄭鍔曰謂之每事事事皆如初之禮同也 [illegible] 如初同也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

賈氏曰此三者皆於聘之日行之故并言之○呂氏曰聘禮賓卒聘事請覿擯者入告出辭乃請禮賓宰夫徹几致筵公出迎賓入拜送醴此君親禮賓也 [illegible] 賓卒聘事奉束帛請覿所謂私覿也賓朝服問卿既致命出賓面如覿幣所謂私面也君命未致使臣不敢以私見其君及其卿卒君事乃得申其私敬也私覿見其君私面見其卿也或有以私面為見君者蓋列而言之則有見君見卿之別此篇及聘禮所云私覿私面是也離而言之則私面即私覿亦可為見君如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面私獻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於君是也○王 [illegible] 其幣皆以己物也○鄭鍔曰或謂聘有私覿而郊特牲云朝覿大夫之私覿非禮者何耶余以為與君偕來之時君方有朝覿之

事而大夫行私覿之禮則是外交也是故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若夫國君遣臣來聘則得以私覿故孔子曰私覿愉愉如也而左傳言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也不曰私覿而曰私面者聘禮注云謂之面威儀質也或者謂於君謂之覿卿謂之面不知此言私面而下文有君荅拜之文則非卿謂之面矣棄疾見鄭伯亦謂之面或說非也

鄭鍔曰禮也私面也私覿也凡茲三禮皆再拜稽首以致敬主君荅之以拜不敢以臣道受之也 [illegible]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

鄭康成曰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王昭禹曰出及中門之外然後問君問大夫勞客者以在廟授幣方致敬焉未可遽問而勞之也○李嘉會曰前之將幣皆是介擯傳辭未及相親今既私面則相親矣故可問君問大夫○鄭康成曰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 [illegible] 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謹也○鄭鍔曰再拜而思所以對蓋未對也君荅之也客於君拜之時乃辟君拜而對其所問也主君問其國之大夫客即對之不須再拜與辟也大夫卑於君故直對其問也主君勞己跋涉之勞謙不敢當其問故再拜稽首以致謝明其感戴之深也主君荅其拜客趨而辟之不敢當主君也

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鄭鍔曰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此四者皆盛禮也然致饔餼則如郊勞之禮者以其不比國君爲賓而饔餼之盛故也郊勞行禮而已（○黃氏曰同使外威儀無上）饗食還圭則如將幣之儀者與上文將幣儀同以其饗食去禮也圭者彼國之君所執以致聘之物故禮如將幣敬其君之意也（○鄭康成曰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黃氏曰如將幣者蓋不盛也如之所如者如來將主人使升受幣○饗將幣同自餼則不○王昭禹曰如將幣之儀君皆饗食還圭其禮事以殺饔餼可也）

王氏詳說曰上公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至上公之臣則致饔餼如勞之禮謂以大夫致之君不親致也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亦謂以卿致之君不親致也然言如將幣者但郊勞其禮簡將幣其禮詳耳案聘禮云君使卿還玉于館又案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然還玉使卿而饗食亦有親與使人致耳此致饔餼饗食之異於上公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

鄭康成曰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鄭鍔曰客不敢當主君之親臨故辟之而使介受其有問之命主君因此遂拜以送客也客即從君之後至朝而拜謝君之有送已（○李嘉會曰館客者留客也親受其命而不辭與主君故辟而使介受命從其後拜君之辱于朝）○王氏詳說曰上公致贈郊送皆君親往焉上公之臣則因其將去就館以送之而已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鄭康成曰禮賜謂乘禽○鄭鍔曰既有饔餼饗食之禮矣又有乘禽之賜者加恩惠也於君拜辱之明日客又親至朝而拜加惠之禮賜謂其待己有加而無已故也既拜其賜即行焉不復留也主君於其去又致積焉如始入之數（○黃氏曰入與出皆三積也）蓋芻薪米禾之類不可一日缺也所以知禮數爲乘禽者聘禮云賓三拜乘禽於朝以此知之○黃氏曰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敵有拜有不拜且有繼禮此拜禮賜臣不敢敵君皆當拜直曰禮賜於其行也而拜之○李嘉會曰國君將去則有致贈郊送今止曰客拜禮賜遂行亦無郊送之禮者前將君命待之不可忽君命既將則臣也待之不可過如入之積則三積也

王氏詳說曰禮大夫不饗君謂不敢與君抗禮也至於使外國亦如其禮諸侯之於諸侯則賓繼主君如主國之禮但無積問饔勞之禮耳此無繼主君之禮所以異於上公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鄭康成曰爵卿大夫士也○李嘉會曰以爵相爲客足矣何必以其國之爵國有小大子男之卿僅可當公國之士故不止曰爵必以國之爵言也○鄭鍔曰凡侯伯子男之國其臣相爲國客皆以其爵命高下爲禮若夫見於揖遜之間儀容則與公國之臣同故曰其儀亦如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鄭鍔曰禮儀見於形貌（○王昭禹曰禮儀所以相接）辭命見於答問（○王昭禹曰辭命所以相與）餼牢諸禮之常也（牢禮之屬○王昭禹曰）賜獻者禮之加也（禽獻之屬）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視其爵之尊卑而降殺以兩也（○黃氏曰上公之臣卿大夫士降殺以兩而視其爵者以二等降殺三等而爲之也○卿大夫士二等即大行人下其君二等）

黃氏曰九儀公侯伯子男其命五孤卿大夫士其爵四其待賓客之禮公侯伯子男爲三等至卿交不以命而皆以

辨其爲二等諸侯敵也與天子自應不同

凡賓客送逆同禮

王昭禹曰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如一而已（易氏曰逆非止於郊勞凡有以奉其來者皆是送非止於郊送凡有以厚其往者皆是始終如一禮主乎敬也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

鄭鍔曰諸侯交際之禮視國之大小報復之禮因物之重輕交大國則其幣以多爲貴交小國則其幣以小爲貴是之謂稱若夫待其使者亦視其幣之多寡而爲豐殺疏謂此乃享幣非圭璋璧琮也賄用束紡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之用禮用賓帛所以禮聘君而報其享焉○王昭禹曰各稱其邦而爲之幣者稱其邦之大小而爲幣之隆殺以其幣之隆殺爲禮之厚薄也如是則賓之所以繼主君而主君所以禮賓者皆無過不及矣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鄭康成曰謂擯相傳辭時也（鄭鍔曰凡行人者司儀掌客上所言者皆賓客之禮儀也而又掌大小行人之儀爲行人者當其相禮則不可向東亦不可向西亦不可向南亦不可向北常視賓主小前卻隨機旋轉不常厥處東方之明而日出爲朝朝東也日入於西爲夕夕西也主南面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也客答君而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向北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九

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行夫主國使之禮

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鄭康成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王昭禹曰媺惡謂吉凶之事蓋事小而禮籍有所不載故也若夫載於禮籍之大事則有小大行人存焉○賈氏曰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鄭康成曰無禮使行夫主使之）鄭鍔曰既有大小行人又有行夫者蓋大小行人備禮儀而使使之大者也行夫不用擯介疾傳遽而達其小事使之小者也大事有媺惡者大小行人以擯介而使若夫小事之媺惡者謂福慶禍災之小者也行人乘傳而往欲急遽以視其事惟其有用相禮之人故必執旌節爲信使之大者有使有爲不患其不達若行夫則無介無介則慮其有患難而命不達故言雖道路有難而不時必達謂雖不能及所約之時要之必期於達也

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王昭禹曰居於其國非以王命出行之時○劉迎曰司隸掌役國中之辱事與役其煩辱之事今行夫以下士三十二人爲之則掌行人之勞辱之事俾凡有使則爲之介紹而或先或後亦其職也先儒改焉爲夷謂四方夷之使則介之經言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初無使四夷之文況經謂傳王之言而說諭焉書其日月焉皆以焉爲文不知先儒何苦改經文而好異說如此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王昭禹曰夏官有環人秋官復有環人者蓋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取周巡往來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賓客之任器取周圍保衛若環之無隙也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黃氏曰古者諸侯分方率屬書肆覲東后詩式是南邦奄受北國皆是也苟非同統率爲相維相比之勢與朝覲道途經由則不相往來旄丘曰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崧高曰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illegible]至若有好故遣使自東徂西自南徂北皆當過王都天子使人通之故謂之通賓客[illegible]○鄭康成曰路節旌節也[illegible]○王昭禹曰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故以路節達諸四方

李嘉會曰旌節用於道路人信旌節則環人可以通賓客可以達四方可以授館聚欜可以門關無幾可以達及四疆

舍則授館令聚欜

賈氏曰館謂道上廬宿市所館舍[illegible]鄭鍔曰行人有致館之禮蓋賓客至國則授以館舍也此則送逆所至賓客或舍止則授之以館非行人致館之比○鄭康成曰令令野廬氏[illegible]○鄭鍔曰聚人以擊欜爲之宿衛以防非常

有任器則令環之

鄭鍔曰賓客有所用之器不特聚欜以防之令循環守視

慮其或失也司隸言爲百官積任器與此任器同皆謂所須之物所賴以爲用不可一日無也

凡門關無幾[illegible]送逆及疆

鄭司農曰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王昭禹曰疆謂畿四方之界賓客始來而逆之終去而送之皆至王畿之界所也○鄭鍔曰他官送逆賓客或近郊或遠郊有不及疆者環人既以循環守衛爲職此所以及疆焉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illegible]

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

王氏曰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皆其國地可辨數要者也象胥言其國使而不言其國數則所掌非特職方可辨數要之國○王昭禹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殊方異俗莫不輸誠歸款象胥之譯其言又曷可少哉故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諭則使之俞其言說則以言明其理[illegible]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

鄭鍔曰以時入賓謂四夷之君以時親來也○劉執中曰協其禮謂蕃國之君世一見象胥掌敘之以中國之儀用協其禮也與其辭言者雖不能變其音聲而可諭之以事

上之意然後以其辭而言之於上也○鄭鍔曰傳以辭言其使達中國之語可以相通也○王昭禹曰接之以辭言而象胥則協其辭言傳而通之王制曰達其志通其欲與此所謂協其辭言傳之同意○黃氏曰言以其辭
言於上傳以上之言傳報之也
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音儐）相（息亮反）之
鄭康成曰從來至去皆爲擯而詔侑其禮儀○王昭禹曰
禮節所以相接幣帛所以致事辭令所以相與象胥掌擯
而相之○黃氏曰幣帛謂王有賜與之者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
鄭鍔曰國客謂四夷遣其臣來也中國之客自有大小行
人掌正其位○劉執中曰若其入賓而遇國之大喪則詔
相其禮儀而正其位若遇軍旅會同則受其幣而賓禮之
皆謂蕃國也
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王昭禹曰軍旅以征伐時會以發禁殷同以施政四海之
諸侯或遣臣以聘問則象胥擯而禮之○鄭鍔曰受其幣
而擯相之所以將其來會之勤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
子
王昭禹曰凡作事謂作四夷之事王之大事諸侯者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則作大事於四夷者謂有戎事於四夷也
諸侯以敵王所愾爲事在諸侯然則彤弓錫有功諸侯則
蠻夷衰而諸夏盛故六月之序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次
事則非戎事謂威讓之令文誥之辭或施於四夷者則量
其事之輕重或以卿大夫或以上士也若夫下事則事之
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言下事庶子則包中士矣○黃氏曰不言中士下士者徒以王之二等言之皆謂上士與王制所云元士同也云[illegible]子者[illegible]若[illegible]伯所[illegible]士庶子之等

鄭鍔曰事有小大爵有尊卑權有輕重因事用人各得其
稱理之常也必於象胥言者蓋處夷狄之道尤不可不謹
也
黃氏曰此疑簡編有錯繆以其名推之國客必非象胥所
掌而作事尤非其所得預疑爲小行人職掌作事後鄭說
是擇使也諸侯恐當爲諸公春秋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
也下事庶子武氏子仍叔之子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賓客之名分而言之則尊者謂之賓卑者謂之客
總而言之皆可謂之客掌客於賓客之禮無所不掌而名
官獨曰客蓋總而言之也○黃氏曰掌客在象胥之下賓
客內事畢始著外事名之曰客自外言之大行人屬象胥
諭言語協辭命在遞守前

薛平仲曰五官之設一以掌爲者皆相承乎前而遞守於
後者也蓋掌客掌其賓客之等數即行人司儀之爲等數
也掌訝掌其等籍以待賓客即小行人之爲禮籍也掌交
掌其交好即前乎數官之爲交好也誠使禮儀之未明則
掌客何以嚴等級之殊等數之未定掌訝何以待賓客之
至賓客之未至則掌交又何以致交好之結哉然交好之
往來而姦慝之伏於難測者不可以不幾於是乎有掌察
之臣交好之既至而幣帛之將其厚意者不可以不節於
是乎有掌貨賄之官是皆相承而遞守之以成賓客之禮
者也
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黃氏曰所掌牢禮餼獻等數皆天子之禮而以王巡守所
至之國爲主天子禮待諸侯故以四方言之○易氏曰牢

禮即凡用牢之禮飱謂飱九牢之類獻謂禽獻之類飲食謂饗燕膳食之類

李嘉會曰政治注謂國新殺禮之類若此之屬非一事也可以類推○鄭鍔曰牢禮飱獻飲食皆主國所以待賓客之禮必有等數爲等如司儀所謂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之等不爲之等無以稱其爵之尊卑數即下文所陳之數不爲之數無以供其物之多寡既掌其等數矣又掌其政治者等數雖不可易然而有凶豐之年有禍災之故有在野在外之時雖從其等數又不可無政治以權節之也

王氏詳說曰大行人言五等諸侯朝聘疎數而及其相聘相朝小行人言五等諸侯而及其六幣司儀言將合諸侯而及其諸公與諸公之臣相爲賓客言王合諸侯而饗禮而及諸侯之禮、成周之時禮自天子出也且以掌

客諸侯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言之來有郊勞去有致賄此終始成禮也言於司儀而不言於掌客積飱饗餼言於司儀而又言於掌客蓋掌客事專於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此所以言積飱饗餼之禮爲詳且悉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鄭鍔曰饗禮之具十二牢者非常之禮也昔吳人徵十二牢於魯子服景伯謂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哀七年)故王者法而用之(李嘉會曰上公以九爲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極也)今饗諸侯則具十二牢庶具百物皆備諸侯長亦十有二獻者蓋論禮之常則位雖極上公亦止於九獻而已論君之惠則不然彼其當朝之歲朝享於廟固當從其禮之常若夫非當朝之歲王者特以國家有事而大合之方伯連率皆在安可以無優異乎故取天子所當用之禮用以待夫爲諸侯之長者所以表其恩意之厚出於非常也然言諸侯長十有再獻則其他不用是禮矣○黃氏曰十二牢庶具百物備天子之禮也而以享諸侯長非謂諸侯長當用此也有司以供天子天子推而享之易大有以養聖賢此意也諸侯咸在其饗禮皆有等獨饗其長以天子之禮欲使諸侯知長幼之義且爲天子所尊也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皆率之以長時會在國中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兩見其義下別出巡守殷國則此爲時會亦使掌客掌之其事同也(易氏曰牢具十有二而[illegible]其爲所主至十有二而[illegible]少故天子[illegible]其[illegible]蓋有[illegible]鄭也失)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去聲)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賈氏曰王巡守則殷同殷同則殷國也王巡守至於四嶽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嶽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黃氏曰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illegible])○鄭康成曰國君者王所過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賈氏曰此不特牲文言此見天[illegible])○王昭禹曰天子施禮於諸侯協十有二牢以多爲貴也諸侯報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爲貴也以多爲貴者外心也以少爲貴者內心也○鄭康成曰今者掌客今主國也○賈氏曰百官即三公以下○鄭康成曰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鄭鍔曰下至百

官之衆所用之牲亦不一非特具以養百官也凡百官而不從王之行者皆當有以給之公卿大夫子男士庶子爵命雖不同以出封加等則其位同從王之行猶出封也以八命之公視九命之公六命之卿視七命之侯伯四命之大夫視五命之子男三命之士視侯伯之卿亦三命也不加等者蓋有中士下士一視三命之卿亦爲加矣謂之諸侯之卿則公之孤亦在其中然則王之上士其視公之四命之孤歟若八子男之卿再命此雖言諸侯之卿知不可指子男卿者以加一等之理致之也庶子則專一視大夫之禮王之庶子可以比諸侯之大夫矣

凡諸侯之禮

黃氏曰司儀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而掌客諸侯之禮[illegible]等與大行人同何也掌客本掌王國之禮及王巡守其所至國爲主禮待諸侯之來者而皆用王國之禮是則掌客兼兩義總曰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以四方爲文則專爲巡守殷國而見也既家以爲諸侯相朝主國待賓之禮又曰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而見諸侯自相待以外包內皆誤蓋不玫司儀二等與掌客設六之意也司儀專載諸侯相待之禮諸侯常時用之掌客專掌天子待諸侯之禮因王巡守殷國主國用之是皆參致也〈鄭鍔曰致此下文有夫人致禮之事則知爲諸侯待賓之禮無疑〉○易氏曰凡諸侯之禮即所掌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也

上公五積皆眡飧牽

鄭鍔曰客始至則致小禮謂之飧飧必有牢或飪或腥致積則牽而往不殺也五積所用皆視飧時之物但牽往不殺爲異言眡者謂其禮與致飧用物同也〈賈氏曰一積視一飧飧五牢則五積二十〉

〈五牢也侯伯[illegible]六牢子男[illegible]也若牽[illegible]不殺者以其在自分[illegible]故不殺客至自殺也〉○鄭司農曰牽牲可牽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

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

王昭禹曰於始至以問閒則有脩焉脩者脯之加薑桂者也羣介行人宰史皆公所從行者尊其君以及其臣故於方致問之始亦有牢也鄭氏謂臣用牢而君用脩疑其非禮恐有脫誤蓋上公致積則有飧牽問禮隨而至故加以脩而已〈王氏詳說曰但有[illegible]何[illegible]者有[illegible]而殺大禮者[illegible]未可以問[illegible]脩爲非禮也〉羣介行人宰史方此有牢不爲過也至於侯伯子男則不言者以上公爵命爲獨隆其禮爲獨優故也

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

賈氏曰案聘禮賓[illegible]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卽云宰夫朝服設飧是其客始至之[illegible]言小禮者對饔餼爲大禮也○鄭鍔曰夕食曰飧謂其薄也三牲備爲一牢五牢者非皆熟也飪一牢其餘則腥也自飧五牢以至牲三十有六皆陳者此致飧之禮也○鄭康成曰食者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illegible]〉○王昭禹曰上公食四十侯伯合三十有二子男食二十有四東西共四列上公其列之數則十侯伯列之數則八子男列之數則六〈王氏詳說曰食之數以八爲降殺〉○鄭康成曰簠盛稻粱器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諸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王氏詳說曰其數以兩爲降殺

鄭康成曰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

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言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
王氏詳說曰天子之豆堂上二十有六則東西兩夾皆二十有二矣亦以八爲降殺 ○賈氏曰鉶器名所以盛腳
臐膮三等之羹
鄭康成曰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
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
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
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
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illegible]○
[illegible]
之數[illegible]○鄭康成曰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
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illegible]鼎十有二者
[illegible]簠黍稷器也十有二堂上八西夾東夾

周禮訂義卷六十九　十

各二[illegible]○鄭鍔曰食與豆非相配之物故分之簠與鼎爲食
之主且相配故合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二同乎十[illegible]○鄭康成曰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
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illegible]諸侯禮盛
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公腥鼎三
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
八腥二牢也[illegible]
[illegible]陳列也○鄭鍔曰已上所致
飧之物皆陳列於客館也列有所致食陳於楹外簠與豆
鉶壺簋皆陳於堂上及東西之夾鼎則陳於西階之前腥

則陳於阼階之前凡此皆謂之門內之實亦有車米禾芻
薪之類不列於此
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
有二十罋車皆陳
鄭康成曰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曰死牢曰牽牢曰米曰醯醢曰車米曰車禾
曰芻薪曰倍禾此饔餼之禮○鄭鍔曰牛羊豕備爲一牢
凡用九牢從命數也九牢之物有生致者有殺而往者死
牢五如飧之五牢也其陳亦如飧飪一牢在西餘腥在
東也生牢四牽而往陳於門西焉共爲九牢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易氏曰米則載之於筥者半斛

周禮訂義卷六十九　二

曰筥上公百有二十筥爲米六十斛侯伯百筥爲米五十
斛子男八十筥爲米四十斛其設在於庭中[illegible]
[illegible]○鄭鍔曰醯醢者齏菹醢可
食之物如王卑之數[illegible]
○王氏詳說曰醯醢陰陽之義醯穀陽也醢肉陰也其數
以二十爲降殺故上公百二十罋而侯伯則百子男則八
十矣然飧則實於豆而饔則實於罋此飧之所以異於饔
也○鄭鍔曰皆陳列於客館其陳則牢有在阼階西者有
在東者米積陳於中庭十爲列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爲列
醯以穀爲之陽物也故在碑東醢以肉爲之陰物也故在
碑西言車皆陳非也車衍字也凡此皆門內之實所陳在
門內者也[illegible]
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

秅芻薪倍禾皆陳

鄭鍔曰車米者以車載米也眡生牢謂視牽一牢則用十車以載米牽四牢則用四十車矣然一車之中所容秉有五籔而已十斗爲斛十六斗爲籔十籔爲秉一秉十六斛也五籔八斛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秉與冉子與之粟五秉之秉同車禾者以車載禾也棐實並刈爲禾禹貢所謂總秸之類也其數則眡死牢死牢五一死牢則用十車五牢則五十車矣然一車所載者三秅而已禾之秉謂禾可把者也四秉曰筥筥一稱也十筥曰稯十稯曰秅三秅者三十稯也○王昭禹曰芻薪倍禾則凡百車也

王氏詳說曰禾米薪芻公養之義也米所以養賓而薪如其數禾所以養馬而芻如其數然米有載於筥者有載於車者上二十筥則爲米六十斛此米之載於筥者也其設在於庭中其侯伯子男皆以二十爲降殺矣秉有五籔則爲米二十四斛矣此米之載於一車之數也其設在乎門外禾也薪也芻也亦在其處其侯伯子男皆以十爲降殺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至上公則米禾十車爲言者乃所以眡其死牢生牢之數也若夫聘禮則侯伯之卿米禾皆二十車矣豈非殺大禮而豐小禮其數與此不同乎然飧禮不言米禾薪芻者抑以積視飧牽是飧禮以米禾芻薪爲義不必言可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食也簠也豆也鉶也壺也皆陳于堂上及兩夾也簋亦陳于堂上而與鼎並者並其數也非並陳也鼎也腥也陳于阼階之前死牢也牽牢也陳于門之西車米也車禾也薪芻也陳於門之外醯也醢也陳於碑之東西掌客言飧饔餼之皆陳者二筥米與醯醢並者以其皆在門內也米禾之車與死牢之牢並者以其皆在門外也則義甚明矣言飧之皆陳者一而鼎也腥也同爲簠簋豆鉶之列者蓋簠簋豆鉶豈堂上所陳之器乎鼎也腥也豈堂上所陳之器乎雖不分言皆陳學者可以意曉也至於飧之所陳以筐米陳於楹外壅陳於楹內則與饔禮之陳筥於庭陳壅於碑異矣夫人助賓籩豆陳於戶東壺陳於東序則與君之陳籩豆於堂陳壺於楹外異矣

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

二十每日所供有乘禽所謂禮賜是也乘謂事之屬傳所謂乘鴈集不爲多是爾殷行也殷中也賓未去之謂又更致膳示勤意無倦也物用則大牢爲○王氏詳說曰上公大牢侯伯大牢子男闕而不言此中膳之禮也案聘禮云既致饔旬而稍者謂此禮也蓋賓客之道以十日爲正行禮一旬之後或遭凶變或主人留之即有致稍歸餼之禮周禮稍人所謂共賓客之稍禮是也但上公言於及歸侯伯不言及者闕或譌之耳侯伯大牢而子男不言者止於乘禽耳

鄭鍔曰自始至以及歸凡三饗之三食之三燕之禮成於三也

王昭禹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諸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饗以酒爲主食以食爲主燕以恩爲主惟以恩爲主故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爲尚其樂無

筭也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
而去則王之所以致愛於諸侯於是爲至矣
鄭康成曰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鄭鍔曰饗
必有酬幣食必有侑幣不親饗則遣大夫以酬幣致其饗
禮不親食則亦遣大夫以侑幣致其食禮所以將厚意焉
謂有故不及躬臨而非厭慢賓之意或謂不親燕則不用
幣致蓋饗食在廟其禮至嚴而燕在寢其禮褻然致鹿鳴
之燕羣臣猶有幣以將意況燕賓乎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
上介有禽獻
鄭鍔曰凡介者賓之衆臣從行者也行人者掌賓禮之官
也宰者賓之膳夫也史者賓之掌書史也始至有飧且後
有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然人衆參差雖等用其爵之

高下爲之陳數而已此則禮之正者（[illegible]）若夫禽獻
禮賜也則惟上介始有焉上介相禮其爵亦尊宜有禮賜
以示優厚也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
二雙是也用禽以獻謂之禽獻也
王氏詳說曰按聘禮上介與賓同是以大夫餼賓云上賓
上介皆大牢米八筐衆介皆少牢米六筐但上賓有芻禾
而上介無芻禾耳此五等之上介皆有禽獻也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
鄭康成曰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於戶東壺陳於
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illegible]）○鄭鍔曰其數八八者陰之極數所
用之物皆大牢厚賓也○王氏詳說曰上公八壺八豆八
籩而侯伯同者抑以夫人之上公有膳有饗有食而侯伯
則無食禮矣（[illegible]）
黃氏曰夫人致禮其在王國后之禮也膳眡致饗與侯伯
同則皆大牢下一等則特牛隨所用之鄭不言饗又曰饗
有壺酒蓋疑辭
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黃氏曰親見卿謂子男於主國之卿皆當親見之也疏家
引聘禮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上介受則公侯伯
於主國之卿來見不親見之矣○鄭鍔曰主國之卿見賓
亦皆執羔所以禮之也卿執羔取其羣而不黨之義自其
當也嫌於他國君不可用見已君之禮故言皆見以羔及
其膳賓亦用大牢所以助君養賓（[illegible]）○黃氏
曰見讀如字夫人以禮公侯伯壺籩豆八子男六卿膳公

大牢膳侯伯子男特牛司儀所謂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粗可見鄭說非○王氏詳說曰子男與侯伯同禮者卿以
侯伯見以羔而子男不言見者蓋三卿之內有見者有不
見者卿於小國之君有不造館者矣

總論

劉執中曰掌客之所掌牢禮其別有五皆天下之正禮而
王及諸侯之所共守而同行之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王
不巡守殷國會合諸侯而享之一也王巡守殷國國君膳
王及公卿大夫士庶子各有所眡二也諸公相爲賓之禮
三也侯伯相爲賓之禮四也子男相爲賓之禮五也聖人
事爲之制物爲之防使貴賤有倫上下有敍賓主有禮揖
遜有節小大必稱故享之者足以成禮而無餘爲之者足
以敬賓而不乏所以行禮樂起風化篤忠順厚人倫而禍

亂之萌息爭鬬之心消僭偪之源寔國之大經也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張氏曰周禮曰上公豆四十侯伯之豆三十二記曰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問曰豆之設何其差也答曰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是公豆四十但言十六者是堂上數也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是侯伯豆三十二但言十二者亦堂上數也

鄭鍔曰侯伯四積者凡此皆視上公而降殺耳其義則同於夫人之禮則言致饗蓋不親饗也使大夫致之而已於子男之君則言膳眡致饗者以膳致饗之禮也已膳則不饗之矣言親見卿皆膳特牛者大國之卿於子男之君來不皆見之也見之者乃以特牛膳之不見之者則無膳之禮也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黃氏曰此正與司儀二等同鄭謂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是也上言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又曰惟上介有禽獻則上介一等其餘一等所謂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可見也掌客獨此爲邦國自待客禮蓋因介見之○易氏曰古者坐賓於西北位介於西南所以尊賓卑介也賓之尊以其敵主介之卑以其副賓此上經所謂凡介皆有牢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宜也若夫諸侯之卿大夫士以聘問而自爲國客則非介也具賓之體者也具賓之體則疑於賓矣乃如介之禮以待之蓋尊者之道爲正爲大卑者之道爲副爲小者亦分之所當然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則知先王待賓客之禮固有定制矣 鄭鍔曰諸侯之卿大夫士[illegible]國客之時亦有奉君命而來時當其奉君命則以國待之[illegible]禮亦如之不來而爲介時之禮則以其[illegible]自來而[illegible]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易氏曰禮者合於天時宜於地財當於人心者也不則殺焉可也國新謂新建國者凶荒謂無年者禍裁謂兵寇者在野在外謂諸方嶽及國門之外者以王禮言之大荒大札天地有裁王皆爲之不舉所以爲內省自疚之道至矣於是數者而殺禮抑以其自處者而待賓客耶○李氏曰非直以歲之下則殺邦用若新建國及札喪禍裁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約安得重用無聊之民求備乎籩豆之事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鄭康成曰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鄭

鍔曰使其喪有所給

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

鄭鍔曰賓客在主國自聞其親之喪凡主國饗食之禮皆不敢受以其喪故也若夫芻稍則以給人馬日用之須不可以一日已之喪而不受也故受芻稍焉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黃氏曰饗食主人待賓主人有喪自不應受此禮鄭以牲為腥謂飧饔餼當熟者腥致之恐是

易氏曰賓客禮之常者死喪禮之變者凡賓客死則致禮以喪用有君及父母之喪則惟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則惟受牲禮而饗禮皆廢此禮之變者也亦載之以常禮而已矣

總論

陳君舉曰邦國之君相為賓客先王設官有行人行夫掌客掌訝之類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觀春秋之時一言不酬一拜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先王慮患豈不預哉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黃氏曰掌訝序於掌客之後何也王十二歲巡守畢五服諸侯自一歲至六歲徧朝則迎訝之事無終已也朝庭尊明四方無事諸侯受職何敢廢誠朝節之疏數聘使之貴賤介從之衆少皆當有等籍不以其籍掌訝不以入

易氏曰上經有訝士以訝四方之獄訟為主故曰士此以掌四方之賓客為主故曰掌

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

鄭康成曰等九儀之等數○王昭禹曰所以訝賓客者必以其籍之差數而為隆殺之節焉異於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

賈氏曰國賓客至者謂五等諸侯及其臣來朝聘至謂入畿內至廬宿市當共待之○鄭康成曰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賈氏曰以委積有牛羊禾米芻等[illegible]故知戒官者謂牛人以下也○王昭禹曰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掌訝之籍使各蚤正素備以給賓客之用[illegible]

鄭康成曰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

及宿則令聚欜

鄭康成曰令令野廬氏

及委則致積

鄭康成曰致積以王命致其數於賓

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鄭康成曰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賓通其所求索

及將幣為前驅

鄭康成曰道之以如朝

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項氏曰入廟告以着位然後入復于王退則復于王若曰賓不顧矣[illegible]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鄭康成曰賓客之治謂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為

如朝而治之○李嘉會曰訝訝士也

凡從者出則使人導之及歸送亦如之

鄭康成曰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導賓客之從者營護之〔王昭禹曰賓客從行之人……〕亦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榛待事之屬〔……〕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鄭鍔曰當朝聘之日訝于賓館則各降一等其人諸侯也則卿以訝之諸侯之卿也則遣大夫以訝之大夫也則遣士以訝之士雖甚微亦不可無訝不言所遣之官者蓋微者之來王朝亦遣微者無定禮也訝每降一等如此若夫諸侯則敵故聘禮云卿訝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謂諸侯國之禮也〔李嘉會曰……〕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易氏曰上經因訝賓客而及卿大夫即館之訝此復言掌訝之職凡言僑委積以下皆所治之令○陳䢵之曰賓客方至則掌訝往而詔相其事詔以言告之相以力贊之治謂理其事令謂有所使賓客有所治令則掌訝掌之〔……〕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主交通結諸侯之好○鄭鍔曰邦國地遠勢隔故設官以掌交通之事導達其間隔之情使無疑沮則天于諸侯情相得矣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反〕惡〔烏路反〕辟〔音避〕行之

鄭康成曰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王昭禹曰邦國之諸侯衆矣非若左右之近邦國之萬民衆矣非若畿甸之近

〔……〕

鄭鍔曰天下九州千七百國中士八人安能徧至達之以節可也遺諸侯與君萬民必無是理殆所巡之國見其國君則用幣以交之

愚案節以為信幣以為禮王者未嘗輕用以節幣巡諸侯及萬民所聚者此正是王者固結人心最切處大凡上情之不下達非生於疑則生於玩上既示人以信待人以禮言焉人孰不應王者得於中而好生者德也動於心而至誠者意也志則心有所之而見於施為慮則心有所思而見於圖回者有掌交以道之如是而為王之所好如是而為王之所惡使天下皆知所好者當從而行之所惡者當避而勿為一人之心庶乎明白洞達與天下以為公合天下以為一不然徒言豈足以感人動物耶

王昭禹曰道王之德意志慮與擇人誦王志異矣道則道其實誦則誦其言道其實以交邦國萬民者義也故屬之秋官誦其言以正邦國萬民者政也故屬之夏官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鄭鍔曰諸侯交好恐不常也王欲諸侯之交久而不變以幣禮之乃所以和之使益至於無乖也萬民之說固不一也掌交巡而和之則傳達以告王使王知夫民心之說何事也○項氏曰和諸侯之好使無猜疑怨忌之隙達萬民之說使無抑鬱憤怨之情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

鄭康成曰通事謂朝覲聘問也○王昭禹曰三等之邦國星分棊布於九州之內其勢疑若睽間而相絕先王制為

朝覲聘問之禮行於其間則有往來不窮之通矣○鄭鍔曰朝覲聘問相通之事事以常也然或恐有時而不通又從而爲之結其歡心使其相與之情固結而不可解

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乃旦反九戎之威

鄭康成曰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鄭鍔曰諭以九稅之利使州九職任民而斂其財也利國之所[illegible]其利于此○林椅曰侯國計食之餘其賦必有入于王國者故有九稅之利然山林川澤之利非侯國之所得有故掌交諭之必有以也九禮九儀之禮○賈氏曰九儀之禮以大行人所掌九儀擯諸侯國也言九禮之親則朝覲是也○鄭鍔曰諭以九禮之親使遵九儀之品以相聘問而致其親也鄰國相親莫親于此九牧九州之牧○鄭鍔曰諭以九牧之維使九州之牧以相親比而爲牧之維也其爲國之維者如方伯連率故言維九禁九法之禁○鄭鍔曰諭以九禁之難使知司馬九法以禁邦國者不可不畏避也九戎九伐之戎○鄭鍔曰諭以九戎之威使知司馬九伐之法以成邦國者誠爲威嚴也○黃氏曰三代九州之内各有蠻夷[illegible]或負固不能盡知中國之禮法也[illegible]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諸侯分土而與之守分人民而與之治患其擅一國之名寵以專節制之大權則威福之柄其可不謹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是福之之道也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威之之道也方其裂地以封之固已使之得征其民以爲利今又諭之以九稅之利使知藝極爲方其列爵以等之固已使之各守其爵以爲分今又諭九禮之親使知分守爲太宰於施典之際固已建其牧而小大相維今又諭以九牧之維使知聽命爲大司馬以九伐之法固已正之奉法而畏威今又諭以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諭以九戎之威使知免兵焉彼又安有曠絕弛慢悠久以違王命哉○易氏曰五者皆王政之大若非掌交之所能諭掌交時有以申救之豈徒咸其輔膝口說也哉

總論

林椅曰邦國之交於朝覲會同有相見之禮於歲時有聘問之禮蓋雖分其分守必相與相親然後能爲國也故掌交通事利相通也禮相親也牧以維之禁以禁之威以威之而邦國之事備矣後世乃謂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何不思之甚耶夫自百畝達于五百里皆有封域爲之分守則人有固志封君世其守而賢能任其事則治不偏舉也又邦國之事不屬之司馬則屬之司寇如九法九伐職方氏之類見於夏官掌客司儀行人之類見於秋官是也司馬之職固曰以施邦國之政職而司寇之詰邦國無非糾而合之也若上無政刑雖不封建其能安且治乎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闕

鄭鍔曰掌察諸侯之不率者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闕

鄭鍔曰掌所以供交通諸國之幣帛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

賈氏曰云每國上士二人是王朝之士以其主采地之國治事重則名之曰朝大夫云畿內三等采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總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黃氏曰庶子未有位故敘於府史之下與王國庶子不同

愚案都家甚廣其事亦繁朝大夫序官若此之少何以給之要知如此亦如今之進奏院但報行文書而事非其所處決

薛平仲曰五典建官必以都家爲終其說已詳於前矣然於刑官之序不惟曰都家之士而已且首之以朝大夫次

之以都則而後都家之士設爲何哉蓋大宰建八則以治都鄙而刑賞以馭其慼凜乎其不少恕都家即王之內諸侯也如使威福得以自行於都鄙之中則是兩政耦國內無以稟王朝之命外何以爲邦國之則哉故於都家之國各設朝大夫以總之官以朝大夫而命名則官出於王朝也以王朝之官分之都家之國其權又得辟庶子以爲用則綱領一申於上權柄不敢以自有威福其敢以自專乎次之以都則若守都家之則也終之以都士家士則都家之刑辟審矣

掌都家之國治

鄭康成曰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主其治國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黃氏曰國治王國之治都家當奉行者冢宰曰以八則治都鄙○王氏曰都家有治於國

則朝大夫掌之

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

賈氏曰日朝者朝大夫日日在朝以聽受國事故○王昭禹曰所作謂之事所遭謂之故○鄭康成曰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於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長謂卿大夫

賈氏曰總而言之皆曰國君別而言之惟三公及王子弟得稱國君卿大夫總稱長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王昭禹曰凡有所正者皆政也凡有所使者皆令也○鄭康成曰使以告其都家之吏○劉執中曰王國六官治教之當行於都家者朝大夫日朝於王以聽國之事故告都家之君長是以國有政令令朝大夫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

鄭鍔曰都家之治有當治於王國者必因大夫以上達○鄭康成曰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若夫事之大者則不可因朝大夫以達之也其君長當自至而稟王命可也○劉執中曰謂有亟事欲遝達於王者則弗因朝大夫焉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

鄭康成曰不及謂有稽殿之誅○鄭鍔曰凡都家之治有失其先後之期違王命而不至則朝大夫告戒之不蚤故耳誅而責之可也

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鄭鍔曰在軍旅而其軍事不及期則誅其在軍之都司馬家司馬耳○賈氏曰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闕

鄭康成曰都則主都家之八則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闕

家士亦如之闕

鄭康成曰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亦當言每都○賈氏曰都家王皆不置都士已有方士主其獄故使都家之士以獄告也

總論司寇官屬

易氏曰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而士師則掌禁自鄉士以至司隸言其用刑者也自布憲至銜枚氏言其用禁者也序言用刑而掌戮必在其後序言用禁而禁殺戮必居其先是爲政尤惡於用殺也此特刑禁之戮而已若夫大行

人掌客之類則疑於春官之掌禮者也朝士掌交之類則疑於夏官之掌政者也聖人不列於春夏二官必列於司寇刑官之屬者蓋刑非所以爲刑也止其刑於禮文之始制其行於政治之後設官之意如此其聖人析民惟刑之義歟

右刑官之屬凡六十有六以氏爲稱蓋居三之一焉夫同世守其官者也然攷其爲職類多細事之掌而居官者亦下士之卑先王何必爲使之世守哉葢事有人情之所易忽者莫甚於事物之微惟刑之爲用尤當致謹於其微使非其世守之人深諳於事物之故而新進迭用或作聰明以振之非惟有以激人情之變物之類其傷甚矣故於其甚微而若可忽者必使世官以職之用刑之仁至矣

卿大夫士之數百三十有五人

卿一人　中大夫四人

下大夫八人　上士二十人朝大夫不計

中士百八十有三人　下士二百十有九人朝大夫不計

右刑官爲卿大夫及上士者至寡而中士下士則四百人先王之於刑亦重矣而畀之於人何其輕哉人情所在勢位之卑者其權有所制於上則不敢作意以自爲職分之既尊則得於專達者有非其長之所易制況刑之爲用哉吾觀鄉遂縣鄙之士其曰司寇斷獄弊訟于朝而後及于羣士司刑之官則上下相臨之嚴蓋若爾如使其勢均力敵其曰予聖則是非曲直之淆亂獄訟將何從而可定哉合命士之衆總而裁之於司寇先王設官之意果深且遠哉

府史胥徒賈庶子之數二千七百三十有六人

府七百有五人朝大夫不計　史百有八十人朝大夫不計

胥二百二十有七人　徒二千二百五十八人朝大夫不計

賈四人　庶子四人朝大夫不計

右刑官之府史胥徒惟府特少徒特多蓋府掌書契以治藏者也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亦何事於書契之藏哉徒之爲職掌官令以召令者也單辭之難聽而上服下服之刑亦惟參諸斯民之剌宥而後施之則召令殆有不容略者矣

官非命士凡五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

冬官考工記上

趙氏曰先王建官始於天官掌邦治至冬官而經理之事終矣名官以冬此其首也工百工也考察也以其精巧工於制器故謂之工以其所制之器從而察其善不善故謂之考小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則冬官之事不止於制器記者止謂之考工何也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然秦火之後司空居四民時地利之事亡矣先儒據所聞者記之而已[illegible]今觀所記如營國爲溝洫等事尚有居四民時地利之遺意但不若制器之爲詳豈非當時諸儒於先王制器之法聞之頗悉故記之特備歟至於有一二可疑者恐其古制不可悉聞則間自爲說以補其亡爾苟於理未大戾當尊經可也

愚按漢儒謂冬官亡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亡乎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爲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涂巷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及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夫攷工記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

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非深於道者莫能之夫論百工之事不止於工上立說上而本於王公士大夫則知工雖末伎非王公發明乎是理士大夫推而行之其藝固不能以自成下而及於商旅農婦則知工雖有巧非商旅之懋遷貨賄農夫之飭力地財婦工之化治絲麻其材於何而取給也創此者有知述此者有巧業則傳於世守功則歸於聖人工何嘗獨立於天地間能使器利用便乎惟此等議論近古足以發明聖經之秘此所以取而爲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上輿奚及乎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旐非司馬司常巾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甚多槩以爲周家之制度豈其然乎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劉氏曰坐而論道一職也作而行之二職也審曲面埶三也通四方之珍異四也飭力以長地財五也治絲麻六也此文首尾自明不須以六官說之○鄭鍔曰王公士大夫固可謂國之職百工商旅農夫婦功分各不同貴賤殊等乃大宰所授九職中之四者而已詎可取並列而爲六耶記攷工者將言百工之事爲甚重故以六職之大而司空之職有百工之事亦得參與其中則百工不可以爲賤藝而忽之故取攷工之事以足六職之名非以農工商旅與王公並肩無復等降也○賈氏曰小宰冬官屬六十此百工即其屬言百舉大數耳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音勢以飭音勑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丁丈反地財或治

絲麻以成之

鄭康成曰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賈氏曰論道即周官云大師大傅大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公所論之道即所經邦燮理者也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謂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乃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亦何待於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鄭康成曰作起也○葉氏曰天下之事不難於行而難於論論之者在上行之者在下未有論之不當而行之不悖於理者也人君欲建久長之業必先謹股肱之臣

鄭鍔曰審曲者審其曲也面埶者面其埶也材有曲直直者不待審而可知審其曲然後見其理之所在埶有向背背者不可向以爲用而其勢然後順其體之所向[illegible]趙氏曰飭脩治也○鄭鍔曰審其曲面其埶以飭治乎五材左氏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說者謂金木水火土也鄭康成於此則曰金玉皮[illegible]木土蓋據考工之篇所用之材以爲說耳賈公彥從而爲之說曰水火單用不得爲器物故不以水火備五材之目以下文八材攷之則金木雖可爲器若非水火何自而成輪人斬轂以火養其陰水之以眡其輪之平沈之均弓人爲弓撟幹欲熟於火鬻膠則欲水火相得推此類而言之工安可無水火乎二子之說非矣[illegible]鄭康成曰辨猶具也

[illegible]資取也○項氏曰所貴所異從之不通無以相資商旅所以遷之傳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illegible]○賈氏曰飭勤也地財穀物皆是○王氏曰治絲爲帛治麻爲布○易氏曰長者長於始也成者成於終也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趙氏曰此言其職業之人名而復結上文

愚按王公乃王與三公也與王一體故廣廈細旃之上相與坐而論道或以帝王無職事不當與臣同列於六職曷不思天職覆地職載聖職教化要知天地聖人所謂職者無職之職而三公亦非可以常職拘或以言王之三公欲別於上公之公亦恐未然○賈氏曰士大夫則設官分職治職教職之等○王昭禹曰王公尊而事道故坐而論之逸而無爲也士大夫卑而事事故作而行之勞而有爲也致治之序本在上末在下王公務本以經治故坐而論道以謀其始士大夫務本以贊治故作而行之以成其終坐則無爲而未始有作論則言之而未始有行然則作而行之者推王公所論之道以見於事業而已[illegible]○陳用之曰言公則孤可知言大夫則卿可知先王而後公尊卑之序先士而後大夫小大之序於上則先尊而後卑於下則先小而後大言之法也○鄭敬仲曰考工必及於王公大夫之職何也蓋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也後世有爲彭更之言謂無事則不可食豈知通公易事以羨

積不足者乎有爲許子之言者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豈知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豈必自爲而後用之乎

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鄭鍔曰自審曲面埶而下凡有四職大抵論百工之爲急○鄭康成曰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王昭禹曰五材者民器資之以有成也一材不可闕一器不可廢則百工之事烏可後哉然欲辨民器必先乎飭五材欲飭五材必先乎審曲面埶惟窺理所在然後能審曲惟正體所向然後能面埶五材天之所生必致力以脩飭之然後可以爲民器若飭木而爲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爲鐘鼎劒削之屬飭土而爲甗甑簠簋之屬飭水火而適用之以成乎衆材之屬飭材以爲器而民器各有宜焉不可以不辨其爲輪也辨其高下之地其爲弓也辨其安危之人其爲庭也辨其地之堅柔其爲劒也辨其士之上下故曰以辨民器

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

鄭康成曰商旅販賣之客

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

鄭鍔曰出於地而利於人者地財也必得人有事於地而財始長能勉致其力不憚勤苦以有事焉則地無遺利矣斯可謂之農夫

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鄭鍔曰絲枲人所賴以禦寒暑非嬪婦化而治之無以成布帛故制絲以成繒纊組文之物治麻以成布緦絺綌之物斯可謂婦功

總論

王昭禹曰六職之序王公制法以示百工者也士大夫行法以治百工者也商旅通物以資百工者也農夫長財以養百工也嬪婦化治以成百工也故王公大夫之序在百工之上商旅農婦功之序在百工之下○鄭敬仲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爲之屬也然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則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士大夫作而行之則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之以官乎○又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然無君子何以治野人故六職先以王公士大夫焉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然無野人何以養君子哉故六職成之以工商農婦爲本在上末在下在上者無爲而執要在下者有爲而治詳無爲者精於道有爲者精於物也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趙氏曰粵燕秦胡地名也鎛函廬弓車器名也鎛治田之器詩云庤乃錢鎛其鎛斯趙是也注謂粵地塗泥多草薉而山出金錫鑄治之業田器尤多以職方氏考之揚州即粵地也其利金錫竹箭則粵多金錫信矣函甲胄之屬謂之函者取能包函人之意孟子云函人惟恐傷人是也注謂燕近強胡習作甲胄則燕地之人能爲函也廬戈戟之柲即廬人爲廬器也

如今鎗刀之柄以木之堅強者為之注謂秦多細木善作矜柲是也顔師古曰秦之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其民長於攻木以為板弓車射乘以攻戰之器注謂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是也顔師古曰胡貉謂匈奴唐虞三代之時所謂山戎獫狁薰粥也居于北邊隨草畜牧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以射獵為生無云者謂四國之人皆能為是器極其巧妙無所優劣故無鎛函廬弓車之長也人之為藝必有所短而後見所長有所拙而後見所巧今舉國皆能之所以云無注謂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王解謂官府無是工皆未是新義云段氏為鎛器函人為甲廬人為廬器弓人為弓車人為車考工所以有是五工者謂人不皆能故設工以為之至於粵燕秦胡夫人皆能之故曰無非無其工乃無其名也考工又慮人不知其故所以下申解之曰非無也以夫人能為之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趙氏曰此段是推原制器本末先後之序無所不通之謂智惟智者明物燭理所以世間原無此器智者以心思之妙理致之精自我創出來巧謂工之巧者見智者之創體立而不備法具而未詳以其心術之巧又依舊制上繼述而增脩之創是開端造始之意述是繼述不作之意如弧矢之利取諸睽耒耨之利取諸益棟宇取諸大壯棺椁取諸大過前人只創得大槩後來如考工為弓矢耒耜宮室等制度添了許多節目又如智者觀轉蓬則以為輪觀雲氣則以為旗而巧者述之則為軹為較為轛為輿不止於輪為熊虎龜蛇九斿七斿之類不止於旗皆是巧者因仍增益之功至於自祖及孫世世守而勿失如函人之子常為甲弓人之子常為弓之流傳愈久則技藝愈精然後世之工焉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趙氏曰考工又慮後世以百工為器數之末初無妙理可觀遂至於忘其本所以繼之曰百工之事非百工之自為皆聖人之作也

愚按上既言智此又言聖則創之者自是智者之事作之者自是聖人之事創則不離乎物而作則有得乎形而上者之道既以智為聖人非也

王昭禹曰易言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蓋百工之事雖形於度數之粗而天下之至賾寓焉非聖人孰能作之故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則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則取諸睽或為耒耜以取諸益或為網罟以取諸離為棟宇則取諸大壯為棺椁則取諸大過一方一圓而具天地之象一奇一耦而具陰陽之數或曲或直而有剛柔之理或厚或薄而有盈虧之義豈淺淺者所能及哉傳曰作者之謂聖殆以此也

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趙氏曰考工既言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又慮無實跡可據又恐或者見聖人創物制器將謂窮人力竭智巧一切用其使然之功於此又指其實而言之見聖人皆順物理自然處爍謂鎔鑄金乃堅剛之物非以火銷爍之如何能為刃如劍削戈戟皆是爍金為之也凝庄謂堅也堅凝是結聚之意土是散亂之物非以水凝結之如何為得器如陶人為甗旅人為簋者皆是凝土為之也作車作舟亦然但考工獨於車與舟言作者蓋土與金則就其質而成器

故可爍可凝至於車舟則斲削衆木而後成其工其器非一而足又制度規模與金土不同非聖人立爲成式以貽後世誰能作之也然曰爍曰凝曰作皆其物質可以爍之凝之作之使物質不可以爲用聖人亦不強爲之也然則聖人之作亦曰順萬物自然之性而已此所以申言皆聖人之所作也易氏曰太極動而爲陰陽布而爲五行是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也以金爲剛者以火爲用故於金言爍鑄之以土爲器者以水爲用故於土言凝水行乘舟以舟不能陸行乘車以任重致遠則木之爲用無往而不利記考工者兼此四者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利使天下因物以窮理又不特此四者而已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

賈氏曰此一段言工雖巧不得天時地氣材之美者則不良○王昭禹曰陰陽寒暑在天運之以爲時者也剛柔燥濕在地化之以爲氣者也萬物盈天地閒得時以生得氣以成及其成材天之之美具焉故曰工有巧此四者相有以相成合了可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良甚善也若良知良能出於天合之自然也是故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其斬陽木必以仲冬其斬陰木必以仲夏弓人爲弓於冬則析幹於春則液角於夏則治筋於秋則合三材此因天時也貢金錫責之揚貢杶幹責之荊孤桐責於徐漆枲責於豫以至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此因地氣也相幹欲其赤黑而鄉心陽聲而遠根相筋則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則欲測絲則欲沈以至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凡此皆材之美也輪人爲輪則可規可矩可水可縣可權可量輿人爲輿則員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繼者如附三材既具巧者和之以爲輪六材既具巧者和之以爲弓凡此皆工之巧也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鄭鍔曰世不明寒暑燥濕之理徒謂吾有美材矣有工巧矣不患乎器不良也而器之成卒不甚善者上不得天時下不得地氣而已是故斬木者必順其陰陽陽木必斬於仲冬陰木必斬於仲夏爲弓者必順乎春夏筋必治於夏角必液於春他非無時也以爲非此時則不順乎天而不足以爲良也爲刀必於鄭爲斤必於宋爲削必於魯爲劍必於吳粵他非無地也以爲非此地則不得其氣而不足以爲良也如使其不順天時不得地氣雖材美工巧欲爲良詎可得哉○趙氏曰不時注謂不得天時也劉執中云不言不得天時地氣而曰則不時不得地氣者蓋東西南北之異宜在地之氣不均也而器遷乎其地而不能良者則於地之氣有得有不得之辯若天時春夏秋冬之行孰有不同之方歟其失之者非時不然也人也此說甚好

橘踰淮而北爲枳音紙鸜音衢鵒音欲不踰濟貉音鶴踰汶音問則死此地氣然也

趙氏曰橘是江南之物過淮以北則變爲枳穀鸜鵒飛鳥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蓋鸜鵒本濟西穴處之物今乃踰濟而東爲巢於魯之中國故云書所無也貉注謂善緣木之猨也汶水在魯北即汶陽之田貉則吾必在汶上矣是也貉踰汶則死亦地氣不宜爾○鄭鍔曰物皆稟天地之氣於陰陽有所宜雖所往而不差其生育之理然橘非其地則[illegible]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賈氏曰據經所言以鄭之刀鐵移向宋而作斤宋之斤鐵移向鄭而作刀皆不得爲良○鄭鍔曰鄭刀宋斤魯削吳粤之劒其爲器甚良矣然遷去其地而作焉終不敵五國制作之善豈天下之工皆不如五國之功工天下之金皆不如五國之剛哉地氣非所宜則雖有良工精金亦莫克使之良也故曰地氣然者言橘貉鸜鵒賦性以生者猶非其地則不能生況刀斤削劒之器出於人爲者乎引彼喻此以見地氣之不可不順也

燕之角荊之幹妢（扶云反）胡之笴（古老反）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鄭鍔曰燕幽燕也燕角之美別無所見荊楚也禹貢荊州貢杶幹栝柏（[illegible]）則材之出於荊者美可知矣妢胡在楚之旁春秋所言頓子胡子是也（[illegible]）笴箭稾也與稾人所掌之稾一也（[illegible]）吳粤揚州之域禹貢揚州貢三品之金則金錫之出於吳粤者美可知也牛未嘗無角而出於燕者美木可以爲弓幹而出於荊者美竹可以爲箭而出於妢胡者美金錫可以爲兵器而出於吳粤者美孟子曰充實之謂美美者材質之良充實乎其中而發見於其外也此四材之美者由土地所宜特異乎他邦之所產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音勒）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音亦又釋）此天時也

鄭鍔曰天之運也一爲春夏而萬物生一爲秋冬而萬物死此生殺之時也草木之生也孽萌於子細牙於丑畢入於戌該閡於亥此生死之時也石之解散謂之泐（[illegible]）至堅者莫如石疑若不能泐矣然盛暑之氣鑠石流金則堅者或至於解散澤當爲釋至柔者莫如水疑若不能凝矣然隆冬沍寒則堅凝而爲冰旣堅矣疑若不能釋也及暖氣和融則復消釋而爲水凡此皆天時使之然也惟天之時寒暑之不常物之寓形乎天地間者亦不常如此則夫工之制器可不因其寒暑陰陽哉

陳用之曰物之屬乎天時者皆是此特舉數者爲言水則火可知言石則金可知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火無常形托物爲體金之爲物化而不已故論時之變化而不及斯二者

趙氏曰天時地氣材美各有定限而巧出於人之心斡旋運用其妙不可指名故此一段不言工巧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古八反）摩（莫波反）之工五摶（音團）埴（時力反）之工二

賈氏曰此一段言工之多少總數○毛氏曰凡此諸工以職多者上寡者次之尤寡者爲下○鄭康成曰攻猶治也○鄭鍔曰設色者敷布其采色也刮摩刮[illegible]去而摩鑢也司農以刮摩爲玉工然玉人磬人謂之玉工可也雕人以雕刻爲事柳人爲柳矢人爲矢豈亦玉工也哉然刮摩之工不止於玉而已○鄭康成曰摶之言拍也埴黏土也（[illegible]）

（[illegible]賈氏曰以手拍黏土以爲培乃燒之）

王昭禹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水火金木土是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爲八材爲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以土治水以水治火然後水火爲用以火治金以金治木然後金木爲器皮玉設色之事亦不離於五者然後八者之工備此百工之務也攻木之工木工也攻金之工金工也摶埴之工土工也金木言其體摶埴言其用攻皮之工以函爲主設色之工以畫爲主刮摩之工以玉爲主皮色言

其體刮摩言其用若夫水火之材則飭化以運用此六者
而已故於水火不言工○陳用之曰此言設色之工五而
其實四也言攻木之工七而其實則八蓋輪輿弓廬匠車
梓七者之外有輈人爲其工八明矣蓋先王置之其目三
十先儒敘之於攻木之工遺輈人以畫繢之工爲二遂以
足三十之數歟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

趙氏曰以下具別其工之職事○鄭司農曰此七者攻木
之工官別名也○王昭禹曰輪人爲輪輿人爲車弓人爲
弓廬人爲廬器匠人爲宮室之屬車人爲耒之屬梓人爲
筍簴之屬此攻木之工七○陳君舉曰輈人不與其數者
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攻金之工築冶鳧（扶音）㮚（音栗）段桃

王昭禹曰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
氏爲鎛桃氏爲劍此攻金之工六

攻皮之工函鮑韗（況萬反又音運）韋裘

鄭司農曰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𩊬韗
讀爲歷運之運○王昭禹曰函人爲甲鮑人之事韗人爲
皐陶韋氏裘氏闕此攻皮之工五

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音芒）

鄭司農曰㡛讀如芒芒禹迹之芒○王昭禹曰畫繢之事
官異而職同鍾氏染羽㡛氏湅絲筐氏闕此設色之工五

刮摩之工玉楖（音櫛）雕矢磬

鄭司農曰楖讀如巾櫛之櫛○王昭禹曰玉人之事磬氏
爲磬矢人爲矢楖人雕人闕此攻玉之工五○趙氏曰矢
人爲矢鏃磬氏爲石磬如摩其耑之類亦是刮摩而成以

此知刮摩之工不必專指玉然注云玉工者以刮摩之工
施於玉者爲多故特以一事之所主言之

摶埴之工陶旊

鄭康成曰旊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李軌甫罔反劉音如甫始之甫）○王昭禹曰
陶氏爲甗旊氏爲簋此摶埴之工二

易氏曰三十工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惟
畫繢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輪人輿人之類則以人名
之謂工以巧爲能不必責之世守也如築氏冶氏之類則
以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爲貴也言人
則上經所謂工有巧是也言氏則上經所謂守之世謂之
工是也然攻木無稱氏者攻金摶埴無稱人者蓋制木必
以巧而金土貴乎世習寧非記者深得先王制作之意乎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鄭鍔曰此欲言作車之工故言周人以車爲上欲言周人
上車之由故言虞夏商周四代之主所尚各異陶陶土以
爲器也虞氏去古未遠世質民淳故貴乎瓦器之質也記
曰有虞氏之瓦棺又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則虞之上陶可
知矣匠匠人爲宮室爲溝洫者也夏后荒度土功卒有天
下故貴乎平土之匠也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
夏之上匠可知矣梓梓人也攻木以爲筍簴爲飲器者也
商人所以上梓者變虞夏之土器而用木漸革其質而趨
於禮樂之文也輿車也周人所以上輿者禮至是而大備
用輿車以旌貴賤之分也○易氏曰上之爲言尚也昔聖
人迹循世變之所趨而爲之黜制其變所謂一代之制初
非偏尚之爲徇有虞氏之泰尊固尚陶矣夏后氏之山罍
亦未始不尚陶夏后氏之世室固尚匠矣殷人屋用重檐

亦未始不尚匠殷之崇牙固尚梓矣而夏氏之龍簨虡周人之璧翣亦未始不尚梓周之乘路固尚輿矣而有虞氏之鸞車夏后氏之鉤車殷之大路亦未始不尚輿由是言之設一官制一器固不足以盡四代之所尚捨是亦不足以推世變之所寓要知考工之說特舉一代所專尚者言之耳○趙氏曰天下之文物盛而制度備者莫若輿有篆縵彩繢之飾有金玉象革之美然不曰車而曰輿者蓋車之制始於輿又所爲任載者在輿故也然虞夏稱氏殷周稱人者純於帝者天道純於王者人道虞夏稱氏以其嗣於先則純乎帝也商周稱人以其興於後則純乎王也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鄭鍔曰周之所尚者輿也故作車之工爲多○易氏曰故者繼上文而言也攻木之工七弓廬梓匠各居其一而輪人輿人車人乃居其三又於三者之中輿人居其一輪人析而二車人析而三其外又有輈人爲輈是車之三工又別而爲七此一器而工多惟車爲最

陳君舉曰車制用在輪故察車自輪始輪之外輮爲圍罔之中有可湊轂者爲輻輻之所輳而利轉者謂之轂轂裏之大穿謂之賢轂外之小穿謂之軹轂中空處謂之藪轂上橫通逆載者謂之軸軸末以防輪而固謂之牽軸上橫伏而納輈者謂之轐轐上所載三面材謂之任正任正之上謂之軫與前掩軓版謂之陰與深謂之隧植於輿兩傍謂之□紘風塵謂之茀橫於兩輢而爲人所憑者謂之式中系於內響處謂之輢式下之植從者謂之轛兩輢之上出於式者謂之較較之下從者謂之軹以革鞔式以皮覆式謂之幭以簟衣式謂之車軓納轡之環謂之轙著輿之衆環謂之揞有曲轐而出從前稍曲而上謂之輈輈前拚衡者謂之頸頸下衡者謂之衡衡下兩馬謂之服服外兩馬謂之驂兩服之四轡兩驂之四轡謂之八轡兩驂之內轡系於式其在手者外轡與服馬之四轡謂之六轡前系於衡後系於軫以防驂馬之入者謂之脅驅驂馬之系車四條謂之靷內兩條納於陰者謂之陰靷外系於軸者謂之外靷拘二靷以絆其背者謂之輟背爲環以管外內轡謂之游環削革三就當胷謂之繁纓縷金以當盧謂之鍚著鈴於兩鑣謂之鸞置軫於式謂之和兩驂內轡謂之勒車上之覆則有蓋蓋之斗謂之部蓋上撩謂之弓蓋之小柄謂之達常大杠長八尺謂之桯此車之通制也

車有六等之數

鄭鍔曰易兼三材而兩之故六車之爲蓋以象天爲軫以象地人立其中則三才之道備矣六等之數殆亦兼三材而兩之之意

毛氏曰在內而尊者莫若乘車在外而重者莫若兵車乘車王者所乘所以表其尊故必以三材爲象兵車將率所乘欲兵器之有序而已故總計之而六等也若田車則不與焉若田車六尺有三寸加軫與轐則不及四尺之等與諸物參差而不齊故不備以等也大抵言軫及蓋而不言人不失爲三才之象言軫及人而不及蓋不失爲六畫之象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

鄭康成曰此謂兵車○楊謹仲曰學者多疑軫之名以鄭氏之說未明也前言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注以爲輿後橫木後言加軫與轐焉四尺也注以爲軫輿故學者惑焉軫

正是輿之名蓋四畔各以木加於輿上以閑其所載詩所謂後收也其四方則與地故曰軫方象地惟四畔皆木也故論軫之高則以後橫木爲度六分其廣以一爲軫圍車廣六尺六寸則是輿後橫木圍一尺一寸徑三寸三分寸之二輪六尺六寸故軹高三尺三寸并後軫與轐七寸共高四尺自後而登人長八尺登下以四尺爲得中故指後橫木爲高之度軫之義不止後橫木也謂加軫與轐者轐名伏兔在車軸上伏兔尾後上載車軫故曰輿轐轐本不高也惟學者止認橫木爲軫方之義則疑其爲方不知方木安得名軫之圜而其方又安能象地不可不辨○趙氏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軹謂轂末貫於輪之中者又加軫與轐之七寸軫謂輿後橫木轐謂伏兔置於輪輻軸上如兩短柱以承軫者軹崇三尺三寸又加軫轐七寸則軫去地四尺矣故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

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趙氏曰自軫而下皆以四尺爲差戈殳戟矛是車上所插兵器右皆此戰之器插在車上以刃向外使人不敢犯人立於兵器之後欲以此自衛也戈謂刃柲謂柄建謂插在車上迆謂放邪倚也戈柲雖長六尺六寸然邪倚則有折除之數其實只四尺崇謂高也故曰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易氏曰既建而迆止戈爲武之義出先刃則邪向前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以有國者之所宜遠也

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

趙氏曰殳下有鐏鐏而上無刃是擊打人之器戟戈類也戈兵之最短者其別於戈而言車戟者以其長則不必皆倍尋惟達於車者必然○鄭鍔曰人長八尺立於車上則又崇於戈者四尺是謂三等八尺謂之尋倍尋謂之常殳長尋有四尺則丈二也其崇於人者四尺是謂四等戟則倍尋其長丈六其崇於殳者四尺是謂五等

易氏曰殳戟酋矛皆置之車傍備而不用之義

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趙氏曰酋矛句兵也其刃曲可以鉤物常有四尺則長二丈矣又崇於戟四尺故謂之六等○毛氏曰酋矛爲發語之聲蓋以酋矛短故合口促聲而言之夷矛長故開口引聲而言之然此言聲而已若以義求酋則酋斂酋斂則促故有短之義夷則平夷平夷則伸故有長之義然則夷矛者其步卒之所用歟故廬人云無過三其身者指人而言其身明不係於車也

王氏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然後殳者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用此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車傍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易氏曰觀兵車之制先王不急於用兵可推矣

車謂之六等之數

趙氏曰始言車有六等之數終言車謂之六等之數上文未嘗列此等數則云有既列此等數則云謂之以申結上文立言之法如此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鄭康成曰先視輪也自從也○王昭禹曰載物者莫先於

車運車者莫先於輪○趙氏曰道謂道理又謂法也大凡察車自有道理自有要法必自載於地者始言須以輪爲先也觀必自之詳可見一定不可改易之意考工又言曰是故察車自輪始夫載於地者便是指輪言也又分明說破車自輪治以見輪爲車之樞要所以言之重複表其諄諄緊切之意○鄭鍔曰車之所以[illegible]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音剝反又音僕）屬（音燭）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易氏曰車之材衆矣然載於地而衆力之所資者輪而已故察車自輪始其次則輪之用以完久爲固輪之行以戚速爲利是三者皆察之之道故曰察車之道言道則超乎形數之表有非目力之所能給矣○鄭鍔曰察車之道必觀乎輪而觀輪之法又自有術輪以三材合而爲之故欲其樸屬樸屬者言其附著之堅固也輪以圜轉急疾爲工故欲其微至微至者言其至地者少也附著不堅則散壞甚易欲其全且久不可得也至地者多則留滯不行欲其急疾而速不可得也戚音促（○趙氏曰[illegible]）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音婢）則於馬終古登阤（大西反）也

毛氏曰輪樸屬而微至固盡善矣而高下又不可以無節○鄭康成曰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輪庳則難引○易氏曰古人制器內窮天下之理外盡天下之法故大不踰尋丈小不踰方寸所謂輪崇六尺有六寸天下之中制也輪過於崇則其軫亦過於四尺矣故軫爲太高而人力有所不能登輪或已庳則其軫亦不及四尺矣故軫爲太下而馬之力有所不能引人不能登則其力怠馬不能引則常若登阪而倍用其力此非車之善者也（○[illegible]）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繩證反）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毛氏曰人之登下以車爲節車之崇庳以馬爲節○鄭康成曰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鄭鍔曰馬有高下故車輪亦有高下馬之高者其輪高馬之下者其輪卑或駕種馬或駕齊馬或駕道馬其與戎馬皆國馬之高八尺者故輪六尺六寸田馬馬之高七尺者也故輪六尺三寸（○[illegible]）賈公彥云先言兵車者重戎事也余以爲兵車所以即戎田車所以講武而乘車者王於無事之時則乘者也戎車之不戒武備之不脩雖有乘車惡得而自樂耶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音只）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鄭康成曰此車之高也○易氏曰輪中爲轂轂中橫截者謂之軸轂之末謂之軹（○[illegible]）與後之橫木謂之軫軸上之伏兔謂之轐（○[illegible]）伏兔尾後即所以御軸上載車軫者自軫而上即車輿也輪崇六尺有六寸則軹居其中得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之七寸則車輿去地四尺矣人長八尺與車輿去地之尺適得其半其長短升降適

相稱焉故曰登下以爲節○鄭鍔曰田車輪六尺三寸則軹三尺一寸半○鄭康成曰乘車之軹廣取數於此軹軌入尺旁出輿亦七寸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通志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一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

愚案自此以下皆攻木之工

鄭鍔曰有車無輪則車不行爲輪不專於一工則輪不精此所以特立輪人之職叙車自輪始此輪人所以居衆職之先○陳氏曰總而言之謂之車別而言之則車之體有三輿也蓋也輪也合此三者而成名者也總而言之謂之輪別而言之則輪之體有三轂也輻也牙也合此三者而成名者也○鄭康成曰三材所以爲轂輻牙者也○鄭鍔曰轂輻牙各有所宜之木而木有在陰者有在陽者斬之非時則在陰者或失之太柔在陽者或失之太剛以之爲轂輻牙必不勝其任故取材之道要當順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因天時之冬夏發木材之陰陽其材必美李嘉會曰二者皆以各得時

通志堂

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王昭禹曰轂輻牙之材生於天而成於人和者天也和之者人也故曰巧者和之○鄭康成曰和謂其鑿內而合之○鄭鍔曰三材以爲輪必爲之孔入轂入牙皆使得所是之謂和非巧者不能爲百工之制器惟輪人爲輪弓人爲弓皆曰巧者和之者蓋輪合三材以爲之弓合六材以爲之惟材之合者多故貴乎工之巧始能調和使不乖戾合五聲以爲樂必精於樂如師曠者然後能和其聲合五味以爲食必精於味如易牙者然後能和其味

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音訝也者以爲固抱也

鄭鍔曰轂者衆輻之所湊唯其中虛則輪得行故老子曰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於其無有之處而車賴之以爲用蓋唯中虛則運轉必利故曰轂也者以爲利轉也[illegible]輻者所以貫輪而湊輻者也其入轂入牙皆以直爲貫惟直而不曲則輪獮之以指其所之而不偏側故曰輻者以爲直指也周圍轂輻者謂之牙牙輪揉也揉之使兩頭相迎欲其堅固而合抱惟其固而能抱則輪賴之以久而不壞故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illegible]

王昭禹曰惟利能轉惟直能指惟固能抱

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鄭鍔曰利轉者轂之任直指者輻之任固抱者牙之任三者各有職矣苟能各當其任至於輪之久而敝猶且各居其職任而不動然後可以命之曰完完也者全而不闕之義莊子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趙氏曰此段是分別察輪之節目揉牙輻轂綆四者而言皆謂輪已成而眡其所作之善否非謂方制輪之時上文以轂爲先輻次之牙次之自內言之至於外也此以輪爲先輻次之轂次之自外以及內也方其制輪則自內以及外及其既成而眡之則自外以及內事之序如此○王昭禹曰轂輻牙分而言之謂之三材合而言之謂之輪言望其輪望其轂而不言望其牙輪兼於牙矣○毛氏曰望者遠眡也進者進其車而使之行也望爲遠眡則進爲近眡進爲行車則迆爲止車迆邪也與旣建而迆之迆同戈迆則向上而衺邪輪則向下而稍邪故曰下迆下迆者勢也微至者本也勢以遠而見故必望眡之體以近而見故必近視之○王昭禹曰輪貴於圜故欲其幎爾而下迆幎如巾之幂物言均致也[illegible]微小則其行必感速其所以取者無他惟取其圜而已蓋輪已圜故能運轉而不滯

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

賈氏曰凡輻皆向轂處大向牙處小言揱爾纖據向牙處小而言○陳用之曰揱爾而纖殺如手之削然詩曰摻摻女手手之削也欲其肉稱者雖以纖殺爲善又欲其體之壯不內稱則體瘦而弱矣肉稱謂如手之削然而又肉稱之也○王昭禹曰易則無節直則無撓曲○鄭鍔曰遠而望之入牙者欲其纖近而眡之入轂者欲其稱其所以取之者無他惟取其易直而已蓋輻以無節目不撓曲爲盡善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鄭鍔曰轂則三十輻之所輳初作時則隱然起後以革輓之眼者隱起之急如人之眼然也幬覆也廉隅也覆之以革革之急而廉見[illegible]○鄭鍔曰遠而望之欲其突然而出如人之眼近而眡之欲其革之所輓如屋之隅其所以取之者無他惟取其急而已蓋轂以急爲盡善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圖說曰不泰而踐地者謂之綆○王昭禹曰綆謂輪箄也下文所謂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是也○薛氏曰鑿牙而其孔向外僂三分寸之二輻外箄輻股外箄則

車不掉○賈氏曰凡造車輪皆向外笇外笇者鑿輪之外孔大於內孔使蚤入者從外少木斟之則蚤不脫而永固矣少頭大故也故曰外笇○鄭康成曰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輪雖笇爪牙必正也(○賈氏曰爪入牙中鑿孔必正直不偏邪也)

察其菑(側吏反)蚤不齵(五溝反人齒偶)則輪雖敝不匡

賈氏曰凡植物於地中謂之菑此輻入轂中似植物地中故亦謂之菑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齵此三十輻入轂與蚤入牙一一相當不相侵戾亦是不齵也○王昭禹曰入牙之蚤入轂之菑上下兩相當而無齟齬之不齊則輪雖久敝而無方而不轉之患匡言方也凡物圜則運而轉方則礙而止故也

鄭鍔曰輪之外笇爲易見故曰眡其綆至於菑與蚤欲其不倪亢爲難見宜察之詳特謂之察其菑

凡斲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易氏曰斲轂之道猶察車之道道無不寓雖察車斲轂皆有道存焉○王昭禹曰凡木之生於山南而向日則謂之陽生於山北而背日則謂之陰([illegible]) 陽木則足於陽而寡於陰陰木則足於陰而寡於陽必齊其陰陽然後可用以爲轂故必矩其陰陽將火養而齊之也○鄭敬仲曰傳曰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斲轂之道所以養其陰而齊其陽者豈徒然哉亦有法而已矣然而本陰陽之理察剛柔之性雖寓於規矩法度之間豈徒形器而已蓋有形而上者之道存焉故曰必矩其陰陽([illegible])

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illegible])

鄭鍔曰陽木向陽則受至陽之氣其文必稹密其材必剛蓋陽氣之所鍾也陰木向陰則受至陰之氣其文必闊疎其材必柔蓋陰氣之所聚也([illegible])○鄭康成曰火養其陰炙堅之也○王昭禹曰藃若藃氣出之貌故暴起謂之藃○賈氏曰若不以火養陰柔之處使與陽齊等後以革輓陰柔之處木則瘦減革不著木必有暴起以火養之雖敝盡不藃暴也

轂小而長則柞(音窄)大而短則摯

楊謹仲曰司農以柞與摯爲輻非也轂長三尺二寸則兩頭拘定車軸故雖轆轤而不至虩磃大而短則摯磃矣轂圍三尺三寸徑一尺一寸三分去一以爲空則中間空寬故轆轤而不迫窄小則迫窄矣([illegible])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鄭康成曰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易氏曰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以乘車之輪言之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則牙圍尺有一寸當分爲兩面鄭氏不分兩面而只就一面尺有一寸下便說三分牙圍而漆其二若是則輪圍兩面爲牙圍共二尺二寸矣實與經意不合今以兩面牙圍共一尺一寸言之則每面各得五寸半共爲尺有一寸如此而後合六分取一之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易氏曰牙圍每五寸半合先以四寸半分之每分得一寸

半是漆其二者爲三寸其一不漆者爲一寸半外餘一寸三分之是漆者得三分寸之二兼上三寸共爲三寸三分寸之二不漆者獨得三分寸之一兼上一寸半以半寸爲十五分三分寸之一作十分是不漆者共爲一寸三十分寸之二十五鄭氏謂不漆其踐地者也如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之說此以意推之非經之正文皆有所不取

椁其漆内而中詘之(詘音屈)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鄭司農曰椁者度兩漆之内相距之尺寸○陳用之曰不謂之度而謂之椁則義取諸棺椁謂自外圍之則以度其内焉○王氏曰椁其漆内而中詘之以爲長則長短得矣將論轂圍而先牙圍者轂之小大長短以牙圍爲法凡輪牙之厎踐地而行固無事漆牙之兩旁與土相摩亦不必漆漆者指牙之兩旁而言非計其踐地○易氏曰若謂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便爲漆内則非矣既曰漆内安可便以牙厚計之漆内之制未明則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亦非也今以經之文意推之除不漆其踐地者只據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則兩面爲七寸三分寸之一兼上輪崇六分之五爲五尺五寸是漆内共得六尺二寸三分寸之一中詘之爲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此轂之長也亦所以爲圍

以其圍之阞(音勒)捎(音蕭)其藪(音叟)

鄭康成曰阞三分之一[illegible]○易氏曰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注無有謂空虛

通志堂

轂中空虛輪得行以一轂之圍得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而爲三十輻之所湊若藪孔稍廣則轂之力弱而有不勝任之患故三分其圍而除一爲藪圍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此三分之只得一尺尚餘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一寸爲三十分又三之爲九十分以三十分寸之五爲十五分共得一百五分三分之一則爲三十五分是藪之制得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藪中大小穿皆以金錮其内而貫軸焉

五分其轂之長去(起呂反)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賈氏曰上經言轂空壺中此言轂大小兩頭○鄭司農曰賢大穿也軹小穿也○楊謹仲曰三分轂之長二在外一在内在内爲大頭其空寬則賢也在外爲小頭其空狹則軹也賢與軹以金爲之鋼厚一寸置之轂頭空之中用以拘其軸使之久而不敝也以其轂之長五分去一以爲賢之圍則其徑六寸五分寸之二金厚一寸故其空徑四寸五分寸之二此數之所捎者爲寬也○鄭鍔曰若依經文去一爲賢則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illegible]以其轂之長五分去三爲軹之圍則其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金厚一寸故其空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此數之所捎者爲狹也故疏以爲當輻之處寬狹中是矣○王氏曰[illegible]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音朔)幬必負幹

鄭康成曰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鄭鍔曰轂以運轉不

通志堂

直則輪不可行故治轂而爲之形容必欲直而不曲易氏曰如尺爲甲必先爲容而已

趙氏曰篆轂約也不專指軹而言蓋轂以革鞔之約謂鞔也於鞔之上而飾以采色如巾車孤乘夏篆注亦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陳設其篆采之文則欲正而不邪陳用之曰陳曰先儒以爲約夏篆夏縵木路所謂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深淺中也所謂篆以爲之若丈二在外一在內制之厚薄之節由其爲之也以有以隨而定之深淺必正正其偏而差也氏曰謂篆約其轂而陳列其漆以約也〇易氏曰采以約之謂之篆轂之有約以待於筋施膠縵革也用苟或不正則幬何以負幹故必欲其正篆既正矣然後施膠以附髹之必欲其厚施筋以固薄之必欲其數〇鄭鍔曰膠所以附雜異木以爲固薄而不厚則附離者有時而解緑筋所以纏束柔木以爲堅疏而不數則纏束者有時而柔弱陳用之曰凡用膠縣之則其體束以堅也以革縵轂謂之幬革與木相附麗則轂必急革若不隱者於木是之謂不負幹不負幹則是有盈不足而轂必急矣故幬欲負幹陳用之曰所負者於體上故也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鄭鍔曰以革縵轂矣則以骨丸之丸之已乾又以石摩之摩之然後漆焉若既摩而革色青白是爲轂之盡善蓋青者東方之陽白者西方之陰陰陽均調故其色青白則知其剛柔得所矣所以爲美之至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

趙氏曰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内者此是論置輻於轂相去遠近之法外謂轂之趨軹處内謂轂之趨賢處陳用之曰外以身出之從外以輻者是也内謂向輿以輻以於內者也與輿相近以轂長三尺二寸三分之以二分爲外以一分爲内於二者之間而置輻焉陳用之曰謂轂者是也注云今輻廣三寸半除輻笄轂之處則輻内有九寸半輻外有一尺九寸此說是也然所以在外數多在内數少者蓋一車用兩轂而兩轂之間置輿輻内數少則兩輪近輿有倚莽處自然牢固而行得穩輻外數多則轂行無所礙轂欲止時其轂體長可以持住經所謂車上則持輪是也所以内外有多寡之分

易氏曰經文既言三分轂長則當復除輻廣二寸半謂轂長三尺二寸亦未爲當今以經之文意攷之則知轂長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三尺三之二在外則得二尺矣尚餘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一寸爲三十分又三之爲九十分又以五分三之爲十五分共爲一百五分是二在外者得二尺九十分寸之七十其一在内者得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於二在外一在内之中而置輻焉

凡輻量音良其鑿音昨又如字深以爲輻廣

趙氏曰鑿即是轂所以容輻處者注謂以深爲廣各三寸半方相應蓋轂鑿三寸半然後能受輻之入輻廣亦如之然後稱鑿之受所以三寸半者以圍之防捎其藪而知之轂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今三分取一作空中空中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兩畔得二分恰有七寸九分寸之一兩廂分之一畔得三寸九分寸之五故輻深廣各三寸半〇鄭鍔曰鑿以容輻之廣必欲與鑿之深相稱使無有餘不足斯無危槷之患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杌音兀雖有良工莫之能固

鄭康成曰杌搖動貌〇鄭鍔曰苟輻廣三寸半而鑿孔大淺不及三寸半則所入不深不深則不固必大隉杌而動搖矣雖有良工無所施其巧而使之固也

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

鄭鍔曰轂大而鑿孔得深其輻亦宜大苟輻小而轂大二
者不相稱或失之有餘或失之不足轂大鑿深可謂有餘
矣輻小不及其深可謂不足矣以是而相入所謂圜其有
餘而強其不足也如是則輻失於大弱安能勝轂之所任
乎
故竑（音宏）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趙氏曰竑謂度也所輻菑也 [illegible] 度
其輻之廣狹以爲菑之大小長短則菑與輻其力相稱雖
任重載轂亦不毀 [illegible]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色界反）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音廉）也
鄭康成曰殺衰小也○賈氏曰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外
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以本麤末細全則向下利故泥

不粘著之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口交反）圍
鄭康成曰謂殺輻之數○鄭鍔曰上言殺其一據長短之
中殺其一分而已未明其股骹之大小如何也向轂大處
謂之股向牙小處謂之骹此蓋以人之足爲譬也凡人足
髀大處名股脛小處名骹言股以諭大言骹以諭小輻向
轂處之圜而三分之去其一以爲向牙處之圜假令近轂
處圍六寸則近牙處圍四寸矣○王昭禹曰以輻三分之
長殺一向牙以股三分之圍去一以爲骹則本大末小此
所以深泥莫之粘也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
鄭鍔曰木有曲直不能皆易直故以火矯揉其曲者使與
直者齊則三十輻之直必等矣木有虛實不能無輕重故

平而沈諸水以覩其入水之淺深入深者知其必重入淺
者知其必輕從其重者而削之則必平矣 [illegible]
夫揉以求其直沈以求其均者蓋輻之入牙以直爲貴
故也○易氏曰木火無心之物古人善用之而已揉輻以
火所以齊曲直沈輻以水所以均輕重齊曲直者取其易
直也均輕重者取其內稱也
毛氏曰輻衆則大小患於不齊齊則同強而大小無所偏
浮沈各從其類故曰均均則同堅而輕重無所雜於轂與
牙不言者以轂與牙所治者一木耳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魚列反）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賢遍反）也
趙氏曰輻直以指指者牙也輻賫牙以拒牙賫輻以抱兩
者皆要相得而後可○鄭康成曰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
○賈氏曰先鄭讀槷爲危槷之槷故更轉從檄後鄭讀槷
即是槷蘇結切云讀如涅謂涅物於孔中之涅又解槷字
以其用木爲槷故從木○李嘉會曰槷即楔（先結反）也前曰綆
者孔中出外今曰槷則楔之木也牙之入輻但必用移無
楔則不固○鄭鍔曰輻直而倨牙曲而句倨句之勢難乎
相得苟輻之直而指牙牙與輻二者相入而各得其正雖
無槷亦固也況於有槷乎若夫倨戾各不相得雖有木以
槷之其槷不隱必有時而見矣足見謂其槷之大也輻之
入牙未必不用槷而能固者也但二者相得則有槷而小
似無槷焉其勢亦固不相得則有槷必大雖大亦不能固
上云無槷而固非無也必其相得若無也 [illegible]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方[illegible]反）參（七南反）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趙氏曰六尺六寸之輪謂兵車乘車也綆即眡其綆之綆謂輪箄也注謂車輪外箄則車行不掉蓋凡造車必置綆於輻外一頭入轂一頭入牙所以遮護撐住著輪使行時不至於搖杌也三分寸之二注謂出於輻股鑿之數疏釋云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箄據疏之意謂綆在輻外近轂處輻廣三寸半輻是側安者此處甚高必礙住綆綆不容與輻一般排鑿孔使兩頭俱入牙所以鑿轂與牙之時綆鑿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疏雖只說鑿牙其實兼轂而言蓋綆那頭必入轂故也所謂三分寸之二者以一寸三分之而得其二也以數計之則綆離輻篰爪鑿孔六分有奇如此則綆不被輻高處閣起又轄助住輻輻有倚靠則車行不掉輪自堅固所以謂之輪之固也據輪人為蓋疏云則向外謂近與處綆是安在輪之內

通志堂

十二

面外面無有綆矣車人為車大車崇三柯綆寸注云綆輪箄綆寸者謂輪之正面外一寸則安乃不止三分寸之二者蓋大車之輪是九尺之輪實牛車也其牙又厚似六尺六寸之輪故綆之鑿孔在牙與轂處相離輻篰爪恰好一寸不止於三分寸之二也此段所以指殺言六尺六寸之輪以見六尺六寸之輪綆之制又別也或謂綆兩頭俱入於牙不入於轂此說不然蓋輪中間高閣住綆綆如何俱入於牙得若使綆一頭不入於轂皆入於牙疏當言出於輻股鑿數不當言輻股矣輻股是近轂處故也○李嘉會曰[illegible]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杼音佇）行山者欲侔

愚案此言牙耳非謂輻也言輪則兼於牙

鄭鍔曰凡為輪則所謂牛車大車皆舉焉輗車人為車有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之異則知此所謂不專指兵乘車而已○王昭禹曰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者此輪之常制也至於行山行澤又加損益焉以從其宜是以行澤必於骹圍者薄之故欲杼杼言削薄其踐地者行山必骹股等也故欲侔侔言上下之齊侔

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音吝）於鑿

鄭康成曰附著也摶圜厚也○鄭司農曰不甐於鑿謂不動於鑿中○鄭康成曰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鄭鍔曰澤之下溼處止惟塗泥輪之踐淺處不薄則附著必多而滯留不行苟削而杼之如以刀割塗然塗分裂不留曾解則有所不能附而車行速矣山之高峻其地皆落确輪之踐地處不圓厚則磨礴必速

十三

而鑿孔易動矣苟等而侔之如圜物行石然著地者多則不至於偏受其任雖輪已敝而牙之鑿孔亦不動也甐之為言動也○毛氏曰澤多泥泥善附附則不利山多石石善掉掉則不穩如刀之割塗言其利之至如摶之行石言其穩之至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鄭鍔曰輪所賴以為用者不一而牙者實所以為固抱其輻之也尤不可以不盡善於是又言揉牙之法牙車輞必屈一木以為之屈木而不用火以撟揉之不可得而曲○毛氏曰內牙之抱輻也外牙之踐地也旁則牙之兩邊也廉言及膚之外皺挫一言理脉之內絕腫一言肥內之外膧免此患則為用火之善蓋用火或過或不及惟中為善廉挫者用火之過腫者用火之不及言

不朿紉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

鄭鍔曰輪既成矣然之之道又如此萬矩也匡方也○趙氏曰輪圜物也中規是可如何欲其中矩蓋以規合之固可驗其不負處以矩合之其四方四角有不負處亦可因矩以驗之 毛氏曰[illegible]

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

賈氏曰縣謂以輪側於一邊輪輻三十兩兩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兩兩中縣則豎正而輻直矣

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

鄭鍔曰繩所以見其輻之直未知其輪厚薄之善否也又寘之水上以觀之上文言平沈必均言揉輻之時也此則輪已成又寘之水欲其平沈之均○毛氏曰上載輪之法備矣然所試者一輪而已此又合兩輪於水而試之以視其浮沈之均則輪之行用力侔矣

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

鄭鍔曰輪之轂空壺中當輻菑者謂之藪藪孔轂也兩轂皆欲其無贏不足寘黍其中以量其深淺苟其容受皆同則知壺相可矣必用黍者以其滑而齊爲易驗故也

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

鄭康成曰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易氏曰此又總括輪人一篇之意大抵注目而視方負不如付諸規矩之爲公騰口而議平直不如付諸準繩之爲

審猶手而度多寡輕重不如付諸權量之爲當六者設天下之爲方負平直多寡輕重者皆不能外其固不容加毫末於其間也○鄭鍔曰自規之以眡圜至權之以眡輕重之侔皆一定之法所當然若夫不必用規用矩不必沈之水縣以繩不必量以黍權以稱皆自然合乎法度可以規可以矩可以水可以縣可以量可以權而試之是則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出乎技巧之外而非世所能及也是謂國工謂舉國皆無出其右也輪扁斲輪不能以傳其子其子不得而學正謂是歟經言謂之國工者三輪人爲蓋廬人爲柲輿此輪人爲輪皆以其難而能至於盡善人不能及也○毛氏曰[illegible]

輪人爲蓋

鄭鍔曰輪人之職掌爲輪者也又使爲車蓋者蓋先王役人固不强人之所不能苟制作相似因其巧智亦足以爲者從而任之是亦因任之道輪之與蓋或運乎下或庇乎上用雖不同然貴乎圜則一又況蓋之二十八弓與三十輻之制亦無以異蓋之達常與桯與轂之制亦無以異則因其爲輪又使爲蓋何不可之有○陳用之曰其工雖同其事則別故特以輪人爲蓋自其職事焉

達常圍三寸

鄭司農曰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鄭鍔曰蓋柄有二節達常則下入乎桯桯則上含乎達常名曰達常以其通乎上下無所更變其體有常也○鄭康成曰圍三寸徑一寸

王昭禹曰蓋之制上爲部中爲達常下爲桯旁爲弓達常

小於桯桯小於部故非部無以納弓於其旁非桯無以含
達常於其中

桯（音盈）圍倍之六寸

鄭司農曰桯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賈氏曰楹者蓋柄下節麤大常一倍向上含達常○鄭鍔曰名曰桯者猶屋之有楹所以直而上承（○王氏曰桯立天下當之小相之以望審故謂之桯）○鄭康成曰圍六寸徑二寸足以含達常

信（音伸）其桯圍以爲部廣（去聲）部廣六寸

鄭司農曰部蓋斗也○賈氏曰部者蓋之斗四面鑿孔內蓋弓者於上部高隆穹然謂之爲部○鄭鍔曰蓋斗最蓋之上者名之曰部言穹窿而高處乎上部以總衆弓如部伍然也信當爲伸取其在下之圍以爲在上之徑故以伸言之伸六寸之桯圍以爲此部之廣廣徑也桯圍六寸

則部之徑六寸徑六寸則圍尺有八寸

部長二尺

鄭鍔曰部徑六寸正指部言之部長二尺又指達常爲部也達常者蓋之上節貫入乎部中者惟其入乎部中故亦可謂之曰部何以言之部尊一枚則不長二尺今曰部長二尺則是達常長二尺○毛氏曰部厚一寸而曰二尺者注謂兼達常言之以其達常之在桯中者出入不時常與部相收故部可以兼達常然則達常在部一寸其不入于部者尺九寸

愚案上言蓋圍先以達常起數而後及部廣〻見部廣於達常此言蓋之長短止言部長而不及達常以達常上納於部下納於桯人所不見所可見者部與桯耳其實部自是部達常自是達常注以部即達常非也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鄭鍔曰達常長二尺而桯長倍之則四尺矣倍四尺而又有二則其倍者八尺也以此八尺上含達常之二尺則蓋之高凡一丈矣人長八尺而蓋十尺雖則立乘猶有二尺之高不蔽目矣上言達常與桯之圍下言達常與桯之長中言部之廣則蓋之形制大體具矣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鄭康成曰爲下起數○趙氏曰以一寸而十分枚計一分此蓋十分爲一寸枚只得十分之一故也

部尊一枚

鄭鍔曰前言部廣六寸未見其高之如何故於此言其高尊高也凡居乎高者未有不尊故以尊言高焉蓋斗中之上穹窿而高其高者一分○毛氏曰部厚一寸又尊高一

分欲其銷殺而高去水疾故也

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鄭康成曰弓蓋橑也○圖說曰鑿部上納弓者也○鄭康成曰廣大也○鄭鍔曰四旁鑿孔以納弓弓鑿之廣其廣四分故曰弓鑿廣四枚弓鑿之上則餘二分鑿之下則餘四分以鑿廣四枚與上二枚下四枚計之則部凡厚一寸（[illegible]）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易氏曰上言部廣六寸達常圍三寸則達常入部其徑一寸是達常兩畔猶有五寸則鑿深二寸有半正合兩畔五寸之數而弓鑿不使達常也○趙氏曰下直二枚者注謂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疏云上云鑿下四枚今於內畔於

下亦四枚與外正平故經謂之下直而注謂鑿空下正也
上云鑿上二枚今於内畔孔低二分鑿上亦四枚故經謂
之二枚而注謂上低二分也下直鑿之下二枚鑿之上此
一句指兩事而言也[illegible]
鑿端一枚若謂部高一寸今鑿上
鑿下俱四枚已占了八枚其中只有二枚在以二枚之中
取一枚鑿深放尖故云鑿端一枚端謂鑿頭也所以如此
以弓外畔上下方正大四枚今於弓入鑿内起于則其弓
下畔二分於弓尖處又削去一分以納入鑿中使與鑿孔
恰好相應如此則弓向處頭仰起以為弓三分之近部一
分探放低外二分為宇曲又以衣蒙之則弓雖低而其力
常從雖曲不至一向低針了去注所以云欲令蓋之尊終
平不然撓也此皆仰其弓故如此若俯其弓則弓自部以

下皆低而蔽目矣先儒論蓋鑿有言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指鑿之外也下直二枚指鑿之内也鑿履而内狹上低而
下正先高而探之使下弓本仰而覆之使俯所言盡之矣
○易氏曰一枚為一分部廣六寸圍三之則尺有八寸其
數不過百八十分而止弓鑿四分而二十八弓已占一百
一十二分外止餘六十八分則部中實少而虛多又以弓
鑿一百一十二分其深各二寸有半而其奏於達常一寸
之徑其數似不相合然古人深察物理上下相制自然堅
固縝密非常工所能測識者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趙氏曰庇謂覆也軹謂轂末也輪謂輞牙也軫謂輿後橫
木也○鄭鍔曰車有大小故蓋有大小蓋大故弓長長則
所庇者遠弓長六尺謂之庇軹者蓋弓之一面長者六尺
對為丈二中有部廣六寸則弓長六尺若蓋大一丈二尺
六寸也車與六尺六寸車兩轂共六尺四寸凡一丈三尺
矣以七寸承與七寸為軌凡減一尺四寸則車之兩軹纔
廣一丈一尺六寸耳弓之長者共一丈二尺六寸又有宇
曲之減故其覆庇所及若至於軹是弓長則其庇遠也故
謂之庇軹之蓋長五尺者其庇及輪謂之庇輪之蓋長四
尺者其庇及軫謂之庇軫之蓋蓋小於輪輪又小於軹故
弓宇減一尺短則其庇近也漢世名蓋弓為橑子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

鄭鍔曰揉與揉牙揉輻之揉同撓而曲之謂之揉參分弓
長而揉其一者假如弓長六尺則曲其二尺也蓋鑿孔之
時外畔弓下四分弓上二分內畔上下俱四分由弓頭仰
故須近部撓其二尺使果其長四尺以為宇曲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

鄭康成曰蚤當為爪○鄭鍔曰股與輻之近轂者謂之股
同弓之近部者亦謂之股以其大也蚤與輻之入牙者謂
之蚤同弓之宇曲者亦謂之蚤以其小也上云弓鑿四枚
以弓鑿之廣為股圍圍三徑一則此圍當一寸六分也於
一寸六分之數而去其一分以為蚤圍則弓之蚤圍凡一
寸十五分寸之一

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

鄭康成曰尊高也○鄭鍔曰前云部尊一枚言部之高耳
若弓之入部則三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尊假如六尺之弓
則以二尺近部為高也

上欲尊而宇欲卑

鄭鍔曰弓上近部者二尺則欲高其長四尺為宇者則欲

甲弓之隤下處謂之宇如屋宇然因以名之

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力又)遠

鄭鍔曰所以上欲尊而宇欲卑者蓋本爲雨設苟上尊而宇卑則其吐水也必速而水之霤所及者必遠矣古人云猶高屋之上建瓴水言自高而下其勢速也左氏云三進及霤禮云家主中霤霤謂水流也蓋上高則霤遠此必然之理

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則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薛氏曰蓋部幷達常二尺桯長八尺共十尺也古者以人爲法人長八尺二尺爲宇曲卑於此則蔽人目高於此則難爲門○鄭鍔曰車出入乎門蓋太高則門不能容人立乘乎車蓋太卑則目無所見古人制蓋之法欲無害於門欲不蔽乎目故以十尺爲度○鄭康成曰十尺其中正也

良蓋弗冒弗紘殷(音隱)畝而馳不隊(直類反)謂之國工

鄭鍔曰爲蓋者必冒之以衣必紘之以帶如紘紞之紘謂以帶而維繫之也冒之紘之則弓有所恃以爲固而不隊矣此作蓋之常也若夫善爲蓋者無衣以冒無帶以紘以橫馳於壟畝之上殷而馳則行不正隴之上則地不平能使弓不墜落是國工之巧者所爲非常才所可及○陳用之曰畝乃車之地非深壟上也殷若殷其雷之殷車濟縱之若馳也疾則轉而有隊矣

總論

鄭鍔曰巾車惟王后五路重翟安車言皆有容蓋輦車言有翣羽蓋彼婦人車蓋疑非此輪人所專掌也夫車未有不用蓋者而巾車王之五路不言豈所辨者旗物之異當建旗之時無所用蓋故不言歟或謂車之有蓋專爲雨設然道右掌前道車言王下則以蓋從又不專爲雨而用蓋也反覆致之車有軫以象地有蓋以象天而蓋弓二十有八又以象星王者乘之取法如此則蓋無時而可去也去蓋則象天之道缺蓋去而弓隨則法星辰之道又缺矣設蓋之意恐不專爲雨也說者謂五路在祭祀朝覲田獵即戎之時即建旗不用蓋他時在國巡行必設蓋豈其然乎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輿人爲車

鄭鍔曰輿人掌爲輿者也謂之爲車者蓋察車之道雖自輪始而作車實自輿始輿居中以載人有輿則一車之體成故輿人作輿而謂爲作車〇陳用之曰車者[illegible]輿正名爲車而經以輿人爲車也

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尺證

鄭康成曰車輿也衡亦長容兩服〇王昭禹曰處車中而舁人者輿也夾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橫車前以扼馬者衡也〇薛氏曰造車始於輿而車制始於輿廣故詩人以權輿爲始輿人之法皆以車廣起度隧式較軫軹轛其數小大廣狹崇庳皆始於輿廣此輿人所以指輿爲車而兼數材也〇賈氏曰參如一者謂俱六尺六寸〇毛氏曰車體凡三衡在前以引輿猶手也輪在下以承輿猶足也輿在下而居中猶體也車以衡輪爲用以輿爲體所主在體故輿謂之車兩衡之長不六尺六寸不足以容兩服車之廣不六尺六寸不足以容驂右輪之崇不六尺六寸不足以爲登下之節三者異任而尺數如一者非相期也各適其宜而已〇鄭鍔曰此指兵車乘車以爲言也輪則計其崇輿則計其廣衡則計其長各因其所主言之是三者要如一乃謂之稱〇陳用之曰稱非謂其度之等者其用相稱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

鄭鍔曰車之輿居中以載人者也其深則名曰隧如墓隧之隧經於墓大夫言及竁以度爲丘隧注謂隧羨道也左傳晉文公請隧以葬蓋爲道以入墓也輿之有隧其深如之故曰隧[illegible]輿廣六尺六寸謂其橫也參分其廣而取二分以爲隧謂其縱也車容驂乘之人或三人或四人故其廣六尺六寸隧則輿之深耳故但取三分之二以爲之則隧四尺四寸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薛氏曰植於車輿兩旁爲輢橫於兩輢在車前爲人所憑者爲式[illegible]〇鄭鍔曰以隧之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其一分當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一矣一分在前二分在後於其中而揉式焉則式凡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一[illegible]

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

鄭鍔曰輿廣六尺六寸取其廣之半爲式之高則式凡高三尺三寸〇陳用之曰人長八尺首居一焉則所以爲軀者七尺矣以七尺之軀而憑三尺有三寸之式所以爲致恭而有禮也

以其隧之半爲之較音角崇

鄭康成曰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〇賈氏曰較謂車輿兩相[illegible]〇薛氏曰車制輿在下輢在兩相式在前軫在後較則輢上出式者也軹則橫植於輢者也轛則橫植於式者也式必曲爲之所謂揉其式是也較在重之者所謂猗重較今是也〇鄭鍔曰[illegible]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

鄭康成曰軫輿後橫木[illegible]〇賈氏曰輿廣六尺六寸六分取一故得尺一寸〇毛氏曰輈人所

謂任正者即軫也而此亦及之者軫在轐之上輿之下故兩官皆據此以爲長短之法然軫圍本方而崇三寸半圍四徑一則其圍尺四寸輈人所謂三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者輈長丈四尺五寸十取其一得尺四寸數固相合矣今此六分其輿之廣以其一爲之圍者輿六尺六寸六取其一得尺一寸則數不相合何哉蓋田車之軫減乘車半寸其圍其減二寸矣以田車之軫言之庶幾其可也軫爲任正故此較爲大自式而下皆以次減爲軫在下式在中較在上大其本者小其末物理然也

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

鄭鍔曰軫圍一尺一寸三分之而去其一以爲式圍則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鄭鍔曰以式之七寸三分寸之一而三分之取其二以爲較圍則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鄭康成曰軹輢之植者衡者與轂末同名[illegible]○鄭鍔曰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而三分之取其二分以爲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與轂之軹五分轂長而去三者異矣○毛氏曰軹在較之下縱橫相貫轛在式之下縱橫亦相貫二者又減亦其理也然式圍大於較而轛在式下反小於軹何也式短而較長故較長則較之用力宜雄故不得不大也轛植乎輿之四隅較式之上[illegible]而又言其[illegible]則轛可知

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

[illegible]曰轛之狀與[illegible]相對所以異者軹在較下轛在式下謂之轛者取其與人相對故也[illegible]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三分之而取其二以爲轛圍則轛圍二十八十一分寸之十四凡此皆乘車兵車之制鄭氏俱以爲兵車者以乘車與兵車同與其一則可以類推亦以前文首言兵車之輪故也

趙氏曰已上度數增損雖有不同皆以車廣爲準而降殺爲自式至轛其言之序則取數之多寡爲之先後輿人專爲輿雖不當兼敘式較軫軹轛之器然皆輿之所資以爲用無此則獨有一輿果何用故輿人所以總爲之至於輿廣若不與衡輪同則用不相稱故輪與衡之制輿人亦不可不知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音玄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

繼者如附焉

趙氏曰此段論治材居材之法規所以爲圜矩所以爲方圜則爲平之所取[illegible]則爲直之所取輪人作車之法其用材皆盡善故爲材之圜者必以規而材之圜者自中於規爲材之方者必以矩而材之方者自中於矩材之直豎立者則挺立不邪而自中於繩縣之垂衡謂橫也材之橫放不豎者則無高低而自中於水之平[illegible]中謂合也此四件是合乎法度之善者若夫材之直者如木之生於地直達而不屈材之繼者如火枝之附於幹柯葉而不可離此卻是人力之巧妙有若自然生成之物然上四件不同[illegible]○趙氏曰既曰立

者中垂則直者亦在其中何故復曰直者如生蓋繩之用此爲直皆取之不必垂也言立是主乘者言之立者中垂指立者之直而已其他直者不與也若夫直者如生則凡正曲之直皆屬焉不止立者而已此段非論車之全形言輿上用材如此蓋輿上如轛式軹較等器甚多其材有圜者有方者有横者有直者有附者中之與如各指一件說否則車形不四方平直如何中得又如何如得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絶

鄭鍔曰居處也處身者必欲得其所然後身安車之制木處之亦欲得其所故謂之居木有大小各宜以類相從則強弱相敵則不得宜無有餘不足之患○[illegible]用之曰并以合并之謂并歸乎大者也凡物之體以小入大大者受而入之是之謂大與小宜使之勢適可者○賈氏曰倚則并也凡居材當各自用力若使大材倚并小材小材強不堪大材所倚則摧折矣此引之則絶據小并大而言也若小并於大大木振其小木力不堪則絶斷也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鄭鍔曰內車言假車五乘孫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棧車[illegible]不革鞔而漆之之車也飾車謂鞔之以革而畫之之車也所謂夏篆夏縵墨車是也有革以鞔輿則雖壞輿不散以革則不堅而易拆不堅而易折者則宜弇弇者欲其輿之斂而向內也固而難壞者則宜侈侈者欲其輿之大而向外也夫以文飾之車猶且以侈爲貴則上而天子乃乘之路有金有玉有象以爲飾者其輿之侈又可知○趙氏曰弇正謂當向內爲之侈正謂當向外爲之據此則弇恐只是輢轛之類都移入來侈恐只是移輢軾轛之類放出去此少必不是說大與小蓋與縱横廣深六尺六寸其制已定如何斂向內放小得又如何縱向外放大得尤宜思之

易氏曰車以弇侈爲善而錘以弇侈爲病蓋錘貴乎廣狹之中而車貴乎小大之宜各適其當而已

輈人爲輈

鄭康成曰輈車轅也詩曰五楘梁輈[illegible]○鄭鍔曰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而輈人不與焉此有輈人之官若蓋作車自輿始察車自輪始故輿輪之職特建焉而並列於七工若夫蓋雖輈雖以其負似乎輪也特使輪人爲之而不以名官輈雖難度以其非作車察車之所始也故別立一職不以並輪輿之列輈車轅也自其可以左右狹而進則謂之轅自其載任以覆爲戒則謂之輈輈猶舟焉所戒者覆也

輈有三度軸有三理

鄭康成曰目下車度淺深之數○鄭鍔曰輈欲中法其度有三三度者國馬田馬駑馬之輈深淺不同之數○薛氏曰兩轂由構飾之不乃軸以項氏曰軸則一定但欲其理之行[illegible]○易氏曰軸以貫轂特輪之一器於輈人何與而言於三度之後者軸待輈而後運輈待軸而後行其勢實相資焉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

薛氏曰輈之形自伏軌前稍曲而上至衡下其頸以持衡其曲如屋之梁故深謂轅曲中○鄭康成曰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

與轛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閒

田馬之輈深四尺

鄭康成曰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閒亦七寸加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

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鄭康成曰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半寸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閒亦七寸、鄭鍔曰輈之所貴撓而無曲故爲車則必揉之以火使其勢深深則曲然太深則折故欲其無弧深焉然計車之崇與輈人之深三車之衡各高七寸何也蓋衡以扼馬頭用力久則消磨益甚惟其高有七寸之餘不爲馬頸所損故疏云餘七寸當爲馬頸低消之也車雖有高下至於衡頸不得不同茲其法度所在也故下文云小於度謂之無任 [illegible]

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 [illegible]

趙氏曰媺言軸之材欲其美而無瑕注云無節目是也久欲軸之體堅而可久注云堅刃是也利欲軸之勢滑以利而易運注云滑密是也 [illegible] 易氏曰以經言攷之弧而無折經而無絕斷之美如此實軸之所以爲媺也終日馳騁左不楗終歲御不衽不敝輈之久如此實軸之所以爲久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進取道輈之利如此實軸之所以爲利也 [illegible] 以是知輈人之職實兼輈與軸之制故下文又曰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則輈軸之制附於輈人也明矣

軏前十尺而策半之 [illegible]

趙氏曰軏注謂式前據下文軏中有濟則與上置隧處乃是軏正在隧之下式之前蓋輈身長一丈四尺四寸入輿隧下隧以前只有十尺以此見軏即隧之下面隧外空着一分與軏即是閒任隧版之木横于謂之軏者取其在下持任車有爲則爲法之意注謂軏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植持車正者即此意也 [illegible] 策御者所執以制馬而使齊著也然策之處進退亦有其度太向前則淩馬後反礙馬行太向後則鞭策不能及馬又不肯行軏前十尺而策半之則雖隧五尺處是也執策者立於此處以御馬則以及馬而無過不及矣所謂軏前十尺策半之者是就隧算去不是就輿算去蓋軏前尚有輿板二尺二寸若就輿算去則無十尺矣不知十尺者是就直算去抑隨輈曲處算去經無明文不可考也禮書云輈之減也率七寸馬之殺也率一尺軫與軹轐之殺也率寸半三等之馬各下其輈七寸則七寸爲衡頸之閒此說於分寸不差十尺恐只是直算去曲算則短 [illegible] 用之曰非持策之有餘而已所以策者其外亦有餘也半軏前之長以制其策亦謂有餘矣惟有餘是以不及馬處

凡任木

鄭康成曰目車持任之才 王昭禹曰因其材之所勝而用之謂之任如任官爲各稱其材之所長如任民爲各稱其力之所能不以大材而當任之輕不以小材而負任之重各適其宜而已

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

鄭康成曰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illegible]○鄭鍔曰上言輈之深耳若夫輈之下當計軓前與下總為輈之數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一丈四尺四寸矣十分其長取一以為圍則任正之木其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

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

陳用之曰謂之衡任其為任也橫而用之非車之所以為行○鄭鍔曰衡任謂兩軛之間此木當輈頸之處其用力為尤多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然衡任之木其圍蓋有取於輈之五分之一經於上言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下文即云衡任者五分其長專指輈以為度也緣度成謂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故疏用一曰衡長六尺六寸則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竊恐不然

小於度謂之無任

王昭禹曰任正衡任其度如此材苟小焉則力不足以勝其任故謂之無任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

鄭鍔曰前言六分隧之廣以為軫圍言其圍爾此言五分其軫間非計其圍也軫以承輿之六尺六寸則軫間亦六尺六寸也五分取一以為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楊謹仲曰輪人五分轂之長去二以為賢之圍故賢之穿空適與此軸之文相當以此文合上文輪人而論之乃知鄭氏改去一為去二所以為當也轂長三尺二寸而五分之每分六寸四分去二留三為尺九寸二分以為賢之圍則賢之徑乃六寸四分每邊除一寸金則賢之空其徑四十四分也軫間六尺六寸而五分之每分一尺三寸二分以一分為軸圍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則軸之大其徑亦四寸四分也此軸之大可以入轂之大頭其末必軹處以漸小也[illegible]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

鄭鍔曰當兔謂與下當橫軸之處前文所謂加軫與轐轐即伏兔也輈長一丈四尺四寸[illegible]十分取一為當兔之圍則兔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illegible]

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

趙氏曰頸圍注謂輈頸前持衡者疏云衡在輈頸之下其頸於前向下持制衡鬲之軶故云前持衡軶也觀此則輈是軏任衡不穿破輈前一曰衡頸占了七寸可據也[illegible]

觀疏中向下二字又知輈過頸處又低下去三分兔圍而取一為頸圍則頸圍九寸有奇禮書亦云輈從軓前微曲而上至衡則下而句之踵圍注謂輈後承軫者五分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則踵圍七寸五分寸之五十一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鄭康成曰踵後承軫者[illegible]圍七十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趙氏曰前為頸後為踵頸以推衡踵以承軫近踵處當兔當兔之圍大於持衡持衡之圍大於承軫故當兔頸踵之圍各不同者蓋大其兔以稱任正小其頸以便馬不大不小以當軫然後固也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賈氏曰揉者以火揉使曲也揉之欲使順理無得如弓之

深弓之深大曲也[illegible]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毛氏曰凡記所引皆駕馬之車而此獨言大車者駕牛之車也駕馬之車以載人駕牛之車以載物載人之車輕轅直未必覆載物之車重轅直則必覆故舉大車以明之[illegible]

鄭康成曰摯輖也登上阪也克能也○王昭禹曰摯言其至謂其勢直而下至也蓋輈雖不可過於弧深然亦不可失之於直直則其勢下至非特登上阪地爲難其傾覆且易矣此其故非他以其揉之不曲而深故曰唯轅直且無橈也

鄭鍔曰此言大車轅摯則然

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鄭康成曰阤阪也○趙氏曰伏逼也○王昭禹曰軒言其高而上摯言其輕而下既節軒摯之任則高下適中而無上于下至之患六月之詩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以其適軒輊之中此戎車之所以安也夫大車於平地雖節其軒摯之任若其登阪阤之地牛不退而偪伏其轅則轅必縊其牛頸此亦其轅直且無橈之故○鄭鍔曰[illegible]凡言平地登阤之時則然

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鄭鍔曰登阤者上高峻之處○鄭康成曰倍任用力倍也

趙氏曰邸却無可考意者邸是伏兔後踵承軫處如四圭有邸與設皇邸之邸同蓋邸是邸亢藏葦之物踵後承軫自下而上其用力爲多故也緧紂也○王昭禹曰凡登阤者倍任然力之強者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不援摩其車之邸則車或進而緧就其牛之後此亦以轅直而無橈故也[illegible]由此觀之則轅雖不可以過曲亦不可以不曲此輈之三度所以其深皆有常數也

鄭鍔曰必三言轅直無橈者一言轅之勢一言登阤一言下阤轅不曲皆爲害也惟其如是故揉轅必欲深而又欲無弧深所以有四尺七寸三尺三寸與夫四尺之度[illegible]

是故輈欲頎典[illegible]

鄭鍔曰上文言牛車之轅於此又言駟車之輈○鄭康成曰頎典堅刃貌○陳用之曰頎典謂其體之豐大蓋輈惡其折故欲頎典則壯矣詩言五楘梁輈義可知矣[illegible]

輈深則折淺則負

鄭鍔曰揉之深則太曲太曲則傷其力力傷則易折揉之淺則微曲微曲則其勢直於馬背之上故馬常若負然非所以爲善

毛氏曰負言馬背猶言牛領緧言牛後牛車或行於險阻故以登下爲言而曰緧曰縊馬車或行於平地故以平地爲言而曰負也

輈注則利準（音[illegible]如字）利準則久和則安

鄭鍔曰康成云形如注星（[illegible]）謂自上而下其殺[illegible]也惟其勢如注則車必利而無疑滯之患車必準而無傾側之虞利而速準而平則其弊壞也亦難此車所以能久不失之處可否相濟適於調和則乘之者亦無搖動之患如之何而不安（○[illegible]）而和人乘之而安

愚案論輈之平準在輈注論輈之能久在平準如中庸誠則形形則著文勢當如此奚必以重言為拘必欲曲為之說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陳用之曰上云欲無弧深此云欲弧而無折蓋深則折欲如弧弓之形而無太深以折即所謂無弧深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鄭鍔曰欲其經而無絕者孫即經耳順其文理謂之孫順理而直謂之經揉輈者惟恐不能順其理耳不順理則斷絕而不相屬矣故欲其經而無斷絕之病

鄭鍔曰輈為一車安危所係故統言之又再言之欲其孫欲其頎與欲其弧而無折經而無絕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見為輈之難也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王昭禹曰馬所以駕車車之進則以馬行為主故進則與馬謀人所以馭馬車之退則以人馭為主故退則與人謀謀者揆事而圖之也進與馬謀則得之於此而應之於彼退與人謀則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夫種馬駕玉路戎馬駕革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田馬駕木路凡車之任重致遠者皆馬之力也故進則欲其與馬謀太僕馭玉路齊僕馭金路道僕馭象路田僕馭田路凡車之疾速進退惟人之馭也故退則欲其與人謀叔于田詩言兩驂如舞兩驂如手以言馬之節適也言兩服齊首以言馬之整序也如是則輈之和而進與馬謀可知矣叔于田詩言執轡如組以言馭之巧也駟鐵詩曰六轡在手以言其馭之良也如是則輈之和而退與人謀可知矣○易氏曰進若與馬相謀退若與人相謀是以無情之物而與人及馬之有情者不期自合亦和之至者不能也

終日馳騁左不楗（音[illegible]又作[illegible]）

鄭康成曰書楗或作券券今倦字○趙氏曰古者乘車之法尊者在左御者在中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注云君惡空其位是尊者在左之證惟輈之和則終日馳騁載在左者無罷倦之患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illegible]）

鄭司農曰契讀為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為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道里○鄭鍔曰車有兩驂兩服詩言兩服齊首言其不前後也兩驂如舞言其不拘閡也輈若不和則馬必拘閡而相契契倚而相合之義輈若不和則馬必前後而相需需遲而相待之義（[illegible]）

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

鄭鍔曰衣之下裳謂之衽禮記云扱衽深衣續衽皆謂裳之下也御車者常苦於裳之易敝以其近下而摩於車也惟輈之和則無動搖之勞雖終歲御而衽亦不敝

毛氏曰終日馳騁一日之事也行數千里一月之事也終歲御一歲之事也一日之間馬未必病所憂尊者在左之

軏動爾一月之間馬行久矣所憂者契需而不前馬至於
一月之間則馬病固其理也而御之衣袵亦有敝焉衣以
蔽制故也一日之間左可捷而不捷一月之間馬可病而
不病一歲之間衣可敝而不敝豈非輈之和而然歟上曰
和則安所謂安者非特君子安乘而已馬與御者皆安焉
是之謂安
王昭禹曰自此數者非輈之和孰能致是然則爲輈者既
有淺深之數與其高下之度而又五楘以致文飾環灂以
受霜露故以之鳴和鸞而不失相應之節以之逐水曲而
不失周旋之儀舞交衢則馭者以之良過軍表則射者以
之善此亦唯輈之和也
勸登馬力
鄭康成曰登上也輈和勸馬用力○易氏曰馬力未進輈

已有勸其登非果能勸也其勢若有以使之（○王昭禹曰輈和則馬之行也易力盡不專於攀而無疲倦之患）
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易氏曰馬行既止則無所用其力輈猶一進而取道焉非
有意於一取也其勢自不容已○趙氏曰輈非有情之物
豈能勸得馬用力而考工言之者蓋形容輈之和行地之
遠其勢有如此者
之輈環灂（音[illegible]）自伏兔不至軏七寸軏中有灂謂之國輈
趙氏曰良善也灂漆也蓋輈之上爲之纏固其楘有五詩
所謂五楘梁輈是也楘謂束縛處又被之以筋膠而環飾
之以漆以爲受霜露惟制輈而當其善故能周環四圍皆
有漆灂也、鄭鍔曰所以良善其輈者必環而灂之灂謂
漆文周環皆漆之不惟致其之飾之美且以致其固是乃

良善其輈之術也然輈之長一丈四尺四寸漆之所不至
者惟自伏兔至軏七寸而已伏兔銜車軸在輿下短不至
軏軏即輿下三面之木（○趙氏曰灂之所飾不到飾處有七寸也自七寸之外皆是車處以不用七寸者式著焉）
（伏兔與軏以其[illegible]不得故也[illegible]以伏兔至軏不在近則軏中無闕矣不可謂之有灂也）
伏兔至軏凡七寸所不用漆其餘皆漆則漆入式下曲直
之處皆有矣輈不善而動搖則所謂漆也消磨而不見苟
能使軏中常有漆非國工之巧何以及茲乎其輈謂之國
輈宜矣國輈言一國之輈皆不能及○易氏曰軏中有灂
特輈之一端何遽謂之良輈而且以國輈許之蓋自上經
言輈之和至此甚言其爲良也如經言良馬則總言駕五
路者又言國馬則乘車兵車之所專用者此良輈國輈之
辨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

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愚案此以下總論上文車器之義非止爲輈人
鄭鍔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無所往而不
與之俱故或以宮室而象之或以衣裳而象之或以圭璧
旂旗而象之而又作車以象之夫車以載乘不過一器耳
而天地日月之象實具焉王者乘之豈徒然哉期得覆載
照臨之道於俯仰之間也夫輿本方也爲之軫以承之其
制亦方方而在輿之下所以象地形之方也不以輿象之
而取於軫者蓋軫又在輿之下故也（[illegible]）
（方方之故[illegible]也）輪人爲蓋其形必員員而在車之上所以象天形
之員也輪亦員而不以爲象者蓋輪雖員而運乎下惟蓋
則員而覆乎上故也實輪以輻所以爲直指也輪幅之數
必以三十者蓋日月之行三十日而合宿輻之三十所以

象其合宿之數蓋必有弓所以爲庇也弓之數必以二十有八者蓋經星之列乎四方其數凡二十有八蓋弓之二十八所以象二十八宿也天地則象之以形以天地雖大已囿乎形也故以蓋軫象之日月星辰則象之以數以三辰雖妙不離乎數也故以輻弓象之上焉而天下焉而地王位其中則三才備矣車之制也豈苟然哉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

賈氏曰車上得建旌旗故因說旌旗之義○趙氏曰畫交龍在上故謂之龍旂乃是橫畫不是直畫取其能升而能降斿謂屬縿垂者也蓋旗制中間畫象邊分裂成數條如尾之狀垂下此即是斿龍旂象大火者蓋龍旂畫九路垂九條大火注謂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䟽云大火東方之星角亢氐房心尾箕是也東方木色蒼其七宿形

如龍故曰蒼龍以角亢氐房心尾箕次此言之故曰心惟其尾有九星其數與龍旂同所以象之

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

趙氏曰鳥旟是畫朱雀與隼在上故謂之鳥旟鳥旟取其勇健象鶉火者蓋鳥旟畫七路垂七條注謂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七星䟽云鶉火南方之星南方火色朱其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是也形如鶉鳥故云朱鳥其屬有星星七星也月令云旦七星中是也惟其星有七星其數與鳥旟同所以象之

熊旗六斿以象伐也

趙氏曰熊旗是畫熊虎在上取其猛莫敢犯象伐者熊旗畫六路垂六條伐注謂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䟽云西方七宿爲白虎金其色白伐與參六星爲上下是連體也惟是星有六與熊旗同數所以象之（鄭鍔曰六斿當爲五斿字或誤也）

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趙氏曰龜蛇是畫龜蛇在上故謂之龜蛇龜蛇取其扞難避害象營室者蓋龜蛇畫四路垂四條營室注謂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䟽云北方宿有龜蛇體玄武龜也有甲能禦捍故曰武水色黑故曰玄營室是北方七宿之數營室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其數與龜蛇同所以象之○陳用之曰於西獨取伐於北獨取營室者豈非始事尚謀欲周成事尚義欲斷

總論

鄭鍔曰此言王者之車建四方之旗象四方之經星也上文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矣此又以旗象之何也蓋弓之所象者象星之數旗之所象者象星之體東方之龍旂以象蒼龍宿之形南方之鳥旟以象朱鳥宿之體此二方言

象大火鶉火則舉其次十二次可推而見矣西方之熊旗以象白虎宿之形北方之龜蛇以象玄武宿之形此二方言伐與營室則舉其宿二十八宿亦可推而見矣其言九斿七斿六斿四斿則義不在斿康成見經有九斿七斿之數遂求二十八宿之數有相合者以爲言出於附會且二旗象大火象鶉火舉其次以言則不專指尾與星可知矣二旗象伐與營室舉其宿以言則不專取參與東壁連體可知矣（○陳用之曰旗旗言其旗之名旐言其旗之物大火鶉火言其辰伐與營室言其星各相備也然聖人制器尚象不止一端有正取以爲象者有旁取以爲象者東蒼龍而白虎南朱雀而北玄武皆其象也於蒼龍取大火於東方正中於朱鳥取鶉火於南方正中所以爲象於白虎不取昴畢而取伐[illegible]）行人言建常九斿七斿五斿而無斿數之六者以制致之熊旗當五斿也若熊旗當

五斿則康成取參連體六星以爲說果可信乎然則此四
旗者蓋王者之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故
建此四方之旗取象四方之宿也非以九斿七斿六斿四
斿而象其星之數而已然經何以言斿之數耶蓋所建之
旗而其旗之斿若此故連言之如荀卿曰龍旂九斿所以
養信也夫龍旂以養信何取於九斿爲養信耶故知其連
言以及之義不在焉

陳祥道曰旂以交龍所以寓其仁旟以鳥隼所以寓其禮
而其數以九以七者爲其主陽也旗以熊虎所以寓其義
旐以龜蛇所以寓其智而其數以六以四者爲其主陰也

毛氏曰凡旗共九而特取四者以象星何也蓋全羽爲旞
析羽爲旌未嘗有斿也通帛爲旃雜帛爲物雖有斿焉未
嘗畫也日月爲常雖有畫焉王之所秉非星之所可擬也
惟四者之旗既取四旁之物以爲象則因四方之星以制
其斿固其理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鄭鍔曰弧旌者弧弓也旌旗有弓所以張縿幅故謂之弧
旌於張縿之弓上畫爲枉矢之形故謂之枉矢用此以象
天之弧星天有弧星有枉矢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
天有是星有是矢矢所以䠶爲凶慝者也王者之車所
建四旗之上皆設弧旌枉矢亦以象天之弧與枉矢爲明
天下之有凶慝者必射之（本如曾同以彼弓加於升謂之上書內則兩見其當也）

易氏曰皆不言旗縿之畫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釋
者謂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又設矢象弧星
有矢恐未必旌旗皆有之或者諸侯之制乎今輈人以此
列於四旗是襲侯氏之制以爲軍制之飾於此益信四旗
爲戰國之制○劉執中曰龍旂以下皆所以象德也有德
必有成故繼之以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輈人所謂戰國時制度諸儒區區求合於周
公制度此其說所以紛紛也且旗之制見於巾車見於司
常又見於大司馬又見於行人周公一代之制而其用亦
各相爲異同巾車所謂大常大旂大赤大麾者主五路所
建爲言而兼四代之制也司常所謂王建大常諸侯建旂
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
車載旞斿車載旌主國之大閱爲言而爲所建之定制也
司馬言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
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主中秋治兵爲言而爲一切之
制也行人言建常九斿建常七斿建常五斿此主五等諸

侯爲言而爲命數之制也司常司馬言旗而不言斿行人
言旗而不及其斿巾車於大常大旂言斿而大赤大白大
麾不言斿夫有旗必有斿大常十二斿大旂九斿則大赤
七斿大白五斿大麾三斿從可知也九命者以九爲節七
命者以七爲節五命者以五爲節則司常司馬之所謂旗
而其斿必從其命數陽爵者其數奇陰爵者其數耦又從
可知也夫龍旂鳥旟熊旗龜蛇幷九旗之四者耳曲禮所
謂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是已陸氏以龍
旂爲大旂固似矣以鳥旟爲大赤熊旗爲大白龜蛇爲大
麾非也曾不謂大赤爲周制大白爲商制大麾爲夏制豈
周專於鳥旟而商專於熊旗夏專於龜蛇乎以龍旂爲青
熊旗爲白鳥旟爲赤而龜蛇爲黑則大常宜黃遂以爲月
令季夏之所謂載黃旂者爲大常之旗又非也曾不謂月

令爲呂不韋所作之令而謂周公者呂不韋乎以王乘五
路建大常則象路載鳥旟在前木輅載龜蛇在後金路載
龍旂在左革路載熊旗在右又非也曾不謂五路但用之
於郊天則四路並從若大閱則乘戎路而載大常矣使乘
戎路而載大常則熊旗當載之於何車乎以上公之九旂
爲龍旂侯伯之七旂爲鳥旟子男之五旂爲熊旗又非也
曾不謂諸侯載旂司常用之於大閱如此司馬用之於治
兵亦如此則是五等諸侯同於龍旂但其旂降殺以兩耳
使五等諸侯各異其旗則采菽之詩何以止曰言觀其旂
豈上公之來朝而侯伯子男之不來朝乎大抵辨人之所
言龍旂鳥旟熊旗龜蛇者非周制也又非前代制也其出
於戰國之軍制乎國語曰左軍皆赤旟許愼曰熊旗五旂
以象伐星士卒以爲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

龍而右白虎與前有車騎爲連文騎馬之制始於戰國其
戰國之軍制也明矣又況古人制度凡有所取象者皆足
以爲千萬世不易之典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大北辰
也其次二十八宿也以大常畫三辰以旂畫交龍旗畫鳥
隼旗畫熊虎旐畫龜蛇而天之垂象者盡在是矣同爲鳥
隼何止於鶉火同爲熊虎何止於伐星同爲龜蛇何止於
營室是於七星之中又舉其偏也況伐非西方之宿但與
參連體爾不惟舉其偏而又所舉者在二十八宿之外周
公制度其此爲乎九斿者象大火以尺九星也七斿者象
鶉火以星七星也六斿者象伐伐止於三星不曰與參連
體則六之數不足矣四斿者象營室也營室止於二星不
曰與東壁連體則四之數不足矣東南之星取其一西北
之星取其二周公制度其此爲乎且如虞氏之十二章周

之九章衣之制或九或十二章初不過觀古人之象而已
亦非虞周所得而用其私意也況九章之外所謂三章若
又昭然於大常矣攷工記繪畫之事與輈象異其亦戰國
之間學子家駒謂天子借天道其輈人之旗與繢畫之衣
是也若夫含文嘉以爲天子之旌十二斿與地諸侯九斿
齊於大夫五斿齊較士三斿齊首而以五等同爲九斿此
商制之質耳非周制也爾雅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練旒九
而以素錦練旂爲一者此亦商制之質耳非周制也此不
可以此說爲戰國既然含文嘉以爲天子之杠九仞諸侯
大夫五仞而陸氏又引儀禮之文以爲杠長三仞爲非特
一[illegible]自天子下達且曰仞九尺也若七仞之杠長四十
九尺車不能載人不能持曾不謂左氏靈姑銔爲齊侯之
旗太子用之請斷三尺焉使旗杠之長短自天子至士一

如其長又何以斷三尺爲哉陸氏不明於旗之名又不明
於旗之色又不明於旗之杠故備論之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

賈氏曰此與下攻金之工爲目○鄭鍔曰木可攻也皮可攻也經亦以攻言之經曰爍金以爲刃攻之之道殆以火爍之歟

劉迎曰先儒以多錫爲下齊少錫爲上齊是則上下齊以錫爲多寡也然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皆五分其金而錫居一何以分上下齊乎所謂齊者和有齊量輕重於其間 ○王昭禹曰[illegible] ○鄭康成曰聲鍾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劍之屬○鄭鍔曰鳧氏爲鍾然能鳴之類不止於鍾故以聲言之桃氏爲劒然器之利者不止於劒故以刃言之

金有六齊

鄭康成曰目和金之品數○鄭鍔曰凡物大剛則折太柔則卷金至剛之物錫至柔之物金有赤黑之色錫有青白之色金不齊之以錫其爲器也剛烈而不和不和之以錫其爲色也昧昧而不明故六齊之金皆用錫特其所以異者有多少而已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王昭禹曰鍾以聲鼎以烹用錫爲最少故六分其金而錫居一斧以伐斤以斫用錫宜差多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一戈戟皆用之以刺防其或挫折用錫宜多於斧斤故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凡此皆所謂上齊也 ○陳用之曰鍾鼎成且傳之久故其齊爲最[illegible]○鄭鍔曰鍾貴其聲之清鼎貴其[illegible] 大刃則成揚之屬施之斬斫則防其易缺故三分其金而錫居一削則以制書殺矢中之則死皆欲其堅忍不脆其用錫又宜多於大刃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二 [illegible] 鑒燧以取水火於日月或用之以照以明白爲上故用錫爲最多而金錫相半焉凡此所謂下齊也○薛氏曰鑒燧之齊均有取乎金錫之半而司烜則曰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其齊同而用異何也蓋如籥章逆暑迎寒皆用土鼓豳詩且七鼓豳詩一也而以暑迎寒皆以是者所用各有時所占各有氣非以聲應時以時占氣則氣無不應金錫半爲鑒燧之齊

則陰陽之性均而不偏當晝取火於日晝陽中也純陽之精於是而可降當夜取水於月夜陰中也純陰之精於是而可掬大抵神緣精而寓精拱明而止氣因精而生偏陽則陰竭偏陰則陽竭二者不偏然後水火可以相待而成

鄭鍔曰攻金之工有桃氏有冶氏有鳧氏有㮚氏有段氏有築氏或爲削或爲戈戟或爲鍾或爲劒或爲量爲鎛獨無爲鼎爲斧斤爲鑒燧之工鼎亦鍾之屬可附於鳧氏之官斧斤亦上齊可附於戈戟之列鑒燧獨無所可附意者自有鑒燧之工執中齊記者亡之爾○陳用之曰鑒燧之器於六書[illegible]所類然以明白爲上則[illegible]

築氏爲削 今錫當作[illegible]之築氏

趙氏曰削是削刻書之刀古者未有紙筆凡事寫之竹簡欲寫則以刀裁之削去尚書序云更以竹簡寫之夫子作

春秋僃只僃筆則筆是也故有築氏之工名官以築者蓋
築所以致實書之所進欲刪其煩冗而取其實故也〇鄭鍔 [illegible]

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
王昭禹曰十寸爲尺十分爲寸以長尺而累之則合六削
爲六尺矣環而圍之其勢圓足以成規則不期於圓而自
中於規矣〇鄭鍔曰取六削而周環以合之欲其成規取
諸圓也蓋削者曲刃也其形偃曲如弓之反張而爲之也
其形㕯則過乎曲不可也不及乎曲亦不可也合六削而
周然後其曲爲得中此蓋言其制作之法其度當如是耳
王安石云合六成規取乎地數之中惟成爲能無窮惟中
爲能有常書爲不刊之典削所以載制其書豈可苟哉合
六成規所以稱其書也是亦衍說

欲新而無窮
趙氏曰天下之器久則必舊然庖丁解牛十有九年其刃
若新發於硎無他器之制其善故也書之所述無窮則削之
用亦欲無窮所以築氏亦欲常新而無窮已 [illegible]

敝盡而無惡 [illegible]
鄭鍔曰成以謂刃也合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〇
鄭鍔曰刃之久者必惡如今上繡也久而生惡亦以鍛
金無法故也〇 [illegible]

合氏爲殺矢
鄭鍔曰冶在鈞雕甄者之所爲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則

冶者鑄金之工也攻金之工六孰非冶哉特於戈戟之工
稱冶者蓋他工用金或鎔之而寫於範模之中唯戈戟則
冶而成故正名其官曰冶〇趙氏曰冶氏爲殺矢所執者
下齊也而其日乃稱冶氏執上齊者何謂注疏解義皆以
爲秦火後脫誤其實不然蓋冶氏正爲戈戟上齊正是冶
氏所執所謂殺矢非台氏正職特兼爲之蓋經中自有矢
人故也然矢人爲矢只是理會輕重笴羽至於箭鏃却是
台氏以金燒打成矢人不過用見成之鏃安排結裹成箭
如今之造矢者何嘗自打鐵刃依舊是鐵匠打來特買來
刮摩訂鬬成惟其矢刃皆是金工做成故令台氏兼爲之
如輪人爲輪又兼爲蓋也所以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
垸此四句冶氏矢人皆言之者意實在此考工所以言上
齊於序曰者指戈戟正職而言也然廢台氏知戈戟之器
而廢殺矢之事故專以殺矢名其職且於職中先言爲殺
矢之制方繼以戈戟之事所以見其相兼不可偏廢之意
至於矢人有五矢而冶氏止爲殺矢者意者殺矢用於近
射田獵要中之則死不可以他矢論所以考工言六齊獨
曰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其他皆無齊焉
以此見殺矢用金爲多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趙氏曰刃長寸謂箭鏃長一寸也圍寸刃圍轉亦一寸也
據矢人二分其羽以設其刃刃長二寸者意者刃只一寸
併刃與刃把處言之卻有二寸鏃謂箭足入藁中者鋌十
之則入藁中凡一尺矣謂之鋌取其直也矢人云殺矢七
分三在前四在後亦言藁中之鐵鋌也垸注謂量名疏謂
非稱量之號是稱兩之名但不知所重幾何注疏皆未開

不可考也然冶氏言此四句於職之首矢人言於職之末者豈非言於篇首所以見其不可緩之意而言於篇末又以見此物冶氏所職非矢人所當急歟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趙氏曰自此以下却是說戈戟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鄭○康成曰戈今句孑戟也戟三刃戈小而戟大戟兵器之最徤者其別於戈以此內謂胡下接柲處正是鐵筩子入木柄者這裏面謂之內胡謂矛之旁出者援謂自柲直至上尖頭刺刃也鄭○鍔曰戈之狀有曲而下垂者謂之胡有直而上達者謂之援其柄謂之柲柲之又胡者謂之內戈廣二寸揔內與援與胡言三者皆徑廣二寸疏謂廣二寸只是說胡閒若是專說胡經當言胡廣不應言戈廣也內倍之其長四寸胡三之其長六寸援四之其長八寸

已倨則不入已句言鉤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

鄭鍔曰已之爲言大也倨直也句曲也○趙氏曰倨句長短皆指胡之四病蓋戈之所用於胡故特言之注云戈句兵也中義謂戈戟不比矛頭有鉤以句物不可謂之句兵以爲注之非不知汙之言有據下文廬人云句兵欲無彈注云句兵戈戟屬刺兵欲無蜎注云刺兵矛屬是戈戟可以言句也禮考畫戈戟胡皆下垂信可謂之句兵矣已倨注謂胡微直而邪多疏謂胡頭大舒是胡頭去援太遠過直可知已句注謂胡曲多疏謂胡頭太橫是胡頭去援太近過曲可知直則以之刺人而不能入曲則以之刺人而創不決疏云胡太橫則擁不割物故創不決也注謂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圜于磬折疏釋之謂胡要橫捷微邪向上不倨不句要如磬之折殺之勢如此則無前四病此說甚分明長內謂內過長也短內過短也內四寸援八寸內過長則胡向上侵援援無八寸則短[illegible]則胡向上近援胡頭低注所以云如此則胡曲於磬折也胡既與援相近故引之則援與胡並鉤並鉤則援易折前謂援以其在上故云前也內過短則胡必近下爲之胡內必無四寸而援長反踰八寸注所以云如此則胡倨於磬折也胡既近下安之則頭舒頭舒則引之不能速及故不疾疾決乃決開之意如決之東方則東流之決矣但言其速耳○毛氏曰倨句以胡言[illegible]以[illegible]胡[illegible]亦[illegible]以刺太直則刃不得與[illegible]以句則不決內長則援短援短則胡亦短而者倨短則在上爲太輕矣敝折前內短則援長援長則胡亦長兩者俱長則在上爲太重引之不疾

是故倨句外博

鄭康成曰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賈氏曰倨謂胡上句謂胡下倨句皆有外廣倨之外胡之裏謂胡下之本增之使廣也句之外胡之表謂胡上之[illegible]使廣也○趙氏曰以注與疏考之本即援也倨外博者謂

自胡刃上頭直處促外頭沿入刃裏直至刃下曲處要去本闊也句外博者謂自胡刃下頭曲處從外面向上至直處沿入刃裏倨外頭要去本闊也無他欲上下尺寸皆去援寬則不太曲不太直自然合於磬折無上四病而便用矣陳用之曰戈戟刺兵也句者[illegible]此篇所記倨句之病[illegible]皆句兵之刺兵而[illegible]之戈戟直其鋒平鄭氏以此[illegible]即以戈戟爲句兵[illegible]至若以戈之用爲在胡謂[illegible]曲於磬折[illegible]倨於磬折[illegible]外[illegible]胡之裏句之外爲胡之表非[illegible]合而失其本旨於形制亦無所考

冶三鋝音劣

鄭司農曰鋝量名讀爲刷○鄭康成曰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爲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賈氏曰[illegible]呂刑有其罰百鍰[illegible]以三鍰爲鈞也一鍰六兩大半兩[illegible]一斤四兩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

王昭禹曰戟今戈類然戟有三鋒則其廣宜少殺於戈然

後便於用故戈廣二寸而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凡長四寸有半寸援五之則其長七寸有半寸與內之長亦共尺有二寸○趙氏曰三鋒共廣四寸半戟之長亦尺有二寸胡之長亦六寸特胡內獨長於戈之內半寸援卻短於戈之援半寸蓋戟刃多則頭重所以深內半寸減援半寸則戟柲插得牢而難脫也倨句中矩若以平易解之皆是說胡謂胡直處曲處中處矩四方平正也然倨句之形惟方而無角者方見既爲倨句乃不方不員豈得曰中矩比注所以分爲二事分倨於援分中矩於胡也注云胡直中矩言方正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歟疏云胡六寸橫貫三寸直下二寸是胡中矩也援七寸半亦以三寸爲橫稍擧之使不中矩以四寸半者向上爲磬折向外此援爲倨句也○鄭鍔曰前所言戈之援卽是直而上

達者此戟旣有三鋒別所謂援者乃其旁之直而上達者刺乃當中而直前之鋒也戟之廣旣減於戈廣之寸若不三鋒則不得與戈同重三鋝故言與刺重三鋝言合三鋒乃如戈之重也

總論

鄭鍔曰五兵之制尚矣書有執戈上刃之文而執劉執瞿說者皆以爲戟屬經有司戈盾之官而不司戟詩有干戈戚揚之文亦不言戟以理攷文兵之用最多者無如戈觀富父終生以戈椿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詩曰荷戈與祋書曰稱爾戈經之司戈盾言祭祀授故士戈軍旅會同授貳車戈授虎士戈無所往而不用焉豈非以其柲短而易持其胡其援廣而易入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故歟然左傳有子都拔棘之事明堂位言越棘經於掌舍有棘門埜武王荊尸而舉按師子焉說者謂子者戟也則戟亦未嘗不與戈並用然不若戈爲常用故後世以戟賜臣下之有勳者或韜以赤油或韜以黼黻而謂之棨戟以代斧鉞焉先儒謂戈或謂之雞鳴者以其胡倨雞也或謂之擁頸者以其胡曲故謂之擁頸也凡戟而無刃者秦晉之間謂之孑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伐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孑曼胡

桃氏爲劒

王昭禹曰劒之工名謂之桃氏以桃能辟除不祥而劒亦能止暴惡故也

臘廣二寸有半寸

鄭康成曰臘謂兩刃之[illegible]

刃○王昭禹曰兩刃各徑二寸半○賈氏曰兩面各有

兩從半之

王昭禹曰謂劒脊中高兩殺而趨鍔○趙氏曰半之自脊分斷一邊廣一寸四分寸之一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鄭鍔曰莖者劒鐔也柄謂之夾莖者人所把握之處在夾之中如竹木之莖然故名曰莖取臘廣以爲莖之圍圍二寸半也長倍之則長五寸

中其莖設其後

趙氏曰中其莖注存兩說一說謂穿劒夾內莖於中一說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設訓爲大鄭辭云益長裕而不設彼注亦云設大也中其莖大其後謂以刃爲前以莖爲中以

設爲後則莖以後稍大之視中之數有加焉則捋執處有
所凝着於把爲易制也如今之刀劍末後有鐶圍分外大
即與此同[illegible]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

賈氏曰首廣謂劍把接刃處之徑○鄭康成曰首圍其徑
一寸三分寸之二[illegible]

總論

鄭鍔曰凡劍之制有鋒有鍔有脊有鐔有鋏鋒者所以爲
銳也鍔者所以爲利也脊者所以爲幹也鐔者所以爲本
也鋏者附鐔者也君子所以防暴惡則大小長短之制宜
不苟故其法如此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
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
制下士服之

鄭鍔曰此謂桃氏制之以供衛王者之所佩服也人之形
貌小大長短各不一也制劍以供其服非直以爲觀美要
使各適用而已故爲三等之制以待三等之士俾隨宜而
自使焉劍之莖其長五寸劍之身若五倍其莖之長則三
尺也重九鋝則重三斤十二兩也茲其長之極重之至也
故謂之上制唯士之長而有力者然後能勝之故上士服
之劍身四其莖之長則二尺五寸也重七鋝則二斤十四
兩也長短輕重適得中焉故謂之中制唯人之得中者所
宜服故中士服之若身之莖止三其莖則二尺耳重止五
鋝則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中耳輕而且短故謂之下制士
之形短而力微者可以服焉或謂士有上中下之制安知
其非指元士之在位者耶以經攷之旅賁虎賁皆衛王者

也然旅賁氏之夾王車左右各八人所執者戈盾則不服
劍矣惟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不言所執其屬有
虎士八百人其人既衆則有上中下之不同可知矣不言
所執則服劍可知矣○[illegible]○王
昭禹曰先王因其人之長短強弱而所服之劍各有度數
存焉至於爲弓亦然故弓人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
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
謂之下制下士服之由此觀之皆各稱其人之材力而已

鳧氏爲鍾

易氏曰天下之物重不踰金輕不踰羽鳧羽物也輕莫尚
焉鍾欲其聲之清揚而遠聞故爲鍾以鳧氏取其聲之輕
而已○[illegible]

鄭鍔曰攻鍾之制有鍾有鎛有編鍾編鎛十六枚而在一
虡小胥正其位磬師教其擊者也鎛則當十二辰之鍾者
所謂笙鏞以間而與同辨其聲者也此鳧氏言大鍾之制
所謂鏞也旁有兩欒正有兩面面皆有帶先王之制鍾大
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而生其方則在西其音
則尚羽實樂之最大其聲爲衆樂之宗也[illegible]

陳用之曰鳧氏爲鍾而考工記序言爲聲者蓋凡爲樂器
以十二聲爲之齊量而十二聲皆主於鍾故也

兩欒謂之銑先典反

許氏曰鍾口兩角謂之欒[illegible]鍾之所先故名銑[illegible]

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音正]鉦上謂之舞
鄭康成曰此四者鍾體也○鄭鍔曰鍾口兩閒其名曰于鄭氏謂脣之厚形彖袪然爲于蓋于者寬緩不迫之義記曰易則易于則于鍾聲之發欲其緩故謂之于[illegible]○王昭禹曰鼓以作爲事凡作樂謂之鼓于上作而擊之之處謂之鼓○鄭鍔曰鼓之上聲之所止之處其名曰鉦鉦言聲之所由止也用兵者以鼓進以金止作樂則戒在於不已而至於流也故鍾之制有鼓以作之又以鉦而止之[illegible]於鉦之上其名曰舞唯舞者之舞蹈厲有節鍾之有舞蓋或作或止於是而節[illegible]曰銑曰于曰鼓曰鉦曰舞凡此五者皆鍾之體因其聲之所生而制名也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鄭鍔曰甬如甬道之甬言可往來而不窮也舞以爲節其作止則其用可以往來而不窮故舞上名曰甬[illegible]甬上謂之衡者橫在甬上平正而不欹側故名曰衡[illegible]曰甬曰衡凡此二者皆鍾之柄因其形之可見而制名也

鍾縣[音玄]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鄭康成曰旋屬鍾柄所以縣之○鄭鍔曰其形如環環則有盤旋之義縣鍾則假物以爲之附著鍾柄於此若盤旋外[illegible]於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所以爲固其名曰幹則有[illegible]固[illegible]義爲旋蟲則假物以爲設飾鍾係於此益致其[illegible]固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illegible]自漢以來鍾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周之旋蟲也

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
鄭鍔曰鍾有銑有于有鼓有鉦有舞其名不可辨乃爲之帶如衣之帶然所以介而辨之其介凡四其名曰篆篆如篆刻之篆篆以發隱爲義如夏篆之篆又以文飾爲義爲之介下以發其隱且以飾爲篆閒四處每處有乳各九四九三十六凡鍾有乳三十六枚別無可數故名之曰枚王○[illegible]枚謂之景者日之光謂之景枚景一物而二名猶縈與銑皆一物也

于上之攠[音靡]謂之隧
鄭鍔曰上云銑閒謂之于謂鍾脣也于之上所擊之處謂之攠攠言擊之久而必敝如磨然也其攠之處又謂之隧隧如隧道之隧隧而深也本造鍾之時必窒其形故謂之隧與人爲車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隧車輿之深也與鍾隧其理則同○鄭康成曰隧在鼓中窒而生光有似夫隧
趙氏曰自旋蟲以上謂之景所以爲鍾之飾凡此諸體之名或即其體或言其用或取其象或指其物各有其義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
鄭鍔曰此一段言鍾之制非一定如此也假設而言其長短廣狹以爲造鍾之法即此數而加減之則十二鍾之制皆推而知鉦欲小於銑而銑閒欲與鉦相應銑十分而去二以爲鉦則鉦八分矣又以鉦爲銑閒則銑之閒如鉦之徑此鉦銑相應之數也又取銑去二分之外再去其二分以爲鼓閒鼓之徑居銑閒之六則鼓閒六分矣又以鼓閒爲舞脩則脩之徑與鼓閒亦居銑閒之六俱六分也此鼓舞相應之數也脩徑也舞之上下促以橫爲脩以從爲廣此脩則言其徑而已又取銑去四分之外又去二分以爲

舞之廣之長也舞長居銑間之四則舞廣四分也凡此大
約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鼓間又居銑徑之六銑間與
鉦之徑相應鼓間與舞脩相應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舞
間方四則鼓間六分亦其方也鄭康成謂鼓六鉦六舞四
則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然必以間爲言者何也蓋鍾
帶謂之篆篆所以爲介辨於介辨之中則謂之間○趙氏
曰據此則此鍾果高二尺二寸半口徑果一尺四寸矣然
鉦居銑徑之八乃曰六者意者凡言間者除了兩邊帶只
論帶內鉦雖八除了帶止六也經雖不言鉦間以類推之
可知何者以經與注之意并圖之樣當如此算蓋十分銑
去二爲鉦是并鉦帶論之以鉦爲銑間則鉦帶在銑之間
而鉦間則正言也經所以不言鉦間特言鉦者正謂此也
至於去二分爲鼓然鼓卻無帶占去分數舞縱四分橫六

分注卻只說舞間方四縱橫去二分以爲之間則間者豈
非只論帶之內而然乎[illegible]
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
鄭鍔曰鄭康成言鉦間六若以鉦長六分爲甬之長則失
之太長故爲之甬長者并衡甬而言也然經文不言鉦長
之數康成意之也
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
鄭鍔曰爲之圍者其圍之徑與甬之長相當也○賈氏曰
自兩欒已上至甬皆下寬上狹衡又在甬上故宜小於甬
一分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賈氏曰旋即環也形如璧羨所用以并觽○趙氏曰爲鍾
置甬又置衡者蓋鍾柄高則重重則鎮墜得鍾住短則鍾

掉而柄易断若只有甬而無衡則柄低短矣穿旋於中寧
無磨盪之患若甬衡一般大則柄又太重矣所以甬上又
爲衡者欲鍾柄長而重也以其鍾所取正故謂之衡正在
甬上直出者禮書謂橫甬上者未達三分甬長以甬長而
三分之也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注謂令衡居一分則
三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蓋總甬與衡
而言也衡居一分甬居二分旋則穿於甬之正中旋下有
一分是甬是二在下也旋上有一分甬一分衡是二在上
也如此三分其旋旋亦二分在上一分在下注說極是所
以如此者欲旋穿之上甬衡稍長則不唯鎮得鍾住又旋
[illegible]患磨盪甬上金錫不盡用得久長而柄不斷也[illegible]
[illegible]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易氏曰大鍾以鼓間十分之一爲厚小鍾以鉦間十分之
一爲厚則爲厚薄之中今見氏言薄厚未免乎震動必有
不得其中者○趙氏曰厚薄者謂鑄鍾失之厚薄不勻也
震動者作而起發謂之動動而遠聞謂之震謂擊鍾而有
聲○毛氏曰說意也不直曰意而謂之說者意或隱微必
待解說而後見鍾形之不中則有厚薄鍾口之不正則有
侈弇厚之所震動則其聲石薄之所震動則其聲播欲知
石播之病則其說在於厚薄之間而已侈之所由興者其
聲爲柞弇之所由興者其聲爲鬱欲知柞鬱之病則其說
在於侈弇之間而已厚薄侈弇言其形清濁言其聲鍾小
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此太清之所由出鍾大而短則其
聲疾而短聞此太濁之所由出或以形言或以聲言略形
可以知其聲聞聲可以求其形凡以相明也○陳用之曰

聲出於器有説可推下文所謂已厚則石至長甬則震乃其説也得其説而以類推焉然後能去病而得其所謂善者與同以辨聲爲職其言不得不詳鳧氏爲鍾記其爲之之法足矣不必悉舉也

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

鄭鍔曰此所以説大震動之由也體失於太厚則聲如石堅實而無聲也體太薄則聲播布散而不聚也

侈則柞弇則鬱

毛氏曰此説侈弇之所由興也○鄭康成曰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鬱聲不舒揚○鄭鍔曰口大侈則中央約其聲迫柞則出去必疾口太弇則中央寛其聲鬱勃則收而不揚此皆鍾之形不中乎度其聲之病則然也則清濁之所與其本於此

長甬則震

鄭鍔曰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則鍾柄亦聲之所寓不可失之太長太長則聲必震震掉也言其動搖不定也王安石以爲聲震而遠聞失之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

趙氏曰大鍾即禮書所謂十二辰之鍾詩書言鏞者是也小鍾經所謂編鍾是也國語曰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昭其細也左傳伶州鳩曰鍾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擲則和於物今鍾擲矣鍾信乎所尚有小大而制有長短也據注云鼓居銑十分之六鉦居銑十分之八然鼓在銑閒無帶鉦卻有帶除帶之數鉦與鼓同居銑十分之六上文所以言鉦閒鼓閒至鉦只言鉦不言閒者蓋閒是帶閒故也不言閒者是并帶算也夫鉦鼓既同數今大鍾十分鼓閒小鍾十分鉦閒皆取一以爲厚無乃大鍾薄而小鍾厚乎注云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蓋鼓外有銑閒及有二分鬬鉦外只有一分鬬此言鼓閒鉦閒謂鼓外鉦外也禮書以注疏爲誤謂鉦體居銑之六與鼓閒同鉦閒又殺與鼓閒異蓋鉦閒雖六分鉦閒卻無六分鼓閒六分然鼓閒皆謂之鼓鼓閒則闊況鍾上斂下侈不應鉦鼓一般隔拽之經只説閒即不曾説外若就閒内十分取一尚得若就外十分取一鼓鉦外共有三分能幾闊更就中十分取一鍾無乃太薄此説極好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鄭鍔曰鍾形大而短短則淺而躁故其聲疾疾言出之速也然形大短則其竭也必易此所以短聞也鍾形小而長長則安而深故其聲舒舒言其鳴之遲也然形大長則其息也亦難此所以遠聞非聞及遠也謂聲之久而長遠也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illegible]

王昭禹曰遂則于上之攠謂之隧是也○鄭康成曰厚鍾厚深謂窐之也其窐圜 [illegible] 取其厚之一分而爲之深則所擊之處當深六分之一而已深而又圜之所以受擊宜圜故也 [illegible] ○李嘉會曰遂者發聲之所今而圜之則就圜中擊之聲從中發而内外相應矣

鄭鍔曰與同所謂鍾之形聲者十有二此惟言薄厚侈弇四者蓋爲鍾之病大槩不出於是四者故也景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

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然則薄厚侈弇病之所由始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四

㮚氏爲量

王昭禹曰栗之爲木有堅栗難渝之意先王之爲量使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以立天下之信而無致渝焉所以名官謂之㮚氏 [illegible] 堅守也

改煎金錫則不耗

鄭鍔曰量所以量多寡厚於物者其敝必易故必改煎金錫以爲之使之緻密而堅實然後磨而不磷堅而不耗改煎者煎而又煎則消融者去已盡矣其所留者皆其精而不能減耗者矣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量與鍾鼎同齊而不同工者豈非以其用金錫又有改煎之法故歟

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

趙氏曰準謂擊鍛煉了金錫令平正之齊其堸之大小也○鄭鍔曰準是準其金錫六分金一分錫準其多少也準平也知其輕重又欲平其多寡 [illegible]

準之然後量之

鄭鍔曰準以平其多寡量乃量其多寡以納於模範之中 [illegible] 狀謂假令爲兩鬴又爲兩模其説正謂此 [illegible] ○趙氏曰此只是説金錫材料權準言未鑄時量言正鑄時皆是稱度金錫多須上下文可覆

量之以爲鬴(音甫)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音豚)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趙氏曰鬴正是量之身鬴形深一尺內方一尺其外郤圓臀是足也其底深一寸耳量兩耳也深三寸鬴處中正爲

量身注謂內方尺者據鬴裏面向下處圜其外者外謂向
上口脣旋邊口圜之又厚以爲之脣耳在兩旁可以手舉
臀爲鬴底王鬴之下著地者鬴仰以受物臀覆以受物耳
疏謂殺之所受解謂仰以受物以理推之恐是仰以受物
蓋銜被鬴了不得不覆以受物耳在上無所遮蔽何用覆
以受物內方者不變之體外圜者無窮之用○鄭鍔曰覆
鬴用底底深一寸可容一斗覆鬴用耳耳深三寸可容一
升○王氏曰內方而外圜則天地之象一寸三寸則陰陽
奇耦之義
毛氏曰量之爲器有自十而登者若班固所稱是矣有自
四而登者若左傳所稱是矣今記所載亦以四爲節○趙
氏曰周用四管之數四龠爲合四合爲升四升爲豆四豆
爲區四區爲鬴其實一鬴則四區計六斗四升也其實一

豆則四升也其實一升則四合也鬴爲六斗四升其說不
可易矣彼云自龠而斛皆以十行之者乃兩漢之量觀律
曆志言自龠而斛皆以十計之殆倍半於周量之數豈可
與臬氏同論周用指尺八十寸爲量漢用秬黍十寸爲量大
小本不同禮書亦謂周以鬴爲量止於三升豆鬴是也漢
以斛爲量爲法備於龠合升斗斛是也法止於三故自升
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鬴故鬴六
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合而上登之以爲升升十爲斗斗
十爲斛故斛十斗周制旁爲升臀爲豆股爲鬴漢制左耳
爲升右耳爲合龠主於豆釋疑謂古者或以木或以瓦木
豆實四升醢人言四豆之實是也瓦豆實十升旊人言豆
實三而成斛是也梓人所謂豆亦瓦豆兩斛之實當與木
豆同數然亦不必如此說蓋豆止實四升周禮中並無一

斗之豆籩人掌四籩之實注謂籩如豆其實皆四升醢人
掌四豆之實與旊人豆實三而成斛注亦謂豆實四升如
舍人共簠簋注云豆四升簠簋實三豆皆一斗二升惟梓
人注改豆作斗此乃注之誤禮書云一獻而三酬非謂三
番酬謂獻以一升而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觀此
則臬氏之豆實四升明矣但耳實一升而升之中則別合
與龠徑十分左右不必問也
重一鈞
陳用之曰三十斤爲鈞積萬有二千五百二十銖聖人衍
易以萬有二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蓋萬物之情參差
不齊至於鈞而止量以甬物不可偏也故其重取鈞然則
權度之用不然乎曰權衡量其法始於權而成於量量如
此他可知矣

薛氏曰臬氏之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一鈞律歷
之斛亦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二鈞其方尺圜外則同其所
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者以尺有長短之異也周人
璧羨之制從十寸橫八寸皆爲度尺鬴亦如之則外深尺
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
則爲方六十四十漢無八寸之尺斛內之方皆十方也故
言方尺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爲百十此其實
所以不同也故周量方尺而狹故其實一鬴而重一鈞漢
量方尺而大故其實一斛而重二鈞二鈞猶不失周人權
衡之制而尺之長短則差矣後世不特尺之差而併失其
權衡之制晉氏之遷亡其遺量後世小大之制增損不同
在隋以三升爲一升三兩爲一兩一尺二寸爲一尺開皇
十七年校正張文收所定律云以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

之五衡皆三之一此隋之制也唐用隋制本朝因之著爲令式李昭議樂乃用大府尺自爲其法六其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其升爲斗九升五合得大府量斗十斗爲尺校大量尺得七寸八分六釐權衡一斤得大府七兩二十一銖半弱則古之權衡度量至漢而失隋而增今而倍之范鎮樂書云開皇官尺今之大府尺是也今之權衡亦古之權衡也臣今所鑄編鍾之黄鍾重半鈞周之鬴重一鈞漢之斛重二鈞其聲皆中黄鍾乃知尺與權衡相傳至今不變唯量有不同今之太府量比古量半之夫史書以開皇變古之度量衡而增其數鎮以聲合黄鍾而謂隋尺爲古尺不知鎮所謂聲合黄鍾者果真與古合乎古人之制失於漢增於隋而倍於今鎮乃認今尺爲隋尺以隋尺爲古尺故謂今之黄鍾重半鈞而用之鬴一鈞不知周公之一鈞而今之半鈞也量比古得其半其半即古人之全也權度旣失尚足以言量乎

趙氏曰一市之間用量亦衆矣若如㮚氏之制民得量而用不亦難乎又況三十斤之重何以運用而舉之乎又升合融萃於一器何以分別而量物乎以理究之意者周時止鑄一量藏於王府又鑄數量頒侯邦則予一量亦使藏於侯府周公頒度量是制定於上使民倣其制而自爲量欲爲升則倣王府之鬴耳欲爲斗則倣王府之鬴斛俾多寡之數須依王府量若民妄自增損或侯邦家量貸公量收則以王府之制正之或量法亡則依此制亦可再舉行舜巡狩同度量是也所以下文繼之以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其聲中黄鍾之宮

王昭禹曰黄鍾爲律之本而宮爲五聲之綱由之所制其本起於黄鍾之龠其成聲也又復於黄鍾之宮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歟[illegible]

薛氏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制量則知量法本起於黄鍾之龠蓋黄鍾中聲也其始以秬黍爲之容故其實一龠律長九寸而餘律皆起於此是以五度之法皆起於其長五權之制皆起於其重五量之容皆起於其龠而衆法具焉量之所容旣起於黄鍾之龠則四龠而合四合而升四升而豆四豆而鬴其制一定初無毫釐之差則量之成而中黄鍾者亦自然而然也況乎五度皆起於黄鍾之長而鬴方尺深尺有合乎黄鍾之度五權皆起於黄鍾之重而鬴之重一鈞有合乎黄鍾之權量之成而中黄鍾也宜矣鄭氏以黄鍾之宮爲應律之首不知其制惑矣○鄭鍔曰聲無形而寓於器聲亡而器存則聲可復矣故得度量權衡者可以制律而謂律者亦可以生度量權衡此量起於律而聲欲中律之首之意

槩而不稅

陳用之曰槩平也謂斗槩以竹木爲之五量貸之以爲平月令仲春正權槩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但欲平而已非有取之之意

杜氏曰謂㮚氏之量是官量在司市所以勘當諸量而不容加也[illegible]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

鄭康成曰銘刻之也[illegible]○鄭康成曰時是也允信也

通志堂

○毛氏曰極至也言文德之君有經緯之文故思索能造其理之至處也揚子曰存神索至此之謂也○易氏曰聖人制量本乎黃鍾之龠五權五度六律六呂皆始於此而禮樂寓焉非時文之君何足以探制作之理中庸曰有其位而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德與位兼者非時文而何惟時文之君內忠於心外索於物信臻乎是理之極也鄭鍔曰古者作爲銘文皆所以昭後世[illegible]○王昭禹曰先王以天下之法所以推壞而不明者常自器始所以僭差而不一者常自量始五量之法苟或亡焉則後世無所取則故爲之銘焉所以識之使天下後世由是文而思索以通其意則五量之法信歸於中而有以庇民也

嘉量旣成以觀四國

王昭禹曰嘉者美之至而合禮之善也五量旣成其爲器也實以藏禮其爲禮也實以教中故謂之嘉量○鄭康成曰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illegible]

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鄭康成曰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illegible]○易氏曰則謂五則之則非特後世五量取則於此如五權之輕重五度之長短六律六呂之高下亦皆取則於此

王昭禹曰嘉量旣成以示四國則四國莫不於是而取中以示後世則後世莫不於是而取法然則先王出之以內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同之以行人凡以觀四國而使之有所則焉故也昔舜之巡狩所以同度量孔子亦曰謹權量而四方之政行焉凡以天下之法於此爲重故也後世變亂是則者乃以公量收私量貸此陳氏所以竊民譽莊周欲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者亦有激而云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杜氏曰狀鑄金之形狀[illegible]○趙氏曰成周鑄量須用金錫相和欲堅明不裂也此獨言金者蓋金有二品銀銅鐵錫皆謂之金○鄭鍔曰欲鑄金以爲器必先消煉之以求其精消煉之精麤必觀其氣候氣候者消煉之煇也五行不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然則金者稟氣自東方之木託形於中央之土青者木之色黃者土之色木猶金之父土猶金之母而白者西方之色乃金之本質也黑濁者陰陽不辨之氣也始而煎之則黑濁之氣生蓋金錫相雜兩者交戰於烈火之焰故氣之上達者當然也是氣竭則黃白次之蓋金土之氣始見及其久也黃白之氣竭則

所以托形爲母者盡矣然後青白次之是則受氣之父與本質皆見矣久而青白之氣竭而青氣獨見則金之本質之氣亦不復留惟所以受氣者獨存則其反本復始歸于其初將百煉而不耗矣如是乃可鑄也○陳用之曰[illegible]

李嘉會曰鑄金之狀不止於量獨於量言之鑄金莫悉於量也

段氏闕

易氏曰段氏爲鎛器以序工知之凡農器耕以錢耨以鎛穫以銍鎛之爲利大矣臣工之詩曰庤乃錢鎛庤具也良

穊之詩曰其鎛斯趙趙刺也周家以農事開國而盈成之世以此爲告成功之頌宜乎段氏以鍾器專其職而記考工者又以專無鎛爲首稱即此意推之則段氏雖亡而不亡矣

函人爲甲

趙氏曰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謂之函者取其包含之義甲能包裹人身物不能傷所以名官以函人也傅說告高宗曰惟甲冑起戎魯侯誓師曰善敹乃甲冑蓋古人用兵本以自衛故以甲爲重

陳祥道曰甲亦曰介曰函曰鎧則甲猶植物之有甲也介猶互物之有介也函所以周其身鎧所以致其愷經言甲而不及鎧則古者之甲以革爲之後世乃用金耳管子曰蚩尤以金爲鎧不可考也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鄭康成曰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賈氏曰謂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爲一札上旅之中續札七節六節五節下旅亦有此節○毛氏曰凡甲以皮爲之其皮方正析而成片如書札之形故謂之札札之相重如木葉之相次故謂之葉札聚而成列其屬之故謂之屬○鄭鍔曰屬連綴之義上旅下旅以札相續其名曰屬取其連屬也○趙氏曰用革須要堅實所以必擇犀兕之皮爲之○鄭鍔曰犀皮雖堅然生於水水柔物也故不若兕兕獸之尤暴猛者也然兕皮雖堅又不若合皮之爲堅也皮堅則札長皮不堅則札短犀皮甲不甚堅故七屬兕皮甲稍堅矣其札長故以六屬相續而成也至於取獸之皮去其裏而取其表以二皮之表相合爲甲則其堅也極矣其皮堅則札長故五屬而成可也犀皮可以延百年之久兕皮可以延二百年之久合皮可以延三百年之久皮愈堅者其壽愈遠也然古之合甲者亦罕聞惟犀兕爲常故左氏載華元棄甲之事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荀子言楚之人鮫革犀兕以爲甲越語言夫差衣水兕之甲億有三千豈犀兕爲常與則合甲其費倍故也

陳用之曰犀甲兕甲指其物合甲言其工○李嘉會曰甲資縷以爲固縷甲可壽百年二百年三百年縷必不可如是之固蓋言壽百非言縷言甲耳縷則久而可易也

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

鄭鍔曰爲甲必制革以爲札札葉也一葉爲一札制而裁之豈可失長短廣狹之度故必先爲容然後乃裁割之容謂人之形有長短小大制甲將以本之必先爲之式象趙氏曰象人[illegible]者人之形容[illegible]制服謂之容人中若所容其身而後可○王昭禹曰爲鍛者必審上下之制爲弓者必辨安危之人則爲甲者亦然因服者之形而爲之容以之制革則無贅虧之患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

賈氏曰謂札葉爲旅者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即衆也○鄭司農曰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illegible]氏曰上[illegible]下旅謂要[illegible]甲衣○鄭鍔曰上旅之續札有七節者有六節者有五節者下旅之續其節亦然稱其上旅下旅之葉使其重如一然後被甲者無上下不等之患於戰便矣

以其長爲之圍

毛氏曰長言從圍言廣從橫而尺數同假令旅長三尺合前後之圍亦三尺○鄭鍔曰上旅合其長也若夫體圍之廣進取其旅之長以爲之圍如此則長短廣狹只如一矣

凡甲鍛丁亂不摯音至則不堅已敝則橈

鄭鍔曰鍛者治皮之名鍛皮爲甲不可太過又不可不及

摯謂熱之至也鍛治不至於熱則不堅熱之太過至於敝
因則甲必柔而易曲惟無過不及然後爲善
凡察革之道
趙氏曰此是論察革之節目蓋衛人者在甲爲甲者在革革之美惡由人鍛之善否察不詳不知其病故察革亦有道焉〇鄭鍔曰車之行也必假於輪之圜察車者必察其輪是爲得察車之道甲之制也必由於革之堅察甲者必察其革是爲得察甲之道然察車不言察輪而察甲乃言察革者蓋輪未成則車不可得而察察輪言察車則要其已成然後知也甲未制則革先在所察甲言革則自其未成必欲知之也或知之於未成之前或知之於已然之後各因其器而致精焉茲其所以爲有道也故曰察革之道
眡其鑽空（空孔也）欲其窓（音宛）也

毛氏曰凡言眡者以目視之〇鄭司農曰窓小孔貌窓讀爲宛彼北林之宛〇鄭鍔曰堅革雖鑽之以孔而孔不寬故眡其鑽孔欲其宛窓者其孔閉而不開也
眡其裏欲其易也
鄭鍔曰鍛革之熟則革之裏必平易而無敗蔑故眡其裏欲其易易者治之精而無蔑也與孟子以百畝不易爲己憂之易同（〇毛氏曰易以和易而不[illegible]言札葉之相[illegible]不[illegible]易也[illegible]用之曰易謂[illegible]）
眡其朕（直忍反）欲其直也
趙氏曰朕謂革之制積以其有端倪朕兆可見也但鍛煉未成之時眡之方可言朕若鍛成則形迹顯然不可言朕矣苟直而無撓則亦制善而無惡故下文繼之以制善也
毛氏曰裏非不欲直外非不欲易凡以相備云爾
櫜之欲其約也

鄭鍔曰櫜謂甲之衣制甲已成卷藏于櫜中則欲其約約若縮而小也弓矢之衣謂之櫜故記曰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與此櫜之欲其約同（〇鄭司農引春秋傳曰櫜甲而見子南）〇趙氏曰此是鍛得革軟熟故卷時甚少如此革密緻而能周革內更無少生硬處故下文繼之以周也
舉而眡之欲其豐也
毛氏曰舉者以手舉之〇鄭鍔曰豐者侈大之貌舉甲而視之則欲其雖小而若大雖狹而若侈故曰欲其豐
毛氏曰櫜而藏則見爲不用故欲約之則小而易制舉而張則見於臨事故欲豐之則足以周其身自非鍛之至造之精何能豐約而隨體哉
衣（於既反）之欲其無齘（戶界反）也
毛氏曰衣者以身被之〇鄭鍔曰齘者齒之介辨也齒齘則齟齬不齊衣甲於身則欲其甲葉不相參差無若齒齘而不齊故曰欲其無齘（〇毛氏曰人之臨敵坐作進退不一衣宜從身欲不齘齘當[illegible]爲[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則介[illegible]不遭衣之不齘敗矣）

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
鄭鍔曰此又覆說上文革不堅則孔不窓孔之窓則知其革之堅實矣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
陳用之曰更謂材更之而可久（〇鄭鍔曰材不更則裏不易裏之易則知其材之更鍛而[illegible]也）
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
鄭鍔曰朕之直者必其裁制之盡善〇毛氏曰衆札相比未必上下之直惟吉制者矯枉以爲直合異以爲同所以致其朕之直
櫜之而約則周也

鄭鍔曰制之周密而不寬故橐之必約周如周于德周于利周言其密也

眾之而豐則明也

鄭鍔曰色澤鮮明則人視之雖小若大故擧之而豐明如三辰旂旗昭其明言其著也

衣之無齡則變也

鄭司農曰變隨人身便利（鄭鍔曰其制巧妙隨人身之變所衣者且被衣之無斷變如上下無常惟變所適之變○易[illegible]）○毛氏曰上言材更據制時言之此言變據衣時言之

總論

李嘉會曰皮堅則難入今而窓則革堅矣兩皮合縫易於突今裏而和易則材必更練矣兩面朕直則制直而不撓卷而約則緻密而周眾而豐則四面皆見而無隱衣之無齡則坐起拜跪皆便而能變通也

陳用之曰甲以自營戎事所先先王於此尤致其愳焉書曰善敹乃甲胄敹乃干無敢不弔甲也胄也干也所以自保者尤所當急故既言善矣又言弔也即是三者言之甲又在所先焉函人所記之詳得無謂乎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五

鮑人之事

鮑故書作鞄（[illegible]）○陳用之曰說文鮑柔革之工（[illegible]）然皮而去其毛爲革熟之爲韋考工所記既有韋氏而鮑人所記又皆柔革之事蓋韋氏之篇亡矣所掌不可得而考而鮑之所掌皆治革而柔之之事○王昭禹曰鮑人治革雖以一物之微而作治之效爲最多或用之爲鞔飾或用之爲器物一皆取足於鮑人所以獨言鮑人之事也與夫畫繢之事車人之事皆言事同意

望而眂之欲其荼白也

鄭鍔曰治革者以色之白爲美故遠而視之欲其如荼之白荼者先儒以爲茅莠也詩曰誰謂荼苦茱也葉似苜而細斷之有白汁非此所謂荼白也茅之爲物潔白易曰藉用白茅茅本自白矣茅之始生者曰荑則又柔而白也欲其荼白蓋指茅之荑爲荼也○易氏曰凡革之制望而眂之其色多晦今欲如荼色之白

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

鄭康成曰謂親手煩擺之○鄭鍔曰鍛革至於極熟則握之必柔而滑進而握之以手欲其柔滑蓋以熟爲貴

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

鄭司農曰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卷摶讀爲縛一如瑱之縛謂卷縛韋革也迆讀爲既建而迆之之迆無迆謂革不[illegible] 陳用之曰卷而摶之欲其無迆迆邪行也治革而厚薄不常則卷而摶之而文理邪適矣故欲其無迆

眂其著欲其淺也

陳用之曰所謂著之於物○趙氏曰淺薄也○鄭鍔曰革

若調善則鍼著之處雖厚如薄故謂之淺其著者淺則調
善可知
察其線欲其藏也
杜氏曰線謂縫革之縷○鄭鍔曰革若堅縮則受縷也必
沒而不露其線若藏則革之堅縮可知
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
鄭鍔曰此又覆說上文○王昭禹曰革色白如荼荼其質
雖美必疾澣之不使久居水中則堅而難壞 [illegible]
[illegible]
趙氏曰此革既欲荼白又欲柔滑則知不為甲明矣又甲
用生皮鞄人乃熟皮鮑人之革諒是為裏轂矢服韠韝之
類要柔耎光白皮方可用韋氏却是工於穿縛皮條為韋
弁等物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音軟）
鄭司農曰腥讀如沾渥之渥 [illegible] 需讀如柔需
之需 [illegible] 謂厚脂之韋革柔需○鄭鍔曰革雖欲其握
之柔而滑然又以脂為貴脂者革體之潤澤也苟其體之
潤澤及其用脂以治之則必需矣蓋物體之乾枯者脂之
而不相入皮以需為用故脂之欲其需然非腥則不能需
也今治皮者多用脂膏以柔之蓋古之遺法歟需與需同
謂柔弱也○毛氏曰澣欲疾脂欲厚蓋用脂可過用水不
可過
引而信（音伸）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
是一方緩一方急也 [illegible] 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
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帴（[illegible]）也
毛氏曰引而伸之以下數句當在卷而摶之之後脫誤在
此○鄭鍔曰革若引而伸之平正而無邪曲則是始焉取
其材之端正而不偏若伸之而邪枉不正則是左右二方
必有緩急之偏如左右有緩有急則他日用之其急處先
裂矣處先裂則是用博大之物裁翦為小狹之物也何則
革體既博一方先裂不可棄也必裁去其裂者而用其不
裂者則壞廣為狹也故曰以博為帴帴與小戎俴收之俴
同俴俴小之貌
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
鄭康成曰序舒也謂其革均也
愚案此又覆說前之卷而摶之宜其邪迆而突出能不
也者必其厚薄有序均一無差故爾
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
陳用之曰信讀為屈信之信謂不縮急也
愚案所謂著者厚薄不能使之均能淺其著者由革之
伸直無縮縫故爾

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音吝）
鄭司農曰甐讀為磨而不磷之磷謂韋革縫縷沒藏於韋
革中則雖敝縷不傷也
韗人為皋陶
趙氏曰成周制鼓其冒以革其質以木皋陶即鼓之木名
汪云謂之皋陶者正言鼓木是也皋言始也陶言中虛如
陶究然也鼓始於斵木以為質終於制韋以成聲皋陶之
義取此韗字無意義可解 [illegible]
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易氏曰謂鼓木之版此鼓二十版每版兩頭各廣六寸其
圍丈有二尺而鼓面徑四尺矣中尺謂鼓板之中一尺其

圍二丈其鼓之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此鼓之中徑即所謂穹者而復言穹者三之一如鼓面徑四尺則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兩面倍之則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則穹徑亦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正與上文中尺之徑合○王昭禹曰左右端與中廣雖不同而版之厚則同於三寸

穹者三之一

毛氏曰天中高而四垂故其勢穹而版亦中央起兩端欲故其中央謂之穹穹者穹則與賁圍亦異矣圍合四圍而言穹則據圍之半言之耳合穹成圍穹加鼓面三之一則圍必加三之二謂鼓廣徑四尺其穹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其圍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

鄭康成曰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其鼓四尺者版穹一

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如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此鼓合二十版○賈氏曰[illegible]

上三正

趙氏曰上三正謂鼓版轉合就要兩頭趨革冒處革中央一平作三節平直兩頭雖邪下去然亦要正直去否則不成面四尺但要稜角起不要弧曲如臯陶鼓之磬折曰上三正者言數鼓匡上有三處平正穹處一直也注謂三處居二尺二寸以其長六尺六寸故也

鄭鍔曰此鼓版長六尺六寸其穹隆而上者與上下兩端二處其長皆欲中止如一也上長二尺二寸中央穹長二尺二寸下端長二尺二寸半平正如一無長短減殺也○毛[illegible]

[illegible]

鄭鍔曰鼓人六鼓此有𪔛鼓皐鼓之制其雷靈路三鼓或八面六面四面不合此六尺六寸之制以理攷之謂爲晉鼓或然也[illegible]

𪔛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𪔛鼓

鄭鍔曰鼓長八尺言其身也鼓四尺言其面也其中之圍加其面三之一則其圍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前所謂穹者三之一蓋其一旁所加之數故兩旁加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則只加其面三分之一耳與彼所謂穹者異○鄭康成曰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十三分寸之二耳○鄭鍔曰𪔛之爲言大也[illegible]長

八尺大四尺可謂大矣故以鼓軍事言其事之大也○趙氏[illegible]

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鄭鍔曰皐者長也緩也惟長故緩用民之力不欲亟故長其鼓之形欲其聲之緩此則用於役事是也○王昭禹曰[illegible]

趙氏曰八尺曰尋有四尺長一丈二尺也倨直勾曲曲與直要如磬折旋之勢不三正也○毛氏曰凡磬之折鼓爲二則在上者大而短鼓爲三則在下者小而長今此鼓丈有二尺而磬折則自四尺而上曲而大自八尺而下直而小所以然者以鼓兩面皆方四尺既不三正不曲其上而直其下則無以致鼓面之皆四尺其欲聲之遠聞亦不可得[illegible]

總論

易氏曰此經先言鼓鼓之制以軍事爲先次言皐鼓之制役事次於軍事故也○陳用之曰鼓之名多矣此所記者二而已蓋韗人一篇或言其鼓之制或言其鼓木之制或與中圍以見上下使後世可徧類而長之然則晉鼓靈鼓之大鼛鼓鼖鼓之小皆可知矣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鄭康成曰冒蒙鼓以革也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illegible]

良鼓瑕如積環

鄭鍔曰瑕者漆之文理也鼓之革調急則漆之也其瑕如累積玉環然蓋環之累相重積其文理周圓環合可觀冒鼓之革苟調而急則既漆之後其文理周圍環合而圍亦如環也若急而不調則其漆所瑕文不能然唯如環之積乃驗其爲良矣[illegible]○毛氏曰冒鼓欲急急則聲彰然一偏急則所漆之瑕必有偏不得如環之重積故曰良鞔環灂則知其用力之均良鼓環㢘則知其治革之調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王昭禹曰鼓之舒疾隨其形之大小長短而已鼓大而短其勢促而迫故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其勢展而伸故聲舒而遠聞則爲鼓者不可不審其然也○鄭鍔曰皆鼓之病與鍾同

韋氏闕

易氏曰韋氏之篇亡矣其所掌不可攷上經鮑人之事則治革而柔之者蓋皮之去毛則爲革熟之則爲韋革如兵車之類不必其熟也韋如韋弁服之類必待熟而後可或者韋氏所掌用於弁服之類云耳

裘氏闕

易氏曰裘氏亡篇亦不可攷然天官掌皮爲大裘以至良裘功裘此經復有裘氏亦猶春官有典瑞此經復有玉人之事或者裘氏掌其制而掌皮言其用

畫繢之事雜五色

陳用之曰畫爲之畫而已繢爲之會五采焉畫繢之用不止於衣裳之間故不言其所繢而統言其事[illegible]○鄭鍔曰自陰陽判爲五行五行之位正而五色遂章左傳所謂天有六氣發爲五色是也然各寘其方各色其形未足以爲文采之美惟畫繢之工取五行而雜錯之然後其文爲可觀既著爲文彩則其離道也益遠故以事言焉

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

鄭康成曰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繢以爲衣）鄭鍔曰東方震之位震爲木木始生則其色青南方離之位離爲火火炎熾則其色赤西方兌之位兌爲金金之色白北方坎之位坎爲水水之色黑天位乎上觀之蒼然不可得而名謂之玄者以其遠而最微所可見者玄而已玄者黑色之尚微乎地位乎下土壤不齊不可得而名謂之黃者以其成物之巧所最盛者黃而已黃者地色之得中乎凡取其四方上下位色之著者而名之故皆以謂之爲言然其色之別有六畫繢之事獨以五色爲言何也○

蓋玄之與黑皆北方之色黑者陰之正北方者萬物歸根復命之地而純陰之所聚也乃取其正者以名之然亦可謂之玄焉自其辨而言之則玄淺而黑深自其體而言之初不甚相遠也然則畫玄黑者殆難辨也故特以雜五色言焉○易氏曰六入爲玄則有黑有赤赤者陽之正黑者陰之正惟天體備陰陽之正色而運此五行者也

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

鄭鍔曰此言畫繢之事取其自然之色而合之先後次第各有所宜○項氏曰注謂此布采之次第畢繢於衣者其說恐拘蓋木者金之配故青與白相次火者水之配故赤與黑相次地者天之配故玄與黃相次想布采畫之時青必與白相對其他亦然如畫火在南邊是赤必畫黑色者在北邊此又順方隅之次第○易氏曰相次非次序之謂亦雜比以爲設色之美而已以天地之色與四方之色並列於四時之間亦猶乾坤二卦與六子之卦並行於十二月之氣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鄭鍔曰此又言畫繢之事取其自然之色而雜之文章黼黻各有其義易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者言陰陽之雜也青與赤謂之文者合青與赤二色相雜乃名曰文也蓋東方之青少陽之色少陽柔也南方之赤盛陽之色盛陽剛也以青合赤剛柔相雜粲然可觀茲其所以爲文歟傳曰東南爲文謂此也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章者言陰陽之相成也赤與白謂之章者取其陰陽之成其功最著而言之自春徂夏生者始乎假大自夏徂秋長者漸至於揫斂赤者夏之色萬物潔齊而文明白者秋之色萬物肅殺而刻制以赤合白陰陽相成其功著見茲其所以爲章歟傳曰西南爲章謂此也然二位皆合赤以爲之者蓋東者陽之位西者陰之正西南者陰陽之所雜東之文非赤則不能著西之章非赤則不能成也○王昭禹曰……黼畫爲斧形斧之爲物能斷者也以義則不能斷白與黑謂之黼者惟義惟智然後能斷故也蓋白者西方之金金刻制所以爲義黑者北方之水水明內景其照在內所以爲智以卦推之其位爲乾乾西北也惟乾剛健故能決天事之武在於是也王巾皆黼王位設黼依皆取諸此而已此白黑所以謂之黼也黻兩己相背相背所以見其辨也黑與青謂之黻者蓋黑北方之色北方者萬物歸根復本之地藏而不見青東方之色東方者萬物出萌拆甲之時見而不藏黑色在北其卦爲復復者反也青色在東其卦爲震震者動也反則入動則出一出一入其辨明矣人道之別在於是也黼衣繡裳以賜諸侯亦取諸此而已此黑者所以謂之黻也包氏曰黼取其斷決其象畫一斧形而白黑色是純陰之色有決斷之義且黑與白色判然不侔故謂之黼黻取其辨其象兩己相背有殊異之義而黑與青是以色之陰而雜乎陽有剛柔相辨之意故謂之黻項氏曰青以白次赤以黑次元以黃次此六色之相配者

績之以爲衣青以赤繼赤以白繼白以黑繼黑以青繼此五色之相生者爲之以爲裳

陳蘊之曰繢事則青白赤黑玄黃而對方繡事則青赤赤白白黑黑青而比方何也繪陽事也陽則尊而不親故對方而不比繡陰事也陰則親而不尊故比方而不對

五采備謂之繡

趙氏曰五采備是上五色備具然後謂之繡注云繡是施於裳白雜五色全繡於裳者[illegible]若上文六色與六色相次恐凡繢畫皆然經不曾指名是衣上畫雖拘以繢於衣也始疑畫繢只理會彩畫不預繡事然䟽云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繢二工共一職則知考工之繡係用五采畫成物象卻就上損着繡刺也[illegible]○易氏曰畫繢陽也於采未備未占也繡陰也陰道常乏常嫌於不備故五采備謂之繡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

鄭鍔曰土者地也黃者地之中色故畫以黃地道成矩惟矩則方故畫地之形則以方惟天以一氣運而爲四時四時之色春則爲青夏則爲赤秋則爲白冬則爲黑故畫天則隨時而變其色[illegible]○王昭禹曰地道靜而有常天道動而無常則化者地之用而變者天之用故曰天時變

火以圜

趙氏曰地二生火其神無方其體非體而託於物以爲體其用非用而因於物以爲用其形雖銳而性則圜而無周畫火難定其形只得畫其性之圜爾

山以章

趙氏曰鄭改章作獐是山中物對下水以龍此未是蓋章是山之草木星辰天之章草木地之章畫山雖有形須畫出草木之文而成章王解引爾雅曰山曰上正章謂畫山雖畫其章亦必畫其上正之形謂畫一坐山上頭尖要正當亦不必如此說

水以龍

趙氏曰龍水中神物畫水不畫龍則無以見變化之神

鄭鍔曰火以圜者體神而妙用山以章者即仁以顯道水以龍者因智而樂動○王昭禹曰以上皆畫於服

鳥獸蛇

趙氏曰鳥鳥隼之屬獸熊虎之屬蛇龜蛇之屬注云此即華蟲也是蟲之有毛鱗文采者䟽云即是華蟲蓋華蟲有生之總名此言鳥以其有翼獸以其有毛蛇以其有鱗王解謂畫在旗上恐有此理蓋合九旗所畫之象故也○鄭鍔曰是三物者有於旌旗而畫之有於衣服而畫之不盡言所取象之物者殆舉其一以見其二之意[illegible]

總論

王昭禹曰古之畫繢之事以見於衣服車旗宮室器械之間者其爲象皆一端而已仰以觀天之文俯以察地之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或象其形與其性或象其色與其用道德之義性命之理皆寓乎中將使天下之人目擊心喻而得乎不說之大瀍上以黃則象其色也其象方則象其

形也天時變則象其用也火以圜則象其性也至於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虵之類亦皆象其形也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鄭康成曰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爲巧○王昭禹曰五行播於四序而人觀以爲時五行發於五氣而人觀以爲色四時之錯行五行之迭運然後歲功待之以爲成物由資之以爲利四時之協此五色之間施然後服飾得之以爲盛彰施因之以爲明然所以施雜之者在乎工所以章之者在乎巧非聖人不能作而探其道非智者不能創而明其㵯而巧者述聖人之道循智者之慮以爲文而已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陳用之曰素者質也繢者文也苟無其質文何所加質者

在所先則文在所後矣○易氏曰甘受和白受采畫繢之事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焉子夏問詩云素以爲絢兮而夫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即有禮後乎之對蓋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繢事必以粉素爲質以粉素爲質而謂之功者猶言彰施五采必待此而後爲功[illegible]

鍾氏染羽

陳用之曰鍾聚也染羽之工名以鍾氏取其色之聚也○賈氏曰𢘥布帛在天官染人此惟染鳥羽而已夏采注云染鳥羽謂之夏采即此鍾氏所染也○王昭禹曰羽之爲物雖微而旌旗車服之用衆而不可廢此先王所以獨立官以染歟

鄭鍔曰堯舜之世羽畎夏翟徐州貢之周時並無設官以染羽何耶蓋有虞之時尚質而未文雖用尤寡後世日趨於文以周制觀之王后之衣服則用羽后之車容蓋則用羽國之旌旗則用羽舞者所執則用羽其他用爲衣服之飾多矣況以愛物爲心者不忍多殺也於是有染羽之慮取夫羽之可染者而染以用之毛氏曰四方之貢有限而邦國之用無時以求其自然而用之或不給矣此先王所以有染羽之法

以朱湛子鴆反丹秫音述三月而熾之

王昭禹曰朱謂朱砂以爲朱也○鄭司農曰湛漬也[illegible]丹秫赤粟○鄭康成曰熾炊也[illegible]○王昭禹曰以朱湛淅赤粟以染羽至於天時之一變而後炊熾之以羽之入色爲難故也

淳之純反而漬之

鄭康成曰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責猶染

也[illegible]○王昭禹曰淳與㡛氏所謂渥淳其帛之淳同欲之使自厚也蓋始以朱秫湛熾之其色爲未深又從而淳熟而漬之謂之漬非一朝一夕之故綫而入之有漸次爾

三入爲纁許云反五入爲緅側留反七入爲緇

鄭鍔曰爾雅云一染謂之縓縓音茜朱與丹秫所染始入必茜也再染謂之竀竀音赬詩有魴魚赬尾言其赤也三染謂之纁纁赤而黃之色也與此言三入爲纁同然不見四入之色也士冠禮有朱紘之文康成謂朱則四入歟然則以纁入赤汁則爲朱矣纁不入赤汁則入黑汁則爲紺矣若以紺入黑則爲緅緅爵頭之色亦多黑少與紺相類之色故孔子云君子不以紺緅飾自緅而入則爲玄康成謂玄六入之色自玄入黑汁則爲緇矣故曰七入爲緇緇

玄色之尤深也禮制所用者玄纁與緇色爲多而此只言
纁緅而已至於青黃非不用也皆不言焉豈非羽之所染
者只此三色故歟 [illegible]
乃若染人夏纁玄秋染夏則絲帛五色備焉此爲異
也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今以天官染人攷之春暴練
者其㡛氏歟其職所謂湅絲湅帛是也夏纁玄者其鍾氏
歟其職所謂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雖不言玄鄭
氏謂玄在緇緅之間是也若夫染夏雖不見於考工而經
有五采備之文不然其筐人之職乎 [illegible]

筐人 闕

㡛氏湅絲

王昭禹曰治絲帛而熟之謂之㡛絲帛熟然後可設飾爲
用故其字從巾從荒㡛言治之使熟也猶荒土以爲田巾
則設飾之服 [illegible] ○毛氏曰染人掌染絲
帛而㡛氏掌湅絲帛則㡛氏之湅以待染人之所染則素
功不立采色無所附爲此㡛氏所以預設色之工

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 [illegible]
鄭鍔曰湅絲之灋以涚水漚之漚如漚麻之漚蓋浸漬之
也以水泲灰謂之涚如涚酌之涚蓋以茅而泲酒故謂之
涚酌也用涚水以漚其絲所以去其不潔以致潔也 [illegible]
暴之日中其暴也當去地一尺而已必以去地一尺爲度
者不欲其高㬥陽風燥之則其色失於燥而不鮮明也 [illegible]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鄭康成曰宿諸井縣井中○王昭禹曰晝暴諸日則以陽
氣溫之也夜宿諸井則以陰氣寒之也謂水湅則非㡛淳
之使熟也以陰陽之氣使之熟而已 [illegible] ○
鄭鍔曰必以七日七夜爲度者欲其得陰陽之氣一於平
而不偏也

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

易氏曰絲弱於帛帛壯於絲湅絲不過涚水而漚之湅帛
則以欄爲灰煑而熟之以至淫之蜃之又至於塗之宿之
其濟爲特詳○趙氏曰以欄爲灰謂燒欄木以爲灰也渥
淳以灰煑熟漸漬其帛也淳沃也渥漬之使厚也既曰渥
淳不可遽至乾燥故實諸滑澤之器澤白蛤也以蛤爲
粉實澤器中欲令帛白也淫即善防者水淫之之淫 [illegible]
[illegible] ○毛氏曰以
欄爲灰變生而熟以蜃爲灰變質而白

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

鄭康成曰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盝晞之晞而揮去其蜃○
毛氏曰於器從而振之謂之盝 [illegible] ○王昭禹曰灰既
澄而清則盝而出之而揮去其所著之蜃灰

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

鄭康成曰更渥淳之○王昭禹曰既揮其灰沃之以水又
從而盝出之既盝出矣又從而塗之以蜃灰而宿之則使
經宿焉○毛氏曰自此不復用練亦不須和以水其帛且
濕但塗以乾灰而已豈非變生爲熟易而變質爲白難乎 [illegible]

明日沃而盝之

毛氏曰塗之矣復以清水沃而盝之者去其所塗之灰也

然塗之宿而巳明日從而盝之與夫清其灰而盝之異矣
此盝之二每事不同因其事也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王昭禹曰又從而暴諸日而温之以陽氣宿諸井而寒之
以陰氣

總論

鄭鍔曰上文湅絲記水湅之灋此文湅帛記灰湅之灋夫
絲帛事之末者也凡爲女工者能之何待設官掌其事耶
蓋先王爲國以禮之制所辨者在於豪釐之際其於服色
之間尤致其謹也如玄以象天黃以象地青以象東方白
以象西方赤以象南方黑以象北方如纁之赤黃如緅之
赤青如縓之赤黑如朱之象正陽如緇之象正陰如紫如
綠之爲間色一失其辨則分因而不明一失其色則義從
而與所攷詩人所謂赤芾玄袞赤舄朱英綠縢之類彼豈
而區區然辨其色哉義各有所主分各有所明故也色之所
係者乃分之所寓則絲帛之所以染乎色者詎可易而爲
之哉染人云春暴練然則所謂湅而暴之者皆以春時也
染在染人湅在幌氏二官聯事爲不輕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六

冬官考工記下

玉人之事

鄭鍔曰琢玉爲器非一器也故曰玉人之事君子於玉比
德德有小大故玉有純雜之異焉追琢之巧皆自玉人而
制度所寓玉人有不知其妙理者此所以謂之事
王氏詳說曰考工記多戰國間故事惟玉人一職與典瑞
同但典瑞言其名以及其用玉人言其名而又及其所制
之尺寸豈非玉人爲之典瑞掌之乎此所以爲周制也然
文經秦火非錯則闕不若典瑞之文爲有倫理也典瑞以
王晉大圭以下爲一節自四圭有邸以下爲一節自珍圭
以徵守以下爲一節自驵圭璋璧琮以下爲一節而五禮
之用畢矣玉人所載固詳於典瑞何其文錯且闕乎言公
侯伯之圭而不言子男之璧言繼子男而不言孤言案十
有二而不言二后凡皆闕文也言天子圭中必當在天子
服之之下不容間於皮帛之後言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
用瓚伯用將當在宗祀以前馬之下不容間於以朝諸侯
之後言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當在璧琮以享天子之
下不容間於旅四望之後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當在
天子以聘女之下不容間於宗祀以前馬之後宗后以爲
權當在天子以爲權之下不當間於以治兵守之後璧羨
度尺以爲度當在宗后以爲權之下不容間於琰圭易行
之下宗后守之當在天子守之之下不容間於宗后以爲
權之下以至四圭兩圭璋邸射當爲連文琬圭琰圭
瑑圭璋當爲連文亦不容間斷凡此皆錯文鄭氏雖知不
言子男之璧爲闕文其他無一言之此所以不容無失今

改其文讀之
王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黃琮以鎮宗后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illegible]謂之躬圭伯守之[illegible]繅子男執皮帛[illegible]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illegible]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illegible]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illegible]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鄭鍔曰鎮圭王所執圭也以十二寸為度[illegible]天數也瑑山以為飾取其安靜而不動惟天子體天之大數惟天子能安天下而不撓居則守此圭以保其國不可以不知守之之道也能守其圭可以君天下而朝萬國

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鄭鍔曰受於天子而天子以策命之使執是圭故曰命圭命如春秋錫命之命其九寸者琢為桓楹之象曰桓圭公於國家如柱石然故執桓圭[illegible]其七寸者或琢為人身之伸者曰信圭或琢為人身之屈者曰躬圭則侯與伯守之蓋侯比於伯其禮為稍伸而伯視於侯其勢為稍屈故也能守之然後可以保其國[illegible]○王昭禹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其禮儀各視其命之數故其圭有九寸七寸之差

王氏詳說曰天子之圭言尺寸而不言厚薄以宗伯內鎮之文則知廣四寸厚一寸矣諸侯之圭言尺寸而不言廣厚以雜記之文則知廣三寸厚半寸矣

王昭禹曰大宗伯作六瑞則制其度數執之以行禮故皆言執行人成六瑞則奉其成事用之以合符故皆言用玉人斲玉以為器器以藏禮而守之以保其國故皆言守[illegible]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趙氏曰冒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信瑞方四寸邪刻之蓋冒圭之制邪刻其下以為驗其形則方正其大則四寸天子命臣為諸侯則班瑞玉與之使守之以為質及其來朝則冒而合之以為驗故諸侯瑞圭則邪銳其首天子冒圭則邪刻其下以邪銳之圭首合天子之冒一則表君德之無不覆[illegible]一則驗諸侯之無僭禮相踰以四寸者取[illegible]象德[illegible]四方[illegible]上帝下當方也[illegible]謂天子以貴臨賤常患於驕以尊接

甲常患於亢故諸侯之圭或九寸或七寸而天子朝諸侯之圭則四寸示其以少爲貴而屈己以接下也此乃新意兼本注說極好

陳用之曰天子諸侯之玉用則執之居則守之或言守或言執相備也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鄭鍔曰此言祼圭也天子之祼圭則全用玉以爲之龍以前注瓚以成㮣柎以執持[illegible]凡此三者用一玉而俱成故謂之全蓋天子之德純而不雜故用全以崇其德之純也若夫公侯伯而下則其德殺於天子矣故其用玉亦從而降殺上公用祼器之龍如天子之龍用玉其瓚其將皆石之似玉者爲之侯用祼器之瓚如天子之瓚用玉其龍其將皆石之似玉者爲之伯用祼器之將如天子之將用玉其龍其瓚皆石之似玉者爲之以器言之龍處其首瓚處其中將處其後以德言之公居其上侯居其中伯居其後則次第不爲無意也蓋不貫三而爲一無以表天子之德之純不裂一以爲三無以見諸侯之德之虧尊卑降殺之義明矣康成云全純色也其說是矣乃謂龍瓚將爲雜名而言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不知此非論其輕重也王安石之說亦然皆未之思也其曰用龍者如記言夏后氏以龍也用瓚者如經言祼圭有瓚也用將者如詩言祼將于京也將圭柄也惟柄可以執而用故曰將不言子男所用者大行人言子男不祼則不用祼器此所以不言也

王氏詳說曰此四句緊在宗祝以前爲之下

繼子男執皮帛

趙氏曰帛以表其道足以衣被人皮以表其有炳蔚之文章

鄭鍔曰有天子之孤有諸侯之孤大宗伯曰孤執皮帛者天子之孤也典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者諸侯之孤也二者皆執皮帛特所用以飾之皮異耳飾以虎皮者天子之孤飾以豹皮者諸侯之孤天子之孤不當繼子男之後故康成以爲此公之孤也然典命又有諸侯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文則公之孤與諸侯適子之未誓者皆執皮帛而列子男之後歟此文獨立上無所承意其斷簡失次也

天子圭中必

鄭康成曰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illegible]○王氏曰天子平旦而搢冠日出而視朝一物不虧亂之端也宜兢兢業業以致其謹焉故執此以爲之戒

賈氏曰案聘禮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絇組所以約圭中央即此中必之類此不言諸侯舉上以明下[illegible]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趙氏曰案典瑞注云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又云邸本也圭本著於璧四圭有邸謂圭末四出然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總爲尺二寸或除璧兩畔圭各長尺二寸據下文祼器尺有二寸則恐一圭長尺二寸今觀典瑞疏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爲璧形亦肉倍好孔四面琢出四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邸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三尺等皆一玉俱成兩圭祀地者亦然據此則四圭是就璧平出不

是植立起者即則於壁中琢成寓宂然如言宿即歸着處
也此圭乃植在神坐前欲天神降而依憑託宿於其中如
人有旅次相似此以禮神之玉非事神所執之玉書云植
璧秉圭是也夫欽首曰圭凡物銳則利用故銳圭以象其
用之利必四圭者象天德之覆無乎不周必尺二寸者又
以象天之成數璧員則象天之體然不特祀天如此旅上
帝亦以之○王昭禹曰於典瑞言邸於此言尺有二寸互
相備也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王昭禹曰典瑞所謂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鄭鍔曰長
至於三尺所以謂之大○鄭康成曰終葵椎也[illegible]
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殺也[illegible]○鄭鍔曰長三尺者貫三極之
[illegible]

道也杼上者所以致用也又爲之葵首則圜其體以變其
上殆又攝用以歸體之意歟[illegible]
鄭鍔曰服之者搢於衣帶之間或謂之搢或謂之服其實
一也晁氏亦謂之珽玉藻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
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照也玉藻云笏廣三尺有六寸
三尺者其長六寸其椎陸佃云以寸之葵首計之則有餘
去葵首而計之則爲不足意其非天子之笏故孔穎達以
爲諸侯以下之度豈其然歟由是攷之天子有鎮圭有冒
圭有大圭鎮圭冒圭其用有時執鎮圭服大圭者朝日之
禮也執冒圭服大圭者見諸侯之禮也然執冒圭以驗諸
侯之瑞其用也暫而已王之見諸侯亦未嘗不用鎮圭也
大宗伯小行人之文鎮圭皆繼以公侯伯子男所執之玉
明朝見諸侯皆用鎮圭之意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鄭康成曰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
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致其域○
鄭鍔曰或謂測日景以驗地之遠近必由尺有五寸者何
耶蓋天地相去三萬里尺有五寸以知其一萬五千里也
立八尺之表以度景至否冬至之景丈有三尺而夏至則
景尺有五寸也正以夏至之景爲圭之長則可以知地中
也然土圭之用非惟以度日景又以土地故不可以用丈
有三尺爲之何則建國封諸侯度地之廣景一分差百里
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五等諸侯惟取五分景
已下無取尺寸之意
陳用之曰土圭非特可以致日又可以致月致日者冬夏
致日是也致月者春秋致月是也若堯典所謂敬致者特

夏之時然爾冬至之日亦可以致焉蓋夏至者短之極冬
至者長之極春秋二分日於是乎中不可以致矣於是用
之以致月焉玉人制其器故言其用之所至典瑞辨其用
故言其用之所該大司徒用之求地中故止言則土深正
月景而已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許氏曰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爲之勺則
玉多石少者可矣鄭司農謂瓚四玉一石是圭瓚璋瓚則
玉爲之圭璧之勺則裴以金焉玉人所謂黃金勺青金外
是也鼻寸所以流鬯也徑四寸勺徑也圭璋瓚制蓋如此
○王氏詳說曰舊圖以瓚下有盤口徑一尺其說出於鄭
氏固然矣然瓚槃之制出於漢儀六經所載初無此事陸
氏謂瓚形如槃徑四寸鼻上寸爲龍形圭璋爲柄當矣但

陸氏以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橫四寸有半謂勺爲龍口矣復有杜氏之說以勺爲尊中之勺何其依違兩間乎蓋勺之事一而其制有二明堂位曰夏后氏龍勺商之疏勺周之蒲勺此謂尊中之勺也此曰黃金勺者謂圭瓚之首鼻勺之勺也杜氏鄭氏分爲二說惟鄭氏之說爲優○鄭鍔曰圭瓚以祼前有龍中有瓚後有圭以爲柄此言祼圭尺有二寸而又曰有瓚則不兼瓚以言尺寸蓋其圭之長如此也王所執以祼則灋天之大數也宜矣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唯人道之宗廟有祼而已故曰以祀廟也祼圭本以祀宗廟爲主先王以事神之道事賓故因而用之於賓客耳如四圭有邸以祀天而典瑞又曰旅上帝也論其本意則爲祀天設而已玉人言其制作之本意典瑞言其欲用之備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

鄭康成曰琬猶圜也○趙氏曰凡物貞則順方則逆圭圜其首是以順爲義繅藉圭之物文采在上錫命是文事故以繅采燦然相接之文此是王使之端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如天王使毛伯來賜公命使者遂執琬圭以致命焉象德象王者親愛諸侯之德或謂象諸侯有德○[illegible]

王昭禹曰典瑞言以治德以結好而此言以象德者惟象德然後可以治德結好也象德言圭之制治德結好言圭之用玉人言其制典瑞言其用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趙氏曰琰之爲言剡也謂此圭剡一半至首爲鋒芒取戈

兵之象半則圜爲判言半也規言圜也半其圜而剡之故曰判規琬圭不剡琰圭不琬琰圭是規圜上出頭尖銳者即書琬琰在西序是也劉執中云易以離爲戈兵蓋離火也火之形上銳有戈兵之象然判規於圭上雖示惡也亦有仁愛之意以其半尚琬也○鄭敬仲曰易行謂諸侯之爲不善者以此責之而使改過易惡也除慝謂用之於衆規之時行人言殷規以除邦國之慝也[illegible]趙氏曰九陽數也惟辟作福作威非體元用九之君不得用此故二圭同以九寸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鄭司農曰羨徑也[illegible]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illegible]○薛氏曰璧貞九寸好三寸延其袤爲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矣然則璧羨袤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廣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故謂十十內方八寸而爲尋量幣長一尺八寸而爲制幣凡此皆璧羨從横之尺數然也度必爲璧以起之則圜三徑一之制又寓乎其中矣度起於羨權起於黃鍾之長先王制器豈徒然哉凡以有入卜萬世之灋○劉氏曰好三寸者數之始也袤一尺者數之成也貞十以九者無窮之用廣尺以八者不變之體以三合六而爲九以九合一而成十直而行之其用不窮慎而置之其體無窮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豈私智乎[illegible]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賈氏曰圭璧謂以璧爲邸旁有一圭○易氏曰圭銳以象

天之用璧圓以象天之體而其制五寸者殺乎祀天之璧又以象天數之中○[illegible]○趙氏曰日月星辰其用照臨不息故以圭而象其用其往來運轉皆麗於天故以璧爲邸以象其所麗於天之意然亦欲星辰之神降而依憑於邸也非祭祀所執與四圭祀天同但日月星辰爲天之佐不及天之用爲甚大故祀天以四圭而此則殺之止以一圭而典瑞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是也典瑞不言五寸於四圭言邸不言璧璧即邸也亦互見爾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陳用之曰負謂之璧方謂之琮璧以辟爲義琮以宗爲義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蓋繼天而爲之子故也諸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天也其尊之如天故享以璧其親之如地故享以琮天子當陽諸侯用命故璧琮之制同以九寸爲度鄭以享爲獻是也享必有獻獻指物享言義○鄭鍔曰廟中將幣之時用以享獻于天子[illegible]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易氏曰穀善也○王氏曰以穀不失性生生而不窮故天子以納徵[illegible]○鄭鍔曰七寸者少陽之數天子而用七寸蓋男下女之義○易氏曰聘女古婚禮之至善者也○王昭禹曰典瑞言以和難以聘女此不言和難蓋玉人爲穀圭以用於天子聘女爲主[illegible]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祀以前馬

趙氏曰自大璋至前馬皆天子巡守過山川祭酌之蓋三璋據爲勺柄黃金勺以下據爲杓頭蓋銳首曰圭半圭曰璋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地以終天之功爲事山川以成地之功爲事故祀山川以璋即射而巡狩用事於山川亦以璋凡以象陰之成事故也然謂圭璋之勺形制並與圭瓚同是有事山川用此盛酒以灌神之器但圭瓚以圭爲柄故謂之圭瓚此以璋爲柄故只謂之璋瓚皆用王爲之大璋加文飾用於大山川中璋殺文飾用於中山川邊璋半文飾用於小山川言大璋中璋則知邊璋爲小不言小而言邊以特飾其邊如邊之有邊旁邊唇也飾其邊者其分十得大璋之半注所以言半飾飾謂彫琢成文也射四寸謂就璋上剡出一半已上至首令削得尖細以貫勺勺即瓚也其半以下不琢處則無文飾是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數雖不同而射處皆尖四寸射如射之貫以象山澤通氣與璋即射同不射則貫勺不得厚寸則三璋皆如此厚也○鄭鍔曰祼圭之盤謂之瓚璋之盤則謂之勺見其所容者少也勺以黃金爲內青金爲外黃者地之盛色也青者東方少陽之色也中央其地之正位歟地之成物則色以黃爲盛也故黃金爲勺則山川之位正乎中央而成功之盛也陰之美發生自東青者地道發生之色歟故青金爲外則山川之功始見之東方之義也朱中者朱者至陽之色山川雖爲陰之聚然實合陽乎中中不含陽則無以發生萬物故以朱飾乎中以象山川者陽氣之蘊也鼻寸者圭瓚之龍所以前注勺之鼻則瓚之龍也言[illegible]舉其形而言也勺言鼻舉龍之一而言焉以見山川通氣之義也以一寸爲度如上文厚寸之意也一寸則

十分也十者地數之成也衡橫也勺如盤然橫乎中央故謂之衡（〇鄭康成曰衡謂勺徑）衡四寸者以象山川捍蔽四方之意有繅者用之時當以繅藉爲飾以象山川爲國之文飾也言天子巡守四方之時所過山川或當有祭祀則用之也必以馬以牲蓋馬之爲物行地無疆故校人言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用馬以祭之時宗祝則執此勺以前之蓋用馬以祈神也大祝云過山川則用事言宗祀者尊之之辭

（〇陳用之曰鄭氏有事山川則用黃駒[illegible]）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陳用之曰以文致之當繼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蓋聘女天子以圭諸侯以璋是爲降殺之等若以繼邊璋之後則邊璋與黃金勺用以酌者聘女加於束帛非酌事禮安所用哉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

鄭康成曰瑑文飾也（〇趙氏曰[illegible]）頫視也聘問也衆來曰頫時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〇鄭鍔曰諸侯朝於天子公侯伯以圭而其臣頫聘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頫聘亦以璧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八寸雖降於公而實過於侯伯子男臣非可以踰乎君其分異也或曰據先儒所釋則瑑圭聘天子而以璧享之瑑璋聘王后而以琮享之八寸之制特言上公之臣而已不知經言瑑圭璋璧琮則與圭璋璧琮固不同也五等諸侯以桓信躬蒲璧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瑑之而已其制既有降殺則公侯伯之臣何嫌乎圭璋子男之臣何嫌乎璧琮又何嫌乎其制皆八寸必欲強爲六寸四寸之說〇趙（[illegible]）

（[illegible]）況乎諸侯之三采三就二采再就而諸臣特二采一就其尊卑隆殺固不待辨而明〇陳用之曰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自蒼璧禮天至於玄璜禮北方此六物之制本以禮神而幣亦用之蓋此六物者人之所寶用以爲幣誠足示也故天子之於諸侯諸侯上交於天子與夫諸侯之相爲禮咸用焉即行人所謂以和諸侯之好故是也此言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則天子使人於諸侯所用以爲禮者瑑謂爲之文以飾之別於禮神之物故也〇王昭禹曰於玉人言其長之數以斲玉爲器其制存於玉人於典瑞言采就之數以成器然後設飾以爲用其禮成於典瑞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趙氏曰牙璋謂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如牙齒參差而有尖鋒之狀故曰牙璋中璋亦然是牙璋之中樣者故不言牙而言中以此發兵若後世銅虎符發兵之類軍多則用牙璋軍少則用中璋以中對牙則牙璋大而中璋爲小可知（〇王昭禹曰[illegible]）牙有噬齧搏擊之威如爪牙然以牙爲象取其能制人而人畏之璋象陰之成事兵陰事也詩以祈父爲王之爪牙祈父司馬也兵事正南方司馬而謂王之爪牙與此意同七寸其長也射二寸則邪剡二寸爲牙其下之五寸爲體不琰也五中數也五寸之體而加以二寸之琰爲七寸七（[illegible]）豈非取闔過中以爲用有誅戮之象乎（[illegible]）〇易氏曰白虎通曰（[illegible]）爲南方陽極而生陰兵陰也故以起軍旅以治兵守〇趙氏曰以起軍旅謂發兵必以此爲

信言軍旅則必有征誅之事也以治兵守則用兵守禦去處以此璋治之使失其備不必有征誅之事也此與典瑞不璋以起軍台兵守同彼不言中璋互見也禮書引春秋宋司馬以令其徒攻桓氏杜預注曰瑞是符節以兵者此事甚親切在哀公十四年

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

趙氏曰駔注讀為組以王為琮方而組帛繫其鼻故名為駔琮亦如以玉飾豆即名玉豆以玉飾案即名玉案也五寸其閑五寸也權謂王后以此為稱錘以稱物之輕重○鄭鍔曰權者銖兩斤鈞所由生宗后以組繫五寸之琮以為權蓋用之於內也然則獻豐稱絲之用其以此歟○毛氏曰玉堅剛之物用以為器歷不損壞因之而麗其靈則靈亦與傳而無窮故先王即璧以為度即琮以為權然不用圭璋者權以等物之輕重宜先平正焉圭璋上銳而下方又長而狹非平正故也璧雖平正然中空不可以為鼻而組無所施惟琮八方其中實足以為鼻故組之為宗后之權

陳用之曰謂之宗后以為權其繼天子理內治為天下所宗故也

易氏曰駔琮以為權與璧羨起度之意同蓋璧之體圓而象乎天琮之體方而象乎地天地為萬物之所始而萬物之數莫不取濟於天地此權所以取乎琮而度之所以取乎璧也知璧羨起度而度不以璧則知駔琮為權而權不以琮是駔琮可以為權之始不可以為權之用蓋權之為器曆度之所自出而政事係焉先王慮其制之不存故託其制於駔琮耳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王昭禹曰琮方以象地故大琮后以為所守之玉謂之大琮則以守內治者玉莫大於此也十有二寸與鎮圭之數同王繼天而為子故備其數后繼天子而致內治故同於王○鄭鍔曰琮本八寸兩其射二寸兩旁各射二寸是為四寸四寸之射八寸之琮此所以十有二寸○鄭康成曰射其外鉏牙○趙氏曰謂之內鎮者對天子執鎮圭為內天子則執鎮以治外后則守大琮以治內禮書云亦刻山鎮在上如鎮圭又或謂猶天府所謂玉鎮取其鎮壓之意非琢四山鎮在上二說皆通○易氏曰守之為言各有分守之謂也蓋天子聽外治必能守是職而後可以鎮乎外后聽內治必能守是職而後可以鎮乎內苟違其守則外內失其政尚奚足以言鎮乎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

鄭[illegible]仲曰琮有宗之道能為人之所宗者然後能出令以為治

鄭鍔曰駔琮七寸其穿組之鼻則寸有半天子用以為權蓋用之於外也然權宜一出於天子后之權以五寸之琮天子之權以七寸之琮者蓋內外雖異位皆不可以無權天子之權非不可用於內也以為宗后治內則濟宜出於后也然內之權則出於五寸之琮外之權則出於七寸之琮又以見王與后之權不能無輕重之等 然天子天道也宜以璧為用后地道也宜以琮為用天子用琮以為權何也蓋后地道也其應止於用琮君則能天而能地可得而

兼用焉故爲度以璧而爲權以琮上焉而天下焉而地無所不該之義也權不用璧而用琮者蓋莫高於天長短之所由生莫厚於地輕重之所由積所以審輕重者宜乎用瀆地之器○毛氏曰后之權用之宮王之權用之國先王非務爲異也亦欲源度之不壞不幸失其一尚存可資之則也於天子言鼻則后可知言寸有半則后一寸可知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趙氏曰兩圭亦是用玉琢成方琮邸於琮兩邊琢出兩圭相對其圭各長五寸邸者取其托宿之意天則以璧爲邸地以琮爲邸必以五寸則以地數不過五如書五曰土也此亦植在神坐前欲地示降而依憑存宿於中非所執之玉也此即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制此器故特言其寸數○易氏曰兩圭祀地對四圭祀天而言也天

以健爲體其德無不周故其用爲四圭其數爲尺二寸地以順爲體其德有所止故半之而爲兩圭殺之而其數爲五寸知四圭尺有二寸而托邸於璧則知兩圭五寸而托邸於琮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趙氏曰瑑謂就上雕琢成文纔要別於禮神之琮即如上文瑑圭璋璧琮也琮祀地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則享夫人以瑑琮宜矣上文璧琮九寸以享天子則后在其中天子以九寸至夫人則分卑降用八寸宜矣○陳用之曰禮之道施報而已觀后夫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則諸侯之於后夫人其有享也宜矣享夫人以琮則后享之用琮亦從可知矣言夫人而不言后乘卑以見尊也先儒不此之思徒泥享夫人之文以謂諸侯自相朝所用致

豈其然乎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鄭鍔曰以玉飾案其廣十有二寸每案以棗㮚爲列十二案故十二列（賈氏[illegible]）案飾以玉所以明憑恃以爲安者在德也（[illegible]）趙氏曰棗之爲物其實赤㮚之爲物其體堅所以取其信敬堅貿之義女所用以爲贄者春秋傳曰棗㮚以告虔也女贄不過此事在莊公二十四年○鄭司農曰夫人天子夫人（[illegible]）王氏詳説曰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而天子亦有三夫人矣后夫人皆預於賓客之事案聘禮云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説者謂諸侯夫人待聘者之禮有竹簋以盛棗㮚而無案及勞二王之後則有案

矣是案十有二爲后設也鄭氏既知勞二王之後爲案十有二矣然不知其闕文乃以爲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曾不謂玫工惟此一職爲周制使夫人之號與王后不別又何以有宗后爲權與夫宗后守之之文乎

鄭康成曰純猶皆也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illegible]）陳用之曰諸侯純九大夫純五謂以棗㮚而列於十有二寸（[illegible]）矣其勞諸侯也純以九焉其勞諸侯之大夫也純以五焉不以命數之多寡爲節蓋厚之也

王昭禹曰夫人佐后以致內治王於賓客致酒后致飲而夫人亦致飲王於賓客有膳與饗食之禮而夫人亦致饗食與膳故王勞賓客而夫人亦勞諸侯陰陽相成之義○趙氏曰勞諸侯以王后爲主然言夫人則王后在其中乃

衆卑以見尊也

瑑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趙氏曰半圭爲瑑圭象用之利天以生物無不周故祀以四圭地不及天故以兩圭日月星辰不及天故祀以圭璧山川屬地其用亦不及地之大故祀以瑑表其得地利之半耳瑑邸者就方琮上出一瑑以瑑而邸於琮琮方所以象地之體以琮爲依托之邸所以象山川之麗於地也與圭璧之意同亦欲山川之神降而依存於瑑邸中亦植在神坐前非手所執之玉[illegible]鄭康成曰邸射剡而出也[illegible]○陳祥道曰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書大傳曰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周禮諸侯爲賓諸侯臣爲客山川賓客等衰雖殊其以造贈用邸射一也○鄭康成曰致稍餼造賓客納廩食也○王昭禹曰以致稍餼則典瑞所謂以造贈賓客也造贈則言造館以贈稍餼則指其物互相備也

陳用之曰王人之事專以治玉而成器然非玉人所治工記之者蓋附言耳

櫛人 闕

易氏曰櫛比也

雕人 闕

易氏曰雕刻也

磬氏爲磬

趙氏曰考工名官有假物而名者有假意而名者有直以器而名者如梟氏爲鍾㮚氏爲量此假物而名官也如築氏爲削鍾氏染羽此假意而名官也至於物無可假意無可取直以所制器名官如輪人爲輪矢人爲矢與磬氏爲磬是也

鄭鍔曰磬以石之似玉者爲之梁州豫州皆貢而不若徐州之美泗濱浮磬蓋取石之浮者爲之欲其音之清也先儒謂磬爲立秋之音以聲之清故也論韶樂則曰戛擊鳴球論武樂則曰磬管鏘鏘以球爲難調也故先王敎之有磬師爲之有磬氏然有大磬有編磬大磬特元磬也明堂位曰叔之離磬蓋編則離離則特故也[illegible]

倨句[illegible]一矩有半

鄭康成曰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illegible]○趙氏曰作磬依律長短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是黃鍾特垂之磬其他磬皆依律起度倨句一矩有半者謂股與鼓兩處合爲兩矩一矩爲句一矩爲倨注作股字恐錯了雖是股與鼓廣狹長短不同難勾分爲兩矩然廣處短狹處却長以此準折恰各各一矩甚均此謂倨句也兩處形樣寸數既分作兩矩了却於磬垂下兩角處中間放彎折共要一矩有半此上邊倨句處減半矩摞此數是減四分之一此謂一矩有半也以尺寸論之上邊倨句處共四尺五寸則此下邊兩弦之間恰有二尺三寸七分半然所以必要一矩有半者蓋此磬體要半折不要帶方折如一矩有半恰好若過此數則太過於直不及此數又忒彎曲印圖謂股廣短鼓狹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者

半也以廣掩狹則鼓廣於股者亦半矩是句亦得一矩有半也此倨句各得一矩有半之意然則說上邊尺度不見觸兩弦之意矩者只是起數之名如車人半矩謂之宣冶氏以中矩歸於胡以倨句歸於援又匠人以溝洫說水磬折豈皆以方論（[illegible]）

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鄭康成曰博謂股博也博廣也○鄭鍔曰磬以上大者謂之股以其非所擊故短而博（[illegible]）磬之下小者謂之鼓以其所當擊故長而狹（[illegible]）擊者爲前而在內不擊者爲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故康成謂股外面鼓內面也○趙氏曰爲一爲二爲三是分作三節算分數博爲一謂股闊廣一律計九寸股爲二謂股長二律計尺八鼓爲三謂鼓長三律計二尺七寸三分股博去一爲鼓博則鼓廣六寸二分鼓博以一爲厚則通上下其厚二寸此黃鍾磬餘皆以律準數

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趙氏曰凡樂厚則聲清薄則聲濁已上謂聲太淸已下謂聲太濁○毛氏曰太淸生於厚故摩其兩旁而使薄太濁生於薄不可復厚故但摩其兩端使之短短則勢緩而聲自然淸○陳用之曰此記其調之之灋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七

矢人爲矢

王昭禹曰夏官有稾人司弓矢而冬官又有矢人者蓋稾人則掌以財齎弓矢之幹所以給矢人之用者也司弓矢掌弓矢之法則以藏矢人之成者也○趙氏曰矢人止爲矢冶氏止爲戟二工皆有正職而矢鏃乃金工所制卻是冶氏爲之矢人特以巳打成之鏃刮摩而用爲矢考工所以列冶氏於攻金之工列矢人於刮摩之工正以此爾（詳見冶氏篇）

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

趙氏曰鍭矢注謂鍭之言候也可以伺候射敵人禽獸之近者而中焉（○毛氏曰以其候也[illegible]）茀矢注改作殺以其中則可以死（○陳用之曰茀[illegible]）即司弓矢所用於近射田獵者也○王昭禹曰三分一在前二在後者箭稾中鐵莖三分而以一居前也夫殺矢刃長寸而鋌十之所謂挺則稾中鐵莖也矢長三尺而鐵莖長一尺三分其鐵而以一分居前則一尺之鋌稾前得三寸三分寸之一稾後得六寸三分寸之一則箭鐵爲重也此所以中之則死而謂之殺矢鍭矢也（陳○[illegible]一在前者皆鐵耳則前重矣）○易氏曰三分其稾之三尺則一尺在前二尺在後以後二尺之重與前一尺相等則稾前之鐵爲極重矣故其發遲而近射用焉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

趙氏曰兵矢用於兵戰田矢用於田獵謂枉矢絜矢也即司弓矢用於火射車戰者也○易氏曰五分其稾之三尺則尺有二寸在前尺有八寸在後也以後有八寸之重而

與前尺有二寸相等則槀前之鐵比殺矢蓋短而小矣故
其發遠而火射用焉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鄭康成曰司弓矢職殺當爲茀（賈氏曰鳥言茀矢不言增矢以其增茀矢同制故略不言）
趙氏曰茀矢用於弋射要去得高所以鐵差前重處又少
後又輕輕則射得入高空去不至低墜下也○易氏曰七
分其槀之三尺則在前者尺有二寸七分寸之六在後者
尺有七寸七分寸之一也以後七分之四與前七分之三
相等則槀前之鐵比兵矢又短而小矣故其發高而弋射
用焉至於恒矢庳矢前後皆四分而此不言者以其無所
輕重故也（○易氏曰鍭曰殺矢一曰骨鏃短衛也又一本新鏃中有短衛矢本以後物合以近弗其勝易也以骨爲矢習射也矢末分中也所以櫽括矢衛矢用諸弋射是也茀鏃以有合以其近死故無鏃而射鳥則也唯兵鏃乃以兵但弟有鏃不用鏃以有骨九分宜四在前五在後矣）
總論

劉執中曰司弓矢所辨者八矢而此所記止五矢又田矢
兵矢司弓矢即兵有蓋司弓矢以辨其名物爲主考工記
止記其爲之之法則有合而名之者皆該在其中且司弓
矢據事之重者爲先故枉矢絜矢用於戰伐是重事則列
在前鍭矢殺矢却在後此據鐵之重者爲先故鍭矢殺矢
二在後者則列在前而枉矢絜矢却作田矢兵矢而在後
也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
鄭鍔曰此言爲矢之法假令矢槀長三尺則削而殺其一
使小令趣鏃也○賈氏曰槀人注云矢服長短之制未聞
今所云長三尺者彼無正文此約羽六寸逆差之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
鄭鍔曰又以其長而五分之以一分而安其羽其羽當六
寸
以其笴厚爲之羽深
鄭鍔曰所謂妢胡之笴是也字文爲槀故有槀人之官量
幹之厚以爲羽深則以羽入笴不傷其力○趙氏曰笴之
藏羽要恰好入羽太深則傷笴太淺則羽易脫當看笴厚
薄而爲深淺
水之以辨其陰陽
趙氏曰辨正也陰沉而陽浮凡物負陰抱陽陽木積理而
堅重陰木疏理而輕柔竹亦如此陽生於山南者陰生於
山北者陽竹輕清陰竹重濁然生而混成不可辨也惟水
隨物輕重而應之以浮沉初無心焉置於水而沉則竹必
重濁置於水而浮則竹必輕清然後調適而用之然所以
辨其陰陽者欲以設其比須使輕重均方可也

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
趙氏曰比謂箭括抵弦處以其貼近絃故名爲比如五家
爲比以其近而相親也夾謂以手指夾而搖之既辨得陰
陽了然後夾而搖那處輕那處重看得輕重均然後設其
比設比了夾其比搖之使輕重均然後設其羽○賈氏曰
弓豎用之故比在槀兩畔弩橫用之故比在槀上下無問
弓矢弩矢比在兩旁上下皆設羽於四角同也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
鄭鍔曰羽長六寸三分之而設其鋌鏃之刃當長二寸也
於文當爲三分取一以設其刃不言取一者缺文也自參
分其長而殺其一至於設其刃皆言爲矢之中法如此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旦反）矣
趙氏曰矢之輕重羽刃相稱則其發不可禦矣憚驚畏之

意雖有疾風亦弗能憚不能驚憚其矢而使緩其勢也○李嘉會曰疾風如何能憚矢蓋羽弗長頭弗輕中弗軟則前去徑速疾風弗能憚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音丸）

趙氏曰刃長寸謂箭鏃也鋌謂鐵莖也垸是稱兩之名此言刃長寸而上文三分其羽以設其刃乃謂二寸意者一寸刃也二寸一半刃鏃一半刃根併而言之（并見注疏）○王昭禹曰此蓋殺矢之刃鋌如此○易氏曰刃過於長則滯而不發此刃必以寸所以獨見於矢人台氏爲殺矢亦曰刃寸

前弱則俛（音勉）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

鄭鍔曰上文言其法此又言其不中法之狀○趙氏曰此段理會箭笴并羽（[illegible]）笴近比處軟弱則矢行而低俛言低也笴近鏃處軟弱則矢行而搖旋翔言回顧而掉轉也中間輕弱則矢行邪曲紆言曲也中間強而太健則矢行而起揚謂飛揚也此是強弱失中者也羽豐則太多多則矢重而其行失於緩羽殺則太少少則矢輕而其行過於急趮謂旁掉而去急也此是豐殺失節者也

矢之病如此

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

鄭鍔曰欲知其病者必夾於兩指之間以搖之如豐殺中節則搖之必均平而無輕重也○鄭康成曰今人以指夾矢儛衞是也

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

鄭鍔曰以爲未足以知其病又橈其幹如鴻殺相稱則無強弱○賈氏曰此言鴻即上文強是也此言殺即上文弱是也

趙氏曰以指夾而搖之則羽豐殺之節可以眡而見以手指橈而屈之則笴强弱之稱可以眡而知上是試羽下是試笴笴體欲相稱故於鴻殺言稱羽欲有節故於豐殺言節

凡相笴欲生而摶

鄭康成曰相猶擇也○王昭禹曰爲矢雖出於工之巧而材苟不美雖工亦不能易其質而爲良所謂妢胡之笴亦以其材美也然則欲其笴之良孰若相其材之美乎○鄭康成曰生謂無瑕蠹也摶讀如摶黍之摶謂圜也○鄭鍔曰欲其圜出於自然非琢削也故曰生而摶（○趙氏曰與庭人削矢摶同）

同摶欲重

鄭鍔曰其摶同矣則以重爲貴○易氏曰於圜之中又擇其材之實者

同重節欲疏

鄭鍔曰其重同矣則以節目之疏者爲貴（○趙氏曰節密則幹重不等處細不勻也）

同疏欲㮚

王昭禹曰於節疏之中又擇其材之縝㮚而堅（○鄭鍔曰㮚所色以黃又取其色如㮚也）

總論

趙氏曰弓之笴長弩之箭短弓箭設比在笴兩旁弩箭橫用之設比在桌上下其制度利病一般此所記者乃總云切不曾分矢以鏃爲首以括爲末然鏃第田兵殺皆有齊而考工獨於殺矢言齊以殺矢要中之必死用金爲多故特記之要調適其金錫其實皆有齊也

陶人爲甗（魚輦反）實二鬴（音輔）厚半寸脣寸

王昭禹曰陶人所以爲甗爲盆爲甑爲鬲爲庾皆燒土爲之

陳用之曰茹毛飲血非所以養生聖人敎之以火化舂穀以爲米臼杵之利興焉炊米以爲食鬲甑之器用焉陶人之職其來尚矣考工所記蓋亦因前代所制以爲之法○鄭司農曰甗無底甑

趙氏曰甗必有物以爲底如今甑以竹爲箄之類若果無底蒸物不得厚半寸言其身脣寸言其口邊又厚也○鄭康成曰量六斗四升曰鬴○陳用之曰先儒所引者齊人之亂法非先王之制度所以知鬴爲斛者蓋㮚氏爲量內方尺而員其外其實一鬴其脣一寸其實一豆豆謂斗也斗十之而爲斛則鬴之方尺爲斛可知或言鬴或言斛互相見也○鄭鍔曰鬴之實一十其實六斗四升其實方尺而實十斗鬴其加容子所謂曰升和成金之容也有足者爲一鬴盆足者非之金所以皆同故其名相近也

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毛氏曰盆以盛物亦以爲量荀子謂畝數盆一本數以盆鼓也猶鬴本以烹飪又以爲量蓋先王藏禮於器之意鍔曰莊子鼓盆而歌說者大人皆三盆也所謂盆也

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鄭鍔曰甑以蒸物爾雅言甑謂之鬵詩所謂溉之釜鬵者亦甑之名也其厚其脣制作皆與甗同其實亦無多寡之異所以異者甑有底而其底有七孔耳○王昭禹曰七穿所以通氣○鄭鍔曰必七孔取火之成數

鬲實五觳觳音斛厚半寸脣寸

鄭鍔曰鬲則鼎之類所以烹飪也經於亨人言鼎鑊於小宗伯言逆鑊於小司寇言實鑊而不言鬲爾雅曰款足謂之鬲款空也蓋其足之空中也○陳用之曰有甑必有鬲鬲盛水於下甑加於上以木巽火水在火上而水火相逮炊以熟物○鄭康成曰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一斗二升五觳者六斗也○鄭鍔曰史連六十斗爲斛今人亦以十斗爲斛斛之名與觳相近而容不同以理推之鬲所以蒸炊之器也其上容甑焉然

容多而羽容少以其容也制觳爲斗二升蓋與斛異

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

王昭禹曰庾用以量○賈氏曰爾雅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有半謂之庾庾本有二法故聘禮十六斗曰籔注云籔即庾也昭二十六年云粟五千庾注庾十六斗○陳用之曰庾實二斛與聘禮記十六斗之數不同蓋所謂之庾者其異名之數也器之名豈此所紀者自陶人所爲者爲之謂牛人之數名者○鄭鍔曰庾一段中少數也有與而庾之矣

總論

趙氏曰鬲如鑊鍋盛水甑甗加其上火炊以熟物物熟須要盆盛頓傾物入甗甑須要庾量多寡五者不可闕一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

鄭鍔曰凡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甄人合土而爲器即旊人爾旊人爲瓦器之有方陶人則以火而熟之旊人則以

土而爲之簋者盛黍稷之器也簋有以木爲之亦有以土爲之者說者以爲宗廟用木天地用瓦詩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儀禮饋食有瓦豆則宗廟用瓦豆矣旊人之爲簋以上爲之也然經言簋多矣獨此載爲簋之法說者謂簠以盛稻粱加膳也簋尊而簠卑用簋則簠從用簠而簋或不預故不言也觀掌客所言上公簠十侯伯簠八子男簠六而簋則同十有二其尊卑固明然經無瓦簠之說此不言爲簠者豈其不用土以爲之故歟其實一觳容一斗二升此言自豆之實積而爲觳之制三豆則爲一觳觳之大能容三豆之物也攷諸家說豆區量釜數皆不同蓋始於經無爲豆之法梓人言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以爵一升觚三升攷之則一豆當容十升字當爲斗與此所謂豆蓋不同此所謂豆乃俎豆之豆經只言豆實三而成

簋不言豆之所容而康成以爲豆實四升者蓋用爾雅之文以謂匊二升二匊爲豆故曰豆四升也然則此豆容四升以之爲豉則豉容一斗二升矣不可以爲豆匜鍾釜之法先王之爲鍾釜之法必不同俎豆之豆所容爲臨說者之異同蓋不攷其詳爾（[illegible]）

趙氏曰崇尺高也厚半寸身也脣寸口邊也惟豆與簋相似所以又兼爲豆如陶人爲甗又兼甑鬲盆庾也○賈氏曰簋法圜舍人云方曰簠員曰簋孝經陳其簠簋注云內圜外方者彼發簠而言之

凡陶旊之事髻（音刮）墾薜（音臂）暴（音剝）不入市

王昭禹曰凡陶旊之事謂陶人旊人所作之器○鄭康成曰髻讀爲刖（[illegible]）墾頓傷也（[illegible]）○鄭司農曰薜讀爲藥黃蘖之蘖（[illegible]）鄭康成曰暴墳起不堅致也○鄭鍔曰陶旊之事剛則甄柔則坯以其失剛柔之節故器之或過乎堅或不及乎堅而其病則甄則坯皆不可用也用器不中度不入於市髻而刖者則有欹斜之病墾而傷者則有毀頓之病與夫薜而破裂暴而墳起者皆不得以入市則工人用器不敢以苟簡而罔利也

器中䏝（音淳）

鄭鍔曰䏝者植木於鈞之側上下崇四尺旣附泥而轉其鈞之時則視此䏝擬度以爲法使與䏝相應則其器端正也爲器必欲中此䏝乃善（[illegible]）

豆中縣（音玄）

鄭康成曰縣縣繩正豆之柄（[illegible]）○趙氏曰言豆則只是豆中縣言器則瓦豆簋皆是器皆要方正

䏝崇四尺方四寸

易氏曰中縣易見而中䏝難知不可過於崇亦不可過於方故曰䏝當崇四尺厚當方四寸○趙氏曰䏝崇四尺謂正瓦器之高使不過此過厚則火燒不透易得破壞中義乃謂上文止言崇尺何用四尺高以爲式疑有脫誤却不知䏝者先王特爲定則燒時爲準凡高下斜曲皆就四尺內忖度不成做一尺高或樣如今之木匠手持五尺則子起屋量一尺高升也是此則子量一二丈柱擴也是此則子中義未之思爾

梓人爲筍虡

鄭鍔曰或謂攻木之工七而分爲二何耶余以爲記人重時王所尚之輿故以輪輿之事先列之禮樂之器或用木以爲之而名官特曰梓人者以梓爲材之良制器者先貴乎良故以名官也（[illegible]）○鄭鍔曰梓人爲禮樂之器固不一此言其爲筍虡之法耳筍虡者樂器之所懸也其橫者謂之筍以其圜如竹筍然且其飾如竹筍之文樂之節亦由此始故也其植者謂之虡以其中之虡而樂之聲所由以達故也筍或作簨虡或作鐻其實一也（[illegible]）

總論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筍虡商之崇牙周之璧翣夫筍虡所以縣金石之樂也有虞氏戛擊鳴球與夫笙鏞以間是已有金石之樂夫豈無筍虡乎而明堂所言止於三代者則周人不以有虞之筍虡賜魯也然考工記

云商人上梓梓人爲筍虡而不言璧翣固然矣豈梓人爲商人所上之官而不言崇牙乎是知梓人非三代制也明矣且以筍虡言之靈臺爲文王作樂之詩曰虡業維樅賁鼓惟鏞有瞽爲成王作樂之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皆言虡而不言筍特以所縣者爲主耳業大版也業之所設設於虡之下而金石之樂縣在是故二詩皆言虡而不言筍至有瞽而又及於崇牙樹羽者豈非成王之時樂爲大備乎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

鄭鍔曰言此物可以爲宗廟之用○鄭康成曰脂牛羊屬膏豕屬○鄭鍔曰臝者先儒謂虎豹貔貙獸之淺毛者若言有毛則不可謂之臝矣羽者能飛鱗者能藏飛者禽鳥也藏者龍蛇也亦不可以謂之獸合此二者而以大獸目之記者之誤也

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

賈氏曰此別言之欲分別可以爲筍虡者○鄭康成曰爲牲致美味也筍虡貴野聲也

陳用之曰此篇所記多無據而不可考證如言天下之大獸五而羽者鱗者與焉夫羽炎亢於上能飛而不能潛鱗於下能潛而不能飛若非所謂獸也其所謂臝者則指虎豹之屬豈臝也哉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如雞人共雞牲司馬羞牲魚則羽者鱗者豈不以爲牲乎其以臝者爲虡鱗者爲筍則凡乘樂器者皆用之亦不必宗廟之事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

賈氏曰此更別言小蟲之屬以飾祭器者○鄭康成曰外骨龜屬內骨鱉屬卻行螾衍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胷鳴榮原屬

鄭鍔曰或取其行或取其鳴用其狀貌刻畫雕琢於祭器之間凡以致其文之美以見其外物無不盡也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

鄭鍔曰其脣厚其口弇其目突而出其耳短其胷大其後燿而削其四體大其脰短者虎豹貔貙之類其毛淺而短雖非臝也亦臝之屬是物也氣猛毅故常有力身重遲故不能走然其聲大而宏爲鍾虡者宜取乎是也何則鍾至重物也惟有力而不能走者必能任重也鍾之聲至大也惟聲大而宏者則與之稱也故用之以爲鍾虡以縣乎鍾旬擊其縣則似其聲由虡以出也

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

鄭鍔曰其銳喙其食物則決之於吻其目

毄而近其脰頎而長（賈氏曰頎長脰貌）其四體小其腹奰臔而上者也（趙氏曰奰動也）翕鳥之類也是皆以羽而飛者也故謂之羽屬是物也微弱之至故常無力便捷善飛故輕然其聲則清陽遠聞焉爲磬虡者宜取乎是也何則磬爲至輕故無力而輕者足以任之樂聲莫清於磬而聞及遠者也故聲清陽而遠聞者則與之稱也故用之以爲磬虡以縣乎磬筍擊其縣則若其聲由虡而出也

鄭鍔仲曰凡虡之制物形皆於下以載之故有任重任輕之異

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鄭康成曰摶圜也○鄭鍔曰鴻大也首小而長身圜而大者龍蛇之類也故謂之鱗屬用以爲筍圜且長以龍蛇之形畫之也

賈氏曰鍾磬之虡用鳥獸不同二者之筍則同用龍蛇鱗物爲之

凡攫（居碧反）閷（所界反）援（音袁）簭（音筮）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

鄭康成曰謂筍虡之獸○易氏曰攫言其便捷而攫物閷言其纖利而鋤物○鄭鍔曰援能攀援而登高簭言吻之齧而食（鄭康成曰簭齧名著用援之援攫與之）○鄭康成曰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領也

王昭禹曰必深其爪則其爪長必出其目則其目露而瞪必作其鱗之而則其勢起而直（○毛氏曰鱗在身之而在頰○賈氏曰如此之類以藏其爪出其目又作其鱗）（之而鱗之而謂數頰頰者可畏之貌）

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賈氏曰以似非眞實故爲撥撥謂鳴聲發動也○鄭鍔曰且當如詩所謂有萋有且之且匪當如斐然成章之斐且者飾以萋且之文也且其匪色謂飾以斐然之采色也○王昭禹曰如此則其於視也若撥動其體而怒焉雖任大鍾其力之勇鷙足以勝之而不爲重且其匪然之文著於采色之間擊其鍾則似由其獸之鳴矣○易氏曰非果鳴也制作侔乎造化則物之無聲者亦疑於有聲矣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趙氏曰穨穨敗也委委靡也廢不舉也措置而不動也○鄭鍔曰爲鍾虡者必取其至猛之象若夫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之物其狀柔弱不能自立穨然傾靡如將委地其狀如是加以任重則不勝其任如將廢矣苟又措其米色亦似不能鳴也此脂者膏者之狀只可以爲牲歟

總論

趙氏曰凡此皆先王假物意以形容鍾磬聲一要宏大一要輕清欲工人體此意而盡斲削之巧爾

梓人爲飲器勺（竹略）一升爵一升觚（音孤）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王昭禹曰梓人爲筍虡爲樂器也爲飲器爲禮器也○鄭鍔曰非酒無以爲禮非器無以飲酒飲酒之器大小有度鄉飲有法則命梓人以爲之焉勺與爵各可容一升觚可容三升此其法也勺以酌之而用酌以飲故其實皆一升也謂之勺者言酌度以取之其取者少也謂之爵者其形如雀容受爲至少也至於觚之所容則三倍矣多爲三倍而名謂之觚者亦以見其所容者多孤立無用之意（趙氏曰勺以酌酒今之杓是也古者有龍勺刻龍在上明堂

位言灌尊荒兮疏兮滿兮是也爵用以盛酒盞之小者[illegible]
[illegible]觚盞之有稜角者又大似爵凡酒盡於樽必
先以杓挹酒然後注於爵中至用觚則加厚也梓人先勺
而後以爵與觚小大先後序當如此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醆商以斝周以爵梓人
之爵一升非商人之上樽也明矣雖似周制亦不盡乎周
制且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總而名之皆曰觴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角
璧散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
角特牲者二觚二爵四觶一角一散則是用制之有五等
矣此言爵曰觚而不及觶與角與散其非周制也明矣然
鄭氏以觚當爲觶豆當爲斗蓋以所容之酒約之獻以爵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酒一斗若不以觚爲觶則不及

斗酒之數矣緣觶之一字其書有三有以角旁從支者有
以角旁從單者有以角旁從氏者角旁從氏當誤而爲觚
字也必矣若夫五等之觴所容之外又有所謂觥者詩曰
兕觥其觩是也又有所謂豐者鄉射記曰司射命弟子升
設豐是也鄭氏於觥之說失之以觥即角也曾不謂所容
四升何以爲罰爵乎舊圖與許慎皆謂七升曰觥其說似
可採也舊圖於豐之說失之以豐爲人形而首戴杅謂豐
國之君以酒亡國曾不謂豐爲爵之承槃與坫同人以酒
亡國者何必豐乎鄭氏與聶氏皆謂豐如豆而卑其說似
可採也但梓人所爲飲酒器皆以木爲之詩曰酌之用匏
則於是乎有匏爵矣此用之於郊也書曰乃受同瑁則於
是乎有銅爵矣此周人用之於圭瓚也明堂位曰爵用玉
琖此魯人用之於灌也然則周人自用銅而與魯人以玉

爵乎曰周制所用以當代異代爲貴賤而不以銅玉爲貴
賤也
劉氏曰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
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陳用之曰
賓主之禮有獻而後有酢有酢然後有酬獻也酬也蓋本
於主而酢之禮則在於賓獻者禮之施也酢者禮之報也
酬者禮之成也○鄭鍔曰主獻賓則以爵而酬賓則以觚
君子以燕飲之禮樂嘉賓之心與之獻酬主尊賓有獻以
爵則一升也賓於是酬主人焉主人又酬之其酬以觚則
三升也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三酬而九升合一獻之升而
計之是爲一斗也獻必以一者行禮之始以誠爲主也酬
必以三者行禮之終以厚爲貴也一獻則以少爲貴三酬
則以多爲貴易氏曰天下之禮主[illegible]

[illegible]

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
鄭康成曰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陳用之曰升十之
爲豆豆即斗也○易氏曰十升之瓦豆誠天下之中制、
鄭鍔曰中人之量能容者不過一豆之肉一斗之酒苟不
及乎此或不足其欲過乎此則或不勝其任是故以一斗
爲本而用爵與觚以爲獻酬之節記曰觴酒豆肉豆所以
盛肉也故曰豆肉至於酒非可以豆計矣謂之豆酒當爲
飲一斗酒也
凡試梓飲器鄉[illegible]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鄭鍔曰此言試梓之法也梓匠之所爲未嘗無法試之之

術觀其飲器耳○鄭康成曰衡平也○陳用之曰百工之事必有師焉師則以教其屬為義飲器向口而平矣而其中所實尚不盡焉則為造之不精可知矣此所以得罪於梓師也試其器必以盡實為度蓋以禮有卒爵飲之旣飲之然至於三而止過是則流於亂矣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毛氏曰侯以布為之以皮飾之梓人攻木之工而為侯者以侯待木而張故也○鄭鍔曰射必用侯正名曰侯者蓋天子射之所以服諸侯臣下射之得以為諸侯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所射之侯而侯之制則有小大之不同天子之熊虎豹侯九十弓侯中丈八尺諸侯熊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卿大夫麋侯五十弓侯中一丈然其侯中之廣與崇方則一而已（以鄭康成曰崇高也方猶等也）其廣與崇適相等焉謂侯之

中高廣相似也蓋偏於左右則不得其正倚於上下則不得其正惟正然後可以期於中所以欲其相等也匠人之為防亦云廣與崇方蓋非相等則其力不足以捍患故也王昭禹曰鵠棲侯以為的者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難為善中則告勝焉故的謂之鵠也鵠以皮為之各如其侯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唯大射以皮侯其餘有賓射燕射○鄭鍔曰弓二寸以為侯中虎侯之弓以九為節則侯中一丈八尺也中一丈八尺則鵠六尺也由是推之熊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則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麋侯五十弓則侯中一丈而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衆馬融皆曰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者蓋不攷諸此耳（易○氏曰梓人為侯者三射之侯也古者天子[illegible]大射之[illegible]）

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

鄭鍔曰弓之左右出者其名曰个亦名曰舌个或音幹取其張而用力也又名曰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有中又有躬有舌舌即个也與其身三者言身居一分上兩个倍之而居其三也下兩个半之者言下兩个居上兩个之半也○鄭康成曰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易氏曰身在中而居一分兩个在左右而居三分故曰與其身三[illegible]）○鄭康成曰侯制上廣下狹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焉（[illegible]）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illegible]）

鄭司農曰綱連侯繩也舌維持侯者縜籠綱者（[illegible]）○易氏曰綱所以持侯而繫於植縜所以持綱而繫於侯上綱與下綱出舌皆八尺者以象人張臂之義縜寸者以象人伸指之義蓋臂為尋而指為寸皆近取諸身者也此又三射之侯與夫三侯二侯一侯之所同也（賈氏曰[illegible]）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愚案此大射之侯

鄭康成曰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illegible]）○鄭鍔曰皮侯者天子將祭擇士助祭所射之侯也有諸侯卿大夫有

國所貢之士爲其中多者得與於祭其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祭而君有慶數不與祭而君有讓則是大射之禮乃所以勉諸侯卿大夫上以立功也春以功蓋氣至於春則發生之時人至於春則立功之時大射之禮所以發動使之求爲有功之事也○李嘉會曰大射擇士之射張虎豹之皮示難服也而鵠又難中之爲而能中者則可擇矣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鄭鍔曰五采之鵠者即射人所謂五正之侯也虎侯五正熊侯三正豹侯二正用五采以畫爲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玄居外以五行相克爲次也以南爲首故先朱以正爲的故曰正畫用五采故曰采侯張五采之侯則王與來朝之諸侯行賓射之禮也惟朝會而張此侯以射此遠國所以繫心於王而不敢攜貳也說者以爲遠國宜張侯而遂使之屬然殊不知物有甚微而託意甚遠者五采之侯以文爲主示之以文所以明用文德而不用武之意也能使遠國屬孰謂其不然哉○賈氏曰遠國對畿內諸侯爲遠也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鄭鍔曰六獸皆正面畫其正首於正鵠之處張獸侯以明獸之害人者吾已射之矣此可以息燕焉○陳用之曰息燕云者於安息無事之時燕羣臣而與之射也

賈氏曰此燕射以其事褻天子已下惟有五十步侯而已無尊卑之別

總論三侯

陳用之曰此三侯者皆王所射也皮侯則飾之以皮采侯則飾之以采獸侯則無飾也爲熊虎豹而已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九節五正此總言王所射者也其所謂三侯即熊虎豹者也其所謂五正即五采是也或爲熊虎豹之形而不采或爲而采之又飾之以熊虎豹之皮爲則所用之異也皮侯則司裘所共者是也司裘言王大射共熊虎豹之侯則大射之侯所飾之皮可知矣所以知采侯爲熊虎豹之侯而飾之以采以射人見之也所以知獸侯爲熊虎豹之形者蓋以王之所射在此三者故也先儒不此之思引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以爲獸侯之制夫鄉射所記已無所攷據況彼所記者鄉射而引之以證燕可乎大射張皮侯其義則以功爲主賓射張采侯其義則以禮爲主燕射張獸侯其義則以質爲主示其情故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

王昭禹曰侯而祭之者神無乎不在而君子無往不用其至也

鄭鍔曰攷鄉射之事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折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拜受爵乃適右个左个中南面而祭侯終則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而卒爵此祭侯之禮也然射人祭侯則爲位鄭康成謂獻服不以祭侯爲服不受獻之位則與鄉射所言不同鄉射獻獲者在於射中之後射人獻服不在於未射之前則鄉射之禮異乎射人天子之射祭侯之禮矣蓋侯之有神者其先有功於射者也君子於古先有功之臣未嘗或忘之也故食有先食爨有先爨卜有先卜農有先農皆不忘其初

通志堂

也況於射乎夯之之禮酒與脯醢而已無牲體之爲無多
品之美取乎薄而可以爲禮者亦以爲取足不忘乎禮也
祭有以少爲貴者此也
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
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鄭康成曰若猶女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或有
也若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詒遺也曾孫諸侯謂
女後世爲諸侯者○賈氏曰祭侯者祭先有功德之侯若
射侯則射不寧侯有罪者下文毋或若女巳下是也○陳用之曰射
禮射侯以禮有虞樂君燕見者與會此時曾義時者侯以時會天子爲節不屬于王所則反是此所以祭而止之而有射女之戒○易氏曰侯
之爲侯非止射侯而已內能受矢外能威人者爲射之侯
屏蔽王室敵王所愾者亦爲天子之諸侯使諸侯而安其
爲侯則善矣其或不安其爲侯不能奉承乎王命則司馬
九伐之法在所必及故托其辭於祭侯曰抗而射女爾諸
侯可不知所戒乎誠能安其爲侯謹守臣節則富貴可以
長守故曰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然雖曰詒之自
上而所謂惟若寧侯者實諸侯之自求多福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七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八

廬人爲廬器

陳用之曰鄭氏讀廬爲纑蓋廬有總制之稱廬器謂柲也
柲積也先儒以爲積竹杖則所謂廬器者蓋總合衆體而
成其爲器焉夫兵之用以勝爲主勝物則其致用者不可
不求其堅固故積之屬積竹爲之取其堅固也○鄭鍔曰廬者人之所託處也
莊周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余取以爲之說夫所以成和乎人
在旦以[illegible]所挹以爲用者在柄非兵也柄其兵器之所托爲兵器非人之所居也
所人之[illegible]其器也
易氏曰兵有五而弓矢不與焉曰戈曰殳曰戟曰酋矛曰
夷矛凡五也五兵又有攻金之工冶氏等爲之今廬人雖
言五兵六建然廬器非兵事也亦非專言五兵也特爲五
兵之廬器而已
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
矛三尋
鄭康成曰柲猶柄也○王昭禹曰戈矛戟之柄謂之柲者
蓋操執之以爲用則謂之柄左右戾而爲取小則謂之柲
柲言其事而且有愼意故音毖○陳用之曰殳擊兵也如
杖而無刃○鄭康成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鄭鍔曰殳
長尋有四尺則一丈二尺○陳用之曰戈戟皆刺兵也戈
二刃戟三刃○鄭鍔曰車戟常則一丈六尺謂之車戟者
延戟之制人所執者與車所建者長短不一也惟建於車
戟則丈六尺也左傳言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注謂孑戟
也戟以授師豈非人所執之戟乎顧命云一人執戣一人
執瞿說者皆以爲戟謂之執則人所執可知以是觀之說
者曰車戟所以別之也酋矛夷矛皆句兵矛上銳而旁句
酋矛夷矛特因長短而取數爾矛用以句則宜長於戟然

後有及故酋矛長二丈曰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以酋矛爲長爲往而就之故曰酋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二丈四尺句則有及而傷物爲易故曰夷矛（○鄭鍔曰人之[illegible]二矛重矣蓋相此一㕥）爲言也矛之[illegible]以毛詩[illegible]人有[illegible]

趙氏曰戈以下是五兵建於車上其尺寸皆通刃數算了（鄭鍔曰此[illegible]）即前六等之數皆以四尺爲差司兵云五兵五盾又云軍事建車之五兵蓋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車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是也步卒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小戎云交韔二弓則車上弓矢可知戈柲雖有六尺六寸却是邪插在車上只高四尺所謂既建而迤也獨戈言柲即短者舉之以該其餘也王解云凡用兵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廬人所序則以長短爲先後戈在先言其極短夷矛在後言其極長刺兵莫短於戈莫長於車戟車戟常則長一丈六尺矛所以句宜長於戟然後可及故酋矛常有四尺則長二丈夷矛三尋則長二丈四尺殳特以擊長短宜適中故長尋有四尺計一丈二尺先王制兵以五人爲伍即一伍之中而五兵具蓋五兵闕一不可一伍而五兵則人執其一隨所宜而應之若弓矢則夫人皆有故經有司兵又有司弓矢之職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

鄭鍔曰人長八尺夷矛之長因已三乎人之身矣自是而上不可過過則人之力有所不能用非惟不能用且其長不可運又將害乎用矛者之身此兵器之長及夷矛而止正以不可三其身耳故曰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謂之而無已者猶言不特如此也○賈氏曰已止也謂不從止又以害人人自己身也（○陳用之曰已猶甚也[illegible]兵雖長必己之體力勝及能用五人之伍[illegible]力不能勝也用不伸利而[illegible]以害乎人矣故曰又以害[illegible]人[illegible]己而言之）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賈氏曰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此言攻國之兵短則弓矢也守國之兵長則殳矛是也攻國守國皆有戈戟以助弓矢殳矛以戈戟長短處中也（○易氏曰此言攻國守國[illegible]）

凡兵句兵欲無彈（音[illegible]）刺兵欲無蜎（[illegible]反）

陳用之曰所謂句兵者指矛而言也所謂刺兵者指戈戟而言也所謂擊兵者指殳而言也鄭氏以戈戟爲句兵以矛爲刺兵爲攻句言擊其失甚矣字說曰矛者句之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蓋本此經所謂句兵擊兵刺兵而言之也○鄭鍔曰句人則欲其來故其制欲無彈言不可如彈弓之勢向外去而不收也（○王昭禹曰[illegible]）刺人則欲其入故其制欲無蜎言不可如井蟲之偃撓而無力也（○陳用之曰[illegible]）

是故句兵椑（[illegible]）刺兵摶（[illegible]）

毛氏曰因上文各致其義蓋上統言其柄此正言所把之處而已凡柲皆八稜惟把處不然句兵之把則側方而去稜故曰椑椑隋圓而稿（○[illegible]）刺兵又非椑也去稜而全圓也故曰摶摶圓也○鄭鍔曰椑則其勾而來也易圓則其刺而往也易

毄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

傳人則密是故侵之

毛氏曰上欲見兵柄之圍扁故以句刺爲對此欲見其把圍之長短遠近故以㪉爲對○賈氏曰以殳長丈二而無刃可以㪉打人故云㪉兵○鄭鍔曰戈句兵而謂之刺者戈戟可以句可以刺殳不可以句戟而無刃而長可以㪉人也以矛言句兵是以見戈戟而不及矛於是言刺以包之左傳晉人以戟句樂樂而殺之于兩以戈擊子晳以戈戟可句可刺之驗也至于殳雖建於車而王之行則使人執以前驅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其可以擊人故也○毛氏曰同強與矢人之饲異彼以兩物相比爲同此就一物之上下以爲同故鄭曰同強上下同也○鄭鍔曰㪉兵之柄上下及中同欲強勁手所與處之圍則欲細而已惟強則勁而有力惟細則用之也校與左傳叔孫絞而婉之絞同校之爲言疾也以趙氏曰可[illegible]細則有用而時校疾不發手發力也

趙氏曰刺兵同強謂戈戟柲本末中央要堅強同也手所操處圍却要重重則増之使豐以之刺則必傳着也如傳貼之傳也密著而無失也操重以刺則著而無失著而無失則能勝之矣侵言勝也

通志堂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

趙氏曰被謂把中圍謂圍而圍之也正其所執之處而手所被者故曰被然前云舉而此却云被者蓋舉則舉而推之被則操而用之之處本不同也殳長尋有四尺計丈二尺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則把處得二尺四寸長放圍也於此處圍之則非所執之處必不圍矣注謂殳於八觚明其非所執處有稜角也

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

趙氏曰晉謂殳下插車處銅鐏首謂殳上頭銳處也三分被圍去一爲晉圍則晉圍長一尺六寸而趨鐏處又殺也五分晉圍去一爲首圍則首圍長一尺二寸有奇而趨上頭尖處愈殺也

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

趙氏曰酋矛止言二在前一在後不指其圍處長處則五分去一其尺寸尤不可考意者與殳同制苟經略之耶圍之亦欲圍細而好操執也

陳用之曰舉殳矛與酋矛之圍則戈也戟也夷矛也三者之圍亦從可知

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陳用之曰晉圍指其在下言之首圍指其在上言之刺圍指其上銳者言之於殳言首以其上無刃直指其首而已於矛言刺以其上爲有所入故以其銳名之鄭氏以矛爲刺兵其誤蓋本於此

鄭康成曰爲戈戟之柲所圍如殳夷矛如酋矛

通志堂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

鄭康成曰置猶樹也○賈氏曰置而搖之謂豎之於地上以手搖之以眡其蜎蜎然均否○王昭禹曰以審其幹弱而橈也○鄭鍔曰[illegible]堅勁則搖之不橈矣○鄭康成曰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納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illegible]牆蹬○賈氏曰謂柱之兩牆頓其幹之得均否○賈氏曰橫而搖之謂橫置於膝上以一手執一頭搖之以眡其堅勁與否也

陳用之曰置而搖之以視其蜎言所病也灸諸牆以視其橈之均橫而搖之以視其勁言所利也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鄭康成曰六建五兵與人也○俞氏曰車之六建夷矛建於酋矛之前酋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殳之前殳建於戈與人之前王昭禹曰六建所[illegible]以有六建之號也○鄭康成曰廬人所造有柄者戈

戟殳酋矛夷矛五兵也（○周人曰六等兼其矛者其人則此乃得其兵於車若相夷矛二丈四尺太長而不便於中土戰司兵軍事建車之五兵則夷矛此乃車上之兵也若酋矛四尺與車六等而低人之等恰好相應意者夷酋同爲矛大事止稱其名不同者而名之同者其器相類不必拘拘而別六等之建有廢互相先耶）反覆猶軒輖○鄭鍔曰前云車有六等之數蓋以軫與人而言之不類夷矛也論其高下故曰等此云六建蓋人與兵皆有立於車上論六建立故曰建也凡此六者皆建於車上制不得法長短小大不適其平則車不能勝必顛覆也惟不顛覆自非盡制作之巧者有所不能矣

匠人建國

鄭鍔曰梓匠輪輿皆工之巧而梓人與輪輿只能爲器爲車而已至於爲工而從事於斧斤者匠也攻木攻土無所不能是以謂之匠○陳用之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主天地之中而言焉匠人建國水地眡景晝參夜考又將求王國之中

水地以縣（音玄）

趙氏曰縣者謂於造城之處四角立四柱於柱四畔垂繩以正柱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地乃平也蓋地高則柱高柱高則映於水之影短水地者於柱四角之中掘地貯水以望柱也（○毛氏曰謂於地之四邊縣而爲景以閒覘之而漸水於其中水之所及以爲平不偏則縣不平高下依水以爲平矣縣水所注須覘視高故既依水以得其平又以繩依水而縣之水雖既而繩作則不復其高於水也以繩爲正是矣此縣直以繩折當連而縣於水之上也）鄭鍔曰天下之至平莫如水將以知地之高下則用水而見之天下之至直莫如繩將以知埶之邪正則用繩而視之謂之水地以縣者既度地而築之未知其高下乃用水以望之也然水可以至高下必以繩而驗之用水以平地立柱以懸繩觀水矣而又觀繩則平與直皆可知也

置槷（魚列反）以縣眡以景

毛氏曰水地之縣求地之平也既得平矣宜辨方以正東西南北之所在正之如何置槷以縣而已○鄭鍔曰八尺之槷與匠所謂槷同（之臬同者表也八尺之表則表之所在也）夫立槷以致日景而正四方槷或不正則景從而差先王垂其繩以正其槷而后眡其所致之景焉上言水地以縣以依水而橫縣之也此言置槷以縣則直縣之而已○趙氏曰唯置槷平直則冬至夏至日出入景或尺五寸或一丈三尺皆可眡矣置之於地置槷於地必假繩而後正故皆以縣焉○陳用之曰謂之水與司徒所謂土其地者同以測其土之深故謂之土以求諸水之平故謂之水

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毛氏曰識謂記之也此申明上文眡景之義大抵平地宜以水水在地而近人審之爲易辨方宜以日日在天而遠

人審之爲難故置縣槷以致其景而眡之也然日不暫停晷亦隨之槷雖能致其景而又隨其出入之景而規識之如是則日雖在槷而槷所以得之者規畫之識而已此言規猶輪人之言矩其陰陽也矩與規方圓不同皆爲刻畫之稱○鄭鍔曰記景之法必畫爲規者蓋規圓而矩方惟因其圜然後中屈之○鄭康成曰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槷規之交處則東西正也於兩交之間中屈之指槷又知南北正也○易氏曰又於四旁之地爲規圜之勢晝以識之日出於東其景在西則識其出景之端日入於西其景在東則識其入景之端景之兩端既定中屈其所量之繩而兩者相合則地中可驗

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趙氏曰晝晷晝漏半正午時此時日正行在天之中雖不

正在天中行然必在極旁行及夜後極星則日去極遠近可驗夜正是夜半三更正子之時極星謂北辰正當天極中以居天之中衆星所拱者謂之極極言中也○易氏曰又慮所規之不正也復以出入之景與日中之景三者相參故曰參又慮所參之或偏也復以日中之景與極星之度兩者相攷故曰攷且極星之度何與於日月之景凡以驗日景之中而已蓋夏至日在南陸躔於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而其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北陸躔於牽牛去極一百一十六度有奇而其景丈有三尺春分日在西陸躔於婁秋分日在東陸躔於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觀日躔去極之遠近以驗四時考四時日景之短長以求地中則東西可正

王昭禹曰晝參日景所以正其朝也夜考極星所以正其夕也

陳用之曰朝主東言夕主西言東西正則南北可從而正矣東西南北位皆正則中可求矣○鄭鍔曰晝參日中之景所以求地之中夜攷天之極星所以求天之中如是則可以正朝夕因當天地之中四方各正當朝則朝當夕則夕早晚皆不失之[illegible]不失之[illegible]而天下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朝則朝[illegible]不[illegible]夕[illegible]方正[illegible]朝夕[illegible]能至此

匠人營國

鄭康成曰營謂丈尺其大小○鄭鍔曰靈臺之詩云經之營之定之方中之詩云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則建國之與營國異矣建言其始造營言其築作此言經營之法○王昭禹曰作[illegible]謂建言其始也[illegible]言其終也

方九里

王氏詳說曰周制天子之車十有再就冕十有二旒旂十有二斿鎮圭十有二寸贄十有二牢無適而非十二也雖

袞冕九章然三辰旂旗又列於太常矣況典命言上公國家宮室以九爲節此曰營國九里則是天子之城下同於上公矣案多士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說者謂百里之國外城九里中城七里內城五里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內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內城一里於百里之國言外城於七十里之國言內城互文見義耳則是天子之城當十有二里矣此云九里與典命不同鄭氏於此兩存其說陸氏又强爲之說謂方九里者天子之中城然經無外中內之字焉可別加一字乎○[illegible]

旁三門

陳用之曰旁者言其國之旁旁之門有三焉總四旁而有十二門以象十有二辰之位分布乎四方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鄭康成曰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賈氏曰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illegible]一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illegible]陳用之曰言經涂九軌則緯涂可知矣或疑經字爲衍謂九經

九錄者即涂故也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易氏曰左右前後據王宮而言古者建國王宮居中左者人道所親故立祖廟於王宮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國社於王宮之右（鄭康成曰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右○鄭鍔曰左所以本仁右所以明義）朝者義之所在必面而向之故立朝於王宮之南市者利之所在必後而背之故立市於王宮之北（○鄭康成曰一朝者君臣治政之處陽故在前一市者貨賄之處陰故在其後）左右前後之位皆建國之定法也

市朝一夫

易氏曰以匠人方百之則四方各百步為百畝此固一夫之地而為市朝之制然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所集處以一夫之地則為太狹矣或曰此經既言夏后氏之制則禹以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一夫之地在溝洫為其利在市朝不為不足是固然也亦不幾於太卑乎嘗謂王朝有三市亦有三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路門之外外朝在庫門之外此三朝之別也大市居中則日仄而市朝市居東則朝時而市夕市居西則夕時而市此三市之別也以三朝三市各一夫之地庶乎可矣○趙氏曰百畝之地一夫耕之可以無飢故市朝各以一畝不可侈大其制以妨民之居

夏后氏世室

鄭鍔曰周繼夏商之後制度大備然亦因二代制作而增廣之記者欲言周人明堂之制故併述三代宮室之制以見其來之有漸○王昭禹曰明堂之中有世室有重屋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各舉其一而言之也以月令攷之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至中央則居太廟大室然則世室則太廟大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世室為宗廟可知矣以夏后氏承堯舜之後如繼世而有天下此宗廟所以謂之世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夏后氏以世室為始也重屋謂王居正堂之路寢所以自居以安身也王者之制始於夏而為未備故事神世室而已至商則其制稍備非特見於神也所以自居以安身者亦備其制焉故商人言重屋明堂者王者明政教以接人之堂也故月令於夏言天子居明堂以夏萬物相見之時而王者向明而治俯已接人者於是乎在周監於二代法度之文至周為大備而其盛不可復加焉故其布政教之堂謂之明堂而其文為盛經言周人尚輿亦以法度之文大備於此故也或舉世室或舉重屋或舉明堂其制雖或修廣高下之與數而其大槩未始有殊故夏言世室非無重屋明堂也商言重屋非無世室明堂也舉其一互相明而已

陳用之曰夏謂之世室商謂之明堂其名雖殊其實一也所謂世室非廟所謂重屋非寢以其皆有所謂堂者故也言夏后氏世室矣而曰堂脩七尋則重屋非明堂乎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有堂斯有室有室與堂斯有屋矣曰世室者以室言之曰重屋者以屋言之曰明堂者以堂言之商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雖不同制度本無二自其異者視之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自其同者視之則五室九階其下同四戶八窻其旁同四阿重屋其上同自經之所記而互見者言之夏周五室則商可知矣商人四阿重屋則夏周可知矣夏后氏九階四旁兩夾牕有門側之堂夏有室則商周亦從可知矣四隅之阿四注複屋則

上負下方亦從可知矣以夏后氏之堂脩二七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觀之則知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其廣九尋明矣或以四增一或以七加二所謂入相襲禮也要之五室以象五行四戶以象四序八牕以度不節上負下方以法天地之形此三代明堂之大致也

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趙氏曰堂言中間之明堂也東西言廣廣闊也南北言脩脩深也古人以六尺爲步以九尺爲筵以八尺爲一尋其數不可易也其脩二七謂堂深兩个七步計十四步以尺計之則深八丈四尺也廣四脩一者蓋夏度以步堂脩十四步今東西之廣如脩之外又益以四分脩之一且南北爲脩以十四步四分之一分得三步半以十四步又益以三步半則堂廣十七步半以尺計之則十丈五尺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趙氏曰五室注謂堂上爲五室象五行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是也[illegible]三四步言室之深四三尺言室之廣也謂四角四室其深皆三步其廣如步之外又益之以三尺中央土室其深四步其廣如步之外又益之以四尺三步三尺言四室脩廣四步四尺言中室脩廣也四室脩當一丈八尺廣當二丈一尺中室脩當二丈四尺廣當二丈八尺通計五室則南北共深六丈東西共廣七丈但中間既爲明堂又爲土室意者土室包在明堂之內也此所計丈尺係五室四角相接無路可通所以環溪圖於四室角皆約空一筵或一步者不爲無見也[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詳說曰夏之世室堂脩二七爲南北十有四步廣四脩一爲東西十有七步半則是一堂脩不過八丈四尺廣不過十丈五尺矣堂上五室中央一室脩四步廣四步四尺四角四室脩三步廣三步三尺則是南北三室不過六丈東西三室不過七丈矣每室之間脩不過丈八廣不過丈八尺加三而大室所加脩廣之外不過一尺耳曾不謂宗廟之室所以安乎神靈而王之所以爲祼者即丈八之地而可爲乎

九階

趙氏曰九階謂世室以南面三階東西北各二階是爲九階明堂位云一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據此則南面三階可證也○圖說曰室有九階也

四旁兩夾窻

趙氏曰四旁兩夾窻者謂窻助戶爲明言四旁者謂五室有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窻每戶夾以兩窻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窻也

白盛

鄭康成曰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鄭鍔曰五室皆用白蜃灰以盛之故言白盛

門堂三之二

趙氏曰門堂如門樓之須裏面起成廳堂外面須起門樓出入其中亦有堂有室也[illegible]○易氏曰言門側之堂

取數於正堂之南北其脩爲十有四步三分取三則門側之堂其脩爲九步二尺正堂之東西其廣爲十七步半三分取二則門側之堂其廣爲十一步四尺此門堂之制

室三之一

趙氏曰室注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據此則室有兩室如門樓兩旁夾室門堂居正堂三之二室居正堂三之一皆小故也但不知三之一指一室之數或兩室共三之一○陳祥道曰是室也非三四步四三尺之室乃門堂之室也門堂之脩九步二尺則二室之南北計其脩則四步四尺也假令堂上南北十四步門堂三之二此十四步裂爲三分而得其二則爲九步二尺室三之一裂爲三分而得其一則爲四步四尺矣門堂之廣十有一步有四尺則二室之東西計其廣則五步有五尺也假令堂上東西十七步半門堂三之二以十七步半裂爲三分而得其二則爲十一步四尺室一之一十四步裂爲三分而得其一則爲五步五尺也○易氏曰言門堂之室取數於正室[illegible]○項氏曰門側之堂居正堂三分之二門堂之室二夾門共三分各居其一若以爲居上五室三之一則大窄恐非也

總論

王昭禹曰其居有堂其處有室升降有階出入有門慮其不徹也爽窻以爲明慮其不深也白盛以爲飾夏后氏如此則商周之制亦然矣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

鄭鍔曰康成謂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明堂位云複廟重檐謂重承壁材也重屋之制蓋重檐以爲深密也商武之詩曰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此言商之路寢也祀高宗而特言脩路寢者康成謂高宗復成湯之道故記者於商制謂此也名曰重屋者商人因夏人所居之屋重增廣其制度也○易氏曰殷人度以尋則尋凡八尺也世室之制大抵南北狹東西長知堂之南北其脩七尋爲五丈六尺則知堂之東西其廣九尋爲七丈二尺也

鄭鍔曰堂崇三尺其堂之基言堂之基址其高三尺也如此則夏堂一尺爲卑宮室於理無害矣王氏[illegible]

四阿重屋

陳用之曰阿者屋之曲重者屋之複四隅之阿四柱複屋則上負下方可知[illegible]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鄭鍔曰此言周人明堂之制明堂者布政朝諸侯之宮謂之明者聖人以文明之德致文明之治以言其面則嚮明以言其位則繼明以言其祀則明禮以言其政教賞罰道德人倫無所不明故得以坐明堂而有天下○賈氏曰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相改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王昭禹曰東西九筵則明堂其廣凡八丈一尺矣南北七筵則其深凡六丈三尺矣

堂崇一筵

鄭康成曰周堂高九尺

五室凡室二筵

鄭鍔曰中爲五室一室之廣各一丈八尺此五室當如康成上文五行之説蓋明堂者祀上帝之所五方之帝宜各有室焉與夏之世室所謂五室異矣[illegible]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賈氏曰此記據周而作故備於周而略於夏殷下文皆據周而説

陳用之曰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人兼用之○鄭鍔曰此言周制内而宮室外而野因宜取數或取諸身或取諸物其所度各異也尊者所馮以爲安几也禮有五几書有四几之文常設於行禮之際使尊者憑之則几之尺寸短矣一室之中不欲其廣取足以隱几爲安可也故其度以几[illegible]筵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丈中者不過九

尺則筵於几爲長矣堂則賓主所會揖遜雍容於其間莫饗飲食於其上取足以肆筵爲禮可也故其度以筵宮室之制合而名之曰宮宮之中則有室焉[illegible]然則宮宜大於室矣尋八尺也八人張臂六尺張足八尺宮者人所處則度其地以容足爲法焉故其度以尋[illegible]野則分畫爲田以授農夫而田以畝爲率自六尺之步積而至於百爲畝是爲一夫所受之田此野中所以度以步涂雖人之所行然不足以容車則狹矣一車之軌其廣八尺經涂以容九軌爲度環涂以容七軌爲度野涂以容五軌爲度此涂所以度以軌蓋制度之立由數而起而數之所用在身在物者長短廣狹各有其宜從宜適用先王立法豈苟然哉

廟門容大扃七个

鄭鍔曰此言門之廣狹○陳用之曰廟門者大宗廟之門○鄭鍔曰扃所以舉鼎者也有牛鼎有脚[illegible]之鼎鼎有小大則扃有長短○鄭康成曰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illegible]

闈門容小扃參个

鄭康成曰廟中之門曰闈[illegible]小扃脚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鄭鍔曰廟中以祭爲主而祭以牛鼎爲主故取足以容鼎也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

陳用之曰路門者路寢之門○鄭鍔曰路大也王寢在是故以大言之[illegible]○陳用之曰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則自乘車四个以上而下五个之數惟

所取之然以乘車之度六尺有六寸計之自四以上其數已廣於應門二徹之三理宜不然鄭氏求其説而不得謂兩門乃容之非也然則所謂乘車之五豈三字之誤歟[illegible]

應門二徹參个

陳用之曰應門治朝之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此主正治之朝門言也先儒釋之以爲朝門焉○鄭敬仲曰朝門謂之應門王者出而應天下之務○鄭鍔曰人主出而應物之門故路門雖大不若應門之爲尤大○鄭康成曰二徹之内八尺三个二丈四尺

陳用之曰應門雖正朝之門疑無大於廟門者二徹之内以尺計之有八三之爲二丈有四尺焉比之廟門大扃七

个鄭氏謂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之爲二丈有一尺乃小於應門之數其不可從明矣天子之門有五曰皐庫雉應路舉應之制則皐庫雉亦從可知矣[illegible]鄭鍔曰二門正以乘車爲度者蓋王乘五路出入往來皆由是門故也於廟度以鼎扃於門度以乘車豈非因物宜而爲之數哉

總論

李嘉會曰祭祀之禮一時而入不欲先後故門之制度如此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鄭康成曰內路寢之裏外路門之表○鄭鍔曰於路寢之內設爲九室使九嬪居之以教九御而舉內治路寢之外設爲九室使九卿居之以理百職而舉外治外之九室如後世外尚書省內之九室如後世之內尚書省也王有六宮九嬪以下分居之而又有九室以居者蓋時當治事則居此以攷內治也或謂居者非侍於此內治事亦以此居殊不知王有三朝九卿以下朝焉未嘗於九室而朝也此言九室九卿朝焉蓋亦當治朝事之時則處此以治朝事爾非謂於此而朝見天子也九卿不於九室朝而謂九嬪居之可乎[illegible]

王昭禹曰書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又曰六卿分職蓋分而言之則曰三孤六卿合而言之則同謂之九卿孤而謂之卿者以典命攷之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而未嘗言孤則孤蓋與卿同於六命矣故外朝之法則孤卿之位同於九棘司士之擯則孤卿之儀同於特揖合而同謂之

卿奚不可哉

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

鄭康成曰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illegible]

鄭鍔曰取國之政事九分之使九卿各治其一也夫惟九卿各治其一則事各有統小大畢舉無廢務矣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趙氏曰王宮王所居之宮門阿宮隅城隅皆是王宮之制○毛氏曰注以阿爲棟[illegible]阿曲也棟非曲也且城隅不止城角而謂之城角之上浮思[illegible]則門阿宜謂棟之兩端特起者若鴟吻之類曲而相向故曰阿也蓋門有臺屏閣有兩觀城隅有浮思城門有臺宮室之制然也此明其高則當論其極所以門不指棟而指門之阿城而指城之隅也○陳用之曰先儒以爲雉長三丈高一丈以版數計之而知其然蓋其高一丈則古者版之高廣二尺其長三丈則古者版之長六尺而止

毛氏曰城牆之版高二丈長六尺五版爲堵言其高也則高一丈五堵爲雉言其長也則宜長三丈凡雉之飛高不[illegible]丈牆之崇牆似之[illegible]故高一丈者謂之雉長三丈者亦謂之雉傳云都城百雉大都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指其長爲雉也此言五雉九雉指其高爲雉也

王氏曰門阿長十五丈高五丈宮隅長二十一丈高七丈

城隅長二十七丈高九丈城隅高於宮隅宮隅高於門阿内外高下之異制（○趙氏曰已上皆是言高隅闕之數未聞）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鄭鍔曰軌車轍也兩軌之門其廣八尺故轍爲八尺也經涂直道也環涂環城之涂曲道也野涂田間之道也（賈氏曰野涂國外野之所通至二百里內）故容九軌故容七軌故容五軌此言道涂廣狹之度經涂之所由者衆故宜廣環涂迂廻非有故而往者不由所由者寡故次之野涂則行人亦罕故又次之然康成於遂人注言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者蓋遂人所言者田間之涂匠人所言者通道之涂也○趙氏曰涂必以軌取類者一說謂欲使天下共由之而無異道故以軌以天下有道則書同文車同軌也一說涂是車徒所由者故度以軌欲能容車行一說涂制男右女左車中央不敢爭亂是約民於軌物之意故度必以軌三說皆通雉涂皆以九七五者蓋陽數奇陰數耦天子體陽用九故數以九而七五以爲差皆奇也

總論

陳用之曰自宮言之則外以九以七而内以五爲王所居故也自涂言之則外以五以七而内以九衆會故也衆之所會取其廣王之所居取其小則營國之意見矣

李嘉會曰天子之制當用十二何止於九而同於上公公卿大夫自八命而六命何其數止同於子男之五命信知考工之書非周書也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

鄭鍔曰此言諸侯之制當殺於王國○鄭康成曰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王昭禹曰都城王子弟公卿所封其城如門阿之制則無過於五雉比諸侯之禮爲殺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

鄭康成曰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賈氏曰案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若此都城之制與侯伯等子男豈不如都乎子男城亦與侯伯等是以周禮之說不書子男及都城之高）○王昭禹曰以宮隅之制爲諸侯城制則無過於七雉比天子之禮爲殺

總論

王昭禹曰隆殺以兩禮之節也故諸侯之制下於天子都城之制下於諸侯蓋諸侯有功德者乃入爲卿士其禮反下於諸侯何也臣近君則威殺遠君則勢盈都於王宮於君近安得不屈禮以下於諸侯乎觀其采地不謂之國而謂之都其君不謂之監而謂之長其命也以耦不以奇其治也以則不以典其傳也以祿不以嗣則城涂之制可知矣

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鄭康成曰經亦謂之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鄭鍔曰以王國環涂爲諸侯經涂則諸侯經涂容七軌也以王國野涂爲都經涂則都之經涂容五軌

呂氏曰此亦異代之制若成周之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各眡其命之數三公八命孤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宮室亦眡其命數其制與匠人不合益信其非成周全書

東巖周禮訂義卷七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匠人為溝洫

趙氏曰匠人攻木之工而兼為溝洫蓋匠人主造宮室凡城門堂室道涂皆屬之而五溝五涂亦是分畫地勢其事相類故兼為焉

陳用之曰溝也遂也洫也澮也川也皆匠人所為者也總而言之謂之五溝以其十百相溝故也或說謂之溝洫則舉中以見上下

鄭鍔曰為國之本在農農民之利在水旱乾水溢者天時之不常故為之溝洫以瀦以蓄焉為農民之利而又以決以導焉除田閒之害故命匠人為溝洫

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畎音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鄭鍔曰為溝洫廣深之法其原必起於耜廣五寸耜者耒之金耕者所用惟耜為急故用為造溝洫之則○賈氏曰二耜為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兩人耕為耦共一尺

鄭康成曰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畎也賈氏曰一𤰝臿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發土於上故名伐○鄭鍔曰古者耕種在畎上而水流乎畎中一耦之所發者其上廣深各一尺名之曰畎則畎為田閒流水之道也又於田首倍其數而廣深各二尺名之曰遂遂之為言水之所直達也廣深不倍欲水直達不可得矣此言一夫所受之田如是也

薛氏曰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畎則畎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古者上地一畝三畎中地一畝二畎下地一畝一畎故上地田百畝中地田二百畝下地田三百畝乃是一夫受三百畮之田畮縱則遂橫畮橫則遂縱由遂以達澮其橫縱如之詩曰南東其畝蓋天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畝之所向溝涂隨之然亦其大致如此不必盡然也

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鄭鍔曰及命九夫而為一井一井之閒又倍乎遂廣深各四尺以容乎遂中之水者其名曰溝溝之為言十百相交也惟其衆遂之所通則有十百相交之形矣九夫為井一里也四井為邑二里也四邑為丘六里也四丘為甸八里也於八里之地旁加一里是為一成之田積至於成則出長轂一乘井田之法始成故名曰成成閒之廣深八尺者名曰洫洫之為言謂水之血脉至是通利而無壅也四甸為縣四十里也四縣為都八十里也旁加二十里是為一同一同之中積百井九百夫之地言至是而法大同也故名曰同同閒之廣二尋深二仞者名曰澮澮之為言水之會也八尺曰尋七尺曰仞廣而且深水所趨焉因以會名之故曰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鄭康成曰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

愚案專達者謂衆遂合於澮而遂直達於川無他岐焉故謂之專達於川然其源之所從出自遂以至於澮蓋不一焉必各載其名有所考稽而後壅塞者知其所在疏導為易也故既合其流必別其源

趙氏曰匠人通水之法遂極小涂極大水始於遂注入溝自溝注入洫自洫注入澮自澮注入川乾旱則自川而取

之以流至於澮水溢則曰遂而導之以歸於川

總論溝洫

王氏詳說曰遂之制詳於溝洫都鄙之制詳於井田井田未嘗無溝洫也匠人爲溝洫是已溝洫未嘗無井田也載師所謂屋粟是已但鄉遂溝洫稠多都鄙溝洫稀少耳禮圖曰地形有逆順水勢有遲速故遂人之溝洫密而匠人之溝洫疏蓋匠人所營有司之事而已故其營國也爲朝在某處爲市在某處爲涂若干爲門若干皆有常制其爲溝洫也爲溝洫若干爲川澮若干其廣幾何其深幾何亦皆有常制若夫遂人則異於是盍隨地而制之有出入焉要之使治可也故曰凡治野其爲法大率圓而無弊夫是之謂治然則匠人之法死遂人之法圓

易氏曰遂人井田之法乃成周開方之數若匠人言井閒

之溝爲一里十倍之而爲十里之洫又十倍之而爲百里之澮特言其一面之長者而已蓋匠人方十里之洫是每一面各十井以開方而論則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是洫爲百井乃九百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百夫之洫匠人言方五百里之澮是每一面爲百井以開方而論則方百里者爲十里者百是澮爲萬井乃九萬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千夫之澮鄭氏疑之而不得其說故曰此畿內采地之制其說無所依據或者欲以匠人溝洫未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若必欲以一面而牽合其數則十夫之溝爲一里之井十倍之爲十里之成又十倍之爲百里之同以是推之自百里之同而至兩山之川得無大遼絕乎以是知匠人溝洫不可拘以成周之法或出於夏商之制未可知也何以明之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文王司馬法爲商末之制則有合乎十至百里之說益稷之書曰濬畎澮距川是自然之川則有合乎兩山之間之說知此則匠人爲前代之制遂人爲成周之制明矣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鄭康成曰通其壅塞○王昭禹曰有山斯有川有川斯有涂川積兩山之水而行之故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涂通往來而依川爲之故曰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然此所謂川涂雖非遂人治野之法彼有出於地勢者固非人力所得而易也先王亦因之而已

易氏曰此言同閒有澮之水入川川在兩山之閒與遂人萬夫之川其說大異蓋遂人夫閒有遂其地百畝十夫則其首爲横溝方一里十溝則東畔爲南北之洫方三里有奇十洫則於南畔爲横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川是萬夫之

川故其爲川方三十二里少半里又九之而後方一同以南畝圍之九澮而川周其外又從而九之則一同之間方八十一澮何其澮洫之稠多也此遂人之制詳密備具井井皆有條理所以謂之井田至匠人則百里一同始有一澮達於兩山之川而已（已季氏曰平地少以夫地多少爲限然後成川則川不決且地有原占矣中原多平地何可不有遂人二水此田乃可）

凡溝逆地防（音勒）謂之不行水屬（音注）不理孫（音遜）謂之不行

鄭康成曰溝謂造溝、易氏曰凡溝五溝也（王氏曰言凡溝非廣澤四凡田閒書是人所去溝中川水者）○鄭康成曰防謂脉理屬讀爲注（○鄭氏曰屬是聯屬之謂水屬而使有所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陳用之曰順則行逆則止凡物皆然而水爲甚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所謂道者順水所赴而勿逆焉之謂也夫防者地之理也地防陷下水赴而泐焉順

而道之則水由也中行一逆其勢無自而可故凡爲溝之勢逆地防則謂之不行豈特地防爲然哉凡水之行皆欲其順理避者言乎其順也故行不理孫謂之不行蓋莫非行也激而行之豈水之性哉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

陳用之曰梢木之末溝上小下大若木之梢故名之○鄭鍔曰自然之溝非人所造者謂之梢溝與梢其數之梢同梢際也水所自蓄而成至三十里其廣必倍蓋始蓄之處其口必小其行寖遠衆水所會其溝自廣故也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

陳用之曰奠之爲言定也謂行水於此停蓄而定也水停而定則不行矣或有所妨礙或引以浸灌於是乎行之行之必以磬折之法勢宜之也蓋水之勢有曲必有旋故易以坎爲弓輪坎者水也其激也爲弓其旋也爲輪激則直而注旋則紆而曲行奠水之法一於直而注則有湍決蕩溢之患必以磬折之法行焉參伍鄭氏謂直行三折行五是也欲其形之曲如磬之折故取以爲法

欲爲淵則句於矩

王氏曰矩之法方正不曲方是謂凡川溝欲使深而爲淵當使水流之勢句曲於矩矩是方角之形今又曲其矩方之勢則形曲過似弧如是則水勢倒向上流轉成曲尺回旋反繞斯潰洄而爲淵矣上行停水要磬折只是要水去此則要水依句矩十分要曲非止於磬折之三五也

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趙氏曰凡溝謂應凡溝必因水流之勢而就爲溝也防爲隄防而止水者必因地勢之高低而就爲防也此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之意欲其易爲力耳○鄭鍔曰溝以行水宜因水勢之下而於下地爲之防以瀦水宜因地勢之堅而於堅地爲之善爲溝而因下地爲之則水奔趨而赴之必速故曰水漱之善爲防而因堅地爲之則水淫液而淤泥必附故曰水淫之夫水之所以不漱不淫者非水之過也爲溝爲防者不盡善而已○鄭康成曰漱猶齧也○鄭司農曰淫讀爲厭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厚李嘉會曰善溝善防本乎人之力水漱水淫他日其勢自然耳苟非善乎初何以至是若曰因乎地勢如今因山口爲斗門此固爲善也然居平地者多安能一一若是

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

鄭康成曰崇高也方猶等也閷者薄其上○毛氏曰廣言其基之闊崇言其基之高假令底丈二闊與崇等也其閷三分去一則上之廣宜閷爲假令闊丈二者其上則宜廣八尺是爲三分去一也凡累土者土不相勝則其圮自上始故善防者欲下厚而上薄如此則勢不傾而可以持久○鄭鍔曰防以隄水□固則不傾惟高則不溢其基廣則其所載者固其形高則其所禦者遠廣而不崇則水溢而過崇而不廣則勢危而圮壞故廣與崇兩者如一焉與梓人爲侯之意同下之廣上之崇雖當相等至於上下大小則宜有差爲之閷削之勢蓋減其上之厚使微薄也然其閷當三分而去一耳此亦防之小者其法當爾

大防外殺

鄭鍔曰爲大防則於三分去一之外又當去之蓋防大則下宜愈厚上宜愈薄然後不崩故也（陳用之曰若夫大防非特閑其內又將禦其外焉則稍去本勢殺矣夫惟防閑而水洪則下之地而水亦與自而失此所以爲善也）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

毛氏曰爲溝者掘土以爲深爲防者積土而爲高此溝防皆曰深者要其成則皆土向下以爲深也章程之法以日爲度蓋一人之力於一日之間以成其深則丈尺步數有定式矣雖積萬人之衆累千日之久以此準之則功無毫髮之差故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一日之深足以盡衆夫之力（陳解曰專先爲之式則用人之多寡計功之久近可坐而知以是賦功稽日而終不紊焉矣）

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

鄭康成曰里讀爲已聲之誤也○趙氏曰已爲式了則衆力可以傅著而用之不敢荒怠廢功（王昭禹曰但依一里之所式則衆力可以傅著而用之也）

毛氏曰傅附也言可以合衆力而爲一注以傅爲付亦通

易氏曰此謂溝防有定法而後可以齊衆志蓋自畎深尺廣尺以至澮之廣二尋深二仞非朝夕之積也必先深一日以爲式自方里之井以至方百里之同非跬步而至也必以一里之廣以爲之式如此則自小可以準大自近可以準遠而溝防之功可以漸而成矣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

王氏曰索約繩也繩又謂之縮蓋以繩約物故謂之約板横而繩直故曰縮汲引而長之也約版者御度必密大長則版撓而上虛矣非版之過乃約之罪故曰無任詩曰約之閣閣椓之橐橐其約版也如閣之載然言其牢也其椓土也若橐之盛然言其密也由版之牢故其土密則大引其版非所謂約之閣閣者也（陳用之曰言約之大過則椓土之時索有不勝其任矣○趙氏曰謂索斷也）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

鄭鍔曰以茅蓋屋謂之葺草之爲物易腐難久宜以時修葺故以名之也葺屋之峻宜過於瓦屋三分四分者取其屋之尺數以爲峻之次也草之去水爲遲瓦之去水甚疾故其峻之勢宜有差也

賈氏曰東西爲屋則三分南北之間尺數取一以爲峻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取四尺爲峻瓦屋取三尺爲峻也

陳用之曰自此至堂涂十有二分皆隨其宜而網之之勢主以去水而已

囷窌（音教）倉城逆牆六分

鄭康成曰囷圜倉方穿地曰窌（賈氏曰地上爲之方曰倉）○鄭鍔曰倉窌囷皆藏穀之康（方曰倉以圜曰囷）○王昭禹曰城則在郭內以爲捍蔽（○毛氏曰城直）

鄭康成曰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網○賈氏曰假令高一丈二尺下厚四尺則於上去二尺爲網上惟二尺囷倉城地上爲之須爲此網其窌入地亦爲此網者雖入地口宜寬則牢固也

毛氏曰凡屋之類必峻其上不峻無以去水凡牆之類必殺其上不殺其上不能勝水

堂涂十有二分

項氏曰堂涂指前之陳也詩曰胡逝我陳（陳氏曰謂堂塗也）○鄭康成曰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賈氏以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峻者取水兩向去也十二分則兩旁十二分取一分於中央以爲高）

竇其崇三尺

鄭康成曰宮中水道○王昭禹曰必崇三尺所以防壅塞
也[illegible]
牆厚三尺崇三之
鄭康成曰高厚以是為率足以相勝○王昭禹曰牆基廣
三尺則高九尺蓋不高九尺不足以為防蔽不厚三尺不
足以為完久其他皆以是為率
車人之事
趙氏曰此段是總言車工起數之法以車人造車其事不
一而足故以事名之如畫繢之事
半矩謂之宣
鄭康成曰矩法也所法者人也○鄭鍔曰人長八尺以八
尺而三分之則每分各長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一是一矩
古用是以為矩法也凡人頭髮早白而落者名曰宣易以

巽為宣髮是也取人長之一以為一矩以為宣則長一尺
三寸三分寸之一也是為人頭之長[illegible]
一宣有半謂之欘
鄭康成曰欘斲斤柄爾雅曰句欘謂之定○易氏曰一宣
之度為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宣之半則為六寸三分寸
之二合而言之則二尺為故謂之欘
一欘有半謂之柯
易氏曰一欘為二尺〻欘為一尺合而言之則三尺為故
謂之柯
鄭康成曰伐木之柯柄長三尺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鄭司農曰蒼頡篇有柯欘
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易氏曰柯長三尺而一柯有半則為四尺五寸謂之磬折

○趙氏曰磬折謂人所立之儀蓋人磬折立則上俛玉佩
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謂人長八尺繫帶在四
尺之上帶以下有四尺五寸人磬折之節在此一柯有半
計長四尺五寸今人磬折之長故謂之磬折想車工造車
皆以此度量長短也○陳用之曰宣也磬折也取之身而
為之法數者也柯也欘也取之物而為之法數者也
車人為耒
王昭禹曰車人為車而亦為耒者易曰揉木為耒耒之為
物其體曲其用利而車之為物或揉曲木以為體或資利
轉以為用器殊而事類此車人所以為耒也
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
鄭鍔曰庛者耒之面耜者耒之金庛則在耒下而前曲接
耜名謂之庛者謂其曲接耜之所容有庛之義[illegible]

[illegible]其
長以尺有一寸為度當中而直者耒之身也在庛之上故
謂之中直也其長以三尺三寸為度人手所執者謂之句
句在上而句故謂之上句亦謂之首也其長以二尺二寸
為度合而言之則耒也[illegible]
自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
也
陳用之曰緣謂循而上之弦謂直而度之外謂邊也首謂
上也內謂中也自庛緣其外以至于首度其左右上下小
大多寡之數均矣然後以此而弦直其中以審其度焉以
弦其內得六尺有六寸之數則其度不差矣與步相中者

蓋言其用之時制器之度與人之步適相當焉（六尺從上下兩曲之內……中步者蓋在對宜之以步人執耒耕之前後相距六尺行一步則如此周末大長……為石推執太短……不便夫……六尺長所以中步）○鄭康成曰耕者以田器為度宜○賈氏曰耒自長六尺若量地時脫去招而用之

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又雷反）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陳用之曰堅地剛而難入而直庇則利推柔地着而難起而句庇則利發直庇者其庇之勢微直而下也句庇者其庇之勢微句而上也○鄭鍔曰推者推而前也發者舉而起也○王昭禹曰中地之庇則句於磬折而句直欲得其中（陳用之曰不過於句不過於直如磬折之勢則用於剛柔得之下之中所以謂之中地）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

毛氏曰凡車有駕馬者有駕牛者駕馬者一轅而兩馬君子所乘所謂一路是也駕牛者兩轅而一牛所以載物大車柏車羊車是也是三等之車皆以載物但行澤者為大車行山者為柏車在平地者為羊車所以異等耳鄭以大車為平地之車誤矣○賈氏曰此車人造車之事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柄長短及刃之大小○易氏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以斧柄言也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以斧一言也○鄭康成曰首六寸謂今剛頭斧

總論

毛氏曰欲論柯則先言宜欲論造車則先言柯明長短之有所本也

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

賈氏曰下文柏車別論轂輻牙此是大車○鄭康成曰大車轂徑尺五寸

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

趙氏曰輻長一柯有半四尺五寸也博言闊也厚三之一則一寸也○薛氏曰輻長一柯有半合兩輻言之則為九尺故又曰大車崇三柯輪人言乘車之制則崇六尺六寸此言大車之制則崇九尺

渠三柯者三

鄭司農曰渠謂車輮所謂牙○鄭鍔曰謂之渠者言如水之溝渠然屈曲其勢以受眾水也輮木為牙以受眾輻亦猶渠也其長三柯者三則長二丈七尺也輻長四尺五寸上下兩相之福共為九尺故以二丈七尺之長而屈曲之圍三徑一則當徑九尺矣然則大車之輪高九尺也

趙氏曰渠圍二丈七尺輪徑九尺上文輻長一柯有半兩兩相對九尺耳知然尚有轂空壺中在恐不止九尺以此知徑九尺者通計轂數其實輻無一柯有半（○李嘉會曰二丈七尺之牙如何得九……人之輪及轂一丈五十……）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毛氏曰此又簡脫宜承下文反輮則完之下與六分其輪次何則當先言行澤行山之異宜而後言其制乃其序也不當以行澤行山間之使文不成也○項氏曰轂欲短即前半柯者也轂欲長即後轂長一柯者也（○愚案下文短轂謂大車長轂謂柏車）○王昭禹曰輪人言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此特中地之轂而已若夫行山澤則必有以適其地之宜蓋行澤則多泥泥多則行必鈍故欲短轂轂短則雖有深泥亦莫之粘故利行山則多險險多則行必危故欲長轂轂長則

輈短而無陷𢧵之患故文

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王昭禹曰此言牙也○鄭鍔曰輮謂屈木以爲渠行澤之車其渠之木則宜反輮○毛氏曰心在外而背在內者木心多滑反而輮之則滑易而去泥爲是利矣行山之車其渠之木則宜仄輮○毛氏曰仄輮者皮膚各居一偏也山多沙石輪易損敝惟仄木以爲渠則堅刃相補不偏壞矣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毛氏曰此大車之輪宜在渠三柯者三之下故知其簡䡞也

賈氏曰輪崇九尺○鄭康成曰輪高輪徑也牙圍尺五寸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鄭鍔曰行山之車以柏木爲宜柏木至堅以地至險以至堅之木而爲車則行險而不瓶敝轂長三尺圍六尺則徑二尺也輪三尺其渠則二柯者三蓋長一丈八尺也二柯六尺也二柯者三三六十八也以一丈八尺而輮之則輪之徑六尺也以六尺之輪五分之取一爲牙圍則牙圍一尺二寸也然則柏車之輪與乘車六車皆不同矣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

毛氏曰上文雖載車渠之數與六分其輪崇以爲牙圍然其崇之數猶未備也故再備其數焉○薛氏曰輈人云大車轅直必蟠其牛則大車牛車也○鄭康成曰轂長半柯者也○鄭鍔曰崇三柯者言輪高九尺○鄭康成曰綆輪箄○毛氏曰駟馬之車六尺六寸之輪其綆三分寸之二則大車九尺之輪其綆固宜一寸矣

鄭司農曰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鄭康成曰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陳用之曰大車轂長尺五寸圍尺五寸轅長四尺三寸渠圍二丈七尺牙圍一尺五寸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

鄭康成曰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鄭鍔曰以史攷之晉制羊車一名輦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晉武帝宮中每乘羊車宮人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則宮中之車名曰羊車以羊駕之也齊因晉制御史皇太子所乘梁因之亦名輦貴賤近得乘名牽子隋大業始置謂之羊車小吏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唐亦因

之經於王之五路獨無宮中之車意其此也○鄭康成曰較長七尺○陳用之曰羊車牝服得中焉則其轂輻輪崇牙圍從可知矣

薛氏曰大車牛車柏車山車羊車小車大車以行澤柏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

柏車二柯

鄭康成曰較六尺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半寸○鄭鍔曰羊車宜小反有七尺之較柏車宜大乃有六尺之較蓋羊車不言輻轂牙之制則較雖長而車小矣柏車較雖短然備述其輻轂牙之制其大於羊車可知

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賈氏曰輪崇雖不同其轅各自三其輪崇假令柏車輪崇

六尺則轅丈八尺大車輪崇九尺則轅二丈七尺

鄭司農曰鉤鉤心○王昭禹曰徹謂車廣（[illegible]）○鄭司農曰鬲謂轅耑厭牛領者（[illegible]）○賈氏曰徹鬲長六尺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也四馬車鬲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輈兩服馬在輈外故鬲長也○薛氏曰大車兩轅鬲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衡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轅內故鬲短而徹狹一輈之車兩服在輈外故衡長而徹廣（○易氏曰[illegible]）

愚案輈人乘車兵車輈長一丈四尺四寸此所言三其輪崇者止言大車柏車羊車也其曰凡爲轅者合三車而言之

總論

易氏曰此三車者擬以乘車兵車之制輪即乘車兵車之所謂輪也牝服即乘車兵車之所謂較也轅即乘車兵車之所謂輈也徹廣即乘車兵車之所謂軌廣也鬲即乘車兵車之所謂衡也以乘車兵車而論之輪崇與輿廣衡長同於六尺有六寸者故曰參如一謂之參稱較即輿上之兩輢而出乎式者也其制亦如之衡即一輈容兩服馬者也其制亦如之軌廣雖八尺然亦因輿之廣而加之也輈長雖丈四尺四寸然亦因輿隧之深而加之也至於車人之車則不然柏車行山阻之地其較宜於短大車行平夷之地其較宜於長羊車用於宮中宜於長短之中而已是三者旣有長短其爲轅也亦各隨其輪之制是數者皆非乘車兵車三稱之制此所以命之車人而特見於考工之末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七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八十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

鄭康成曰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illegible]）

六材旣聚巧者和之

易氏曰此與下經爲綱目即下經所謂材美工巧謂之時是也

鄭康成曰聚具也○賈氏曰和之謂春液角夏治筋之類○王昭禹曰此與輪人所謂斬三材必以其時與人所謂三材旣具巧者和之同意非天時無以備陰陽之和非工巧無以全萬物之用（[illegible]）

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鄭康成曰六材之力相得而足○王昭禹曰弓以幹爲質以漆爲文角附幹以安膠得漆以完筋則施於角之外絲則用於膠之內弓所以及遠者其力在幹故幹以爲遠弓所以疾發者其勢在角故角以爲疾角幹資筋以爲堅刃以射則中深故筋以爲深（易氏曰[illegible]）三者得膠然後相合以爲和故膠以爲和結而固之在絲故絲以爲固飾而堅之在漆故漆以爲受霜露六材雖取以其時苟其質不美則不足相資以爲用故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陳用之曰遠言其至之遠疾言其發之疾深言其入之深凡此即其用而爲言和言其合之和固言其成之固受霜露言其質之堅凡此指其體而爲言○陳祥道曰弓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所以爲深絲所以爲固張則筋外而漆內弛則角外而筋內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音億)次之檿(音掩)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

王昭禹曰弓有六材而以幹爲質故取幹有道柘之爲木其剛實如石故爲上○鄭司農曰檍讀爲億萬之億爾雅曰杻檍[illegible]又曰檿桑山桑國語曰檿弧箕箙[illegible]○王昭禹曰橘其皮戚而堅實木瓜殖奧而勁荊類楚可以爲利凡此皆木之堅剛者竹雖剛而有節故爲下○李嘉會曰七者之物堅有等數高下列之則足見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趙氏曰上既辨其材之善否取之矣然後相眡而用之○鄭鍔曰相者審而視之以知其美惡○鄭康成曰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奴○鄭鍔曰鄉者適達之義○王昭禹

曰赤者陽之正色黑者陰之正色凡木內得陰陽之正氣則外應陰陽之正色赤黑鄉心以其外之應乎內故也○鄭鍔曰凡木叩而擊之聲之清者爲陽聲之濁者爲陰近根則陰其聲必濁遠根則陽其聲必清枝遠根其材得陽氣而良枝近根其材得陰氣而惡故擊之而聲清揚則知其枝之遠根也○毛氏曰[illegible]

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

王昭禹曰既相之而得其材之美然後可以析之而爲弓之幹

鄭鍔曰析者分而處之之謂○王昭禹曰曲直者木之形審曲面埶者工之能用埶者取其木之曲用直者取其木之直[illegible]

鄭鍔曰木性自曲者从其勢而用之則宜薄薄則力少惟可以射遠爾不能深入也此夾庾之弓欲木性自直者從其直而用之則宜厚厚則力多惟可以射深爾未必遠也分而處之使材適於用則弓之盡善矣

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

陳用之曰居謂其處之有宜下文今材其體之事是也○易氏曰曰取曰相曰析曰居四者不同而取之居之獨謂之道道也者順適乎自然而已然則取之所以善其始居之所以善其終○王昭禹曰菑如菑畬之菑謂加功以治之栗如榛栗之栗謂緊密而不縱也不迆謂無邪行絕理也方其以倨句幹入而居其材之中加功以治而且致其緊密行不邪理不絕則弓之發傷無自而起[illegible]○[illegible]

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

鄭鍔曰此言相角之法○王昭禹曰秋萬物擎斂而堅成之時故其角厚春萬物發生而未就之時故其角薄

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音軫)而昔(音錯)

鄭司農曰紾讀爲抮縛之抮[illegible]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illegible]

王昭禹曰稺牛方少而氣血剛則角之文正直而澤潤老牛已疢而氣血衰則其文麤紾而交錯

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

趙氏曰險傷也中裏也○鄭鍔曰角之中險阻而突起者必疢疾之牛也無光潤之氣者必瘦瘠之牛也知此法則凡角皆可以逆而知之

角欲青白而豐末
鄭康成曰豐大也○趙氏曰本要白中要青末要豐豐青白
則色善豐末則質厚此角之好者所以欲之也
夫角之本蹙於𦙃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
也者埶之徵也
趙氏曰蹙近也本根也休讀作煦謂和也與禮記煦育萬
物之意同蓋角有三節曰本曰中曰末本常近𦙃而休和
煦潤澤之氣於𦙃故柔而無力所以欲其埶埶言曲也欲
其形之自曲反是以爲埶也埶則有力矣白者所以爲埶
之驗也此是說角之埶
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音隈）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
者堅之徵也
賈氏曰畏從隈爲曲隈之義○鄭鍔曰角之中曲處用以

附幹常當弓之隈曲處則必屈橈以其勢當屈橈故欲其
堅實而不弱相其角之中色青則是堅之徵驗也青者陽
之色陽爲至剛故因青以知其堅○趙氏曰此是說角之
堅
夫角之末遠於𦙃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
也者柔之徵也
鄭鍔曰角之末則取𦙃爲遠𦙃之氣所不能及而不休煦
之氣也所不及則必脃而易折此所以貴其柔柔則不折
矣相其角末之豐大則是柔之徵驗也蓋氣所及故豐豐
則柔矣此角所以貴豐末○趙氏曰此是說豐末之意
易氏曰埶以白驗之堅以青驗之柔以豐末驗之則可以
知三者之用
李嘉會曰此論埶之徵堅之徵柔之徵委曲明白滋潤則

易柔曲中則易撓枯瘁則必脃惟反乎是則徵可察也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鄭康成曰三色本白中青末豐○鄭鍔曰角長二尺有五
寸長之極矣既極其長又且本白而中青其末又豐三色
俱不失其文理如此之角是謂牛戴牛蓋一角直一牛之
價如牛之上又戴一牛也欲其至貴者歟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
鄭鍔曰此言相膠之法○賈氏曰案下鹿膠青白已下惟
牛膠火赤自餘非純赤則牛膠爲善矣○王昭禹曰凡相
膠以純赤爲上又欲其文之交錯故曰朱色而昔
深瑕而澤者言其表裏皆有文而其色潤澤
也○陳用之曰其理紾密而摶

○鄭康成曰摶圜也廉瑕嚴利也○趙氏曰謂之嚴利者
言膠有精彩鋒鋩森然端嚴之象不欺敗也如輪人
爲輪欲其幬之廉注謂以革衣得轂緊則廉隅見於外如
人之清廉人皆望風而畏是皆㕧作氣象不是委靡壞
氣象正與柜膠之廉同意
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
鄭康成曰餌色如餌○王昭禹曰膠或用皮或用角或用
膘如鹿膠用其角如魚膠用其膘如馬牛犀鼠用其皮
凡昵之類不能方
鄭鍔曰昵謂黏膩不解也凡物亦有能黏而不解者然比
之於膠則不能及其堅故古人爲弓專用膠而不以黏泥
之物以固之者蓋以爲他物不能比方之也○王昭禹曰
凡脂膏亦可用則黏安能比方六膠之用哉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

鄭鍔曰筋出於獸獸之剽疾者用其筋以爲弓則弓亦剽疾故欲知其獸之剽則相筋不可以無法○趙氏曰簡注讀如簡札之簡蓋竹簡一條爲一札謂筋條之直相似也○鄭鍔曰結謂細聚而不散雖結又欲其色滋潤而澤○王昭禹曰凡相筋以條直滋潤爲之簡言條直澤言滋潤筋之小者貴乎條直而長筋之大者貴乎積密而潤筋既如此則其勢可知故度其爲獸則其性必剽疾矣以之爲弓又豈異於其獸哉○陳用之曰剽利疾也獸之利疾本於筋骨之強得其筋以爲弓焉則體強而用疾矣豈異於獸乎

筋欲敝之敝

鄭鍔曰此又言用筋之法敝勞也椎嚼極熟是謂勞敝欲其敝之又敝焉可用也 ○王昭禹曰[illegible]

漆欲測

陳用之曰測言如水深之可測取其淸也 [illegible]

絲欲沈

易氏曰沈言其潤也絲之色惡乎乾而燥故欲其如沈於水中之色取其潤也 ○陳氏[illegible]○王昭禹曰取其[illegible]

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鄭康成曰全無瑕病良善也○王昭禹曰幹也角也膠也筋也漆也絲也凡此六材皆全則盡善備矣而無疵以之爲弓必調而後可以爲良矣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

陳用之曰上文既明相幹相角相漆相筋之理矣於是始言爲弓之法○王昭禹曰材美工巧不得天時則不可以爲良故弓有六材而治之各以其時也○趙氏曰析謂分析而治之液謂融液而漬如以火養之意治謂理也椎杼嚼齧是也冬爲萬物堅成之時幹欲堅固故冬析之春爲溫和敷榮之時角欲溫而和柔故春液之筋欲散而斂熱故夏治之夏爲萬物解緩散蒸之時也 ○陳用之曰角春析而治之[illegible]

鄭康成曰三材膠絲漆○陳用之曰兩謂之合謂以所析之幹所液之角所治之筋合膠漆絲而爲弓焉

趙氏曰奠讀爲定體謂六弓往來多少之體冰謂內之檠中以蓋檠正弓之器筋膠至冬寒則堅牢於此時內之檠中以定體則後來體不妄動也灂漆之灂也既定其體矣又取出而析其漆又以備方來之用蓋弓有漆所以爲受霜露析是分析其合如贊處合厚處薄處今環灂處必於冰析之蓋冰爲寒之極漆至寒時則使在弓上亦堅固而不動上注謂析灂了又以於檠中理或然也不言寒而言冰者蓋則天寒之時皆可析灂非結冰極寒之時不可也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

趙氏曰自此以下復解上文之效○鄭康成曰易理滑致也 [illegible] 合讀爲洽 [illegible] 煩亂也 [illegible] 流猶移也 [illegible]

陳用之曰於寒冰之時而析其灂則於以審

環焉審諦察之也環即下文所謂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是也析濡則必引之引之以析其漆濤之文於以察其如環與不如環則弓之美惡即可見矣○趙氏曰環周[illegible]

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王昭禹曰被弦於春候一時之久而後可用○陳用之曰自冬析幹至析㵸其功畢矣至春備弦而用之凡一年之事以成之不苟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

易氏曰倫必欲其有倫理也無邪必欲其無邪目也○鄭鍔曰[illegible]

斲目必荼荼音舒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

趙氏曰荼讀作舒謂徐緩也目謂幹之節目○鄭鍔曰木之堅者必有節目斲而去之宜紓徐而勿疾則節目必盡苟斲目欲急而不以舒徐則用是幹以為弓至於大脩長之後而筋代幹受病矣○賈氏曰[illegible]○趙氏曰大甚也脩久也筋在幹則與幹為力必須筋幹相得今幹有節目不舒徐斲去用力不得其所則幹不用力筋偏用力筋必為節目所摩代幹而受病矣

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音[illegible]恒由此作

鄭鍔曰筋在幹之背所以助幹為強也幹之節目堅則強矣苟不徐徐去之其去也不盡以是幹處內則其節目當摩嚙乎筋筋不能勝乎木之強則久遠之後筋必絕起如幨筋之所以為幨者其病常起於此耳[illegible]

趙氏曰此數句重釋筋幹不得所之意幹之利病如此則治幹其可遽乎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

鄭康成曰重醳治之使相稱○王昭禹曰液謂以水治之使其液作而耎也角則以火炙而治之欲其和也故三液幹則以火揉而治之欲其堅也故再液○李嘉會曰液以火炙之[illegible]

厚其帤女居反則木堅薄其帤則需音軟

鄭康成曰帤讀如襦有衣絮之絮帤謂弓中裨○鄭鍔曰帤所以裨助乎幹以為強故雖至美之幹亦未嘗無裨以助之然裨太厚則幹必失之太堅裨太薄則幹必失之太需需懦弱也○易氏曰需與軟同[illegible]

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

鄭康成曰厚猶多也節猶適也○鄭鍔曰欲得其當者惟厚其液而節其帤矣厚其液則或三或再其數之多也節其帤則不厚不薄其數之得中

約之不皆約疏數音朔必侔

賈氏曰約謂以絲膠纏之今之弓猶然○鄭鍔曰亦不皆約之或疏或密要使平均而相侔等則善矣鄭康成曰侔猶均也

斲摯必中膠之必均

鄭康成曰摯之言致也中猶均也○王昭禹曰上下如一之謂中多寡適於句之謂均○陳用之曰於摯言斲則知其為幹豈以手所執者而名之歟然必欲其厚薄之適中不可過也施膠於摯其傳必均不可偏也

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

賈氏曰自此下說弓之隈裏施膠之事○趙氏曰挫謂折傷也內之不治則病自外發幹懷膠於內也幹有不勻處膠又有厚薄不勻處則幹摩及膠併及角而角之挫傷由

此作（鄭鍔曰隈在內角在外中其膠內有厚有薄引弓之時膠常厚須乎角以隈而折也挫折之患常起於此）○陳用之曰所謂筋代之受病角代之受病者病本在幹之目及其久也筋實受之筋施其一者病本在幹與膠及其久也角實受之角附於此者本非其病而反受之所以謂之代挫折傷也

總論

易氏曰已上數節既言其病又言其利使爲工者去其病而求其利則材之爲用固矣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

鄭鍔曰居處也處角之法宜長短與弓相宜長者宜在隈短者宜在簫（○王昭禹曰弓隈謂之弓簫謂兩頭也然則長者在隈內可知）需者弓之隈也惟曲之處則需矣以角之長者處之以助其力使不甚弱

易氏曰上經言角長二尺有五寸謂之牛戴牛則角固貴乎長也然以送對短則遠爲長之過需須也良工以次需而用之不可過於長亦不可過於短○趙氏曰次者處於此之意如師左次是也故居角之法必以長者安頓在隈

恒（古鄧反）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

鄭康成曰恒讀爲絙絙竟也○賈氏曰竟角而短謂竟角充滿兩畔而上下短於隈者也○王昭禹曰縱言引其弦而力弗迫也校言舍其弦而勢不急也（○鄭鍔曰校疾也同謂矢之不疾）○鄭鍔曰竟其角而用之其角太短也如是謂之逆橈橈者隈當曲之處也以短角處之乃所以反逆橈之也惟其逆橈若引其弓則角短而不用力必縱故而不強若釋而放則勢弱而矢不校凡此皆角短之病

恒角而達譬如終紲（紲音薛）非弓之利也

鄭鍔曰達者通過之義言其角而用之[illegible]若其角長自隈而通過於簫頭則其弓必堅而不可引譬如終紲謂若見繫束於弓䪌之上此則非弓之利言易壞其弓也○趙氏曰終猶常也與終古登阤之終同隈角太長則送矢不疾譬如常常見紲於弓必矣

王昭禹曰角不可失之長亦不可失之短充於兩旁而不及兩端故曰恒角而短不獨充於兩旁而又過於兩端故曰竟角而達竟其角而失之短是謂逆橈言其力不足而反橈也竟其角而失之達故譬如終紲言其送矢不疾若見紲於弓䪌○陳用之曰以達對短而言則達爲長之過故明短之爲病又明長之不利則其有度可知

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

趙氏曰今夫起義之辭茭謂弓隈與弓簫相接處解謂接之中變謂異也謂簫與臂用力異○賈氏曰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簫用力既用力異故絞絞謂矢去疾也

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

鄭康成曰挺直也柎側骨剽亦疾也○賈氏曰直臂中弓把處有柎者謂角弓於把處兩畔有側骨骨堅強所以與弓爲力故剽疾也

易氏曰校者疾而速剽者疾而勇知校與剽爲弓之利則知居角之短與達者皆所以爲弓之害

恒角而達引（[illegible]）如終紲非弓之利也

易氏曰甚言其過長之尤爲害也○趙氏曰再言恒角而達是更明達角之不利引言引弦而便使來也蓋弓之成體在幹與角膠絲筋漆附之而已所以弓人論幹角甚詳此段說角長短與幹之直其曰長者謂蓋過幹短者謂遮

幹不着前言長二尺五寸謂之牛戴牛下又言長其限蓋長在所貴今以爲非利者蓋所取者適中之長所戒者過中之長

揄音搖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音潛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

趙氏曰此段說幹角筋膠得所不得所之事幹角有曲直之勢必以火撟之使正筋有緩急拳縮之勢必用引之凡所攻治必水火相得不可過不可不及幹以堅爲貴熟於火足矣過熟則贏贏謂過熟也角以和爲貴熟於火足矣過熟則燂而脆燂謂炙爛也角三液幹再液者以此爾筋欲敝之敝不盡則有生硬處而不軟過則傷其力而不强鬻音煮膠以水浸以火燒水火相得則體熟而質化火氣過則焦水不足則硬水太過則稀爲弓能如此四者之材堅固和同久而不壞亢旱與陰濕時皆不傷動乎[illegible]○毛氏曰旱近陽濕近陰凡風日之類皆旱也凡雨露之潤皆濕也動中變也四者之材治之盡善譬猶五臟六腑充實於內則外邪無所干於其間○鄭康成曰不動者謂弓也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鄭康成曰苟偷也濕猶生也○陳用之曰藝不能精無可貴者名之賤工○鄭鍔曰賤工因角幹之濕以爲弓之柔外見其柔和似若甚善然角幹之剛弱而易動以此處內安能久乎故雖善於外而必動於內視之雖善不足爲良

弓也[illegible]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

李嘉會曰前說居角利病此說簫靶厚薄

鄭鍔曰峻者弓之末亦謂之簫[illegible]以其在上而高故名曰峻○趙氏曰弓梢頭要叩弦方而不負則健而有力梢頭尖削而不平闊故謂之峻言其峻削也○鄭鍔曰柎者弓之軿以其有側骨故曰柎[illegible]

陳用之曰柎弓把也禮記曰左手持柎高其柎所以壯其力○趙氏曰畏尖頭接把處故引弓時畏分外有力即上文淵中有柎故剽是也若柎不高而或卑則接畏處壓不任弓必無力畏弓兩彎處若不長而短則角縍不用力反撓向外去即上文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也弓彎謂之畏畏言曲處[illegible]○賈氏曰敝謂人所握持手蔽之處宜薄爲之○趙氏曰柎與敝人往往不能分別中義見柎是把中敝又是把中不應要高又要薄這謂柎弓把也把中總謂之柎敝即上文筋欲敝之敝敝筋而施於弓體厚則起而不相著故要薄不知柎敝雖皆把中然各不同嘗見今之造弓把處稍細處上下皆堆起稍高摟接者角而以較量敝即把處稍細者柎乃把處兩頭兩側畔稍高接角長者敝則置於正面故云薄柎則置於兩側目側視之故不言厚而言高況注分明說柎把中側骨在兩畔敝人所握持處四者皆是指弓之之名豈可以筋之敝而引爲弓之敝

鄭鍔曰峻欲方不欲負柎欲高不欲下畏欲長不欲短敝欲薄不欲厚四者如法則宛而引之常應手而來無時而

止故曰宛之無已應（陳用之曰宛言引之而伸也○鄭康成曰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
鄭康成曰末猶簫也興猶動也發也○黄氏曰柎正當弓
之要惟高其柎以壯其力故引之而弓猶不能以撓之若
柎骨大卑下為之簫方應弦則柎發動由柎力弱撐壓弓
限不住故也
為柎而發必動於閷
趙氏曰閷謂接中若如上為柎太卑柎既發動則接中亦
發動而不固蓋接是敝梅畏處柎插在兩傍雖相襯貼作
一柄其實是兩木湊合成柎與閷相為表裏柎動則閷亦
動理之必然以此見敝自敝柎自柎本不同也
弓而羽閷末應將發
王昭禹曰鳥所以飛揚者羽有二焉羽閷謂兩接中俱動

也兩接中俱應簫應弦則角幹亦隨之而發作○趙氏曰
此段先言峻柎畏敝至論病處止說柎一節全不及峻畏
敝則所重在柎柎當弓之要正是制壓一弓之接處最要
強固柎壞則其餘都壞所以特詳言之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
趙氏曰此統論弓之成體○陳用之曰五材以幹為依幹
於五材為本惟幹強之本足以有制○王昭禹曰弓以幹
為質以角附幹而為安二者之材尤宜謹擇也夫順流而
不逆者莫如水周運而無端者莫如環維幹強之則弓之
質堅張如流水則弓之體調質堅則無弓斡體調則無難
易此所以張之則如木之順流也（○毛氏曰水順而下其勢甚疾而自然弓幹體強撑若抗捍而能如此是可貴也蓋他弓為稱之適）
維體防之引之中參

鄭康成曰體謂內之於檠中定其體防深淺所止○賈氏
曰體定於防之後防之者鄭云深淺所止若王弧之弓往
體寡來體多往之乃有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夾庾之弓往
體多來體少弛之一尺王寸張之五寸唐大往來若一弛
之一尺張之亦一尺是防之深淺所止也○陳用之曰弓
有往來之體體有多寡之辨良則曲少敝則句多方其為
體必因其材勢而防之防之者深淺有所止以防其壞也
引之中參而不坏焉乃適於用中參謂張而引之其中距
弦有尺之三焉夫矢以二尺為度引弦而滿之亦不過此
不曰三尺而曰中參云者以張之一尺為中制張一尺引
三之所以指中而言也○鄭鍔曰凡物相參則為參弓不
論強弱引之之日以三尺為中中參者三者相參常得中也
維角定（直角反）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賈氏曰定正也○鄭鍔曰定如撐柱之撐所以輔而正之
也角在弓隈（弓之）助所以定之也○鄭康成曰負弦辟
戾也（○賈氏曰置角於中隈正其宛而弦負者引之弓體不得反戾故也）○陳用之曰夫定之者非他
欲宛而無負弦也宛指其體負弦其用引之其體宛如而
無負弦之戾六材之中惟角為能正之引之如此其釋亦
然○鄭鍔曰無負弦言不與弦相反也非惟不與弦相反
又且引之則如環環言其勢之圓也非特引之勢圓及其
釋而不引之時其體不失常如環然此皆角有以定之之
力○李嘉會曰舉來時如環去去時如環則制善而矢去
急
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不
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
鄭康成曰不勝無負也○鄭鍔曰幹赤黑而陽聲角青白

而豐末筋朱色而昔筋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則而絲沉此弓材之美也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水析瀆此爲弓之時也又有巧工以和之此工之巧也是謂參均平也三者相參皆過乎平也幹任一石角亦任一石筋亦任一石此勝則彼負彼勝則此負三者不能相勝是謂參均 [illegible]

幹任一石加角任二石加膠任三石此論爲弓之初弓已成矣初一石之量則弓張一尺二石而二尺三石而三尺則此之謂量其力又參均也有當爲又三當爲參凡此參均者三合而言之是謂九合言九者皆無過不及也此最弓之盡善也○王氏曰多寡輕重等而後可以謂之均剛柔強弱稱而後可以謂之和多寡輕重不均欲其和不可也故均者三謂之九和

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 [illegible] 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鄭康成曰權平也侔猶等也○鄭鍔曰角必與幹權權言其力之相等也筋用三倍之重其力均與之等故曰筋三侔○趙氏曰三鋝言膠與角幹三者相埒也埒齊也三邸王解謂各有所抵是三者力之所至一般言絲膠角契力致處同也三斞韻謂量也謂量漆與角幹量此三者之力其所受皆均也權侔鋝邸斞皆是均平之意但鋝注謂鍰也如書其罰百鍰與冶氏重三鋝桃氏九鋝七鋝五鋝同鋝是量名其重六兩大半兩或者九和之弓所用角幹膠三者各如此重數經鋝字從金不應改作相埒之埒今只從注邸恐如皇邸援其邸同是託宿之意謂絲與角幹同附麗于一處借託宿意其力均平王解作抵不若從此說分明 [illegible]

上工工之巧者以是爲和弓則有餘言其優爲也下工工之拙者以是爲和弓則不足言其爲之難而費力也此上下之辨 [illegible]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王昭禹曰凡爲弓其材剛直則往體寡來體多而句之勢爲少其材柔弱則往體多來體寡而句之勢爲多天子諸侯之弓必合九合七而成規以其材之剛直而其句爲少故所合者衆而後其體圜也大夫士之弓必合五合三而成規以其材之柔弱而其句爲少故所合者寡而後其體圜也○趙氏曰九者陽數之極體陽用九天子事也故以九張弓合之而後其體圜自此已下隆殺以兩故一減而

得七諸侯之弓數以之再減而得五大夫之弓數以之三減而得三士之弓數以之雖各隨其數以成規然其成體也每降而小不比天子九張之體大也蓋弓順撓之無力惟反曲之則有力所以材良則不用曲多

趙氏曰以弓人一職攷之取材析幹治角筋膠絲漆色色要堅強豈有埒柔弱乃句多以爲強者蓋天子諸侯大夫士所用之弓不可一等須是分則隆殺要之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弓無有不堅強者特天子之弓其材視諸侯大夫士又較堅強故就天子至士論之則合九合七爲強而合五合三爲弱其實皆強而合九者又堅强中之尤堅强者 [illegible]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趙氏曰弓之等制不一其長短則以三寸爲差六尺六寸
其長爲上上士稱此故使上士服之六尺三寸其長爲中
六尺其長爲下而中士下士稱此故使中士下士服之服
言用也蓋人有三等其長不過八尺弓有三等其長不過
六尺要與人相稱太長則不便於挽矢所謂上士中士之
士只據長者爲上次爲中短爲下乃泛言人之長短皆非
命士與桃氏論劒之制同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

鄭康成曰又隨其人之情性○王昭禹曰射之道其中在
巧其至在力巧存乎志慮力出乎血氣躬者血氣志慮之
所寓焉者也人之躬有長短志慮有緩急血氣有强弱故
爲弓者必因之也且射者必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而可以觀德焉苟不因其志慮則志慮有不和於心

内志其能正乎苟不因其血氣則血氣有不調於體外體
其能直乎爲弓者各因君之躬志慮血氣凡以此也豐
肉而短骨直以立所謂弓有長短也寬緩以荼然勢以奔
所謂志慮有緩急血氣有强弱也

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
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

賈氏曰此以下說君之躬與志慮之所宜○毛氏曰荼當
爲舒緩也埶當爲摯强也奔當爲奔勇也豐肉而短以肉
爲主骨直以立以骨爲主肉有肥瘠豐而短者肥也舉肥
以見瘠骨有强弱直以立者强也舉强以見弱○賈氏曰
危弓則夾庾弱者安弓則王弧之類强者危矢據恒矢安
矢據殺矢○趙氏曰弓之强弱在工人爲之然去之遲速
中否知在射之者使其人勇而力將弱弓與之射則不容

遲速其力使其人懦而無力將强弓與之射不容不作其力
而引之此安弓所以濟其人之强危弓所以濟其人之弱
然危弓爲疾矢不輔以安矢則太疾而過安弓爲緩矢不
輔以危矢則太緩而不及此危矢安矢又以濟其弓之强
弱也○鄭康成曰言損贏濟不足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去聲且不深其人危其
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鄭司農曰速疾也○毛氏曰愿者專心致意之謂○鄭康成曰愿慤也
以其矢去速雖專心致意無由而中○王昭禹曰上言速
則知下之爲遲下言愿則知上之爲暴○鄭鍔曰若三者
皆安徐則不能以疾速而中雖中亦不深若三者皆峻急
則不能以慤愿而中猶言不能慤然必中○賈氏曰危弓
危矢謂夾庾恒矢之等皆射遠兼人且危躁故矢行長過

去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

易氏曰體謂六弓往來之體○鄭鍔曰爲弓之法於冬寒則加於檠中而定其體○陳用之
曰往來云者據張弛而言之也弛之則弓體往張之則弓
體來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弓之强者也夾弓庾弓往
體多來體寡弓之弱者也唐弓大弓往體來體若一强弱
之中也○趙氏曰夾庾何爲而利射侯與弋也蓋經曰射
遠者用埶埶謂曲也若幹材弱者其木性自曲當隨曲勢
向外反其曲爲弓方得有力夾庾往體多來體寡是曲向
外多者反而引之其發必遠侯謂賓此是大夫合五成規
之弓大夫侯道五十步相去頗遠弋謂鳥獸亦是相去遠
者故夾庾利於此射也然疏云夾庾反張隨曲埶向外材
薄力弱射遠不能深故射近侯用之司弓矢注亦云射侯

五十步以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弓卻以夾庾爲利於
近射與此射用埶之說相戾意者射遠用埶姑指射遠之
弓宜用曲木而夾庾正利射侯與弋亦不可謂之太遠歟
蓋五十步必不及天子諸侯九十七十步之遠也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
趙氏曰王弓何爲而利射革與椹也蓋經曰射深者用直
是王弧之屬王弧是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者此弓材堅
往體寡來體多其形直而不曲此唐大曲爲直者其弓健
而有力於射堅最宜革謂干盾猶今之牌亦以革裹司弓
矢注云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猶椹以爲
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此注云椹木椹天子射侯亦
用此弓據此則革者通甲盾皆可但作甲說分明椹是木
趺質是射正蓋古者習射要所以入有力故以革甲椹質
堅硬之物使之射椹質是天子將祭先習射於澤宮以選
士先射於澤然後射於宮在澤射時立椹木以爲射之正
如賓射正相似以習射習了射於宮則不用椹質爲習射
之用所以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圉人亦云射則
充椹質此物堅强非强弓不能入故王弓利於此射
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趙氏曰唐弓利射深者蓋唐弓往來體若一亦是直而有
力者第比王弧又較曲些少大弓亦然此是諸侯合七成
規之弓所以射深爲利也然司弓矢言學射者使者勞者
此不言舉一以該其餘亦互見也○鄭鍔曰射深者未必
能遠遠者未必中而深入各有所長故曰利○陳用之曰
司弓矢以頒之爲主故各言所授之人弓人以爲之爲事
故各言其用之利

王昭禹曰司弓矢則辨其弓之物故三弧之屬以名言之
弓人爲弓則辨其弓之質故往來之屬以體言之
陳用之曰以上文及司弓矢論天子至士六弓攷之則弓
之等有四蓋此六物爲三等之外又有弊弓焉曲而句者
則爲弊矣故曰句者謂之弊弓其合三而成規者是歟所
以知弊弓爲合三而成規者以下文有句弓侯弓深弓之
別深弓所謂利射深者侯弓所謂利射侯者降此而言句
弓其在三等之外矣然自天子至士分四等而言之則士
之弓爲弊要之經所論有通諸侯之事而言之耳若天子
之士亦用合五成規之弓焉以經言夾弓庾弓以授射豻
侯者而士射豻侯故也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角有灂而踈其次角
無灂
賈氏曰大和謂九和之弓以六材俱善尤良故無漆灂筋
在背角在隈皆有灂但深在其中央兩邊無也有灂而踈
者以上參之此謂兩邊亦有但踈之不皆有也角無灂謂
隈裏無灂蕭頭及背有之○鄭鍔曰灂者漆之文理也大
和之弓六材至善不見其文理其次於背上之筋隈中之
角有之雖有而文理深不甚著也其次皆有文理但踈而
遠又有次者於角不見文理耳他皆有也
陳用之曰以文意推之當言大和無灂其次角無灂其次
有灂而踈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恐先儒傳之失敘
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
趙氏曰弓表裏漆灂相合處邊也若背手之謂如人兩手
相合處兩手背上文理相應蓋弓表裏相合處易得折裂
須當于細用工漆如手背文細密方得不可蹤由也○賈

氏曰角環灂謂㲵裏灂又如環然（○鄭鍔曰角之文理必如環然）○趙氏曰自環之圜而無不固牛筋麋筋此說弓背之灂黃謂臬實疏謂牡麻是也與籩人其實豐黃之黃同尺蠖屈蟲如易云尺蠖之屈以求信是也若弓背上用牛筋則漆灂文理當如麻子之文（○鄭鍔曰如黃麻之實粒粒可觀）若弓背上用麋筋則漆灂文理當如尺蠖之文（○鄭鍔曰如尺蠖之形小而曲）蓋麋筋不及牛筋之堅黃文不及尺蠖文之細密也

和弓轂摩

鄭康成曰和猶調也轂拂也（○陳用之曰轂之以致其材其摩之則有所措矣）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鄭鍔曰將射必調其弓調弓之法轂拂而摩擦之則弓自知柔矣）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矢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賈氏曰謂以左手撫袂之時上隈向右下隈向左而上再下一撫也摩乃撫弓者）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句音鉤）

賈氏曰此以下論弓六材角幹筋用力多故特言之○易氏曰弓以角幹筋爲主三者皆善則爲弓之上二善爲次一善者爲下

鄭康成曰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王氏曰至盡善也○鄭鍔曰若反覆觀之六材之中唯角爲至善其他五材不善此句幹之弓○鄭康成曰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

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

鄭鍔曰反覆觀之角善矣而幹又善焉○易氏曰特筋未善故謂之侯弓（○鄭鍔曰侯弓利射遠者）上經所謂夾庾利射侯與弋是也

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鄭鍔曰反覆觀之角幹已善而筋又善此深弓利射深者不言王弧王弧則六材俱善故也

王氏曰句弓言其體之由不若侯弓之能遠侯弓言其材之速不若深弓之爲善故其序如此

王昭禹曰弓有六材獨言角幹筋者蓋六材以角幹筋爲主而膠絲漆則爲之輔而已然則角幹筋於弓之材爲急膠絲漆於弓之材爲緩爲弓者宜致詳於材之急而材之緩者斯從之古人所以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至於合三材則一於秋者亦以此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八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禮訂義後序

東嶽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已見爲訂義若干卷眞文忠公既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贅卷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東擔弛日以竢予文遂勉爲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最尊敬之五峰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眞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嗟歎之意何以的知爲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

邑其自時中乂洛誥亦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備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使周公但輔成王於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還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歎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大夏不憖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閒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閒比它書最晚出故武帝詔行禮壞之歎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於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嘉熙丁酉夏中伏日古汴趙汝騰茂實序于卷末